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五四七・史部・傳記類

金華徵獻略二十卷

〔清〕王崇炳撰

一

東嘉錄二十卷

〔明〕王朝佐編

三〇七

東越文苑六卷

〔明〕陳鳴鶴撰

趙世顯訂正

〔清〕郭柏蔚增訂

四一五

桐城耆舊傳十二卷

馬其昶撰

四九一

榕陰新檢十六卷

〔明〕徐燂撰

六八一

2667/67

雍正壬子年鐫

金華徵獻畧

婺東藕塘賢祠藏板

金華徵獻畧

婺州兩浙佳山水處也其人物之見史冊者自季漢三國始其文章宦蹟則自唐始而理學之興則自南宋始當宋南渡呂成公得中原文獻之傳來居此地倡道東南學者雲集紫陽

序

亦遣子就學厥後何王金許四先生傳考亭之學於黃文肅師弟相授其教益廣後之遡考亭學脉者必以婺州爲的嗣五傳而至黃柳塘事增華益輔以文迄於前明宋王並起實開一代文教之盛至明中葉楓山掘起

而婺學仍允繩繩相仍以至於今蓋其地有芙蓉三洞仙華寶掌之勝山川之靈蓄而必泄故精華之貯發爲正學夫學者所以陶性情厚人倫美風俗也以故婺州之士類皆敦崇淳樸無一切浮華之習而孝子忠臣卓

序

二

行貞節之人接武而生至於大山巉巖之下幽人抱素勲名不必著於世而師之所傳其徒繼之至於際遇亨期而文章禮樂之興卒於是乎取法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雖其寂寞瞭翳而此唱彼和繼志嗣音其聲之

遠聞者固在也則夫君子之業豈在一世兩世以課其效否哉余奉

命屢經是邦仰曩哲之餘徽感斯文之常在恒與生徒指數風猷以激勸之而東陽王君虎文撰錄徵獻畧乞余爲序其書上自漢魏下迄元明分季

序

三

友忠義儒學名臣文苑卓行以至遊寓凡十三類其蒐羅也廣其考覈也詳其評論也確條分類別筆法謹嚴一開卷而數千年事如在目前所以感發性情翼人倫美風俗者將於是在乎在古之碩儒居是邦則紀是邦之

人物如襄陽益州耆舊諸傳皆國史之佐輔王君之所撰猶此志也況金華諸賢爲考亭道脉所在尤不可以無錄而表彰前憲以教後來又督學使者之責也故書其首簡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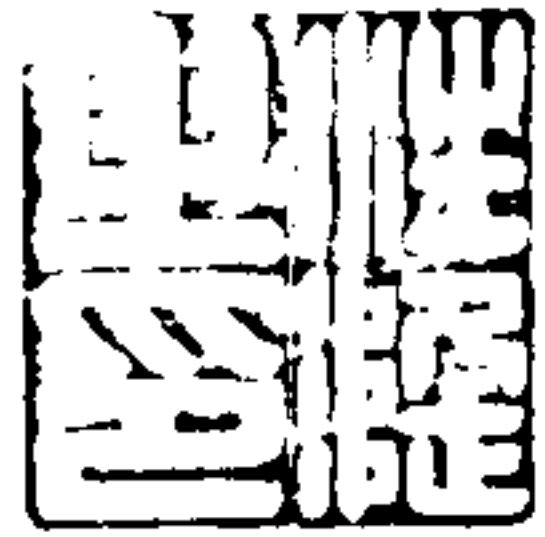
昔

序

四

康熙庚子秋八月良日督學使者新

安汪滢書於武林試館



金華徵獻畧序

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表彰人文傳之百世使後之人有所觀感而興亦彌世磨鈍之功也婺州素稱人文淵藪其彰彰於古今者孝子忠臣理學名儒奇才卓行隱逸異人史冊誌乘外若敬鄉錄賢達傳文獻錄婺書文徵詩粹淵源錄非不纂述

序

一

於前而世遠年湮則殘缺隱晦卽鄉之人亦有不能舉其先哲之姓氏者是必勸爲全書庶可以表先而傳後然非搜羅廣識見精論斷確則雖有成書亦不足以徵古而信今昔人所謂三長備而後可以作史豈虛語哉黃子殿選以金華徵獻畧來謁曰此吾師東陽王鶴潭先生所撰錄也蓋

爾心數十年於此矣金華金孔時為之梓
願得一言以冠簡端予展讀數過見其分
類也明晰立傳也簡該討論也正當自秦
漢以迄元明上下千餘年間人物性情形
貌躍出紙上使人如接其聲咳試趣舉其
大端其叙孝友也則血染丹青性流毫楮
其叙忠義也則寒鐵生輝精金躍彩其叙

序

二

儒學也則江漢淵源風月充霽其叙功業
也則手拄山河氣吁雷電其叙文學也則
綴錦編珠鏘金戛玉有時見古榦亭亭在
八面風中無傾側俯仰之態如置我於淒
風苦雨殘燈冷燄中一轉盼則天朗氣清
穹宇澄碧無復黃輿塵土氣忽又與孤雲
野鶴廻翔於千波競湧一亘長空之間則

於貞烈隱逸仙釋間遇之昔太史公作列
傳鬚眉面頰一一如繪每不能釋手鶴潭
此書揭古人所不能傳之形與其所不能
傳之真亦猶是也他日有以其書上之史
館頒布海內則維風易俗固且不朽豈獨
名山石室之寶乎余碌碌簿書心知東陽
有王君虎文諱崇炳若鶴潭年八十恨未

序

三

獲一見之前年過東陽見一老叟貌蒼古
樸實不通姓名竊擬其是而不謂其撰錄
精靈乃爾及讀其學耕堂文集更令人神
往矣寄語鶴潭此滇海我軒主人不文之
言聊書簡端不足以傳其書且欲以其書
傳也

昔

雍正歲次壬子陽月

滇海趙元祚永錫甫撰



序

金華徵獻畧序

莫重於文獻國有史郡有志家有乘闕則
獲之於野疑則徵之以裨搜殘討逸微顯
闡幽上下數千年文獻備而乃成掌故然
有其文而未必賢者矣未有其人賢而文
不足以垂世者也則獻為尤重俗學紕繆
放佚舊聞橫見倒出末由師承先賢之墜

序一

緒茫如也於文乎何有宜尼之聖也其言
禮則曰聞諸老聃好古則曰比於老彭毛
詩之序也以公孫尼子孔叢子仲梁子高
子孟仲子公穀之傳春秋也以子沈子司
馬子子女子北宮子魯子尸子公子啓蓋
不忘所自也至於桑梓之地則加意敬恭
焉此昌黎切切於釣遊眉山惓惓於鄉曲

匪直則古稱先學者自應宜爾亦以老成
典型所當景仰者自在事不師古而披然
自是直游言橫議耳何常焉然者崛起一
鄉地寒行薄先哲邈然雖欲上下議論鋪
陳述作而邈不可得有共賢矣而承其後
者悠悠忽忽空蝗梁黍才學無三長之稱
繕錄鮮千鍾之助雖有鄉賢懿行亦徒付

序二

之紙敝墨渝嚙蝕斷爛黠黠無先此亦後
學者之過也東陽鶴潭先生獨以金華文
獻為已任葢婺州代有賢才至宋元明而
大盛會萃兩浙之英華文獻幾甲於天下
先生以明經操著錄之柄徵引皆有來處
其論通而介平而不撓披拂一過如春風
之入座也婺州之獻得先生為表彰而忠

孝仕學之林芒寒色正孚尹旁達能使其
人與骨并其言而不朽真足為婺賢揮齒
牙樹毛髮其人傳其文傳矣感不絕於余
心溯風流而獨寫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
清此書當有神明護持以脩

聖朝良史之採擇豈直並梓潼之士女襄陽之

耆舊汝南之先賢已哉錦曾承乏史閣書

序三

此以志券焉

昔

雍正十一年歲次昭陽赤奮若四月秀水

年春姪諸錦拜撰



序

金華山水甲於他方山有仙華靈洞之奇水有雙溪
繡澗之勝靈萃所鍾英賢迭出自秦漢以迄唐宋代
有聞人至南宋而極盛東萊呂成公以中原文獻倡
道於茲一時從遊之士居台陽者則有若喬文惠葛
端獻其餘樹名節建功業者指不勝屈迨何王金許
四先生得朱門之正學遞傳至白雲先生而門人最
盛若柳文肅黃文獻及宋文憲王忠文踵武而起遂
開有明三百年文教之盛暨明中葉章文懿講學蘭
江程文恭講學五峰其時居朝列而著賢聲者約三
金華徵獻畧

序

一

十餘人此小鄒魯之稱有由來也然代遠人湮不有
記載生乎後者孰從而知之記載之書在元則有吳
禮部之敬鄉錄在明則有鄭清逸之賢達傳重庭式
之文獻錄以及董東湖之金華淵源錄

國朝則有吳賜如之妻書姜子登之妻賢言行錄諸
先進之書要皆畧焉不詳載名臣理學文儒而於
孝友節烈卓行多不錄惟吾 師徵獻畧無所不登
自孝友忠義以迄仙釋中分十三類統計二十卷至
其搜遺來之金華雜志惟儒學傳自元以前則駁於
於宋潛溪元史明以後則黃黎洲需林錄及萬季野

儒林源流考博採羣書而斷以已意備古今人物之
缺闕道德性命之精發至論以闡幽引羣言以証實
靡不考核至當以成是書自來撰錄之家不無偏見
重理學者以事功為斗筭重經濟者視儒教為芻狗
尊經術則薄詩賦為浮華尚文辭則鄙疏義為訓詁
意有專主必多遺棄吾 師學窺淵源識量 廣其
所載如聚衆寶於五達之衢隨其所好以為取舍而
無價衣珠自在其中惟知者自得之蓋不僅一郡之
書而凡有志於學者之寶筏也元以不得流傳是懼
予友金君孔時好善樂施志存表彰刻其家集方竣

序

二

以金華徵獻畧相告慨然允諾元復加較讐即付梓
人夫事非偶然人如有待吾 師專精此書一郡人
物之面目待之以開蓋由宿契適遇金君為之刊布
巧值機緣而元亦得効力其間精神開感有不知其
然而然者尤願讀是書默悟先賢於楮墨之外而神
契志通無負吾 師撰錄苦心與金君刊布之意云
雍正十年壬子夏月門人黃廷元百拜敬書

金華徵獻畧

引例

金華在禹貢揚州之域漢時為會稽郡漢季三國始有人物見於史策至唐神龍間駱臨海首出開一代文宇之先舒馮諸公繼之文章政迹史不絕書至宋而東萊呂成公得中原文獻之傳倡學婺郡何王金許踵武並與相與講明考亭之學論者以比鄒魯而陳同甫唐悅齋以絕出之才左右翕張之彬彬盛矣下逮於元吳立夫柳道傳黃晉卿陳君采後先繼起相與紹述聖學佐之以文不難

金華徵獻畧

引例

與虞揭頴頴明與宋潛溪王子克諸公以英儒宿學遇主於巷開國鉅製皆出其手一代文教之盛婺州諸老首闢蠶叢而朱公未孩張公止菴復以文宋瑞余忠宣之峻節要勝國之終而為之後勁不亦古今人物之林哉夫稱述前賢以為後法此亦學者之責也前輩留意桑梓每多編錄近世學者或不能舉其鄉先進之姓名良可慨矣崇炳學識固陋向因撰錄金華文畧於蘭谿唐氏會集舊編頗知先賢顛末夫書若不能集集矣若不能閱既集而閱焉不能詮次成編使前有傳而後有述

則其人不無罪焉用是采輯羣書取其人之表表

可傳者分類為傳命之曰金華徵獻畧使學者欲

求先賢之言則文畧可稽欲考其行則茲編頗具

其概至因畧以求詳則於同志竊有望焉

立乎今日以指宋元宋元之人遠矣又上而至唐

益遠矣固不可以意為斷也則取憑乎國史其不

登國史者自元以上則有吳正傳敬鄉錄自明初

以上則有宋文憲之人物志其他則考之其文集

中之傳志讚序文憲最重桑梓持論平允陳明卿

稱其徹隨皆仁義之氣者信也下此則徵諸鄭清

金華徵獻畧

引例

二

逸之賢達傳童廷式之文獻錄然二書人多事少類登科錄世家譜茲則約取其人而增其事近則有吳賜如之婺書婺書之文高矣然賜如以才子之心眼以史法論一郡之人則所遺多矣外此則不得不徵之志書志書惟蘭谿志定於章文懿言簡而事核其餘恐不能無濫不足以取徵則徵之鄉賢鄉賢能無濫乎無已則徵之他郡歷官之名宦名宦不載則仍考諸本志之質直可據而無支繁浮誇之詞者何則近世之志書以人情為賢否子孫盛則祖宗賢子孫弱則祖宗泯矣

以年統事左氏添也以類統人史漢添也故人用類叙首孝友次忠義次儒學次名臣次文學次政績次卓行次隱逸次貞烈次仙釋次方技次來宦次遊寓凡二十卷其有父子孫皆錄而行異者則附見於後亦史漢法也分類則易於觀覽而未必悉當則賴乎後人之裁定也

胡汲仲宋之廕生而仕於元其列於儒學奈何曰仍宋文憲元史之舊也文憲與汲仲相先後其言論行事必有得之真者章文懿作蘭谿志不列范香溪吳正傳於理學而茲列之儒學奈何曰香溪

金華徵獻畧

引例

三

之心箴朱子登之集註今

與程子四箴同揭於學宮矣非儒而何吳正傳則元史已收之宋史不收唐悅齋而今錄之奈何曰此宋史之缺宋文憲且爲之補傳明儒朱序賢之論可考矣予之錄唐悅齋猶宋志也明儒自范業以下至楓山門人皆遵皇明儒林錄而五峰諸子則遵陳春洲宗傳廣錄自春洲以下則遵東陽永康志而今且登之明史矣諸賢之登明史四明萬季野之功也凡予之所收皆經前人之論定至於未經論定而遺者正不少也是在乎廣搜者也

學者人異其師莫不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志理學則薄事功如土芥好文章則視性命爲迂談殊不知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立功無理則爲功利立言無理則爲浮言金華人物半在理學吳賜如作婁書於理學頗畧蓋偏見也然理非虛立功之正者卽理故尚書曰寅亮天工又曰九功惟叙古之儒者以理立功理與功出於一故在上而世治後儒以理立言理與功出於二故在下而世衰董子曰明其道不計其功功在已可不計也功在人不可不計也故敘儒學而不輕事功凡以

金華徵獻畧

引例

四

此也其不名理學而名儒學何也曰仍宋文憲元史例也名理學則儒有不言理者矣豈可棄乎故予於儒學言理言心言事功皆一概收之而特不取僞耳

其有位列崇階國史無稱而皆列之名臣何也曰序爵也春秋天子三公書爵王朝大夫書字列國大夫書名若列國之上士則未嘗以名見其重爵如此生於此土爲此邦之人苟能策足王路躋身九列爲桑梓光但能恪守官箴以保令名則雖位無赫赫之光亦皆以名臣稱之蓋一郡之名臣

非一朝之名臣也其有卓然為一人之名臣者觀其傳自足以知之亦並列其中而不別至於位非九列而列名臣則以其賢也賢而特書春秋之於也

昔孔子欲紹述夏殷之禮而歎文獻之無徵其得傳文武之道則以賢者之識大與不賢者之識小居此邦而稱述此邦之先賢以為後法則皆在識大識小之列者也其有官此土而任表彰之責者司李阮霞嶼司訓楊齊莊也其訪求散失以佐助之者蘭谿章無逸也作敬鄉錄者蘭谿吳正傳也作

全華徵獻畧

引例

五

賢達傳者浦江鄭清逸也作文獻錄者蘭谿童廷式也作發書者義烏吳賜如也其手抄先賢之書以待採錄者蘭谿葉永和也其作道驛斯文在茲集以表彰先賢者湯溪張申伯也其捐資刻先賢之書者金華陳宸若也其募刻潛溪全集併補刻諸書之缺書成而所募不繼賣屋以償刻工者浦江傅晉初也作發賢言行錄者金華姜子發也予作徵獻畧自刻募刻皆不能付之諸子以待後而已今金華金孔時慨然刻布則孔時亦在識大識小之列者矣

全華徵獻畧目次

卷一

孝友傳

顏烏

先唐君佑

陳天隱董少舒金景文

樓蘊周祖仁

呂皓呂源

鄭綺德珪德璋太和欽淵崑涪濟沂楷棠柏

黃逢源宿瑋謚王澄

金華徵獻畧

目錄

一

宋吐應綱潘琢王晁吳滄徐克仁龔曇朱助倪

大海陳文言姚守仲陳株盧懋光朱孔雲陳

萬年

李悅盛本源郭用賢蘓恬

蘓怡章瑗度王應麟趙忠敬

趙滄蔣仁益傳文權 王世名

卷二

忠義傳一

楊喬

舒元興

駱賓王

梅執禮

陳德固徐道隆姜綬胡懋

滕茂實

呂祖儉呂祖泰

賈廷佐

杜士賢

李誠之

童必大許伯繼

章培胡德廣唐元章陳白中

卷三

忠義傳二

方鳳吳思齊

戴良陳達劉良

王肅王紳王恭王汝

龔泰

樓璉

陸震

金華徵獻畧

目錄

二

徐玘

盧洪春

王鈇周鳳岐徐學顏

王肇坤

朱大典

張國維

金漢蕙

卷四

儒學傳一

范浚

呂祖謙

陳亮

唐仲友

徐僑

葉山庚

楊興立

卷五

儒學傳二

何基

王栢

張潤之

金履祥

許謙子元附

胡長孺

吳師道

陳樵

葉儀

范祖幹

卷六

儒學傳三

宋濂

胡翰

金華徵獻畧

目錄

三

盧格

章懋

章拯

董遵

凌瀚

黃傅

李滄

徐用檢

孫揚一

程文德

應典

李珙

周榮

程梓

盧可久

杜惟熙

陳時芳

陳正道

陳其慈

呂一龍程文德以下至此俱入別史

趙忠濟

王同康

卷七

名臣傳一

楊璇

駱統

馮宿

馮定

胡則

滕元發

宗澤

鄭剛中

潘良貴

潘時

王師心

王師愈

王介

王埜

金華徵獻畧

目錄

四

王淮

卷八

名臣傳二

林大中

應孟明

應純之

章服

章休

徐邦憲

陳良祐

葛洪

喬行簡

葉衡

范鐘

馬光祖

李大同

朱質

葉秀發

康植

朱元龍

虞復

王寔

王萬

厲文翁

卷九

名臣傳三

唐龍

潘希曾

趙志皐

虞守愚

吳百朋

戚雄

金澗

徐讚

金華徵獻畧

目錄

五

李學道

王崇

龔一清

張元諭

許綱

金世俊

王世德

張應槐

朱之錫

卷十

文學傳一

徐安貞

舒元褒

滕珣 滕邁 滕倪

厲

劉昭禹

俞紫芝 俞澹

徐無黨

范端臣

朱臨

于房 于世封正封附

錢適

鞏豐

倪樸

時少章

喻良能喻良弼何恪陳炳

傅寅

杜煥旃旂旌旒

喻備喻前強

章如愚陳大猷

徐次鐸

馬之純

卷十一

文學傳二

金華徵獻畧

目錄

六

潘景憲

倪千里

趙彥桓

戚如琥

陳巖肖

曹冠孫德之

王奕

張樞

胡助

吳萊

柳貫

黃潛

劉應龜

傳野陳堯道于石

徐疇黃景昌徐鈞馬道貫

吳景奎

聞人夢吉

李惠李序李裕

胡滅屏懷德

卷十二

文學傳三

朱震亨

金涓

蘓伯衡

張孟兼

吳沉

朱廉傳藻楊帝

鄭錡鄭瓘

王宗聖

姜麟 宜入儒學

童俊童品童琥

章适

徐學聚 子與參附

陸可教

李鶴鳴

胡應麟

斯一緒李能茂

金華徵獻畧

目錄

七

徐應亨

龔士驥

吳之器

章有成

程明試

李鳳雛 石經翁附見

葉自合 附見周敏趙筠唐彪吳修祝石徐琮程夔

初應錦郁徐光普吳 從李方猷盧士桂 方 一上

卷十三

政績傳

張敦

陳脩

韓晏

蔣邵

傅柔

劉滂

樓焯

范溶

徐良能

喬夢符

石範

潘燾

樓大年

許子良

黃夢炎

趙大詒

蘇友龍

劉辰

吳履

諸葛伯衡

邵圯

李叙

陳俊

盧睿

何士英

龔永吉

金華徵獻畧

目錄

八

謝愷

王坡

蔣瑜

盧仲佃

王乾章

王嘉忠

趙賢意

馮亮

鄭引道

郭時斗

程正誼

黃卷

倪尚忠

卷十四

卓行傳

黃仁環

申屠大防

汪渙

郭欽山

蔣沐

朱環

胡麒

袁大珍

王得志

何達

陳慎

徐寶

程堅

黃樓

黃愷黃大海附

包珣

盧溶

金光

厲雲波

金律

隱逸傳

金華徵獻畧

目錄

九

龍邱萇

樓惠明

樓幼瑜附

張志和

方勻

張志行

姚獻可

吳孺子

方太古

卷十五

貞烈傳

胡氏唐氏

汪氏倪氏附

唐淑芳王氏杜氏

陳氏

應氏

周氏附

周氏楊氏何道融

宋嗣徽陳婦謝希

吳氏程清

馬淑呂氏

朱氏	戴貞妹
楊氏	虞鳳姬
包氏章氏	章銀兒王氏
章蘿奴	方氏
汪氏葉氏柳氏陳氏徐氏王氏華氏柯氏	
麻氏胡氏	呂主奴盧氏
朱妙祿黃氏應氏	鞏氏徐氏李氏
石氏陳卯潘氏	舒氏
陳氏	陳氏
柴氏	范氏
金華徵獻畧	目錄
范氏	徐氏
馬佛奴駱氏郭淳	孫氏陳氏郭氏郭氏附
王氏李順姜	徐氏趙氏蔣氏附
金氏陳氏	葉氏朱氏附
李氏 <small>俞氏附</small>	王氏
陳氏何氏	俞氏吳氏陳氏附
李氏呂氏朱氏	徐氏斯氏周氏 <small>朱氏朱氏附</small>
程氏吳氏徐氏	鄭氏
朱氏張氏	劉氏洪氏李氏附
洪氏	錢氏

俞氏朱氏唐氏郭氏虞氏王氏郭瑗	
丁團娘	葉爾烈
史氏	楊氏
潘氏	程氏
陳氏黃氏戴氏黃氏	潘氏陳氏附
沈氏	趙氏徐氏
余氏 <small>諸葛氏</small>	童氏
章氏	黃氏
和堂六烈婦	王氏陳氏蔣氏李氏吳氏王氏
虞氏張氏陳氏	馬氏金氏
金華徵獻畧	目錄
盛氏	王氏陳氏附
錢氏朱氏附	倪仁吉
任星娘	杜氏
徐氏	李氏
附錄貞女徐氏阿巽	
毛氏王氏 <small>補入</small>	
卷十六	
仙釋傳 <small>異術</small>	
傅大士	惠約
千歲和尚	具胙

賈休

保進

德謙

于蠟

定光佛

胡侯 見名臣傳中

邢侯

白沙招利侯

錢侯

陳侯

皇初平

馬自然

趙炳

方技傳

戴思恭

虞搏

卷十七

金華徵獻畧

目錄

十二

來宦傳一

范汪袁宏山遐

殷仲文

蔡興宗

伏暉王志

沈約蕭子雲

王承

何焜

童昭達

崔義玄

沈清王礪

王仲舒

杜暹

洪公

戴叔倫

錢藻

蘓暹

王祐正

吳芾

李椿

洪邁

趙汝安蔡抗

范之才姚舜明蕭振

胡瑩

陳天瑞

舒邦弼汪綱

江文衡孫度高參

徐丞

孫伯虎

王霖龍

徐永益

怯失烈

亦憐真

周自強

劉元

許廣大

王宗顯

張熙

石瑁

金華徵獻畧

目錄

十三

李嗣

趙鶴

劉滂

姚文焰

李一元

張朝瑞

倪祥善

劉實

阮元聲

卷十八

來宦傳二

周澍

王興宗

郭瑛

余寬

李庶

顏曾增

金華徵獻畧卷之一

鶴潭王崇炳虎文氏撰錄

門人黃廷元殿選較訂

東湖金 律孔時編梓

孝友傳

顏烏

秦顏烏母亾，負土為大塚，群烏數千，鄣土助之，烏喙皆傷，始皇聞其孝行，遂置縣曰烏傷。

論曰：秦時烏傷縣隸會稽郡，環婺七邑之土，皆烏傷也，以顏塚所在，故今義烏獨專此名。夫秦虎狼

金華徵獻畧

卷之一

一

之國也，焚詩書，坑殺儒者，而獨重顏烏之孝，蓋至

性誠篤，則異類皆格，况秉命為人者乎。

斯敦許孜許生馮子華應先唐君佑

吳斯敦，東陽人，父偉本，姓史，赤烏元年，以失刑論死。

敦年十四，與兄從泣血上書，求以身代父罪，兄弟爭

死，吳王義之，釋偉而復其官，旌二子，賜姓斯氏，天下

斯姓皆宗東陽，偉既釋，致仕病，敦剖股以進，乃瘞，比

卒，廬墓三年，邑里化之，名其鄉曰斯孝鄉云。

晉許孜，字季義，師會稽孔冲，冲守豫章卒，千里奔喪。

制服三年，親歿，建墓縣之東山，以方營大功，棄妻宿

墓所，每一悲號，鳥獸翔踴，墓前植松柏，鹿觸之，作

悲歎曰：鹿獨不念我乎？是夜，虎斃，鹿松下，孜悲而

焉。郡察孝廉，不起，咸康中，詔旌其門，子生亦以孝行

著，許墓在虎峰，其南曰鹿峰，皆因孜而得名。

唐馮子華，應先唐君佑，皆以孝行受旌，子華廬墓有

靈芝，白兔之祥，即節度宿之父也。子孫貴盛，一時無

比。應先居喪盡禮，素食斷葷，臨泣血，廬墓三年，開成

二年，有司以事聞，賜旌表。唐君佑與應並稱，事親居

喪俱著，至行天子表其門，賜粟帛，州縣存問。

論曰：此之謂六孝。皆東陽人也。東陽之冠族，曰舒

金華徵獻畧

卷之一

二

馮喬，葛朱輪，華轂，軒冕之盛，一時罕儷，時移世殊

欲求其故居，無有存者，迄今過斯許之鄉，猶使人

起敬。夫名公巨卿，勲業爛焉，而農家韋素之士，起

而先之，豈非以其理愈庸，其事愈難哉？六孝舊有

祠名，與孝，今專祀二許，配以白雲，非舊典也。鄉先

進趙衍述，鄭侯準之言曰：孝子宜祀也。祀許而遺

諸孝不公，白雲亦宜祀也。祀之於孝子祠，不類。有

司狗之無禮，於是悉釐正之，以許孝子之祠，仍祀

六孝，為典，孝祠而別祀白雲於中興書院，今既祀

白雲於中興書院，仍享六季之牲牢，配食二許之

側而斯馮應唐仍為若敖氏之鬼人心固在與禮昭彰而釐正為難矧居千載之下侃侃然欲議三代之禮哉

陳大竭何千齡鍾宅

陳大竭浦江人二親亡即墓手植松栢衰麻終身形質枯瘁哀哭不輟每奠果肴烏鳥不啄

梁何千齡浦江人四世同居貞明六年詔旌其門宋鍾宅浦江人淳熙中母病宅剔肝和藥以進病尋愈從子明亦割股療母及明有疾明弟滿又割股療明皆瘳邑令李知退義之為代輸稅賦三年宅家三

金華徵獻畧

卷之一

三

世同居宅之子文厚文廣兄弟友愛文廣妻求分卹出之時有金智深者母得危疾亦剔肝為餌而安蓋慕宅之風而起云

論曰浦江世多同居蓋始於何千齡夫哀有節而禮不可過衰麻終身非禮也身體髮膚受之父母傷五臟犯不測以已親疾亦君子所不許也然而世衰道微倫教日偷與其不及寧失之過如陳與鍾事不必學師其意可也

陳天隱董少舒金景文

陳天隱董少舒金景文皆蘭谿人居同里也天隱為

人端重好學父兄早喪奉其母馮氏絜孝母卒取區以葬時六月赤日如焚天隱呼天而禱雲雲忽潛起覆柩行既葬而雲散廬墓蔬食廣慕廬為姓業所撈其兄之孤撫而教之大觀初詔旌其門

董少舒父亡負土築塋廬其左芝挺出黃餘而紫蓋皆以為孝感云睦寇壓境號聖公能役陰兵民咻而歸之少舒援唐永徵中女子能傾重與妖伏誅事綴文示眾眾悟乃相率抗賊一鄉賴以全宣和中郡守范之才上其事詔恤其家

金景文頗豐於貲好學與其妻包竭力事其祖若父

金華徵獻畧

卷之二

四

祖病噎且危景文禱而瘳父患病又禱而瘳母喪廬於墓次中夜有光照其壟五色爛然續廬父墓蔬食誦楚烏獸環聽風雹環四境獨不擊其廬鄉里遇旱景文禱輒雨淳熙中郡奉朝旨勸率義役景文首割腴田為鄉人先郡守韓元吉以鄉有三孝義表其鄉曰純孝里日循義咸淳四年邑令沈應龍復奏其邑有陳天隱董少舒金景文之賢詔建三賢堂於學樹八行碑三賢皆讀書教行儒者也

論曰予聞之庶人孝則澤林茂浮珍舒惟草秀水出神魚觀夫雲覆陳姬之祚光燭金氏之廬少舒

築塋瑞芝挺出。季弟之至，通於神明，顧不然哉。

樓蘊周祖仁

樓蘊，周祖仁，皆義烏人也。樓蘊居母喪，廢櫛沐，鹽酪不入口，廬於墓左，負土築塋，日課三十畝，塚高數仞，芝生其間，五色盈尺。郡太守遣從事勞之，且問狀，謝曰：「此人子之常，不願旌賞。」太史呂祖謙銘其墓，丙史龔應之請於朝，從祀顏烏廟。

周祖仁親喪廬墓，有甘露降於塚栢。

論曰：予讀鄭清逸孝友傳，宋時諸孝子，蓋皆有奇徵云。夫天人一理也，萬物一氣也，樓氏築塋而瑞

金華徵獻畧

卷之一

五

芝生，周子廬墓而甘露降，至理開感，則神物效靈，何必致疑哉。

賈南金徐文震吳埴

賈南金、徐文震、吳埴，皆金華人。南金字國寶，端平進士，仕至饒州通判，二親相繼歿，晝夜哭，時或見諸夢，及醒求之不得，輒又哭，遂以喪明，旋卒。

徐文震尚義好禮，兄弟同爨數世，淳熙十年表其居曰義門，丞相劉夢炎署之曰金華孝友之家。

吳埴家九世同居，妻宋氏嗣徽，夫亡，三孤在膝，舅姑卒未葬，鄰火將及，倉猝不能舉其柩，宋氏抱柩而哭。

哲與俱灰，火近而忽滅，至順中，其

論曰：宋太史贊金華十孝子，而南金在焉。南金既登第，且官達矣，而孺慕遂哀，以至殞身，此誠人之所難。雖古皐魚大連之賢，豈有過哉。徐文震之行，附載郡志，吳埴無有也。採諸賢達傳而登之，夫同居九世，鄉族之盛軌也，豈可使後無傳乎。志乘之言，世所取徵，將以闡幽隱，補缺亡，而遺漏如此。

呂皓呂源

呂皓字子陽，永康人也。少師林大中，友陳亮、呂祖謙，以出粟賑濟，受知於倉使朱熹，薦諸朝，補郡文學，淳

金華徵獻畧

卷之一

六

熙中舉上禮部，會父兄為仇家誣陷，逮繫大理獄，皓叩甕上書，理其冤，願納官贖罪，且言無使聖世男子不及漢一女子緹縈為歿身憾。翌日下都堂議，宰相白無例，帝曰：「此義事也。」焉用例。由是其父兄與連坐五十餘人，皆得釋，遂絕意仕進，隱居桃巖山講學，父母繼歿，茹蔬廬墓，以終喪，割其上腴置義庄，以贍族人，義塾以教子弟，別為小廩貯粟，以收鄰里之棄兒，當路以遺逸孝友，交薦於朝，皆不起，作雲溪逸叟傳，以見志。兄名約，師陳亮為龍川門人，三傑之一，弟源字子中，孝友嗜學，皓嘗語之曰：「克其義以行於家而

及於鄉可也。何必求仕源居喪盡禮如其兄。郡邑上其事。贈通直郎。旌其門。皓子殊。舉進士。有文學。論曰。呂皓兄弟。孝友敦睦。周恤鄉里。聲動朝野。子孫蕃衍。昌大宜哉。予嘗問傳旭元。以浦江舊族。曰。魁儒辭伯。顯達之後。零替一盡矣。惟孝友之家。子孫猶盛。有味哉斯言乎。

金從鑑

金從鑑。姓劉。避錢氏嫌名。乃姓金。東陽萬歲鄉人。金氏十三居之祖。而八世同居者也。從鑑自其祖景明。自天台遷居東陽之鬼山。始合爨。歷其子定中。孫著

金華徵獻畧

卷之一

七

藻。至從鑑同居者。已四世矣。從鑑號栢杯。栢杯有良德。東陽諸暨嵯縣。凡姓金及劉。多祖栢杯。栢杯生四子。十孫。再傳二十七孫。又再傳七十七孫。去其祖景明。凡八世。皆合爨。當時男女大小及臧獲婢妾。計五百餘人。而家政肅雍。長幼有序。男女有別。治農讀書。通貨賄習。工匠課租納稅。各執其業。起居飲食。衣服賓客。姻戚往來。贈答各有其式。元祐九年。提刑羅適過其里。歎而美之。為之序其譜。再越一世。至九世。而始分居焉。俗傳七世同居者。以羅序譜時。方七世也。論曰。天下義居莫善於九江陳氏。陳氏之家法。內

無私貨。無私饌。無私奴婢。男子冠帶。女子脂粉。以及寒暑布帛綿繡之給。有常數。昏嫁喪葬。有常制。司其出納。司其酒茗。司其簡記。司其賓客。皆有常職。其所司。月一聞於大宗。歲終則會。既會而更年。五十以上。日授膳於私室。以優厚之。五十以下。皆會食堂上。男女異坐。必申其教令焉。凡教子弟。必因其材而授之業。有惰過而不悛者。送之遠方。不得與宗族齒。蓋歷隋唐五代宋。凡七百餘年。子孫至三千餘口。未嘗一日變其法。故能如是之久。且盛也。夫一巷之市。必設之平。一旅之卒。必申之令。

金華徵獻畧

卷之一

八

今合數百人而聚食。豈可以無法哉。金氏其得九江之遺教乎。婺州之義居。自梁何千齡始。繼之者東陽金氏。金華吳氏。浦江鄭氏。而鄭氏為極盛云。鄭綺。德珪。德璋。太和欽。淵。湜。洧。沂。楷。棠。栢。浦江之白麟溪。靖康時。年饑。鬻田千餘畝。以活貧民。民號淮所居曰仁義里。綺之事父母也。孝。父獲罪。勢家囚繫獄中。欲置之死。綺懇於州刺史錢端禮。代其受刑。父寃得白。母張氏病手足攣。綺抱持以如廁者三十年。綺將卒。名子孫序立祠下。刺指出血。滴酒中。

以次飲之。仰天誓曰：吾子孫有不孝不弟不共出家食，天其即殛之。又手植立而卒。鄭氏自宋至元，以迄於明，同居者凡十五世。皆自綺始。綺之五世孫曰德珪、德璋。

德珪、德璋，兄弟也。德珪字子澗，以才受薦，官龍游丞。德璋字子振，官青田尉，不赴。德璋以剛直忤物，人或讒以死罪，當會逮揚州。德珪伴曰：彼所欲殺者吾也，遂代其行。德璋追及之，爭欲就死。德珪乃以緩語給之，夜半逸去。比德璋至，已斃於獄矣。德珪歿，德璋秉家政。鄭氏自祖淮鬻產賑饑，家日落。德璋厚自樹立。

金華徵獻畧

卷之一

九

興起其家，而齊之以禮法。每晨興，擊鐘集家眾，謁祠序，揖堂中，申祖訓，退而會食。雖家庭，凜如公府。德璋垂歿，子弟環問齊家法，乃張目厲聲曰：毋聽婦言，遂瞑。子太和嗣。

太和為人，龐凝端恪，有鄒魯君子之風。既秉家政，正身以泄下，冠昏喪祭，皆據古禮行之。童穉皆孜孜謹信，不識麗市嬉戲事。苟違家法，頰白者猶鞭之。雖常仕宦，有列於朝，皆俯首聽命。每遇節序，太和坐堂上，群從子弟皆盛衣冠，鴈行立左序下，以次進拜。跪奉觴稱壽畢，皆肅容拱手，自右趨出。是武相銜，無敢參

差。見者歎慕，謂有三代遺風。至大間，朝廷旌其門曰孝義部使者，余闕為書浙東第一家以褒之。太和善居喪三年，不御酒肉，待宗族鄉黨皆有恩。男女化之，各率其職，家畜二馬，一出則一為之，不食作家範三卷。太和卒，無子，以其弟文厚子欽為嗣。

欽字子敬，既生即為太和嗣矣。然事其本生父母甚孝，母病，羹頂灼臂以額天者，凡三。父病，醫言人血可療，輒刺血和藥以進。家凡三千指，視之如一。或有疾，夜六七起，或竟夕不寐，欽善治家，廣田二千畝，貯其歲入於嘉禮庄，以給冠昏喪祭之費。其於疏族，則有

金華徵獻畧

卷之一

十

續食之粟，禦凍之衾，鄉里則有推仁之財，免利之穀，勸學之塾，廣孝之阡，庇窶之屋。嘗曰：民吾同胞，憂樂共之，可不盡心乎？或有難，奮身救之，相爭不決，得片言輒解。欽喜於聞善，應機如丸。苟有錯誤，輒自訟其咎。故人樂告之以善，雖出為人後，為其所生親。服三年之喪，事其考太和甚謹。太和好學，欽左右之，得一言必籍記而力行之。有僮曰施慶，薰於其德，善事親，得美味即歸遺其母。枕親之喪，三年不御酒肉。御史王餘慶書孝童以夢之，嗚呼！今之居親喪而飲購寢處如常人者，曾鄭氏奴之不若矣。鄭氏至欽祠居者

凡七世至八世則有曰淵曰澁曰洧曰濟曰沂

淵字仲涵為宋濂高弟子性至孝母病逾年侍湯藥扶持保抱終日不離側母病革思食西域瓜既食而卒後見西瓜輒泣終身不忍食執母喪過哀得贖疾繼喪其父益哀絕而復甦者數四形毀骨立服除猶哀過忌日先期齋七日至期哭奠如初喪歿身不變鄭氏義居十世淵視之如一身凡疾病死喪患難以身任之其於他姓寒者衣之饑者食之貧不能舉其子則與之粟士有遭亂而來者接而禮之見通津絕港則造舟為梁以濟之見道路有凍者則解衣衣之

金華徵獻畧 卷之一 十一

賜則設茗寒則治湯以飲之淵攻文不仕著書明道宋太史題其墓曰貞孝處士

澁字仲持為人魁偉達洪武中家有誣指寄鈔者罪且不測時家長濂方在京澁慨然就逮至京濂曰我家長也澁曰罪由我爭往就獄上義而釋之且賜澁冠帶擬任方面吏部以無缺員對即命增設布政司參議官遂以中順大夫階奏福建左藩舉所知五人皆為參議乘傳至官去貪墨革弊政一時號稱神明
洧字仲宗淵之同母弟學於宋濂通經義文詞斐然

淳篤恪善君子也洪武丁卯以畫圖監生坐罪事連

樞長兄濂名在籍權重辟將行洧曰此行萬無生理兄以八十之年行數千里死於法鄭氏為無人矣弟請代至京竟死縉紳哀之私謚貞義處士
濟濂之弟也善屬文洪武二十六年尚書嚴震具其家世孝友積行以聞上特遣官簡拔其家子弟二十以上者二十四人赴京選用遂除濟為奉議大夫左春坊左庶子
沂字仲與洪武丙子特選至京拜禮部尚書階資善大夫尋告老歸休是時同居者凡八世至九世則有

金華徵獻畧 卷之一 十二

曰楷曰棠曰栢
楷字叔度與其弟棠栢皆受業宋濂之門蜀王聞其賢奏除王府教授王以賓師禮之賜號醇翁宋太史

藁葬夔州楷啟王為遷葬成都命其孫恪館於墓側給田供祭年老辭歸
棠字叔美棠兄弟皆以文章有名於時而棠尤善馳騁永樂初與纂修大典書成銓試第一除翰林院典籍仁宗為太子監國南都棠以名儒膺選進講敷陳從容恭待優沃秩滿陞翰林院檢討
栢字叔端號清逸處士隱居積學宋太史竄為歛其

所書以授相、有付子斯文之囑、相著書不一、僅分所傳有金華賢達傳、鄭氏多賢且顯、達不盡錄、錄其表表者。

論曰予讀鄭氏世譜、其主家政、類皆賢而有才者、為之不必皆宗子也、其人類多慷慨樂善、好施予、賑貧濟乏、動以千百計、豈其皆出之公庫哉、即同若之中、亦時時有推解收卹之義、以為不蓄私財、亦未必然也、其初皆敦龐淳茂、個儻奇偉之士、既有以創設其規模、而強幹精敏、又能廣置高貲、市田宅以為永遠無窮之計、使子孫有所恃以立、至

金華徵獻畧

卷之一

三

四五六七世、仁聲義聞、傾動朝野、有司之褒稱、大臣之表揚、天子之旌獎、無歲不至、益有以風厲而鼓舞之、雖當亂世、經禍患、而其家不毀、又其所交皆一代魁儒、始則有如謝翔、方鳳、吳思齊、以為之客、繼則有若吳萊、柳質、宋濂、以為之師、而王禕、胡翰、方季孺之屬、往來遊處其間、相與談說經史、揚推古義、善氣浸潤、人人有上君子之行、至於明祖龍興、一門子弟、聯翩登朝、入侍經筵、出秉使節、簪紱之盛、遂冠東浙、夫明聖相傳、作述相繼、不能必之帝王之胄、天下之大、豈無名門右族、或一二傳

而替、或三四傳而替、至於一十餘世中、更迭桑陵、谷之變、而鄭氏之家、英人傑士、前後峻發、踵武相接、力能使其家聲門望、所傳愈遠、而其道愈光、得非天道神明、有以默佑而隱相之乎、金華學博楊德周曰、義門鄭氏、家有神、每祭必於中夜、家長率子弟以次序立、薰蒿晚霽、中鏡光閃閃、時觀其形、或作人語、曰、吾天地間忠孝鬼也、昔王江州、今奉帝命為汝家依表、汝慎毋為非、以取禍、鄭氏建神先、開以奉之、夫孔子不語怪、鬼神之事、儒者諱言之、然安必果無乎、又聞明太祖甚隆鄭氏、屢貴其

金華徵獻畧

卷之一

四

子弟、皇后馬氏曰、妾聞鄭氏食指數千、彼欲為陛下之事、何所不可、太祖心動、名鄭氏子弟、問以家政、對曰、謹守祖宗之法、不聽婦人言耳、太祖默笑、而止、又聞建文君遜國時、有侍書鄭洽從之、洽既歸、建文君常往來其家、因有誣其反者、文皇帝使人偵之、將至之前三日、堂中榜無故自墮、而碎榜、故建文君御書也、鄭氏應事列十櫃、經史櫃五、以訓後、兵器櫃五、以禦盜、勅使忽至、發其櫃視之、皆經史也、遂不盡發、既莫可蹤迹、使者復命、乃斬誣者、若此、豈非神之所為乎、易曰、自天佑之、吉無不

利。傳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吾於鄭氏見之矣。

黃逢源黃宿黃璿黃謚王澄

元黃逢源，浦江合溪之同居者也。逢源字資深，與兄逢吉弟逢昌相友愛，蓋自其祖圭以來，至逢源兄弟各有子，至十有餘人矣。同居共爨，內外長幼之間，秩如也。貨財出入，一錢尺帛，必咨稟而行。於是以其齊家教條，鍾諸石，子孫遵之，弗敢越同居者凡七世。逢源子曰宿。

宿，字仲昭，學於蕪伯衡，又遊於宋學士濂之門，以文詞稱。洪武丁卯，伯父逢吉以非罪，隔重刑，宿挺身代

金華徵獻畧

卷之一

五

行，死於淞，鄉里哀之。

璿與謚皆合溪黃氏也。璿事親孝，父陶以累當赴京，璿代之行，克廣西軍籍，歸取贖，則璿子保代之行，歿於廣，保娶妻陳氏，甫歲餘，生子岡，守節而教之成人焉。謚與從父宿同學於蕪伯衡，謚為人慷慨孝友，能濟人之乏，解人之紛，其父隆為警家誣陷，會逮京師，謚往白其寃而卒。

王澄，浦江深溪之同居者也。其先出於烏傷鳳林，太常少卿王萬之元孫也。澄以忠厚為家，州里之無告者，煦之以仁，人愛戴之，不啻若父兄。灑終集家眾言

汝曹能同居如義門鄭氏乎。吾曩日無憾矣，言訖而逝。澄之子曰子覺，子麟，子偉，各有子踰二十人矣。子覺與子麟合謀，召子姓謂曰：一體之分，散為九族，痒痲疾痛，舉切吾身，收族而聚居，是謂敦本，離宗而自矜，是謂乖義。古之道也。今吾家相傳四葉矣，和孺之樂雖殷，管攝之計未建，庸非缺與。吾父有遺言，欲淞鄭氏，今其家淞具在，吾將損益而行之，何如。於是其子應念等踴躍承命，遵而行之。同居者凡七世。

論曰：宋學士濂有云：陳文毅公亮至浦江，觀其人，士樸茂淳質，稱書傳所載古者禮義之俗，殆不過

金華徵獻畧

卷之一

六

是其言信不誣矣。昔者成周之世，九夫為井，井方一里，而一夫當受田百畝。其家眾男為餘夫，亦受田二十五畝，賦由斯而出，夫由斯而定，其勢不得不分。當是時，未聞有同居累世者也。其相親相恤之政，則有宗法存焉。前王持世之微權，蓋不得不爾也。自夫封建宗法之制壞，九族之親，漫焉不相統屬，儼若秦肥之視越瘠，仁人義士，乃於服盡情遷之時，綴之以食而弗殊。事雖有異於古，不猶行古之道與。浦江最爾邑，以義居聞者，義門鄭氏外，又有深溪王氏，合溪黃氏。古者禮義之俗，夫豈有

越於是哉、文毅公之言。至是益可徵矣。

宗陞應綱潘琢王冕吳滄徐克仁龔曇朱助倪

大海陳文言姚守仲陳株盧懋光朱孔雲陳

萬年

明宗陞金華縣人父歿廬墓三年。母陳雙目喪明。陞
每旦出郭汲溪流滌母目。滌已則以舌舐之。目復明。
母既以壽終。卜葬雨甚不克葬。陞號泣呼天天乃霽。
既葬復廬墓三年。天順朝有司上其事。詔旌其門。曰
孝行。陞以國子生。授官知瀘州。

應綱永康人。字恒道。少孤。母胡氏守節撫之。既長為

金華徵獻畧

卷之一

七

諸生。脩極孝養。母病不食。綱亦不食。母病愈。食。綱乃
食。成化七年。省試歸。渡錢塘。舟覆。浮沉水中。念我死
誰為我奉寡母者。若或援之。得不死。後膺貢。為歸德
訓導。迎母就養。孝益篤。母歿。水漿不入口者三日。廬
墓終制。詔旌其門。曰節孝。
潘琢蘭谿純孝鄉人。性至孝。父喪。哀毀骨立。酒肉不
入口者三年。母得痺疾。琢侍養惟謹。櫛沐以時。抑搔
撫摩。必得其意。母厭臥。則為輓輿。與弟昇之。惟其
所適。如是七年。母歿。廬於墓。九年。有司禮為鄉飲。大
賓。顏其門。曰孝行。

王冕東陽人。居貧養親。誠意而至。母病。典衣市鴨。以
奉。割其腹。得白金焉。如其直。母卒。廬墓終喪。縣令張
立雪夜往察之。冕方僵臥草屋中。寒尚相擊。猶聞嗚
咽聲。令乃歎異。即分俸給之。正德間。司府交旌。顏其
門。曰孝子之門。

吳滄東陽人。幼喪父母。陳守節撫滄。比長。母歿。廬墓
三年。又以孤不得事父。復廬墓三年。嘉靖初。至京。乞
旌其母。舟過揚子江。颶風作。幾覆。滄泣而籲天。曰。滄
死何足惜。滄死。母之節從此泯矣。有大舟至。繫其尾
得免。至京。錢乏。疏不得上。還至淮。遇鄉人之為禮部

金華徵獻畧

卷之一

六

從事者。復隨之京。上疏。竟得旌。後數年。併旌滄焉。今
其里為節孝門。
徐克仁東陽人。母病不解衣帶而侍疾。比卒。葬城東
廬墓三年。父病侍養。醫禱之勤。亦如之。比卒。亦廬墓
三年。相傳有斃虬馴兔之事。有司上其事。賜旌表。與
吳滄稱東陽二孝。
龔曇義烏人。性至孝。年十七。父病。竭力侍養。比卒。哀
毀骨立。事母尤謹。四十年不倦。母卒。廬墓三年。有司
以聞。詔旌其門。賜八品官。復其家。後配享永慕廟。
朱助湯溪人。性孝友。母卒。廬墓。家毀於火。其廳事

有師萊堂。勝出於灰燼中。若新。黃鳥巢其盆。柏樛枝中。乳子將雛。馴而不驚。守犬癩。犬子郵食。備之時。人以爲孝感。三異。助爲人慷慨。出粟貸貧。不收其息。或索債甚迫。則代其償焉。

倪大海。永康人。蓋不及事其父。而事其祖矣。祖病。侍奉惟謹。哭而籲諸天。願減已壽。而壽其祖。祖乃痊。至九十而終。而大海猶哀甚。廬墓三年。繼母李患癰。大海爲之吮癰。及歿。亦廬墓三年。大海饒於貲。歲饑。餓者予粥。死者予棺。族之貧者。則割田貯諸廩。而贍之。有司以聞。旌其門曰孝義。

金華徵獻畧

卷之一

九

陳文言。義烏人。父以罪繫獄。及讞。請以身代。後父死。廬於墓三年。有蛇鼠之異。姚守仲。永康人。父病。刲股以救之。父歿。廬墓三年。屢經旌表。

陳株。金華水北村農人也。幼失其母。已復喪其二兄。孑然孤生。事其父甚勤。父病。痿臥。起飲食。扶持而保抱之。或遇大寒。夜則溫以火。日出則負諸墻。隅曝之。煖則解其衣。而捫其蝨。爬搔其痒。多方以順適其意。父歿。則取其備之直。以給喪葬焉。既葬。築土屋於墓。以居。朝則出備。夜則投墓宿。每食則奠諸墓前。或寒

月陰晦。嚴風括地。雪飄飄亂下。則哭曰。父得毋寒乎。如是三載。忽自念曰。泉下誰負吾父者。遂溺墓前池。水死焉。東陽斯一緒。爲之記。

盧懋光。東陽人。年十二。母杜氏。疾侍湯藥。不倦。漏三四下。猶守母側。母揮使臥。則以器覆燈。默倚牀。稜聞母鼾。睡聲乃寢。病且劇。懋光乃挾刀潛至。無人處。啗其股。割之。暈而蘇。覓肉無所得。則哭。肉乃從口中出。和藥以進。病稍愈。歲餘。母卒。懋光哭不輟。惘惘然若母之復生。而如將見之者。比葬。乃大慟。既畢。墓。父挽之歸。哭曰。母在此。兒何忍歸。固挽之。卒不可得。則爲

金華徵獻畧

卷之一

辛

結茅以居。家人進膳。則蓬首垢面。孑然荒廬中。越數日。則一爲櫛沐。食或不繼。則取所餘麥餅啖之。凡四載。乃歸。初有一物。似狐。夜臥墓下。若守塚然。家有畜犬。晝夜依懋光不去。至期將歸。乃斃。懋光裹以麻衣。葬之墓側。

國朝朱孔雲。義烏人。博士弟子也。童子時。母孟病。孔雲侍湯藥。漱澣。撫摩不解。帶者三年。無倦色。母卒。廬於墓所。朝夕哭。群鵲鳴繞其廬。既除服。爲諸生。追慕不衰。縣令于漣。具其事。請旌。學使者詳於巡按御史。曰。儒童朱孔雲。事親具色養之誠。廬墓感靈禽之異。

愈久而行彌篤既歿而慕不衰云

陳萬年義烏人在童子時事其父惟謹父病千調湯藥嘗而進之不解帶而侍疾月餘病日劇萬年乃焚香禮斗願減已筭以延父命因割股和藥以進父復甦越數月仍卒萬年哀痛骨立築室於墓懸其像哭而奠之事繼母至孝順治間閩邑以孝行舉未獲旌論曰廬墓禮乎夫禮孝子既葬則反而虞祭不聞有廬墓之禮也曰有之有之則自孔子之弟子始也夫弟子不忘其師猶且築室於場或三年或六年乃去豈以人子有三年之愛於其親而獨不然

金華徵獻畧

卷之一

三

乎昔者曾子問三年之喪何也子曰稱情以立文凡天地間有知之屬莫不知愛其類今大鳥獸失喪其羣匹越月踰時焉則必反巡過其故鄉翔迴焉鳴號焉蹢躅焉踟躕焉然後乃能去之小者至於燕雀猶有啁噍之頃焉然後乃能去之豈有父母委骨之處而不為之徘徊依戀其間乎夫生者處堂室死者處曠野情固有所不忍至於春秋革序草木變衰天地晦冥風凜雨號之夕霜凄露之晨每一念及則恨然欲往故與其枕塊於家而哀亾者之在土不如朝夕於塋塚之為適也故聖

人不著廬墓之禮于經者所以準情而立恒俗之中制而孝子之抱至性而遠哀者禮固有所不能節也

李悅盛本源郭用賢蕪恬蕪怡章瓊度王應麟

趙忠敬

宋李悅字公愉東陽人幼與兄懷避亂匿山中懷彼獲將加功焉悅急從灌莽中出曰吾兄也弗殺願殺我賊晚亦欲殺之傍一人曰此義人不可殺我將白諸佛時賊首號佛也須臾佛出曰小子何故求死悅跪曰非不惜死不幸父母連喪遭亂未舉願爾兄以

金華徵獻畧

卷之一

三

葬且兄有弱嫂幼子賴以活我幼無能請代死佛義而兩釋之後睦寇破婺劉忠獻述古以悅為幕官一日俘獲數百將殺之悅曰脅從罔治概戮之惡非弔伐本意劉用其言多所全活

明盛本源金華人洪武中其兄本道以誣誤論死本源曰兄未有嗣未可死我有子女四人可以死矣且兄在吾即死何憾慨然就吏竟死聞者莫不歎異杜長史桓為之作傳

郭用賢東陽仁壽鄉人洪武初其父仲達以才能舉典倉事趙運給軍食猝急中不能接濟稍事那移有

何隙而發之者論死用賢始壯曰我父無罪直其事於有司不可得遂以身代死鄉人憐之立廟祀焉志其事於碑尙存

蘇恬蘇怡翰林院編修伯衡之二子也洪武朝伯衡以贖辭禁近出爲處州教諭以牋表觸諱論死恬與怡叩登聞鼓院乞代死帝怒父子三人俱被刑

章瑗度蘭谿人楓山先生之後人也明季方國安兵潰所過抄掠執其父有成痛加拷索有成不能忍則投身於井瑗度急亦躍入井中載其父出其首於水鄰人救之而引以繩有成援繩而上再引瑗度則已

金華徵獻畧

卷之一

重

絕矣黃閣學機爲作孝子傳

王應麟義烏人明末兵亂隨父出避父爲遊兵所執拷掠以求貨無有將殺之應麟抱父哭延頸承刃求活其父賦卽殺之父得釋

國朝趙忠敬年二十二爲邑諸生趙氏之彥也趙仇者趙氏之無賴子也或相趙仇曰是人有怪相他日五官缺一則數萬人命在其手矣忽齏蝕其鼻鼻隔趙仇於是往往爲大言忠敬之父爲文嘲之順治初趙仇去爲賊聚徒數萬執忠敬之父縛之或勸忠敬逃忠敬曰父死吾何行如之跪求代死甚哀賊乃併

其父殺之

論曰人之苦過顧獨不有命哉予讀金華郡邑志鄭氏黃氏兄弟外代死者凡七人焉盛本源郭川賢章瑗度王應麟代死而脫其父與兄之死者也趙忠敬代死而父子俱死者也李悅代死而弟兄俱不死者也蘇恬蘇怡代死而父子三人俱死者也其中蓋有命焉嗚呼恬乎怡乎孝哉使其遇吳大帝不且與斯敦兄弟聲施千古哉

趙滄蔣仁益傳文權

明趙滄字宗淵東陽人幼喪母繼母私其所出薄與

金華徵獻畧

卷之一

重

滄不足給餽粥滄出遊學母虐其妻鎖之空室備極窘辱至死無怨言十應舉始領鄉薦以母誕辰遂不赴公車母病瘋朝夕侍湯藥不倦母乃悔父母相繼歿哀毀兼至友愛二弟盡推其田廬之美者以與弟而自居瘠陋天台侯三峰爲之作傳比之王祥云滄居鄉多善行嘗得遺金驗其主還之

蔣仁益東陽人傭賃以養親惟勤弟有廢疾養之終身畧無厭惡之色

國朝傅文權義烏人六歲喪父奉其孀母貧無以爲養文權拾薪道上易米以給食順治間歲饑於是文

權十歲餘矣。入山採蕨以俱。虎尾其後。熊者見之。驚且喊。問文權。文權不見。鄉人異之。母病醫不效。則叩天乞以身代。頭觸地幾裂。母旋愈。母又患日疾。幾喪明矣。文權舐以舌。一年而明復。寒則溫足。熱則扇枕。以至於終。母既終。水漿不入口。哀毀骨立。邑令王廷曾請旌。巡按御史張鵬翮書季行維風。以表其門。論曰。予讀金華郡邑志。以季著者。何其多也。而代死廬墓。若其八九云。蓋代死則事奇。而聳聽廬墓則迹顯。而其聞。至於處庭闈之中。承歡菽水。情意懇至。名譽昭彰。施於門內。達於鄉黨。父兄交稱而

金華徵獻畧

卷之一

五

外。論無間。非純德至行。其孰能之。嗚呼。宜其難矣。

王世名

明王世名。字時望。萬厯間武義人也。父曰良。與族子俊者。醉而語相失也。俊築其脇傷。世名時年十七。在學塾。馳歸而其父死矣。諸宗人集而為之居間。命俊割腹。用五十畝。予世名。使世名弗仇。世名泣以告其母。母曰。姑受以葬。若父。世名受以葬。其父罪。絕不言。父死事。而其仇俊。益暱世名。歲時有名。世名輒往。歲計其畝之所出。與其飲食於俊者。度為鏹幾何。則封而志之。曰。無食仇餘。越三年。補博士弟子。又二年。舉

子。後意世名且忘之。卽其母亦意其忘之。黃供養。後齒已矣。而世名則自父死後。卽治一刀。銘日報仇。佩之。繪父像懸之。密室。朝夕拜。拜已輒泣。妻問之。不答。既舉子。曰。可完吾事矣。時時挾刃伺俊所至。一日。俊飲他所。沾醉歸。世名迎揖。遂刃之。囊其頭。告於父之像前。提以詣官。請償死。且出其所藏鏹。曰。此仇畝出也。又出其他鏹。曰。此所以償仇食也。願併其畝還之。令義之。俾浮繫麗譙上。具其事。以請。監司檄金華令汪在勘。汪曰。良於俊為從父。法毆從父死者。斬。世名殺當斬之人。當從末減。然必檢良而後成獄。檢有

金華徵獻畧

卷之一

五

日矣。世名曰。吾所以忍死至今者。不忍辱吾父也。豈可以吾故而析吾父骨。遂自樓投下。不食積十日而死。世名未死。其妻俞氏請先。世名曰。汝死。孰養而姑者。曰。有叔在。孰撫而子。曰。如是。遲我三年。當從子。乃移其夫柩。置榻前。飲食必奠。三年既免喪。姑議欲遷柩於外。俞乃大慟曰。死期至矣。我當與俱。理箠其背。扼吭而絕。時年二十有二。

論曰。楊德周云。漢和帝時。卽人董黯。少孤。與母居甚。季鄰母之子曰王尚。無行。兩母相見。輒各言其子。尚恨董母之譽兒。以彰已過也。毆之。季子歸。母

蒙被臥跪問故。母乃言。爲寄所辱狀。遂卒。季子畢
墓。默不言。夫何王母卒。且墓。季子於是焉。手亦寄
以祭。詣官請罪。事聞於朝。帝釋弗誅。且加旌焉。子
觀世名事。與黥類。惜其時。讞獄者。無術以生之。必
欲檢視。驅季子於死也。然使世名不死。則迹不顯。
氣不烈。惟絕吭一瞋。既有以報死父於地下。而不
在。有司之恣。於是乎。千古稱季子焉。天作賢耦。與
之俱盡。嗚呼烈哉。吾聞世名未復仇。見舊日師友。
輒避去。既殺俊。曰。吾乃今日有顏而立於世矣。時
俊之子方幼。相從質獄。世名見之。輒淚曰。我不幸

金華徵獻畧

卷之一

七

遇爾父。汝又不幸遇我。噫。悲矣。

趙忠番

國朝趙忠番。字翰卿。東陽人。父純壽。康生。晚得瘋疾。
雖視聽不廢。而手足俱痿。口哆不能自飲食。生二子。
忠番。次子也。少讀書。時方喪妻。乃棄舉業。不娶。募餅
師張肆。而以賣餅營生。得專志於養。每日且而起。審
寒煖之節。扶其父於床。授之衣而熨貼之。衣已扶。而
坐以褥。按其體。撫其背。徐引其手而微掉之。曰。安乎。
曰。安。乃奉匱而盥之。盥已。奉巾而拭之。拭已。乃往。質
易。未已。有呼於肆者。弗往也。朝而進食。奉其器而飼

之。弗盡。飯其餘。併其瀝食之。弗棄。日中食如之。日暮
食亦如之。有頃。問曰。寢乎。曰。寢。則以次解其巾。褶履
襪。襦褲。惟謹。視其寒煖之節。而寢處之。問曰。安乎。曰。
安。乃去。事已。則同寢。而搔摩之。大小之便。皆以力助
之。不但舉其溺器而已。或狎有所需。不能大呼。則置
響器於其側。小扣輒至。父性喜書。必求其所悅。開卷
而列其前。度畢。則翻其版。一切宗族酒席。招呼皆不
赴。十年如一日。凡忠番所爲。至細碎。不可盡述。父於
彌留之際。作遺筆與之。字皆塗鴉。約畧可認。其族人
香砂先生。跋其後。至下淚。蓋年老思孝子也。予讀之

金華徵獻畧

卷之一

夫

亦下淚。蓋年老欲盡季而不能也。忠番事其尊人。既
終。三年服除。乃續娶。

金璋

金璋。字之介。東陽人。貌皙而偉。美鬚髯。康熙癸酉中
右科。以鹽策治生。行鹽台所。時仙居令范公。去官虧
帑。羈罰。以三百金代完之。乃得去。時皆稱俠士。而家
遂落。不能復行鹽。爲人寬和恭遜。邑中無論老少男
婦。皆呼之爲老佛。弟曰璐。字玉汝。邑諸生。伯仲友愛。
既析爨。通財如一家。或製鮮衣。必二。一白衣。一以衣
弟。至省會市。可喜之物。歸則均分子姪。無少異。一盃

之蔬一樽之酒必呼弟共之客至設醴弟或不坐
即不樂或弟授徒至館則送之於路忍淚而別豫訂
歸期及期則逆之於路時或幽憂沈悶弟至輒釋然
欣悅自少而壯而老如一日弟髮已種種猶呼弟弟
如兒時論者謂之介慷慨類矯恭遜類過至處兄弟
雖起古人於今日不能遠過即登之國史孝友傳又
何愧焉

張成珪

張成珪字鎮玉金華人少失學年二十四讀論語躬
稼養親事二人服勞奉養一遵於禮母喪寢苦枕塊

金華徵獻畧

卷之一

三九

茹素三年宿不入內既而廬於墓服闋始歸其鄉稱
如此金孔時居近言其廬墓時持畚掘土營塚甚詳
其鄉評殆不虛予至藕塘適遇成珪與盤桓數日貌
恂恂言動舉止纖毫無失非其平日讀書治行久而
成熟者不能也人之讀書以求名也讀書而躬行首
及孝弟養生送死克盡其道者實鮮成珪無師友之
助且耕且讀矢志於聖賢之業求之於今殆不多得
故列之於孝友云

蔣哲

蔣哲字睿先東陽人天性醇樸事親以孝聞俄而父

母相繼歿哲哀毀骨立廬於墓側者凡六年既除服
每一鮮到口即悵然思親憤者不樂遂茹素終身雖
正初郡舉賢良方正以年老辭不赴歲壬子出貢例
授訓導亦以年老辭蔣氏世居黃前暇聚族千餘凡
橋梁亭道皆以身先其事其或有同室凌競反唇相
詈者一聞哲履聲即寂然止諠苟非盛德何以致斯
論曰張成珪之孝行得之鄉論者也若蔣哲則平
生初不欲以孝行著至於身歿其鄉族道其廬墓
事甚悉而哲之孝亦見要之孝行果實則成珪之
鄉論非譽也將以不沒人之善也哲雖不喜著而

金華徵獻畧

卷之一

三九

其實不容沒也故仍核而登之云
吾邑廬墓未及載者康熙初湖溪張國諫字直之
孝友素著親歿葬於缸窰背直之廬於墓側時有
虎患咸勸之歸乃架木松梢結巢而宿父母各廬
三年而止
近時又有古囑頭李正馥者字芳遠業儒而工詩
文母老病正馥孝養備至及歿而葬遂結茅而廬
焉妻方產難招之使歸正馥號泣不顧而妻亦免
於厄山中人感其哀悃以蔬米饋遺者不絕今已
二載餘矣俟其畢期當為補傳云附誌於此

王丙簡

王丙簡，乳名董兒，永康人，穎敏仁孝，為鄉黨所稱。邑諸生王集東之子也。年十七，試藝，即為同人所推獎。雍正辛亥，族有凶人拒糧，逸拘，仗人叩集東求代免。所仗不赴，集東不知。凶人即礪刃，口警在此矣。賺其出而甘心焉。丙簡以身翼庇其父，刃出於脇，負痛而隕。金郡教授秀水諸錦作詩以哀之，其畧曰：有美一人，宛宛孌孌，弱不好弄，動必有序。十五通經，十七角藝，以身翼父，應刃而斃。結之衣長，之碧，千年作忠孝亦準。昔其明年凶人棄市，邑今何公以丙簡代。

金華徵獻畧

卷之一

三

死孝行，申詳而請旌焉。

金華徵獻畧卷之二

鶴潭王崇炳虎文氏撰錄

門人黃廷元鵬選較訂

東湖金律孔時編梓

忠義傳一

楊喬

東漢楊喬，字聖達，本河東人，高祖茂，從光武為威寇將軍，封烏傷新陽鄉侯。建武中，就國，傳三世，以罪國除，因家焉。父扶，字聖儀，為交阯刺史，有能名。喬官尚書，風儀偉麗，帝喜其才貌，召尚以公主，固辭不聽。因

金華徵獻畧

卷之二

十一

不食七日而卒。喬為尚書，當桓帝時，前後數上書，直言政事，其薦孟嘗表曰：臣前後七表，言故合浦太守孟嘗而身輕言微，終不蒙察。區區破心，徒然而已。嘗安仁，義耽樂道德，清行出俗，能幹絕羣，前更守宰，移風改政，去珠復還，饑民蒙活，且南海多珍，財產易積，掌握之內，價盈兼金，而嘗單身謝病，躬耕壟次，匿景藏采，不揚華藻，實羽翮之美用，非徒腹背之毛也。而沉淪草莽，好爵莫及，廊廟之寶，棄於溝渠，且年歲有訖，桑榆行盡，而忠貞之節，永謝聖時，臣誠傷心，私用流涕。夫物以遠至為珍，士以稀見為貴，樂木朽株。

為萬乘用者。左右為之容耳。王者取士。宜拔眾之所貴。臣以斗筭之資。趨日月之側。思立微節。不敢苟私。鄉曲竊感。禽息忘身。進賢。孟嘗蓋喬同郡人也。寶武薦喬文質彬彬。明達國典。不究所用而卒。喬有弟曰璇。見別傳。

論曰。人之志量相越。固不遠哉。好色富貴。人之所欲也。椒房貴主。自喬視之。若處子之避強暴。求脫不得。則繼以死。蓋禮重於色。義重於生也。天台方季孺。以徐孺子為漢季一人。及觀楊喬事。曰孺子不孤矣。求友於古人。舍孺子與喬而誰耶。知言哉。

金華徵獻畧

卷之二

二

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同心之言。千古合券。讀其辭。可以知其志矣。

駱賓王

唐駱賓王。烏傷人。父為博昌令。賓王少負志節。七歲能賦詩。善屬文。與王勃。楊炯。盧照隣。齊名。號「四傑」。以為薦為道王府屬。王使自言所能。賓王不答。調武功主簿。裴行儉總管洮州。表掌書記。賓王以母老。為書謝之。無何。調長安主簿。擢侍御史。時武氏以母后君臨天下。數上書諷諫。得罪下獄。賦螢火咏蟬諸篇。既得釋。謫臨海丞。仍棄官遊廣陵。作詩曰。寶劍思存

是。金椎許報韓。會徐敬業起兵。署為府屬。賓王為作檄。暴武氏罪狀。后讀之。都不為意。至一杯之土未乾。六尺之孤安在。嬰然曰。誰為之。左右以賓王對。后曰。宰相之過也。人有才如此。而使之淪落。不偶乎。敬業敗。賓王亡命。不知所之。後宋之問之江南。遊靈隱寺。時月色清霽。吟步長廊。口鶯嶺。鬱茗甕。龍宮鎖寂寥。思忽不屬。一老僧在側。曰。少年何不云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潮。之問驚訝。遲明訪之。則不復見矣。或曰。此駱賓王也。敬業敗。天后捕之急。將帥猝不能獲。則求其貌之似者。函首以獻。敬業為衡山僧。年九十餘。

金華徵獻畧

卷之二

三

卒。賓王亦為僧。偶至靈隱。同歲卒。反葬故里。故今義烏有賓王塚。或曰。明正德九年。臨海人鑿池於城東黃坵口。得賓王墓。衣冠如新。少頃滅封以土。而取其石。蓋皆傳疑云。

論曰。駱賓王慷慨節俠士也。當牝帝御極。篡竊神器。如狄仁傑。徐有功之賢。猶且依違朝列。賓王首先倡義。指斥不諱。其輔敬業。蓋將成劉章滅呂之功。五步之內。銳於鬪。捷一擊不中。卒以不振。論者於是輕加誹議。則是孔光張禹為賢。而劉崇翟義不能免首亂之罪矣。朱子作綱目。書英公李敬業。

起兵。予敬業也。予敬業。予賓王也。若裴行儉。評論器識。排擠四傑。區區以榮名相士。豈篤論哉。

舒元與

唐舒元與。東陽人。地寒。不與士齒。去客江夏。節度使郗士美異其秀特。數為延譽。由是知名。元和中。應舉場。見有司鈎較苛切。因上書言古貢士。未有輕於此者。且宰相公卿由此出。而有司以隸人待之。誠非所以下賢也。羅棘遮截。疑其作奸。又非所以求忠直也。詩賦微藝。斷離經傳。非所以觀人文化成也。今貢珠貝金玉。皆承以棊筭皮幣。而進賢者。顧若是耶。又言

金華徵獻畧

卷之二

四

取士不宜限數。今有司多者三十。少止二十。假令歲有百元凱。而曰吾格取二十。謂求賢可乎。歲有才德纔數人。而曰吾格取二十。謂求賢可乎。歲有才德可乎。元與既登第。調鄂尉。有能名。裴度表掌典。元書記。文檄豪健。一時推許。拜監察御史。按劾深文。無所縱舍。再遷刑部員外郎。元與雅自負。銳於進取。太和五年。獻書闕下。不報。又上書。自言馬周張嘉貞。起逆旅。卒為名臣。今臣備位於朝。白陳文章。凡五晦朔。不一報。是終無振發時也。漢王父餼以布衣上書。武帝嗟其見晚。臣所上八萬言。出入今古。皆可以輔教化。

拔犀之角。擢象之齒。豈王父等可比哉。盛時難逢。竊自愛惜。文宗得書。高其激昂。出示宰相。改著作郎。分司東都。再遷左司郎中。御史大夫。李固言表知雜事。固言輔政。權知御史中丞。會帝錄囚。元與奏辨明審。不三月。即兼刑部侍郎。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甘露中。與李訓謀誅宦官。事敗。為仇士良所殺。弟元褒。元肱。元迥。皆第進士。元褒為御史中丞。丰裁甚峻。早卒。餘皆遇害。元與為相日淺。然平時收召物望。尤加意舊德。時裴度令狐楚鄭覃。皆為執政所軋。致開處。至是悉還高秩。志清君側。死非其罪。識者傷之。

金華徵獻畧

卷之二

五

先是嘗為牡丹賦。時稱其工。一日文宗憑闌微吟。曰。拆者如語。含者如咽。俯者如愁。背者如訣。徐憶為元與賦中語。為之凄然泣下。雜著有鄂州重巖寺碑。問國學記。御史臺中書南院記。桃源書記。斲琴志。玉筋篆志。養狸志。悲剝藤文。砥石命。他詩若坊州按獄。讀唐歷。贈蕪記室。橋山懷古。贈潭州李尚書。讀其辭。其志節亦。有可得而想者。

論曰。李訓鄭注。得元與謀誅宦官。事敗身死。唐時士大夫反有快之者。於是有其時誅三孽之語。則賢理甚矣。夫文宗之畏宦監。如豺虎之在其側。不

能頃刻安者。有能除之。則除之可也。元與等以草
茅賤士。介身登朝。受付托之重。而清君側之奸。勢
不得不有所自樹。以大其援。即不得不有所攢斥。
以去其異。而其時舊臣世家。皆以專權嫉之。身死
族滅。又無人以暴其冤。即乘筆之士。沿習一時之
餘論。以肆詆譏。要之非公論矣。夫訓注非君子而
其志不可沒也。元與黨訓注。而其心非為邪也。使
元與等功成。庶幾神龍之五王。即不成。亦不失為
東漢之陳蕃寶武。綱目書李訓舒元與鄭注謀誅
宦官。不克仇士良殺訓注。元與曰誅與討賊也。曰

金華徵獻畧

卷之二

六

不克惜之也。曰仇士良殺訓注。元與殺無罪也。余
故列元與於忠臣。不使與攻文之士。齊科也。

梅執禮

宋梅執禮。浦江人。字和勝。崇寧中。登進士第。調常山
尉。未赴。以薦為武學博士。大司成強淵明為宰相。言
其賢。相曰。吾未識其面。或告執禮宜一造謁。執禮曰。
以人言而得。必以人言而失。吾求在我而已。卒不往。
既官比部員外郎。則言楊戩詐妄。迫取茶券。官給事
中。則論林摠冀復執政。孟昌齡質屋不還。內侍張祐
求賞等事。皆可其奏。遷吏部侍郎。時宰相王黼與執

禮善。置酒私第。歌舞燕樂。執禮當席而歎曰。國家多
難。非大臣歡樂之日。黼愧而郤之。尋以顯謨閣侍制
知蘄州。未幾奪職。明年徙滁州。時滁苦盜賊。額重。奏
減三十萬。滁人德之。欽宗立。徙知鎮江府。召為翰林
學士。晉吏部尚書。旋改戶部。方軍興。國用不足。執禮
請以禁內錢。隸度支。凡六官廩。給皆出。有司供進以
節。浮費金再入寇。執禮勸帝親征。而太上帝后及皇
后太子皆出避。不聽。俄而失守。二帝如金營。執禮固
爭不從。乃太慟歸。見其母曰。主辱臣死。兒不能久依
膝下矣。母曰。忠孝難兩全。汝受國厚恩。宜以死報。勿

金華徵獻畧

卷之二

七

以我老為念。是日即以其母屬其兄去。與諸將謀奪
萬勝門。夜搥敵營。以二帝歸。與宗室子昉諸將吳革
等密結軍民得數萬人。事未及舉。王時雍使范瓊泄
其謀。又以金幣搜括。不時至。宦者告金帥曰。城中七
百萬戶。所取未百一。但許民持金銀易粟麥。當有應
者。而執禮力言。百姓蒙難。比屋枵空。無以塞命。爭之
甚固。金帥怒。乃取其副胡舜陟等四人。各杖之百。執
禮猶為之請。俄遣還。將及門。呼下馬。搥殺之。而梟其
首。建炎二年。贈資政殿學士。謚節愷。執禮之從父曰
溶。以儒受薦。為單州助教。年七十餘。攝松陽丞。宣和

二年冬盜發清溪、捷欵、遂破杭、明年春、婺衢處相繼、隔兵及境、溶勢不能敵、遂死之、執禮為言於朝、官其二子、

論曰、鄭清逸云、梅溶殉難時、執禮哭之曰、吾從父一老儒生、攝百里之地、而膺虎狼、身死不顧、嗚呼、烈矣、曾不數年、而執禮亦死、靖康之亂、何梅氏之多賢乎、當金圍汴時、使執禮出避之策、行亦不至太上帝后、六宮諸王、皆連頸組繫、而就俘也、豈太宗開國不仁、宜舉族有北轅之慘、而忠言不納耶、至於謀劫駕而計泄於賊臣、却征求而讒生於奸

金華徵獻畧 卷之二 八

豎以至強敵、逞怒碎首國門、主辱臣死、身雖不存、而大義伸於千古矣、

陳德固徐道隆姜綬胡塋

陳德固、金華人、靖康間、為京城守禦司屬官、城破、獨率所部與金戰、死之、子巖、肖、以任子中詞科、仕至兵部侍郎、為時聞人、有庚溪詩話傳世、徐道隆、武義人、寶祐二年、以世賞銓中第、仕至大理卿、遷提點浙西路刑獄、至元丙子、領軍入援吳興城、隔道隆抗節不屈、手持憲節、與其子俱自溺於湖、死之、

姜綬、武義人、靖康元年、金人犯東都、詔募士赴淮陽、趨南師入援、綬時為守禦督、奉詔緘諸賊、犯圍而出、敵騎獲焉、罵而死、妻陳氏、年二十三、生一子、曰特立、幼、或欲奪其志、則引刀截髻、以誓必死、撫其子、長而教之、特立孤貧、力學、淳熙間、名試除閣門舍人、歷官至寧遠軍節度使、卒、贈開府儀同三司、

胡塋、金華人、事親以孝聞、應八行舉、除婺州教授、方臘兵薄城、官吏皆遁、或曰、先生盍去、諸、塋曰、吾先人以武勇著聞、而身以八行舉、不能執兵禦敵、而抱首鼠竄、不幾負朝廷、辱先世耶、城陷、合家死之、後贈奉議郎、官其二子、

金華徵獻畧 卷之二 九

論曰、徐道隆持義慷慨、抗旌勤王、父既死、忠、子亦死、予較之下、袁粲、又何多讓、陳德固、姜綬、異勢一節、俱有賢嗣、位躋崇階、天佑忠良、何其至哉、胡塋、白首一節、捐身殉難、可謂見危致命、彼世之躬膺民社、平日極富貴、榮之樂、一旦國家有難、則屈節求生、聞塋之風、亦可少愧矣、

滕茂實

滕茂實、字秀穎、東陽人、政和進士、靖康元年、以工部員外郎、假工部侍郎、與僉書路允迪使金、議割太原

中山河間三鎮，尋奉密詔，據城不下。金怒，囚之雲中。時茂實兄緡已降金，通判代州，粘罕素聞茂實名，欲用之。乃遷之代州，又自京師取其弟華實，同佐以慰兵志。徽宗北行，茂實泣請從侍，故主金不許。欲大用之，茂實不從，遂置鴈門，憂憤成疾，乃囑其友朔寧府理董誥曰：我死當以奉使黃旛裹屍而葬。題曰宋者東陽滕茂實墓。復作詩自敘畧云：某奉使無狀，不復返父母之邦，猶當請從主行，以全臣節。或怒而與之死，幸以所仗節旛裹其屍，及有篆字九，刻之石，埋於臺山寺下，不必封樹。如死窮微，則乞骸骨歸，其

金華徵獻畧

卷之二

十

詩曰：搃盡老書生，謬列王都官。索米了無補，從事敢辭難。殊疆復盟好，仗節來榆關。牧羊困蕪武，假道向張騫。流離念窮末，坐閱四序遷。同來悉言歸，我獨留塞垣。形影自相弔，國破家亦殘。呼天竟不聞，痛甚傷肺腑。相逢老兄弟，悼歎安得歡。波瀾捲大厦，一木難求安。就不違我心，詎不污我顏。昔燕破齊王，羣臣望風奔。王蠲猶守節，燕人有甘言。經首自斷脰，感慨今昔聞。未嘗食齊祿，徒以世為民。况我祿數世，一死何足論。遠或死江海，近則死朝昏。歿我不須衣，裹屍以黃旛。題作宋臣墓，大字當深刊。我室尚少婦，兒女皆

頭四游無置錘。飄流倍辛酸。誰當給衣食。使不厄。饑寒歲時一。爾我猶足慰。我魂何悠悠。異鄉音。沉寃他時風。雨夜草木號。空山尋卒。令人哀其忠。為起墓祠祀之。後董誥自拔南歸。上其詩。贈龍圖閣學士官其二子。

論曰：元好問中州集載茂實姑蕪人。通志作臨安人。要之奉使自畧其左券矣。當時有宇文虛中者亦以黃門侍郎使金見畧。遂改節易行。其後雖欲奪兵仗南奔。以自贖。卒亦不逃君子之譏。其視茂實果何如也。蓋人臣之節如貞婦然。一失身於人

金華徵獻畧

卷之二

十一

則不可復贖。幸則皓首還鄉。不幸則沒身沙漠。然而其人雖亡。其神不滅。千古以下。凜然如生。如虛中輩一失足。遂終身不可復贖矣。

呂祖儉呂祖泰

祖儉金華人。字子約。祖謙弟也。受業祖謙。孝宗朝父任授官。監明州倉。將上會祖謙卒。部浚半年不。上者為違年。祖儉上書必欲終期。朝廷從之。仍臨違年者以一年為限。後判台州。寧宗即位。除太府丞。時韓侂胄當國。命右正言李沐論右相趙汝愚罷之。祖儉奏汝愚卽有過。亦不至謀危社稷。如言者所云。侂

曹慈曰。呂寺丞乃預我事。耶會祭酒李祥等皆以疏
雷汝愚罷斥。而祖儉復上書訴白。汝愚之忠。併論朱
熹老儒。彭龜年舊學。李祥老成。不當罷斥。語甚峭直。
書既上。東擔待罪。有旨。呂祖儉朋比。罔上。安置韶州。
并書舍人鄧驛繳奏。祖儉罪不至貶。御批祖儉意在
無君。罪當誅。竄逐猶爲寬典。會樓鑰進讀。呂公著元
祐初所上十事。因言曰。如公著者。真社稷臣。猶將十
世宥之。前太府寺丞呂祖儉。以言事得罪者。其孫也。
今投之嶺外。萬一卽死。則聖朝有殺諫臣之名。上問
祖儉所言何事。乃知前旨不出上意。祖儉乃揚言於

金華徵獻畧

卷之二

三

朝日。復有救祖儉者。當以新州處之。衆皆畏懼。或謂
侂胄曰。自趙丞相去。物議譁然。不當復投祖儉瘴鄉。
以益謗。侂胄悟。尋改青州。遇赦。量移高安。二年卒。詔
令歸葬。謚曰忠。從裔行簡之請也。祖儉之謫也。朱熹
與書曰。熹以官則高於子約。以上之顧遇恩禮。則深
於子約。然坐視群小之爲。不能一言報效。乃令子約
獨舒憤懣。觸權倖。而隔禍機。抱愧深矣。祖儉報曰。身
在朝。行見時事。不。平。如。在。水。火。中。不。可。一。朝。若。使。處
鄉。閭。理。亂。不。知。又。何。以。多。言。爲。哉。在。謫。所。閉。戶。讀。書。
日。賣。藥。以。自。給。每。出。必。草。屐。徒。步。爲。踰。嶺。之。備。皆。言

士大夫因世變有所摧折。失其素履者。固不足言。因
世變而意氣有所加者。皆私也。君子以爲名言。時有
汪度者。字時發。祖儉徙。度與偕行。伴送官承宰相風
旨。途辱祖儉。度怒。斥責之。且欲與同適。所在獄。朱晦
菴聞而高之。曰。問時發。裂裳裹足。與遠道。客爲數千
里之行。意氣偉然。子約此行。無愧人臣之義。又得賢
者與居。可以忘其謫矣。又度弟章者。方就秋試。相距
僅四日。聞祖儉卒。遽舍之。就道。以其喪歸。又有張垓
者。爲建康幕官。聞祖儉謫。卽解裝買錢帛。同行追之。
及於信安。悉以遺之。三人者。皆金華人。而東萊門人
也。祖儉所著有大愚集。

金華徵獻畧

卷之二

三

呂祖泰。祖儉弟也。祖泰性踈達。尚氣誼。論事無忌諱。
先是祖儉貶。祖泰語人曰。自吾兄以直言謫逐。舉朝
猶口我。雖無位。必以直言報國。當少需之。未可以累
善兄也。及祖儉卒。乃以布衣擊登聞鼓。上書乞斬韓
侂胄。以防禍亂。其畧曰。道學自古所恃以爲國也。丞
相汝愚。今之有大勲者也。立僞學之禁。逐汝愚之黨。
是將空陛下之國。而陛下不之悟也。陳自強。侂胄童
穉之師。躐致宰輔。陛下舊學之臣。彭龜年等。今安在
耶。燕師曰。平江之吏胥。周筠。韓氏之厮役。人人知之。

師且以潛邸從龍。而得節鉞。符以皇后親屬。而得大官。不知陛下潛邸時。果識師且乎。椒房之親。果有符子。侂胄徒自尊大。而卑陵朝廷。一至於此。願亟誅侂胄。師且周筠。而罷逐自強之徒。故大臣在者。獨用必。不可用。宜以代其任。不然。事將不測。書出。中外大駭。死。胄怒甚。待御史陳薰。乃劾祖泰。挾私上書。語言狂妄。下祖泰臨安府獄。杖配連州。時涪府者。為宗姓。搆案。作色。泣制。挺祖泰。乃大呼曰。公為天族。同國休戚。某為何人家計。安危而得斯辱也。尹大慚。趨訖其罪。使去。後復以桂松奏。再杖配欽州。祖泰自期必死。冀

金華徵獻畧

卷之二

古

以身悟朝廷了無懼色。嘉定初。名補上州文學。改迪功郎。卒。
論曰。自侂胄柄國。諸臣多阿附以得美官。正人端士。擯斥一盡。而吠籬由寶之夫。分置要途。廟堂之上。皆韓氏之斯役。祖儉不顧雷霆之威。直言不諱。身死蠻鄉。難矣。祖泰無半綸一命之榮。以一介布衣。而傲朱雲之請劍。迄今讀其章奏。浩然之氣。克塞天地。於諸兄何遜焉。汪度二三君子。急同聲之誼。忠難與共。雖古嬰杵。何以過是。呂門多賢。信哉。

賈廷佐

賈廷佐。字子野。其先真定人。丞相昌朝後也。博學多文。剛毅有大節。靖康之亂。隨脚南遷。遂為東陽人。登紹興二年進士。為嚴州桐廬主簿。時金使張通右借王倫來。以詔諭江南為名。而秦檜力主和議。人情憤憤。廷佐乃上書曰。臣聞道路之言。謂王倫賣國。要致金使。名詔諭江南。堂堂中國。謂之江南。既曰詔諭。必有詔以諭陛下。輕辱我宋。自古以來。所未嘗有。昔富弼爭獻納二字。至以死拒。今王倫要金使以詔來。不以為怪。臣是以晝不安食。夜不安寢。號天取死。誠不忍見陛下天日之表。龍鳳之姿。為金人諸侯取笑。萬

金華徵獻畧

卷之二

五

世也。臣聞端拱二年。太宗因邊警。下詔求言。曰。雖朕計之於心。固有成筭。又念合以衆慮。則無失謀。應有才抱經濟。洞識古今。明當今控制之宜。通前代條繫之術。朕當虛心採擇。不以踈遠見遺。狂直加罪。嗚呼。祖宗之念慮詳審。不妄發也如此。况彼當時。疆場特小警耳。猶不敢自任。今日金人不遜。名以詔來。其可不與天下共論之。豈果陛下自有一定之論。畏天下之異議哉。大臣臺諫。心知其非。皆以聖意所主。保守祿位。不肯正言。國有大辱。勢將傾矣。莫之能救。猶謂國有人乎。臣竊料金使必以歸帝后。還河南故地。隔

陛下以拜者。此雖三尺之童。必以為給我耳。天下之勢。兩敵則講和。易成。我弱彼強。則彼以吞我為心。何和之有。昔項羽與漢約。割界鴻溝。已而項羽解兵。謂可高枕。而有溝東之地。無何。口血未乾。漢用張良陳平計。追羽固陵。以并天下。此能保其和好。久遠乎。况今十有二年之間。彼日以和給我。盡皆空言。無一語信。遷延至今。遂有詔諭之使。萬一屈膝受詔。則異日號令。悉由彼出。且將命我以所難從。稍忤其意。則師出有名。是陛下斂手以天下與金。將無置錐之地矣。陛下無謂我弱。不能與金角。師直為壯。曲為老。漢高

金華徵獻畧

卷之二

六

帝與楚七十戰。敗北者屢矣。靈壁之役。室家盡亡。然卒能致垓下之捷。以王天下。王莽以百萬之眾。攻漢自秦漢以來。出師之盛。所未嘗有。充武以三千之卒。敗之昆陽。豈以多寡強弱論哉。陛下以天下之大。有兵可戰。有將可使。有賦稅以為財用。有人民以為依附。有人才以為任使。成漢高亮武之烈。直易事耳。臣聞王庶忠勇有謀。岳飛韓世忠皆忠義。可使陛下誠念祖宗創業之不易。思後世清義之可畏。乘眾心之義憤。誅王倫。拘金使。以快天下之心。以振士民之氣。慎選大臣。分任內外。以雪大恥。以復境土。以取陵寢。

以迎父兄中興之業。指日可成。與效尤石晉之計。萬萬不俾也。書上不報。及和議成。復上書曰。臣聞季文子之言曰。忠臣之事君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烏雀也。又聞歐陽修之言曰。士大夫充榮而飽。不以國家為憂。唯李翱怪唐神堯以一旅取天下。後世子孫不能以天下取河北。使當時君子皆易其心為翱所憂之心。則唐之天下。豈有亂與亡哉。今金使以詔諭為名。無禮至矣。臣食陛下之祿。不能致鷹鷂之擊。徒懷李翱之憂。流涕痛哭。遣人上書。自量瀆犯天威。必有斧鉞之誅。而側聽踰旬。威命不至。但

金華徵獻畧

卷之二

七

見道路沸傳。行在榜示。謂大金許歸梓宮。母兄復還河南故地。並無需索。遂迎詔入內廟堂。事秘。臣不知其詳。信如王倫之說。奉敵人詔。不振一戟。不煩一戈。迎母兄梓宮。坐收故地。則可與舞干格。苗同日而語。此陛下修德所致。耶。威武所致。耶。抑朝有大賢。敵懼而為此。耶。陛下自視三者。茫然未有。則向之。所以啗陛下者。正可以為弔。不可以為賀。陛下寧不念建炎以來。敦遣使人。冠蓋相望。徒為紛紛。畧無少效。雖微考諱。且尚不得聞。今日遽欲還故地。歸母兄。納梓宮。為君子長者之事。自古所未有也。方金之深入也。席

捲皇族不以爲厭。又復長驅飲馬江浙。陛下爲漢高之困者數矣。其殘忍酷烈如此。自今以後能保其爲君子長者而無後患乎。縱使敵人悔禍和議。灼然可信。既歸母兄。還我故地。則彼之德我甚厚。異日有無獸之求難從之請。陛下將何以應之。陛下獨不念劉豫之事乎。豫父子事金甚謹。而金忌之。乃縛其子。又縛其父。其凶險本情類皆如此。臣以爲今日之事。既墮敵之計。中日後必有劉豫之禍。陛下必欲以母兄爲辭。臣事敵國。偷爲目前之安。自此國勢衰削。太祖太宗基業之盛。墮於陛下之手。復何面目乘黃屋以

金華徵獻畧

卷之二

六

王天下哉。傳曰。鳳鳥乘於風。聖人乘於時。今天下切齒皆欲食王倫之肉。人心忿厲。莫不願爲陛下死。陛下下一旦震怒。屏絕和議。與四海誓雪大耻。則中原可取。何憚而不爲此。夫救衰弱之弊。莫先於自強。陛下春秋鼎盛。藉祖宗積累之基。厚澤深仁。在人未替。詎可甘心受敵凌侮。以藩鎮自處。貽笑後世。賈誼所謂勢既卑辱。而禍不息。長此安窮。倘於此時。翻然易慮。因天人之共憤。振不測之怒。用之而勝。可以建先武中興之業。不勝保守長江。尚不失爲元帝。何必含羞忍耻。乞憐於人下哉。易曰。傾否先否。後喜。又曰。易窮

則變。變則通通。通則久。是以自天佑之。吉無不利。唯陛下思周易。傾否變通之理。赫然奮發。爲大宋中興之主。則天下幸甚。萬一優柔不斷。姑且善爲之辭。封回敵詔。一切示不敢當。而我日修守禦。旋爲之謀。亦不失策。若必信王倫爲劉豫。方且稱慶。以迎梓宮母兄。以復故地。則是墮彼計中。天下大事去矣。臣願抉眼國門。以觀越人之治。吳耳。臣非不知言觸忌諱。必遭誅殛。然憂國之懷。不能已已。庶幾祖宗社稷之靈。助臣精誠。上感天聽。其敢避死。使後世有秦無人之歎哉。書上。以官卑。不爲秦檜所嫉。張九成鄭剛中等。亦

金華徵獻畧

卷之二

九

頗佑之。幸免竄逐。累官大理司直。通判湖州。轉台州。遷詳定司。勅令所。刑定官。復以潘良貴薦。知處州。廷佐以國勢日替。居嘗悒悒。懇辭致仕。歸卒。贈朝奉大夫。論曰。吳師道云。宋靖康之禍。酷矣。高宗脇於秦檜之謀。忘警請和。屈膝聽命。群臣交口合辭。以爲不可。而胡邦衡上書。言尤切直。金購以千金。讀之。驚歎。廷佐時爲桐廬主簿。一再上書。累數千言。皆其君所不能堪。邦衡遠竄。而公顧弗及。何與。豈以言不斥檜。而獲宥與。當時言者如李綱以下。二十餘

人章疏畧見一二。而廷佐獨不得齒名其間。又豈以下邑小官。在所畧耶。吁。世知誦邦衡之書。而不知有賈惜哉。然自師道登其書於敬鄉錄。至今遂為文字之鴻寶。而增建炎奏疏之先表彰之功。顧不大哉。

杜仕賢

杜仕賢字希聖。東陽人。年十五。通尚書大義。善屬文。開慶己未。以右岸生。抗疏論丁大全欺君誤國。朝議魁之。大全遂得罪。甲子星變。詔以五事求言。仕賢復詣闕上疏曰。臣庠序書生。蒙被教育。日擊時艱。出位

金華徵獻畧

卷之二

三

言事陛下容之久矣。臣曩者言丁大全誤國欺君之罪。幸已施行。今有罪浮於大全者。上激天變。彗出柳宿。明詔賜頒。俾大小之臣。悉意陳言。是又臣得以盡言之秋也。臣伏讀明詔有曰。朝政或闕。遺與吏治。或溼鬱與民生。或寡遂與訟獄。或繁寃與貪暴。或肆毒與此成湯六事。自責之旨也。卽宋公一言。榮感退舍之幾也。變不虛生。緣政而起。陛下知致此星變者。五事而不知致此五事之弊者。賈似道也。似道本市井浮薄。以戚畹瑣嫻。冒領方面。歸相五年。驕恣日甚。背理傷道。不可悉數。如明詔五事。臣得以歷言其罪。陛

下試垂聽焉。朝廷之政。總之者大臣也。陛下以今日之朝政。何如哉。兵者國之爪牙。而老弱不與。沙汰則者國之命脉。而折閱不與。稱提人材者。國之元氣。而召者未必至。至者未必用。此皆國之大政。曾不留意。乃纖悉細故。與民爭利。以都司之職。而捺狙狗之權。以專使之遣。而奪商賈之利。百姓相與感額。似道方且誇誦功能。以欺天下。是則彗星之變。似道有以致之者。一羣吏之治。捺之者大臣也。陛下以今日之吏治。何如哉。縣宰膺百里之寄。誰為中牟令。郡守任千里之責。誰為渤海守。監司握一道之權。誰為福星之

金華徵獻畧

卷之二

三

子駿。此其遠而在外者。至於縉紳朝列。尤多可議。給舍職在封駁。自有以言限田去者。今則類以奉承為能。臺諫職在彈劾。自有以言闕宦去者。今則類以緘默尚卿大夫。有言戚里言大臣者。莫不相繼斥去。今則氣習闒茸。師帥成風。居都曹者。一意於逢迎。掌成均者。例務於鉗制。持從橐者。惟巧於阿附。吏治廢弛。伊誰之咎。是則彗星之變。似道有以致之者。二。民生邦本之所係。既困於庚子。丁未之饑。又困於己未庚申之兵。民不聊生。勞來安集。猶恐弗饒。詎忍於凋瘵之後。而行病民之政乎。限買民田。圖免和糴。欲公私

之兩便也。始之和買給告牒而慮其價民怨已深。繼之換易取膏腴而抑其直民痛滋甚。管莊者利贏餘而多收斛而承佃者苦虐取而不免鼠身分司創置吏卒旁午不惟鬻田者被其害佃田者被其擾鄰居之人俱無寧宇民怨至此而極切恐一二年後上戶為中戶中戶為下戶下戶胥而為盜賊公田之害如此彗星之所以示變非似道有以致之乎。三訟獄民命之所關今之典獄者貿易是非顛倒曲直揮通神之資則生可致殺挾炙手之勢則死可致生錄囚有使視讞三上者同一仁恤吏奸巨測先時而決者有

金華徵獻畧 卷之二 三

之易地而藏者有之倖恩而原者有之州縣有不可伸之冤則訴之監司監司有不可伸之冤則訴之臺省祖宗之法正欲使天下無冤民也今似道乃建議不許翻訴改送詭造白劄欺軋平民獄訟之繁冤若此彗星之所以示變者非似道有以致之乎。四貪暴生靈之巨蠹似道貪暴之尤者也一種惡類盤錯中外非其博徒則其狎友或以奇巧結納或以貨寶媒進姍姍小子濫典畿輔溪壑無厭羅織肆行遂激常山之紛擾昏庸老饕司牧廣郡囊橐自豐括克不恤激成容寇之賜張不特此也各藩巨郡貪暴實繁苞

直貢緣終身不改民心忿怨盜賊並起。邇者舉行家汰戒貪有詔而貪暴會不少戢誠以似道乃貪暴之根此根不除雖日下詔旨月頒國汰亦無益也貪暴之肆毒若此彗星之所以示變者非似道有以致之乎。五古者三公職在燮理丙吉以丞相之尊而問牛喘慮陰陽之舛也。比者嘉禾枯木之瑞似道哆然表賀陛下嘗輿歌以賜似道不知今日之星變似道果何辭以謝陛下。陛下亦盍以五事責之似道可也。昔元豐三年有彗星之變王安禮應詔上疏論大臣之過宰相王珪欲其條奏所以上曰大臣當宣導下情

金華徵獻畧 卷之二 三

不應阻格人言壅蔽人主。今臣之陳言未必如安禮而陛下明詔責躬即神宗家法也。然知之非難行之惟難。臣願陛下時發睿斷黜退似道。明正典刑。諸所繆戾悉與改正。以謝天下。以回天意。五日之內彗星不滅則臣甘受替聖欺天之罪。否則弊政不除妖星不去除舊布新天意或者在。雖食似道之肉亦無救矣。疏上舉朝駭愕咸淳乙丑仕賢登武進士第授承節郎官武岡軍新寧簿隣境多盜其守牟獻之名仕賢以義兵千餘人勦之逾月即平盱眙軍守聞其名辟為安吉州僉憲以母憂歸卒於家

論曰。宋學士濂題景定諫疏云。吾婆舊稱禮義之郡。士生其間。皆存氣節。仗忠義。而東陽爲尤盛。自宋中世以來。以直道著稱朝列。列於國史者甚衆。雖布衣下位之士。不在諫諍之職。而上封事者。亦往往有之。豈其人皆善爲言論哉。德澤之所漸濡。師友之所講說。風俗成於下。而至於斯盛也。其時之君。雖不能行。而能容。故國雖不振。而道常伸。天合方孝孺曰。嗚呼。當危亂之時。而士君子肯忘其身。而爲之言。以布衣之賤。斥其信任大臣而不諱。上下交盡其道如此。是皆三代以下之所無。而後世所當取法者也。

金華徵獻畧

卷之二

五

李誠之

李誠之。字茂欽。東陽人。學於呂祖謙。鄉舉及太學舍選。俱第一。釋褐爲饒州教授。擢國子學錄。以上書非是。罷。復起爲江西轉運幹官。使者布條格。稱提會子第。物力高下。輸錢以欽之。誠之以爲擾。使者不悅。曰。商君之令。猶能必行。今乃齟齬如是。誠之曰。使君儒者。而效商君之所爲乎。遂辭去。使者遜謝。爲罷令。久之。知鄖州。制帥泄下頗峻。誠之以書箴之。曰。鎮壓不可無威。然必和易。以通下情。斷制宜。裁以獨然。必博

咨以盡羣策。時以爲名言。改知蘄州。公知金人必敗。盟大修戰守。脩教閱。廂禁兵民。置惠民倉。積穀數萬。數與帥臣何大節議禦敵之策。皆不聽。嘉定十四年。二月甲子。金人絕淮而南。隔六關。圍黃州。分兵犯蘄。誠之時已遷職。代者未至。欲先遣其帑歸。聞難而止。而州兵之迎新者半。民兵亦僅存千餘人。乃遷城中丁壯。分城固守。募敢死士。迎敵。遇於黃槎橋。破之。居數日。敵擁衆臨沙河。經營欲渡。又破之。明日。敵兵大至。決湍水。焚戰樓。又過而却之。又明日。敵人移兵要衝。將渡。薄諸險而擊之。殺其渠帥一人。餘皆奔散。然敵

金華徵獻畧

卷之二

五

以兵八百入援公知其詐夜率眾縋城而出教之登城城遂陷誠之猶率兵巷戰自子至寅子士允兄子士宏皆力戰死誠之乃望闕再拜以州印付虞兵周俊使歸朝廷謂家人曰速死毋辱遂引刀自刎士卒皆死無一人降者妻許子婦孫女皆赴水死通判秦鉅教授阮希甫並舉家殉焉鉅秦檜曾孫阮無考誠之四子惟長子士昭以還家獲免事聞特贈朝散大夫秘閣修撰封正節侯立廟於蕪仍詔婺州郡邑立祠祀之

論曰真文公德秀表正節墓云公藐然一儒生耳

金華徵獻畧

卷之二

美

使其從容朝署不過以有德莊士目之一旦憑危堞嬰敵鋒奇變捷出若老於戰陣者援路既窮竟以身殉堂堂大節視張睢陽何過遜焉開禧中德秀與公同官藩幕嘗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此吾儒八字箴也德秀歎佩其言一日有遺書廟堂以糜捐自誓者公正色曰士大夫此身當為君父死可輕以許人乎至於被圍謂同僚曰吾以書生再任邊壘行年七十亦又何求寇至當與君等戮力以守不濟則以死繼之其素心堅定如此人徒知公倉卒所出之絕人而不知其積之有素也其視

事勢窮迫不得已而死者未可同日語矣公學主力行而克以涵養平居接物容貌粹穆飲人以和見者意消至其論是非辨邪正則凜然不可回奪德秀久從公遊嘗竊以仁為己任死而後已者惟公有焉使其得志行道扶顛持危皆所優為惜也巨木百圍不獲棟梁九廟而暴風疾雨什之窮山中為世道人材計可勝痛哉公在蕪時置惠民倉已經變亂公私廬舍俱盡而此倉獨存遺民來歸者賴以濟公雖死而其餘惠尚足以救生靈則其他可知矣世亦言公守蕪有遮蔽舒巢功德秀則

金華徵獻畧

卷之二

美

謂公之一死其激昂天下之臣子使知幸生不足榮而義死不足畏所以興起義烈者直與天地為悠久區區保全二郡而已哉

童必大許伯繼

童必大義烏人受業於楊忱中登嘉定丁丑進士授竹山令有惠政陞安定知府開慶已未裔寇圍城必大歎曰死生有命忠孝豈能兩全督兵出戰而死許復道哭以詩曰百戰孤城身死義忠魂凜凜在人間許伯繼東陽人子良子以世賞官處州司理叅軍元兵下襄陽都督李珣開府處州辟授機宜文字未幾

移岡永嘉元兵入臨安宰相陳宜中奉衛王益王山
游道至元兵追及之力戰數日城破李珣降伯繼被
縛不屈而死伯繼學有根柢履蹈貞確卒能見危致
命士論欽之

論曰必大守土之臣臨敵致果身死封疆宜也伯
繼職居叅佐握筆戎幕不惜身膏鋒刃伏節死義
儼然專閫之臣而屈膝軍門而縛求生辱矣

章埇胡德廣唐元章良嗣元嘉附

章埇永康人德祐間元兵下臨安浙東諸郡以次陷
沒而益王立於福州建號景炎正朔未失埇自念世

金華徵獻畧

卷之二

天

受國恩與其弟暨傾家募忠勇得義兵數千收復婺
城制置使李珣以聞授埇直秘閣知婺州元兵大至
迎戰於丁鼠山既而接絕城遂陷埇與暨皆死之永
嘉吳洪曰埇兄弟少有文名畱滯下位卒以孤忠自
奮殉國以身功雖不就其志則已烈矣
胡德廣東陽人性倜儻讀書通大義元兵渡江奸人
乘亂焚掠德廣招集忠義以鎮阨之閩邑以安授迪
功郎僭居尉不上德祐二年元將伯顏下臨安江東
郡縣望風降附德廣乃嬰城固守會永康章埇起義
兵收復婺州遣人邀之德廣不往曰吾一步離東陽

則肘腋之地皆盜賊矣既而婺州破元兵及境德廣
迎戰被獲不屈死之妻朱氏亦自刎杜仕賢為之贊
唐元章蘭谿人兄曰韶嘉熙間以漕魁中南省第二
嘗辟沿江制置司幹辦公事大建戰功於襄陽未畢
所用而卒元章為文思院官其子曰良嗣為建德軍
準備差遣德祐失國二王南遷元章與良嗣起義與
復元兵歷蘭谿迎戰於黃盆灘破之斬其將奚達魯
相持二年糧援不繼戰不利將趨閩以圖再舉元兵
追及於龍游元章戰死元主帥以雙虎符金牌招良
嗣不從亦戰死於儒霞嶺時稱兩義士今儒霞嶺有

金華徵獻畧

卷之二

堯

唐將軍廟元章之玄孫曰元嘉元時以進士官浙省
掾至正末從左丞答剌罕節制金陵兵敗被執亦不
屈而死唐氏居蘭谿之三泉歷宋元兩朝世篤忠貞
至明時甲第聯翩魁儒崛起遂為浙東右族云
論曰嗚呼夫章埇書生德廣編戶而元章卑職也
曾無一障之寄猶且奮不顧身鼓螳螂之怒臂當
車輪以幹旋舊鼎不濟則繼之以死當其厝火未
燃宋之君臣方且耽燕雀處堂之安其時豈無名
門右族累世簪纓居高位而食厚祿者一旦國家
有事不聞與一旅之帥以勸禍亂猶且趨利乘便

依阿。洪。忍。易。節。以。就。榮。名。而。嚴。氣。下。性。死。封。疆。而。著。義。烈。者。乃。出。自。草。茅。下。士。無。所。知。名。之。子。使。宋。當。未。破。時。得。如。堉。與。德。廣。者。數。十。輩。落。落。然。參。錯。天。下。為。保。障。國。未。必。亾。即。亾。亦。不。至。金。鼓。一。振。散。若。鳥。獸。數。千。里。金。湯。頓。成。友。解。如。是。也。蓋。天。下。之。勢。如。布。棋。將。士。車。馬。彼。此。相。當。措。置。失。宜。遂。分。勝。負。可。不。慎。哉。

陳自中

陳自中。丞相宜中母弟。本永嘉人。自中取於蘭谿。遂家焉。好學善著文。登咸淳進士第。由郡司馬擢太常寺丞。未上。而元兵渡江。矣德祐丙子。宜中奉二王南遷。自中以大都督府行軍司馬。提兵拒守分水關。食盡。援絕。士卒多散。元軍帥欲降之。不屈。朝服南面再拜而死。

金華徵獻畧

卷之二

三

論曰。自中產於東甌。考諸科目。貫籍。不係於金華。稽諸鄉賢祀典。則列於蘭邑。忠孝之人。所至皆親。安往非家哉。

金華徵獻畧卷之三

鶴潭王崇炳虎文氏撰錄

門人黃廷元殿選較訂

東湖金 律孔時編梓

忠義傳二

方鳳吳思齊

宋方鳳。一名景山。字韶父。浦江人。鳳生有異才。少游學臨安。盡交海內知名士。將作監丞方洪奇其文。常以策干陳宜中。不用。仍不得志於禮部。則以薦授容州文學。未幾。宋亾。遂絕意仕進。而益肆力於詩。詩日

金華徵獻畧

卷之三

一

益工。而業日益落。故義烏知縣吳涓。退居浦陽。思與起詩文。闢家塾。吳溪上。延致之。遇佳客。則采摭雲月。嘲弄林水。一切世俗事。不入其慮。晚善括蒼吳子善。武夸謝臯羽。為死生交。臯羽歿。數百里奔其喪。為函其骨。葬于陵臺南。間歲西遊。訪遺覽古。自陵陽卒獻之。新安方萬里外。若淮陰龔聖予。刻源戴帥初。永康胡穆仲。南陽仇仁。近蒲田劉聲之。吳興陳無逸。皆連文字。交嘗遊京口。至建業。東出永嘉。行尋雁宕大龍湫。挾摘景物。以資賦咏。每遇雄關。復與長江巨浸。破軍蹶將之處。悼天塹不守。輒俯仰徘徊。悲不自禁。一

一切見於詩文。柳道傳稱鳳詩體裁純密，聲節婉婉。不緣琢鏤而神融氣浩。然而抑揚頓挫，時以寄其故國舊君之思。鳳論詩書曰：凡詩之作，由人心生也。使遭變而不悲，黍離居葦而不念，儀臺望白雲而不思，親聞山陽笛而不懷，故是無人心矣。尙復有詩哉？宋季文敏，鳳頗厭之，嘗謂學者曰：文章必真實中正，方有關於世。他則腐爛漫漶，當與東華塵土俱盡耳。性不喜佛，讀唐傳奕傳，壯其爲人，鳳雖官於宋，其仕未爲達也。而有梅福逢萌之志。臨歿，屬其子榜題其旌曰：容州蓋終身不忘宋云。所著有存雅堂稿，榜字壽。

金華徵獻畧

卷之三

二

父亦能詩。

吳思齊字子善，其先處之麗水人。祖深有奇才，永康陳亮以子妻之，遂家永康。父遂，武學博士，官至朝散郎。知廣德軍，思齊少穎悟，做遂爲古文。季父國子監丞天澤器之，悉授以所學，遂以文知名。由任子入官，監臨安府新城稅，鎖廳試漕司，中舉，上禮部，不利，遂從常調，爲嘉興縣丞，攝縣事，縣多兩獄，思齊坐獄戶獄問，凡株連疑罪，悉出之，檢覆死刑，多所平反，郡首吏持之上下，丞望不敢動，亟問部使者，黜之，郡有盜殺其黨于貨，獄蔓延不決，下思齊議，思齊曰：盜攘盜

貨與民殊科，獄久不斷，由吏教囚，以贓累民，耳若正其殺人罪，置寄贓不問，則得矣。獄遂決，民有育人之子者，恒出入父母家，一旦忽失之，其父訟取于思齊，名其母至庭，一訊而白。時洪起畏守鎮江，傲入幕府，起畏議築城，思齊曰：京口以長江爲天塹，城之何爲，徒厲民耳。役遂輟，賈似道喪母，上將以太常鹵簿送其喪，禮部侍郎文及翁欲爭，而怵於禍，思齊曰：叱嗟而母婢也，公不可默也。未幾，遷饒州節制司，準條差遣，監察御史俞浙以論謝堂出爲太府少卿，雷夢炎當國，言堂有勲籍，浙劾之過，思齊曰：公宅百揆，畏勢

金華徵獻畧

卷之三

三

家而屈臺論天下，其謂公何，似道丞相堂貴，威力能生殺人，思齊以小官中其諱惡，無所避忌，人皆危之。而思齊弗顧也。旣而不願仕，請監南嶽廟，流寓桐廬，婦翁方登嘗知饒州，以思齊賢，謀以自近，思齊嫌依婦勢，避去，好施，與兄弟孤女無歸者，嫁之，比隣免，女欲殺者，食之，死無以殮者，棺之，宦遊十年，業不增舊，比宋敗物，家益落，至無僮石之儲，或勸之仕，謝曰：譬猶處子業已嫁矣，雖凍餓不能更二夫也。中遇寒疾，耳失聰，交遊苦其聾，語未畢，輒馳去，獨方鳳謝，翔相與談，指畫手書不少倦，或行歌於野，或登高，痛哭哭

已乃別去。思齊天性直慤，雖行人所難，坦然不見崖。其心知有是非，不知有毀譽禍福。學者尊其行，爭師之。方鳳比其為人，為徐積陳師道。君子不以為過。大德辛丑年六十四，自號全歸子，手編聖賢順正考終之事，曰俟命錄。錄成賦詩別諸友，遂卒。其卒，神明湛然，無怛化意。所著書有左氏傳闕疑、陳亮葉適二家文選，又做真德秀文章正宗、輯宋一代詩文卷，表多未就。子三人，翼之拱之成之。

論曰：宋學士濂云：予至浦陽仙華山，問方鳳諸子，舊遊處見其石壁題名，尚隱隱可辨。故老云：方鳳

金華徵獻畧

卷之三

四

思齊謝翺三人者，無月不遊，遊輒連日夜。或酒酣氣鬱，時每扶携，望天末慟哭，至失聲而後返。夫以氣節不群之士，相遇於殘山剩水間，奈之何而弗悲。若鳳思齊者，其知事君不以存亡貳其心者與。昔孔子賢齊，齊朱文公作綱目，大書陶潛羅隱於冊，蓋以玉步既改，神鼎有歸，人人有拂纓登朝之想，而一二君子，其在勝國人，主未識其名，而心戀故君，長號雪涕，雖海竭山摧，而此心不滅，可不謂賢乎。子之列二子於忠臣，猶此志也。

戴良

元戴良，字叔能，浦江人。少學文於柳待制貫，黃侍講潛，學詩於余忠宣公，闕皆得其師承。至正辛丑以薦授淮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儒學提舉，而浙東已入職方矣。乃避地吳中，久之，張氏將亡，孳家泛東海，渡黑水，愁登萊，求間行歸，擴廓軍，擴廓帖木兒，保王保，河南山東行，不得達，僑寓昌樂，數載訪求齊魯間家，傑奮欲有為而卒，無所遇。洪武六年，天下大定，始南遷，變姓名，隱四明山海間。太祖素聞良名，遣使物色之，不得上，乃令郡國臚舉，故元耆碩，令不應者，坐大辟。論良既不能匿，十五年，乃應召至京師，試文詞，若

金華徵獻畧

卷之三

五

干篇，畱會同館，命大官給饈，欲官之，以老病固辭，忤旨待罪京師。次年四月卒於寓所，蓋自裁也。世居浦之九靈山下，自號九靈山人，有集三十卷。良自元亡後，不念故君舊國，思成高允綸旅之業，功既不就，遂抑情遁迹，盤桓山海間，訪羽人，釋子而與之，若益肆力於詩文，凡觸心抵目，天地日月寒暑山川草木，奇異之觀，羈人狷士之遺迹，隱行皆紀而載之，因以寓其無聊不暢之思，發其瑰傑磊落之氣，擊節詠歌，聞者壯而悲之。其自贊曰：處榮辱而不一，齊出處於一，致歌黍離麥秀之詩，詠剡水殘山之句，則於二子庶

發無愧。蕪伯衡贊其書像曰。其跋涉道途也。煩子房之報韓。其徬徨山澤也。猶正則之自放。於呼。三百年而下。猶可想見其人也。良有子曰禮。能守其家學。論曰。吾讀元遺民詩。良蓋與丁鶴年為世外交。嘗竊議誠意伯劉基之為人。謂基既為元臣。不當展策於明。噫。誤矣。天生大才。將為國霖雨。以濟四海。故孟子稱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孔子稱管仲匡合之功。而不責以匹夫之小諫。君子自度其道。為伊尹。管仲。足以幹旋宇宙。即為基可也。良之獻議過矣。然明主龍興。士大夫皆滌垢向新。薰沐登

金華徵獻畧 卷之三 六

朝無復有懷首陽之節者。良之在元。未膺顯爵。徒以末僚散秩。心懷故主。崎嶇山澤。喪家失措。一旦身受物色。加之軒冕。揮之恐晚。卒不可謝。則引義自裁。良其有王蠋之志乎。躋之顏伯子中。蔡子英之列。何多讓焉。

陳達

陳達。字元達。蘭谿人。自中之孫。父萍。宋亾。育於外家楊氏。元世祖物色陳宜中子孫得之。奇其骨相。厚遇之。萍刻意於學。兼精騎射。賜名輦。真伽刺思入侍東宮。日見親幸。成宗時。吐蕃擾邊。以萍領宣慰使帥兵

高平之。悉定其地。賜上樽襲衣。獎譽甚至。武宗崩。以萍習知西事。特命撫寧邊陲。初入境。有數千騎突至。萍令從騎解鞍列坐。環以重車如城郭。從容指揮。以示問暇。敵疑有伏。相顧莫敢前。有以所戴白帽揭於竿首者。萍引弓一發。中之。遂驚遁。由是諸部服從。不敢叛。入朝以功拜大司徒。進階銀青榮祿大夫。達以父勲。少入宿衛。學書於康里子山杜清碧。奉詔書欽安殿榜。稱旨。擢端本堂司經正字文學官。達立朝蹇諤。嘗劾禿魯帖木兒忤上旨。賴太子營救。得不死。辭官歸永嘉。從先進陳高。授尚書語及時事。輒流涕。復

金華徵獻畧 卷之三 七

召為翰林學士。不起。明師下溫州。達自沉於淵。軍士引出之。以佩刀自裁。軍士奪之。乃斷髮。示無用。安置濠州。赦還。蘭谿。以病瘋聞。有薦於朝者。却藥弗御。死。論曰。元達之祖。為宋忠臣。而復致死於元。可乎。曰。嵇紹仕晉。即為晉死。宜也。百歲之間。祖孫濟美。風烈相映。所謂世篤忠貞者哉。

劉良

劉良。金華人。辰之從父。辰見政績傳仕元為常州萬戶府知事。張士誠圍常州。援兵絕。遣其子毅。賫蠟丸書浮江間。道抵江浙。行省求救。未及還。而城陷。良不屈。圖

門赴水死者十餘人

論曰。知事微官。而闔門死節。士之報國。豈在爵之尊卑哉。

王禕 附王紳王稔王汶

明王禕。義烏人。字子克。師黃潛。得其精詣。元政衰禕以布衣上書。極言時事。凡數千言。時宰格不聞。危素張起岩並薦之。不報。明太祖下婺州。與宋濂同徵。受署中書省椽。商畧機務。上禮之甚。每見稱子克。而不名。間與言文章。輒稱善。因命採故實為四言詩。授太子。辛丑。江西平。禕進頌一章。上覽之喜曰。吾初渡江。

金華徵獻畧

卷之三

八

即聞江南有二儒者。卿與宋濂耳。學問之博。卿不如濂。才思之雄。濂不如卿也。尋授江西儒學提舉。司較理。乙巳。除侍禮郎。兼引進使。定諸禮制。遷起居注。出為南康府同知。賜黃金束帶。丁未。召議即位禮。失對。謫授漳州府通判。奏封事曰。臣聞帝王祈天永命。保世無疆。在乎修德。修德之要。忠厚存心。寬大為政。其大端也。周以忠厚開基。漢以寬大成業。欽惟皇帝。艱難十載。大業鼎新。同符周漢。今日急務。宜法天道。順人心。夫上天以生物為心。雷霆霜雪。有時而搏擊焉。有時而肅殺焉。然皆暫而不常。向使雷霆霜雪。無時。

不有。則生物之心息矣。人君動靜之間。務合乎天。則天眷自永。臣謂宜法天者此也。古者藏富於民。取之有節。近發德音。減茶課。免軍需。人心感悅。庶幾得遂。有生之樂。今浙西既平。租稅既廣。科歛之當否。猶有可議者。臣謂宜順人者此也。時以刑亂用重。動致慘。夸且賦額逾制。人莫敢言者。故禕首及之上。雖不盡用。其言然亦弗之罪也。洪武二年。召修元史。與宋濂俱為總裁。禕在史局。上嘗飲以梨漿。一日渴。語濂憶之上。聞即遣中官齎賜。史成。進翰林院侍制。同知制誥。兼國史編修。初以科舉取士。命禕為詔。稱旨。三年。

金華徵獻畧

卷之三

九

豫教大本堂。奉使土番。還。禕長身山立。上見每喜其為人。時故元梁王把都守滇。上欲以漢諭尉佗事下之。乃令齋詔招諭雲南。禕因說梁王曰。皇帝念雲南百萬生靈。不忍殲於鋒鏑。使使臣遠來。王不聞元綱解紐。天下豪傑蠢起。我皇帝肇基江左。命將四征。不五六年。西平陳友諒。東縛張士誠。南下闔越。北靖幽燕。爾元君臣遠竄沙漠。曾無用武之地。天下大定。蠻夸酋長。莫不稽顙稱臣。王今自度。勇悍強獷。孰愈張陳。土地甲兵。孰愈中國。思專制一隅。與天子抗衡。非計之得。王若順天之命。奉版圖。歸職方。官封如故。身。

名俱全。不亦美乎。倘抗不奉詔。皇帝遣一偏將軍將百萬衆。龍驤鷁艦。會戰昆明。王如魚遊釜中。不內何待。禘神明閉暢。詞氣英激。梁君臣環聽。皆動容謝曰。使者且休。容異日待命。改館甚恭。梁貴人競傳客之。已而故元主使侍郎脫脫至。問禘在。欲殺之。梁人匿之他所。脫脫讓主曰。國家傾覆。不能救。王反欲遠附他人耶。王不得已。出禘與見。脫脫欲屈禘。禘罵曰。燭火餘燼。尙與日月爭光乎。我將命遠來。豈爲汝屈。遂遇害。上不知也。洪武七年。獲梁使之至元者二十人。釋之。使參政吳雲與之偕往。將至。諸人殺雲於道。不

金華徵獻畧

卷之三

十

得達。上大怒。命穎川侯傅友德爲征南將軍。發兵三十萬討之。雲南平。雲南既平之十六年。上崩。建文帝立。禘子紳始訟言。禘死事狀。賜謚文節。開國以來。文臣之有謚自禘始。靖難後。革。正統六年。復以義烏令劉傑之請。改謚忠文。禘學有原本。兼優謀畧。懷抱忠義。而不究所用。天下措之。所著有華川集。續大事記。皆行於世。子曰綬。曰紳。紳字仲縉。幼孤。育於其兄綬。長而好學。師事宋濂。濂甚器之。曰子克有子矣。蜀王聞其賢。聘至藩府。待以賓禮。紳念父禘持節遠死萬里外。百舍重趼。往求遺

不得紳因述滇南痛哭記於里之青巖山。爲表冠之藏焉。初禘以正使詔諭雲南。爲洪武壬子。時梁王與故元通主。聲勢相倚。依違不決。明年有使自漠北來。禘遂遇害。禘始至雲南。梁王接禮甚恭。其柄臣達里麻特加愛重。距難前兩月。匿之春登楊氏庇之。甚力。比北使劫以危語。遂不救。蓋棺時。土人用浮屠法。輿至地藏寺北。漏澤園。祝之以火。紳至雲南。爲洪武丙寅。去禘死節時已十五年。兵爭之後。陵谷已非。思欲見之。夢寐驗以血肉。而蹤迹渺茫。影響莫接。因遍訪其舊人。遺老類能言與禘生時往來事。所述禘容

金華徵獻畧

卷之三

十一

貌言行嗜好。製作動靜。僕從皆一一可稽。不與而特不得其歸骨之所。或曰小南門外。或曰大佛寺後。要皆非是。乃至就盡之所。拊地長號。載其諱字。位望以歸。紳歸不數年。建文帝立。以給事中。涂誠。御史黃凱薦爲國子博士。預修高皇帝實錄。因上言。父禘死節狀曰。陛下隆季治。而明詔又有旌表節義之條。正微臣得展事情之時。先臣志節獲伸之日也。下翰林議。贈禘翰林院學士。奉議大夫。謚文節。而紳亦尋卒。年四十二。紳在宋濂之門。故有名。其所爲文。世多有傳者。子曰稔。

孫字叔豐，師事方孝孺，孺死，孫潛至金陵，負其遺骸，瘞之雨花臺側，事覺，逮繫文皇，念孺死事忠，特宥之，且令吏部署用，孫稱疾力辭，歸隱青巖山，又私輯孝孺遺文為侯城錄，孫子汝字允達，登成化戊戌進士，授中書舍人，謝病歸齊山，著書自娛，弘治中以都御史虞瑤薦，與白沙陳憲章同名，道病卒。

論曰：葢山劉氏道統錄云：何王金許，遜承考亭之傳，皆屬婆產，宋王二公生於其後，其私淑諸人者，與宋公應運而起，綴輯二帝三王之禮樂，以黼黻皇猷，昭一代文明之治，厥功偉矣。王公祈天永命。

金華徵獻畧

卷之三

三

疏雖伊傳所以啟告其君者，不是過也。南中之死，其節義又為本朝儒臣之冠，皆所謂文章莫大焉者乎。仲縉不辭萬里之遙，求父遺骸，叔豐不避戚族之誅，埋師露骨為臣死忠，為子盡孝，為弟盡義，在三之節，王氏一門兼之，噫，真可謂不負所學者矣。

龔泰

龔泰，字叔安，義烏人，從宋濂門人，宗思睿學，洪武丙子，鄉薦入太學，奉命閱齊府獄，監安東倉，有聲吏部，策試第一，除戶科給事中，進都給事中，時高帝升遐，

建文帝即位，燕王入奔喪，以叔無拜姪之禮，不朝，帝召百官議，泰奏曰：象簡朝天，殿上行，君臣之禮，龍衣拂地，宮中叙叔姪之情，議者躓之，然燕王竟不朝而去，壬午，燕師渡江，泰與妻訣曰：事至此，吾分合死，爾携幼穉歸，否則俱溺於井，無辱須臾，官中火起，泰馳赴，遇兵校執送金川門，以黨籍無名，釋之，即從城上自投下立死，時年三十六，翌日，妻求其遺骸，收之，得三尸焉，一泰，一為廖鏞，其一竟不知其姓名，正統中，賜謚忠愍，子永吉，宜宗朝，仕至大理寺卿。

樓璉

金華徵獻畧

卷之三

三

樓璉，字士連，義烏人，少從宋濂學，經學淵邃，文章峻潔，洪武中以明經名試，歷官監察御史，以事謫戍雲南，建文帝立，膺薦入翰林，官至侍讀學士，靖難師入，命方孝孺草詔，不從，滅九族，乃命璉為之，歸而慨歎不食，妻問之曰：得毋傷方先生意耶？璉默然，一夜自經死。

論曰：嗚呼！靖難之際，古今君子之厄運也。孝陵之土未乾，骨肉之難旋作，六宮一燼，皇器頓移，方黃之儔，慘受誅戮，而大小臣工，各懷致身之義，於此，雉經於彼，淵沉龔泰，赴難得脫，登城一擲，粉身殉

國烈矣。樓璉於金川失守之時，徘徊生死之關，兩端未決。既承艸詔之命，歸而自裁。或者疑其非忠，然使璉當授簡之際，投筆峻拒，以求一死，則十族之誅，且踵方氏之故武矣。夫古人制刑，雖元惡大憝，不過錄其妻女，給役掖庭，未聞入教坊司也。入教坊，甚矣。而又使轉管奸宿，死則暴屍飼犬，予嘗讀王世貞國朝叢記載，壬午諸事，不覺怒髮上指。曰：人事至此，三綱淪五常滅，蓋文皇挾其怒勢，以折一時懷忠之臣，而又激於方季孺之剛心勁氣，遂至不顧千古之誹議，而倒行逆施，在季孺亦止。

金華徵獻畧

卷之三

四

以一死成仁，踐吾素志，而不謂慘毒之至此極。夫人生之大倫有五，既有君臣，豈無父母？豈無兄弟，豈無妻子？豈無師友？吾欲盡其一，而戕害慘辱，其四於義，宜乎吾既一死，亦足以報故君矣。然則璉之所為，適合情理，不足多咎也。

陸震

陸震，字汝亨，蘭谿人，章楓山門人也。為人慷慨有大志，以名節自礪，登正德戊辰進士第，授秦和令，有惠政，民立祠祀之。被召授兵部武庫司主事，值太皇太后喪，上自大同馳歸，數月復出，震疏諫，幾不測，大臣

中救得免，遷車駕司員外郎。己卯春，倖帥江彬等復誑上南巡，命下中外，洶洶震乃曰：事急矣，既不能去，又不能諫，吾何以祿為？乃與同部郎黃鞏聯名疏諫。曰：臣聞人臣之事君也，以盡其心為忠，苟有所見而不言，言之不盡其心，皆非忠也。臣等承事陛下，叨蒙寵榮，曾未有分寸之報，常恐一日猝填溝壑，以負此心。今者時事如此，若復隱默不言，是為負恩悞國，天下不忠之臣也。陛下將焉用之？洪惟陛下臨御以來，祖宗之紀綱恣度，一壞於逆瑾，再壞於佞倖，又大壞於邊帥，至是將蕩然無餘矣。天下知有權臣而不知

金華徵獻畧

卷之三

五

有陛下言者，寧忤陛下，而不敢忤權臣。陛下弗知也。亂本已生，禍變將起，竊恐陛下知之晚矣。試舉圖治六事於今為最急者，為陛下陳之。其一曰：崇聖學，周敦頤有言曰：聖人定之以仁義中正，而主靜立人極焉。又曰：吉凶悔吝，生乎動，吉一而已。動可不慎乎？蓋人本心之善，其體甚微，而利欲之攻，不勝其衆，是以靜常吉而動常凶也。故惟聖人為能主靜，惟君子為能慎動，仰惟陛下聰明天縱，有古帝王之資，然其所以盤遊無度，流連忘返者，無乃動之過乎？論思勸講之臣，職在格心，於是乎不能辭其責矣。伏望陛下高

拱九重。凝神定慮。屏紛華。斥異端。遠小人。招延故老。諮訪忠良。則可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而聖學惟新。聖政日舉矣。其二曰通言路。言路者。國家之命脈也。言路之通塞。國家之治亂係焉。切見近日臣僚間。或言及時政。則匿不以聞。其或事關權臣。則又留中不出。而中傷以他事。夫古之明王。導人以言。用其言而顯其身。後世則不然。不用其言而反罪焉。今則又不然。不使其以言獲罪。而以他事獲罪。由是雖有謀國安民之長策。無由自達於九重之前。雖有致亂之事。不軌之臣。陛下無由而知之矣。天下惡得而不亂哉。

金華徵獻畧

卷之三

六

伏望陛下以從善為心。以聞過為明。廣開言路。以作士氣。諒直者褒之。訐犯者義之。愚淺者恕之。狂言者容之。過計者諒之。不責以出位。不加以好名。如此則忠言日進。聰明日廣。雖有亂臣賊子。亦有所畏而不敢肆矣。其三曰正名。號孔子有言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其極至於禮樂刑罰之盡廢。而民無所措其手足。厥係重哉。陛下近日以來。忽然自稱威武大將軍。太師鎮國公。遠近傳聞。莫不驚疑竊歎以為怪事。夫以陛下之聰明智勇。上躋唐虞。下姬商。何所不可。顧乃自輕如此。奈宗廟社稷何。夫陛

下自稱為公。誰則為天子者。天下不以天子事陛下。而以公事陛下。是天下皆公之臣。而非天子之臣也。昔魯仲連有言。則臣有蹈東海而死。胡銓所謂處小朝廷求活者。則臣實恥之。伏望陛下俯垂採納。謂戲無益。即日削去鎮國公等名號。以昭上下之分。以明示天下之人。庶幾體統以正。而朝廷尊。不然。古之天子亦有號為獨夫。與欲為匹夫而不可得者。竊為陛下懼焉。其四曰戒遊幸。昔者蓋戒大禹曰。罔遊于逸。罔淫于樂。周公戒成王曰。毋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春秋譏觀魚。終綱目書巡者二十九。皆譏也。陛下始

金華徵獻畧

卷之三

七

時遊戲不出大廷。馳逐止於南內。論者猶謂不可。既而幸宜府。幸大同。幸陝西。榆林。延綏諸處。所至傷財動眾。寓縣騷然。至使民間一夫一婦。不能自保。陛下為民父母。何忍使民至此。虧損盛德。貽譏萬世。陛下自視為何如主。近日復有南巡之命。南方之民。爭先挈妻子以避去。流離奔踣。敢怨而不敢言。即今江淮之饑。父子兄弟相食。天時人事如此。加以休息愛養。猶恐不支。况又重以楚之幾何不流。而為盜賊。速而為死亡也哉。奸雄窺伺。待時而發。變生在內。則欲歸無路。變生在外。則望城無及。陛下斯時悔之晚矣。彼

居位大臣。用事中官。親暱群小。皆欲陛下遠出而後。得以擅權自恣。乘機爲利也。其不然。則亦袖手旁觀。如秦人視越人。休戚之不相涉也。夫豈有一毫愛陛下之心哉。彼誠愛陛下。獨忍使陛下馳騁蒙塵。莫之抹止也。伏望陛下深維往日之非。翻然悔悟。下罪己之詔。與民更新。罷南巡。撤宣府行宮。示不復出。發內帑以賑江淮之饑。散邊兵以歸卒伍。斥不御之女。使各還家。雪既往之繆。舉收已失之人心。如是。則猶尚可爲也。其五曰。太小人。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自古小人用事。未有不亡其國而喪其身者也。謹按今

金華徵獻畧

卷之三

六

之小人。數弄威權。貪圖富貴者。實繁有徒。至於首開邊事。以兵爲戲。使陛下勞天下之力。竭四海之財。傷百姓之心。至今紛紛未已者。則江彬之爲也。彬本行伍庸流。兇狠傲誕。無人臣禮。臣但見其有可誅之罪。而不見有可賞之功。今乃賜以國姓。封以伯爵。託以腹心。付以提督京營之寄。此養亂之道也。彬外挾邊卒。內擁兵權。騎虎之勢。不亂不止。天下之人。切齒唾罵。皆欲食彬之肉。彬不誅。則天下之亂。必自彬始。陛下何惜一彬。以謝天下耶。伏望陛下大奮乾綱。乞將彬下諸廷議。明正典刑。以爲奸邪小人迷亂之戒。舉

朝臣工皆知陛下信彬甚篤。噤不敢言。臣亦知言出而身危。然臣危。則陛下安。臣亦何惜以一身報陛下哉。其六曰。建儲貳。漢人有言曰。太子者。天下本也。本一搖。則天下震動。夫有本而搖。天下猶震。况於無本。其何以安。陛下春秋漸高。前星未耀。祖宗社稷之託。懸懸乎無所於寄。方且遠事遊觀。屢犯不測。此必危之道也。陛下徒知收置義子。布滿左右。獨不能首建親賢。以承大業。臣以爲陛下殆倒置也。伏望陛下卽及此時。上告宗廟。請母后之命。將近日羣臣建儲章疏。通行檢出。宣付皇親勳舊。及文武大臣。共圖大議。

金華徵獻畧

卷之三

九

於宗室中。擇親賢一人。養於宮中。使視皇子。以係四海之望。他日誕生聖嗣。俾其出就外藩。如此。則繼體有人。國本以固。實惟宗社無疆之休。惟聖明其留意焉。以上六事。皆出臣二人之愚。以爲方今急務。莫有出於此者。然六事之中。而崇正學。又其要也。臣于冒宸嚴。無任阻越之至。是時伏闕而諫者二百人。有詔以震鞞等六人首倡。議皆廷杖。而襲三木。以跪於門者五日。震等仍下錦衣獄。三加訊杖。死時。黃霧四塞。水溢內海。子玉河。七鐵柱。齊折如斬。初震在獄。與黃鞞講易九卦。以明處患難之道。作詩曰。杞老緣千緒。

莫心托萬言。一身曾許國。九死敢忘恩。悔福冠仍在。朱雲檻不存。空庭對明月。古道照乾坤。嘉靖初贈太常寺少卿錄一子。

論曰。吾讀陸太常奏疏。明大愷切。轉之魏徵陸贄。何能遠過。雖碧化九原。而氣揚千古。楓山門徒如此。允為儒教之光矣。

徐玘

徐玘。東陽人。以明經官鄆城訓導。以事至京。寓其從弟刑部郎珙所。時大璫劉瑾張甚。口捺天憲。誅劔朝士。公卿蓄縮不言。玘乃嘆曰。朱槐里梅子真何人乎。

金華徵獻畧

卷之三

三

豈可當吾世而無其人。乃草疏列其罪狀。藏之曰。不可。使吾弟知。適逢其會上之。歸而與其弟對食。竊自喜曰。今日始快天下之憤。弟曰。兄所言何也。曰。劉瑾凶險。弟所知也。予積不能平。今為疏上之矣。倘達帝聰。斬除元惡。天下之幸也。弟曰。兄所言信乎。曰。然。弟乃搏膺曰。兄狂乎。滅門禍至矣。悉索衣冠。跪瑾門求死。瑾曰。吾諒爾不知。汝兄罪當死。然小臣不足以辱。斧鑕。頃與日。捕武士十餘人。突入。梓之。去。家人皆哭。玘瞪目曰。老頭。願寧值幾文錢。何悲也。乃罰跪午門。時六月六日。同跪九人。斃其七。玘得不死。貶九江河。

泊所大使。仍卒。竟陵鍾惺為之讚。比之漢曹鸞焉。

論曰。吾讀韓苑洛雜記。所載劉瑾諸事。其於京朝大臣。不啻土芥。踐而奴婢。使牛羊驅而鳥獸肉矣。夫瑾以刑餘之徒。席憑社之勢。若猛獸之據。嚼。鼓牙掉舌。以睨士大夫。遭其怒者。莫不血肉狼藉。魂飛胆落。以得保首領為幸。玘以青氈首。宿中一老博士。獨能奮不顧身。抱其勁直之氣。編虎鬚而摩虎牙。冉刃刀鋸之在前。而一無所懼。可謂備矣。夫廣文非言責之官。置廣文於中朝士大夫之列。不啻蚍蜉蟻子。比形於鴛鴦矣。至於疾風一振。士大

金華徵獻畧

卷之三

三

夫皆如經霜黃葉。亂落委地。無有標孤節。而格勁風者。而一介小臣。兀如蒼松古柏。挺然於大冬嚴雪之下。士之取重於世。豈以爵位之崇卑論哉。

盧洪春

盧洪春。號東麓。東陽人。萬曆丁丑進士。由旌德令。陞禮部主事。萬曆十四年。皇三子生。封母鄭氏為皇貴妃。而皇長子母貴妃王氏。止稱恭妃。洪春乃上疏曰。為政必先正名。主器莫若長子。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傳云。內寵並后。外寵貳政。雙子配。適大都。禍國亂之本也。頃者陛下宜召禮臣。特傳御

札進封貴妃鄭氏爲皇貴妃。夫陛下寵愛貴妃加以一字之榮，似不爲過。但皇貴妃之號，亞於中宮陛下。爲先帝元子慈聖太后誕育聖躬，故元年進封慈聖太后爲皇貴妃。次年册立陛下爲東宮，今貴妃雖寵冠后宮而恭妃實誕育元子，一旦超而上之在聖心，雖未有所主而中外臣民已陰窺陛下之微矣。夫儲貳國家根本，祖宗二百年來立長立嫡，未聞以愛立者。陛下守祖宗之成法，建國家之大本，萬萬不以愛廢序而天下環視以伺聖心之微者，往往在於詔誥之間。今待元子之母之禮如彼，待三子之母之禮如此，金華徵獻畧 卷之三 主

上。不報。越數月孟冬，享太廟，傳旨遣官代祭。洪春復疏諫，言甚峭直，帝大怒，有旨命錦衣衛痛杖六十，褫職爲民。受杖時幾死，編修馮琦、陸可教負救得甦。天啓初，追贈光祿寺少卿，遣使諭祭。崇禎十年，復賜勅褒奠，加贈奉政大夫。論曰：夫禮者所以彰疑別微，以爲民防者也。履霜不戒，馴至堅冰。堯母名門，遂啓巫蠱之禍。神宗不能謹床第之偏愛，挺擊之變，幾至奪嫡。厥後大獄蔓延累歲不央，君子見幾於微，防患於早。讀東麓之疏，語語龜鑑，然已與死爲隣矣。吾婺風土質厚，士大夫皆慷慨激烈，有獨立敢言之氣。勝朝先賢若章文懿之諫元宵燈火，陸鶴山之諫止遊幸，併此而三，皆朝陽鳴鳳也。信足後尤竹帛，前翼典謨，可謂盛矣。王鈇

金華徵獻畧

卷之三

主

金華徵獻畧

卷之三

主

周鳳岐

周鳳岐字字和永康人登萬曆己未進士授中書舍人轉戶部郎管節慎庫以索靴料銀忤魏忠賢遂歸崇禎改元起為禮部郎陞湖廣江防道仍脩兵四川時黔司與蜀苗爭疆單騎釋之立碑為界而還陞澧州參政流賊圍荊州鳳岐提兵策應賊將王老虎襲澧州逐而復之未幾張獻忠陷長沙轉攻澧州參議陳瓚出戰陷歿鳳岐糧盡援絕城陷被執賊帥解其縛而諷之降鳳岐罵曰予守封疆不能殺賊猶將為厲鬼以報君父仇肯與賊俱生乎奮拳擊之賊怒斷

金華徵獻畧

卷之三

三

臂剖腹而死事聞贈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賜祭葬廕一子崇祀郡邑鄉賢

徐學顏

徐學顏字石松永康人自萬曆丁酉迄天啓辛酉三中順天副榜乃以貢生授楚府左長史王以下皆敬愛之攝江夏縣事時流賊大起乃預修樓櫓以禦賊秩滿將去以王薦補兵備癸未夏張獻忠陷武昌與賊搏斷其左臂馬益厲賊支解之問門殉難者二十餘人事聞贈按察司僉事祭以一壇有司治葬建祠於其鄉祀之廕一子

王肇坤

王肇坤字亦資蘭谿人登萬曆辛未進士其祖繼泉翁以九字箴寄之曰忠事君慈使民清律身肇坤奉為寶訓初授刑部主事以平恕明允佐其曹長尋遷江西道御史上疏請太子出閣講學奉命巡視居庸紫荆兩關簡閱兵馬時羽書告急守土之臣皆抱首鼠竄或曰公職在查核無封疆之寄不必以身入危地益少緩其行肇坤義形於色曰國家有難凡為王臣皆當以身殉國豈可逗遛不進且兵逼陵寢臣子豈可坐視吾當以死赴之即時介馬徑趨巡視時營

金華徵獻畧

卷之三

三

兵四調城無壯丁足供樓櫓者獨以忠義激勸士民嬰城固守數日夜不解求援之疏三上迄無發一卒者力屈城陷猶力戰身中四矢兩刃而死時方七月甚熱逾十日門役張承祖往覓遺骸獲其元面色如生事聞加贈大理寺卿廕一子

論曰王蒼野係籍燕京廟食東邑忠義之澤留馨桑梓春秋享祀永與此土共有千古周徐二公守土之臣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死守封疆以捍牧圉固其職也王大理想身無一障之寄不提一旅之師手奉尺一巡視邊壘即使問難不進初無有操軍

法以議其後者乃兼程疾趨力竭身死喪元砂礫以馬革裹尸而還其素志然也至於先軫之元既歸壽亭之將欲動身可殺而氣不可磨千載而下凜然如生不亦卓然烈丈夫哉

朱大典

朱大典字延之號未孩金華人爲諸生二十年不第落拓縱酒資刀筆自給人皆厭薄之刀筆師陳六二獨奇之得錢卽與沽酒登萬曆丙辰進士爲章卽令擢兵科給事中疏劾魏忠賢不洽時福建有紅夷之亂與游寇劉香李桂相犄角銓司希忠賢旨使備兵

金華徵獻畧

卷之三

三

漳南公與撫臣南居益誘紅夷入內洋殲之盡剪餘寇漳南以平而魏璫益橫殺楊漣左光斗公乃歸隱金華山崇禎改元魏璫誅乃起公爲天津兵備時山東戍卒因赴闕求糧不得叛入登州據登圍萊踰月不解乃以公巡撫青登集主客步騎數萬攻之糧絕空其城遁入海公遷青萊民實之是歲山東饑乃以公巡撫山東賑卹有法全活甚衆崇禎八年流賊陷鳳陽挖陵寢漕餉不通於是公以戶部左侍郎總督漕運巡撫淮陽流賊至五戰皆破走而盜厲漕艘挾私之禁衆商騰謗公之撫揚深維陵寢重地卽修

鳳陽城嚴兵固守或且議其養寇乃乞假歸籍尋以重贖被劾緹騎出國門而李自成破京城矣公募兵勤王與權相不合未有所建而南都失守公同阮大鍼走太平拉鎮東將軍方國安護從太后至浙國安師潰而公退守金華國安擁亂兵大掠而東蟻聚婺城就食公閉城拒之國安圍之六十日七戰皆敗乃去旣而

皇清

兵渡錢塘公嬰城固守合家縱火自焚而死而故參將杜學伸金華令李汝斌亦俱死之時丙戌之七月十六云前二日李婦章氏入室自縊公歎而賢之次

金華徵獻畧

卷之三

三

子萬祚亦先死杜學伸者東陽人備幹修幹有才畧好爲歌詩工繪事在遼東積功爲都督僉事仍以參將守孝陵忤守陵太監棄職家居朱公以閣部開府金華盡起歸田宿將招致學伸委以軍政請歸家省墓朱公恐其遁也未決學伸乃曰大丈夫旣以身許人臨難逃避必不爲也乃許之歸歸則割牲祭墓會宗人聚飲酒酣曰學伸將去聊盡今日之歡或曰公如脫網之魚可無行學伸乃言曰吾旣以身許國軍事方急豈可後期慨然策馬赴郡李汝斌者宣城人爲金華縣丞方國安兵至道府以下官皆竄去汝斌

方捍禦以功薦知金華縣加兵部職方司主事

張國維

張國維字其四號玉筍東陽人少工舉子業名噪諸生間登天啓壬戌進士爲番陽令邑有沙田爲豪家侵佔仍清舊界以業貧民歲饑廣中穀價騰貴直指使者令弗協饑民群噪而起乃令平價以糴亂民以輯政最擢刑科給事中再轉而爲禮科都給事尋晉太常小卿巡撫江南時流寇起楚豫間國維以安慶踞雷都上游額軍改調徒以空城孤懸江北兵來無備且以弭盜之策首先安民安民在足食既行部郎

金華徵獻畧

卷之三

天

增設安慶戍卒畱餉餉之又倣周文襄爲平賦水利諸政凡吳中一切改折加折虛糧浮派加耗等弊皆疏革之凡塘堰漕渠之衝決廢壞淤塞者皆以次興築而濬治之大小凡數一處載吳中水利全書吳人感悅於是乃晉二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僉都御史總督河道兼提調漕餉時久旱泉涸運艘不通公禱於泰山乃雨仍搜浚泉源蓄水灌輸所在徵兵接應二運皆通璽書褒勞而泰安賊李青山聚徒剽掠陷城邑公命將以計擒之而餘賊亦以次勦除東境以安賜白緘表裏廕一子時爲崇禎十五年而李自成方

陷河南轉戰入關軍事旁午乃晉公兵部尙書甫視事卽檄薊督趙光祚與督師范志完協力防禦調天下援兵以衛京師叢輔少安然河曲以南少全城矣乃上疏請赴軍前自効不報則命相國周延儒視師上性猜輕殺軍政日弛國維在中樞頗執法乃疏論兵事指陳時弊則有云吏胥分奪閭之符門客掛將軍之印或年力衰憊復想登壇懦怯庸流再思進步或參革而改圖善地或降處而輒復原官或世職曾無一薦影響得以冒功或運糧十無一完技勇居然躡等諸所陳畧多禁革仍以周延儒被論併建國維

金華徵獻畧

卷之三

天

自白得釋乃命督理浙直等處練兵輸餉事馳驛至山東而京師破國維兼程渡江遵所奉詔旨募東義壯勇應詔至建業以原職協理戎政所陳戰守策與馬自英議不合明年請告歸南都失越人乃立魯王於會稽國維表賀乃以兵部尙書入閣辦事時朱大典則奉唐王於閩開府金華而國維則屯兵西興爲保守會稽之策期年師潰魯王航海國維追之台州不及還家辭母畢作詩三章自沉於池而死是夜有星殞如斗其光燭地云

金漢蕙

國朝金漢蕙，字公樹，義烏人。登順治己丑進士。時方用師嶺右，釋褐卽授廣西右叅議，分守右江道。踰二年，辛卯，嶺右始平，抵柳州視事。時張獻忠將李定國遁歸粵，率兵來攻。明年桂林陷，柳當其衝，漢蕙率士民堅守，城孤無援，守八日，力竭城陷，被執，羈桂林。仍遇害，贈光祿寺卿，予祭葬。廕一子曰以琳，仕鬱林知州。

金華徵獻畧卷之四

鶴潭王崇州虎文氏撰錄

門人黃廷元啟選校訂

東湖金律孔時編梓

儒學傳一

范浚

宋范浚，字茂明，蘭谿人。世居邑之香溪。祖父兄弟子侄皆顯宦，而浚獨不在。宋紹興間，嘗舉賢良，以秦檜當國不起。其學原本六經，貫穿精覈，所爲文，斬絕矯健，鑿鑿明整，卓然名家。浚嘗自言：末學本無承傳，但

金華徵獻畧

卷之四

師心謀道，見古人自得之意，不爲世俗趨慕。居常危坐一室，敗帷故器，人所不堪，而神宇泰然。終日相對，無一語及世間事。其言經術，如親得聖人而授受其旨。其論古人成敗事，如目擊而身履之。其文辭博而峻整，深入理地，湛然自得。成一家之言，而朱子獨取心箴一篇，登之孟子集註。其他文之可以羽翼經傳者甚多。其心箴曰：茫茫堪輿，俯仰無垠。人於其間，藐然一身，是身之微。太倉稊米，參爲三才。曰：惟心耳。往古來今，孰無此心。心爲形役，乃獸乃禽。惟口耳目，手足動靜，投間抵隙，爲厥心病。一心之微，衆欲攻之。其

與存者嗚呼。幾希。君子存誠克念克敬。天君泰然。口體從令。其恥說曰。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孟子何大於恥。夫恥入道之端也。人之知非而恥焉者。必惕然動乎中。淑然見乎色。瞿然動乎四體。是孰使之然哉。其必有覺知之者矣。然則無恥則無覺。與木石等矣。恥之為義。顧不大哉。子以行已有恥為士。士宜有恥者也。然有是恥心而能克之者。千百而一焉。穿窬士之所恥為也。而所恥穿窬之心。則不能克焉。是於穿窬則恥之。於穿窬之類。則不恥。其於有恥亦寡矣。有恥者寡。則其無覺亦甚矣。可以為士乎。巧言令色足

金華徵獻畧

卷之四

二

恭。匿怨而友其人。是皆穿窬之心。故孔子恥之。又曰。色厲而內荏。其猶穿窬之盜也。又曰。情疎而貌親。在小人則穿窬之盜也。歟。孟子亦云。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侷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侷之也。是皆穿窬之類也。聖賢之於恥心。必使人克之如此。此學之要也。人能克是恥心。以求入於聖人之道。豈遠哉。故曰。恥入道之端也。其悔說曰。傳有之曰。日悔。昨月悔。朔至哉。聖人之善學也。夫人非堯舜。安能每事盡善。誰無過者。惟過而悔。悔而改。則所以過者亡矣。且古之聖賢。未有不山悔而成者。成湯悔。故改過不吝。

大甲悔。故自怨自艾。仲尼悔。故曰。於予與。改是顏淵。悔。故有不善未嘗不知。知則未嘗復行。子路悔。故人告之有過。則喜。子夏悔。故投杖而拜。曾子曰。吾過矣。吾過矣。聖賢未有不山悔而成者也。詩曰。聽用我謀。庶無大悔。易曰。不遠復。無祇悔。悔非無過者。求寡過。則終無過矣。然予所謂悔者。非必失於言行而後悔之也。過生於心。則心悔。勿復失諸言行而已。過不知悔。命之曰愚。悔不能改。命之曰悞。改而憚焉。命之曰吝。復與吝。悔之賊也。過益過者也。日月之食。或既或。不既食之所止。明即復焉。悔而改。改而不吝。天之道也。

金華徵獻畧

卷之四

三

也。改過而吝者。違天而徇愆者也。孟子曰。大而化之之謂聖。使成湯改過而吝。非化也。是故欲寡其過者。蘧伯玉之學。至於行年六十而六十化。亦由悔而化耳。悔而改。改而不吝。化之道也。悔其可已乎。婺州之士。於聖賢之學。前此未有聞也。濬其源者。自浚始。浚卒。學者稱香溪先生。所著文。凡二十四卷。號香溪集。今具在。邑人章懋述。邑令唐韶之言曰。世之誦習香溪之文者。心箴而已。今觀其言。如以恥為入道之端。以古之聖賢。未有不山悔而成。又謂學者覺也。心且不存。何覺之有。皆超然自得於學。極有警發。不獨心

箴爲可取也。故朱子有不知從誰學之語。大約得於孟子爲多云。

論曰：香溪之學以存心爲主。蓋心常存則常覺。心常覺則理不昧。理不昧則知非。知非則知恥。知恥則知悔。知悔則改過自新之功進。豈非躬行篤寔之君子哉。章文懿作蘭谿志。列香溪於儒林。而不以之首理學。毋乃以其所著書多出入於縱橫家言。而不必粹然一出於理乎。當紹興之際。朱呂之學未興。香溪獨能卓然自立。拔脚於聲利功名辭章之外。而上窺孔孟之堂奧。開闢蠶叢以爲後學。

金華徵獻畧

卷之四

四

首路其有功於婺賢甚備。至其著論。日擊夫宋室之不競。務講經濟之實。而興起之而不徒襲夫拘墟迂遠不切之空談。其用心甚苦。即今心箴一篇。刊之豐碑。煌煌然昭揭於學宮。以爲後之懿訓。天君泰然百體從令。二語。程子四箴中無一語可敵。婺州學者莫能道其有功於天下之學者甚。太子故首列先生於儒學。以見婺學之有所本云。志以聖學儒林分二類。子以儒學文。學分二類。本宋文憲元史例。

呂祖謙

祖謙字伯恭。尚書右丞好問之孫。自其祖始居金

華祖謙之學。本之家庭。有中原文獻之傳。長從林之奇。汪應辰。胡憲遊。既又友張栻。朱熹。講習益精。初以廕補官。未上。登隆興元年進士第。又中博學。辭科。調南外宗學教授。丁內艱歸。居明招山。四方之士爭趨之。除太學博士。仍補外。添差教授嚴州。復名爲太學博士。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輪對。勉季宗留意聖學。且言恢復大事也。規模當定。方畧當審。陛下方廣攬豪傑。共集事功。臣願精加考察。使之確指經畫之實。孰爲先後。使嘗試僥倖之說。不敢復陳於前。然後與一二大臣定成筭。而次第行之。則大義

金華徵獻畧

卷之四

五

可伸。大業可復。名試館職。祖謙平日讀陸九淵之文。而喜之。而未識其人。考試禮部。得一卷。曰：此必江西小陸之文也。揭示。果九淵也。人服其精鑑。丁父憂。免喪。主管台州崇道觀。越三年。除秘書郎。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以禮部侍郎李士燾薦。重修徽宗實錄。書成。進秩。面對曰：夫治道體統。上下內外。不相侵奪。而後安。鄉者陛下以大臣不勝任。而兼行其事。大臣亦皆親細務。而兼行有司之事。外至監司守令。職任率爲上所侵。而令不能行於其下。故豪猾玩官。府郡縣忍省部。掾屬凌長吏。賤臣輕柄臣。平居未見

其患一旦有急。誰與指麾而伸縮之耶。如曰。臣下權任太重。懼其不能無私。則有給舍以出納焉。有臺諫以糾正焉。有侍從以詢訪焉。倘得端方不倚之人。分處之。自無專恣之慮。何必屈至尊。以代其勞哉。人之關膈肺絡。少有壅滯。久則生疾。陛下於左右。雖不勞操制。苟玩而勿慮。則聲勢浸長。趨附浸多。過咎浸積。內則懼為陛下所譴。而益思壅蔽。外則懼為公議所嫉。而益思詆排。願陛下虛心以求天下之士。執要以總萬事之機。勿以圖任或誤。而謂人多有可疑。勿謂明聰獨高。而謂知足以徧察。勿詳於小而忘遠大之

金華徵獻畧

卷之四

六

計。勿忽於近而忘壅蔽之萌。又言國朝治體。有遠過前代者。有視前代為未備者。夫以寬大忠厚。建立規模。以禮遜節義。成就風俗。此所謂遠過前代者也。故於倣掇艱危之後。駐蹕東南。逾五十年。無纖毫之慮。則根本之深可知矣。然文治可觀。而武績未振。名勝相望。而幹畧未優。故雖昌熾盛大之時。此病已見。是以元昊之難。范韓極一時之選。而莫能平殄。則事功之不競。從可知矣。臣謂今日治體。視前代未備者。固當激厲而振起。遠過前代者。尤當愛護而扶持。遷著作郎。請告歸。奉詔編類皇朝文鑑。黜浮崇雅。採取精

詳。孝宗嘉其有益治道。詔除直秘閣。仍主晉武夷冲佑觀。明年除著作郎。再轉二官。皆不受。淳熙八年卒。年四十五。祖謙三娶皆先卒。一子曰延年。甫三歲。葬武義明招山。祖堇之右。祖謙之學。以關洛為宗。心平氣和不立崖異。一時英偉卓犖之士。皆歸心焉。少褊急。一日讀論語。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忽覺平時忿懣。渙然冰釋。朱熹常言。學如伯恭。方能變化氣質。祖謙常與朱熹論學。曰。學者。湏是專心致志。絕利一源。凝聚。淳。畜。方始收拾得上。又曰。學者。推求言句工夫。常多檢點。日用工夫。常少。又曰。整頓收斂。則入於着力

金華徵獻畧

卷之四

七

從容游泳。又墮於悠悠。又曰。靜多於動。踐履多於發用。涵養多於講說。讀經多於讀史。然後能可久可大。又曰。操存則血氣循軌。而不亂收斂。則精神內守。而不浮。熹嘗稱述其言。以教學者。其所講畫。將以開物成務。既臥病。猶作日記。不輟。居家之政。皆可為後世法。其所著有。讀詩記。大事記。考定古周易。書說。闡範。官箴。辨志錄。皆行於世。朱熹稱大事記。則曰。伯恭大事記。甚精密。古今蓋未有此書。其序讀詩記。曰。今觀呂氏家塾之書。兼總衆說。巨細不遺。挈領提綱。首尾該貫。既足以息夫異同之爭。而其述作之體。則雖融

會貫通渾然若出於一家之言而一字之訓一事之義亦未嘗不謹其說之所自及其斷以已意雖或超然出於前人意慮之表而謙讓退托未嘗敢有輕議前入之心嗚呼如伯恭者真可謂有意乎溫柔敦厚之教矣祖謙家居會友之地曰麗澤書院在金華城東鄉人即而祠之仍賜謚曰成配食孔子廟其及門高弟則有喬行簡葛洪王介李誠之李大同喬夢符陳黼倪千里戚如琥趙彥秬潘景憲鞏豐石範潘時杜旗夏明誠葉邦汪淳王埜時濛時澗葉霖葉謹言戚如圭戚如玉李厚之汪大章時鏞時錡鄭宗強暨

金華徵獻畧

卷之四

八

其弟祖儉祖泰俱見別傳

論曰朱子之誅東萊曰伯恭有蒼龜之智而處之若愚有河漢之辨而守之若訥胸中有雲夢之富而不以自多辭章有黼黻之華而不易其出孝友絕人而勉勵如弗及恬淡寡欲而持守不少懈盡言以納忠而羞為訐秉義以飭躬而恥為介是則古君子猶或難之而吾伯恭猶欲然未肯以自大也蓋其德宇寬洪識量闊廓既海納而淵淳豈澄清而撓濁矧涵濡於先訓紹文獻於厥家又隆師而親友極探討之幽遐所以秉之既厚而養之深

取之既博而成之粹宜所立之甚高而亦無求而不脩象山之誅公則曰惟公之生度越流輩前作見之靡不異待外朴如愚中敏鮮儼顏曾其學伊呂其志久而益專窮而益厲約偏持平棄疵養粹其為二公推服如此東萊嘗以紫陽象山學術異同約為鸞湖之集冀融會二家以歸於一徃反二日迄不合象山曰伯恭甚有虚心相聽之意竟為元晦所尼由此觀之東萊殆逆視千載以後有此藩籬而欲泯其端也其識不既卓哉昔者孔子論仁或由克復或由敬恕或由訥言所出殊方而其

金華徵獻畧

卷之四

九

至於仁則一也辟之適京畿者東南西北皆可至也當其未至則各尼所適之一途及其既至乃知其皆可至也聖道不尤異論紛起向使東萊不亡必能廓推而渾一之天不假年使不竟其所學惜哉

陳亮

陳亮字同甫永康人生而目光有芒為人才氣超邁喜談兵論議風生下筆數千言立就嘗考古用兵之跡著酌古論郡守周葵見而奇之曰他日國士也及葵執政朝士白事必指令崑亮因得交一時豪傑隆

興初領州解上中興五論不報。國視錢璿。喟然嘆曰。城可灌爾。蓋以地下於西湖也。淳熙五年。孝宗即位。又十七年矣。亮更名同。復詣闕上書。書奏。孝宗赫然震奮。欲勝朝堂。用种放故事。召令上殿。將擢用之。左右大臣惡其直言。遂有都堂審察之命。亮待命十日。再請闕上書。帝欲官之。亮笑曰。吾欲為社稷。開數百年之基。寧用以博一官乎。遂渡江而歸。日與邑中酒人飲。醉中戲為大言。有欲中亮者。以其事首刑部。侍郎何澹。澹嘗為考官。黜亮。亮不平。語數侵澹。澹聞而嫌之。即綴狀以聞。事下大理。笞掠無完膚。孝宗知為

金華徵獻畧

卷之四

十

亮及奏入。取旨。帝曰。秀才醉後妄言。何罪之有。割其贖於地。亮遂得免。居無何。亮家僮殺人。其被殺者嘗辱亮父。疑事由亮。聞於官。乃囚亮父子州獄。而屬臺官論亮情重。下大理。時丞相王淮知帝欲生亮。而辛棄疾羅點素高亮才。援之尤力。復得不死。亮自以任俠。屢遭大獄。益勵志讀書。所學益博。其學自孟子後。惟推王通。嘗曰。研窮義理之精微。辨析古今之同異。原心於杪忽。較禮於分寸。以積累為工。以涵養為正。弊面盎背。則於諸儒誠有愧焉。至於堂堂之陣。正正之旗。風雨雲雷。交發而並至。龍蛇虎豹。變現而出。沒

推。創。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胸。自。謂。差。有。一。日。之。長。亮。意。蓋。指。朱。熹。呂。祖。謙。等。云。是。時。熹。與。亮。往。復。論。王。伯。之。辨。熹。與。亮。書。論。漢。唐。以。來。人。物。田。地。根。本。無。有。是。處。只。成。小。康。之。治。亮。報。書。曰。來。論。以。為。亮。推。尊。漢。唐。以。為。與。三。代。不。異。貶。抑。三。代。以。為。與。漢。唐。不。殊。如。此。則。不。獨。不。察。其。心。亦。併。與。其。言。不。察。矣。某。意。以。為。三。代。做。得。盡。者。也。漢。唐。做。不。到。盡。者。也。故。曰。心。之。用。有。不。盡。而。無。常。泯。泯。之。文。有。不。脩。而。無。常。廢。惟。其。做。得。盡。故。當。其。盛。時。三。光。全。而。寒。暑。平。無。一。物。之。不。得。其。生。無。一。人。之。不。遂。其。性。惟。其。做。不。到。盡。故。雖

金華徵獻畧

卷之四

十一

其。盛。時。三。光。明。矣。而。不。保。其。常。全。寒。暑。運。矣。而。不。保。其。常。平。物。得。其。生。而。亦。有。時。而。天。闕。者。人。遂。其。性。而。亦。有。時。而。乖。戾。者。本。末。感。應。只。是。一。理。使。其。田。地。根。本。無。有。是。處。安。得。有。來。論。之。所。云。小。康。者。乎。只。曰。獲。禽。之。多。而。不。曰。隨。種。而。收。恐。未。免。於。偏。矣。孔。子。之。稱。管。仲。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又。曰。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袵。矣。說。者。以。為。孔。子。之。門。五。尺。之。童。皆。羞。稱。五。伯。孟。子。力。論。伯。者。以。力。假。仁。而。夫。子。稱。之。如。此。所。謂。如。其。仁。者。蓋。曰。似。之。而。非。也。觀。其。語。尿。夾。不

如說者所云。故伊川所謂如其仁者。稱其有仁之功。用也。仁人明其道不計其功。夫子亦計人之功乎。若如伊川所云。則亦近於來論所云。喜獲禽之多矣。功用與心不相應。則伊川所論心跡。元不會判者。今亦有時而判乎。王通有言。皇墳帝典。吾不得而識矣。不以三代之法統天下。終危邦也。如不得已。其兩漢之制乎。不以兩漢之制輔天下者。誠亂也已。仲淹取其以仁義公恕統天下。而秘書必謂其假仁借義以行之。心有時而泯可也。而謂千五百年常泯可乎。法有時而廢可也。而謂千五百年常廢可乎。至於全體只

金華徵獻畧

卷之四

上

在利欲上之語。切恐待漢唐之君太淺狹。而世之君子有不厭於心者矣。匡章通國皆稱不孝。而孟子獨禮貌之者。蓋於駁雜中有以得其真心故也。波流穢逆。利欲萬端。宛轉於其中。而能察其真心之所在者。此君子之道。所以可貴耳。若於萬慮不作。全體潔白。而曰真心在焉者。此始學之事耳。一生辛勤於堯舜相傳之心法。不能點鐵成金。而不免以銀爲鐵。使千五百年之間。成一大空闊。人道泯息。而不害天地之常運。而我獨卓然而有見。毋乃甚高而孤乎。宜亮之不能心服也。來書所謂天地無心。而人有欲。是以天

地之運行無窮。而在人者有時而不相似。又謂心則欲其常不泯。而不恃其不常。泯則欲其常不廢。而不恃其不常。廢此常言也。而謂指其須臾之間。偶未泯滅的道理。便可與堯舜三代並隆。而不察其所以爲之田地根本。無有是處者。不知高祖太宗。何以自別於魏宋二武哉。來書又謂立心當以盡者爲法。不當以不盡者爲準。此亦名言也。而謂漢唐不無愧於三代之盛時。便以爲欺罔者。不知千五百年之間。以何爲真心乎。熹得書復申前論。亮又答書曰。亮意以爲本領闕。工夫至到。便做得三代。有本領無工夫。

金華徵獻畧

卷之四

上

只做得漢唐。而秘書必謂漢唐並無些子本領。只是頭出頭沒。偶有暗合處。便得功業成就。其實只是利慾場中走。使二千年之英雄豪傑。不得近聖人之光。猶是小事。而向來儒者所謂只這些子殄滅不得。秘書便以爲好說話。無病痛乎。來書所謂自家光明寶藏者。語雖出於釋氏。然亦異於這些子之論矣。天地之間。何物非道。赫日當空。處處光明。閉眼之人。聞眼。即是眼盲者。摸索得着。故謂之暗合。不應二千年之間。有眼皆盲也。亮以爲後世英雄豪傑之尤者。眼光如黑漆。有時閉眼胡做。遂爲聖門之罪人。及其閉眼

運用無往而非赫日之光明。天地賴以撐拄。人物賴以生育。今指其閉眼胡做時。便以為盲無一分眼光。指其開眼運用時。只以為偶合其實。不離於盲。嗟乎。免哉。彼直閉眼耳。眼光未嘗不如黑漆也。使孔子在時。必持出其光明。以附於長長閉眼者之後。則其利欲一時澆世界者。如浮翳盡洗而去之。天地清明。赫日長在。不亦恢廓闔大而端正乎。今不欲天地清明。赫日長在。只是這些子殄滅不得者。便以為古今秘寶。因吾眼之偶開。便以為得傳之絕學。三三兩兩附耳而語。有同告密。畫界而立。一似結壇。盡絕一世

金華徵獻畧

卷之四

四

之人於門外。而謂二千年之君子。皆盲眼不可點洗。二千年之天地日月。若有若無。世界皆是利欲。斯道之不絕者。僅如縷耳。此英雄豪傑。所以自絕於門外。以為立功建業。別是法門。這些好說話。且與留着粧景足矣。亦何力使得天地清明。赫日長在乎亮之說。一時看得極兀突。原始要終。終是易不得耳。秘書終不成。盡棄置。不以入思慮也。亮本不敢望有合。且欲因此一發。以待後來云云。斯時龍泉葉適曰。同甫既修皇帝王伯之學。上下三千餘年。考其合散。發其秘藏。見聖賢之精微。常流行於事物。儒者失其旨。故不

足以開物成務。其說皆今人所未講。朱元晦意有不與而不能奪也。於時鄉人宴會。同席者歸而暴死。曰。陳上舍使殺我。縣令王恬實其事。臺官論監司選酷吏訊問。無所得。取入大理。衆意必死。少卿鄭汝諧問其單辭。大異曰。此天下奇才也。力言於光宗。遂得免。未幾策進士。問以禮樂刑政之要。亮以君道師道對。時光宗不朝重華宮。群臣更進迭諫。皆不聽。得亮策乃大喜。以為善處父子之間。奏名第三。御筆擢第一。既知為亮。則大喜。孝宗在南內。寧宗在東宮。聞之皆喜。授簽書建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未至官。一夕卒。

金華徵獻畧

卷之四

五

年五十五。亮志存經濟。重許可。人人見其肺肝。雖為布衣。薦士恐弗及。家僅中產。疇人寒士衣食之。久不衰。卒後。葉適請於朝。命補一子官。仍用喬行簡言。賜謚文毅。其弟子為浦江倪樸。義烏喻偁。喻南強。俱見別傳。論曰。朱子語陳同甫云。真正大英雄。却從戰戰兢兢。臨深履薄處。做將出來。若是血氣粗豪。却一點使不着也。此真千古至言。至謂漢唐豪傑。都在利欲場中走。偶有暗合。便得功業成就。此却不然。做得一件善事。濟得許多人。必有一段誠心。貫乎事

之始終。未有偶值其一念之良。而能成此事者也。永嘉陳止齋與同甫書曰。功到成處。便是有德。事到濟處。便是有理。此老兄之言也。如此。則三代聖賢。枉作工夫。功有適成。何必有德。事有偶濟。何必有理。此朱丈之說也。如此。則漢高唐宗賢於盜賊。不遠。以三代聖賢。枉作工夫。則人力可以獨運。以漢祖唐宗賢於盜賊。不遠。則天命可以苟得。謂人力可以獨運。其樊上無兢畏之君。謂天命可以苟得。其樊下有覲覲之臣。二君子立論。竊皆未安也。當時之論如此。後世儒者。雖極尊朱子。而終不以

金華徵獻畧

卷之四

六

同甫之議為非也。

唐仲友

唐仲友。字與政。號悅齋。金華人。侍御史堯封之子。初堯封入臺。錢端禮迎問之曰。第一人謂何。堯封曰。方思之。歸以語仲友。仲友曰。大人失言。當云此行行政為公來也。其雋快如此。登紹興進士。復中宏詞科。判建康府。上書論時政。言甚剴切。其畧曰。方今天下有四患。江上諸軍。隸於籍而食公廩者。無慮二十萬。然緩急之際。守禦不克。東西奔命。顛頓道途。鋒刃未接。力已困敝。自未二年。四易軍帥。交手相付。前後一轍。比

其簡閱舟不踰百甲。不滿萬而計司名籍不減。又聞襄蜀江地。京口暨陽之屯。亦仍其舊。例皆空文。議者不察。輕謀進取。以為足用。故曰。兵力眩於虛數。一患也。金之弱於曩日。雖非間諜。孰不知之。然秦趙三戰。趙再勝而地半入於秦。其大勢異也。牛雖瘠。債於豕。上其畏不死。擊兵以來。秦隴之師。吾之上駟。符離之役。吾之大舉。確山之屯。忠義之巨孽也。二年之間。數與金角。得未毫毛。而喪踰卽山。今彼之不來。是彼之有謀。而吾之大憂也。遽以為無能為。將墮其術。故曰。敵情感於間言。二患也。逆堯之死。朝廷使命旁午。募

金華徵獻畧

卷之四

七

兵山西。築城兩淮。招降山東。結援太行。或造器甲。或興屯田。或散旗勝。大者數百萬。緒其次數十萬。下者不減數萬。議者謂陳平捐金。不問出入。李牧軍市。未嘗會計。今吾所捐。亦已多矣。而平牧之效。寂然未見。何耶。仲友始至建康。計司無旬日之積。公私物力。凋竭如此。尚欲妄以予人。何哉。故曰。財力屈而妄費。三患也。爵祿者。天下之砥石也。孔明以區區之蜀。交吳抗魏。爵賞之際。一毫不苟。今者兵未交而身已貴。師未出而爵已崇。偶有小捷。幾至無官可賞。去歲有以節度為都統者。及用為馬帥。遽加太尉。豈節度不可

為馬帥乎。有以副使為統制者。及用為都統。遂加副
練。豈副使不可以統軍乎。議者曰。韓信。羈旅。遂以登
壇。李佑。擒俘。遠列帥閫。不知信佑。朝賞。亦有暮功。今
信佑。比肩。而惴惴。有敵國之憂。何也。近者。朝廷。以簡
較少。保賞。救胸山之功。而受之者。快快不平。彼誠見
有無功。而得太尉者。是以缺望。不然。槐棘之榮。豈易
致哉。故曰。官爵。濫而輕。與四患也。蓋天下。惟厚德。君
子。能不輕。從人。而乘隙。抵巇者。莫甚於。功利之士。獻
議。則誕蔓。於咫尺之書。進圖。則欺罔。於一幅之上。奏
功。則曰。前此。未有。言敗。則曰。兵家常勢。遂使。將帥。屢

金華徵獻畧

卷之四

六

犯所短。迄無寸效。反有前之四患。愚以為塞其弊源。
亦在朝廷。深謀遠慮。匪棘其欲而已。夫一氣不頓。進
一形不頓。虧勾踐。夫差。燕昭之報。齊怨。皆君臣相與
計謀。積累。數十年。而收一日。然使夫差。信子胥。而知
所戒懼。潛王。不以屢勝。而虐用其民。為勾踐。昭王者。
將如之何。今和之與戰。皆隨時。應敵之方。而非吾之
至計也。要在。不忘宗祖之仇。先定立國之本。力行不
倦。時至。則起而收之耳。執政。見其書。皆以為。通達國
體。轉知。台州。興利除害。政聲。燁然。為同官。高文虎。所
忌。語於。提舉。刑獄。朱熹。劾罷。主管。武夷山。中道。觀。開

授徒。學者。雲集。時。婺中。儒者。呂祖謙。與朱熹。試
論。性理之學。陳亮。論。經濟。唐仲友。論。經史。各持。門戶。
不相下。仲友。自恃。博學。輕侮。朱子。守台。日。陳亮。至。治
所。仲友。竊。論。曰。晦菴。尚不識。字。如何。作。監司。亮。與。朱
子。學。雖。不同。而。交。誼。甚。篤。泄。言。於。朱子。而。同官。高文
虎。適。誣。以。奸。贓。事。朱子。遂。以。部。內。有。冤。獄。乞。再。巡。按。
既。至。台。仲友。出。迎。少。稽。朱子。益。以。亮。言。為。信。立。索。郡
符。付。次。官。乃。據。仲友。罪。具。奏。章。凡。六。上。而。以。汚。染。嚴
藥。為。首。嚴。藥。者。天。台。營。妓。也。善。琴。奕。工。詩。詞。仲友。曾
於。酒。次。命。作。紅。白。桃。花。詞。不。構。思。而。成。曰。道。是。梨。花

金華徵獻畧

卷之四

九

不是。道。是。杏。花。不。是。白。白。與。紅。紅。別。是。東。風。情。味。曾
記。曾。記。人。在。武。陵。微。醉。仲友。賞。之。雙。縑。既。被。劾。備。受
箠。楚。無。一。語。及。唐。獄。吏。論。之。曰。罪。止。於。杖。何。不。早。認
答。曰。身。為。賤。伎。即。與。太。守。有。濫。罪。不。至。死。但。實。無。此
事。寧。死。決。不。敢。污。曠。君。子。朱書。既。奏。仲友。亦。作。奏。馳
上。自。辨。甚。力。時。王。淮。當。軸。上。以。問。淮。淮。曰。此。秀。才。爭
閒。氣。耳。遂。兩。平。其。事。仲友。既。被。黜。益。肆。力。於。學。其。論
性。畧。曰。世。言。性。惡。者。皆。以。象。藉。口。吾。觀。象。之。行。事。適
足。以。見。其。性。之。善。不。知。其。為。惡。也。象。之。謨。蓋。舜。也。在
人。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鬱。陶。之。思。

以偽爲也。忸怩之顏。以誠發也。欺形於言。愧見於色。象之本心。固知偽之不可爲也。其性豈不善哉。易言天地之心。見於復。人之誘於物也。何異於陰之剝陽。及其俄然而復。亦一陽之復也。象之忸怩。蓋其復性之際。復則不妄。至誠之道也。善言性者。當於復觀之。其論學畧曰。古之學者。用心貴乎至誠。不以好高自欺。操行貴乎篤實。不以立異駭俗。造道貴乎力行。不以空言惑衆。爲文貴乎濟用。不以華藻相尚。用其長。不強其所劣。得於此。不慕其在彼。終其身而不倦。世其業而不易。是以學必可用。用則有功。後之學者。其

金華徵獻畧

卷之四

三

材未必如古人也。而欲爲古人不可到之事。凡世所謂可貴可尚者。必欲兼取而盡爲之。其學荒唐而無統。其言誇誕而無當。其行詭譎而不誠。其心矯僞而不慈。平居聽其議論。若無所不能。及措諸事業。每每不及古人萬分之一。此起患於好名而不專也。仲友史學精絕。尤邃於諸經。凡天文地理。王霸兵農。禮樂刑政。陰陽度數。郊廟學校。非野畿臚。莫不窮探力索。而會通其故。精粗本末。兼該並舉。然天性廉直。與物多忤。仕未通顯。托之論述而終。君子惜之。所著書有六經解。九經發題。經史難答。孝經解。愚書。諸史精義。

年王經世圖譜。乾道秘府羣書新錄。天文地理詳辨。故事備要。詞科雜錄。宣公奏議解。典麗賦四十卷。其後諸孫懷敬集其雜文爲悅齋文粹。其弟子曰傅寅。朱質。葉秀發。另有傳。

論曰。向讀宋史。悅齋似一無行墨吏。既而得聞當今魁儒毛西河。黃梨洲。朱竹垞諸先生緒論。毋及悅齋。輒深相嘆惋。憾其書不盡傳於世。於是流覽舊編。凡與悅齋有干涉者。輒志之。朱潛溪曰。唐悅齋先生。天分絕人。書經曰。輒成誦。遂以學行名天下。蘓平仲曰。乾道淳熙間。東萊呂公與悅齋唐公

金華徵獻畧

卷之四

三

皆以儒術爲寶。葵冠而唐所著過於東萊。合不下八百餘卷。因爲朱子所排。其書皆漸滅不存。朱右曰。於呼。世有誑人以理之所有。君子或昧焉。語曰。不逆詐。不億不信。予讀唐仲友補傳。而竊有感焉。仲友以乾道七年守台時。朱子提舉浙東常平。仲友發粟賑饑。抑奸捐弱。救中泮浮梁。以濟艱涉。民至今賴之。永康陳亮以縱橫之術。與仲友不相能。非真能悅程朱之學也。而乘間述仲友後言。朱子信之。時高文虎爲通判。復以舊怨傾之。高文虎與其子似孫。皆以文學名。然嗜好佛。仲友闢佛甚嚴。

或以此不合乎嫉惡之心。君子為多。於是朱子力排仲友。至六上章。廷議終不決。元修宋史。謂仲友為朱子所斥。乃不載之簡冊。是或非朱子意。與春秋據事直書。善惡自見。今史臣朱濂為補此傳。有旨哉。題唐仲友補傳黃梨洲學禮質疑序曰。宋儒欲以精微之理。該禮之粗末。三代之彌文。縛典皆以為有司之事矣。朱子亦常修儀禮經傳。不過章句。是正於其異同。淆亂固未彈駁。而使之歸於一也。其時唐悅齋創為經濟之學。繭絲牛毛。舉三代已委之芻狗。以求文武周公成康之心。而欲推行之於當

金華徵獻畧

卷之四

三

世。薛士龍陳君舉和齊樹酌之。為說不皆與唐氏合。其源流則同也。諸儒之論如此。自吳正傳不載悅齋於敬鄉錄。婺中學者罕稱之。噫。福矣。彼宋朱二公。固皆崇信朱子者也。朱右字序賢。明初台州人。父約齋先生。兩代皆碩學。宋時福清林黃中著周易經傳集解。凡三十六卷。淳熙十二年進御。降詔褒美。其書精研該貫。第以其曾糾朱子。學者非其為人。而黃文肅公朱門之顏曾。婺學始祖所自出也。其祭黃中文有云。玩義經之爻象。究筆削於獲麟。立朝正色。雖當世大儒。或見擯斥。若書立說。雖前賢篤論。不樂因循。

其稱許黃中如此。豈得以不報師警病哉。

徐僑

徐僑字崇甫。義烏人。淳熙十四年進士。為上饒主簿。受業朱熹之門。熹稱其明白剛直。命以教名齋。歷紹興南康司浚。皆以憂去。開禧和戎。議函大臣首。送之金。僑以為非國體。上書極言其不可。十一年僑提舉江南東路常平茶鹽事。上書極言時政。請詔大臣以正己之道。正人憂家之慮。憂國庶幾致安於已危。迺治於將亂。丞相史彌遠。噤言官劾罷之。未幾。理宗即位。禮部侍郎真德秀奏亮直敢言如徐僑者。請置之

金華徵獻畧

卷之四

三

言地。而彌遠猶在相位。不報。時鄉人葛洪。僑行簡。皆在侍從。代為請祠。迄不受祿。遂引年告老。端平初。朝廷更化。收用老成。復除秘書少監。改太常少卿。得賜對。僑上疏。言國所恃以立者民也。衛民而安者兵也。今天下之民。憔悴困苦。類欲無生。天下之兵。饑窮羸弱。動皆竄。為陛下治民者。率皆貪吏。統其兵者。莫非債帥。內外文武之臣。皇皇焉。惟知殖私奉賄。以謀進用。朝貢暮召。矜得成風。昔奪民產。今竊公帑。昔盜軍儲。今鈎敵貨。三邊倣擾。斃於敵寇者。動以萬計。殘於叛卒者。無慮數十郡。淮民奔逃。輒禁渡涉。棲野江

雖彼肯賑濟弗顧。若此者非有所恃。其政或謂。臣專政。臣嘗有兩語曰。廟堂為交易之地。豈諫為。裴橐之所。是時四方視朝廷。茂如也。今元勳大帥。挾。忍。逞。悍。假。然。玩。侮。歸。附。黜。將。賞。不。屑。受。令。不。率。稟。私。戮。弗。告。外。交。弗。聞。跨。處。兩。間。恃。勢。為。快。其。輕。朝。廷。無。君。相。無。異。曩。時。此。無。他。交。征。施。奪。帥。之。者。不。以。正。也。夫。天。下。大。物。也。今。如。不。繫。之。舟。置。之。渺。茫。浩。蕩。之。中。風。濤。洶。湧。盜。賊。縱。橫。而。舟。中。之。人。方。且。競。攫。金。珠。漫。不。知。省。將。且。奈。何。願。以。臣。言。明。詔。大。臣。斥。逐。邪。佞。親。邇。忠。直。守。廉。隅。者。臨。民。敦。詩。書。者。治。戎。弭。汚。漬。之。風。

金華徵獻畧

卷之四

言

消僭競之釁。庶幾兵民之心有所係屬。帝為之改容。嘉納之。除兼侍講。尋兼權國子祭酒。勸講之際。開陳友愛大義。遂復皇子竑爵。且建言子思宜配享孔子。二程子宜列從祀。王安石宜廢弗祀。而以趙汝愚配食寧宗。帝皆納用其言。未幾金使至。僑以無國書。宜館之於外。如叔向辭鄭故事。與時宰議不合。力求去。帝諭留之。為遷工部侍郎。辭益堅。乃以寶謨閣侍制奉祠。卒年七十有八。謚文清。初僑之兄侃。倬。皆學於呂祖謙。而僑獨師朱熹。熹之學。黜於慶元。仲於端平。僑與度正。葉味道。實發之。其在君前。論學則曰。在正

心論治則曰知人。其論學則以命性心中誠仁為窮理之要。九思九容為主敬之本。平日奉身苦約。人所不堪。嘗着敝袍入對。帝曰。卿一貧至此。僑曰。臣不貧。陛下乃貧耳。陛下國本未建。疆宇日蹙。權幸用事。將帥非材。旱蝗相仍。盜賊並起。經用無藝。帑藏空虛。民困於橫征。軍怨於倍克。羣臣養交。而天子孤立。國勢岌危。而陛下不悟。臣不貧。陛下乃貧耳。理宗為之感動。咨嗟太息。明日手詔罷邊帥之尤無狀者。申儆羣臣。以朋黨為戒。命有司裁節中外浮費。而賜僑金帛甚厚。固辭不受。僑所著有讀易記三卷。讀詩記咏一

金華徵獻畧

卷之四

言

卷雜說一卷。文集若干卷。門人曰。朱元龍。康植。見名。王世傑。龔應之。朱中。而葉由庚最著。論曰。文清學有原本。名位爵祿。不足以入其心。身在巖廊。如遊蓬戶。立朝侃侃。觀其風節。雖汲長孺。魏玄成。何以逮過。至其言學。則分立名目。曰命性。心。曰中誠仁。何其繁也。夫心之理曰性。性乘於天。曰命。此理無過不及之謂中。此理真實無妄之謂誠。此理全體不息之謂仁。六者殊名。其理則一而已。大學言心而不言性。中庸言性而不言心。大言誠而畧言仁。二論言仁而不言誠。非有所缺。其

理固可該也。何必兼舉哉。夫分析求義。逐字講貫。體驗。至於用力之久。豁然貫通者。朱門之的傳也。僑之外。吾娶朱子門人曰杜旂。杜旂。皆伯高弟。王瀚。王治。王漢。皆師愈子。王介。潘友端。潘友恭。潘友文。潘履孫。皆金華人。傳定。郭津。李大同。馬仲壬。皆東陽人。輩豐。武義人。應純之。永康人。

葉由庚

葉由庚。字成父。義烏人。家世宦族。由庚生而口吃。嗜讀書。從周大亨習春秋。為舉子業。試有司不中。遂絕意進取。時丹溪徐僑。倡明考亭之學。四方人士多集

金華徵獻畧

卷之四

毛

其門。由庚執經從之。僑授以中誠仁命性心六字之說。由庚夙夜磨礪。探窮經旨。驗之躬行。期凝合而無間。僑謂人曰。成父從僑最久。靜愿無他好。講學意趣殊深。吾道有所托矣。遂以通名其齋。且戒之曰。心體之流行。即天運之流行也。無乎不通。而塞之人。其物矣。由庚佩之終身。金華何基。王栢。皆祖述熹學。次第相傳。遠有端緒。相與貽書。辨析無虛日。基云。周子太極圖。補先天圖之未備。由庚則曰。太極圖與先天圖。實相表裏。固不待預見先天圖。而暗與之合。先天有圖。其辭已具於大傳說卦中。亦不待邵子別為論議。

而後明。况先天乃伏羲所圖。無非法象自然之妙。太極乃周子自出心思。擬形畫象而為之者。先天圖當作先天圖觀之。圖雖不同。而其理則未嘗不一也。若曰周子之為圖。盡於修之一言。使學者可以用功。謂之隨時立教。至是益備則可耳。切不可謂陰有補先天圖之未備也。先天圖自太極生兩儀。加倍而為四。八。以至於六十四。左自一陽而六陽。右自一陰而六陰。自然生生不窮。皆是天地本然之妙。太極圖止於四象。以為火水木金。即其中以為土。說至五行輒止。各有其義。未易優劣。正不必將先天圖比並參較也。

金華徵獻畧

卷之四

毛

愚按。通齋之論。亦有未備。此山以太極補先天之未備者。以太極盡於修之一言。而先天止於法象之自然。不及工夫也。殊不知先天固未嘗無功也。先天圖坤遇震。為復。謂之天根。乾遇巽。為姤。謂之月窟。天根主發。生。鼓。萬物之出。機。月窟主閉。藏。鼓。萬物之入。機。善。念。初。萌。洪。蒙。始。判。粹。然。至。善。謂。之。復。復。者。陽。之。動。也。當。念。初。萌。洪。蒙。始。判。粹。然。至。善。謂。之。復。復。者。陽。之。靜。也。當。念。初。萌。洪。蒙。始。判。粹。然。至。善。謂。之。復。復。者。陽。之。用。動。靜。不。復。則。獨。陰。易。滯。而。則。孤。陽。易。蕩。而。復。者。陰。之。用。動。靜。不。失。其。時。此。聖。人。之。心。學。即。子。所。謂。天。根。也。齊。不。明。即。子。三。十。六。宮。都。是。春。者。此。乃。先。天。之。學。也。通。言。先。天。圖。與。太。極。圖。之。不。栢。又。以。論。語。屬。詞。聯。事。集。同。恐。不。能。破。北。山。之。疑。也。栢。又。以。論。語。屬。詞。聯。事。集。為。魯。經。章。句。而。以。大。學。中。庸。為。之。傳。整。比。成。卷。質。之。由。庚。由。庚。則。曰。記。錄。之。書。非。經。體。也。移。易。固。未。為。不。可。第。論。語。乃。孔。子。之。微。言。與。他。記。錄。者。實。殊。非。可。以。

緒分類合也。南軒張子以程子之意類聚孔孟言仁。朱子猶恐長學者欲速好徑之心。滋入耳出口之弊。又况孔子之言誠有不可破壞者。以今第一卷首條。子温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類爲夫子出處。若入門人記孔子德容之盛。未爲不可。第二卷首條。堯曰。至公則說。乃弟子於終篇。特記聖學之傳。以著明二十篇之大旨。與孟子篇終歷叙道統同一意。亦恐不但思古傷今而已也。今欲尊四書爲魯經。唯以孔子格言大訓。與問答之語爲經。門人自言及子思孟子之書爲傳。則庶幾耳。夫欲尊之爲經者。以其大公至

金華徵獻畧

卷之四

天

正爲萬世常行之道。不可不同諸子並稱。不必類合而經始尊也。基栢皆深服其言。出庚於講切義理。不立異不苟同。虛已研索。必求真是之歸。雖十往返不厭。然其爲人。端重寡言笑。燕居謹獨。盛服不衣身。暑月則冠雲巾。衣素紗深衣。終日危坐。四時之祭。預戒內外。祇事具饌。必豐潔。其幣必置名封識。如期行事。命弟子爲償贊。莫獻告成。徹俎而退。則以餽餘饗宗人。若冠若昏喪。皆遵燕家禮。問道考德者。戶外之屨常滿。其誨學者曰。古之人知行並進。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未之能行。唯恐有聞。若經蔽於文字間。待其知

至而後行。是終無可行之日也。人以爲名言。縣大夫過門問政。多以謹義利之辨。及視民如傷。告之邑民。陰被其賜。部使者蔡抗。及郡守趙汝騰。趙孟傳先後具書幣。請由庚攝麗澤書院山長。雖皆力辭。而道譽益顯。婦人女子亦知其爲修身踐行之士。前至元己卯。年七十八卒。無子。以族子選孫爲後。平生不務著書。僅有論語纂遺若干卷。詩文若干卷。屢叟自誌一卷。藏於家。

論曰。凡人纔學。便須用力。處纔用力。便須有得力。處。豈必致知格物。用力既久。豁然貫通。而後可

金華徵獻畧

卷之四

元

以言誠意哉。通齋知行並進之論。可謂善學考亭矣。朱潛溪云。由庚與何基王栢。皆得紫陽之傳。以道學爲東南倡。評者謂基深潛冲澹。得學之醇。栢通睿絕識。得學之明。由庚精詳暢達。得學之通。考其一時化迪之盛。入其室者。殆如春風和氣之襲人。從容一言之加。輒辟面盎背。而鄙吝爲之消盡。嗚呼。何其盛哉。九京可作。當爲執鞭矣。其推許如此。

楊與立

楊與立。字子權。本浦城人。受業朱熹之門。嘗知處之

遂昌縣因家於蘭谿以道淑人學者多宗之稱爲船山先生北山何基魯齋王栢皆嘗訪道於與立與立一見基輒稱許之由是盤溪之從遊始盛栢亦有就正於攜堂船山粗識伊洛淵源之語栢一日造與立至大安中途迷失道因作詩自傲曰未識大安道行多路岐人言訛近遠山路倍嶮巖自有康莊處多因便捷移我今知埃了萬里不須疑基和之則云審問方知道冥行易失岐每因貪徑捷多致落嶮巖浪謂途言惑先由已意移知津要端的直造始無疑由此觀之則何王之學與立不無濟源之功與立嘗作

金華徵獻畧

卷之四

三

幽居詩云柴門閉寂少人過盡日觀書口自哦餘地不妨栽竹木放教啼鳥往來多又溪頭詩云溪頭石磴坐盤桓時見修鱗自往還可是水深魚極樂不須妄意要投竿吳師道稱其爲有道之言氣象自別頗與禽魚相關窻草不除意同云

論曰楊船山閩人而楓山登之蘭谿志蘭谿志載理學三人而船山居首其尊之也至矣噫船山以蕭條羈宦僑居澗水數百年後猶將追溯嘯咏遺迹以爲邑里之光志蘭谿者曰此吾船山也而志湯溪者又以其地今屬於湯曰此吾船山也挽而

近之惟恐其不親也若賈似道謫閩道過金華全華人士作傲以擯之毋使入境以汗吾地推而遠之惟恐其或免也由斯以論人之生此世豈以名爵爲輕重哉

金華徵獻畧

卷之四

三

金華徵獻畧卷之五

鶴潭王崇炳虎文氏撰錄

門人黃廷元殿選較訂

東湖金 律孔時編梓

儒學傳二

何基

宋何基字子恭金華人父曰伯慧主管台州崇道觀基氣質清弱踰小學始受師訓端重寡言笑與群兒異從鄉先生陳震習舉子業時遠尊有以廉潔稱者基曰廉潔乃士大夫分內事何足高震大奇之弱冠

金華徵獻畧

卷之五

崇道公為臨川丞時勉齋黃榦適為令言論甚契因使基師之榦首教以為學須先辦得真實心地刻苦功夫臨別復告以但熟讀四書使胸次浹洽道理自見基於此始有以窺伊洛之淵源既歸危坐一室萬卷橫陳端莊靜一以存此心研精覃思以窮此理遇微言與義疑而未釋必平心下氣舒徐容與不忘不助待其自然通貫未嘗參以己意不立異以為高不徇人以苟合其思之也精故踐之也實而守之也固基為人深潛純粹無疾言遽色不匿情不逆詐不伐善不較利害孝事父母友兄弟一家怡怡有和孺之

樂姻族敦仁厚之風朋友盡忠告之益鄙僕婢則寬而有制見田夫野叟溫言慰勞歲或不登捐進已責周貧困恤患難遷善改過惟日不足或聞一善言見一善行喜形於色若已有之或朝政有缺四方有警憂形於色至忘寢食是以海內慕之而不能識其面天子思之而不能必其來立乎今尙友千載之上淡然無欲不屈於萬物之下如此基世居盤溪有宅一區脩然水竹間鮮有知其學者自船山楊與立一見許與於是好學之士日進凡有質問莫不竭誠詳誨而不受北面之禮基之為學立志以定其本居敬以

金華徵獻畧

卷之五

持其志力學以致其知躬行以踐其實其教人則以立志為主每讀朱子遠遊歌見其為學立志之初便已有此規模晚亦不過克踐以盡其量所謂願于馳堅車歷險摧其剛便是任重道遠死而後已氣象使人卓然有立為學之始須有此大規模又須不問難易不顧生死以必至為期又曰理者乃事物恰好處天地間惟有一理散在事事物物雖各不同而就其中各有一恰好處所謂萬殊一本一本萬殊也三聖所謂中孔子所謂一貫大學所謂至善皆是此意聖賢相去數百年而謂以是傳之者皆是做到此耳然

義理無窮。未易便到極處。則吾輩講學。正要相與合力。精思明辨。討個分曉的當受用處。又要各辦得個耐煩無我之心。耐煩則不厭往復。無我則庶無徇私。縱有未明。雖十往反而不憚。如是則始得個至當之歸。基隱居求志。而聞望翕然。郡守趙汝騰首以禮聘。其後蔡抗楊棟相繼聘請。交薦於朝。皆不就。基嘗告學者曰。辭受出處之際。當先致辨。不可挾古人之似。借以謀利。景定五年。詔舉遺逸。特授迪功郎婺州教授。仍辭不受。咸淳初。復有史館校勘之命。御筆俾兼崇政殿說書。詔旨丁寧懇懇。基辭益力。太守趙希悅

金華徵獻畧

卷之五

三

貽書勸駕。舉前賢山中。出雲雨太虎。一洗塵埃。山更好之。句。基答以留取。閒身臥空谷。一川風月。要人看。卒不起。乃授承務郎。主管華州西嶽廟。亦不受。基生於淳熙戊申。終於咸淳戊辰。享年八十有一。妻周氏。早卒。終不繼娶。基生平不喜著述。僅有大學中庸發揮若干卷。大傳啓蒙太極通書西銘發揮若干卷。傳道弟子。王栢。張潤之。以國子祭酒楊文仲請。謚文定。國朝雍正三年。暨王金許四先生俱奉旨從祀聖廟。

論曰北山先生。蓋三承詔旨徵聘云。其初聘也。特授迪功郎。婺州教授。先生以老辭。其再聘也。授史

館校勘崇政殿說書。先生復以老病辭。蓋其時先生已將八十矣。至於三聘。則授以承務郎。主管華州西嶽廟。蓋當事以先生年高望重。不敢以職事相煩。而榮以虛銜。以申其尊德重道之意。則固可以拜受。詔旨於床下。而不必有千里赴職之勞也。而卒辭不受。何也。先生之言曰。廉恥一事。在吾道中最所當謹。豈有廉恥尚不知謹。而能明師道。以淑人心乎。世衰道微。廉恥交喪。士大夫以講道論學。為梯榮干進之媒。理學之壇。有市心焉。得非釋氏所云。販佛者乎。世之學北山者。必先學北山之

金華徵獻畧

卷之五

四

立志學北山之立志。當自廉恥始矣。北山論理曰。理者是事物恰好處。此言有用無體。與明道異。明道先生云。心也。性也。天也。一理也。亦與朱子異。朱子釋戒慎不睹。恐懼不聞曰。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離於須臾之頃也。豈止是事物恰好處乎。問如何是截斷。為人曰。非禮勿視。聽言動。豈不是截斷。為人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豈不是截斷。為人問如何是萬殊一本。曰。一真則一切皆真。一中則一切皆中。一敬則一切皆敬。一即一切。一切即一。豈不是理一分殊。且試說個樣子。鏡體



一明因物現形琴體一靜隨彈發音

王栢

王栢字會之金華人祖師愈學於龜山楊時受易論語後與朱熹張栻呂祖謙遊父瀚與其叔季於麗澤書院執經於朱熹之門栢生秉高明負志偉慕諸葛武侯之為人自號長嘯欲以奇策取關中年踰三十始知家學授受之源一日與友人汪元思讀四書至若處恭執事敬惕然曰長嘯非聖門持敬之道亟更以魯每從楊船山劉馮堂問業船山曰北山何子泰嘗從黃勉齋得考亭之傳即往從之基見栢甚

金華徵獻畧

卷之五

五

喜曰會之真吾友也授以立志居敬之旨為作魯齋箴勉以質實艱苦之學栢於是益自奮有疑必從基就正每見基歸克然自得基恒稱之曰會之二十年功夫勝他人四十年矣栢自謂研窮愈深則義理愈呈露涵養愈密則趣味愈無窮手圖敬齋箴為日用躬行之則每日晨起深衣謁廟進止有儀言動有法綜理家政統紀斬斬戶庭闐然御羣弟子色莊詞厲毅然不可犯平居酒不濡唇食雖疏淡必潔當暑閉閣靜坐子弟白事非衣冠不見痛先世遺書零落整比成編曰清風錄各為題識幼孤事其伯兄恭儉友

愛中年同處益盡和孺之樂季弟早喪撫其遺孤

視無間從子備弱齡好學知所尊事使與同若一門自為師友收合宗族規模遠懦不自立者扶植之貧不自給者周恤之故人汪元思卒貧無以殮率朋友殯之且為之請於北山以銘之四方學者至館而食之日久不厭隨其淺深以誘迪之開其適道之門提綱疏目析異會同叩之無窮而其出愈新士大夫之仕其鄉而乞言者則語之曰士生天地間以萬物皆備之身而不以古今自任經綸自期皆自過其躬而已郡守趙汝騰蔡抗楊棟思復麗澤書院皆以講

金華徵獻畧

卷之五

六

席延聘栢以北山為辭請益力北山亦勉其經始而作成之乃精生員之選增養士之田創制器服廣置書籍規畫整然俾諸生誦習振作於因仍積弛之後氣象為之一新仍應台守趙景締之請主上蔡書院栢至首講上蔡大居敬窮理之訓畧曰上蔡先生謂常惺惺正訓敬也敬則此心光明洞徹動靜語默醉醒萬變無不得其當其中卓然不與之俱往此敬之效也故君子必存養於未發之先省察於將發之際端莊靜一此敬也應事接物亦此敬也講明道理非敬則若存若亡議古論今非敬則或是或非以至人



偷日用之常，非敬則乖，違舛逆，無一中節，故伊洛以來，拈起持敬，致知兩下工夫，不可缺一實相，頌也。天台後學，於是始得聞正學傳授之要，雖鄉之耆德，皆執弟子禮來謁，遠近聞風，莫不競勸，理宗皇帝上賓，率諸生製古衰服，臨於郡士，於是始識先王之禮，為永式焉。栢兩主書院，以張維世教為己任，歸而講道於家，敷揚經旨，精瑩粹白，聽者意融心悅，四方學者不遠數千里，而戶屨常滿，晚年積厚養邃，精力清強，少壯有所不逮，孜孜作述，不知老之將至，咸淳甲戌，偶感微疾，自知天命不遠，謂其子曰：生必有死，天地

金華徵獻畧

卷之五

七

之常，予無德可紀，不必作墓銘行狀，平生編纂，未經有道訂証，不可流布，臨歿，整衣端坐，揮婦女出寢門，子姪門人侍，夷然而終，享年七十有八，諸生制經行心喪禮，麓澤山長，率生員赴臨，天台諸生，衰絰為位，聚哭，或踰嶺，奔赴朝野，莫不嗟惜，栢學博義精，心平識遠，考訂羣書，該攝融會，權衡裁斷，洞中肯綮，謂大學格物致知章，未嘗亡，還知止章於聽訟之上，於詩則黜鄭衛，諸淫奔之詩，謂今之三百篇，豈盡夫子之三百篇乎？所刪之詩，容或有存於閭巷浮薄之口者，漢儒概謂古詩，取以補亡耳，陽明亦有此論，正恐未

六卿錢備起於郊，各賦詩，嬰齊賦野有蔓草，子產賦羔裘，子大叔賦牽裳，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稗芣，宣子喜曰：鄭其庶乎！六卿所賦羔裘之類，皆紫陽所謂淫詩也，而已見於左傳，謂漢儒補亡，可於春秋則謂吾夫子以大公至正之心，立百王之大法，千五百年，為諸儒刻鏤幾碎，朱子於諸經縷析毫分，獨於春秋以渾然得夫子之心，其他勘政，未易悉數，所著文集七十五卷，讀易記，讀書記，讀詩記，各十卷，讀春秋記八卷，論語衍義七卷，太極衍義一卷，伊洛精義一卷，研幾圖一卷，魯經章句三十卷，論語通旨二十卷，孟子通旨七卷，上蔡講義一卷，書時傳四十卷，左氏正傳十卷，續國語四十卷，困學之書四

金華徵獻畧

卷之五

八

卷文章續古三十五卷，文章復古七十卷，濂洛文統二百卷，擬道學志二十卷，朱子指要十卷，詩可言二十卷，天文考一卷，地理考二卷，墨林類考二十卷，大爾雅五卷，六義字原二卷，正始之音七卷，帝王曆數二卷，江左淵源五卷，伊洛指南八卷，雜志二卷，周子二卷，發遣三昧三十五卷，文章指南十卷，朝華集十卷，紫陽詩類五卷，家乘五十卷，以國子祭酒楊文仲請，謚曰文憲。論曰：魯齋之學，為考亭嫡傳，至其論經，多與朱子相在異世，或以此議之，而不知其非也。弟子之於

師如子之竹父。但得其一。點真骨真血。其餘長短肥瘦。鬚眉髮膚之間。不必皆似也。精血之不傳。而徒求肖於長短肥瘦鬚眉髮膚之間。則必泥塑木雕。而後可也。曾之繼孔。思之繼曾。孟之繼思。其言論豈必一一皆同哉。而其精髓脈絡之相傳。則一毫不差。今之尊紫陽者。屑屑焉細求之。語言文字之間。嗚呼。其形雖在。其精已亡矣。

張潤之

張潤之。字伯誠。號思誠子。蘭谿人。潤之少遊北山何基之門。餘三十年。盡得北山之學。北山之墓也。潤之

金華徵獻畧

卷之五

九

為定士禮。不用品官之儀。以成其志。北山輯近思錄發揮。未就而卒。仁山全履祥繼成其書。而皆質於潤之。然後裁定履祥嘗稱之曰。思誠子於朱門為嫡孫行。端平淳祐。文獻靈光。值亂處約。布衣蔬食。薪水或不繼。人不堪其憂。處之裕如。水雪孤松。端操凜凜。白雲許謙稱之曰。先生之德。篤誠清介。同學專力於經。其季早世。訓其遺孤。而經紀其家事。且飲食之。先生長仁山二十年。為同門先達。平居商畧討論。情好最密。他人不及也。居家被服樸畧。人視之。巖谷一叟耳。而天機駿利。襟度融朗。有浴沂咏歸氣象。彼以貌觀

先生者。豈知德者哉。當時北山門人。王栢之外。首推潤之。北山卒。栢謂全履祥曰。北山當世巨人。今弟子制服而非古。則無以示四方矣。履祥考古定制。議用白布深衣而純以素。素冠加經於內。而加生絹於外。經用細麻帶用細苧。栢則更議用玄冠端武。加白巾。曰。即古之素委貌也。深衣不用素純。而布帶加葛經。潤之曰。不可。北山之生。不為詭俗之事。今忽為詭俗之服。非北山志也。吾黨以學問躬行自勉。有以發明北山之學可矣。不必為是服也。生絹白衫。加布帶。而白巾如常。庶不駭於俗。且今人而古服。會之服之可也。倘朋友中有義利不明。出處失節者。見吾輩之服。亦服之。反玷北山矣。栢不從。竟用已議。約其成服。潤之不往。

金華徵獻畧

卷之五

十

論曰。魯齋之議服非乎。曰。魯齋之議非。則孔門弟子之喪。其師者。皆非矣。生於後世而為儒。鰥鰥焉行一禮。而恐為俗人所驚怪。古道何由復乎。故昔賢之論居喪也。曰。非大智不能知。非至仁不能行。非大勇不能斷。世衰道微。師弟子之倫亡矣。魯齋獨能采擇古禮。以喪其師。其有孔門七十子之風乎。伯誠之議亦不失為中論。然魯齋之意。決則從

之可矣。臨期不往，此何禮哉？孔門論禮，類多互異。若使各持已見，則泗上塚旁，為爭競之藪矣。君子若家立朝，凡於禮之無甚害於體者，議既有定，即不合於已，亦當勉而行之。倘堅持已見，不從則委而棄之，家國之事無往而不壞也。洛蜀之爭，其前車矣。北山之骨未寒，而同門二賢，議一禮而彼此互持，界若鴻溝，無怪乎同一孔子之道，而朱陸分門。萬古相持而未有已也。楓山不為別白，曰三先生皆北山門人，雖所議不同，然其厚師友之義則一。其然，豈其然乎？

金華徵獻畧

卷之五

十一

金履祥

金履祥，字吉甫，蘭谿人。其先出於項，項伯入漢，賜國姓為劉。其後避錢武肅王嫌名，凡劉之居江東者，皆改姓金。履祥幼穎敏，智若成人，好學有經世志。年十八，補弟子員。二年試中，補太學生。有能文聲。履祥於是益折節讀書，凡天文地形、禮樂刑法、田乘兵謀、陰陽曆律之書，靡不研究其微，而克極其用。年十九，知向濂洛之學，遂棄舉子業。往見魯齋王栢，請問為學之要。魯齋舉胡文定之言以告之，曰：「立志以定其本，居敬以持其志。」志立於事物之表，敬行於事物之內。

又問讀書之要，曰：「自四書始。」已又因魯齋登北山之門。北山曰：「會之屢言賢好學，便自今截斷為人。」由是講貫愈精，造詣益邃。往來二公間，何示以省察克治，王示以涵養克拓，語雖甚約，履祥服之終身。嘗若有未盡焉，當時議者謂何之清介純實，似尹和靖，王之高明剛正，似謝上蔡。履祥則親得之二氏，而並克於已者也。蓋何王之學，實本於勉齋黃榦，得朱子之傳。其授受源流，粹然一出於正。履祥既生，有虞乘濟以精識，踐修涵養，深造自得，動作語默，太和流溢，四方學者風承響接。肅襟造請，履祥因人開發，如察厥投。

金華徵獻畧

卷之五

十二

荆適中，夫寒熱虛實之候，動輒孚格，不俟終日，或一時不契，則寬以養之，徐以誘之，待其自得。雖端若論學，而其心無日不在天下。宋季襄樊之師日急，當軸袖手，履祥乃進牽制搗虛之策，請以奇兵由海道直趨燕薊，則襄樊之師將不攻而自解。因備述海船所經由，巨洋別島難易遠近，歷歷可據以行。宋不能用，及後張瑄朱清海道，與履祥所上書咫尺不與。後人服其知言。履祥獻策既不用，謝歸，尋以勲功郎史館編校起之，則已不及用矣。元祖既下江南，履祥隱不出。嚴陵守稔知履祥賢，用上蔡故事，聘主釣臺。

書院履祥不却。至則舉嚴先生懷仁輔義之說。爲之
據發仁義之奧。學者始知義理之學。既歸。築室仁山
下。講道著書。以淑後進。諄諄不倦。言論風旨。皆可頌
法。學者稱仁山先生。履祥家故貧。中歲依北山魯齋。
患難扶持。死喪通濟。二師不遺餘力。北山卒。履祥謂
北山一代鉅儒。治喪之禮。四方所瞻視。與魯齋議所
以喪其師者。事見張潤之傳。既而魯齋卒。履祥率門
人治喪如初禮。鄉人於是始知師弟之義。鄉之故人
子坐累。母子分配夷隸。不相聞者十年。履祥爲之經
營傾貲以歸其子。其子後貴。履祥不言德。相見勞問

金華徵獻畧

卷之五

三

而已。履祥雖不仕宋。宋亡。雪涕故國。作思舊操。辭曰。
南方之將。大地之洋。波湯湯兮。翠華重省方。獨力回
天。天無光。此志未就。死矣。死南荒。不作田橫。橫來者
王。不學幼安。歸死其鄉。欲作孔明。無地空翔。翔惟餘
箕子。仁賢之意。留滄茫。穹壤無窮。此恨長。千秋萬世
聞者。徒悲傷。履祥生紹定壬辰。卒大德癸卯。享年七
十二。其後里人吳師道。移書學官。請祀州學。仍特謚
文安。所著有尚書表註。大學指義。疏義。論孟攷証。通
鑑前編。行於世。

論曰。學者莫患乎無志。故必先辦必爲聖賢之志。

不安於流俗。乃可入道。魯齋之教。仁山首提立志。
可謂得爲學之要矣。人之有志。如盤之有針。針一
定。而地形定。稍偏於東西。而卽見之。志一定。而吾
心之針正。稍涉於偏私。而卽覺之。見非禮之色。志
立。則勿視。聞非禮之聲。志立。則勿聽。非禮之言。志
立。則勿出。非禮之事。志立。則勿動。事父母。志欲盡
孝。則不屑爲不孝。處兄弟。志欲盡悌。則不屑爲不
悌。事君。志欲盡忠。則不屑爲不忠。交朋友。志欲盡
信。則不屑爲不信。私心內萌。志不立也。志立。則能
絕浮氣。外動志不立也。志立。則能平與人。不能容

金華徵獻畧

卷之五

古

志狹也。志立。則能容。怨尤。不忘。志弱也。志立。則能
忘。爭忿。不解。志慢也。志立。則能解。研理不精。志昏
也。志立。則能精。志常立。則不亂。卽爲持敬。志常存
則不放。卽爲涵養。截斷爲人。之功。不外立志。包容
一世之量。亦在立志。學者立志。而奉以終身。以之
爲賢。爲聖。不難矣。不然。志一放倒。則衆弊叢生。如
植木無根。引泉無源。吾見其枯槁乾涸。而不可爲
也。魯齋以是教。而仁山以是學。娶學之要。其在是
矣。

許謙子許元附

元許謙字益之其先居京兆之興平宋元豐間始居
笠澤仍徙婺為金華人父航淳祐丁未進士主管三
省樞密院架閣文字無子以從父兄貢士日宣之次
子嗣即謙也謙秉資粹敏生母陶氏授以孝經論語
輒記五歲就學莊重如成人宋亡家毀貢士君相繼
歿而謙亦稍長僑居城闈借書於人以四部分而讀
之雖疾病不廢聞仁山金履祥講道蘭江上往見之
有頃履祥曰士之為學如五味之在和醯醢既加則
酸鹹頓異子來見我已三日而猶夫人也豈吾之學
無以感發於子耶謙聞之悚然時履祥年七十謙三

金華徵獻畧

卷之五

五

十有一請就弟子列履祥乃告之曰聖人之道中而
已矣中之為道理一分殊謙由是致其辨於分之殊
而要其歸於理之一每事擇夫中而用之履祥歿謙
益肆力於學多所自得自謂吾生平非有大過人惟
為學之功無間斷耳謙制行甚嚴至其應世不膠於
古不流於俗介不絕物通不隨眾身在草野而心存
當世大德丁未癸惑入南斗勾已而行謙知災在吳
越是歲果大祲謙憂之貌為之瘠或曰先生乏食乎
謙曰今公私匱竭道殣相望吾能獨飽耶其處心如
此肅政廉訪使劉廷直舉茂才異等副使趙宏備舉

遺逸皆辭宏備在南臺命除館禮聘使眾僚多士有
所矜式謙欣然而起已而東還以目背屏居東陽八
華山遠而幽冀齊魯近而荆楊吳越之士皆百舍重
趼而至謙之設教以五性人倫為本以開明心術變
化氣質為先以為己為立心之要以分辨義利為處
事之制其八華山學規則曰心靜明理之本貌恭進
德之基剛毅乃足自勵謙讓可以集益有善當與人
共有惡勿忌人攻又嘗告其門人曰近年少氣銳每
每奇論迷不知復流為誕妄非小失也聖人明道設
教制為六經故後之聞道者必求諸經然經非道也

金華徵獻畧

卷之五

六

而道以經存傳註非經也而經以傳顯由傳註以求
經由經以知道蘊而為德行發之為文章事業皆不
倍乎聖人則所謂行道也傳註固不能盡經意而自
得者亦在精思之後耳不然梯空凌虛而遽自尊大
道無是也謙教人至誠諄切內外殫盡隨材啓牖而
其出無方為學者師垂四十年著錄千餘人達官富
人子弟望廬而驕氣自消踐庭而禮容自飭咸以不
及門為恥縉紳先生至是邦必即其家訪以政典隨
方勸誘聞者莫不厭服臺省諸公若王士熙耿煥鄭
允中李端吳壽趙天綱陳思謙趙仲仁前後列其行

義於朝、鄉闈主司、集賢曹鑑、翰林楊剛中、亦率同院上其名於省、復以遺逸應詔、皆不起、仍紀至元元年、當大比、諉以文衡、亦不赴、嘗謂吾非必以隱為名高、顧時止惟其時耳、晚歲以涵養本原為主、常瞑目靜坐、晝之所為、夜必書之、疾革而止、家雖貧、冠婚喪祭、賓客之禮必盡、暮年僦屋以居、饘粥不給、門人呂權、蔣立、金涓、將為買田築室、而疾作、將卒、正衣冠坐、門人朱震亨曰、先生視稍徧矣、更肅容端視、乃瞑、享年六十有八、弟子以義制服、葬於縣西北安期里、因即其所自號、題曰白雲先生之墓、行省請於朝、特謚文

金華徵獻畧

卷之五

七

懿與北山魯齋仁山並祀於鄉、祠曰四賢、明更稱正學、載在祀典、謙所著有四書叢說、詩名物鈔、書緝傳叢說、春秋溫故管窺、觀史治忽幾微、行於世、又有三傳義疏、讀書記、未脫稿、詩文集、及自省編、藏於家、子元附傳、按東陽志、言白雲二子、明初皆為大官、而死於恫。許元、字存仁、謙子、恪守家教、其學一宗朱子、非五經四書不讀、非濂洛關閩之學不講、明祖至金華、訪求白雲之後、名元未即至、而乘輿已還、乃驛赴金陵、與語大悅、曰、何相見之晚也、拜京學教授、仍命入傅皇太子、及諸王、歲乙巳、始置國子學、命為博士、丙午五

月上發濠梁省陵墓、命從行、八月奉命進講經史、極陳洪範休徵咎徵之應、上悅、吳元年四月、上至白虎殿、見諸生有讀孟子者、問曰、孟子何言為要、對曰、勸國君以行王道、施仁政、省刑罰、薄稅歛、乃其要也、冬十月、定國子學官制、擢為祭酒、明之有國子祭酒、自元始、乃設立教國子法、為條數十、皆見施行、元為祭酒、垂十年、出入兩宮、最見禮遇、一切稽古禮文之事、至於人才進退、時政張弛、無不預議、既而浙江僉事程孔昭誣劾其失、有詔弗治、安置韶州、後遇赦還、尋殺、元在韶、即張曲江祠以居、好事者繪為南華謫居

金華徵獻畧

卷之五

六

圖以相傳示云、

論曰、吾讀白雲之書、有云、古之學者、出於口、而可以心存於心、而可以身踐、旨哉言乎、蓋存於心、則出口、非游言、踐於身、則存心、非虛想、言行一致、內外合符、此儒者之學、所以篤實而光輝也、吾婺自北山何氏、得朱子之傳、於文肅黃榦、再傳而為魯齋王氏、三傳而為仁山金氏、四傳而為白雲許氏、北山清純、魯齋弘博、仁山英邁、白雲更平粹、通廣、一時婺州之學、顯於天下、有小鄒魯之目云、

胡長儒

列長孺字汲仲永康人胡氏自宋南渡後以進士科發身者十人持節分符先後相望父居仁淳祐丁未進士朝散郎知台州軍州事文辭政事絕出於世至長孺其學益大振九經諸史下逮百氏名墨縱橫旁行敷落律令章程無不包羅而揆序之咸淳十年以任子入官監重慶府隔槽酒務兼總領湖廣軍馬錢糧所僉廳與高彭李湜梅應春等號南中八士聲聞赫然會宋亡退隱山林至元中詔下求賢有司強起之至京師集賢院薦為翰林修撰言忤執政改教授揚州秩滿遷建昌適錄事缺官檄長孺攝之時程楚

金華徵獻畧

卷之五

九

公家氣燄熏灼即違恣人不敢問其樹外門侵官道長孺亟命撤之轉台州路寧海縣主簿歲丁未浙江大祲戊申復無麥民相枕死宣慰同知脫歡察議行賑荒之令歛富人錢一百五十萬給之至縣以餘錢二十五萬屬長孺藏去乃行旁州長孺察其有乾沒意悉散於民閱月再至索其錢長孺抱成案進曰錢在是矣脫歡察怒曰汝膽如山耶何所受命而無忌若此長孺曰民一日不食當有死者誠不及以聞然官書具在可徵也脫歡察雖怒不敢問縣有銅巖惡少年狙伺其間恒出抄道為過客患官不能禁長孺

為衣商人服人蒼頭負貨以從陰戒騶卒十人躡其後長孺至嚴中人突出要之長孺方遜辭謝騶卒俄集皆成擒俾盡述其黨寘於法夜行無虞民荷溺器糞田偶觸軍卒衣卒杖傷民碎其器而去竟不知主名民來訴長孺陽怒其誣械於市俾左右潛偵之卒過焉戟手稱快執詣所隸杖而償其器群姬聚浮屠菴誦佛書祈福一姬失衣適長孺出鄉姬訟之長孺以牟麥寘羣姬合掌中命繞佛誦書如初長孺閉目叩齒作集神狀且曰吾使神監之盜衣者行數周麥當芽一姬屢開掌視長孺指縛之還所竊衣長孺白

金華徵獻畧

卷之五

十

事帥府歸吏言有姦事屢問弗伏者長孺曰此易易爾夜伏吏案下黎明出姦者訊之辭愈堅長孺佯謂令長曰聞有詔旨盍迎之叱吏卒縛姦者東西楹空縣而出庭無一人姦者相謂曰事至此死亦勿承行將自解矣語畢吏唯而出姦者驚咸叩頭伏罪永嘉民有弟質珠步搥於兄者贖焉兄妻愛之給以亡於盜屢訟不獲且往告長孺長孺曰爾非吾民也去未幾治盜長孺喉盜誣兄受步搥為贖逮見赴官力辭數弗置長孺曰爾家信有是何謂誣耶兄倉皇曰固有之乃弟所質者赴持至驗之呼其弟示曰是乎弟

自然立命聽贖轉兩浙都轉運使司長山鹽場司進階將仕郎未上以病辭不復仕長孺爲人光明宏偉其學出於國子正青田余學古學古師同邑王夢松夢松師龍泉葉味道味道則朱熹弟子也長孺既獲聞伊洛正學及行四方益訪求其志始信涵養用敬爲最切默存靜觀超然自得晚年深慕陸九淵爲人宇宙卽吾心之言諄諄爲學者誦之發明本心之學慨然以孟子自許唯恐斯道之失其傳誘引不倦一時學之有如饑渴之於食飲方獄大臣與郡二千石聘致庠序敷繹經義環聽者數百人長孺爲言人

金華徵獻畧

卷之五

五

雖最靈與物同產初無二本皆躍然興起至有太息者爲辭章有精魄金春玉撞一發其和平之音海內來求者如購拱璧碑榜焜煌照耀四裔鄉關取士屢司文衡貴實賤華文風爲之一變晚寓武林病喘上氣者頗久一日具酒食與朋友弟子別云將返故鄉門人有識其意者曰先生精神不衰何爲遽欲觀化乎答曰精神與死生初無相涉也就寢至夜半喘忽止正衣冠坐逝年七十五所著有瓦缶編南昌集顏樂齋稿多亡逸唯石塘文稿五十卷行世今亦亡其書法精出間見於文氏停雲館石刻中其從兄之綱

之純皆以經術文章名之綱字仍仲嘗作薦書其於聲音字畫之說自言獨造其妙惜其書不傳之純字穆仲咸淳甲戌進士踐履如古獨行者文尤明潔可誦號之爲三胡云

論曰吳立夫云予初見汲仲先生先生嘗語予面膚黑而多黧唇齟摏而不閉黔則無澤不閉將失氣無澤而又失氣非壽徵也爾曷不閉汝氣而後瞑且爾獨不見爾家甕之盛酒者乎夜甕或不覆則酒且失味而不中飲汝之失氣亦猶是也予固疑先生或得於攝生養氣之道者曾不數年而先

金華徵獻畧

卷之五

五

生竟以衣冠沐浴端坐嗒然而遽化予方無以終事則徒識其遺言撫其陸墓繼之以涕泣而已按汲仲先生好談金谿之學立夫雖極尊稱別有微辭見於他說童廷式金華文獻亦不登載宋景濂作元史金華之士列儒學傳者五人金許之外一則永康胡汲仲一日東陽陳君采一日蘭谿吳正傳正傳之學爲金許佐輔君采則自命孟子後一人汲仲則象山苗裔也辱在桑梓表彰先賢當憑國史矧出於大賢之手乎故仍列之儒學至所載折獄諸案多雜出於他書景濂先生亦汲仲不遠

言必有據，故照本傳錄之。

吳師道

吳師道，字正傳，蘭谿人。幼穎敏，不羣。善記誦，攻詞章，為歌詩清麗俊逸。年弱冠，因讀真西山讀書記，翻然有志於為己之學。刮摩滓厲，日長月益。嘗以持敬致知之功，質於白雲許謙，謙復以理一分殊之旨，由是往復相訂，造詣日深。至治元年，登進士第，歷官高郵縣丞、寧國錄事、池州建德縣尹。師道官錄事時，有兵過其境，統馭者無紀，羣入市，抽刀脅人，取財物不計。則縱火殺人，城中大擾。郡縣吏皆鍵戶不出。師道單

金華徵獻畧

卷之五

五

騎按行，捕殺傷人縱火者。眾兵謀曰：錄事持我急，必殺之。師道大聲曰：錄事在此，敢殺者前。眾不敢動。居民以寧。明年宣城大旱，民艱食，乃禮勸富民，得穀三百餘石，平價而糶者，又萬餘石。肆墉之內無饑人。廉訪使者賢之，以師道攝縣事，悉召縣民禮勸如初，得穀三萬七千六百石，以均給饑者。明年春，二麥猶在田，師道建白於上，得官粟四萬石，贖罰錢七百三十錠。廉訪司又勸分旁郡，得鈔三萬七千七百錠，以等第分給。師道使饑民更番受賑，日數千百人，無敢譁者。或易服重至，即於眾中指出之，眾以為神，所全活

三十餘萬人。廉訪使列其治行於朝，入為國子助教，陞博士。其教人一本朱子之訓，而遵許衡之戒，汰六館之士，人人以為得師。丁內艱歸，以奉議大夫禮部郎中致仕。子曰源，曰沉，皆世其家學。而沉尤有名，入明為東閣大學士，載文學傳。師道嘗讀劉孝標山棲志，有所稱江洽中，王徵士者，皆婺人也。而郡志失之，因歎金華自立郡以來，幾千百年，山川英秀之氣，實鍾於人，其間豈無奇偉特絕之士，而前志闕如。自宋紹興間，通守洪遵始為東陽志，然其紀當代人物，僅數人，且節義功烈，若滕章敏、宗忠簡者，皆不見列。

金華徵獻畧

卷之五

五

可謂畧矣。矧自紹興以後，迄乎乾道淳熙間，呂太史道德文章，巍然特出，視前世又遠過焉。於是名卿相、賢牧伯、大魁碩儒、名人偉士，肩摩踵接，蓋不可勝數。而其季年，北山魯齋、紹紫陽之學，而推演之。至今私淑，代有傳人。夫其名爵在史編，論著在天下，章章傳頌之，決不遂泯沒，無俟於予也。特其沉微不著者，遺文逸事，稱道幾絕，或地望舛錯，久亦失真。是誰之責乎？因採蘭谿之人物言行，可後汰者，為敬鄉前錄。繼又採金華一郡之人物言行，而為敬鄉後錄。迄今金華之修郡邑志，皆取裁於師道，然敬鄉前錄，竟不傳。

師道所著書於敬鄉錄外有易詩書雜說春秋胡傳附辨戰國策校註及文集二十卷云

論曰吳正傳作敬鄉錄而不列唐與政不但其文而且深沒其人諱之惟恐不深也厥後宋景濂王子克蘓平仲諸公出則數數稱道之而宋公且為之補傳以彰國史之缺豈成雪崖阮霞嶼諸公出則盡力表揚之至於今黃梨洲朱竹垞毛西河諸公出則追悼惋歎之思欲表揚而什一之存不勝其千百之亡而深惜夫殘編斷簡之無可復搜也正傳之用意毋乃褊乎然自正傳作敬鄉錄

金華徵獻畧

卷之五

五

而發中人物賴以不亡如賈刪定杜文學諸疏皆旁搜家乘而登之至今如日星之光照耀簡冊其有功於先賢甚鉅其有功於桑梓甚大至其所學沿流白雲上溯考亭粹然一出於正娶賢中未易多得章文懿作蘭谿志乃列諸儒學而不得與楊船山諸公同登理學之班噫是又一正傳也文懿之用意固別有在然勢與時移理亦隨之宋明之例有不能概繩後世者矣宋景濂知之乃登之元史儒學傳元史不列理學傳其儒學傳即理學史儒學傳其文學傳即蘭谿志之儒學潛溪立例甚嚴即其師如吳立夫者尚不得與正傳並

科其尊正傳至矣今仍列儒學猶宋志也

陳樵

陳樵字君采東陽人生平好衣鹿皮故自號鹿皮子樵性英敏博綜羣書於學無所不窺生當元世隱居小東白山閭谷澗少霞洞中著書十餘種曰易象數解新說曰洪範傳曰經解曰四書本旨其微詞奧義多先賢所未經道學士宋濂稱其超絕之資曠視千古若一旦暮期以孔子為師而折衷羣言之是非可謂特立獨行而無畏懾者也樵嘗執濂手慨然太息曰漢太師釋經而善者不傳傳者多不得其宗淳熙

金華徵獻畧

卷之五

五

來羣儒之說與洙泗伊洛尤不類曩予屏去傳註獨取遺經精思之四十年一旦神會心融灼然有見於聖賢之大旨也蓋明月之珠失之二千上年自王公下至鄙賤莫不偃偃然索之而終不可致牧豎於大澤之濱偶獲之豈可以其賤忽之乎濂避席而請曰願遂問之乃言曰吾以九疇為六府三事而圖書同為易象以片言統萬論而天下古今無疑義以庸言釋經旨而野人君子無異辭夫神之所知者智也知天地萬物一體之謂仁知天下分殊之謂禮知分之宜之之謂義禮復而和之謂樂故天地萬物一體者

是經史之會委也。能一視萬物，則萬殊之分正。家齊國治而天下平矣。今夫天下國家一枳也。枳一而穰十焉。枳有穰而一視之。其於人則仁也。發而視之。穰有十則其等有十。其於人則君臣父子長幼之等。夷刑賞予奪之殊分者也。所謂禮也。視十為十者。禮之異。視十為一者。仁之同。分愈異者。致愈同。禮愈嚴者。仁愈篤。此先王之道也。治天下國家而不以禮。則葵倫。毀禮樂廢而仁亡。是故洙泗濂洛。朝夕之所陳者。天下萬殊之分。視聽言動之宜。所操者。禮之柄焉耳。故一體萬殊者。孔子之一貫。於言無不統者也。章句

金華徵獻畧

卷之五

老

析而附會。與操其枝葉。舍其本根。洙泗濂洛之會。要不可見。而遺經不可識矣。又遺濂書曰。吾且死。吾道苦無所授。子聰明絕倫。胡不一來。來片言可盡也。然凡與人言文章。必以六經為歸。故其詩文皆自成一。家所著古賦十餘篇。莫辨晉魏。一時名士如雲。皆向慕之。如侍書虞集。侍講黃潛。尤極推重。曰。鹿皮子詩賦。當今第一。又曰。吾儕所為文。不過循成規。無傑然出人意表者。如鹿皮子。真不可及也。諸朝士數遺書欲引致之。俱不答。性至孝。父病瘋。擧晝夜扶持。歲久不懈。又病痰氣弱不能吐。則為筒吸而出之。母早歿。

見遺衣輒捧之泣。生平未嘗言利。家雖素封。終身惡衣菲食。澹如也。遇歲歉。則竭廩粟以賑親故。及閭里不少靳。既髦。而方岳重臣。及郡邑賢吏。時遣使存問。或親執饋食之禮。後生俊士。以得接見為幸。下至輿臺。鄙吏亦知推敬。稱之曰。陳先生。年八十有八。且卒。跌坐一室。不飲食踰月。縣令遣人以醫來視。麾之去。曰。吾死可矣。儻然而逝。

金華徵獻畧

卷之五

天

論曰。趙香砂述史傳云。自朱呂倡學東南。學士承傳之惟謹。迨元末而精思力詣者。各以所造自成。學若蜀資州黃澤。金華陳樵。最顯名。樵好學。有遂悟。著書窮晝夜不息。會世亂。家燬於兵。其書多不傳。所傳者。率皆詩賦之文。不知者。因目為隱逸。而不知樵之學。固儒學也。其行固儒行也。竊窺君采風旨。蓋似有心。非淳熙之學者。顧其所云。仁統萬善。理一分殊。皆宋儒之緒言。而非必有獨創之解。即萬物一體之語。倘不能的然窺見其本體。而真知所以用力之處。亦未必不涉於想像擬議。竊思得旁採其他說。以証其功力造詣之所到。去年於徐氏家譜。見其仁安堂記。所言安仁之旨。甚詳。而以三月而遊。顏子於仁。尚未安。孔子不呵之者。觀

其進也。夫道不足而妄議古人者，君子無是也。意者其存心純密，實有自得之處，故不覺其言之大也。惜其他文無傳，不能窺見其所學之脩，以觀其詣之所至也。

葉儀 門人何壽朋附

明葉儀，字景翰，號南陽，金華人。受業於白雲許謙，謙之言曰：學者以五性人倫爲本，以開明心術變化氣質爲先。儀既卒業，因授徒講學，四方之士爭趨其門。儀之言則曰：聖賢言行盡於六經四書，其微辭奧義則近世先儒之說備矣。由其言以求其心，涵泳從容。

金華徵獻畧

卷之五

五

久自得之，不可先立己意而妄有是非也。戊戌明太祖下金華，召見同范祖幹以大學進講，命爲五經師。以老疾辭，隱居養親，所著有南陽雜稿。學士吳況稱其理明識精，一介不苟，安貧守道，死而不變，誠篤信醇儒也。弟子何壽朋，字德齡，蘭谿人。洪武初，舉孝廉，以二親俱老，辭父歿，舍所居宅，易地以葬，居恒窮理守道，不妄干人，晚自號歸全，學者稱歸全先生。

范祖幹 門人汪與立附

范祖幹，字景先，金華人。性至孝，郡守王宗顯立純孝坊以示褒。學者稱純孝先生。郡人爲建二賢道學坊。

卽祖幹與香溪浚也。祖幹初受業於白雲許謙之門，其學以慎獨爲主，嘗曰：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引誘後學，惟恐其不入於善。四方士大夫至者，必親質問，以一身係斯文之重。戊戌明太祖下金華，與葉儀同召，初幸學，以大學進講，上命剖析其義。祖幹乃曰：帝王之道，自修身齊家，以至於治國平天下，必上下四旁均齊，方正使萬物各得其所。而後可以言治。上喜曰：聖人之道，所以爲萬世法，吾自起兵以來，號令賞罰，一有不平，何以服衆。夫武定禍亂，文致太平，類此道也。甚加禮敬，尋辟諮議，以親老

金華徵獻畧

卷之五

五

辭曹國公李文忠守嚴郡，尊事祖幹，恒稱師而不字。天台方孝孺曰：斯道之微，不能無敵，苟非賢者，則莫振其衰而扶其顛。自宋之亡，大統中絕，顧瞻金華，有光燁燁，吾儕小子，不幸而不見其盛時矣。所得見者五六公焉。曰宋曰胡曰范曰葉，此數公者，皆百世之士。往歲不淑，而葉公卒，胡公逝，既而宋公薨於蜀，范公奄去而不可挽。自今以往，蚩蚩之衆，何所倣而爲善。茫茫之緒，誰爲之繼，而孰爲之延乎。方公一代鉅儒，而傾注若此，其品詣之卓越可知矣。祖幹門人曰汪與立，字師道，蘭谿人。修德立行，與同邑何壽朋齊。

名而文學過之。嘗謂學者當視古人為不足。毋視今人為有餘。人以為名言。隱居教授。不求聞達。優游林泉。以壽終。

論曰。景翰景先。乃白雲嫡傳。而著作絕少。似於師門宗旨。少所發明。自此婺州之學日微。然其立行醇實。薰被鄉里。建坊褒崇。出於輿論之公。豈非聖人所云。宗族稱孝。鄉黨稱弟者乎。至使一代大儒。若方遜志先生。虛懷傾注。有前輩典型之慕。非其積學有素。孰能如此。夫堯敦九族。舜厚本支。文正之德。刑于寡妻。至於兄弟。以御于家邦。士未有不

金華徵獻畧

卷之五

手

敦至性。厚人倫。而可以言道學者。後世以著述為道學。而道學衰矣。

金華徵獻畧卷之六

鶴潭王崇炳虎文氏撰錄

門人黃廷元殿選較訂

東湖金 律孔時編梓

儒學傳 三

宋濂

明宋濂。字景濂。自金華徙居浦江青蘿山。少師聞人夢吉。後復從吳萊。柳貫。黃潛遊。多所指授。濂亦稱述師門曰。無師之學。雖多不工。遂以文章名海內。廬陵歐陽玄嘗目濂文如淮陰將兵。百戰百勝。志不少懼。

金華徵獻畧

卷之六

又如晴霽終南。眾皴前陳。攬給不暇。元至正中。用大臣言。以翰林院國史編脩召濂。為黃冠。逃隱小龍門。作屋三間。讀書自娛。竟不出。洪武庚子。舉遺逸。特徵濂。除江南儒學提舉。授太子經。累官至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脩元史。時編纂之士。皆山林宿學。而濂總其成。是年剖符封功臣。下濂議五等封爵。名宿大本堂。討論漢唐故事。可法者上之。又叅攷歷代郊禘大禮。除奉議大夫。國子司業。上孔廟祀議。不合。謫安遠知縣。復徵為禮部主事。陞太子贊善。上問帝王之學。何書最要。對以真德秀大學衍義。上令大書揭

兩廡壁間。一日上御西廡。大臣皆侍坐。上指行義中言。司馬遷論黃老事。令濂講析。濂言。漢武嗜神仙。好邊功。民力既竭。譬以重刑。幾至大亂。臣以爲能以義理養性。則邪說不能侵。興學教民。則禍亂不能作。刑罰非所先也。上御齋室。濂侍坐。上問三代所數封疆之脩短。廣狹。濂歷言之。且曰。三代之治天下也。以仁義。故歷年之多。後世莫及。上問三代以上所讀何書。對曰。上古載籍未立。不專讀誦。而尚躬行。人君兼治教之責。躬行以率之。天下有不從教化者乎。上問取士之法。濂言。取士莫善於鄉舉里選。用人莫善於因

金華徵獻畧

卷之六

二

能任官。在官莫善於久。若不遷時。詔許言事。有上疏數萬言者。上厭其迂。欲罪之。羣臣有阿意者。指其疏中語。以爲不敬。當誅。既答之。而上怒未解。濂曰。彼應詔上書。其心爲上。惡得深罪。已而上覽疏語。有足承者。乃責阿意者曰。吾怒時。若等不能諫。乃激吾誅之。何異以膏沃火。向非宋濂。不既誤罪言者耶。陞侍講學士。知制誥。奉詔脩大明日曆。一百卷。實誠五卷。凡山川百神朝享律曆衣服四夷朝貢賞賚之儀。及功臣碑。尚樹國詔論。皆出其手。上欲俾參大政。辭曰。臣少無他長。今得待罪禁林。俾得雍容翰墨。朝夕侍從。

受上恩渥矣。誠不願居重職。上益重之。每見必命坐。言必稱先生。或稱景濂嘗有內宴。濂不勝杯爵。上勸之。至三觴。則面赭。行不成步。上歡甚。爲賦。醉學士歌。又以濂馬疥。命選御廐馬二以賜。爲賦。黃白馬歌。用侍從勞。進承旨。且曰。朕起布衣爲天子。卿亦起布衣爲開國文臣首。俾與國同休。不亦美乎。召其子璠。爲中書舍人。孫慎爲儀禮司序班。暇卽命題試之。曰。朕爲卿教子孫也。旣以年至。詔致仕。追贈二代。詔辭皆御製。稱濂曰。實有古人風。撓之不怒。靜之不衰。又嘗廷譽濂曰。古人太上爲聖。其次爲賢。爲君子。景濂事

金華徵獻畧

卷之六

三

朕十九年。未嘗有一言之僞。請一人之短。罷辱不驚。始終無異。不謂君子人乎。抑可謂賢矣。濂旣歸。居青蘿山。杜門著述。人不見其面。布衣蔬食。無異貧士。或勸爲子孫計。曰。富貴一家物哉。自少至老。未嘗一時去書。文名滿天下。海外諸國朝貢接國門。必問太史公安否。購其文以歸。日本使奉勅請文。獻百金不受。曰。天朝侍從。受小奪金。非所以崇國體也。明年入朝。上大悅。皇太子諸王皆歡動顏色。翌日勅儀曹奉至尊法。備相續。自是日侍上遊晏。上喟然曰。純臣哉。爾濂方。今四夷皆知卿名。卿其自愛。十三年冬。序班慎

以胡惟庸株累論棄市。濂嘗坐。以皇后皇太子言。特
教安置茂州。至夔而卒。年七十三。正統中。賜謚文憲。
濂於書無所不窺。於文無所不工。兼通二氏學。深入
闡奧。至其議論著撰。則一遵紫陽之旨。其論四書。有
曰。上論首論學。蓋持身之大務也。下論首論禮樂。蓋
持世之大務也。持身持世。總是聖賢帝王相傳之要。
故以堯曰終之。總之不外一中。上論終之以時哉時
或。卽時中之義。乃孔子所以通天地萬物而渾於一
貫者。其孔子廟議大畧。謂古者奠皆西面。今遷神南
面。奠者北面。失神道尚右之義。古者大夫束帛以依

金華徵獻畧

卷之六

四

神士結茹爲叢。無有設像之事。今博土而肖之。失神
而明之之義。古者既灌迎牲。既奠燭蕭合羶。今薰
蘇太簡。古者祭享設廷燎。天子百公五十。卿三十。今
秉炬近瀆。古學者各祭其先師。非師弗祭。唐開元禮
國學祀先聖。以諸賢諸子配。諸州但以先師顏子配。
今雜置妄列。若荀况之性惡。楊雄之事莽。王弼之宗
老莊。賈逵之忽細行。杜預之短喪。馬融之附勢。亦屬
其中。何也。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今回參在堂。而路點
在下。可乎。古者士見師。以菜爲贊。故始入學。必釋菜。
其學官時祭。皆釋奠。今專用春秋。非也。又龔川魏漢

律所制大成樂。先儒所謂亂世之音也。又欲以伏羲
爲道統之宗。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次而列焉。皇
尹望且暨稷契夷益說箕皆天子公卿之圖式。宜秩
祀天子之學。若孔子實兼祖述憲章之任。其爲通祀
則自天子下逮云。議上。忤旨。後漸見施行。其論首發
於濂。云。濂所著有潛溪龍門樂坡芝園歸田諸集。一
百三十卷。行於世。子二。長曰璣。次曰璵。而璵尤有名。
璵字仲珩。少知名。工書。能歌詩。官中書舍人。以誤對
得罪。誅。璵真行草篆。俱入能品。與宋克朱廣齊名。號
國初三宋。王世貞曰。朱仲珩書兼衆體。皆可名家。方

金華徵獻畧

卷之六

五

孝孺比之威鳳狝霄。祥雲捧日。按書述云。宋氏父子
不失邯鄲。予嘗見其行草。流動秀穎。翩翩可愛。比之
乃公。誠青出於藍。公臨終作觀化帖八十二字畧云。
君子觀化。小人怛化。中心既怛。何以能觀。我心情識
盡空。等於太虛。不見空空。不見不空。大小乘法門。不
過如此。人不自信。可憐可笑。示恪示懌。蓋其從行二
孫也。此帖留傳鄭氏云。
論曰。文憲之學。源本金許。而張之以文。時出於少
林之宗旨。故明祖目以文人。後人譏以佞佛。然讀
其文。考其所爲人。與同時名輩之所稱許。則文行

兼優卓然開道之大儒無疑也。方正學先生之贊曰。細析密參。大包幽遐。庸言極論。莫非正學。翼孟宗韓。沿朱邁洛。筆孤陋巷。若食萬鍾。訓物型家。惟孝惟忠。非其心悅誠服。知之深而信之篤。孰能言之親切如此。蓋文憲之爲人。寬弘敦厚。而正學則方正勁直。觀其規模力量。似有過乎其師者。至其造道之淺深。則去其師之所到。尚隔一階。吾讀蘿山子曰。馴而弗擾。靖而弗逸。明而弗察。勤而弗煩。四者有失。天下受其害。惜乎正學先生。久於宋氏之門。而不之知也。蓋文憲之所以教正學者。皆儒者之規模綱要。至其深造自得之處。疑有待焉。尚未之言也。

金華徵獻畧

卷之六

六

胡翰

胡翰。字仲申。金華人。年七歲。得遺金於道。俟其人還之。父因益督以學。從遊許謙之門。同郡黃潛。仰貫。武威。余闕。宣城貢師泰。皆深相推許。明太祖定金陵。徵至行在。會有請以金華民籍田出兵者。以翰言而止。洪武乙酉。以衢州教授。徵修元史。書成。辭歸。宋濂稱其奇邁卓越。務師古人。出言簡奧。不繁。動中繩墨。如夏圭商敦。望而知非時物。翰在明初。與宋濂。王。同

時崛起。開三百年文運之隆。而虞山錢謙益尤以翰爲最。曰。仲申仕雖不達。而文章清淳。道古時或有宋主所不到處。所著有春秋集義。胡仲子集。長山文集。行於世。而皇初并收諸篇。尤爲當時所傳誦。其皇初篇曰。天地之初。未始有物也。懸慮翼翼。由一而二。二氣則一。雖雖好。由二而三。三才則一。天下同由之。謂道同得之。謂德同善之。謂性同靈之。謂心不能盡性。則不能盡德。矣。不能盡德。則不能盡道。矣。故雖天也。莫與能焉。而成能者。聖人也。此聖人所以爲萬世開太平也。鴻荒之世。天地草昧。民物雜糅。穴居野

金華徵獻畧

卷之六

七

處。雖跂息。變動之屬。不異也。而不以爲羣。毛食血。飲。雖鷲擊。獮搏之屬。不異也。而不以爲羣。索以羽。草草。木。而不以爲野。瘞以積薪。而不以爲薄。約以結繩。而不以爲愚。其民安之。免於饑寒。而不及於災患。斯可矣。五龍燧人。彼十有七氏者。何氏也。九頭攝提。彼十紀者。又何紀也。其人果聖。而世果治也。與。宜於此。有以變而通之矣。何至委其人於顧。象。倥。侖。之域。累數十萬年。同於禽。獮。而不少拯之。豈天生民。立君之意乎。必不然矣。世雖傳之。聖人不言也。聖人不言者。蓋無稽而慎之也。道本於三皇。德著於五帝。法備於三

王過此以往未之能尚也。庖犧氏神農氏軒轅氏繼天而王。畫卦以開物。脩物以致用。民利賴之。其具不過網罟耒耜而畋漁農父之所務也。其制不過宮室舟車。關市弧矢杵臼而工商武夫之所能也。方其未創之時。必聖人而後能為之。為之不足。必聖人而後繼之。書契之作。法之始也。衣裳之治。德之昭也。其化神而民宜。有善而不知。天下同歸於道。泯乎其迹矣。軒轅之後。是為五帝。歷少昊高陽高辛而至堯舜。聖相承。疇咨都俞。南面以臨羣臣。其治猶黃帝也。而政教禮樂之在天下。有臯陶稷契以任之。有伯夷后

金華徵獻畧

卷之六

八

夔之屬。以典之。而又有伯禹。總焉。雖有洪水之災。四凶之惡。不勞而治。帝何為哉。天下同歸於德。雖莫之名焉。而煥乎其文矣。有虞之後。夏后氏承帝執中之傳。以功踐帝之位。九土既平。九疇既錫。堯倫攸叙。三年而天下遂於仁。及啓之身。有扈不服。于甘之役。大戰而後服之。欲如有虞之世。不可得矣。而父子相繼。卒能止天下之亂。是乃變而通之也。夏德既衰。商人繼之。商德既衰。周人繼之。南巢之放。湯有慚德。牧野之師。武王以為有光焉。其順天應人。則一也。故君臣易位。天下不以為非。是亦變而通之也。撥亂世。反之

正天下而歸於義。義形而法。益備矣。禹之興也。承乎虞。而不及虞者也。文之興也。承乎商。而進乎商者也。皆三代之盛王也。其道同。其德異者。有之。其德同。其法異者。有之。其法同。其制異者。有之。存乎其人焉。爾存乎其世焉。爾消息者。候之徵也。淳龐者。俗之判也。理亂者。變之象也。質文者。治之體也。損益者。制之宜也。變通者。權之用也。神化者。用之妙也。通乎消息之候。審乎淳龐之俗。明乎理亂之幾。別乎質文之體。損益變通。合乎神化之妙。此聖人之所同也。及周之衰。王降而為霸。霸降而為戰國。諸子分裂。聖人之道人

金華徵獻畧

卷之六

九

為其私。知異說。摘羣是非。梟亂名實。世患苦之。雖為諸子者。亦病焉。於是刑名農墨之家。崇儉質。尚功實。而老子貴清淨。將棄仁義。蔑禮法。與天下共反其樸。於太古之時。意在懲周之弊。而非大公至正之道也。漢用其術。文景之世。天下無事。最為有效。而非五帝三皇之所尚也。聖人之道。辟之天地。明之為日月。潤之為雨露。變之為風雲。為鬼神。莫不由天地。以成化。竅之為山川。微之為草木。為昆蟲。莫不由天地。以成體。而天地之所以為天地者。易簡而已矣。聖人在位。大之為朝廷。之遜。神父子之繼立。變之為征誅。君臣

之革命。皆天命所當然。重之爲郊廟社稷之事。公卿大夫賢不肖之黜陟。下至閭伍井牧之賦。庠序之教。關市權衡度量之制。刑賞之具。禮樂之用。皆民生之不可去者也。聖人何容心哉。亦行其所無事而已矣。故聖人之心。天地之心也。聖人之性。天地之性也。聖人以其心溥萬物而物無不平。以其性盡萬物而物無不成。非固誅之也。有生者各一其性。有知者各一其心。聲氣之同。捷於桴鼓。念慮之孚。堅於金石。故曰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聖人之化如神而人不與知焉。聖人之化如天而神不與。

金華徵獻畧

卷之六

十

能焉。蕩蕩乎。平平乎。皇極之道也。而非老氏者之所謂道也。皇極之道立而天下之治得矣。苟不爲皇。猶當爲帝。苟不爲帝。猶當爲王。降是而伯。聖人之徒。羞稱之矣。矧漢以下乎。

論曰。楊子雲有言曰。通天地人曰儒。是故詮釋經史。談說經濟。明二帝三王之道。皆理性之要務。經世之規也。吾婺儒者。自何北山得考亭之傳於勉齋黃氏。然猶循軌守轍。以恪善恭謹。取重於天下。至其徒魯齋王氏。乃益擴推而張太之。有網羅天地。括囊古今之意。歷數傳而至仲申諸子出。其

規模氣象俱不失師匠之授受。以井田封建爲必可復。以五帝三王爲必可至。以漢唐諸君一切苟簡之治爲不可偶入於言議。噫。豈非信而好古之英儒哉。而見之施行以收功實。則吾不敢知。然洎明祖龍起。吾婺儒者拔茅彙征。莫不鴻漸鶴起。有以顯名於世。而皆不保其首領。良死牖下。而仲申獨從容嘉遯。得以考終。其有先知之哲哉。

盧格

盧格。字正夫。號荷亭。東陽人。登成化辛丑進士。任貴溪令。有善政。江西盜發。朝廷命師剿殺。格以才望率

金華徵獻畧

卷之六

十一

所部民兵。從叙平盜。功擢監察御史。按部廣海。以母老辭歸。遂不起。格邃學卓識。空所依傍。五經全史。諸子百氏。莫不覃思極研。得其精奧。嘗著荷亭論辨。設主客問答。闡揚經旨。或曰。易爲卜筮而作。信乎。曰。否。夫易冒天下之道。以開物成務。後世聖人用之以筮吉凶。如農者用水。不可曰天生水爲灌苗也。治者用火。不可曰天生火爲煨鐵也。醫者用草木禽獸。不可曰天生草木禽獸爲治病也。且夫礎先雨而潤。鐘先霽而清。灰先律而飛。蟄先寒而閉。蟻先潦而徙。鳶先風而翔。耆欲將至。有聞必先。聖人仰觀俯察。卽始見

終何所不占。奚必卜筮哉。或曰。仲尼著詩教。以厚性情。美風俗。而多錄淫奔之詩。何也。曰。有之。蓋取其有關於家國治亂之故。則錄之。其餘恐不皆然也。如詩傳之說。淫奔之詩。莫多於鄭。予請以春秋傳徵之。魯昭公十六年。鄭六卿餞。備起於郊。各賦詩。嬰齊賦。野有蔓草。子產賦。羔裘。子太叔賦。牽裳。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籜兮。宣子喜曰。鄭其庶乎。六卿所賦。羔裘之外。皆紫陽所謂。鄭聲而淫者。中菁之言。不踰闕而賦。淫詩以貶大國之卿。則其志荒。宣子又從而稱之。則其心蕩。必不然矣。或曰。周書康誥篇。

金華徵獻畧

卷之六

七

序曰。成王既伐管蔡。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書傳則以成王封康叔。則不當曰。兄曰弟。乃武王命康叔之辭。二者孰是。曰。吾嘗讀春秋傳矣。定公四年。祝鮀曰。武王克商。成王立。周公相王室。以尸天下。命伯禽封於少皞之墟。封康叔命以康誥。而封於殷墟。又曰。周公為太宰。康叔為司寇。左氏去孔子不遠。不應有誤。嘗反覆康誥之文。諄諄於明德慎罰。得毋命康叔為司寇之辭。而誤於焚禁之後乎。諸所論創拔精博如此。格既歸家。居數十年。閉戶誓書。自成一家言。好周郵賁。之所著荷亭集。不與紫陽相附麗。學者怪之。而

卒不能摧駁其說。蕭山西河毛氏尤稱之。

論曰。易大傳曰。君子以之洗心退藏於密。又曰。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夫易之為道大矣。揲著求卦。止諸用之一。豈但為卜筮設哉。荷亭之論。要為不悖聖人。其他論著。皆有所據。非苟為異而已也。世皆以其不比附紫陽而擯之。則亦未嘗遊於斯道之大方矣。昔者張敬夫。呂伯恭。與朱子稱莫逆交。至其釋經。各自據所見。而不失其道之同。後人規規依附。而其論彌下。不能有所發明。於洙泗伊洛之道。

金華徵獻畧

卷之六

七

吾願讀荷亭書者。將平日成見一切放下。取其所論。按諸經籍之本意。縱不必盡是。亦可以知所取舍也。

章懋

章懋。字德懋。號開然翁。晚號澹濱遺老。蘭谿人。少穎異。書過目。輒不忘。嗜學不倦。以成化丙戌會試第一。入翰林。丁亥除編修。會元夕。內府張燈。命館局分題賦詩。懋乃謂同官黃仲昭。莊景曰。燈火非昭德之器。賦詩非論思之業。盡諫。同上疏諍之。忤旨。杖闕下。俱謫官。直聲震朝野。時稱三君子。先是修撰羅倫。亦

以論元宰奪情滿。又稱翰林四諫降南京大理評事。留心職業。庶獄精鍊。過於老吏。南俸入視。比爲縮。例益以堂隸顧直之贏。而懋獨不取。三年。遷福建按察使。事閩籍山海有番船銀鑛之患。懋至。許民與番互市。弛鑛禁。聽民採取。而處置有法。民皆便之。時浮稅病民。令以海田抵之。所部泰寧沙尤巨盜竊發。相繼就擒。仍發倉賑濟。解散餘黨。部內以治。卒與巡按御史不相得。又積勞觸瘴。遂因考績至京。力引求罷。吏部尚書尹旻持不可。曰。不罷。輒不貪。酷不老。病何求。退爲懋曰。古人正色立朝。某罷輒多矣。古人一介不

金華徵獻畧

卷之六

四

取其貪多矣。古人視民如傷。某酷多矣。年未艾。鬚髮早白。可謂老病矣。乃許致仕。既歸。奉親之外。惟以講學爲事。往來楓木菴中。學者稱楓山先生。執經受業者。常數十百人。賢士大夫之道。吳越者。必造請其廬。或千里駕至。中外大臣。交章論薦。皆不起。孝廟初政。方尊嚮師儒。比以謝鐸爲祭酒。而南則以屬懋。而懋方居喪。力辭。朝廷虛位以聽。終制。除服。卽奉詔。至太學。修明教化。倡德義。砥廉恥。析經藝。道訓典。博士諸生。翕然鄉風。正德紀元。首陳治要五事。勸天子勤聖學。隆繼述。謹大婚。重詔令。敬天戒。既報聞。仍乞彭

先後五疏。不允。乃引年以請。三疏始允。尋轉南京太常寺卿。辭不拜。進南京禮部侍郎。又辭不拜。乃許致仕。未既。而劉瑾擅權。公卿大臣多遭斥辱。而懋獨免。於是乃服其先。見世廟登極。陞南京禮部尚書。辭弗允。辛巳年八十六。卒於家。至屬績。語不亂。衛守林有年。至於楊上。論古今事。又與在費論君大夫保國保天下之道。因及春秋大夫推士會父子爲庶幾。計聞。贈太子少保。謚文懿。懋爲人。龐樸長者。而蓄德閱深。喜怒不形於色。德怨不槩於心。矜虛不出於口。矜容不設於身。其長不自見。小疵不自掩。與人言。輒露所

金華徵獻畧

卷之六

五

胆。人與之言。則信。與之交。則親。見人有善。不啻在己。汲引後進。惟恐不及。平居無甚異同。簡文而疎。豁意恂恂如也。至臨大事。決大議。是非可否。確然不易。性恬淡。衣服飲食。宮室器用。隨遇而安。一介不取。萬鍾弗顧。所居破屋。早至。磚墻。弟子執經問難。四方賓客。往來接軫。貧無以供。則刈蔬脫粟。餉之。米乏。則以麥屑爲飯。嘗云。吾人處困窮。每慕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語便自警。拔。又云。待客之禮。當存古意。聞薛文清待客。止一雞一黍。酒三行而罷。此可爲法。俸奉惠。拯以大司空致政。俸餘止四五百金。懋猶不悅。其在

仕籍自翰林至八座立朝僅四十日官不過三考乞
休三十餘疏仕則難進易退而其心則常在天下問
進一善人行一善政則喜動顏色否則惻然凡民生
利病輒為司牧官言之其學以濂洛關閩為宗於書
無不讀要在精究而力行之嘗謂心宜大又宜小大
以窮理小以慎獨朱子鑑空虛之弊教人致知格物
上做工夫門人下梢又流入支離學者須持敬致知
兩下工夫方可其論居敬自謂於專一上見功覺得
心中無甚放僻邪侈之雜論窮理自謂於精義處得
力見得進退辭受之節頗明或問諸儒異同曰即有

金華徵獻畧

卷之六

七

異同皆道也見不同耳梁稷異類皆可克履絺帛異
質皆可被體異同之致虛已而觀之可也折衷之可
也抗顏而排擊之不可也其論政體則以格君心收
人才因民心為本其為文不求甚工達意而止勸以
著述曰先儒之言備矣刪其繁蕪可也其所著惟葵
鄉賢志若干卷蘭谿志若干卷遺文及語錄若干卷
其高第弟子則有唐龍見名臣傳章拯陸震見忠義傳董遵凌
瀚黃傅李滄張大倫

論曰楊尚書濂之祭楓山有云國朝理學儒雅如
黃未軒豪邁如莊定山公則歛華就實獨立其間

風節如羅一峰習靜如陳日砂公則既博復約自
成一家至於收四海無取之譽膺五福無疆之年
同時諸公未之或先嗚呼在漢東都不為危言之
叔度在宋鵞湖不為異論之伯恭今求其人容非
公平楊公大儒其言如此推許至矣顧楓山雖位
登九列而志存嘉遯履道坦坦幽人貞吉其享無
取之譽不亦宜哉而當時之論則曰楓山一味恬
退豈非以聖人之道在於濟世果哉一往未之難
乎既而唐荆川諸公出欲以伊尹之任易伯夷之
廉不顧當世之議而身任國家之事形迹不避卒

金華徵獻畧

卷之六

七

遭物謗要而論之儒者立朝惟有恬退一局可保
無尤爾顧使賢者而盡如此少有能自樹於功業
者矣

章拯

章拯字以道號樸菴懋從子登治壬戌進士歷官
至工部尚書卒謚恭惠始為刑部主事以決囚不覆
於閣瑾坐復命遲緩下錦衣獄數日謫判梧州時獠
夷哨聚拯單騎往喻夷皆散劉瑾敗擢南京吏部稽
勲司主事歷官至工部侍郎總理河道適夏潦驟溢
河決魯橋議者欲挽河使北漸復神禹故道拯議為

今日計當踵前績，相度時宜，增卑倍薄，塞潰疏壅，分殺其怒，若差出漢人下策，希功神禹，大役一興，爲害不淺。明年山東大水，助河爲虐，拯請浚孫家渡，以殺河勢，績用未成，論者請張不已，仍改督視顯陵工程，以盛應期代之，功卒不就，繼之者爲潘希魯，迄川拯議而效，顯陵之役，始估用銀六十二萬兩，拯止以二十六萬而畢事，還朝，乃陞尚書，初內閣桂夢延六卿議行海運，極力言其不便，夢遂止，至是夏言建議，分祭四郊，而極以天人合祭，祖制也，且以民困財乏爲言，上意不懌，會以請建仁壽宮，忤旨，謫饒州，仍令冠

金華徵獻畧

卷之六

六

帶間住，卒於家，拯少從伯父懋，受易，輒能潛思究釋，至夜分不寢，履繩蹈矩，非禮勿行，兼通天文地理，醫卜百氏之術，家居二十年，憂國之心彌篤，每占天文先事多驗，徹夕不樂，卒年七十，學者稱樸菴先生，著有定性書，克復解，恭惠集行世。

董遵

董遵，字道卿，蘭谿人，章門高弟子也，遵爲諸生有聲，學使江右胡東洲，禮爲浙東奇士，貢之禮部，授南昌府學訓導，時蔡虎齋清，邵二泉寶，相繼視江右學，徵主白鹿洞書院，再轉爲江浦知縣，立積散法爲脩荒

計，調知廣東感恩縣，乞終養歸，居家風雨不蔽，無僮石之儲，事親曲盡孝養，所著有金華淵源錄，從子輩以孝聞，三喪九年不御酒肉，不入內寢，以貢官思南府推官，水菓之操，六年如一日，人以一門二孝廉稱云。

凌瀚

凌瀚，字德容，蘭谿人，早遊楓山之門，得其師承，性端方，沉毅，言必信，行必果，一舉一動，必由規矩，閒居正襟危坐，雖盛暑不衣巾襪，對朋友終日無惰容，凡天文地理名物象數，禮樂兵刑，漕渠水利之學，靡不精究，四方從遊日衆，各因材而造就之，以乙科授秦寧教諭，以正學誨諸生，諸生或貧不自給，則分俸與之，兩應聘典廣西山東試，遷周府紀善，以禮輔王，上崇德講學，啓辭義嚴正，王甚敬焉，所著有群書類考，太平策畧。

金華徵獻畧

卷之六

九

黃傳

黃傳，字夢弼，號白露，蘭谿人，少穎悟，遊鄉校踰年，師弗能課，弱冠補弟子員，旋擢於庠，公嘆曰：日三升米耳，此豈足以畢吾志哉！聞章楓山先生講古聖賢之學，往受業於其門，楓山學宗朱子，得何王金許之的

傳傳盡得其學焉。然刻苦厲行，每過其師，登法台，與
成進士，授江陰令。五載，寒苞苴，杜請托，建學宮，毀淫
祠，以大臣薦，進階御史。傳曰：昔唐虞三代，君臣會合
如家人，父子問難如朋友，故上下交而德業成。吾謂
見天子當面陳天下事，可否庶一遇焉。不然，吾將抱
殘編歸北山以終老耳。安能屈心抑志以隨俗哉。俄
移疾歸，貧不能舉火，家人嘆曰：生無以為養，死無以
為殯也。傳乃賦詩曰：病餐藜藿神尤壯，死卧溪山鬼
亦清。卒年三十九。傳生平博學強記，諸子百家，歷代
鑑史，無不畢覽。性廉潔，每讀文山傳，輒歔嗟悲泣。逾

金華徵獻畧

卷之六

三

時乃止。嘗取志士不忘在講堂，書之壁間曰：不如此
不足為丈夫。故自貧賤至若官，未嘗輕取一介。其清
風峻節，無賢不肖莫不感慕之。卒踐不忘溝壑之言，
云：所著有江陰縣志若干卷，白露文集若干卷，行於
世。

李滄

李滄，字一清，永康人。正德戊辰進士，以南京主事，抽
分龍江。滄清廉徹骨，人不敢干以私。受業楓山之門，
恐巫稱之。卒於官，囊橐蕭然，貨馬質屋，乃克殮。楓山
題其楹曰：清修吉士。

論曰：賢弟子之難，過於子胥。故孟子以得天下英
才而教育之為三樂之一。古來弟子之盛，莫過二
程。次則紫陽，次則姚江。前挽後推，卒能使其道大
光於世。蓋師猶範也，弟子猶器也。觀其器之所出，
莫不精良，則知其範之善矣。楓山倡道蘭江，一時
英才應時並起。功業文章，則有唐文襄；氣節則有
陸汝亨；篤實則有董道卿；凌德容；廉介則有黃白
露；李一清。自何王金許四先生之後，百有餘年而
儒風復振於婺宿之墟。自此以後，家居砥行，聚徒
講學之士，往往不乏。而敦揚道教，發邇見遠，則不

金華徵獻畧

卷之六

五

能踵前儒之後塵。夫儒者之學，首貴實踐。然必與
文章名業相輔而行。譬之登高而呼，聲非加疾，其
處勢順也。然亦視其人之精神力量焉。如新會陳
白砂者，以蠻鄉一老舉子，而聲徹帝聰，大臣矜式。
歿陪孔席，豈以文章科第之故哉。

徐用檢

徐用檢，號魯源，蘭谿人。嘉靖壬戌進士，用檢以儒術
起家，歟歷中外，皆有政聲。初官刑曹，則上恤囚議於
其僚長，行之官儀制司，則疏請親行知祀，繼又請皇
太子及時出閣讀書，其官山東臬到也，則亦豪右以

孤弱其官陝西督學也。則正文體而收俊才。其官
蕪松參政也。吳江災民。謹於軍門。大中丞欲繩以法。
用檢則曰。民有急。則呼天呼父母。此嗷嗷者。急而有
求。非叛也。宜恤而撫之。卒用其言而安。其官廣東按
察也。暹羅占城諸國。雜商航而至者。衆且近萬。用檢
則防之以法。而海寇遂弭。其官河南布政也。嚴蠹耗
以給宗室。廣學田以贖貧士。官至太常卿而卒。卒年
八十。用檢敦行古義。執親之喪。廬墓四載。通籍三十
年。貞亮清介。始終一節。旌麾所至。不廢講習。初師緒
山錢德洪。又與耿楚侗定向。羅近溪汝芳。爲麗澤之
金華徵獻畧 卷之六 三

以縱放氣質爲學。用檢將陰有以收之。故其言曰。吳
康齋謂三綱五常。天下之元氣。一身一家亦然。無元
氣則天下國家墜矣。學者要知以綱常爲重。扶綱常
所以扶元氣也。又曰。孔孟之求仁。卽堯舜之執中。大
學之止至善。中庸之時中。故專求性。或涉於虛玄。而
生機不流。專求心。或涉於情欲。而本體易消。惟仁者
性之體。而心之真。先天後天。合爲一致。形上形下。會
爲一原。凝於冲漠無朕。而生盎然洋溢宇宙。以此言
性。非枯寂斷滅之性也。達於人倫庶物。而真體湛然
圓融不滯。以此言心。非知覺運動之心也。鄒濂水曰。
金華徵獻畧 卷之六 三

魯源先生之學。以求仁爲宗旨。以力學爲實功。以孔
子爲正鵠。其卒也。邑人則祀諸鄉。陝與廣則祀諸名
宦。皆稱之曰。魯源先生云。

論曰。魯源先生以仕爲學。講切之功。至老不倦。歷
任所至。著有政聲。其所論學。則以三綱五常爲元
氣。以求仁爲宗旨。殆將有以收龍溪諸君之流弊。
而率天下以孔門之實學也。至其云專求性。則涉
於虛玄。而生機不流。專求心。則涉於情欲。而本體
易消。夫天體常運。生機不流。則非天性心體。無私
涉於情欲。則非道心。有此二弊。吾不知將呼何者。

為心性也。至於仁亦聖人設立之名。其實豈有外於心性哉。若使求仁而失。則二端之弊。亦不能免。所以克伐怨欲。制而不行。夫子不許以仁。恐其天機不流也。既言克己。申以四勿。恐其本體易淆也。彼世之似仁而非者。夫豈少哉。所以孟子言求仁而程子言識仁。

孫揚

孫揚號石臺。東陽人。父號覺齋。得紫陽之學於遺書。篤信而力行之。嘗書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於座以自箴。時姚江王守仁。倡道東南。守內風。偃學。

金華徵獻畧

卷之六

五

徒風承響。接賦議紫陽。目為支離。覺齋深不然之。因寄意於感興詩曰。武夷山上鳳凰鳴。音協蕭韶分外明。可惜蟬蛙不禁口。更相聒耳亂人聽。揚少承家學。既已係籍博士弟子矣。學使者耳其賢。將以特恩貢入太學。揚力辭。併其弟子員棄之。而益自奮於為己之學。時守仁在越。揚親詣就質。守仁申知行合一之旨。揚未契。曰。子從何來。曰。道嵎縣。守仁曰。子到嵎縣。便曉嵎縣。揚曰。不然。必先曉得嵎縣。方能到嵎縣。揚辨甚力。守仁默不答。揚亦刺船竟歸。因條列守仁諸說。歷引朱子之言駁之。曰。質疑稿其說甚辨。而深造

自得之趣殊少。然在揚之時發之。則蔚然特立。不隨世好者也。山陰宋楷稱其綱紀斯文。主張聖學。不惟有功朱子。孔孟之道。賴以不晦。揚所著書。質疑稿外。有曰。憂餘雜稿。對客問。定志編。揚既歿。無有能行其書者。康熙己巳。吳興費家璵。教諭東陽。見其書曰。此紫陽嫡脉也。請於學使者。祀諸中天書院。刻其定志編於學。方謀刊布其質疑稿。而家璵卒。家璵學於陸龍其。而盛詆陽明者。卒之明年。諸生請於官。與揚並祀。

論曰。石臺之自序。質疑稿云。吾至山陰。見陽明先

金華徵獻畧

卷之六

五

生妄舉所疑之大者。筆之為書。以質問焉。先生不以昏愚乖忤見訝。而歡然接引。多方曉諭。疊疊不倦。揚遂盡吐所疑。以質之。講論者浹旬。而疑之未釋。如舊。噫。陽明子功蓋穹壤。門徒滿天下。而石臺以窮巷老生。袖出一册。折其說而奪其喙。畧無警怪之意。見於言色。此則陽明子之學也。蓋涵養深而所造遠矣。石臺於此求之。則其學有不可勝用焉者。乃反屑屑致辨於議論之間。何哉。即其所云。曉得嵎縣。乃能到嵎縣者。乃先知後行之大概也。其實懸擬嵎縣而知之。知嵎縣而已。至嵎縣之城。

郭山川街巷曲折之細必待親到而知之而紛紛
置辨何哉士不遊於道之大方而固守藩籬類如
此然不如此又豈能自拔於惘惘之流哉噫若石
臺者可謂篤志自立者矣

程文德

程文德字舜敷永康人嘉靖己丑以一甲第二人授
翰林院編修以代同官楊名草奏劾權倖忤旨廷杖
謫信宜典史當道爲建嶺表書院名士翕然尊之遷
福安令丁外艱歸服除授兵部車駕司郎中會邊警
上禦邊四事防寇六事及車戰事宜多見採用陞廣

金華徵獻畧

卷之六

五

東提學副使未上擢南京國子祭酒黜浮文敦實行
以太學賢士所出務養人才以興太平未幾丁內艱
去服除起爲禮部左侍郎尋改吏部時爲萬厯丁丑
當天下述職門無私謁是歲兩直隸河南山東大饑
開例捐納賑濟文德建言收饑如救焚溺緩則何及
聚銀爲難食物頗易宜隨民所有可克饑者輸官散
給用其議全活頗多時內苑歲例大祈文德撰詞
多寓諷諫忤旨調南京工部侍郎疏謝勸上享安甯
和平之福上益怒削籍歸杜門謝客時從五峰講學
比卒遺笥蕭然質產以殯文德早歲志學受業楓山

之門尋之越謁王守仁領良知之旨登第後復與鄉
守盤羅洪先相講切開修篤實傍躬砥行矩矱森然
不爲言聳聽立朝不喜邀名至大節所關毅然不
少貶侍御史王好問疏請卹典有云正言正色學術
無忝於儒臣古道古心行誼足稱乎君子追贈禮部
尚書諡文恭

應典

應典字天葵號石門永康人正德甲戌進士由職方
司主事仕至尚寶司丞初謁章懋於蘭江奮然有担
負斯道之志後介黃崇明見王守仁於稽山授以致

金華徵獻畧

卷之六

七

良知之學歸而講學五峰書院典之論學曰聖賢之
學在反求諸己而無自欺人心本體至虛至明纖毫
私意容受不得如鼻之於臭纔觸便覺纔覺便速除
去更無一毫容忍古之聖賢當生而死當富貴而寧
貧賤以至處內外遠近常變得失毀譽之間不肯稍
有所徇者以能自見其心之本體而勿以自欺而已
人心無聲無臭渾然天理不能不爲物欲所蔽而本
體之明終不可泯一念覺若鬼神之尸其兆上帝之
宰其衷此卽是不可欺之本心克而達之卽是盡心
孟子曰人能克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

能克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克其不欺之心。至於纖悉隱微。無所不盡。事之巨細大小。俱以一心處之。而本然之體。原是不動。此聖賢學問緊關切要處。學者知此工夫。方有着落。若徒務外近名。竊取口耳。聞見之似。以誇於人。又或知有身心之學。模擬想像。不實踐下手。自欺之罪。終恐不免。此其論學之大概也。典為人誠懇和粹。孝友兼篤。謹言慎行。廉隅修整。黃崇明稱其篤實謙虛。刻苦好學。浙中罕儔云。

李珙

李珙字侯璧。號東溪。永康人。由歲貢。歷東鄉淑浦學

金華徵獻畧

卷之六

无

博至大理寺評事。早歲志學。徒步謁王守仁。聞良知之學。獨居精思。盡得其旨。守仁卒。營墓保孤。與有力焉。時姚江之門。有錢王李晉之稱。所在講學。不務生業。卒之日。他無所言。曰。只此現在。良知吾今實密受用。

周瑩

周瑩字德純。號寶峰。永康人。嘗學於應元忠。往見陽明子。陽明子曰。子從應子之所來乎。曰。然。曰。應子云何。曰。應子曰。希聖希賢。毋溺流俗。且曰。吾聞諸陽明子云。瑩是以不遠千里而來謁。曰。子之來。猶有甚焉。

乎。曰。信。曰。信而又來。何也。曰。未得其方。陽明子曰。子既得其方矣。對曰。瑩惟不得其方。故來請見。願卒賜之教。陽明子曰。子既得之矣。周子悚然起。茫然有問。陽明子曰。子之自永康來也。幾何程。曰。數百里而遙。曰。遠矣。曰。從舟乎。曰。舟而又登陸也。曰。勞矣。當茲六月暑乎。曰。途之暑特甚。曰。難矣。具資糧。從童僕乎。曰。携一僕。中途而病。舍貨而行。曰。益難矣。曰。子之來。既遠且勞。其難若此也。何不遂返乎。將毋有強子者乎。曰。瑩至夫子之門。勞苦艱難。誠樂之。寧以是而遂返。又奚俟人之強也。曰。如是。則子固已得其方矣。子

金華徵獻畧

卷之六

无

之志。欲至於吾門。則至於吾門。無假於人。子而志於聖賢之學。則亦即至於聖賢。而又假於人乎。子之舍舟從陸。捐僕貸糧。冒毒暑而來也。又安受其方也。周子躍然而拜曰。茲乃命之方也矣。徵先生言。瑩何以得之。陽明子曰。子不見夫爇石以求灰乎。火力足也。乃得水而化。子歸就應子而足其火力焉。吾將備擔石之水。以俟子之再見。瑩學於姚江。既有所得。乃講其所學於五峰。

程梓

程梓字養之。號方峰。永康人。弱冠為諸生。在姚江受

業陽明之門、歸卽五峰建書院講明正學、鄉黨以匪
毗陳詣御史、莖訟梓建淫祠、倡偽學、御史黜其諸生、
併毀書院、越數年、邑紳士詣御史言狀、復其籍、仍建
祠祀文成、講學年八十八、忽曰、吾大命已至、從此逝
矣、內省不疚、不負吾學矣、子正誼、舉進士、官順天府
尹、按五峰舊為壽巖寺、梓等毀
寺為書院、故為人所訟、

盧可久

盧可久、字德卿、永康人、從陽明子於越、三月、既得良
知之學、辭歸、處一松山房、端默靜坐、恍覺浮翳盡掃、
皎月中天之象、再見陽明、商証益密、同門王畿錢德

金華徵獻畧

卷之六

三

洪皆相許可、陽明子歿、歸而聚徒講學於五峰、曰本
體工夫、不落階級、不涉有無、悟者超於凡俗、不悟卽
落迷途、又曰、原無所存、更有何亡、原無所得、更有何
失、默而識之神、而明之又云、省愆改過、是真實下工、
夫處見得已、過日密、則用工益精、或問學之實功、曰、
非禮勿視、聽言動克之、而手舞足蹈、克之、而動容周
旋、中禮、其論學如此、可久負荷斯道、篤實精進、汲引
提撕、至老不倦、孝事二親、居喪盡禮、室人早喪、鰥居
四十年、守嚴一介、芥視千乘、襟懷洒落、畧無櫻滯、享
年七十有七、卒、所著有光餘或問、望洋日錄、草堂卷

文錄等書

杜惟熙

杜惟熙、字子光、號見山、東陽人、年十七、卽北面一松
之門、凡四歲、恍若有得一松曰、為學須經事、變方可
自信、所得卒以師友契濶、汨沒舉子業、復十年、家難
遽作、備嘗辛苦、乃悵然歎一松之知言、因作悔言錄
以自勵、復至五峰、盡其道、嘗言學者一息不寐、則萬
古皆通、一刻自寬、卽終身欠、蓋得程子識仁之旨、
又詩曰、古今方寸裏、天地範圍中、有事還無事、如空
不落空、夫事無事之事、則勿忘、勿助、空不落空、則無

金華徵獻畧

卷之六

三

極而太極也、所造深矣、惟熙之學、以復性為宗、以克
欲為實際、審察克治、無間晝夜、持已接物、真率簡易、
不修邊幅、其教人、迎機片語、卽可証悟、自奉粗厲淡
泊、脫粟杯羹、與來學者共之、創法界講會、以授學徒、
又講學於官橋、分守張鳳梧、建崇正書院、聘惟熙與
蘭谿徐用檢、遞主教席、用檢於人慎許可、談及惟熙、
必曰、真君子、又曰、收斂處甚穩密、海門周汝登見其
悔言集、以為非大悟後不能道、由姚江而直溯洙泗
嫡脉、年八十餘、小疾語諸友曰、明晨當來作別、及期、
焚香端坐、曰、諸君看我如是而來、如是而去、可用得

意見安排否。門人請益，良久曰：極深研幾，遂取。

陳時芳

陳時芳字仲新，號春洲，東陽人。幼有大志，塾師授小學，即遵小學訓。師卒於館舍，殯殮如禮，扶柩歸葬，立其主於館而祭之。年二十餘，師事杜見山，學甚力，盡得其傳。又廣就正於四方有道，以求至是。其論學曰：立希聖之志，識本心之體，用無間之功，深造實踐，歸於自得。不泥門戶。嘗云：南宋之學，大抵失之難，近世良知教行，本源易窺，又未免失之易，失之難者，不但逐物尋索，苦於支離汗漫，而拘泥矯激之意，反為虛

金華徵獻畧

卷之六

三

明之障，失之易者，不但任情圓轉，墮於流俗，而疎畧遺棄，終虧道體，非難非易之間，中道而立，能者從之。時芳體素弱，至講論所學，輒媿媿不倦。隆冬盛暑，正衣冠，手不釋卷。於五峰法界官橋柘林會講外，立齋澤於其鄉，以接四方學者。家居孝友雍睦，尤謹喪祭，遇饑寒殘疾，必多方周卹。論時務切當不迂，崇禎己巳，膺歲薦，不仕。著宗傳廣錄三十四卷，自考錄五朝聞見錄，鄒魯遺芳，麗澤會規，學餘偶筆，瑣筆等書。山陰劉宗周稱之曰：楓山後一人云。門人甚衆，傳學者為陳其憲，金萬選，呂一龍。

陳正道

陳正道，號誠淵，東陽人。年十歲，舉止如成人，侍其祖安山府君，與杜見山講學明德堂，即執贄為弟子。時見山及門甚盛，正道方年少，特見器重。其學不事辨難，專以靜悟為主，以立大為要。日學問大事，須看本來田地清淨，纖翳自無所容。此真種子，自然生生不已。生平執持嚴毅，一介不苟。頗類程伊川，晚年圭角盡融，則庶幾近明道焉。以歲貢司鐸建安，及歸家，益落筆飄屢空，處之晏如。年八十餘，能燈下作細字，徒步赴五峰講學云。

金華徵獻畧

卷之六

三

陳其憲

陳其憲，字生南，號類齋，東陽人。少落拓不羈，年四十矣，始齋戒執贄春洲之門，志甚篤，學甚銳。丁內外艱，泣血絕水菜，夜則枕塊席地臥。春洲以戒性戒之，少進飲食，足迹不入內者六年。過父母諱祭，必哽咽，凡高曾忌祭，練衣素食，期功之喪，亦斷酒肉，却燕會。春洲卒，喪之如已親。其所講學，永康則五峰，東陽則文山西菴，隨地舉會，接引後學，惻然詳密，言不足則繼之以歌咏，歎抑揚，精神生而至性露，無有智愚，莫不感動。其言曰：戒慎恐懼，如人之津液，有之覺，卒平淡。

一刻無之。則渴燥焦枯發矣。或問朱陸異同。曰。且莫問朱陸異同。但問此心誠偽。子若辨必為聖人之志。身體而力行之。朱陸異同可不辨而解。或疑良知未足。盡事物之變。曰。致良知非不博學審問慎思明辨也。學問思辨非良知不可耳。不然舍規矩而揣方圓。窮理格物止益之障耳。理無窮。事無窮。工夫無窮。一。致良知無不兼括貫徹。故曰一以貫之。或曰致良知恐落虛空。曰。萬物皆備於我矣。致良知即致萬物皆備之良知也。內而省察克治。外而推行實踐。精粗巨細周密不備。何等實落。或曰靜中觀未發氣象。須是

金華徵獻畧

卷之六

語

閒時用功否。曰。未發氣象。即良知也。良知時時發而時時未嘗發也。靜觀謂於心體至靜中觀之耳。非以無事為靜也。動亦觀。靜亦觀。即顧諟天之明命也。其蕙之學以致良知為本。刻苦厲行。齊得長。忘物我。一死生。千駟萬鍾。不易其守。家居文溪。明亡。即棄舉子業。樵牧耕耘。自食其力。不避風雨。往來鄉邑。烏巾草帶。布袍草履。不異常人。身經喪亂。挈妻子東西走。擔負圖書。及祖父神主。頃刻不離。門人數十人。傳其學者為趙忠濟。慈溪韓霖。永康王同慶。

呂一龍

呂一龍。字雲君。永康人。為人高曠磊落。從陸子。源二師。聞良知之學。嘗謂學者以治生為本。魯齋言非是。開功利之漸。一切銀錢貨賄。而當棄。上之。乃可為學家。無擔石之儲。樂趨人急。見親友貧不能舉其喪。質所著布袍助之。一龍蓋合曾點原憲為一人者。終日為學。終身無一言講學云。

趙忠濟

先師趙諱忠濟。字濟卿。號岐寧。東陽人。其學以致良知為主。而善氣薰人。不言而飲人以和。則仁者之氣居多。性至孝。弱冠時。曾為父純利府君執蓋出。府君

金華徵獻畧

卷之六

語

甚嚴厲。少不當意。對客輒批其頰。先師不動神色。執事益謹。或予杖。跪而受之。必得其歡心而後已。處兄弟友愛。推有濟無。簞瓢屢空。未嘗有憂色。生平未嘗輕議一人。輕絕一人。不因譽喜。不因毀愠。不因情之厚薄。學之同異。而分愛惡。其主師席為弟子釋經。不屑屑於訓詁。每用明道法。以一二字點撥。使聖賢精神。溢於語言文字之外。聞者即於言下有會。或疑姚江之學與考亭異者。則曉之曰。為學不在多言。試取子思孟子周程之言。沉潛玩味。一反求諸身。當自得之。又曰。學患見道不明。尤患立志不篤。樵夫販

端皆可作聖。患在不能自立。作立志衍義一冊。晚年接引之心愈堅。曰。教人非止成物。乃成己事。猶云學可不講。便同自棄。晝之所為。夜則書之以之自檢。併以教人。以至於卒。享年五十有五。

王同應

王同應字天球。號淡菴。永康人。貢生。方入泮。即閉關讀小學。一言一行。皆簿書之。以自考。深憾幼喪親。不能盡禮。補服三年。與先師趙岐寧同受學於陳其憲。卒皆入主五峰。先師亡。主五峰講席十年。予嘗兩至會。見其為人。敦厚渾樸。貌恂恂如也。又嘗見其手評

金華徵獻畧

卷之六

三

張武承王學。質疑於姚江。盡情剖擊。予積不能平。玩其所評。心平氣和。蓋學姚江而得其氣象。使人意消。卒年七十三。諸生合詞以孝行請詳旌表。生平著述凡二十種。皆切己之學。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為箴。凡八。又有存養省察。主敬本體工夫諸箴。銘。玩其辭。益用無間。斷工夫者。求此於今之學者。蓋難。其學以為己。為主。辨志為先。其報沈學博書畧曰。當今所當辨者。不在異端。而在吾儒。吾儒所當辨者。在君子小人。為人為己之間。但辨一片為己之心。則入門工夫。雖有不同。不害其為大同。尊意欲先於諸儒中辨阿異。

竊以為學。但求有益於己。期歸於真。而公其心。此事非易。非難。而有志者絕少。我輩既以仁為己任。不能風動而興起之。或者明善誠身之功。尚有未實。所當反己而內省者也。蓋人無不善。誠至則動。誠使欲根盡除。至性流露。必有觀感而興起者。其論心學畧曰。伊川謂儒者本天。即吾心之天耳。今世學者。不知心為天。君其於聖學。尚未知入門。以好勝之競氣。逞詰辨之小才。其語錄講義。言滿天下。皆口過世。皆從之。惟湯潛菴。不以為然。問何以處靜。曰。無靜。何以處動。曰。無動。何以處上。曰。恤下。何以處下。曰。敬上。何以人

金華徵獻畧

卷之六

三

信曰。自信。何以人知。曰。自知。何以勝剛。曰。柔。何以勝強。曰。弱。何以進前。曰。退。後。何以尊光。曰。卑。謙。論曰。姚江之門。泰和擔荷甚力。人品甚高。而生本好奇。所以再傳而為顏山農。三傳而為何心隱。幾於決裂師教矣。永康之學。出於盧先生一松。一松之在王門。不能與能溪心齋諸公接席也。後人載姚江弟子。不列其名。然而恪守師法。雖數傳之後。皆遵行家禮。厚人倫。嚴取予。敦鄉族。雖見地甚高。而行類於狷。至其單詞。偶句。一一從自己胸中流出。滴水滴凍。為前賢所不能道。其心體力行之功。

深。而學問文章。淹博開拓。則不如宋元五賢。然新
建之學。監窮三際。橫遍六周。隨口傾吐。洞入心窩。
其規模氣象。未嘗不廣大。獨則又不在乎博學
也。



金華徵獻畧卷之七

鶴潭王崇炳虎文氏撰錄

門人黃廷元殿選較訂

東湖金 律孔時編梓

名臣傳一

楊璇

漢楊璇字機平。交州刺史。扶之子。喬之弟也。初舉孝
廉。靈帝時為零陵太守。是時蒼梧桂陽猾賊相聚。攻
郡縣。賊眾多而璇力弱。吏人憂恐。璇乃特制馬車數
十乘。以排囊盛石灰於車上。繫布索於馬尾。又為兵

金華徵獻畧

卷之七

車。專教弓弩。剋期會戰。乃令馬車居前。順風鼓灰。賊
不得視。因以火燒布。布燃馬驚。奔突戰陣。因使後車
弓弩亂發。鉦鼓鳴震。羣盜披駭。破散追逐。傷斬無數。
梟其渠帥。郡境以清。荆州刺史趙凱。誣奏璇實非身
破賊。妄有其功。璇與相奏。而凱有黨助。檻車徵璇。防
禁嚴密。無由自訟。乃噬臂出血。書衣為章。具陳破賊
形勢。及言凱所誣狀。潛令親屬詣闕上之。詔書原璇。
拜議郎。凱反。受誣人之罪。璇三遷為渤海太守。所在
有異政。以事免。後尚書令張溫特表薦之。徵拜尚書
僕射。以病歸。卒於家。

論曰范蔚宗云。漢至安順。風威稍薄。寇攘交橫。緣隙而生。剽人盜邑者。不闕時月。假署王號者。蓋以十數。或托驗神道。或矯妄冕服。壘盈四郊。奔命首尾。若夫宣力勤慮。以勞定功。而景風之賞。未甄膚受之言。互及。以此而推。政道難乎其免矣。璇在漢為烏傷人。後割義烏置浦江。其祖楊扶墓在焉。宋潛溪以為浦江人云。

駱統

吳駱統。字公緒。係烏傷人。父俊仕漢。以尚書郎擢陳畱相。袁術僭號。俊保境。賊不敢犯。時歲祲。民流。俊傾

金華徵獻畧

卷之七

二

資贍給。全活甚眾。術眾饑乞糧。俊拒不與。術怒。使人刺殺之。統時八歲。母適華。欲為小妻。遂與親客鬻烏傷。母送之。拜辭上車。去而不顧。時鄉里饑困。遠方客于多乏絕。統見之。為之飲食。衰少。其姊甚哀之。統曰。士大夫糟糠不足。我何心獨飽。姊曰。誠如是。何不告我。乃以私粟與統。遂以分施。由是顯名。年二十。試為烏程相。有惠理。吳主權嘉之。名為功曹。行騎都尉。妻以從兄輔女。進將軍。領會稽太守。統志在補察。苟有聞見。夕不待旦。常勸權以尊賢接士。勤求損益。贊賜之日。可人人別進。問其燥濕。加以密意。誘諭使言。察

其志。趣令皆感恩戴義。懷欲報之心。權納川焉。改遷中郎將。領武射吏三千人。凌統死。復領其兵。是時徵役煩數。重以疫厲。民戶損耗。統上疏曰。臣聞君國者。以據疆土為強富。制威福為尊貴。曜德義為榮顯。永世。紀為豐祚。然財須民生。強賴民力。威恃民勢。福由民殖。德恃民茂。義以民行。六者既備。然後應天受祚。保族宜邦。書曰。眾非后。無能胥寧。后非眾。無以辟四方。今強敵未殄。海內未乂。三軍有無已之役。江境有不釋之備。徵調繁數。由來積紀。加以殃災。郡縣荒虛。民戶浸寡。而前後從軍者。生則困苦無時。死則棄捐

金華徵獻畧

卷之七

三

不返。是以戀本畏遠。同之於死。每有徵發。羸謹重累者。先見輸送。小有財貨。傾居行賂。不顧窮盡。輕剽者。則迸入險阻。黨就羣惡。又聞民間產子。多不收養。屯田貧卒。亦多棄子。天則生之。而父母殺之。干逆和氣。感動陰陽。竊惟強隣大敵。非造次所滅。疆場常守。非期月之戍。而兵民耗滅。後生不育。非所以歷遠年。致成功也。夫民者。停則以安。擾則以危。愚而不可欺。弱而不可勝。今長吏親民之職。惟以辨具為能。取赴日前之急。少復以恩惠為治。仰副陛下天覆之仁。凌遲凋敝。勢不可久。惟冀少以萬機餘閒。畱神思省。補復

荒虛育殘餘之民。阜人財之用。參曜三光等崇天。地。臣統大願。足以死而不朽。權威其言。於是始重守令之選。携叛日少。邊境豐實。皆統發之也。統後隨陸遜破蜀軍於宜都。遷偏將軍。黃武初。曹仁攻濡須。使別將常雕等襲中洲。統與嚴圭共拒破之。封新陽亭侯。復出為濡須督。數陳便宜。書數十上。所言皆善。又以占募在民間。長惡敗俗。生離叛之心。急宜絕置。權數降手書。相與反覆。終行其策。黃武七年。卒年三十六。同郡有雷贊者。長山人。與黃巾賊帥吳桓戰。手斬之。贊亦創重。足屈。斃不伸。迺引刀自刎其筋。幾殞。俄而

金華徵獻畧

卷之七

四

徐引其足。足伸。創愈。統聞而奇之。表薦於權。積功至屯騎校尉。隨諸葛恪征東。敗魏軍。遷左將軍。著將畧於吳。贊每臨敵。必先被髮。叫天抗首而歌。左右應之。畢乃進戰。戰無不克。

論曰。國之有民。乃人君之肢體。而君之所賴以立者也。守令者。乃一身之經絡。所以運元氣。通營衛。養肢體。以固軀命者也。守令貪殘。則經絡梗。其元氣營衛不通。四肢百體。日就枯槁。而國亦無與立矣。詳駱統之意。大要以養民為立國之本。而以慎擇守令為養民之首務。肯哉言乎。蓋有大臣之風。

矣。歷觀前代亡國之故。皆以民窮財盡。歲一不登。盜賊蜂起。而金甌失固。其源皆起於墨吏之貪暴。宗周末。廢黍離而東國先空。杼軸統之言。其千古之龜鑑乎。廣輿記載。統會稽人。得毋以漢時烏傷。統於會稽乎。然史既係統於烏傷。則其為婺人。奚疑。

馮宿馮定

唐馮宿。字拱之。東陽人。孝子馮子華之子也。貞元八年。陸贄王文衡試明水賦。及御溝新柳詩。與韓愈同登第。榜中多天下魁偉士。號龍虎榜。故宿特有名於

金華徵獻畧

卷之七

五

時。與韓愈交最契。既登第。出為徐州張建封掌書記。建封卒。軍中奉其子愔主。而李師古將伐其喪。以求故地。王武俊亦擁兵觀變。愔大懼。宿乃遺書武俊曰。張公與公為兄弟。欲共驅兩河。歸天子。天下莫不知。今幼子為亂。兵所脅。誠欸隔絕。強寇侵逼。公誠能奏天子。不忘舊勳。赦愔罪。使東身自歸。則公有靖亂之功。繼絕之德矣。武俊悅。即表愔為留後。既而不樂。佐愔從浙東觀察。買全愔憾之。奏貶泉州司戶。仍召為太常博士。遷都官員外郎。裴度節度彰義軍。表為判官。視師淮蔡。東過華嶽。命韓愈題名。而宿與焉。

淮西平、除比部郎中、長慶中、知制誥、牛元翼徙鎮、南東道、為王庭湊所圍、以宿總、留事、還、進中書舍人、徙左散騎常侍、兼集賢學士、拜河南尹、洛苑使、姚文壽縱部曲奪民田、匿于軍、吏不敢捕、宿掩取、擄殺之、轉刑部侍郎、修格後勅三十篇、行於世、累封長樂縣公、出領東川節度使、增治兵械十餘萬、詔分甲賜黔巫、又治涪、坊壩、州人賴之、疾革、將斷重刑、家人請宥之、曰、命之修短、天也、撓法以求佑、我不為也、卒、遺命以生平圖書悉納墓中、贈吏部尚書、諡曰懿、馮定、字介夫、備儀觀宿第也、人以方漢二馮焉、與于

金華徵獻畧

卷之七

六

頓善、頓帥襄陽、定往謁之、關不為通、拂袖去、頓聞、追遺錢五十萬、及諸境、定反其遺、以書讓頓、頓大慚、第進士異等、辟浙西薛平府、以鄂尉為集賢校理、始定居喪毀瘠、至是乃數移疾、長院者疑其簡息、奪職、三遷祠部員外郎、出為郢州刺史、坐遊宴不節、免官、起為國子司業、遷太常卿、文宗嘗用開元霓裳羽衣舞、參以雲韶、肆於庭、定部諸工立懸間、端凝若植、帝異之、問學士李珣、珣以定對、帝喜曰、豈非能古章句者耶、因誦定送客西江詩、召升殿、賜禁中瑞錦、命悉所著以上、遷諫議大夫、是歲李訓、鄭注謀誅宦官、敗、公

卿多被慘禍、中外惴息、天子御前殿、仇士良請以神策仗衛殿門、惟定力爭不可、乃罷、又請許左右史從宰相至延英、記所言、執政不悅、收太子詹事、徙衛尉卿、以左散騎常侍致仕、卒、贈工部尚書、諡曰節、後源寂使新羅、其國人傳定黑水碑、符林符使西番、所館有一屏、試視之、則書定商山記、宿弟審、寬、皆進士、審官國子祭酒、寬起居郎、宿子圖、中宏、詞科、官戶部侍郎、判度支、審子瑊、官至河南尹、馮氏衣冠之盛如此、論曰、史稱馮宿知貢舉、見劉蕡策、駭異之、畏中官不敢取、君子以此訾之、似矣、顧不思仇璫之勢、猛

金華徵獻畧

卷之七

七

於虎狼、鼓牙掉舌於宁晨之旁、天子為之側席、一失策、則喋血禁庭、股肱為空、宿無掃除君側之權、取一舉子、以撻不測之危鋒、既非自全、亦非所以全黃也、夫宿以文臣、敢歷中外、奮其筆舌、安反側、以尊朝廷、至於躬秉旄鉞、竭力盡能、執法忘身、蓋有大臣之風矣、馮定矯矯、頗厲風節、宏文傑篇、流傳外國、而記載缺如、可惜也、宿文存者七篇、邑乘多不載、予皆登之、金華文畧

胡則

宋胡則、字子正、永康人、登端拱己丑進士、宋徽宗上

登科自則始。則為人精敏寬厚。始釋褐。爲許川尉。轉
憲州錄事參軍。時靈夏用兵。轉運使索湘命。則部送
芻糧。爲一月計。則曰。爲百日備。尙恐不支。柰何。爲一
月耶。後李繼隆討賊。久不解。湘語則曰。微子。幾敗吾
事。一日。繼隆移文轉運曰。兵且深入。糧有繼乎。則知
其詐。白湘曰。彼師老將歸。欲以糧乏爲辭。委罪於我
耳。姑以有餘答之。繼隆計絀。湘大奇之。因遣入奏事。
名對明審。太宗顧左右曰。州郡乃有如此人。命記姓
名。未幾。改著作郎。命書貝州觀察判官。行河道省。去
冗役之在籍者十餘萬人。民用休息。進著作丞。出知

金華徵獻畧

卷之七

八

涿州。州有虎患。則齋戒禱於城隍。翼日得死虎廟中。
改太常博士。提舉兩浙榷茶事。兼知睦州。丁母憂。廬
墓終喪。服除。以本官知永嘉郡。遷屯田員外郎。提舉
江南路銀銅場鑄錢監。得吏所匿銅數萬觔。吏皆懼。
則曰。吾豈重貨而輕人命哉。籍爲羨餘。不之罪。累轉
而爲廣西南路轉運使。按宜州。辨活死囚九人。再遷
而至太常少卿。以丁謂累謫。知信州。尋調福州。有官
田數千頃。計臣請於二稅外。仍輸租米。民不勝蔽。則
以爲官田多瘠少肥。且地臨巨海。風潮漂蕩。難於催
督。奏乞仍舊。從之。尋以諫議大夫。知永興軍。領河北

都轉運使。判三司。其理財務爲寬大。不以刻下爲功。

又設筴通京東西陝西塩法。民咸便之。進工部侍郎。

集賢學士。出知陳州。仍調杭州。以兵部侍郎致仕。卒

葬錢塘龍井源。則爲人尙風義。在福州時。前守陳絳

嘗延蜀人龍昌期爲郡人講易。賚以官錢十萬。絳既

坐事。遂自成都械昌期至。則待以賓禮。出俸錢代償

之。在陳州。適范仲淹爲倅。則遇之甚厚。其卒也。文正

銘其墓。累知州郡。皆以惠理稱。又嘗奏減衢婺二州

身丁錢。鄉人懷其德。立祠祀之。其在方巖者。故其讀

書處也。肝蠶特盛。宣和中。睦盜方臘。寇永康。民避地

金華徵獻畧

卷之七

九

於此。賊顧絕澗。緣大藤欲渡。忽有赤蛇嚙藤中斷。賊
皆墮死。又有千人坑。兩石並起百仞。相去不盈尺。絕
頂有泉可汲。賊緣間道據之。其魁夢神人策白馬飲
泉。次日泉遂涸。賊懼遂降。守臣以聞。賜祠額曰赫靈。
至本朝。遂遍郡境。不啻千百區焉。

論曰。公起家詩書。奮身科第。逮事三朝。十握州符。

六持使節。計省選曹。歷踐華要。皆以寬仁平恕爲

理。生有惠政。歿祭於社。宜哉。然亦有冥數焉。且刑

生薦熟。牢醴崇侈。男女百千里。膜拜聚會。公而有

靈。亦非所樂也。顧公之治行官伐。載於韓魏公宋

朝實錄。范文正所撰墓銘論次尤悉。若所云秦免
衛葵身丁錢。民受其賜。為之立廟者。則傳與墓志
俱不登載。黃文獻每疑之。欲俟博洽君子而質之。
然全葵之人。傳為故事。不可考矣。赤蛇噬藤。白馬
飲泉。近於語怪。然而前史類有之。不足駭也。

滕元發

滕元發字達道。東陽人。初名甫。以字行。從安定胡瑗
學。舉進士第三。以聲韻不中程罷。再舉復第三。授大
理評事。判湖州。時孫沔守杭。見而奇之。曰子後當為
賢將。因教以治劇守邊之畧。名試為集賢校理。遷戶

金華徵獻畧

卷之七

十

部鹽鐵判官。同修起居注。神宗嘗召問之。元發曰。治
亂之道。如黑白東西。所以變色易位者。朋黨汨之也。
曰。卿知君子小人之黨乎。曰。君子無黨。譬之草木。綱
繆相附者。必蔓草。非松柏也。無朋黨。雖中主可濟。不
然。上聖亦殆。神宗以為名言。歎息久之。進知制誥。諫
院王紉論宰相韓琦不押班。以為跋扈。帝問元發曰。
宰相不押班。固有失。然以為跋扈。則非。後他相以其
子判鼓院。近臣或謂不可。帝曰。鼓院傳達而已。何與
於事。元發曰。人有訴宰相。使其子達之。可乎。帝悟。為
罷之。拜御史中丞。時夏人納款。邊帥種諤復築緩州。

發諸路兵出掠。元發言諒祚已納款。當明大信以示
之。邊隙妄開。兵連民敝。必為內憂。又中書樞密謀貴
寅協。今中書賞戰功。而樞密降約束。樞密修堡寨。而
中書降褒詔。戰守大事。乃參差如此。乞勅二府。議同
乃下。會京師地震。上疏陳致災之由。言皆切直。元發
既數忤用事諸臣。執政皆不悅。合策擯之。出知秦州。
神宗曰。非朕意也。詔不遣。未幾。河北地震。民多流亡。
乃命元發為安撫使。其地數千里皆崩圯。吏民懼。歷
率露處。元發獨處屋下。曰。屢摧民死。我當以身同之。
於是出粟賑饑。除田租。修堤障。察貪殘。捕盜賊。諸廢

金華徵獻畧

卷之七

十一

具舉。北道遂安。除翰林學士。知開封府。每上前論事。
如家人父子。言無文飾。洞見肝膈。不少嫌隱。王安石
立新法。恐元發有言。復以學士出知定州。歷青州。齊
鄧二州。再上言新法不便。皆不報。會婦黨李逢為逆。
坐累。黜知安州。流落十載。猶以前累。再貶筠州。或危
之。謂且有後命。元發曰。天知吾直。上知吾忠。吾何憂
哉。乃上章自訟。曰。樂羊無功。謗書滿篋。卽墨何罪。毀
言日聞。神宗惻然。卽改湖州。哲宗卽位。改蘇楊二州。
除龍圖閣直學士。出知鄆州。時淮南京東大饑。乃預
乞淮南米二十萬。以備賑。而與城中富民約曰。流民

且至無以處之。則疾疫起，併及汝矣。吾得城外廢營地，欲爲席屋以待之。民曰：諾。爲屋二千五百間，一夕而成。流民至，以次授地，井竈器用皆具。所全活五萬人。云：以兵法部勒少者供炊，壯者樵，婦女汲，老者休。民至如歸。朝廷遣工部郎中王古按視廬舍道巷，引繩棋布，肅然如營陣。古大驚，圖上其事。有詔褒美，再徙太原，威行西北，號稱名帥。河東十二將，故事以其四防秋，餘留番休。元發至，偶有邊警，諸將請悉甲而出。元發曰：夏人若併兵來，雖八將並出不敵。若其不來，四將足矣。已而警告亦靖。歲省芻粟二十餘萬，以

金華徵獻畧

卷之七

七

老乞休，乃以龍圖閣直學士知揚州，未至而卒。年七十一。贈銀青光祿大夫，諡章敏。初元發徵時，豪邁有雋聲，嘗爲范文正館客。數夜出，從狹斜飲，文正苦之，迺坐其室，燃燭讀書，以俟。俄元發沾醉至，長揖文正，問讀何書。文正曰：漢書。因問漢高祖何如人。文正默然。遂巡走入。蘇文忠自謫所還，貽人書曰：目中久不見備人。昨至金山，見滕元發乘小舟破巨浪來，巍然使人神聳，其見重如此。

論曰：明黨之禍，顧不烈哉。從古小人欲盡君子之類而空之，未有不托於朋黨者也。故荆章鉤捕禍

始於甘陵勒碑驅除端開於洛蜀。牛李之隙生而清流殫盡。東林之名盛而善類無遺。歷觀前史，可爲寒心。章敏之言，蓋逆知黨禍之將作，而防其漸也。然則君子果無黨乎？曰：君子無黨，而黨之禍每自君子受之。此固小人之借資而亦不可謂君子之無過也。始於引類之極廣，而成於衛道之甚嚴。分別太過，遂成門戶。是以伊川行方而子瞻目爲僉險，悅齋學博而朱子等諸狎邪。意見互持，爭端橫起。弟子挾不與同國之義，執戈相向。小人乘隙而起，收漁翁之利，僞學之禁，亦君子有以自取之。

金華徵獻畧

卷之七

七

也是以易重包荒而渙羣無咎。後之君子其知所鑑哉。

宗澤

宗澤，字汝霖，義烏人。登元祐進士，調館陶尉，歷龍游、膠水、趙城令，皆有能名。改知掖縣，差通判登州。忤道士倖者，予祠歸，復削職，羈置鎮江。靖康元年，召假宗正少卿，克和議使。澤抗言名不正，改計議使。廷臣謂澤素剛難屈，徒死無補。不若授以河朔一要郡，乃除直秘閣知磁州。從虜卒十餘，倍道之官，日夜修守戰備。會朝議用王雲言，遣康王質金，以雲副，山崎游過

磁澤迎謁曰。肅王去不返。今敵又詭辭邀大王。且其已迫。復去何益。王未決。而州民譙趨共擊殺雲。會州守汪伯彥亦以兵迎主入湘。徽宗聞之。命王為元帥。澤副之。遂以州兵二千與敵戰。破其三十餘砦。澤履水渡河。見王建議入援。復得蠟詔云。旦夕議和。且屯近甸。伯彥等皆止。澤曰。金人狡。姑緩我。即和亦宜急進。萬一敵有異。吾兵在城下。緩急有恃。伯彥曰。不如使澤管之。澤進自大名。至開德。十三戰皆捷。以書勸王檄諸道兵會京城。又遣書總管趙野宣撫范納興仁守魯楸等。引大義責之。皆以為狂不答。是時澤管衛南。前後皆敵壘。裨將王孝忠戰死。澤曰。今日進退皆死。不如死敵。遂大戰。斬首數千。乃少却。澤乘夜徙營他所。敵復至。得空營。驚去。自是憚澤不復犯其營。逾月。京城陷。二帝北去。澤趨滑。至大名。欲渡河邀其歸。而諸路兵不至。復還衛南。上書勸進。且言應天藝祖興王地。取四方中。轉漕為易。王於是入宋州。應天徵澤至行在所。入對。陳興復大計。數千言。涕泗沾臆。辭氣哀激。帝欲留之。仍用汪伯彥言。出知襄州。澤至襄。上疏曰。君父播遷。宗社蒙耻。陛下龍飛。臣意必赫然震怒。再造天地。今四陝旬矣。未聞有大號令。但

金華徵獻畧

卷之七

五

見指揮云。不得勝。播赦文於河之東西。陝之蒲解。是褫天下忠義之氣。而自絕其民也。臣雖驚怯。願躬冒矢石。為諸將先。誠得捐軀報國。死且不恨。時帝已謀南渡。念無可托。問務者。會澤表至。李綱曰。緩復故都。非澤不可。薦之甚力。乃改知開封府。進延康閣學士。東京畱守。制曰。惟蕭何之固關中。寇恂之完河內。以卿比迹。於古有光。時敵騎畱河上。鉦鼓聲相聞。京城守具盡廢。兵民雜居。洶洶澤至。首捕諸舍賊者。令兵自為營。不得闖入街市。盜不計賊。輕重悉斬。招集四方義士。得百餘萬。復有河北山寨。效順者數十萬。澤素蓄忠義。至是益自奮。京城四壁。各置使以領募兵。據形勢立壁二十四所。沿河立連珠砦。控制河東北。民兵開五丈河通商。儲糧數百萬石。造戰車千二百。乘修諸城樓櫓。甚設軍民大安。陝東西諸路咸聽節制。澤乃請帝還都。而伯彥等力贊南幸。遂如揚州。金將兀朮復舉而南。自鄭抵白沙。距汴不數舍。諸將請間澤方名。客圍棋笑語。衆不敢言。退而分部儆備。都人大恐。澤召謂曰。何事張皇。劉衍等在外。必能禦敵。但選精銳數千。戒曰。宜統出敵後。設伏要路。俟衍戰夾擊。且諭僚屬曰。上元近第。循故事。榜示張燈五日。

金華徵獻畧

卷之七

五

并弛夜禁。敵遊騎至城下，疑不敢逼。士女遊遊達旦，亦不懼。收燈之夕，捷書至，衍遇敵於板橋，設伏敗之。悉得其輜重。時粘沒喝據西京，攻滑，守將張撝死之。澤遣王宣援撝，不及，遂與敵戰，復得滑。以宣知滑事，自是敵不敢犯。澤招撫羣盜甚衆，擒敵將，卽解縛詢之。知其虛實甚悉，因部分諸將，令王彥自滑取懷南，王再興自鄭直護陵寢，馬擴等自大名取洺相真定，楊進王善各以所部分道入，登壇誓師，言與淚下。諸將皆飲泣受命，計已定。因馳奏大畧，言陛下父母兄弟蒙塵沙漠，西京諸陵爲敵所據，今年寒食，不能以一杯伸祭享，可爲傷心。兩河二京，陝右淮甸，百萬生靈陷於塗炭，乃欲遠幸湖外，蓋邪臣踵張邦昌故智，事事爲敵間，親屬支黨皆津置在南，無復以君父仇耻爲意。願決策還都，臣躬隸行間，爲士卒倡，除兇雪耻，在此一舉。時澤請還都，疏已二十餘上，而語轉激，侵左右奸臣啣之，輒笑以爲狂。最後澤以中原無所倚，乞以帝弟信王榛爲兵馬大元帥，時方在金，伯彥等乃譖澤有異圖，且訛流言信王渡河入汴，於是除澤爲門下侍郎，御營副使，且詔還京。雖陽尊之，而實奪之權，將下制，復遣郭仲荀爲副留守以察之。澤知

金華徵獻畧

卷之七

去

王彥等所聞，大功不就，憂憤成疾，疽發於背，詣將入問疾。澤矍然起曰：吾以二帝蒙塵，憤憤至此，汝等能殲敵乎？吾死日且瞑，諸將皆流涕，不能仰視，乃爲表曰：臣猥以樸忠，受知淵聖，擢自困頓孤窮之際，付以強寇往來之衝，適遇陛下出總元戎，察臣庸著勞效，坐籌密計，俾臣得與屬僚，逮夫踐祚之初，首錄孤危之迹，寇攘未戢，暫爲淮甸之巡，宗廟斯存，委守閭司之鑰，力小任重，志大心勞，誓殄強敵，再安王室，夙宵以繼，寢食靡寧，陰陽之寇游深，藥石之功莫効，少延殘息，庶畢願言。昨有招安到楊進等，約其衆多，無慮百萬，昔嘗爲寇，頗聚衆以震師，今已革心，欲爲國而戡難，接踵道路，雲集都城，已涓吉而戒塗，擬成功於指日，干戈未舉，舟壑忽移，神爽飛揚，長抱九泉之憾，功名卑劣，尙貽千古之羞，仰憑睿鑒之深，必無死生之異，觸臣之于記，臣之言，力請回鑾，急還京闕，大震雷霆之怒，出民水火之中，夙荷主恩，敢忘屍諫，連呼過河者三，而卒，年七十，都人奔走巷哭，不數日，相率散去者十五六，子穎，久居戎幕，得將士心，議者請使代澤，以究前功，不聽。除穎秘閣判官，贈澤觀文學士，通議大夫，諡忠簡，以杜克代克酷而無謀，至汗悉

金華徵獻畧

卷之七

七

反澤所為。於是豪傑解體。降盜在城下者。復散去。剽掠。明年金人至。以城降。而中原遂沒。

論曰。史臣云。宋無公。宋不得南。公不死。宋不終南。果哉言乎。吳之器曰。公面色正方。色沉紫。白髭數莖。橫張如戟。英姿肅爽。可畏。稱其為人。予見其畫像。良然。夫公以千餘羸卒。守孤懸。垂破之郡。首建義旗。號召豪傑。百餘萬之師。頃刻而集。而隊仗森嚴。芻糧以給。軍安於伍。民安於家。雖韓白復生。不能過也。夫駕馭無法。則腹心變為仇讐。調度有方。則草竊皆為義旅。人之志量相越。顧不遠哉。考澤

金華徵獻畧

卷之七

六

以靖康元年起知磁州。時年六十有八。至建炎二年七月而卒。燈將燼而復燃。強弩之末。可以穿札。七層向使。宋人能用。公於大觀宣和之間。則長城之勢。以成金甌之形。永固豈復有舉族北轅之禍哉。國家無事。則榮恬媚之臣。有事則思雄勇之士。至於名業將成。猶使小人間之。宋道之不尤宜哉。而公之忠誠義烈。則貫日月。昭宇宙矣。

鄭剛中

鄭剛中。字亨仲。金華人。登紹興進士第三人。為溫州判官。賑饑有方。用秦檜薦。遷勅令所刪定官。累陞殿

中侍御史。時秦檜主和議。剛中乃上疏曰。臣聞備不德音。以梓宮未還。母后在遠。陵寢宮闕。兄弟宗族之故。欲屈已就和。令侍從之臣。詳思所宜。臣伏讀流涕。仰見陛下孝友格天。強隣改意。事雖可喜。至於屈已之言。前世有奉子女者。供金縢者。割地者。北面而臣之者。今國家於敵。土地為所據。金縢子女為所取。崇高之號亦嘗自貶。屈已至矣。不知此外將何如也。上而士大夫。下而國人。三軍之士。方同心上戴。有如敵使狂悖。過一縣。欲使令拜。過一郡。欲使守拜。至中都。又妄有所欲。則是傳一函紙。自北撫定。而南非通和。

金華徵獻畧

卷之七

九

也。夫國人之情。士大夫之情也。至於三軍之情。苟不為。擲瓊豈至相率而屈膝哉。士大夫之情不順。小則去。大則死。三軍之情不順。則事有不待言者。陛下試呼集大將數人。開誠問之曰。敵邀我以難行。汝輩意何如。謂可。則後日敵又甚於此。計安出。謂不可。即有邊陲之微。孰為吾當之。彼如慷慨願効死。即謝使者。何憚。臣不敢遠引前代。直以存亡禍福之幾。係於今者。為陛下言其概。愚陋不足以奉承明詔。罪當萬死。書奏忤旨。改宗正少卿。又改秘書少監。力求去弗許。會金歸侵疆。以為宣諭使。參謀等克陝西分畫地界。

使金烏陵贊謨來欲盡取階成岷鳳秦商六州剛中不從又欲姑取秦商於大散關立界剛中又不從繼就除川陝宣撫副使兀朮遣人求和尚原檜恐剛中敗盟乃下詔以和尚原自紹興四年後不係吳玠地分於是割秦商之半棄和尚原以與金命剛中去陝守宣撫四川舊治所在綿閣間及胡世將代吳玠就居河池饋餉不繼剛中奏利州在潭毒關內與興洋諸關聲援相接乞移治利州詔許之於是大興屯田於關外四州及興州大安軍歲給糧種得官粟十八萬斛有奇又以軍用不給奏增錢引四百萬復患無

金華徵獻畧

卷之七

十

錢以權之卽利州鑄錢歲十萬緡以救錢引之弊置官六人兵匠五百人歲用監官錢七萬緡四路提錢十四萬緡爲鑄本其後增至十五萬宣撫所積錢五千餘萬緡其餘苛賦一切裁削歲減凡七百餘萬緡盡以予民先是川口屯兵十萬分隸三大將吳玠屯興州楊政屯興元郭浩屯金州皆建帥節而統制官王彥姚仲程俊楊從儀亦領沿邊安撫剛中請分利州爲東西路以興元利閬洋巴劍及大安軍七郡爲東路治興元政爲安撫以興階成西和文隴鳳七州爲西路治興州璘爲安撫浩爲金房開達州安撫諸

裨將領安撫者皆罷其節制諸將甚嚴初議移屯楊政不從卽正色曰剛中雖書生然不畏死政懼而聽命每諸將進謁必具案鍵庭伏乃就坐一日吳璘加少保來謝請均禮關吏以白剛中叱之曰少保官雖高猶都統制耳倘變常禮是廢軍容少保若欲反可持吾頭去璘皇恐聽命虞允文常曰吾與諸將往還見其私居言動如家有一鄭宣撫在焉時又與宗澤同稱曰宗如猛虎之在北鄭如伏熊之在西其爲時所敬憚如此會秦檜諷令進金三萬下錢米荆門剛中不從曰今暫講和要當儲備爲恢復計檜又奉金

金華徵獻畧

卷之七

十一

命悉歸北人之在南者蜀門有義勝軍首領李謹等十四人皆驍果剛中以其畱蜀久縱之必生患悉斬之檜大怒以爲專擅始剛中持節來諸將以爲檜黨畏之後見其每事忤檜始知其非因共譖之以爲跋扈檜謀於王喚喚曰當選一宗室有風力者往制之於是趙不棄總領四川財賦而奪其利權不棄又辟晁公武察剛中陰事以擠之檜乃陽召不棄歸繼召剛中責桂陽軍居任再責濠州團練副使復州安置再徙封州竟卒逾四月檜亦死迺贈資政殿大學士諡忠愍

論曰公之治蜀。蓋師諸葛武侯云。故其疏有曰。生
育之恩。歸於上。法度之章。謹於下。四海之內。戴君
父之德。而畏有司之嚴。然後朝廷尊而政事修。今
主上寬仁愛物。於古有光。而有司不任怨。縣有罪
以俟監司。守有過以俟臺諫。每決一罪。郡請於監
司。監司請於部。部請於朝。罷之奪之。皆自一人出。
而百官有司。無一戾人情者。苛察之怨。歸於上。而
姑息之恩。歸於已。豈持久之道乎。諸葛孔明曰。寵
之以位。極則賤。順之以恩。極則怨。宥罪者。人主之
恩。有司則奉法而已。不知其他。其生平用意如此。

金華徵獻畧

卷之七

三

而任怨者亦以此。蘇伯衡曰。忠愍制蜀八年。悍將
忌之於外。奸宰啣之於內。迎合狙伺者。又皆其仇
也。譬之獨一黃葉。在疾風中。雖欲無危。其可得乎。
然公以書生。專閫能制虎羆之將。以禦強寇。軍府
以藩。邊境以靖。庇百姓以尊朝廷。可謂社稷臣矣。

潘良貴 潘時附

潘良貴字子賤。金華人。崇觀間。以上舍釋褐為博士。
遷秘書郎。時蔡京父子方鈞致天下知名士。欲招良
貴。謝不往。尋除主客郎中。提舉淮東南路常平倉。靖
康初召對。極言何桌唐等不可用。他日必誤社稷。

陛下若欲扶持危顛。非博詢下僚。明揚側陋。未見其
可。語徹於外。咸以為狂率。黜監信州排岸。建炎初召
為左司諫。首請誅叛命者。懸首國門。以正邦典。封宗
室賢者於山東河北。以壯國體。巡幸維揚。簡士江上。
以圖興復。且痛斥用事諸臣。書奏三口。左遷工部。良
貴以不得其言求去。主管明道宮。越數年。除提點荆
湖刑獄。遷考功郎。宰相呂頤浩謂曰。旦夕當相引入。
兩省。良貴曰。親老方欲乞外。非所望也。退語所親曰。
宰相當以公道進賢。乃握手密語。先示私恩。士大夫
受其牢籠。何以立朝。即日乞補外。乃以直龍圖閣知

金華徵獻畧

卷之七

三

嚴州。到官兩月。請祠去。未幾復起為中書舍人。一日
戶部侍郎向子諲奏事。高宗與論筆法。語蟬聯不輟。
良貴呼曰。向子諲以無益之言。久瀆聖聽。何不速下
子諲欲退。高宗欲竟前語。子諲乃復語。良貴於是舉
笏徑至榻前。斥之使下。高宗色變。不懌。於是集英
修撰出知明州。滿歲。以徽猷待制。再奉祠歸。良貴自
少至老。出入三朝。前後在官。不過八百六十餘日。始
為博士時。王黼張邦昌俱欲妻以女。皆拒之。晚年家
居貧甚。所居不蔽風雨。郭外無尺寸之田。經界法行。
獨以邱墓之寄。輪帛數尺而已。秦檜當國。諷使求郡。

良貴不屑嘗答友人書曰論以聚書為樂然老而讀書不須務博當味立言之指以洗心勵行則老益精明士人晚年倒行逆施者十嘗八九政謂不解讀書耳僕自喻為鏡以書為藥用藥去垢務使通明若積藥鏡上而不施功反為鏡累矣當世傳之以為磨鏡帖卒年五十七學者稱然成先生有雜著十五卷朱文公序之有曰清明直諫確然無欲真可謂剛毅近仁者矣又曰三戒文磨鏡帖切中學者之病其推重如此文公益與潘氏往還最密云婆之潘有三皆著姓其自括之竹溪徙者仕至從業田宅甲一郡號富

金華徵獻畧

卷之七

西

潘自開封徙者故勳臣美之後尚主隨駕居城西偏日畫堂勢傾一時號貴潘惟良貴廉介自持家無擔石因共號為清潘歷宋元明清潘子孫多顯默成先何山佛燈禪師久勤心死參會問南泉斬貓話不契師曰你祇管理會別人家猫兒不知走却自家狗子公於言下如醉初醒此磨鏡帖所由來也潘時字德鄰良貴侄也少學於良貴比長遊張栻呂祖謙之門以良貴任為登仕郎累階中大夫金華縣開國男時為人精吏道所至皆有政聲其為治務施舍先教化而於訟獄輕重錢穀出納雖細微必謹其為部使廢置舉劾不憚權貴出典方面養威持重務

得大體每之官必訪人才與學校水旱盜賊必以不為姑息小惠時嘗曰吾為治主於寬而不必有寬名輔以嚴而不使有嚴迹惟其綱維總攝脈絡流通是以坐走羣吏而我嘗無為也初知興化軍歲饑募商予錢轉糴而寬其期人莫喻其意既而糴者得以其間一再往返穀委至而價漸以平民乃不餒既提舉浙西茶塩平江庫錢失其守求盜不得誣富室而索其償一郡大擾至有死者時檄罷之守怨而搆以他事坐斥尋起提舉湖南刑獄盜殺人而誣指其警以為罪首時白而釋之除直秘閣知廣州兼安撫

金華徵獻畧

卷之七

五

廣南東路所部地接郴桂汀漳四州之民歲踰嶺貿易拆閱即相聚為盜多至數千人時入境緝得其渠魁八人斬之一境以寧進直徽猷閣出知潭州安撫湖南飛虎軍驕橫不可制倚醉殺人立斬以徇一路帖然時為政寬猛得宜大小中度一時能吏無有能出其右者既謝病家居莊敬如常時病革誦曾子易簣語而卒朱文公銘其墓孫履孫仕至奉議大夫論曰史稱良貴才猷可以經邦風節可以彌俗信哉言矣觀其拒權相之借交斥親臣於在御雖汲長孺何以過哉向子諱事諸家所載不同舊史列

傳則謂公自請祠後起為中書舍人攝起居向子
譚奏事其語稍涉於珍玩乃廷叱之陳均則謂子
譚初以和議為是公大非之及是同奏事子譚與
公交爭於殿上上怒乃俱罷羅入經則謂子譚與
高宗論筆法故公斥之今所載則本羅氏鶴林玉
露云

王師心王師愈王介王楚

王師心字與道金華人登政和八年進士初為海州
沐陽尉敗勁賊宋江境上改承奉郎遷太府丞樓照
使陝西辟為幹辦公事仍以工部侍郎克賀金國生

金華徵獻畧

卷之七

美

辰使還出知袁州時諸郡希秦檜旨爭奉羨餘師心
獨取以貸貧民逋租移知洪州克江南西路安撫使
轉運判官張常箋注前帥張宗元所與張浚詩言於
朝以為訕謗辭所連及百餘家師心隨宜救庇多賴
以免會檜死事息除戶部侍郎奏請塞倖門開言路
生財不如節用上慰勞甚懇且曰卿以不附秦檜久
羈外郡朕知卿未嘗一日忘也遷權吏部尚書兼侍
讀進讀三朝寶訓既終篇師心乃言祖宗創業垂統
為萬世計甚備熙寧大臣私意改作流毒至今不可
不監從容規諷誠意懇至等以浙東水災克兩浙安

撫使寬通債振乏絕民賴以生復改福建時金將渝
盟私心憂國至忘寢食乃條上求人才通下情擇將
帥諸事言甚愷切乾道初以左奉議大夫致仕卒諡
莊敏弟師德其子淮

王師愈字與正師心從弟幼時潘良貴令賦竹詩有
願堅松柏操同保歲寒心之句良貴奇之年十二復
與書論為文養氣之法遂招致門下又從楊時呂居
仁得中原文獻之傳登紹興戊辰進士與朱熹同榜
復從張栻呂祖謙遊以聖賢之言為必可行師友之
論為必可信初為建州崇安尉以母喪不行服闋授

金華徵獻畧

卷之七

老

臨江軍學教授再遷而知嚴州復移信州時為孝宗
乾道七年詔以皇太子領臨安府尹師愈乃上書曰
臣恭惟陛下長慮遠識早建儲官立天下大本以為
社稷宗廟無疆之休甚盛舉也至乃參用至道故事
命皇太子領臨安府尹外間未能深喻竊惟皇太子
副貳宸極繫四海之望以紹承統業當居春宮日親
師傅講論治道尋繹經義臨安府尹一州長吏耳非
所以屈皇太子之尊而示天下以廣大也雖有至道
故事臣猶以為不可何者藝祖太宗同起軍旅素習
勞辱煩劇事故藝祖既登極命太宗尹京以彈壓鎮

當時太宗亦藩臣耳。於領天府事體為順。三代時諸侯入為王官者固多。若已正儲貳。則與列國諸侯州郡長吏不同矣。况自藝祖以來。天府多用藩王兼領。遂為故事。建隆初。太宗皇帝以使相尹京進封晉王。太宗即位。則秦王尹京。秦王得罪。則許王尹京。許王既卒。真宗皇帝乃以襄王尹京進封壽王。尹京八年始升儲。升儲之後。自合解府事入處東宮。以全儲貳之尊。當時因循不暇。釐正。止稍加崇重而已。是大臣失於討論。雖有故事。豈可復舉。真宗既即位。即藩王不復尹京矣。蓋親王尹京。所以繫人望。將以正儲。

金華徵獻畧

卷之七

无

未聞已升儲。乃始尹京者。惟欽宗皇帝以皇太子出牧開封。二日而即位。事出倉卒。非可為法。真宗皇帝以至道元年九月升儲。至三年三月即位。自升儲至即位。止一年半。府僚郡政相仍未久。故未見有不便。今陛下春秋鼎盛。方宵衣旰食。以濟大業。未至倦勤。若以皇太子監國撫軍。無所不可。若付以一州吏事。誠非所宜也。蓋東宮尹京。講讀勸諭之官。汨沒州郡吏事。勢必不能專心致志。以輔導收迪。從容議論。唯目困於簿書期會。無乃失職乎。恭惟皇太子英稟異。常天性夙成。他日不患不能臨決民事。在涵養膚德。

日新又新。以躋堯舜之盛而已。恐鎮臨安府非所以免儲貳也。且太上南渡以來。臨安止暫為駐蹕之地。所以不為建都立邑之制者。誠以繫中原之望。兼今日臨安府事。與舊日京尹大段不同。今陛下以恢復神京。自任建儲之際。乃首舉尹京故事。於臨安四方安知聖意所在。皆曰臨安已作京師。無恢復意矣。豈不絕中原之望。疑四海之心。臣踈遠愚昧。僭越狂妄。惟陛下寬其誅。少加思慮。則天下幸甚。書奏不報。上亦不之罪也。尋除全部郎官。兼崇政殿說書。數名見言事。上又出手札。俾條奏以進。嘗對大臣稱

金華徵獻畧

卷之七

无

王師愈有御史才。執政曾懷。貸內府錢數百萬。戶部尙書楊傑欲督諸郡積逋。以償所貸。事下全部。師愈持不可。罷知饒州。後除浙江提點刑獄。仍乞祠卒。階至中奉大夫。直煥章閣。爵金華縣開國男。師愈為政。以仁恕為本。而綱目整肅。屢典州郡。皆著循績。在長沙則捕妖巫。信州則攝驕卒。饒州則擒妖賊韓政。淮賊劉五。所至賑饑荒。輕徭役。繩權豪。皆卓有能名。在外二十年。不復登朝。皆以不究其用為恨。子瀚。孫栢。呂大愚狀其行。朱子為之銘。稱其有本有文。德望隱然為東州之重云。

王介字元石，金華人。從朱熹。呂祖謙遊。登紹熙元年進士第。時方厲偽學之禁。介對策言。今之所謂道學者。皆世之正人君子也。正人君子之名。不可逐。故為偽學之名。一網而去之。聖明在上。而使天下以道學為諱。將何以立國。帝覽策嘉歎。擢居第三。除國子錄。而學禁漸寬。時先宗惑於悍后。不朝重華宮。介上疏言。壽皇聖神。器授之陛下。孝敬豈可久闕。又言。婦事舅姑。如子事父母。不可虧。宮中定省之禮。已而孝宗崩。先宗又稱疾不執喪禮。介力請過宮執喪。疏屢上。而辭愈切。人歎其忠。寧宗即位。相韓侂胄。故相趙汝

金華徵獻畧

卷之七

三

愚去國。介上疏言。陛下即位未三月。策免宰相。遷易臺諫。悉出內批。非治世事也。侂胄惡之。責判紹興府。尋知邵武軍。而諫大夫姚愈希侂胄旨。劾介偽學之黨。阿附故相趙汝愚。責主管台州崇道觀。侂胄誅召還。以太子舍人再轉為國子祭酒。會天不雨。詔百官指陳闕失。時宰相史彌遠以母喪起復。介乃言。漢法天災策免丞相。乞令彌遠終喪。擇公正無私者置左右。除右諭德。竭誠輔導。每遇講讀。因事納規。遷宗正少卿。兼權中書舍人。繳駁不避權貴。時免濟以閣職。為州鈐介封還辭頭。丞相曰。此中官意也。介曰。宰

相而逢官禁。意向給舍而奉宰相風旨。朝廷紀綱掃地矣。力求歸老不許。則請於東宮。東宮固留之。因言殿下宜愛人以德。使全進退。又言。殿下宜盡事親之道。冊妃未定。宜謹身自愛。乃以右文殿修撰知嘉興府。歷沿海制置使。以疾奉祠。嘉定六年卒於家。贈中大夫。實謨閣待制。諡忠簡。子堃。介學有源本。嘗作目錄。自叙曰。目錄者。檢身之法也。其不可書者。即不可行之事。言皆可行。行皆可書。不至握筆齟齬。則不為小人之歸矣。樓大防嘗言。王元石不可干以私。真德秀稱其所立有汲長孺王元之之風。其見推如此。

金華徵獻畧

卷之七

三

王堃字子文介之子也。以父蔭補官。登嘉定進士。仕於潭。時真德秀為潭帥。一見異之。延至幕中。堃遂執弟子禮。德秀欲授以詞學。堃曰。所以求學者義理也。堃雖愚。不願以文學成名。德秀益器重之。紹定初。汀郡盜作。堃以幕官攝軍事。勒兵平之。遷樞密院編修。兼檢詳官。襄蜀事急。朝廷議遣使講和。宰相依違不決。堃言。今日之事宜先定規模。并力攻守。疏陳八事。尋為副都承旨。奏請出師。絕和使。命淮東西進兵夾攻。不然。恐將深理宗深然之。命樞密院下劄三閩諭旨。嘉熙改元。輪對條陳四事。引司馬光仁明武之說。

而推演其義。又以孝宗銳意恢復。討論軍實。激發帝意。史嵩之起復。疏乞聽其終喪。拜禮部尚書。疏陳十事。而終之曰。陛下一心。乃十事之綱領也。前後奏陳。皆明切可行。以察訪使出視江防。除知鎮江府。兼都大提舉浙西兵船。堃言守江重於守淮。瓜州一渡。甚狹。請免鎮江水軍調發。專守江面。置遊兵。增水艦。就揚子江教習水戰。登金山指麾之。遷沿江制置使。兼江東安撫。創遊擊軍萬三千。蒙衝萬艘。每巡江。引水軍大閱。舳艫相啣。數十里。軍容修飭。在建康兩年。江上晏然。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封吳郡侯。與

金華徵獻畧

卷之七

三

宰相不合。言者攻之。乃以前官主管洞霄宮。卒。贈七官。位特進。堃因德秀知朱熹之學。遇熹門人必加禮敬。知建寧府。創書院祀熹。以德秀配。堃工詩。作大書清勁。法唐歐陽詢。

論曰。金華王氏在宋時為最盛。居官蒞政。皆卓有可觀。蓋不徒以蟬冕纓被為榮也。吳師道敬鄉錄。稱師心盡忠納誨。憂國之心至忘寢食。師愈為政。一本仁恕。綱目嚴整。可謂文學儒臣。才優經濟者矣。王介謬謬。凡所論諫。悉皆根柢忠孝。足以扶植綱常。殆與許直者異乎。歟。子象賢。正色立朝。不激。

不隨趣搽端方。雖本天性。而學問淵源。各有所自。益外有師友之功。而內承父兄之益。譬之蘭蕙之叢。詎有惡草。學者既無家學。而不得大賢以為依歸。欲求德業之光。顧不難哉。

王淮

王淮。字季海。師心侄也。少力於學。工屬文。登紹興進士。為台州臨海尉。郡守蕭振奇之。振帥蜀。辟置幕府。振去蜀。眾欲留淮。淮曰。萬里將母。敢懷祿乎。遂行。遷右正言。論宰相湯思退無物望。條其罪數十。即時策免。又言吏部侍郎沈介欺世盜名。都司方師尹狡險。

金華徵獻畧

卷之七

三

大將劉寶培剋結權倖。皆劾罷之。乃論為治之要。治內有三。曰正心術。寶慈儉。去壅蔽。治外有四。曰固封守。選將帥。明賞罰。儲財用。上嘉納之。除秘書少監。兼恭王府直講。王生子。乞討論典禮。出知建寧府。改浙西提刑。入見。陳閩中利病甚悉。帝嘉之。命皇太子侍以師禮。而拜之。尋除太常少卿。遷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時能大淵贈太師。仍加儀同三司。張說除大尉。住。在京宮觀。淮以為不可。封還詔書。除翰林學士。知制誥。訓辭深厚。得王言體。淳熙二年。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上嘗語近臣曰。樞密臨事。盡公。人無

言除同知樞密院事。參知政事。時宰相久虛。淮與
季彥穎同心輔政。諸將平寇有功。淮處置得宜。論功
惟允。上言武臣獄祠員可省。淮曰。有戰功者。壯用其
力。老棄其身可乎。宰相趙雄言。宗室獄祠八百員。宜
罷。淮曰。堯親九族。在平章百姓之先。骨肉之恩。可疏
乎。上深嘉之。八年拜右丞相兼樞密使。樞密都承旨
王抃怙寵為奸。淮陳其罪。上即斥之。章穎論事。直
上欲黜之。淮曰。陛下以直言黜諫臣。適成其名。上悅。
時以荒政為急。淮言朱熹學行篤實。擬除浙東提舉。
以倡郡國。其後推賞。上曰。朱熹職事。畱意。淮言修舉

金華徵獻畧 卷之七

荒政。是行其所學。民被實惠。宜與進職。上曰。與陞直
徽猷閣。成都帥缺。淮舉留正。上曰。正非閩人乎。淮曰。
立賢無方。湯之執中也。必曰閩有章惇呂惠卿。不有
曾公亮蘇頌蔡襄乎。必曰江浙多名臣。不有丁謂王
欽若乎。上稱善。拜左丞相。龔頤以執政之客。補官。求
請詮曹。淮以此門不可啟。絕其請。因上章求去。乃以
觀文殿大學士判衢州。淮又力辭。改提舉洞霄宮。先
宗即位。詔訪初政。淮以盡孝進德。奉天敬民。用人立
政。固不在初對。既而母卒。詔起復為左丞相。淮兩表
固辭。畧曰。宸衷念舊。優詔奪情。俾還相位。為念三年

免懷。通喪者。乃聖王之制。而踰月。視事。變禮者。非治
世之風。豈可遵所事。而蹈前非。但當守禮經。而據古
是。卒不起。淮居喪。遂哀。忽得危疾。乃語家人曰。易卦
六十四。吾年適符其期。遂卒。計聞。上哀悼。輟朝。贈少
師。諡文定。淮為相。務持大體。加意人才。留心武備。嘗
曰。跡弛之士。緩急能出死。不可概棄。既枚卜。唐太
子侍讀楊萬里曰。宰相先務何事。萬里曰。人才。淮問
其人。萬里乃疏朱熹袁樞以下六十人。既秉政。即引
朱熹為浙東提舉。熹劾知台州唐仲友。仲友亦作奏
馳上。彼此互訐。上以問淮。淮曰。此秀才爭閒氣耳。遂

金華徵獻畧 卷之七

兩罷之上。既心疑熹。而陳賈禁革偽學之言。遂因之
以入。宋史則以引陳賈為御史。詆道學。職由於淮云。
論曰。宋潛溪云。唐悅齋先生。天分絕人。善經目。輒
成誦。遂以學行名天下。一時婺中之賢。如朱質葉
秀發。皆出其門。予觀其遺篇。方正明達。有大儒風
範。不知其人。讀其書。可知矣。非少正卯。而為兩觀
之誅。文定之懷。不足於朱子。則有之矣。以為引陳
賈。使禁偽學。則斷乎不然。考文定一家。伯叔子弟。
皆道學也。而首先阨之。有是理乎。學者風承。響附。
少持平之論。桑梓之言。世所取憑。豈可妄訾哉。或

金華徵獻畧卷之八

鶴潭王崇炳虎文氏撰錄

門人黃廷元殿選較訂

東湖金 律孔時編梓

名臣傳二

林大中

林大中字和叔永康人登紹興進士初為金谿令郡督賊急大中請緩期不聽取告身納之投劾而去守愧謝焉仍丁父憂服除起知長興縣訟牒必判曲直不聽私解或疑其多事大中曰此乃所以省事也先

金華徵獻畧

卷之八

一

宗朝用尚書葉翥薦擢監察御史論事峭直遷殿中侍御史兼侍講紹熙二年春雷電大作詔訪時政缺失大中推論陰陽爭勝之故因言君子小人邪正在所當辨趣向果正雖一節可議不害為君子趣向不正雖小節可喜不害為小人正者當厚其養無責一青而損正大之氣不正者當杜其漸無取小節而長奸偽之萌庶君子得全而小人無所容其奸帝問今日羣臣中孰賢大中以趙汝愚對汝愚於是被召江浙西路民苦折帛和買重輸大中疏論之詔減其輸三歲時馬大同為戶部大中幼其用法過峻又論大

理少卿宋之瑞皆不報太中以言不行求去除直寶

謨閣不拜力求補外出知寧國府朱熹遺書朝士曰

聞林和叔入臺無一事不中的去國一節風誼凜然

當於古人中求之尋移知贛州寧宗即位召還試中

書舍人遷給事中兼侍講知閣門事韓侂胄來謁陰

請納交大中却之會彭龜年疏論侂胄有旨侂胄與

內祠龜年與郡大中請留龜年經筵而斥侂胄於外

不聽御史汪義端以論趙汝愚去侂胄引為右史大

中駁之侂胄愈恨乃以煥章閣待制出知慶元府仍

乞祠得請未行給事中許及之侂胄黨也承風繳駁

金華徵獻畧

卷之八

二

遂削職歸與趙汝愚朱熹等俱列偽黨歸凡十三年優游龜潭別墅未嘗以得喪置懷或勸通書侂胄以免禍大中曰福不可求而得禍豈可倖而免乎侂胄既伏誅召試吏部尚書首言呂祖儉彭龜年朱熹皆以言侂胄貶老死窮荒宜加旌表其他譏切侂胄而得罪者宜量輕重而旌別之以伸其冤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嘉定改元卒年七十一贈資政殿學士正奉大夫諡正惠論曰正惠清修寡欲守正不阿言論峭直凜不可犯可謂能推其所學引君當道者矣名正偽藉益

顯其忠。小人污讒君子而益表暴之何益哉。

應孟明 子純之附

應孟明字仲實永康人登隆興進士官樂平縣丞以侍御史葛邲薦除勅令所刪定官輪對首論南北通好疆場無虞當選將練兵常如大敵之在境除貪酷之吏以蘇民困廣開言路以受忠告之益振拔幽沈以收人才之用申飭監司曲庇貪吏薦舉徇私之弊帝嘉納之他日有所銓除宰相進擬帝出片紙書二人姓名其一則孟明也乃拜大理寺丞故將李顯忠子家僮溺死有司誣以殺人逮繫幾三百家孟明白

金華徵獻畧

卷之八

三

其究於僚長釋之出為福建提舉常平陛辭帝曰朕知卿愛百姓惡賊吏事有不便於民者宜悉以聞一日帝御經筵因論監司按察顧謂講讀官曰朕近得數人應孟明其一也尋除江東提點刑獄以鄉郡引嫌會廣西缺帥帝曰朕熟思之無易應孟明者遂進直秘閣出知靜江府兼廣西經畧安撫使廣西病於鹽法追逮禁錮民不聊生孟明條具驛奏請除其弊詔從之禁卒朱典結黨弄兵雷化間孟明遣將縛致越門斬之歷光宗寧宗朝累進吏部侍郎卒贈少師孟明以儒學起家受知人主守正不阿未嘗以官爵

為念韓侂胄嘗國密使人誘以諫官俾劾趙汝愚孟明不答士論以此重之子謙之茂之純之

應純之字純甫篤信考亭之學嘉泰三年舉進士時江淮與金接壤檢選能員乃以純之知楚州純之在楚州修城堞閱軍伍精鎧仗謹烽燧營管家湖建水教亭演習舟師武備甚設嘉定十年乃以京東經畧使節制淮東河北軍馬與制置使李珣俱便宜行事時李全等出沒島嶼寶貨山積不時得食則殺人啖之會鎮江武鋒卒沈鐸亡命山陽誘致米商獲利數十倍純之償以玉貨北人至者輒舍之鐸因說純之

金華徵獻畧

卷之八

四

以歸銅錢為名馳渡淮之禁由是來者踵接定遠民季先者大俠也初為劉佑家廝養嘗隨佑部網客山陽從楊安兒得軍職先乃因沈鐸得見純之具道山東豪傑願歸正之意純之命先諭意羣豪以鐸為武鋒副將與高忠皎合集忠義民兵分二道伐金先遂以五千人與忠皎合兵攻海州糧援不繼退屯東海純之以北軍屢捷密聞於朝謂中原可復丞相史彌遠鑒開禧之事不明招納密勅純之等慰接之號忠義軍就聽節制給忠義糧於是李全等心斃相繼來歸會廣東謀帥以純之為兵部侍郎經畧安撫使錯

賊剽劫群邑純之討平之甲申秋賊大起純之兵少援絕力戰死之朝廷嘉其忠遣使祭塋求其首不得鑄金以殮焉

論曰監司者與天子分治天下者也愛百姓惡賊吏天下雖亂治將至庇賊吏虐百姓天下雖平亂將至仲實輪對不過數言而洞中宋人痼疾辭不激而旨味深長受知人主宜矣純甫在邊物色豪傑招集義旅有恢復中原之志而適當宋運之衰君臣暗弱莫識遠圖有志不遂身死瘴鄉惜哉

章服

金華徵獻畧

卷之八

五

章服字德文永康人紹興二年進士授青田縣尉用魏良臣薦除兩浙提舉市舶公事常俸外凡前例所可得者一不取然對人亦不輒非前例差知建州軍歷知鄂州在任皆以能稱軍國之須不逾時皆立辦人以為才而服意常不自得改提舉兩浙常平再遷至侍御史上疏言國家之大勢日傾臣子之忠勛未泰和好嘗敗於變詐師旅或興於無名至於淮堦瘡痍江浙饑饉邦財未裕軍政久隳士風壞於奔競朝綱撓於私曲此皆當今急務不宜以偃兵而置度外也又上言願以財賦邊備二事專委大臣集羣臣之

說參訂其可行者初朝廷嘗揀諸路廂禁獄軍就閱行在所籍為忠勇軍約以防秋遣還所在郡久留未遣軍人不堪相率詣臺自訴服為移牒樞密院不報即上言足食足兵為政之先務聖人以為必不得已則去兵去食而信終不可去今因兵而失信無乃不可上語服曰此軍朕所自閱費無限數而欲盡遣耶服曰臣不知也臣所知者人情事體耳上曰然則當盡逃乎服曰今逃數雖可掩而人人心動一旦空營迸裂不捕則廢法捕之則相率旅拒損威失體重為天下笑上曰當與大臣議之數日服又上言今逃數

金華徵獻畧

卷之八

六

已不可掩急遣又患無及上曰前日議猶未定服曰議未定者是不可之辭也臣言不行無所逃罪重為朝廷惜此舉動耳樞臣迎合聖意得毋悔乎上頷之曰更當徐議虞允文時知樞密院事一日召戚方議之事復寢一軍竄逃無留者又相與拒鬪不可捕將校以下皆貶官而方獨放罪服遂上章併劾允文挾私任情允文竟罷去中官梁彥俊幹辦皇城司轉官不行臺謝服劾其廢法彥俊坐論贖會服除吏部侍郎辭免彥俊摘其章有不遜語上大怒謫貶汀州居住服在汀七年杜門觀書世念泊如也得旨放還提

舉江州太平興國官卒年六十八所著有論語孟子解各三卷易解二卷古律詩二卷

章徠淳熙進士歷官右文殿修撰時陳賈議貶道學徠與劉光祖極論道學之正光宗嘉納及趙汝愚罷相徠復與章穎抗疏劾韓侂胄坐貶官歸寶慶間召為宗正少卿兼侍講卒贈少師所著有疑塵集章壻見忠義傳

徐邦憲

徐邦憲字文子武義人少從陳傅良學講求義理博涉名物通史傳百家言紹熙四年試禮部第一人登

金華徵獻畧

卷之八

七

進士三遷為秘書郎韓侂胄當國將用兵於金舉朝無倡言議其非者邦憲首言之忤旨出知處州陞辭仍理前說力言用兵不可太驟再歲名還侂胄用兵既無功朝議將罷兵邦憲因言欲求名義以息兵莫若因建儲而賜赦又致侂胄書指陳利害侂胄惡之嗾御史徐柵劾之鐫秩罷祠仍以戶部郎為淮西總領侂胄既誅尚書倪思舉以自代名對上言今日更化未可與紹興乙亥同論秦檜專權天下猶可以緝理今侂胄專權天下敗壞盡矣除尚書右侍郎兼太子侍讀使金還權工部侍郎知臨安府乞祠出知江

州疾以寶謨閣學士致仕卒年五十七諡文肅

論曰嗚呼宋人之不競豈徒在和議哉秦檜議和止於稽首稱臣侂胄欲戰則函頭謝罪矣當秦檜柄國之時苟能資韓岳之忠勇乘天下之義憤猶可恢復中原至於侂胄既無熊虎之將又少困倉之積妄開兵端何哉文肅蘊先知之明思以昌言弭患至於諫既不行鐫秩罷祠志不少變可謂不負所學矣

陳良祐

陳良祐字天與金華人登紹興進士始除興國軍司

金華徵獻畧

卷之八

八

戶以薦累官起居舍人遷左司諫首言會子之弊願捐內帑以紓民得請出帑金數萬收會子於民詔所司弗造已而戶部又請改造五百萬良祐固爭曰陛下號令在前曾未半歲已不能持以此令民其誰信之豈不造會子遂不可為國乎又言陛下躬行節儉弗殖貨利而肺腑之親皆殖市井公侯之貴多牟商賈甚者發船舶招番賈犯法冒禁專利無厭願一切裁禁以義斷恩時左相丁外艱詔起復良祐言起復非禮且疆場無故宜使終喪遂寢於是貴戚及大臣皆叩之然良祐持已廉又愛知孝宗卒亦不能中也

徵選吏部尚書時議遣使請河南侵地良祐言陛下
內視不足何暇事外邇者未懷豈能緩遠今無故請
地邊釁遂開民力困於供輸州郡疲於調發兵革繼
結未有息期將帥庸鄙類乏遠謀對君父則言効死
臨陣則各逗縮且河南近歸版圖旋踵又失陛下欲
以虛聲下之乎曩嘗議此觀其答書幾於相戲今如
不許徒損國威若其許我必邀重幣經理未定根定
內虛又將隨而失之矣如必遣使乞以欽宗舊官爲
言忤旨貶瑞州居住移信州乾道九年許令自便淳
熙改元起知徽州等除敷文閣待制知建寧府卒

金華徵獻畧

卷之八

九

論曰史稱良祐力止遣使求地懼開邊釁忠國之
心可謂至矣至於會子法弊請發內帑以紓民宰
相奪情䟽使終喪以崇禮貴戚牟利戒其目禁觀
其風言信可謂正直儒臣矣吳之器藝書云內都
承旨張說用事一日奏置酒延諸侍從帝許之且
曰當助汝說名客獨良祐不至俄中使賜食說附
奏臣奉詔集客良祐不至是違詔旨也帝復命黃
門再賜說復附奏臣再三速良祐訖不肯來夜漏
將上忽有手詔陳良祐可諫議大夫坐客方盡歡
聞之憮然而能此事相傳入牙齒牙然陳良祐事

非良祐也周密齊東野語誤載蔡書本之楊德周
復登之金華雜志黃晉卿辨之甚明不敢概錄

葛洪

葛洪字容甫東陽人少從呂祖謙學聞義命之論終
身服膺入試時方禁道學獨以不背師訓對淳熙十
一年登進士年垂六十始脫選調詔除籍田令守所
貽陞提點江東刑獄按吏不法一章十七人雖親故
不免入爲樞密院編修官上䟽論將帥之弊明白剴
切上嘉納之進直煥章閣兼國子祭酒同簽書樞密
院事拜參知政事封東陽郡公建言邊防當謹贊平

金華徵獻畧

卷之八

十

李全之亂時朝臣有進女以備嬪御者洪援王素諫
仁宗却王德用進女事以規止之當世多稱其賢以
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仍以大學士名赴行在居
舊職以老乞休首置義塾教育後學曰異日倘獲佳
士爲朝廷用此亦畎畝間報國之一節也又爲義廩
贍其宗族姻戚及鄉之壽雋居鄉十年薨帝輟朝一
日贈太師信國公諡端獻所著有奏議涉史隨筆蟠
室集凡二十四卷杜範稱其侃侃守正有大臣風云
論曰謹按志乘言洪篤實嚴毅閨門肅穆其在朝
廷守正不阿讀其奏䟽忠誠之心溢於言表杜範

爾之不亦宜哉。可謂不負師教矣。

喬行簡

喬行簡，字壽朋，東陽人。學於呂祖謙之門，登紹興四年進士。歷官知通州，條上便民事。遷淮南轉運判官，疏陳備邊四事，言金有必亡之形。中國宜靜以觀變。時朝議已主戰出師，遂失蘄黃。遷宗正少卿，權工部侍郎。理宗卽位，行簡貽書史彌遠，請帝法孝宗。行三年喪，應詔上書，謂仕路當廣而不當狹，言路當開而不當塞。治亂安危，莫不由此。拜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嘉定間，山東忠義李全跋扈日甚，朝廷用

金華徵獻畧

卷之八

士

武國帥山陽國武人也。特換文資，除大府卿，以重其行。武國至山陽，偃然自大，受李全庭參，全忿囚殺之。慕容杜子埜亦死焉。初國換文資，行簡移書史丞相曰：祖宗朝置制使，多用名將，不獨張韓劉岳常爲之。楊沂中、吳玠、吳玘、劉琦、王燮、成閔、李顯中，諸人亦爲之。豈必盡文臣哉？至于文臣任邊事，固有反以觀察使授之者，如韓忠獻、范文正是也。今若就加本寺之官，以重制帥之選，初無不可。乃使之處非其地，遽易以清班，彼修飾邊幅，強自標置，求以稱此人心，固未易服。恐反使人有輕視不下之心，此不可不慮也。不

從後事敗，人皆服其識。國既被殺，行簡乃言李全背

義忘恩，殺大將，天人共憤，急宜誅討，以戒跋扈。俄拜參知政事，兼知樞密院事。時與蒙古伐金，以金俘獻太廟，論功行賞。趙范、趙葵欲因時撫定中原，修復二京，鄭清之力主其議。行簡方在告，上疏曰：八陵有可朝之路，中原有可復之機。以大有爲之資，當大有爲之會。則事之有成，可坐而策也。臣不憂師出之無功，而憂事力之不繼。有功而至於不可繼，則其憂深矣。夫自古英君，必先治內而後治外。今內未盡治也，欲用其民，必先得其心。今數十年來，上下皆懷利以相

金華徵獻畧

卷之八

士

接。兼以將乏卒寡，財匱食竭，臣恐北方未可圖，而南方先騷動矣。宜堅持聖意，定國論，以絕紛紛之說。已拜右丞相，襄陽失守，或又陳進取之計。行簡奏言：三京撓敗之餘，事與前異。內外之事，可憂而不可恃者七。言甚懇切，師乃不出。端平三年，有事於明堂，大雷雨，丞相竝策免。行簡獨留，仍拜左丞相，請以國事分任三。相，兵事委李鳴復，財用委李宗勉。楮幣委余天錫。當會議者，參酌之。帝從其議。嘉熙三年，拜平章軍國事，封肅國公。行簡爲相，知無不言。每以上游重地爲念，請建節度安撫使於夔州，以兵戎之後，邊事稍

寧乃告老。加少保。保寧軍節度醴泉觀使。封魯國公。淳祐元年二月。年八十六。薨於家。贈太師。諡文惠。行簡平居好薦士。多得人。受知者往往至顯達。時稱其有相臣風度。又倣朱熹法。為鄉邑立社倉。其後數十年不饑。鄉人德之。所著有孔山集。及周禮總說。

論曰。行簡當軸時。左丞李宗勉。右丞史嵩之。三相同時秉政。論者謂喬近於泛。李失之狹。史失之專。而史稱行簡歷練老成。識度遠。居官盡言。讀其奏議。忠君愛民之心。藹然見乎文字之間。舉朝欽其休容。桑梓沐其惠澤。蓋有大臣之風矣。

金華徵獻畧

卷之八

三

葉衡

葉衡。字夢錫。金華人。紹興十八年進士。調福州寧德軍簿。以獲盜盜。改秩知臨安府於潛縣。時戶版積弊。衡定為九等。自五以下。除其籍。而均其額。於上之四等。貧戶頓蘇。治為諸邑最。郡上其績。召對陞知常州。時水潦為災。繼以疾疫。衡發廩為糜。以賑饑者。命醫藥。自隨。挨戶療治。民賴以活。除太府少卿。遷戶部侍郎。奏興鹽利。斷絕私販。累除樞密都承旨。奏革馬政之弊。措制民兵。得治兵之要。尋遷戶部尚書。除簽事。樞密院事。拜參知政事。奏言。牧守將帥。必擇才。以稱

其職。久任以盡其才。時會子漣漫。折閱詔使。衡措置。衡奏。令戶部取湖廣會子實數。盡以京會立限。易之。旬日而辦。上曰。此真宰相才也。拜右丞相。兼樞密使。召對。賜坐。講論機密。又問三代為政。漢唐治亂之故。衡對言。願陛下常以周公無逸為龜鑒。則社稷之福。上諭執政。遣使至金球河南故地。衡奏。湯邦彥。有口才。可克使。邦彥恨衡擠已。奏衡對客有訕上語。上大怒。即日罷相。謫授安遠軍節度副使。郴州安置。邦彥使還。辱命。上震怒。竄之嶺南。仍詔衡自便。復官與祠。年六十二。薨。贈資政殿學士。

金華徵獻畧

卷之八

古

論曰。史稱衡才智有餘。觀其敷歷郡邑。治行稱最。既登九列。措置兵事。革弊振衰。皆中機要。十年之間。位躋鼎鉉。參與密勿。可謂一時之選。夫承平之代。則獎端良。多難之朝。則重幹器。乃魚水之契。方深。而浸潤之譖。旋入。徒以一言之讒。竄逐至死。使有為之才。老於煙瘴。惜哉。

范鍾

范鍾。字仲和。蘭溪人。嘉定元年進士。由武學博士。出判太平州。陞知徽州。召赴闕。累遷尚書郎。兼崇政殿說書。進對。帝曰。仁宗時甚多事。對曰。仁宗始雖多事。

乃以憂勤致治。徽宗始雖無事。餘患至於今日。上悅。尋遷吏部郎中。累官給事中。權兵部尚書。兼侍讀。嘉熙二年。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淳祐四年。特拜左丞相兼樞密使。東陽郡公。再乞歸田里。不許。六年。復請許之。蓋與右相游。不合云。特加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兼侍讀。致仕。辭不拜。乃提舉洞霄宮。八年十一月。薨於金華驛。時其家築室。猶未就也。贈少師。諡文肅。所著有禮記解。

論曰。史臣稱鍾為相。直清守法。重惜名器。雖無赫赫之功。而良德雅量。與村範李宗勉齊名。當時頌

金華徵獻畧

卷之八

五

公之德者有云。衮繡之歸。問館於驛邸。此又無地起樓臺丞相也。吳師道云。范鍾以高科為賢相。而言論風旨。述者蓋鮮。予考之史。誠然。然鍾以博士循資歷級。自卑而升。至於台鼎。君臣之契有終。去就之迹不忒。其持守亦可見矣。宋室南渡。吾婺居鼎鉉者七人。吾錄其六於名臣。重爵位也。若有玷青史。雖居樞府。難引為桑梓之光矣。

馬光祖

馬光祖。字華甫。東陽人。寶慶二年進士。調新喻主簿。歷官直徽猷閣。江西轉運副使。右正言。劉漢卿論史

嵩之不終喪。因言馬光祖奪情總賦。乃嵩之預為引例之地。乞勅令追服以補名教。遂罷去。起直徽猷閣。知太平州。累遷戶部尚書。乞嚴下海禁。歷陳京師艱食和糴增價。海道致寇三害。加寶章閣直學士。沿江制置使。江東安撫使。知建康府。始至。即以常例公用器皿錢二十萬緡支犒軍民。減賦稅。養鰥寡。孤疾無告之人。屬縣歲折收絲綿絹帛。倚閣除免。以數萬計。興學校。禮賢才。辟召僚屬。皆極一時之選。仍拜端明殿學士。荆湖置制使。移鎮江陵。以汪立信呂文德王登王鑑為參議官。寶祐六年。蒙古主入劍門。詔光祖

金華徵獻畧

卷之八

六

等進軍。歸峽以援蜀。光祖乃移司峽州。與六郡鎮撫。向士璧迎戰房州。蒙古少却。光祖既鎮楚。建康之民思之不已。帝聞命。以資政殿學士沿江制置大使江東安撫使。再知建康。士女相慶。光祖益寬養民力。興廢起壞。知無不為。蠲除積歲逋負錢百餘萬緡。魚利稅課悉罷。減建平糴倉以利民。公田法行。光祖貽書賈似道。言其非便。乞不及。江東必欲行之。罷。光祖乃可。遂召赴行在。以大學士提領戶部財用。兼知臨安府。浙西安撫使。會歲饑。議賑。榮王府積粟甚多。光祖請發賑。謁王辭以故。三往不見。光祖卧客次不起。王

不得已見焉。以無粟辭。光祖厲聲曰。天下皆知大士子爲儲君。不於此時收人心。其何以令天下。因出懷中帖示之。某庄某倉積粟若干。皆歷歷不爽。王無以辭。卒出粟活民甚衆。進同知樞密院事。尋差知福州。福建安撫使。以侍御史陳堯道言罷。以前職提舉洞霄官。再以沿江制置江東安撫使。知建康郡。光祖三領建康。而政績益著。民建祠祀之。凡六所。咸淳三年。拜參知政事。五年。以樞密院使兼參知政事。仍以紫金光祿大夫致仕。卒。諡莊敏。弟曰揚祖。擢朝散郎。知平江府。兼發運使。

金華徵獻畧

卷之八

七

論曰。史稱光祖練兵豐財。朝廷倚之。及爲京尹。風節凜然。其治建康。威惠並行。民懷其德。可謂能臣矣。後世以光祖奪情起復。爲劉漢弼所論。至今不得列於郡學鄉賢。是則過矣。夫三年之喪。古今通義。至於國事方殷。疆圉孔棘。功實在半。濟之間。利害關一身之重。則雖忍淚飲泣。勉王事。君子猶將原之。考光祖總賦之時。國事倥傯。固不得與朝野清寧。懷祿賴寵。戀一官而忘三年之愛者比也。夫救亡之政。首先兵食。宋之季世。軍無現糧。民有先祖以撫循之才。兼會計之任。豐財以足軍。

減賦以紓民。民之愛戴。同於父母。觀其三治建康。而政績益著。則雖張乖崖之無蜀。何能遠過。使得如光祖者。十餘輩爲邦伯。則江南垂絕之緒。尙可再延。斯真一國之柱。豈但一鄉之賢。而議者如此。嗟乎。士不通常。變不足以論人。又豈足與議禮哉。

李大同

李大同。字從仲。東陽人。受學于朱文公。以鄉貢入太學。登泰定十六年進士。特奏第一人。除郡教授。陞國子博士。輪對辭意剴切。上嘉獎之。遷崇政殿說書。擢石正言。兼侍講。首陳謹獨之戒。言人主燕閒。則謹敬

金華徵獻畧

卷之八

六

畏之心易縱。莊肅之容易弛。而復有宦侍之屬。導邪勸侈。以惑上心。竊弄權柄。情欲一肆。如水橫流。而莫之阨。不可不慎也。理宗爲之改容。因言人主能容諫。不能從諫。大臣能聽言。不能用言。言皆切中。會有星變。上䟽言趙冀分野。乃有熒惑犯填星之變。則我師之出。豈無當長慮而却顧者。故臣願陛下勿以星文爲小異。而或加忽。一話一言。一政一事。必求有以格天心。而弭災變。至於進兵攻討。尤切謹重。其言不激。不隨上爲之傾聽。遷太常少卿。除侍御史。平心持衡。斥去黨論。善類服其深識。時喬行簡爲相。大同以親

嫌累疏乞外。上諭臺端之命。朕所親擢。遂侍經筵。敷
 文析理。極承恩遇。真德秀進講大學。言此心當如明
 鏡止水。不可作稿木死灰。大同謂不可兩字未安。蓋
 此心原是活物。豈能作稿木死灰。德秀嘆服。按府志
 原是活物。豈當作稿木死灰。豈當便是不可。有未
 安如此。則隨聲附和。德秀又何歎服。竊思豈當是豈
 能之誤。修府志者。擅改之。至修縣志。則又以其義難
 通。併刪去此二語。從仲先生語。自有深意。而為後人
 塗改。滅沒良可嘆。於此。遷刑部侍郎。兼修國史。進
 見作者。難述亦不易也。
 工部尚書。以寶謨直學士知平江府。改知福州。乞祠
 提舉。太平興國官。爵金華伯。致仕。卒年八十有七。通
 志云。大同資稟醇厚。神氣清和。端行拱立。望之使人
 金華徵獻畧 卷之八 七
 意消。至於忠言嘉謨。上裨緝熙。下濟民生。嘉熙端平
 之治。大同蓋有助焉。所著有羣書就正。羣經講義。通
 鑑隨錄。唐事類編。詩文奏議等書。
 論曰。昔陽明子問魏莊渠曰。如何是本心。莊渠答
 言。心是常定的。陽明子曰。我道心是常動的。王龍
 溪曰。天常運而不息。心常活而不死。這便是豈能
 作稿木死灰之義。人各有心。心各有體。試自參驗。
 當自知之。且夫人主之心。從欲則危。不必慮其過
 靜也。徇私則僻。不必患其耽寂也。不當作稿木死
 灰。非進君切緊之談。大同駁之是矣。然非深造自

得。焉能道此。豈非遠學儒臣哉。

朱質

朱質。字仲文。義烏人。初學於呂祖謙弟子葉邦。而卒
 業於唐仲友。紹熙四年。親策進士。陳亮第一。質次之。
 廷對春秋大義。以復讐為急。孝宗在重華宮。聞之大
 喜。累官著作郎。兼侍左郎官。開禧初。金使人見倨慢。
 上書乞斬之。時韓侂胄為相。下詔北伐。質為右正言。
 左司諫。皆兼侍講。奏疏論邊事甚悉。及師出無功。侂
 胄乃欲議和。質以為和不可恃。侂胄怒。即日移太常
 少卿。兼權吏部侍郎。嘉定再和。遂以謫去。因果赦復

金華徵獻畧

卷之八

辛

官予祠。差知道州。未及上。而致仕。積階朝散大夫。有
 易說舉要。奏議詩文雜稿。

葉秀發

葉秀發。字茂叔。金華人。師事呂祖謙。唐仲友極深性
 理之學。以餘力為文。登慶元丙辰進士。從學歲至數
 百人。授福州長溪簿。丁父憂。歸。服除。轉慶元府學教
 授。嘗著論語講義。以誨弟子。曰。聖門授受之源。無過
 此書。然義理無窮。倘一切沿襲舊說。吾心終無所得。
 若欲見諸行事。是猶假他人之器。以為用於我。不使
 况欲假人乎哉。時鉅儒樓鑰。史彌章。樓昉。鄭性之。揚

簡、袁燮、皆器秀發、而於簡尤密、自謂有所啟發、得邊
詹顧葉四子為喜、葉則秀發也、秩滿、丁母憂、起復、調
桐城丞、金人犯、斬黃、桐城為隣壤、萬目睽睽、不相保、
騎兵將迫、家人號泣求避、秀發叱之曰、此正臣子竭
力致身之日、苟先去之、如一邑生聚、何修城浚濠為
備禦、謀者至、擒而斬之、以殉、金人計阻、邑賴以完、制
閫以功、非已出、罪以擅斬、貶秩、再起、再奪官、秀發退
居餘十年、無缺望意、獨憤李誠之冤、上書訟於朝、初
誠之為、斬守、城陷、誠之舉家與一城之士皆戰死、議
者不錄其忠、反以不能全人咎之、故秀發訟言之、聞

金華徵獻畧

卷之八

主

者、悅歎、史彌遠當國、人有桐城來者、言秀發守城功、
曰、微葉公、吾屬皆死、無桐城久矣、彌遠因問參知政
事宣繪、其言同、乃歎曰、幾失賢者、即日起秀發、再擢
知高郵軍、高郵、淮東要城、時向驛騷、秀發上五策曰、
防海道、審邊備、擇武守、練軍實、蓄財用、而以正人心、
作士氣、為本、高砂三十六湖、水高田下、隄防不固、則
千里一壑、秀發建石礎、以疏水勢、瀦澗有方、無乾溢
之病、其後馬先祖來為守、構堂樊梁之隄、以祀焉、每
轉承議郎、既上書致仕、力劾去貪墨吏、或勸止之曰、
不可、吾死、彼必殘民以逞矣、卒年七十、囊橐蕭然、至

無以欽、當屬續時、民夢秀發、擁高牙大纛、入獄祠、疑
其為神、遂肖像而祠、其中秀發卒後、累贈朝議大夫、
學者尊之曰、南坡先生、所著論語講義、外有易說、周
禮說、及詩文、行於世、子夢擇、孫振祖、皆出仕、以清白
世其家云、

論曰、朱仲文、葉茂叔、皆唐門弟子、有弟如此、其師
之賢可知矣、兩人皆不負所學、居官蒞職、執義慷
慨、而茂叔守桐城、風節尤著、宋潛溪曰、濂聞國學
進士王若訥、記秀發桐城斬謀事、未嘗不流涕而
歎也、當金人陷、斬士大夫、析圭傭爵者、或納款賣
降之不暇、秀發官止一丞、則不顧妻子、嬰城固守、
法宜褒嘉、而顧以擅斬罪、是何道耶、宋之日微宜
矣、季世君臣、白黑倒置、若此類甚眾、人所不能堪、
而秀發安之、賢矣哉、

康植

康植、字子厚、世居金華、父曰仲穎、淳熙間進士、始遷
義烏、仕為尚書吏部郎中、蒞官以清白稱、植用世科、
登嘉定七年進士第、授奉化縣主簿、三遷為武安軍
節度掌書記、而制置使史嵩之團結魚舟防江、植持
不可、嵩之怒、對移江陵酒官、請奉祠歸、未幾除刑部

金華徵獻畧

卷之八

主

架閣文字遷國子正改通直郎輪對言事抗直忤丞相喬行簡意差通判廣德軍救荒有法陞知本軍以治最聞三遷而為浙西提點刑獄公事劾奏平江守臣史宅之治郡無狀嵩之宅之兄也昔為丞相併連及之其言曰宅之不思掩前人之愆專務聚斂以事貢獻是以小忠而成其大不忠也嵩之不知而使之不智知而使之不仁其上罔陛下又不忠之大者也羣臣明知其罪而不言皆逆探陛下之意而不敢嬰其鋒是逢君之惡亦不忠之徒也疏入理宗震怒欲重罪之丞相杜範極諫謂憲臣言事既不用又加之

金華徵獻畧

卷之八

章

罪如天下公議何上尋悟乃徙宅之隆興而植提刑福建改知寧國府兼權江南東路提舉茶塩義倉奏免和糴行經界法除都官郎中出知吉州改福建路轉運判官兼攝建寧府賑水菑剔塩弊政惠大孚赴闕奏事卒於建溪驛積階朝奉郎在廣德時取大學語其齋曰誠求仲穎與徐僑同年植早師僑從遊最久與同邑朱元龍王世傑皆稱高第焉
論曰徐文清學行純篤風節高峻誠儒者之宗師出其門者多所樹立王魯齋稱植操尚之堅風力之勁有文清遺則嗚呼婺州人物之盛豈非師教

之端哉

朱元龍

朱元龍字景雲義烏人嘉定十六年進士歷平陽青陽兩縣尉調饒州司理參軍德興令誣其民董氏五兄弟溺殺縣卒獄具力辯其誣五董得不死後皆為名進士他所平反類是嘉熙元年以縉雲令治最擢幹辦行在諸司糧糧院輪對論三邊形勢理宗悅曰朱元龍好臺諫官尋除宗正簿陞宗正丞兼權左司郎中京局官或挾權貴勢求舉牘輒斥之曰舉牘可勢取乎中官有求封建一云節者事下都司議力持不

金華徵獻畧

卷之八

章

可宰臣傳上旨命改擬對曰吾職可罷擬不可改宗室與民訟圩田衆莫敢決元龍決之曰於法品官不許佃民田天子屬籍之親乃爭田耶歲旱宰執勸上幸明慶寺禮佛元龍曰稽首號坭佛蘇軾且不為可
以天子為之乎昔方括兩淮浮塩致書執政曰朝廷行商賈之事廟堂踵諸閭之規使史氏書曰括浮塩自今始不可又兩上封事言自官禁朝廷以及百官萬民皆可痛哭流涕言甚切直先是史嵩之在督府元龍劾其殺富民王倫之寃而活其子於是嵩之入相矣乃出知衢吉二州旋予祠改知台州以憂不上

既而鄭清之再入相，尤惡之，遂以朝奉大夫致仕。家居十年，乃卒。元龍早受業於徐僑，既又從四明袁燮遊，燮象山陸氏門人也。故元龍之學，得朱陸之異，而會其同，有文集若干卷子，幼學用蔭入仕，爲臨安府觀察推官。

論曰：王忠文云：補幼聞公言行，想見其人。巖巖不可犯，及讀公家集，獲窺其剛大之氣，浩然無餒，益信公之正色立朝，危言峻行，不可奪者，一本於誠。非世之矯爲許而欺世盜名者，可同日語也。

虞復

金華徵獻畧

卷之八

五

虞復，字從道，義烏人，師事倪千里，得永嘉春秋之傳。由太學生登進士第，以楊村酒官上緝熙殿，四十八規，理宗大喜，擢管戶部架閣文字，累官大宗正丞，出知信州。時史嵩之開督府，以御札盡收列郡利權，復因上表，勸上愛養根本，忤其意，有旨降都官郎官，御史金淵承風旨，奏寢新命，奉祠歸，居東巖十五年，丞相董槐力薦於朝，累遷尚書郎官，輪對大學正心誠意爲綱領，分好樂忿懣爲節目，援漢文欲造露臺，以爲好樂之勸，上嘉納，乞外，差知寧國府，改知瑞州，命未下，疾革，請納祿，得旨轉朝奉大夫，致仕，所著成

已集，告蒙告忠遠齋集，合八十餘卷。

論曰：虞從道學有淵源，本資靖獻之誠，納約自牖，首先政本，受爵不苟，進退從容，有大臣之風矣。

王霆

王霆，字定叟，東陽人，祖豪，爲六義士之一，以捍禦功，補忠翊郎，攝縣事，授四明巡檢，霆生而壯偉，修幹長鬚，精騎畧，善騎射，嘉定四年，武舉中絕倫，異等，喬行簡考藝，喜曰：朝廷得一帥才矣。授承節郎，從軍於鄂，久之，辟鎮江都統計議官，從其帥趙勝戍揚州，與敵接，身先士卒，大小一十八戰，皆利，進奪其壕，賊大懼。

金華徵獻畧

卷之八

五

時人以比宗澤，尋差知應州，兼沿邊都巡檢使，以薦召試爲閣門舍人，入對，侃侃言時弊，且陳恢復之策，願効前驅，帝稱其言可用，升武功大夫，賜金帶，出知濠州，節浮費，糴粟買馬，以備不虞，北兵至浮光，乃以霆知光州，命下，卽乘夜冒雪疾馳遇敵，謝令橋大戰，敵遂却，尋召爲吉州刺史，仍改知江州，乃辭不赴，丞相鄭清之制置司史嵩之以書留之，不從，曰：士大夫當以世從道，不可以道從世。再授閣門舍人，遷淮西馬步軍副總管，兼淮西遊擊軍副都統制，論十事，不報，差知高郵軍，尋帶行左領軍衛大將軍，克沿江制

置副使司計議官、撰沿江等邊志一編、以上、差知壽昌軍、改蘄州、遺書丞相杜範、乞沿江置三城、以備邊寇、不報、尋卒、有主溪集行世、靈嘗訓子弟曰、窮理盡性、學之本也、世多稱之、孫安國、以門功、授成忠郎、宋亡元初、有江南人心未緝、署本邑尉、能布威信、以馭其民、縣民婁單等、聚眾據玉山、殺浙東宣慰使陳天祐、行省右丞史弼、領兵討之、安國世居玉山、悉要害、因詣軍前、陳設方畧、親入其地、誘單縛之以獻、兵不血刃、弼延至麾下、將薦諸朝、以親老辭、其後寧海賊楊鎮龍復據玉山、妄立稱號、安國覘其勢、曰、無能為也、趨義烏、遇官軍而潰、賊首就擒、安國為人謹厚、重然諾、民有訟、不至令而求直於尉、鄉間賴以安者、二十年、民懷其德、或設像而祀之、于奎嘉、皆以經學傳家、

金華徵獻畧

卷之八

七

論曰。王忠文之贊安國畧曰。安國六世祖豪。在宋宣和間。以功補忠翊郎。大父霆。起武科。守邊郡。嘉熙淳祐之際。朝廷深倚其功。卒官建州刺史。與本安國能世其家。功在鄉邑。忠翊死。喬丞相行簡為之銘。建州事業。具載史傳。安國之事。可不使少概見乎。予故私著之。以備闕逸。忠文之言如此。予觀

刺史公以武科起家。立功闕外。見險不避。遇事無隱。始終一節。有儒者氣象。登之名臣之列。不愧矣。

王萬

王萬、字處一、浦江人、隨父喬寓淮海、以濠州籍登嘉定十六年進士、歷官通判鎮江府、萬秉性忠伉、有大志、究心當世之務、知邊防要害、時金初滅、鄭清之謀乘虛取河洛、萬言不可、當急為自治之規、已而元兵壓境、三邊震動、理宗下詔罪已、使吳詠起草、因以咨萬、萬謂國兵新敗、言之甚恐、不可、今邊民生意如髮、宜以振厲奮發、與感人心、因條具治邊事宜、通告大

金華徵獻畧

卷之八

天

臣端平三年、授樞密院編修官、嘉熙元年、兼屯田郎中、因輪對、言天命去留原於君心、凡惻然有觸於心、而未能安者、皆心之未能同乎天者也、天不在天、而在陛下之心、苟能存在心之天、永永弗替、天命在我矣、未幾、差知台州、萬至郡、惟蔬食敝衣、終日坐廳事、事至立斷、吏無所售、多改業散去、民亦化之、不復訟、上下肅然、郡以大治、丁歲祲、盡力拯之、民間萬名、莫不舉手加額曰、吾父母也、尋乞祠去、三年、遷屯田員外郎、兼編修官、尋兼崇政殿說書、輪對、言君臣上下宜盡克私心、以服人心、以回天心、四年、擢監察御史、

首論刑部尚書史宅之故相之子。變者弄權，不當復玷從班。上命丞相再三諭旨，迄不奉詔。上不得已，出宅之知平江府。又論之，疏凡五上。史嵩之自江上董師入相，衆莫敢言。萬首論之，時枚卜已決，疏入，除大理少卿。萬即日還常熟寓舍，再遷官，皆辭，名赴行在。奏事出爲福建提點刑獄，加直煥章閣，四川宣諭司。參議官皆力辭，乞休致，特轉朝奉郎，守太常少卿致仕。卒年四十八。及嵩之罷相，衆皆交論其非，上因思萬先見，親賜御札，謂萬立朝審諤，古之遺直爲郡廉平。古之遺愛，聞其母老家貧，朕甚念之，特贈集英殿

金華徵獻畧

卷之八

九

修撰，予錢五千緡，田五百畝，以給其家。諡曰忠惠。所著有時習編、有易詩書論語中庸孟子太極圖說及奏劄雜文，凡十卷。萬之學有得於時習之語，謂學莫先於言，顧行言然而行未然者，非言之僞也。習未熟也，熟則言行一矣。故終其身行無不顧其言，發於設施論諫，皆根於中心之誠云。

論曰：王萬之爲人，理宗御札四語盡之矣。然在郡則五閱月而遽去，立朝則三加爵而固辭。民方有父母之戴，而忽舍赤子而逃。君方有傾注之誠，而旋解印綬而去。較之孟子在齊，因有師命不敢以

請之義，毋乃少異乎？嘗觀宋之南渡，小人僨事，君子信道，僨事因懷祿，而管私信道則難進而易退。遂至彼此兩無可恃，靡靡以至於亡，獨不思明道程子之言乎？曰：王介甫爲相，君子盡去，所用皆小人，故害天下益深。使當其時，衆君子不與之爭，勢久自緩，委曲平章，尙有聽從之理。其爲害不至如此之甚也。此真仁者之言。南宋儒者，此道不講矣。雖然，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孔子之家法也。於萬乎何議？史稱萬立朝審諤，奏論剴切，謂天命去留原於君心，論史嵩之不宜居相位，言不見聽，解職而

金華徵獻畧

卷之八

十

去言行相顧，終始不渝，豈非介然剛正之儒臣哉？夫儒者論學，同異之辨，細及毫釐，至其居心理欲之差，謬以尋丈，苟得如萬者，以振起之，浮僞之風庶有瘳乎。

厲文翁

厲文翁，字聖錫，東陽人。少保模子，初名韓翁。理宗改從今名，登寶祐癸丑進士，歷官至太府卿，權戶部侍郎，遷資政殿大學士，階朝請大夫，封東陽開國侯，食邑六百戶。少從葉味道學，嘗服膺邵堯夫面前地，要放寬之語，旣登第，練習經濟，上自陝蜀至湘漢，下及

徐淮地形險易。攻守之宜。輪輓遠近。屯戍要害。莫不瞭如指掌。其在淮泗。領郡牧。敵師薄城下。召將士語曰。此城自克復以來。守臣率畫堵自固。莫敢開門決勝。故敵日益驕。乃出其不意搗之。殺獲甚眾。越宿。敵襲泗。勢急。公慮郡力單弱。會客師至。捐金厚結之。設伏以待。敵至。號舉伏發。大破之。乃遁。二城以完。於是拓若增壘。制划車弩。飛山礮以待。民饑。發粟二萬賑之。四境乃安。因疏三邊形勢上之。其畧曰。國家南漕。恃長江為重。沿淮為守。上倚川蜀。今經理西蜀。當使荆蜀二帥。協謀脩復襄漢。規取關中。斷其腰背。則漢

金華徵獻畧

卷之八

三

中之敵自遁。急據大散關和尚原之險。以維關中。庶幾西蜀可固。濱江之形勢。蕪春當城於龍腹磯。安慶當城於宜城。鑿塹浚池。設重險。擇慈惠之長。以安之。則兩郡山寨之民。襁負而至。何必假團練之名。以籠之哉。山寨之民。歸任以耕作。我窘既盈。敵抄無獲。則狡計細矣。如欲護長淮之形勢。則渦口夾岸青平山之故壘。龜山之舊堡。皆敵出入往來之地。葺復不容緩。浮光一城。當移卸水之築於霍邱。議者必以兵弱守濶為辭。不知區處得宜。必不使三總所於遞年生熟券之外。倍有鉅費。疏上。上嘉納之。卒不能行。理宗

嘗稱厲文翁人物甚偉。洞曉事。由淮石節。彈除浙西憲。十年。屈獄。莫不讞決。時江湖決岸。乃相水課石。深三丈許。自辰門。霸子椿。皆其所築。數世賴之。文翁少壯登朝。晚膺茅土。中間或握郡符。或踐戎壘。正身盡職。不為異同。故能所在建功。克保令名。

金華徵獻畧

卷之八

三

金華徵獻畧卷之九

鶴潭王崇炳虎文氏撰錄

門人黃廷元殿選較訂

東湖金 律孔時編梓

名臣傳三

唐龍

明唐龍字虞佐蘭溪人少學於章懋登正德戊辰進士授剡城令邑故荒落屬流寇起橫燕齊間剡當寇衝每賊來攻龍輒集兵破之賊失利解去以功晉御史按滇變人錢寧者滇人也賜國姓弄權張甚雲南

金華徵獻畧 卷之九

衛指揮盧和寧義父也為金齒叅將挾仇勘四平人死燬其尸事覺論繫寧迺為奏辨下鎮巡而別遣官錄囚以寧指末減和罪以無尸為解龍爭之曰和殺人燬其尸以滅迹即末減天下酷吏誰不能燬人尸者龍持義甚堅錄官氣沮於是復下之獄而故土府子鳳朝明者又以殺人降土舍繫獄朝明急迺行金二十萬於錢寧乞免罪且覬襲職寧為語撫鎮臣集滇人為奏請龍不可奏朝明罪惡與不當襲狀驗封郎蘇天秀高其義奏覆如龍言人皆危之龍亦不自意得生再按江西時宸濠初平倖臣江彬等方擁禁

兵毒其郭內外無完室龍至亟請班師而藩屬前附逆者請托匿罪猶視事如故龍名而數之曰臣子事君有死無二夫脅從罔治謂凡民耳汝等讀書居官食祿尊為監司卑者守令既不能固封守又不能明節義奉頭苟活尚得偃然居故位為權貴販卒耶即日收印綬列其罪於朝又白諸有功者甚核時王守仁以功高被謗不敢言賴龍侃侃持之江西以寧嘉靖中擢吏部左侍郎攝部事時開國元勳若劉基李文忠常遇春鄧愈湯和等皆失爵百餘年不能復龍按典制悉奏復之俄改刑部尚書會順天尹劉叔相

金華徵獻畧 卷之九

以奏詰執政坐重罪移獄治龍薄其罪夏言憾之乃請告歸以邊警復起為兵部尚書逾歲晉吏部尚書會夏言再入相數以事齟齬乃移疾乞骸旬月間累疏過激於是上大怒切責之奪爵放歸田里出都城二十里而卒次子汝楫登庚戌廷試第一官修撰陳寃請謚得復官贈少保謚文襄龍少師楓山為高弟子作制藝有名於時尤精古學為文師左氏班固詩法杜甫襟度豁如意氣慷慨與人言當世事議論英發聞者盡傾好獎拔後進經其指授皆為良士既登九列家居徒步里中或曰大夫不徒行則曰吾師楓

山先生居鄉固未嘗乘輿也。所著有奏議及漁石集行於世。

論曰：龍學有師承，資兼雄畧，驥足始展，歷剛摧險。至於千里，迄無汗蹶，當其初試百里，即能早建奇猷。坐收物望，至於階登豸史，啣命南邦，正羣小恣橫之日，乃君子側足之秋，龍則持義慷慨，廉而不劇，櫻餓虎之怒，奪其肉而拔其牙，卒能雪冤獄於沉灰，申王法於蠻服，直詞勁氣，凌厲無前，豈非儒者之剛哉！已而入亮天工，開府邊塞，耀兵千里，方叔元老，克壯其猷，龍其有焉。乃出則仗鉞臨戎，逢

金華徵獻畧

卷之九

三

大敵而不懾，歸則舍車而徒，見孺子而必恭，學道謙讓，恂恂循謹，知其薰炙於師友者深矣。世皆言學者空言而無實用，殊不知功實茂著，正不可以無學。楓山倡道羣賢蔚興，功業則唐文襄氣節則陸汝亨，廉介則黃白露，噫，可謂極一時之盛矣。

潘希曾

潘希曾，字仲魯，金華人。父曰璋，由進士官四川提學僉事。士有山斗之仰，父母之親。希曾幼聰敏，七歲能詩文。登治壬戌進士，選翰林庶吉士，陞兵科給事中。故大監汪直義男汪鉅，以父恩乞陞錦衣衛鎮撫

帶俸守坐，希曾抗疏論之，謂世祿以及子孫，鬼神不歆非類，內臣本無後，而強求世祿之恩，義男本異姓，而欲冒他鬼之廕，疏入，中官切齒。正德初，上方狎昵羣小，頗事遊晏，復疏勸上隆大孝，勤聖學，節遊樂，遠佞倖，逆瑾啣之，乃差往湖貴二省，計處邊儲。時羣臣奉差還朝，例賂瑾以免禍，希曾獨無，既還，瑾乃矯詔杖之，闕下削籍歸。瑾既誅，乃以原官陞刑科右給事中，奉詔持節往使安南，反命，陞工科都給事中。時內官監奏請修大素殿，天鵝房費累鉅萬，抗疏爭之，不報。仍陞南京太僕寺卿，時滁和之民苦於馬政，希曾

金華徵獻畧

卷之九

四

疏請易市馬為折色，民便之。累遷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提督南贛汀漳等處軍務，勦惠州黠賊，賴貴平之，而洲頭餘賊，曾蛇仔七巢並興，橫於江廣，乃發諸路夾攻，賊窮，襲通判董鳴執之，以邀撫。希曾督戰，益力，賊大敗，而鳴鳳獲全，以功入為工部右侍郎。會河決浦縣，漕渠淤塞，或議開昭陽湖新河，費數十萬，死者數千人，功迄不就，乃命希曾總督河道。希曾議以漕渠之淤塞，由黃河之旁衝，黃河之旁衝，由上流之未疏，今宜疏支河以殺其勢，築長堤以防其衝。然後鑿通浦漕，自無復淤之患。於是停概，派人夫十數萬，僅

川河夫二萬餘，不稔年而功成，既而河溢境山西徙三百步，決口湍悍，舟至輒覆，希曾乃命穿故河三十步，以通水，稍截徙河逼之，以漸相屬，三日盡復其舊，人皆詫為神論，功加俸，改兵部左侍郎，卒於官，贈兵部尚書，公號竹澗，所著有竹澗文集，併治河錄，子徽，以進士官福建按察使，以公廉稱，程文德贊其家學淵源，忠孝奕葉，蓋潘氏之實錄云。

論曰：希曾蓋清潘後人云，潘氏自宋室南渡，代有名人，希曾一登仕版，便著風節，蹇蹇諤諤，獨立敢言，與權閹為敵，擊之不勝，削職受杖，蓋已與死為

金華徵獻畧

卷之九

五

隣矣，而剛正之氣，瀆死不衰，一踐戎壘，劇寇蕩平，繼總河隄，橫流底績，人有平土之樂，戶鮮焚掠之危，立言立功，其兼之矣，卽古之名臣，何以加茲，吾婺舊族，簪纓之盛，所在多有，至於羣賢踵武，則惟金華之王氏與潘氏焉，王氏濟美，一時並興，潘氏多賢，歷朝間作，此雖山川之靈，亦其家學茂也。

趙志臯

趙志臯，字汝邁，號澱陽，蘭溪人，嘉靖己酉舉於鄉，從錢緒山王龍溪學，至隆慶戊辰，始中進士，以鼎甲第三人，授翰林院編修，時江陵柄國，欲羅致門下，志臯

不往，奉命冊封吉藩，賜與皆不受，克經筵，展書官，教

習內書堂，與修實錄，時首輔張居正，以父喪奪情，諸疏劾者，多得罪，編修吳中行，趙用賢繼之，旨未下，志臯糾同志七人，以至情大分，冀過吳趙之禍，中行用賢卒廷杖，一切劾疏，不付史局，志臯以執掌堅請之，疏言紀錄，當從聽史臣，以防專擅，江陵惡之，出為廣東按察副使，攝臬篆，持平不阿，京考被察去，濱行，吏進羨金，却之，悉簿報焉，既歸，隱靈洞山，頗修飾亭宇，搜剔巖壑，築陂池，植花木，賦詩自娛，有終焉之意，尋起為解州同知，轉南京太僕寺丞，再轉而至吏部侍

金華徵獻畧

卷之九

六

郎，時上久不視朝，志臯疏請保護聖躬，遂特旨入內閣，開局修正史，請復建文君年號，大意謂國可滅，統不可滅，既而兩宮災，引漢相以災異策免故事，自劾，併請舉修省實政，上俱優詔答之，居首輔十餘年，屢疏求退，上皆慰留，不允，既卧病，時有曹御史者，以直言論罪，從枕上草疏，極力營救，卒，謚文懿，所著有六虛堂稿，克己主靜立志諸箴。

論曰：自江陵柄國，慘受誅夷，神宗以抄錄大臣，為聚斂之上策，宰相恂恂循謹，權歸六部，鮮有能自力於勲伐者，志臯在閣十有餘年，不植黨，不專權。

適值西邊納款海宇寧靜清勤恭謹上下安之以功名終鄉人稱榮蓋亦居官奉法保族寧家之賢相矣。

虞守愚

虞守愚號東崖義烏人嘉靖癸未進士初宰嘉魚調萬安皆有惠政擢江西道監察御史初命督京通等倉時會通河始成凡漕運倉場夙弊悉咨訪釐革收支稱便守船旗卒以隆冬隆凍不得歸饑寒載道為奏請賑給多所全活會都御史王以救議大禮諸臣激上怒上疏援之廷杖幾死差按福建嚴重不可

金華徵獻畧

卷之九

七

干以私閱事九年陞大理寺左丞以母老疏乞終養歸半月而母卒服闋乃就原職歷左少卿陞左僉都御史督南贛等處軍務至則擒劇賊王五葛老虎等四百餘人諸洞皆平又奏復長沙營築黃鄉城設羊角水堡諸巡檢司遷瑞州文信公天祥祠特祀誠意伯劉基於高安黃少叅宏死宸濠難建報功祠以祀之並祀新建伯王守仁仍陞副都御史巡撫江西值歲大祲奏請發粟賑貸蠲復差糧存活數萬計時夏言柄議請貲剗弋陽行府守愚不從轉大理卿仍被劾聽勘事白起南大理卿遷刑部侍郎遂致政歸榜

所居曰留餘守愚篤於孝友弱冠失怙居於某廬十年毋徹其廬竈強返焉母卒仍居某廬三年家若足不躡公門鄉里有爭辨片言釋服終日危坐書齋無惰容非六經性理不言接人以恭雖貧寒幼穉不敢侮有不協於義則嚴諭之既貴顯急於敦族建宗祠封祖墓置田以贍姻族捐租以助學校置常稔田於外祖墓側以供祀事振窮卹乏年八十七卒賜祭葬如例所著有東厓文集虔臺拙稿藏於家孫德暉進士官至辰沅兵備

吳百朋

金華徵獻畧

卷之九

八

吳百朋字惟錫號堯山義烏人百故為伯按楚時神宗御筆改從百朋少儻有大志家故貧幼失恃數從外舍讀饋不繼同舍生往往傳食之赴郡試敝履布袍襪褻意豁如也登嘉靖丁未進士由江西永豐令擢御史巡按南直方行部而倭寇猝至維揚時准卒浮湛肢解叅將或單舸竟遁公急至督撫署而督府方病悸閤門不出公責以觀望督撫曰老德不任兵事以符印納公所公曰當官不避難遂調兵料食夜治文檄賊晨而傳焉而公已授兵登陴矣門者受督撫令弗納民公亟傳啟關所全活數萬人薄暮出

奇兵三千人，殲其前隊，賊氣奪而遁。嶺上，皆撫以下，俱逮繫，而公獨蒙褒詔，賜金幣，朝廷嘉其能，改按湖廣。凡所以鳩楚者，無遺策。大城樊口，以障襄陽。晉大理寺少卿，尋以右僉都御史，撫虔、虔、界、江、閩、桂、粵之交地，獷悍所在，遁逃，數時潮倭與山寇相表裏，諸羅挾倭自重，數為鄉導，躡內地，各聚亡命，築壘署長，稱王，連數千百里，布中詞，伺察公府動靜，當事諱之，輒撫。既受撫，復亂，倭內倚山寇，勢益張。百朋曰：不盡除山寇，海患未息。急集兵，令諸將廣設購賞，偵賊出沒，適奉詔討倭，而香寮寇楊益乘間流劫，殺縣官，百朋

金華徵獻畧

卷之九

九

勒兵勦之，疾趨火菁，薄搗之，不浹旬，破巢四十，擒楊益。倭聞失楊益，大震，合眾二萬，據泮水而營。百朋厲諸將擊之，潮陽大破之，連戰皆捷，斬首千餘。倭連舟遁，于是進勦平樂，始興，程鄉，黃沙，皆破，擒之，遂會師漳潮。凡山寇之築關據險者，以次蕩滌之，民爭上巵酒為壽，請乘勝以臨三巢。三巢者，下歷、岑崗、高砂也。方七百里，本儂智高故疆，諸寇之根本，議者欲會各省兵夾勦，步三十萬，儲峙百萬，百朋上疏請獨任，止用虔兵，留嚴氏籍產變餉二十萬，報可。於是移鎮下歷，倍道潛師襲擊，凡三十餘戰，皆大破之，斬獲無算。

遂覓支徑，入鐵坑，銅鼓嶂諸巢，火之，斬其魁。凡七旬，地定。諸將請攻高岑，百朋曰：下歷稱王，奴使二巢，下歷舉，餘啊膽落自服矣。遂班師，而高岑果請死，願就吏。於是量其要領，置邑曰定南，以撫之。捷奏，加二品俸，蔭一子。虔人祀之。新建伯王守仁祠已而隆慶改元，晉大理寺卿，尋改兵部右侍郎，而撫虔如故。戊辰，入為南京刑部右侍郎，已晉北京兵部左侍郎。時俺答初款，輔臣高拱大修疆政，萬厯改元，以本官賜飛魚章服，奉勅閱視宣大山西三鎮邊事，奏築宜鎮內墻，為雉二萬二千五百有奇，敵臺七十座，築大同內

金華徵獻畧

卷之九

十

外墻，圖上防邊便宜十五事，皆報可。時政府嚴重，百朋在邊有所奏，輒忤江陵意，予告歸。萬曆乙亥，起家為南京右都御史，兼署刑部事。丁丑，晉北京刑部尚書，卒於官。諡襄毅。百朋為永豐時，形軀清羸，及為御史，骨貌忽壯，魁然稱其志氣。通籍數十年，所居第僅堪旋馬，閣中衣被無值百緡者。虔事竟，官籍其獲，奏之，致其羨十七萬金，却不受。封輸藩司帑，生平在鄉，不以尊貴加人。及居官，凜然見風采。為副樞時，有戚畹初賜爵，故事當屬繫鞬，長跪階下，樞卿坐受謁，寮長欲止之，百朋曰：此制也。竟受謁。自南臺召入，江陵

柄國體統尊重九卿以事謁中途下輿騎而詣門百朋獨輿而往自若江陵以兵事詢百朋曰事固有急於此者今大獄數起如某某者咸以微罪文致當平反江陵愕然百朋舊勳老臣卒弗之傷也

論曰予讀毛西河先生後鑿錄載明朝兵事甚詳不及百朋頗疑本傳有所增飾繼考義烏志凡本傳所載或據三朝實錄或據嘉隆聞見紀或據天下人物考或據巡按御史李邦華請諡疏乃知所載不誣蓋百朋傳乃其孫之器所撰之器宿學工文雖稍有裝點而叙事必覈迹其勳伐誠可謂封

金華徵獻畧

卷之九

七

疆柱臣果爾幾與韓雍任環輩爭烈矣

戚雄

戚雄字世英號雪厓金華人按察副使昂之子登正德辛未進士為建陽令約已以愛民剪惡以植良置學田以養士減支應以紓困建人德之祀諸名宦祠既調南海其所以治民猶夫建也政最擢江南道御史巡江宸濠反南昌密布腹心江淮間相響應雄聞變急如儀真調兵防守諸要害上下長江歷暑雨風濤甚瘁濠就擒始解時南京守備太監恣橫虐官民雄奏請除之又條防河患疏運道足邊餉等事多見

施行嘉靖六年妖人李福達從亂被獲謫戍逃匿變姓名曰張寅納級為指揮以黃白之術遊武定侯郭勛家巡按御史馬錄察知其實飛章劾勛藏匿叛賊勛揚乞恩輸罪而徐為寅辨其誣上入其言乃命三法司會訊于是刑部尚書顏頤壽都御史聶賢大理卿湯沐等確訊具獄如錄言不誣上大怒以為朋比罔上命桂萼張璁方獻夫攝三法司事復鞠萼等阿上旨白張寅之枉而罪馬錄上欲誅馬錄以楊一清之言得免死戍邊方獄未定時舉朝閤然雄乃抗章劾郭勛之朋黨李福達之克逆有旨逮捕繫獄是時

金華徵獻畧

卷之九

七

也承審官及上章劾勛者死於篋楚杆挫十有餘人餘或遠戍而雄得削籍歸家遂不起雄為人端謹不妄談笑銳意力學至易簣手不釋卷所著有雪厓文集金華縣志鄙見日抄葵賢文軌等書行於世

論曰世宗之朝大獄頻興而李福達一案力護妖賊誅鋤大臣千古駭聞至今猶為不平雪崖奮不顧身侃侃立言櫻柄臣之怒而披人主之逆鱗得保餘喘蓋亦幸矣桓帝刊章鉤捕皆漢室之忠臣徽宗立碑禁錮俱宋朝之君子嘉靖欽明大獄錄罪之人非皆一時之賢士乎予故列雪厓於名臣

云

金淵

金淵字汝東號松澗東陽人嘉靖甲辰進士由江西
秦和令陞南京山東道御史兼署河南道印務時御
史文希儒以掣搯征商規利淵廉得其贓銀一千二
百兩飛章舉劾曰鑑不昏而後能照人水不垢而後
能濯物京師輦轂之地希儒風憲之官其贓如是是
使天下縱欲干犯蔑知有三尺法也臣寧負同官不
忍負陛下疏入下其事於冢宰冢宰李私希儒諸御
史亦以同官相戕賊失大體議未減上不可命褫職

金華徵獻畧

卷之九

三

聽勘冢宰乃令希儒疏辨下其事於南部都察院有
從公考察之旨終以冢宰故欲袒希儒而兩調之淵
慨然曰與其無罪而回籍孰如忤勢而申志遂有大
臣黨惡變亂是非之疏畧曰當官有不容廢之法而
君官有不容已之義今希儒贓惡如是彰露臣之彈
奏如是剴切累奉明旨提問考察已洞悉其奸而天
官庇其所私必欲調停使臣回籍聽勘若南京部院
何有哉宸翰傳宣褒如克耳天官私書奉若著蔡毋
論刑憲為國家大典銓衡乃中外仰承而天下之理
惟有是非兩端天下之人惟有賢不肖兩途黑白界

限燦然分明如之何而可以調停也假使宗社安危

所關治亂樞機所係亦將不審別其是非而苟幸且
夕無事已哉臣願陛下亟誅黨惡以昭是非之公放
臣歸田以釋羣邪之妬臣不勝受恩感激之至疏入
有朋比黨護非大臣之道之旨明年陞四川按察司
僉事仍改調閩之漳南漳南隸虔州多盜淵宣布誠
信而廣之程鄉寇梁寧乞降淵以武平具寨之地接
連江廣為巨盜出入嚙喉請移置武平巡檢於其處
築城堡控扼之一方以寧而他賊首鄭七等十餘人
皆就擒捕惟巨魁張璉最後賊黨郭玉鏡來降願擒

金華徵獻畧

卷之九

四

璉自効明日淵帥師突之果擒璉捷聞賜白銀三十
兩紵絲二表裏遷叅議時左司馬汪道昆開府三山
推為監軍軍事一委之道昆去代者疑其專遂謝事
會惠潮兵備缺輔臣重念前功司馬譚綸又推轂焉
馳勅起家使兼程至任比至移檄羣盜令其悔禍於
是蛇江盜魏朝義焚寨降散其黨千餘人艚船衣甲
兵器悉入於官而莫應敷黃瑋劉興策俱就撫所收
船隻衣甲兵器稱是先是海寇林鳳聞夾勦遠遁至
是亦降惠潮縉紳士庶作頌以紀其功初淵在汀漳
眾議欲撫而卒以勦靖汀漳及至惠潮眾欲夾勦而

卒以撫靖惠潮。蓋由策中機宜。風采可畏。愛故所至。奏功如此。尋以河南布政司引疾歸。明年卒於家。幕府上其功。賜金旌焉。潮之居鄉。非公事不輕造郡縣。若名義所在。則毅然任之。鄉人無老少。皆致敬焉。論曰。松澗在臺。豸冠峩峩。氣厲風霜。思欲一掃貪墨。首先同官。至於披根發窟。並及冢鄉。亦可謂孤忠自許。獨立敢言。不避權貴者矣。至於身被繡衣。持斧捕賊。漳南之間。蠻海之奧。據嶠負固。分部署長者。莫不連頸受誅。蕩滌無遺。及其備兵惠潮。符檄遙傳。羣盜望風披靡。投戈解甲。面縛軍門。俯首

金華徵獻畧

卷之九

五

請降者接踵而至。數日之間。餘黨解散。巢穴為空。此雖機算得宜。措置之善。亦其平日之風采。騰播海外。有以預懾之也。士貴素自樹。至於實大聲弘。遠近流布。以之任事。則破竹之勢成。數節之後。迎刃而解矣。

徐讚

徐讚。字朝儀。永康人。治乙丑進士。知棗強縣。巨盜劉六等流劫郡邑。讚繕兵城守。賊不敢犯。民饑。募賑。身自捐俸。為富民倡。富民激於義。爭先發廩。全活萬計。治最。陞山西道監察御史。理嵯長蘆。兼巡河道。劇

盜楊虎橫於開濟。讚以計擒之。械送京師。巡按江西。時寧王宸濠隱畜異圖。潛結湖盜。以自樹。讚至。即勦殺徐九齡等數百人。剪其羽翼。尋為蘄州太守。而宸濠反矣。讚乃治兵料餉。大出戰艦。列兵長江。為上流聲援。濠挫於安慶。不能直窺南都。者讚與有勞焉。讚之按江西也。疏請寬逋負。罷徵徭。平冤獄。甚著風采。其守蘄州。則抑華奢。剔奸蠹。課士惠民。百務釐舉。以政最。陞河南左叅政。而守蘄如故。在蘄凡七年。蘄人德之。見諸歌頌。曰存心寬厚。有三代長者之風。治行循良。得兩漢牧民之體。乃祀諸名宦祠焉。仍授江西

金華徵獻畧

卷之九

六

左叅政。陞貴州按察使。尋改湖廣。又調雲南。時土舍安銓叛。讚造招安小旗千餘。令各執聽撫。以陰誘其脅從之黨。賊勢遂衰。已而土舍張朝文繼叛。與安銓連兵。進窺省城。上下震悚。讚挺身登陴。諭以朝廷威德。給以退舍。即勒兵擊之。俘獲以數千計。以功陞本省右布政使。仍陞左布政使。以母老。疏乞歸家。終養。乃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撫治鄖陽。改撫河南。值歲饑。盜起。乃條陳救荒三事。曰寬賦斂。以安人心。廣賑卹。以救民命。嚴備禦。以禁強梁。又陳便宜四事。口處歲派以資額用。均地糧。以蘇民困。移水次。以便兌運。

處馬政以節民力事皆施行陞工部右侍郎丁母憂歸屬疾卒讚賦性寬厚度量汪涵終身未嘗見有怒容人比之劉寬婁師德云

論曰民爲國本盜爲民蠹治國者在養民養民者必除盜盜亦民也有所迫而盜者宜撫龔遂之治渤海是也有所恃而盜者宜勦虞詡之治朝歌是也徐侍郎既登仕版屢秉使節一握郡符渤海朝歌之政兼濟並行或渙其羣或獲其醜養民於未盜之始以絕亂萌除盜於害民之後式遏寇虐使循良之聲載道俎豆之歆永存積有勲階以至八

金華徵獻畧

卷之九

七

座卽古之循吏何以加茲

李學道

李學道號愛泉東陽人嘉靖壬戌進士授丹陽令以廉能稱丁父憂歸貧不能舉其喪仍授徒自給在丹陽時嘗雪冤獄活之既離任其人以百金酌學道曰汝於法當活非我活爾且爾贈金爲德我乎曰然曰汝既德我則不當以金汚我卒辭不受服除特拜監察御史巡視中城時中城涓人爭治官室蓄倡童四出牟利學道悉逐去之會內使許義挾利刃闌入民家取財物復執而笞之繫諸獄羣瑯怒聚於午門俟

其退朝邀而毆之敗面諸御史俱上疏論宮府洶洶莫適爲勝大學士徐階言於司禮監尙文逮治其首惡三人杖之各百發邊戍餘各杖六十謫佃孝陵而學道亦以擅笞內侍調外司理廬州仍以部郎補山東青州太守十餘年滯獄一讞而決黠吏大豪皆屏迹然治尙恩信不專懾以威而懷磚之俗一變嘗登泰山觀日出飄然有遺世意會入覲感疾卒卒之夕故人俞生夢公冕旒袍笏曰上帝命予主岱宗缺風雷使者願以相煩俞寤而惡之未幾計至益恐不數日亦卒

金華徵獻畧

卷之九

六

論曰青州生秉嶽氣死爲岱神迹其雪囚還金之義雖胡威之清何以過是及爲冢史項挺危峯面如寒鐵履虎而啞亦幾危矣時以總憲王庭之翼庇僅乃全生繼以閣臣徐階之調停纔得釋議一則予杖以存憲體一則謫官以謝中涓於理允乎夫中城執法職在干掇御史緝奸而內侍得以橫加椎擊明之紀綱掃地矣閣禍接踵以至於亡宜哉

王崇

王崇字仲德永康人嘉靖乙丑進士授吏科給事中

以謙直稱。寇犯寧夏。總兵趙英。退留敗績。欲以賄免。命崇性勘。正其罪而還。謝駙馬侵馬場。崇巡青州。舉發之。詔還縣官。崇在臺。貴戚嚴憚。出為廣東僉事。轉山西副使。備兵井陘。崇親簡閱。明賞罰。兵雄諸鎮。有緋衣金帛之賜。轉湖廣參政。時諸苗攻陷印江。崇破之。遂聽約束。陞貴州臬司。尋轉山西左藩。以夙望擢中丞。巡撫山西。崇既受節鉞。慨然以保障為己任。繕城郭。厲將士。倡勇敢。嚴斥埃。寇至輒以捷聞。召貳兵。樞嘉靖丁巳。湖廣川貴苗民反。廷議推老成練達者。往平之。乃命崇以原官出鎮。二年。苗穴底定。廢一子。金華徵獻畧 卷之九 九

龔一清 龔一清字仲和。號日池。義烏人。一清少力學。裸股。肱。荷。畚。鍤。治農事。畢。則挾策讀書。不輟。萬曆庚子。以春秋舉於鄉。甲戌成進士。授行人司行人。擢河東道監察御史。會議從祀孔廟。詔集九卿科道儒臣於廷。禮部設簿。令各親書去取。次第總不出。陳憲章。王守仁。胡居仁。三人。時沈宗伯與北地諸公。意多不在守仁。一清出揭爭之。云。從祀之典。重學術也。有用始可言。

學有真切用功處。始可言實學。守仁曰。致知本大學。致良知本孟子也。致吾之知。時時有實功。且日有實用。無為不為。無欲不欲。如此而已矣。自宋以來。真切篤實之功。獨此為庶幾焉。謂宸濠一節。心事雖畢。白乎。則楊虎作亂。孔子不拒其饋。佛肸公山已叛。孔子欲往。其召卒致三都之墮者。此不拒。此欲往者也。守仁手除宸濠之逆。顧不足自暴耶。謂行事多權謀乎。則夾谷之會。具左右司馬以從。少正卯魯之聞人。而以後至誅。孔子亦權謀耶。謂入於禪乎。則功業文章。昭昭揭揭。禪宗其若是耶。謂其有議不可以從祀乎。

金華徵獻畧 卷之九 九

則孔子不足於黨人。致毀於叔孫。謂於東門。慍於子路。沮於晏嬰。子西。何害其為孔子。雖以朱陸大儒。且自相阨。何朱陸之並祀耶。若曰居一廬。操一牘。置其身於無用。懸空言以待人。必如是無議而後從祀。天下萬世亦何賴於斯學哉。至甲申而並祀之議始定。一清在臺有聲。旋巡按福建。應天。久之出為江西參議。尋遷廣東按察司副使。備兵南韶。所至以身率屬。執法不撓。未幾被劾去。南韶父老挽留不得。為立石紀德。越二年。起為廣西參議。分守右江。右江蠻獠盤據。出掠無常。懷遠令至。不敢至縣治。僑寓郡城。遙受

符牒一清至。視賊所出沒。立堡數十控扼之。又大料兵天河等邑。修懷遠故城。夷獠弭耳。革面帖帖。不敢動。遷雲南副使。兩臺使者上其狀。且曰。右江多事。一日不可無龔一清。詔以副使兼舊職。仍守右江。再加三品服俸。以示旌異。而一清运用勞瘁。卒於官。是為壬辰。一清軀幹不逾中人。胸懷洞白。無城府。山立鵬視。語必伸其所見。掀髯奮袂。絕無澳澁矯飾。當官遇事立辨。無所委曲。以此見重於時。而其不盡得於人者。亦以此。居家均財推產。建大宗祠。立書院。所著有經世名言。宦中散帖。漫塗錄。和聲編。既莖。蘭溪陸可

金華徵獻畧

卷之九

主

教為之銘。而籍雲李志表封曰。正直君子之墓。

論曰。卿先生永康程叔明云。士不遇而無民物之憂。為完人易。既遇而有勛勤之責。為完人難。王文成公鋤亂攘夷。勲猷克塞寰宇。而從祀之請。廷議紛紜。疏三上。而三報罷。胡居仁深居巖穴。足跡不出戶庭。兢惕檢身之餘。無一事可稱說者。有司一請崇祀。而廷議翕然。祀典遂定。夫文成之學。體用兼全。而從祀難於登天。居仁之學。有體無用。而從祀易於反掌。此何以故。居仁之所事在修身養性。孝友盡於家庭。而實德完矣。其為功也約而易文。

成之所事。在濟世安民。一夫未得其所。而職分虧矣。宜其不免於紛紜之議也。讀龔公之疏。亦可以釋然矣。不謂至今猶有以禪學詆訛者。夫所惡乎禪者。謂其耽空守寂。無濟於世也。使禪而盡倫盡物。有功於世。於禪何病哉。

張元論

張元論。字伯啟。浦江人。少好學。博通經史。尤通於春秋。登嘉靖丁未進士。授工部虞衡司主事。持正不阿。以廉介自矜。奉命董修內厰。內官覲多估工料。以入私橐。元論拒之。從公估報。工完。計其羨以歸公帑。時

金華徵獻畧

卷之九

主

有誣元論以他事。聞於銓司者。銓長面詰之。元論不辨。事仍白。誣者喙息。銓長服其雅量。轉本司郎中。同舍郎袁應樞相嚴嵩婿也。啖以美官。元論曰。此豈爾婦翁家物耶。嵩子世蕃以任子官尚寶卿。兼工部侍郎銜。舊例兼銜官。於部堂無公座。部僚議創設公座。以結世蕃歡。元論以祖制爭之。事乃寢。世蕃啣之。及楊繼盛以劾嵩見殺。元論素與繼盛善。哭而祭之。祭文慷慨悲惻。無顧忌。嵩父子愈益惡之。左遷常州通判。尋丁父憂歸。起復。歷守吉安。桂林。永昌三郡。所至皆清白守正。咸著政績。擢雲南憲副。奉表至京。以疾

卒於途。元論居官清正，於鄉人有恩，所餘俸祿，皆以周族之貧乏，及不能娶者。一時儒學名臣，若羅洪先、鄒守益，皆禮重之。所著有詹詹集、蓬底浮談等書。論曰：易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雲從龍，風從虎，言君子小人，各以類而聚也。分宜當國，如虎據嵎，椒山受戮之日，正君子側足之秋。除王鳳洲、吳明卿、三四密友外，誰復有過而問焉者？元論不避殺身之誅，而做樂布之義，難矣。矧羅念菴、鄒東郭，皆一時魁儒，交相許可，非君子人與。

許綱

金華徵獻畧

卷之九

書

許弘綱，號少微，東陽人。以萬曆庚辰進士官績溪令。調繁金壇，時金壇折田二十餘畝，每歲官民賠納，以足額糧。綱知弊在隱匿，因設鉅筭，許民得匿名互相發覺。即據所告覆杖，隱畝盡出。頓完舊額，以卓異徵官兵科都給事。上直陳兵事，慎選邊材等疏，言皆切近時務。歷官至順天府尹。時內使王朝以煤稅激變，言官合疏請免，有旨撤回。王朝其內監原差官密照上林苑監事例徵稅進用，而總理內使陳永壽併及新開民窰，概以官窰徵之。煤丁逃竄，京師煤絕，羣情大擾。綱一再上疏不聽，三四爭之，言益峭直，禍

且不測。然卒用其言，明年竟罷煤稅，畿輔大悅。未幾奉命巡撫江西，以父艱乞歸，尋起左副都御史，總督兩廣。以戎政尚書召，不赴。俄拜南京兵部尚書，仍乞歸，遂不起。綱為人清不絕物，和不溷俗。既歸里，脩然山水之間，頗治園圃，藝花竹，日與山叟田父談說桑麻，脫畧儀檢，詼諧談笑，無有貴賤老幼，莫不歡欣悅慕。若儔輩之相與，忘其為達官貴人之鄉居者。年八十，賜存問，卒贈太子少傅。予祭所著有家禮纂要、三垣疏草、羣玉山房稿、省心劄記、諸書。論曰：予讀少微公省心劄記，有云：如今士大夫，且

金華徵獻畧

卷之九

書

莫想宜聖廟中喫得肉。先要想閻羅殿前過得堂。有味哉斯言乎！明昭可欺，冥理難逃。迹其所言，皆實怨篤厚之論。吾婆勝國華闔，多零落不振，而許氏至今獨為殷盛，士無論經世安民，即欲傳家永久，亦莫不有學問焉。豈偶然哉，豈偶然哉。

金世俊

金世俊，字孟章，號稠原，義烏人。萬曆甲午舉於鄉，讀陽明子羅近溪語錄有會，李見羅材，聞其好學，寄以書要一部。至會稽，與董懋策、陶望齡論學甚契。丁未登進士，觀政吏部。已酉分考順天，明年授中書舍人。

天啟初、歷官至考功郎中、先是萬曆中、部推做事、多中格、歷署久虛、至是一變更番添註、鄉寺無坐處、而未任者、輒推陞以那缺、世俊疏言、鄉寺中久不赴任、而宜引年者、請令致仕以遂其高、自此上任如期、遷轉有序、添註亦稀、仍轉文選、時官方冗甚、在內有講、囂搶之謠、在外有保討跑之誦、值趙南星為太宰、世俊疏自京堂巡撫部郎藩臬、以及郡邑、一切銓除、查照定規、贖為定格、一時稱便、既而魏忠賢竊柄、朝臣爭出其門下、世俊乃謝病請告、南星使四司官挽之、不得歸、過姑蘇、時周順昌家居、步訪舟次、日公申明

金華徵獻畧

卷之九

美

銓法一疏、真碩畫也、吾手自抄錄、乙丑起、太常少卿時、河南道倪文煥、魏忠賢黨也、劾太宰李宗延、因及所推朱世守、米萬鍾、併及世俊、言世俊為左光斗魏大中私人、於是宗延罷、世俊與朱世守、米萬鍾、俱削奪、行本省撫按、勘覆崇禎改元、魏璫伏誅、以原官起用、仍陞大理寺卿、時上方任法、刑官問擬不當、輒予杖、大司寇亦下於理、世俊疏云、大理寺司平駁、凡刑曹所讞諸獄、牒送過寺、協於律者、免之、畸於律者、駁之、漢臣路溫舒云、治獄之吏、惟欲人死、自安之、通在人之死、乞勅所司、一應刑獄、一準諸律、毋以意為出

入、則刑官不必用意於揣摩、臣寺亦得憑依於信度、會六月、早、有旨熱審、世俊疏理獄中一二罪臣、於是詔釋錢龍錫等於獄、辛亥、陞工部右侍郎、提督陵工、裁省工費、十餘萬、轉左、仍以德陵告成、加尚書服俸、署部事、上於御屏、書天下三清官、而世俊第一、未幾給二品誥、廕一子、時內臣張彝憲奉命總理戶工部、務、多受商人金、請將監儒、援納銀二百萬、撥給歷欠木價、世俊不可、彝憲曰、只出監儒空劄數百張、每名作四百兩、何故不可、世俊疏稱、彝憲題請諸商、歷欠錢糧二百萬、兌支監儒、此魏忠賢冒濫之餘弊也、且

金華徵獻畧

卷之九

美

其言謂不必發銀、只出監儒劄付、每名作四百兩、聽諸商隨便填給、臣謂此甚不可、利權悉入商手、則招搖填給、援納必少、不惟工窮、而戶亦窮、一填便是監儒、則事例濫觴、雜選必多、不惟工病、而吏亦病、於是彝憲令諸商告世俊子漢芝、而置諸獄、疏白得免、而世俊力求退、卒於家、世俊晚年、於學有得、謂紫陽從分、不可無陽明之合、而學者又不可不知合中之分、作四書宗貫錄、又有寧我錄、藏於家、

論曰、稠原執持介介、當官任事、不為依阿、澳恣之行、非其學有源本、焉能如是、始則聯聲氣於李材

陶望齡之倫。繼則受擯斥於左光斗。魏大中之後。不知其人。觀其友。則其立朝之梗概。可得而想見矣。

王世德

王世德字長民。永康人。萬曆辛丑進士。初任同安。縣陞工部主事。轉郎中。典試山西。出知黃州府。民有以病魔告者。世德禱於城隍。忽一童子。斬泥神頭以獻。曰。魔已伏誅。病者痊。未幾擢湖廣副使。備兵下江。屢擒大盜。遷右叅政。尋監軍貴州。苗帥安邦彥謀犯省城。世德請駐節威清。待之。邦彥圍威清。世德募敢

金華徵獻畧

卷之九

王

死士禦之。會大風。遂破賊營。賊皆驚散。陞貴州按察使。仍監軍平苗寇。陞廣東左布政。以彈鍾凌秀之亂。朝廷嘉其功。賜帑金。時海寇劉香老謀犯省城。總督熊文燦統兵討賊。世德調閩將鄭芝龍夾擊香老於洋。香老溺死。事平。叙功。會雲南巡撫缺。銓部擬上帝曰。豈有知兵恤民。如王世德者乎。即日擢左副都御史。巡撫雲南。去廣時。庫中羨金數萬。世德悉籍以充軍需。抵雲南。牝妖萬氏聚黨為亂。世德築堡建屯。諸逆斂迹。方謀進討。以疾卒於官。贈兵部右侍郎。賜祭。世德歷宦四十年。廉謹謙恕。家僅中產。割膏腴以

奉公祠。所著有左氏兵法若干卷。

論曰。長民筮仕。適魏璫柄政。而陞轉外僚。得以始終一節。建其勲伐。垂歿遺書。篋藏兵誼。夫國事任。正臣子枕戈之秋。魚麗鶴鷺之陣。詳於左氏。觀其著撰。其有伏波馬革之志乎。

張應槐

張應槐字汝植。浦江人。萬曆丙戌進士。授饒州司李。五年。九大辟戍徙。原情按法。多從末減。秩滿。遷樞部主事。會有言官忤上意。特疏救之。尋補武選郎。疏兵事數千言。皆中機宜。後遼左事興。僉服其先見。轉閩

金華徵獻畧

卷之九

王

兵備未赴。上疏十餘款。其一以宰相天下樞衡。當推誠布公。不宜招權聚黨。其二以儲貳天下大。太子。髻年宜選左右前後之人。格以日新之學。又以弗補。大僚弗點。按差弗召。對弗視朝。語甚切直。當事棘言者中之。遂不待詔歸。仍起楚屯。植水利。叅政。築堤防。濬水道。水故從楚藩宮出。宮實寒。城中苦潦。應槐首清之。始諸薦紳。繼及王宮。王怒。開諭再三。王始悟。功遂得竣。三年。晉粵憲長。正已奉屬。墨吏望風解綬。後攝海道。條防海十餘策。上之。方欲召用。而竟以疾卒。著有存養錄。鳳山博議。續浦陽人物志。祀郡邑鄉賢。

楚中名宦

朱之錫

國朝朱之錫，號梅麓，義烏人。順治丙戌進士，由庶常歷編修。至正詹，遷吏部右侍郎，令清理庶獄，悉心平反。晉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總督河道。時運河夏浸，而黃河秋決，之錫巡視地形水勢，暑不張蓋，寒不襲裘，或塞或疏，各得其宜。慮民夫苦吏呼，乃為短歌，使道尋巡行諭之，皆踴躍趨事。凡數十年來，淤塞決口皆相度經營，河功告成，漕艘無阻。時濟淮大設，設法賑濟，全活甚眾。仍請留廣積二倉，正耗米一千五

金華徵獻畧

卷之九

三

百餘石支給，免輸稅之苦。之錫為總河，

勅兼巡方於輪蹄間，剖獄疑獄，重案矜釋無筭。治河得羨五萬金，進為

陵工助。歷年節省河帑，多至四十六萬有奇。加太子太保，卒於官。予祭葬，廕一子。瀕河多立祠祀之。所著有河防疏畧二十卷，郡邑並祀鄉賢。

予少聞公居鄉有情，為諸生甚貧，遍除無以卒歲。至故人家貸粟，辭不與，快快而反。大雪及之，頽道旁古廟，須臾一友携僕荷粟，冒雪來問之，曰：貸之某家，曰：予方貸而告乏，友曰：無慮，吾分一囊於汝。

過歲，又作區處，開年，遂進京，值

國朝定鼎開科，公方在寓，被酒高歌，有鳴鑼而呼，明日開科者，遂往試，同試十餘人，皆中，後多入詞林。公既貴，報分粟之友甚厚，而不貸粟者則悔，公無子，繼子襲廕。

金華徵獻畧

卷之九

三

金華徵獻畧卷之十

鶴潭王崇炳虎文氏撰錄

門人黃廷元殿選較訂

東湖金 律孔時編梓

文學傳

徐安貞

唐徐安貞，蘭谿人，舊名楚璧，字子珍，神龍中進士，又登制科。開元中，以武陟尉，遷入殿判集賢學士，遷起居舍人，再遷中書舍人，內供奉，帝屬文，多令視草，奉命為武惠妃哀冊文，稱旨，賜名安貞，累進簡較工部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

一

侍郎封東海子，在中書久，與時宰同事。天寶中，懼累棄官，遊衡山，棲止岳麓寺，為東林撥蔬行者，偽暗數年，會治剝殿，選善書者題歲月，題以杖畫地，告眾曰：某口雖不言，昔年曾學大書，惟試之，題畢，眾皆驚異。後北海李邕過寺，觀其題，驚曰：徐公至此乎。李北海善書，會書岳麓寺碑，一見而知其為安貞素之，則果安貞也。之筆然則安貞書固有名於唐也。遂以道服見，邕曰：朝廷於公已息議矣，因載之北歸。至長沙，謂守曰：瀟湘逢故人，不然委頓巖穴矣。歸隱九峯山，卒贈尚書，畫襄陽圖詩曰：畫得襄陽郡，依然記昔遊。峴山思任馬，瀟水憶回舟。丹壑常含露，青林

不換秋。圖書空咫尺。千里意悠悠。從駕溫泉宮。日。女調溫液。年年侍聖人。試開臨水殿。來洗屬車塵。煖氣隨明主。恩波浹近臣。靈威自無極。從此獻千春。送丹陽採訪曰：郡縣分南國。皇華出聖朝。為憐鄉路近。不道使車遙。舊俗吳三讓。遺風漢六條。願言除疾苦。天子聽謳謠。送王判官曰：明月開三峽。花源出五溪。城池青壁裏。烟火綠林西。不畏王程促。惟愁僊路迷。巴東下歸棹。莫待夜猿啼。聞隣家理箏曰：北斗橫天夜欲闌。愁人倚月思無端。忽聞畫閣秦箏逸。知是隣家趙女彈。曲成虛憶青蛾斂。調急遙憐玉指寒。銀鎖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

二

重關聽未徹。不如眠去夢中看。論曰：安貞偽暗迷死。未審所犯何罪。玩與時宰同事。天寶中懼累之語。則疑其依阿於李麟甫、楊國忠諸人。二奸既敗。因之乘亂逃竄。及考李北海之死。在安祿山未叛之前。則安貞之逃。亦在二奸未敗之際。究竟不知其所以得罪之由。闕而存之。以俟博雅君子。

舒元褒

舒元褒，元輿弟，舉寶曆進士第三人，對策凡三千八百餘言，今採其精語錄之。其論禮樂曰：臣聞禮樂者

理天下之本也。三代之理未始不先於禮。禮明則君臣父子長幼尊卑識其分。而人倫之序正。夫人倫之序正於下。則和順孝慈之慶感於上。所以阜天時也。貴賤之位別於內。則奢侈耗蠹之弊息於外。此所以節地利也。上下交泰而天下之心悅。天下之心悅。因可以達於樂。樂達則神人和矣。神人和則風俗齊矣。仲尼曰。安上理人。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其此之謂乎。其論四民之業。曰。臣聞明君在上。制四人之業。不使爲異物所遷。今士之爲儒。非不強學。而有詭道之行者。其弊自陛下親巧諛而疏鯁直也。農人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

三

之業。非不篤固。而多捐本之心者。其弊自陛下嗜珍味而惡菲薄也。工人之藝。非不專。而作雕磨之器者。其弊自陛下厭樸素而尚淫巧也。商人之利。非不多。而資難得之貨者。其弊自陛下貴珠玉而賤布帛也。伏惟陛下斥巧諛。則士無詭道之行矣。絕珍味。則農無捐本之心矣。碎淫巧。則工無雕磨之器矣。賤珠玉。則商無難得之貨矣。矯弊之術。其在此乎。其論食貨曰。陛下以口食至多。而壅闢者情供億至衆。而財官是空。非上失勤儉之化。而下棄其本。不務乎今陛下官室池臺之盛。則人務採伐而趨斧斤之利。耕夫十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

四

去。一。後官羅紈鉛紅者。數千人。日費千金。耕夫十去。一。尚食之饌。窮海陸之珍。以克上方。一。飯之資。費中人百家之產。耕夫十去。一。廐馬與鷹犬之多。皆使所養之。其芻粟梁肉之供。一物之命。有甚於人。耕夫十去。一。車輿服玩。錯以兼金。鏤以美玉。或文犀瑤瑁。大貝明珠。齒革羽毛。窮異極奇。採之者。或航溟海。梯崇山。力盡不回。繼之以死。耕夫十去。一。假於浮屠。削髮惑衆。建立寺宇。刻雕像形。度天下之多。不下數十萬。耕夫十去。一。奸吏理人。苟以應辦爲先。急徵其賦。厚剝其賦。以媚於左右。耕夫十去。一。上好珍奇。則商通無用之貨。上好技巧。則工作無用之器。器與貨皆出於人力。乃委於無用之地。耕夫十去。一。此數者。乃困人主之力。而竭國用之甚者。欲壅闢之。不情財官之不空。不可得也。陛下誠能慕乎茅茨之化。繩浮屠惑衆之教。抑奸吏賦斂之心。閉工商無用之事。則民皆歸本而壅闢矣。何慮乎口食至多。而財官下誠能節。燭之侍。斥犬馬之繁。減海陸之產。省車輿服玩之珍。則賦自然足。何慮乎供億之衆。故語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使伊傅復生。爲陛下計。不能易此也。元褒既登第。官左拾遺。時溫造爲御史中丞。性剛急。氣凌同

儕道遇左補缺李虞志不避捕從者等辱元復等建
言故事供奉官惟丞相外無屈避造棄典禮無所
畏辱天子侍臣凡事小而關分理者不可失失之則
亂所由生遺補雖卑侍臣也中丞雖高法吏也侍臣
見陵則恭不廣法吏自恣則法壞聞元和長慶時中
丞呵止不半坊今乃至兩坊謂之籠街造摺自尊大
忽僭擬之嫌請得論罪帝乃詔臺官供奉官共道路
聽先後行相值則揖中丞傳呼不得過三百步元褒
早卒故不與甘露之難

全華徵獻畧

卷之十

五

忌諱則士多阿諛士阿諛則國無讜論相沿成習
獨立敢言之氣衰仗節死義之風息矣唐世舉子
制策開心張膽洞達愷切如此屢經禍亂而神鼎
不移宜哉

滕珣滕邁滕倪

滕珣東陽人歷任茂王傅太和初以庶子致仕四品
給券還鄉自珣始子亦侍御史白樂天贈詩云身著
錦衣兒戲彩東陽門外數滕家其為時所榮如此珣
所著有國學觀禮詩云太學時觀禮東方曉色分威
儀何棣棣環珮又紛紛古樂從空盡清歌幾處聞六

和成遠吹九奏動行雲聖德尊儒業春和奠茂勳幸
因陪齒列聊以頌斯文

滕邁以春色滿皇州詩登第其詩曰藹藹復悠悠春
歸十二樓最明雲裏闕先滿日邊州色媚青門外光
搖紫陌頭社林榮舊樹太液泛新流暖帶祥烟起晴
添瑞景浮陽和如啟蟄從此事芳遊

滕倪邁從子也存秋懷詩曰嫋嫋芙蓉枝灼灼當秋
好嚴霜一以列日夜色枯槁詎誰華葉衰柯條不自
保軒艾同束薪秋江迹如掃時事多推移江流去浩
浩倪嘗至吉州謁邁邁吟其詩曰白髮不能容相國

全華徵獻畧

卷之十

六

也同間客滿頭生曰此吾家千里駒也又題鷺幃子
云映水有深意見人無懼心邁曰魏文愛陳思之學
潘岳褒正叔之文貴集一家之芳安以宗從踈遠也
倪別邁秋試有千里未知投宿處前程即是聽猿時
之句邁餞於大臯之閣惓然不樂曰此生不復與此
子相見矣果卒於商於館舍

厲玄

厲玄東陽人厲氏在東陽世為宦族高祖文才貞觀
初為道州刺史甚有政聲改容州刺史未幾辭歸鄉
里孫乾曜高尚有祖風其子也舉進士歷官監

察御史風望甚著。以緱山月夜聞王子晉吹笙題
登第。其詩曰：緱山明月夜。岑寂隔塵氛。紫府參差曲。
清宵次第聞。韻流多入洞。聲度半和雲。拂竹鸞鷲侶。
經松鶴舞羣。蟾光聽處冷。僊路望中分。坐惜十嚴曙。
遺音過汝濱。未第時。渡江見婦人屍。收葬之夜。夢
至一處。深山中。洞壑幽奇。明月初上。清風襲衣。不類
人間景。聞有吹笙聲。音韻縹緲。遙見麗人。隔林獨咏。
曰：紫府參差曲。清宵次第聞。寤而記之。及入試得
此題。至項聯。思忽不續。因憶夢中所聞語。用之。竟蒙
欣賞。舉進士。人以爲掩骼埋胔之報。事載林下詩談。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

七

詩在唐僅見此篇。而名流酌贈之篇多有。厲氏久
居東陽。傳世隆永。宋時有仲方。舉武科進士第一。曰
汪。舉進士。宰樂清。有仁聲。曰模。以廕入官。至資政殿
大學士。朝請大夫。開國侯。爲東陽五府之一。模之孫
文翁。登寶佑進士。歷官大府卿。出知紹興府。
論曰：水之積也不厚。則其流不長。木之植根不深。
則枝不繁盛。從來啟家開族。必有篤行厚德之人。
厲御史之事。不見志乘。予閱林下詩。談得之。急登
於篇。以爲行善者之勸。儒者諱言感應。夫積善之
家。必有餘慶。大易之言。夫豈誣哉。

劉昭禹

劉昭禹。字休明。婺州人。少師林寬。爲詩刻深。嘗曰云
句。向夜深。得心從天外。歸。又嘗曰。五言如四十賢長
者。聚於一堂。非屠估所可與也。覓句者。如得玉璽鼎
函。必有蓋。但精心求之。必獲其寶。在湖南。累爲宰。後
署天策府學士。嚴州刺史。卒於桂州。幕中有詩三百
首。多不傳。紀事僅得三首。經費冠卿舊居曰。高節終
不起。死戀九華山。聖主情何切。孤雲性本閒。名傳中
國外。墳在亂松間。依約曾栖處。斜陽鳥自還。懷人曰。
先生入太華。杳杳絕良音。秋夢有時見。孤雲無處尋。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

八

神清峯頂立。衣冷瀑邊吟。應笑干名者。六街塵土深。
送休上人之衡嶽。曰。草履初登南嶽船。銅瓶猶貯北
山泉。衡陽舊寺春風晚。門鎖寒潭幾樹蟬。
論曰。著撰之家。采古宜詳。錄今宜慎。自今邇唐。傳
者不過數人。人不過數言。又德而畧之。則漸滅盡
矣。矧正始旣杳。巴歛間作。存此數篇。猶見唐音遺
則。鄧枝崑瑛所出誠真。寧須求備。故唐之詩人。苟
爲婆產。皆詳錄所撰云。

俞紫芝俞澹

宋俞紫芝。字秀老。金華人。與黃庭堅。王安石。友善。庭

葉石林詩話以為揚州人誤也紫芝詩傳者不多吳之器發書錄二首松風詩曰萬壑搖蒼烟百灘渡流水下有騎驢人蕭蕭吹凍耳詠草曰帶雨縈烟古渡頭不知若個解忘憂細隨野水侵離館遠帶斜陽過別洲金谷園中荒映月石頭城下碧連秋萋萋更伴王孫去腸斷東風十二樓楊慎詞品又載其臨江倦一闋云弄水亭前千萬頃登臨不忍空迴水輕墨澹寫蓬萊莫教世眼容易洗塵埃收去雨昏都不見展時還似雲開先生更趣更多才人人盡道小杜却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

九

重來紫芝又有夜深童子喚不起猛虎一聲山月高之句尤為王安石所賞函和云新詩比舊仍增峭若許追攀莫太高弟澹字清老亦能詩善諧謔洞曉音律王安石甚喜之一日見安石云吾欲去為浮屠但貧無錢買祠部爾安石欣然為置祠部澹約日視髮既過期寂無耗公問故曰吾思僧亦不易為公所贈祠部已付酒家償舊債矣

徐無黨

徐無黨永康人早從歐陽修遊登嘉祐癸巳進士仕至都博士修稱其文曰進如水湧山出將摧其盛氣

而勉其思則其才亦銳矣修妻夫人胥氏墓志無黨代作又註五代史

范端臣

范端臣字元卿蘭谿人賢良浚之從子受學於浚紹興中登進士累官至中書舍人右史雖入官未嘗廢學文詞典雅尤工於詩篆楷草隸皆造其妙乾淳中館閣以文翰知名與潘良貴遊清介之操亦無忝焉自號蒙齋學者稱蒙齋先生有詩文集三卷吳師道稱其天才俊逸詞翰絕人端臣居蘭邑之香溪曾祖范大錄為縣吏持法公平家雖貧不妄求賂中年無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

十

子因迓監司至白沙收一流離女子生一子曰鏐登進士官至太府少卿特進光祿大夫長社郡公鏐二子曰筮為郎官白筠以進士歷官提舉累遷金紫光祿大夫特進少保長社郡公更歷一代登仕籍者十一人曰浩曰洵曰渭曰溶皆進士曰浚獨不仕為名儒更歷一代登仕籍者十一人而端臣獨登進士有聲

論曰從來建家啟族必有寬仁篤厚之德乃能傳世永久而子孫光顯土淺則草木不茂水淺則魚鱉不繁刻薄傳家理無久享范大錄以一縣吏而

子孫之盛如此。豈非持法平恕之故哉。儒者諦言感應。則曰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予則曰惠迪吉。從逆凶。二五之多譽。多功。三四之多凶。多懼。聖人之勸戒。夫豈誣哉。

朱臨

朱臨。浦江人。從安定胡瑗授春秋學。瑗嘗著春秋辨要。惟臨得之為精。晚年好唐陸淳學。淳師啖助。趙匡嘗會三傳而取舍之。淳遂總其說。為纂例辨疑二書。臨嘗謂孔子歿。千有餘年。說春秋者。皆膠於偏見。無有出淳之右者。雖董仲舒。猶拘於穀梁氏。不克別白。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

十一

餘可知也。臨以丞相呂公著薦。歷官宣德郎。致仕。後以子貴。贈正議大夫。所著春秋說二百餘篇。

于房 子世封正封

于房。浦江人。父嵩。有學。工文。遭五季之亂。不仕。後以房貴。贈大理寺丞。房為文精簡。中嘉祐庚子進士第。官至尚書屯田員外郎。通判應天府。南京留守司。兄立璧皆舉進士於鄉。諸子世封。正封亦舉進士。世封能暗記六經三史。正封尤以博洽自負。每兄弟論辨。各歷誦全文。一字不遺。人號為雙璧。初世封善屬文。頃刻數千言。自以所向無敵。及同正封見歐陽修。修

不許其文。世封慚。修因授以為文之道。自是文益進。晚乃著易書詩傳。正封著春秋三傳。是非說。有方蒙者。受學世封。輯其家三世能文者。七人。號七星集。論文有曰。陽開陰闔。俯仰變化。出無入。有其妙若神。

錢適

錢適。字德循。浦江人。登熙寧丙辰進士。歷官至顯謨閣直學士。朝散大夫。工部尚書。文安郡開國侯。宣和間。奉祠家居。方臘反。陷婺郡。適避兵蘭溪靈泉寺。被害。事聞。贈大中大夫。適無所不學。晚尤深於麻。為文章明白簡切。所著文集八十卷。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

十一

論曰。揮塵錄方務德聞見手記云。錢適為侍御史。有長子之喪。聞曾布失容。亟上彈章。既施行。然後謂告尋遷中執法。吳天用制其詞云。思蹇蹇以匪躬。遂呱呱而弗子。未幾。擊吳罷之。鄭亨仲云。方臘犯浦江。適具衣冠。迎拜道左。對其渠魁。盛毀時政。魁謂適受朝廷爵祿之重。乃敢首為訕謗。亟命殺之。亨仲在浦江。目觀其事。汪彥章詔旨中作適傳。亦甚詆之。而童庭式文獻錄。則云。適黨附蔡京。再廢元祐皇后。貶及韓忠彥等。難逃公議。至其死於賊。敬鄉錄兩存其說。一說則集衆趨戰而死。一說

則衣冠拜迎受殺。如前說則死為盡忠。如後說則死為無耻。而鄭清逸賢達傳。則云方臘陷婺州。適逃奔蘭。為賊所殺。不言其迎。則與亨仲所記不同。靈泉去予家僅十里。予嘗至寺中。寺僧為予言。昔錢尚書避難至此。匿荷池中。寺僧養鸚鵡。能言。賊問鸚鵡。答曰。尚書荷葉下。索得之。遂遇害。至今故老相傳。當不誣也。亨仲以為在浦江。親見其事。則適死靈泉去浦江八十里。恐非親見。若果迎賊。何至死於鸚鵡之口。而力戰冒死之說。亦恐未真也。若迎賊而死。何以得贈大中大夫。蘭溪志載靈泉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

三

遇盜事。似刻庭式之論如此。可謂平允。嗚呼。同一事。皆載於鄉曲所傳聞。而互異如此。

鞏豐

鞏豐。字仲至。其家鄒之濱城。渡江始居武義。遂為武義人。曾祖燾。祖庭芝。皆左丞議郎。庭芝世號山堂先生者也。父濩。鄉貢進士。前此科目。相傳七世矣。豐學敏而早成。自童幼時。前輩源緒。古今首節。事之因革。總統如注水於千丈之壑。迎前隨後。宿艾皆駭。歎以為不能及時。新廷義理之學。草茅士震於見聞。多矜露。伏紐至他文史。言論儒之藝業。又昧陋。願莫知

幅程。獨豐抑縱開闔。條疏品彙。應變不迫。富若素有者之於文。無險怪華巧。而以理屈人。片辭半牘。皆清朗。得言外趣。尤工為詩。多至三千餘首。淳熙辛丑。以太學上舍。對策高第。教授漢陽軍。調福建帥幕。以格知臨安縣。政尚寬平。吏民信化。刑罰衰息。仍奉祠歸。再起提轄左藏庫。復奉祠罷。已而又授宮觀。而豐死矣。時為嘉定丁丑。年七十。豐既挾奇才。人謂宜居館閣中秘。而徘徊下列。顛仆不起。以死。人多傷之。而龍泉葉適痛之尤深。豐常從呂祖謙遊。又嘗問為文於朱熹。熹答書畧曰。來論所云。漱六藝之芳潤。以求真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

古

澹。此誠極至之論。然亦須先識古今體製。推俗向背。仍更洗滌得腸胃間。夙生輩血脂膏。然後此語方有所措。如其未然。正恐穢濁為主。芳潤入不得也。豐性質易。無岸谷。自負命雲。侶月。跨越汗漫。浩乎不可挽。暇日輒載一壺。獨行田野。抵暮而還。去家二里。有龍門峽。登眺徜徉。慨然曰。此可以止矣。仕雖不顯。無幾微見於顏面。

論曰。豐祖庭芝。登元城劉安世之門。以道學為東平倡。受業恒數百人。及其來遷。以所學化導。如東平。故武義人士。知尚義理之學。至豐又從呂祖謙

得中原文獻之傳。麗澤淵源萃於一門矣。

倪樸

倪樸字文卿。浦江人。少豪雋不羈。喜談兵舞劍。耻為無用之學。必欲見於事功。紹興間。廟堂建議。遣將出師。掃清河洛。樸乃喜曰。依日月乘風雲。以佐天誅。此其時矣。乃為書數千言。歷陳征討大計。精忠感激。有古作者風。其陳恢復之策有三。其一曰。用兵之法。先發則制人。後發則制於人。今敵雖有意犯我。而事未舉。則謀未定。號令未一。屯守未備。陛下宜先發。令諸將水陸並進。衝其屯戍。而襲取之。則破之必矣。所謂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

五

迅電不及瞑目。疾雷不及掩耳也。破其屯戍。奪其要害。而守之。使中原之民。知所向慕。陛下乃進都江表。以壯諸將聲援之勢。以慰中原歸附之心。如此則黃河以南。可傳檄定。此滅敵之策一也。敵以我都吳會。知我重在東南。彼如禦我。大兵大將。必聚於東南。其西北必虛。吾出荆襄之眾。以向宛洛。發隴蜀之師。以入關中。四方震動。敵勢必分。而我專事一方。何有不濟。昔諸葛武侯。嘗欲用吳蜀表裏之勢。以圖中原。蓋普為先主謀曰。若跨有荆益。保其巖阻。外結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命一上將。將荆州之眾。以向宛洛。

將軍率益州之眾。以出秦川。如此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未幾荆州為吳所襲。而亮失荆州表裏之勢。故不能獨取關中。今吳蜀一家。臂指相連。表裏相應。無所窒礙。吾擁江淮之師。牽制敵勢。敵勢萃於淮南。使荆襄隴蜀之師。搗其虛。而潰其內。此滅敵之策二也。若其勢未可遏。陛下當斂江淮之兵。而守虛兩淮之地。以待之。敵之所恃者。騎而已。舟楫非所長也。以吾所長。控彼所短。雖百萬之眾。無所用。彼兵深入。臨江。不敢輒渡。吾深溝高壘。據江不與之戰。夫千里興師。延日持久。糧運不繼。士心必危。其眾必內亂。而自潰。所謂不戰而屈人者也。擒之必矣。此滅敵之策三也。書成。鄭伯熊歎其胸中甲兵。可當一面。卒以無階。不得上。而樸志益堅。且以天下山川險阻。戶口多寡。乃兵戰之所自出。於是遍考羣書。著為輿地會元四十卷。又合古今夷夏內外境土。微塞之遠近。繪為一圖。張之屋壁。手指心計。何地可戰。何地可守。猶幸一展其用。暮年而志不衰。復著鑑轍錄五卷。以痛國家禦侮用策之失。惓惓猶前志也。樸為人好剛負氣。與人多不合。其學本之陳亮。凡有著按。必寄示亮。亮輒稱奇。他人少知者。年四十七。尚未娶。卒以不能於俗。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

六

金華徵獻畧 卷一〇

以罪廢。徙筠陽。雖有奇志。終以寒窶。老死。陰鬱。其死。文章散逸。武夷謝翱。選為一編。其後吳萊。乃得其全帖。而序以傳之。曰。倪石陵先生雜著。

論曰。自東都文獻之餘。天下士大夫之學。日趨於南。而吾婺特盛。時呂成公。則談性學。唐悅齋。則談經學。而永康陳同甫。則推皇帝王霸之畧。而獨重事功。蓋憫南宋王業之偏安。欲振雄豪奇傑之氣。使之通知時務。以救國步之衰也。石陵先生之學。本之同甫。既而東萊之門。賢者並興。而陳唐之學。漸就衰止。先生乃貽書同甫。謂宜力學。以紹呂公。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

七

後。而同甫。嗚然不悅。是其一時。人才學術之盛。卒不肯俯首。以隨人後。其素所樹立。然也。然而古今之功業。未有不從性命出者。自學者。見性不真。以其腐陋拘泥之識。裁制天下。而事以敗也。向使先生不為龍川所阻。而講求於呂氏之學。必有以化其縱橫跌宕之氣。粹然一歸於醇。雖不必有為於時。豈至以罪廢乎。吳立夫曰。予過石陵先生所居。則見其山洞湮塞。棟宇傾蕩。羗兒牧豎。猶能示其故墟。而不能詳也。况其所著書耶。士無當世之功業。而徒務於有言。不至於此。不極也。悲夫。

時少章

時少章字天彝。號所性。金華人。天才絕出。博極羣書。談經多出新意。尤精史學。詩由盛唐。上追漢魏。文涉宋東都以前。而逮古作者。由鄉貢入大學。年六十始登寶祐癸丑進士。初授麗水主簿。改婺州教授。兼麗澤書院山長。又改南康軍教授。兼白鹿書院山長。用薦者。擢史館檢閱。或忌其才高。幼以凌巖。未上而罷。授保寧軍節度掌書記。仍奉祠而歸。少章自負高才。登第思欲有樹於世。既為忌者阻格。自傷不得志。而子女皆喪。鬱鬱不樂。而卒。生平所著易詩書論語孟子六十餘卷。又有論孟贊說。易卦贊。雜文。古歌詩。數十篇。總為所性稿。五十卷。日記十卷。三山鄭懿稱其清雋峭拔。自成一派。真一代瑰偉特絕之文。少章居清江為名族。曾祖汝功。東萊為其妻。邵氏銘墓。汝功三子曰。鑑。曰鑄。曰鎮。鑄與東萊同登隆興進士。孫七人。曰瀾。曰因。曰泉。瀾。鑑之子。在東萊門最有名。登淳熙進士。知寧國府。終朝散郎。曾叔祖汝翼。東萊銘其墓。朱子為作慈菴記。而為其妻邵氏銘墓。汝翼三子。曰鎬。曰錡。皆及東萊之門。孫六。曰淇。曰涇。曰澗。淇。登紹熙進士。涇。嘉泰進士。澗。字子澗。東萊門人有學行。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

六

子六十餘卷。又有論孟贊說。易卦贊。雜文。古歌詩。數十篇。總為所性稿。五十卷。日記十卷。三山鄭懿稱其清雋峭拔。自成一派。真一代瑰偉特絕之文。少章居清江為名族。曾祖汝功。東萊為其妻。邵氏銘墓。汝功三子曰。鑑。曰鑄。曰鎮。鑄與東萊同登隆興進士。孫七人。曰瀾。曰因。曰泉。瀾。鑑之子。在東萊門最有名。登淳熙進士。知寧國府。終朝散郎。曾叔祖汝翼。東萊銘其墓。朱子為作慈菴記。而為其妻邵氏銘墓。汝翼三子。曰鎬。曰錡。皆及東萊之門。孫六。曰淇。曰涇。曰澗。淇。登紹熙進士。涇。嘉泰進士。澗。字子澗。東萊門人有學行。

門人私謚夷介先生少章瀾子嘗自叙云往時東萊先生講道金華吾宗尊人老輩翕然從之叔祖錡字壽卿銀字長卿實為領袖東萊先生兄事壽卿而弟視長卿伯父湮涇泉及吾先人則日在講下課試常最諸生時四方來學者千有餘人子湮築室顏曰學古前植丹桂後倚蒼栢大皆蔽牛每休則同人燕集而東甌特多葉公正則葉水心諱始介陳公同甫以適字正則來已而戴公肖望等居後最後則劉公茂實蔣公行一陳公頤明皆往來其間而薛公士龍諱季宣與葉水心陳君舉溫州訪先生留數月先生挾以借遊學古吾宗人是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

九

時皆饒於財爭先迎款年來世緒不振前輩風旨影響無存每思一時良聚未嘗不自恨其生之晚不及躬播灑奉鞠臄從事於其間也觀少章所叙其時時氏人物文章之盛概可知矣少章詩文今皆零落間有存者予登之金華文畧

論曰昔吾讀書合浦寺堦下隙地雜草數種叢生越一年則別種生而前種稍衰又一年則別種繁而前種無幾因思宋時金華之盛王呂潘唐時並為鼎族至明而呂時二宗無見於志者潘氏猶盛王與唐間有人焉曹子桓曰年壽有時而盡榮榮

止於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向使天彝無數篇詩文留傳後世誰知婺州有時氏哉

喻良能喻良弼何恪陳炳

喻良能字叔奇義烏人父葆光母黃氏時睦盜起青溪婦翁以白金千三百兩屬葆光窖藏之盜平婦翁死三子皆幼莫知所屬葆光盡歸之三子請分葆光雖貧力辭弗受人稱其長者黃氏脫簪珥袿裳買書延師教其五子一日師與客至值家乏食乃剪髮易魚為饌師聞而奇之作詩曰但教五子登雲去不管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

二十

一家如雪寒後五子皆以文顯葆光以良能貴累贈大中大夫黃氏封令人良能與兄良倚同入太學同年登進士能初補廣德尉三獲強盜應賞格辭不受累遷國子監主簿換忠義傳起戰國王蠲終五代孫晟通一百九十人上之乞頒武學授將帥孝宗嘉歎顧謂侍臣曰喻良能質實平正御書其名於屏闥丁內艱服除以國子博士召兼工部郎官除太常丞兼舊職請外知處州卒奉祠歸以朝請大夫義烏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致仕營家圃曰磬湖日以觴咏自娛終焉鄉人慕之立石表其地曰郎官里所著有諸

經講義、香山集、家帚編、忠義傳、兄良翰、字伯、臨海丞。

喻良弼、字季直、良能弟、亦太學生、晚以特科補新喻尉、與洪邁陸萬里為文字交、有杉堂集十卷、樂府五卷、從子不伐、侃演、國衡、皆進士。

何恪、字茂恭、義烏人、父槩為人有謀畧、睦寇發、詣軍門獻策、主帥楊惟中用其言、以取勝、奏補承信郎、監恩州酒稅、營卒謀為變、密白郡守擒元惡、誅之、轉承節郎、神武後軍統制、劉光世奇其材、辟主管本府機宜文字、未踰月、徑歸、槩二子、恪與兄恢、為文皆有名。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

主

於時、槩每語人曰、使吾二子學業有成、不陸沉於世、吾所願足矣。恪與恢益感激、自奮於學、同上春官、恪登紹熙進士、恢欣然曰、是足以報吾父矣。自此遂不復應試。恪性好古、藏書至萬卷、有意聖賢之學、而不為世俗之文。山立玉峙、海涵地負、絕出於世。釋褐承新簿、再調徽州錄事、參軍、未赴、作恢復二十策、為書萬言、詣闕上之、與朝議不合、乃歸、即其所居、出邑西門十五里、口官塘、緒水為湖、治園圃、作臺觀、屋室、植果木、置書其中、而為文記之。初、陳亮微時、人莫有知者、恪一見奇之、即以其兄子妻之。亮顯、恪已卒、亮乃

為文祭之、具述其稱揚感激之思、人皆服恪精鑿、陳炳、字德先、義烏人、才氣卓犖、面目嚴冷、與人寡合、好古文、務為奇語、登乾道丙戌進士第、為太平縣主簿、著有易解、巖堂雜稿、永康陳亮題喻良弼文曰、烏傷固多士、而稱雄於其間者、予熟其四人焉。蓋非特烏傷之雄也。喻叔奇、於人煦煦有恩意、能使人別去三日、念輒不釋、其為文精深簡雅、讀之愈久而意若新。何茂恭、目空四海、猶能降意於一世豪傑、而士亦樂稱之。其文奇壯精緻、反覆開闔、而卒能自闡其意者、陳德先、舉一世不足以當其意、而人亦不願從之。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

主

遊然、其文清新勁麗、要不可少。喻季直、遇人無親疎、貴賤皆與之遊、而於予尤好、其文蔚茂馳騁、蓋將包羅衆體、而一字不苟、讀之、疊疊而無厭也。茂恭在日、予讀其文、而面歎曰、九原不可作、歐蘇姑置勿論、如世所謂六君子者、公將何愧。茂恭油然而笑、蓋以為知我者、其稱許如此。

論曰、陳龍川於烏傷四君子、稱許至矣、予欲見叔奇、季直文、不可得、陳德先則僅有存者、不稱其所許、其佳者或不傳也。何茂恭文見於金華文獻錄、風致適暢、不失作家規範、嗚呼、士不能卓然自樹

於千古不遇知評之人。褒揚許與。而欲有聞於後難矣。

傅寅

傅寅字同叔。義烏人。幼嗜學。經史百家。悉能成誦。長受業於唐悅齋之門。質疑問難。皆有援據。說齋稱爲益友。及聞其升陟分陝之說。語門人曰。職方輿地。盡在同叔腹中。寅爲學甚博而精。凡天文地理。明堂封建。井田律歷。兵制。世儒置不講者。靡不窮究根穴。訂其僞謬。事爲一圖。累至於百。號曰羣書百攷。呂大愚閱其禹貢圖考。曰。是書可謂集先儒之大成矣。寅嘗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

三

讀文中子。至人不里居。地不井授。終爲苟道。歎息曰。周禮太平之書。於時九等授田。家給人足。泉府之設。以備凶荒。未必嘗用也。况是書體有本末。用有先後。大綱不舉。而獨行所謂國服爲息者。是猶取醫書中一方試之。不效。則以爲其書之害。而盡欲廢之。惜熙寧諸賢。未有如此辨之者。故百攷之書。於成周之授地賦兵。封國制軍。增地置域。畝步溝洫。稼穡貢賦。特詳其源。蓋出之悅齋唐氏。寅嘗徧遊江淮。縱觀六朝故迹。南北形勝。稽諸史牒。而得其成敗興廢之故。歷歷如指諸掌。四方來學。恒以百數。每謂古人下學上

達自有次第。後生淺薄。學益不實。故其教人必先小學。使於日用之間。操存持養。與義理相涵。徐及於經世之事。其所論著古軍制。纖悉畢舉。而不欲人讀兵書。曰。胸中無論語。孟子爲權衡。遽習譎詐之言。先入者爲主。害心術矣。所交皆一時名士。如永嘉戴肖望。葉正則。皆樂交推敬。呂大愚在朝數稱其文學行義。而寅性狷介。無仕進意。又不治生業。黃商謫浙西。廩節遺錢五十萬。卽時散於宗族隣里。無所留。晚益貧。郡守孟公聞而歎曰。不可使賢者饑餓於我土地。乃輟俸貲。倡其親友。爲買田築室於東陽之泉村。寅遂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

三

爲東陽人。於是二呂及一時名輩。皆在黨籍。寅亦杜門不出。而卒。寅爲詩閒遠古淡。有陶靖節邵康節之風。子七人。皆克紹家學。猶子定受業朱子之門。而寅子太原。則從楊慈湖學。試漕關。剋一經。學者以寅所居杏村。皆稱之曰。杏村先生云。

論曰。予讀唐悅齋井田綱領上下篇。貫穿周禮博大明確。一一可以繪而爲圖。今觀杏村九等授田之論。其學出於唐氏無疑也。然自秦漢以還。土宇日廣。民數益繁。井田之不可復。猶之蒙恬造筆。蔡倫作紙之後。不能復反而爲竹簡漆書也。苟存三

代聖王之心，即行漢唐之法，亦堪致治。何必井田哉。然橫渠先生至欲買田畫井，以存三代遺制，其銳欲復古如此。婺州諸賢亦猶此志也。

杜旗旃旂旒

杜旗，字伯高，蘭谿人。兄弟五人，皆工詩文，名藉一時。時稱杜氏五高，旗登東萊之門，兩以制科薦。同時陸務觀、陳君舉、葉正則、陳同甫，皆稱其文。有橋齋集。同甫與伯高書云：足下與正則書，足見所存遠大。今之君子不能當也。兩賦反覆，不能去手，意廣而詞高，節明而語妥。鋪叙端雅，抑揚頓挫，而卒歸於質重齊一。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

三

變而至於楚人之辭矣。又云伯高之賦如奔風逸足而鳴，以和鸞俯仰節奏之間，其見稱許如此。所著白頭吟云：長安春風萬楊柳，新人妖妍舊人醜。貧賤相從富貴移，舊時積鼻今存否。長門作賦價千金，不知家有白頭吟。弟旃，字仲高，嘗占湖漕舉首，所著有杜詩發微、癖齋集。其金谷吟云：君因妾死莫嗔怨，妾死君前君自見。高樓擲下如海深，白玉一碎砂中沉。平時感君愛妾貌，今日令君知妾心。其婉麗如此，而尤長於辭。陳同甫稱其半落半開，花有恨，一晴一雨，春無力，令人眼動。及讀到別處，解時風度，繁雜盡處。

司農曰
杜仲高
若水
思夫
高時
如此

長擅美矣。弟旃，字叔高，嘗問道朱子，與辛幼安諸人遊。端平初，以布衣召，館閣較讐，年八十餘。陳同甫曰：叔高之詩如干戈森立，有吞虎食牛之氣。而左右發春妍，以輝映於其間。又云仲高之辭，叔高之詩皆入能品。弟旃，字季高，旒，字幼高，事無所見。何北山有法清寺水珠詩，呈季高云：疊石為山已浪呼，小毬戲水更名珠。世間何物非虛假，還值先生一笑無。幼高有碎裘集。葉正則叙之，正則贈幼高詩云：杜子五兄弟，辭林俱上頭。規模古樂府，接續後春秋。奇崛令人賞，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

三

羈棲浪自愁。故園如鏡水，日日抱村流。仲高子去，輕字端父，伯高子去，偽叔高子去，非幼高子去，華去，偽子澹之，皆有文名。吳師道嘗跋端父墨跡云：杜氏自汝霖至澹之，六世仕雖不顯，而文彩聲華，蟬襲不墜。亦吾鄉罕有也。當宋季士競舉子業，而杜氏一門咸尚古文，今里中殘碑斷碣，可見者，悉有家法。字畫亦異，此帖尚存，得山谷老人筆意。論曰：世傳王氏二十七世皆擅臨池，此古今僅有。杜氏以詩文傳家，蟬襲七代，仕雖不顯，亦已難矣。伯高仲高詩古麗峭拔，欲采其生平詮次成傳，及

讀楓山先生蘭谿志。止載諸家評論。蓋其事已無可考矣。

喻侃喻南強

喻侃，字伯經，義烏人。良能從子也。受經於永康陳亮。由太學生登慶元己未進士。調宣城尉。有境外盜。但入界內，侃登執之，歸於府。府帥臣邱密能之，開禧丙寅，金人犯淮府，檄令尉二人餉軍。由歷陽達鍾離，鍾離乃敵衝要，法當重兵護糧，護不滿千人，令畏縮不敢前。侃乃召募足千數而行。道經含山，遇敗兵，諱曰：我兵且潰，糧焉往？民愕視將遁，侃乃命弓率執大斧。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

七

臨之曰：設遇敵，尉必死。潰卒訛言惡足信，欲去。視吾斧，民不敢動。卒致饋於濠，糧有羨，悉歸公府。遷隆興府觀察推官，真德秀來為帥，素知侃能文，侃與屬吏迎道左，為之改容，將論薦之，而德秀去。侃乃以選人為宜春丞，宜春地接贛吉，吏珥筆成風，民善訟，侃為人怛怛諒直，聽必以情，民退無後言。凡訴臺部者，必曰：得宜丞一聽死，無憾。居久之，由承直郎改奉議郎，僉書鎮南軍節度判官，聽公事，改章服，尋陞朝奉郎。初侃久從諸老遊，幕中多新進少年，議論雅不合，侃歎曰：吾髮已種種，寧能與翩翩小兒較短長哉。遂

請祠而歸，築室夫人峰下，曰：蘆隱。卒年八十四。侃性豪，談論古今，目光如注，氣軒軒，出鼻咭，聞人莫能抗。尤長於文辭，通直郎杜旂嘗稱之曰：質而不俚，華而不靡，憤而不激，怨而不對，不以食膾炙為美，澹乎其有味，不以刺文繡為工，黠乎其有光，其感時念故，推物類情，抑揚離合，必窮其源，以揚其波，其不合於律者，鮮矣。君子以為知言。當乾道淳熙間，朱熹呂祖謙陸九淵張栻四君子皆談性命而闢功利，學者各守其師說，截然不可犯，陳亮侃起其旁，獨以為不然，且謂性命之微，子貢不得而問，吾夫子所罕言，後生小子與之談論，不置，殆多乎哉。禹無功，何以成六府，乾無利，何以具四德，如之何其可廢也。於是推尊孔孟之志，六經之旨，諸子百家分析聚散之故，然後知聖賢經世故與三才竝立而不廢者，皆皇帝王霸之大畧，明白簡大，坦然易行，人多疑其說而未信，侃獨出為諸生倡，布磔綱紀，發為辭章，扶持而左右之，使亮之門，惡聲不入於耳，高名出諸老上，皆侃之功也。已而亮為世議所扼，當路欲擠之死，凡再下獄，侃與同志生極力營解，幾陷羅織，遂脫亮於萬死，一生之中，亮顧侃曰：此生死而肉骨也。人多義之，侃所著有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

七

七

隨見類錄二百卷、蘆隱類稿五十卷、首論六經之功、用云從弟南強、

喻南強字伯強自幼負奇氣、父直方以其類、陳亮、俾從之游、時著錄牒者歲數千百人、南強在其間、獨能探深索隱、每與語、精銳鋒起、亮曰、喻伯強、文翰論議、凜然可畏也、慶元間、貢於鄉、入太學、上禮部皆不得第、乃俛奉南廊對、授邊功部臨安府富陽縣尉、轉修職郎、南強乃射樓、補闕卒時、練習行列、整肅、復出他縣、境內多盜、賊、袖鱸尾相銜不絕、徽卒與豪猾為市、弗可敗、南強一切禁捕之、寶慶初、禮部侍郎、真德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

无

秀以言事去、風京尹跡其所至、欲并罪之、舟過富春、江南強請見、且賦詩為餞、人皆壯之、轉承直郎、處州縉雲丞、未上、卒、年七十一、南強讀書、不為口耳學、必欲見之實踐、每至名義可喜事、擊節慷慨、謂戾契可致、及陳亮為當路排陷、下大理罪、且不測、門人畏威、噤不敢出聲、南強義形於色、貽書誚責同人、走東甌、見葉適、備陳寃狀、適曰、子真義士也、即秉燭為書數通、乃持走越、袖見諸臺官、誦言無忌、卒直亮、寃南強為人、不立崖岸、而見義勇為、聞朝廷行一善政、輒喜、動顏色、或有司苛虐、彈指長吁、終日不樂、暇時旅看

設醮與賓友握手劇談、日至而三不飽、為文善、他湯下筆輒數千言、不繩削而自合、大篇短章、恣人取去、不甚愛惜、惟存梅隱筆談十四卷云、

論曰、宋文憲公云、自道廢、民散、師弟子之義、跌平、君則謬為恭敬、視其影、或不敢踐、一逢患難、輒反目、若不相識、然甚者至更名他師、使俛與南強見之、必將唾而去之矣、傳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唯其所在、則致死焉、其俛南強之謂乎、

章如愚陳大猷

章如愚字俊卿、金華人、幼穎悟、潛心理學、登慶元丙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

幸

辰進士、與真德秀同榜、累官國子博士、未幾改知貴州、政績大著、開禧初、被召、上疏、極陳時政、忤柄臣韓侂胄、罷歸、結草堂山中、與士子講學、遠近咸師尊之、稱曰、山堂先生、所著有山堂羣書考索六十六卷、考索一書、至今猶在、好古家皆購求之、與東萊大事記、仁山通鑑前編、並重、為金華三大書云、

陳大猷、登紹興進士、嘗用朱子釋經法、呂子讀詩記、例、采輯羣言、附以己意、著書集傳、宋季其說盛行、

徐次鐸

徐次鐸字文伯、東陽人、少負氣、登紹熙進士、又試宏

辭科嘗倣周禮、作漢官、又作唐書傳註、補註、音訓總
三百卷、自號徐氏唐書、又作唐書釋糾、辨謬、十卷、以
樞庭典故、散在方冊、自建炎以來、攻戰守禦之具、編
纂成書、名曰中興兵房事類、留西府、嘗尉山陰、著復
鑑湖議、人以爲確論、以三衢倅還鄉、復入西峴峯法
輪寺著書、至老不倦、

馬之純

馬之純、字師文、號茂陵、東陽人、幼時日誦數千言、十
歲能屬文、弱冠由太學生、登隆興進士、潛心六經、兼
通諸子百家書、學成行尊、聲望茂著、著尚書中庸論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

呈

語說周禮、隨釋類編、左傳紀事編年、詩文有豫章雜
著、金陵懷古若干卷、從之游者、多所成就、尤善藻鑑、
傅相、喬行簡、在諸生中、獨以大任期之、卒如所云、後
爲嚴州比較務、時南軒張栻爲守、大相賞識、終沅州
倅、既卒、邑人慕其德、爲之立坊、曰思賢、孫光祖、

論曰、夫言必有徵、山堂考索、今世尚有其書、陳大
猷著述、東陽志載之、徐文伯之文、間有存者、馬茂
陵聲稱藉甚、予見其金陵懷古全帖云、

南宋書目云、王象之有輿地紀勝、志載東陽人、
于同祖、有學詩、幼蒙中有阜城、夜聞唱、連珠諾、詩
云、靜夜孤燈人未眠、等閒行過內門前、一聲唱徹
連珠諾、碧檻朱欄綠柳、是事無所考、不爲立傳、

金華徵獻畧卷之十一

鶴潭王崇炳、虎文氏撰錄

門人黃廷元、殿選較訂

東湖金律、孔時編梓

文學傳二

潘景憲

神童

宋潘景憲、字叔度、金華人、幼穎悟、日誦數萬言、九歲
以童子貢京師、通念十三書說、六經大義、作三體字、
詔試禮部、賜束帛、後入太學、一時大官如汪應辰、芮
暉、王十朋、皆推重焉、登隆興進士、調荆門軍學教授、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一

一

不赴、請爲南岳祠官、秩滿、宰相知其賢、欲留官中都、
力請太平州學教授、宰相問故、曰二親俱老、將以便
養、他非所望、宰相益賢之、與呂祖謙同榜、而齒長、聞
祖謙論道、有契、遂受學焉、遭父喪、廬墓三年、服除、遂
不復仕、景憲既遊呂氏門、因得交朱熹、講論甚契、嘗
取建寧社倉法、行於鄉、遂以女妻其子塾、其學於六
經外、兼貫諸史、而於程氏易、尤盡心焉、及卒、朱熹銘
其墓、潘氏自其祖宗回、由括蒼徙金華、以儒學起家、
仕至左朝奉大夫、再傳至景憲、羣從十人、皆有名於
時、曰景珪、景憲長兄、仕至尚書刑部侍郎、曰景愈、與

其弟同遊呂氏之門。景憲之子自牧，登慶元第，歷太平常山縣令，著紀纂淵源行於世。

論曰：呂成公兩銘潘朝散墓。一則景憲伯父，曰好謙者也。一則景憲之父，曰好古者也。朱文公於好古則題曰有宋吉士潘伯御之墓云。

倪千里

倪千里，字起萬，東陽人。七歲能默誦九經諸子，入上庠。月書龜列，學者宗之。仍受學於呂祖謙，登淳熙進士。才名藉甚，弟子日進。戶外屨滿，以縣最擢御史，振紀綱，厲風俗，保護善類，數上書言事。遷右正言，進對金華徵獻畧。卷之十一

趙彥秬

趙彥秬，字周錫，東陽人。師事呂祖謙，精春秋左傳，作發微一百篇以進。上嘉之，特循一資，旋借和州觀察使。金吾衛上將軍，克接伴副使，事訖，撰敵使問答一篇，上之。轉一官，隆興元年登進士甲科，授宣義郎，累遷眉州通判。卒，有詩集百篇，名西征隨筆，子塗夫，尤

工於詩，號南坡居士。

戚如琥

戚如琥，字少白，金華人。自幼能力學，長遊呂祖謙之門，其學務以修身齊家，見諸實用，不為空言。祖謙每歎美之。紹熙元年登進士丙科，授郴州教授，學校事興，遷國子博士。時相欲用為諫官，諷使贊啟，確然不屑。且乞外，出知台州，尋改袁州，政績大著。及卒，門人私謚曰貞白先生。

陳巖肖

陳巖肖，字子象，以任子中，紹興戊午詞科，仕至兵部侍郎。晚躋從官，為時聞人。有庚溪詩話二卷。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一

三

論曰：予讀庚溪詩話，見子象於詩道甚深，其在講幄，甚承寵注。因畧述詩話中語，見其大概。首一條云：我宋列聖，皆工奎藻。藝祖有咏月詩曰：未離海底，千山暗。纔到天中，萬國明。混一之象，見於此矣。太宗登位，尤留意詩文，每進士及第，賜聞喜宴，必製詩賜之。宰相李昉，年老家居，曲宴必宣赴坐，昉獻詩曰：微臣自愧頭如雪，也向鈞天侍玉皇。上俯和曰：珍重老臣純不已，我慚寡昧繼三王。時皆榮之。蘇易簡在翰林，一日上召對，賜酒，謂之曰：君臣

千載遇易簡應聲曰忠孝一生心呂端參知政事一日宴後苑釣魚賜之斷句曰欲餌金鉤殊未達磻溪須問釣魚人端和以進曰愚臣鉤直難堪川宜問濠梁結網人既而端遂拜相一時明良遇合庶歌之盛如此真宗於萬幾之暇惟務觀書吟咏命近臣廣和五經諸史各有詩真好文之主也仁宗嘗守成之世尤以斯文為急每進士聞喜宴必以詩賜之山東李庭臣嘗言人有持錦臂鞞鬻於市者其上織成詩一聯恩袍草色動仙籍桂香浮乃景祐五年賜進士詩也廷臣遂以千金易之嘉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一

四

祐初龍圖學士梅摯出守杭州上御製詩賜之有曰地有吳山美東南第一州摯遂作有美堂以侈上賜歐陽修為作記亦人臣之榮遇也壽聖太上皇帝御製郊廟樂章一十四首肆筆而成睿思雅正宸文典贍至於一時間適遇景而作則有漁父詞十五章清新簡遠備騷雅之體孝宗以英睿之資煥然超卓居潛邸時從太上皇視師江上經由京口題詩金山有曰屹然山立枕中流滌滌江南百二州已有不戰屈人之意今上皇躬受內禪踐祚以來每懷興復如新秋過雨述懷曰平生壯武

心鏡朱顏在豈惜常憂勤規模須廣大又曰虛心欲受人忠言資逆耳朕瘠天下肥至樂無易此任賢聽諫虛已愛民之心婉然言下皇太子夙稟岐嶷其處恭邸每好為詩巖肖時備員講官每退食則與同僚稱歎今育德春宮之久諒製作深造灑靈之體但以在遠不可得而聞也庚溪詩話稱西郊野叟所著疑其為巖肖別號

曹冠孫德之

曹冠字宗臣東陽人博聞強記讀書過目不忘貢入太學秦檜以諸孫師事之登紹興甲戌進士廷唱第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一

五

二擢太常博士兼檢正諸房公事檜死坐累去官孝宗時有旨許再試又登乾道己丑進士累遷知彬州轉奉朝大夫賜金紫致仕曾著萬言書十論恢復秘畧救赦裕民政要忠言帝範等文進呈御覽及雙溪忠誠堂集若干卷孫德之字道子號東白山人東陽人博學瞻文章登嘉熙二年進士又中宏辭科為國子博士出倅建寧擢秘書監丞有續東萊大事記進呈德之初名道子賈涉客也涉子似道貴避其諱改名德之德之以涉故頗依似道同邑蔣沐富而好義德之譖於似道坐

徙廬陵。鄉人以此短之。

論曰。吾邑喬馬諸公未貴。宗臣獨以名紳居里。為鄉人所推重。尤延之東陽志序可考也。孫道子續大事記進呈。蓋鉅製也。吳正傳敬鄉錄載其人。併列其文。正傳賢者。慎許與。不得以成蔣沐事黜之。且二公之文。今皆有存焉。故並著於篇云。

王奕

王奕。字宗甫。明敏好學。能文章。工詩賦。數從陳亮唐仲友遊。為時器異。其詩類晚唐。一唱三歎。讀者不能辨。傅相喬行簡見其撫孤松詩。吟賞不置。參政馬光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一

六

祖評其詩曰。雲情波態。動搖春風。夕秀朝華。映帶秋日。而太常博士胡助則評之曰。學問淵深。才華浩博。耿介之懷。忠義之氣。凜然詞意間。一時名卿騷客。皆願交焉。所著有卧雲堂集。

論曰。臥雲先生。予上世高伯祖也。家譜載其遺集。蓋搜括會萃於數百年後。求其所謂撫松詩者。無有也。蓋不勝杞宋無徵之慨云。

張樞

元張樞。字子長。東陽人。父觀光。世居邑之南屏巖。號屏巖居士。娶金華潘氏。而生樞。潘氏故多書。棟駕數

萬卷。樞就外家讀書。遂居金華。樞少聰慧爽朗。書過目輒記。肆筆成章。頃刻數千言。立就。或叩以史事。歷歷如指諸掌。年十四五。作小臣策。議宋高宗忘親事仇。而擬為定復兩京之計。前代遺老。莫不稱歎。一日會許謙。叩以高帝何以取天下。樞矢口而對。出入紀傳語。蟬聯不能休。謙大奇之。既而以書上謁。請就北面。謙不可。曰。子長吾友。不當在弟子列。其所為文。務推明經史。以扶翼教道。尤長於叙事。嘗為春秋三傳歸一義。三十卷。刊定三國志六十五卷。又別撰漢本紀。附以魏吳。續後漢書七十三卷。三國之臣。有能致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一

七

節於其君者。舊史或諱不書。或書而失實。或僅見於異代之史。皆為更定。而於漢事則備載。以明正統。或一事數說。必參訂歸一。是非疑似。抑揚予奪。咸有論著。繫於各篇之末。名曰訓志。臨川危素稱其立義精密。可備勸講。朝廷遂取其書。置宣文閣。宋亡。死事大臣。概登史冊。其卑官下吏。士卒婦女之死者。史多弗錄。樞乃詢諸故老。旁採稗官。得若干人。為宋季逸事若干卷。他所著。有林下竊議一卷。張曲江年譜一卷。詩歌雜文。名敝帚編。若干卷。義烏黃潛稱其言閎深。浩博。峻厲。潔清。而援據精確。議論純正。至於扶善遏

一第丁... 冊 賣多... 全書第 2 反E... 內

惡。能使人有所感發懲創。至正初，丞相脫脫監修宋遼金三史，奏辟樞長史，不拜。復再以翰林修撰，儒林即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召復辭，使者迫之行。至武林驛，以病力辭，乃免。四方之士莫不高其風節。樞高才博學，有目空四海之意。許謙為文予之，畧曰：子也。夙知，尚友古昔。範模經訓，馳騁史籍。雖百家之縱橫，猶三餘之掎摭。目五行而俱下，口一誦而終憶。援弓矢以有待，茲糶隼之可射。爾其致廣極高，抑鋒止銳。茂華發於深根，大聲震於宏器。誠既積而莫掩，道何遠之不致。蓋微箴之云。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一

八

論曰：作史盛業也。翰林顯官也。積學之士，以不遇其時為憾。子長再徵而再却之，何哉？曰：有識之士，必不枉其學。樞績後漢書，既以正統歸蜀，而黜魏吳矣。其肯以正統歸遼金，而置宋於閏位乎？夫以正統歸宋，則世祖未定，江南必不能有其正朔。尊本朝，則枉所學。持所學，則忤本朝。有志之士，必不以道殉人。此子長所以決於却聘而不起也。

胡助

胡助，字履信，號古愚，東陽人。祖中行，用范仲淹義田法。置田千畝，以贍族人。助生有殊質，力學考古，經史

百家，悉究大旨，不屑屑章句。年三十，舉茂才，授建康路儒學學錄。建康六朝故都，其為學官，實兼太學齋訓導。凡御史臺郎子弟，皆從授業。後登科第，為顯官。甚眾。監察御史薦江浙博學通經，宜居館職之士七。永康胡長孺為首，而助與焉。司業吳澂，南歸過金陵，見助所為詩文，甚加稱賞。自是文名大振，仍為美化書院山長。考滿，赴京，授溫州路儒學教授。用諸公薦，改國史院編修官，同修宋遼金三史。總史事者，選擇匪才，同僚不平，將上章辭職。助曉止之，遷承事郎。太常博士，致仕。時年七十，助為人清癯，誠實無偽。喜稱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一

九

人善，而薄勢利。於人無所怨惡。其為詩文，淡而腴，質而麗。脫去綺靡浮薄之態，而一歸典雅。宦游京國三十餘年，盡交天下名士。若虞集、歐陽、揭傒斯、貢奎、鄧文原、蘓天爵、馬祖常、同郡則黃潛、柳貫、吳師道，共相推許。若楊維禎、宋濂諸人，則皆藉吹噓於助者。其為當時所重如此。助嘗扈蹕上都，出居庸，過雲州，至灤河李老谷，登李陵臺，關河歷覽之雄，官籩儀物之盛，目之所觸，肆口成章。讀之，聲響使人忘倦。在都時，有升學觀察器文，有上京紀行詩，皆為時所重。宋濂時為後進，兩致書求助序其師吳萊文。又求序其家

譜助工文善書。凡故家大族遺卷名墨。經其題跋。即增價十倍。所著有純白類稿三十卷。今存。缺首十卷。論曰。予讀純白類稿。玩其文。想見其為人。蓋寬樸茂君子也。其自傳云。釋老二氏之學。皆通其微。而不惑焉。則其平日之言論風旨。必有入於二氏。而不自知者。時發州之學。得紫陽之正傳。仁山白雲。立言持世。以守先待後。為已任。有言及二氏。則立起攻之矣。白雲送古愚序。諄諄以佛老之學。近似亂真為辨。意以是與。

吳萊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一

十一

吳萊。字立夫。浦江人。父直方。在京三十年。主留守馬扎兒家。教其子脫脫。脫脫貴。直方為丞相府長史。重紀至元。丞相伯顏專政。脫脫之伯父也。挾震主之威。脫脫乘其出獵。贊帝黜之。尋貶死於道。其謀始於直方。乃召至便殿。賜黃金繫帶。超授集賢直學士。未幾。以大學士榮祿大夫致仕。食祿終身。妻盛氏。懷胎七月。直方忽夢西域神人飛空而來。直至其室。心異之。翼日生子。因名曰來。母頗知書。來四歲。授以孝經論語。隨口成誦。七歲。能屬文。鄉先進方鳳見而奇之。曰。此邦家材也。取南山有臺詩中語。更名曰萊。族父幼

敏。家多書。萊時出與羣兒敖。私挾一編以歸。夜讀。竟又復性易書。值幼敏至。迫而觀之。乃班固漢書也。以谷永杜欽傳叩之。萊琅然成誦。至終篇。不遺一字。凡三試之。誦皆如初。於是幼敏乃盡出所藏書。畀之讀。方鳳益奇之。乃妻以孫女。且授以易書詩三經義。暨秦漢而下諸文章。大家萊一覽即悉其旨趣。鳳乃歎曰。明睿若吳生。汝南應世叔。不足多也。由是博極羣書。至於制度沿革。陰陽律曆。兵謀術數。山經地志。字學族譜之屬。無所不通矣。時朝廷將有事於東夷。萊曰。此小醜耳。何必勤王師。使持尺一書喻之足矣。因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一

十一

撰疏論其事。會疾不果上。延祐間。貢舉法行。時王文者為豫章熊朋來。巴西鄧文原。永康胡長孺。此三數公。皆耆儒宿學士。咸懼不得當。而萊與焉。於是東經齊魯。梁楚之郊。北抵燕都。遇中原奇絕處。輒瞪目長視。平岡灌莽。一望千里。昔人歌舞戰爭之地。一皆前迎後却。畢在塵砂霜露中。遂與當塗李翼。餘姚方九思。臨川傅斯正。賢酒高歌。天寒風急。毛髮上豎。意若不可一世。尋以議論不合於世。退歸田里。出遊海東洲。歷蛟門峽。過小白華山。登盤陀石。著觀日賦。以見志。還寓邑子陳士貞家。其地與龍湫五洩隣。榛筮蒙

不類人世。日嘯咏其中。傲然自得。嘗曰。胸中無數萬卷書。眼中無天下。奇山水。下筆即兒女子語。耳於是取春秋傳五十餘家。以意折衷之。皆有論著。復謂古今樂府不同。郭茂倩但取標題。無時世先後。廼就其所次。辨其時代。為樂府類編。古之詞賦。專尚音節。必使官商相生。徵羽迭變。屈宋而下。唯司馬相如。揚雄。降而柳宗元。能調協之。因集四家所著。為楚漢正聲。他文稿六十卷。尚書標說六卷。春秋世變圖二卷。春秋傳授譜一卷。古職方錄一卷。唐律刪若干卷。其所為文。逸宕不羈。尤長叙事。俯仰顧盼。雖久遠至纖。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一

主

悉皆婉然若見。有漢人之風。身雖羸弱。若不勝衣。雙瞳碧色。爛若巖電。數步之內。見者為之改容。而裁鑿精絕。人或以詩古文試之。察其辭氣。即能辨其時代。當其賦咏。捷如風雨。數十紙頃刻而就。而屬對嚴巧。文彩綉麗。觀者驚以為神。有司以茂才薦。署饒州路長鄉書院山長。未行而卒。年四十四。門人宋濂等私謚曰淵穎。萊。同世有黃潛。柳貫。皆以文章著稱。言論風旨。聲祿位。皆過於萊。攷其文詞。或什一不逮也。論曰。胡仲申云。先生貌寢陋。言語若不出諸口。而敏悟過人。永康胡汲仲謂立夫曰。子面膚黑而多

黧唇。齟掀而不閉。默則無澤。不閉則失氣。無澤而氣亦猶是也。立夫不壽。或以是乎。雄於文而嗇於命。惜哉。宋潛溪曰。先生少有大志。專思澤物。不欲以文士名。每慕張宣公為人。推明義利。雖一毫不苟取。表裏一致。與人遊。驩然有恩。愈久愈固。豈非粹然儒者乎。厥後作元史。乃不與胡汲仲陳君采諸人同列。儒學何耶。豈以文章雄偉。峻厲馳突。過於橫決乎。學問純雜。尚論千百世之下。不如親炙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一

主

一堂著撰之家。必有取藝。予之列立夫於文學。遵宋氏也。

柳貫

柳貫。字道傳。浦江人。少受經於金履祥。學文於方鳳。謝翱。吳思齊。又往謁紫陽方回。淮陰龔開。南陽仇遠。勾章。戴表元。永康胡長孺。陸山牟。應龍。悉受其說。貫少有異質。穎悟過人。好讀書。善記自。經史百氏。兵刑律歷。以至方技術數。道佛藏。靡所不通。其為文。灑肆灑。迤。春容紆徐。每一篇出。人皆傳誦之。年三十一。始用察舉。為江山縣儒學教諭。遷昌國。滿考。遊燕京。吳

文正激見其文而奇之曰婺州柳君。下士行被其澤矣。程文獻鉅夫以墨一九授之曰文章正印。今屬吾子。貫為文。絕出於時。館閣之士。相與傳客之。甚厚。銓曹以士論所歸。特除湖廣儒學提舉。未上。改國子助教。前後在列弟子千餘人。業成而仕。皆有名於時。遷太常博士。時方承平。稽古禮文之事。次第並舉。有所規畫。設必俟。貫論定。時柄國大臣。欲以其祖配食孔子廟。眾莫敢忤。貫毅然却之。有神降於洛。長史列上禮部。乞加封號。貫以神奸鼓民。不治將亂。宜下所部禁之。監察御史馬祖常薦其才堪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一

古

風憲章再上不報。泰定三年。出提舉江西等處儒學。貫典學。甚有聲。所至必延名士。以教學者。凡興復學。官事不遺餘力。葺徐孺子墓。又立祠祀宋高士蘇雲。鄉古碑碣有殘缺者。必訪而重鑄。務振起雅道。弦誦如林。諸生敬若神明。其後出為名臣良吏者甚眾。秩滿歸。杜門不出者十餘年。屢空不繼。而人愈嚮往之。使者行部。必請門承問而去。無虛月。至正元年。復召為翰林侍制。充國史編修官。未幾卒。時年七十三。逾數歲而元亡。學者私謚曰文肅。貫句度凝定。燕居默坐。端嚴若神。面色莊氣。即之如被春風。與之處未

嘗見其疾言遽色。雖至桀驁。瞻其德容。莫不氣。意消。居家孝友。生平以獎進人才為己任。人有一善。諄諄稱道。唯恐不聞。天廡以來。與崇仁虞集。豐城揭傒斯。義烏黃潛。齊名。天下高之。號之曰四先生。善楷法。工篆籀。京兆杜本謂其妙處不減李陽冰。兼能鑒別古彝器。書畫識其真贗。所著文集二十卷。字係二卷。近思錄廣輯三卷。金石遺文若干卷。

論曰。古之有才者。必有大器以居之。則才始不濫。器大者。必學道。學道則所見大。其視文章之工。不啻稊米之在太倉。視文章之有聞於世。不啻一漚。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一

五

之興沒於海。其所著撰。有待而起。如時雨之潤百物。而不司其功。吾於道傳先生見之矣。先生之學。源本金許。其所自植於文章之本者。固已深矣。悼於性。則文不靡。深於養。則文不悻。正大和平。無蒙昧峻激之氣。雖與虞揭齊名。鄉人有求其文者。時亦不却。或請改酌。經數四不倦。未嘗有厭苦棄置之意。曾不自覺其工於文。而為一代之宗師者。無他。學有以廣其器。器有以居其才也。

黃潛

黃潛。字晉卿。義烏人。幼俊異。善屬文。登延祐二年進

士第累官江浙等處儒學提舉仍納祿請侍養以終
書少監致仕未幾召除翰林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
尋兼經筵講官陞侍講學士上章求歸不待報而行
帝聞之遣使追還復為前官久之謝歸七年卒年八
十一贈中奉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
軍追封江夏郡公謚文獻潛為人寬厚博洽文行為
一代模楷而性精敏習知吏事疑難之獄一詢即決
多所全活在成均平易近人經其指授業成而仕皆
有聞於時在禁林經筵進講非有關於治道之大不
敢上陳啟沃之功為多累主文衡所甄拔盡知名士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一

六

潛為人清廉寡慾貴而能貧雖位至法從蕭然不異
布衣年甫強仕即獨榻以蒼頭給侍聲色之事一無
所好遇佳山水則觴咏其間終日忘反冲曠簡遠之
情使人挹之鄙吝頓消與人交誠意懇至不事矯飾
然剛中少容觸物或弦急霆震不旋踵即釋不留滯
於中其為學博極羣書歸於至精剖析同異斷決是
非多先儒所未發見諸論著一本六經而以羽翼聖
道為主其為文布置謹嚴援據精切俯仰雍容不大
聲色譬之澄湖不波一碧萬頃魚鱉蛟龍潛伏而不
動淵然之色自不可見中統至元以來如潛者二三

人而已凡國家典冊詔令及勳賢碑銘多出其手海
內之士以文為請者日至於門一篇之出家傳而人
誦之雖絕微殊邦皆知寶愛善真草書得其片幅必
藏之以為榮門人多一時名士而宋濂王禕為冠
論曰宋潛溪之讚文獻云先生為人高介類陳履
常文辭溫醇類歐陽永叔筆札峻逸類薛嗣通識
與不識僉無問言當元運之盛六合混一河嶽之
粹鍾為名儒所云鴻筆之人為國霖雨非公誰歸

劉應龜 傅野陳堯道附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一

七

馬丞相高其才將妻以女應龜不可由是名稱藉甚
久之當循次得官未幾德祐失國歸隱南山之南人
稱山南先生積十五年部使者強起之主教鄉邑卒
歸隱而終所著有夢稿痴稿聽雨稿留稿同里黃潛
所輯錄今皆不存但於月泉吟社見其春日田園雜
興詩有曰青春却付鳴鳩管白日全輸卧犢閒耕餘
樹有牛摩癢稅足溪無人照癡屋角枯藤粘樹活田
頭野水入溪渾在元人格調中已為造極吳之器談
好祖述太倉歷下而詆甚宋元故藝書不及應龜
題同時有傅野字景文陳堯道字景傳皆有詩名

所著有二妙集、黃潛序畧口、吾里中前輩、以許名家者、推山南先生為巨擘、傅君景文、陳君景傳、其流亞也、先生曩遊太學、未及釋褐、而學廢士散、束書東歸、遜迹林壑間、覽物興懷、一寓於詩、悲壯激烈、有以發其邁往不羣之氣、自視與石曼卿、蘇子美、不知何如、近代江湖間、咕咕然動其喙者、姑勿論也、二君之年、稍後於先生、而皆有能詩聲、景文之詩、精而整暇、如清江漫流、一碧千里、而魚龍光怪、隱見不常、不可得而測也、景傳之詩、涵肆彬蔚、如奇葩珍木、洪纖高下、雜植於名園、終日翫之、而不厭也、其以氣自豪、則同。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一

六

宜乎能接先生之雋軌、而與之參翺翔、非餘子可得而與也、予嘗因先生自序諸稿、重加詮次、為二十卷、題曰山南先生集、二君與先生相繼死、而其遺稿亦僅藏於家、因訪而求之、各得若干篇、題曰繡川二妙集、而序其梗概、庶二君之遺風餘韻、有在而不遂泯滅也。

論曰、予讀月泉吟社詩、急欲得山南全稿觀之、詢之繡川諸友、或且不識其人、及考義烏志、不為立傳、僅載黃文獻序、噫嘻、文獻之揚詡三先生至矣、有大人先生、生與同時、處與同地、得藉其表章、而

卒不能昌其詩、使有聞於後、况不遇其人、凡有詩作、如獨鳥唳音、自吟自止、其為速朽易腐、更何如耶。

于石

于石、字介翁、蘭谿人、因所居鄉號紫巖、晚徙城中、更號雨溪、貌古氣剛、善談諧、從王宗菴業詞賦、接聞郡中諸老緒論、其學多所通解、自負甚高、宋改物、隱居不仕、其詩出入諸家、豪宕激發、氣骨蒼勁、一時皆莫能及、所著紫巖稿、金履祥為之序、烏傷吳之器、約舉其詩、如一川、疎雨、平砂、牧牛、樹斜、陽隔、塢春、欹枕、石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一

九

泉閒夢少、出門風雨、落花多、梅邊得句、清霜月、松下敲棋、碎壑雲、五言如坡、煖四時、筍溪寒、五月花、春盡花無主、風來葉自秋、風味俱不凡、四明楊德周、稱其詩如咏孤鴈、云有伴、月明惟顧影、欲鳴風慘不成聲、春感云、鴉鳩夫婦、孤村雨、杜宇君臣、故國春、半山亭云、半山落日樵相語、一逕寒松僧獨歸、西湖云山圖花、柳春風、地水浸樓臺、夜月天、五言如、家貧猿執爨、林靜鳥司晨、林雷通樵徑、山雲隔寺鐘、雲斷遠山出、林疎落日明、孤燈茅屋雨、落葉石橋霜、俱堪諷咏、同時有李坦之、皆能詩、有聲、坦之詩、有落日中原小、悲

風。易。水。寒。芙蓉。水。碧。雙。鳧。冷。荷。荷。風。高。萬。馬。肥。

徐畸黃景昌徐鈞馬道貫

徐畸字南夫蘭谿人自幼穎敏力學好修嘗受易於漢上朱先生震兼明春秋戴記嘗言仕必行道濟時求不負其君隱必立身行善求不負其親否則徒碌碌耳居家孝友處朋友鄉黨秉義不阿為文雅贍有法乾道間詔求賢良有司以畸應詔力辭不就東陽吳文炳作安田東塾聘畸教其鄉之學者嘗曰以經教人為國家育才是亦仕也吳師道稱其才兼文武而卒以不仕亦高抗之士也所著有周易解微三卷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一

辛

禮記心法二十卷文集若干卷

黃景昌字明遠浦江人四歲入小學十二歲能屬文長從方鳳吳思齊謝翱遊益通五經諸子詩賦百家之言尤篤意書春秋之學三傳互異學者不知所從景昌據經為斷作春秋舉傳論又作周正如傳考蔡氏傳正誤古詩考晚自號田居子述田間古調亂九章其論周正曰三代正朔改正者必改月數而春秋左氏為最明太史推日食當夏四月是謂孟夏而經且書日食為六月梓慎占星孛則又曰火之出也在夏為三月在商為四月在周為五月而經且書宋衛

陳鄭之災為五月他如晉卜偃因童謠而驗晉人之

滅虢又極有以見夫夏周月數之不同矣蔡氏傳書乃曰三代之建正不同月數不改凡朝覲會同巡狩承享之事必以所建之正至於數月皆起於寅嗚呼蔡氏之為是說豈欲以羸秦視三代耶秦史所書冬十月以為歲首後九月以為閏月月建一差閏法不合後九非戌而十月亦非亥矣然而秦人自以端月為正史以十月書於元年之首者太初曆行漢世追改之也孰謂三代類是而伊訓必以十有二月而首歲者乎又言古之改正改月者年首必係之以正正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一

壬

月必係之於春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三代蓋迭建之皆可以為正則皆可以為春矣豈不以子凡二月陽氣萌動雖謂之為春也亦可矣其餘論日夜食樂府古今體辨皆當時所推服不盡錄徐鈞字秉國號見心蘭谿人宋汀州使君時升之子以父任為濠州定遠尉宋亡不仕家故多書日以史籍自娛與金履祥善延以教子朝夕相摩切明修已治人之道著史咏一千五百三十首許謙張樞黃潛皆為之序馬道貫字德珍東陽人與弟德璋師事許謙於八

山受源洛之學。謙以詩勉之。甚至謙歿。制服盡禮。晚號得一叟。非公事不入城府。所著尚書疏義六卷。永樂間纂修經傳。多採錄焉。

論曰。徐南夫之文。至今載東陽志中。清古適逸。可以想見其為人。黃明遠博君子。遠學卓識。讀吳立夫集可考。徐秉國馬德珍。文皆不傳。人品亦異。因元史俱載文學。故列之一簡。

吳景奎

吳景奎字文可。蘭谿人。生平好為詩。常游山澤間。方苦吟而雨至。濡其衣。弗覺。所著有葯房樵唱。宋濂為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一

三

之序曰。公以雄逸之資。濟通明之識。著於篇翰。規倣風雅。鼓動江山之氣。發揮造化之微。味玄酒於周廷。襲懸黎於梁苑。雕龍彩鳳。不足為之麗。衝颺激浪。不足為之豪。其婁婉也。則孤猿夜號。松露初滴。其雅馴也。則冠冕佩玉。儼趨廊廟。由其才無不兼。所以體無不備。世之讀者。如入玄圃而覽明月。莫難之珍。如登崑邱而視天禾肉芝之貴。誠可謂擅名制作之林。競爽藝文之場者也。其推許如此。子履列政績傳。

聞人夢吉

聞人夢吉字應之。金華人。父說老。號桂山翁。嘗遊王

栢之門。夢吉躬承家學。父子自為師友。手抄六經傳疏。深究義理。閉戶十年。悉通奧旨。學者爭趨之。泰定中。取鄉貢。用薦者。起為校官。累遷泉州教授。前後學徒著籍者。毋慮二千人。隨其資質。而造就之。多為成材。至正戊戌。治書侍御史李國鳳。經畧江南。承制授福建等處儒學提舉。辭不上。晚依其婿唐以仁。卒於永康之魁山下。夢吉平生好道篤。涵養邃。表裏通融。終始純一。人皆稱為有德君子。門人宋濂等謂其執醇而弗變。含和而有耀。私諡曰。巖。熙先生。

李惠李序李裕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一

三

李惠字公澤。東陽人。博涉經史。志行高潔。大臣以才薦。為歸德州同知。力辭不赴。居石門。築圃蒔花木。與同人論文談藝。鼓琴為樂。作石門六觀詩。許謙陳樵皆相屬和。著有適菴集。

李序字仲倫。東陽人。工詩文。年十七。有和李長吉樂府。氣韻格調。摹倣逼真。所著四書新說。理優才贍。危素宋濂。皆與聯契。嘗遊京師。左丞許有壬言於中書。移牒江浙行省。徵為學校官。未及上。卒歸隱東白山。與陳樵唱和。所著有網羅集。

李裕字公饒。大同人。從許謙遊。至治間。嘗詣闕上聖

德頌英宗召見玉德殿補國子生天曆間舉進士授陳州同知悖尚禮教吏民化之轉道州推官著有中行齋稿未濂爲作墓銘

胡濂

胡濂字景雲號蔗菴東陽人耽嗜六經兼通子史學問深邃行文典雅長於詩賦尤善表啟所著有僖鳴集八憤詩其東白山賦尤爲時所傳誦

論曰吾東元時詩家鹿皮子外推胡景雲矣迄今讀八憤諸詩大抵皆窮愁不得志之作而自附於四愁五噫之列三李麗質秀文與辭斐然公澤仲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一

五

倫邑志多錄其作公饒才望間然康熙年間廣文會稽董澹齋先生從李氏得其遺編盛加稱賞登其作於列朝詩中獨多相去數百年醬醜漸滅中忽遇賞音文章之臭味豈以時代隔哉

唐懷德

唐懷德字思誠金華人仲友七世孫也幼而穎悟既長受業於許謙不出戶者十有餘年而所造極深六經百家之言無不研究其學以濂洛爲宗粹然一出於正廉訪使暢篤聘講淮陰懷德披剔經髓意融詞暢聞者傾聽武威余闕特節游石深慕所學特傾下

闕善大書或請書楊雄九州箴乃不知所出懷德曰此載古文苑卽援筆寫之後覆以其書不差一辭闕爲之歎服又嘗會宋濂於錢塘濂飲之酒蕪火夜坐相與辨諸子是非凡九十餘種及僻隱綿侯之書又數十家懷德歷舉所疑以問濂歷誦其文以對懷德歎曰君之學一至此乎既而濂亦質所疑於懷德懷德答之如撞巨鐘隨叩隨應濂亦歎其精博懷德乃言曰學不在博徒博陸澄書厨耳吾將藉此以窮理而施諸事也用部使者薦擢金華縣教諭丁外艱不赴再遷衢州路學錄未及上而卒年五十一懷德天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一

五

性孝友處已接物簡易平直無矯飾之行自幼至老劬書不厭時或風氣曠曠賓客滿座觸其談鋒岸憤傾吐愈詰難愈不可窮有求其詩文者肆筆而成不事塗竄如存兩方滋宿蘓雜芳不擇地而發然未始有自矜意善字學得虞伯施之法嘗手錄諸家異書亡慮數百卷又凡所讀書輒撮其諸凡而附之以論辨名曰破萬總錄一千卷外有六經問對若干卷鈎玄集若干卷書學指南若干卷存齋雜稿若干卷皆藏於家

論曰宋文憲云唐爲金華著姓宋南渡後擢進士

第者十有七人。其與鄉貢舍選及漕試童子科者。莫可勝數。而傑出者。世稱說齋先生。思誠其七世從孫也。君子之澤。其未艾乎。雖勢位之隆。不得志於一時。而學術之殷。則遺芳於千載。究之思誠所著。至今無有傳者。黃黎洲列諸皇明儒林錄。其取憑於文憲墓誌乎。莫為之後。雖盛弗傳。信哉。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一

美

金華徵獻畧卷之十二

鶴潭王崇炳虎文氏撰錄

門人黃廷元殿選較訂

東湖金 律孔時編梓

文學傳三

朱震亨

元朱震亨。字彥修。義烏人。臨海太守汎之後。環則其大父也。震亨生秉殊資。讀書卽了大義。爲聲律之文。刻燭而成。尙俠氣。不肯出人下。一觸怒。卽求直有司。鄉之右族。搖手莫敢犯。旣而聞許謙承紫陽四傳之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二

一

學。講道東陽八華山中。執贄往事。時年已三十六矣。謙爲開明天命人心之秘。內聖外王之道。由是心局融廓。體膚如覺增長。潛驗默察。必欲見諸實踐。抑其粗豪。歸於平粹。如是者數年。歲當賓興。再試再不利。曰得失有命。苟推一家之政。以達於鄉。寧非仕乎。迺卽其家適意亭遺址。建祠堂。考朱子家禮損益之。歲時敬祭。不愆於儀。會下包銀之令。州縣承之一里之間。不下數十姓。震亨所居里。僅上富岷二人。郡守召震亨。臨之以威。曰此非常法。君獨不愛頭乎。震亨笑曰官頭貴。固當惜。民頭何愛焉。此害將毒子孫。必欲

及民、願倍輸吾產當之、守雖怒、竟不能屈、鄉有蜀壑、
塘、羸堤壞而水竭、數以旱告、震亨倡民興築、置坊庸、
鑿為三寶、時其淺深畜洩之、震亨壯齡時、以母病、脾
乃習醫、徧訪名人、卒得劉守真之學於羅知悌、遂精
其術、一時方嶽重臣、及廉訪使者、聞其名、莫不願見、
莫不欲交、章薦之、皆力辭、惟民瘼吏弊、必再三、蹙額、
告之、或府縣吏決獄當罪、而情可原宥、必從容言之、
多所全活、震亨為人、孤高如鶴、挺然不羣、雙目有大
小輪、日出乃見、雖殺然之色、不可凌犯、而清明坦夷、
不事表襮、精神充滿、接物粹粹、人皆樂而親之、語言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二

二

有精魄、使人聳聽、有蹶然興起之意、而於天人感應、
殃慶類至之說、尤反覆不厭、其學則稽諸載籍、一以
躬行為本、其為文則以理為宗、居室服御、敦尚儉樸、
藜羹糗飯、安之若素、惟喜聞人之善、隨聞即錄、用為
世勸、晚年識見尤卓、其所著書、有宋論一卷、格致餘
論若干卷、局方發揮若干卷、傷寒論辨若干卷、外科
精要發揮若干卷、本草衍義補遺若干卷、風水問答
若干卷、辟風水凡七種、卒年七十八、學者稱丹溪先生、
論曰、藝書列丹溪於方技而義烏志則列理學、考
之元史則列文學、元史蓋自宋潛溪所聞不如所

見故仍載文學、而叙其醫法於弟子輩、元禮傳甲
云、

金涓

金涓字德源、自幼警敏、日記數千言、比長大肆力於
經傳、聞許謙承考亭之緒、講道八華山中、乃執經從
遊、厲志力學、卒為入室弟子、又嘗學於黃潛與宋濂、
王禕、朱廉輩為友、講習益精、州縣薦辟、皆力辭、隱居
青村、授徒著書、學者稱青村先生、

蘓伯衡

明蘓伯衡字平仲、金華人、徵猷閣待制遲八世孫也、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二

三

遲、召山蘓轍長子、來知婺州、遂家焉、代有聞人、伯衡
少警敏、書過目輒成誦、初習舉子業、中年專肄力古
文、有名於時、洪武初、召為國子學錄、陞學正、入史館、
纂修元史、書成、陞翰林院編修、再以贖辭、賜鈔幣遣
歸、既而宋濂以翰林承旨致政、天子命舉可以自代
者、濂以伯衡應詔、至復固辭、上憫其誠、特賜文綺遣
之、復起為處州教授、無何以撰進表牋觸諱、逮置獄、
二千恬怡、叩登聞鼓、院請代、亦併彼刑、天下傷之、初
伯衡在朝、作登極表、有云雲從龍、風從虎、幸逢千載
之昌期、河出圖、洛出書、願效萬年之泰運、一時共相

傳誦。又嘗作畏慎箴曰。君子宅心若救火。用畏為本。若防川。用畏為土。若馭馬。用畏為勒。肆厥心。罔有弗存。君子蒞事。若治絲。用慎為經。若運輻。用慎為轂。若除蔓。用慎為斤。肆厥事。罔有弗濟。其見幾防患如此。而卒不免。伯衡在明初。為文章甚有聲。所著有空同子。以自附於諸子之列。其論文篇曰。尉遲楚好為文。謁空同子曰。敢問文有體乎。曰。何體之有。易有似詩者。詩有似書者。書有似禮者。何體之有。有法乎。曰。初何法。典謨訓誥國風雅頌。初何法。難乎易乎。曰。吾將言其難也。則古詩三百篇。多出於小夫婦人。吾將言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二

四

其易也。則成一家言者。一代不數人。宜繁宜簡。曰。不在繁。不在簡。狀情寫物。在辭達。辭達則二三言而非不足。辭未達則千百言而非有餘。宜何如。曰。如江河何也。曰。有本也。如鍵之於管。如樞之於戶。如將之於三軍。如腰領之於衣裳。何也。曰。有統攝也。如置陳如構。居第如建國都。何也。曰。謹布置也。如草木焉。根而幹。幹而枝。枝而葉。而葩。何也。曰。條理精暢。而皆有附麗也。如手足之十二脉焉。各有起有出。有循有注。有會何也。曰。支分派別。而榮衛流通也。如天地焉。包羅六合。而不見端倪。何也。曰。氣象沉鬱也。如漲海焉。波

濤湧而魚龍遊。何也。曰。浩瀚詭怪也。如日月。見而令人喜。何也。光景常新也。如烟霧舒而雲霞布。何也。曰。動蕩而變化也。如風霆流而雨雹集。何也。曰。神聚而冥會也。如重林如邃谷。何也。曰。深遠也。如秋空如寒水。何也。曰。潔淨也。如太羹如玄酒。何也。曰。雋永也。如瀨之旋。如馬之奔。何也。曰。回複馳騁也。如羊腸如鳥道。何也。曰。縈紆曲折也。如孫吳之兵。何也。曰。奇正相生也。如常山之蛇。何也。曰。首尾相應也。如父師之臨子弟。如孝子仁人之處親側。如元夫碩士。端冕而立乎宗廟朝廷。何也。曰。端嚴也。溫雅也。正大也。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二

五

如楚莊王之怒。如杞良妻之泣。如昆陽城之戰。如公孫大娘之舞劍。何也。曰。激切也。雄壯也。頓挫也。如菽粟如布帛。如精金如美玉。如出水芙蓉。何也。曰。有補於世也。不假磨礱雕琢也。將惡乎以及此也。曰。易詩書三禮春秋所載。邱明高赤所傳。孟荀莊老之徒所著。朝焉夕焉。諷焉咏焉。習焉斯得之矣。雖然。非力之可為也。聖賢道德之光。積於中而發乎外。故其言不文而文。譬猶天地之化。雨露之潤物。之魂魄以生。花曼毛羽。極人力所不能為。孰非自然哉。故學於聖人之道。則聖人之言。莫之致而致之矣。學於聖人之言。

非惟不得其道。并其所謂言。亦且不能至矣。尉遲楚出。以告公乘邱。曰。楚之於文也。其猶在山徑之間。與微空同子。導吾出也。吾不知大道之恢恢。於是盡心焉。將於文。倘焉無難能者矣。空問子二十八篇。合文集。共十五卷。

論曰。蘓平仲抱先幾之哲。兢兢畏慎。脫屣榮名。保身之道。可謂密矣。卒之禍起意外。父子俱刑。惜哉。

張孟兼

張孟兼名丁。以字行。浦江人。孟兼爲人。侃侃自許。涉微書史。有俊才。會天子詔徵才能士。郡縣以孟兼名。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二

六

上擢國子學錄。遷太常丞。孟兼自負能爲文。常奴視同輩。而是時誠意伯劉基。與翰林學士宋濂。皆爲天下所尊信。基豪不肯妄下人。而獨喜稱孟兼。上嘗問。今天下文章士。基對翰林學士宋濂第一。臣基次之。又其次則有張孟兼。孟兼既爲基所稱。益自高。濂亦才孟兼。欲薦之。而未有其會。適上欲用越僧證。急欲得其文觀之。而證方遺書孟兼。論性命。濂因言太常丞張孟兼所有之。命濂召孟兼。以證文至上。覽畢。顧孟兼謂濂曰。張丞。卿門人也。曰。臣里中子耳。且言其才。劉基数稱之上。熟視孟兼曰。生骨相薄。仕途當徐。

徐進。乃可耳。未幾。除山西按察司僉事。遷副使。移山東。而山東布政司吳印。乃鍾山僧也。上特擢用之。孟堅以其僧慢侮之。乃先爲所劾。論棄市。孟堅廉勁疾惡。爲人所陷。卒於身死。

論曰。士不患無才。有才而患無器以居之。孟堅負才驕人。其爲身害。奚怪哉。

吳沉

吳沉。字溶仲。蘭谿人。師道子。與兄深傳其家學。名重一時。洪武初。以薦授翰林院編修。嘗輯六經辭義。爲兵家言五篇。一曰兵象。二曰兵用。三曰兵禮。四曰兵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二

七

詩。五曰兵訓。題曰六經師律。以爲聖人之兵。所以昭文德。威不軌。生人而非殺人。禦亂而非爲亂也。天地之所造設。聖人法之。掌之有其官。定之有其制。教之有其時。備之有其素。歌詩以勞之。誓戒以齊之。上順乎天。下應乎人。廓然而大公。神武而不殺。豈孫吳之所能測哉。嘗撰千家姓進御。又進精誠錄三卷。先是上謂沉等曰。朕聞古昔聖賢。垂訓立教。大要有三。曰敬天。曰忠君。曰孝親。其言散在經傳。未易會其要領。爾等其以三事。以類編輯。書成上之。乃賜此名。沉以文學膺寵眷。官至東閣大學士。禮遇亞於宋濂。以懿

文太子故宮人讒之，下獄，竟死。時況已歸隱蘭之尹源，械繫至京，太子營救不能免，朝野傷之。

論曰：明初金華有魁儒者五人，曰宋景濂、王子克、胡仲申、蘓平仲、吳濬仲，惟仲申以不仕獲全。子克殺身成仁，可謂克終。餘則皆死於罪，拔茅彙征，胙首受戮，羣儒之劫，適丁泰運，千古而下，為之吁歎。

朱廉傳藻楊芾

朱廉，字伯滿，義烏人，少力學，淹貫經傳，領其要義，既遊黃潛之門，遂以文章知名。明太祖定婺州，太守王宗顯辟為郡學師，浙東行省右丞李文忠開鎮嚴州，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二

八

尤加禮敬，遂移長鈞臺書院。洪武三年，詔修元史，聖朝日歷，起為纂修官，史成授翰林院編修。八年，乘輿巡幸中都，命廉扈從，駕至滁，廉進詩十章，上覽而喜之，稱為佳詩。曰：朕為汝和，仍賜和詩六首。既而授經楚府，陞長史，以病曠致仕。廉篤志儒學，探索微義，嘗取朱熹語類摘其精要，名曰理學纂言，廉為人嚴謹，縝密，有文集十七卷。

傅藻，字伯長，義烏人，受業黃潛門，以文章知名。潛修邑乘，屬王禘、朱廉、藻亦與焉。洪武五年，由本縣儒學名對稱旨，授翰林編修，等改應奉文字，每以監察御

史奉敕按鳳陽獄，叙其道途所見，為詩若干篇，皆諫之意。因召對華蓋殿，進呈，上覽之大悅，作詩四首，賜之。未幾轉東宮文學，出知武昌府，以薦擢河南廉使，所至皆有聲，旋致仕。即所居義門地，號杜門，建杜門書院。

楊芾，字仲彰，義烏人，徙居東陽，性穎悟，少力於學，早從陳樵遊，復登黃潛之門，文辭典雅，操筆立就。洪武初，聘為義烏學官，膺薦上京，辭歸，所著詩文有百一葉，無逸齋稿，又輯元詩為正聲類編，總若干卷。學者稱鶴巖先生。子璫、璫，俱能詩。璫嘗補金華賢達傳。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二

九

鄭錡鄭璫

鄭錡，字威甫，號聽菴，蘭谿人，登成化乙未進士，任靖江令，平易近民，有惠政。丁內艱歸，靖民設像尸祝之，致仕不復出。與章懋同修蘭谿縣志，所著有聽菴稿、子璫。

鄭璫，字溫飛，號北園，治庚戌進士，為長洲令，璫遇事英發，持論過激，與時不諧。陞楚雄通判，致仕，所著有道德經陰符經正解、禮儀纂、鳴蛙集等書。

王宗聖

王宗聖，字汝學，別號賓湖，義烏人，登嘉靖甲辰進士，

授興化府教授、陞國子助教、從祭酒程文德學士、昌
懷、講明理學、轉南京工部主事、著督蕪湖、及蘆洲國
稅、釐革宿弊、商旅悅服、陞刑部郎中、遷福建兵巡僉
事、時適有倭寇、調遣勦集、民獲寧宇、旋致政歸、築室
繡湖濱、督學屠公禮聘講學於本邑學宮、與邑令趙
大河、發明經權忠恕之義、所著有賓湖稿、五十卷、權
政記、十五卷、太極圖跋等書、

姜麟 宜入儒學

姜麟、字仁夫、蘭谿人、早遊楓山之門、父璉本姓徐、以
其先為贅婿於姜、遂姓姜氏、璉講學為文、度越流輩、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二

十

登天順庚辰進士、歷官贛州永平二郡守、通敏有政
績、嘗大書榜於公堂云、治官事、如家事、以民心為已
心、麟登成化丁未進士、授刑部主事、轉員外、陞四川
僉事、定馬湖之亂、不以兵戈、然氣高招謗、為言官所
劾而歸、家居杜門謝事、心胸宏濶、議論高古、以學問
文章名一時、居官時、曾奉使貴州、特迂道至白砂、謁
陳獻章、曰吾聞人多矣、如先生者、耳目口鼻、人也、其
所以視聽言動者、殆非人也、人問之、曰活孟子、活孟
子。

童俊 童品 童琥

童俊、字邦英、蘭谿人、以乙科知嘉定、民好田獵、俊教
以力耨、至今祀為稷神、又知趙州、因內臣王政巡歷、
耻於折腰、遂致政歸、民攀留不得、立祠祀之、居家饒
殮不繼、或撤其几、以易米、處之怡然、日夕考索經傳、
作書韻會通、若干卷、童氏所居、即香溪故里、明時甲
第聯翩、而三童最著、士論評其家學、精則童品、博則
童琥、兼之者、俊也。

童品、字庭式、號慎齋、幼與章懋齊名、成化丙午舉南
畿、又十年弘治丙辰、始登第、或勸其減年通籍、曰吾
早學而晚達、命也、敢為欺乎、初授南庫主事、遷武選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二

十一

員外郎、與楊廉邵寶蔡清相友善、兩考、遂引年致仕、
家居十九年、讀書喪明、貧不自振、卒、所著有周易羽
義、春秋經傳辨疑、禮記大旨、正蒙發微、含章子集、金
華文獻錄、若干卷、

童琥、字廷瑞、號草窓、登弘治庚戌進士、任刑部主事、
歷官江西按察副使、竣事歸、所著有梅花集、句數百
首、和梅花百詠、寫懷集、釣臺拾遺等集、梅花集句、至
今傳誦、其精者五言、則有如皎月散清影、元劉東風
遙暗香、元葉景前晚香傳遠樹、元許春色上寒梢、元葉野
渡冰生岸、唐孤村雪擁籬、宋張孤標、能自保、元許

一壑不妨專。宋劉籬疎還有艷。唐許樹老半無枝。宋
 平不知春色早。唐王已與歲寒謀。唐顧城曉風高角。冠
 唐李山空月滿樓。元黃此時逢國色。唐白何處避春
 愁。宋朱獨有烟霞染。宋梅不知霜月寒。宋謝○七言
 如暗吐幽香穿別院。元田數將疎影上雕欄。宋葉半
 灘流水浸殘月。宋陸一片寒光接素霞。唐張愁生細
 雨寒煙外。元倪夢透孤雲落日邊。宋陳兩岸嚴風吹
 玉樹。唐蕭一溪春水浸雲根。唐胡素韻只應天上謫。
 宋張繁枝疑自月中生。唐李薄薄遠香來澗谷。宋梅
 澤民。微微春色染林塘。唐陸謝客瓊枝方貯眼。唐李漢宮

全華徵獻畧 卷之十二 十三

嬌額半塗黃。宋王臘盡山中三尺雪。元僧月斜樓上
 五更鐘。唐李越使可能千里致。元馮故人不寄一枝
 來。宋朱孤根欲老冰霜國。宋張晚節猶存鐵石心。宋
 東幽香入室有餘韻。唐皇老樹着花無醜枝。宋梅明
 月自來還自去。唐崔東風吹落復吹開。宋歐陽
 論曰、童庭式文獻錄、草窓梅花集句、予皆寓目、邦
 英文不概見、既與二公並稱、則其為博之儒、可
 知也。

章适

章适、字景南、蘭谿人、受學於凌瀚、步趨言語、皆有師

法、舉嘉靖丁未進士、授行人、擢禮科給事中、時世宗
 諱言倦勤、羣臣無敢論及儲君者、适獨進、東宮講讀
 疏、雖忤上旨、而風節愈著、未幾引疾告歸、遂不起、家
 無餘儲、蕭然若布衣、所著道峰集、吳門王世貞、徐枋
 並為之序、四明楊德周、稱其詩、五言律則有秋聲上
 木葉、暝色下樵蕪、荒雲留古嶂、夕照下平蕪、村煙全
 傍水、城邑半藏山。過建畏餌魚全沒、歸林鳥不鳴。釣
 孤城傍海月、戍鼓應春潮、風塵留劍氣、山水會琴心。
 七言律如寒生絕塞冰、霜早秋老滄江木、葉飛雞鳴
 旅客催炊黍、月落溪船獨上灘、溪春隔水自相應、野

全華徵獻畧 卷之十二 十三

火穿林時獨明、七言絕如無限相思、瑤草碧、鳳聲渾
 不到、江南松雲滿地石門古、開遍碧桃無限花、溪山
 好處行人少、盡日空林一草亭、适弟述、字景明、適字
 景德、俱能詩。

徐學聚 祖袍子與參

徐學聚、字敬輿、號石樓、蘭谿人、祖袍、字白谷、舉於鄉、
 博學高行、從遊常數百人、所著字典考畧、六卷、父用
 光、登嘉靖庚戌進士、仕至工部郎中、有清名、學聚名
 家子、於學多所該博、登萬曆癸未進士、由浮梁知縣、
 歷官至御史中丞、巡撫八閩、所在皆有政績、其撫閩

時請以延平李侗、豫章羅從彥、從祀孔子廟庭。得旨下部議。詔令天下郡邑從祀。所著有本朝典彙二百餘卷。子與參，字原性，儲書之多，與胡應麟等因不戒於火，悒然不怡，仍卒。

論曰：徐氏之學，起於白谷先生，傳世四代，奉為家寶。原性雖不仕，而風雅之聲益著。吳賜如稱其博聞多識，工書法，善鑒別，所收古書畫，尊彝金石遺文甚衆，或款署磨滅，皆能別其時代。為浙河以東好事之尤。以是毀其家。蘭谿令吳雪厓曰：自原性歿，吾登大雪山觀雲物，皆有異也。其為時賢思慕如此。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二

古

陸可教

陸可教，字敬承，號葵日，蘭谿人。幼英敏，日誦數千言，九歲能屬文。登萬曆癸丑進士，第二人，授庶吉士。歷官至南京國子祭酒，轉北雍。尋陞南京禮部右侍郎。丁父憂歸卒。天啟改元，賜祭葬，贈禮部尚書。可教登第，文與馮夢禎齊名。至今有瑜亮之目。其在館閣所著文，典贍詳整，為時所重。分校禮閣者一，典會試者一，典江右鄉試者一，典應天鄉試者一。所著有陸葵日集。

李鶴鳴

李鶴鳴，字九臯，以正德丁丑進士。歷官吏科給事中，差察內八府莊田，嚴覈侵奪，事竣稱旨。上錄名御屏，轉兵科右給事中。左遷金壇丞，巡撫侯位，特疏薦其力任千鈞之重，才堪八面之敵。特旨復原職。時安南新降，會推朝臣有才望者，往撫諭之。陞大理寺右寺丞，仍兼舊職。以不合於時歸。鶴鳴器識宏深，才猷練達，風采甚著。性友愛，蚤孤，受學於伯兄鶴年。既通籍，祿入無所私，婚嫁弟侄，同己子。詩文清妍雋麗。所著雙杉亭草十二卷，虞山錢謙益錄其詩於列朝詩中。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二

五

胡應麟

胡應麟，字元瑞，蘭谿人。自號少室山人。父副使僖，應麟九齡時從里師學經生業，即不好，獨好為古文辭。弱冠副使北上，挾與俱。時南海黎惟敬、歐楨伯、吳興徐中行、吳郡周公瑕輩十餘子，先後抵燕，見應麟所業文，咸折節請交。每燕會，應麟年最少，坐末席，片語出皆爽然自失，伏其隸事之精，俄得羸疾，歸卧山中。大司空朱衡過蘭江，踪跡應麟，應麟匿不見。泊舟待三日而後見之，卽以其所作示學使者滕公，曰：天下奇才也。因是兩試皆冠軍，已得薦鄉書。然應麟意不

在一第、所交皆天下賢豪長者、而所心折獨太倉王世貞、歷城李攀龍、新安汪道昆、暨世貞弟世懋、世懋曰、吾於詩畏于麟已矣、今庶幾得應麟、應麟卧山中、凡六載、始上公車、過都下、遇張九一於湖上、大司馬汪道昆、大將軍戚繼光、皆至、而大司馬張佳胤、方撫浙、為文酒之會、賓客皆一時之傑、然莫不傾心應麟、應麟因介道昆、謁王世貞於太倉、時天下才士、以聲名相標榜、而世貞為之魁、業詩文者、皆奔走於其門、片語借榮、若輦帶、於是、有七子、五子、又五子、末五子之稱、應麟既見世貞、盡出其所為詩文示之、世貞乃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二

六

歎曰、前我而作者、涵洪併織、吾推李獻吉、然不能諱其津、絕塵行空、卿雲爛兮、吾推徐昌穀、然不能諱其輕、刻羽雕葉、舍陳而新、吾推高子業、然不能諱其促、鞭風馭霆、以險為絕、吾推宗子相、然不能諱其融、而超之于鱗、庶幾哉、時時見孤詣焉、後我而作者、其在子矣、列之五子之中、蓋應麟之重、以世貞、而世貞亦自重、應麟、應麟既不得於南宮、益肆力於學、夫何世貞疾革、應麟急往、世貞曰、吾恐死、待子、屬以較、勘續集、世貞既歿、應麟乃入白榆社、白榆社者、汪道昆為首、道昆之稱應麟、則曰、成都博而不核、弇州核而

精博而核、核而精、莫如元瑞、夫何道昆歿、應麟老宿、主詩壇、大江以南、向之趨新安者、皆裹糧接踵於婺州、翕然宗之、無異詞、應麟於世俗、都無所好、顧獨喜藏書、築室城隅、號二酉山房、購書四萬餘卷、分別部類、類劉氏七畧、其所自著、亦名四部稿、詩八十八卷、文四十卷、詩數十八卷、筆叢四十八卷、行於世、他所著有六經疑義二卷、諸子折衷四卷、史叢十卷、皇明詩統三十卷、皇明律範十二卷、擬古樂府二卷、古韻考一卷、二酉山房書目六卷、六遊紀畧二卷、兜玄國志十卷、西陽續俎十卷、隆萬新聞四卷、雜聞六卷、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二

七

駱侍御忠孝辨一卷、補劉氏山棲志十六卷、羣祖心印十卷、方外遐音十卷、澄懷錄一卷、抱膝編十卷、真賞編十卷、會心語四卷、計三百四十七卷、而詩藪筆叢最為時所重、論曰、弇州之稱詩藪、則曰不啻史遷之上下千古、而周容無漏勝之、其刻精則董狐氏、韓非子也、而元瑞之贊弇州、則孔子後一人而已、譽之所聚、謗亦隨作、曾不數年、鍾伯敬、譚友夏之徒起、盡掃七子之派、而元瑞之學、幾於不振、迨虞山錢受之起、而稱詩、則又併王李鍾譚而俱推陷之、詩人相輕

類多如此。至其甚。詆少室。為文字與臺。噫。過矣。

斯一緒李能茂

斯一緒字惟武。號懷白。東陽人。父正。官巴州守。一緒少英敏。為博士弟子。累試不第。即棄舉子業。攻古文。辭。發中學者。皆以理學名家。後進慕之。且不知有魏晉。無論秦漢。一緒獨嚶嚶慕古。乃言曰。今經儒先生。好言意。吾謂有其意。無其辭。何取。又好言六經。夫典謨雅頌。彖繫二禮三傳。苟無其文。何傳。自宋以來。儒者之意。廓如也。其文。即使孺子操觚。一息萬言矣。夫論辨以稱詩。詩亡矣。通達以考文。文亡矣。是烈於劫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二

其

火。何秦坑足云乎。聞者皆愕然。而一緒持此以終。岸然勿顧也。其初出徐中行門。為人倜儻。不修邊幅。飲酒無所節。嘗與諸少年。餽舍錢塘市中。舍東壁儲蕩口酒數十甕。閉門飲。飲畢。以空甕投舍西。幾滿。入門。往往以醒而寐。不能竟試。督撫泓陽王公。讀其詩。而壯之。為具賓主禮。曰。生將遠遊。吾為治裝。既而王公奪職。曰。吾歸矣。無以為生計。因移書蕭鎮督兵使者。張公使延致一緒。一緒遂入燕。草疏數萬言。欲上之。時鄉人為納言。格不上一緒。出塞。以邊使者客。交歡。大帥諸大帥皆厚禮之。因教之上書。言便宜。復為鄉

納言所格。而遺書張君。令善遣之。一緒遂歸。客胡應麟所。為定次巖樓諸稿。彼此揚挖。甚洽也。而名益藉甚。前後郡邑大夫。鮮不客遇。一緒者。一緒自書刺。必曰。部下布衣。攝敝衣冠。分庭抗禮。無所細。或得金。即付酒家。一夕俱盡。家故累千金。以跣躄。故日益落。家人至。不能具朝餽。於是走匿野寺。敗屋中。風雨歲暮。猶不歸。人或踪跡之。不能得。俄遂卒。一緒為詩文。不自惜。隨手散棄。族孫谷雲和尚。拾其遺篇。為懷白山房稿。其五言律。則有小園偶憩。寄懷李允達。則云。杖策重炎逼。等陰一憩回。窓移隣樹影。砌積隔春苔。池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二

九

館。局煙柳。風流憶酒杯。誰令懷舊賦。向子獨堪裁。塞下曲。則口。草。別。故。園。綠。路。經。窮。戍。寒。天。山。從。此。雪。萬里。正。漫。漫。帶。甲。宵。難。夢。問。笳。夕。未。餐。裁。衣。休。准。舊。俠骨。半。消。殘。秋。夜。則。云。風。曠。仍。歸。雨。牕。幽。更。及。寒。葉。知。遙。夜。變。髮。畏。入。霜。看。旅。夢。蛩。聲。散。天。涯。物。候。殘。誰。能。留。蕙。草。不。並。眾。芳。闌。七。言。律。蕪。觀。察。至。嶺。右。則。云。去矣。猶。帷。共。黯。然。將。軍。何。處。問。樓。船。天。窮。象。部。千。峰。外。地。擁。雞。林。七。驛。前。視。草。王。堂。應。計。口。傳。書。銅。柱。易。經。年。無。勞。更。閱。河。東。記。銛。鉞。潭。邊。萬。象。懸。秋。懷。五。首。其二。則。云。秋。蘿。製。就。把。清。芬。八。詠。初。裁。酒。半。醺。抵。羨。使

君能下榻。何愁孺子不工文。霜凋深樹通山雨。鴈渡
煙汀破壑雲。徙倚高樓新物色。溪潭雙水映寒暄。其
四則云。塞上風煙落日斜。當年一缺度黃花。班生銘
石虛懷想。終子捐繻誤歲華。較獵胡笳驚鳳闕。防秋
漢騎出龍砂。五陵年少從軍樂。回首長安七寶車。雖
七子流派。而風骨自存。

李能茂。字允達。東陽人。以其為侍御學道仲子。故又
稱仲子。少負氣。從其父至齊魯間。見濟南瑯琊詩。慨
然有千古之志。落筆雄健。與同郡胡應麟相知善。應
麟稱之於太倉王世貞。世貞亦自推知能茂有雋朗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二

干

之目。數遺之詩。所以屬之者。良厚。年三十餘。抱病不
起。所著有甲邇亭稿。武林唱和集。友疴山房集。吳之
器。楊德周。皆摘錄其詩。五言則有如薜荔封囊草。芙
蓉澁劍花。路通秦望北。山斷禹陵西。急峽魚龍鬪。深
林鶴鶴呼。雨勢滄江動。秋陰大麓長。七言則有如謁
帝星辰天北畔。懷人風雪海西頭。秦淮鷓首春煙合。
建業驄前暮雨寒。白眼中原無倒屣。青春故國有加
餐。諸天風雨開樽斷。列郡樓臺入夜封。絕壁天痕開
暗谷。空江月色散輕濤。朔雲鳴鴈黃花盡。落日滄江
白髮哀。平林夜火漁舟出。極浦秋聲鴈陣移。皆雄健

可謂

論曰。昔者聖人之繫易曰。修辭立其誠。又曰。言之
無文行之不遠。言以足志。文以足言。文質彬彬。斯
則著述之極則也。懷白山人譏世之有意無辭。是
矣。然自七子之風盛。吾發學者鼓其餘波。而浮誇
之弊。不免。國初淳樸之意。浸息。然觀其一二零篇。
鑄辭立格。皆有師匠。要非苟作。李仲子筆力雄健。
倘假以年。豈易限其所至。長才屈於短筭。惜哉。

徐應亨

徐應亨。字伯陽。蘭谿人。以萬曆乙卯舉於鄉。其業詩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二

主

精專。甚多反古振始之音。好稱說先輩。早遊胡應麟
諸公間。而不踵其故武。嘗言嘉隆諸君子。但知少陵
壯語。爾夫有吳楚東南。乾坤日夜浮。不有飛星過
水白。落月動簷虛。乎有千家笛。裏關山月。萬國兵前
草木風。不有含風翠壁孤雲細。背日丹楓萬木稠。乎
夫詩之氣格者。水鏡也。興象者。花月也。學者澄水滌
鏡。待花月之至可也。今以濁水昏鏡。而皇皇焉。花月
之索。豈有幾乎。故應亨詩。於漢魏以還。諸家體擬作
殆徧。在本調。什不失二。其七里瀨。次謝靈運曰。杖策
臨高臺。落日展遐眺。峻嶺鬱崔嵬。傾壁屹峭峭。冷冷

山溜鳴。燁燁紛葩。躍。凌雲激楚。辭。承風舒阮。嘯。幽。韻。叩。虛。牝。玄。解。覽。衆。妙。猥。嬰。好。爵。情。徒。竦。攢。峯。銷。洗。耳。頽。川。流。投。足。濮。水。釣。咄。彼。羊。裘。人。千。載。庶。同。調。富。春。洛。曰。倚。棹。富。春。渚。遙。望。青。山。郭。麗。譙。俯。通。波。晴。川。映。蒙。薄。蒼。翠。杳。芊。鬱。金。碧。相。間。錯。翔。鳥。依。密。林。潛。虬。泳。幽。壑。俛。仰。懷。苦。心。逍。遙。思。遠。托。高。尚。諧。夙。昔。甲。棲。困。微。弱。北。渚。悵。佳。期。東。山。赴。宿。諾。玄。覽。有。合。并。空。花。歛。開。落。既。乘。齊。物。觀。焉。辨。龍。與。蠖。定。山。次。沈。約。韻。曰。昨。宿。赤。亭。渚。茲。晨。發。定。山。洪。濤。鼓。木。末。翠。巘。疊。波。間。游。魚。弄。藻。影。搖。曳。不。成。圓。迴。潮。流。活。活。觸。石。水。濺。濺。坻。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二

三

平綠如剪。林繁花欲然。佳期遲歲月。雜佩寄薜蘿。還顧望松子。淹留許九仙。所著有吳越集。十笏齋稿。庚申篇邊事詩。其司論增城也。有羅浮集。南海集。俄以親老量移慶元。論有樂在軒楫。應亨爲人淵雅簡靜。每羣邑庭中。士夫旅立。後進浮薄。一息萬狀。客不能堪。則引避去。應亨處之澹然。久與之交。未嘗見有鄙言贅行。吳之器稱其爲君子人云。

龔士驥

龔士驥。字季良。義烏人。貌偉。善談辨。慷慨有志節。然諾不欺。父一清。卒於嶺右臬署。士驥四歲而孤。母不

急。就使學。輒自就塾師讀。十四補博士弟子。能爲古文辭。然性好弄。氣凌其儕。偶見之皆匿避。已而折節讀書。造請諸賢豪長者。不避風雨。又酷不能治生。卽囊中贏一錢。夜不能寐。旦起卽買酒召客。閉門轟飲。古玩叵羅之屬。恒在子錢家。過當卽割膏腴償之。所餘止甌脫。而豪不少衰。凡星氣握奇博射。暨形家軒岐諸方技。一見卽能習試。而不能洞精。又好治藥物。化黃金。不驗則更端試之。士驥以天啟辛酉舉於鄉。戊辰成進士。授溧水令。暴卒。年四十三。士驥於文最矜慎。嘗以爲文者。經緯宮商。古有定體。昔平原文賦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二

三

於時體製未離。特就體求工耳。自唐以來。厥體旣乖。千輪覆轍。如序記碑贊銘碣之屬。或出莊左。旁涉史漢。不知史與子。且非同流。已難共貫。妄師其軌。以屬篇章。何異綴豐貂於狐腋。錯吳編於齊紈。因作續文賦。以明文章之源。詆近世之陋。人多不能堪。其於詩自謂降格爲之。亦有玄勝。不必開盾便足登峯。然不能措意改作。多以句勝。不能以篇。有春興十四首。吳之器所謂首尾溫麗者。其六曰。長途新柳報清明。綠滿平蕪海燕輕。花攪旅愁飄宿雨。樹留霜葉下初晴。客心暗火遊時熱。草際浮煙犯禁生。容鬢漫憐申述

遠。年年春色負多情。其七縹緲遊僊帝子家。畫樓一半倚晴霞。吳潮夜蕩隋宮月。淮水春浮楚國花。但有綺羅驕粉蝶。更無雞犬試丹砂。綵輿日日鳴簫鼓。多少春心隔絳紗。其九黃鶴樓頭坐夕曛。白蘋堤外急波紋。岳猿夾嶂啼湘雨。江鳥啣花上楚雲。夢澤草痕煙外細。武陵春色洞中分。仙人舊事今寥落。惆悵梅花笛裏聞。其十一侯門夜啟御溝花。鼓肅嚴城響暮笳。樂部紫衣嬌樹月。天街紅燭影春紗。侏儒有米分臣朔。上客無人識孟嘉。信馬垂鞭羅袖薄。畫樓楊柳正藏鴉。皆雕繪有深永之致。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二

詩

吳之器

吳之器字賜如號神岳義烏人吳襄毅百朋曾孫祖大纘字子孝乙科父存中字致之為古文詞皆有聲存中年三十二卒之器侍其祖大纘學年十八為諸生二十七餼於庠遂以曾祖門廕為官生家有抱甕園藏書十餘楹之器坐卧其間流覽誦記淵櫛俱廢如是十年遂為儒與斯一緒龔士驥陳達德章有成六七人為八詠樓社稱詩談藝近宗少室而遠祖太倉至於史學自謂有得於班氏之微太倉知紀傳之分不甚知其合繩以孟堅之法合者半離者亦半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二

詩

之器雖與一緒諸子為伍然論其所學諸子恐不能望其項背之器為八詠社時郡司李吳載鰲博雅君子也與之器有成共登玄暢樓歎曰壯哉郡也此隱侯之所留連孝標之所棲道也是中有人述而志之非兩君子乎有成謝不敏之器獨慷慨談史事甚悉載鰲曰國家方全盛蘭臺石室之所傳山崖屋壁之所秘搜而簡之宜有完書子又何辭焉於是取藝哲隸以史法作藝書崇禎壬午試南闈與鄉薦之器為人介然特立家居布袍蔬食內外肅雍而志量恢思理淵湛杜門著書當世賢豪長者多樂與交又諳知當世治亂得失之故因挾策遊兩京慨然有匡世志在公卿間數陳軍國大計言往往多中當路交推之或有惡而泥之者之器乃歎曰管幼安鄭康成何人哉吾何為於此因賦詩曰岌岌泰山桐製為漆鳴琴徽以闌河玉絃以朱絲繩清夜閒撫之殊音肅冷冷一終舞雲鶴再變貫秋旻鍾曠久已往此曲誰為聽遂歸在家著書不復出所著藝書之外曰藝書別錄明月齋為詩經春秋測史推古今句圖雜錄官方宮鍾秋牕雜抄物記禮藁閣鑑香草編露香采香雜題後展譜石因八鈔藝苑指歸四種古今詩係六十

四家古詩、廣雅、樂府翼、南唐詩細、填辭家錄、明月齋後刻稿、曰秋聲、離資、橋服、登蘋、綺雲、大樽、溪南、經鉏、尊拙、聽雪、白醉、古今官意、閨意、春問、三賦、

章有成

章有成、字無逸、章文懿公懋曾孫、為人豐頤美髯、又稱髯翁、幼孤事母、以孝聞、既為諸生、才瞻學博、有聲於時、與斯一緒、龔士驥諸子為八詠樓詩社、蘭谿令吳國琦、以才子領縣、巖峻、門無雜賓、獨與有成為忘形交、既去、貽之書曰、僕於蘭谿、都無所戀、惟一片澄江、數峯黛色、及足下與賜如數兄弟、極不忘耳、明季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二

五

兵亂、以有成華胄、縛而索金、鞭撲極楚、有成紿至藏金處、脫身投井、其子瑗、載而出其首、得活、而瑗死、井故有亭、因號義井、亭明亡、絕意進取、所居有上客軒、與同邑趙淳、吳鯤、范開文、稱子愚公、為詩酒社、其別墅曰谿堂、濱有岩突起、名小赤壁、每風日佳、娛則邀數子、携樽泛舟、其詩曰、無雨半春堪載酒、有山一畝即為家、有成雖瓠落、詩文聲氣、遠播江表、如閩中曹石翁、蘭陵孫承公、錢塘熊雪堂、連契尤深、詩文郵寄、往來不絕、郡司李張公、屏騶從、造廬請謁、望門下車、劇談盡歡而去、凡官於婺者、莫不嚮慕有成、有成之

無所干、故人益重之、既喪偶、有侍兒在側、即遣去、得蘇居之樂、嘗有詩曰、人今難問舊、衣敝不求新、又曰、花移難借影、琴在可無絃、性善飲、不喜肥濃、帶血、菹核小酌、陶然自樂、豪家饗客、以得招致為榮、或移席就之、性所不宜、即落落無歡、嘗有詩曰、貧藉更增隣舍慢、懶嵇自怪友生稀、柴桑麩蕪非真好、多事移樽到白衣、書法鍾太傅、頗厭求索、嘗有詩曰、君才真國寶、臣法匪奴書、詩法太倉歷城、而頗歸真淡、生平最推稱胡少室、時二西山房、已歸他姓、有成過之、慘然不樂、嘗有詩曰、空餘池館勝、遙想舊登臨、當代辭章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二

五

手、窮年著作心、六書翻鳥迹、四部陋蟬吟、寂寞玄亭下、桓譚獨賞音、好獎勵後進、或以文就正、必多方誘掖之、國初文獻凋零、有成與烏傷吳之器、皆先朝遺老、搜亡補缺、使先賢編帖、幸而僅存、皆賴其力、卒年八十餘、

程明試

程明試、字式言、永康人、京兆尹正誼第四子、少英敏、既入泮、遂入北雍、所交皆天下名士、既而歸養於家、構七松書樓、定省之暇、閉戶讀書、凡經史諸子、稗官野乘、百家九流之書、無不周覽、每嘆諸家彙書、如御

覽合璧冊府六帖玉海廣記初學藝文多所異同欲為考訂作博古事海約數千卷未成而卒時方三十有二遺篋所存僅得程子樛言七松吟稿海運議數帖而已深明儒釋合一之理著有心經出古并松應頌古等書頌古者採唐宋以來大臣巨儒如富鄭公趙清獻陳瑩中潘默成諸公與大僧勘辨機鋒而作為歌頌者也樛言蓋未成之書倘天假之年得究其學何遜於考索淵海哉明試生三子後嗣甚繁今嗣玉嗣音及部郎敬一皆其後人也

李鳳雛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二

天

國朝李鳳雛字紫翔世居東陽高祖學道明隆慶間為御史事詳名臣傳父振聲號石艇子工詩為勝朝遺民著有石艇子詩集鳳雛詩得之家學弱冠即工太倉相王公揆為浙江學使鳳雛作梅花詩十章上之王公以才士目之貢入太學國子師試瀛洲觀荷詩拔萃名大噪傾動公卿間都下才士林立少足當其意故交雖廣而不終再應舉不中乃歸至蕪與尤公侗彭公定求唱和後乃執贄蕭山毛西河先生之門年五十以教習謁選得曲江令一年仍以強項落職發五仙驛為徒鳳雛因自號仙驛狂奴自此而鳳

雛名益振名章疊出照曜珠江羊城間卓然寡儔以父喪釋歸而東陽令門應瓚方蒞任見其詩大悅待之師友間亟問亟饋鼎肉忽不悅於卒也彼此相詰繫獄三年得釋性不安貧頻歲入都卒於京邸年七十矣方行卜之乩降者為唐李白詢之答曰我即是爾奚問我為鳳雛遜謝乩云我是唐朝舊供奉擬翻新曲付梨園非子詩乎鳳雛曰慚愧因復以長短句示之其結語云直待九九春殘東門雞狗西麟悲野鳳雛愕然竊意九九當得八十一歲遂上都竟卒時在甲辰四月初旬越數載其孫韶生赴都扶柩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二

天

云鳳雛美鬚髯有風儀為詩文喜自矜詡倨傲任意思不防患故所至輒窮其詩流布天下見之者莫不心折其才固卓然成其為梧岡也所著春秋紀傳五十一卷梧岡詩集叩心集若干卷隨筆一卷古文及詩餘未刻晚年書法尤佳西河先生序梧岡集畧曰有典有則一矩於雅鏗然鐘呂之音而尤長於五七言古吾老閱人多矣讀之如擷芳蘭於榛林觀珠光於蚌澤其自序叩心集有日記云溫柔敦厚詩教也予觀三百篇中刺淫則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傷讒則曰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諸如此類甚多何嘗不怒

日裂眦言之痛切予之爲此未嘗非詩人之旨也其大意亦可知矣大抵梧桐詩氣雄詞麗至於長篇數十韻隨口傾吐飛珠洒玉而以大氣幹旋見之無不傾倒詩止於六十六十以後作與古文皆散失

論曰八詠詩社惟章無逸先生篤厚長者斯及龔吳皆負才矜高騷賦紀事之文則吳爲最宋文憲後婆才鮮儷近體詩則不如李梧桐而五七言尤勝氣高詞華擲地作金石聲而不足於溫厚觀西河先生弁言及自序可見矣春秋紀傳經當代鉅公評騭無待予贅四六近體及尺牘散文皆工惜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二

辛

其稿失於京邸可慨也

附錄

予閱石艇詩集詳序歷履而繫其詩於後作詩話一篇梧桐歸自粵見之拜稽首曰極感先君卽此可傳矣乃錄其畧有曰名高則謗生遇阨則譏至議論一中人真宰失其恃有曰朱鐫元祐碑漢興司隸獄浩浩天地間白日沉西陸有曰文章泄元化富貴焉能及我食僅一蔬我衣僅一褐但學陶與孟饑寒復何戚有曰壯懷千里志老居四壁家落日掩柴門收淚對黃花有曰出無濟世謀入無資身策我歌不足歡

我哭不足戚悠悠天地間雖然無損益有曰登山采蕨薇臨川拾蕪杜落日漢諸陵秋風動禾黍有曰易制千行淚難降一片心有曰食梅知酸牙茹茶知苦口無家逐斷蓬有地餘衰柳有曰白露下庭除籬菊忽已華真彼窮巷憂懷此秋色佳有曰羣若不得獨賞心誰與同靜然天地理取用固不窮有曰海懷泛溟渤山想陟崑崙有曰登山驅白鹿入海駕青虬先生年七十歲爲自輓詩至八十餘合爲一帖曰蒿里吟

葉自合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二

壬

葉自合字永和蘭谿人少讀書不治舉子業以師友爲骨肉以詩文爲性命以麴蘖爲佐輔以山川風月爲貴產從鄉先輩章有成學詩有成所居曰谿堂時或風雨號窓捋鬚覓句自合常在左右自合家雖貧時時營杖頭不以資妻帑升斗提壺挈鮮以趨其師之恣有成歿自合不忘淵源所自或遇其師誕忌賚隻雞樽酒奠於墓間咨嗟涕洟若默見其靈於盃爵間自合善飲蘭谿令殷廷弼年少雄於詩酒延自合與武林人季煌爲上客每聽政暇卽邀與暢飲聯吟而尤敬自合爲買田數畝於揚青里以給僧粥自

合與殷令酌和詩最多自無一言虛讚比失官入
 山臨水見故所與觴咏處歛歛而言殷侯自合在
 谿口不談人過村翁里老見其幅巾藤杖道迂往過
 輒欣然畱款臘月家居餽米送炭者相繼不絕自合
 工書凡婆中先賢遺集莫不抄錄予募刻東萊集及
 徵獻畧多資之自言古人抄書之多無過莊蓼堂予
 可不遜因自號蓼菴其為詩數十韻頃刻立就歲為
 一編臨歿囑其子寄予予何能傳其詩哉因錄數首
 附諸文學之後如戴以經書樓隄絕蒼樹數畝若繁
 香異卉迭階除蕙分楚畷駉枝秀菊傲南村百品餘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二 三

掃席延賓重設醴曲樓施架但藏書霜宵雨夜青燈
 閣聽得清吟徹太虛其二蘭陰蒼翠隔湘簾水遠窓
 虛碧浪極夜月笛高停西舫春波風暖送輕帆溪容
 似綺霞沉浦曉色如螺雨過巖聆蕩晴光無限思飛
 花香墮鳥爭啣送王鶴潭歸東陽哀鴻鳴霜晨衝風
 度南樓况值歲云暮客子方倦遊江郭融旭霽行將
 理歸舟携筇急送之吹而風颼颼老人重離念何以
 中綢繆江店酒可酌聊欲挽少留含盃悵夕暉俯瞰
 長江流江流歸大壑客子反故邱愧乏縞苧私長抱
 此窮愁願言懷好音玉書寄星郵皆高雅有古意

論曰文學傳錄詩蓋發書之例云竊思吾發如蘭
 谿杜氏五高于石義烏劉應龜非零篇賸語散見
 他書後人欲求其隻字不可得此予錄詩意也夫
 詩在天地如山花野草所以點綴春光不然則兩
 間無色詩各有長譬一草一木各有臭味不必拘
 於一律也

徵獻續纂

除祝子堅外皆予素交書成例難收入畧舉其
 概可不任多倘得如陳元龍品題數語突過
 大篇矣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二 三

周殷士如方珪圓璧人倫師表交遊風義古道照顏
 諸敏求趙雲參蘊真抱素含英咀華諱於廩生所著
 廩貢唐翼修徧贊耆宿履蹈端方胸懷開廣門標戶列
 著述不倦諱處兩任訓導所著有身易父師吳以敬
 在狂狷之間傾貲市義陋巷安貧卓立千仞峯頭可
 與呂雲君把臂同行諱尚修丁巳舉人祝子堅好談
 經濟祖尹規商黜浮崇實濟時碩畫可見施行諱石
 所著有希燕說徐完石品行文章皆堪師表身為廣
 文口不言利筋力未衰拂衣高蹈諱璋戊午科舉人
 河先生亟稱之程嗣音學博才瞻老好著述自命不
 所著有詩集

朽。端。變。切。虞。貢。生。有。時。文。詩。古。應。舒。哲。恥。受。呵。斥。藥
筆。不。試。醇。德。清。才。在。隱。彌。彰。弟。子。歸。心。圖。像。瞻。瞻。師
微。首。上。昔。永。康。人。徐。伯。德。品。行。端。方。胸。懷。慨。爽。抗
塵。獨。上。齋。心。茹。素。年。登。九。十。虞。貢。生。吳。毅。公。天。懷。曠
逸。強。詭。博。聞。介。不。累。物。和。不。利。方。變。誘。後。學。至。老。不
倦。李。傲。定。少。而。盡。孝。生。不。知。家。中。有。米。益。事。隨。意。揮
灑。至。於。食。貧。彈。琴。自。娛。其。學。與。紫。陽。迥。至。其。人。品。無
論。異。同。莫。不。心。服。有。四。書。毛。詩。說。所。著。盧。秋。生。中。富。好
施。合。族。均。霑。舟。梁。道。路。創。新。補。舊。日。久。不。倦。予。詩。曰
臘。天。舉。火。念。貧。寒。風。雨。號。窓。愁。旅。客。諸。士。桂。太。學。生
以上皆東陽人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二

方冠山。襟。貌。古。心。閉。門。學。道。其。遠。祖。巖。南。集。散。失。千
里。尋。訪。如。孝。子。尋。母。四。明。鄭。南。溪。重。其。為。人。為。訪。諸
所。著。有。浦。陽。儒。學。鄭。一。上。有。義。門。遺。風。承。父。遺。命。捐
瀾。源。錄。餘。不。一。種。鄭。一。上。有。義。門。遺。風。承。父。遺。命。捐
上。映。有。畝。入。學。資。諸。生。秋。試。不。愧。孝。廉。方。正。諸。生。傳
呈。禮。部。其。父。得。入。西。學。巡。撫。以。其。越。呈。決。杖

金華徵獻畧卷之十三

鶴潭王崇炳虎文氏撰錄

門人黃廷元殿選較訂

東湖金 律孔時編梓

政績傳

張敦

漢張敦字伯仁烏傷人今屬浦江漢時為諸暨令海
寇二百餘人剽掠為患敦平之遷重泉令民悅其化
拜車騎大將軍

陳修

梁陳修字奉遷東陽人起家為穀城令遷合浦太守
大著治聲常以喪紀之法遍書於鄉使民知習卒於
官合浦民護喪歸葬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三

韓晏

韓晏字德茂東陽人初舉孝廉起家為永寧令遷張
掖太守後為河南尹所至以仁惠稱嘗遇盜於途抄
掠俱盡行數里見車下遺絹數縑盜物也追還之盜
感歎悉還所掠晏歷官不知何代
舊志載三國吳人

蔣邵

蔣邵字景倩浦江人為益陽令遷洪撫二州刺史攘

虎部其蒙其惠轉交州刺史

傅柔

傅柔字仲席浦江人爲宣城令無爲而治謳歌載路遷鄂州刺史蔣傳洪遵列之漢宋景濂云洪州漢名鄂三州者及隋平陳乃始制之

劉滂

宋劉滂字德霖武義人與浦江梅執禮同遊學士多下之號東梅西劉登大觀己丑進士知新昌縣俗嗜鬪令到輒病去滂臨以誠未幾稱治旁邑訟不決多請就滂決之蔡京與滂祖爲布衣交滂至京師京喜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三

二

故人有孫除勅令所刪定官將托以腹心會常瓊題詩屏間京疑其訕已屬滂踪迹之且遷官滂曰此事胡爲及我哉京聞之不悅滂亦拂衣去坐是不調者十年建炎中上問人才於近臣汪藻等薦滂可用起知建昌軍舊守威權不立兵習驕悍邀求無度滂至一裁以法兵或持戟入市掠人物卽拒者刺傷之滂捕繫兵遂爲變滂及母妻皆死焉滂好學善文與人交終始如一有急則傾財赴之居官嫉惡如讐毅然不可奪以及於難朝廷旣誅首亂用御史言贈朝請大夫

論曰德霖托契權臣獲蒙私顧溷而不緇可謂鐵中錚錚執法遇害惜哉

樓焯

樓焯字仲暉永康人政和間進士歷官尚書考功員外郎高宗在建康焯言今日之事當思古人量力之言察兵家知己之計力可以保淮南則以淮南爲屏蔽權都建康漸圖恢復力未可以保淮南則因長江爲險阻權都吳會以養國力於是移蹕臨安擢右司郎中時銓曹患員多缺少議自倅貳以下多添差焯言先武併省吏員今縱不能損所素有又安可置所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三

三

本無紹興二年召朱勝非爲侍講罷給事胡安國焯與程瑀等言勝非不可用胡安國不當謫皆落職七年焯官起居郎言監司郡守係民甚切宜令侍從官各舉資序可任監司郡守者一二人詔從之九年焯爲給事中兼值學士院和議降詔肆赦文出焯手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繼命往陝西宣諭德意焯奏京城統制吳革死於范夔知環州田政成忠郎盧大受死於劉豫乞賜褒恤以表忠義至長安會李世輔自夏欲歸朝焯以書招之世輔乃以二千人赴行在賜名顯忠以親老求歸省於明州命給假迎侍

仍賜金帶十四年。以資政殿學士知紹興府。過闕人見。除簽書樞密院兼參知政事。仍為李文會詹大方。幼罷。與祠卒。賜諡襄靖。

論曰。襄靖論遷都。則陰附汪黃。成和議。則顯贊秦檜。儒者所不齒。鄉評所羞稱也。然賊過之後。易於張弓。宋室中覆。無論高光之業。即欲繼武晉元。保守江南。傳世數葉。亦必有知治體者。經營其間。不然。柄國無人。雖或建國。金鼓一震。便同瓦解。如襄靖者。力足宣勞。豈可輕非哉。

范溶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三

四

范溶字茂寬。蘭谿人。賢良浚之兄。以祖任官司理士。曹歷知歷陽武康。權通判饒州。溶練習吏事。決獄詳明。三為刑官。再治邑。皆稱平恕。在澶淵日。有毆婦人傷甚。四十九日而婦人死。曰破骨法。限五十日。而創傷幸不踰月。今四十九日矣。脫不破骨。能無冤乎。驗之實。正創傷。遂得不死。武康父老。訴前令定物力。溢故數錢千百十餘萬。科輸不前。欲更之。吏白。板已上郡。須三載可改。曰是困吾民。一日不可。可三年乎。立除其十之二。繼列其弊於郡。追易前板。民以為利。在饒。值旱。徧走郡祠。禱雨。得疾而卒。

徐良能

徐良能字彥才。蘭谿人。紹興進士。歷知宿松。安吉二縣。皆有惠政。其在宿松。撫流亡。勤勸課。前令以土產供餽遺。私增俸給。盡削去之。吏以舊例告。良能曰。此贓也。無污我。及為安吉。遇水災。除賦賑饑。民乃繪像祀於學宮。刻石以紀其政。去之日。眾爭致贖。一無所受。待次於家。鬻產給食。歷官殿中侍御史。給事中。封蘭谿縣開國男。除龍圖閣待制。以終。良能為御史。凡所開陳。皆當上意。獨張說以戚里簽書樞密院事。眾皆切諫。良能獨無所陳。陳同甫以書譏之。而治安吉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三

五

時。民為漁。樵耕讀之謠。至今傳誦。漁者曰。市價魚平。酒亦平。賣魚買酒。快予情。扣舷笑指一溪水。若比官清。官更清。樵者曰。清曉拂烟上翠微。一肩薪。慙趁晴歸。公庭不到私無事。靜掩柴門結草衣。耕者曰。濛濛春雨一犁深。一塊膏腴一塊金。喚婦呼兒荷鋤去。日來官長又親臨。織者曰。北舍西家巧鬪機。阿姑嬌姐共裁衣。勤勞經緯官無調。保障吾民信不私。

論曰。今之守令。居官不聞政聲。去任各有治譜。襁褓之謠。盈編累軸。曾不數年。灰燼一盡。珉玉相雜。八面見真。漁樵等作。今日大有夢以歲久不滅為

貴。

喬夢符

喬夢符字世用東陽人從呂祖謙學作不欺論祖謙奇之登淳熙二年進士知徽州歙縣有大達當水衝居人歲苦霖潦夢符築堤鑿渠遂免水患因號喬公衙嗣守潮陽宰相薦士十九人以夢符為首改六院差遣等遷大理正奉旨訊郭倬獄於宿州獄平除監察御史尋卒著西峴類稿十卷子幼聞紹定進士官宗正丞孫侶孫官朝議大夫傲孫官至承直郎

石範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三

六

石範字宗卿浦江人師事呂祖謙登紹熙進士第始為奉化尉饑民將為變範賑之不誅一人而定海寇為害設計捕殺之繼知婺源縣有月椿錢二萬皆取諸民民患之範請蠲其十之二權通判袁州攝州事峒獠竊發袁當其衝範閱民兵廣儲蓄修守備威聲甚震獠不敢近官至南外宗正丞卒範守正不撓或勸其謁權貴美官可立至範謝曰吾儒者改官為縣當耳何以僥倖為士論多之弟籌亦能文登進士官吉州司理

論曰士而不學學而無師猶種樹無根思為棟梁

以資世用難矣吾婺先賢盛於南宋其文章政事卓然有聞於後者皆東萊弟子不然則學於同甫悅齋者也

潘燾

潘燾字無愧蘭谿人以祖任補官仕至中大夫直秘閣廣南東路經畧安撫兼知廣州以終其權知邵州日朱熹安撫湖南與周必大聯章薦之稱其以學問持身以文雅飭吏不鄙夷其民政先教化崇學校祠先賢民有訟論之以理事至敏於決遣囹圄屢空徭寇犯邊處置得宜民用安堵其為大賢所稱如此燾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三

七

祖某登大觀進士官至朝議大夫光祿寺大卿直秘閣鄉里皆稱其賢父慈明登紹興進士官至秘書丞荆湖南路轉運使其知江州時嘗建周濂溪先生祠朱子為作記鄉人徐畸稱其文章議論卓然可紀吳師道亦稱為鄉之名士一時祖孫父子舉進士登仕籍者將二十人

論曰吾婺諸大姓非以厚德起家則以詩書開族若使畜積不厚譬之朝霜見日即消福澤之來可幸致哉

樓大年

樓大年字元齡義烏人學於徐僑登嘉定進士歷官中外曾監行在會子庫同官皆以侵欺被劾唯大年獨免改知南昌縣治先教化建利去病若嗜欲然民夜行爲警家毆死事覺賂其甥來就辟甥自陳殺民狀甚悉大年疑之亟命丞往驗丞受賂使焚屍以滅跡大年怒聞於府屬錄事覆實錄事復受賂議如丞大年正色抗辨錄事引去上之臺令觀察推定重讞事始白民敬之爲立生祠遷通判吉州提點刑獄李迪以大年廉慎命錄一道繫囚大年隨輕重而疏裁之抱成案就迪言咸聽未幾攝郡事江東大姓查氏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三

八

以父遺書據幼弟資產幾六十萬弟長訴之官歷二十年不解迪曰非清吏如大年者不足以究此事下大年舉張詠決子婿爭財故事爲例命歸其弟人以其爲允歷官朝奉郎年七十卒於任大年襟度灑落如晴空皎月一塵不染在官洞察民隱脫理有未安必反覆沉思終夜不寐所見一定吃如砥柱雖歷以權貴之勢不爲之屈無愧古循吏云

論曰予自少至老見鄉邑富人爭財者一訟則動經數年官以所入多寡分左右之祖直至財盡之日方爲息訟之年未見據法裁決如樓公者彼前

二十年不決之有司殆謬於之爲政者乎

許子良

許子良字肖說東陽人幼誦書通經史精文辭尤長科舉之學抽關啟鑰得言外意試詩賦魁江東漕司嘉熙間登進士第年五十餘矣歷任皆以廉能稱嘗知晉陵縣前令不良版籍紛亂官賦多放失諸司督通吏竄匿殆盡子良爲稽逃亡考隱漏催科定絲條緒燦然再知都昌縣初至庫藏赤立子良節縮浮冗兩年之間供輸遂有餘轉承議郎通判江州差幹辦行在諸司糧料院輪對稱旨有旨俾閱滯獄八十餘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三

九

子良爲緝案一一讞之凡累歲不引決者一旦曲直皆白由朝奉郎轉朝散郎知台州時弊蠹相仍負上供錢三百餘萬子良節縮如都昌凡典例所宜得皆謝去居半載郡計裕如子良聽訟據案與兩造相爾汝以察其情情得即決遣之吏袖手其文書而已同僚與吏無所容其私皆忌之吏自每歲以錢折米二萬斛子良不許而禁卒有不便者於是嗾其毆吏以撼之且相與出危言子良知墮其計即委印去事上降兩官賈似道開闢荆湖辟主管機宜文字事有難處他人不能寘筆者經子良議定人無異辭景定庚

中卒於湯川年七十五。子良條然如鶴風，措孤獨性，清介不偶，俗與人交，極尚風義。赴急扶顛，不避斧鉞。剛腸嫉惡，或面折至發赤。世樂軟媚，皆望風嚴憚。不知其襟懷夷坦，毫無留滯。居官務抑豪強，凡武斷於鄉者，悉刑之事。其長懇懇納忠，縱嬰其怒，不避知部。昌日方岳來為郡，面日嚴冷，人不敢仰視。子良數為抗辨，無所屈。岳初怒甚，已而察其忠亮，反薦之。子良生平奉養甚儉，雖列膺仕，蕭然如寒士。客至，啜茗清談，饑則煮餅而已。黃夢炎云：子良為人，其平如砥，其直如矢。其堅剛如百煉金，其孤峭如危壁千仞。江萬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三

十

里云：蒼苦勁凝，不知四方復有何人。文學政事，當推子良為第一。吳子良云：鏡明而衡平，子良以之。無愧於清白吏王萬者也。一時推重如此。

論曰：予作許子良傳，皆取宋潛溪原文，而節縮之。宋氏以為子良從似道辟，為白璧蒼蠅之玷，而以知人則哲，惟帝其難為解。予曰：不然，似道出鎮之年，即宋室將傾之日。同舟遇風，當竭力求濟，豈可以操舟之不善，委之去哉。金華志竟削子良，迂矣。

黃夢炎

黃夢炎，字子暘，其先由浦江徙義烏，曾祖中輔，以風

節著聞，當秦檜柄國，和議既成，士大夫皆歌詠太平，中興之美，中輔不平，作題太平樓詞，譏切之。為時所傳誦。詞曰：瀝血為詞，披肝作紙，片言誰讓千秋。快磨三尺，欲斬佞臣頭。自恨草茅無路，望九重如在瀛洲。興長嘆，無言耿耿，空抱濟時憂。休休休，真可慮。才如李廣，却不封侯。奈伯郎斗酒，翻得涼州。盡道邊庭，卧鼓。誰知坐老，龜絀。憑誰問，籌邊未建，先建太平樓。夢炎博學能文，入荆湖制幕，以掌故，准備差遣。平反盜公庫銀，寃獄得釋者數十百人。入淮東制幕，主管機宜文字，建議蠲放屯租，邊民賴以安業。出判平江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三

十一

府，擢節浮蠹，以代民輸租，自免淮西總領累歲所索名錢，民力以甦。咸淳初，除司農寺丞，輪對力陳時弊，請減浮費，乞戒宴私。度宗嘉納，除樞密院編修官，累遷戶部左曹郎官，仍兼編修。與時宰不合，引年以朝請大夫致仕。題所居曰桂隱，有詩文十卷。

趙大誦

趙大誦，字敬叔，浦江人。起家譯曹掾，調泉州錄事。大盜起寧都，泉之無賴子，嘯聚應，謀攻城。大誦設柵禦之，盜乃去。轉龍溪尹，俗尚鬼，作石屋奉紫衣神，黥民戶賦牲犬以祭，因為利。大誦投神江中，移其石，修

孔子廟邑大姓怙勢殺人郡守受賂出大訥抱案詣府以爭守怒中以他罪改永春俄遷永嘉永嘉計口賦塩民以為病大訥建請令富商轉售之瑞安猾吏偽為官書誣平民盜販民自殺者三人府下大訥訊之大訥盡得其奸狀釋平民而抵吏罪徙臨汀州城枕大江水暴岸善崩大訥列植巨木先以箕芒殺浪勢然後實土以石甃之岸凡數千尺得不壞改知永新州州民素豪勢出守吏上大訥至皆畏服不敢動鵠湖羅陂皆羣盜藪每為過客患大訥以計剪其渠魁餘皆奔散時鄉飲酒禮久廢大訥首講行之觀者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三

十三

悅服在官二年告老大訥性剛直不畏大吏屢典劇縣皆有能聲隸卒無敢出鄉宿猾元豪相戒遠遁數平反冤獄民為立祠時或行鄉父老携子弟聚觀曰此吾趙侯也其為人愛慕如此

論曰。治官有四美。曰嚴明清勤。不嚴則奸猾得志矣。不明則柔懦受冤矣。而必以清為本。以勤為用。不然包苴夜入。則白黑倒置矣。興居不時。則百務叢脞矣。大訥在縣。歷任有聲。豈非得此四美哉。

蘇友龍

蘇友龍字伯夔。遲之孫。遲蘇散子。為金華守。子孫家

焉。友龍學經於許謙。以才推擇為府吏。入閩海為差。奏汀寇至臨漳。長吏欲籍民為兵。友龍曰。民不知兵久矣。籍之必擾。吏曰。計將安出。友龍曰。吾知所以處之矣。閱兵籍得放逸者二千。使帥以擊賊。獲其魁。賊乃却。轉江浙行省書吏。紅巾犯杭州。官更多逃。惟案政樊執敬坐堂上。誓必死。友龍說曰。明公以身死國。義則得矣。如一城生聚。何今城中眾不下數十萬。公庫金帛以萬計。與其資盜。曷若募民使戰。執敬不從。上馬迎敵而死。友龍與椽李樞謀以蕪李署號。召民殺賊。計首受錢。民持刀爭奮。獻馘盈庭。未幾辨章兵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三

十三

至破賊走之。友龍絕口不言功。滿考授蕭山尹。縣為吳越要衝。師旅經行無虛日。誅索芟芻少不愜。則恣侵掠。友龍儲峙既充。有犯者擒置於法。會歲儉。弛湖之禁。以利民。不足發常平倉以賑饑者。僚屬難之。友龍口發天子粟。活天子民。何不可。倘有譴責。吾自受之。民賴以生者數萬計。未幾陞行省都事。參政石末宜孫分省處州。宜孫賢而工詩。與劉基請友龍與俱。友龍勸其禮賢士。輯流亡。招徠群盜。眾心翕然。已而明師至。浙東皆附。怨家告友龍長子仕闕。抗命坐徙滁陽。遇赦還。卒於家。

論曰友能勝識過人遇事能斷洞中機宜大才小試未罄所藏惜哉

劉辰

明劉辰字伯靜金華人慷慨負氣節善談論喜功名明太祖下婺城辰首上謁署為典籤奉使方谷珍飾二美姬以進辰峻却之洪武間以監察御史擢知鎮江府與廢舉墮勤於其政郡有濱江田八十餘頃歲久淪沒仍責賦於民請於朝除之京口間廢舟楫不通漕運轉新河江陰二港出江多阻風濤乃自京口至呂城百二十里濬淤塞修閘壩順水勢為出入公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三

丙

私便之漕河源淺易涸恒仰水練湖湖有三斗門久廢亦修築之於是漕舟既通而湖下之田亦稔宋名臣宗澤墓在丹徒荒穢不理墓田墟於民辰為封樹而復其田永樂元年召修高廟實錄凡當時戰伐克捷之功宿將舊臣有所不能盡記者歷歷言之聽者如目睹其事考之記注無不懸合書成迨拜江西布政司左叅政雨澇江溢饑民為盜富室多罹其患檄郡邑勸富民出粟以貸饑者官為立券期以來年償本蠲其役以為之息民遂安南贛諸府荒田糧六萬餘石有司歲抑取於民民不堪命辰悉疏請蠲其額

官至刑部侍郎年七十八疾作給驛還家卒於毘陵驛舍辰為人直諫多聞有古節士風所著有國初事蹟子徵博覽能文著金華名賢傳

論曰鄭清逸云予嘗過鎮江父老言辰治行卓卓可稱夫持論於後世不如當時之言推美於同鄉不如治下之口如劉公者洵古良吏矣

吳履

吳履字德基蘭谿人景奎子少受學於聞人夢吉俊邁有濟世才通諸史為文願學司馬遷班固好書工行草明祖定江南有司舉於朝為南康丞南康俗悍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三

丑

民以丞儒者易之德基自數月皆周知其情偽有所發摘一縣驚伏德基乃更以寬撫之民王瓊輝仇里豪羅玉成執其家人笞辱之玉成家怒集少年千餘人圍王氏奪家人歸且縛瓊輝至家笞之幾死乃釋去瓊輝兄弟五人庭訴辭指出血誓與羅氏俱死德基念成獄當連千餘人勢不便乃召瓊輝款語勸之且示以禍福瓊意稍解乃捕操筆者四人於瓊輝前杖數十血流至踵命羅氏對瓊輝引罪拜之兩家皆感激曰吳公活我皆願有所獻却止之縣令周以忠初至召民轉輸至郡躬至鄉督之一民不受役令答

之民大誦而逃。令甚怒。吏卒思株連以營利。以語動令。獲六七人下獄。方徃捕不已。民大賊。德基槌獄門。遣出之。令怒曰。民辱我。丞乃釋之。何意。德基曰。犯者一夫耳。鄉人何罪。且法天子設。豈爲君釋怒乎。令慚乃已。在南康爲丞六年去。知長砂之安化。去三月。他吏用法急。民乃作亂。大師討平之。死者過半。民泣曰。使吳君在。寧有此禍乎。安化隣古三苗。土豪多糾民爲兵。既盡降萬夫長易俊原素勇。與麾下數十人遁入山谷。保險自固。江陰侯吳良承詔討餘寇。檄旁縣兵且集。德基曰。易氏未有反狀。激之恐生變。願以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三

去

計致之。侯曰。令之言是。吾待子而後決事。德基乃屏吏卒。步入山中。誘俊原出。縛送京師。事平民安堵。無擾。越三歲入朝。擢知萊之濰州。民畜官驢四十四。萊守核其孳息。與籍不合。欲按籍徵償。諸縣皆勸民買驢。德基獨否。守怒曰。濰不償驢何也。德基曰。民實不置驢。惡可徵償。國家新造。富極海內。爲吏宜宣布德澤。寧少數匹驢耶。守語塞。諸縣償者皆罷之。山東民願以牛羊代秋稅。官從其言。德基曰。牛羊有死瘠患。不如納粟便。已而他縣牛羊送陝西。驅走二千里。多道死民皆破家。而濰獨完。守令役千人。部送隣縣牛。

德基列其不可。曰。有牛家送牛。雖勞不怨。使人代之。牛死誰當代償耶。力爭不奉命。德基居濰二年。會改濰爲縣。召還。民如失父母。德基爲吏。不立威名。以愛民爲先。尤重獄事。凡有訟直之而已。不忍置民於獄。故所至皆有聲。

論曰。宋潛溪云。德基爲政。固世俗能吏所竊笑。然誠心愛民。如保其身。衆安其政。去則思之。古所稱平易近民。豈弟君子。非德基之謂耶。

諸葛伯衡

諸葛伯衡。蘭谿人。秉性清介。持名節。鄉里咸推重之。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三

七

洪武初。以薦授北平雜造局大使。不以家累自隨。出入無車馬。遇雨。草履行泥塗中。遷趙州吏目。州有建寧廟。廟有青蛇。凡入人家。必有禍。巫因以禳祓營利。伯衡入廟。殺蛇。罪巫者。民以不惑。以學士董倫薦。召問治道。對以聖明之世紀綱正而法度修。民皆安業。但廉耻之道輕耳。上大悅。擢陝西叅議。以道途遠。近定轉輸之法。民甚便之。改廣東叅議。卒於官。金華杜桓爲作傳。稱爲清修直諫之士。

邵玘

邵玘。字以先。蘭谿人。登永樂丙戌進士。擢監察御史。

歷江西福建按察司使陞南京都察院左都御史時
宣廟患京職多曠欲舉察之思得清忠不阿之人而
難其選特任顧佐於北故特有此命玘居家有孝行
在官以威嚴憚吏遇事善斷所至削妄費黜貪庸能
舉其職與顧佐齊名一統志明史竊俱稱其為人

李敘

李敘字秉燹東陽人永樂中由鄉薦入太學為祭酒
胡儼所器重宣德初試授監察御史嘗奉命錄囚辨
交趾俘囚三十餘人釋之出巡淮甸累劾大臣中貴
所為不法擒豪右范端操等十餘人置之獄汰去貪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三

六

墨吏雖親故不少容按泗州有老嫗鬻子以供權貴
烙馬叙語責權貴止之中使取珍禽異獸至淮叙陳
其害悉報罷上嘗問都御史顧佐諸御史盡職者幾
人佐首以叙對歲周將代叙獨保留淮上三年及還
朝權貴搆以事下獄會八百車里二番讐殺累遣廷
臣招撫不服朝議推叙乃左遷行人奉旨往諭皆納
款上喜令復前官權要復誣禁之謫戍大同天順改
元赦還復職遂乞致仕歸居林下二十年以高壽終
所著有困菴集南征紀行錄

陳俊

陳俊字俊民東陽人永樂乙未進士除監察御史巡
按南畿劾賍吏革宿弊郡邑肅然陞應天府尹以嚴
峻繩下吏有犯賍者或杖殺之處同僚不阿以私嘗
曰吾不能自立清流然隨波汨泥亦不為也後卒於
官俊官京尹不為卑矣在臺能振風紀府志有傳且
載其墓其時之鄉評可知矣東陽新志不為立傳

盧睿

盧睿字世昭東陽人永樂辛丑進士睿性剛執授監
察御史巡按遼東練兵訓士甚著聲績正統間陞右
僉都御史巡撫山西時羌部進貢千餘至大同日費
羊三百餘俱賦邊民睿奏於每歲糧折銀買辦民甚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三

九

德之鎮守太監郭敬怙勢觀法睿抑之遂誣以擅滅
供給上親訊之睿自陳得直特陞右副都御史總督
陝西邊務法令嚴明上下畏服尋引年歸

論曰民命在守令守令之賢否在監司御史者所
以舉劾監司而隱操黜陟者也御史不舉劾監司
得容其不肖以守令為庄庫民欲治可得乎明之
初年吾東在臺諫者皆著風采亦可以觀氣運矣

何士英

何士英字子文東陽人洪武中以人材授知平涼府
居官清慎親老乞歸忤旨左遷廉州判官亦以廉謹

稱仍乞歸。永樂初，復起知平涼，民皆相慶，如孤兒之重得父母。會王者較倉儲，虧數千石，士英方自劾，民爭輸之如數。考滿去，父老遮留，載道安府以詩送行。有前任只多琴與鶴，此行惟有影和身之句。御屏記廉吏十八人，士英居首。陞兩淮都轉運鹽使，先是民苦督課，部差所至苛擾，及歲課，孳生馬駒，賂納不支，士英一切奏罷之。遭母喪，歸吏部尚書，寔義以其廉能，奏欲奪情，堅辭終制。起復，涖前職，始終一節，致仕歸。卒，士英在淮，因寺僧浚井，得蘭亭石刻，以歸。識者擬之定武本，子孫相傳為寶。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三

干

論曰：送行頌德，多諛少實。至其真者，不遇其人，則詩人必不肯道。有可道之人，而不遇詩人，又不能道。何運使得二語寫真，遂使千古傳頌，然非運使真廉，又何能發此詞哉。

龔永吉

龔永吉，字天民，義烏人。龔泰子，泰死，靖難時，方四歲，母傅氏育而教之。永樂庚子，舉鄉薦，授職方司正事。陞武選郎中，以事謫戍平涼。時北邊告警，用兵部尚書王驥薦為佐軍，從討破之。尋詔驥南討麓川，緬甸，乃征苗蠻，孟養等處。永吉從出師，皆有勲績。還陞大

理少卿，歷兵部右侍郎，調南京禮部，改大理寺卿。永吉居官清介，慎密，謀慮深遠，屢裨征伐，囊無所畜，宣廟製秋水圖賜之。官大理時，休寧土豪孫志靖謀殺項士和，而奪其妻，當事受賂，經十餘年不決。都御史押送詳審，永吉疑之，晚過太平堤，忽隻鷺來止輿下，揮之不去。永吉曰：爾苟有冤，可隨我至門。及門而鷺不見。永吉曰：此非士和之冤耶。蓋義烏呼鷺為和云。次日閱卷，遂駁回差御史勘實，卒正其罪。成化改元，上疏乞休歸，年七十三，卒，賜祭葬如例。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三

主

一郡與明代相終始，難矣。

謝愷

謝愷，字舜卿，義烏人。由貢監任四川敘州府推官，捺履清潔，治獄明允。弘治戊申，蜀大歉，奉勅賑饑，兼理瀘州等處，多所全活。時盜賊縱橫，招來安集，民大感悅。撫按交薦於朝，命甫下而卒於官。士民哭泣，如失父母。旅櫬東歸，惟救荒誓却金圖，勸民詩，籠雞說，數篋而已。所著有石樓山稿。愷卒，後浙江提學僉事陳輔，叙州人行文府縣，稱愷為推官時，一廉如水，其介如石，文章足以經世，政事足以及物。士蒙其教，民被

其澤一旦遠邇百姓垂泣至今有家祀以報恩者遂咨詳部入鄉賢議謚清惠仍建旌異坊於當道今在義烏廿三里街

論曰。居官者瘠民以肥子孫。民則瘠矣。子孫未必肥也。甚且求瘠不得。明時謝公同鄉有官御史者。滿載而歸。相傳其子與他公子爭妓。擲金於江。以賭勝。不一代而田宅盡歸他人。謝公介介得一士焉。竭力表彰。揚名顯姓之職。一身任之。噫。若謝公者。真善貽子孫者矣。

王坡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三

圭

王坡字舜耕。東陽人。居嘗好學。弘治辛酉舉於鄉。時章懋為國子祭酒。復從受學。授江西浮梁令。邑在萬山中。多盜。坡嚴保甲。阨險要。地方以安。景德鎮內監虐取民。兼上官和買。里胥匿價。為害特甚。坡親閱窰戶。編四季文冊。按季均輸。民乃不病。邑多虎。傷人甚眾。田為不治。民有嫁女者。方將登輿。虎突入稠人中。啣其女去。民訴於官。坡乃齋宿牒於城隍神。虎忽夜入城。眾格殺之。餘悉就捕。民因為搏虎歌。又值旱。坡素服芒屨。自暴炙痛中。三日大雨如注。民因為作甘霖頌。既述職。以疾辭。民訴於當道。懇留。因勉至任。未

幾歸。坡嘗言為學以誠敬為涵養本原之實地。以五經四書為開明心術之根本。以綱目性理為應事接物之準繩。其為治則抑強暴。扶良善。敦彝倫。崇禮讓。一本於愷悌之自然。而天道亦為之默轉云。

論曰。世有正學。然後有善治。舜耕誠心愛民。至理開感。天人協應。為時良吏。非所學豫哉。

蔣瑜

蔣瑜。字純卿。東陽人。登嘉靖丙戌進士。授鄱陽令。其邑濱湖。湖水泛溢。則壞田畝。收禾稼。瑜為築堤。延袤數百丈。謂之蔣公堤。減饑。小舟載米粟。沿門賑之。後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三

圭

以御史巡按楚中。有劇盜數百。越獄斬關而出。瑜授計一夕擒之。又以歲歉。奏免田租之半。民祝頌焉。瑜少貧。為道士。作祈晴疏。有魚遊木表。人渡高岡之句。邑令見而奇之。命之讀書。且以俸錢資之。不數年。遂成進士官家。史政績顯著。人皆服邑令之識鑒云。

盧仲佃

盧仲佃。號懷莘。東陽人。嘉靖丙辰進士。任晉江令。倭至。仲佃建議。城安海。居民憑城拒守。得無恙。改調福安。邑新破。仲佃請兵五千。倍道而進。繕治城壘。招撫流亡。倭至三洋。男女十餘萬。軍水不得渡。仲佃以漁

用濟之已過城，城中人創前禍，爭先逃避。仲佃令曰：吾與若同死守，婦女聽出城，男子出者，則左右趾民，乃止。相持三日，夜倭引去。臺使者上其事，陞兵部郎出守成都。值白蓮盜起，愚民罹重辟者百數。仲佃曲為寬宥，轉惠潮副使。調湖湘，楚王薨，武崗王謀署府事，與王戚共盜，內藏相訐奏。仲佃按王戚於法，奪武岡府事。當事不憚，調參江右，按治南昌。寧州柯氏民相仇殺，寧守張其事，以剿逆請。仲佃斥之，柯卒解散。守得罪，仲佃陞廣東布政使。會有以註誤謫者，心疑仲佃，與前寧守比而構之，遂左遷。備兵惠潮，時流民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三

五

據山寨為証，兵燹相尋，災癘大作。仲佃諭降諸賊，積勞目瘡，卒於官。所仲佃為人，性冲淡，重然諾，好施予。家居儉約，終身不畜姬妾。所著有《何莫軒集》數卷。子洪春、洪夏、洪秋，皆有名於時。

論曰：懷莘公至福安，衙署摧破，海寇外逼，從者皆哭。而公意氣慨然，卒能活一邑之民。夫官求富，則民多貧矣。官求生，則民多死矣。准官行政，無以有已。事當危急，豈全家偷生之人所能勝任哉。

王乾章

王乾章，號震所，東陽人。嘉靖壬戌進士，以中書舍人

轉山西道監察御史，巡視蘆溝橋。時宛平令以疆直忤中貴獲罪，御史顏鯨抗疏極論，坐奪官。乾章疏繼之，留中。疑叵測，會閣臣申救得免。以離政按山東，以廉稱。遷四川按察司僉事，訟獄平。重慶民有悅隣婦挑之者，婦礪錘搗其腹死。吏以未成奸抵罪，乾章曰：婦致死拒奸而加之辟，是為宜淫者幟也。立釋之。郡城圯，以贖鍰繕築，既就而民不知於其隙。泃書院，簡青衫督課之。所甄拔皆相繼取科第去。政聲甚著。萬曆改元，轉江西布政司參議，分部九江。盜何鳳等恣寇抄，以計散其黨，而巨魁就縛，坐建邸失印，去官。仍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三

五

起福建按察司僉事，直指使，屬之慮囚多所開釋。颶風作，福安環海，民溺者數萬，出金掩骼，為文弔之。又發粟賑流殍，擢雲南布政司參議，告老歸。乾章積學工詩，所在登臨嘯咏，訂五經同異，所著有《浪遊集》。子嘉亮，以鄉薦官，常德府太守，亦能詩。

王嘉忠

王嘉忠，字全吾，乾章侄。登萬曆鄉薦，官平遠知縣。奸民以白蓮教惑人，置之法。富家為仇誣人，立雪之。調繁澄海，其治如在平遠。蓋繩民以寬而獨嚴於盜。凡

三民利賴焉其俗於上元中元日男婦跨彩橋禮佛民因之營鏹錢少年艷歌謔浪無所不至嘉忠立毀之懲首事者著為令修建學宮請於所司增補弟子員歲為常以薦授評事所申救凡若干人出知興化府至境即取軍民利病榜陳之巨豪彭某以貲橫鄉邑侵奪人妻女喜以奇禍中人官府逮不至至或以賄免嘉忠廉得其實立斃之肆於通衢觀者欣躍陞蒼梧兵備部吏以故事請曰無事而擾民不如已諸文網多踈濶而於所轄貪墨吏不少縱念以此拂上官意告歸嘉忠性落拓不事家人產於雅俗玩好無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三

美

所嗜衣履不敝不更為而好施與重然諾持空言以責券者必應之終身儉約弗悔

趙賢意

趙賢意號如城東陽人萬曆乙未進士官福建邵武司李善剖決案無宿獄時妖黨晁天王結海寇為患臺下所司議同官相顧莫發用賢意策使壯士入賊徒中以計擒之散其餘黨一境肅然政最陞南曹車馮司郎中盡去草場宿弊著為令轉北部營繕郎論鑛稅之害不報又論破積例節浮費及內使擾民諸事又不報出知徽州未上陞安綿等處兵備總為二

州要衝兵籍皆虛額賢意至一一稽實且不時簡閱而軍聲一振時巡視要害察土俗撫流移積勞成疾卒於官賢意為人方正不阿而性善容納好獎掖後進所品藻皆不爽曾典粵東試所拔皆俊士或餽以金且示當道意冀有所提拔峻却之趙氏世多簪纓而居官清正得鄉曲之譽惟賢意為最孫衍登康熙癸丑進士為文章有名於時

馮亮

馮亮字執夫金華人嘉靖壬辰進士授丹徒知縣縣當孔道疲於供億亮務裁節以裕民什汰其六七歲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三

美

祿以庫積贖銀代輸白糧當道難之亮持之力竟得請擢兵科給事中轉都給事疏奏清軍理餉建城堡浚濠塹數事悉見施行又嘗劾宦官高隆成國公朱希忠怙寵肆橫一時權貴斂迹尋陞河南參政會歲大祿民相食亮捐俸賑饑為首倡民賴全活以治行卓異擢四川按察司使風裁凜然貪墨懾服以疾乞歸至夔州卒年四十四夔守為視殮解其囊止四十餘金其清介如此有疏稿一卷

鄭道

鄭道字克修蘭谿人性至孝七歲侍親疾治湯藥

衣不解帶，登萬曆甲戌進士，授徽州推官，讞鞫明允，郡無冤民。有士人投謁門下，以石硯為贄，發之則金也，却而絕之。攝郡篆，羨餘數千金，不取，令造紫陽橋。人稱曰鄭公橋。又攝休歙二縣，贖鍰數萬，悉以葺泮宮，資貧士，餘以置義塚。調南雄，去之日，士民扳號數百里。南雄西隣豫章，兩粵商賈於庾，關權稅賦額屢虧，弘道悉清其弊，不一月，正賦以足。二年卒，徽人祀之名宦。

郭時斗

郭時斗，字文起，蘭谿人。以恩選授清遠知縣，邑兼鹽務。靖江王諸役恣橫，每一引挾百餘引，莫敢問。時斗以王舟停西岸，以東舟遞運至西，如數而止。中貴及私牙不得售其奸，攝新會，民賦多逋，邑有防海兵糧，時斗不論銀錢，粟帛牲畜器物，平價收之，隨兵所欲，平價給兵，民皆便之。為權要所中，左遷兩淮權鹽使者，幕官解期迫而稅銀不至，檄時斗督催。時斗列貧商富商，頌商立限之稅，乃齊。擢濬州府推官，多所平反。粵西多盜，武弁冒功，縛平民二十四人為盜，制府梟其二，斃於獄者四，餘十八人。發濬州，時斗白其枉而釋之。五指山盜，常公廩連諸洞入寇，時斗乃募忠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三

夫

勇授計破滅之，女官秦氏抗不奉命，時斗以計生致之。後知高唐，值歲旱，躬至鄉計口而戶賑之，民賴以活，尋以病乞休，百姓遮留不得，與范公同尸祝焉。

程正誼

程正誼，字叔明，永康人。隆慶辛未進士，調武昌司理，癸未分臬雲南。時土司車里八百老撾等負固，正誼至，開誠布公，感諭悅服。乙酉廷議勦羅雄州，中丞以誼才，越境委誼佐理，拔羅雄，升廣西參政。晉河南憲，長時兩河大祲，饑民黃江等行掠，誼策賑兼撫，乃歸命。乙酉升山東右藩，轉四川左藩。時土官方有亂萌，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三

完

誼徧訪諸隘，為之圖，係以說，未幾楊應龍反播州，總督李化龍議撫，正誼曰：此長其驕耳。乃出圖說，請勦化龍喜曰：不虞今日復見卧龍。及奏凱，化龍疏正誼功，升順天府尹。赴京，以蜀扇不工，罰及僚屬，誼引罪，請寬僚屬，遂歸。與同志講學五峯書院，壽八十餘，所著有辰華堂集。

黃卷

黃卷，字惺吾，永康人。萬曆丁丑進士，以中書舍人，選河南道御史，遇事敢言。巡鹽長蘆，請建學滄洲，以處鹽商弟子。巡按山東，訪求周公後，而復其家。癸巳國

本未定下三王並封詔。建言諸臣皆以忤旨削籍。卷
抗疏。與回天。聽直聲。振朝廷。疏留中。放歸。光宗登極。
詔起用。卷已歿。所著有四書五經發微。子一鵬。官濟
南同知。明季閩門殉難。人稱父子濟美云。

倪尚忠

倪尚忠字世鄉。浦江人。萬曆戊戌進士。授廣東順德
令。誠心愛民。不務督責。邑多盜。大辟以下。恒薄懲。或
以為言。曰。使其能改。何過督為。著宣化錄。以勸率之。
順德下邑。科第素寡。尚忠日進諸生。督課之。嗣是甲
第日多。躋顯仕。前後得二宗伯。人比之文翁。萬曆中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三

三

設採珠廠。闢使恣橫。民多破家。尚忠下令。邑中有珠
廠。鈎役杖而禁之。有以採珠事累及孝廉者。執而置
之獄。闢怒。禍且不測。尚忠無懼。力言制按兩院。得奏。
罷採。遷吉州府同知。以母老致仕歸。尚忠博學工詩
文。所著有居雲草。鳴籟草。宣化錄。學製編。年八十終
於家。祀廣東名宦。子仁禎。以進士官禮科給事中。女
仁吉。以節婦受旌。才藝精絕。

金華徵獻畧卷之十四

鶴潭王崇炳虎文氏撰錄

門人黃廷元殿選較訂

東湖金 律孔時編梓

卓行傳

黃仁環

宋黃仁環。浦江人。以武健雄里。方臘據睦。所在聚徒
為賊。仁環以能得官。授沿邊差遣。建炎元年。山賊何
三五作亂。仁環呼諸子謂曰。吾受國恩。無以報。當以
計擒賊。乃與唐子容謀。偽與賊約。同攻。縣令子容等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四

一

各插竹葉為標識。與賊前後相夾。部分既定。行至朱
村。仁環反兵。大呼殺賊。子容夾擊之。賊千餘人。幾殲。
而賊酋留者。仁環密令諸子享於家。酒酣。用斧自後
斫殺之。初。仁環有女。嫁賊黨中。賊以故不疑。或告仁
環曰。子獨不為女計乎。答曰。吾恐計不就。一女何足
惜。至是。竟為賊所殺。仁環官至訓武郎。鄉人感德。立
祠祀之。

論曰。祭法能禦大災。捍大患。則祀之。仁環割骨肉
之愛。衛鄉曲。活民命。以報國恩。設祭於社。宜哉。

申屠大防

申屠大防、東陽人、善斯法、往往偽遁、追者近、反手取其馘、甚捷。宣和初、草寇竊發、吏民並竄山谷、大防聚眾禦賊、勦除魔賊仙姑、邑賴以安。時有薛太尉者、奉命殺賊、大防與之協力、薛因檄大防權東陽縣事、仍奉薛命、往永康收方巖賊、薛後期、無援死焉。事聞、贈武經郎、錄其三子、授承信郎。今其廟在禹山後、每寇亂、鄉人團練、則奉為社神、賊遙見禹山、輒膽怯、子孫所居之鄉、無被難者。

論曰、申屠將軍廟碑、出於柳文肅公筆、極相褒與、而宋文憲亦錄黃仁環於浦江人物、二公身經變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四

二

亂譬之畏熱之人、談冰即喜矣。

汪渙

汪渙、字德濟、武義人、有膂力、能使棒、號汪鐵棒、睦寇起、有保全鄉里功、以効勇得官、隸統制鄒瓊麾下、及瓊謀叛、殺參謀兵部尙書呂祉、降劉豫、渙謂其屬曰、吾儕誓忠義死國、詎可為降俘、夜與其徒還、得祉首、及楊子江、無舟可渡、埋祉首江臯、解甲浮渡、達行在所、時方收祉家屬、鞫之、渙直其事、命押渙取祉首、得之、埋處已不可辨、獨祉女言父行時、將括髮、我製以紫羅紉以皂線、按驗不誣、赦其家、賜號忠義使、臣出

獄者拜渙曰、微公、吾曹安能生、忠義得白、皆公力也。

論曰、呂祉以軍府參謀、節制廬州軍、鄒瓊與王德不合、有反意、祉陽慰之、而密疏請徹其軍、家人泄言於瓊、瓊使人邀於驛、而奪其疏、遂執祉、往乞降於劉豫、將至淮、祉以義激軍士、行者遷延、瓊遂殺祉、揮眾往、軍士有持其束髮帛歸者、其妻吳氏痛而自縊死、與此所載少異、大抵史文存大體、而筆記則務詳所畧、汪渙之事、出鄭清逸賢達傳、必有所據云。

郭欽止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四

三

郭欽止、字德誼、東陽人、受學於橫浦張子韶先生、慷慨好施、闢石洞書院、延名師、訓子弟、賓接賢士大夫、無虛日、族之子弟、鄉之俊髦、皆讀書其間、而館穀之、其時為之師者、則龍泉葉適、號水心、繼之者為括蒼湯致、前此朱熹以偽學之禁、遊處甚久、欽止使其子淇、津、皆從之遊、熹有與郭氏五箋、至今寶之、時往來其間者、為金華呂祖謙、號東塘、唐仲友、號悅齋、永嘉陳傅良、字君舉、永康陳亮、號龍川、會稽陸游、號放翁、蒲江魏了翁、號鶴山、義烏徐僑、號毅齋、蘭谿杜旗、字伯高、餘不下數十人、然數君子則千古表表者、欽止墓誌、呂祖儉、字子作、狀

朱熹為之銘銘曰才百夫之特而身不階於一命志四方之遠而行不出乎一鄉然而子弟服師儒之訓鄉閭識遜弟之方霍然其變豪傑之窟煥乎其闢禮義之場是則其思百世而長勿替繩之有永彌昌陸游有石洞十六詠葉適有石洞十咏郭氏子孫編纂成集

論曰郭氏撫有高貲其以資石洞者不過數千金耳而聲稱至今同時有位台司爵五等者曾不得於志乘間分半簡之榮而郭公身為布衣各列兩浙通志光輝千古以貲而論後豈無及郭氏者而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四

四

徒挾所有驕淫其子孫而速之亡愚矣

蔣沐 曾孫伯康

蔣沐東陽人富於貲侗儻尚義嘗割田建橫城義塾延嚴陵方逢辰為之師逢辰號蛟峰時以學士在告家居負笈遠至者甚眾而教法一遵白鹿洞遺規月書季考購石題名喬見山陳月齋呂存齋繼主師席里人孫德之譜之賈似道謫徙廬陵似道敗乃還元世祖下江南簡南士可官使者左丞廉希憲以其名聞授建昌主簿時年已六十不上子吉相希憲使其階携至京薦於朝使備宿衛仍授穀城令曾孫伯康復富於貲賑恤

無告無問親疎歲饑有倉行旅有資給死有賻婚嫁有助重修其祖之業立義塾以教鄉里子弟幾數百人供給衣糧庖湏四十年不倦

論曰吾鄉人物之盛莫過南宋或者曰風氣之開使然而不知皆諸賢遊處風聲所被之故然非富家賓禮賢士又惡能至此其時長衢郭氏橫城蔣氏路西陳氏皆有義塾號稱東陽大家然則數大家者其五府四相之開基也

朱環

朱環字君玉義烏人襁褓時無兒啼聲仲父桂奇之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四

五

養為子桂後生二子曰璧曰宗周因外環環事桂益孝謹時多盜桂有金數百兩與璧壑窖中璧夜發去反誣環所為桂怒褫環襦褲立之大雪中一日夜不使去環無怨色事桂益恂恂惟謹桂猶日虐環五六年間瀕死者數四環順受之事桂如初桂死環遇璧益厚璧子慶多暴或遂嫁以殺人罪環憂不能食竭私財救之慶獲免環善讀書寶祐間嘗舉進士年八十六終於家子元女壽皆有才而孝

論曰宋文憲曰吾讀尹伯奇履霜操而疑之夫父母惡之勞而不怨履霜之辭毋乃怨乎今環之無

罪與伯奇同。羸身立雪。則又非履霜比也。而順受無怨。不賢而能之乎。

胡麒

胡麒行廉一。湯溪青陽胡氏之祖也。少失恃。奉孀母克自樹立。撫其弟廉三。長為娶妻。暮年而廉三亡。其妻懷孕。廉一哀其弟之亡而恐其無後也。夜必焚香告天。祈其生子。彌月果得子。而弟婦病乳。時廉一妻江氏亦乳子。廉一乃謂其妻曰。吾弟止此子。不可誤。吾子可托隣母乳之。又恐其妻育之不誠。乃斬柳木倒插井旁。詒其妻曰。星士言此子命貴。他日果發達。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四

六

倒柳必活。既而柳活。妻撫之益誠。及長為之娶。而與已子均分其家。其子孫簪纓不絕。王世貞為作序。

袁大珍

袁大珍字仲仁。金華人。父喪致哀盡禮。母董氏得末疾。侍養惟謹。或登廁。皆候其時而扶持之。從兄大通客死永嘉。親往收骨。歸葬先壟。從嫂張氏吳氏。孀居無子。張居永嘉。吳居鄞之故里。皆迎而致之。以終養焉。二姊一適劉氏。一適皇甫氏。俱早喪。夫男女。焚無所依。俱迎養於家。而婚嫁其男女。置四廬以贖其生。甥姜氏子早孤。收而教育之。長而為之娶。外姑

楊氏家貧無依。養之四十年而終。友人張彥希官經歷。自雲南歸。夫婦皆為讐家所殺。而盡劫其財。一女甫生。大珍往哭之。抱其女歸撫之。如已女。仍踪跡其賊。咸就捕誅之。鄰人蘓某。以公事至金華。病。同事者委之去。大珍見之。携至家。迎醫治其疾。疾愈。其人不忍去。郡人死無地以葬。多焚尸沉骨。大珍負郭有地。價可值五千餘金。捐為義塚。又捐造石梁二。渡船二。以濟行者。大珍平日讀書。見古忠臣義士事。輒慨然曰。士不當如是哉。既施及三黨。尤好接賓友。鄉里咸敬愛之。稱為義士云。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四

七

論曰。仲仁所為如此。此其家始不貧。雖然。世豈少富人哉。如仲仁者。何不多見也。吾近見有為生員。擁貲萬金。娶其姊之女。以為媳。視其姊之行乞。而不顧者矣。不十年身死家盡毀。無寸土之存。以視仲仁。大孰不若矣。

王得志

王得志。東陽人。祖世堅。學古文於黃潛。得志承家學。自五經周禮儀禮。至明時一代典章。及天文地理。方技諸書。靡不涉覽。邑令黃仲芳。延至館。咨以民間利弊。金華二征之外。復有夏稅。絲羅。及房貨。牛租。等

世乃為仲芳具疏其言體切詳明奏上七邑俱停征
正統十四年邑中賊起擄掠野多積骸得志獻計邑
令聶智立保互相攝汰選勇壯屯要害邑乃安得志
與有力焉子坡曾孫乾章元孫嘉忠皆登科第以善
吏著聲

論曰文字之祥如和風甘雨則有益於世若徒致
飾於語言聲律間已不足貴矧誨淫導薄為人心
風俗之蠹者哉

何達

何達東陽人宋嘉定進士年四十餘即喪明終日燕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四

八

坐觀心靜久而明覺方寸間空洞無物生平意氣渙
然冰釋乃云四十以前不瞽而瞽四十以後瞽而不
瞽向使身非病廢為微官作使營營逐逐忽焉以死
何能至此作家訓十餘條大槩以司馬溫公家訓朱
文公小學為綱而寬大含弘皆退一步法其中警語
如云寧可沒飯吃不可不每歲延師或往就師一云
省一時之忿免千日之憂又云忍過事堪喜宋潛溪
王子克胡仲申皆為之跋生六子皆出仕而夢開夢
祥夢然皆舉進士夢開從政郎夢祥司農卿夢然參
知政事以夢然貴諡贈惠國公諸孫累世甲冑至今

繁衍夫一人作善累世蒙休今人以刻薄成家欲遺
子孫不亦難哉

陳慎

陳慎永康人宣和中出粟賑饑寇亂積骸徧野躬率
二子收瘞之紹興中二子復煮粥以活饑民更代隣
里償逋賦陳公二子良臣良能並登第孫五人皆貴
顯

徐寶

明徐寶永康人為銀工正統間縣令發帑金數千傾
錠起解括寇奄至舉城皆遁寇退令計金必失詢之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四

九

曰金藏於井俱在悉還官民免重納子孫五登賢書
諸生如林

程堅

程堅永康人慷慨好施歲凶傾廩以貸常於雪中登
高以望見人家不舉火戶給以粟享年九十子十二
人即文恭公文德祖也

黃樓

黃樓字時高號雲山蘭谿人家豐於貲好讀書品題
古今人物居鄉好禮濟人之急弘治壬子歲大疫發
粟數百斛計口家給全活甚眾自處儉約緝裘葛衫

僅支寒暑常膳則累日不肉無客則累月不飲購書樓於宅旁望雲山儲書數萬卷揆常稔田數百畝專克子孫教養資作家訓以垂後享年八十有七夫婦齊眉黃氏之先多出義民黃愷正統戊午歲大祲出穀二千餘石以賑饑曰黃大海亦於是年出粟千餘石以賑朝廷皆賜璽書旌為義民今皆祀鄉賢

論曰捐粟賑饑惠之及於桑梓者也同時慷慨好義之士其在東陽則有張孟陞張澤盧尚文樓叔廷輩並皆捐粟二千餘石奉詔褒勅名播當時迄今與蘭谿黃時高俱子孫衆盛宜哉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四

十一

包珣

包珣字德懷蘭谿人正統間進士官侍郎同鄉胡三事文善在京病臨危珣往視之曰吾無子止一女吾即死願以見托珣諾之既而文善與其妻相繼歿珣即以其女歸屬其妻育之勝於已出夫何珣失官歸蘭谿擇壻於祝氏而許之珣所居與文善相去餘二十里文善雖亡其居尚在女將嫁先事令人以竹篋分隔其廳事為三間借妻引其女歸文善居已處左間妻與女處右間中間設文善夫婦神位至日備祭品為文以聘嫁事告焉命女拜已拜已長號痛哭然

後行婚禮遂遣嫁之奩具皆備士大夫多稱之

論曰鄭北園云侍郎居官頗不飭於簞簋其子孫驕奢鄉人不甚齒惟為友育女能不以死生易心而一歸忠厚今僅七十載耳風俗之薄人心之偽遂爾懸絕然則侍郎雖以罪斥而其立心之厚則有非晚近之所能及者

盧溶

盧溶字孟涵東陽人性好施義烏東江橋圯計貲須白金一千數百兩郡守募民無應者溶獨發私帑成之公私一無所擾已而復壞義烏紳士致書孟涵以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四

十一

木柱易毀求為梭墩涵即如其議成之而費倍於前蘭谿章懋為作記正統己巳土賊亂官軍多殺傷溶皆買棺瘞之壽餘八十而終子楷解元格監察御史子孫榮盛皆以為厚德之報

論曰古來子孫之昌皆祖宗積德所致觀一郡可見矣宋時人物衣冠之盛在蘭谿莫過香溪范氏則其祖大錄為吏廉平之德也見文學范端臣傳在義烏莫過喻氏則其父葆光還金尊師之德也見文學喻良能傳明時甲第人物之盛在蘭谿莫過渡瀆章氏則其祖母練氏夫人全誠之德也章太傅妻練氏有賢德太傅建州人

主王云為刺史太傅出兵有二人得罪欲斬之以
 練氏言得免二人俱奔南唐為將攻建州時
 時太傅已死夫人在家二將遣使厚以金帛遺練
 氏接以自旗曰吾將屠此城夫人可樹白旗於門
 吾戒士卒勿犯練氏逃金帛并旗不受曰君幸念
 舊德願全此城必欲屠之吾家與俱死耳不願獨
 生二將感其言遂罷太傅十五在湯溪則青陽胡
 氏子孫散處江南不止蘭谿也見卓行在吾邑
 氏則其祖廉一插柳育孤之德也胡麒傳在吾邑
 為三邱盧氏則孟涵之德不為少矣其在鬼山趙
 氏則其祖孟實好施尚義之德也孟實捐貲修學
 六百石入在鶴岩王氏則其祖得志七邑停徵之
 官發賑見卓行王若夫富貴悠久文學濟濟莫如安
 德也陳氏則其祖懷堂之德也懷堂曾發粟三百斛
 文陳氏則其祖懷堂之德也懷堂曾發粟三百斛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四 主

金公絢

國朝金公絢義烏人既娶貧不能為生乃出遊越十
 餘年無音耗妻嫁公絢乃自遼陽從遼將尚可喜歸
 本朝憶家再逃而再獲之乃別其足足跛號跛金可
 喜山降將積功伐開茅土運籌帷幄章奏文檄皆出
 其手倚之如臂指以女妻其子以桐尚士老家嗣尚

之信窮奇搆机密啟廢之王不決遂默康熙十三年
 尚之信既嗣王位遂反公絢不從乃殺之抄其家其
 子以桐時已中藩下舉人挈妻子歸家以桐雖王婿
 貌恂恂謙謹如素士妻雖王女樸儉如村嫗手縫紉
 不輟鄉族賢之其家雖抄猶以斗量珠卒燬於火公
 絢雖若藩幕畋心佛氏時御史金道隱以明亾至粵
 為僧號淡歸說法如雲與文似海自藩下以至督撫
 文武大寮下及守宰皆輸誠皈向建丹霞寺雄麗冠
 嶺南而公絢實為外護當尚王破廣時公絢捺縱在
 手活人不可數計性高曠好文平若賓朋滿座相與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四 主

厲雲波

厲雲波字充侯東陽人太學生出穀施貧三十年於
 此矣每歲收穫總計所入四分之納糧穀貯一倉口
 食穀貯一倉出貸生息穀貯一倉餘則盡貯濟貧倉
 每歲臘月則出而施之不足則以食糲足之食不給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四

主

談藝賦詩澹歸贈詩曰公在王門好行德手作風雷
 眼冰雪西山爽氣兩條看北海芳樽千里客又口陰
 符勞借筋仁術起投竿焚巢非望息破卵不時完又
 日門前金谷圃階下玉郎牙蓋實錄也吳人鈕玉樵
 作觚賸錄其事于粵觚

則。啖。麥。飯。今。年。冬。所。施。四。千。餘。人。在。以。自。食。倉。仍。不。足。臨。時。糴。穀。三。百。秤。足。之。充。侯。在。東。邑。僅。中。費。而。勤。儉。善。作。家。雨。蓂。風。笠。荷。鋤。與。田。僕。同。耕。作。量。晴。雨。貯。水。畜。泄。天。不。能。災。歲。收。必。贏。予。見。其。芋。區。碧。葉。連。畝。高。可。隱。人。其。他。種。植。皆。然。性。儉。樸。無。雜。好。所。居。舊。舍。無。增。加。食。粗。衣。布。作。布。衫。百。餘。領。見。乞。兒。衣。不。蔽。形。則。與。之。金。華。諸。大。邑。進。學。俱。加。額。而。東。義。獨。無。加。縣。尹。欲。詳。文。各。憲。達。部。請。如。例。增。數。而。乏。費。充。侯。獨。捐。五。十。金。仍。格。於。上。房。充。侯。篤。信。因。果。刻。太。上。感。應。經。印。刷。裝。釘。沿。門。分。送。勤。持。誦。其。信。道。也。篤。其。作。家。也。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四

古

勤。其。自。奉。也。儉。其。計。算。也。密。信。道。篤。故。志。不。易。作。家。勤。故。所。出。多。自。奉。儉。故。流。不。涸。計。算。密。故。出。納。中。節。因。能。一。意。而。施。三。十。年。如。一。日。人。無。濟。乏。之。才。而。思。欲。為。善。吾。未。嘗。見。有。濟。也。

金律

金律。字。孔。時。金。華。人。仁。山。先。生。十。八。世。孫。以。先。生。理。學。大。儒。不。當。列。於。諸。祖。糾。合。族。人。各。抽。費。建。仁。山。先。生。特。祠。於。所。居。藕。塘。官。道。極。其。弘。敞。捐。田。十。五。石。入。祠。供。祭。其。餘。費。貯。之。義。倉。延。師。以。教。族。之。子。弟。併。以。給。孤。寡。其。敬。祖。敦。族。之。心。甚。厚。祖。母。以。下。三。世。外。家。

皆。輸。田。供。祭。仁。山。先。生。遺。集。多。散。逸。悉。購。藏。之。若。大。學。疏。義。論。孟。攷。證。尚。書。表。註。詩。文。集。濂。洛。風。雅。以。及。許。白。雲。集。皆。以。次。鏤。板。頒。布。予。所。輯。有。金。華。文。畧。既。刻。於。蘭。谿。唐。氏。又。有。徵。獻。畧。載。合。郡。人。物。之。詳。今。皆。授。梓。將。竣。孔。時。在。金。華。僅。中。費。而。慷。慨。好。義。於。今。鮮。偶。昔。許。白。雲。先。生。著。撰。倍。於。仁。山。即。今。四。方。購。其。書。者。貴。於。珙。璧。然。而。風。銷。雨。蝕。蠹。腹。中。已。不。能。復。出。倘。使。其。子。孫。有。如。孔。時。愛。護。而。鐫。布。之。必。不。至。漸。泯。如。今。無。疑。也。而。僅。有。存。者。亦。賴。孔。時。以。傳。其。表。彰。先。賢。之。心。甚。至。吾。郡。自。五。峰。諸。賢。往。講。席。久。廢。孔。時。恐。鄒。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四

古

魯。一。燈。遂。熾。乃。於。宅。旁。建。奎。光。閣。為。書。院。會。合。郡。士。講。學。而。延。予。主。講。席。其。佑。啓。後。人。之。心。甚。切。孔。時。為。人。無。多。讀。書。與。之。論。古。以。意。漸。之。皆。合。見。義。必。為。胸。無。留。滯。始。用。世。才。其。建。閣。匠。心。自。運。結。構。精。奇。得。湖。山。之。勝。中。植。花。木。貯。書。畫。超。然。埃。壒。之外。至。於。宗。族。之。婚。喪。緩。急。隨。分。周。濟。不。概。錄。錄。其。卓。卓。大。者。隱。逸。傳。

龍邱長

漢。龍。邱。長。隱。居。太。末。其。地。有。山。九。石。特。秀。色。丹。遠。望。如。蓮。華。中。有。巖。穴。窓。牖。天。成。石。床。在。內。可。寢。處。長。居。

其間志不降辱。王莽時，四輔三公，連辟不到。更始元年，任廷拜會稽都尉，年方十九，到官，聘請高行，待以師友。掾吏白請召廷，曰：「龍邱先生，躬德履義，有原憲伯夷之節，都尉掃酒，其門猶懼辱焉，召之不可遣。」功曹奉謁，修書記，致醫藥，吏使相望於道，積一歲，廷乃乘輦詣府門，願得先死備錄。延辭讓再三，遂署議曹祭酒。尋病卒，延自臨殯，不朝三日。

樓惠明 附樓幼瑜

南宋樓惠明，字智遠，東陽人，立性貞固，有道術，居金華山。宋明帝特徵不至，齊高帝徵之，又不至。文惠太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四 六

子使人強之，館之東宮，為布衣交，未幾辭歸。俄輕棹西下，及就路，復之豐安。旬日後，妖賊唐寓之為亂，他城皆破，死者塗地，惟豐安獨全。時人以為先覺。齊武帝勅為立館，同郡樓幼瑜亦聚徒教授，不應徵辟。臨川王映深重之，著禮摺拾三十卷。

張志和

唐張志和，金華人，本名龜齡，十六以明經擢第，獻策肅宗，特見賞重，命待詔翰林，授左金吾衛錄事參軍，賜名志和，尋貶南浦尉，不之官。既而親喪，無復宦情，居江湖，自稱烟波釣徒，著書十二卷，號玄真子。或以

其文論道縱橫，謂之造化，鼓吹兒鶴齡，恐其浪迹不返，為築室會稽東郭外，一閉竹門，十年不出。吏人嘗呼為淘河夫，執畚就役，無忤色。觀察使陳少遊表其居，曰：「玄真坊，買地廣其閭，曰迴軒巷。門故阻水，十年無橋，為構橋，曰大夫橋。垂釣去餌，意不在魚。肅宗賜奴婢各一，配為夫婦。夫曰漁僮，妻曰樵青。人或問故，曰：「漁僮使捧釣收綸，蘆中鼓柁，樵青使蕪蘭薪桂，竹裏煎茶。陸羽問有何人往來，答曰：「太虛為室，明月為燭。與四海諸公未嘗離別，有何往來。」顏真卿刺湖州，以舴艋既敞，請為更之，答曰：「倘惠漁舟，以為浮家泛宅，沿泝江湖，往來蒼雪間，即野人之幸矣。」其詞令如此。善圖山水，或擊鼓吹笛，舐筆便成。所著又有太易十五篇，其卦三百五十六，皆傳於世。其漁父詩曰：「八月九月蘆花飛，南溪老人垂釣歸。秋山入簾翠，滴瀝野艇依。檻依依，却把漁竿尋小徑。閒梳鶴髮對斜暉。翻嫌四皓曾多事，出為儲皇定是非。又為歌曰：西塞山前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青箬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憲宗高其人，命圖真求之，終不能致。李德裕嘗稱志和隱而有名，顯而無事，不窮不達，嚴光之比。顏真卿銘之曰：「逸玄真，超隱淪，齊得喪，計賤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四 十七

光之比。顏真卿銘之曰：「逸玄真，超隱淪，齊得喪，計賤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傳記類 卷之十四 六

貧泛海。同元塵。宅漁舟。垂釣綸。輔明君。若斯人。豈烟波。淪此身。

論曰。龍邱先生之名。以任延傳。樓智遠。張玄。直身。棲山澤。而名達九重。塵視軒冕。與麋鹿魚鱉為伍。聲聞茂著。為王公大人所不能及。其或被褐懷玉。無當路之褒揚。雖有原憲伯夷之操。又安能有聞於後哉。若乃才不足以達。而枕山棲谷。固其所宜。又不必以無聞為病也。

方勻

宋方勻。字仁聲。金華人。徙居烏城。泊宅邨。張志和泊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四

六

舟於此。故以此名。王侍郎漢之。因號勻曰泊宅翁。而為之贊曰。形色保神。環無初終。粉飾大鈞。而為之容。是曰泊宅之少翁。潘良貴謂其神情散朗。如晉宋間高士。晚得官。無仕進意。築菴西溪。以衛生為事。詩文雄深雅健。追古作者。作詩贈之。有他年一棹江湖去。先向茗溪訪葛翁之句。勻著泊宅編十卷。今傳。

張志行

張志行。字公澤。東陽人。幼入右庠。言動不苟。閉戶讀書。默識經史。善著文。就試。直陳時政得失。不第。遂不試。立書院。置義田。又設勸節田。以勵風俗。弔死問疾。

隨方周郵。甚著聲譽。浙東宣慰使朱弁。以八行薦。徵之。志行以祿不逮親。屢辭不起。紹興三年。縣學生曹憲及諸父老。復詣行。請表聞於朝。因賜號冲素處士。所著有易傳撮要。涉史畧辭。舉八行詩。東陽十勸等歌。

姚獻可

姚獻可。字君俞。義烏人。隱居西郭門。風度孤鶩。不苟同於物。年饑。不粒食。蒸菘菜茄子啖之。無醯鹽。人不堪其苦。而獻可趣操堅確。至老不妄求於人。葉尚書適。布衣時嘗訪之。獻可曳破鞋出迎。歡若生平。既疾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四

七

革遺書於適。曰。惟子知我。死當為我銘。戒其弟曰。棺前須布帨一幅。置瓦爐於几。知我者。當自來哭。不知我。雖哭。吾不向也。其介立如此。

論曰。冲素甘節。有功鄉閭。君俞苦節。堪砥頽俗。生無一命。歿皆祭祀。奚愧哉。

吳孺子

吳孺子。字少君。蘭谿人。性孤僻。家有負郭田一頃。盡鬻之以易硯者。鑿山泉。引池中。每食必自炊。厨曰玉雪。一小銅池。雨水。曰若此。則不罅。吾炊矣。好藝蘭。將花。則閉門。不見客。以護花氣。性好繫。行遇寒。輒澆。

雖隆冬心解衣就浴或遇佳山水欣然獨往以銅竈自隨日暮則依巖而宿炊以作食日市菜數十莖又異其葉為薺羹或曰何自苦為曰幸無低眉向人也其足跡遍東南每出手綠萼梅杖一署曰紫玉朱藤杖一形製甚奇不知何世物木瘦瓢一曰負之取酒因自號一瓢道人嘗從六合澗中得怪石五色籠之渡楊子盜睨之疑其金截江破其籠石也孺子乃持其瘦瓢長跪曰諸君幸全此搏頽乞之甚哀賊怪而碎之釋之去孺子曰誓曰賊賊已乃哭片收其瓢更附以膠瓢幸完無恙文離離若春冰也復自號破瓢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四 辛

道人王世貞為破瓢歌一日客世貞叩以所作孺子為誦天寒知絮薄葉落識心酸之句世貞咨賞孺子因思曰昔宋延清求句不得以砂囊殺劉希夷元美得毋作惡一夜屢遷其寢孺子以布衣遊公卿間稔知人情險薄嘗以鐵如意手摩弄曰吾欲擊天下負心人盡碎其首孺子性至巧所畫雞鶩等物逼肖其真其所携破瓢攜李人以為寶以重價售之卒不予所為詩蒼涼幽細時入唐人佳境吳之器錄其湖州詩曰乘閒取醉到蘋洲風土雖殊景物幽綠水家家堪把釣青山處處好登樓魚蝦兼味甘孤客菱藕傳

香脆早秋便欲移君來此地短篷簑笠御砂鷗他作如細草空階留履跡寒花別院待春懷老骨不知何處白好山端為阿誰青五言如細雨長江去斜陽孤鳥來石色寒侵戶苔香細入林羣星低草壘孤月迥花宮種藥寒雲外分泉細靄中青山隔幔小白鳥向人閒老畏年光改貧隨道路長日月甘垂老江湖豈用名客路黃花近鄉心白髮多日落旋依樹天寒早閉門臺迥流雲細江清好月遲細雨釣絲重亂山樵徑微俱得山林閒逸之趣陳從訓贈以句云僻意少人會好懷多自憐俞安期云一篋將家具千山付客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四 壬

居皆極其擬似足徵其人孺子別號病鶴其私印曰活死人 方太古 方太古字元素蘭谿人號寒溪子少從章懋受經籍博士矣輒棄去太古乃言曰太古既希大雅不作徒呻佔畢以比里耳則世學也口實濂洛以傳同聲則世儒也夫文以載道五經尚矣次則禮記公穀莊列屈宋兩司馬降是即自名家譬之孺子母絕而乳存雖張口啜而就哺終不哺矣遂專力於古文詩歌好絕出於眾壯而出遊東盡吳會南至番禺遊閩海陟

三山、泛彭蠡湖、循江而下、遂家於吳、與楊循吉、都穆、文徵明相唱和、最後善王世貞、汪道昆、諸公皆亟稱之、督學關西孔天胤、耳其名、數欲見之、太古輒避去、乃令人伺之、一日屏車徒、間行入其室、願為布衣交、甚歡、吳中名士、黃省曾者、每越日輒治具名太古、太古至、不下一箸、顧自取乾脯食之、王守仁舟過蘭江、嘗造其廬、太古擷蔬食之、次日報謁、守仁亦以蔬進、太古曰、故人山人、草具固宜、公貴者、不當以山人食食我、乃改治具、太古為人病潔、所至携一鹿皮坐、則裸兩足、藉其上、嘗客於楊循吉、所臥具皆吳綾、太古、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四

五

出素褚、褻其下、且視其衾、無襞積痕、若未嘗觸者、一日與諸公登虎邱、雨驟至、衆皆疾趨、太古徐徐跣步、淖淖中、白足、雪皎、畧無沾穢、晚年歸隱金華、解石山、治黃白之術、卒、迤寒溪、故廬終焉、所著有寒溪集、論曰、少君元素、振奇越俗、太白山人之流亞也、一時名輩、共相傾接、近日錢牧齋皆為立傳、而蔡九霞作續廣輿記、列之婺郡人物、固將與大雲、澱水、共有千古矣、其人雖無宦情、而志喜近貴、各操所作、遊公卿間、時出其奇情、僻意、跌宕、激動之、使記錄之家、樂為傳述、然亦有文之故、嗚呼、誰謂身將

隱矣。無所用文哉。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四

金華徵獻畧卷之十五

鶴潭王崇炳虎文氏撰錄

門人黃廷元殿選較訂

東湖金 律孔時編梓

貞烈傳

胡氏

宋胡氏邵彥榮妻、湯溪龍邱人、彥榮除青州僉判、適李元昊入寇、淮陽震動、彥榮奉旨捍禦、人言彥榮陣歿、而胡氏艾而美、權貴人欲強娶之、胡抽刀自刎、彥榮聞之棄官歸、義不再娶、朝廷為立節義坊以徵之、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五 見歐陽永叔乞交潞公碑記

唐氏 汪氏倪氏

唐氏金華陳昌朝妻、昌朝第進士、生子沂而卒、唐氏居寡、撫沂長、娶汪氏、生子韓、而沂卒、汪居寡、撫韓長、而娶倪氏、生子元紹而韓卒、倪復居寡、唐居寡三十餘年、汪居寡四十餘年、倪居寡五十六年、皆始終一節、金華稱閭範者、皆推北園陳家、王魯齋銘其墓、併見金仁山集

唐淑芳

唐氏淑芳、蘭谿徐叔真妻、年二十而夫亡、無子、父母

欲奪其志、即引刀斷髮、破面、秉節終身、有司以聞、旌其門曰純節、朝請大夫趙與懃為作全節恩榮傳、

王氏

王氏蘭谿葉紹彭妻、金華王師愈女、魯齋栢之諸姑也、嘗從父宦、人謂必小其夫家、至則能執婦道、事姑甚謹、紹彭早卒、志不更適、遺腹一女、復亡、哀痛成疾、屏醫却藥、曰、吾生猶死也、何求生為、沐浴更衣而逝、

杜氏

杜氏永康諸杜山人、年二十、擇配而未嫁也、宣和間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五

方臘畔睦州、隣郡響應、有悍賊詣門曰、以女與我、否則盡殺、舉家驚泣、女曰、無恐、以一女活一家、曷為不可、乃曰、我女也、不可苟婚、願少需我、沐浴更衣、乃出、賊喜而俟、女乃閉門浴畢、更衣就縊死、賊駭去、陳龍川為之傳、

論曰、杜女當急猝之際、死生介於須臾、不驚不怖、從容整暇、能以其術殺身取義、不但求生不得、即求死又豈易哉、

陳氏

陳氏永康人、年十九未嫁、宣和間、官軍之捕盜者、所

過抄掠、女與妹皆被執、賊露刃曰、從我、以汝為妻、不則死、女色不動、掠髮、伸頸請受、刃遂殺之、頭墮地、怒視不瞑、時百鳥哀鳴、浮雲晝晦、白日無光、狂風振木、其妹相顧無人色、遂從之、去後有人問之曰、汝何不為娣、曰、難、難、

論曰、顧不難哉。昔有人問南陽慧忠禪師曰、白刃相逼、時何如。曰、不動。殺之何如。曰、殺亦不痛。嗚呼、必有殺而不痛之心、而後可以成其道。必有割獲可甘之心、而後有以成其忠。必有白刃可蹈之心、而後可以成其節。此在志士猶難之、彼以青閨弱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五

三

質、而能當死生而不怖、顧不難哉。顧不難哉。

應氏

應氏、永康章侯妻、與其姒周氏相歡、如同氣、宣和間盜起、所過殺掠、咸望風走避、應携兒行、病足不能前、周扶之、應曰、我以足病致死、命耳、姒何不急自避禍。周曰、願生死同之。賊至、肆威迫怵、皆罵賊而死。方殺應時、兒曰、殺吾母、願活我二母。賊怒、併刃之。宋太史為之傳。

周氏

周氏、永康周二三女、許配鮑勤、鮑家日替、父欲改嫁、

不從、有陳姓者將娶之、女投水不死、娶者脇之、乃縊而死。

楊氏

楊氏、武義鞏法妻、夫早亡、二子幼、而家素貧、人謂氏當奈何、曰、吾義寡鞏氏矣、二子稍長、遣從呂東萊學、囑曰、學而不成無歸、二子或經年不得見母面、卒年六十八、龍泉葉水心題其墓。

何道融

何氏、名道融、浦江凌楠妻、而諸暨人也、年二十而楠亡、遺腹一子、名堅、誓不再適、堅長、俾從陳亮學、曰吾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五

四

不死、欲待汝學成、見汝父於地下耳、勉之、堅卒以學問與薦書云、

論曰、楊與何、節婦而賢母者也。撫孤而能延其嗣、難矣。而且成其子之學、不益難乎。彼以閨中女子、而能識天下賢者、使其子從之、其有孟母之風哉。

宋嗣徽

宋氏、名嗣徽、金華吳頊妻、生三子而墮亡、宋年二十八、身姑繼歿、兩柩在堂、隣火及之、宋力不能舉、乃携諸孤、拊柩號泣、願與俱化、火遂滅、以為孝感所致、至順中奉旨旌門。

陳婦

陳婦，宋行軍司馬白中女。元司徒萍姊也。宋亡時，婦兄弟與母楊夫人相失。後萍貴，訪其母不獲，不御酒肉者二十年。婦在家，思母尤切，斷髮誓不嫁。燃指為香以禱，十指僅存其四。後聞母在順州，萍以金幣名馬請不得，乃問於朝，為降旨賜與金幣文錦甚厚。迎母以歸。婦與兄芹適自南來，遂奉母歸。蘭翁婦為尼，以養母，卒不嫁。歐陽玄云：陳氏女，灼頂累百，燃指凡六，額於神明，卒遂其願。即古史所載烈女事，何加焉。

謝帶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五

五

謝帶，蘭谿吳履妻。而金華人也。元季兵亂，遊騎及境，帶謂履曰：「患將至，盍避之。」履曰：「我在，勿恐。」是冬，履出郭南，帶申前言，且囑早歸。越四日，潰卒來，不絕帶。帶幼女行，且泣曰：「汝父不復見矣。」入山，度不免，謂膝曰：「善護吾兒，吾死此矣。」力疾捫蘿而上，立巖險絕處，先投其女，而身繼之，俱死。履歸，求得之，母子相向，貌如生。宋學士濂為之傳履工詩，仕明為良吏。

吳氏

吳氏，蘭谿方仲剛妻。居女埠。元季兵亂，與夫俱避難，去家西行一里許，聞鼓譟聲，是輿弗能步，謂夫曰：「若

宜自脫，勿以妾為累。」夫曰：「子將若何？」吳曰：「妾義不受辱，自有處。」夫揮淚去，兵且迫。適道旁有梅塘，水潔且深，遂投以死。越數日，兵去，夫蹤迹其處，屍橫水面，雖甚暑而顏貌如生，舉以歸葬。時至正戊戌夏六月也。章楓山為作烈婦亭。

程清

程氏清，東陽劉義妻。張士誠遊兵掠東陽，清奔竄山谷，寇逼之，不從，殺其子。清厲罵，遂殺之。今有祠在獨山，予至其地甚熟，土人言清夫婦被執，清計脫其夫，乃抱子投井死。故玉華山人詩曰：「豈不愛一子，安能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五

六

事二天。玉華去其時近，當不誣。今祠適在井旁，予有獨山劉烈婦祠詩云：「槐根突起槐枝秃，女郎古廟依山麓。劉家新婦本姓程，明眸皓齒顏如玉。時當元末龍虎爭，黃巾遍地相屠戮。舉家逃難山之坡，一羣鬼卒逼青娥。玉碎瓦全在頃刻，生死路絕將奈何。強顏誘賊釋夫子，奮身一擲千尋波。弱子纖纖豈不惜，割情完此無瑕節。天地悠悠日月長，茲山常在名不滅。」

馬淑

馬氏名淑，東陽人，年十九將嫁，而夫死。淑至夫家，制服終喪，未幾姑死，亦如之。父母欲更嫁之，淑曰：「既許

為人婦可更嫁乎誓不從先節以終

呂氏

呂氏永康何順妻。順早卒。遺腹一子。值元末被兵。家毀無以為生。或勸更適。答曰。一馬不被二鞍。卒能育子成立。年九十卒。膺詔旌門。

論曰。自明以後。婆之以貞烈見者何其多也。而自元以前。則寥寥焉。蓋事遠無徵。非得一二鉅公之筆。則不傳。嗚呼。雖有奇節。不得有文之人。安能有聞於後哉。然人雖有文。苟不擅一代之名。即其人且不能以文傳。而能以其文傳人之節乎。然則貞烈之實。寄於人之文。而文之命。又懸於一日之名。一日之名。千古之實所寄也。則名之權重矣。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五

七

宋氏

明宋氏金華人。夫為閩州守。被誣死獄中。宋與姑及子皆編戍金齒。子死途中。宋奉姑以行。誓死不易操。行路傷之。成都楊慎見其題郵亭壁歌。刻於詩抄。後編入一統志。詩曰。郵亭咫尺堪投宿。手握親姑慰茅屋。抱薪就地旋鋪攤。支頤相向吞聲哭。旁人問我自何方。俯首哀哀訴衷曲。妾家祖居金華府。海道曾為千正戶。舉艘運米大都回。金牌勅賜雙飛虎。兄弟膺

跡隱山林甘學崇。文不崇武。今朝玉堂宋學士。亦與妾家同一譜。笄年嫁向衢州城。夫婿好學明詩經。離騷子史徧搜覽。志欲出仕甦蒼生。前春郡邑忽交辟。辭親千里趨神京。丹墀對策中殿舉。馳書歸報泥金名。承恩拜除閩州守。飄然講勛西南行。到官未幾訪遺老。要把奸頑盡除掃。日則升堂治公務。夜則挑燈理文藁。守廉不使纖塵污。執法致遭僚佐怒。府推獲罪苦相攀。察院來提有誰訴。臨行囊橐無錙銖。惟有舊日將去書。城中父老泣相送。道旁過者咸嗟吁。一時微賊動盈萬。妾夫自料無從辦。經旬苦打不成招。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五

八

暗囑家人莫送飯。吁嗟餓死囹圄中。旗軍原籍來抄封。當時指望耀門戶。豈知一旦番成空。親隣憐妾貧如洗。歛鈔殷勤饋行李。伶仃三口到京師。奉旨編軍戍金齒。阿弟遠送龍江邊。臨期抱頭哭向天。姊南弟北兩相痛。別後再會知何年。開船未遣子病倒。求醫問卜皆難保。武昌城外野坡前。白骨誰憐葬青草。初然有子相依傍。身安且不憂家蕩。如今子死姑年高。縱到雲南有誰望。八月官船渡常德。促裝登途整行色。空林日暮鷓鴣啼。聲聲叫道行不得。上山險如登天梯。百戶發放來取齊。雨晴泥滑把姑手。一丈一丈

身沾泥。晚來走向營中宿。神思昏昏倦無力。五更睡重
起身遲。飯鍋未熟旗頭逼。翻思昔日深閨內。遠行不
出中門外。融融日影上欄杆。花落庭前鳥聲碎。寶髻
斜簪金鳳翹。翠雲蟬鬢蛾眉嬌。繡床新刺雙蝴蝶。坐
久尚怯春風饒。豈知一旦夫亡後。萬里遐荒要親走。
半途日暮姑云餓。欲丐奉姑羞舉口。同來一婦天台
人情懷薄似秋空。雲喪夫未經二十日。畫眉重嫁益
商君。血色紅裙繡羅襖。終日騎驢陟長道。穩坐不知
行路難。揚鞭遙指青山小。取歡但感新人心。那憶舊
夫恩愛深。吁嗟風俗日頹敗。廢却大義貪黃金。妾心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五 九

汪王淡如水。寧受饑寒不受恥。幾回欲羣江魚腹。姑
存不敢先求死。前途姑身少康健。辛苦奉姑終不怨。
姑亡妾亦隨姑亡。地下何慚見夫面。說罷傷心淚如
雨。咽咽垂頭不成語。路旁過者為酸心。隔嶺孤猿叫
何許。

論曰。予讀宋氏詩。矢口如話。不多不寡。不紆不直。
不僕不靡。一字一淚。而貞淑之氣。婉在詞旨之外。
此明朝三百年間詠之冠。列之正聲。不亦宜乎。

戴貞妹

戴貞妹。金華諸生戴嘉茂女。許王畿華而未嫁也。畿

華亡於痘。貞妹製服。跪於父母。而求奔喪。既畢。喪誓
不更嫁。公姑乃欲改適其次子。貞妹悲泣曰。公姑不
諒人意矣。既而選吉將成婚。乃持刀自殺。知縣龍遇
奇。親祭之。且詳三院。題請建坊。

論曰。以叔妻嫂。藝俗之極陋。戴氏以鴻鵠之高志。
而欲以爵鵠辱之。此翁此媪。數鷄牧犢之輩。豈知
人理哉。

楊氏

楊氏。義烏楊明八女。許胡恩矣。而未婚。恩以應募將
起行。而過辭丈人。立語於門前石畔。女窺見之。逾年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五 十

胡恩死。計聞。楊氏號痛誓不更嫁。已而其父受葉姓
之聘。將改醮焉。楊氏知之。自縊於所立石畔。
論曰。烈生於性。而亦激於情。情之正。即性也。楊氏
自石畔一見之後。生則常若其夫之立焉。死則常
若其魂之依焉。既從此見。亦從此死。一生姻緣。完
結。此處此亦楊氏之三生石也。

虞鳳娘 載明史

虞氏鳳娘。義烏虞守中女也。其姊嫁徐明輝。而卒。輝
聞鳳娘賢。懇其父而聘為繼室。鳳娘悲曰。兄弟不同
妻。姊妹可共。夫乎父不聽。鳳娘然而退。自經死。侍郎

虞守愚爲文祭之，而予亦志之以詩曰：姊妹共一夫，史策不勝計。溯其所從來，乃在唐虞際。皇英且如斯，後人復何罪。若以論遠嫌於心，豈無愧卓哉。虞鳳娘，稱情以立制，玉顏付繩纆。烈性留天地，前不見古人。磴磴自行意。

包氏

包氏，蘭谿包湘女也。湘甚貧，而女少能以禮自閑。已許朱楫矣，族叔欽素豪，以不主婚爲憾。適富賈范天生有瞞女意，欽因爲之謀，言湘曾受范氏聘，而楫奪之，訟諸官。范富欽險，湘與楫怯，訥不能舉其詞。官因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五

士

左范女聞而哭曰：官不明矣。吾爲朱氏鬼，不能爲范婦也。自縊死。士大夫吊賻，不絕於道。巡撫劉公督學，滕公遺奠於墓，題其門曰貞節。

章氏

章氏，蘭谿李之鯤妻，年十五，因夫病迎歸，歸則不能婚矣。既而夫卒，守節終身。當道交旌，邑人章自炳爲作傳。

章銀兒

章銀兒，蘭谿章潘卽女。時潘卽已死，而家復燬，銀兒與母結茅廬以棲。隣火及之，時母方病，衆呼女出，女

曰：母在此，方竭力扶母，而火覆其廬，衆環視不能救，火熄則見銀兒抱母而死，一時皆稱其孝。

王氏

王氏，義烏王宗武女，而馬希範之聘妻也。未嫁，希範殤於痘，予觀女之未嫁而守節者，其夫皆死於痘。鮮哉，蓋傳自自誓不嫁，有欲娶者，截髮以絕之。父母知不可奪，別建室居之。女茹淡衣素，紡織自給，以完節終。當道表其門曰：千古貞風。

章蘊奴

章氏，名蘊奴，永康人，許配馬世稱。時女年十六，將結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五

士

禱，而世稱患痘危，女求與夫訣，父母不允，竟不能阻。入門拜舅姑畢，則入夫室，奉湯藥，三日而夫歿，毀容斷髮，誓不歸寧。繼其姪以爲嗣，四十餘年如一日。有司上其事於朝，旌其門曰：故童馬世稱未婚妻章氏貞烈之門。

方氏 載明史

方氏，金華軍士袁堅妻，堅死，殯於城北濠上，妻貧無依，乃卽殯所，開棺寢處，餓則出飲於濠，久之不復出。郡守劉蒞，封土爲墓而禮祭之，而予繫之以詩曰：朝與懶體居，夜與懶體臥。人謂是懶體，見之掩鼻過。妻

見猶夫生不異結禱情

汪氏

汪氏，蘭谿胡岳妻，岳亡，食貧守志，岳弟助利其出，迫脅之，不從，則私受人聘，而以與至，汪氏覺之，乃更飾易服，衆方喜而飲，因從側門趨出，溺萬安橋下死。

葉氏

載明史

葉氏，蘭谿人，適神武中衛舍人許仲，仲家素饒於財，以不檢蕩盡，携妻投所親，卒於通州，氏守屍，晝夜跪哭，或遺之食，或餽金，或勸改嫁，俱不應，水漿不入口者十四日，竟死屍旁，年二十餘，州人為買棺合葬。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五

三

柳氏

柳氏，蘭谿王耀妻，年十七而歸，耀時已病，病且革，耀乃與之訣曰：汝年少無子，我死，汝宜嫁，柳以死殉，對道耀亡，屢求死不得，舅姑恐有變，使孫女伴之寢，乃語女曰：明早翁姑問汝，但云夜半子時，女幼不知，所云候女睡熟，乃沐浴更衣就縊，女覺呼翁姑救之，不及矣，唐漁石章樸菴，皆為作傳，當道，上其事，表曰：貞烈，予志以詩曰：夜半子時，明月在高樓，子規聲徹耳，公姑知我生，誰復知我死，惆悵留言，不能奉甘旨，明日公姑問道，我他無言，但云夜半子。

陳氏

陳氏，蘭谿何榮妻，十五而歸，榮三十而榮亡，陳氏哀哭絕而復甦者再，夫殯前山，常語人口：吾死當殯其旁，一日夫忌辰，祭畢，饌其舅姑，乃命婢取湯浴，久不出，啟其門，則自縊死矣，通身皆易新衣，縫之一箱，固鎖，發之，則殮服悉具，當道聞之於朝，得賜旌表。

徐氏

徐氏，蘭谿方滿妻，滿得麻瘋病，將使再嫁，徐氏恚曰：汝將賣我乎？我在，汝猶得活，賣我，我先死，汝隨死矣，滿感其言而止，數年，供藥食無倦，已而滿亡，徐氏甚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五

四

痛之，公姑及父母，謀為擇配，佯若將去，忽自縊死，予志以詩曰：物生有偶，始必有終，我知其夫，不知其瘋，生不異寢，就穴亦同，寄言少艾，無棄老窮，寄言媚麗，無棄病容。

王氏

王氏，蘭谿郭時行之繼室也，年十八而嫁，嫁而值時行病，日夕供藥餌，前室遺媵有娠，以時行病革，潛欲以藥墮之，王氏謹防之，已而時行卒，欲從死數矣，收而不死，又數月而媵生男，王氏喜曰：今可以死矣，竟絕粒而歿，當道旌其門曰：貞烈。

華氏

華氏，蘭谿劉志浩妻，年十七而歸，歸二年而浩死，遺孤週歲，即欲從死，以公姑勸而止，隣有童姓者，利富室之金，而為之媒，公始知其志堅，不允，乃瞞公姑之間，使隣婢金姐以甘言說之，華氏叱之，併誓童，童遂出惡言逼之，婦乃自縊，得救而甦，仍嚼舌死，有司請建坊表揚。

柯氏

柯氏，蘭谿諸生趙有念妻，明季敗兵過蘭谿，有念被殺，柯氏方避難山中，聞之觸石痛哭，嘔血數升，旋易服自縊死，時年二十餘。

麻氏

麻氏，東陽張濟妻，年十九歸張，而濟以輸糧金陵而卒，計至，麻氏痛哭不食者三日，姑慰勉，懇至，乃飲茗，汗翼日沐浴，整衣以鎖鑰付姑，自縊於寢。

胡氏

胡氏，東陽盧錡妻，年二十一，錡疾，家貧紡績以供醫藥，數年不怠，及夫亡，父母憐其年少，欲令改適，絕粒數日而死，有司上聞，旌其門曰奇節。

呂主奴

呂氏，名主奴，永康李汀妻，汀汲水失足溺死，呂氏哀痛，水漿不入口者數日，舅姑憐其少寡，使改適，呂氏知之，乃縫衣秉燭，赴汀溺所死，當道具奏，建坊立祠旌表。

盧氏

盧氏，永康李淳妻，淳亡，一男一女相繼喪，盧無以自存，歸依其母，兄弟得賂，欲奪而嫁之，盧氏度不免，給以薦夫而去，乃潛治殮衣，及期，哭祭其夫，至夜自縊死。

朱妙祿

朱氏，名妙祿，永康程浪妻，年十八歸浪，未逾月，促浪往南京從叔程銓學，行至句容病故，柩回，朱氏痛甚，且自咎，誓不更嫁，有黃某者欲娶之，其舅暗許之，朱氏遂自縊死，郡守劉公蒞，奏聞旌之。

黃氏

黃氏，永康陳章甫妻，年二十夫亡，黃氏剪髮繫夫手，誓同死，遂絕飲食，蓬首垢面，依夫像而哭，淚盡，繼之以血而死。

應氏

應氏，永康王世慶妻，年二十寡居，避寇青山口，警報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五

五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五

六

日急曰吾寡婦不可辱投水死家人覓其尸衣襟皆結不可開

鞏氏

鞏氏武義陳花容妻夫死伯叔逼令再嫁不從重賄其父母許之輿者至婦度不能拒乃密縫其衣自經事聞旌曰貞烈

徐氏

徐氏武義諸生楊國瑞妻年十九夫亡遺腹一女繼母欲奪其志徐氏剪髮毀容以死拒之嫁女既畢值東陽許都之亂武義響應徐氏瞿然曰未亡人待死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五

七

之日久矣今亂且迫吾豈能偷生乎遂自經

李氏

李氏武義朱男妻未嫁而夫患癩疾體腐不可近父母審於其舅若姑許令改醮十日將適他姓矣女請於父曰願別夫而後去比至誓不復歸敬事其夫逾年而歿哀痛不食死

石氏

石氏浦江義門鄭洪妻洪以岐陽王李文忠薦仕於朝坐同官累死於獄石氏自縊以殉明太祖聞之嘆曰真義門婦也

陳卯

陳氏名卯浦江張應華妻歸張甫一年應華從軍戰歿陳氏自經救甦服除父母與公姑私議更嫁小姑伴之寢以告婦曰吾嫁自有處應在後門耳小姑不喻意及娶者輿至乃自後門出投池中死前素濁後水為之清

潘氏

潘氏浦江孫廷佐妻佐病革謂曰吾死奈爾年少何潘氏誓從死削竹牌刻死節二字三年服除父議更嫁自經死竹牌緊在手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五

六

舒氏

舒氏義烏鄭經妻也景泰中處賊葉宗留劫掠郡邑舒氏為所獲脅之不從以羅巾自縊家人收尸瘞之後四年賊平鄉人藍汝耕夜經塋處見一少婦出迓曰妾舒氏之女鄭門之婦與君同鄉為賊所掠恐罹污辱乃自縊上帝以妾貞烈命為雷府侍書奈哀悃未舒煩君將書致姑婢耳附書訖更貽玉簪一雙汝耕過鄭氏呈書物且悉其故其姑婢泣視之果亡婦手札舊簪也出西樵野記

陳氏

陳氏永康胡蓋妻，正統乙巳，處賊掠境，携子走避，遇賊以刃加首曰：從我不死，應曰：從押前行，至深塘，棄子於岸，投水而死。

陳氏

陳氏金華姜良策妻，二十而夫亡，無子，誓不更嫁，終身縞素，歲時一謁舅姑外，閉戶獨處，親屬亦罕見之，年七十六而終，臺司交旌。

柴氏

柴氏蘭谿郭門妻，年二十而夫亡，伯氏迫使改適，乃依母家，撫其遺孤，備極艱辛，六十年如一日，提學薛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五

九

應旂為作郭節婦傳，仍奉旨建坊。

范氏

范氏蘭谿章宜賓妻，未嫁宜賓得痿症，既冠，猶童子也，父母欲改嫁，范氏曰：乞一見姑，婦商之，至即不反，既而宜賓亡，撫姪為嗣，年八十五而卒，奉旨建坊。

范氏

范氏蘭谿童懋禮妻，年十九而歸，懋禮病狂，常以鐵練鎖禁，范氏紡織，辦其衣食，時遭撻辱，弗愠，五年而懋禮亡，人曰：今而後得處所矣，范氏嚙血淋漓，以示守志，或勸之曰：狂暴之人，受其僕責，有何恩愛，况家

貧無子，不去何待，卒不聽，食貧守節，年七十六而終，府縣交旌焉。

徐氏

徐氏蘭谿張希周妻，未嫁，希周染瘋疾，兩姓皆願罷婚，徐氏堅欲歸張，歸而夫病轉劇，徐氏扶持調養，而希周以久病多躁，每加詈辱，而怡然順受，及夫死，徐氏哭甚哀，姑曰：婦數年間，如在黑暗地獄，今而後始得別求善配，何哭為，然徐氏卒不嫁，以完節終，蓋節婦多有，而二范與徐尤難之，予繫之以詩曰：惡疾在婦人，大義所當出，此疾移於夫，彼婦豈能悅，生則致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五

十

其愛死則盡其節，良由性所安，柑歡非枕席，此蓋女中聖，鬚眉豈能及，從茲七出條，或當寬其一。

馬佛奴

馬氏名佛奴，東陽李道琰妻，年十九，夫亡，無子，育其姪，以嗣，謹守婦道，孝事舅姑，完節而終，洪武十六年，旌表其門。

駱氏

駱氏東陽諸生王堯卿妻，年二十而寡，一夕忽夢舅姑授以子，覺而怪之，以語其奴，奴曰：豈賢姊有他志乎，曰：無，乃志其時，及期而姐生一子，遂育以為嗣。

郭淳

郭氏名淳，東陽陳罹福妻。姑羊氏患疫，且殆，醫曰：病危矣，雖盧扁無益，惟天乃可主。人曰：何謂？醫曰：有孝子慈孫，割股以救，感應天地，疾或可痊。婦聞言，夜焚香告天，願滅已壽益姑壽，割股肉熟以進。是夜見彩雲環其室，姑疾遂瘳。婦時年十九，事在成化七年八月。

孫氏

孫氏，東陽趙綽妻。嫠居，足不踰閭。一日，憐火相延，勢且迫，眾呼婦急出，婦不動，曰：吾得死所矣。瞬息，反風火滅，人皆異之。比得疾，子請延醫診視，曰：寡婦可與醫接手乎？不藥而卒。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五

三

陳氏 郭氏 郭氏

陳氏，東陽趙賢誠妻。年十九，誠亡，撫一子明峻，長娶郭氏，峻入太學，早卒。郭氏年十八，撫一子忠遂，亦娶郭氏，忠遂又早卒。郭氏二十三而寡，三代隻處，完節俱以壽終。

王氏

王氏，東陽盧懋琦妻。琦為兇人所殺，兄弟幼不能理，王氏請中寃獄成，而仍以賄免，乃嘆曰：夫讐不報，何

以生為。遂裹夫骨走會城，控法司，歷六七年，卒置其讐於法。

李順姜

李氏名順姜，東陽王錢妻。李氏自知不孕，為夫娶妾，生一子而夫亡，姑有宿疾，痛喪其子而加劇。李氏割股以進，有司旌其門曰節孝。

徐氏

徐氏，東陽張思選妻。年二十，舉一子而夫亡，姑患足痛，徐氏晝紡以養，夜則抱姑足於懷，以減其痛，十餘年不倦，以完節終。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五

三

趙氏 蔣氏

趙氏，東陽盧伯義妻。未嫁而伯義病，兩家議罷婚。趙氏固請行，比嫁不能成禮。趙氏奉湯藥甚謹，未期而伯義卒，乃以其侄懋悌為子。懋悌入太學，母偕行，就養病作。媳蔣氏，割股以進，大司成集六館諸生旌異焉。

金氏

金氏，義烏何仁二妻。年十九，夫死無子，每泣，繼之以血。族有利其產而欲令再適者，毀其廬之半以撼之。金氏不動，撫其侄以為嗣。太守劉公蒞，上其事，詔旌

其門

陳氏

陳氏，義烏徐越妻，越亡，一子亦亡，而陳氏年止十九，守志甚堅，繼其任，以終晚節，巡按周公汝貞旌其門，曰米霜雅操。

葉氏 朱氏

葉氏，義烏劉潤妻，年二十四，夫亡，遺腹一子，曰來，來長，娶媳朱氏而亡，朱氏年十九，無子，父母欲令改嫁，姑念守節難，又無子可依，亦勸其行，朱氏泣曰：新婦去，姑將誰依。辭繼支給，奉姑惟謹，年六十二，先姑一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五

三

歲而卒，後與姑合葬，有異花數本，出於其塚，狀如白菊。

李氏 俞氏

李氏，義烏黃承洙妻，年十九，夫亡，李氏將撞死以殉，姑諭之曰：汝有遺娠，宗嗣繫焉，徒死何為，乃忍痛而止，紡織奉姑，撫其子嗣，華長而娶俞氏，未幾嗣華亡，而俞氏守志，婦姑相依，完節不貳，當道旌之曰：一門雙節。

王氏

王氏，義烏虞良相妻，年二十，良相以選貢上京，病故，

遺一子曰德輝，又亡，父母憐其少艾，勸令他適，王氏斷髮自誓，而繼侄德焯為嗣，焯死，又繼侄德耀，德耀娶妻生子矣，而父子又皆亡，乃立侄孫應奎承耀祀，一身堅守，四遭憫兒，零丁孤苦，年登七十而卒。

陳氏

陳氏，永康王和欽妻，年二十九而寡，遺孤曰德中，陳氏以女工資生，撫德中長而教之，德中性孝，嘗因母病，籲天求代，母病遂痊，一日隣火延及，德中向火拜，火遂轉，人皆謂王氏母子節孝所感，洪武十六年，奉旨旌門。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五

三

何氏

何氏，永康呂堪妻，堪父玄明，聚義討賊，為臺官所殺，堪往亦遇害，何氏年十九，無子，以侄三錫為嗣，堅心守節，年六十八而終，洪武辛巳，奉旨旌表。

俞氏 吳氏 陳氏

俞氏，永康李軻妻，子祿，妻吳氏，孫齊，妻陳氏，俞年二十五而寡，吳年二十九而寡，陳年十九而寡，相繼守貞，米霜並潔，台郡王一寧題其堂曰：一門三節。

李氏

李氏，永康徐仕妻，年二十而寡，一子亦亡，家貧甚，身

始憐其孤苦命再適對曰饑寒可忍節不可失伯叔受富人之金欲逼之去欲自殺以絕之年踰八十而終

呂氏

呂氏永康程緝妻年二十五夫亡遺孤在襁守志不貳子孫相繼先歿三世一身年及百歲巡按傅公鳳翔旌其門曰貞節上壽

朱氏

朱氏永康樓備妻參政方之女也年十九而寡或擁眾欲奪之自投於水得救而活撫其侄文昇為嗣終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五 美

不易操有司奏旌其門

徐氏

徐氏永康胡鏡妻歸二年而寡無子徐氏素衣竹簪不預筵席卧傍夫柩足不踰閭隣火延及眾呼急出乃抱柩而哭火遂反人咸異之年八十無疾而卒都御史谷公表其門曰貞節

斯氏

斯氏永康徐啓陽妻年十九啓陽病劇斯氏割股食之不活誓不更嫁完節而終

周氏 朱氏 朱氏

周氏永康應子聖妻年二十三夫亡育子惟介娶朱氏年十九而介亡遺腹一子君發娶妻朱氏年二十一而君發又亡姑媳三代霜節相繼壽俱九十餘邑人周鳳岐有三節婦傳

程氏

程氏武義邵文德妻方許嫁夫有惡疾父母謀改適程氏曰命也竟適焉未期而夫亡家且貧無子乃閉門紡績以自食年九十三而卒事聞詔旌其門

吳氏

吳氏武義徐賢妻父曰温招賢同居賢亡吳氏二十

一歲無子夫家勸其更嫁吳氏曰此輩利吾財耳盡散之削髮堅守三十餘年事父母孝養備至事聞旌曰節孝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五 美

徐氏

徐氏武義劉雄九妻年十九懷娠二月而夫亡始憐之欲令更適婦泣曰有遺腹在奈何更適即對眾誓曰有適予嫁者以頸血汚之遂至母家生子撫以成人四十餘年無失節廣文劉他山獎以詩云撫孤垂白髮完節對青天

鄭氏

鄭氏，浦江義門女，諸生張應桂妻，嫁甫逾年，應桂患痘劇，語鄭氏曰：我死，汝年少，必不可守。鄭即剔一目以見志。遺腹生一女，仍亡，繼其侄為嗣，又亡，鄭一室孤君，始終一節，知縣須之彥，上其事旌之。

朱氏張氏

朱氏，張氏，皆浦江倪尚忠媳也。朱氏，義烏進士朱懋芳女，適尚忠次子仁禎，張氏，邵武通守張應棟女，適尚忠三子仁禴，祐弱冠，蜚聲庠序，禴亦少年知名，以力學得羸疾，張氏割股以進，禴卒，繼祐子立昌為嗣，明年祐病，朱氏割股以進，祐亦卒，姊姒含淚撫孤，焚哭相對，以至白髮完節以終，撫按旌曰：雙節。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五

五

劉氏

劉氏，湯溪章以傑妻，早寡，會姑亡，而隣火烟燄橫襲，將及其廬，劉氏撫柩呼天，俄而風反火息，時有括寇至，問其節孝，不加剽掠，郡縣交旌。

洪氏 李氏

洪氏，湯溪伍福妻，年二十五而寡，撫遺孤伍鳳長，娶李氏，年十八生子數月，而鳳亡，李亦寡，姑媳相依，終身不貳，時稱一門雙節。

洪氏

洪氏，湯溪胡邦憲妻，娠五月夫亡，時年十九，撫其遺孤，足不踰閭，家貧而節愈堅，年八十五卒，郡邑交旌。

錢氏

錢氏，湯溪章三保妻，三保癩疾難近，錢氏奉侍十年，無厭心，迄夫亡，守節終身。

論曰：夫秉義殉節，激於一旦，則事奇而足以動眾，抱志飭躬，守之終身，則行常而不能取名，然而嬰白之難易，古人已言之矣。彼青年守節，上事舅姑，下延宗嗣，使生有所託，而亡有以安，何必以一死為奇，若乃上下無依，孤幃獨處，無變爾度，無易爾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五

五

慮，豈非循性自安，特立不倚者哉。然或應旌而得旌，或應旌而不得旌，則時有所遇，勢有所絀，又不可執是以定論也。

俞氏

國朝俞氏，蘭谿鄭大全妻，年十五，大全病劇，迎歸，不能成婚而卒，俞抗志守貞，或勸之曰：女未諧伉儷，何勞苦守，俞謝曰：女既聘，即為人婦，人各有志，願弗復言，堅不可奪，家貧紡織以活，足不踰閭，年六十七終，府縣交旌。

朱氏

朱氏蘭谿章左生之聘妻未娶而左生亡計聞女痛哭即易服奔喪父母力止之不從居期年父母憐其弱而欲嫁之女曰吾義不改適無更逼我卒不能奪越歲而卒

唐氏

唐氏蘭谿官生趙世祥妻年十四以翁亡歸趙依姑而不婚將以除服而成禮未期而世祥病革始相見承訣絕而復甦折簪為誓自此足不越戶數十年如一日撫院朱特行旌表

郭氏

郭氏蘭谿諸生郭驥圖女許配趙贊化于歸有期矣先二日而贊化亡女聞計即變食易衣自誓守志比葬哭請歸趙父曰果爾亦門戶之光但日月悠久守節良難當思其所終女乃力懇曰大人即不欲當自勿見志邑令遲聞之親拜其門力贊其往既歸謹事孀姑以完節終

虞氏

虞氏東陽盧濟聘室濟少而能文有名以痘亡虞聞訃痛絕請奔喪父母難之遂求死仍得夫疾比危語喃喃欲與夫同穴及卒盧姓迎柩合葬學使者張安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五

五

茂為賦黃鶴吟

王氏

王氏東陽庠生陳應彥妻未歸而夫卒計至哭哭畢乃易衣求奔喪父不許則捉刀自刎家人持之得不死其舅陳正道以名儒官廣文適自闕歸造其堂女素服出拜約日歸陳而其姑李氏之計仍至女遂奔喪先哭姑次哭其夫奉夫主於姑側朝夕哭奠家事皆身任之稟於舅撫一子以後其夫時山寇掠境魁重其節戒不得入其門

郭瑗

郭氏名瑗東陽徐應麟聘妻徐與郭為中表一夕瑗夢應麟灑泣而至方晨起不樂而應麟報卒矣瑗堅欲奔喪父母止之不得至則哭拜成禮既葬父母迎之歸不往舅婉喻之曰吾年老鰥居更無他子吾且暮死而汝何所依也凡事當計其後毋執一時之意瑗曰婦已審之熟矣乃盡易其奩具為翁納妾曰幸而徐氏有後則婦可依以老矣不一年而生子瑗共撫之長娶而生數子瑗繼其一子以後應麟予再上其節孝之狀於學使者方洲彭公給匾以旌而不為題疏瑗初守節時王司項公一經為之作傳予復傳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五

三

其詳載金華文畧而併有詩曰上清淪謫偶為人白髮依然未嫁身孤栢有心原似石古冰爲骨不知春庭闈自供甘肥具枕簟相隨刀尺親寄語梁間隻燕道漫將紅線拂花塵其二嶽蓮爲性竹爲操保叔慙勤薪水勞昧爽登堂親杵臼幽窓無淚濕針刀伯姬執義原歸宋令女全終已適曹誰似孀居身未嫁空關永夜照蘭膏

丁團娘

丁氏名團娘許配沈名登而未嫁也名登從父宦雲南而卒於任女年十五卽守貞不字紡績以養寡母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五

三

歲時望祭其夫哀痛如初喪康熙甲寅年女避寇東陽寇至曰此丁貞女之里也戒弗焚其婢曰冬菊感女苦節相依不忍去歲甲子貞女年六十猶處子也而冬菊亦五十餘矣學使者景州張衡爲作傳

論曰在禮女未字夫死服期而別嫁未嫁而守節非禮也論者以爲非中道不在旌表之例而予謂不然聖人立中制以順人情使平近易行而有志者往往過之賢者每亟稱之以爲厲世磨鈍之資所以武王作而膺敏之殷士咸執祿將而伯夷恥食其粟光武興而南陽之故人皆膺品秩而嚴陵

不爲之臣載之前史千古有光夫男女之合生人之大欲存焉頽波漫流滔滔日下不峻其防伊與胡底彼守貞淑女一絲既定死生不易若澄水青蓮纖塵不受斯真廉頑之砥石而起痿之剛製也豈不急宜表彰哉

葉爾烈

葉氏名爾烈義烏諸生葉尙坦女許配金華孝廉張士絃子孫瑤爾烈明慧娟秀喜妝飾或成羣出遊鬢髮衣服必絕出於人傾動一鄉爾烈長而孫瑤猶童子也不永年而亡聞計固請奔喪父不能止乃與俱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五

三

往爾烈盛飾登輿至則拜其祖姑於堂次拜其舅禮畢則易服藉藜形神頓瘁剪髮一握寄其母而與之訣父急乃迎其母以防變翼日請謁其夫於墓哭奠畢則舉身觸石骨肉俱碎輿之歸漸甦稍稍進糜粥祖姑與母防益密時值中秋祖姑治饌觴其母爾烈侍忽破其碗衝其鋒於喉幾斷遂絕粒死乃輿觀而與夫合葬郡大夫以下皆出郭祭奠士紳民庶素服追送相沿於道有司上其事於朝得旌建坊於墓論曰吾聞烈女之詳於內弟張舜玉云烈女之父曾屬其爲烈女畫像言烈女事甚悉予遂述之爲

傳而括其畧於此。或云傳烈女不必及其容貌妝飾。予謂不然。好賢者凡一舉一動皆樂道之。若使概舉其凡。則美莊姜者不當咏碩人。其頤衣錦裝衣矣。兩人並烈。行若符節。而氣象不同。或土木其形而烈。或藐姑其容而烈。據實而書。何嫌於屑哉。

史氏

史氏。嵯縣史本學女。而死於東陽。故志之。康熙十三年。閩耿貞忠反。東浙所在響應。事平。本學名在叛籍。遁居玉山鄉山頭。呂氏。嵯邑令檄練長胡如甫擒送。家屬相繼發遣。行至布袋塢。女聞其父捕死。痛甚。念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五

三

父既死。吾豈能不辱。乃自簪擗躍出。墮崖死。時女年可十四五歲。東邑喧傳。嗟異。諸生何罹。憫女湮沒。議所以表彰之。瞿卒。事尋寢。予子崧壽。將於布袋塢建祠設像。以表其節。訪其地在深山窮谷。人迹罕至。事亦未舉。予姑為詩以志之。閩中弱質掌中珍。秉志錚錚玉不磷。決命一絲因痛父。投崖千仞恐汚身。憐伊正及花初蕊。知爾終非泉下塵。好並曹娥顯靈迹。江神不作作山神。

楊氏

楊氏。蘭谿趙養生妻。年十八歸趙。明年而夫亡。送葬

畢。躍入於池。救免。自縊。亦救免。姑與母環守之。勸進湯飲。乃裂碗割喉以死。邑人郭若釋為作傳。

潘氏

潘氏。東陽郭緇仲妻。緇仲貧且病。私與母計曰。兒且暮且死。死則妻必嫁。嫁則聘歸族豪。不如及吾在而嫁之。以語其妻。妻驚曰。子行且愈。何至此。仲與母諄諄勸之。不允。則繼之以淚。妻嗚咽。且悲曰。汝無後悔。既而媒以李氏之聘至。且以輿來。婦因哭為食。食其母。且食其夫。食已。上樓扃其戶。而更衣。有頃。迎者需矣。夫與其姑皆俟之。久之。無聲。扣其戶。不應。姑急呼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五

三

隣而發其戶。則縊矣。已絕矣。夫因大驚。搥床哭且悔。媒與迎者懼。急索其聘。昇其輿以去。未幾。緇仲病愈。母卒。緇仲漠然無所向。賈於他州。再娶有子。去其妻之。死逾三十年。尚未死。時適值郭貞女。守節。且皆出於長衢。詞人倡為貞烈詩。而予亦續咏之曰。有夫顏如墨。有姑髮如霜。誰忍舍之死。大義當參商。挽我青絲髻。整我紅羅裳。引身將就縊。顧影一自傷。持此三尺繩。為君繫綱常。

程氏

程氏。永康倪世陞妻。年二十夫死。時有欲強娶之者。

奔回母家，號哭不食，而密縫其內衣。次日與者復至，乃引斧破其輿，投水死。邑令梁為作傳，且申文請旌。

陳氏

陳氏，金華王忭妻。年甫二十，方兵至，陳氏從夫避難，大小奔散，止携孤侄。兵欲執之去，婦給之曰：「乞釋孤侄，甘心相從。」兵信而放之。稍遠，即赴水死。後夫覓得其屍，衣帶重結，繫其夫之詩扇於腰，以為記焉。

黃氏

黃氏，金華諸生嚴寅華妻。兵至被執，不從，投潭死。

戴氏

戴氏，金華烈女戴貞妹之女弟適諸生陳所思時避兵於售溪山，兵至而全家被執，戴氏出利剪於袖，刺喉死。士寇義之，遂釋其夫與子。

黃氏

黃氏，金華千戶李汜水妻。兵至被執，黃氏與媳潘氏同觸階死。次媳陳氏亦自縊。

論曰：吾聞兵燹之際，女之義不辱者，不知其幾也。吾嘗過青草塚，思起其靈爽而問之，而卒不可得。彼李千戶者，猶得以一門三節見於郡志，豈得之遺黎之老成者乎？蓋太平之後，婦人孺子，容或有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五

五

多識者，類得以述所見也。

沈氏

沈氏，金華申可賢妻。夫亡而撫其子，時閩寇屢至，沈氏與子皆被執，將辱之。沈氏厲聲罵之，賊怒，砍為三段，一時壯而憫之。

趙氏徐氏

趙氏，蘭谿進士葉鍾芝妻。徐氏，鍾芝弟鍾藻妻。時方國安兵潰至婺，一路剽劫。趙與徐俱被執，呼曰：「急殺我，我不去。」即跳蕩荷花塘。兵怒，以鎗亂擲死。芝藻歸，見雙屍浮水，顏色如生，奉旨建坊，題曰「雙烈」。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五

五

余氏 諸葛氏

余氏，蘭谿諸生趙世對妻。媳諸葛氏，女曰姦，方兵肆掠，余氏携女媳奔蹶，而折其右肱。媳洒淚別夫，姦未筭，亦誓同死。且曰：「事急矣，少緩，求死不得矣。」皆密縫其衣而自縊，時稱一門三貞。

童氏

童氏，蘭谿潘士柱妻。兵經其地，童氏扶姑行，為所獲，使乘馬，不從，扶之行，迫極，行遇一塘，投水。水淺，不能沒，方兵挾出，鞭之，婦大罵，亦之而去。

章氏

章氏蘭馨諸生趙以岳妻，而王氏其妾也。方兵潰過，蘭馨大掠，章氏勸其夫遠避，以免拷戮，且與訣。念夫老，止一弱子，因脫簪珥，焚香拜，囑付蒼頭，寄河西老嫗撫之。乃更衣密縫，同時自縊。死時酷暑，越六日而屍皆不變。府縣皆請旌焉。

黃氏

黃氏，東陽樓廷挺妻，有殊色。兵入其地，黃氏夫婦及其子皆被執，強之不從，乃磔其夫脅之。黃氏大罵，復殺其子，罵益甚，遂併殺之。

和堂六烈婦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五

五

和堂六烈婦，皆東陽三都人。一王氏，樓廷策妻；一陳氏，樓賢材妻；一蔣氏，樓用意妻；一李氏，樓用京妻；一吳氏，樓用孝妻；一王氏，樓用聲妻。山寇猝至，六氏知不能逃，齊赴水死。予為六烈婦謠曰：馬羣嘶兮女心怵，前路茫茫兮我行焉適。我行不前兮兵來何疾，兵逼我兮我將奈何。衆目相視兮涕滂沱，婦不得復顧其夫兮母不得顧其子。與其生為兵子婦兮孰若不辱其身以死。塘之水兮其波澄澄，相携一擲兮以畢此生。娥皇吾姊兮姒女英。

虞氏

虞氏，東陽趙忠興妻，年二十餘。寇至，家貧不能遠避，而土寇忽至，虞氏携三歲兒急走，被執，拉諸馬上，投而下者三，兵知不可辱，橫刺其脅以死。

張氏

張氏，東陽陳廷雪妻，平日事姑甚謹，奉姑避山寇他處。姑歸，以其青年而留，張氏語其夫曰：焉有為婦而避地棄姑者乎？因偕夫歸，而值寇適至，被執而罵，寇以刀叩頸，乃厲聲曰：殺即殺，嗚我何為，遂殺之。

陳氏

陳氏，東陽倪良洵妻，素恭順，修婦道。寇至見執，乃投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五

五

於西湖潭中。土寇以鐵鉤裂其體為四，聞者哀之，而予志以詩曰：裂我身，完我名，百裂我，我不驚。狗能蝕，月不虧，月明寇能毀，玉不損，玉英。

馬氏

馬氏，東陽張文泰妻，避寇山中，兵搜山，擒置馬上，與所掠衆婦從山岡出，其下有清水塘，自馬躍入水中，死。予記事至此，而贊以詩曰：馬上作，刻難活，生何憂，死何樂。塘之水，何淪漣，清淨界，迎我前，與波沒，為水仙。強草寇，汝無然，汝入地，我在天。

金氏

金氏東陽監生許欽京妻。奉姑偕女媳。避寇山庄。猝遇追騎。姑當其前。金氏身障之曰。殺我免我姑。奮奪其刀。十指俱斷。濺血數尺。兵駭去。姑與女媳皆免。病剗而卒。

論曰。金鼓一震。青娥紅粉。半入軍營。其能以名節自完者。千百中僅得一焉。嚴霜零而百草萎。而貞松之色不彫。洪濤決而坭砂漂。而危石之立益卓。彼雄弁悍卒。縱其淫殺。自謂得志。而不知適以成其節也。

盛氏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五

三

盛氏金華金應妻。年未二十而寡。守節終身。壽至百歲。猶健。時稱孀閨人瑞。

王氏

王氏金華諸生李時瑞妻。年甫二十。時瑞亡而寡。其弟時珍繼卒。妻陳氏年十八。姊奴同志。並勵霜操。以奉其姑。有司表其門曰雙節。

錢氏

錢氏金華陳良棟妻。年未二十而夫亡。撫其子茂榮長。而娶媳朱氏。年方及笄。而茂榮亦亡。姑媳相依。食貧勵志。久而彌堅。始年八十。婦亦守節三十餘年矣。

時亦稱雙節云。

倪仁吉

倪氏名仁吉。字心惠。義烏吳襄教公孫之藝妻。浦江尚忠倪公之女。給諫公仁貞女弟也。生秉慧資。幼習女訓。兼通文史書畫。針刺各極工妙。年十七。歸之藝。不三年。之藝亡。仁吉年二十。無子。育其侄三人。以後之藝誓不更嫁。事其姑龔氏甚謹。年八十。全節而終。奉旨建坊。所著詩文曰凝香閣稿。仁吉初為艷體。詩作宮意圖一冊。為生平得意之作。既乃脫落華艷。一歸平淡。所著文亦閒雅無凡近態。作小楷行真法。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五

四

本王大令授筆訣於其兄楨山。精妍適媚。如初月出天。華星列漢。迄今得其片褚。皆足珍賞。其畫小幅山水。毫翰細潤。丹粉灑落。近學文徵仲。而遠可不愧趙鷗波。其繡則色染既工。運針無迹。予嘗見其自繡心經一卷。素綾為質。刺以深青色絲。若鏤金切玉。精微潔淨。妙入秋毫。醫者金文。曾為予言。倪氏貌古氣蒼。晚年戴絨帽。着褐衣。一室中焚香晏坐。較勘圖史。或風日佳。娛命竹輿。帶女婢。流覽山水。得句。則出名紙。以精毫書之。題山野間耆儒名士。不類閨閣中人云。論曰。貞婦倪氏。既成其妾之節。宜逆絕諸好。不當

留心藝事。揚聲集譽。似矣。夫人之秉性。不能以齊。天授絕質。豈能自掩。長孫皇后。德冠六宮。而所為詩。乃陳隋靡習。顏魯公貞忠貫日。舉止談諧。雜出神怪。生既大節無虧。即餘習未忘。惡足苛論哉。

任星娘

任氏星娘。東陽任君實女也。年十六。所居曰橫店。女雖居市宅。而足不踰閭。有少年馬裁縫者。常為女成衣。女每與言長短。宜稱。心疑其可狎。一日任家作盂蘭盆。女已鍵戶臥。裁縫匿門外不去。其僮曰朱蘭見之。裁縫與之帶而釋之。蘭疑女與裁縫有約。而女

不知也。翼日。女織於樓。蘭示以帶曰。汝做得好事。持其罔而謔之。女怒。叱去之。遂告其母。母以告其父。父韓翁也。高言之。則恐四隣之知也。低言之。則不聞也。女因告其兄。兄不欲彰。隱之。女怒。遂引利刀斷其喉而死。朱蘭懼。亦自殺。不死。署篆浦江令。那世瞻臨驗。壯女之節。念曰。蘭不死。必取供成獄。獄成。踰年矣。且傷烈女心。因命無治療。蘭仍死。那侯乃遍詳三院。撫院朱公軾。具題於部。特旨建坊。

國朝定冊八十年。吾邑貞烈類不乏。而得建坊旌表者。惟任氏一人。皆那侯力也。予為詩以褒烈女。併頌

那侯為詩曰。霜刀切頸似風輕。至性真同鑄鐵成。人似藐姑處塵刹。天教豎子顯賢聲。青閨更出衝喉烈。彤史難專斷臂名。寄語旁人休暗揣。羅衫血色自分明。頌那侯曰。鐵石錚錚二八年。請旌即允亦前緣。得逢茂宰千秋遇。更值中丞一代賢。不惑浮言因有斷。斬除支節豈無權。進前落後俱埋沒。誰問霜飛六月天。時皆憾馬裁縫為漏犯。予曰。能免人戮。難逃天誅。不一年。裁縫見鬼。伯捉之。狂言暴死。

杜氏

杜氏。東陽溪頭吳妻也。夫亡。遺一子。養弱女為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五

里

媳已而子亦亡。乃嫁其媳。孤居有年。族豪收虞氏之聘。而逼使嫁之。乃仰藥而絕。蓋氏自夫亡。即藏砒石於身久矣。事聞於官。時邑令史窮治諸頑。殫其貲。而事亦寢。婦亡之夕。見夢於其妹。妹曰。吾姊。毋乃有他變乎。翌口。聞已死。凡主婚為媒。及欲娶者。不數年。皆相繼死。予曾有詩曰。哭夫淚盡又亡兒。毒石藏身臥起隨。十載俱栖燈。活三餐。都向劍頭炊。無端鬼伯催行急。正是人言可試時。生怪隣村老客婦。縹緲重刺嫁時骨。

徐氏

徐氏東陽觀里徐平侯女許字常氏子未嫁而夫亡常無可倚在家守制椎髻荆釵髮尼衫履始終一節今五十矣

李氏

李氏許字雙溪徐氏子即亡將改醮其弟李氏怒曰叔可妻嫂乎痛絕之其後他姓求者亦概絕之今三十七八矣女善操家父母亦安之李氏所居梅樹村三家樵戶無多識字女乃毅然自立靈芝瑤草無種而生難矣

近六十年來吾邑貞烈卓卓可旌者十人而未好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五

聖

守節者四人皆出於徐氏一宗徐郭氏徐李氏則徐氏媳常徐氏則女而又有盧徐氏名阿巽者諸生徐秉圭女伯德先生女孫也幼許字盧枝長年將二十猶童子也父母鬱不樂女不為意未成婚而亡女聞訃夜自縊氣已絕以麝香灌之復甦力求奔喪克修婦道合郡之士共為詩文志之合而刻之曰表貞集

毛氏補

毛氏義烏環溪王作霖妻年十九而美順治二年上寇臨境焚掠舉家皆逃毛氏初生子不能行夫曰奈

汝何答曰我必不出門前一步寇至先取其懷中子殺之挾婦去婦罵不絕口遂殺之果死門前云

王氏補

王氏義烏倍磊陳家柱妻年餘三十順治二年土寇至逃入八寶山賊獲而挾之去罵不絕口行至李舖街乃躍入塘而寇復抱之罵益甚遂殺之婦遺三子諸孫繁衍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五

聖

金華徵獻畧卷之十六

鶴潭王崇炳虎文氏撰錄

門人黃廷元殿選較訂

東湖金律孔時編梓

仙釋傳 異術

傅大士 釋

梁傅大士名翕字鳳鳥傷農家子為人端靖淳和無所愛著少與里人漁以籠沈水祝曰去者去止者留自是他漁者輒竟日無所得一日遇胡僧曰嵩頭陀與語因地因令臨水自照乃見頂光莊嚴法相具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六

一

足即悟前因乃曰爐鞴之所多鈍鐵良醫之門足病人當度衆生何暇思天宮之樂乎因問修道之地僧指松山下雙檣音樹曰此可矣大士因棄家修道於此所居恒有虎即以餘食投之虎即馴伏所投之食咸化為石五色通明大通六年令弟子奉書武帝帝知其神異即勅闕者預鎖諸門大士出木槌叩一門諸門洞啟直入善言毀唱拜不從徑登西國貢榻帝問師事從誰答曰從無所從師無所師事無所事帝大異之親為設食特詔供養於鍾山朝野傾矚後復還山前此兩樹根株異植枝葉連理各有異氣出木

窟中經行其下嘗聞天樂時降甘露因於其間置刹號曰雙林始為輪藏以轉諸經嘗登山經行次忽有奇雲五色圍繞其身經月不散因號其山曰雲黃所示法要三偈曰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為萬象主不逐四時彫又曰空手把鋤頭步行騎水牛人行橋上過橋流水不流四語鮮會又偈曰夜夜抱佛眠朝朝還共起起坐鎮相隨語默同居止纖毫不相離如身影相似欲識佛去處祇這語聲是又心王銘有云水中塩味色裏膠青決定是有不見其形心王亦爾身內居停面門出入應物隨情紹泰元年告衆曰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六

二

我聞大覺捨頭目財法利安六道佛法欲滅先有衆災雲集人民困苦如今所見次第當至誰能普為一切遺身度世於是上足承言法事甚衆大建元年示疾卒其事詳載徐陵所撰碑中

論曰大士三偈旨趣幽玄機鋒險峻其第一偈即儒者談理豈能遠過其第二偈則趙州臨濟啟關發鑰之語不謂達摩未來而大士之言默符冥契奇哉

惠約 天台智者大師另是一人

惠約即智者大師姓樓氏名靈燦烏傷之山里人家

世爲郡掾吏、約生而開敏、未嘗食鮮、不衣繅纈、年十二、至剡窮究經藏、既乃師事惠靜、靜才識清遠、爲時名僧、每相賞異、因改名惠約、齊竟陵王鎮會稽、招禮之、刻令周顒慕其清勝、去官偕與至都、任草堂寺、司空褚淵請講淨名勝鬘經、淵嘗疾、約往問、淵在寐中、聞有人曰、菩薩來也、驚覺而約適至、坐頃、病忽瘳、淵益神之、及爲尚書令、請於帝、居約省中、左僕射王儉亦相信從、亦請約居省中、或曰、師既絕穀、清虛高蹈、物表而屢接朝貴、毋乃未忘勢乎、答曰、貧道意樂便往、不知其他、已而儉卒、約還草堂寺、而吳興沈約與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六

三

周顒偕至、一見嗟異、以爲道安惠遠之流、隆昌中、沈除東陽太守、遂與共舫到郡、遊金華赤松澗、經年斷穀、但進麻棗、時有道士居此、爲山精所苦、觀宇空廢、長山令徐伯超、請約居之、約直往卧、忽二青衣女、資質姝麗、從澗中出、約與語、女頂禮而去、會沈約被代、因還草堂、天監中、沈約爲尚書僕射、徵請約居省中、後沈爲丹陽尹、一日神氣不樂、仰頭視屋、謂約曰、昔王褚二公、並爲京尹、供養法師、今弟子復得繼跡前修、嗣朝賢居此者、亦應相奉、弟子朝露耳、不知師當復見如弟子輩者幾人、約瞪目良久、乃曰、曠越彌報

旣是方便輪轉、貧道應助世教、別有緣會、當非復此屋也、沈曰、弟子常見法師、此時否、答言不也、沈指同坐客應豐之曰、此少年見否、答言不也、沈不懌而起、其年沈卒、後一年應豐之亦亡、豐之始病、進藥曰、無用、約公言驗、吾必不起矣、天監十一年、武帝始請相見、每與談說、動經晨夜、一日延約於內殿、先行頂禮、法師勿使外人知、少選、約合掌入澡瓶中、成五色雲臺、結跏正坐、須臾之間、復身如初、亦謂帝曰、貧道身入澡瓶、亦請陛下弗使外人知、若是本色道流、只當懸墜下、弗使自知、智者大師用許多云、貧道受陛下頂禮、神通止足生其崇信、不足開其本覺、帝於是執弟子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六

四

禮北面受戒、每與約語、呼爲闍黎、與臣下言、稱爲智者、自皇儲以下、莫不受業、京邑名僧士庶、著弟子錄者、四萬八千人、中大通於所生宅、置本生寺、詔所居里、爲智者里、大同元年、有疾、謂弟子曰、我見道場內、有老翁被髮執錫、女見否、遂卒、帝臨其喪、詔塔於寶誌墓傍、始知所見老翁、卽誌公也、本生寺樹碑、蕭子雲撰文、草堂寺碑、王筠文、

論曰、智者大師、能已褚淵之病、而不能緩沈約之死、能入澡瓶結跏趺坐、而不能使梁武無臺城之阨、非道不足、良由聚散成毀、道之自然、卽其身尙

不能逃。而能有術以濟人哉。齊梁君臣不知反身求道以立邦本。徒妄希福田利益。誤矣。

千歲和尚 以後入浦江之時為序。故列之智者之後。

千歲和尚。相傳中印度人。周威烈王十二年降生。左掌握拳。因名寶掌。魏晉入中國。入蜀禮普賢。留大慈不食。日誦般若等經千餘卷。有詠之者曰。勞勞玉齒寒。似逆巘泉急。有時中夜坐。階前鬼神泣。一日謂眾曰。吾有願住世千歲。今六百二十有六矣。故人以千歲稱之。旋遊五臺。南歷衡岳匡廬。尋入建業。會達摩入梁。叩請證悟。梁武帝以其年高。延供內庭。未幾如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六 五

吳作偈曰。梁城遇導師。參禪了心地。飄零二浙遊。更盡佳山水。至浦江。里浦山下。遇一老人。問欲何之。師曰。訪地修行。吾將老焉。老人曰。北山峰巒奇聳。中有石窟。如方丈。號浦巘。宜有道居之。值中秋。遂抵巘下。見其山泉秀索。月白風清。師乃歌。有行盡支那四百州。此中徧稱道人遊。之句。遂結茅於此。而名其山曰。寶掌。一夕雷奔電掣。巨石突起。巘前。因名為飛來峰。師夜誦經。有五人聽講。問之曰。吾山中五通神。居巘北石上。因名曰五通遊。戲峰旁。有一石。師常晏坐。因名曰石晏。巘時有朗禪師。與師友善。師遺白犬。馳香。則

答則使青猿。故有題朗壁者云。白犬啣書至。青猿洗鉢回。師住寶掌十七年。一日告其弟子慧雲曰。吾住世已一千七十二年。合將謝世。說偈而瞑。慧雲得師丹訣。住東巘下。能使顛頂開闔。龍虎皆伏。號伏虎禪師。

論曰。寶掌能以神丹自壽。服食練形之學。釋氏之所不取。及遇達摩。乃始證悟。而卒以授其徒。毋乃結習未忘耶。

具胝

唐具胝和尚。新昌章氏子。在金華山。初住菴。有尼曰。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六 六

實際至。戴笠執錫。遶座三匝。曰。道得卽下笠子。如是三問。皆無對。尼便去。口曰。勢將沉。何不且住。尼曰。道得卽住。又無對。尼去。具胝歎曰。我雖處丈夫之形。而無丈夫之實。不如棄菴。往諸方參尋知識去。其夜山神告曰。無去。不日將有肉身菩薩至。逾旬而天龍和尚果至。具胝迎禮。具陳前事。龍豎一指。示之。具胝當下契悟。自此凡有學者參問。惟舉一指。別無提唱。有供過童子。每見人問事。亦豎指抵對。人謂其胝曰。和尚童子亦會佛法。胝一日潛袖利刀。問童子。問汝會佛法。是否。童子曰。是。曰。如何是佛。童子豎指。胝以刀斷其

指童叫喚走出。他日。祇召童。童回首曰。如何是佛。童舉手不見指頭。豁然大悟。祇將卒。謂衆曰。吾得天龍一指禪。一生用不盡。

論曰。或疑具祇豎指。則是其徒豎指。則非乎。曰。是則皆是。非則皆非。惟斷去其徒之指。方不於指上求佛法。方知一身揚眉瞬目。擎拳翹足。莫非佛法。且道佛法在指頭。還在目中。也不在指頭。也不在目中。須知見從何起。起無所起。如是則賓中主。主中主。歷歷分明。

貫休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六

七

貫休。姓姜氏。蘭谿人。嘗得十五羅漢梵相。貌之尚缺其一。夢有告者曰。師之相是也。遂爲臨水圖。以足之。至今十六應真。在蘭谿大雲寺。錢鏐稱吳越王。休投以詩。曰。貫通身來不自由。幾年辛苦蹈林邱。滿堂花醉三千客。一劍霜寒十四州。萊子衣裳官錦窄。謝公篇詠綺霞羞。他年名上凌烟閣。豈羨當時萬戶侯。王傳語曰。十四州宜改四十州。乃相見。休曰。州亦難添。詩亦難改。孤雲野鶴。何天不可飛。遂泝江西。上至洛宮。高氏優遇之。館於龍興寺。亡何入蜀。蜀王建客遇之。令主東禪院。錫號禪月大師。日致茶藥之屬。嘗有內宴。貴戚滿座。

休亦與焉。建曰。師試誦近詩。休卽吟公子行云。錦衣鮮華手擎鵝。閒行氣貌多輕忽。稼穡艱難總不知。五帝三王是何物。撫節高唱。旁若無人。客皆大怒。休少工篆隸。荆州成中令。洵就問筆法。休良久曰。此事須登壇而授。詎可草草言之。成亦怒去。又每得句。輒自語曰。只堪供養佛。嘗贈人云。風清江上水。霜灑月中砧。得句先呈佛。無人知此心。其自貴少諧如此。詩已會禪。傳者以爲自登鄱陽寺閣詩曰。寺樓閒縱望。不可到斜暉。故國在何處。多年未得歸。寒江平楚外。細雨一鴻飛。終學於陵子。吳中有綠薇。春日山行曰。重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六

八

疊太古色。濛濛花雨時。好山行恐盡。流水語相隨。黑壤生紅木。黃猿領白兒。因思石橋日。曾與道人期。他句如一林湘渚月。千古獨醒人。壑風吹磬斷。杉露滴花開。何年今夜意。共子老孤峰。絕句如霜月夜徘徊。樓中羌管催。曉風吹不盡。江上落殘梅。皆稱佳唱。當時與齊已齊名。有西嶽集十卷。吳融爲之序。弟子曇域增爲二十五卷。

論曰。吳賜如云。有唐風雅旁達。皎然靈澈。遂入作者闕域。然皆假津要貴。托乘名流。以資輪翻。禪月崢嶸。晚季周遊萬里。頤頤王侯。深既敷。宗風兩

振會理收。時托諷喻。覽其旨趣。蓋非詩僧。

保暹

五季保暹字希白。金華普惠院僧。景德初。陳克所序九僧詩。暹其一也。寄行肇上人曰。舊隱湖西寺。青青千萬峰。來書度深雪。歸夢斷疎鐘。開口與時僻。論心似我慵。流年共衰鬢。昨夜又聞蛩。重登文兆師水閣。日重來共倚欄。臨水景多閒。高樹下殘照。寒潮平遠山。夜吟長負宿。秋病久思還。早晚離城裏。從茲定掩關。寄白閣元貞曰。一從歸白閣。更不入長安。絕頂無人上。西風徹夜寒。懸崖垂雪度。飛瀑過雲看。應念馳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六

九

名者。青門得路難。秋居書懷曰。默默疎林下。獨知秋氣濃。半生猶是客。後夜更聞蛩。吟苦仍成癖。年衰自覺慵。終期拂衣去。江上有諸峰。皆精婉。有貞元遺響。宋德謙禪師。居武義明招山。道風遠播。機峰峭峻。不遜雲門雪竇。非深透禪理。不能領會。故不錄其公案。明千巖和尚。臨濟正宗。中峰嫡嗣。居義烏五雲寺。十嘗見其語錄。宋學士濂時至寺叩請。至今猶存學士亭遺迹。婺州儒者。諱言禪。至宋學士始深悟佛乘。臨歿。作觀化帖。以儒者不識禪理為惜。末句云。世人不信。可悲可歎。全文見集中。其所得於千巖深矣。

定光佛

定光佛。姓徐。金華十九都。彎塘人。出家祥符寺。法名志蒙。好衣錦繡。往來闕閭間。句錢市。翫首。充僮。故名猪頭和尚。或伺所遺骨。終不能視。凡言災福皆驗。在婆三十載。景德三年秋。忽往三衢。郡人堅留不可。抵衢之吉祥院。即今天寧寺。形態顛狂。見有新人過市。揭簾咬其頸。從者大驚。驅之。乃曰。三籊麻繩。二籊斷。不諳其意。女歸一月。縊死。以一籊未斷也。一朝往南市。向人家齋。甕。持棒驅出。急除厥穢。穢沉底。發之。見毒蛇。斃其下。一家得全。事多此類。衢守異之。招而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六

十

與之食。守有女。年十九。未能言。覩見師。即朗聲曰。此定光佛也。師曰。泄吾機者。織女也。女即坐脫。師歸澡浴畢。乃作偈曰。古貌昂藏。法中之王。猪首千個。不把片嘗。陶其真性。吾是定光。說畢亦坐脫。越七日。異香滿室。後寺火盡燼。師真體獨存。趙清獻公。拈為之讚。曰。散聖初來自狂走。盤飧一日一猪首。迄行坐脫。世始知古佛定光。化希有。教言能伏災。火風。大士同慈。喧眾口。為霖救旱。享克誠。嚮應未嘗逾所守。衢人知恩。思報恩。廣殿深藏。宜不朽。月明岩。慧光佛。無考。故未立傳。

邢侯

邢侯諱植行第九金華赤松鄉人母夢金甲神入懷而誕生有膂力宋慶曆間應武科不第歎曰大丈夫生不遇時當廟食百世卓立而卒鄉人立廟紫巖祀之絡興間命師於淮上禦敵見陣前有神長三丈揚旗書護國邢九公軍得全勝此後師中皆祀之開禱用兵疾疫大作侯顯靈而獲痊勅封忠佑侯廟曰康濟又封剛應廣利忠佑侯勅封者三凡鄉民水旱疾疫火盜禱之輒應鄭剛中題其遺像曰氣宇不凡而猶心赤歿為靈神生為豪傑護國佑民恩封三錫冕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六

十一

旒袞衣萬年血食

白砂招利侯

金華之南鄙有白砂堰三十有六首啣輔蒼尾跨古城極旱不涸極澇不潰灌田不知幾千萬畝民用饒足皆藉招利侯靈既侯姓盧字文臺漢末討赤眉有功嘗著顯跡矣所居即輔蒼壘田號盧坂歿而葬焉遂廟食其地吳黃武六年三月大水廟之香火漂至白砂遂建廟祀之赤烏元年旱鄉民謀開堰引水灌稻鉏畚所及纔三十步巨石晶然隱出役夫斂手乃禱於侯一夕大雷雨空中洶洶若喊聲迨明石已開

三十六堰以次而成唐僖宗封武威侯錢氏有土封保寧侯宋政和間乃賜廟號招利淳熙間封靈贖侯自漢末至今千有餘年垂惠顯靈民受其賜每歲秋州里及他境之民揚旂捧香以千萬計今欲存三佛五侯遺蹟訪得杜伯高碑記予節畧志之

錢侯

錢侯諱佛紀行三義烏智者鄉人少學法於母舅鮑六郎又師匡廬道士盡得其符呪指訣能驅魔祟起危疾一日與邢侯鬪法從地湧起石塔擲竹葉於水化為魚冷水熱沸卒為神淳祐二年臨安火侯往救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六

十二

火即滅理宗勅封火應侯立廟古盤山一切水旱癘疫禱之輒應鄉民至今祀之東陽有錢侯塑像貌白皙恂恂儒者戴烏巾金帙額捏訣介而坐殆即侯也

陳侯

陳侯以行稱百廿五云橫溪人赤臉睜目昂鼻長鬚剛稜雄赴猛氣逼人少貿易折本囊空無所向獵於山生擒白額而歸歿後顯靈明時盜發用鏡鬪者怯侯以陰兵翼之誅其魁掘穴殲之封鉄應侯廟食至今東陽有陳百廿五相公允獵戶油車之家皆奉為香火其即侯耶其非侯耶

皇初平 仙

晉皇初平、蘭谿人、幼牧羊、忽失之、四十餘年矣、一日其兄初起之市、見一道士、言初平在金華白石室中、走索之、惟髻樛齒、猶故時容、叩其所為、曰牧羊耳、羊惡在、曰在山東、往見白石磊磊、以為誕、初平叱之、石皆成羊、飲訖、萬態初起、大駭、下拜師事之、絕粒服松脂、茯苓、在赤日中、無影、遂俱仙去、其地號赤松澗、相傳神農時、雨師遊此、以火自焚、其松盡赤、初平得道、因取以白號、與張子房所云山腹為觀、觀傍古松百餘、丹井出焉、熙寧中、道士且食、忽見松間羣雞皆振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六

十一

羽鳴異、而跡之、有物如彈丸、光焯然、如電、欲流、急掬而置之、奮俄指、臂如灼、大詫、謂此必丹也、欲啟而吞之、則化為蟾蜍、色如瑩玉、伸手攫之、透指而出、遂失所在、至今深夜涼月高秋、時見神光浮峰頂上下、其形如鳳、沈約赤松澗詩曰、松子排烟去、英靈緲難測、惟有清澗流、潺湲終不息、神丹在茲化、雲駢於此陟、願受金液方、片言生羽翼、渴就華池飲、饑向朝霞食、何時當來還、延竚青崖側、唐宋邕詩曰、莫道真遊烟景賒、瀟湘有路入金華、溪頭鶴舞春常在、洞口人間日易斜、一水暗迴低繞澗、五雲長往不還家、白羊成

隊難收拾、吃盡山中芭勝花。或載曹唐

馬自然

唐馬自然、名湘、建中元年、八月十五日、南自霍山、至永康延真觀前、指庭松曰、此松已三千年矣、當化為石、已而果然、忽大風震電、石作數段、刺史楊發昇其石、入郡齋、以其二置龍興寺九松院、霜皮鱗皴、各高六七尺、深三尺、故根尚存、其時他山松、亦有化者、湘為人類、風狂、能與人治疾、不用藥、但以竹杖擊病處、或指之、吹杖頭、如雷鳴、疾即愈、又喜為詩、相傳其登泰山詩曰、太初一分何處尋、空留曆數變人心、九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六

十四

天日月移朝夕、萬里山川換古今、風動水光含遠嶽、雨添嵐氣沒高林、秦皇漫作驅山計、江海茫茫轉更深、馬自然不知何許人、浙東志載馬湘錢塘人、或曰藍官人、少為小吏、好經史、工文學、嘗遍遊方外、至湖州醉墮霄溪、經日而出、衣不沾濕、指溪溪、即逆流、每飲酒、白塔巷酒肆、醉謂主人曰、我今且仙、無以酌宿、通乃出囊中藥、點酒器、並為紫金、宋大中祥符間、卒、葬於杭、明年東川奏梓潼縣、有道士馬自然、白日上昇、杭人發其塚、止存竹杖、其印此人乎、

趙炳異傳

漢趙炳、東陽人，能為越方以氣禁人，人不能起，禁虎虎即伏地，可縛以盆貯水，吹氣作禁，魚龍立見，時遭兵亂，疾疫大起，炳與閩人徐登遇烏傷溪上，各試所能，登乃禁水，水為不流，炳即禁枯木，木遂生，莢其道貴清儉，惟酌東流水，削桑皮為脯，禮神行禁，所療皆除，後炳東入章安，今臨海縣人未之知，炳乃升茅屋，燃鼎而爨，主人驚呼，炳笑不應，炊畢，茅無所損，又嘗臨江欲渡，舟未發，炳則張蓋坐其中，長嘯呼風，亂流而濟，百姓信服，從者如歸，章安令以其惑眾殺之，而民為立祠曰趙侯廟，至今蚊蚋不入，今白嶽大帝即其人出天台志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六

十五

論曰：二皇清修絕眾，實安期、羨門之流也。况寄跡幽勝，託賞藻翰，著撰之家，類喜稱述。馬湘知老松化石，輿圖並載，趙炳好為機僻，事怪典常。然范史抱樸子皆稱之，趣舉方間，豈能獨遺哉。

方技傳 戴思恭 朱震亨醫案附見

明戴思恭，字原禮，浦江人，洪武中為太醫院御醫，寵賜優渥。三十一年，上不豫，輦出御左順門，召諸醫侍疾無狀者，皆付獄。顧原禮曰：汝仁人也，罪無預汝，無恐。太孫即位，誅諸侍疾者，拜原禮院使，諸王

入臨，太孫為道前語，皆勞原禮有加等，且為讚詠。方文皇帝為燕王，時嘗患瘕，久不愈，召原禮，原禮視疾已，問王何嗜，曰嗜生芹，曰得之矣，投之以劑，夜暴下視之，皆細蛭也。原禮之學，得之朱震亨，震亨初習醫時，方盛行大觀方，震亨疑之，曰：用藥如持衡，隨物重輕，而為前却，古方新病，安能相值乎？於是出門求師，走宛陵，建業，不得，還至武林，乃得羅司徒知悌，知悌字子敬，宋寶祐中寺人也，得金士劉完素之傳，名守真稱劉震亨造謁，十往返，不能通，震亨乃立其門，大風雨不去，或告羅曰：朱彥修，江南名士，不可失，知悌遽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六

十六

見之，如故交，言醫之要，必本素問難經，而濕熱相火為病最多，人罕有知其秘者。又長沙張仲詳外，東垣詳內，必兩盡之，方無所憾。醫家大旨括於數語區區之學，泥之且殺人，震亨聞之，夙疑，水釋學成而歸，每治疾，巧發奇中，諸醫皆驚，或訕且排之，卒乃大服，皆願為弟子。大江以南，莫不知有丹溪先生者，江浙省臣討問深入瘴地，病還，將北歸，震亨診之，曰：二十日死，倘在三箇時，名我可使還燕，然亦不能生也。如期卒於姑蘇，又權貴人，以微疾召，危坐中庭，列三品儀衛，震亨入診，不言所病，出告人曰：三月後當入鬼錄，尚以貴驕

人耶亦如期死一少年病熱兩額火赤躁而走於庭不自禁將蹈河震亨曰此陰證也製附子飲之眾皆愕飲已疾如失一女子狂而譫如鬼憑之切切私語求震亨治震亨披帷掌其頰責其有外心女驚啼侍者亦訝已而疾良已蓋是女已字而避時也他奇多若此在諸書中不載原禮初學醫即師震亨震亨盡以其業授之而醫益有名治多奇驗原禮從叔仲章六月患大熱面赤口譫語身發紅斑他醫投以大承氣湯而熱愈極原禮脉之曰左右手皆浮虛無力浮則表證虛則不宜非真熱也張子和云當解表而勿攻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六

七

裏法當汗遂用附子乾薑人參白朮為劑烹液冷飲之大汗而愈諸醫方氏子婦瘧後多汗呼滕易衣不至怒遂厥如死灌以蘓合香丸而值此後聞人步重或雞犬聲輒厥原禮口脉甚虛重取則散是謂汗多亡陽正合經意以參芪補之驚漸減淡旬而安松江諸仲文長夏畏寒常挾重纊飲食必熱如火方下咽微溫則嘔他醫用胡椒煮伏雞啖之至三病愈亟原禮曰脉數而大且不弱劉守真云火極似水此之謂矣椒發陰經雞能取痰抵以益病以大承氣湯下之晝夜行二十餘回咸續之卒復以黃連導痰湯加竹

瀝服之竟瘳姑蘓朱子明之婦病每長號數十聲暫止復號人以爲中厲莫能療原禮曰此鬱病也痰閉於上火鬱於下故長號則氣少舒經云火鬱則發之遂用重劑涌之吐痰如膠者無筭乃復初樂原忠妻亦蘓人也因免乳後病驚身翻翻如升浮雲舉目則室廬旋運持身弗定他醫補虛定驚皆無驗原禮曰左脉雖芤且澁神色不動是因驚心包絡積汚血爾法宜下之下積血如漆者一斗即愈留守衛吏陸仲容內子病熱妄見鬼神手足瞶動他醫用黃連清心湯不應原禮視之曰形瘦而色不澤乃虛熱耳法當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六

六

用李杲即李東垣以甘溫除大熱之法為治即經所謂損者溫之者也服人參黃芪而安此宋文憲濂所記原禮醫既有名吳中高士王賓願受方書原禮曰北面拜受乃與賓不肯一日原禮他出賓入室取其書去賓不娶臨死以書授盛寅侍文宣兩朝皆有聲論曰宋潛溪云醫之為道本於素問內經其學一壞於開元再壞於大觀執一定之方治無定之病刻舟求劍不究軒岐微旨宋之錢仲陽獨能發遺經之秘而擴充之金之張劉李諸家又從而衍釋之於是內經之學大明劉氏之學朱彥修得之最

深。大江以南。醫本內經。彥修發之也。原禮其高第。弟子用心最篤。造理最精。故察症無不中。昔司馬子長作倉公傳。所載治病之狀。甚具。予因采掇宋氏之文。列之於傳。朱彥修依元史載文學傳。其醫法則附見於此。

虞搏

虞搏。號天民。義烏花溪人。其醫初法舟溪。應手多驗。著醫藥正傳。盛行海內。至於晚年。折肱之餘。匠心獨契。以神術名兩浙。復著方脈發蒙。域外奇觀。證治真詮等書。散失不存。已而族孫國鎮。令香山。病劇。得國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六

七

手熊翁藥之而愈。翁年百歲。飄然若仙。出證治真詮示之曰。此君家天民書也。吾挾此以遊大江之南。活人多矣。君其布之。予得真詮觀之。多類戴復菴證治之法。復菴師舟溪。而其法不純乎舟溪。觀戴氏證治可見也。凡學必至之。而後能知之。真知之。而後能傳之。今天民書具在。苟能好學深思。心知其意。不妨使其術昭揭古今。惜予非其人也。謹錄其概。以待後之留心濟人者。原書無醫案。故不及錄。

金華徵獻畧卷之十七

鶴潭王崇炳虎文氏撰錄

門人黃廷元殿選較訂

東湖金 律孔時編梓

來宦傳一

范汪袁宏山遐

晉范汪。字玄平。少孤貧。燃薪寫書。寫畢誦讀。亦徧博學。多通善談名理。以從溫嶠平。蕪峻功。賜爵都鄉侯。累佐庾翼軍府有名。桓溫代翼為荊州。復以汪為安西長史。蜀平。進爵武興縣侯。溫頻請為長史。江州刺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七

十

史皆不就。自求為東陽太守。溫甚恨焉。在郡大興學校。甚有惠政。既而桓溫北伐。令汪率文武出梁國。以失期。免為庶人。論者為之歎恨。

袁宏。字彥伯。陳郡人。為人有機辨。謝安領揚州刺史。宏自吏部郎。出守東陽。安祖之。治亭。時賢皆集。安以一扇贈行。宏曰。敬當奉揚仁風。慰彼黎庶。卒於郡。郡人思之。為立仁風坊。所著有東漢紀。咏史詩。東征等賦。

山遐。河內懷縣人。濤之孫。簡之子也。建元中。為東陽太守。政尚嚴猛。康帝詔曰。東陽頃來。因多重入。豈郡

多茶莠、抑楚毒之下，莫能自固耶。遐處之自若，郡境蕭然。

殷仲文

殷仲文，義熙間為東陽太守，能清言，善屬文，嘗登三邱山，慨然悵望，後人思之，名曰峴山。秦置縣曰烏傷，郡曰東陽，唐曰婺州，後晉曰武勝軍，宋曰保寧軍，明初曰寧越，後名金華。凡言東陽即今金華。論曰：仲文在婺有惠政，使人思之以名其地，而以末路為累，人諱言之。廣輿記因易為仲堪，然以庾信枯樹賦考之，其為仲文不易也。此地實蒙其恩，豈可因其晚節而削之哉。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七

蔡興宗

宋蔡興宗，濟陽考城人，謨之孫，廓之子，孝武之世，以吏部侍郎侍中，出為東陽太守，清望蓋代，位至端揆，今郡南三十里之長僊源，有興宗祠堂，碑記俱存。

伏暉王志

南齊伏暉，字玄暉，平昌安邱人，曼容之子，幼傳父業，與樂安任昉、彭城劉曼齊名，為東陽郡承，在位清恪，車服雖惡，郡多麻苧，家乃至無以為繩，其厲志如此。後屢典名郡，俱如在東陽時，遷黃門侍郎，國子博士之職。

王志，字次道，僧虔子也，以吏部郎出為東陽太守，郡獄有重囚十餘，值至日，各釋還家，約期而反，已而皆反，一人後期，主者請捕，志曰：此自太守事，勿憂，明日果至，以婦產告，人服其威信。

沈約蕭子雲

梁沈約，字休文，吳興武康人，南齊隆昌元年，以吏部郎拜寧朔將軍，東陽太守，在郡登玄暢樓，嘗賦八詠，詩一曰：登樓望秋月，二曰：會圃臨春風，三曰：歲暮悲衰草，四曰：霜來悲落桐，五曰：夕行聞夜鶴，六曰：晨征聽曉鴻，七曰：解佩去朝市，八曰：被褐守山東。前七章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七

三

止言羈宦思鄉，傷離戀闕之意，八章乃言守婺事，其詞曰：被褐守山東，守山東，山東萬里鬱青蔥，兩溪其一瀉，水潔望如空，岸側青莎被，巖間丹桂叢，上瞻既隱軫，下睇亦溟濛，遠林響咆獸，近樹聒鳴蟲，路出若溪右，澗吐金華東，萬仞倒危石，百尺注懸淙，掣曳瀉驚電，奔飛似白虹，洞井含清氣，漏穴吐飛風，玉寶育滴瀝，石乳室穹窿，峭嶠塗彌險，巖阻步絕通，舍平生之所愛，歟暮年而此逢，欲一去而不還，悵邗衣之未褫，揖林壑之清曠，事民俗之紛詭，幸帝德之方升，值天綱之未毀，既除舊而布新，故化行而民徙，播趙俗

以南徂。扇齊風而東靡。孔雉方可馴。流蝗庶能弭。清
心矯世濁。儉政革民侈。秩滿撫白雲。淹延事芝藜。其
思深永。體兼適怨。有風騷之遺。唐世因改名樓曰八
詠。而刻詩其上。約他作有去郡別吏民曰。微薄叨今
幸。忝荷非昔期。唐風豈異世。欽明重在茲。飾驂去關
輔。分竹入河淇。下車如昨日。曳組忽彌期。霜載凋秋
草。風山動春旗。無以招卧轍。寧望後相思。泛永康江
曰。長枝萌紫葉。清源泛綠苔。山光浮水至。春色犯寒
來。臨晚信永矣。望美暇悠哉。寄言幽閨妾。羅袖弗空
裁。遊飯山曰。平子去已久。餘風今復追。未必遊春草。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七

四

王孫自不歸。路高村反出。林長鳥更稀。寒雲間石起。
秋葉下山飛。西河方閱訓。詎得解朝衣。他事在梁史。
不具載。自約後最有聞者。為蕭子雲。
蕭子雲。字景喬。大同七年。以散騎常侍。拜仁威將軍。
東陽太守。子雲風神閒曠。任好不群。弱冠績學。善草
隸書。為世楷法。百濟有使人至建鄴。適子雲為郡。維
舟將發。使人候於渚。次望船而拜。問之曰。侍中尺牘
之美。流傳海外。今所求惟名迹耳。子雲乃停船三日。
書三十紙與之。其子特亦善書。高祖曰。子敬之書。不
及逸少。今見特迹。遂逼於卿。子雲著晉書百十卷。其

在東陽有贈海法師遊甌山詩曰。真心好邱壑。編悅
幽棲人。忽聞甌山旅。萬里自相親。沈寥晚霖霽。重疊
晴雲新。秋至蟬鳴柳。風高路起塵。動予憶山思。惆悵
惜荷巾。

論曰。金華僊郡也。攷諸前史。謝玄暉欲為東陽。江
祐不與。遂至相怨。豈非以地值近甸。巒容川色。賦
帶郊郭。足以洽高人之勝致。發其清懷乎。官此土
者。苟能宣猷布化。繼武龔黃。尚矣。其有風流名牧。
調瑟之暇。寄情篇什。披露山川。因以鼓吹風雅。又
寧可畧哉。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七

五

王承

王承。字安期。瑯琊人。儉之孫。僕射暕子也。七歲通周
易。十五射策高第。歷官侍中。國子祭酒。以戎略將軍
出守東陽。為政寬惠。吏民懷之。未期年。卒於郡。謚曰
章。承性簡貴。有風格。時貴遊。咸文學相尚。罕知經術。
承獨好之。發言吐論。造次儒者。每述禮易義。以訓諸
生。右衛朱異方貴用事。休下日。車馬填門。有魏郡申
英者。常指異門曰。此中能不至者。惟大小王東陽耳。
謂承及弟稚也。時稚亦繼為東陽守。

何炯

何炯字仕充為永康令以和理稱民懷之祀於霞裏山曰故鄉祠暨唐兼祀周王二令曰三長官祠周與王蓋逸其名云

論曰漢吳公治行為天下第一兼知賈誼之才而薦之賢矣司馬遷去其時不遠已逸其名周與王其永之吳公哉

章昭達

陳章昭達字伯通吳興武康人始從高祖起義有功為定州刺史留異擁眾據東陽私署守宰高祖患之乃使昭達為長山令異知朝廷必東討塞江為守昭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七

六

達密導官軍自暨陽走義烏遂抵城下異驚遁遁入閩依陳寶應昭達再以都督將兵踰嶺頓於建安連戰破寶應擒異以功授開府儀同三司昭達性嚴刻奉命出征必晝夜倍道所向有功然每飲會必盛陳伎樂云

崔義玄

唐崔義玄永徽中守婺州睦州妖婦陳碩真反僭號據州始碩真自言仙去與鄉鄰辭訣或告其詐已而捕得詔釋不問於是姻家章叔胤妻言碩真自天還能役使鬼神轉相熒惑用是能幻眾自稱文佳皇帝

以叔胤為僕射攻睦州下之遣將童文寶以兵四千圍婺州義玄發兵拒之民間訛言碩真有神靈犯之必滅眾恟懼不前參軍崔玄籍曰仗順起兵猶或無成况憑妖妄其能久乎乃命玄籍為先鋒而義玄統眾繼之至下淮戍擒其隸數千人有星墜賊營義玄曰賊必亡詰朝奮擊左右以楯蔽義玄義玄曰刺史避箭人誰用命命撤之士卒競奮賊眾潰斬首數千級進至睦州降者萬計遂獲碩真斬之餘黨悉平拜義玄御史大夫後宋宣和賊方臘反據險曰萬年樓即碩真故地云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七

七

論曰能奮其知勇以捍大難殲巨寇固疆圉以衛百姓此守土之大功保民之隆惠也循法革弊清理賦役次之積穀預備以救饑荒次之嚴保甲以除盜賊次之明聽斷以雪冤枉次之表賢德以振風教次之反是以觀則守土之罪亦可得而定矣

沈清黃碣

沈清烏城人大曆中為婺州刺史李希烈陷汴州浙東西觀察使韓滉使清勸兵禦賊至汴口力戰而死贈衛尉少卿立廟以祀黃碣閩人初為小將喜學問軒然有志向其治婺州

有能名董昌為威勝軍節度使表碣自副及昌反碣諫曰大王拔田畝位將相乃自尊大誅滅無種矣遂遇害人皆憫之

論曰沈黃二公官於婆而致死於他者也然而猶吾婆之良牧也不可以不志

王仲舒

王仲舒字中并州祁人元和中州旱疫人死徙幾空仲舒為婆守五年閭里增完按劾贓吏州部肅清監司以聞乃加金紫

杜暹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七

八

杜暹濮陽人為婆州參軍其家五世同居暹事繼母孝在任多惠政秩滿歸民或以紙萬番贖之止受其百民乃歎曰昔廉吏受一大錢此何異哉

論曰參軍幕官即今之經歷也府志載唐婆守四十四人而號賢宦者五人暹以參軍與焉人顧可以官卑自廢哉

洪公

洪公字少卿其名亡貞元十七年為蘭谿令信以待人勤以集事賦均而民和節度使盧群稱其如精全百鍊良驥千曳云

戴叔倫

戴叔倫字幼公潤州人師事蕭穎士貞元中及第以監察御史裏行出為東陽令建中元年奏課為浙東最拜殿中侍御史在東陽時送前政顧令詩曰祖帳臨蛟室黎人擁鵠舟坐籃高士去繼組鄙夫留白日落寒水清風遠曲洲相看作離別一倍不禁愁將赴湖南留別東陽寮友曰智力苦不足黎甿未安忽從新命去復隔舊僚歡曉路整車馬離亭會衣冠水堅細流咽燒盡亂峰寒耆老相餞送兒童亦悲酸桐鄉寄生怨欲話此情難蘭谿棹歌曰涼月如眉掛柳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七

九

灣越中山色鏡中看蘭谿三月桃花雨半夜鯉魚來上灘蕙溪亭曰蕙溪亭上草漫漫誰倚東風十二欄燕子不歸春又去一汀晚雨杏花寒叔倫去思碣陸長源文宋淳熙中移其石於郡齋

錢藻

宋錢藻熙寧間知婆州蕙軾送行詩曰老手便劇郡高懷厭承明東陽佳山水未到意已清

蕙遲

蕙遲輒長子字伯克建炎元年以直祕閣知婆州奏本州皇祐初額羅一萬疋今增至六萬疋乞寬郵得

請如皇祐法。後遷遂家於婺。莖蘭谿靈洞。民為祠以祀。婺之蕪氏自遲始。簡字伯業。遲之弟。累官帥廣。又帥洪。有山堂集二十卷。諤簡之子。累官江東提刑。有拙齋集。籀遲之子。累官夔府參議。少侍穎濱。兒稱昵。以道諸公。有雙溪集十五卷。穎濱遺言一卷。

王居正

王居正字則中。維揚人。紹興中知婺州。州額貢羅萬疋。後歲增至五倍。民大絀。居正三具疏。請減如額。復遣僚屬詣政事堂言狀不可。督益急。居正持其檄不下。復疏。陳五不可以請。遂得罷。他日居正道過婺州。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七

十一

州人迎拜曰。公去婺八年。吾州免二十三萬緡矣。居正素與秦檜善。及檜執政。乃失望。居正見上曰。秦檜欲圖中興。臣所心服。今設施止此。願陛下以臣所言。問檜所行。檜終身恨之。額羅以蕪遲言罷矣。如何又增至五倍。豈暫罷而復增乎。

吳芾

吳芾官婺時。轉運移州。供御爐炭。下其式。非胡桃紋。鴉鴿色。不中程。公報之曰。炭之期限則諾。彼深山窮谷之民。以炭為業者。惡知所謂胡桃紋。鴉鴿色也。上方躬簡儉以新風俗。臣下顧以浮侈敗之。不可。他日還朝。為上誦其語。上曰。朕服御膳羞。未嘗問精粗。况

附火取溫暖而已。豈較炭之紋色耶。

李椿

李椿字壽翁。洺州永平人。乾道中知婺州。會詔市牛筋五千觔。椿奏一牛之筋。纒四兩。是欲屠二萬牛也。為收前詔。以敷文閣學士致仕。卒。朱熹銘其墓。謂其逆知得失。不假著龜。不阿主好。不詭時譽云。

洪邁

洪邁字景盧。江西饒州人。皓幼子也。登紹興進士。歷典大郡。淳熙十一年。出守婺州。政績卓異。婺軍素驕。一日請以緡易帛。所司難之。遂甲而謀。邁擒其渠五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七

十二

十餘人。鞠首惡。斬之一軍。肅然。孝宗聞之曰。不謂書生能臨事達權如此。又奏繕境內陂湖塘堰八百三十七所。仕至端明殿學士。卒。謚文敏。邁與兄适。遵。皆有文章名。致貴顯。邁尤博洽。受知孝宗。謂其文脩衆體。在婺常輯唐人絕句萬首。歸老時。進御重華宮。孝宗嘉歎。賜資優沃。又書博洽堂三字。以賜。稽古之榮。一時莫並。所著有容齋五筆。夷堅志。行於世。洪邁以詞科中選。即入館。以不附秦檜。乞外。通判婺州。有惠政。嘗修東陽志十卷。婺之有志自遵始。

趙汝安茶坑

趙汝安字茂實以宗室子知婺州嘗薦何基王栢於朝

蔡抗字仲節建陽人元定孫也蔡氏自牧堂老人至沉兄弟皆績學不仕暨抗始顯以淳祐十一年知婺州初下車即踵何基王栢之門請主教麗澤而婺之人士始興起於學

范之才姚舜明蕭振

范之才宣和二年九月以朝散郎官婺州不詳何職次年

重築郡城以防睦寇

姚舜明嵯縣人宣和二年方臘反睦州郡盜響應連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七

十三

陷杭睦衢婺處歙六州舜明以兩浙提刑為婺州通判遂權州事時道阻不行舜明乃招集流亡兵數千穿賊境入郭晨登城以規賊飛矢雨集舜明乃以石擊賊少却開門出戰賊遂大潰
蕭振字德起平陽人政和八年進士為婺州司兵參軍方臘寇東陽群盜競起婺卒懷反側欲叛應賊官吏震惕振選諸邑土兵強勇者數千人日習戰以備不虞異謀遂息方議城守振請以錢數萬緡備工板築未數月城壘屹然而民不擾

朝望

朝望婺州教授方臘寇婺望以勇武自奮遇害舉家皆歿詔贈奉議郎廕其二子

陳天瑞

陳天瑞字景祥臨海人咸淳間為長山令有能名師事王栢明性理之學志行廉潔宋末隱居不仕詩文古淡傲陶靖節所著有甲子集五十卷宋亡婺州七邑令不仕元者惟長山令陳天瑞義烏令周密周密字公謹號草窗錢塘人工詩典雅兼善畫晚乃歸老弁山號弁陽老人半軒集有題周草窗畫像曰宋運既徂杭有弁陽周草窗志節不屈觀其自讚之詞可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七

十三

概見焉所著書曰志雅堂雜鈔癸辛雜志齊東野語浩然齋視聽鈔絕妙好詞藝流供奉志贊洲漁笛譜載金華雜志然府志義烏令無周密蓋遺之也

舒邦弼汪綱

舒邦弼蘭谿令宣和三年至任當睦寇焚掠之餘閭閻蕩析邦弼多方撫綏卒能還定安集建縣治創新修舊百廢具舉一時歌頌

汪綱黟縣人蘭谿令紹興中至任決摘如神歲大旱勸富民浚築塘堰大興水利饑者得計備以食又請假常平錢為糴本循環賑濟全活甚多部吏列為一

道荒政之最。後以流言去職。民相率投匭直其事。

江文衡孫度高參

江文衡字平叔。衢人。嘉定中知蘭谿。孫度高參無考。吳師道曰。近世壁記未亡時。聞諸長老談其賢者。遠則舒邦弼。江文衡。近則孫度高參。是數百年所稱道者。僅此可勝歎哉。蘭人至今據吳正傳數語。相傳為賢宰云。

論曰。為民父母。苟有實惠及民。則雖相去數百年。人代屢易。猶將樂道其事以思之。至於其事不傳。則樂道其名。至於其名不傳。僅舉其姓。而牙頰之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七

古

間。尚有餘芬。如赤子離懷。聞其母之聲。而即喜者。誰謂良吏可為。而不可為哉。嗚呼。世遠年湮。則雖刊碑而頌。建祠而祀。猶未深信。而取憑乎賢者之一言。非能文君子。孰能如是而言之。見信於世。又豈徒以其文哉。

徐丞

徐丞。亡其名。宋建初官蘭谿丞。時縣令邱宣教。因上元會同僚宅眷。徐妻赴席。歸尤其夫曰。爾官序去知縣不遠。今知縣宅眷。華衣盛飾。我欲一釵不可得。使我面慚。丞曰。汝欲一家骨肉相保。且粗衣淡飯度日。

若做得守俸。即便從容矣。今做小官。不能節儉。便受奢華。非上盜於官。即下取於民。一場敗缺。官休身辱。連骨肉也難報。妻曰。何至是也。丞曰。縣丞極難做。凡斷詞訟。百姓得理。則喜。失理。則怒。公吏之輩。得意則悅。失意。則怨。怨怒交至。舉目窺伺。一有不謹。小則劫持。大則興訟。喪家失身。由此始矣。未幾。邱宰被訟。漕臺勒官取勘。骨肉狼狽。徐丞後官至正郎。典數郡。歷二子。以壽終於家。

孫伯虎

孫伯虎。永康尉。陳亮薦之於叅知政事。周葵曰。伯虎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七

古

文章清古。議論純正。臨機精敏。蒞政公方。化頑猾而有條。處煩劇而不亂。民有訟。皆請於州。願決諸尉。及攝邑篆。民相戒。毋以事至庭。永人德之。祀諸名宦。

王霖龍

王霖龍。三山人。景定五年為浦江令。奉公勤政。百廢具舉。民有兄弟訟者。愀然曰。是令之化未孚也。乃授以孝經。俾朝夕誦。由是感悟。和好如初。嶠村氓久不輸賦。移文責之。民欣然相率拜庭下曰。吾侯清聲稔矣。何幸得親見。悉完積負。後轉奉議郎。

徐永益

元徐永益，金華令，字友直，平陽人。至正間任，王禕嘗曰：「妾之屬縣六十年，為令有循良之名者，吾得三人焉。義烏周自強、武義許廣大、金華徐永益是也。」

怯失烈

怯失烈，字吉甫，蘭谿令。至正間至任，以清靜為治，惠愛為心，門無私謁，庭無健訟，吏不敢縱，民不敢欺。時詔賜天下年九十者帛二疋，八十者帛一疋。烈周歷境內，雖窮山絕壑，必親臨其家，手授之帛，為道天子隆恩，召其子孫而勗以孝養焉。

論曰：吾所見今養老者三矣。詔書初下，百姓鼓舞。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七

去

稱慶久之，則寂然無聲。或踰一年而給焉，而老人亡十之二矣。又踰一年而給焉，而老人又亡其十之二矣。比至其期，或賜十而給六焉，或賜十而給五焉。窮鄉之民，輿擡至邑，計所得僅足以償失。各邑類然，嗚呼！如怯失公者，不誠曠代一人哉。

亦憐真

亦憐真，字毅齋，義烏達魯化赤，為政明敏，仁恕以恩信為本。時田政久廢，徭役不均，乃覈實畝以定賦役，值歲歉，田使者將徵其稅，力言之，得免十之八九。民深德之，修學校，勸農桑，一切縣治官舍頽廢者，盡新

之，民為立去思碑。

周自強

周自強，義烏尹。至正間任，為人性度寬厚，周知物情，政治大行，民畏而愛之。

劉元

劉元，大都人。元統初為武義尹，惟携一子一僕，剛毅廉介，一錢不取。時浙東憲司構一公堂，俾元斂材運甃，元不從，出曰：「一公何在，竟拂衣歸。」

許廣大

許廣大，天台人，以進士為武義尹，政聲甚著，他邑訟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七

七

不決，皆來質成。熟溪水潰岸崩，廣大築石堤以捍水患，民稱曰許公堤，祀名宦。

論曰：元制邑有達魯化赤以監政，有縣尹以出政。終元世，每縣合不下四十人。通七邑計之，將三百人而可志者如此，甚矣循吏之難也。

王宗顯

明王宗顯，字仲良，和州烏江人。洪武初克婺州，改為寧越府，以宗顯知府事，廼開郡學，延儒士葉儀、宋濂為五經師，戴良為學正，吳沉、徐原為訓導。時喪亂之後，學校久廢，至是始聞絃誦之聲。

按洪武克婺州，改為寧越府，乃戊戌年冬十二月，遂以胡大海為江南行省叅知政事，屯戍於婺。至壬寅二月，苗兵反，苗將蔣英始殺叅政胡大海，宗顯為寧越知府，乃在明祖初克婺州之日。至壬寅已三年矣。蔣英之亂，孫炎諸人皆死於婺，未審宗顯何如。

張熙

張熙，洪武初為金華主簿，及去任，朝廷遣使巡浙東郡縣，問民疾苦，邑民乃言數年前有張主簿愛民甚，民至今思之不忘，願得張君復來，使者以聞，上嘉歎。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七

六

即命為金華郡守，以慰民望，尋遷侍儀使，再出為紹興守。

論曰：書云：明四目，達四聰。古帝為治，四海之廣，生民疾苦，如在卧榻，而可以舉手濟之，非恃一己之聰明也。必將寄耳目於近臣，明之巡按，天子耳目之官也。而所以運此耳目者，全在人主之心。人主之心，失其聰明之宰，則雖一己之耳目，尚不為用。况寄諸人以為耳目者乎？積病既深，巡按之官，不但不能達天子之聰明，而反從而亂之，於是乎其官亦廢。明祖御臣以嚴，左右不敢相嘗以偽，故未

吏之賢，得以上聞。朝主簿而夕知府，豈必循資格哉。

石瑁

石瑁，字信之，山西應州人。正統間，知金華，適括寇起，繕城積粟，軍民仰賴。都御史軒輶奏其力，彈盜賊，食足守固，民怙其仁，兵懾其義，賴及旁邑。瑁既去，遂起復，還任。超陞福建左布政，累官禮部尚書。

處州賊葉宗留等起，正統戊辰，巨猾陳諫胡為之倡，率分兵四出，金華屬邑皆受焚掠。浙江按察司僉事陶成奉命討賊，立砦於蘭谿南界，以禦寇。前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七

九

後計擒賊黨數百人，以功陞按察司副使。朝廷復遣都督徐恭偕成等討賊，賊首葉宗留降。陳諫胡等以次就擒，惟陶得二引餘黨竄匿大山中，招之不服。景泰改元，得二眾復聚，出為寇，勢猖獗。敗徐恭兵，殺三司官沈麟，耿定王成，成因進兵武義，樹柵為城以禦之，且戰且撫，賊黨解散，得二懼，復與四十餘人逃入山中，可計日而殲。或忌其成功，旁沮之，而賊勢復盛，掩至柵下，因風縱火，官兵潰，成遂遇害。朝廷贈官賜諡，配享越國公胡大海祠，成死，婺州之人如喪考妣。

李嗣

李嗣字克成南海人知金華府民謡云廉明李刺史愛民如赤子祈晴便得晴祈雨便得雨

趙鶴

趙鶴字叔鳴江都人正德四年知金華勦強革傲雅尚文理集正學編金華文統刻於署

論曰文統選例甚嚴類皆理學之文蓋祖述呂東萊宋文鑑黜浮崇雅之例其趣向可知矣趙公能詩見錢牧齋明詩選中

劉蒞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七

三

劉蒞字惟馨涪州人正德初以戶科給事中論劉瑾去官瑾誅起知金華蒞為人貌莊行古推誠待人亦不欺清操自持不折節上官請託盡絕為政崇大體重風教文詞雄偉頃刻數千言嘗追復先儒何文定公邱墓又疏乞何王金許四先生從祀孔廟疏曰奏為褒崇正學以隆治道事竊惟道之顯晦有時人之抑揚有數時可矣而道不顯是天欲終晦之也數可矣而人不揚是天欲終抑之也然道顯則人亦揚顧所遭何如耳昔孟軻氏歿吾道絕學千五百年而周程張朱始續其傳朱熹之門聞道者衆黃幹乃

其嫡嗣幹為臨川令金華何伯慧適為縣承因命其

子何基師事焉幹一見器重之因告以聖賢之學必有真實心地刻苦工夫而後可基乃悚惕受命於是因黃幹之言明朱熹之旨精義新意愈出不窮學者翁然從之斯道遂大盛於東南然則繼黃幹者非何基乎一傳而得同郡王栢資稟英邁勇於求道盡探何基之秘蔡抗楊棟相繼守婺趙景緯守台聘為麗澤上蔡兩書院講師鄉之耆德班白皆執弟子之禮而師道為之再盛然則繼何基者非王栢乎再傳而得同郡金履祥講貫益密造詣益邃盎然春融怡然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七

三

米釋訓迪後學諄切無倦宋祥將移樊襄圍急履祥因進牽制擣虛之策時不能用遂不復仕觀其所克拓所論著蓋親得何王之傳而並擴之然則繼王栢者金履祥也又傳而得同郡許謙致遠鈞深以聖人為準的旁搜博採以義理為折衷其規模益宏大其涵蓄益深遠開門講學遠而幽冀齊魯近而荆揚吳越不憚千里皆來受業四方之人以不及其門為恥當時中外名臣薦者百數至以其身之安否為斯道之隆替觀其所體驗所著述蓋盡得何王金之蘊而益克之然則繼履祥者許謙也成化間按察司僉事

辛訪亦嘗具奏俱請從祀。未蒙准行。議者曰。羽翼斯道。莫如著述。何王金許之書。學不能如胡安國。蔡沈。真德秀。嗚呼。為是說者。或未多得句。三金許之書。而讀之也。何基所著大學中庸發揮。大傳易啓蒙發揮。通書近思錄發揮。王柏所著讀易記。誼古易說。大象衍義。誼古圖書。書疑。詩辨說。讀春秋記。論語衍義。太極衍義。伊洛精義。研幾圖。魯經章句。論語孟子通旨。朱子指要。詩可言。天文地理考。墨林類考。帝王歷數等書。金履祥所著有論孟攷證。補集註之所未備。通鑑前編。多先儒之所未發。其他如大學疏義。尚書表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七

三

註大曆初廉訪使鄭允中。曾上其書於朝矣。許謙所著有四書叢說。詩集傳。名物鈔。觀史治忽。幾微。其他如天文地理典章制度。食貨刑法。字學音韻等書。國初亦已梓行矣。雖不能如胡安國。蔡沈。真德秀之顯行於世。其發明聖道。裨益程朱不少。其視吳激許衡。蓋不知其孰兄而孰弟也。臣學不足以博古。才不足以通今。未望聖道之蹊徑。安敢品題道學於數百載之上。但質之以大儒之格言。以觀其取與否。考之以諸儒之操存。以觀其醇與否。參之以其所著述。以觀其足以發明聖賢之道。否察之以天下之嚮慕。以觀

其有淑於後學否。今儒先之許可。既如此。諸儒之操存。與其著述。又如此。天下後世學者。無不尊仰。又如此。則人心未嘗一日而忘諸儒之功也。臣望陛下隆真儒。彰明道統。乞勅多官會議。將羅從彥。李侗。黃幹。何基等七人。加其封爵。俾之從祀。使不至淪沒。則聖道有光。治道增重。臣是以不避僭踰。合行具本。差吏傳遞齎奏。以聞。疏上不報。公方會萃金華藏書。將與蘭谿姜麟。纂修府志。未既解任去。其去思碑記。尚存府學。

姚文焯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七

三

姚文焯。字在明。莆田人。嘉靖九年。知金華。扶隱汰冗。剔蠹懲婪。新費序治。橋梁均徭。賦通鹽鹺。復豪右久沒之產。決津要。殺人之獄。賑屬邑饑殍。全活萬計。其至心為民如此。又葺麗澤四賢書院。建章文懿。陸鶴山諸祠。尋以政最遷。老稚塞道。扳留泣下。為立生祠。勒石紀思。時有十美政之謠。遍傳郡邑。而以爭復折糧為首。明初定賦。視田肥瘠。以為輕重。重則起運。本邑次則存留。而京庫折銀。謂之輕賚。明祖下婺。知婺山田磽瘠。故全浙折糧共十萬五百石。而婺獨派十萬石有餘。此量地制賦。非有私於婺也。弘治間。湖州

屬邑偶值災傷，其民妄訴借撥金華折糧，以輕彼賦。上司不察，屢有紛更。至嘉靖初，本府折銀僅存二萬三千餘石，全婺緣此每歲多派糧銀三萬餘兩，不勝疲困。永康金華民應全、申冕、施大木，乃倡奏復之議。列狀司府，時郡守劉欒、張鉞相繼力爭，全等赴闕哀奏。大本道亡，而全與冕、嘉靖十一年復隨郡守姚文焯赴省爭復。文焯與湖州守面質於布政司，辯論百端。義形於色。三司會勘，至嘉靖十二年，准復折糧二萬一千三百一十石三斗一升九合，併前共四萬四千三百餘石。民困稍舒。至嘉靖十七年，衢州里長奏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七

西

懇撥湖州折米，管糧道妄將金華原復折糧數內撥與衢州二千九百石，撥與嘉興六百九十石，撥與湖州三百十石，共撥去三千九百石。時申冕已故，其弟申蘭與應全仍具情奏復。院司會議，折糧分撥已訖，乃將本府原派杭州倉糧四萬六百三十八石，改作預備輕資，民亦便之。後姚文焯官浙江布政司，檄府縣給匾以旌全等云。

論曰：吾郡以薄征減稅，惠桑梓者有三。一則胡侍郎奏免衢婺身丁銀。二則王得志奏請七邑停征。三則應全、申冕、施大木奏復折糧。胡公居高建言，

惠普而事易。王得志入幕代作，意善而力省。應全等以一介布衣，赴闕叩關，事歷數年，中經變故，一則在道身亡。一則兄終弟繼，卒能申明祖制，以紓鄉國。厥功甚偉。然姚公等亦與有力焉。觀其與湖守爭論，義形於色，非休戚同民而能之乎。至於位浙藩，表義民一事，而始終其間，真一郡福星矣。

李一元

李一元，字誦卿，直隸建德人。嘉靖間知金華府。一元為人，剛正明察，周知吏情，誠偽凡有施為，出人意料。每視事，吏抱案牘，侍立股慄，不敢出聲。訟者數言曲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七

五

直立辨，折獄平允。迅速兩造，不費一錢。賦則酌輕重，為先後。縱征檄旁午，未嘗遣督郵下縣。時方征海，督府重歛，峻急以誤餉，被劾。仍以公論得免。躬尚儉約，僚屬化之。歷五年不調。或謂其無尺書以投政府，公嘆曰：吾豈以一官易所守哉。仍以憂去。八邑士民為立生祠。

張朝瑞

張朝瑞，直隸海州人。進士。萬曆十六年任金華知府。居官以重道造士為先。聞郡有何王金許四先生，慨然曰：吾從此得師矣。即建四先生祠，聚郡之弟子，讀

書其中、朔望延請、各荐紳講學焉、又開梅砂河、引秀水至城東、城中從此科第日盛、尋陞金衢道、

倪祥善

倪祥善、南直桐城人、貢士、崇禎十五年為金華同知、清廉有惠政、適東陽許都反、師及金華、郡城戒嚴、時公署府篆、力為保障、民賴以安、亂定、治諸從叛者、但誅渠首、餘皆釋之、直指上其功、陞處州知府、故老相之亂、其時平盜功、金華令徐調元獨多、弘光立、南都朱大典惡而殺之、

劉實

劉實、字嘉秀、安福人、正統初為金華通判、因早奏請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七

吏

寬貸使、貧民得贖其子女、又奏免遞運船十隻、及八寶山採辦銀課、實於民一介不取、而自甘清苦、見名宦錄、

阮元聲

阮元聲、字無聲、號霞嶼、雲南馬龍人、進士、授金華推官之任、甫踰冠、清采如玉、溫然樂易、而內蘊精明、在任六載、清名遠播、而通達國體、善折獄、仇郡有大疑獄、必移以訊決、無虛日、推士若不及、諸賢入、門無停轍、詩文之交、座客皆滿、才名甚盛、以高第入為吏部主事、晉員外郎、典陝西試、卒於使車、時年三十三、

金華人士聞之、莫不流涕、公在任時、所輯有劉孝標沈休文合集、金華文徵、金華詩粹、呂東萊大事記、皆刻於宦署、

阮公撰文徵詩萃、多出金華縣學教諭楊德周、德周號齊莊、鄞縣乙科、德周於金華之書、無不經其漁獵、乃撮其精華、作金華雜志五卷、其書類珍珠船、鶴林玉露、其自序畧曰、此地經志之外、史學則事記呂東萊前編、仁山冠三、長擅、其名、類死則考山堂、淵海記纂、萬卷櫟、其願、徵信則賢達敬鄉賢達傳、千秋表其芬、小子則所謂呂氏軒渠、鄭氏敬鄉錄、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七

吏

場碎云爾、殘山剩水、自知無當於品題、蔓草荒煙、所願微存其姓氏、愛我者必刺為無用之學、知我者且憐其有托之鳴、德周喜為詩、嘗刻其所作於雜誌、其一尋清風樓曰、為訪風光好、樓臺何處尋、翠微閣、郭睥睨、倚雲岑、水遠孤城迴、天寒絕磴陰、荒碑堪弔古、苔蘚未全侵、其二登八詠樓、泱泱歌八詠、出守擅風流、高眺延朝爽、長吟起暮愁、迴峰雲入棟、積浦水明樓、莫論齊梁事、千秋調自遒、繼阮公而司李者、為吳公載鰲、字疇菴、晉江人、天啓乙丑進士、風雅相等、而詩學過之、吳賜如曰、公

爲人恬曠夷雅。沈深好書。簿書手板間。往往與鉛
槧相亂。詞客屢相錯。片言出。莫不自失。其與人交。
爛然天真。人不忍欺。時通籍逾十年矣。做車羸馬。
大布之衣。寒暑不易。家人子曰。食脫粟。顏色粹然。
其去郡。惟圖書數十卷。兩奚椎結。携襪而行。給諫
姜應甲。貽以羊石一枚。答之三詩。曰。文饒平泉庄。
一石獨醒早。何如初平羊。眠雲嚙瑶草。撲極生幽
致。叩之何冷冷。臣心冰雪白。石氣對含青。別思臨
江雨。蕭蕭楚客情。孤舟將石去。不必問君平。又作
懷金華二賢詩曰。孝標實寓公。駱承乃起義。俱秉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七

天

千載向。秋霜揭貞幟。隸事既取憎。草檄更誰媚。山
水含幽光。冰心銘傲吏。其二曰。文雄今幾見。感慨
託名叢。書未山靈發。崖先鬼斧剗。嵐青朝執陟。烟
紫暮空啣。曾見絕交論。寂寥無不堪。同時有兩吳
公。其一爲蘭谿。令吳國琦。號雪厓。桐城人。進士。爲
令敏練有守。惠理著聞。吳賜如稱其貌。備格清霍。
若霜鶴之在高秋。雖爰書盈庭。恒有獨往之意。蕭
然深山大澤間。人莫得而測也。又言國琦湛於內
典。有高世行。以內艱去官。僦屋秣陵市中。若止單
履茹蔬。論茗似苦行頭陀。其於詩好言少陵。稱其

真樸處。人所難到。所著有水香閣草。臘月三夜。月
日。練紋生歷歷。臨鏡擬江妃。邨樹忽孤出。水禽相
對飛。非關添客况。亦自助寒威。何處懷人切。開簾
恰上衣。雪意云。雪意驚高鳥。風聲滿櫟林。邨烟衝
水渡。孤磬隔峰沈。琴止燈初寂。江寒夢不深。勞舟
砂岸泊。漁父暮相尋。南郭有所遲。曰。東峰連洞府。
雨水護孤城。更有一山秀。朝朝與送迎。燒青官渡
亂沙靜。野鳧行。委曲郭南路。遙懸驛吏情。恰似
武林公。畧有所遲。曰。朝來思揖客。至此午初沈。一
葉長廊下。能生靜者心。渡江何處雨。窺坐隔簾禽。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七

天

五斗非吾意。逢迎不可禁。他句如倦夜醺銷後。霜
寒夢返時。燈火意何靜。川原別已深。邨孤燈火夜。
水濶馬鴻天。江氣潮初動。詩情雨後孤。棹偏移閣
勢。山欲學江空。雲平不辨樹。霜滿欲迷橋。交重怨
來往。言微惜古今。羣峰當壑寂。孤棹破江來。皆清
迥高素。似其爲人。吳賜如又載汪左司馬道昆。字
伯玉。歙人。舉進士。令義烏時。年甫弱冠。精緻廉斷。
決無所避就。威惠甚著。在婺時。屬草蓋寒。其後倡
白榆社。主盟辭壇。招胡元瑞入白榆社。曰。結社份
逾半陸沉。維舟江浦。一登臨。浮雲生事烏皮几。流

水遺音綠綺琴。社鼓相將鳴谷口。春帆信宿到山陰。不緣白雪驚人語。誰識青門避世心。喜方翁恬至肇林。時作佛事。曰。有客維舟漸水濤。恰逢玄度住東林。蟠桃計日經三熟。祗樹彌天近百尋。奉足特參無量壽。觀身那得未來心。也知初地空塵刹。莫向流砂問陸沉。送張虞部調常州別駕。還婆觀省。曰。謫去應吾道。流言亦世情。聖朝仍得罪。佐郡且藏名。落日梁溪棹。平蕪潑水城。秋風回首地。淚滿逐臣纓。幸爾遭微譴。移官傍故鄉。君恩深賈誼。郡牧得王祥。作客才難盡。寧親願不忘。清時多雨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七

三

露之子慎風霜

論曰。自楊先生齊莊以下。凡四君。府志宦跡所不載。皆從附記。治此邦者。不多文吏。能以清詞麗藻。光寵鄆郡。如僊樂雲瓊。偶然一奏。不能常聞。君子之至於斯。苟有文焉。不可以不志也。

金華徵獻畧卷之十八

鶴潭王崇炳虎文氏撰錄

門人黃廷元殿選較訂

東湖金 律孔時編梓

來宦傳二

周澍

明周澍。羅源人。嘉靖間任金華府學訓導。淳誠清介。每日惟閉門讀書。精春秋三傳。侍御周公知其賢。委署東陽篆。即携一僕。往蔬糲自甘。遇事執法。吏士畏之。陞山東棲霞教諭。去之日。敝衣一笥而已。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八

十一

王興宗

王興宗為金華令。其初秣陵人。以賤役事明太祖。上以興宗老成不貪。使為金華知縣。丞相李善長言興宗所舍。奈何為令。上曰。興宗勤而不貪。處事儒與吏。不及也。何有於縣。及知金華。廉幹公勤。甚得民心。歷陞懷慶知府。蕪州守缺。上令丞相胡惟庸擇能。未及擬。上曰。莫如興宗。改守蕪州。有善政。陞河南布政使。老歸。

郭瑛

郭瑛。字廷瓚。番禺人。永樂間以進士為金華令。廉明

剛斷。吏畏民懷。重建儒學文廟。編長山詩集。楊文貞公稱其爲政。以愛民爲本。杜良巷稱其廉介。有守。卒於官。

余寬

余寬。贛州人。正統間由舉人知金華縣。按籍定差。以均役勸民出粟以備荒。事無煩擾。貧富相安。明燭幽遠。奸頑遁迹。改知長洲。入本府名宦祠。

李庶

李庶。字季卿。福清人。嘉靖間以進士知金華。抑強扶弱。守正奉公。時有柄臣爲過官於蘭谿者。郡邑皆往。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八

二

侯庶獨不往。曰。勞民傷財。以趨貴。吾竊耻之。上官過亦相戒曰。無以擾李令。歲旱。衣粗。徒步。竭誠禱雨。行烈日中。閱月不倦。平糶發廩。以哺饑者。祀名宦祠。

顧曾唯

顧曾唯。字一貫。吳江人。嘉靖間以進士爲金華令。清介明敏。庭無滯案。縣附郡。支應獨煩。曾唯節其冗費。民甚便之。時倭寇發溫台。有自馬駿嶺入永康武義境者。曾唯督民兵守要害。寇卒不犯。縣學舊甚狹隘。且雜民居。乃捐俸市地。拓其門廡。更新之。規模乃壯。置祭器書籍課諸生。詩誨甚切。其爲政皆務忠實。時

有豪民殺人而私其婦者。曾唯廉得之。寘諸法。陞監察御史。去。民思之。樹碑以紀德焉。

湧幢小品。載汪中丞可受。令金華時。有丐者以猴戲乞錢。猴頗慧巧。他丐健羨之。因醉丐者酒。誘至破窰。椎殺之。牽其猴去。方作戲乞錢。汪適出。呼導至。猴絕繩走車前。作訴冤狀。汪斥前去。使人隨其所至。猴引至破窰中。得屍。遂捕其丐之殺人者。鞠問伏辜。杖殺之。方焚前丐者屍。烈燄始發。猴號鳴。赴火抱屍。共爲灰燼。夷堅續志載宋時王夢龍知婺州。州治古木之巔。有鷹巢。一卒探取其雛。守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八

三

方視事。鷹忽攫一卒之巾以去。既知其非探巢者。擲還之。乃攫其探巢之巾。翔而上。守推問故。杖卒逐之。鷹引群飛。鳴旋繞廳上。若鳴謝狀。二條皆金華事。連類記之。

龍遇奇

龍遇奇。字紫海。永寧人。萬曆間由進士爲金華令。其爲人平易近民。民或有訟。論以情理。輒輸服去。事至立判。不輕行杖。又善催科。蠲羨耗。設常平以救饑荒。禁淹沒以育子女。尤注意課士。凡書院暨學田。歲入皆以供月課。士爭向化。陞監察御史。祀名宦祠。

王士鏞

王士鏞，號勉齋，全椒人。崇禎間，以進士為金華令。時年方二十餘，鎮靜端默，事至決斷如流，既無滯獄，亦無冤民。一日，偕紳士講鄉約，首及孝順父母條，潛然淚下。觀聽之民，莫不感動，以行取去。

論曰：以言教不如以神感，非有至性，觸之不動。王公兩點淚，逾徑寸明珠萬倍矣。雙痕落處，至今不滅。且道這兩點淚從何處來，從寸心一點熱血來，且道他心頭這點熱血從何處來，都從父母通身熱血來。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八

四

李璣

李璣，字純夫，懷寧人。成化間，由進士為蘭谿知縣。剛介有為，治行著聞。始建祠於聖壽寺，東峰亭故址，以祀邑鄉先生暨邑名宦，名曰景賢祠。又重建悅濟浮橋，民甚賴之。後陞太僕寺丞去。

悅濟浮橋，在蘭谿西門外。宋紹興中，運使江衍始合眾力為之，歲久幾壞。縣令江文衡復修治焉。傳久而弗廢者，有橋庄之田為補葺之具也。元季兵亂，橋廢而庄田亦不復存。明初，一作於洪武癸丑，倡其役者為知縣賈存義，再作於成化庚寅，起其

廢者為知縣李璣，不久而洪水摧敗，不能橋者，前後殆百數年。正德間，有上書言浮梁必不可廢者，詔可其奏。時知蘭谿者為許完，而邑丞田中奉部檄興工，中，新城人，進士官大理正，以議獄不合，謫蘭谿丞。於是乃以其費均派於邑之里甲，橋成，最為完固。後仍廢。萬曆二十年間，知縣葉永盛復造。

國朝初，則知縣李振宜復建。此後與廢不可考。吾自康熙癸未至蘭谿，相傳橋之廢，閱幾縣令矣。仍聞合邑公議，選城居殷戶貲餘數萬者為橋長，比再至而仍未聞鳩工也。蓋橋之難成如此，故每見志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八

五

中有言成橋修城者，皆樂記之。

李昭祥

李昭祥，字元瀚，上海人。嘉靖間，以進士知蘭谿。為人平易，無崖岸，而縝密綜核，優於吏才。精於計筭，凡舉廢剔蠹，平賦息訟，賊盜賊，行鄉約諸事，具有規條。見之施行，修建倉廩城樓，及各埠濟渡舟楫，費不及民。民皆德之，事見去思碑。

汪國楠

汪國楠，字仲木，婺源人。萬曆間，以進士為蘭谿令。力行鄉約，遠近必親臨率講。歲早步禱，甘霖立應。邑中

火且迫。罔副放重。因出避。火息。皆如期而至。徵輸有法。課士不怠。建社學。修義倉。陞南兵部主事。去。邑人立遺愛祠。

論曰。遺愛之祠。不足徵賢乎。凡祠之存於今。類多賢者也。遺愛之祠。皆足徵賢乎。亦有絕無惠政而祠且碑者矣。數十年來。空東邑之村軸者。俞與史也。史侯之祠。落成即毀。俞侯之祠。至今在也。邑人李榕岡題曰。朝來策馬出城關。芳草西郊廟貌新。尚有峴山碑碣在。不知垂淚是何人。又曰。十年治政。號循良。信有謳歌德未忘。無限舊時門左客。齊心裁得名公。棠二詩詞旨深婉。連類記之。使據碑祠以徵治者。當分別論之。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八

六

盛王贊

盛王贊。字子裁。直隸吳縣人。崇禎間。以進士任蘭谿令。為人貌莊行古。以廉幹稱。持已樸儉。處事明決。他邑訟不決。咸請就質焉。歲荒設賑。全活多人。禁米商船運越境。適鹽法道舫至。亦截阻之。旋被劾。王贊恬不介意。去之日。行李蕭然。士民號慟。扳留不得。因相率叩關申論。以原官補東陽令。之官月餘。即丁內艱。去。士民祭奠。皆却之。曰。吾在任日淺。無恩以及東陽。

無煩勞費。諸供帳器用物。悉發還。曰。留以爲新令。初至。凡謁刺。惟收單簡。六折者必易之。曰。無多費。爲政悉本人情。聽訟令老幼環視。以爲懲勸。或詢以曲直。曰。協公論。否。人命詞狀。必驗傷始准。曰。假命害人。待詢實家已破矣。見士大夫。必詳咨利弊。得實則喜。形於色。吏或不謹。則罰跪以恥之。左右肅然。王贊既去。蘭谿祀諸名宦。

論曰。盛公在東邑。方踰月。東人至今言善吏者。必稱盛公。期月而可。茲言豈虛哉。

李璧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八

七

李璧。字白夫。武緣人。弘治間。爲蘭谿學教諭。爲人恭謹安詳。質直樂易。正以率下。誠以待物。手不釋卷。口不言利。視諸生如家人父子。洞見肺腑。而鋒刃不露。既去任。歷官吏部郎卒。於去官蘭谿時。餘二十年矣。諸生猶聞計生乎云。

黃仲芳

黃仲芳。名蘭。以字行。建安人。永樂間。以進士爲東陽令。剛明練達。吏民不敢欺。時民苦牛租房賃稅。擬折絲等賦。悉奏罷之。時獲免者七邑。皆相傳頌。以爲七邑。停征云。又虎負南山。出而噬人。仲芳爲文禱神。

越三日。忽二虎伏於南門城外。仲芳往訊之。曰。若啞人者。當伏。鼻否則去。虎伏不動。殺之。其誠格如此。秩滿陞湖廣叅政。

論曰。居山為縣。虎患所時有也。黃公為政。誠格幽明。能使猛獸伏鼻。較之負子渡河。何多遜焉。然神明之宰。惡可常得。則搏擊之方。不可不講。康熙初年。吾東虎患最甚。依山而居者。三家村落。人戶幾空。而南山白額最凶。猛踞南午嶺。啞人無虎。日行者相戒。以為畏途。適陳公龍驤至。曰。吾為天子命吏。來治此邦。而虎敢爾。吾何以為政。乃募善搏虎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八

八

者。往殺之。人與虎皆斃。然自此而南山虎患既息。各鄉之虎亦相繼受檻焉。搏虎者。義烏。川。塘。方。姓。人也。方氏之搏虎也。其法得之諸暨呂氏。呂氏得之蘭谿洪塘蔣氏。而近日得蔣氏之法於方氏者。則為東陽防軍包氏。其法用長柄鐵鎗。三人為隊。中則顧上。兩旁下顧。大抵虎壯必張。壓卵之勢。中一人先中其項。旁兩人齊擲其脇。虎必恣橫。草之形。旁兩人夾中其膺。中一人直取其首。但聞無不殺者。是故蔣氏之言曰。天下百獸皆難殺。而虎最易殺。以百獸見人則遁。而虎見人則趨也。方氏

之傷於虎者。則以有閒人相隨。忽惡風至。曰。虎在此矣。顧使退。而虎已啣其頭矣。兩人齊擲之。虎亦不一瞬而死。包氏之言曰。不必拘於三人為隊。五人亦可。人宜行崗。不宜塢。虎陰屬也。塢則虎得勢。人之神宜專。氣宜定。但殺一虎。再則比殺猪更易矣。

田達

田達。河南人。正統間。由監生為東陽縣丞。歲已巳。處州寇陶得二流劫郡城。奄至東陽。營於茶園坑。達率五子。集民兵迎戰。父子俱死。援兵尋至。賊戰亦疲。乃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八

九

去。縣得以安。

繆樛

繆樛。字全之。溧陽人。成化間。以進士為東陽令。先是。邑中田根多虛。貧民告病。樛沿丘履畝。編號繪圖。一時飛詭之弊。為之一清。萬曆康熙再丈量。而猶以成化年冊籍為憑。始作東陽縣志。歷任五載。凡學校。倉場。祠宇。莫不修舉。政平訟理。一時推賢令者。必首推樛。公仍以內召去。民為之立碑。而蘭谿章懋為文。其詞有曰。以繩乎吏者。繩乎身。而冰蘗其操也。以教於家者。教夫人。而子弟其民也。其頌詞曰。文繡食

不膏梁。夙夜靡懈。視民如傷。焚燭是矜。高明罔畏。豪右強宗。縮首喪氣。乃新庠序。廼廣積倉。以敦風化。以脩歉荒。斥彼淫祠。俗期近古。表厥賢孝。人用興起。他人有田。我輸其租。匪侯覈之。貧者何辜。百年之蠹。一朝而去。惟正之供。自今伊始。志其畧。以爲實錄云。

賀寬

賀寬字茂教。江西永新人。弘治乙丑進士。以新城令。調繁至東陽。爲人廉明慈愛。教養兼舉。居常無疾言遽色。人不敢干以私。歲旱減膳。徒跣拜禱甚虔。又借通司鹽利。及郡倉粟以賑。民全活甚衆。時劉理當國。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八

十

羣瑞恣橫。征求皆不應。民以不擾。交際皆出俸資。不以煩民。及報政。囊橐蕭然。貸於丞而去。士民間之。交相愧。寬惟取一菜軸。時人爲之語曰。昔聞劉寵一錢。今見賀寬一菜銓。曹奏最爲天下清官。第一拜監察御史。東邑父老相傳。寬母最賢。歲遺寬青布褶。青鞋。寬奉母訓。故始終一節云。

論曰。果爾。則賀公之孝見矣。其母之賢更何如哉。卽古之坐閣聽刑。封書還鮮者。何以加茲。豈但一邑之良。書之國史。足光簡策矣。

鄭準

鄭準號衡菴。直隸吳縣人。隆慶三年。由進士任東陽。時倭寇發。民喜習兵。應募用卒。汙萊散歸。則縱肆爲盜。準下令。不許克兵。立保甲正副。互相覺察。所獲奸宄。卽時處分。挾私扳累者。必爲辨釋。民賴以安。凡葺學舍。治城垣。疏淹獄。捫捕役。絕苞苴。操縱出入。皆由一已。公餘承輯作東陽志。至今尚存其書云。

姚永濟

姚永濟號通所。上海人。萬曆間。以進士爲東陽令。爲人醇厚。稱長者。時連年荒旱。設法賑濟。民甚德之。又當採鑛。使四出。關豎驕橫。既銷鑛。不得銀。仍不去。永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八

十一

濟請於上。奏罷之。妖民號佛。爹佛娘。嘯亂。督捕擒解。餘黨盡平。調繁他邑。士民哭留。直指使者大悅。曰。以縣令而得民心若此。乃閭屬所僅見也。亟薦之。遷秩。歷陞本省布政司使。凡士民叩謁。皆以禮待。曰。吾見東陽草木皆馨也。

論曰。爲吏者。甚弗輕其民。吾見令東陽者矣。民不堪其貪。而令亦不安。曰。速離此土。以捐陞部曹。去任。民乃毀祠。什碑。至於微服夜遁。卒以此損其聲名。停官道卒。嗚呼。邑民猶是也。而被則視其士如土芥也。視其民如机上肉也。寇讎其民。民亦寇讎

視之不然。上馨其草木。則下愛其甘棠。至今稱姚侯不置矣。

蔡思克

蔡思克，號元崗，福建漳浦人。萬曆三十五年，以進士為東陽令。自隆萬以來，言吏治必以思克為稱首。內召之日，士民有送至淮浦者。去任二年，民為祠於西七里寺官道，而肖其像。後十五年，復恢其宇，置祀田。思克為人，立身以正，處事以誠。明足以察幾，仁足以及物。俗喜爭訟，因置鄉約，立家長，諭以輯睦。民有不事生業者，每荏苒嘯聚，乃分戶編甲，按生理，稽出入。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八

士

邑中肅然，值歲歉，則親為粥飲食，遠者發糶，富戶令計貧給米，仍捐俸百緡，入粟常平，以備不虞。先是里遊虛實，多由冊書飛洒，思克以明察立清之，嘗單騎出郊，勸農桑，諷利病，又問之學宮課士，誨以經術，士爭自厲，凡諸政他令，亦間行之。而蔡侯獨稱頌至今者，良以實意與虛文異耳。

論曰：予嘗過七里寺，牆外官道，見有祠宇，塌而冠袍之，設像仆者，問諸士人，則蔡侯祠也。士人為予言曰：祠故有田，寄於寺僧，使修香燈，田載碑中甚詳。僧既有其田，而坐視祠像之塌，且仆，併匿碑於

塌後叢篁中。予即致書大令門公，無何門公既謝事，亦無有過其祠而問焉者。前令之賢不足增榮後令，而東民之祖若宗，則曾食德於侯，是則邑中紳袍之責矣。

錢源

錢源，字伯開，南直上元人。崇禎十一年，以進士為令東陽，律已以正，接物以誠。人以比蔡侯。遇事慎重，不妄發，省供億，革耗羨，絕餽遺，清案牘，歷有善政。左右雖親近，不敢參一言。初下車，不雨，步禱山川，遂雨。越歲復大祲，發常平粟，勸平糶，捐俸錕，置粥廠以賑饑。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八

士

者，饑民搶粟，擒首惡治之，仍安歲當大造，躬自持籌，蠶書不得上下其手，時以興起斯文為已任。疏文秀水，建津橋，月課季會，士類景從。其去，民立碑以紀善政焉。

論曰：聞之錢侯在任，歲饑，民搶食，侯不問，勢日橫，痛懲而止。康熙丙申，歲大饑，至丁酉正月，捨食之風復作，當事寬之不數日而所在見告，亦以痛懲而止。夫饑民豈能捨食哉，其能剖戶發壁，開闢劫粟者，皆奸民也。禍始於富人之庄庫，而漸及於星散之孤村，炎炎不滅，至於燎原之勢，成則不可既。

矣。昔辛幼安帥河南。救荒榜止八字曰。劫禾者殺。閉糴者配。可謂知政體矣。

劉振之

劉振之字而強。慈溪乙榜。崇禎八年任東陽教諭。正已率物。不徒以文詞課士。時取行誼著稱者。表揚之。以為勸。大書鄉約六條於堂。以古人相期。性慷慨。好節義。議論剛正。所著有尚文集。副墨等書。其詩文尚氣骨。不雕飾。陞湖廣鄢陵令。流寇至城破。正衣冠端坐。被執。罵賊死之。

彭如翺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八

古

彭如翺字謙銘。永嘉貢生。任訓導。與劉振之同時。相得甚。獨身居官五年。弟子請業。信宿受教如家人。性樂易。真篤士。依之如父母。至興舉廢壞。鉤校乾沒。不少假。自殿廡堂齋。及諸賢主祭器。學田。無勿修葺。整理者。邑常失火。延及聖宮。如翺衣冠望火拜。風反。火不至。陞粵大埔教諭。乃取學政規則。素與劉師考定者。名必告錄。以貽後官。諸生含涕送。自郭外。至永康百餘里。人持酒肴。公為飲泣。乃別。贈之金。則却。其得七心如此。

明朝三百年。賢而可教東陽者。劉彭二公最著。劉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八

古

以剛正。彭以淳厚。二公同時難矣。嘉靖間有閔公廷珪。湖廣人有品。善大書。至今尚有存者。萬曆末年。有陶公與齡。會稽乙榜。文簡公望齡仲弟。傳姚江之學。後官至司理。越人至今噴噴稱石梁先生。其詩今有存者。遊石洞。不遲。君泰云。凌空側蹬接飛梁。不分霜髭學老狂。饑鳥闐啣辭樹。澗輕風分送。逆流觴。指摩古句。侵崖蘚。佇望懷人拾澗芳。好在心期未應負。秋來雙屐為君忙。借李舟。仲遊石洞。開石已成美。淙飛竟何時。幽探昧所指。徒侶亦參差。昔賢此揮塵。獨為津梁疲。至今有遺文。壁繡波漣漪。林深生。蒼靜。仰見藤蘿垂。疎藪有餘飽。漱濯亦所宜。看山畢。予負安問主人知。臨風阻高躍。迴策愧心期。

國朝則有金公英者。貢生。海寧人。任訓導。聞彭公如翺賢。請祀名宦。為貞女王氏立傳。請崇獎。事行。女家尚未知。少曾見其遊天台詩。今失之。予所見則有費公家璵。字望叔。歸安人。乙榜。任教諭。好談理學。請祀金相杯孫石臺於鄉賢。設祠於中天書院。以祀許白雲。請還六孝子祀白雲之祠。成而六孝之祀卒。不復刻孫石臺定志編。後陞金華府學教

授復刻宋五子書同時訓導董公肇勲宇幼待會稽人博學工詩文刻東陽歷朝詩重刻鹿皮子集其自為詩甚富今錄其南山行時方開採南山崔巍高接天草木晴晝藏雲烟老翁采樵穉子負四民安業垂千年寧知斧鑿一朝及俄覺陵谷多變遷丹崖翠嶂總蕭瑟金銀夜氣何能燃百夫斧鋪無朝暮瑣屑往往陵陌阡質如鐵石色青黑金精溢日朝曦鮮洗濯已畢就陶冶九轉百鍊逾丹鉛咸陽火光連三月浪泊毒霧愁飛鸞殺人如麻爭袖手遺骸棄地誰相憐當時不至如是自董公丙子去後銀出乃大採壙中土崩殺人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八

去

甚多亦有格鬪死桑柘盡萎禾稼死居民巷哭農者後銀忽絕乃止驅斥潛蛟歸重淵險如五撒佃愚公移山意未已驅斥潛蛟歸重淵險如五丁開蜀道深如秦帝穿三泉山腹空洞復何有橫撐巨木防覆顛抱甕既笑漢陰拙陶穴詎是幽風沿歲久法弛爭者衆一語不合齎老拳官司得財不敢詰徒令性命鴻毛捐吁嗟乎此物既非任土貢胡為趨走如腥膻匹夫懷璧罪不赦倉猝亦或操戈鋌惟昔有明之中葉括蒼鑛盜禍蔓延興師十萬役數載前事不遠殷鑒傳願以此詩風有位悉須禁阨防未然各田汝田復汝業今汝飽食兼

晏眠時和歲豐有至樂慎弗竄伏窮崖邊君不見天下有道器車出丹餼銀瓊輝山川與董師同時東陽令景應熊號誠闇山西安邑人中進士已七十矣至八十乃為縣貌不甚備而視聽不衰國朝令東陽者將二十人而風雅第一在任不久致仕去民樂其寬厚建祠於巧溪菴公自題曰芾布仍初服柴桑返故廬何當崇棟宇尚爾整簪裾叱驅耕犢勞勞歎荷鋤憚人無術慰會見日歛歔拙宦忤時俗何當對巧溪浩然成獨往庶矣脫群迷愛豈稱冬日愁將病夏畦條山回首處凝睇兩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八

去

婁婁公歸十年餘尚在董師移官邵陽詩筒往來不絕云

王允誠

王允誠洪武初以親軍總管任義烏知縣時兵燹之後廬井蕩然允誠多方拊循民漸安堵縣當孔道客兵往來侵擾允誠繩之以法凡頓營軍需供億措置有方當軍興之際而崇重學校善決斷時憫雨禱諸神雨即降甫期擢南安守去民涕泣擁留馬不得行後益思之入名宦祠

劉同

劉同字伯詢廬陵人正統六年以進士爲義烏令廉而勤於政均賦役興學校緝盜賊雪疑獄奏蠲逋負民甚德之相傳瑞芝產於庭虎負子出境繡湖出靈龜時稱三異常作縣令箴自警詞曰古謂縣令上應列宿苟非其人其殃民受凡民所利令當與之凡民所病令當去之其去其與休戚在茲如秋月之明如玉壺之清毋假公以漁利毋小惠以沽名勿嗜酒以防政勿暴怒以酷刑宜遠讒佞宜撫孤寡惟彼賢哲克稱厥職賦役日均田野日闢戶口以增詞訟以息流竄來歸姦殘屏迹惟彼愚虫物欲繫累肆意酷貪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八

六

恬不知畏已而獲咎中心始愧螻蛄鼠劇徒自長叨予以菲涼來令茲土夙夜孜孜慚無裨補而今而後尚亦勉旃罔俾卓魯專若令賢慈以撫衆廉以律身自公退食視誦斯箴同爲令遇事敢爲金華郡丞偶行縣索其餉同卽奏狀於朝丞竟得罪去

劉傑

劉傑江西樂平人正統三年任義烏縣丞設法預備賑饑息虎患嘗具奏爲故臣王禘請諡於是易名忠文因旱荒奏蠲糧稅併上便宜十條採行其九邑民皆以傑爲令新令至高傑名亦請以傑自代當事聽

之而不能從也所輯有黃文獻王忠文兩公集義烏志今俱存

論曰備哉劉公其規模器幹蓋六臣風範豈但丞哉而卒以一丞翹然於合郡諸令之間彼新令之請以傑自代者當卽是前劉公二劉固不相下也

周士英

周士英字惺莪武進人萬曆中登進士爲義烏令爲人清介自守勤恤民隱歲丁酉邑大風蠹發屋拔木村落相繼火士英禱於城隍災乃息戊戌饑設法賑濟民賴以甦邑有八寶山相傳有鑛處州奸人聚徒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八

七

開採士英旣驅除之而中貴人復啣開採命至士英力陳不便於司府得免先是烏傷因於募士英因入覲奏言其邑子弟實不堪受兵其隸行間者皆博徒無賴子不足用一不得志卽生變今募檄歲至強使之卽無人緣南畝或弱不任安能爲國家出死力會東事興大司馬格其奏不報已而東征之卒三千人徼賞而噪當事者移師誘而殺之無孑遺卒如其言尋以治行高第徵爲吏部主事民祀諸朝陽門左

吳尚默

吳尚默字以時直隸涇縣人萬曆間以進士爲義烏

令廉明有才。自俸錢外，一無所取。遇事斷決如流，無留訟，亦無冤民。時東事興，徵兵檄數下，簡括強壯，隸籍伍，勿強為勾攝，積年逋負，廉得其有田無賦者，追之宿弊立除，其署東陽篆，賢聲甚著，一時無偶。

許直

許直，字若魯，直隸如皋人。崇禎間，以進士為義烏令，直為人廉正，練達吏事。政先弭盜，計擒剽劫者，刑之，禁弗株連。丙子夏，不雨者三月，直步禱得雨，而歲仍大饑，乃以千金糴米江淮，平糶。又為糜以食饑者，立藥局以療病，民得免於饑疫。藩司催租急，檄日至，直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八

字

力請緩征。至期無缺。又署東陽篆，立法嚴整。凡吏書且視事，各詢所掌，覆畢入房辦事。暮乃出，毋得相往來。以是案無留牘。司府差至一見，即遣去。約日申覆。至期無逾限者。邑吏役多橫，擇其魁而治之。眾皆惕息。嚴保甲之法，遠近莫敢不尊。盜賊潛踪，以治行高。內陞。李自成破京師，死之。而義烏民則立祠祀諸分可之右。

論曰：兵必有伍，民必有甲，保甲之法，即古比閭族黨，即甸卒乘之遺意也。王陽明先生頻言其利，吾邑陳公龍驤甚嚴之。十家有冊，官有總冊，民皆登

名於冊，不得以字號雜入。一切訟牒，亦必以名。民有一歲而再訟三訟，及一歲而再為証佐者，必按冊治之。如此則保甲不但弭盜之良法，兼可以息訟也。方今為令，催科日不暇給，何暇言治哉。

魏處直

魏處直，字公平，益都人。洪武十年為永康令，廉而勤於政，不急急而善折獄。獄以無枉，修學宮，不煩民力而成。永民以比魯恭卓茂，祀諸名宦。

黃紹欽

黃紹欽，交州吳川人。洪武十六年，以明經為永康縣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八

字

丞，為人慈祥寬厚，愛民如子。苟利於民，必熟思而行。之。至於行法，則一毫不徇。民甚德之。宋濂稱其真廉且惠，有古循吏風。宋文憲洪武十四年已卒，黃州黃公十六年任，恐有誤。

劉珂

劉珂，江西安福人。景泰間，以進士知永康，為人廉介愛民，催科不任鞭撻，作仁政橋，工鉅煩費，民不知勞。邑有妻妾爭寵，謀殺其夫，事秘。珂廉得其情而置之，法尤加意學校，時課諸生策勵之，以憂去。邑民扳號如失父母。縉雲李侍郎棠為作仁政橋記，稱其為賢宰云。

王秩

王秩字循伯，崑山人。弘治初以進士為永康令，抑強扶弱，興學，選民間俊秀子弟附益之，核土田，清賦稅，貧富皆便。歲大祲，設法賑濟，約束強暴，四境以安。歷六載，被召去，士民懷之，祀名宦祠。

毛衢

毛衢字大亨，嘉靖五年由太平知縣調繁永康，為令精敏絕出。公廉有威，抑豪除猾，蠹弊盡剔，凡所措畫，皆可為後世法。邑當孔道，過官往來，里川浩繁，衢概從節省，一切支應率以身先，而絕其取索。歲旱，預檢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八

三

被荒分數，不待陳告而申報奏，其催科則酌緩，而次第徵解，不任鞭扑而事集。且嚴禁攬納，以絕侵漁。接士大夫以禮，苟有請托，竟談不能發言而出。有朱同知女寡，強宗強娶，擁眾至婦家，禦之格殺三人。及陳詞，衢曰：此附罪人，拒捕律，格殺弗論。聚眾則有明條，不汝貸也。其英斷類如此。時永人稱賢令，必曰劉公、王公、併公而三，俱祀名宦。

論曰：毛公斷強娶被殺事，在其時能行之，今不能也。吾東四十年前，民有穿窬被殺者，棄諸野，盜家遂收之，愧不敢聞也。族或有為盜及奸長輩婦者，

家長則坑而埋之，其家人亦不敢聞也。自處州貳

府夏公宗堯署篆東陽，治殺盜者以殺罪，且榜於閭，縣曰：竊盜罪止杖責，而殺人者死。凡獲盜者必送官法治，若使得自手刃，安知無讐殺而假名於盜者乎？自此則穴中被殺，盜家公然告官矣。不數年，張公為令，一少年入官衙竊糧，獲而杖殺之。其父以管家誘奸為詞，控諸臬司。張公甚費調停，又其後為史公，盜有被逐，墮樓損骨，還家而死者，既埋之矣。史公聞被盜家，頗殷將開棺檢驗，其妻賢婦人也，曰：吾夫病故，倘無傷，開棺孰任其罪，乃止。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八

三

蓋自盜禁格殺，偷風日盛。若擁眾強娶等事，習以為常矣。誰敢殺哉？即殺令敢意斷哉。

曾應泰

曾應泰字弼于，汀州舉人。萬曆間為永康令，明敏有吏才，勅於為政，興學教民，清查田畝，以溢額補州荒，民甚德之。

論曰：金華狹鄉，初無有數十里之海，壞河汊也。不過溪流所經，東成西敗，東漲則西虧，東有未泄之稅，則西有賠納之糧矣。為吏者但當增新例，借彼此抵補，則公私交利，今砂塞之虛，恨不謂有分文。

之。滅。也。而。開。新。之。呈。日。接。合。邑。之。賦。額。不。開。有。毫。髮。之。增。也。而。勘。隱。之。車。不。停。吾。東。邑。自。俞。侯。為。政。首。開。此。風。至。今。相。沿。以。為。取。利。之。故。實。曾。公。治。行。無。多。見。即。此。一。端。已。稱。善。吏。矣。

谷中秀

谷中秀北平貢生天啓間為永康令携一子一女一僕到任清操如水政簡訟稀時天下無事根法甚寬敏比八限便足解餘釋不徵民甚德之

劉楫

劉楫字濟之新淦人正德間以舉人為永康縣學教

全華徵廉畧

卷之十八

五

諭為人慷慨質直敦尚古道不浮沉於世俗每課試於文藝中觀人器識以第高下其教人亦如之士習為之一變性介潔有清操於勢利泊如也居官六載始終一節祀邑名宦

石彥誠

石彥誠南昌人永樂三年以進士為武義縣丞為人篤學守道廉正愛民明年徵翰林院修書父老頌之曰身持雅操同冰蘗人播清名滿道途祀名宦祠

李瑞芳

李瑞芳豐城人嘉靖間以舉人為武義令為人寬和

清慎而有吏幹一切盜賊賭博私宰皆嚴禁不貸數年間幾致道不拾遺邑人錄其政蹟曰善政錄擢承天府通判

文元發

文元發長洲人萬曆初以歲貢知浦江善聽訟數語即得其情凡疑難之牘上官每時委焉時有丈量之役躬為履畝人不敢欺圖冊精核民永賴之時通浙得羨田千頃法當稅元發請以兩浙羨米克羨田議下行之諸郡悉得如例祀名宦

須之彥

全華徵廉畧

卷之十八

五

須之彥字君美嘉定人萬曆間以進士為浦江令時浦人隱田虧賦司李稽查論戍以什百計之彥下令開罪准自首每圖選公正一人每戶取親供一冊覈之恰符舊額徵糧有法夙遺盡完值大造開稅局以其羨輸條銀十分之一聽訟精明案無留牘除奸弭盜一邑肅然以丁糧去民甚懷之

論曰須公萬曆三十年任也萬曆初年文公方丈量而隱田虧賦之弊已如此此弊不生於丈量之號册而生於過割之册書者也嗚呼編審大事也為令者但取一時之利而不知其上虧國下損民

中則遺累後官其毒有不可勝言者。故為吏受賂
鬻獄。其罪猶小。受賂亂政。其罪莫大也。故李林甫
為千古奸臣第一者。以其亂官方。壞軍政也。嗚呼。
為令者。以編審為居官之壘。斷尚亦念子孫哉。

莊起元

莊起元。字中孺。武進人。萬曆末年。以進士為浦江令。
甫視事。即察左右蠹猾而置之。仍訪鄉民之豪而
痛懲之。中外肅然。至對百姓。氣和而詞婉。顏其堂曰
平易。每讞斷。摘伏如神。而多所矜釋。三年。未嘗入一
死刑。暇則進諸生談經講藝。設學田。建書院。捐贖錢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八
為之勸。尋調繁蘭谿。

美

金華徵獻畧卷之十九

鶴潭王崇炳虎文氏撰錄

門人黃廷元殿選較訂

東湖金 律孔時編梓

來宦傳三

張安豫

國朝張安豫。號森岳。江南華亭人。順治三年。以貢士
知金華府。時婺城初修。房室未完。榛莽與頽垣相雜。
天陰即聞悲鳥聲。公為招新民實之。而鎮將馬進寶。
恃功驕橫。欲公行屬官禮。公不為屈。而嚴戢暴兵。民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九

一

乃小休。時官衙學舍。星君樓。及通濟橋皆燬。公以次
營造。又造營房。以居屯兵。使不得擾民。築石壩以資
水利。嚴保甲以緝奸宄。調供億以濟客兵。均力役以
蕪民困。理詞訟以申民冤。朔望則課士以興文教。期
年。浸浸有弦誦聲焉。以治行第一。擢嘉湖兵備。民為
建祠尸祝之。

通濟橋。即下橋也。規模雄壯。冠全浙。創始於元。浮
屠及菴。功未竣。而及菴亡。其徒芻龍繼成之。其後
燬經六十年。至明天順間。憲副馮公。因舊修補。與
徒可通焉。既而郡守周宗智。從而屋之。其後又燬。

星與墩之存者四之一。弘治初，郡守郝隆再成之，又燬。萬曆庚寅，金華令方元彥欽人後陞監察御史成之最為堅美。明末又燬。

國朝順治甲辰，憲副胡養忠成之。初竣事，即火。胡公聞之，徒步至橋所，揮淚哭，又再成之。張公之造通濟橋，或者草創乎。自胡公成後，僅十年。至康熙甲寅，橋又燬。無橋者殆三十年。康熙甲午乙未間，郡守唐文德復率民成之，三年而功始竣。

李忱

李忱，字恂九，山西安邑人。康熙十二年，以拔貢生累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九

二

官為金華知府。為人廉介方正，甫下車，聲望已卓然矣。越一年而閩變起，溫處二郡已陷於賊。金華望風響應，永康、武義、東陽、義烏城皆不守。烏合數萬，連營而陣於積道山，僅隔衣帶水，即賊境矣。時營兵止數百，忱多方慰諭，憑城堅守，以待大兵之援。無何，和碩康親王至，數十萬兵屯聚一郡，支應浩繁，忱輯和軍民，使軍不擾而民不病。朝夕盡瘁，以勞卒於官。民甚痛之，祀於名宦。

李之芳

李之芳，號鄰園，山東武定州人。丁亥進士，順治六年

為金華司理。之芳貌魁偉，美髭髯，風望卓越，吏才甚優。肆應八面，畧無阻滯。值郡中缺官，剛日理郡事，柔日理縣事，決斷如流。申冤抑，擊豪強，時擬之包孝肅。百姓畏若神明。親若父母。時馬進寶鎮金華，進寶以得城功，賜名逢濟，嗜利縱色。若虎狼之據嶼，視府縣官，奴隸驅之。而之芳獨不為之屈。凡呈詞有及營卒者，必為審決。即戍兵將發，恣其淫威，亦必執而拘之。不少縱。進寶見其風裁器幹不尋常，反心折而納交焉。合郡之民，賴以少安。督撫以其才優，命定浙省賦役全書，以治行高等，陞刑部主事。累官至兩浙總督。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九

三

轉兵部尚書，仍入內閣，為一時名臣。

論曰：吏金華而官至台鼎者，明朝三百年無有也。至

國朝則有李公。公既晉部曹，再則以巡鹽御史至，三則以都御史審。欽案至，四則以總督兩浙部院。至每至則斷大獄，雪沉寃。而其功則尤在捍禦強寇，保障全浙，卒成蕩滅之勲。故公嘗曰：吾一生功名，半在浙土。浙人戴公，不啻蜀人之戴張益州。而金華則公功名發軔之初，受恩尤深。非他郡比矣。

張星瑞

張星瑞，字玉符，武進人。壬辰南宮第二人。順治十二年，為金華司李，秉性剛正，有古君子風。喜搏擊，豪強扶單弱，聽訟片言立決，案無留牘。城狐社鼠，為之遁迹。公暇與諸生論文，所識拔皆名士。所著有八詠閒論。

張坦讓

張坦讓，字襄左，號遜菴，湖廣漢陽人。舉人。康熙五十九年，任金華守。初至，訪郡之元惡大慙，及傷風敗俗者，盡置之法。一郡肅然。壬寅癸卯間，歲大饑，勞心賑濟。建麗正書院，以祀七賢。旁作學舍，招八邑生童肄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九

四

業其中。延名儒為師，日有饜，月有課，每課文必親至，品論甲乙。多所成就。以丁艱去，弟子追送，投淚而別。補江西吉安知府。

王治國

王治國，奉天人。康熙十四年，以貢監為金華令。適和碩康親王統大兵駐郡，軍需旁午，金華以附郭，承辦尤劇。治國措置得宜，民以不病。時大軍勦旣括他郡，流民多至金華，為捐貲賑給，使歸原籍。其善政則嚴保甲，葺城垣，修文廟，積穀賑荒，輯邑志，皆有成勞。以薦陞壽州知州。

繼此有趙泰，姓進士，膠西人。有吏幹，好獎後進。他邑少年能文者，必薦諸學使者，多至入泮。重刻金華正學淵源。

徐喆

徐喆，廣昌人。貢生。康熙九年，為蘭谿縣丞，事父至孝。每晨必公服省母，乃出視事。居官廉幹，有惠。十三年，署篆武義，閩寇至，城陷被執，不屈死。和碩康親王親臨祭奠，以死節具題，廕一子。府志載蘭谿。

國朝名宦，有季振宜，趙滾，予所熟聞。有殷廷弼，至任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九

五

未三十喪偶，即不娶，勇於為治，好抑強扶弱。以詩自豪，喜急就而少完善。禮詩人季煌，葉自合，四方詞客至，皆有贈遺，以卓異陞。檢其庫，虧銀二萬，蘭人為捐補。婦女或脫簪典衣，以助。仍以那移，徒於驛站，廷弼平日用物甚侈，既失官，悔之，乃齋素，卒落魄不振。其後官蘭谿者，相繼虧帑，募捐一無所得。予所識有許公惟訥，本姓施，華亭進士。風裁整麗，到官未三十，為人廉正，勇於為治，奸弊盡剔。後與金華守魏公男訟，發其索賂事，魏公除名，而許亦停官。蘭人連名具呈，撫院懇仍補蘭邑，而不能。

許公能詩辭、工書、董玄宰戲鴻堂石刻、今存其家、其學官則有陳公霆萬、善時文、好弘獎士類、蘭谿其初文氣平庸、經陳公指授、風氣日上、登甲戌會榜第三、乃忝任、其後有褚公宗遂、篤厚長者也、喜論文、善衡鑑、時方童試、邑令延褚公閱文、既畢事而出、予問蘭邑童生何似、曰、有鄭度者、佳士也、時年未二十、既入泮、遂聯捷南宮、其知文如此、陞寧波府學教授而去、時年已八十五矣、視聽步履如英年、丁酉科鄉試、猶應聘闈焉、此二公者、皆不負教職者也、而前蘭谿令方公邁、猶以廚帑留寓、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九

六

方公甲戌進士、為一科眉目、以文章為性命、有以文就正者、輒別白其高下、且詳論為文之法、無小徇此三公者、皆身經科第、其才學又足以開拓其議論、故能興起後進、蘭邑近日士皆磨礪、登賢書者亦日益多、則三君子之力若多、吾婺人物文章之盛、莫過南宋、其時在吾郡則有呂成公、陳龍川、唐悅齋、而又有朱文公、陳止齋、葉水心、薛季宣、諸大儒往來教學其間、浦江人物文章之盛、莫過於元、其地則有方韶卿、而又有謝臯羽往來其間、士無碩師、而欲其學之成、難矣、

陳龍驤

陳龍驤、號蟠海、山東陽信人、己亥進士、康熙六年為東陽令、先是令東陽者、為河南李毓楠、昏庸羸病、政在群小、民不聊生、猛虎白日噬人、既以病去、而陳侯至、老饕積蠹、向之蟠據衙門、及土豪之病民者、不數月、鋤擊畧盡、或皆抱首鼠竄、匿漏下、小盜初獲、笞三十、釋之、再獲、笞六十、必死、盜皆殲焉、諸生非公事不見、遇能文士、甚相禮敬、監司守判各役、奉符檄至者、或半膝跪、自事、侯一嚇、雙膝齊下、視事公廳、冠帶危坐、一吏侍側、寂無人聲、見者驚猶鬼神、即欲飾虛詞、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九

七

以投、至門上足、輒不敢進、民亦不敢越愬、公為治、以實、不以文、凡丈量、編審、保戶、革保歇、弭盜賊、禁鋼婢、諸事、皆憲令各邑所通行、未嘗創立名色、而行之、以誠、始終不倦、故事成而民利之、當其法初行、嚴刑以督、不率、不無枉屈、然法立而民不敢犯、所以陰折奸萌、然扶民氣者、不可勝計、故當公之世、盜竊匿影、奸蠹潛踪、豺虎遁跡、家戶饒給、近數十年來、宰東陽者、治行推公第一、每日黎明而起、事畢而退、燃燭閱部書、手自登記、無幕客之助、兵刑錢穀、文移往來、擘畫皆出一手、而恢然有餘、可謂能吏矣、公至以康熙六

年已六十有餘，而精魄益壯。康熙十二年冬，暴卒。耆老過市，哭士民設祠祀之。民有帶小標者，夜飲畢，與人鬪於街，干擾者執之，公以其醉釋之，起趨出，忽墮地，有聲。公曰：汝懷石搏人乎？答之幾死，既愈，或招之飲，則却之。侯卒，盜之，曾受刑者，憾之，潛入祠，拔其塑像，鬚以去。小標裁完之，再拔而再栽，或問故，曰：非公責我，我不戒酒，非我殺人，則人殺我，我之得生，皆公賜也。噫，若侯者，殆有諸葛武侯之風。而小標則暗符李平云。其後有劉公世燠，字叔子，河南新蔡人，進士，長於爲吏，精明善決斷，不遜陳侯，而慈愛過之。廉稍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九

八

不及焉。不久，丁憂去，後補雲南呈貢令，陞戶部主事。其署篆則有俞公兆吉，富陽丞，江浦人，爲人廉正，善聽斷，而平易近民。繼又有夏公宗堯，處州同知，旗下人，清正有威，東邑令之假公以取民者，曰：隱契、隱畝、荒山、荒灘，公一無所行。公以府官署縣，既無暴政，又絕干謁，民不敢以不急之訟試署。篆一年，合邑安靜，不知有官云。

論曰：陳侯每舉子，產火烈，水弱之論云。蓋東邑自許都倡亂，盜賊接踵，至甲午乙未，始傾巢蕩穴，治亂國用重典，理固宜然。然亦過甚焉。侯每聽訟，得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九

九

情則掀髯色喜，蓋無哀矜惻怛之意。然以公廉簡敏明，其政刑已稱善治矣。顧侯之善政，不數年而盡變爲害。侯初至，丈量方將告成，邑糧多羨，蓋東土山田磽瘠，原有高平水之不同，成化舊冊積步本寬，其後耆保畏法，尺寸不遺，故每都皆有溢額。公令於砂塞水傷處，裁割以符舊額，其後俞侯始通民呈首，勘查隱畝，取賂凡受惠者，皆且倍之。至史侯伍侯，則丈山量水，尺寸比較，十室五空，而民大病矣。陳侯編審，悉遵賦役全書，冊書令民公舉聽就近地，聚圖枿甲，以便催取，開局過割，編冊既定，則書榜張掛，使民觀看，仍令冊書側立，挨戶序點，民或言戶單與榜冊不同者，立責冊書，使之改正。東邑自四十年編審，當事以儒籍冊書牟利，厚不由公舉，取銀十二兩，官自僉撥，至五十年，史公編審，無論儒民冊書，皆取銀十二兩，銀既入囊，至冊書舞弊，則概置不問，隱實掛虛，千孔並出，甚至有過無割，不止零星飛洒而已。又或一圖牽連二十餘都，不知誰何之人，見里既有催取之銀，又有賠納之苦，蓋陳侯時見里不許包克，所用正根一倍之費，景侯時三倍可包克，今則包克而兼包

比其費益多，厥後包克之人，侵收待赦，或死或逃，見里受累，有費至十倍者，見里之病極矣。雖謂陳侯為良吏可也。

劉澐符

劉澐符，山東昌樂人，進士。康熙五十九年任，為人端方謹重，公廉有威，城狐社鼠，搜剔一盡，鄉之豪猾，莫不削迹。前任史與伍取民色目，一掃除之，用汰雖嚴，而意實平恕。東陽令自陳公之後，當推公第一。在任三年，丁艱去。公在任時，樓姓倚眾強娶小戶女，雪夜擁眾至，椎門入，女家以賽社炮禦之，殺三人而退。公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九

十一

不究人命，此事與明時永康縣毛公衢同。

孫家棟

孫家棟，山東安邱人，順治十七年，以進士為義烏令。為人廉介精嚴，喜擊強扶弱，善聽訟，隣邑有冤抑，不能自伸者，控於司府，必懇委義烏縣審斷，然亦有直至義烏控者，或假他故關提而為之審，無不得其情者。然大約貧與富訟，則貧勝，民與紳士訟，則民勝，佃與房主訟，則佃勝，以故一時賢聲載道，久之而操翰之家，多不許之。其後有沈公會純，清正近情，民亦宜之。其著象則有嚴州同知張公若需，賢聲甚著，皆造

東江橋，以竣其功，吾郡或守令缺，皆引領望曰：安得張公來乎。

連一鳴

連一鳴，福建建寧人，舉人。康熙五十五年，任義烏令。初至，猶作鄉音，太守罵之，越一年，稍能官語，才不必過人，而一介不取，自奉如寒士，愛民之心，出於至誠。循良之聲，久而益著。時歲大饑，歷鄉發賑，民乃克全。撫院朱公軾稱為兩浙良吏第一，方特薦，而公以病卒於官。

毛文埜

金華徵獻畧

卷之十九

十二

毛文埜，字同書，湖廣麻城人。康熙六年，以諸生為浦江令，性慈愛，徵糧不任鞭撻，而課亦足。遇疑難憲案，不為動，徐剖之，裕如。時與紳士論文賦詩，以咨利弊。康熙十三年，閩寇至，邑人多起應，文埜率練兵以殺賊，以功陞延安知府。浦江有趙公倚元，晉公瑛，楊公汝毅，賢聲日聞，俟改實為傳。

金華徵獻畧卷之二十

鶴潭王崇炳虎文氏撰錄

門人黃廷元殿選較訂

東湖金 律孔時編梓

遊寓傳

阮孚

晉阮孚字遙集。避庾亮求為廣州。乃授鎮南將軍。甫東而蕪峻亂。遂止武義。居明招山。其地為惠安寺。寺側有蠟屐亭。宋鞏豐詩曰。千古高風挽不回。故山花落又花開。莫欺亭畔蒼蒼藓。曾印高人屐齒來。元陳

金華徵獻畧

卷之二十

一

樵詩曰。七賢老死獨南奔。袖有江亭墮淚痕。故國已懸新日月。醉鄉不識舊乾坤。金貂曾入丹陽市。蠟屐應歸白下門。惆悵黃門墓前柏。不禁三度見風塵。

劉峻

梁劉峻字孝標。平原人。梁天監中。召入西省。典校秘書。為安成王秀戶曹參軍。以疾棄官。遊紫巖山。開居教授。吳會人士多從之遊。其聚講處。後人號之曰講堂洞。嘗為山棲志。其文甚美。其辭曰。夫鳥居山上。櫛巢木末。魚潛山下。窟穴沙泥。豈好異哉。蓋其性然也。故有忽自壁而樂垂綸。負玉鼎而要卿相。行藏紛糾。

顯晦躋駁。無異火炎水流。圓動方息。斯則廟堂之與江海。蓬戶之與金閨。並然其所然。悅其所悅。烏足謂毛衣瘡痂在其間哉。予生自原野。善畏難狎。心駭雲臺朱屋。望絕高蓋青組。且沾濡霧露。彌願閒逸。每思濯清瀨。息椒邱。寤寐永懷。其來久矣。矧專濫壤民。欲天從爰泊二毛。得居巘穴。所居東陽郡金華山。實會稽西部。是生竹箭。山川秀麗。皐澤坱鬱。若其羣峰叠起。接漢連霞。喬木布護。春青冬綠。回溪映流。則千仞洞底。膚寸雲谷。必千里雨散。信卓犖爽塏。神居奧宅。是以帝鴻遊斯鑄鼎。雨師寄此乘煙。故澗勒赤松之

金華徵獻畧

卷之二十

二

名山貽縉雲之號。近代江治中奮迅泥滓。王徵士高拔風塵。龍盤鳳棲。咸萃斯地。江王竟不知。良由碧端何人惜哉。素石可致幽人者哉。金華山石馬鞍山也。蘊靈藏聖。列名僊牒。左元放稱此山云。可免洪水五兵。可合神丹九轉。金華之首。有紫巖山。山色紅紫。因此為稱。靡迤陂陀。下屬深渚。巘岈嶸嶸。上虧日月。登白山麓。漸高漸峻。壘路迴隘。魚貫而升。路側有絕澗。聞啾啾。俯窺木杪。焦原石邑。匪獨危縣。至山將半。便有廣澤大川。皐陸隱脉。予之葺宇。實在斯焉。所居三面迴山。周繞有象郭郭。南則平野蕭條。極目通望。東西帶二

澗。四時飛流泉清澗。微霏滴瀝生響。白波跳沫。洶涌成音。巨瀆引流交渠。綺錯懸溜瀉於軒甍。激湍迴於階砌。供張無綆。汲盥歛息。瓶缶楓椅楮櫪之樹。梓柏桂樟之木。分形異色。千族萬種。結朱實苞綠果。搖白蒂抽紫莖。櫛蓋本音。蹲梢風鳴籟。垂柯欄戶。布葉房櫳。中谷澗濱華葩攢列。至於青春受謝。萍生泉動。則有都梁含馥。懷香送芬。長樂負霜宜男。泣露芙蓉。紅花照水。阜蕪縹葉。從風憑軒。遠毗蠲憂忘疾。邱阿陵曲。衆藥灌叢地髓。抗荃山筋抽節。金盞重於素璧。玉鼓貴於明珠。可以養性消疴。還年駐色。不藉崔文黃

金華徵獻畧

卷之二十

三

散。勿用負局紫丸。翺禽翔鳳。胎雨散綠。翼紅毛素。纓翠鬣。蕭蕭切羽。關關好音。皆馴狎園池。旅食雞鶩。若乃鷓鴣。日伺辰。響類鐘鼓。鳴蛙候曙。聲像琴瑟。玄猿薄霧清嘯。飛鷗乘烟永吟。嘈贊嘹唳。悅心娛神。所以跨躡管籥。超軼笙簧。宅東起招提寺。背巘而壑。層軒列景。邃宇凌空。博敞開虛。納祥生白。左瞻右睇。仁智所居。故碩德名僧。振錫雲萃。調心七覺。詆訶五塵。郁烈戒香。浴茲定水。至於薰爐夜蒸。法鼓旦聞。予站履。搆衣躬行頂禮。詢道詰人。欽仰至教。每聞此河。紛梗彼岸。永寂熙然。若登春臺。而出宇宙。唯善是樂。豈伊

徒言。寺東南有道觀亭。亭崖厠下望雲雨。蕙樓茵樹。隱暖林篁。飛觀列軒。玲瓏烟霧。日止却粒之氓。歲集祈仙之客。餌星髓吸霞漿。將迺雲衣霓裳。乘龍馭鶴。觀下有石井。聳峙中澗。雕琢刻削。頗類人工。躍流淙瀉。湍湧泱咽。電擊雷吼。駭目驚魂。寺觀前皆植修竹。檀欒蕭瑟。被陵緣阜。竹外則有良田區畛。通接山泉。膏液鬱潤。鄭白史瘳。莫之能擬。紅粟流溢。鳧鴈充厭。春蕓旨擅碧雞。冬草味珍霜鷄。角巾升於邱嶺。短褐出自中園。苑蔣逼側池湖。菅蒯駢填原隰。養給之資。生生所用。無不阜實。藩籬充物。崖巘歲始。年季農隙。

金華徵獻畧

卷之二十

四

時間。濁醪初泺。醪清新熟。則有田父野老。提壺並至。班荆林下。陳觴置酌。酒酣耳熱。屢舞誼。盛論箱庾。高談穀稼。嗚噓謳歌。舉杯相酌。人生樂耳。此歡豈嘗出作入息。晚食當肉。莫辨榮辱。匪知毀譽。浩蕩天地之間。心無怵惕之驚。豈與稽生齒劍。楊子墮閣。較其優劣者哉。初孝標植根溜石。流寓魏都。冒險履難。僅至江左。逡巡十稔。而迄不見用。遂決志棲遁。嘗為自序。自比馮敬通。以為芝焚蕙歎。聲塵寂寞。魂魄一逝。將同秋草。聞者傷之。普通二年。卒於金華山中。時年六十。門人謚之曰玄靖先生。

論曰金華自建郡以來。而劉孝標山棲志。實開聲律文字之先。吳賜如贊以潤奪瑤琨。翠浮篠簜。厥惟麗詞。託此震壤者。信矣。然志所稱江治中奮迅泥滓。王微士高板風塵。龍盤鳳棲。咸集斯地。則非常人矣。而究不知其何人。惜哉。

羅隱

羅隱字昭諫。江東人。唐末舉進士不第。黃巢之亂。歸依吳越王錢鏐。授著作郎。及朱溫篡唐。詔至。隱痛哭。請鏐倡義討溫。溫素聞其名。因以諫議大夫招之。不就。縱遊山水。於東陽之南山築室讀書。後人名其地曰羅隱宅。後人類有題咏。而予詩云。昭諫不偶世。栖栖或類狂。才名窮益盛。故國老難忘。忠義存孤憤。風流寄短章。何緣此卜宅。深樹有書堂。

論曰羅隱宅在縣南五里。勒馬峰下有墨池。存焉。其後為棲賢菴。今廢。昭諫文章氣節。照耀史冊。今東邑所傳。皆俚俗口號滑稽詭譎。而動輒為識。至今窮鄉僻壤。婦人童孺。莫不知有羅隱秀才。其卽此羅隱也耶。

謝翱

謝翱字皋羽。福之浦城人。為人倜儻。有大節。工詩文。

金華徵獻略

卷之二十

五

金華徵獻略

卷之二十

六

絕出於衆。試進士不中。落魄漳泉二州。會丞相文天祥。開府延平。長揖軍門。署諮事參軍。聲動梁楚間。已復別去。及宋亡。天祥被執以死。翱悲不能禁。隻影行浙水。東逢山川池。榭雲嵐草木。與所別處。及其時。號相類。則徘徊顧盼。失聲哭。嚴有子陵臺。孤絕千丈。時天涼。風急。翱挾酒以登。設天祥主。荒亭隅。再拜跪伏。醉畢。號而慟者三。復再拜起。悲思不可遏。乃以竹如意擊石。作楚歌。招之曰。魂朝徃兮何極。莫來歸兮關水黑。化為朱鳥兮。有味焉食。歌闕。竹石俱碎。聞者為傷之。然其志汗漫超越。浩不可禦。視世間事。無足當其意者。獨嗜佳山水。雁山。鼎湖。蛟門。候濤。沃州。天姥。野霞。碧雞。四明。金華洞天。搜奇挾秘。所至卽造遊錄。持以誇人。若載七寶歸者。遊倦輒憇。浦陽江源。及睦之白雲。邨等隱者。方鳳。吳思齊。晝夜吟詩。不自休。其詩風格弘逸。卓卓有風人之餘。文尤嶄拔峭勁。雷電恍忽。出入風雨中。當其執筆時。瞑目遐思。身與天地俱忘。每語人曰。用志不分。鬼神將通之。其苦索多類此。婺睦人士。翕然從其學。前至元甲午。去家武林。西湖上。前代遺老。尙多存者。咸自詫見翱晚。明年乙未。以肺疾作。而卒。年四十七。瀕死。屬其妻劉氏曰。吾去

鄉千里交遊惟方韶鄉。吳子善韶鄉。卽鳳子善卽思齊已而鳳等果至。與方幼學。方燾馮桂芳翁登登之弟衡葬翱於子陵臺南。以文稿殉伐石表之。口粵謝翱墓。初翱以朋友道喪盡吳越無掛劍者。思合同志氏名作許劍錄。勒諸石未就。復爲作許劍亭於墓右。從翱志也。翱無子。其徒吳貴祠之。月泉書院云。翱好修姱。獨刻厲憤激。直欲起古人從之遊。不屑屑於流俗。意所不顧。萬夫莫回也。每慕屈平。托興遠遊。自號晞髮子。遇談勝國事。輒悲鳴煩促。涕泗潛然。下士有苟合而氣志得者。憎聞翱。翱自若也。翱著書不一種。

金華徵獻畧

卷之二十一

七

詩曰。晞髮集爲婺州作者。有浦陽先民傳餘則宋學士濂記其口。茲不載。

論曰。謝翱閩人。而卒于睦州。而錄於婺。何也。曰。居婺久也。猶之李白不生山東。而曰山東李白云。蓋小人之生。居雖同里。推而遠之。惟恐不甚也。高賢之至。其自他者。引而近之。惟恐其不親也。翱一布衣。無位于朝。徒以天祥之知。麻衣繩履。張皇山澤。間若無所容。其身者。使其都重祿。受社稷。人民之寄。其能死守封疆。決矣。蓋翱天下士也。昔田橫不降漢。拔劍自刎。客之從死者五百人。若翱之志。其

類橫之客者非耶。浦陽之士。從翱遊者。皆矯然曰。拔生則薰其德。歿則祀其靈於社。卽以爲浦陽之人可矣。予之志翱者以此。

玉華山樵

玉華山樵。不知何許人。或號性天然。或號大呆子。然爲王姓人題識。則稱宗兄。或疑其姓王。而加點爲玉。予親見山人。爲前山胡氏題像。云。其小私印。姓王名亦。彷彿可認。洪武初。突至東陽。其人偉容儀。美風姿。嘗居里栢嶺。與東山孫氏披麻戴笠。散步閒吟於山水間。有若方外。人多異之。然未嘗遠出。而工詩畫。酒酣則援筆作畫。畫已輒題其上。

金華徵獻畧

卷之二十一

八

而隱遁不污。悲憤激烈之意。每見於筆墨之外。嘗爲人題壁作歌云。七載間關走閩越。一夜思親髮成雪。回頭往事付空花。形影相隨衣百結。當時恨不早見機。扁舟一棹江南歸。西風塵土障天起。秋水鱸魚空白肥。卽今寄食荒村裏。佳士出迎常倒屣。當歌對酒忍暫歡。握手論心愧知己。老懷豈能忘故山。神遊往往於其間。爲君寫此轉悽惻。片雲零落何時還。迄今讀其詞。未嘗不哀其志。其爲新朝指目。削迹埋名。亦畧可知矣。山人將死。謂至人口。我落魄江湖。非覆載間人。我死幸弗以棺埋我。乘以布囊。懸之樹間足矣。

山人在東陽所主不一家與呂伯祥孫原載最契其詩至今尚有存者

論曰山樵蓋元之遺憲肥遯避荒丁鶴年蔡子英之流也東陽志疑其為陳友諒張士誠謀士又疑為建文從亡之人誤矣

沈壽民

國朝沈壽民字眉生宣城人門元沈懋學子崇禎末大司馬張國維以異才特薦未授職三疏劾兵樞楊嗣昌不報明亡變姓名入金華山往來蘭谿武義為家士師或與畸人靜者探幽發竒以泄其羈孤感鬱

金華徵獻畧

卷之二十一

九

之思時給諫姜公應甲隱於澗流號石頭和尚心跡相契遊處甚密徵士有孫曰廷璐偕今太守唐公至葵訪其祖隱居時事庶與宋遺民謝翱同志不朽蒲江傅旭元為作隱跡錄屬予作詩以實之詩曰黃霧沉山海木黑世數忽入崑明劫趙岐投身賣餅家梅福公作吳門卒宛陵亦有沈徵君被髮作狂行大澤國之將亡柱石空元戎重寄歸菜傭徵君膺薦挺危論請劍慷慨朱雲風投匭上書不見省飄然一舸來江東回首銅駝已荆棘萬里山河付楚弓白雲須臾變蒼狗青山不掩羣公醜有才不用川匪才黍苗離

雖淚成斗。滅迹潛名麋鹿羣。物色幸脫當途口。首陽七尺薇蕨身。學圃書田時灌耨。金華諸山鬱嵯峨。芙蓉秀色明江波。洛下頑民化炬灰。殘山賸水哀情多。金貂不入丹陽市。蠟屐亭邊忍淚過。孤燈冷燄照獨夜。頭上歲月空蹉跎。竹塢梅花春色好。寂寞行逢頑石老。欲哭無聲歌不成。時與歎獻說天寶。長烟荒荒白日暮。雙溪草色非前度。郎今名孫千里來。欲向遺民訪平素。山川滿目不見人。碧桃紅杏春無數。江城樓閣夜蕭蕭。鹿田風雨子規號。徵君之賢今謝翱。銜笛一聲山月高。

金華徵獻畧

卷之二十一

十

附錄

季煌字備公武林人少隨父嶺南官署父亡長於粵有俊才金公絢以侄女妻之公絢歿季妻子喬寓蘭谿時蘭谿令殷廷弼好士延葉自合與煌為上客殷令好為急就章煌隱諱之令覺灌以酒煌不勝盃爵乃病卒季煌在廣有詩名在陳元孝諸人間與石江和尚唱和其為人傲物自高如歸里詩云乍歸遍訪知名士久住希逢可語人又云可免獨醒難仗酒徒供人好易為詩其自命如此余得其遺詩一帖於徐篋溪評其五言律詩脫畧凡

近真景獨造。起語項聯。老淡清超。高韻傑出。愛此清骨。三復不已。畧登數篇。并摘警句。於遊寓後。其不竟登遊寓者。以遊寓所重。不專以詩也。五言如春遊云。郊外風來好。生香不是花。夕陽濃樹色。流水淡人家。野店松脂酒。僧房竹火茶。青春吾與汝。休恨共天涯。和徐文長云。何以克饑渴。朝烟與暮霞。出山雲作客。歸樹鳥成家。水引柴門遠。苔侵石徑斜。尚愁人問渡。處處種桃花。除夕咏橄欖。苦從先入處。香在未來時。又甘心惟有世。苦口更無人。又松聲連夜雨。海氣一天雲。又誰尋五柳宅。自作

金華徵獻畧

卷之二十一

十一

一家。邨又涇。渭無清濁。山林有是非。七律如自題小像云。早年詞賦動江關。萬里遨遊倦未還。袍色暫從芳草定。琴聲常與落花閒。為停盃酒何須月。恐隔家鄉不盡山。是我此時當乞食。只愁陶令滿人間。乞石丁和尚函有云。水從黃葉多。逸任天向青山盡。處生粵中除夕云。粵酒上眉如。逐客吳音入耳當。還鄉皆佳句也。華炳泰。字若虛。無錫人。嘗至京。貴人延為上賓。輒以使酒罵坐。去初至東陽。年十九。而白。普僧也。手執鏡。至人家應付。問其來歷。答以詩云。為問天


涯流落意。溪頭流六自分明。人皆異之。或延之飲。則不脫袈裟。而食肉。遂畜髮作詩。詆議一切。自負甚高。所交皆絕。或請為蒙師。亦不終。學師董澹齋先生。見其詩甚喜。延禮之。時予館邑城。每夜輒治具相邀。拈韻賦詩。極歡而罷。即背詆之。董公不為意。若虛於作詩外。兼工時藝。獨標天韻。迥出時蹊。能作四體書。至今得其遺墨。皆可珍。其詩情韻秀發。如春草碧色。春水綠波。雖寡性情。而翡翠蘭若。無妨可愛。已而之紹興。金赤玉待之最厚。病使人至梁溪。探其家。乃送之歸。不數日而歿。其妻以室

金華徵獻畧

卷之二十一

十一

女為尼。邑令旌之。予常會赤玉於武林。述其在紹興事。與予所見。合之可作笑譜。若虛詩與詩餘體各為集。予得其七言律一本。擇其數首。及警句錄之。夜坐云。檢點奚囊少。鸚鵡清宵何處問。壺漿天於我輩真無意。節近歲冬倍可傷。對此驚寒梅幾點。照人無夢月他鄉。誰家漫奏闌山曲。若為王孫惹憾長。獨坐云。漫道秋深滿亦遲。昏鴉猶未定栖枝。青閨刀尺含愁夕。虛館茱萸中酒時。轉盡羊腸孤客路。添成蛇足幾行詩。無聊不到消魂地。肯信當年宋玉悲。書徐天池集云。坐我孤航天上雪。莽



君○十○丈○井○頭○蓮○自○嘆○云○論○才○那○肯○居○龍○腹○癡○絕○還○
應○似○虎○頭○又○碧○玉○一○樓○寒○月○曉○芙○蓉○千○丈○晚○霞○紅○
又○竹○陰○密○護○空○庭○雨○水○氣○虛○吹○半○壁○雲○出○濟○河○云○
月○明○風○定○燕○山○遠○霜○落○鴉○啼○濟○水○寒○

東嘉先哲錄序

先儒程正叔嘗曰周公沒百世無善治
孟軻死千載無真儒然軻志有古
之人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
即是以觀則善治固真儒分內事耳
使之以時以行其志鎮定調齊精采所
注而治效自別否則亦足以立懦敦薄
而馨風遠被不徒汨沒無聞而已也然

東嘉錄序

所以為真儒者厥究維何孔子曰志於
道蓋道命於天性於人而殊途於事物
志矣而自得焉則蘊之為德行措之為
事業發之為文章激之揚之為氣節忠
義隨厥所施而無不善是則所謂真儒
也吾溫舊名東嘉負山而瀕海清泚
所鍾人物之生甚來尚矣晉唐以前志
載無考迨乎有宋氣化特盛若王儒

志倡鳴道學於伊洛未作之先林塘與
講明春秋於王氏新學之際厥後真
儒彬々輩出或以道學顯或以功業著
或以文章鳴或以氣節忠義見炳然
粹然瑩無瑕類其氣象以如耶使上
有如是之君下皆如是之臣尚何善治之
不可復哉姑藉遇之時所處之地不同
故所就之不同而其道未始不同也諸公

東嘉錄序

之出處大節載籍之中間見迭出在上
可稽然散而弗屬雜而弗著鄉之沒學
罔繇詳考率莫自知吾溫人物多以其
盛之將何所觀感而興起哉譬則鄧林
之木大盈之積人皆知其為材且實矣使
散而置之抑孰知生為一方一庫之所產
所有而駭異之耶今南宋虞部負笈
鄧平陽王君廷望慨然嘆曰誦其詩讀其

書論其世吾儒事也况生長吾地見聞所逮者乎乃於公務之暇窮搜遍閱經書子史傳記集錄所述言行若論衡許可之辭足為後學矜式者彙次裒萃為一編名之曰東嘉先哲錄既自為首引捐俸鏤梓與學者共之矣以數郡人也復命贅一言于末簡教觀其采擇審證據明品藻當散者以集雜者以純

東嘉錄序 三

不費辭說而一郡儒先之實森然在目其立志也高而用心也勤矣詩曰高山仰止景行止廷望君之謂也願數無似於道固罔知然景仰先哲竊亦有志未能而願學者因不揣謹書以自幸云
正德元年歲在丙寅季冬初吉
賜進士出身承德郎南京吏部文選司主事後學瑞安李敷拜書

題東嘉先哲錄後
士生斯世常患乎不多聞多聞常患乎汎濫而無所依歸也晉阮瞻作無鬼論梁通事舍人作文心雕龍用心苦矣然去道已遠而於世何所闕乎誠使反其心而用之大可以羽翼經傳續諸已往小可以紀載事物昭示無窮

後序 一

而乃爾忽其所重而用心於所輕舍其切於己者而徇夫為諸人者是可惜也南齊虞部負外郎王君廷望有志於明斯道公暇輒蒐輯溫之昔今名公儒碩德望功業與夫節行文學之足以垂世者彙成一錄為卷二十首之以先達次之以名儒曰名臣曰忠

臣曰孝子居其中而氣節詞章終
焉題曰東嘉先哲錄一郡之文獻
於此焉足徵矣間辱以示暘，深
嘉君之用心不苟而又以慶夫是
邦之賢人君子有所遇也君天資
迥絕博聞強識自其弱冠時吾郡
王憲副資博已稱為天下士不置
筮仕以來又能清白一心無負厥職

後序

二

其取重於公卿而見推於士夫有由
然矣是錄也直其仕優之一耳然於
此可以見山川之靈秀焉可以見風
俗之淳美焉可以見斯文之元氣
一脉未嘗斷絕焉而東嘉之先哲
所賴不朽者實在於此視彼泛用
其心者果孰得而孰失哉昔人謂
夷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王君

願學夫子者也諸先哲之目有不
瞑於泉下乎雖然王君之志懼斯
文之泯也固非以求是於當時也而
暘獨云：者三秉彜好德之誠觸
於所見而不可遏云
正德丁卯春正月既望樂安鄒暘
書于南京之翰林院

後序

三

凡例

- 一 是編攷之火傳諸書及名賢集中可徵者參以郡邑志錄之如其已詳不復引用郡邑志
- 一 他書載有而不見於郡邑志者收入如郡邑志所載他無可考証此不收入
- 一 名節玷闕者此不收入
- 一 諸公著述書目悉附於其人言行之後惟人言不稱與無可考証者並不收入
- 一 有姓名略見於其書而不可攷其言行之詳但有關於永嘉之學者此亦附收其姓名否則互見他錄中
- 一 或一人一事而各有紀載則並錄之雖重複不削蓋考証貴衆故也其或一人兩見而名與事微有不同亦並存之而各從本文
- 一 諸公姓名籍貫見於某書俱分行旁注竊祖朱子名見唐錄之義庶免妄冒貽誚如止注以郡邑志者亦以他所紀載互見焉
- 一 諸公俱以特之先後編次每卷自為類
- 一 此編主於先哲例不收女德獨王梅溪收其令人彙誌不依常例

凡例

一

凡例

二

- 一 名字稱謂見於群書者或不能同今各從本文庶見傳信之實
- 一 後學於先哲依程子稱官爵謚號無則稱先生
- 一 引用群書
- 五經四書性理大全書
- 孝順事實
- 大明一統志
- 周易會通
- 宋史
- 二程全書
- 朱子伊洛淵源錄
- 朱子名臣言行錄
- 呂東萊文集
- 王梅溪文集
- 陳龍川文集
- 周平園文集
- 林霽山文集
- 吳草廬文集
- 陳子上存稿
- 誠意伯文集
- 朱子語錄
- 晦菴文集
- 張南軒文集
- 陳止齋文集
- 葉水心文集
- 樓攻媿文集
- 方蛟峰文集
- 虞邵菴道園學古錄
- 宋太史文集
- 蘇平仲文集

文山先生文集

胡祭酒文集

楊東里文集

擊壤集

章恭毅年譜

皇朝名臣通錄

文獻通攷

玉海

周密齊東野語

水東日記

凡例

元文類

詩林廣記

歷科登科錄

進思錄

金華府志

平陽州志

一未閱之書多所收不無遺漏宜俟續錄

余忠宣青陽文集

遜志齋文集

楊鐵崖文集

章恭毅文集

戴仔家傳

東都事略

合璧事類

通鑑節要續編

陶九成輟耕錄

晦庵同年錄

三

詩話

瀛奎律髓

天順日錄

八閩通志

温州府志

東嘉先哲錄目錄

卷之一

先達

王儒志

林塘與

蔡八行

卷之二

程子門人

周博士

劉起居

劉侍郎

鮑敬亭

沈先生

程子門人

卷之三

楊氏門人附

許忠簡

陳先生

陳迪功

謝先生

潘先生

開祖

石

元康

恭叔

安節

安上

若雨

躬行

景衡

經正

經邦

天申

景

景

景

景

景

景

景山

介夫

瑞安

君濟

平陽

行己

承嘉

元承

元承

元承

元承

元承

元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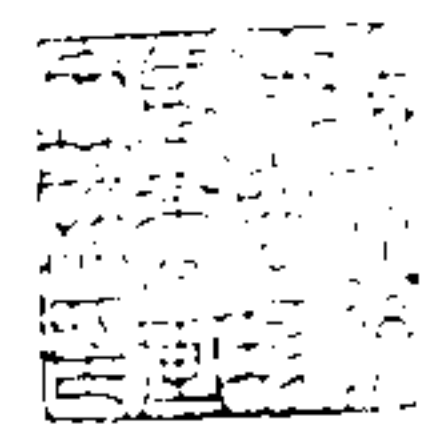
元承

元承

元承

元承

元承



卷之十

名儒

葉先生

仲堪

永嘉

朱先生

黼

文昭

徐教授

元德

瑞安

王東巖

與之

次安

錢少卿

文子

樂清

姜教授

得平

文清

陳先生

季雅

永嘉

黃先生

仲炎

永嘉

呂先生

目錄

模脚

薛先生

據

永嘉

章清所

仕克

永嘉

史先生

伯璿

永嘉

徐教授

興祖

永嘉

張學正

謙

永嘉

朱學正

謚

永嘉

卷之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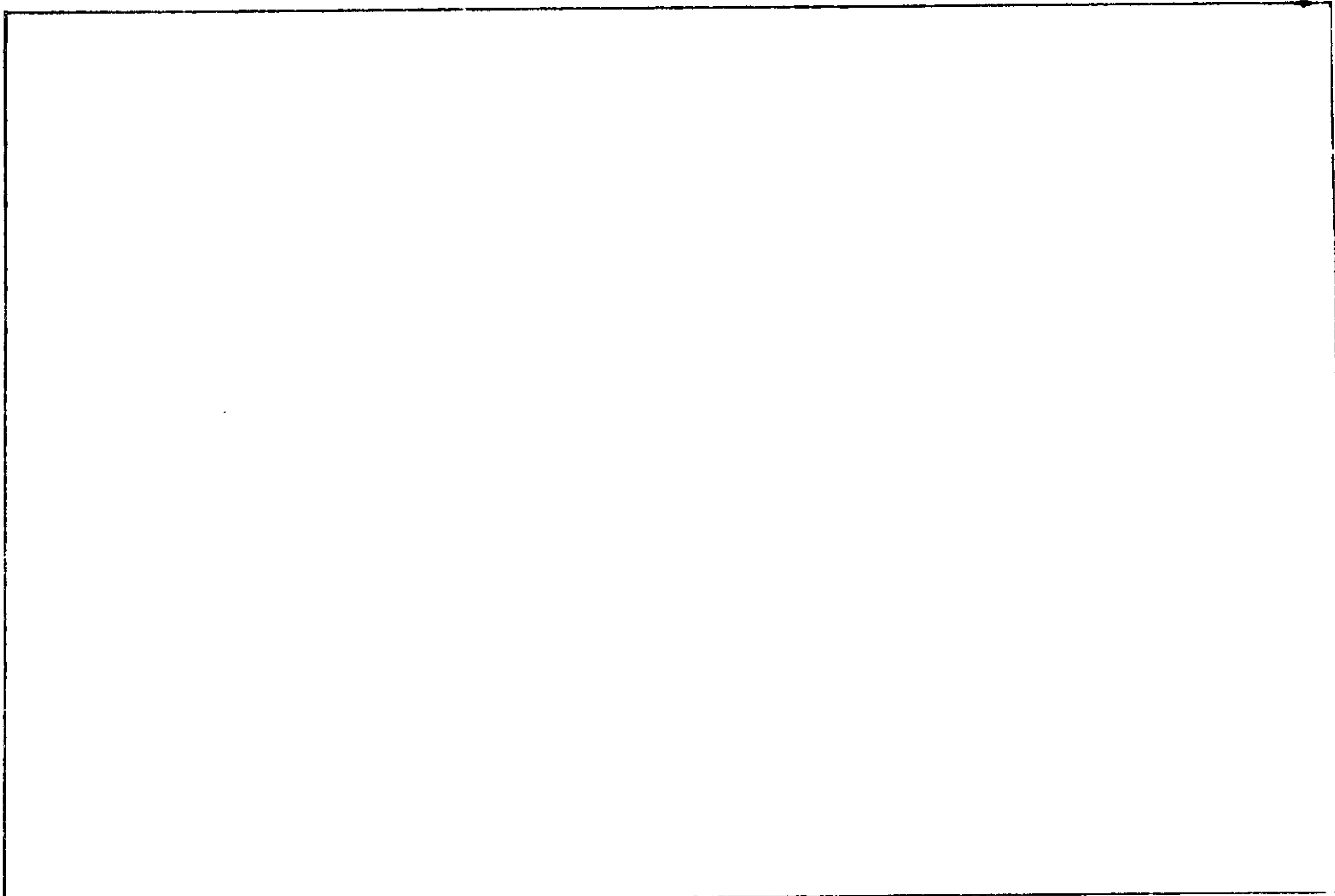
名臣

王忠文

梅十深朋

樂清

四



原缺

金上舍 九萬

詞章

倪司勳

濤

林太常

季仲

潘轉菴

檉

趙靈秀

師秀

李秘書

孝先

汪桐陽

鼎新

鄭處士

昂

目錄

高都事

明

林長史

溫

蘇編修

伯衡

李耻菴

應祁

鵬程

巨濟

永嘉

德久

永嘉

紫芝

季和

樂清

進卿

平陽

處抑

平陽

瑞安

君壽

平陽

永嘉

伯恭

瑞安

則誠

則誠

則誠

則誠

東嘉錄卷之一

後學王朝佐編

先達

王儒志

王景山永嘉人見一志

儒志先生王景山諱開祖少穎悟書經目輒成誦勤

篤廢寢食初習制科以所業上召試皇祐五年中第

三甲進士第洪氏登科記云是年應制科者十有八

人宰相不曾留意取士密諭考官只放一人過闕下

試六論賢良趙彥若中選及對策又黜之是年制科

東嘉錄卷之一

並不取人景山幡然不調而歸盡焚舊作縱觀經史

百家之書考別差殊與學者共講之席下常數百人

尊之曰儒志先生未幾而卒年三十二所著書多不

出惟儒志一編門弟子傳習今其書言復者性之宅

无妄者誠之原又曰學者離性而言情真情之不惡

又曰使孔子用於當時六經之道不若今之著矣旨

意若此者眾君子評其為知德之奧最末章曰由孟

子以來道學不明吾欲述堯舜之道論文武之治杜

淫邪之路闢皇極之門吾畏諸天也吾何敢已哉是

其自負豈淺淺者當慶曆皇祐間宋興未百年經術

予嘗讀宋史伊洛傳而思及州之程子也予嘗讀宋史伊洛傳而思及州之程子也

道微伊洛先生未作景山獨能研精覃思發明經蘊
倡鳴道學二字著之話言此永嘉理學大淵源也後
四十餘年伊洛儒宗始出從游諸公還鄉轉相授受
理學益行而濫觴亦有自焉紹熙二年春朝請大夫
寶謨閣待制永嘉後學陳謙撰見儒志編
公登皇祐癸巳鄭獬榜進士第試秘書省校書郎出
佐處州麗水縣既而不樂退居郡城東山設塾倡鳴
理學於瀛洛未作之先學者尊之曰儒志先生儒志編
伯衡年十二三側聞鄉之達尊言宋時永嘉人物之
盛道術之懿固莫加於乾淳之際尚論其所由來實

東嘉錄卷一 二

出皇祐賢良王公景山且盛稱公學術議論文章卓
然過人伯衡私念公之在宋仕不登于朝化不行于
國而數百年之下言濬斯道之源者屬之公焉必有
大過人者矣自是會永嘉學士大夫輒從問公遺書
皆以為高文大冊散落無存間存一二亦不多見伯
衡未嘗不歎惋久之茲過永嘉辱友公九世孫淵始
得見其家藏儒志編若干首劉屯田戴維嶽二墓文
觀是書雖不能盡知公因文以求義因迹以求用亦
足以得其緒餘矣於乎慶曆以前固有斯人乎鄉達
尊豈欺我哉使假之以年究極高妙得志當時則其

道不既昌大矣乎談者安得謂群聖人之道至濬溪
橫渠明道伊川諸子出而後復明又安得謂五代文
詞之習至歐陽永叔尹師魯梅聖俞蘇子美諸公作
而後丕變也惜乎公年三十有二而遽卒庸非天乎
雖然揚子雲有言存則人亡則書而近世胡汲仲又
廣之曰千古聖賢之道由斯文而知之後乎千古亦
將由斯文而知今之道夫上下千古其人不相及矣
必於其書而知其道焉則公之遺書何可以不傳也
淵圖重刻以嘉惠承學不亦宜乎見蘇平仲文集
王開祖儒志一卷見宋史藝文志

東嘉錄卷一

林塘奧

林石字介夫瑞安人見一統志
吾鄉去京師遠自為吳越而士未有聞者熙寧元豐
之間宋興且百年介夫以明經篤行著稱當世以趙
清獻公與其子岍景仁所遺詩次其歲月則先生名
動京師矣自部使者郡守丞往往造其廬問起居何
如肯仕否耶先生方挈筇泉石之間作萱堂以養母
未暇出也客至竹床瓦豆具酒藪以延之佳山水無
不至持罕趨郡見陳止齋文集
時三經新義行天下學者非王氏不道春秋且廢不

講先生少從管師常與孫覺莘老為經社者也先生故不為新學以其說竊教授諸生龔原深之嘗以易學行世比見先生乃矍然恨識春秋之晚也於是永嘉之學不專趨王氏

周公恭叔劉公元承元禮兄弟許公少伊相繼起益務古學名聲益盛而先生居然為大人行恭叔之銘沈子正也曰河南程正叔關中呂與叔與介夫同為世宗師少伊亦云爾且曰非詩書勿談非孔孟勿為者以二公所同尊誦如此然而海內之士知有程呂而先生獨教行於其鄉人以其所居里稱之不敢以

東嘉錄卷一 四

姓字他無所槩見焉豈非其居勢使然歟要之永嘉之師友淵源不曰先生之力哉並止齋文集

蔡八行

蔡元康字君濟平陽人見郡志

資稟剛峻學識過人既冠入太學見同舍從事文藝慨然曰科舉所須爾學止是耶賢有德者一言一行孜孜訪之惟恐不及崇寧中下第忽不樂謂其友曰吾未嘗以得失為念而不樂如此得非吾親有不安乎即日馳歸及門而父疾已淹時尋亦愈見許景衡撰墓志其學以正心誠意為本優游涵養日趨自得一時賢

士大夫若鄒浩陳瓘楊時皆敬愛之鄒陳在謫元康從之鄒病革盡吐所欲言者性命之理死生之說見於問答云

在京師逆旅失金有得之同舍篋中者以告元康曰此非吾金也嘗曰古之人全交非一道也必欲伸己以求名人將何望往來京師朋友病為之醫藥同寢處無倦色死則主其後事或護其柩以歸前後以十數七上禮部不中會以八行取士郡條其應令者數十事上諸朝未報卒並墓志平陽多鉅族尚論其盛則未有加於蔡氏者也質諸

東嘉錄卷一 五

許忠簡公誌八行銘葉文定公誌刺史墓之文則世篤其慶非朝夕之故矣見蘇平仲文集

東嘉錄卷之二

程子門人

周博士

周恭叔字行己永嘉人見朱子伊洛淵源錄

恭叔自太學蚤年登科未三十見伊川持身嚴苦塊

坐一室未嘗窺牖幼議母黨之女登科後其女雙瞽

遂娶焉愛過常人伊川曰願未三十時亦做不得此

事伊洛淵源錄

周以官事來求洛中監水南糴場以就伊川會伊川

有涪陵行見和靖語

東嘉錄卷二

程子葬父使周恭叔主客客欲酒恭叔以告先生曰

勿陷人於惡見胡氏本拾遺

張思叔見道楷禪師說其道有祝髮從之之意時周

恭叔官洛中思叔亦從之恭叔謂之曰子他日程先

生歸可從之學無為空祝髮也伊洛淵源錄

上蔡謝公亦言恭叔不是擺脫得開只為立不住使

放了胡文定公亦云人須是於一切世味淡泊方好

不要有富貴相周恭叔才高識明初年甚好後來只

緣累太重若把得定儘長進在伊洛淵源錄

行己風儀秀整語音如鐘讀書十行俱下入太學以

文行著作齋揖文同舍遵行之豐司業稷騶從闕敦

化堂下行己移書規切之稷愧謝由是名重京師時

新學行獨之伊洛從程伊川二劉許趙繼至皆敬下

之作顏子不貳過論有曰過不必大毫末萌於心而

天地為之應悟不必久斯須著於心而天下歸其仁

或以呈伊川伊川可之規郡

遺書第十七卷或云乃其所記也伊洛淵源錄

周氏行己恭叔錄伊川先生語見周易會通

周行己集十九卷見宋史藝文志

浮址先生集十六卷後集三卷陳氏曰秘書省正字

東嘉錄卷二

永嘉周行己恭叔撰十七入太學有盛名師事程伊

川元祐六年進士為太學博士以親老歸教授其鄉

再入為館職復出作縣永嘉學問所從出也所居謝

池坊有浮址書院見文獻通考

劉起居

公諱安節字元承温州人見伊洛淵源錄

兒時已有遠度比長嗜學有所未達思之夜以繼日

必至於得而後已少與從弟令徽猷閣待制安上相

友愛皆以文行為士友所稱既冠遊太學元符三年

擢進士第調越州諸暨主簿國子祭酒率其屬表留

責

公太學不報除萊州州學教授未行改河東提舉學事司管勾文字改宣德郎召對便殿公言春宮宜慎擇官屬雖左右趨走者必惟其人又論節儉及君子小人和同之異上稱善顧問甚悉即日擢為監察御史數決大獄所平反甚衆居數月攝殿中侍御史時公方謁告省親既陞辭而命下不及供職而歸俄除起居郎趣赴闕公迎父宣義而西居無何宣義思歸公欲乞外補宣義固止之明年遷太常少卿而言者斥公在言貴時無所建明且久不寧親責守饒州州荐饑公至大發廩賑之又檄旁郡無遏糴軍儲不足

東嘉錄卷二 三

他日皆強取諸民公曰歲荒如此重困之可乎他司宜有相通者政應調適其緩急耳市人數為在官者所擾逃散郊外公躬率以廉察屬化之未幾饑者充乏者濟逃者復於是與之治賦出裁制貢奉之須俾屬縣先期戒民無倉卒之擾移知宣州去饒之日民遮留之涕泣不忍別者老以吾州自范文正公後惟吾劉公而已至宣十日而水大至公方遣其屬具舟拯溺而躬督之晝夜不少休所活幾數千人而遠近流民至者以萬數公闕佛廟以處之發廩以活之無一失所者其將發廩也吏以為法令不可而部使者

亦持其議公皆弗聽大疫公命醫分治甚力其得不死者不可計政和六年夏五月卒年四十九娶何氏公之娶也初行親迎之禮鄉人慕而繼之旁郡聞多竊笑比年朝廷頒五禮於天下於是人皆思公之倡始云公天資近道而敏於學問其所趨尚非世俗所謂學者嘗從當世賢而有道者游始以致知格物發其材沈涵熟復存心養性久之於是有得其貌溫然望之知其有容遇人無貴賤小大一以誠雖忤己者未嘗見其有怒色恚辭也其在河東同僚有交惡者一日邂逅公座聞其緒餘不覺自失相與如初其恬

東嘉錄卷二 四

靜弗校宜若易與者至於有所立則挺然不可回奪曾不知禍福利害可以為避就也鄒公浩以右正言得罪公與其所厚數輩追路勞勉之朝廷震怒追逮甚急人皆惴恐公獨泰然如平時既而哲宗察其無他有詔釋之而公亦自若也事親能承順其意教養諸弟涵容周旋有古人所難能者族居逾百口上下愛信雖臧獲無間言也嘗曰堯舜之道不過孝弟天下之理有一無二乃若異端則有間斷矣聞人善如己出或歸以過則未嘗辯遇事不擇劇易人所厭苦者任之裕然無迫遽勤瘁之色其與人遊嘗引其所

長而陰覆其不及諸暨令不事事州將欲易他邑公既左右之振其綱條又稱其長者將卒善待之宣州賑濟公疏以為非敢專也蓋有所受之故朝廷錄部使者之功而進秩焉蓋其志非敢私佚其身而在於為人其所施置常在於公天下以為不如是則非所以合內外通彼我也所治二州專以仁義教化平易近民民有訟委曲訓戒之俾無再犯間有聞者將懇于官則曰何面目復見府公遂捨去以是庭無可治之事或踰旬不施答朴伊洛淵源錄或問劉子進乎曰未見他有進處問所以不進者何

東嘉錄卷二

五

曰只為未有根因指庭前茶蘼曰此花只為有根故一年長盛如一年問何以見他未有進處曰不道全不進只他守得定不變却亦早是好手如康仲之徒皆忘却了見上蔡語錄

予官吉之永豐簿治檄至臨川見劉元承之子誠問其父所錄伊川先生說蒙示以元承手編伏讀嘆仰因乞傳以歸建炎元年十月晦日菴山陳淵謹書程全書

劉安節文集五卷見宋史藝文志劉左史集四卷陳氏曰起居郎永嘉劉安節元承撰

與從弟安上皆嘗事二程同遊太學號二劉安節元符三年進士為監察官左史晚知宣州以歿通文獻

劉侍御

劉安上字元禮永嘉人見郡志

公生有淑質端重嗜學與從兄俱以學行為鄉里所推縣薦於鄉同遊太學一時賢士大夫慕與之交號二劉並走洛從伊川程氏登紹聖四年進士第調錢塘尉登州教授崇寧舍法行選除太學博士大觀元年提舉兩浙學事陞辭進對稱旨上顧近臣稱其畧籍有大臣體即日除監察御史有推鞠多以屬公持

東嘉錄卷二

六

法尤審而根於誠怒多所平反遷殿中侍御史不弛擔日為去計二年六月遷侍御史性謹密凡風聞事皆反覆詢究或遣親厚叅驗必實始論列舉無不當一日奏事退上目送之曰劉安上可謂詳審屬蔡京竊弄威福黨與蟠結無敢嬰其鋒公抗章極言其罪數十條至謂斬臣頭以謝蔡京斬蔡京頭以謝天下臣死之日猶生之年未報又與中丞石弼率同列廷劾之京以太乙宮使罷相遂致仕公遷右諫議大夫逾月丁母憂政和元年服闋除中書舍人給事中會京落致仕至都堂治事公乞補外以徵制知壽春府

坐以所差試官撰號差互罷奉祠再起知婺州奏減六尚衣造花羅數仍乞不為後例市田以給浮橋民刻石紀之移邢州以祖母九十丐歸養服闋再知壽春百姓扶迎屬路歲饑活民以殿官罷宣和元年起知舒州遂以疾致仕公有至性事親孝居父母喪幾至委頓先達豐稷徐處仁薦之惟恐後未嘗私謝在御史不為訐直名論事退削稿有詩五百篇制誥雜文三十卷見周恭叔撰墓誌劉安上文集四卷見宋史藝文志劉給事集五卷陳氏曰給事中劉安上元禮撰紹聖

東嘉錄卷二

七

四年登第歷臺諫掖垣鎖闥以次對歷三郡而終集

中有彈蔡京疏見文獻通考

鮑敬亭

鮑商霖名若雨永嘉人見伊洛淵源錄

溫州鮑若雨與鄉人十輩久從伊川一日伊川遣見和靖鮑來見且問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如何和靖曰賢只為將堯舜做天道孝弟做人道便見得堯舜道大孝弟不能盡也孟子下箇而已字豈欺我哉孝經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只為天地父母只一箇道理諸公尚疑焉和靖曰曲禮視於無形

聽於無聲亦此意也諸公釋然歸以告伊川伊川曰教某說不過如是見祈寬記和靖語二程全書問佛氏輪迴之說凡為善者死則復生為善人為惡者死則變而為禽獸之類雖無此實應竊恐有此理凡稟冲氣以生者未始不同聖人先得人之所同者而踐履之故能保全大和至死其氣冥會於中和之所造化之中自然有復生為人之理愚者平居作惡而冲氣已喪至死其氣則會繆戾之所造化之中自然有為禽獸之理故曰恐有此理也先生答云未知生焉知死知生則知死矣能原始則能要終矣問陰

東嘉錄卷二

八

陽不測之謂神又曰神妙萬物而為言觀此則佛氏所謂鬼神者妄矣然祖考來格敬鬼神而遠之之說則似有佛氏所謂意者氣類感應處便是來格但當至誠不當褻近近得却有也不知此說如何先生曰潛心久當自明問孟子曰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嘗謂凡人器量窄狹只為私心隔斷苟以直養而無害則無私心苟無私心則志氣自然廣大充塞于天地之間氣象有可以意會而莫能狀者此所謂難言也或謂塞于天地之間只是到處去得此言似無氣味先生答云如是涵養

問樂正子見孟子孟子曰子亦見我乎云云觀此一篇都無聖人氣象或謂樂正子從子敖有激而云不得不然先生答云此無疑真孟子之言問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所謂二不孝何如說者謂陷父不義與家貧親老不求祿仕竊恐不然先生答云何以知不然所謂祿仕凡所以養皆同並二程全書鮑君商霖率二三子自永嘉來學于伊川先生勤苦自勵蚤夜孜孜不舍於是吾先生之門人以君為畏友也一日謂予曰永嘉素號繁麗而雁池又其衝也吾家作亭於其南而中間大湖浩然若千里江濤之

東嘉錄卷二

九

阻吾將彩衣婆婆其下雖繁華於我何加予應之曰噫子言過矣使子有主於中雖坐諸紛華中可也自然特形苦而心馳一勺之水柰子何昔吾聞諸先生曰學之道始乎敬而已敬則實實則虛虛則無事矣予推是言而求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期年而未之得也雖然嘗以是理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自謂含醲浸化亦將庶幾乎先生之門矣子無意乎言未既商霖起拜曰子無敢言矣吾今而後知夫子之道大而子不予欺也請命其亭曰敬見張叔亭記

有答問數條及錄伊川語一卷今見文集遺書伊洛淵源錄

沈先生

沈躬行字彬老瑞安人志見郡

甫冠遊太學同輩以時文相尚躬行獨為古學嘗貢禮部不中即歸侍丁憂哀毀骨立始效古正棺衾饋奠衰服之制斥佛事不用

始從塘奧林氏後從伊川程氏藍田呂氏其學以中庸大學為本篤信而力行之故能卓然以聖賢為依歸平居色夷氣和似不能言及辨是非則毅然不可

東嘉錄卷二

十

奪並郡志

始林介夫先生不為新經以春秋教授於鄉既而許公與沈公躬行謝公佃偕同郡諸儒又數千里外從程呂問學文規止齋集

沈氏先從吳興避唐亂遷温州為瑞安名家有彬老者北遊程氏師生間得性命微旨經世大意方禁春秋學石經甫刻即廢彬老竊賂守者自募藏之見葉水心集

西入關北走洛師友天下之有道者沈氏之為儒百年矣

元豐時永嘉同遊太學者蔣元中沈彬老劉元承元禮許少伊戴明仲趙彥昭張子充所謂不滿十人而皆經行修明為四方學者敬服者也余觀自古堯舜舊都魯衛故國莫不因前代師友之教流風相接使其後生有所考信今永嘉徒以僻遠下州見聞最晚而九人者乃能違志開道蔚為之前豈非俊豪先覺之士也哉

並水心文集

東嘉錄卷之三

程子門人 楊氏門人附

許忠簡

許景衡字少伊温州瑞安人本見宋史

登元祐九年進士第宣和六年召為監察御史遷為殿中侍御史是時王黼蔡攸用事景衡言尚書省比闕長官而同知樞密院亦久闕雖三公通治三省然文昌政事之本樞密本兵之地各有攸屬安可久虛其位願博採公議遴選忠賢以補政府之闕遂大忤黼意朝廷用童貫為河東北宣撫使將北伐景衡論

東嘉錄卷三

一

其貪繆不可用者數十事不報睦冠平江浙郡縣殘燬而茶鹽比較之法如故景衡奏茶鹽之法當以食之眾寡為歲額之高下今收復之後戶版半耗民力蕭然而茶鹽比較不減於昔民欲無困得乎奏上詔兩浙江東路權免茶鹽比較賊平日仍舊朝廷既興燕雲之師調度不繼誅求益急景衡奏財力匱乏在節用民力困弊在恤民今不急之務若營繕諸役花石綱運其名不一吏貪猥多軍額冗濫又無名功賞非常賜予皆緣夤倖倖干請無厭宜節以祖宗之制而省去之且極論和買和糴鹽法之害不報會知洋

州吳巖夫以私書抵執政子道景衡之賢因從子婿符寶郎周離亨以達離亨諂以其書誤致王黼黼用是中景衡逐之欽宗即位以左正言召旋改太常少卿兼太子諭德遷中書舍人侍御李光正言程瑀以鯁亮忤執政斥景衡為辨白坐落職予祠高宗即位以給事中召既至除御史中丞宗澤為東京留守言者附黃潛善等多攻其短欲逐去之景衡奏曰臣自浙渡淮以至行在聞澤之為尹威名政事卓然過人雖不識其人竊用嘆慕臣以為去冬京城內有赤心為國如澤等數輩其禍變未至如是之酷今若較其

東嘉錄卷三

二

小短不顧盡忠徇國之節則不恕已甚且開封宗廟社稷所在苟欲罷澤別遣留守不識縉紳中威名政事有加於澤者乎疏入上大悟封以示澤澤乃安杭州叛卒陳通作亂權浙西提刑趙叔近招降之請授以官景衡曰官吏無罪而受誅叛卒有罪而蒙賞賞罰倒置莫此為甚卒奏罷之除尚書右丞有大政事必請問極論潛善伯彥以景衡異已共排沮之或言正二月之交乃太乙正遷之日宜於禁中設壇望拜高宗以問景衡曰脩德愛民天自降福何迎拜太乙之有初李綱議建都以閩中為上南陽次之建康為

下綱既相遂主南陽之議景衡為中丞奏南陽無險阻且密邇盜賊漕運不繼不若建康天險可據請定計巡幸潛善等傾綱使去南陽之議遂格至是謀報金人攻河陽汜水景衡又奏南幸建康已而有詔還京罷景衡為資政殿大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至瓜州得暍疾及京口卒年五十七謚忠簡景衡得程頤之學志憲忠純議論不與時俯仰建炎初李綱議幸南陽宗澤請還京景衡乃請幸建康黃潛善等素惡其異已暨車駕駐揚州林於傳聞不得已下還京之詔遂借渡江之議罪之斥逐而死既沒高宗思之曰

東嘉錄卷三

三

朕自即位以來執政忠直遇事敢言惟許景衡詔賜景衡家温州官舍一區本傳許景衡之議論剴切使其言聽計從不為諛邪所抑得以直行其志其效宜可待也史論

伊洛之學東南之士自龜山楊公時建安游公酢之外惟永嘉許公景衡周公行已數公親見伊川先生得其傳以歸中興以來言理性之學者宗永嘉樓政樓文樓景衡橫塘集三十卷見宋史藝文志橫塘集三十卷陳氏曰尚書左丞瑞安許景衡少伊

撰亦嘗從程氏學建炎初為執政與汪黃不合罷建
議渡江幸建康言者以為非是及下還京之詔景衡
憂卒于瓜州未幾虜騎奄至維揚倉卒南渡見文獻
通考

陳先生

陳貴一名經正與其弟經邦貴叙同受學永嘉人名

見唐錄見伊洛
淵源錄

貴一問齊王謂時子欲弟弟子以萬鍾而使國人有
所矜式孟子何故拒之先生曰王之意非尊孟子乃
以賂之爾故拒之問日月有明容光必照先生曰日
月之明有本故凡容光必照君子之道有本故無不

東嘉錄卷三 四

及也問興於詩如何先生曰古人自少諷誦如今謳
唱自然善心生而興起今人不同雖老師宿儒不知
詩也人而不為周南召南此乃謂伯魚而言蓋恐其
未盡治家之道爾欲治國治天下須先從脩身齊家
來不然則猶正牆面而立問据貴一所見盈天地間
皆我之性更不復知我身之為我先生笑曰他人食

飽公無餒乎見二程
全書

謝顯道建中間上殿不稱旨先生聞之喜已而就監
門之職陳貴一問顯道何如人先生曰由求之徒伊
洛

淵源錄

陳迪功

陳經邦貴叙名見唐錄見伊洛
淵源錄

陳經邦大觀三年進士終迪功郎見平陽
州志

貴叙問詩說言唐魏已變先代之風又言先聖流風
遺俗盡故次以陳兩意似不異何以分先後先生曰
聖人之都風化所厚聖人之國典法所存唐魏聖人
之都其風雖變而典法尚在陳舜之後聖人之國亦
被夷狄之風則典法隨而亡矣三代之後有志之士
欲復先王之治而不能者皆由典法不備故典法尚
存有人舉而行之無難矣見二程
全書

東嘉錄卷三 五

謝先生

謝用休名天申永嘉人名見唐錄見伊洛
淵源錄

謝用休問温故而知新如何可以為師先生曰不然
只此一事可師如此等處學者極要理會得若只指
認温故知新便可為人師則窄狹却氣象也凡看文
字非只要理會語言要識得聖賢氣象如孔子曰盍
各言爾志而由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
無憾顏子曰願無伐善無施勞孔子曰老者安之朋
友信之少者懷之觀此數句便見聖賢氣象大段不
同若讀此不得見聖賢氣象他處也難見學者須要

理會得聖賢氣象問北郊之禮先生曰北郊不可廢元祐時朝廷議行只為五月間天子不可服大裘皆以為難行不知郊天郊地禮制自不同天是資始故凡用物皆尚純籍用稿秸器用陶匏服用大裘是也地則資生安可亦用大裘當時諸公知大裘不可服不知別用一服向日宣仁山陵呂汲公作大使某與坐說話次呂相責云先生不可如此聖人當時不曾如此今先生教朝廷怎生則是答曰相公見聖人如此處怎生聖人固不可改及然學聖人者不可輕易看了聖人只如今朝廷以北郊禮不能行得又無

東嘉錄卷三

六

一人道西京有程某復問一句也呂公及其婿王某等便問北郊之禮當如何答曰朝廷不曾來問今日豈當對諸公言耶是時蘇子瞻便據昊天有成命之詩謂郊祀同文潞公便謂譬如祭父母作一處何害曰此詩冬至夏至皆歌豈不可耶郊天地又與共祭父母不同也此是報本之祭須各以類祭豈得同時耶問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先生曰數句最好先觀子路顏淵之言後觀聖人之言分明聖人是天地氣象問井田今可行否先生曰豈有古可行而今不可行者或謂今人多地少不然譬諸草木山上

著得許多便生許多天地生物常相稱豈有人多地少之理問陳文子之清令尹子文之忠使聖人為之則是仁否先生曰不然聖人為之亦是清忠見二程全書王君貺嘗見茂叔為與茂叔世契便受拜及坐間大風起說大畜卦君貺乃起曰適來不知受却公拜今却當納拜茂叔走避君貺此一事却過人謝用休問當受拜不受拜曰分已定不受乃是見伊洛淵源錄

潘先生

潘子文名旻永嘉人名見唐錄見伊洛淵源錄子文問由之瑟奚為於丘之門如何先生曰此為子

東嘉錄卷三

七

路於聖人之門有不和處問如師也過商也不及如論交可見否先生曰氣象間亦可見又曰子夏子張皆論交子張所言是成人之交子夏是小人之交又問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如何先生曰毋友不忠信之人問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先生曰不可使知之者非民不足與知也不能使知之爾見二程全書

戴臨江

戴述字明仲永嘉人見郡志孝友直諒為文操筆立成試廣文館擢異等以科舉口耳之學爾走伊洛求所謂為己者遭父憂廬墓終

喪登元符三年進士第

明仲資稟剛明少而有立嘗從程氏問學知聖人之

道近在吾身退而隱於心合於聖人之言者若有自

得方沈涵充擴日進未已友朋鄉黨期以有為于世

而年終三十有七奄至大故可謂不幸也已見周博士所撰

墓誌

從伊川求成己之學仕至臨江太守弟迅亦以文學

稱見一統志

趙先生

趙霄字彥昭瑞安人見郡志

東嘉錄卷三

八

周行己之伊洛從程伊川二劉許趙繼至

十歲為猛虎行鄉大人先生莫不奇之少孤季父析

其產與兄異財稍長日非也悉以屬其兄獨遊京師

入太學登崇寧二年進士第主長葛簿以選為濟州

教授道學者以篤學力行不專事科舉東方士俗為

之變名聞京師除辟雍正向用矣不幸有疾卒于官

並郡志

李彥平所見趙顏子不知何人莫是永嘉趙彥昭否

其所論學大意甚佳然恐於窮理工夫有所未至見

菴文集

周恭叔謝用休趙彥昭鮑若雨那時温州多有人親錄子語

宋尚書

宋之才字廷佐平陽人見平陽州志

政和間從楊龜山學得程氏正脉性恬靜操履潔白

難進易退自號雲海居士有雲海獎帚五十卷見一統志

瑞安縣學政和間右丞許公景衡記紹興十二年敷

文閣待制宋公之才再記二公言語至今為人貴愛

見止齋文集

雲海少師乃碩其獲見林霽山文集

東嘉錄卷三

九

東嘉錄卷之四

朱子門人

葉說書 西山

葉味道初諱賀孫以字行更字知道温州人見宋史儒林傳
少刻苦好古學師事朱熹試禮部第一時偽學禁行
味道對學制策率本程頤無所避知舉胡紘見而黜
之曰此必偽徒也既下第從熹於武夷山中學禁開
登嘉定十三年進士第調鄂州教授理宗訪問熹之
徒及所著書部使者遂以味道行誼聞差主管三省
架閣文字遷宗學諭輪對言人主之務學天下之福

東嘉錄卷四

一

也必堅志氣以守所學謹幾微以驗所學正綱常以
勵所學用忠言以充所學至若口奏則又述帝王傳
心之要與四代作歌銘之旨其終又曰言宣則力減
文勝則意虛從臣有薦味道可為講官乃授太學博
士兼崇政殿說書故事說書之職止於通鑑而不及
經味道請先說論語詔從之帝忽問鬼神之理疑伯
有之事涉於誕味道對曰陰陽二氣之散聚雖天地
不能易有死而無不散者其常也有不得其死而鬱
結不散者其變也故聖人設為宗祧以別親疎遠邇
正所以教民親愛參贊化育今伯有得罪而死其氣

東嘉錄 卷四

不散為妖為厲使國人上下為之不寧于是為之立
子洩以奉其後則庶鬼有所知而神莫不寧矣蓋諷
皇子竝事也三京用師廷臣邊聞交進機會之說味
道進議狀以為開邊浸濶應援倍難科配日繁餽餉
日迫民一不堪命龐勳黃巢之禍立見是先搖其本
無益於外也經筵奏事無日不申言之而洛師尋以
敗聞於是人謂味道所奏無一言不開導引翼求切
於君身旁引折旋推致於治道遷秘書省著作佐郎
而卒訃聞帝震悼出內帑銀帛贈其喪升一官以任
其後故事所未有也所著四書說大學講義祭法宗

東嘉錄卷四

二

廟郊社外傳經筵口奏故事講義並宋史儒林傳
問在鄉如何讀書賀孫云少失怙恃凡百失教既壯
所從師友不過習為科舉之文然終不肯安心於彼
常欲讀聖賢之書自初得先生所編論孟精義讀之
至今不敢忘然中間未能有所決擇故未有定見先
生曰大凡人說要去從師然未及從師之時也須先
自着力做工夫及六七分到得聞緊要說話易得長
進若是平時不曾用力終是也難一頓下手觀錄于
答味道書曰所喻既祔之後主不曾復于寢此恐不
然向見陸子靜居母喪時力主此說其兄子壽疑之

三二七

皆以書來見問因以儀禮註中之說告之渠初乃不曾細看而率然立論及聞此說遂以為只是註說初非經之本文不足據信當時嘗痛闢之考訂甚詳且以為未論古禮如何但今只如此卒哭之後便除靈席則孝子之心豈能自安耶其後子壽書來乃伏其謬而有他日負荆之語今不見當時往還舊牘因便以他書考而論之如大戴禮諸侯遷廟篇云君及從者皆玄服則是三年大祥之後既除喪而後遷矣其詞但告遷而不言祔是既祔之後主復於寢而至此方遷于廟矣如穀梁云易檐改塗禮志更釁其廟則

東嘉錄卷四 三

是必先遷祖於太廟夾室然後可以壞釁其故廟而納祖考之主又俟遷祖考於新廟然後可壞釁其故廟而納新祔之主矣如左氏云特祀於寢而國語有日祭之文則是主復寢後猶日上食矣但穀梁所謂練而壞廟乃在三年之內似恐太遠禮志所謂釁廟而移故主乃不俟其廟之虛而遽壞之恐非人情左氏所謂祔而作主則與禮經虞主用桑者不合疑左氏所說乃當時之失杜氏因之遂有國君卒哭而除服之說皆非禮之正大率左氏言禮多此類也皆不足信而國語日祭月祀時享既與周禮祀天神祭地

示享人鬼之名不合韋昭又謂日上食於祖禰月祀于曾高時享於二祧亦但與祭法略相表裏而不見于他經又主既復寢而日祭之則其几筵未知當俟臨祭而後設耶或常設而不除也此類皆無明文更當詳攷又古者廟有昭穆之次昭常為昭穆常為穆故祔新死者於其祖父之廟則為告其祖父以當遷他廟而告新死者以當入此廟之漸也今公私之廟皆為同堂異室以西為上之制而無復左昭右穆之次一有逆遷而群室皆遷而新死者當入于其禰之故室矣此乃禮之大節與古不同而為禮者猶執祔

東嘉錄卷四 四

於祖父之文似無意義然欲遂變而祔于禰廟則又非愛禮存羊之意竊意與其依違牽制而均不免為失禮曷若獻議於朝盡復公私之廟皆為左昭右穆之制而一洗其繆之為快乎見晦菴文集省闈想甚得意奏名必在前列但尚未見後場題目不知主司意鄉如何要之得失已有定分人徒自為擾擾爾改字不若只就舊名之為安門生之禮若在高等恐例須謁見即不可廢若只在行間亦不必詣之也禮書未能得了而衰病日侵恐未必能究竟此事也漢卿必時相見四方更有何朋友在都下凡百

宜以謹密為上事了能一過此相聚否李敬子尚留
此志尚堅苦不易得但看義理未甚明徹細密爾梅

賀孫辛亥以後所聞池錄七八九十一朱子

陳潛室

陳植字器之永嘉人見周易

少穎悟久從朱氏于武夷所見超卓四方學者從游
數百人尊為潛室先生志規郡
器之問嘗讀孟子求放心章今每覺心中有三病統
籠不專一看義理每覺有一重似簾幙遮蔽又多有

東嘉錄卷四 五

苦心不舒快之意曰若論求此心放失有千般萬樣
病何至於三然亦別無道理醫治只在專一果能專
一則靜靜則明明則自無遮蔽既無遮蔽須自有舒
泰寬展處這也未會如此且收斂此心專一漸漸自
會熟熟了自有此意看來百事只在熟且如百工技
藝也只要熟熟則精精則巧器之又問先生往時初
學亦覺心有不專一否曰某初為學全無見成規模
這邊也去理會尋討那邊也去理會尋討向時諸前
輩每人各是一般說話後來見李先生較說得下有
落說得較縝密若看如今自是有見成下工夫處看

東嘉錄 卷四

來須是先理會箇安着處譬如人治生也須先理會
箇屋子安着身已方始如何經營如何積累漸漸須
做家計若見未有安着身已處雖然經營畢竟不濟
事為學者不先存此心雖說要去理會東東西西都
自無安着處孟子所以云收放心亦不是說只收放
心便了收放心且收斂得箇根基方可以做工夫若
但知收放心不做工夫則如近日江西所說只如守
箇死物事故大學之書須教人格物致知則以至於
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節節有工夫見語

東嘉錄卷四 六

答器之書曰所示四條第一第三兩條得之但以公
為仁似未精伊川先生明言仁道難言惟公近之非
以公便為仁又云公而以人體之故為仁竊詳此意
公之為仁猶言去其壅塞則水自通流然便謂無壅
塞者為水則不可更以此意推之可見仁字下落也
又中之為義固非專為剛柔相半之謂然當剛則剛
當柔則柔當剛柔相半則相半亦皆自有中也試更
思之如何規集
又答器之曰性是大極渾然之體本不可以名字言
但其中含具萬理而剛理之大者有四故命之曰仁

三二九

義禮智孔門未嘗備言至孟子而始備言之者蓋孔子時性善之理素明雖不詳著其條而說自具至孟子時異端蠱起往往以性為不善孟子懼是理之不明而思有以明之苟但曰渾然全體則恐其如無星之秤無寸之尺不足以曉天下於是別而言之界為四破而四端之說於是而立蓋四端之未發也雖寂然不動而其中自有條理自有間架不是籠侗都無一物所以外邊終感中間便應如赤子入井之事感則仁之理便應而惻隱之心於是乎形如過廟朝之事感則禮之理便應而恭敬之心於是乎形蓋由其

東嘉錄卷四 七

中間衆理渾其各各分明故外邊所遇隨感而應所以四端之發各有面貌之不同是以孟子析而為四以示學者便知渾然全體之中而燦然有條若此則性之善可知矣然四端之未發也所謂渾然全體無聲臭之可言無形象之可見何以知其燦然有條如此蓋是理之可驗乃依然就他發處驗得凡物必有本根性之理雖無形而端的之發最可驗故由其惻隱所以必知其有仁由其羞惡所以必知其有義由其恭敬所以必知其有禮由其是非所以必知其有智使其本無是理於內則何以有是端於外由其有

是端於外所以必知有是理於內而不可誣也故孟子言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是則孟子之言性善蓋亦溯其情而逆知之爾仁義禮智既知得界限分曉又須知四者之中仁義是箇對立底關鍵蓋仁仁也而禮則仁之著義義也而智則義之藏猶春夏秋冬雖為四時然春夏皆陽之屬也秋冬皆陰之屬也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知天地之道不兩則不能以立故端雖有四而立之者則兩爾仁義雖對立而成兩然仁實貫通乎四者之中蓋偏言則一事

東嘉錄卷四 八

專言則包四者故仁者仁之本體禮者仁之節文義者仁之斷制智者仁之分別猶春夏秋冬雖不同而同出乎春春則春之生夏則春之長也秋則春之成也冬則春之藏也自四而兩自兩而一則統之有宗會之有元矣故曰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是天地之理固然也仁包四端而智居四端之末者蓋冬者藏也所以始萬物而終萬物者也智有藏之義焉有始終之義焉則惻隱羞惡恭敬是三者皆有可為之事而智則無事可為但分別其為是為非爾是以謂之藏也又惻隱羞惡恭敬皆是一面底道理而是非

則有兩面既別其所是又別其所非是終始萬物之象故仁為四端之首而智則能成始能成終猶元氣雖四德之長然元不生於元而生於貞蓋由天地之化不翕聚則不能發散理固然也仁智交際之間乃萬化之機軸此理循環不窮脗合無間程子所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者此也晦菴文集

有禹貢辯洪範解王制章句木鍾集郡志

徐先生

徐寓字居父永嘉人見朱子語錄

東嘉錄卷四 九

唐戊五月初見先生于臨漳問前此從誰學寓荅自少只在鄉里從學先生曰此事本無嶢崎只讀聖賢書精心細求當自得之今人以為此事如何秘密不與人說何用如此問看易曰未好看易自難看易本因卜筮而設推原陰陽消長之理吉凶悔吝之道先儒講解失聖人意處多待用心力去求是費多少時光不如且先讀論語又問讀詩曰詩固可以興然亦自難先儒之說亦多失之某枉費許多年工夫近年於詩易略得聖人之意今學者不如且看大學語孟中庸四書且就見成道理精心細求自應有得待讀

此四書精透然後去讀他經却易為力

寓臨漳告歸稟云先生所以指教待歸仔細講求曰那處不可用功何待歸去用功古人於患難尤見得着力處今夜在此便是用功處

郡中元自出公牒延郡士黃知錄樵施允壽石洪慶李唐資林易簡楊士訓及淳與永嘉徐寓八人入學而張教授與舊職事沮格至是先生下學僚屬又有乞留舊有官學正有司只得守法言者不止先生變色厲聲曰郡守以承流宣化為職不以簿書財計獄訟為事某初到此未知人物賢否風俗厚薄今已九月矣方知得學校底裏遂欲留意學校所以採訪鄉評物論延請黃知錄以其有恬退之節欲得表率諸生又延請前輩士人同為之表率欲使邦人士子識此向背稍知為善之方與一邦之人共趨士君子之域以體朝廷教養作成之意不謂作之無益美得未沒合殺教授受朝廷之命分教一邦其責任不為不重合當自行規矩而今却容許多無行之人爭訟職事人在學枉請官錢都不成學校士人先要識箇廉退之節禮義廉耻是謂四維若寡廉鮮耻雖能文要何用某雖不肖深為諸君耻之並朱子語錄

孝親弟長等事皆吾所自得而行之者慮有照管不到時節當據守之而勿失則吾之所得者實矣依於仁則全其本心之德而不間於人欲之私生之体自流行不息工夫至此亦云熟矣此三節自立脚大綱以至工夫精察如此忠道即夫子志學處以等級次第言爾據大略是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之類謂其能守也依仁如貧而樂富而好礼謂其不違仁也游於藝是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未知此說通否答曰此段看得好但所引貧富者不相似孝弟為仁之本章註謂仁者心之德愛之理顏淵問仁章又謂仁者心

東嘉錄卷四

十二

之全德合二處推明其說未審當否心德則生道也蓋天地以生物為心故人得之以為心者謂之仁其體則同天地而貫萬物其理則統萬善而包四端論其名狀則冲和温粹渾龐涵蓄常生之不死乃得謂之仁焉此即乾之元在四時而為春者也以仁而主四者則隨其地分發為羞惡為辭讓為是非莫不各當其所若不以仁為主而以別箇為主則但見不相對副但見乖隔不順且天地失其所以為主而人亦不得其所以生者矣此所以言仁專一心之德者豈不以其無綱紀管攝之妙乎敬愛之理只從孝弟上

原缺

發明自孝弟而推原其本則惟有此理爾所謂以仁為孝弟之本是也孝弟是廣充其用則為仁民愛物之事所謂為仁以孝弟為本是也寓恐心之德以專言愛之理以偏言專言之本則發為偏言之用偏言之用則合於專言之本不可以小大本末二之也自仁道之不明也人惟拘於氣蔽於私欲則生有息而天理不行否隔擁塞不能貫通如人疾病血氣不運於四肢則手足頑麻不知痛痒而醫亦謂之不仁人有以体乎仁必無一毫之私得以間其生之体使之流行貫注無有不達無有不徧然後為能全其心

東嘉錄卷四 十三

之德愛之理也此顏子之克己仲弓之敬恕與聖人居處恭執事敬博學篤志切問近思等處正欲使工夫縝密也必磨洗蕩滌其私使無一毫之留所以喚此仁使之充長條達無不周徧則心德自全而仁斯在我矣伏乞嚴喻答云此段大意得之但愛之理未可以用言之爾使味之久當決洽自見得失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蓋夫婦則情意密而易於陷溺不於此致謹則私欲行於玩狎之地自欺於人所不知之境人倫大法雖講於師友之前亦未保其不壞於幽隱之處倘知造端之重隱微

之際恐懼戒謹則是功夫從裏面做出以之事父兄處朋友皆易為力而有功矣答云本只是說至近處似此推說亦好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恐非謂天能生覆而不能形載地能形載而不能生覆人猶有憾處只在於陰陽寒暑之或乖其常吉凶災祥之或失其宜品類之枯敗夭折而不得遂其理此雖天地不能無憾人固不能無憾於此也答云既是不可以望其全便是有未足處兩端謂眾論不同之極致都是就善說如斷獄一人以為當死一人以為當罰今酌其中而行之是也答云然所謂中非如子莫之所

東嘉錄卷四 十四

執也鬼神之為德註云体物是其為物之体不知此体字是体用之体還復是體質之体答云鬼神者氣之往來也須有此氣方有此物是為物之体也晦菴文集徐窩庚戌以後所聞池錄二十二十一饒錄四六朱

徐先生

徐容字仁父永嘉人見朱子語錄

仁父問知禘之說則理無不明誠無不格治天下不難如何曰天地陰陽生死晝夜鬼神只是一理能明祭祀鬼神之理則治天下之理不外於此七日戒三

東嘉錄卷之五

朱子門人 張氏門人附

林龍圖

林湜字正甫平陽人 見水心文集

為富陽尉虜亮之亂部弓手截隘處邑豪乘時販鹽行劫公捕擒之代歸教授明州朝廷會其勞改官知泉州晉江縣州分造戰船公曰負郭豈有羨錢耶何忍歛百姓將捨去諸番義公之為助其役舟先就而民不知滿秩攀留空一城通判南劍太守議官自賣酒公爭曰賣鹽已病矣又益以酒且民地俱萬戶也

東嘉錄卷五

一

切方

今始自南劍他郡效之君不畏八郡民怨已乎守諱其功自為奏朝廷視無通判署親之乃下公條上言者亦謂閩近瘴故二稅有酒錢而民自酤今創禁之非舊制也守奏遂格汀州賦輸無法吏多取自入為百姓患帥漕請均節之以委公公索其征有公庫鮮脯食次冊差出貼支等錢皆數千計他多此類守俸俸數倍矣小官薄復別貸以給公約其歲用增損適平省緡錢四萬還之民

紹熙元年遷監察御史公久官南方無中援既入朝名人善士一見如舊識相謂曰今士大夫去就常以

原缺

臺諫官賢否為卜是公格應入臺符如斯人者庶幾乎至是竟用公

故事臺諫官居同宅相愛助厚甚彈劾論諫必相叅審好惡指趣不少異曰所以共持綱紀公獨喟然曰吾不惟賢與善是親正人之愠於眾人是助好惡去取不以公論為歸而曰共持其綱紀也夫綱紀者豈臺諫為私之地歟他日見上奏曰陛下托股肱於宰執而除授多小人寄耳目於臺諫而彈擊多君子治亂之大無過此也執論移晷侍立舍人言於眾曰今日察院爭何事反覆不已也自是與其長不合矣時

東嘉錄卷五

二

小人知公意頗自為計公與同列三人論劾甚銳至一日罷數人內外皆聳方依公為重而上以覺察過數詔諭公為殿試詳定官考直言者居第一而上不用及殿中侍御史劉德修下遷公曰吾可以去矣劉公蓋公所謂親而助之者也公奏直劉公不報錢之望知靜江府公再論之上罷之望出公提刑浙東宰執合前願少留不聽

移江西轉運判官免贛州科罰罷龍南安遠折變減興國淮衣緡南安聖節銀及水潦州縣窳名之在漕司者皆除之歲損數萬而漕計猶增於舊

東嘉錄 卷五

孝宗崩上內禪公使金入辭首以奉親歡杜諛口為勸上俯聽首肯數四謂吏部侍郎彭龜年曰朕初即位未識群臣此老成重厚人也在道繫帶及國通名有未合者連却虜議至賜衣以其服被公公揮擲去虜人曰君命何慢也公曰宋正統相承群臣服視其品今易左衽有死而已爭辨甚久虜趣入謝公盛服如故虜不能屈復命上迎謂曰卿守禮甚堅國體不失朕所知也遷司農卿

慶元初韓侂胄始專國朝士多自引去呂祖儉上書爭之貶嶺外公見余丞相曰呂子約匆匆南行柰何

東嘉錄卷五

三

叔世不宜有執奏收回大臣責也丞相可不勉乎語喧一時權近側睨

性淡泊散朗雖居官精敏遇事立斷而平居但教諸生誦說若不涉世故者於善惡賢不肖明白而尤護惜善類世所謂善人君子常欲以一身同其榮悴去留故議論多激發見忌於人以是齟齬廢斥而終不悔

朱公元晦既謫士諱其學公執弟子禮不變未歿數月猶走書問疑義云

並水心文集

正甫問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曰祭先如在祭外神亦

三三五

如神在愛敬雖不同而如在之誠則一吾不與祭而他人攝之雖極其誠敬而我不得親致其如在之誠此心終是闕然見朱子語錄

盤隱類稿十卷水心文集

蔡先生

蔡舉字行夫平陽人見朱子語錄

訓懲曰大凡學問不可只理會一端聖賢千言萬語看得雖似紛擾然却都是這一箇道理而今只就緊要處做固好然別箇也須一一理會湊得這一箇道理都一般方得天下事硬就一箇做終是做不成如

東嘉錄卷五

四

莊子說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須是理會得多方觀簞得起且如籩豆之事各有司存非是說籩豆之事置之度外不用理會動容貌三句是自家緊要合做底籩豆是付與有司做底其事為輕而今只理會三句籩豆之事都不理會萬一被有司喚籩做豆若不曾曉得被他瞞又如田子方說君明樂官不明樂音他說得不是若不明得音如何明得官次第被他易宮為高也得所以中庸先說箇博學之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且看孔子雖曰生知是事去問人若問禮問喪於老聃之類甚多只是官名不

曉得莫也無害聖人亦汲汲去問類子蓋是不曉的須去問人始得因說南軒洙泗言仁編得亦未是聖人說仁處固是仁然不說處不成非仁天下只有箇道理聖人說許多說話都要理會豈可只去理會說仁處不說仁處便掉了不管子思作中庸大段周密不易他思量如是德性五句須是許多句方該得盡然第一句為主致廣大極高明溫故敦厚此上一截是尊德性事如道中庸盡精微知新崇禮此下一截是道問學事都要得纖悉具備無細不盡如何只理會一件

東嘉錄卷五

五

一日因論讀大學答以每為念慮攪擾頗妨工夫曰只是不敬是常惺底法以敬為主則百事皆從此做去今人都不理會我底自不知心所在都要理會他事又要齊家治國平天下心者身之主也撐舵須用篙喫飯須用匙不理會心是不用篙不使匙之謂也攝心只是敬終敬看做甚麼事登山亦只這箇心入水亦只這箇心

蔡舉壬子所錄饒錄二十三並朱子語錄

沈先生

沈憫字莊仲永嘉人見朱子語錄

莊仲問尋常遇事時也知此為天理彼為人欲及到
做時乃為人欲引去已却悔如何先生曰此便是無
克己工夫這樣處極要與他掃除打疊方得如一條
大路又有一條小路明知合行大路然小路面前有
因物引着自家不知不覺行從小路去及至面前荆
棘蕪穢又却生悔此便是天理人欲交戰之機須是
遇事之時便與克下不得苟且放過此須明理以先
之勇猛以行之若是上智聖人底資質不用着力自
然循天理而行不流於人欲若賢人資質次於聖人
者到遇事時固不會錯只是先也用分別教是而後

東嘉錄卷五

六

行之若是中人之資須大段着力無一時刻不照
管克治始得曾子曰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
已不亦遠乎又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
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直是恁地用功方得
沈憫戊午以後所聞池錄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
一並朱子語錄

錢先生

錢木之字子山永嘉人見朱子語錄

問承先生賜教讀書之法如今看來聖賢言行本無
相違其間所以有可疑者只是不遂處研究得通透

所以見得抵牾若真箇逐處逐節逐段見得精切少
間却自到貫通地位曰固如是今若苟簡看過只一
處便自未曾理會得了却要別生疑義徒勞無益
器之問中庸首三句先生因舉性者道之形体之語
器之云若說道者性之形体却分曉曰恁地看倒了
蓋道者事物常行之路皆出於性則性是道之原本
木之曰莫是性者道之體道者性之用否曰模樣是
如此

木之丁巳所... 池錄三十六並朱子語錄

曹文肅

東嘉錄卷五

七

曹叔遠字器遠温州瑞安人規陳史
學于陳傅良登紹熙元年進士第久之李壁薦為國
子學錄迂韓侂胄罷通判涪州後守遂寧營卒莫簡
若總領所侵刻相率稱亂勢張甚入遂寧境輒戢其
徒毋肆暴曰此江南好官員也入朝為工部郎出知
袁州以太常少卿召權禮部侍郎遇事獻替多所裨
益終徽猷閣待制謚文肅嘗編永嘉譜識者謂其有
史才本傳
問器遠所學來歷曰自年二十從陳先生其教人讀
書但令事之理會如讀周易便理會三百六十官如

何安頓讀書便理會二帝三王所以區處天下之事
讀春秋便理會所以待霸者予奪之義至論身上上
工夫說道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便
有道不是兩樣湏是識禮樂法度皆是道理曰禮樂
法度古人不是不理會只是古人都是見成物事到
合用時便將來使如告顏淵行夏之時乘殷之輅只
是見成物事如學字一般從小兒便自曉得後來只
習教熟如今禮樂法度一齊散亂不可稽攷若着心
費力在上面少間弄得都困了諛錄子
公適來說君舉要理會經世之學今且理會一件要

東嘉錄卷五

緊事如國家養許多歸明歸正及還軍年老者費糧
食供之州郡困乏展轉二三十年都縮手坐視其困
器遠且道合如何商量去之則傷恩養之則益困君
壯資其力老棄其人是大不可有箇措置器遠言
鄉間諸先生常懷見先生之意却不得面會剖析使
這意思合一曰某不是要教人步相循却來入這
圈套只是要教人分別是非教明白是的還他是不
是的還他不是大家各自着力各自撐拄各一行到
大路頭自有箇歸一處是乃不同之同乃所以為真
同也

問先生所解致知格物處某即就這上做去如未能
到貫通處莫也無害否曰何謂無害公只是不曾學
豈有不貫通學得熟便通且如要去所在湏是去到
方得若行得一日又說恐未必能到若如此怎生得
到天下只有一箇道理緊包在那下撒破便光明那
怕不通並錄于

周先生

周佃字伯莊永嘉人文公亦稱莊仲見周易

戴藍運

戴蒙字養伯永嘉人志見郡

東嘉錄卷五

九

紹熙庚戌用戴勳牒改名楚應試遂中第調麗水尉
棄官從朱晦菴于武夷再調藍官丁父憂服除自念
假途易名之非復舊名應鄉舉再試不中遂止楊守
簡薦于朝黃度帥金陵起以寮幕外舅汪達援例以
己澤改奏皆不就最後御史王穎叔言諸朝詔以初
名復官子仔佃郡志
戴勳為閩門舍人祖竹溪君與舍人有舊又同邑同
姓故先父更名从綸从土視舍人諸子行以試中國
子舉明年余復榜唱第因其名而字子家見戴行
學于朱文公文公以論語孟子中庸大學集註授學

者差一字輒正色譙責皆懾不敢難先父曰即如是買之書坊歸誦之爾非所為求也且學者不更折難安能有發文公曰今後唯許子家問先父亦隨疑明辨不蓄于心

初學于文公也以棄官之志質為文公曰子有父在若言于上必不免于罪是遺之憂又質于水心葉公公曰天下有不可改之過有不得不遂之非此類是也若之何也謀之平陽君以書譬止之先父曰某之身思之二十年矣朝得解之夕死無憾父母在時不敢為此者恐不免于罪而憂戚之也今養則不及憂

東嘉錄卷五

十

則無預于是而不為則無羞惡之心矣卒行其志郡上其事于朝既報免遂應鄉舉再試不中曰年可以止矣老于合溪之上浩如也

並家傳

侗也聞諸先人曰學莫大乎格物格物之方取數多者書也天地萬物古今萬事皆聚于書之多學者常病乎不能盡通雖然有文而後有辭書雖多總其實六書而已六書既通參伍而變觸類而長極文字之變不能逃焉故士惟弗學必先六書古之教者子生十年始入小學則教以六書六書也者入學之戶門學者之所同先也以為小學者過矣由秦而下

六書之學遂廢雖有學為者往來文雖傳會而不適於通至與曲藝小技下為曹伍故士益不屑而其學益不講千載而下殆無傳焉夫不明於文而欲通于辭不通于辭而欲得于意是聳于律而議樂盲于度而議器也亦誣而已矣先人既以是教于家且欲因許氏之遺文訂其得失以傳于家塾而不果成小子惧先志之墜爰披舊聞輯成三十三卷通釋一卷其所不知固闕如也

戴侗六書故序見元文類

黃先生

黃敬之名顯于

見朱子語錄

東嘉錄卷五

十一

賀孫辭先生同黃敬之歸鄉赴舉先生曰仙里士人在外孰不經營偽牒二公獨送還鄉試殊強人意敬之問好仁惡不仁至我未之見也此不出兩端好仁者是真知得分明此身常在天理上下面說有能一日用其力及力不足者皆是正當分別天理人欲處着工夫又說里仁前面所說都是且教人涵養別須更有下工夫處曰工夫只是這箇若能於此涵養是甚次第今看世上萬物萬事都只是這一箇心又曰今夜說許多話最要緊所謂講學者講此而已所謂學者學此而已敬之問一貫曰一貫未好便將忠

怨壓在上說因及器之夜來所問云曾子正不是守約這處只見聖人許多實行一一做工夫得到聖人度得如此遂告以吾只是從這心上流出只此一心理盡貫衆理並朱子語錄

蔣先生

師友之門在同郡則葉君知道陳君器之蔣君叔蒙見戴仔家傳

叔蒙問韶盡美盡善武盡美未盡善曰意思自不同觀禮記所說武王之舞始而北出周在南商在北此便做箇向北意思再成而滅商須做箇伐商意思三

東嘉錄卷五

十二

成而南又做箇轉歸南意思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呂公右又分六十四箇做兩處看此舞可想見樂音須是剛不似韶純然而和武須有些威武意思又問堯舜處湯武之時肯如湯武所為否曰聖德益盛使之自服爾然到得不服征伐也免不得亦如征有苗等事又如黃帝大段用兵但古人用兵與後世不同古人只趨將退便是羸那曾做後世樣殺人或十五萬或四十萬語錄朱子問子貢通博明達非止於一能者如何却以器目之莫是亦有窮否曰畢竟未全備問夫子安仁顏淵不

遠仁子路求仁曰就子路顏子聖人只是見處有淺深大小爾皆只是盡我這裏底子路常要得車馬輕裘與朋友共據他然是有工夫了輕財重義有得物事與朋友共多少是好今人計較財物這邊是我底那邊是你底如此見得子路是高了顏子常要願無伐善施勞顏子工夫是大段縝密就顏子分口口恰好了也只得如此到聖人是安仁地位大抵顏子無伐善施勞也只與願車馬輕裘與朋友共敝相以夫子安老懷少信朋友也與無伐善施勞相似但有淺深大小不同就子路地位更收斂近裏便會到無

東嘉錄卷五

十三

伐善無施勞處就顏子地位更極其精微廣大便到安老懷少信朋友語錄朱子

周郡倅

周去非字直夫行已族孫見郡志

答直夫書曰甚矣學之難言也毫釐之差則流於詖淫邪遁之域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于其事可不畏與世固有不取異端之說者然不知其說乃自陷於異端之中而不自知此則學之不講之過也試舉天理人欲二端言之學者皆能言有是二端也然不知以何為天理而存之以何為人欲不克之

此未易言也天理微妙而難明人欲洶湧而易起君子亦豈無人欲乎而莫非天命之流行不可以入欲言也常人亦豈無一事之善哉然其所謂善者天必非人欲也故大學之道以致知格物為先格物以致知則天理可識而不為人欲所亂不然雖如異端談高說妙自謂作用自在知學者視之皆為人欲而已矣孟子析天理人欲之分深切著明如云今人乍見孺子匍匐將入于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蓋見而怵惕惻隱形焉此蓋天理

東嘉錄卷六

所存若內交若要譽若惡其聲一萌其間是

欲矣雖然怵惕惻隱蓋其苗發允爾由是而體其所以然則有見大體而萬理可窮也交要惡其聲亦舉一隅使學者推之爾上用之間精舍則工夫趣味將有非言語可及者某愚而所從事者在此願高明細繹而反覆焉庶幾其有益也念無以復來意不覺多言伏希悚戢見張南軒文集嶺外代答十卷陳氏曰永嘉周去非直夫撰去非發未進士仕至郡府所記皆廣西重見文獻通考

東嘉錄卷之六

名儒

薛常州

薛季宣字士龍永嘉人見宋史儒林傳

始六歲伯父敷文閣待制弼收鞠之從弼官將及見渡江諸老聞中興經理大略喜從老校退卒語得岳韓諸將兵間事甚悉年十七起從荆南帥辟書寫機宜文字獲事於漑漑嘗從程頤學授之季宣既得既學於古封建井田鄉遂司馬法之制靡不研究謀畫

東嘉錄卷六

皆可行於時儒林傳

金兵之未至也武昌令劉錡鎮鄂渚季宣白錡以武昌形勢直淮蔡而兵寡勢弱宜早為備錡不聽及兵交稍資季宣計畫未幾汪澈宣諭荆襄而金兵趨江上詔成閔還師入援季宣又說澈以閔既待蔡有破竹之勢宜守便宜勿遣而令其乘勢下穎昌道陳汝趨汴都金內顧且驚潰可不戰而屈其兵矣澈不聽時江淮仕者聞金兵且至皆預遣其奴而繫馬于庭以待季宣獨留家與民期曰吾家即汝家即有急吾與汝偕死民亦自奮縣多盜季宣患之會有伍民

之令乃行保伍法五家為保二保為甲六甲為隊因地形便合為總不以鄉為限總首副總首領之官族士族富族皆附保蠲其身俾輸財供總之小用諸總必有圃以唱射禁蒲博雜戲而許以武事角勝負五日更至庭閱之而賞其尤者不幸死者予棺復其家三年鄉置樓盜發伐鼓舉烽瞬息徧百里縣治白鹿磯安樂口皆置戍復請于宣諭司得戰艦十甲三百羅落之守計定詔兵退人心不搖樞密使王炎薦于朝召為大理寺主簿未至為書謝炎曰主上天資英特群臣無將順緝熙之具幸得遭時不能格心正始

東嘉錄卷六

二

以建中興之業徒僥倖功利夸言以眩俗雖復中興猶無益也為今之計莫若以仁義紀綱為本至於用兵請俟十年之後可也

江湖大旱流民北渡江邊吏復奏淮北民多歎塞宰相虞允文白遣季宣行淮西收以實邊季宣為表廢田相原隰復合肥三十六圩立二十二莊於黃州故治東北以戶授屋以兵授田領牛及田器穀種各有差廩其家至秋乃止凡為戶六百八十有五分慶黃州合肥間並邊歸正者振業之季宣謂人曰吾非為今日利也合肥之圩邊有警言因以斷柵江保巢湖黃

州地直蔡衝諸莊輯則西道有屏蔽矣

光州宋端友招集北歸者止五戶而雜舊戶為一百七十奏以幸賞季宣按得其實而劾之時端友為環列附托難越季宣奏上孝宗怒屬大理治端友以憂死季宣還言於孝宗曰左右之人進言者其情不可不察也託正以行邪偽直以售佞薦進人物曾非誦言游揚中傷乃自不意一旦號令雖自中出而其權已歸私門矣故齊威之霸不在阿即墨之誅賞而在毀譽者之用刑今觀朝廷非無阿即墨之誅賞奈何毀譽之人自若乎帝曰朕方圖之季宣又進言曰日

東嘉錄卷六

三

城淮郡以臣所見合肥板榦方立中使督視卒一成之臣行過郡一夕風雨墮樓五堵溧陽尚壁闕而居巢庫陋如故乃聞有靡鐘鉅萬而成城四十餘丈者陛下安取此然外事無足道咎根未除臣所深憂左右近侍陰擠正士而陽稱道之陛下儻因貌言而聽之臣恐石顯王鳳鄭注之智中也又言近或以好名棄士大夫好名特為臣子學問之累人主為社稷計唯恐士不好名誠人人好名畏義何鄉不立帝稱善恨得季宣晚遂進兩官除大理正自是凡奏請論薦皆報可以冀允文諱闕久不樂之居七日出知湖州

會戶部以曆付場務錙銖皆分隸經總制諸郡束手
無策季宣言於朝曰自經總制立額州縣鑿空以取
贏雖有奉法吏思寬弛而不得聘若復額外征其強
半郡調度顧安所出殆復巧取之民何以勝戶部
譙責愈急季宣爭之愈強臺諫交疏助之乃收前令
改知常州未上卒季宣於詩書春秋中庸大學論語
皆有訓義藏于家其雜著曰浪語集林傳
公之學蒞事雖謹宅心唯平其燕私坐必危然立必
巍然視聽不側款雖所狎授言不以戲自著抄書及
造次訊報字書不以行草几篋筆硯衾枕屏帳皆有

東嘉錄卷六

銘毫釐靡密若苦節然要其中坦如也見止齋文集

內郡發粟輸邊縣當饒信陽公部以往先是諸將出
師部勒無法或侵苦之道瑾相望文吏董役者則又
甚焉民見調輒與父母為死訣公語父老曰子弟相
從者吾受其無咎皆憮然陽應既發隊伍次舍悉放
行軍親與役夫同苦樂病者挾醫護視始輕所負劇
則皆弛之增劇則以馬若輿載之病者未至隊長勿
得安號令齊一道上擔肩相差如引繩無敢少嗟
跌觀者相語曰此誰將軍部曲耶乃整肅如是既而
知為武昌白丁相視歎息斯役也在行者千有八百

役罷死者一人跌傷者一人餘還界其父母妻子如
初約當是時諸公爭知之舉辟交至公一無所受見東嘉錄
公行淮西持節勞來耄稚滿車下為之表廢田相原
隰復合肥三十六圩立二十有二莊於黃州故治東
北以戶頒屋以丁頒田二丁共一牛犁耙鋤鋤鑿鎌
具六丁加一鋤刀每甲輓軸二水車一種子錢丁五
千稟其家至食新罷凡為戶六百八十有五分處合
肥故黃適等而合肥贏故黃三戶戶授二室受田之
丁合肥八百一十有五故黃六百一十有四會其錢

東嘉錄卷六

五

若米之費財二萬緡六千石流民已為大姓有者仍
隸其主戶就撫之並邊歸正者振業之合三千八百
餘戶始公以乾道七年十二月至淮西及命以明年
之夏計道里往來與察邊郡檢麥田之屬專於田事
者僅數月墾築治鑄斲削皆受成於公賦役省而功
堅度可支數十年位置向背經緯條達民生所須不
外索而足淮人謂耳目所未觀隆興以來經理兩淮
受遣者且數十輩發御府金繒聽施置自便閱十年
鮮有當上意者及公使事有緒恨得公晚道進官二
等除大理正側席遲其至顧問細繹奏請論薦皆報

可
 自周季絕學古先制作之原晦而不章若董仲舒名
 田諸葛亮治軍王通河汾之講論千有餘年端倪蓋
 時一見也國朝程顥氏程頤氏張載氏相與發揮之
 於是本原精粗統紀大備門人高第既盡晚出者或
 驚於空無不足以涉事耦變識者憂之公之學既有
 所受博摭精思幾二十年百氏群籍山經地志斷章
 缺簡研索不遺過故墟廢壘環步移日以驗其蹟參
 繹融液左右逢原
 少年豪舉既知學銷落不留省其私泊如也本於簡

東嘉錄卷六 六

易行於敬怒而學志強力以充踐之善類方共倚屬
 公而公則死矣

並東萊文集

卷薛士龍書曰熹竊伏窮山誦服盛名之日久矣去
 年邂逅林擇之歸自宣城又能道餘論一二皆成已
 成物之大致區區益願承教於前願以憂患之餘屏
 跡田里而執事名聞方昭德業方起隱顯異趣私竊
 揣料未容遽遂鄙懷則亦悵然太息而已茲者林擴
 之之來乃知榮膺睿眷出試輔藩宣布之初譽處休
 洽深以為慰又蒙不鄙遠貽書翰所以告教甚悉擴
 之又以所聞相與推說皆平日所深欲聞者感幸之

反

至不容於心然而三復來教則有熹愚不敢當者二
 焉請陳其說而左右者察之熹自少愚鈍事不能
 及人願嘗側聞先生之餘教粗知有志於學而求之
 不得其術蓋舍近求遠處下窺高馳心空妙之域者
 二十餘年比乃困而悔始復退而求之於句讀文義
 之間謹之於視聽言動之際而亦未有聞也方將與
 一二同志一二友朋并心同力以從事於其間庶幾
 銖積絲累分寸攀躋以幸其粗知禮義之實而不為
 小人之歸而歲月侵尋齒髮遽如許矣懍然大懼日
 力之不足思得求助於當世有道之君子以速其進

東嘉錄卷六 七

而未得也執事乃不知此而友以講道教人之事期
 之此熹之所以不敢當者一也至於聖賢出處之義
 則亦略聞之矣願以材智淺劣自知甚明又學無所
 成不堪酬酢故自十數年來日益摧縮不敢復有當
 世之念雖作來奉親之日急於甘旨之奉猶不敢自
 強其所不足以犯世患矧今孤露餘生形神凋喪懶
 廢無用益甚於前誠不忍復為影纓結綬之計以重
 不孝之罪是以杜門空山甘忍窮寂以遂區區之志
 而庶幾或寡過焉執事又不知此而反以濟時行道
 之事責之此熹之所以不敢當者二也感服至意無

輕

以為謝敢布腹心伏惟加憐察焉繼此僅未斥絕尚冀有以警悔之使不迷於入德之途則執事之賜厚矣他非所敢望也湖學之盛甲於東南而其湮廢亦已久矣蓋自熙寧設置教官之後不復得自擇師是以學校之政名存實亡而人材之出不復如當日之盛今得賢太守身為之師其必將有變矣然竊嘗讀安定之書考其所學蓋不出乎章句誦說之間以近歲學者高明自得之論校之其卑甚矣然以古準今則其虛實淳漓經重厚薄之效其不相逮至遠是以嘗竊疑之故因垂問之及而請質焉因風見教及此

東嘉錄卷六 八

幸甚又聞慶曆間取湖學規制行之太學不知當時所取果何事也求諸故府必尚有可攷者得令書吏錄以見賜則又幸甚相望之遠無由造前請益所欲言者何啻萬端遥想郡齋之問伏帟不勝引領見晦文集

熹屏居窮陋幸無他苦而涉春以來親友喪亡弔問奔走不得少安殊無好况此外無足言者誨諭諄復仰荷不鄙之意然無可不可之教則非初學所敢自期而待禮而應者尤非衰陋所敢萌意也區區之懷前書蓋已盡之矣萬一諸公終不察則不過恭俟嚴

東嘉錄 卷六

譴而已無他說也蒙愛念之深而其問頗有未相悉者故敢及之然不足為外人道也垂諭湖學本未不勝感嘆而所論胡公之學蓋得於古之所謂洒掃應對進退者尤為的當警發深矣竊意高明所以成已成物之要未嘗不在於此而廣大精微之蘊其所超然而獨得者又非言之所能喻也跼伏之蹤承由承教於前徒切嘆仰儻不棄外時得與音以鞭策之實為萬幸而來教之云倒置已甚讀之愧汗踧踖不知所以自容萬望矜察自此書來有訪死生之外削去虛文直以道義啓告誘掖此真區區所望於門下者

東嘉錄卷六 九

鄙懷慙亦得無所慚憚而悉布之以求藥石之誨不審尊意能容而聽之否晦菴文集薛季宣論語小學二卷見宋史藝文志薛常州地理叢攷一卷藝文志

春秋經解指要共十四卷陳氏曰知常州永嘉薛季宣士龍撰指要列譜例於前其序專言諸侯無史天子有外史掌四方之志而職於周之太史隱之時更周歷而為魯史季宣博學通儒不事科舉陳止齋師事之季宣死當乾道九年四十其為此書實紹興三十二年蓋甫二十歲云見文獻通考

三四五

風后握奇經一卷陳氏曰薛季宣校定自晉馬隆三百八十四字續圖三百十五字合標題七百字又有馬隆讚述多所發明并寫陣圖於後馬隆本奇作機見文獻通考

薛士龍書解多於地名上有工夫見錄朱子語

昔朱子在時永嘉之學方興意氣之軒昂言辭之雄偉自非朱子孰足以當其鋒哉自是以來以功業自許者足以經理于當世以詞章自許者足以風動于斯文至于六經之傳註得以晚畧凡近直造精微如薛常州春秋等書實傳註之所不可及而足以發明

東嘉錄卷六 十一

于遺經者也山川文物之美遺風流澤之傳彬然濟然誠杞梓之茂林而鳳麟之靈囿也見道園學古錄季宣之奇博而有得於經道園學古錄

鄭龍圖弟景元

永嘉二鄭公長曰伯熊字景望季曰伯英字景元見水心文集

大鄭公恂少而德成經為人師深厚悃悃無一指不本於仁義無一言不闕於廊廟而景元俊捷果決論事憤發思得其志則必欲盡洗紹聖以來弊政復還祖宗之舊非隨時嘿苟為祿仕者也

景望徇道寂寞視退如進官至宗正少卿而止初景元中進士第第四人少卿喜而笑曰子一日先我矣然既任秀州判官遂以親辭然其身二十餘年不復任朝廷亦卒不徵用何者諸公貴人知其才大氣剛中心畏之方以其自重不浪出無能害已為幸而不暇以廢格科目摧折名士為己責故也豈不悲哉夫孔翠鳳鸞矜其華采顧景自耀為世珍惜是既然矣若夫蛟龍之興雲雨則雷電皆至靈靈對百里豈區區然露小技術細巧而已哉

東嘉錄卷六 十一

昔周恭叔首聞程呂氏微言始放新經黜舊疏挈其傳倫退而自求視千載之已絕儼然如醉忽醒夢方覺也頗益衰歇而鄭景望出明見天理神暢氣怡篤信固守言與行應而後如今人之心可即於古人心矣故永嘉之學必競省以禦物欲者周作於前而鄭承於後也並水心文集

永嘉鄭伯熊薛季宣皆以學行聞而伯熊於古人經制治法討論尤精觀林傳示諭明道程文不必見於正集考求前比固多如此然先生應舉時已自聞道今讀其文所論無非正理非如今世舉子何時徇俗之文乃有愧而不可傳也

愚意只欲仍舊次第不審台意以為如何答鄭景望

家祭禮三策并上不知可補入見板本卷中否若添入即孟說徐潤兩家當在賈頊家薦儀之後孟為第七徐為第八而遞償以後篇數至政和五禮為第十一而繼以孫日用為第十二乃以杜公四時祭享儀為第十三而遞償以後至范氏祭儀為第十九又於後序中改十有六為十有九仍刪去孟說徐潤孫日用七字不然即存舊序而別作數語附見其後尤為詳實不審尊意以為如何更俟論也

東嘉錄卷六

十一

跋鄭景望書呂正獻公四事曰右申國呂正獻公四事見其家傳而故建甯太守鄭侯書之齋壁以自警者也侯書此時已屬疾間不兩月而終啓手足時清明安定執禮不懈如常日是以驗其平日學力果能踐斯言者非一時偶書壁屋而已也夫呂公之行高矣其可師者不止此鄭侯亦無不學願豈舍其大而規規於其細如此哉誠以理無巨細精粗之間大者既立則雖毫髮之間亦不欲其少有遺恨以病道體之全也侯之莫府趙君彥能將撫刻置府學以視學者而屬書其本末意不得辭也侯名伯熊字景

望永嘉人其為此邦號令條教必本於孝弟忠信學者傳之淳熙辛丑秋八月乙巳朔旦州民宣教郎新提舉江南西路常平茶鹽公事朱熹謹書

跋鄭景元簡曰六經紀載聖賢之行事備矣而於死生之際無述焉蓋以是為常事也獨論語檀弓記曾子寢疾事為詳而其言不過保身謹禮與語學者以持守之方而已於是足以見聖賢之學其所貴重乃在於此非若浮屠氏之不察於理而徒以坐亡立脫為奇也然自學者言之則死生亦大矣非其平日見善明信道篤深潛厚養力行而無間夫亦孰能至此

東嘉錄卷六

十一

而不亂我今觀鄭君景元所報其兄龍圖公事亦足以驗其所學之正而守之固矣所謂朝聞道夕死可矣者於公見之因竊書其後以自警又將傳之同志相與勉焉淳熙辛丑秋八月乙巳朔丹陽朱熹書

集文

同補錄鄭

贈

嗟長公之山立儼獨矜於細行蔚羽儀於廟廊樹後學之審訂越仲子之膺揚慨砥節於清勁不充詘於崔嵬無幾微於躋登祭鄭景元母夫人文並龍川文集

公及從渡江諸老尚有典刑之學本之躬行加之講肄析義利於秋毫兼博約而獨詣

龍圖經明行脩名重天下南渡以來張呂之比而景元潔廉忠信邁往而絕出譬之天球琬琰和弓垂矢

燦然房中重英襲美並見止齋文集

鄭伯熊集三十卷鄭伯英集二十六卷觀宋志

伯熊六經口義拾遺語若干卷皆究極本原達於

東嘉錄卷十

事物記聞若干卷前輩楷模及時人美惡凡涉理道

者舉職

鄭景望集三十卷陳氏曰宗正少卿永嘉鄭伯熊景

望撰通文獻

歸愚翁集二十六卷陳氏曰秀州判官鄭伯英景元

撰近世學者推二鄭伯熊紹興乙丑進士自隆興初

館職王府東宮官至少司成宗正卿用矣每少不合

輒乞去卒於建寧守伯英癸未甲科第四人以親養

三十年不調竟不出二人皆豪傑之士也通文獻

東嘉錄卷之七

名儒

陳文節止齋

陳傳良字君舉温州瑞安人觀宋史

初患科舉程文之弊思出其說為文章自成一家人

爭傳誦從者雲合由是其文擅當世傳儒林

當是時永嘉鄭伯熊薛季宣皆以學行聞而伯熊於

古人經制治法討論尤精傳良皆師事之而得季宣

之學為多及入太學與廣漢張栻東萊呂祖謙友善

祖謙為言本朝文獻相承條序而主敬集義之功得

東嘉錄卷七

於栻為多自是四方受業者愈眾登進士甲科教授

秦州參知政事龔茂良才之薦于朝改太學錄出通

判福州丞相梁克家領帥事委成于傳良傳良平一

府曲直壹以義強禦者不得售其私陰結言官論罷

之後五年起知桂陽軍光宗立稍遷提舉常平茶鹽

轉運判官湖湘民無後以異姓為嗣者官利其貲輒

沒入之傳良曰絕人嗣非政也復之幾二千家

除吏部員外郎去朝四十年至是而歸鬚髮無黑者

都人聚觀嗟嘆號老陳郎中傳良為學自秦漢三代

以下靡不研究一事一物必稽於極而後已而於太

祖開創本原尤為潛心及是因翰對言曰太祖皇帝垂裕後人以愛惜民力為本熙寧以來用事者始取太祖約束一切紛更之諸賂上供歲增于祥符一倍寧宗重修上供額頒之天下率增十數倍其他雜餉則熙寧以常平寬利禁軍闕額之數別項封椿而無額上供起於元豐經制起於宣和總制月椿起於紹興皆迄今為額折帛和買之類又不與焉茶引盡歸於都茶場鹽鈔盡歸於推貨務秋苗斗斛十八九歸於綱運皆不在州縣州縣無以供則豪奪於民於是取之斛面析變科敷抑配賦罰而民困極矣方今之

東嘉錄卷七 二

患何但四夷蓋天命之永不永在民力之寬不寬耳豈不甚可畏哉陛下宜以抹民窮為己任推行太祖未泯之澤以為萬世無疆之休且言今天下之財竭於養民而莫甚於江上之軍都統司謂之御前軍馬雖朝廷不得知總領所謂大軍錢糧雖版曹不得與於是中外之勢分而事權不一施行不專雖欲寬民其道無繇誠使都統司之兵與向者在制置司時無異總領所之財與向者在轉運司時無異則內外為一體內外一體則寬民力可得而議矣帝從容嘉納且勞之曰卿昔安在朕不見卿久矣其以所著書示

朕退以周禮說十三篇上之遷秘書少監兼實錄院檢討官嘉王府贊讀紹熙三年除起居舍人明年兼權中書舍人

初光宗之始黃氏有寵李皇后妬而殺之光宗既聞之而復因郊祀大風雨遂震懼得心疾自是視章躡不時於是傳良奏曰一國之勢猶身也壅底則致疾今日遷延集事明日阻節某人即有姦險乘時為利則內外之情不接威福之柄下移其極至於天變不告邊警不聞徂且不測矣帝悟會疾亦稍平過重葉宮而明年重明節復以疾不往丞相以下至於大學

東嘉錄卷七 三

諸生皆力諫不聽而方召內侍陳源為內侍省押班傳良不草詞且上疏曰陛下之不過宮者特謨有所疑而積憂成疾以至此爾臣嘗即陛下之心反覆論之竊自謂深切陛下亦既許之矣未幾中變以誤為寶而開無端之釁以疑為真而成不療之疾是陛下自貽禍也書奏帝將從之百官班立以俟帝出至御屏皇后挽帝回傳良遂趁上引裙后叱之傳良哭于庭后益怒傳良下殿徑行詔改秘閣修撰仍兼贊讀不受

寧宗即位召為中書舍人兼侍讀直學士院同實錄

院修撰會詔朱熹與在外宮觀傳良言熹難進易退
內批之下舉朝驚愕臣不敢書行熹於是進寶文閣
待制與郡御史中丞謝深甫論傳良言不顧行出提
舉興國官明年察官交疏削秩罷嘉泰二年復官起
知泉州辟授集英殿修撰進寶謨閣待制終于家年
六十七謚文節有詩解詁周禮說春秋後傳左氏章
指行于世並儒林傳

東嘉錄卷七

四

當世之務攷覈舊聞於治道可以興滯補敝復古至
道條畫本末粲如也本朝名公鉅卿不可縷數然自
常布而名動宇內者不過數人公自為舉子業其所
論著如六經論等文所在流播幾於家有其書蜀中
文學最盛讀之者無不動色文體為公一變至傳入
夷貊視前賢為尤盛始入太學士無賢不肖斂衽下
風既登甲科朝野想望風采見樓政
公抱負偉傑類非今人所可企及求之古人亦未易
多得名高多忌卒不得究其經世之學
風度高遠動輒過人詩律之精深字畫之道媚登覽

高致吟諷低昂親之則使人意消王謝韻度尚可想
也方主上在宮邸時察察以詩為壽惟翊善黃公與
公之詩皆有諷諫上為置酒各親書所上詩謝之公
後嘗奏知以御札登諸石而跋其下以其稿示論未
及刻而公歸訪求此稿不可復得猶記其畧云李札
觀樂歌頌而曰哀而不愁太史公讀虞書至於君臣
相教維是幾安未嘗不流涕也成王作頌推已懲艾
可不謂戰戰恐懼者守善終哉蓋頌者不專於美威
德之形容皆教戒之義秦斯以來此義殆絕論讀之
為之感咽於乎此又先儒之所未發也

東嘉錄卷七

五

大學錄闕宰相龔茂良曰臣欲擇取名儒為士林所
推者上問為誰以公對上曰是朕所素知者命下果
無異辭
以奏事再入脩門鬚髮如雪丞相留公正一見嘆曰
幾年陳君舉尚可使外補耶奏留為吏部員外郎初
對上曰卿去國幾何朕時欲見卿久矣知卿學問深
醇有所著書進來時上臨朝淵嘿罕有聖語公敬謝
而退以周禮說進擢秘書少監訓詞曰朕日御便朝
延見郎吏有郎白首色爽而氣溫儼者贊其名則汝
傳良也朝列傳誦

温居瀛儒學之淵間氣所鍾挺生斯賢並樓文
初講城南茶院時諸老先生傳科舉舊學摩蕩鼓舞
受教者無異辭公未三十心思挺出陳編宿說披剝
潰敗奇意芽甲新語懋長士蘇醒起立駭未嘗有皆
相號召雷動從之雖縻他師亦籍名陳氏由是其文
擅於當世公不自喜悉謝去獨崇敬鄭景望薛士龍
師友尊之入太學則張欽夫呂伯恭相視遇兄弟也
公之從鄭薛也以克己兢畏為主敬德集義於張公
盡心焉至古人經制三代治法又與薛公反復論之
而呂公為言本朝文獻相承所以垂世立國者然後

東嘉錄卷七

六

學之內外本末備矣公猶不已年經月緯晝驗夜索
詢世舊緇吏牘蒐斷簡採異聞一事一物必稽於極
而後止千載之上珠貫而絃組之若目見其身相旋
其間呂公以為其長不獨在文字也見葉水
答陳君舉書曰喜自頃寓書之後南來擾擾未能嗣
音至於懷仰德義則無日而不勤也乃蒙不忘專人
枉教此意厚矣何感如之垂諭詩說向見二君能道
梗槩大指畧同意其必有成編故以為請今承語及
乃知爾雅燕魚決非磊落人之所宜注也唐突負愧
如何可言誨示之勤尤荷不鄙然嘗謂人之為學若

從平實地上循序加功則其目前雖未見日計之益
而積累工夫漸見端緒自然不假用意裝點不待用
力支撐而聖賢之心義理之實必皆有以見其確然
而不可易者若熹之愚自信之篤向來之辨雖至於
遭說取辱然至于今日此耿耿猶恨其言之未盡
不足以暢彼此之懷合異同之趣而不敢以為悔也
不識高明何以教之惟盡言無隱使得反覆其說千
萬幸甚老病幽憂死無日念此一大事非一人私
說一朝淺計而終無面寫之期是以冒致愚悃鄉風
引領不勝馳情

東嘉錄卷七

七

前書所扣未蒙開示然愚悃之未能盡發於言者亦
多每恨無由得遂傾倒以求鏘切近曹器之來訪乃
得為道曲折計其復趨函丈必以布露敢丐高明少
垂采擇其未然者痛摺擊之庶有以得其真是之歸
上不失列聖傳授之統下使天下之為道術者得定
于一非細事也惟執事圖之並見晦
陳傳良周禮說一卷見宋史
陳傳良春秋後傳十二卷又左氏章指三十卷
陳傳良漢兵制一卷備邊十策九卷
陳傳良止齋集五十三卷

陳傳良建隆編一卷一名開基事要

陳傳良兩漢史鈔十七卷

並藝文志

陳君舉周禮說三卷陳氏曰其書曰格君心正朝綱均國勢各四篇中興藝文志稱傳良之言曰周官之綱領三養君德建朝綱均國勢也鄭註之誤三王制漢儒之言今以釋周禮司馬法兵制今以證田制漢官制皆襲秦今以比周官徐筠學於傳良記所口授而為書曰微言傳良為說十二篇專論綱領類文通止齋春秋後傳左氏章指共四十二卷陳氏曰陳傳良撰樓參政論為之序大畧謂左氏存其所不書以

東嘉錄卷十

實其所書公羊穀梁以其所書推見其所不書而左氏實錄矣此章指之所以作也若其他發明多新說序文畧見之

建隆編一卷陳氏曰陳傳良撰蓋長編太祖一朝節略也隨事敷訂併及累朝之始末慶元初在經筵上讀書譜一卷陳氏曰陳傳良撰自伏羲迄春秋終以書詩春秋諸經考世代而附著之共和而下始有年數

止齋集五十二卷陳氏曰中書舍人永嘉陳傳良君撰撰三山本五十卷並藝文志

續

陳傳良續通鑑節要十卷

見五

吳徵學統教法一曰經學春秋凡三家陳止齋後傳附三傳凡二家止齋章指附見吳草

蔡文懿

蔡幼學字行之温州瑞安人

見宋史儒林傳

年十八試禮部第一是時陳傳良有文名于太學幼學從之游月書上祭酒芮燾及呂祖謙連選拔輒出傳良右皆謂幼學之文過其師孝宗聞之因策士將實首列而是時外戚張說用事宰相虞允文梁克家皆陰附之幼學對策其略曰陛下資雖聰明而所存

東嘉錄卷十

九

未大志雖高遠而所趨未正治雖精勤而大原不立即位之始異太平旦暮至奈何今十年風俗日壞將難扶持紀綱日亂將難整齊人心益搖將難收拾更慢兵驕財匱民困將難正救又曰陛下耻名相之不正更制近古二相並進以為美談然或以虛譽或聽自許立功或以緘默容身不能持正蓋指虞允文梁克家也又曰漢武帝用兵以來大司馬大將軍之權重而丞相輕公孫弘為相衛青用事弘苟合取容相業無有宣元用許史成帝用王氏哀帝用丁傳率為始元之禍今陛下使姨子領兵柄其人無一才可取

華

宰相忍與同列曾不羞恥按其罪名宜在公孫弘上蓋指張說也帝覽之不懌虞允文尤惡之遂得下第執政薦于朝帝許之且問年幾何矣何以名幼學恭政施師點舉孟子幼學壯行之語以對上佇思慨然曰今壯矣可行也遂除敕令所刪定官首言大耻未雪境土未復陛下睿智神武可以有為而苟且之議委靡之習顧得以緩陛下欲為之心孝宗喜曰解卿意欲令朕立規模爾

東嘉錄卷七

十一

光宗以疾不朝重葉宮幼學上封事曰陛下自春以來北宮之朝不講此者壽皇愆豫侍從臺諫叩陛請對陛下拂衣而起相臣引裾群臣隨以號泣陛下退朝宮門盡閉大臣累日不獲一對清光望日之朝都人延頸遷延至午禁衛飲恨市塵軍伍謗誹籍籍旁郡列屯傳聞疑怪變起倉卒陛下實受其禍誠思身軀髮膚壽皇所與宗社人民壽皇所命則嚆昔慈愛有惑乎心可不獨出聖斷復父子之歡弭宗社之禍疏入不報

興治而以生事自疑近臣當效忠而以忤旨擯棄其極至於九重深拱而群臣盡廢多士盈庭而一籌不吐自非聖學日新求賢如不及何以作天下之才自熙寧元豐而始有兌役錢有常平積剩錢有無額上供錢自大觀宣和而始有大禮進奉銀絹有瞻學糴本錢有經制錢自紹興而始有和買折帛錢有總制錢有月椿大軍錢至於茶鹽酒權稅契頭子之屬積累增多較之祖宗無慮數十倍民困極矣幼學既論列時政其極歸之聖學帝稱善將進用之時韓侂胄方用事指正人為偽學異論者立黜幼學遂力求外

東嘉錄卷七

十一

補朱熹居建陽幼學每事咨訪遂為御史劉德秀劾罷奉祠者凡八年起知黃州改提點福建路刑獄未行有勸侂胄以收召海內名士者乃召幼學為吏部員外郎入見言高宗建炎間減婺州和買絹折羅事因輸輔臣曰一日行得如此一事一年不過三百六十事而已陛下除兩浙丁錢視高宗無間然而兵事既開諸路罹鋒鏑轉餉之艱江湖以南有調募科需之擾惟陛下以愛惜邦本為念遷國于司業宗正寺卿皆兼權中書舍人侂胄既誅餘黨尚室正路幼學次

尤

第彈繳竄黜九衆號稱職

嘉定初同樓鑰知貢舉時正學久錮士專於聲律度
數具學支離幼學始取義理之文士習漸復於正兼
直學士院內外制皆溫淳雅厚得體人多稱之

趙師畢除知臨安府畢辭故事當有不允詔幼學言

師畢以媚權臣進官三尹京兆狼籍無善狀詔必出

褒語臣何辭以革命遂寢改兼侍讀師畢命乃下

進福建路安撫使政主寬大惟恐傷民福建下州例

抑民買益以戶產高下均賣者曰產益以交易契紙

錢科數者曰浮益皆出常賦外久之遂為定賦幼學

東嘉錄卷七

十一

力請蠲之不報提舉司令民以田高下藏新會子不

如今者籍其貲幼學曰罔民而可吾忍之乎惟有去

而已因言錢幣未均秤提無術力求罷去

先是朝廷既遣歲帛入金境適值其有難不果納則

遽以兵叩邊索之中外洵洵皆言當亟與幼學請對

言玉帛之使未還而侵軼之師奄至且肆其侮慢形

之文辭天怒人憤可不伸大義以破其謀乎於是朝

論奮然始詔與金絕幼學因請固本根以弭外虞示

意向以定衆志公汲引以合材謀審懷附以一南北

帝稱善

幼學早以文鳴于時而中年述作益窮根本非闕教

化之大由情性之正者不道也器質疑重莫窺其際

終日危坐一語不妄發及辯論義理縱橫闔沛然

如決江河雖辨士不及也嘗續司馬光公卿百官表

年曆大事紀備志辨疑編年政要列傳舉要凡百餘

篇傳于世並儒林傳

公雖幼以文顯無浮巧輕艷之作既長益務闡教化

養性情花卉之炫麗風露之凄爽不道也詞命最溫

厚亦不自矜貴惟於國史研貫專一朱墨義類刊閏

齊整各就書法為續司馬公卿百官表年曆大事記

東嘉錄卷七

十三

備志辨疑編年政要列傳舉要等百餘篇今代之完

書也天資凝重危坐竟日或不通一詞龍窟陳同甫

言吾嘗與陳君舉極論往往擊栝案聲撼林木行之

在旁邈若無聞吾頗訥之衆亦云素無短長於間也

一日夜盡散忽語吾道一爾奚皇帝王霸之云吾方

辨數而行之橫啓縱闔援今證古釐為十百聚為一

二抵夜接日若懸江河吾謝不能乃已則復不言默

默如故故雖並舍連榻不知也然則昔人謂得人於

眉睫定士於俄頃亦豈盡然歟蓋公之中深隱厚可

驗於是矣規水心集

蔡幼學育德堂集五十卷

見宋史藝文志

蔡幼學宋編年政要四十卷又宋實錄列傳舉要十

二卷

蔡幼學續百官公卿表一十卷又續百官表質疑十

並宋史藝文志

育德堂外制集八卷內制集三卷陳氏曰兵部尚書

永嘉蔡幼學行之撰成童穎異從同郡陳傅良君舉

學治春秋年十七試補上庠皆選陳反出其下明年

陳改用賦冠監舉而幼學經魁又明年省闈先多士

而陳傅良亦為賦魁一時師弟子雄視場屋莫不歎

東嘉錄卷十

十の

美觀文獻通考

蔡幼學皇朝宰輔拜罷圖一卷建隆元年至紹熙五

年宰執拜罷月日為圖年經而官緯觀玉

蔡幼學為續公卿百官表年曆大事記備志辨疑編

年政要列傳舉要等百餘篇表九二十卷質疑十卷

自治平迄紹興五年

蔡幼學國朝編年政要四十卷起建隆止靖康記政

事大略其體皆編年法惟每歲先列宰執拜罷為異

又國朝贊銀列傳舉要十二卷起國初止神宗並見玉海

東嘉錄卷之八

名儒

葉文定 水心

葉適字正則温州永嘉人

見宋史儒林傳

藻思英發擢淳熙五年進士第二人授平江節度推

官丁母憂改武昌軍節度判官少保史浩薦于朝召

之不至改浙西提刑司幹辦公事士多從之游參知

政事龔茂良復薦之召為太學正遷傅士因輪對奏

曰人臣之義當為陛下建明者一大事而已二陵之

讎未報故疆之羊未復而言者皆以為當乘其機當

待其時然機自我發何彼之乘時自我為何彼之待

非真難真不可也正以我自為難自為不可耳於是

力屈氣索甘為退伏者於此二十六年積今之所謂

難者陰沮之所謂不可者默制之也蓋其難有四其

不可有五置不共戴天之讎而廣兼愛之義自為虛

弱此國是之難一也國之所是既然士大夫之論亦

然為奇謀秘畫者止於乘機待時忠義決策者止於

親征遷都沉深慮遠者止於固本自治此議論之難

二也環視諸臣迭進迭退其知此事本而可以反覆

論議者誰乎抱此志意而可以策勵期望者誰乎此

人才之難三也論者徒鑒五代之致亂而不思靖康之得禍今循守舊模而欲驅一世之人以報君仇則形勢乖阻誠無展足之地若順時增損則其所更張動搖關係至重此法度之難四也又有甚不可者兵以多而至於弱財以多而至於乏不信官而信吏不任人而任法不用賢能而用資格此五者舉天下以為不可動豈非今之實患歟治習牽制非一時矣謀利害明虛實斷是非決廢置在陛下所為耳讀未竟帝蹙額曰朕比苦目疾此志已泯誰克任此惟與卿言之耳及再讀帝慘然久之除太常博士兼實錄院

東嘉錄卷八

二

檢討官嘗薦陳傅良等三十四人於丞相後皆召用時稱得人

會朱熹除兵部郎官未就職為侍郎林栗所劾適上疏爭曰栗勅熹無一實者特發其私意遂忘其欺矣至於其中謂之道學一語利害所係不獨熹蓋自昔小人殘害忠良率有措名或以為好者或以為立異或以為植黨近創為道學之目鄭丙倡之陳賈和之居要津者密相付授見士大夫有稍慕潔修者輒以道學之名歸之以為善為玷闕以好學為己愆相與指目使不得進於是賢士惴惴中材解體銷聲泯影

穢德垢行以避此名栗為侍從無以達陛下之德意志慮而更嚴用鄭丙陳賈密相付授之說以道學為大罪文致語言逐去一熹自此善良受禍何所不有伏望摧折暴橫以扶善類疏入不報光宗嗣位由秘書郎出知蘄州入為尚書左選郎官是時帝以疾不朝重葉官者七月事無巨細皆廢不行適見上為言父子親愛出於自然浮疑私畏似是非非豈有事實若因是而定者廢於上號令愆於下人情離阻其能久乎既而帝兩詣重葉官都人懼怛適復奏自今宜於過宮之日令宰執侍從先詣起居

東嘉錄卷八

三

選時兩宮聖意有難言者自可因此傳致則責任有歸不可復使近習小人增損語言以生疑惑不報而事復浸異中外洶洶及孝宗不豫群臣至號泣攀裾以請帝竟不往適責宰相留正曰上有疾明甚父子相見當俟疾瘳公不布告使臣下輕語君父可乎未幾孝宗崩光宗不能執喪軍士籍籍有語變且不測適又告正曰上疾而不執喪將何辭以謝天下今嘉王長若預建參決則疑謗釋矣宰相用其言同入奏立嘉王為皇太子帝許之俄得御批有歷事歲久念欲退閑之語正懼而去人心愈搖知樞密院趙汝愚憂

危不知所出適告知閣門事蔡必勝曰國事至此子為近臣庸坐視乎蔡許諾與宣贊舍人傳昌朝知內侍省知閣門事韓侂胄三人定許侂胄大皇太后甥也會慈福宮提點張宗尹過侂胄侂胄覘兵意以告必勝適得之亟白汝愚汝愚請必勝語事遂遣侂胄因張宗尹閔禮以內禪議奏太皇太后且請垂簾許之計遂定翌日禪祭太皇太后臨朝嘉王即皇帝位親行祭禮百官班賀中外晏然凡表奏皆汝愚與適裁定臨期取以授儀曹郎人始知其預議焉遷國子目業汝愚既相賞功將及適適曰國危効忠職也適

東嘉錄卷八

何功之有而侂胄恃功以遷秩不滿怨望汝愚適以告汝愚曰侂胄所欲不過節鉞宜與之汝愚不從適嘆曰禍自此始矣遂力求補外除太府卿總領淮東軍馬錢糧及汝愚貶衡陽而適亦為御史胡紘所劾降兩官

知泉州召入對言於寧宗曰陛下初嗣大寶臣嘗申繹卷阿之義為獻天啟聖明銷磨黨偏人才庶庶幾復合然治國以和為體虛事以平為極臣欲人臣忘已體國息心既往圖報方來可也帝嘉納之初韓侂胄用事患人不附一時小人在言路者創為偽學之名

舉海內知名士竄貶殆盡其後侂胄亦悔故適奏及之且薦樓鑰丘宗黃度三人悉與郡自是禁網漸解矣

侂胄將啟兵端適奏曰甘弱而幸安者衰改弱而就強者興陛下申命大臣先慮預笑思報積耻規灰祖業蓋欲改弱以就強矣竊謂必先審強弱之勢而定其論論定然後脩實政行實德弱可變而為強非有難也今欲改弱以就強為問罪驟興之舉此至大至重事也故必備成而後動守定而後戰今或謂金已衰弱姑開先舉不懼後報求宣和之所不能為紹興

東嘉錄卷八

五

之所不敢此至危至險事也且所謂實改者當經營瀕淮沿漢諸郡各為處所守敵兵至則阻於堅城彼其策應而後進取之計可言至於四處御前大軍練之使足以制敵小大之臣試之使足以立事皆實政也所謂實德者當今賦稅雖重而國愈貧如和買折帛也類民間至有用田租一半以上輸納者况欲規恢宜有恩澤乞詔有司審度何名之賦害民最甚何等橫費裁節宜先減所入之額定所出之費既脩實政於上又行實德於下此其所以能屢戰而不屈必勝而無敗也除權工部侍郎侂胄欲藉其草

詔以勳中外改權吏部侍郎兼直學士院以疾力辭
兼職會詔諸將四路出師適又告侂冑宜先防江不
聽未幾諸軍皆敗

知建康府兼沿江制置使適謂三國孫氏嘗以江北
守江自南唐以來始失之建炎紹興未暇尋繹乃請
于朝乞節制江北諸州及金兵大入一日有二騎舉
旗若將渡者淮民倉皇爭斫舟纜覆溺者衆建康震
動適謂人心一搖不可復制惟劫若南人所長乃募
市井悍少并帳下願行者得二百人使采石將徐緯
統以往夜適半遇金人蔽茅葦中射之應弦而倒夫

東嘉錄卷八

盡揮刀以前金人皆錯愕不進黎明知我軍寡未退
則已在舟中矣復命石跋定山之人劫敵營得其俘
賊以歸金解和州圍退屯瓜步城中始安又遣石斌
賢渡宣化夏侯成等分道而往所向皆捷金自滁州
遁去時羽檄旁午而適治事如平時軍須皆從官給
民以不擾淮民渡江有舟次止有寺給錢餉米其來
如歸措置屯田遂上堡塢之議初淮民被兵驚散日
不自保適遂於墟落數十里内依山水險要為堡塢
使復業以守春夏散耕秋冬入堡凡四十七處又度
沿江地創三大堡石跋則屏蔽采石定山則屏蔽靖

安瓜步則屏蔽東陽下蜀西護溧陽東連儀真緩急
應援首尾聯絡東西三百里南北三四十里每堡以
二千家為率教之習射無事則戍以五百人一將有
警則增募新兵及抽摘諸州禁軍二千人并堡塢内
居民通為四千五百人共相守戍而制司於每歲防
秋別募死士千人以為劫若焚糧之用因言堡塢之
成有四利大要謂敵在北岸共長江之險而我有堡
塢以為聲援則敵不敢窺江而士氣自倍戰艦亦可
以策勳和滁真六合等城或有退遁我以堡塢全力
助其嚴逐或邀其前或尾其後制勝必矣此所謂用

東嘉錄卷八

七

力寡而收功博也三堡就流民漸歸

適志意慷慨雅以經濟自負

並儒林傳

所喻二說之未安具悉雅意但熹則以為舊聞者中
也獨得者過也賢者之所以未然者不及也其詳雖
有未得盡聞者然大約當不出於此者破則千里同
風不待片言而群疑決矣

答葉正則書

葉適習學記言周易述釋一卷

見宋史藝文志

葉適習學記言四十五卷

葉適名臣事纂九卷

葉適文集二十八卷

並藝文志

水心集二十八卷拾遺一卷別集十六卷陳氏曰吏部侍郎永嘉葉適正則撰淮東本無拾遺編次亦不同外集者前九卷為制科進卷後六卷號外臺此目論時事末卷號後總專論買田贍兵見文獻通考正則之明麗而不失其正見道園學古錄

戴文端

戴溪字肖望永嘉人見宋史林傳

少有文名為別頭省試第一監潭州南獄廟紹熙初主管吏部架閣文字除太學錄兼實錄院檢討官正錄兼史職自溪始

東嘉錄卷八

八

陞博士奏兩淮當立農官若漢稻田使者括閑曰論民主出財客出力主客均利以為救農之策

開禧時師潰于符離溪因奏沿邊忠義人湖南北益商皆當區畫以銷後患會和議成知樞密院事張巖督師京口除授參議軍事

召為資善堂說書由禮部郎中凡六轉為太子詹事兼秘書監景獻太子命溪講中庸大學溪辭以講讀非詹事職懼侵官太子曰講退便服說書非公禮毋嫌也復命類易詩書春秋論語孟子資治通鑑各為說以進權工部尚書除華文閣學士嘉定八年以宣

奉大夫龍圖閣學士卒贈特進端明殿學士理宗紹定間賜謚文端並傳

戴少望謂顏淵子路死聖人觀之人事鳳鳥不至河

不出國聖人察之天理不復夢見周公聖人驗之吾

身夫然後知斯道之果不可行而天之果無意於斯

世也這意思也發得好見語錄

戴溪易總說二卷見宋史藝文志

戴溪續讀詩記三卷

戴溪曲禮口義二卷學記口義二卷

戴溪春秋講義四卷

東嘉錄卷八

九

戴溪石鼓答問三卷

戴溪石鼓孟子答問三卷

戴溪歷代將鑑博議十卷並藝文志

岷隱續讀詩記三卷陳氏曰戴溪撰其書出於呂氏

之後謂呂氏字訓章已悉而篇意未貫故以續記為

名其實自述已意亦多不用小序見文獻通考

石鼓論語答問三卷陳氏曰戴溪岷隱撰溪初仕領

石鼓書院山長所與諸生講說者也其說切近明白

晦菴亦稱其近道文獻通考

東嘉錄卷之九

名儒

張監獄

張淳字忠甫永嘉人

忠甫為人嚴重深博善忍事鎮物絕有材智抑不使出其氣貌沉沉偉然丈夫也年方少連丑試禮部不中蓋晚而學詩書講誦數年既大通風人美刺與古喪祭上下之交立教微意以為天下國家可推此而理此孔門之所教而傳也益負其學自刻苦貴愛或言諸朝祿以監獄忠甫謂徒費縣官亡誼歷三任不

東嘉錄卷九

三

入

食其祿亦不書考執母夫人黃氏之喪自飯舍至于既窆凡所以誠信其親者自括髮至于既祥凡所以哀勤其身者質諸士喪禮無不合也文集忠甫與其交薛士龍鄭景望齊名而二人皆仕矣士龍一見人主語意合且大用而為政者不悅去之以卒景望三人朝二十餘年其卒也位不過九卿二人嘗勉忠甫不應久之而道不行功業不就也則未嘗不壯忠甫之失而推遜其高嗚呼是可謂之賢歟止齋文集張淳儀禮識誤一卷見宋史藝文志

古禮十七卷釋文一卷釋議三卷陳氏曰永嘉張淳忠甫所校乾道中太守章貢曾逮仲躬刻之首有目錄一卷載大小戴劉向篇第異同以古監本巾箱本杭本嚴本校定識其誤而為之序謂高堂生所傳士禮爾今此書兼有天子諸侯卿大夫禮決非高堂所傳其篇數儒同自陸德明賈公彥皆云然不知何所據也通考

朱子曰張淳云如劉歆所言則高堂生所得獨為士禮而今儀禮乃有天子諸侯大夫之禮居其大半疑今儀禮非高堂生之書但篇數偶同耳此則不深攷

東嘉錄卷九

二

於劉說所訂之誤又不察其所謂士禮者特略舉首篇以名之其曰推而至於天子者蓋專指冠婚喪祭而言若燕射朝聘則士豈有是禮而可推耶

朱子語錄曰儀禮人所罕讀難得善本而鄭注賈疏之外先儒舊說多不復見陸氏釋文亦甚疏略近世永嘉張淳忠甫校定印本又為一書以識其誤號為精密

張忠甫所校儀禮甚子細然却於目錄中冠禮玄端處便錯了但此本較他本為最勝又謂漢初未有儀禮之名疑後學者見十七篇中有儀有禮遂合而名

之避文獻

陳說書

陳鵬飛字少南末嘉人志見郡

陳少南某向雖不識之看他舉動煞好雖是有些踈

却無而今許多纖曲賀孫問少南雖是踈到在講筵

語論實有正直氣象曰然近日許多人往往到自議

論他見朱子語錄

秦檜居温州時陳嘗為館客後入經筵因講公羊母

以子貴之說為非是因論嫡妾之分是時大母還朝

遂忤太上意安置惠州張宋卿於彼從之朱子語錄

東嘉錄卷九

三

陳鵬飛書解三十卷見宋史

紹興時大學始建陳鵬飛為博士發明理學為陳博

士書解秦檜子嬉嘗從之遊在禮部時嬉為侍郎文

書不應令鵬飛輒批還之嬉浸不平鵬飛說書崇政

殿因論春秋毋以子貴言公羊說非是檜怒謫惠州

以歿今觀其書紹興十三年所序於文侯之命其言

驪山之禍申侯啓之平王感申侯之立已而不知其

德之不足以償怨鄭桓公友死於難而武公復娶于

申君臣知此而望其振國威難矣嗚呼其得罪於檜

者豈一端而已哉通文獻

陳氏詩解二十卷晁氏曰陳少南撰

陳鵬飛詩解二十卷陳氏曰不解殷魯二頌以為商

頌當闕而魯頌可廢通文獻

薛恭翼

薛叔似字象先其先河東人後徙永嘉見宋史

初登對論祖宗立國之初除二稅外取民甚輕自熙

寧以來賦自增而民因滋甚孝宗嘉納因曰朕在宮

中如一僧叔似曰此非所望於陛下當論功業如何

正使海內富庶如文景不過江左之文景法度修明

如明章不過江左之明章陛下即位二十餘年國勢

東嘉錄卷九

四

未張未免牽於苟安無事之說上默然復數日宰執

進擬朝士上出寸紙書叔似及庶孟明姓名嘉其奏

對也

金主殂太孫景立叔似奏規模果定則乘五單于爭

立之機規模不存則恐成丑胡迭起之勢先宗受禪

時傳金使入界使名未正叔似奏自壽皇一正匹敵

之禮金人嘗有南顧之虞使名未正而遽受之祇以

重其玩侮翌日復奏謀國者畏敵太過上奮然開納

初求相周必大請擇侍從臺諫忠直者提舉太史局

蓋用神宗朝司馬光與王安石故事躔度少差預圖

消弭遂命叔似提舉尋兼樞密都承旨

除兵部尚書安撫使叔似方乞然降官會分撥綱運

募兵鬻馬辟致僚佐而皇甫斌唐州之師已敗矣遂

劾斌南安軍安置叔似料敵必侵光黃委總領陳謙

按行五關發鄂卒守三關金果入寇

叔似雅慕朱熹窮道德性命之旨談天文地理鐘律

象數之學有藁二十卷並宋史本傳

薛叔似通儒也不幸以開邊之事累之史論

林葵州

林拱辰字岩起初名一鳴平陽人見郡志

東嘉錄卷九 五

淳熙戊戌武舉轉文歷太府丞借工部尚書通全國

謝使除戶部郎准西安撫直實謨閣淮東運判兼提

舉知揚州後知婺州廣東經畧安撫立朝剛介不附

史韓有春秋傳刊于婺州郡志

林拱辰春秋傳三十卷見宋史藝文志

徐潮州

徐定字德操永嘉人見郡志

知邵武縣通判太平州宣州妖民胡木匠誘聚數千

人守適去盜縛一巡檢貫其耳以狗人心骨恐漕司

俾定攝州事定馳入境今日汝等苦不飽爾能自首

亡罪衆咸從令胡木匠亡命遠遁州境遂安擢守潮

州卒郡志

徐潮州春秋解十二卷陳氏曰知潮州徐某德操撰

水心序畧曰賤傳之學惟春秋為難工經理也史事

也春秋名經而實史也專於經則理虛而無證專於

史則事礙而不通所以難也年時閏朔禘郊廟制理

之綱條不專於史也濟西河曲丘甲田賦事之枝葉

不專於經也薛伯卒經無預然祀滕邾莒之興廢固

明也詭諸卒史無預然戊寅甲子之先後固察也觀

潮州此類皆卓信明而篤矣至於受霸者之權彼與

東嘉錄卷九 六

此奪錄夷狄之變先畧後詳諸侯群誅大夫衆貶凡

春秋始終統紀所繫自公穀以來畫於義例名分字

別族貴人微其能本末相顧隱顯協中如潮州殆鮮

焉然則理之熟故經而非虛事之類故史而非礙歟

古人以教其國而使人知深於是書者歟雖然詩書

禮所以紀堯舜三代之盛而春秋衰世之竭澤也示

不泯絕而已或者遂謂一事一義皆聖人之用則余

未敢從也觀文獻

葉先生

葉仲堪

郡

葉仲堪六經圖七卷見宋史藝文志

六經圖七卷陳氏曰東嘉葉仲堪思文重編按館閣書目有六卷昌州布衣楊甲鼎卿所撰撫州教授毛邦翰增補之易七十今百三十書五十五今六十三詩四十七今同周禮六十五今六十一禮記四十三今六十二春秋二十九今七十二然則仲堪蓋又以舊本增損改定者耶見文獻通考

東嘉錄卷九

七

東嘉錄卷之十

名儒

朱先生

朱黼字文昭平陽人見郡志

文昭自為諸生知名一世屢舉不第而業益脩謝客深居而士益附見止齋文集

紀年統論一卷紀年備遺一百卷陳氏曰永嘉朱黼文昭撰從陳止齋學嘗著紀年備遺起陶唐終顯德為百卷蓋亦本通鑑稽古錄而擷其中論正統者為統紀論水心葉氏序曰平陽朱黼因通鑑稽古錄章

東嘉錄卷十

一

別論著始堯舜迄五代三千餘篇述呂武王莽曹丕朱溫皆削其紀年以從正統曰吾為書之志也書法無大於此矣報讎明耻貴夏賤夷其次也凡民人家國之用制度等威之異皆為說以處之衆言之淆亂則折而一之訛謬之相承則釐而正之南北孽戎之離合爭奪之碎人所厭聞亦備論之該括既多而條目衆矣所以存世次觀興壞本經訓原事實艾理蕪蔓顯發精隱扶樹正義蒐舉墜逸不以華為辨不以意為覺無偏駁之說無新特之論反而約之知其能費而隱也時而措之知其能典而當也嗚呼此豈非

學者之所當盡其心歟文獻

初陳公君舉未壯講學文昭年差次最先進及後來

取名官弁冕接踵而文昭遂累耕南蕩上山水疊重

聲迹落落人不知其能傳陳公之業也一旦此書出

義理所會寶藏克斥遂為成學而陳公卒久矣相與

論舊事追念愴然則文昭宣徒以博習自是而已

哉見水心文集

朱黼紀年備遺正統論一卷見宋史藝文志

徐教授

徐元德永嘉人見八閩通志

東嘉錄卷十 二

淳熙末福建軍學教授嘗闢講堂之東初李忠定祠

米文公為記雅稱重之八閩通志

朱子語錄曰於丘子服處見陳徐二先生周禮制度

精萃下半冊徐元德作上半冊即陳君舉所奏周官

說見文獻

陳傅良徐元德撰周官制度精萃二十卷見五海

王東巖

王與之字次點樂清人見郡志

從松溪陳氏學盡傳六典要旨遂著訂議八十卷郡

守趙汝騰進之朝云與之踐履無玷守節不渝皓首

著書真經明行修之士其書精粹可裨聖明之治遂

授賓州文學

知縣鄭滌孫建宗晦書院行卿飲酒禮以

東巖王公為大賓並郡志

王與之周禮訂議八十卷見宋史藝文志

王與之祭鼎儀範六卷藝文志

吳徵學統教法一曰經學治周禮註疏王東巖訂義

凡二家見吳草廬文集

錢少卿

錢文子字文季樂清人規郡

東嘉錄卷十 三

篤學明經為儒林巨擘

以兩優釋褐授職官其後把麾持節皆以循良介特

著稱擢宗正少卿並郡志

祖泰既貶道出潭州錢文子為醴陵令私贖其行

傳祖泰

錢文子白石詩傳一十卷又詩訓詁三卷見宋史藝文志

錢文子中庸集傳一卷

錢文子論語傳贊二十卷

錢文子孟子傳贊十四卷

錢文子補漢兵志一卷並藝文志

錢文子兩漢志一卷又漢唐事要二十卷觀王

白石傳二十卷陳氏曰宗正少卿樂清錢文子撰

所居白石巖因以為號觀文獻

姜教授

姜得平永嘉人志見郡

姜得平論語本旨一卷論語指南一卷見宋史

姜得平詩書遺意一卷藝文志

論語本旨一卷陳氏曰建昌軍教授永嘉姜得平撰

觀文獻

陳教授

東嘉錄卷十

陳季推字彥群永嘉人志見郡

質靈氣邁隨聞而思遇見能述自高其材不樂師授

與人論無所降人亦未之然也異日州將薦季推高

等讀其書通熟如素講往往加以新意出人上始大

歎駭中淳熙第又中為隆興府教授轉漳州教授未

上益開門盡抽古今文字且誦且索務為周覽遍學

鉤得其要年四十五卒有兩漢博義等書葉水心銘

墓誌

陳季推兩漢博義十四卷見宋史

兩漢博義十四卷陳季推所撰闕涉尤大觀文獻

黃先生

黃仲炎永嘉人志見郡

春秋通說十三卷陳氏曰永嘉黃仲炎若晦撰端平

中嘗進之于朝觀文獻

黃仲炎春秋通說一十三卷見宋史

呂先生

永嘉呂氏大主樸卿見春秋

薛先生

薛據字叔容平陽人州志平陽

永嘉自許少伊右丞周恭叔太博劉元承給事受業

東嘉錄卷十

五

程門為最先一輩而義理之學始於此矣生而晚者

雖不及成德達材之列而亦竊聞私淑之教見知聞

知成功一也薛氏世學蓋三百年最後玉成公學於

慈湖楊敬仲刊華據實猶程門緒餘偽學禁興隻手

衛道著伊洛源流各為譜傳書成而化更生人之類

不為夷狄禽獸吾道力也見林齊

其子叔容志弘力殺負荷千年念聖遠言湮為孔子

集語二十卷念國家內外治踈為采微天保末議二

卷念伊傳周召之業不復見隨世蹇淺不能登其主

於三代為宅揆成鑑二十二卷薦紳刻進上經乙覽

藏之秘府以詔厥來

水心嘗曰為學而不接統緒雖博無益也為文而不

闕世教雖工無益也二先生之學之文豈徒博而工

哉統緒之的教化之要於此乎在並齊文集

弱冠名譽已彰諸老爭相延致嘗采諸子百家裨官

緝紀之書輯為孔子集語二十卷又撫古今輔相經

畧開濟之學稗為宅揆成鑑一編二書既成中書舍

人劉克莊秘書監謝子強見而愛之率同列進之朝

略云藩垣置筆葉皓不衰上可裨乙夜之覽觀次可

實崇文之藏貯其為時賢賞激如此規郡

東嘉錄卷十

六

章清所

章任堯字時雍號清所平陽人規郡

通經史深入四書閭奧研精覃思章分句析發明傳

意釋然通暢嘗曰時之治亂由於人心之邪正心之

邪正由於學術之醇疵識者以為名言彭庭堅蔣允

文趙次誠等皆其弟子至今言義理之學必稱任堯

志郡

史氏伯璿曰意者天地著鬼神幽者難知三王已

然後聖未然未然而難知故二句但從難知者言之

爾清所章先生嘗謂不謬不悖不是知意無疑無惑

正是知意故以此結之也見中庸大全

史先生

史伯璿字文璣平陽人規郡

自幼嗜學強記博通經史及諸子百家之說精究四

書深得朱子之旨特饒氏輯講許氏叢說胡氏通旨

陳氏發明與朱子背馳者乃著四書管窺以辯明之

又著管窺外編論諸經史天文地理古今制度名物

學者傳誦焉規郡

文璣之學出於冰壺鄭氏有四書管窺行于世見胡

集文

東嘉錄卷十

七

四書管窺序曰聖賢之言夫豈徒言而已哉道所存

也故凡求道者不可不得於其言不得其言而欲以

明道譬之適國而不由其途未有能至焉者矣然聖

賢之於言也或近而指遠或約而義微大而無乎不

周細而無乎不貫載諸方冊宏深簡奧而其理實具

於吾心學者不可以易而觀之亦不可以僻而求之

也夫以易而觀則鹵莽而踈略以僻而求則穿鑿而

牽附若是則日誦其言而不達其意其於求道也不

亦遠乎孔曾思孟之書載道之言也自朱子為集註

章句釋其義理要其指歸而其說大明於世其辨詳

以密其趣悠以長天下學士所共尊信至於受業私淑之徒又為之發其緒餘演繹增廣紛然聞見而層出背而違者亦或有焉文日繁而辯日起岐愈多而道愈幽使讀之者不舍源而尋流則棄同而即異君子蓋病之也吾鄉鄉先生史君文璣苦志於學篤信堅守朱子之說反覆研究殆三十年遂取諸家纂輯之編而去取焉乖戾者拆而闢之隱昧者引而伸之旁通曲暢著于簡牘名曰管窺抑可謂有功於朱子也已嗚呼立異以為高好奇以為尚為學之大弊也管窺之作蓋為是歟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及

東嘉錄卷十

八

說約也學者由是以明朱子之說然後自詳而反約以究聖賢之言則其於道也庶幾矣見陳子存藁

徐教授

徐興祖字宗起其先閩人五代時避亂來橫陽遂為橫陽人見胡祭酒文集

先生自幼持重好學不倦嘗受書於鄭伯玉受詩於周可仁受易於史文璣文璣之學出於永壺鄭氏有四書管窺行於世先生盡得其學故於義理尤極精粹至於子史百氏亦靡不研究遂以其學行為一時賢士大夫所譽愛因其所居稱之曰橫陽先生示尊

敬也

洪武六年以薦授郡學教授其教人有法諸生自以為得師

衛之守將嘗以郡城北枕江託潮患請改築當道者來覈其事眾壓於勢心知其非莫敢出一言先生獨奮然抗說具城顛未及潮未嘗為患辨甚力其役遂寢民賴以不勞

處有寇嘯聚山谷間蔓延平陽瑞安朝廷遣將殄除之檄郡丞王全率民為鄉導全就先生問計先生曰民愚出迫脅一時誑誤無由自新若開其生路招

東嘉錄卷十

九

諭之來即為良民如此則烏合之眾自當解散渠魁必成擒不然則玉石俱焚虞詡之悔後將何及全用先生言全活者甚眾

二十九年較藝江西人服其公後秩滿赴天官得致事郡列狀上聞乞留復故職洪武三十五年二十有一日得疾語諸子曰吾至此足矣遂却藥物越十有三日卒

先生敦行孝弟待母弟篤於義白首無間言與人交久而益篤雖鄙夫儒子來謁接之皆有禮意未嘗幾微及人過失

文藁若干卷藏于家西胡縣

張學正

永嘉張謙見易本義集說

吾友同郡張先生謙潛心易學篤信朱子本義反覆研究蓋亦有年嘗以明經舉太學正講授之暇取諸家之說剪其繁蕪撮其精要間或附以己意融會貫通自成一家附於卦文本義之下名曰本義集說先生學識該洽又通書蔡氏傳詩朱子傳在太學三經諸生各以所業請益先生隨問隨答豐壘忘倦獲造就者居多多有著述予未及盡見爾見徐橫陽文集

東嘉錄卷十一

十

東嘉錄卷十一

十

朱學正

朱謚字思寧永嘉人志

性敏嗜學與人談論皆極性理之奧行誼修飭鄉邦式之有四書述義正蒙述解刻梓郡齋

庸言集周易啓蒙解太極圖西銘解述義朱謚撰並志

朱子解太極圖說西銘廬陵黃瑞節附錄永嘉朱謚述義見太極圖說西銘解

東嘉錄卷之十一



後學王朝位編

名臣

王忠文梅溪

王十朋字龜齡温州樂清人見宋史本傳穎悟有文行聚徒梅溪受業者以百數本傳秦檜死上親政策士諭考官曰對策中有陳朝政切直者並真上列十朋以權為對大畧曰攬權者非欲銜石程書如秦皇傳餐聽政如隋文疆明自任不任宰相如唐德宗精於吏事以察為明如唐宣宗蓋欲

東嘉錄卷十一

十

陛下懲已往而戒未來威福一出於上而已嘗有鋪翠之禁而以翠羽為首飾者自若是豈法令不可禁乎抑宮中服澣濯之化衣不曳地之風未形於外乎法之至公者莫如選士名器之至重者莫如科第往歲權臣子孫門客類竊巍科有司以國家名器為媚權臣之具而欲得人可乎願陛下正身以為本任賢以為助博采兼聽以收其效幾萬餘言上嘉其經學淹通議論醇正遂擢為第一學者爭傳誦其策以擬古晁董授紹興府簽判既至或以書生易之十朋裁決如神

吏姦不行時以四科求士師王師心謂十朋身兼四者獨以應詔

金將淪盟十朋輪對言自建炎至今金未嘗不內相殘賊然一主斃一主生苟嘗為中國利要在自備如何禦敵莫急於用人今有天資忠義材兼文武可為將相者有長於用兵士卒樂為之用可為大師者或投閑置散或老於藩郡願起而用之以寢敵謀以圖恢復蓋指張浚劉錡也又言今權雖歸於陛下政復出於多門是一檜死百檜生也楊存中以三衙而交結比司以盜大權漢之禍起於恭顯王代之相為終

東嘉錄卷十一

二

始唐之禍起於北軍藩鎮之相為表裏今以管軍位三公利源皆入其門陰結將相為黨樞密本兵之地立班其居其後子弟親戚布滿清要臺詠論列委曲庇護風憲獨不行於管軍之門何以為國至若清資加於噲伍高爵濫於賢門諸軍承受威福自恣甚於唐之監軍皇城邏卒旁午察事甚於周之監諂將師剝下賂上結怨三軍道路捕人為李結怨百姓皆非治世事上嘉納

秦檜久塞言路至是十朋與馮方胡憲查籛李浩相繼論事太學生為五賢詩述其事

孝宗受禪起知嚴州及對首言太皇非倦勤時而以大器付陛下賢於堯舜陛下當思以副太上者今社稷之安危生民之休戚人才之進退朝廷之刑賞宜若舜之協克斷然行之以盡繼述之道

遷國子司業言今居位者往往職之不舉宜有以革之人主有天職三任賢納諫賞罰是也上嘉之

見上英銳每見必陳恢復之義及將北伐上疏曰天子之孝莫大乎光祖宗安社稷因前王盈成而守者周成康漢文景是也先君有耻而雪之漢宣帝臣單于唐太宗得頽利是也先君有讐而復之夏少康滅

東嘉錄卷十一

三

澆漢光武誅莽是也迹雖不同其為孝一也靖康之禍亘古未有陛下英武慨然志在興復竊聞海對群臣奏事則曰當如創業時又曰當以馬上治之又曰某事當俟恢復後為之比因召語及陵寢聖容惻然曰四十年矣陛下之心真少康高宗宣王光武之心奈何大臣不能仰副聖心願戒在位者去附和之私心贊國家之大計則中興日月可冀矣

論史浩八罪曰據姦議國植黨盜權忌言蔽賢欺君誣上土為出浩知紹興府十朋再疏謂陛下雖能如舜之去邪未能如舜之正名定罪紹興密通行都浩

嘗為屬吏姦賊彰聞亦何顏復見其吏民遂改與祠
史正忠與浩族異拜浩而父事之林安宅出入史浩
龍大淵門十朋拜疏其罪皆罷去

王師失律張浚上表自劾主和者乘此唱異議十朋
上疏言臣素不識浚聞其誓不與敵俱生心實慕之
前因輪對言金必敗盟乞用浚陞下嗣位命督師江
淮今浚遣將取二縣一月三捷皆服陛下任浚之難
及王師一不利橫議益起臣謂今日之師為祖宗陵
寢為二帝復讎為二百年境土為中原弔民伐罪非
前代好大生事者比益當內脩俟時而動陛下恢復

東嘉錄卷十一

四

志立固不以一切為群議所搖然異論紛紛浚既待
罪臣其尚可居風憲之職乞賜寬宥因言臣聞近日
欲遣龍大淵撫諭淮南信否上曰無之又言聞欲以
楊存中充御營使上嘿然

移知夔州饒民走諸司乞留不得至斷其橋乃以車
從間道去眾葺新橋以王公名之移知湖州召對劉
洪請留之上曰朕豈不知王十朋顧湖州被水非十
朋莫能鎮撫至郡戶部責虛逋三十四萬命吏持券
往辦不聽即請祠去
凡歷四郡布上恩恤民隱士之賢者詣門以禮致之

朔望會諸生學宮講經詢政僚屬間有不善反覆告
戒俾之自新民輸租俾自槩量聞者相告宿逋亦願
償訟至庭溫詞曉以理義多退聽者所至人繪而祠
之去之日老穉攀留涕泣越境以送思之如父母饒
久早入境即雨至湖積霖入境即霽凡禱必應其至
誠不獨感人而亦動天地鬼神

事親孝終喪不處內友愛二弟郊恩先奏其名沒而
二子猶布衣書室扁曰不欺每以諸葛亮顏真卿冠
準范仲淹韓琦唐介自比朱熹張栻雅敬之子聞詩
聞禮皆篤學自立為治能守家法人亦思慕之並本傳

東嘉錄卷十一

五

十朋歷詆姦倖直言無隱事上忠而自信篤足以當
大任者惜不盡其用焉史論

王十朋守泉初到任會七邑宰勸酒歷告以愛民之
意出詩示之云九重天子愛民深令尹宜懷惻隱心
今日黃堂一杯酒使君端為庶民斟見合璧事類

與王龜齡書曰熹窮居晚學無所肖似往者學不知
方而過不自料妄以為國家所恃以為重天下所賴
以為安風俗所以既漓而不可以復淳紀綱所以既
壞而不可以復理無一不係乎人焉是以聞天下之
士有聲名節行為時論所歸者則切切焉以不得見

乎其人為歎及其久也或得見之或不得見之而熹之拳拳不少衰也聞其進為時用則私以為喜聞其既窮廢置則私以為憂及夫要其所就而觀之則始終大節真可敬仰者蓋無幾人而言論風旨卒無可稱功名事業卒無可紀者往往而有以此喟然自歎知天下所謂聲名節行者亦未足以定天下之人而天下之事未知其果將何寄也當是時聽於士大夫之論聽於與人走卒之言下至閭閻市里女婦兒童之聚亦莫不曰天下之望今有王公也已而得其為進士時所奉大對讀之已而得其在館閣時上奏事

東嘉錄卷十一

六

讀之已而得其為柱史在臺諫遷侍郎時所論諫事讀之已而又得其為故大丞相魏公之誅文及楚東酬倡等詩讀之觀其立言措意上自奏對陳說下逮燕笑從容蓋無一言一字不出於天理人倫之大而世俗所謂利害得喪榮辱死生之變一無所入於其中讀之真能使人胸中浩然鄙吝消落誠不自意克頑廉懦立之效乃於吾身見之於是作而歎曰士之求仁固當以反求諸己為務然豈不曰事其大夫之賢者云哉今日前日夫數公者自懲是以一噎而廢食也於是慨然復有求見于左右之意而未獲也昨

聞明公還自夔州撫臨近甸而熹之里閭交遊適以得伍下風者因以書賀之蓋喜其得賢大夫事之而自傷無狀獨不得一從賓客之後以望大君子道德之餘光也不意夤緣與其向來鄙妄無取之言皆得徹聞於視聽明公又不以凡陋為可棄狂僭為可罪而辱枉手筆以抵宋倅盛有以稱道竊惟明公之志豈非以世衰道微遺君後親之論文作肆行無所忌憚舉俗滔滔思有以障其橫流者是以有取於愚者一得之慮因有不求其素而借之辭色也耶明公之志則正矣大矣而熹之愚未有稱明公之意也雖然

東嘉錄卷十一

七

有一於此其惟益思砥礪不敢廢其所謂諸明体察求仁格物之功者使理日益明義日益精操而存之日益固擴而充之日益遠則明公之賜庶乎其有以承之而幸明公之終教之也雖然明公以一身當四海士大夫軍民一面之責其一語一默一動一靜之間所係亦不輕矣伏惟盛德大業前定不窮其剛健中正篤實光輝者固無所勉強以熹之所觀記則右語所謂行百里者半九十明公其亦念之况今人物眇然如明公者僅可一二數是以天下之人青望猶切而明公尤不可以不戒不審明公以為何如哉熹

杜門養親足以自遣昨嘗一至湖湘出資交遊講論之益歸來忽被除命既不敢辭而拜命矣然明公未歸朝廷嘉亦何所望而敢前也引領牙纛未有瞻拜之期向風馳義日以勤止輒敢復因宋侂相為介紹致書下執事以道其拳拳之誠伏惟照察見海菴文集代序梅溪文集曰知人之難堯舜以為病而孔子亦有聽言觀行之戒然以予觀之此特為小人設耳若皆君子何難知之有哉蓋天地之間有自然之理凡陽必剛剛必明明則易知凡陰必柔柔必暗暗則難測故聖人作易遂以陽為君子陰為小人其所以通

東嘉錄卷十一

一

幽明之故類萬物之情者雖百世不能易也予嘗竊推易說以觀天下之人凡其光明正大踈暢洞達如青天白日如高山大川如雷霆之為威如雨露之為澤如龍虎之為猛而麟鳳之為祥磊磊落落無纖芥可疑者必君子也而其依阿澆忍回互隱伏糾結如蛇蚓瑣細如蟣蟲如鬼蜮狐蠹如盜賊咀閃倏狡獪不可方物者必小人也君子小人之極既定於內則其形於外者雖言談舉止之微無不發見而况於事業文章之際尤所謂燦然者彼小人者雖曰難知而亦豈得而逃哉於是又嘗求之古人以驗其說則

九

於漢得丞相諸葛忠武侯於唐得工部杜先生尚書顏文忠公侍郎韓文公於本朝得故叅知政事范文正公此五君子其所遭不同其所立亦異然求其心則皆所謂光明正大踈暢洞達磊磊落落而不可掩者也其見於功業文章下至字畫之微蓋可以望之而得其為人求之今人則如太子詹事王公龜齡其亦庶幾乎此者矣公始以諸生對策廷中一日教高言被遇太上皇帝親擢以冠多士遂取其言施行之及佐諸侯入冊府事今上皇帝於初潛又皆以忠言直節有所裨補上亦雅敬信之登極之初即召以為

東嘉錄卷十一

九

侍御史納用其說公知上意以必復疆土必雪讐耻為己任其所言者莫非脩德行政任賢計軍之實而於分別邪正之際尤致意焉尋以邊兵失律廷議不咸上疏自劾除吏部侍郎不拜去為教郡布上思恤民隱蚤夜孜孜如飢渴之切於己去之日民思之如父母其處閨門鄉黨則又親親敬故隆信義務敦樸雖家人孺子亦皆藹然有忠厚廉遜之風平居無所嗜好顧喜為詩渾厚質直懇惻條暢如其為人而不浮靡之文論事取極己意然其規撫宏闊骨骸開報出入變化俊偉神速世之盡力於文字者往往反不

能及其他片言半簡雖或出於脫口肆筆之餘亦無不以忠孝仁義為歸而皆出於肺腑之誠然非有所勉強慕傲而為之也蓋其所稟於天者純乎陽德則明之氣是以其心光明正大踈暢洞達無有隱蔽而見於事業文章者一皆如此海內有志之士聞其名誦其言觀其行而得其心無不欽衽心服至於小人雖以一時趨向之殊或敢巧為謗詆然其極口不過以為迂濶近名不切時粉至其大節之偉然者則不能以有毫髮點污也嗚呼公之必為君子蓋不待孔孟堯舜而知之矣公遺文三十二卷屬予序之予獨

東嘉錄卷十一

論其心如此列於篇端以告天下之士使有以識其所謂光明正大踈暢洞達者言言凜凜初未嘗隨死而亡也以是勝私起懦而相與師慕其萬一在朝廷則以犯顏納諫為忠仕州縣則以勤事愛民為職內外交脩不遺餘力使君德日躋于上民生日遂於下國步安強隱然真有恢復之勢則公雖云亡而其精爽之可畏者為無憾于九原矣嗚呼其亦可悲也夫聞詩亦好學有立能守其家云晦菴文集公作令人壙詔曰令人姓賈氏温州樂清人曾祖某祖爽父如訥皆有隱德王賈同邑且世姻故令人歸

也欲挈諸夏合南北大慮也必行其所知不以得喪
壯老貳其守大節也春秋戰國之材無是也吾得二

人焉永康陳亮平陽王自中規龍川文集

有孫子新畧前後序歷代紀年王政紀原厚軒文集
郡志

柄

東嘉錄卷之十二

名臣

陳侍郎

陳楠字季壬溫州平陽人見宋史本傳

政和二年廷對第三授文林郎冀州兵曹叅軍累遷
尚書虞部員外郎宣和七年提點福建路刑獄福州
調發防秋兵資糧不滿望殺帥臣變生倉卒吏民奔
潰闔城震駭楠入亂兵中諭以禍福賊氣沮邀楠奏
帥臣自斃楠詭從其請問道馳奏以前奏不實待罪
朝廷以楠知變釋之叛兵既調行乃道追殺首惡二

東嘉錄卷之十二

十一

東嘉錄卷之十二

十一

十餘人一方以安本傳

紹興三年為金部郎中時言事者率毛舉細務畧大
利害楠抗言今當專請治道之本脩政事以攘敵國
不當以細故勤聖慮如平時也又言刺史縣令滿天
下不能皆得人乞選監司重其權久其任除太常少
卿又陳攻守二策在於得人心修軍政五年除直龍
圖閣知泉州明年改兩浙西路提刑乞置三縣鄉老
以厚風俗凡宮室車馬衣服器械定為差等重侈靡
之禁八年遷福建路轉運副使復召為太常少卿適
編類御書成詔藏敷文閣楠以為舊制自龍圖至徽

猷皆設學士待制雜壓著令龍圖在朝請大夫之上
至徽猷在承議即之上每閣相去稍遠識者疑其不
倫直敷文閣者綴徽猷則與諸閣小異降之則班列
太早欲參酌取中並為一列不別相遠庶幾名位有
倫仰稱陛下嚴奉祖宗議訓之意又言裕祭用大牢
此祀典之常駐驛之初未能備禮止用一羊乞檢會
紹興六年詔旨復用大牢

普安郡王出閣奉詔興吏部太常寺討論典故桐等
議以國本未立宜厚其禮以繫天下望乃以皇子出
閣禮例上之或以為太重詔以其不詳具典故專任
己意懷姦附麗與吏部尚書吳表臣禮部尚書蘇符
郎官方雲翼丁仲寧太常屬王普蘇籍並罷

十五年知襄陽府充京西南路安撫使襄漢兵火之
餘民物凋瘵桐請于朝以今之戶數視承平時總二
十之一而賦項尚多乞重行蠲減明年金房兵叛桐
遣將平之而後以聞漢水決溢漂蕩廬舍躬率兵民
捍築隄岸賴以無虞

權小宗伯復以議禮不阿忤意遽罷其節有足稱自
號無相居士有文集十六卷並本
陳桐守禮知變成足紀焉史論

薛起居

薛徽言字德老温州人見宋史本傳
紹興二年遣使分行諸路徽言在選中以權監察御
史宣諭湖南特榜道桂陽早饑徽言請于朝不待報
即諭漕臣發糶永米以賑而以經制銀兩未償之所
刺舉二十人使還他使皆進擢宰相君曠浩以徽言
擅易守臣而移經制銀出知興國軍入為郎遷右司

擢起居舍人時秦檜與金人議和徽言與吏部侍郎
晏敦復等七人同拜疏爭之一日檜於上前論和徽
言直前引義相爭反復數刻中寒疾而卒高宗念之
賻絹百疋特與遺表恩本傳
薛徽言其才猷奇可以經邦其風節皆可以勵世然
皆論議不合奉祠去國可為永慨矣史論

張忠簡

張闡字大猷温州樂清人見宋史本傳
幼力學博涉經史善屬文將命名夢神人大書闡字
曰以是名爾父異之力勉其為學未冠由舍選貢京

師登宣和六年進士第

調嚴州兵曹掾兼治右獄時方臘作亂闡倡守禦計有義士請身督戰既戰稍却州將怒付闡治將殺之闡力爭曰是士以義請戰官軍却勢不得獨前非首奔者殺之何罪州將意解士得免李回帥江西席益帥河南皆辟置幕下群盜據洞庭官軍俱西北人不開水戰闡建議造戰艦以大艦為營小艦出戰乘水洄直擣賊巢賊勢以衰紹興十年詔侍從各舉所知給事中林待聘以闡聞召對時金人議和歸闡中地闡首言關中必爭之地

東嘉錄卷十二

四

古號天府顧固守以蔽巴蜀圖中原次言監司郡守薦舉之弊又乞嚴禁過糴以濟江浙水患召試館職除秘書省正字遷校書郎兼具益王府教授時諸將恃功邀爵賞有過則姑息又兵布於外禁衛單寡闡上疏極論之後稍進退諸將必當其實且召諸道兵以益禁旅皆如闡言

秦檜每薦臺課必先諭以已意嘗謂闡曰秘書久次欲以臺中相處何如闡謝曰丞相見知得老死秘書幸矣檜默然竟罷主管台州崇道觀孝宗在王邸帝妙選官僚謂莊重老成無踰闡者改

命祠部兼建王府贊讀

三十一年春大雨無麥苗荆浙盜起詔侍從臺諫條陳禦盜弭災之得闡上疏曰和議以來歲有聘幣民不堪命臣願陛下毋以金人因中國可乎歸正人時有遣還之命怨聲聞道路臣願陛下毋以金人得以甘心可乎州縣吏職卑地遠漁奪之禍被于編藉臣願陛下嚴賊吏之誅可乎蠲租之令已赦復征寬大之澤例為虛文臣願陛下申詔令之禁可乎是數者能次第行之則足以動天地召和氣災異盜賊不足慮也又言金主亮將入侵宜守要害防海道三邊不

東嘉錄卷十二

五

可無良將督視不可無大帥疏奏帝嘉納面諭曰卿所言深中時病但遣人北歸已載約書朕不忍諭也孝宗即位闡權工部侍郎兼侍講入謝言諸將以敗為捷冒受爵秩州廂禁軍因覃霈鼓譟希厚賞不可不正其罪時悉為施行金主亮死葛王哀復求和再議遣使闡言宜嚴遣使之命正敵國之禮彼或不從則有戰耳如是則中國之威可以復振帝曰使者報聘故事也舊約不從朕志定矣是冬給札侍從臺課條具時務闡上十事皆剴切當時應詔數十人惟闡與國子司業五十朋指陳時事斥權倖無所回隱明

日召兩人對內殿帝大加稱賞賜酒及御書時進太上皇帝太上皇后冊寶工部例進官闡辭或曰公轉一階則澤可以及子孫奈何辭闡笑曰寶冊非吾功也吾能為子孫冒無功賞乎頃之除工部尚書兼侍讀

金副元師紇志右烈庶以書諭通好三事國書歲幣

已定惟割唐鄧海泗未決將遣王之望龍大淵通問而衆言紛紛不已闡謂不與四州乃可通和議論先定乃可遣使令彼為客我為主我以仁義撫天下彼以殘酷虐吾民觀金勢已衰何必先示以弱朝

東嘉錄卷十一

六

論躋之帝用真宗故事命經筵官二員通宿學士院以備顧問闡入對尤數屢引疾乞骸骨帝不忍其去二年闡請益力乃除顯謨直學士提舉太早與國宮陞辭帝問所欲言闡奏許和則忘祖宗之讎棄四州則失中原之心道歸正人則傷忠義之氣惟陛下毋忘老臣平昔之言其指時事尤諄切帝眷益篤諭以秋涼復召加賜犀帶特許佩魚居家踰月卒朱熹嘗言秦檜挾敵要君力主和議群言勃勃不平檜既摧折忠臣義士之氣遂使士大夫懷安成習至於未和議則知其非者鮮矣朝論間有建率雜言利

害其言金人世讐不可和惟胡右史銓張尚書闡耳

並本傳

張闡論事無避皆一時之良為檜所忌而不撓者語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信哉史論

公擢工部尚書兼侍讀初上用真宗故事命經筵官

二員通宿學士院朝夕宣召商確古今諮訪政事公入對尤數知無不言屢引疾丐開上曰朕所以知外

事皆賴工部尚書相從何忍言去耶周平

公莊重出於天性誠信濟以學力在王邸讀資治通

鑑至脩身治國必反復誦說壽皇每嘉納見名臣言行錄

東嘉錄卷十一

七

朱文公戊午謹議序曰靖康之禍二帝北狩臣子痛憤雖萬世必報其讎太上皇帝受命復興誓雪父兄之辱至紹興之初賢才並用綱紀復張諸將屢捷恢復之勢蓋已什八九成矣虜人於是始露和親之議以沮吾計而宰相秦檜歸自虜建力主其事當時人心尚正人倫尚明天下人無賢愚貴賤交口合辭以為不可獨士大夫之頑鈍嗜利無耻者數輩起而和之清議不容詬詈唾斥欲食其肉而寢處其皮則其於檜可知矣而檜乃獨以梓宮長樂藉口攘却衆謀熒惑主聽然後所謂和議者翕然以定而不可破自

是以來二十餘年國家忘仇敵之虜而懷宴安之樂
檜亦因是藉外權以專寵利竊主柄以遂姦謀而向
者冒犯清議希意迎合之人無不夤緣驟至通顯或
乃踵檜用事而君臣父子之大倫天經地義所謂民
彝者不復聞於措紳之間矣士大夫徂於積衰之俗
徒見當時國家無事而檜與其徒皆幸成功無後患
顧以忘讎忍辱為事理之當然主和議者慕為檜遊
談者慕其徒一雄倡之百雌和之癸未之議發言盈
廷其曰虜世讎不可和者獨張公與胡公銓而已自
餘蓋亦有謂不可和者而其所以為說不出乎利害

東嘉錄卷三

八

之間又其餘則雖平時號賢士大夫慨然有六千里
為讎人役之歎者一旦進而立乎廟堂之上顧乃惘
然如醉如幻而忘其疇昔之言厥或告之則曰此處
士之大言耳烏乎檜之罪上通於天萬死而不足以
贖者正以其始則倡邪謀以誤國中則挾虜勢以要
君使人心不正人倫不明而末流之弊遺君後親至
於如此之極也夫惟三綱不立是以衆志無所統係
而上之人亦無所憑藉以為安斯亦有識之士所為
長慮却顧而凜然以寒心者而說者猶曰姑以衆論
之從違而卜事理之可否則今日士大夫是和者之

多蓋不下前日非和者之衆也獨安得以前日之不
可而害今日之可哉嗚呼是未知前日人倫之明而
今日之不明前日人心之正而今日之不正也且若
以人之衆寡為勝負則夫所謂士大夫是和之多者
又孰若六軍萬姓之為多耶今六軍萬姓之言則是
二公之言而已蓋君臣父子之大倫天之經地之義
而所謂民彝者其於世也有明晦其在人也無存亡
是以雖當頽壞廢弛之餘邪議四起無復忌憚而亦
不能斬伐銷鑠使之無也奈何不聽於此顧反夾得
失於前日所謂頑鈍嗜利無耻者之餘謀此已墜之

三綱所以未能復振已隳之萬事所以未能復理而
上之人終亦未能有所憑藉以成安強之勢也言行錄

吳尚書

吳表臣字正仲永嘉人見宋史本傳

登大觀三年進士第擢通州司理陳瓘謫居郡中一
見而器之盛章者朱勗黨也嘗布婢有武臣強而取
之章誣以罪繫獄表臣方鞠之郡將曰知有盛待制
乎表臣佯若不知者卒直其事

高宗詔臺諫條陳大利害表臣請措置上流以張形
勢安輯淮甸以立藩蔽擇民兵以守險阻集海船以

備不虞其策多見用帝方向儒術表臣乞選講官以裨聖德且於古今成敗民物情偽邊防利害詳熟講究由是詔開經筵適臣有請用蔡京王黼之黨者侍御史沈與求乞明指其人顯行黜責執政不悅奪其言職表臣爭曰臺諫為天子耳目所以防壅蔽杜姦邪若咎其切宜而黜之後誰敢言非國家福也請還與求以開言路時防秋議選守邊者急乏才表臣曰唐肅復言于德宗陳少游任蕪將相首敗臣節常阜慕府下僚獨建忠義以阜代少游鎮淮南善惡著明則天下知逆順之理初不以阜名賤官卑為疑今取

東嘉錄卷十一

十一

忠義不屈有已試之驗者不次而用豈特可以勸扞禦方略亦堪倚仗於是陳敏等十數人寔以錄用紹興元年召為司勳郎中遷左司詔百官陳裕國強兵之策表臣條十事以獻曰蠲稅役以懇閑田汰惰卒以省兵費罷漆差以澄冗負停度牒以蕃生齒拘佃租以防乾沒委計臣以制邦用獎有功以厲將帥招弓手以存舊籍嚴和買以絕弊倖簡法令以息瘡痍宰相擬表臣為檢正帝曰朕將自用之遂除左司諫給事中胡安國以論事不合罷表臣上疏留之前宰相朱勝非同都督江淮軍馬表臣力言都督不可

罷除待讀又累疏爭之不聽

召為秘書少監同修哲宗實錄帝如建康詔表臣蕪留司泰議官除中書舍人給事中兵部侍郎建崇二國公就外傳蕪翊善帝曰二國公誦習甚進卿力也徒禮部侍郎遷吏部尚書蕪翰林學士時秦檜欲使金議地界指政事堂曰歸來可坐此表臣不答又以議大禮忤意罷去

起知婺州會大水發常平米振貸之然後以聞郡人德之課最除敷文閣待制

自奉無異布衣時鄉論推其清約並本傳

東嘉錄卷十一

十一

表臣交於陳瓘其師友淵源有自來矣故其議論直剛嚴鯁峭不惑異說不畏強禦史論紹興中吳表臣於經筵講孟子觀玉

東嘉錄卷之十三

名臣

婁察院

婁寅亮字陟明永嘉人本宋史

政和二年進士為上虞丞建炎四年高宗至越寅亮上疏云先正有言太祖舍其子而立弟此天下之大公周王薨章聖取宗室育之宮中此天下之大慮也仁宗感悟其說詔英祖入繼大統文子文孫宜君宜王遭罹變故不斷如帶今有天下者獨陛下一人而已屬者椒寢未繁前星不耀孤立無助有識寒心天

東嘉錄卷十三

其或者深戒陛下追念祖宗公心長慮之所及乎崇寧以來諛臣進說獨推濮王子孫以為近屬餘皆謂之同姓遂使昌陵之後寂寥無聞奔迸藍縷僅同民庶恐祀豐于昵仰違天監太祖在天莫肯顧歆是以二聖未有回盞之期金人未有悔禍之意中原未有息肩之日臣愚不識忌諱欲乞陛下于子行中遴選太祖諸孫有賢德者視秩親王俾牧九州以待皇嗣之生退處藩服并選宣祖太宗之裔材武可稱之人并為南班以備環衛庶幾上慰在天之靈下係人心之望帝讀之感悟樞密富直柔薦之紹興元年召赴

行在以其言宗社大計也既入見復上疏曰陛下轍迹所環六年于外險阻艱難備嘗之矣然而二聖未還金人未滅四方未靖者何哉天意若曰天祚宋德太祖不私其子而保之不幸姦邪誤國而壞之將使嗣聖念祖思危而後獲之乃所以伸其永命也臣誠狂妄去歲上章請陛下取太祖諸孫之賢者視秩親王使牧九州誤蒙乘聽赦而不誅茲益在天之靈發悟聖心為社稷計非愚臣之所及也伏望宣告大臣行之他日皇子之生使之退處清暇不過增一節度使耳陛下以太祖之心行章聖之慮自然孝弟感通

東嘉錄卷十三

二

兩宮回蹕澤流萬世改令入官擢監察御史時相秦檜以其直柔所薦惡之諷言者論寅亮匿父喪不舉下大理鞠問無實猶坐為族父冒占官戶罷職送吏部由是坐廢並見本傳上虞縣丞婁寅亮上書言宗社大計欲選太祖諸孫伯字行下有賢德者視秩親王使牧九州以待皇嗣之生退處藩服疏入上大歎悟直柔從而薦之召赴行在除監察御史於是孝宗立為普安郡王以寅亮之言也見宋史富直柔傳婁寅亮請立太祖後為太子能言人臣之所難言而

高宗亦慨然從之君仁而臣直乎宋汝為歸自全國論事切直與寅亮俱廷秦檜一則誣以罪譴一則逃遁以死於乎恠矣史論

徐忠文

徐誼字子宜一字宏父温州人見宋史本傳

孝宗臨御久事皆上決執政惟奉旨而行群下多恐懼顧望誼諫曰若是則人主日聖人臣日愚陛下誰與共功名乎及論樂制誼對以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破其官壞上遽改容曰卿可謂不以官自惰矣知徽州陞辭屬光宗初受禪誼奏三代聖王有至誠

東嘉錄卷十三

三

而無權術至誠不息則可以達天德矣至郡歛縣有妻殺夫繫獄以五歲女為証誼款曰婦人能一掌致人死乎緩之未覆也會郡寃實稅于庭死者父母及弟在焉乃言我子欠租久繫饑而大叫役者批之墮水死矣然後寃者得釋吏皆坐罪合郡以為神孝宗疾浸棘上以稽定省誼入諫退告宰相曰上慰納從容然目瞪不瞬意思恍惚真疾也宜禱祠郊廟進皇子嘉王參決丞相留正不克用孝宗崩上不能喪祭奠有祝有司不敢攝百官皆未成服誼與少保吳瑒議請太皇太后臨朝扶嘉王代祭及將禫正憂

懼仆於殿庭而去誼以書譙趙汝愚曰自古人臣為忠則忠為姦則姦忠姦雜而能濟者未之有也公內雖心惕外則坐觀非雜之謂歟國家安危在此一舉汝愚問策安出誼曰此大事非憲聖太后不可而知閣門事韓侂胄憲聖之戚也同里蔡必勝與侂胄同在閣門可因必勝招之侂胄至汝愚以內禪議遣侂胄請于憲聖侂胄因內侍張宗尹閔禮達汝愚意憲聖許之寧宗即位誼遷檢正中書門下諸房公事兼權刑部侍郎進權工部侍郎知臨安府侂胄恃功以賞薄浸缺望誼告汝愚曰異時必為國

東嘉錄卷十三

四

患宜飽其欲而遠之不聽汝愚雅器誼除授建明多容訪誼隨事裨助不避形跡怨者始衆嘗勸汝愚早退汝愚亦自請名在屬籍不宜久司揆事願因阜陵訖事以去寧宗已許之侂胄出入禁中無度誼密啓汝愚無計防之乃直面諷侂胄侂胄疑將排已首謁誼束裝真誼還謁留之通殷勤誼不往吏部侍郎彭龜年論侂胄罪狀侂胄疑汝愚誼知其情益怨恨以御史劉德秀胡紘疏誼責惠州團練副使南安軍安置移袁州久之許自便初金攻廬楚不下留兵綴濠州以待和時時抄掠與宋師遇殺傷相當淮人大驚

復進流江南在建康者以數十萬計誼晝夜拊膺益
嚴備禦請專捍敵勿從中御朝廷懼生事移知隆興
府以卒誼嘗與紹興老將接於行陣之法分數奇正
皆有指授自為圖式後謚忠文並本傳

蔡知閣

蔡必勝字直之其先自苜徒為平陽人見葉水心文集

孝宗立公以武學進士對策第一授江東將領故事
將官謁師皆小袖衫拜庭下至公獨袍笏肅揖帥因
請以賓禮見水心文集

東嘉錄卷十三

五

召試閣門舍人曾覲用事其公見已故召衆舍人飲
輒差會期同列屢趣公公不肯往既得對陳六事移
晷詰難反覆公辯奏從容手筆付外多施行者知澧
州毋畏不赴知邵州論擇方面人材及天下大計孝
宗尤異之曰觀卿一表前程未可量也勉之命周丞
相留公館伴公辭至郡言州起總領所錢歲八萬溪
惡舟販詔易以銀在邵二年公私便之邵人乞更留
一年勒碑紀政公皆禁止還知光州未至光宗召復
為閣門舍人遷帶御器械未幾武德卒上數問蔡某
何時服除召復為帶御器械時御帶負足公辭詔負

外供職光宗之在東宮聞公不見曾覲對宮僚嘆息
言佳士難得退朝嘗目招公自邵州還也光宗方參
決見於議事堂謂公向在閣門然有人稱道今去幾
何比來安否

孝宗崩光宗疾不能喪太皇太后命今上即位上却
避再三公與同列韓侂胄扶抱登御榻涕淚被面庭
中驚悚

出知池州建德縣解強盜十人囚稱寃公疑之官吏
爭獄已具矣公閱其案有弓手坐他事同繫教囚始
自誣服幸速見太守急呼至屏人曰若知真盜乎趣

東嘉錄卷十三

六

禽有厚賞盜果得十人泣拜去人以為神
徙知楚州北神鎮少年以剽境外為業前後不能禁
公日與錢米什伍伺察用其豪為總首旬一按試兩
界以安有效用張喚聚衆越淮自稱元帥謀取扼園
寨邊人充懼公外示不知者密設方計俘喚以歸斬
于市然後以聞諸將嗟服自謂不及也
公既領方鎮經度久遠議於今新城斗梁月城中間
合築相連創二水門增建康戍軍徙其家勿更戍浚
肥河修巢湖西口閘以通漕且造戰艦於巢湖並湖
民願為水軍者籍焉湖有孤姥山急難可保聚乾道

中為寨屋五百教倉七十今浸廢而兩淮民馬官可給直聽自養歲大閱以賞激之朝論相持又方行而公已歸死矣合肥椿積錢七萬待非常朝廷意帥以侵用徙置漕司公以自節郡費者別儲之更過其舊虜有楊椿數至光州獻攻守策實規我守不悟輒上聞公奏拘縻內地從之

公為政求下疾苦審郡利病條畫修廢先後必倫未嘗立名字歛財而嘗以其餘與民歲時寒苦矧其尤貧不自業者親至學官課率諸生勸教有義士人興起在廬封馬亮包柩之墓因墓作祠趙立魏勝死戰

東嘉錄卷十三

七

於楚新其塋廟以公田給祀徐誼子宜公之友也謫居南安公時守池將乞宮觀祿歸為徐公奉其母徐公驚嘆固止之四方名士擯于家者不以密疎存間無虛歲蓋公以忠孝發其剛毅慈良成其密察故凡所立必得其大者至其小者尚皆可紀而余不盡錄也

紹熙初光宗已不豫雖御朝猶再未平外庭不知之多諫上宜過北宮省候如禮疏積几上言或訐至上寬優不加怒然亦不能從也自是中外訛言相洶動無不譏切過宮者甚至群以相率攀上衣裾泣曰

壽皇死也陛下合上輦一出隨至福寧殿不退上亦泣曰此非卿等行處也急還內綺緘為裂有責宰相上有疾明矣父子相見宜俟疾瘳公不播告使臣下輕議君父可乎宰相悵然曰君殆未曉天上實有疾然諱言疾日御朝自如茲所以為疾也且人臣無自以疾名上身之理既而孝宗大漸上成服宮中中外訛言益甚或言某將輒奔赴或傳某軍私聚哭大抵皆反矣朝士潛遁者前後數人私竊以家去者甚眾近幸富民競匿重器材舍中都人朝夕不自聊或又責宰相上雖疾不臨喪無以辭於天下今嘉王長君

東嘉錄卷十三

八

稷建叅決則疑謗釋矣宰相又悵然曰他日嘗降出一草茅書言儲副事吾袖進取旨上變色曰儲副不豫建建即代也朕欲卿知其妄耳然試合辭以請上再報曰甚好朕欲退閑久矣屢乞奏事不獲命憂懼無所出公自爭過宮至孝宗崩晝不食夜不寐私念曰夫梓宮無主而上疾不瘳請儲不獲計且窮倘白太皇太后遂立元子代執喪養上疾其可獨與知樞密院趙公汝愚往返定議時韓侂胄同在閣門公素善侂胄曰公於太皇甥也吾欲以公至趙公所侂胄知指許諾公遂挾侂胄見趙公叅諾因知省閔禮

白太皇太后趙公又約工部尚書趙彥逾戒郭景飭宿衛起居舍人彭龜年告嘉邸備進發皆定矣五年七月甲寅禫祭時臺諫官有待罪城外者孝宗崩不敢復入而學官須祭畢將歸曰里太皇太后遂引宰執至簾下詔曰皇帝疾至今未能執喪自欲退閑此御筆也嘉王可即皇帝位於重華宮躬行喪禮百官泣拜起而今上已立天下晏然復寧者公本致侂胄於趙公定策遂立元子公之力也
侂胄恃功專盜立黨論為傾者方因之而知閣劉敬又內忌公即脅說侂胄曰蔡直之素厚諸名士今內

東嘉錄卷十三 九

叅密畫外扶正論非君福也侂胄由是疎公出為池州公嘆曰吾受太上深知不幸太上有疾命懸漏刻而吾判宋族出此所以報也事屬安定何妄分彼我乎禍今作矣亟去絕口秘前事侂胄果為飛語中趙公貶死衡陽士不附者盡以趙公黨坐之自為大師郡王擅國命絕席卿相而公連刺外州默默以卒悲夫公不矜功不徇利似矣然而以立君為難者雖通乎百世猶將難之也故余不敢闕以待信史焉

東嘉錄卷之十四

名臣

周侍郎

周端朝字子靖行己族孫見即孝宗崩光宗以疾不能執喪時趙汝愚知樞密院奏請太皇太后迎立寧宗于嘉邸以代喪禮朝野晏然遂命汝愚為右丞相登進耆德及一時知名之士有意慶曆元祐之治韓侂胄竊弄國柄引將作監李沐為右正言首論罷汝愚中丞何澹御史胡紘章繼上竄汝愚永州國子祭酒李祥博士楊簡連疏拯爭俱

東嘉錄卷十四

被斥宏中曰師儒能辯大臣之寃而諸生不能留師儒之去於詭安乎眾莫應獨林仲麟徐範張衛蔣傳周端朝五人願預其議遂上書曰自古國家禍亂之由初非一道惟小人中傷君子其禍尤慘君子登庸社絕邪枉要其虛心實在於愛君憂國小人得志仇視正人必欲空其朋類然後可以肆行而無忌於是人至孤立而社稷危矣黨錮敝漢朋黨亂唐大率由此元祐以來邪正交攻卒成靖康之變臣子所不忍言而陛下所不忍聞也臣切見近者諫臣李沐論前宰相趙汝愚數談夢兆擅權植黨將不利於陛下以

此加誣實不其然汝愚乞去中外咨憤而言者以為父老權呼蒙蔽天聽一至於此章穎力辨其非有遭斥逐聞者已駭既而祭酒李祥博士楊簡相繼抗論毅然求去告假幾月善類皇皇一旦有外補之命言者惡其扶植正論極力舐排同日報罷六館之士為之憤惋涕泣今李沐自知邪正之不兩立而公誼之不直已乃欲盡去正人以便其私於是托朋黨以用陛下之聽臣謂二人之去若未足惜殆恐君子小人潰長之機於此一判則靖康已然之監豈堪復見於今日邪陛下厲精圖政方將正三綱以維人心來群

東嘉錄卷十四

二

議以定國是遠聽奸回槩疑善類此臣等之所未論也臣願陛下鑒漢唐之禍懲靖康之變精加宸慮特奮厲斷念汝愚之忠勤察祥簡之非黨灼李沐之回邪明示好惡旌別淑慝竄李沐以謝天下回祥簡以收士心臣雖身膏鼎鑊實所不辭書奏不報則繳副封午臺諫侍從侂胄大怒坐以不合上書之罪六人皆編置以宏中為首將竄之嶺南中書舍人鄧駟上書教之不聽右丞相余端禮拜於榻前至數十丐免遠徙上惻然許之乃送太平州編管天下號為六君子端朝字于靖嘉定三年試禮部第一終刑部侍郎

東嘉錄 卷一四

兼侍講中史楊

入對言人主之學與士大夫之學不同士大夫一心之有亡繫於一身之是非人主一念之操舍驟閱天下之休戚復言近歲經筵例成兼職今抱道篤學之士列在庶官守道不苟之賢栖置散地乞廣加收召以備其選於是蔣重珍徐清叟葉味道相繼進用端平初時相怵於浮議遽興三京之師端朝力言其不可既而師徒撓敗李如所料規郡周端朝冠婚喪祭禮二卷集司馬氏程氏呂氏禮親文藝志

東嘉錄卷十四

三

端朝桂陽志五卷藝文志

林樞密

林畧字孔英温州永嘉人本傳宋史

慶元五年舉進士歷饒州太寧監教授辟幹辦四川茶馬司公事崔與之帥蜀目之曰此臺閣之瑞也遷武學博士國子監丞太常寺丞奉祠拜宗正少卿兼崇政殿說書遷右司諫兼侍講告于帝曰虛心以為從諫之本從諫以為求治之本拜殿中侍御史升侍御史試諫議大夫嘉熙三年以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以言罷提舉洞霄宮以資政殿學士致仕

三八五

淳祐三年八月卒贈宣奉大夫 本傳
林畧所謂虚心從諫者有益於人主矣 史論

劉叅政

劉徽字聲伯樂清人 見宋史本傳

早有令聞讀書鴈蕩山中僧寺年三十四以淳祐十年試入太學儕輩已翕然稱之時下大全方為臺屬劾奏丞相董槐迫逐去國將奪其位徽率同舍生伏闕上書大緊言朝廷進退大臣須當以禮書上忤執政送南安軍安置歸別其母解氏解氏曰為臣死忠以直被貶分也速行徽至南安盡取瀛洛諸子之書

東嘉錄卷十四

四

摘其精切之語輯成書十卷名曰瀛洛論語

還太學未幾侍御史陳垓誣劾程公許右正言蔡榮誣劾黃之純二公罷出六館相顧失色徽又率諸生上書言徽等蒙被教養視國家休戚利害若已痛癢朝廷進一君子臺諫發一公論則裨冠相慶喜溢肺腑至君子鬱而不獲用公論沮而不克伸則憂憤怵結寢食俱廢臣聞扶植宗社在君子扶植君子在公論陛下在位幾三十年端平間公正萃朝忠讜接武天下翕然曰此小元祐也淳祐初大姦屏迹善類在位天下又翕然曰此又一端平也奈何年來培養佛

護之初心不能不為之轉移祖宗建置臺諫本以伸君子而折小人昌公論而杜私說乃今老饕自肆姦相仍以諂諛承風旨以傾險設機阱以泐忍盜官爵陛下非不識拔群賢彼則忍於空君子之黨陛下不容受直言彼則勇於倒公議之戈不知陛下何負此輩而彼乃負陛下至此耶當陛下詔起彙髦之而公許起自家食正君子覘之以為進退之機乃今坐席未溫彈章已上一公許去若未害也臣恐草野諸賢見機深遁而君子之脉自此絕矣比年朋邪扇煽緘默成風奏事者不過襲陳言應故事而已幸

東嘉錄卷十四

五

之純兩疏差彊人意乃今軟媚者全身鯁直者去國一之純去若未害也臣恐道路以目欲言輒沮而公論之脉自此絕矣况今天下可言之事不為少可攻之惡不為不多術窮桑孔浸有逼上之嫌勢挾金張濫處牧民之職以乳臭馭子而躡登從橐以光範私人而累典輔藩錢神通靈於旁蹊公器反類於互市天下皆知之豈陛下獨不知之正惟為陛下紀綱者知為身謀不為陛下謀陛下燭事幾詎可墜此輩蒙蔽術中何忍以祖宗三百年風憲之司而壞於一二小人之手耶臣汝騰陛下之劉向也則以忠鯁斥

臣子才臣棟臣伯玉陛下之汲黯也則以切直罷逐使淳祐諸君子日消月磨至今幾為之一空彼誠何心哉高宗紹興二十年之詔有謂臺諫風慮之地年來用人非據與大臣為友黨濟其喜怒甚非耳目之寄臣竊觀近事不獨臺諫為大臣友黨內簡相傳風旨相諭且其為鷹犬而聽其指嗾焉宰相所不樂者外若示以優容而陰實願指臺諫以去之臺諫所彈繫者外若不相為謀而陰實奉承宰相以行之方公許之召也天下皆知獨斷於宸衷及公許之來也天下亦知嘗得罪於時宰豈料陛下之恩終不足恃宰

東嘉錄卷十四

六

相之嗔竟不可逃耶陛下萬機之暇試以公許之純與瑛榮等熟思而靜評之其言論孰正孰邪孰忠孰佞雖中智以下之主猶知判別是非况以陛下明聖顧不察此近見公許奏疏嘗告陛下揭至公以示天下瑛則以秘密之說惑上聽公許嘗告陛下以寵賂日章官邪無警欲塞梓門絕曲徑瑛則縱使客以兜攬關節持閣扁以脅取舉狀開賂門以欺弄按章至若之純之告陛下力伸邪正之辨明斥媚相之非審審謬謬流出肺腑榮身居言責聞其風聲自當愧死尚敢妄肆妻非略無人心乎且陛下擢用臺諫若臣

磊卿臣咨愛臣應起臣漢弼臣凱臣燧光明俊偉卓為天下稱首然甫入而遽遷一鳴而輒斥獨瑛榮輩貪饕頑忍久汙要津根據而不拔劉向所謂用賢轉石去佞拔山者乃今見之可不畏哉矧今國嗣未正事會方殷民生膏血胥削殆盡所賴以祈天命係人心惟君子與公論一脈耳小人以不恤之心為無忌憚之事其意不過欲爵位日穹權勢日盛以富貴遺子孫耳豈暇為國家計哉自昔天下之患莫大於舉朝無公論空國無君子我朝本無大失德於天下而乃有宣靖之禍夫豈無其故哉始則邪正交攻更出

東嘉錄卷十四

七

迭入中則朋黨翼為陰陷潛詆終則倒置是非變亂黑白不至於黨禍不止向使劉安世陳瓘諸賢尚無恙揚畏張商英周秩輩不久據臺綱其禍豈至此烈古語云前車覆後車戒今朝廷善類無幾心懷姦險者則以文藻飾佞舌志在依違者則以首鼠持圓機宗社大計孰肯明目張膽為陛下伸一喙者則其勢必終於空國無君子舉朝無公論脫有緩急彼一二儉人者陛下獨可倚仗之乎若瑛之罪又浮於榮雖兩觀之誅四裔之投猶為輕典陛下留之一日則長一日之禍異時雖借尚方劍以殛其首尚何救於國

事之萬一哉又曰自昔大姦巨孽投閑散地惟規朝廷意向以圖進用之機元祐間章惇呂惠卿皆在貶所自呂大防用楊畏為御史初意不過信用私人守護局面不知小人得志搖唇鼓吻一時正人旋被斥逐繼而章惇復柄用雖大防亦不能安其身於朝廷之上令右轄又虛姦人垂涎有日矣間之道路餽遺不止於鞭鞞脉絡潛通於禁近正陛下明察事機之時若公論不明正人引去則遲回展轉鈞衡重寄必歸於章惇等乃止今日之天下乃祖宗艱難積累之天下豈虛此輩再壞耶又諫遊幸疏曰天下有道人

東嘉祥卷十四

八

主以憂勤而忘逸樂天下無道人主以逸樂而忘憂勤自昔國家又安四夷賓服享國日久侈心漸生若漢武帝之單于震擊而有千門萬戶之觀唐明皇之北邊無事而有驪山溫泉之幸至於隋之煬帝陳之後主危亡日迫遊觀無度不足効也堯舜禹湯文武兢兢祇懼終始憂勤無逸言遊畋則不敢日昃則不暇食曷嘗借祈禳之說以事遊觀之逸比年以來以幸為利以玩為常未免有輕視世故眇忽天下之心單于未嘗震擊而有武帝多欲之費耗北邊未嘗無明皇宴安之鴆毒陛下春秋尚少貽謀垂憲

之機悉在陛下作而不法後嗣何觀自十數年間創龍翔創集慶創西大一而又示之以遊幸導之以禱祠蠱之以虛誕不經之說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積久慣熟牢不可破誰得而正之且西太一之役倭者進曰太一所臨分野則為福近歲自吳移蜀信如祈禳之說西北坤維按堵可也今五六十州安全者不能十數敗陷者相繼福何在耶武帝祠太一於長安至晚年以虛耗受禍而後悔方士之繆雖其悔之弗早猶愈於終不知悔者也大凡人主不能無過脫有過言過行宰執侍從當言之給舍臺諫當

東嘉祥卷十四

九

言之搢紳士大夫當言之皆所以納君於當道者也今陛下未為不知道未為不受人言宰執以下希寵而不言與夫言之而不力皆非所以愛陛下也其心豈以此為當而不必言哉直以陛下為不足以望堯舜禹湯文武之主而以漢武明皇待陛下也咸淳三年拜監察御史論內降恩澤曰治天下之要莫先於謹命令謹命令之要莫先於室內批命令帝王之樞機必經中書叅試門下封駁然後付尚書省施行凡不由三省施行者名曰斜封墨敕不足効也臣觀陛下自郊祀慶成以來恩數綢繆指揮煩數今

日內批明日內批即報之間以內批行者居其半竊為陛下惜之出納朕命載於書出納王命詠於詩不專言出而必言納者蓋以命令繫朝廷之大不能皆中乎理於是出而復有納焉祖宗時禁中處分軍國事付外者謂之內批如取太原下江南韓琦袖以進呈英宗悚然避坐此豈非謹內批之原哉臣日夜念此以為官爵陛下之宜爵三省陛下之三省所謂同奉聖旨則是三省之出命即出陛下之命也豈必內批而後為恩緣情起事以義制欲某事當行某事當息具有條賈何不自三省行之其有未繆於公論

東嘉錄卷十四

十

東嘉錄卷十四

十一

者許令執奏顧不避歎

四年改正字言正學不明則義理日微異端不息則鼓惑轉熾臣非不知犯顏逆耳臣子所難實以君德世道重有關係不容不惻惻開陳疏上逾日未蒙付外孟軻有云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臣忝職諫省義當盡言今既不得其言若更貪戀恩榮不思引去不惟有負朝廷設官之意其於孟軻明訓實亦有懽知慶元府事建濟民莊以濟士民之急資貢士卷官之費備郡庠耆老緩急之需又請建慈湖書院八年沿還拜刑部侍郎九年改朝奉郎試吏部尚書兼工

部尚書兼中書舍人兼修玉牒兼侍讀上疏請給王十朋祠堂田上

宜中謀擁二王由温州入海以兵逆徽宗改將遜相位於是徽宗祀於母弟成伯遂起及羅以疾卒

並本

劉黻分別邪正侃侃敢言 史論

東嘉錄卷之十五

名臣

曹文恭

曹幽叔遠族子字西士規宋史本傳

少從錢文子學登嘉泰二年進士第授安吉州教授調重慶府司法參軍郡守度正欲薦之幽辭曰章司錄母老請先之正敬嘆改知建昌縣復故尚書李常山房建齋舍以處諸生擢秘書丞兼倉部郎官出為浙西提舉常平陳和羅折納之弊建虎丘書院以祀尹焞移浙東提點刑獄寒食放囚歸祀其先因感

東嘉錄卷十五

泣如期至召為左司諫與王萬郭磊卿徐清叟俱負直聲當時號嘉熙四諫上疏言立太子厚倫紀以弭火災又論余天錫李鳴復之過迂旨遷起居郎進禮部侍郎不拜疏七上進古詩以寓規正久之起知福州再以侍郎召為臺臣所沮而止遂守寶章閣待制致仕卒諡文恭本傳

周蒼巖

周元龜字錫疇溫平陽人見林霽山文集讀書迎解落筆輒驚人少老度窮有通識以六典貢漕闡升賢關擢嘉熙進士第

開慶己未提轄左帑時大學六士扣閣當揆怒其攻己將擢公言路諷以意公正色曰臺諫天子之耳目不可市私恩直士國家之元氣不可以報私忿祖宗三百年學校公論所自出柰何挫折之乎語已東裝明日臺疏下矣景定謂咸謂公相國故人要津立致公尺書不扣光範一廢六霜癸亥除主管官誥院委買江東限田公曰熙寧間海內無事王安石以新法騷動釀成中天不忍言之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未聞瘠子以肥父而家可為也聞者震耳說者交吻明日又臺疏下矣

東嘉錄卷十五

二

父戒軒先生交慈湖楊公簡鶴山魏公了翁其學根義理達事物公所樹立父教也自號蒼巖有蒼巖雜著八十卷又有訓鑑大苑文苑心嗜師友四騷觀史大議管見類要詞科類臺奇字法語各若並山文

章恭毅

章綸字大經溫州樂清人見登科錄公資稟殊常甫成童即刻勵好學既冠郡守何公文淵選補郡庠生登正統己未進士授南京禮部主事景泰初陞禮部儀制郎中適國家多故公知無不言

言無不盡首請增會試取士額次言太平十六事累數千言俱准議行車駕欲幸大隆福寺公言以萬乘之尊臨異端之地傳之後世誠非美事見名臣言行通錄五年五月陳言修德弭災事一曰畏天戒二曰任燹理三曰養聖躬四曰節幸御五曰務儉約六曰勤論政七曰惇孝義八曰慎賞賚九曰重名爵十曰革巡撫十一曰擇重臣十二曰辨異端十三曰却貢獻十四曰汰冗官其畏天戒大意謂內臣不可干外政倭臣不可假威福後宮不宜盛聲色凡為陰盛之類請悉革罷其惇孝義畧曰臣聞伊尹告太甲有曰立愛

東嘉錄卷十五

三

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於四海孟軻氏有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誠以孝弟者百行之本萬善之長天子之所以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者不越乎一孝弟而已 本朝以孝治天下而友弟之義皆孝所惟恭推 上聖皇太后 皇太后兩宮為天子母尊之至也皇上以天下養養之至也故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以天下養之在乎躬親養之躬親養之庶幾謂之至也伏望 皇上於退朝之暇必朝兩宮尊奉 上聖皇太后皇太后而修問安親膳之禮是即古帝王之孝也臣又恭

東嘉錄卷十五

四

惟 太上皇帝君臨天下十四年是為天下之父也與皇上同氣異胞是為至親之兄也皇上向曾親受上皇之冊封是為上皇之臣子也 上皇親征戎虜被留虜庭嘗有詔旨傳位於陛下是以天下投陛下也陛下尊之為太上皇帝是為天下之至尊也幸而奉迎還宮是皇上之至願亦天下之至望也 上皇為陛下同氣之親况陛下為 上皇同氣之親弟形雖為二其實一人况 上皇天性謙冲意無彼此伏望 皇上於朔望日或節日一幸南宮率羣臣朝見上皇於延安門以叙連枝同氣之情以極尊隆崇奉之道是即古帝王友弟之義也至於儲位亦不可久虛伏望 皇上推同氣猶子之義詔 沂王復居儲位以為天下之本如此則五倫備而和氣充溢於宮庭萬姓愛戴而歡聲洋溢於四海殆見天心自回災異自弭而胡虜不足平矣見進思錄景泰五年春上天示戒積雪連陰朝廷下詔求言御史鍾同手成諫章大畧以朝見兩宮復還儲位為重初以稿示都察院副都御史劉廣衡見其語意觸諱謂之曰逆犯龍鱗者必死同乃易稿意在諸司臣察各言致災之由而復儲一事實欲禮部啟之既奏有

旨命廷臣集議無敢言者時綸正欲建言遂發復儲事於是年五月九日己未晡時封章進當宁見則大怒讀畢日已昏門已扃乃傳旨自閤出命錦衣衛即時逮捕入獄翌日榜掠訊無跡又翌日加榜無全膚不得已辭連同即逮繫入獄對既實乃加刑覆訊必欲招通南內不服用炮烙刑又不服乃窮慘酷欲致之死地天乃大風降黃沙人大恐乃禁錮欲終其身自是日甲子至雨于八月既得生乃酌酒相慶或賦詩遣興或奕棋消間日則對坐夜則對卧相與談論無復憂悶見鍾同墓誌銘

東嘉錄卷十五

五

大理寺少卿廖公莊見同與綸下獄乃繼言復儲事當宁怒其言切直待其以下憂陸見即於朝臺大杖之凡十幾死貶為陝西河洲衛定羌城驛丞遂因而有旨命錦衣衛封六大杖擇六壯卒即獄中大杖同與綸一百必就死每五杖易手同肌體尤瘡故杖至三十已斃不動杖畢頃之乃甦眾以手與入獄又禁不與酒既而綸漸平復幸不死鍾同墓誌銘並章恭毅文集天順元年丁丑正月奉旨釋放還職出獄之際京城男女娶觀填道擁不可行有嘆息泣下者見方脫桎鐐手足拘繫不能動復項上鐵索繫縛三年

身同卧起白亮如銀尋陞禮部右侍郎山東水守臣請蠲租未允公為請得減其半宗室有被火盜乞賑卹同列執以例公特請得賜金五百兩時尚書與濟伯楊善侍郎鄒幹意皆不協南京禮部侍郎缺即以公對上初難之頃之改南京禮部又改吏部轉左侍郎凡六考成化丙申守制乞致仕許之卒贈尚書諡恭毅年譜

東嘉錄卷十五

六

言之蓋已亡慮千數萬言其始脫詔獄而為禮部也山東以水災告戶部泥不行則特奏得減租十之五王府以火災告同列執以例則特請得賜金五百兩蓋其既踣且奮而抗言讜論不少挫切有如此者公方石撰墓誌銘公性質直坦易與人無貴賤疏戚一笑之間洞見肺腑至其臨大事決大議則凜不可奪自號癡夫或勸公少貶以狗曰在我者有義與命在彼者吾不知也故悅公者寡不悅者眾然至論立朝大節則未嘗不以公為首稱

登崇寧二年進士第累官為太常寺卿出為江東轉運使江甯軍校周德作亂良顯聞變率眾與戰斬十餘級力不能勝死之事聞贈贈良渥忠義傳

潘進士

潘方温州平陽人見宋史忠義傳

寶祐四年進士調監慶元府市舶慶元陷附方不屈赴水死忠義傳

侯節毅

侯昌字道子温州樂清人見宋史忠義傳

三貢於鄉兩試轉運司管第一以武舉授合浦尉柳

嘉泰元年

城令衛步軍司幹辦公事待衛馬軍行司計議官寶祐五年制置使賈似道辟通判海州蕪河南府計議官李松壽據山泉突出連泗置壘城下死之閩室遇害太學年二十一人言於朝即海州賜廟旌忠諡曰節毅仍立廟其鄉昌所著有霜厓集忠義傳

徐正將

徐臻温州人見宋史忠義傳

父官河南德祐元年臻往省以道阻會大祥勳王臻往依之以筆札典樞密小心精練天祥被執臻脫難復來願從天祥北行扶持患難備彈忠款至隆興病

原缺

死忠義傳

正將徐臻第一百三十四詩闕見文山集

桂鎮撫

桂完澤永嘉人忠義傳

嘗從江西左丞李朵兒留京師得為平江路管軍鎮撫為仇家所訴免官會賊攻昱嶺關行省遂假前官令從征完澤勇於討賊凡再戰關下皆勝尋又與賊聞為所執其妻弟金德亦被擒皆反縛於樹臨以白刃脅之降金德意未決完澤呼曰金舅男子漢即死不可聽賊德曰此言最是因大罵賊怒剖二人之腹而死並忠義傳

東嘉錄卷十六

四

彭忠愍

彭庭堅字允誠温州瑞安人忠義傳

擢至正四年進士第授承事郎同知沂州爭毀牛皇神祠驅鄰郡上馬賊免民橫急徵歛民甚便之俄以平反獄囚忤上官意遂棄去十年詔選守令以建甯路崇安尹起庭堅于家屬鉛山寇周良竊發犯閩閩庭堅禦之有法寇不入境十一年陞同知建甯府路總管府事江西寇熾庭堅率民兵克復進陽又進兵平浦城

大撫軍院命庸團結房山遷同僉將作院事又除刑部尚書仍領團結會諸寨既降庸守駱駝谷遣從事段禎請援於擴廓帖木兒不報庸獨堅守拒戰衆將潰庸無去志已而寨民李世傑執庸出降以見主將庸不屈與禎同被殺忠義傳

周樞密

周誠德字守仁參政嗣德之異母弟平陽人見蘇平仲文集嗣德分鎮平陽總制瑞安幙府之中非無才智與之共事又有僚佐布列左右求其臨機決謀之際以其可否為違從行師制敵之間以其前却為安危求之

東嘉錄卷十六

六

他人固不能矣是以數十年間軍旅之事公獨身任焉公之為人也明敏而果毅沈雄而莊重大敵臨之而不懼小寇嘗之而亦慎失利而氣不變得勝而色不喜其紀律嚴其號令明其賞罰必其威惠治其於士卒戰陣則先之次舍則後之甘苦則同之卓乎有古名將之風

大小戰無慮數百剗徑口小龍南山撥四隅三魁馬輿蕩三港四溪獲百犬苦岡諸砦縛金安三吳邦大磔李師金翁瑞降張仲卿吳叔甯殲金龍十禽程景安斬葛兆俘吳悌五諸酋而分北其徒黨復松山崇

原缺

東嘉錄卷之十七

忠臣

林霽山

林景熙字德陽溫之平陽人見章祖程題

宋咸淳辛未太學釋褐授泉州教官歷禮部架閣時

吳事殊遂不復仕會稽王監簿移書屈致與尋歲晏

之盟於是往來吳越間殆二十餘年程祖

元兵破宋河西僧揚勝吉祥行軍有功因得於杭置

江淮諸路釋教都總統所以管轄諸路僧人時號揚

總統蓋發越上宋諸帝山陵取其骨瘦浙江築塔於

東嘉錄卷十七

一

足

此

穴

鳧玉鳩又成埃斑竹臨江首重回猶意年時寒食祭
天家一騎捧香來冬青花時一日腸九折隔江風
雨青影空五月深山護凝雪石根雲氣龍所藏尋常
蟻不敢冗移來此種非人間曾識萬年鴈底月蜀
魄飛遠百鳥臣夜半一聲山竹裂見白石
樵唱註
遂昌鄭明德先生元祐所書林義士事蹟云宋太學
生林德陽字景曦號霽山當揚總統發掘諸陵寢時
林故為杭丐者背竹籬手持竹夾遇物即以夾投羅
中林鑄銀作兩許小牌百十繫腰間取贖西番僧曰
餘不敢望收其骨得高家孝家斯是矣番僧左右之

東嘉錄卷十七

二

坏

响

宋內朝舊址其餘骸骨棄草莽中人莫敢收適先生
與同舍生鄭彥翁等數人在越土痛憤乃不能已遂
相率為祭樂者至陵上以草囊拾而收之又聞理宗
顛骨為北軍投湖水中以錢購漁者求之幸一網而
得乃盛二函記言佛經葬于越山且種冬青樹識之
不敢明言其事以夢中作為題其詩曰
墓草四山風雨
鬼神驚一劫自祭珠丘土雙匣猶傳空國經獨有春
風知此意年年杜宇泣冬青昭陵玉匣走天涯金粟
堆前幾吠鴉水到蘭亭轉為咽不知真帖落誰家珠

函

敬寒

坏

响

果得高孝兩朝骨為兩函貯之歸葬於東嘉其詩有
夢中作十首其一曰一杯末築珠宮土雙匣親傳空
國經只有東風知此意年年杜宇哭冬青又曰空山
急雨洗岩花金粟堆寒起莫雅水到蘭亭更嗚哽不
知真帖落誰家又曰喬山弓劍未成灰玉匣珠襦一
夜開猶記去年寒食日天家一騎捧香來餘七首尤
凄怨則忘之葬後林於宋常朝殿掘冬青一株置於
所函土堆上又有冬青花一首曰冬青花冬青花
時一日腸九折隔江風雨清影空五月深山落微雪
石根雲氣龍所藏尋常蟻不敢冗移來此種非人

間曾識萬年觴底月蜀魄飛繞百鳥臣夜半一聲山竹裂又一首有曰君不記羊之年馬之月勞歷一聲山石裂聞其事甚異不欲書若林霽山者其亦可謂義士也已見南林輯耕錄

齊山林德陽前進士也壯年英華果銳之氣無所於托瑤瑰玉佩大放厥辭見方蛟峯文集德陽自鴈湯遊會稽而錢塘潮汐之吞吐吳山烟霏之舒卷瞻望兮咫尺縹緲兮余懷所以觸其情發其感者朝朝暮暮無日無之故其悽惋夷以遠聞以章率有古意蛟峯文集

文曰白石臺詩曰白石樵唱皆行于世見温州府志

鄭學正

鄭樸翁字宗仁家溫之平陽見林霽山文集未弱冠東書遊京類名暴如雷癸亥以類申補太學戊辰升內舍壬申癸酉公闈連魁中甲戌省闈又中賜上舍釋褐授迪功郎福州教授尋除國子正轉從政郎棄官耕隱鄉山瀑下越故人羣禮招之往來轍迹餘二十霜霽山文集元僧楊勝吉祥發越上宋諸陵聚骨於錢塘寶勝寺塔下以厭之其餘遺骸暴露人莫敢顧樸翁遂與

人林景熙等謀問行拾之盛以二函瘞越山中規郡余與鄭公生同里學同師錄長至老同出處與其同然而非眇忽之際更相箴正以至同爭極辯不苟焉為同也

公學聖賢之學名其齋曰初心沉毅直方自許致澤至於志不獲遂猶以言語文字扶植綱常精衛填海憑霄銜士重可悲也

公之文兮爛其河漢公之行兮豐厥根幹歷艱危兮忠孝不遷人孰知兮知之者天

有雜著二卷曰續古詩一卷曰厚倫皆精實可傳並

東嘉錄卷十七 四

山文集

陳錄事

陳高字子上世為永嘉平陽著姓見揭伯防所撰墓誌幼讀書日記千言所請調即出人意表擢至正十四年進士第授慶元路錄事明敏剛決吏不敢易民不敢欺聲名方赫赫一旦忽移去及方氏至欲招致之而無從得矣

平陽陷棄妻子往來閩浙間蓋欲人不知其所在二十六年冬東西浙陷明年春先生浮海過山東謁河南王太傅中書右丞相于懷慶論江南之虛實陳天

東

東

東

下之安危當何以弭已至之禍何以消未來之憂適
關陝多故未之用士大夫聞其至皆願與友丞相亦
喜即欲官之知其非志亦不强數月疾卒于邸葬于
懷慶城南四方之士凡自南而來者皆會哭

先生為文上本遷固下繼諸子為詩上溯漢魏而齊
梁以下弗論也先生為行潔己而不同於俗抗節而
不屈於物意所與惓惓焉不能舍赴其急水火不避
所不與欲其一語一字不可得所至合則留不可則
去自號不繫舟漁者並墓誌見陳子存豪
六藝百氏之言子上無不學而以求道為急凡詩文

東嘉錄卷十七

五

未嘗苟作要其歸不當於理者蓋鮮矣自為舉子時
其所作已為流輩推重金葉胡汲仲先生以古學名
嘗傲視一世人於文章新許可獨敬愛子上而稱之
曰能其擢進士也朝之名公鉅人若翰林歐公太常
張公禮部貢公御史吳公助教程公僉謂子上之文
宜用之朝廷施之典冊相與論薦之見蘇平仲文集
子上抗待操於亂世臨患難死生禍福而不易其志
不污其身可謂賢矣而其言也揆諸往哲而有合傳
之來世而無愧
於嚴重其身愛其妻子不能忘其墳墓去其鄉里人

雜

之情也而至違鄉里捐墳墓棄妻子而置身於難險
之地則以所重者甚於身所愛者甚於妻子所不可
忘者甚於墳墓所不可去者甚於鄉里也身非不重
也而有重於身者焉妻子非不愛也而有愛於妻子
者焉墳墓非能忘也而有不可忘於墳墓者焉鄉里
非能去也而有不可去於鄉里者焉夫安得不舍彼
而取此哉然非識輕重之人亦惡乎能之吾讀陳子
上貽謝復元書未嘗不歎其於輕重也明於取舍也
審而又悲其適丁斯時也使子上不丁乎斯則固
重其所重愛其所愛不忘其所不能忘不去其所不

此亦法正下

東嘉錄卷十七

六

流涕於邑既而帝見亂甚始思公顧其兄大都留守
愛穆奇問公安在對曰病卧故里即日以徵事郎同
僉太常禮儀院事召不拜又召拜集賢直學士亞中
大夫兼太子贊善最後召以翰林侍講學士資德大
夫知制誥同脩國史同知經筵事後兩召皆有御衣
上尊之賜而公終已不起其言曰吾嘗見病者不早
使醫師治之及在膏肓始召醫從事雖扁鵲亦走而
已今國事如此豈臣子之所忍見然賢如先丞相處
輔弼之地猶不能存宋於垂亡况吾之材職以論思
獨能存元於垂亡乎 王師克温公自沉于淵軍士

此年見石

陳侍講

陳達字元達永嘉人

見蘇平仲文集

二十學書於平章康里公子山待制柱公本學詩於

者

張真居天雨馬教授伯誠三十書名與康里公上下
欽安殿成在廷善筆札者咸書榜上進獨用公所進

者

立朝慕汲黯之為人事無大小言必剴切皇太子禮

因

貌之不徒以其善書也刻魯禿帖木兒寔丁酉冬賴

太子苦諫得不殺遂舜所居官明年遵海南歸永嘉

即墓下以居從遊十陳高授尚書周易語及時事輒

分

東嘉錄卷十七

七

可去若尋常矣於戲子上何其不幸也耶子上余友

頁

也同薦于鄉同試于禮部後一再見于四明而遂永

訣矣曩在京師從揭兵部伯防得其所著子上埋銘

讀之而高兵行而偉其志今讀此二書愈益信其行

之高其志之偉雖去之二十年餘而生氣猶凜凜焉

於戲子上其賢乎哉子上雖客死山東然後葬以禮

墳墓妻子皆無恙而鄉里與有榮耀然則子上豈

不幸也耶甚矣輕重之當明而取舍之當審也

詩文總若干首釐為若干卷題曰陳子上存亭

集

蘇文

出之引佩力自我軍士奪之乃斷髮示無用猶安置
濠州後遇赦任便居住乃還蘭溪病風痺聞有薦之

旨遂却藥不御而卒

公伯祖宋相宜中景定初以劾丁大全而編管建昌

軍公以劾禿魯帖木兒而幾見殺丞相之言不用後

二十餘年而宋社以屋公之言不用後十餘年而元

社以屋書曰與亂同事罔不亡信矣夫丞相也公也

生與阨會何其絕相似也豈非不幸歟然身蹟而名

隨之初非不幸也而况元亡公分致死以殉國雖制

之肘而其心則與乃祖行軍司馬死汾水關同諒也

東嘉錄卷十七

八

一門之內百歲之間風烈相終始所謂世篤忠身者

蘇平仲文集

卓侍郎

卓敬字惟恭瑞安人

見温州府志

少穎悟絕人讀書十行俱下一見棄去終身不再讀

詩詞宏遠有一倡三歎之音為文精奇警拔磊磊落

落類其為人七歲時從群兒嬉有見者指曰斯兒骨

法殊異後日必為名公卿惜血不葉色耳

見劉球撰傳及温州府志

性至孝請書寶香山時年十五晨昏之禮雖遠不廢

會夜歸值大風雨冥昏不知所之得一牛兒憑之而

飾

去及歸啟門乃一黑虎也時以為孝感所致
登洪武戊辰進士除給事中時國初制度初立典則
未備諸王服飾僭踰破乘間白上曰京師天下視
效禮法網紀攸先聞諸王在禁中服飾尚有擬太子
者然則何以令天下耶上笑曰卿言是吾未慮及
此也由是益器重焉而或以太剛則折為戒敬謝
曰敬一介書生荷上恩厚驟登清要官以諫為名
吾知盡諫諍之道上不負吾君下不負所學而已且
吾聞居其位則思直其道苟直雖死不可回也為
之益力

東嘉錄卷十七 九

陞戶部侍郎嘗密奏其畧曰北平天下都會地方廣
邈士馬精強宜及其未備不然大舉而南建瓴東下
勢既瓦解雖有一二特立之士亦無所為矣夫將萌
而未動者幾也量時而可為者勢也量時而為非至
剛者莫能斷未見而動非至靜者莫能察且帝王之
孝以保安社稷為先小節非所論也事竟寢
太宗皇帝南下時敬既被執首貴以不迎乘輿之罪
敬厲聲抗拒詞甚不謹帝怒欲殺之而憐其才美
命繫獄欲屈其志而復官之時使中臣諷之曰
今上皇帝叔也事屬一家忠無二致昔管仲不死小

東嘉錄 卷一七

白魏徵再事太宗故事可師胡為徒自苦耶敬泣曰
人臣事君有死無二足下以管仲魏徵為言此非所
以望敬也帝知敬義不屈然憐其至誠猶欲生之
而姚廣孝不可以為敬雖一介書生實英雄才略也
今即欲巡狩則彼據東南之饒限長江之險鼓舞豪
傑陛下未可安枕也豈非養虎自遺患耶昔吳王不
殺范蠡而蠡卒滅吳王行不殺石勒而勒終害行人
事有幾不可失也帝意遂決已而命斬之復夷三
族臨刑殊從容但歎曰國家養兵三十年一旦變生
畧無措置敬死有餘罪但恨不得為兵官得少行其

東嘉錄卷十七 十

志耳神色凜然經日猶如生
帝甚愛敬雖為姚廣孝所譖其心實不忍殺之嘗曰
國家養士三十年不負其君惟卓敬耳
博學多能美丰儀善談論雖天文律歷地理兵刑靡
不各造其奧尤邃性理遺書十卷發明周子通書邵
子經世之學詩文五十卷沒入之日一室蕭然惟書
畫數軸焉
公門人黃潮光之子養正持其遺書及詩文拜出公
像以相示球拜起款獻證以見知聞知之實者如此
且以忠貞私謚之以伸仰慕之意

四〇一

當時死者亦非一士論者每每以公為首稱焉其見之死而守之正豈非有以參天地闡盛衰獨全其浩然故耶真可與夷齊等倫而漢唐宋諸先正未知其孰先而孰後也並見傳府志

二六二

東嘉錄卷十七

十一

東嘉錄卷之十八

孝子

陳孝門

陳侃永嘉人親志

至道中以孝行聞五世同居無間言太宗嘉之詔旌

表其門一統志

温州陳侃五世同居賜詔旌表門閭侃事母至孝賜

其母粟帛親宋史

今建牙鄉猶稱其家曰陳孝門親郡志

仰孝廉

東嘉錄卷十八

一

仰忻字天賦永嘉人親宋史

力學以篤行稱年五十餘執母喪盡孝禮躬自負土

廬于墓側有慈烏白竹之瑞郡守楊縉表其里孝廉

坊大觀八年以八行取士郡以忻應詔未幾卒贈將

仕部傳友

忻著同姓圖曰姬周鄭江與仰同姓百世不通婚姻

蓋後世論氏而不及姓故忻始倡焉有訓童規鑑十

二卷有永嘉百題詩集親郡志

陳孝子

陳宗永嘉人親宋史

正興

年十六母蔡病篤刲股為藥病無已而復病不救宗一慟而絕郡守陸德與云陳宗自毀其體哀慟傷生非孝道之玉而能為人所難為之事亦天性之至官為合葬榜曰陳孝子之墓傳友

周孝子

周樂瑞安人親元史孝友傳

宋狀元坦之後父晟通經能文方氏竊掠温州拘晟置海舟上樂隨往事其父甚謹一日賊酋遣人沉晟于水樂泣請曰我有祖母幸留父侍養請以已代父死不聽樂抱父不忍捨遂同死傳友

東嘉錄卷十八 二

周樂同死詩曰海寇憑陵父被拘問閔隨往侍朝脯一朝強寇將沉父便欲捐生代父軀致養重闈只父身哀祈留父奉慈親誰知克冠心猶忍父子俱沉更愴神親孝順

張孝子

張端涿州人父君錫至正末任平陽州判官因家馬特周嗣德守平陽因辟君錫為樞密都事方明善攻破平陽君錫俘入溫城端隨往日夜涕泣不食父謂曰我分在必死爾歸視爾家勿以我為念端曰父辱子死理之常也大人萬一不諱端安可獨生乎既而

注

明善沉君錫于江端亦自投江抱父俱沉而死志府哀哉張孝子乃是公侯孫素質粹而美至性絕且溫十歲知讀書十五能文翰二十從父遊蒞官東海壩維時正艱危兵戈起郊原周侯開幕府而父為幕官殃咎忽變異主將罹禍患群亮橫戈入士卒俱凋殘父亦被俘虜械送囹圄間彷徨從父在豈願微軀完囊乏千金資曷以釋父愆讒言日交構彼克生怒嗔肉袒往告訴代父革喪元哀辭苦不聽父竟死深淵號咷走抱父浮沉向波瀾父身不可救子命亦自捐嗚呼忠孝心化為厲鬼冤蒼天杳茫茫孰為陳此冤

東嘉錄卷十八 三

見繫塚集

張孝子

張正字思中漢之平陽人見蘇平仲文集

九歲父仲達喪鞠於母林十三歲母瘡發于額左角瘍盪視之曰此瘡惡不可言腫若至鼻雖秦越人不知為計矣正憂惟倉黃走城隍祠匍匐泣禱引刀剖股肉持還家齏粥以食母瘡立愈初瘍醫見其母之瘡之愈而不知其愈也正食以股曰駭曰吾見患此瘡者十人十不救張母獨無恙何哉已而其事頗聞人比之孝已正事母極孺慕之情事無鉅細不咨決

後

不行年三十娶婦陳惟帳衾禱施于床者襍以錦綉
正曰吾在襁褓時母推燥而就濕今吾母寢處何如
而吾乃寢處此於吾安乎即以議其母陳事姑稍懈
正輒曰娶所以為養也若不盡力奉吾母何以爾為
陳嘗有問言正曰我豈孝衰於妻子耶不然此言何
自至白其母切責其妻其妻亦感悟更為恭順之行
洪武丁巳秋母滯下伏枕血糞淋漓正時以手掬去
之了無難色後六年春母疾病眾醫人以為切其
脉察其證不可為正曰吾聞父母有疾雖不可為無
坐視而不營拯之理禱于東嶽行祠復到股和藥藥

東嘉錄卷十八 四

未進而母病革矣母沒朝夕悲號感動聞者及既葬
日至暮所未嘗不流涕於戲正可謂孝義也已

平仲
文集

陳孝子

陳序平陽人見温州府志

景泰間父病篤序三到股以療之温州府志

伐樹無伐柘愛此手澤存瓜樹傷柘無鋤樹傷柘根
根膚尚可惜成飢亦何人吾飢本親遺善以奉吾親
茫茫堪輿內此意誠苦辛飢成幸死遺胤傳兒孫
孫乎慎勿忘錫類良有因見李西崖題陳序詩

東嘉錄卷之十九

氣節

陳連江

陳彥才字用中平陽人見郡志

宣和三年何渙榜進士通判黃州子霽中散大夫孫
陞知泉州彥才居官廉靖秦檜以不附已終不文用
有詩述懷朱文公為跋見平陽州志

紹興初有退相寓永嘉獨陳用中彥才雖鄰不謁及
再相有薦之者止就部注邑連江戲作小詩云命賤
安能比鉅公偶然年月與時同只因日上爭些子笑

東嘉錄卷十九 一

向連江作釣翁蓋其所生年月時適與時宰同但日
差異耳規竹坡詩話

跋陳大夫詩曰常人之情少有一善則自視哆然若
有餘而其責報也欲然常若有所不足所以善日消
而惡日長卒以陷溺於利欲之橫流而不自知也大
夫陳公廉靖自守不肯屈意權門寧俯首於下寮終
身而不悔比其晚歲僅以年勞得官其世而所以省
身知足之意見於短章者乃如此其志念之所有與
庸人也遠矣嗚呼子孫之賢其亦深念而敬守之也
哉慶元己未十一月既望新安朱熹識規梅菴文集

何提刑

公諱逢原字希深世為溫人

見梅溪文集

安穎異眉宇秀整頤而長身兒時強記覽落筆諸驚人嘗賦松柏後彫志趣不凡識者期以遠到

道

刪

召對敷奏進止剴切詳雅除勅令所剛定官遷秘書省正字時秘閣初建登瀛皆極選公朝翔其間讀異

書見聞益博

客

初秦氏盜權以國事讎殺大將竄忠良鉗天下口神怒人怨公為書生時嘗容其館授其子以經於是間見以物議洵洵告秦氏曰吾所與語者天也豈復與

東嘉錄卷十九

二

人校是非公曰天之心即人之心也豈有異哉秦氏大術之臺諫承風裾以他故至是再黜士論屈之公無幾微愠色

公既忤權臣迹踈遠十年楚蜀晚方還朝以疾補外遂致不起才不克究中外惜之

第

永嘉自元祐以來士風浸盛淵源自得之學習臆不蹈襲之文儒先數公著述具存不恠不迂詞醇味長鄉令及門孔氏未必後游夏徒也涵養停蓄波瀾日肆至建炎紹興間異才輩出往往甲於東南若公又其卓然者

長於理學尤精論語覃思二十年每見學者必與講論有集解十卷簡嚴明白超詣處諸儒所不到

善屬文清峻道麗雖倉猝應用必自己出不剽竊前人語尤長於詩有晉宋味有文集二十卷外制二卷

並梅溪文集

顧錢塘

顧岡字德鳳平陽人

見郡志

登紹興第授錢塘簿時趙鼎去相位秦檜擅權力主和議不附己者必加擯斥岡深懷憤歎適鄉人蕭振權工部侍郎岡因致書於振極言秦趙二黨事以泄

東嘉錄卷十九

三一

其不平自是遂不復仕

郡志

秦檜當國勢焰可畏一時端人正士斥逐殆盡士大夫雖素有樹立若蕭振者亦附麗焉錢塘主簿顧君獨貽振書讓以不當附檜反覆千數百字使檜聞之禍且不測而君乃毅然弗顧豈非所謂見義而勇者歟主簿之職微耳當是時據高位食厚祿者固不乏人而君獨為朝廷深遠慮其忠君愛國之意何如也蕭為侍從同里人士孰不樂稱頌其美以相扳援而君則愛人以德盡忠告之道不為世俗兒女態抑可謂直諒君子哉勇於義忠於國直於朋友此皆人之

甚

所難者非賢其能若是乎書中所謂堂堂社稷反為諸公快意之地深可痛愍三復其言真足以流涕而慟哭歷觀自古暨今姦邪誤國未有不由乎此者蓋姦臣執柄於不同乎己者不問其人之賢否必擠而去之然後有以快其意賢者既去而國以危亡隨其後如王荆公安石亦本號為賢士及為相欲新法之行當時諸君子議不合已悉加貶竄而引用同己之小人卒以快意墓靖康之禍嗚呼主簿君之言不亦信而有徵乎見陳子存景

東嘉錄卷十九

四

論慷慨而激烈時蔡檜柄國方以威權鈐制天下士大夫罹其禍者甚眾而君言若此此予之所素歎以為人心世道之徵者規青陽文集

徐省元

徐履字少初温州瑞安人見晦菴年錄

個儻有大忠紹興中省試第一秦檜欲以女妻之及廷對乃佯狂不荅一字遂置甲末後官至朝請郎不染於秦氏時人高之統志

徐少卿

徐瑄字純中徐定子規郡

由評事積遷朝奉大夫大理少卿會濟邸獄與史彌遠屬其附會賊殺無辜且啖以美官瑄守正不從遂削官謫道州徙象州卒端平改元侍御史王遂請加褒賄詔復元官贈集英殿修撰郡志

永嘉徐瑄治周成子獄無所枉自知必得罪東擔侯命忽夢神人驅之使去荅曰吾分宜去不待驅遂但未知當往何所曰汝得嚴州覺與家人言夢真妄耳吾得罪必南遷安得在近畿乎已而謫道州又徙象州行至來賓縣得圖經視之唐嚴州也歎曰吾其不反乎果終焉規東

東嘉錄卷十九

五

濟王竑之死大理評事盧陵胡夢昱季晦上書引晉申生為厲漢公太子及秦王廷美之事凡萬餘言訐直撫忌遂竄象州以周成子與謀鞠之棘寺不服理卿徐瑄力辯其非皆坐貶死規東

林進士

林則祖平陽人規郡

寶祐中丁大全以戚里婢婿事權倖盧允升董宋臣因得寵於理宗擢為殿中侍御史在臺橫甚宜中與黃鑄劉黻林則祖陳宗魯唯六人上書攻之大全怒削其籍拘管他州司業率十二齋生冠帶送之橋門

之外大全益怒立碑學中戒諸生亡妄議國政且令
自後有上書者前廊生看詳以牒報檢院由是士論
翕然稱之號為六君子觀宋史陳

慶元間趙忠定去國太學生周端朝張衍徐範蔣傳
林仲麟楊宏中以上書屏斥遂得六君子之名開慶
問丁大全用事以法繩多士陳宜中與權劉黻聲伯
黃鋪器之林則祖與周曾唯師孔陳宗正學亦以上
書得謫號六君子至景定初時相欲收士譽悉上昏
官並擢高第而林則祖陳宗光死曾屢遭黜三公者
相繼召試見齊東野語

東嘉錄卷十九

二

徐狀元

徐嚴夫字公壘平陽人規郡志

淳祐初進士第一歷官館閣因忤丁大全終其用事

杜門不出大全敗嚴夫始出官至禮部侍郎見一統志

忤丁大全或勉其抑已謝過乃題桃符寓意云一任

證龜成白鯢誰能拜狗作烏龍見平陽州志

金上舍

金九萬字鵬程平陽人見陳誠初所撰金伯進行狀

正誼齋曰理宗世變國危尤甚邪臣史嵩之藉其從

父彌遠之勢謬為元宰封家其貪侍從不敢斥其非

原缺

東嘉錄卷之二十

詞章

倪司勳

倪濤永嘉人規郡志

大觀己丑賈安宅榜進士官至左司郎中郡志

倪濤字巨濟能文有採履舉進士擢太常博士見東都事

州角能屬文博學強記年十五試太學第一遂擢進士調廬陵尉信陽教授入為太學正秘書省校書郎著作佐郎司勳左司員外郎朝廷議有事燕雲大臣

東嘉錄卷二十

一

爭先決策為固位計皆心知不可無取一出口濤獨言其非且曰景德以來遼守約不犯邊盟誓固在不可渝也天下久平士不習戰軍儲又屈毋輕議以貽後患王黼怒曰君敢沮軍事耶於是言者論其鼓唱撰造監朝臣縣酒稅再徙茶陵船塢卒年三十九死之明年金人犯關朝廷憶濤言官其一子有雲陽集傳於世見宋史文苑傳

倪濤玉溪集二十二卷覲宋史文苑傳

玉溪集二十二卷陳氏曰左司員外郎永嘉倪濤巨濟撰其父始徙居廣德濤大觀三年進士燕山之役

誦其非以沮軍罷謫衡州茶陵以死年三十九呂居仁誌其墓曾吉父為作集序見文獻通考

林太常

林季仲字懿成永嘉人見郡志

受業于伯父行簡又從許景衡遊聞見益廣登宣和進士第

高宗幸永嘉中丞趙鼎薦為臺官父鼎輔政累遷吏部郎尋除太常少卿鼎罷相亦出知泉州鼎再相奏令清議所與如劉大中胡寅呂本中林季仲之徒陛下能用之乎陛下於此或難則臣無所措手足乃除

東嘉錄卷二十

二

檢正時秦檜主和議季仲上疏引夫差勾踐事爭之大忤檜意罷去越郡志

竹軒雜著十五卷陳氏曰太常少卿永嘉林季仲懿成撰以趙元鎮薦入朝奏疏沮和議得罪仲熊叔約季理其弟也皆知名通文獻

林懿成季仲嘗為太常少卿永嘉人與會稽虞仲琳少崔相好虞頗通性理之學林以詩送其行曰男兒何苦弊群書學到根原物物無曾子當年夕夕唯顏淵終日只如愚水流萬折心無競月落千山影自孤執手沙頭休話別與君元不隔江湖又嘗為婺守題

赤松山黃初平祠云路轉溪回草木香有人荷笠山之陽定知我是金華守笑道牧民如牧羊又云羽仗霓旌去不還空餘剩水落人間至今山下無枯旱便是田家九轉丹詩語佳而意新也西郊

潘轉菴

潘裡字德久永嘉人志郡諸父文饒字民則學本瀛洛為多士所宗父文虎右科第一裡以父任補右職繼參戎幘召試為閣門舍人久之授福建兵馬鈐轄卒喜為詩下筆立成聲名籍甚人莫能傳永嘉言唐詩自裡始郡志

東嘉錄卷二十

三

轉菴潘裡字德久永嘉人葉水心快稱其詩競謂稱嘉四靈之後凡言詩者皆本德久父任右職閣門福建兵鈐轄律卒見蘇奎

潘裡題釣臺云蟬冠未必似羊裘出處當時已熟籌但得諸公依日月不妨老子臥林丘佳作也見詩林轉菴集一卷陳氏曰閣門舍人永嘉潘裡德久撰獻通考

趙靈秀四靈

趙師秀字紫芝永嘉人志郡登紹熙第沉浮州縣改秩而卒自乾淳以來瀛洛之

學方行諸老類以窮經相尚時或言志取足而止固不暇如昔人體驗聲病律呂相宣也至潘裡出始倡為唐詩而師秀與徐照翁卷徐璣繹尋遺緒日煇月煉一字不苟下由是唐體盛行郡志

徐照字道暉有詩數百斷思尤奇橫絕欵起冰懸雪跨使讀者變蹕慘慄肯首吟嘆不自己然無異語皆人所知也人不能道耳蓋魏晉名家多發興高遠之言少驗物切近之實及沈約謝朓永明體出土爭劾之初猶甚難或僅得一偶句便已名世矣夫東字十餘五色彰施而律呂相命豈易工哉故善為是者取

東嘉錄卷二十

四

成於心寄妍於物融會一法涵受萬象諦若桔梗時而為帝無不按節赴之君尊臣卑實順玉穆如九投區矢破的此唐人之精也然厭之者謂其纖碎而害道淫肆而亂雅至於廷設九奏廣袖大幅而反已浮響疑宮商布縷繆組繡則失其所以為詩矣然則發今人未悟之機回百年已廢之學使後復言唐詩者自君始不亦詞人墨客之一快也惜其不尚以年不及臻乎開元元和之盛見水心同為唐詩者徐璣字文淵翁卷字靈舒趙師秀字紫芝水心

徐璣泉山詩藁一卷見宋志

徐照集三卷陳氏曰永嘉徐照道暉撰自號天民規

徐璣集二卷陳氏曰徐璣致中撰

翁卷集一卷陳氏曰翁卷靈舒撰

趙師秀集二卷別本天樂堂集一卷陳氏曰趙師秀

紫芝撰四人者號永嘉四靈皆晚唐體者也惟師秀

嘗登科改官亦不顯並文獻

翁卷字續古一字靈舒詩曰西巖集徐璣字文淵一

東嘉錄卷二

五

曰山民集趙師秀字紫芝號靈秀詩曰天樂堂集見

永嘉四靈詩學晚唐宗賈島姚合驟名於時天下皆

知四靈之為晚唐而鉅公亦或學之

徐道暉詩真不減晚唐

四靈中翁獨後死然未能致其沒在何年此詩圈點

處十分佳也

翁遊鴈蕩詩不減唐人

四靈詩趙紫芝為冠徐致中當居下位律

汪桐陽

汪鼎新字進卿平陽人規郡

少孤自樹立明尚書周易尤長於詩文有桐陽小藁

二卷歲辛卯李思衍行部浙東舉為郡學錄陞平陽

州學教授規平陽

鼎新學行文章為溫儒宗門人因其自號稱之曰桐

陽公規蘇平

鄭處士

鄭昂字處抑平陽人規郡

志趣高尚不肯諧俗與人落落不合隱居讀書貧

安分視勢利澤如也雅好為詩工唐律清新俊逸一

東嘉錄卷二十

六

字不苟至正癸巳冬叛卒陳安國據城以禮訪之昂

弗就娶妻子遊西葉山中事息始歸屬金憲伯顏不

李秘書

李孝光字季和温州樂清人規元史

少博學篤志復古隱居鴈蕩山五峯下四方之士遠

來授學名譽日聞太不花以師事之南行臺監察御

史闈辭屢薦居館閣至正七年詔徵隱士以秘書監

著作郎召與完者圖執禮哈琅董立同應詔赴京師

見帝于宣文閣進孝經圖說帝大說賜上尊明年陞

文林郎秘書監丞卒于官

孝光以文章負名當世其文一取法古人而不起世

尚非先秦兩漢語弗以措辞有文集二十卷並儒傳

孔孟而下人樂傳其文者屈厚苟况董仲舒司馬遷

及其次王通韓愈歐陽脩周惇頤蘇洵父子述乎我

朝姚公燧虞公集吳公澄李公孝光若此十數君子

其言皆高而當其義皆奧而通也見楊鐵崖文集

曩予在京師時與同年黃子肅愈原明張志道論閩

浙新詩肅數閩詩人凡若干輩而深詆兩浙無詩予

憤曰言何誕也詩出情性豈閩有情性浙皆木石肺

肝乎予後歸浙得能詩者七家其一永嘉李孝光李

和其一天台項烟可立其一東陽陳樵君采其二老

釋曰句曲張伯雨雲門思斷江也昔黃劉二子能重

河朔矧七家者不足以重兩浙乎

我元之詩求之於東嘉永嘉李孝光錢塘張天雨天

台丁復項烟毗陵吳恭倪瓚蓋亦有本者也近復得

永嘉張天英鄭東姑蘇陳謙郭翼而吳興得剡韶也

季和放乎六朝而歸準老杜並鐵崖文集

李五峰如秦瀛問人語言斬絕而頓挫見詠東

高都事

東嘉錄卷二十 七

予

樓

北

甘

高明字則誠瑞安人府志

自少以博學稱屬文操筆立就一時名公卿皆慕與

交登至正乙酉第授處州錄事有能聲辟江浙省掾

史覆甯平江圩田蠲租米無徵者四十萬石改浙東

閩幕都事治四明究獄操縱允當囹圄一空郡稱神

明以數忤權勢謝病去

方氏強留置幙下力辞又以禮延教子弟亦不就因

以病卒並府志

岳武穆王墓在抗樓霞嶺下子雲附焉自元統一以

來名人士多有詩帝之不下數十百篇其最贈多人

口者如葉靖逸先生詔翁去萬古知心只老天英雄

堪恨亦堪憐如公少髮頭更死此虜安能八十年漢

漢凝塵空偃月堂堂遺像在凌烟早知埋骨西湖路

悔不鴟夷理釣船趙公孟云岳王墳上草離離

秋日荒涼石獸危南渡君臣輕社稷中原父老望旌

旗英雄已死何嗟及天下中分遂不支莫向西湖歌

此曲水光山色不勝悲高則誠先生明云莫向中原

嘆黍離英雄生死存安危內廷不下班師詔絕漢全

收大將旗父子一門耳伏節山河萬里竟分支孤臣

尚有埋身地二帝游魂更可悲見錄

東嘉錄卷三十 八

承嘉高則誠烏寶傳雖曰以文為戲要亦有關於世
教傳曰烏寶者其先出於會稽褚氏世尚儒務詞藻
然皆不甚顯至寶厭祖父業變姓名從墨氏游盡得
其通神之術由是知名初寶之先有錢氏者亦以通
神之術顯迨寶出而錢氏遂廢然其術亦頗相類故
不知者猶以為錢云寶輕薄柔默外若方正內實垢
污善隨時舒卷常謂得聖人一貫之道故無入而不
自得流俗多惑之凡有謀於寶大小輕重多寡精粗
無不曲隨人所求自公卿以下莫不敬愛其子姓蕃
衍散處國郡者皆官給廬舍而加守護焉其有老死

執

詐

子

買

枝鳴

東嘉錄卷二十

九

東嘉錄卷二十

十

者則官為聚其屍而焚之蓋知墨之末俗也寶之所
在人爭迎取邀致苟得至其家則老稚婢隸無不忻
悅且重扁遂守故事保愛惟恐其他適也然素趨勢
利其富室勢人每筮輒往雖終身服役弗厭其屢人
貧祇有傾心願見終不肯一往尤不喜儒雖有暫相
與徒來者亦終不能久留也蓋儒墨之素不相合若
此寶好逸惡勞愛儉素疾業侈常容於弘農田民田
民朴且嗇寶竭誠與交田民沒其子好奢靡日以聲
色寔遊為事實甚厭之除有商民者亦若田民父之
為也遂挈其族往依為蓋墨之道貴清淨故也然其

聞

為人也多詐反覆不常凡達官執人無不願交而率
皆不利敗事故其廉介自持者率不與寶交自寶之
術行挾誰者往往偽為寶術以售于時後皆敗死故
寶之術益尊是時卓崙抱璞公南海玄珠子永昌從
革生皆能濟人與世俯仰曲隨人意而三人者亦願
為寔交苟得寶一往則三人亦無不可致故時譽咸
歸於寶焉寶族雖夥然其狀貌技術亦頗相似知與
不知咸謂之烏寶云論曰烏氏見於春秋世本姓苑
若存餘技烏獲晉為顯仕至唐承恩重胤始盛迨寶
而益著寶裔本褚氏而自謂烏氏則變詐亦可知矣

寶之學雖出於墨而其害道傷化尤甚雖孟軻氏復
生不能闕也然使寶生於唐虞三代時其術未必若
是顯然則寶之得行其志者亦其時有以使之嗚呼
豈獨寶之罪哉

林長史

林柏恭名温永嘉人

見宋太史文集

伯恭博極群經而尤長於春秋嘗應書鄉闈寶魁多
士伯恭年始二十餘一旦名動海內自時厥後學益
加脩遂擢至正甲午進士第
歷佐省憲二府正色直言百士畏憚時出奇計前三

送如烹狐兔

其發於詩也沈鬱頓挫渾厚超越大雅奏而黃鍾獨
鳴也武軍開而五兵森列也洪濤怒漲而魚龍出沒
也一展卷間呈珍獻異可欣可愕精神為之震眩漁
前所謂聲因於氣皆如其人而著形者豈非然耶豈
非然耶世之學詩者衆矣不知氣充言雄之旨往往
局於草木蟲魚之微末工於一聯隻字間直若蒼蠅
之聲出於蚯蚓之窻而已詩云乎哉伯恭之詩出一
洗習俗之隘信知棗傑之上自有其人也
必有穎悟絕特之資而濟以該博宏偉之學察乎古

東嘉錄卷二十

十一

今天人之變而通其洪纖動植之情然後延以憑籍
是氣之靈役局於一藝滯于一材雖欲捷騁橫鶩以
追乎右人前之而愈却培之而愈低幾何不墮於鄙
陋之歸此漁於伯恭之詩不能無感焉並宋太史文集
洪武初授秦王府長史與閩浙二省鄉試有乘齋文
集觀郡

蘇編脩

蘇伯衡字平仲金華人洪武間為處州府學教授遂
居平陽見全集
少警敏絕倫誦說不勞而習中歲大肆力於文辭精

博而不麓澀敷腴而不苛縟不求其似古人而未始
不似也見宋太史文集

由國子學錄為學正 上親擢國史院編脩官以曠
辭歸燕以翰林承旨致政將還 天子命舉可以自
代者即以平仲應 詔既至復固辭 上亦憫其誠
特賜文綺楮幣遣之宋太史集
平仲於文定公為九世孫起前鄉貢進士上親擢翰
林國史院編脩官一時號稱得人見於著作者語粹
而辭達識不凡而意不詭亦由其明於理而昌於氣
也余與之同朝每得而讀之未嘗不為之擊節焉

東嘉錄卷二十

十二

聖天子龍興江左文學之士彬彬然為 朝廷出者
登葉之君子君多其冊之苑文檄之行故實之講燥
然足以葉國所藉如圭如璋今聞令望而顯顯昂昂
者則未能或過於平仲有由然哉他日徵我 朝文
章言語之工有以鳴國家之盛而連配漢唐諸作者
其必於平仲有取也夫見宋太史集
人之賢不異國有定論文章之高下亦然近而作者
漸已稀濶在東南惟我事與徐教授耳徐公之文簡
質典重有渾然之氣然推瞻暢急言極論而不竭者
實惟執事士氣日卑學術日趨於污下其廢病無聊

應祁字君壽號耻菴從進士高公則誠遊博覽群經

國家下慰相知者之望見遜志齋集

平仲今之子長也規東里

季耻菴

子應祁瑞安人志

應祁字君壽號耻菴從進士高公則誠遊博覽群經

尤長於春秋累薦不起觀德文簡選

至正間方氏據有温郡乃避地邑兩秀原溪口愛其

秀勝構樓居之日以事親讀書為事既而構得故家

邵氏遺書簡精要數千卷歸閉門讀之數年精思實

踐多所造詣見書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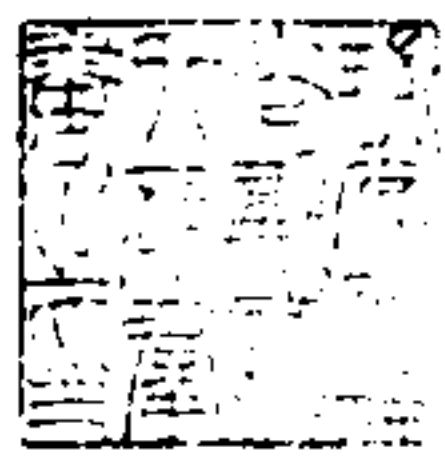
少穎悟得關閩諸儒全書讀之於天道性命之微古

今事物之理與夫百家子史靡不極其津涯嘗曰窮

經以於其用反躬以踐其實不如是讀書奚益洪武

十九年以明經召力辭以歸年八十三卒

耻菴字季應祁撰並府志



增訂東越文苑序

何君道甫閩之君子也家多秘書故博學能文癸巳歲青郎弟有烏石山志之役道甫罄所藏閩人詩文集備收藝文並出刊本陳鳴鶴東越文苑俾鈔傳焉查徐氏晉安風雅載陳汝翔懷安庠生懷安未省時隸侯官故亦稱侯官汝翔與林惟介林初文友善二公家多藏書故汝翔得稽宋元以來秘本撰集是書於吾閩文獻搜羅畧備惜 國朝鄭荔鄉輯全閩詩話時未見此本汝翔所著有泡菴詩選及晉安逸志二書俱見朱竹垞日

東越文苑

卷首序

三百六十九字

下舊聞又著閩中考一卷見陳薦夫水明樓集中此本既渺傳郡志且未載適重收省志因列入志中復與青郎弟檢閱諸書畧為增訂且謀鈔梓因記其大概如此道光己亥六月郭柏蔚書於光澤碧山堂

東越文苑序

東越文苑六卷閩人陳汝翔著也遡唐而五代而宋元迄我明得五百四十一人唐五代一之宋元五之明四之指不可勝屈矣凡此若而人或散逸它史或隱匿無聞汝翔蒐羅採輯纂成是書由神龍迨隆萬上下千載而東越之琛咸盡於此猗與豈不休哉東越自無諸建邦以來烏言蟲食人文草昧周秦漢魏而上寧無一二崛起者乎徒以聲名物采未獲齒於上國故紀載無傳英奇腐於巖穴藻績槁於黃壤良足悲夫微汝翔纂述

東越文苑

卷首舊序

三百七十字

恐由唐至今文苑之士名與白骨共朽者半矣是五百餘人皆閩之珊瑚夜光也賴汝翔而聲施後世抑何幸與唐世尙風雅風雅及五季而靡宋世尙理學理學及勝國而靡元人雖欲以風雅易理學然纖弱婉媚亡當於作者其丰神不能什一唐與五季矣爰及明興猶憎其眼林鴻輩十子出而後正始之音復振鄭繼之狎主夏盟中原諸人莫敢相期東越無論五代宋元即唐之數子並驅爭先未知牛耳竟入誰手其在今日久而愈盛若椒聊瓜飈然祖十子而禰鄭君安可忘所自耶國

朝重制舉茂雕龍競一時之榮忽千秋之業公車之外
 弓旌纒壁不下於山澤間有姓名登薦牘者往往望塵
 掃門得之適為志士捧腹汝翔學博而用之約才豐而
 出之儉簡古精覈足稱良吏然迹不涉公府名不出里
 巷耳食皮相之夫烏知其為獨行君子哉著書數十萬
 言惟張叔弢刻其長樂志趙仁甫刻其文苑其它將俟
 後世子雲林公克武來理吳郡與汝翔桑梓又膠漆也
 欲致之郡齋不得屬穉登序文苑曰吾藉若言分仁甫
 之義耳穉登亦善汝翔不敢謝少文嗟乎俾汝翔者朝

東越文苑

卷首舊序

二

三百五十字

趨朱門夕謁黃閣名可不脛走矣穉登既序之且欲東
 越人義高不獨文苑盛尤能重布衣也萬曆丁未五月
 夏至日太原王穉登序并書

東越文苑序

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夫天下化成莫大之業而
 文明之止實始基之文之攸繫顧不重歟惟茲東越巨
 浸窺天層巒巨漢靈淑之氣會萃于人和順積而英華
 發文藻蔚如踵接肩比後先焜耀光照寰區友人陳汝
 翔氏詳考而備書之自唐以及五代得人五十由宋迄
 元得人三百八十有五我明得人百有六而後死者不
 與焉書成予為編訂而稍附益之號曰東越文苑洵吾
 土之藻林藝圃之良的矣惟予竊有慨焉夫周末文勝

東越文苑

卷首舊序

十

三百七十一字

孔子蓋傷之而史野之論先進之從豈聖人樂於言哉
 誠懼文勝之流而滅其質也東越自隆萬以來才儁豪
 英項背相望若賈馬班揚之撰述漢魏晉唐之詩章鍾
 王褚歐之書法靡弗兼總精詣令人耳目之咸如標
 綺錯繡立黃互施眸眩而心醉蓋文之盛極矣邇來稍
 可異者公車之業右淫豔而薄雅馴篤古之英尙浮誇
 而尠實際間井之俗貴耳目而賤身心驚詭奇而輕樸
 茂倡一和百爭相誇詡猥謂文在茲乎庸詎知其流於
 靡而畔於道則斯文之蝨賊已矣力挽而返之涓庸匪

吾儕之上務乎噫嘻猶幸有先哲之典刑在也萬歷丁未仲春朔旦前進士三山趙世顯撰

東越文苑

卷首舊序

二十四字

東越文苑目錄

卷之一唐列傳

薛令之

林藻

歐陽詹

附林簡言

邵楚萇

陳通方

附陳彥博李滂

陳詡

許稷

周匡物

歐陽衮

附二子琳玘

王魯復

林滋

附鄭誠詹雄連總倪曙張塋薛承裕王榮陳蜀林衮陳鏞

陳煨

盛均

林嵩

黃岳

黃璞

黃滔

鄭良士

附陳乘

沈崧

徐寅

東越文苑

卷首目錄

三百十四字

翁承贊

林謂

王肱

陳黯

韓偓

周朴

卷之二五代列傳

林鼎

附余確

江文蔚

陳貺

江為

陳致雍

鍾謨

陳陶

卷之三宋列傳上

朱熹

附林之奇胡安國胡寅胡宏劉子翬陳淵何錡陳孔碩林用中林夔孫林學蒙蔡元定劉燾真德秀

陳清

廖德明陳宓劉剛中楊楫孫訓張泳

余偶

程若中	劉砥	江默
祝穆	王遇	蘇思恭
李鑑	林槩	張弼
梁克家 <small>附葉庭珪</small>	熊克	鄭樵
林駟 <small>附黃履翁</small>	郭緒	林光
黃鐘	余嘉	王士奇
高頤 <small>附子伯璵</small>	吳棫	林公遇
書隱先生	葉子儀 <small>附陳祥道李琪黃邦俊林希逸陳藻陳賜</small>	楊徽之
陳思謙	蔡蒙叟	
東越文苑 卷首目錄 二百九十五字		
潘慎修	李虛已	余咸熙
鄭褒	錢熙	鄭文寶
黃鑑	黃亢	黃宗旦 <small>附李慶孫</small>
陳絳 <small>子動之</small>	王言徹	郭咸
林陶	陳襄 <small>附鄭穆</small>	周希孟
陳烈	崔唐臣	王回 <small>弟同</small>
王向	蔡襄	柳永
謝伯景 <small>女弟希孟</small>	王伯起	熊知至
張伯玉	吳育	石亘 <small>附謝履</small>

羅崎	鄧甯	上官均
廖正一	熊蕃	劉煥 <small>子達夫</small>
劉夔	陳瓘	廖天覺
何去非 <small>附葉常姚易</small>	吳駿	楊蟠
曹輔 <small>子綸</small>	章望之	王獻臣
謝文龍	徐大正	江滋
林迪	練定	李規 <small>附何述</small>
廖曉	楊暉	周固
吳激	鄧春卿	張豸
東越文苑 卷首目錄 二百六十五字		
翁彥約	翁挺	張翬
李綱	江常	鄧肅
儲惇叙	王顯世	陳權
吳致堯	邵景之	
卷之四宋列傳下		
李彌遜	鄭昌齡	黃祖舜
高登	鄧祚 <small>附余良弼</small>	詹慥
楊公度	李安期	陳知柔
陳元老	徐詡	吳岡

陳俊卿	黃公度	林外
高曇 <small>附林澁 薛舜俞</small>	吳獬	陳讜
蔣離	彭止	黃洽
鄭昭先	林亦之	莊夏
方秉白 <small>弟秉俟</small>	袁樞	陳居仁
林彖	陳德豫	楊炳
陳成父	留正	黃峇
敖陶孫	黃定	顏械
鄧林 <small>附陳震</small>	黃銖	柯夢得
東越文苑 卷首目錄 四 二百六十四字		
徐鳳	詹師文	方信孺
留元剛	陳洽	林仲虎
劉用行	李仲光 <small>附哀長吉</small>	黃學行
劉克莊	潘枋	翁甫
翁合	方惟深	洪天錫
何伸 <small>子謙</small>	李丑父	李元白
方醇道 <small>子畢</small>	陳英	黃館
張安脩	林文之	余發林
余韶	陳經	梁藻

歐陽凱	許衍	李珣
林仲嘉 <small>許拱辰卓立陳寬黃銳黃 諤陳革鄒東起林允中</small>	嚴羽	
曾逢震	童成大	趙必漣
趙若樾	李權	方澄孫
黃仲元	黃淼	趙若
謝翺	劉昌言	廖執象
楊億	蔡伯侏	黃鼈
鄭伯玉	黃伯思	翁邁
徐師仁	宋翔	莊大成
東越文苑 卷首目錄 五 二百六十五字		
劉季裴 <small>附姚羸</small>	劉褒	陳舜申 <small>子德一</small>
熊節	鄭君老	廖衡
阮逸	徐復	蘇頌
劉詵	劉濤	林搏
鄭所南	蘇隨	黃希旦
僧無求	陳易	馮觀國
白玉蟾	眈章	無住道人
傅自得	趙庚夫	趙必暉
張德		

卷之五元列傳

陳普 附陳自新 毛直方 林全 弟合

郭墜 王都中 韓信同

雷機 楊載 黃鎮成

林泉生 吳鑒 黃清老

林廣發 陳旅 彭炳

林清 吳海 陳信惠

杜本

卷之六明列傳

東越文苑 卷首目錄 六 一百五十五字

張以寧 林元凱 林鴻

唐泰 高棟 王恭

王褒 王偁 陳亮

鄭定 周立 黃立

鄧定 附陳輝趙迪 鄭居貞 楊榮

藍仁 弟智 林興祖 吳源

林士敏 方槐生 郭完

林廷綱 伍衡 黃麟

陳亦言 附陳職 劉嵩 沈得衛 附伍清源

林枝 林紹 附陳仲完洪順

羅泰 林誌 鄭閣

林文秩 弟文積 鄭珞 雷境

蕪鈺 附蔣易楊誠杜琮 潘賜 附黃仲芳 王源

陳旺 花潤生 上官祐

林環 黃壽生 黃約仲

楊慈 陳中 朱鐸

陳道曾 林文 詹滌

龔道 陳豐 柯潛

東越文苑 卷首目錄 七 一百九十字

彭韶 附林俊 許天錫 陳焯

鄭善夫 傅汝舟 附高穀 林春澤 附郭波

黃鞏 柯維騏 林世璧

陳言 林熾 林懋和

郭文涓 王慎中 林鳳儀

謝杰 林兆恩 袁表

陳椿 徐燿 陳登

陳廉 附林焯潘積 章志宗 釋獨芳 附惠頤法

剛古 鑑

東越文苑卷之一

明侯官陳鳴鶴

女翹輯

閩縣趙世顯仁甫訂正

邑後學郭柏蔚增訂

韓愈稱曰閩越之人舉進士由歐陽詹始余讀詹文邁絕獨詣閩之摘翰者至今皆慕其聲引以為名不虛也然神龍中有薛令之由進士為太子侍讀與詹同時有林藻先詹一年舉進士皆能文章不下詹而其名皆不聞蓋愈亦曰閩越有長材秀民通文書與上國齒則閩

東越文苑

卷一

三百三十五字

固多才長遠矣而名皆不聞以此益知閩巷之人非附青雲之士惡能聲稱後世哉夫薛令之林藻皆以進士起家狗役四方由斯以立名字如順風而呼至易易也猶然無以自見况伏於巖穴生平無杵臼之交者乎其與草木同朽者豈可以指屈哉故歐陽詹雖善文不遇韓愈李翱不過閩中一男子死為坏土耳嗚乎夫士也窮年覃思而終與骨同閉蓬顯豈不痛哉余自令之而下得三百餘人作凡例而傳之諸後死者不與焉余觀後死者基列皆藻其詞炳如也而後知余所遺者又不

可以指屈矣則余之罪也夫余之罪也夫凡例七章傳六卷列之左方

是編也甯惟詞藻是錄蓋亦稽厥行焉爽德而操揆則

狐語耳此乃文士之羞也吾弗錄

傳以文苑名則惟資綺譚者傳之耳閩閩庸烈則略有

本傳在也

夫文者所以宣六經之旨究性命之奧者也宋自朱文公諸儒倡道閩中其著述彬彬盛矣然六經傳疏具在閩學淵源以故不論論其有雜著者冠之宋文士之首

東越文苑

卷一

三百零一字

自為一編

著書與絺之篇翰異業也然皆以學顯於當世則皆錄錄頗以類

制舉藝固文也然三年一舉士士九十錄之賢書顧不得千之一耳此其可以既乎

二氏者流不以文字障其靈明然不能不度眾生故間有著書有說偈語叶聲調者義得並收以次於文士

客閩者非閩人不錄因而占著焉義不得獨外安石榴葡萄苜蓿產於西域今固不可謂非閩之毛也類而附

之編末

唐東越文苑列傳第一

薛令之字珍君福安人神龍初舉進士至立宗世為左補闕兼太子侍讀令之久宦不遂奉秩不足以給食乃題詩於壁曰朝旭上團團照見先生盤盤中何所有苜蓿長欄干飯澁匙難縮羹稀筋易寬只可謀朝夕何由度歲寒天子幸東宮見其詩不說也乃續之曰啄木嘴距長鳳凰羽毛短若嫌松桂寒任逐桑榆煖令之遂病免久之上聞其貧甚心憐之勅福安令資其歲賦令之

東越文苑

卷一

三百六十一字

重違上意不得已受數錢不敢以無功當天子之賜初肅宗為太子時愛幸令之有異才可用及即位召欲以為大臣而令之已卒家赤貧於是上愈益嘆其廉勅命其鄉曰廉村其溪曰廉溪以旌之焉蔚按閩書珍君著有明月先生集林藻字緯乾莆田人曾祖元太瀛州刺史祖萬寵饒陽太守父披檢校太子詹事披九子皆為刺史司馬世號九牧林氏藻於諸子中最善詞賦有聲貞元七年省賜進士賦題曰合浦還珠藻草藁定而假寐恍惚有謂之者曰何不敘珠去來藻悟遂足之曰珠之去也山無色

兮氛霧冥冥海無光兮空水浩浩珠之來也山有媚兮蔚按莆田縣志作川有媚兮祥風習習地有潤兮生物振振賦奏杜黃裳讀之請見藻謂曰敘珠去來豈有神助耶遂登第

官至殿中侍御史

蔚按唐書藝文志載藻有集一卷通志藻有集二卷

歐陽詹字行周晉江人詹為兒與羣兒踴躍無所偶顧遇佳勝處心獨娛或暮而忘返宵不能釋詹十餘歲尚未學每從長老而問章句當其意輒自得移日長吟高嘯不知其止也於是鄉長老皆賀其父曰君有家寶詹既長乃善屬詞名稱崛興建中初故宰相常袞為福建

東越文苑

卷一

四百九十七字

觀察使詹遂以文幸於袞袞尊寵之於諸生無兩號詹曰芝英也於是詹名稱愈益興聞於天下貞元八年丞相陸贄知貢舉詹乃與韓愈李觀同舉進士登第此三人者其游如披膠相與為引重詹為四門助教久之不遷未幾竟卒有文集十卷韓愈哀之曰詹事父母盡孝道仁於妻子於朋友義以誠氣醇以方容貌疑疑然其燕私善謔以和其文章切深喜往復善自道讀其書知其於慈孝最隆也與詹同時有林簡言福清人慕韓文公之為人上書自通所著有漢武封禪論見唐文粹他

文逸不傳

邵楚萇字待倫閩縣人貞元中及第為校書郎楚萇雅有詩名每賦一篇草藁甫就輒已臚傳士大夫矣楚萇嘗賦長歌題馬侍中亭言其壯麗侍中恐以此得罪遽毀其亭也詩按閩書馬侍中名燧

陳通方閩縣人博學工文辭然性多易沾沾自喜貞元中試進士擢通方第四當是之時長慶宰相王播年五十餘與通方同舉進士通方年少心聶之戲拊其背曰王老王老奉贈一第後播入相通方方困躓不達遂因

東越文苑

卷一

五

三百七十三字

播仕宦久之終無所進猶尚以前過也通方邑人陳彥博者元和中及第李滂者開成中及第皆長於詩與通方齊名詩按陳通方有詩一卷陳彥博字朝美李滂字注善俱有詩文

陳詡字載物侯官人詩按通志貞元中舉進士及第先是上以涇原兵亂車駕播遷與元初始還長安至是西掖有柳焉春瘁而秋榮詡乃獻瑞柳賦以寓意其詞曰柳變西掖瑞彰聖時感巡遊之未至失榮落於先期雨露所均常比中園之鬱鬱官闈暫閉若無春日之遲遲所以望車塵之行幸慰都人之怨思物若有憑神固難

宰生植不易地而孤影忽同秋而異色豈上天之降鑒俾下民之是則於以激忠臣之心於以彰大君之德初斯柳之失常人未知其為祥秦原之烟景明媚漢苑之草樹芬香獨孤彫而槁瘁似永隔於風光無絮花之似雪意膏露之凝霜及夫天迴舊步未得其性千官捧日以輸忠萬騎從龍而翊聖彼眾芳之已歇我得秋而始盛豈固異於常材實願貞乎景命偉夫瑞發匪遙成天意之孔昭德性可覽結人心之幽怨不然柳且無情曷枯而生其枯也當烟景之晦其生也表氛沴之情與時

東越文苑

卷一

六

三百六十七字

不偶叶聖斯呈政或可持疾風始知乎草勁節無所立歲寒徒稱乎栢貞宜其俯鳳池而濯潤接雞樹以連榮儒有因物比興屬詞揣稱聞瑞柳於春宮遂掄揚於天應賦奏上覽之大說詡以此名聲籍甚三府交辟之詡官終戶部副郎知制誥有詩十卷列唐書藝文志今軼不傳

許稷者字君苗莆田人稷既學因挾策入關久之無所遇大困閩諸儒生之在關中者棄不收稷稷慙而自傷乃入終南山中發書伏而讀之三年乃出遂登進士是

時貞元八年也蔚按甫風清續稷於是詩歌著偽聲
仕為衡州刺史蔚按蘭陵詩話君苗挾策入關遇陳載
有謔言君苗投孟慎悲曰男子忠不能立志霄漢非有
焉出就舉登第常作江南春三首詞甚綺麗

周匡物字幾本元和十二年進士也蔚按通志作初匡

物家貧徒步應舉至錢塘江求渡船人不利之匡物乃

題詩江亭曰萬里茫茫天塹遥秦皇底事不安橋錢塘

江口無錢過又阻西陵兩信潮太守出見其詩曰此才

子也乃召津吏罪之其後終唐之世天下津渡不取選

東越文苑卷一七四百三十三字

人錢由匡物始蔚按漳州府志唐自嗣聖開漳百三十

為名第山因號名第先生蔚按通志閩縣人以應舉游長安數射

策不中與項斯為詩相賞愛名與斯等袞至寶曆元年

乃中為監察御史二子琳玘皆登進士復中宏詞以詩

賦世其家

王魯復字夢周連江人以善詩寶曆開蔚按通志作

為邕府從事魯復聞睦州皇甫湜有重名其人能文章

足為借譽也身往請之湜不時見魯復魯復移書責之

曰韓文公接賢樂善孳孳不倦公師其文安可不師其
道乎自此携酒弔文公之墓不過公所矣湜遽謝魯復
與語語日移不厭於是徧贊賓客王生天下賢士也吾
不如魯復居恒草衣騎牛而過市中旁若無人者嘗聞
臺省有疑獄乃自言宰相願往鞠之宰相大驚目攝之
也

林滋字厚象蔚按通志鄭誠字申虞詹雄字伯鎮皆閩

縣人也當文宗武宗時閩中蓋稱有三絕云滋以賦誠

以文雄以詩皆曠絕一時名顯天下者也會昌初滋與

東越文苑卷一八三百五十六字

誠皆舉進士獨雄以布衣終其後宣宗時閩縣連總儔

宗時侯官倪曙昭宗時連江張榮亦以賦著懿宗時閩

縣薛承裕福清王棨儔宗時陳蜀昭宗時林袞以詩著

懿宗時候官陳鏞以文著陳鏞文類西京也此八人者

皆舉進士

陳嘏字錫之晉江人蔚按閩書舉開成三年進士宣宗

時嘏為刑部郎中帝讀其霓裳羽衣曲賦而善之安得

此瑰瓊器哉其辭曰我立宗心崇至道化叶無為制神

仙之妙曲作歌舞之新規被以衣裳盡法上清之物序

其行綴乃從中禁而施原夫米金石之清音象蓬壺之
勝槩俾樂工以交太儼彩章而相對瀉灑合節初聞六
律之和搖曳動容宛似羣仙之態爾其絳節迴互霞袂
飄颻或眇眇以不動或輕盈而欲翔八風韻肅清音思
長引洞雲於丹墀之下颯天風於紫殿之旁懿乎樂洽
人和曲含仙意雜管絃之繁節澹君臣之立思清淒滿
耳無非冲漠之音颯沓盈庭盡是雲霄之事吾君所以
凝清慮慕玄風無更舊山川築成功既心將道合乃樂
與仙同說康平於有截延聖壽於無窮美矣哉調則冲

東越文苑

卷一

九

三百八十四字

虛音惟雅正于以增逍遙之境于以暢恬和之性遂使
仁以廉平人無紛競是天地之訢合致朝廷之清淨小
臣怵而歌曰聖功成兮至樂修大道叶兮皇風流願揣
侔於竹帛贊玄化於鴻休帝既善嘏作賦遂有意欲大
用之會嘏卒爲之慨然
盛均字之才永春人舉大中進士均才辯口於書無所
不覽舍人皇甫煥辯博自雄者也每延賓發難屈者輒
引去均造之酬答如響言無反者煥愕然遂與投分語
數日不厭恨相知晚也均嘗病白氏六帖疏畧廣至十

二帖仕終昭州刺史其所著書盛富多軼不傳傳者真
龍對孔子不歷聘解數篇

林嵩字降神福寧州人嵩工於作賦其辭宏麗侈靡然
其要歸於規風乾符間登進士授秘書省正字會黃巢
起天下多故嵩遂東歸觀察使李晦重其爲人辟爲幕
官累遷金州刺史有賦一卷見唐書藝文志

黃岳寧德人博立典籍尤深於易象太極歷數之學以
鄉貢升入太學歸於家乾符中黃巢亂海內士大夫多
避地入閩岳既名爲文士諸士大夫爲文者皆歸岳岳

東越文苑

卷一

十

三百五十三字

誠門下客至無貴賤無留門者皆善遇之爲客卜居處
供億其親戚及王審知節度威武軍累辟不赴唐亡梁
太祖封審知爲閩王審知遣騎士強起之岳妻雲潭
遂投死潭中岳妻林氏聞之於邑嘆曰吾夫義不事二
姓不難爲魚鱉餌吾豈可復踐其土乎吾死晚矣亦投
淵而死
黃璞字德温侯官人璞少善詩歌其所爲詩歌一時藩
鎮皆傳誦之璞以大順中登進士第官至崇文館校書
郎當此之時王室治多邪天下多畔之於是璞乃移病

歸未幾黃巢寇閩至建州軍中謠曰逢儒則辱師必覆
及兵南下過璞家巢以璞儒者先有軍中謠遂令軍士
亡燬其居璞得免於難璞所著有霧居子按霧居
子一卷閩
川名士傳及文集二十八卷從弟酒後乃與酒俱徙莆
今兩郡俱有黃巷俱以璞故

酒字文江與從兄璞由侯官徙莆居於東里稱東黃酒
舉乾寧二年進士為監察御史裏行充威武軍節度推
官是時王審知為制度使據有全閩而終其身不敢有
加於天子者酒規正有力焉酒之為推官也值海內雲

東越文苑 卷一 三百九十九字

擾名之之亡走閩者皆主酒及福安王岳酒皆授館館
之為設儲侍未嘗恩賓於是詩人韓偓羅隱崔道融趙
觀文輩皆與酒交稱酒文章為閩初祖云酒有集十五

卷 酒嘗選閩古今人詩三十卷號曰閩山秀句

集蔚按莆田縣志莆田風清
續集俱作景山秀句集見唐書藝文志

郎良士字君夢一名昌士仙遊人也景福中賦詩五百

篇於昭宗授四門博士遷御史中丞居頃之滯憲白巖

有白巖集十卷蔚按仙遊縣志良士著
有白巖詩文集中壘集是時邑人陳乘

以乾寧中十為秘書郎亦自免居里中與良士及王延

彬徐寅相倡和為詩

沈崧閩縣人乾寧初登進士因歸省過臨安錢鏐先聞

其名遂留為鎮海軍掌書記奏授兵部尚書及元瓘即

位拜丞相卒有集二十卷蔚按沈崧著錢
金集二十卷是時長樂有

卓雲者亦以乾寧中登進士有詞賦名與崧善蔚按增
蔚按增

備史註沈崧字吉甫閩人也祖輅大理評事賜緋父超

而方去既七日將浴忽風雨震壞浴盆乾寧二年刑部

尚書崔凝主禮閣凡二十五人登進士第逾親覆試凡

宗御武德殿命翰林學士陸辰秘書監馮涯親覆試凡

落十人是日崧再以章奏捷尋歸寧途由淮甸淮帥辟

之不就遂歸武肅歷鎮海軍掌書記授浙西營田副使

奏授秘書監檢校兵部尚書右僕射凡書檄表奏多崧

東越文苑 卷一 四百九十九字

所出莊宗即位改元同光武肅王問其修短崧曰觀
此號為國不成止一口耳文穆王襲位置擇能院以選
士俾崧主之國建拜崧丞相終年七十六
諡文獻蔚按開書崧乾寧三年丙辰狀元

徐寅字昭夢莆田人其學博通經史而長於作賦乾寧

元年省試斬蛇劍賦省中諸生無不稱徐生才高於是

寅遂登第為秘書省正字天復閒寅游於梁其歲上封

水溫為梁王溫召見寅適天無雲而雨溫乃索詩於寅

寅即應聲曰若教陰朗都相似爭表梁王造化功溫大

喜人為上客具酒請寅酒既酣寅語次觸溫諱得過

於溫先是溫屢稱夢見韓信授以兵法又與李克用為

血離寅因前過遂作游大梁賦以獻溫讀之至千年漢將感精魄以神交一眼胡奴望英風而膽落不覺洒然命軍中盡誦之一字酬以一縑不過寅也寅已出吐其舌嘆曰吾幾不脫於虎口迺去之歸闔居於郡之延壽溪落落不得志有詩曰賦就神都振大名勦蛇功與樂天爭如今延壽溪邊住終日無人問一聲居無何泉州刺史王延彬以禮招寅一見如布衣交日會諸名士以詩酒相娛樂久之辭歸有詩賦探龍集行於世徐探龍釣磯二集蘭咳詩話昭登第後值中原多故歸依王審知後禮貌稍衰嘆曰丈尺之水前陂後堰安

東越文苑

卷一

三

四百九十六字

能容萬斛之舟乎拂衣而去隱於延壽溪上人稱其地為徐潭劉後村嘗有詩云門外青山皆我有從今不必呼徐潭是夜夢昭夢其背云我昔勝君昔君今勝我今有隆選有替何必苦相侵數百年之後精爽可畏如此乃知千古才人固不與草木同腐也按十國春秋寅有探龍集一卷詩八卷亦曰釣磯集又有賦五卷

翁承贊字文堯新檢按除福清人乾寧三年進士擢宏詞科天祐元年以右拾遺受詔冊王審知為瑯琊王梁開平四年梁太祖加拜審知為中書令封閩王承贊為冊禮副使遂留相閩閩王大幸之賜名其鄉曰文秀里

曰光賢承贊有宏詞集有詩集詩集見唐書藝文志按十國春秋承贊自號文秀里

林謂閩縣人也博聞強記而喜著書以為閩雖興於文而未有述往之事是以遺踪缺焉於是訪搜舊聞編列山川而論之凡十卷世傳之曰閩中記而後作者嗣起自唐以前不可得而志唐以來乃頗詳可述焉皆謂發之也

王肱者晉江人肱之文好譏刺當世以是累舉不第有古詩一百三十首辭多悽惋

論曰黃滔作閩山秀句集選閩人詩至三十卷夥矣今百家所載自唐天祐而上財二十餘人而其所撰

東越文苑

卷一

西

三百三十三字

著又不數見酒兄璞著閩川名士傳閩縣林謂著閩中記皆不獨傳聞見於他書後世學者難言之余過福安求問其所謂廉材廉溪具在而長老或不知有薛令之余悲之故論次唐文士著之編由唐而上悠邈莫可考然六朝時顧野王有建安地記人物具焉記雖缺其目可知也閩豈非薦紳先生之林而世禪儒業者哉

陳贇字希孺其先潁川人黃巢之亂贇奔閩隱於同安之嘉禾與讀書終其身其文有辨謀等篇語具唐文粹

有裨正書三卷凡四十九篇朱熹為邑主簿時得於其家序而傳之

韓偓字致堯京兆萬年人也當昭宗時偓為翰林院學

士朱全忠怒偓之薄已將殺之得鄭元規居閒乃解累

貶鄧州司馬天祐初復召以為學士偓恐遂不敢入朝

挈其族南依王審知梁乾化末卒於南安有內庭集金

鑾密記香奩諸集行於世蔚按十國春秋偓卒於南安龍興寺葬葵山之麓

周朴字太朴本吳興人也唐季躰身避地如閩居於烏

石山僧舍每食時携巾盂從諸僧寄食竟食而退匡坐

東越文苑 卷一 五 三百七十九字

一室兀如也郡中富人有詣寺施錢者朴亦丐錢一以

為茶藥費富人或羸奉錢二三即辭謝弗肯受以此僧

亦數為朴具食不思苦朴朴好奇僻之為詩每輕行深

念愴恍若狂易然一日遇負薪者忽持之而噪曰我得

之矣負薪者大駭反走遂為賊捕掾所執以為偷也朴

徐往告之曰吾賦古墓詩適見樵者而得子孫何處閒

為客松栢被人伐作薪之句耳賊捕掾乃釋負薪者一

市人皆笑朴嘗自譽其詩禹力不到處河聲流向西客

有戲朴者佯為不識朴而誦曰河聲流向東因策馬而

去朴踴躍追之至數十里挽其銜勒而告曰向所誦非

向東也乃向西而誤耳及黃巢至閩求得朴欲劫從之

朴曰我尚不事天子焉能從賊巢殺之無血有白乳噴

起高尺餘蔚按周太朴詩一卷為明徐興公所編道光成青郎弟與黃肯嚴讀書烏石紅雨山房

於原刻本之外增詩二首益以散句詩話復付制嗣後

予得于麓鄭少叅速天開圖畫樓地遂設太朴少叅興

於前堂 先是朴與僧懶安為禪悅之友懶安聞巢至

即坐蛻去已入塔矣巢發而砍之亦有白乳噴起高倍

於朴 論曰當宋咸淳之世建安蓋有顧野王坊云野王年

東越文苑 卷一 五 三百八十九字

十二居建安其後事梁事陳亡後於閩者例不得錄

周朴即亡後乎歸骨於閩則閩人耳若虞寄孔仲良

輩非不稱儒者家閩然不少見其文辭不敢列之文

苑

東越文苑卷之一終

東越文苑卷之二

明侯官陳鳴鶴汝翔輯誤

閩縣趙世顯仁甫訂正

邑後學郭柏蔚增訂

五代東越文苑列傳第二

林鼎閩縣人也父無隱以工詩名於時寓居明州之慈

溪鼎從焉鼎善屬文能書事吳越為丞相有文集數十

卷蔚按鼎文集二十卷是時古田有余瓌事南唐為左拾遺有拾

遺集亦寓居於南劍之將樂蔚按增訂吳越備史注鼎

東越文苑卷二

生於明州大隱邨初刺史黃晟頗好禮士無隱依之有

詩名嘗為詩云雪消二月江湖闊花發千山道路香知

言者以無隱必有貴子鼎初謁武肅以為觀察押衙推

尋為文穆王幕府文穆王以其才行累薦不見用一日

復密薦之武肅王曰我觀林鼎骨法真輔相器然我不

貴者欲汝貴之庶其盡心於汝也文穆襲國署鎮海軍

掌書記節度判官鼎性謙正而強記能書歐虞法比及

中年夜讀之無或厭倦所取圖書悉由手抄其殘編蠹簡

亦不逮者鼎必極言之天福中掌教令尋拜丞相每政事

人事累疏切諫及師行果不利有著

文集行於世終年五十四諡曰貞獻

翰林院學士與徐鉉同掌詞命文蔚工於文賦有唐吳

英秀賦七十二卷桂香賦集三十卷

陳賦閩縣人好為泉石之游而惡與世俗伍賦游於廬

山而樂之遂結茅而居三十餘年遠近聞之皆往就賦

學詩為門人賦固長於聲調者也門人有吏於南唐者

乃聞師賦於南唐主於是南唐主李景使使備安車迎

賦賦不得已至金陵衣其故布裘見景不拜長揖之進

止閒雅左右觀者皆嘆以為大儒賦固求還山自是遂

隱閉終身不受徒為詩矣

江為建陽人少游廬山學詩於處士陳賦蓋居白鹿洞

者二十年賦自金陵歸常亡匿隱於遠谷不外交惟為

東越文苑卷二

往常得賦與深談為詩為之名與江文蔚楊徽之相埒

也為有詩一卷

陳致雍莆田人事閩為太常卿事南唐以習禮及第為

禮官及歸宋事太祖為秘書監致雍更三主皆無所知

名不能用其說乃遂去而歸復事陳洪進為書記撰海

物異名記閩王列傳五禮儀鑑其後好事者編其在南

唐時論議為曲臺奏議

鍾謨字仲益自會稽徙居崇安者也蔚按談苑

作建安人謨為人慧有口博識工文仕南唐為禮部侍郎顯德中周師征

淮南唐主遣謨及李德明請成世宗不許因遣德明還報而留謨明年乃遣又明年唐主遣其子入貢於周鍾謨從世宗雅聞謨能詩因令賦詩謨賦詩有歸去老陪臣之語唐主聞之大怒以為謨辱國及謨歸唐主心怒謨以他事貶謨國子司業流饒州殺之

陳陶字嵩伯劍浦人家世業儒性沉敏博學善屬文聲詩尤精於厯象南唐李昇時携家詣昇至洪州聞宋齊丘秉政自度不能合乃止不赴因築室西山日以詩酒自娛李景保大末有星孛於參芒東南指陶語人曰國

東越文苑

卷二

三

三百六十六字

其幾亡乎未幾果失淮南景南遷豫章至落星灣將訪以天象恐陶不肯盡言以其嗜鮓乃使人僞在賣鮓至門陶果出啗鮓喜甚賣鮓者曰官舟至落星矣處士知之乎陶笑曰星落不還景聞之不憚遂不復問是歲果卒西山饒有靈藥陶與妻斲而餌焉久之忽變姓名徙去宋開寶中南昌市有老翁了結被褐與嫗賣藥得錢則沽酒市鮓相對飲啗既醉歌舞道上其歌曰藍采和塵世紛紛事更多何如賣藥沽美酒歸去青崖拍手歌或疑為陶夫婦云

論曰五代五十餘年自林鼎而下六人皆以羈旅飛譽家食者未有稱焉豈非易其所素習者耶揚子雲作太立張伯松與之併肩不肯一觀有以也鍾謨遭暴主以詩賈禍悲夫

東越文苑卷之二終

東越文苑

卷二

四

八十四字

東越文苑卷之三

明侯官陳鳴鶴汝翔輯撰

趙世顯仁甫訂正

邑後學郭柏蔚增訂

宋東越文苑列傳第三

朱文公熹字元晦生於延平之尤溪其先婺源人也父松以政和中進士為尤溪尉而生文公後乃家於建州著籍焉熹述仲尼之意以表章六藝其本師自二程先生二程先生教將樂楊時楊時教沙縣羅從彥羅從彥

東越文苑

卷三

三百四十九字

教劍浦李侗李侗教朱熹蓋黃士毅稱曰孔孟之道至周程而復明至文公而大明也程朱以理學為宗而證之於六經語孟其為訓固不可勝道世多有之不具論論其旁學則文公有楚詞集註辯異韓文考異及文集一百五十卷二程先生之弟子居閩者以十數其著書則有侯官林之奇道山記聞崇安胡安國文集十五卷通鑑舉要補遺一百卷胡寅讀史管見胡宏詩文五卷皇王太紀八十卷劉子翬屏山文集二十卷蔚按池北屏山子翬朱文公師也其屏山集詩往往多禪語先生常語文公曰吾少官莆田以疾病時接佛老之徒聞其

所謂清淨寂滅者而心悅之比歸讀儒書而後知吾道之大其體用之全乃如此故文公講學初亦由禪入

沙縣陳淵默堂集三十卷邵武何鎬臺溪集若干卷文

公之弟子以百數其著書有侯官陳孔碩北山集蔚按北山

集畧古田林用中草堂集林夔孫蒙谷集永福林學蒙

梅塢集建陽蔡元定律呂新書燕樂原辯皇極經世太

立潛虛指要八陣圖說劉燭雪莊外藁真德秀西山甲

乙藁對越甲乙集翰林詞草龍溪陳涓文集五十卷順

昌廖德明槎溪集莆田陳宓贅癘集光澤劉剛中西漢

奇語長溪楊楫悅堂文集孫調策府五十卷浩齊稿三

東越文苑

卷三

三百七十一字

卷福安張泳墨莊文集已上諸公各著書言人人殊其人約皆推明仁義性命之旨此所謂有道之文也所由殆與畫脂鏤冰者異矣

余偶字古之古田人學於文公與林用中齊名所著有

克齋文集

程若中字熙之古田人若中為學躬行無偽子孫在側

雖盛暑必冠肅然有漿澗集

劉砥長樂人大父嘉譽父世南皆以儒學重砥生六歲

日誦千言十歲通九經傳記嫻於詞賦初嘗讀釋老書

弗善也去而治舉子業頌之又竟治乃徧取伊洛諸儒書讀之大喜遂與弟礪卒業於文公之門年四十五卒其文醇雅宏博詩頗劣於文

江默字德公崇安人文公之弟子也默為人無所嗜好而獨喜詩書作綱集三十六卷以述本朝典章傳於世

蔚按尚友錄江默字德功乾道中第進士後知建甯縣卒於官邑民祠祀之著綱集三十六卷易訓解四書訓詁六卷

祝穆少名丙建安人其先歙人也父康國從朱文公遷焉穆博涉羣書而贍於文作事文類聚方輿勝覽凡百

餘卷穆與弟癸皆事文公於邑之雲谷

王遇龍溪人始嘗受業於張栻呂祖謙而卒裁之於文

公遇以乾道五年甲科為常州守遷右司郎中所著有兩漢博議及文集數卷

蔚按漳州府志王遇字子合一至介然自守招之不來賦之不動朱晦庵稱其純篤呂東萊與其篤實黃幹狀其行謂學識之精義利之明超然于流俗之中不以一毫私意累其心云

蘇思恭字欽父晉江人當思恭時文公已卒聞龍溪陳

潛習其學

蔚按漳州府志陳潛字安卿居北溪故稱北溪先生有集五十卷 國朝雍正三年奉勅從祀孔廟乃往受之嘉定中登第為興化軍教授有省

齋文藁有曲江志

李鑑字汝明甯德人嘗從黃幹為弟子而得敬義之旨歸而創六經講社以推明之所著有鳴和集

論曰學者多陋宋文其稱手宋人之陳編輒自引竊也太過文公亡論吾觀蔡元定所著書微妙深遠雖

屈宋曹劉未必究其義劉砥十歲通九經何遽不能子虛顧不為耳夏裘冬葛時固然哉

林槩字端父福清人由進士事仁宗為集賢校理槩習於典籍以為可以鑑成敗昭是非者亡如史矣故作史

東越文苑 卷三 四 三百五十一字

論百篇辯國語四十篇

張弼字舜元仙遊人其學閎博尤刻意於易以為繫辭者聖人所以翼易大例寓焉世恒壺於齷齪不能發明

其指意若耳食之矣乃悉屏諸家傳註獨枕經伏而讀之深觀其趣蓋三十年推易之意而為大例百餘條其

書頗與諸儒異同然其要本歸於象數非詭說也

蔚按張弼著易解九卷 紹聖初丞相章惇上其書於哲宗賜號葆光處士居三年朝奉郎林伸等百五十三人列薦弼於部使者部使者奏之上勅授福州司戶參軍充泉州教授

非其好也未赴官鬱鬱而卒

梁克家字叔子晉江人當高宗世舉進士第一乾道八

年拜為右丞相明年張說同知樞密院事說諧臣多順

上旨所言皆聽克家以廉直自紕不用遂求去出知建

甯淳熙八年改知福州作三山志四十卷以續林謂之

業蔚按梁叔子三山志自序云子領郡暇日訪無諸以

陶夔始有誤記又四百五十六年置郡之百一十三年

為之郡人林世程所傳於世自九十二年人林謂復增

不過地理山川人士物產之大概亦復闕略迄今

九夫追惟往昔之事不可復記世常以爲恨至耳目所

東越文苑

卷三

五

六百四十八字

接謂未遠沒則又不及於紀歲月因循忽莫省憶
使來者復恨之斯古今通病所爲甚惜也乃約諸里居
與任於此者相與纂集討尋斷簡援據始公閱累朝老
所傳得諸閭里以所記上窮千載見厥類惟九靡不
豈惟使四方知是邦於是爲盛抑鄉古者有考焉書
爲四卷名曰三山志於叔子自序則太守陶夔誤記
與林謂所著原中記益成後元致和又有三山志蓋
郡人林世程本今三山志卷後多致和又有三山志
世亦未見傳本今三山志卷後多致和又有三山志
錢大昕跋三山志云三山志卷後多致和又有三山志
志謂之長樂志其進實一書也今本志四卷宋史藝文
孫續入三山志二卷其進實一書也今本志四卷宋史藝文
十下未嘗輒更舊志卷後多致和又有三山志蓋
定十五年矣志成於淳熙九年五月府題名者又非
入也宋史本傳於乾道罷相以觀文殿大學士知建康

府之後卽云淳熙八年大學士知福州據志克家於淳熙六

年三月以資政殿大學士宣奉大夫知福州則傳稱八

趙雄奏欲令再任降旨仍知福州事是時克家蒞任已

滿二年故有再任之旨因復其職名史誤以再任之年

爲初任已除觀文殿大學士越數年知福州只帶資政

殿大學士又二年始復觀文殿學士仍無大字則知建

康以後必有落職奉祠之事而傳皆闕之世人讀宋史

者多病其繁蕪子獨病其缺略之患甚於繁蕪卽

缺者不能補也因讀此志爲之喟然明年復拜右丞相

封儀國公卒諡文靖其時甌甯有葉庭珪知漳泉二州

作誨錄三十卷有異本無不借讀擇其可用者手抄之

名曰海錄卽海錄碎事也但卷數與今少異耳

東越文苑

卷三

六

五百三十八字

熊克字子復建陽人御史大夫熊博之裔也紹興閒以
進士知諸暨縣治有異等部使者芮燁行縣過之謂克
曰曩知子之文其辭典可觀也今見子治行長者其有
古循良之遺風乎乃表薦克於上擢克爲提轄文思院
克以文獻曾覲奏之孝宗孝宗大悅遷學士院克本
好書無所不讀而尤習於本朝典故學者質之無所不
知身居朝列資用儉約祿賜盡於書籍筆札家亡餘財
所著有中興小歷九朝通略官制新典帝王經譜等書
蔚按四朝間見錄熊克建寧人又尙友錄云壻王克勤
狀其行實曰文有顏延之鉛綜之工史有陳壽敘事之

長牧民得曹叅清靜之旨
制行適徐公通介之常

鄭樵莆田人也字漁仲讀書於夾潞山中閉室不出者
累年已讀而游名山以搜奇訪古為事遇藏書家必借
留盡讀之乃去樵為人耻以雕蟲采譽而善著書自六
經子史天文地理下及禽蟲草木方技之書皆有論辯
與趙鼎張浚同時莫不以漁仲為天下賢士即樵亦自
負不下於揚雄劉向也紹興十九年人或薦其書於高
宗高宗召見之授迪功郎禮兵二部架閣使御史葉義
問者害其能劾之改監潭州南嶽廟詔給筆札歸錄所

東越文苑

卷三

七

三百九十一字

著通志書成乃召拜樵為樞密院編修樵因伏謝願得
入秘書省讀所未見書會忌者毀之事遂寢居數歲卒
遂切身不得窺金滕之秘矣蔚按莆田縣志鄭漁仲著
有谿西集五十卷又按蘭
咳詩話云公尚有未刻書三十餘種南泉從祖得之嘗
載書渡海沈於水中七日復湧出南泉有詩紀其事亟
欲開鑄行世因
卷帙浩繁未果

林駟字德頌寧德人博聞彊記雖怪僻米鹽之書皆能
成誦而以易薦於鄉為高第所著有皇鑑前後集源流
至論其後黃履翁者以至論未備復著別集二十卷履
翁字吉甫駟邑人也其博洽雁行於駟

郭緒字天錫浦城人緒為邵雍象數之學頗采揚雄列
山易以章會統元推之作易春秋二十萬言

林光字子輝建安人乾道中登進士撰建安志二十卷
時務論兵論迂論數十篇

黃公紹字直翁邵武人編輯古今音韻而附以說文號
曰韻會

黃鍾字器之莆田縣人乾道中登第待次德化即以教
於其邑於是德化學者頗能涉子史以談鍾所著有荀
楊續註有杜詩註有史要蔚按仙遊縣志黃鍾號定齋
性喜著述每出以筆硯典籍

東越文苑

卷三

八

三百五十五字

自隨由三皇至五代皆作紀傳曰史要又選集唐宋諸
家文曰唐宋類文詩文神閒思遠晚歲頗究心內典又
燈錄

余嘉字若蒙龍溪人也博學而善著書初以太學生為
惠潯二州教授進聖域記於天子既為浙西倉幹進皇
朝職志高宗政範差監樞密院激賞庫進資時十論上
書論韓侂胄進古鑑錄上書論邊事進天門類例括象
志其傳於世者則有周禮解禹貢考春秋地例增釋紀
年雜篇其前後上書曰代庖集骨鯁集蔚按漳州府志
余嘉尚著有五
音姓

王士奇字永叔福安人紹熙初以鄉薦赴省試會其弟知章爲教授卒達州訃至卽走屬護其喪以歸凡六年而後就試旣已得官忽念母老遂乞祠當國者高其行乃與以堂除歷二十三考始注莆田法曹所著有諸經釋疑有諸史節略

高頤字元齡甯德人慶元中進士著雜窓叢覽一百五十卷子曰伯璵字汝諧著古今事類二百卷

吳棫字才老建安人其所誦習好考訂訓釋故其著書有書禪傳詩補音論語指掌考異韻補續解楚詞釋音

東越文苑

卷三

九

三百五十一字

朱文公雅重其書稱之同里徐藏序之以其韻補叶於三百篇之音焉

林公遇字養正

蔚按府志公遇字養志祖通父瑒

福清人與弟養直皆

以孝謹著聲於閩公遇以任子補甯化尉義不忍舍其父朝夕養遂乞奉祠南嶽及父喪除服累詔徵之不起最後詔下福州給公遇筆劄令條其所欲言公遇謝曰義無可取拙不能言第願瞑目得爲山林之民足矣天子重違其意乃改公遇主管仙都觀久之公遇卒學者私謚曰文隱所著有石塘閒話有求心錄

書隱先生者鳴鶴之四世祖懷安人也姓陳氏諱嘉言字曰帝俞性喜讀書當其得意時雷擊柱而不知摩研編削至盪頽俱廢時人莫之許也咸淳七年有詔徵文學士先生因至闕下與所徵儒士各對策先生所言十

事其一乞援襄陽以爲襄陽者東南之障也失襄陽則舟師可以自漢浮江而下而東南危矣自史天澤行省

事於峴山今又築萬山以斷其西立柵觀子灘以斷其東而襄樊之道益絕不亟救之勢且幅裂是時對策者

百餘人先生第居異等先是帝問襄陽之事於賈似道

東越文苑

卷三

十

三百八十六字

似道曰北兵已偃草退矣及先生策奏似道大怒以爲下愚斥居乙榜授建州司戶待次十年不得省錄先生乃以五經教授建州弟子恒以百數各以其所治質問先生隨方教之未嘗不發其所未聞自是之後其旁郡士以博洽稱者皆陳先生之弟子也及景炎丙子元師入建州先生遂歸福州築書隱堂於斗門山聚書數萬卷誦習之謝絕弟子弗授然弟子至者日益眾雖莫見其面而所居成市號曰陳店先生度終無以謝客乃出而伴爲欲仕者往來於庠序之間爲謔言以自穢先所

著有書隱子三卷其言本於大雄氏欽天考二十卷言章部紀元氣朔之事至是盡壁藏之不敢出蓋至卒不敢以修學著書為務矣先生閒亦為詩微近於晚唐然不專治以故多棄不收子億翁亦以博學聞而埋於民所著有六朝史通六十卷

葉子儀侯官人陳祥道閩清人李琪連江人黃邦俊永福人林希逸陳藻皆福清人皆紛綸其學習於纂著者也故子儀著易立神契絳毫集祥道著禮書其弟賜著樂書琪著春秋王霸世紀邦俊著真陽共理集胥訓告

東越文苑

卷三

十一

四百十四字

文纂韻譜強記集

蔚按真陽共理集二卷胥訓告文三卷纂韻譜六卷希逸著老

莊列三子口義考工記解

蔚按居易錄林希逸為艾軒

莊列三子口義又志載希逸字肅翁著有易講春秋

正附篇老莊列口義考工記解竹溪十一稿行於世藻

著莊子杜詩解

蔚按陳藻字元潔府志藻著有語孟莊

陳思謙字退之龍溪人以該博教於漳泉之閒著春秋

子杜詩解並詩集學者稱樂軒先生

三傳會同及列國類編朱文公以為善語其門人李唐

容妻以女也

蔡蒙叟字素臣閩縣人也其為學喜揚推今古歷千載

若指之掌性刻廉恥於干進隱居教授弟子從遠方至

者門常滿郡守李欣薦之授本州助教所著繩子三卷蔚按蒙叟號貞白子著繩子三卷凡五十七篇

論曰揚子雲言雕蟲之技壯夫不為觀鄭夾漈所論撰及余嘉聖域記括象志書隱先生欽天考六合其囊括之矣易大例易春秋周禮解禹貢考於聖經何其宏深也辯國語考異語解又何昭晰也以是名聞後世不亦宜乎又奚以繪章締句為哉

楊徽之字仲猷浦城人周顯德中舉進士甲科是時登第者十六人世宗悉召十六人以次覆試之獨徽之與

東越文苑

卷三

十二

三百七十四字

李覃何暇趙隣幾稱上旨然天下初定未遑文學之事

以故徽之久困無所逢世及宋興太宗雅聞其善詩迺

召徽之取其詩徽之因奏數百篇復謝以詩曰十年流

落今何幸叨遇君王問姓名上覽之大悅拜為庫部郎

會詔李昉采輯先代撰著類為文苑英華以徽之長於

風雅分命編詩為百八十卷累遷史館修撰因言上曰

陛下取士之道亦已至矣然擅文章者多超遷明經業

者罕殊用且京師四方之會太學首善之地五經博士

並闕其員非所以崇教化獎人才由內及外之道也上

嘉納之及真宗即位徽之日益親貴咸平中爲徽之特置翰林侍讀學士以授之賜宴秘閣褒以詩焉徽之年八十卒有集二十卷

潘慎脩字成德莆田人父承佑仕南唐李景爲刑部尙書慎脩風度醞藉博涉文史而尤習於三洞靈章開寶末從李煜弟從鎰入貢留居京師會曹彬帥師下江南捷書幅至邸吏趣從鎰入賀慎脩曰國且亡義當待罪何賀也卽奉表請罪太祖嘉之遣中使慰諭焉及煜歸朝拜慎脩太子右贊善大夫直秘閣太宗卽位聞慎脩

東越文苑

卷三

三

三百五十七字

善奕召之入侍慎脩因作碁說以進謂碁之道在乎恬默而取舍爲急仁則能全義則能守禮則能變智則能兼信則能克因舉十要以明其義累遷翰林侍讀學士有集五卷

李虛己字公受建安人父寅仕南唐爲諸司使及李煜歸宋太祖授寅殿前承旨寅辭不拜後登進士爲衢州司理以母老棄官歸養虛己好爲詩以進士知遂州太宗察其治循埋賜以宸翰曰公勤潔已奉法除奸虛己自以爲父子亡國之臣幸得以微勞見知於上爲王母

榮顯因奏詩一章以述其意上覽之大悅賜虛己五品服賜其王母錢五十緡而誤以緡爲萬也遂卽賜之初寅以孝謹聞於江南子虛己子虛舟皆孝而其家貧甚及其家行也虛己旣喜爲詩與晏殊曾致堯相倡和致堯謂之曰子之詩詞雖工而音韻猶啞虛己未悟所以後得沈休文所謂前有浮聲後須切響遂精於格律有雅正集十卷尉按志作二十卷

東越文苑

卷三

四

三百六十五字

遂終身不出有文集十卷

鄭褒字成之惠安人太宗時以應進士舉至闕下會有詔罷舉褒乃徒步携所業謁王禹偁於滁州禹偁視其文淵邃精切大說之留褒且亡發褒不欲以遲歸憂其親也禹偁乃爲褒泣而賦詩市一馬送之咸平元年褒登進士第未受命而卒禹偁哭之哀褒有集十卷張景稱其似韓吏部蔡襄以爲接武於歐陽詹按王元之詩見惠安縣志錢熙字大雅泉州人尉按閩書作南安人陳洪進嘉其才妻以其弟之子署熙府職熙辭不受著楚鴈賦以謝之尋復辟

為巡官專掌牋奏及洪進歸朝熙以雍熙初登甲科寇準與語奇之因言上得試中書遷殿中丞則緋魚是時泮荆蠻酋龍漢挽入貢熙因著四夷來王賦以獻凡萬餘言帝大悅即以熙本官直史館真宗即位遷右司諫熙為人任氣自喜然好學精於筆札有集十卷

鄭文寶字伯玉蔚按文寶字仲賢甯化人舉太平興國中進士

為殿中丞使於蜀均川峽商稅歸至渝涪聞夔州戍卒為亂即乘舸順流而下一夕數百里至夔悉禽斬之還報上賜五品服官終工部侍郎文寶少從徐鉉學文尤

東越文苑 卷三 五 三百六十六字

長於詩有集三十卷南唐近事二卷江表志三卷

黃鑑字仲卿浦城人當太宗時鑑舉進士郡人楊億善其文辭召置門下由是鑑遂以文辭聞於上一日有詔召館閣大臣後苑賞花是時鑑為國史院編修官卑不當入上以鑑善文詞故特召之時人以為寵鑑有談苑十卷

黃亢字清臣浦城人年十五自負其文念莫可致為延譽者乃以文謁翰林學士章得象得象果以為奇亢名遂因以起諸公皆聞之其後亢聞處士林逋負重名於

錢塘乃游錢塘與逋友善是時杭州太守奏以西湖為放生池亢作詩數百言錢塘士大夫爭傳之也亢為人侏儒不飾小節對人野率如不能言然嗜學疆記為文奇偉既卒鄉人編其文號東溪集

黃宗旦字叔才晉江人父藪當太宗初立獻皇帝受命賦於蘇易簡易簡奇之以是得召試崇政殿入仕宗旦未冠以詩名於郡中既長謁冠準王禹偁諸名公而質其所為文諸公咸稱之以為閩中文士也於是宗旦以文名於京師咸平元年與邑人李慶孫同舉甲科時人

東越文苑 卷三 五 三百三十九字

語曰國家才子黃宗旦天下文章李慶孫宗旦晚直史館有集十卷

陳絳莆田人登咸平二年進士再試賢良第一有文集十二卷子動之亦登第以文名

王言徹晉江人真宗時以進士守汾陰郡有瑯琊集

郭咸者晉江人也幼嗜學通經藝善於屬文尤精法律及草書篆隸年十九登進士有拙庵文集四卷詩一卷林陶閩縣人景德中舉詞科著元統二十卷文旨精博有文四卷軼不傳

陳襄字述古侯官人襄少時游鄉校與陳烈周希孟鄭穆爲友務於性理之學鄉人稱之曰四先生而襄居古靈山中曰古靈先生也襄登慶厯進士累遷判尙書直學士院襄居郡縣先興學校以施教導民然後求其利病而拊循之立朝則直諫無所阿避有文集行於世自警篇陳述古自始達及終身凡聞天下之賢有學行者有吏能者有道德者有忠義者其才可進之於朝以爲民庇及表則者不必識其人也必書其實以遺其所擢使牧守或執柄者未登其賢薦之不已也因其技知其身自於公者眾矣烈希孟自有傳鄭穆者亦侯官人居家教授弟子以千數元祐初爲國子祭酒請老出都

東越文苑

卷三

七

四百五十五字

門舉朝公卿大夫及太學生送者數千人比之二疏焉蔚按古靈集二十卷李忠定公綱序從孫知穎州輝跋子撰年譜一卷附集後詩六卷雜文十四卷述古熙寧中在講筵論薦司馬溫公已下三十三人皆一時賢士其公忠如此

周希孟字公闢侯官人希孟通五經而以易教於閩中弟子七百餘人前後郡守多造廬師尊之希孟南向坐授業亡所詘部使者相繼薦之天子於是天子詔賜希孟粟帛授將仕郎試國子監助教希孟力辭不就卒弟子立祠祀之有文集行於世

陳烈字季慈侯官人少以鄉薦詣闕下不中第罷歸聚

徒數百人教於閩中而不肯仕宦仙遊蔡襄以直史館守福州稍以威嚴爲聲襄數往請烈烈自匿不肯見泛舟以去而縣書於江畔曰溪山龍虎盤溪水鼓角喧中宵鄉夢破六月夜衾寒風雨生殘樹蛟螭喜怒瀾殷勤祝舟子移棹過前灘襄見其詩曰此季慈也謹受令矣請除苛解燒卒追謝之引烈坐上坐請得而託業焉他日具酒觴烈酒酣出女樂以佐驩須臾烈起如廁卽踰陔而遁襄嘗以元夕出記市令市中家燃七燈烈卽作大燈丈餘而縣書曰富家一盞燈太倉一粒粟貧家

東越文苑

卷三

六

三百九十六字

一盞燈父子相向哭風流太守知不知猶恨笙歌無妙曲襄見其詩曰謹受令矣請罷燈蔚按燃燈事三山志作劉瑾晁氏客語作蔡君當仁宗時卿大夫郡守交薦烈賢詔起烈爲本州教授會歐陽修又言之詔召烈爲國子直講皆不拜元祐初部使者又言之制詔部使者烈自先帝使使召之累辭不起其賜烈以宣德郎致仕從其尙焉明年復以烈爲本州教授烈不得已就職竟不受其廩奉烈爲人介僻自喜篤於孝友遇童僕雖燕居不敢不洒如也鄉里間遺一無所受家租有餘則推以周貧者無長物焉

蔚按東都事畧陳烈字季慈福州侯官人也性介特篤於孝友年十四繼失怙恃水漿不入日者五日自壯迨老享奉如事生禮寢興未嘗輟甫冠學不羣平居端嚴終日不言雖遇僮僕如對大賓里有冠昏喪祭請而後行從學數百人父兄有善訓其子弟者必舉烈言行以規之嘗與鄉薦黜於禮部不復踐場屋或勉之仕歸今日伊尹守道成湯三聘以幣呂望持誠文王載之俱歸乎仁天子仁聖好賢有湯文之心豈無先覺如公卿大臣至鄉老里民交章論薦志不少易嘉祐中以近臣薦授

崔唐臣者閩人也與蘇子容呂晉叔同研席相善此兩人既登第唐臣遂不復應舉不知所之及兩人同入三館乘馬偕出忽見唐臣艤舟汴岸亟就謁之間所從來

東越文苑 卷三 五 四百九十八字

蔚按避著餘話云嘉祐中二公在館中一日忽見艤舟汴岸坐於船窓者唐臣也 唐臣曰始吾稗販江湖以自給既得百千遂以其半買此舟雖汎梗

飄蓬差愈應舉竟官時耳兩人因邀與歸不可但扣其官居坊曲所在明日兩人自局中還各親唐臣留刺再訪舟次則已行矣歸翫刺字末有細書云集仙仙客問

生涯買得漁舟渡歲華蔚按向友錄集仙仙客案有黃庭尊有酒少風波處便為家其後踪跡遂絕

王回字深甫侯官人少好讀書善於文敦行孝友造次

必稽之古人而不宿譽嘉祐二年登進士為衛貞簿病

免居於穎州治平中用為忠武軍節度推官命下而卒友人常秩輯回文數卷奏之天子天子善之詔補回子汾郊社齋郎回嘗稱曰所貴於友者為相振以義亡令納於邪也不然者為面交乃作告友文欲以聞其過其論甚粹世多傳之蔚按東都事畧王回字深父福州侯捨孔孟所為而不為小廉曲謹以求名譽於世嘗舉進士中第為衛真簿於事有所不合稱病自免久之不肯仕在廷多薦之者命知南頓縣會卒年四十二有文集二十卷回經術粹深王安石曾輩與為深交而當時之儒林不能過也 二弟向同同字容季亦有文名善序事蔚按王深甫文集曾子固為之序其弟同有文集十卷

東越文苑 卷三 五 四百五十字

向字子直為文亦長於序事嘗有口過後悔之乃作公默先生傳託公議先生與弟子任意相問答其末云先生之行已視世人所不逮何等也曾未得稱高世而詆

訶蜂起幾不得與妄庸人伍者良以口禍也先生能不好議而好默是非不及口而心存焉何疾於不容此策之最下者也先生能用之乎公議先生喟然嘆曰吁吾

用爾下策也任意乃大咲顧其徒曰宜吾先生之病於世也請去公議為公默先生蔚按王向嘉祐二年進士

蔡襄字君謨仙遊農家子也天聖八年舉進士為開封

府第一景祐三年襄爲館閣校勘當此時范仲淹以言
事忤丞相呂夷簡落職知饒州集賢校理余靖諫上曰
陛下自親政以來屢逐言事者恐箝天下之口於是落
職知筠州酒稅館閣校理尹洙請與仲淹同貶斥監處
州酒稅司諫高若訥知上貴幸丞相遂莫敢言校理歐
陽脩移書責之若訥怒上其書脩貶夷陵令於是襄乃
作四賢一不肖詩詩成都下爭傳寫之鬻書者手腕幾
脫會契丹使者至亦購數十本以歸於是襄之名聞於
夷狄襄數好切諫不肯從諛承意以阿主取容久之求

東越文苑

卷三

三

三百九十字

知福州以便養母襄之知福州也以經術傳授學者常
數百人師尊處士陳烈平交陳襄鄭穆福州大治襄爲
文章清迥粹美而詩凜然有生意尤工於書畫頗自惜
不妄與人故其殘箋斷簡人悉珍藏之而仁宗最爲賞
愛嘗御製元舅隴西王碑文詔襄書之其後命學士撰
温成皇后碑文又詔襄書襄則辭不肯書曰此待詔職
也官終端明殿學士禮部侍郎卒諡忠惠所著詩文三
十六卷軼不傳蔚按蔡忠惠集經王十朋手編爲卷三
十六前明屢經刊刻未知出自何手卷
數多與十册所編不合究
不得謂其軼而不傳也惟荔枝譜貢茶錄行於世

柳永字耆鄉一名三變崇安人以景祐中舉進士累官
屯田員外郎永工於詞尤擅樂府仁宗時人有言其賢
者仁宗曰永文士耳而質少難以仕宦遂不用永以此
困不得意乃益著書永有兄三復三接皆工文號曰柳
氏三絕

謝伯景字景山

蔚按六一詩話
謝伯初字景山

晉江人其母儒家女也

好讀書通經以故伯景與女弟希孟皆善詩文伯景以
詩與歐陽脩相善脩稱之曰謝景山佳句無媿唐人而
女弟亦隱約深厚蓋有古淑女之風焉伯景天聖二年

東越文苑

卷三

三

三百五十字

進士爲許州法曹

王伯起者福清人高祖仁續唐末隱君子也王審知爲
節度使遣使謁聘數反不起審知乃欲要劫之仁續遂
逃於龍山終身不出伯起博通墳素學爲古文辭以閩
絕郡莫足學者乃入汴京受經於王安石學文於曾鞏
二公稱之不絕口伯起以此名聲籍盛於是樞密使曾
孝寬乃言上授伯起國子監簿伯起力辭不就遽歸閩
隱居學者稱爲西室先生也
熊知至建陽人博學工詩天聖中五舉不第遂隱於鰲

峯有鯨峯隱人集三卷皆祖晚唐

張伯玉建安人嘉祐初以進士舉書判拔萃科為御史出知太平州是時曾鞏為司戶鞏素以文名天下莫能當伯玉請鞏作尊經閣記鞏數呈藁終不稱乃自為之其首語曰六經閣者諸子百家皆在焉不書尊經也鞏遂嘆服以為不如伯玉有蓬萊詩二卷

吳育字春卿建安人少奇穎博學舉進士試禮部第一中甲科寶元初育為右正言當此之時趙元昊自立為帝羣臣議欲擊之育曰今中國空虛民大困貧苦兵矣

東越文苑

卷三

三百七十字

元昊竊乘黃屋左纛稱制已定勢必不能自削且非有備不敢舉事不如引國初江南故事稍易其名可順拊而收之也帝不聽遂擊之久之無功卒如有議封元昊夏國主育之策事中機宜皆此類慶曆五年拜樞密副使參知政事奏定太常新禮慶曆祀儀育嘗與宰相賈昌朝論議爭上前育不能屈乃請曰臣所辯者職也顧力不勝願罷臣職未幾出知許州尋以資政殿學士尙書左丞知河南府卒諡正肅有文集五十卷
石亘謝履皆泉州人同登嘉祐中進士亘有文集十卷

履有雙峯詩集

羅疇字疇老沙縣人熙寧九年進士調福州司理坐忤使者歸紹聖初設詞科疇首中選為太常博士上知疇秀才命作奠獻樂歌二十餘章崇寧中辟雍成有詔命詞臣賦詩頌擢疇頌為第一進官一等以右文殿修撰出知廬州所著有文海百餘卷道山集三十卷秘閣錄四十卷蓬山志五卷洞霄錄十卷

東越文苑

卷三

三百七十五字

鄧甯字仲吉沙縣人熙寧六年進士有七峯集十卷上官均字彥衡邵武人熙寧三年對策大廷知制誥李

大臨直史館蘇軾擢均策為第一策奏王安石惡其語有害新法遂居第二均好切諫其言悻悻不以權貴避回以故累居臺諫軾斥外不得久居中任職然上亦以此賢之軾斥軾起徽宗初以龍圖閣侍制知永興軍既而以元祐黨廢居淮南二十年有廣陵文集五十卷均為文簡古晚年詩益閒放比於陶謝

廖正一字明若將樂人以元豐二年進士召試館職策奏蘇軾讀之擊節嘆賞也蔡肇稱之曰汪洋之學造微瑰瑋之文絕世云正一所著有白雲集八卷

蔚按尙友錄廖正一

元豐間與晁補之同榜晁與廖詩云十年山林廖居士
今隨詔書稱舉子文章宏麗學西京新有詩聲似侯喜
山谷詩云廖侯言如不出口銓量今古大如斗度越崔
張與二班古風蕭蕭筆追還東坡歎賞其策每以密雲
龍茶飲之出知常州後入元祐黨自號竹林
居士著白雲集八卷雲溪集十卷行于世

熊蕃字叔茂建陽人宗王安石之學善屬文而長於吟
咏傳世者有製茶十韻及茶錄十卷釐別茶品號為精
當

劉煥字孟潛侯官人隱居北溪日持長竿釣溪上興至
則賦詩歌吟自喜而不以示人元祐中郡守許懋聞之
於朝煥驚曰守何以知我我豈不能韜其光乎山雲溪

東越文苑

卷三

五

四百零七字

烏將移文謂我矣遂先期亡去竟不就徵子達夫亦能
詩隱於北山數十年崇甯中詔舉遺逸為温州教授人
有薦達夫賢可侍從殿廷上乃召入見說之將用為六
屬達夫之仕本以代耕六屬尊貴非其本志遂自劾免
復為越州教授

劉夔字執中懷安人夔受業於胡瑗瑗稱其善治水也
夔舉進士為胸山令胸山人輯夔所以治胸山者著為
書號曰治範夔為制置三司官屬以直諫顯為都水丞
以治水顯為處州守以施教化顯最後為桂州守以禁

交趾互市賈亂也又不救邕州之圍免為庶人而名敗
矣元祐初天子思夔治水功復以都水丞召夔道卒夔
所著有七經中義一百七十卷明善集居陽集各三十
卷

陳瓘字瑩中沙縣人元豐二年進士哲宗時楊畏倡為
紹述之說於是上乃召用熙豐諸臣盡復王安石新法
是時瓘為校書郎詆之力執政者大恨瓘出瓘通判滄
州徽宗初立召為左司諫瓘既惡蔡京兄弟奸邪遂暴
其情慝於上京等大恨未中也後二年陷瓘黨事竄於

東越文苑

卷三

五

三百八十八字

袁州既而徙廉州彬州台州先是王安石作日錄歸過
於神宗史官因之瓘乃著遵堯集二卷以明其誣門下
侍郎何執中間而恨焉乃使其黨石械知台州使捕案
瓘快其意械至台逮瓘窮竟之瓘對無所屈終不能害
瓘卒靖康初贈右諫議大夫諡忠肅所著有齋集
尚友錄陳瓘自號了翁著有壁記一
卷兩漢議論八十卷尊堯集十二卷
開覽正式興宗皆善詩有名

廖天覺字仲先順昌人以紹聖四年進士歷朝請大夫
有魚山集十卷
按順昌縣志廖天覺勵志篤學知餘
姚縣移古田教民敦孝弟力農桑民從

其化官餘姚時楊時適在會稽每語人曰
真古君子也又按尚友錄作紹興進士

何去非字正通浦城人元豐中對策論用兵之要擢為
異等除武學教諭使校兵法七書神宗說之遷為博士
蘇軾見其文大驚曰此今之班馬也及哲宗立軾為翰
林學士遂進言去非哲宗詔加去非承奉郎久之以廬
州通判卒有文集二十卷備論四卷司馬講義三卷三
略講義三卷始去非少時與邑人葉常姚易俱學詩相
愛而去非獨喜兵法先幸上是歲易亦登進士有集十
卷紹聖中常登進士有集五十卷

東越文苑

卷三

三

三百六十二字

吳駿浦城人有詩解二十卷文集十卷

楊蟠字公濟建安人舉進士而以詩聞當世歐陽脩贈
之詩曰卧讀楊蟠一千首乞渠秋月與春光元祐中通
判杭州與蘇軾為詩相和蟠有集二十卷

曹輔字載德沙縣人元符三年進士為秘書省正字是
時上多徵行輔以上疏切諫編管郴州靖康初召還歷
簽書樞密院事前後論疏凡百餘章卒於官贈太師福
國公諡忠達所著籟鳴集十卷子綸為度支郎有約庵
詩集

章望之字表民浦城人也以世父得象任為郎居一年
所上書萬餘言言便事不報遂移病歸游江淮閒為客
甚困人勸之仕不應也乃北涉齊趙南汎湖湘西至汧
隴東極吳會蕩然肆志無所紕於人望之之學常喜持
論宗孟軻之言性善而排荀卿揚雄韓愈李翱之說著
救性七篇歐陽脩論魏梁為正統望之非之著明統三
篇江南人李觀謂仁義智信樂刑政皆出於禮望之訂
其說著禮論一篇又有歌詩雜文數百篇集為三十卷
歐陽脩韓絳吳奎劉敞之屬以為望之長者宜任職事

東越文苑

卷三

三

三百七十四字

盡薦之詔除望之建康軍節度判官不赴又除知烏程
縣趣令受命望之遂固辭也乃以光祿寺丞致仕

王獻臣字賓虞惠安人有詩數卷稱卧龍翁集陳執中
比之杜陵郡守葉庭珪謂其無以異於唐人也

謝文龍者惠安人嘗著野議十篇獻之趙鼎鼎以國士

遇之也所著有菱溪集蔚按文龍字德翔博覽經史陳
知柔銘其墓稱曰菱溪先生

徐大正字得之甌甯人蔚按淮南集
作建安人大正嘗過嚴子陵

釣魚臺題詩曰光武初從血戰回故人長短尙論材中

宵若起唐虞興未必先生戀釣臺蘇軾見之遂從大正

游定交之大正築室北山下名曰開軒秦觀爲之記賦爲賦詩世呼大正爲北山學士

江滋字益之一字德脩崇安人以進士知長社縣是時蘇轍退居穎上戢景不肯見客顧獨戒閹者內滋謁與

通甚驩滋有穎川集

林迪字吉夫莆田人登紹聖元年進士差知龍溪縣丞

丞相蔡京林出也使人通意於迪迪義不知京遂托以

非同族固拒之建炎中舉遺才迪列於文學所著詩文

百餘卷蔚按莆田縣志云迪操履端方鄉人推重鄭樵與魏丞書日向見字文樞密言詰夫耆老碩德

東越文苑卷三

在崇觀間仕不躡進所在以治效稱達夜窮年卷不釋手與人言終日不及世事居此邑者累年曾不託門

寒官冷晏如也著詩文百餘卷又詠唐史爲一編皆寓褒貶之意自爲叙以示子孫云又仙遊縣志云迪少讀

書香山與陳易爲忘年交長通六經工詞賦

練定浦城人紹聖初進士有青丘集二十卷

李規松溪人何述浦城人皆元豐進士規有文集十卷

述有事類領要十卷廬江集十卷

廖曉字次山順昌人元符開受業太學適眉山蘇軾卒

太學諸生皆會祭軾推能爲祭文者亡如曉曉爲祭文

成視諸生諸生無不人人稱善得當東坡也曉以崇寧

中上書言時政黜還鄉有雲溪集十卷

楊喚字元暉浦城人崇寧中擢進士第調主鍾離簿當

此之時有甘露降於中臺喚乃爲頌以獻上善之乃改

喚郴州司錄及還朝復獻所著詩文二十卷上益奇其

才以朝奉大夫出知蘄州卒有文集三十卷

周固字適可浦城人崇寧中釋褐累官辟雍司業有壁

水集十五卷

吳激甌寧人米芾之婿也蔚按吳激字彥高宋宰臣試之子激工詩而

書法俊逸以侍制知深州有東山集十卷

東越文苑卷三

鄧春卿字榮伯長汀人崇寧間有詔舉遺逸汀州太守

陳粹曰亡如榮伯矣其爲人方聞有令圖可以事天子

春卿聞之乃告粹曰臣有內病不任偶旅不可以見帝

有如微臣臣逃之海上矣於是粹乃已久之復有詔舉

善八行者太守章清遂以春卿聞郡中士終無以易榮

伯也春卿固以疾辭終不就春卿居於南山二太守數

從車騎親數存之語未嘗不移日春卿有詩文三卷年

九十六卒

張豸字正仲浦城人登大觀進士紹興初知海陽縣豸

工駢儷之學有雙溪集二十卷松窓撫遺十二卷

翁彥約字行簡崇安人少以應詔上格言二十篇無所

遇政和中登進士第知高郵軍有文集十卷

翁挺字仕挺崇安人政和中以季父彥國恩為宜章尉

挺雅有駿聲人多言其賢上乃召挺赴闕挺見上說以

朝廷所急上與語輒移晷然蔡京怒其不附已逐之挺

遂歸鄉里不復出有詩文二十卷李綱稱其文雄深雅

健淵源浩博詩則凌厲奮發絕去筆墨畦徑蔚按尚友錄挺號五

峯山人又按挺乃彥約之子原本誤列於彥約之前

東越文苑

卷三

三

三百八十四字

張翬字柔直懷安人政和開舉進士為小官小官奉稍

薄釜常生塵而翬賦詩不廢然每聞令下有不便者輒

抵几咆哮或伏而悲嘆者累日宣和元年丞相蔡京以

名延翬傳其子孫人或謂翬必毋往翬指其掌謂之曰

子試岐吾掌其人曰掌奈何岐之翬曰固也又惡得而

岐吾性者耶於是遂往往則攝弊衣冠熱然南而坐弟

子再拜受業翬首可之不為禮京子孫素尊重貴亢者

也固不快翬又好謂之曰而曹嘗學走乎諸生日何謂

也翬曰自尊公為政而危宗社金人旦莫至矣至則而

家為禍始飛步善走庶免於難走猶不足而又可以媚

行乎於是諸生聽者皆愕眙以去以翬為病狂京聞之

矍然曰此非若所知也乃就翬問計將安出翬因勸以

亟引天下長者進之以開導上心羅忠義之士分布內

外以偪拊其人民京曰善乃入朝言於天子召龜山先

生楊時為秘書郎而京父子市權如故翬度京終無可

奈何遂自隱不復見京後七年金人逼汴都京竟竄死

家破如翬言建炎開翬知南劍州進秘閣修撰卒南劍

州民立祠祀翬也

東越文苑

卷三

三

三百七十四字

李綱字伯紀邵武人政和二年進士為太常少卿當徽

宗之末年金使幹離不破郭藥師之軍於白河遂盡取

燕川山縣上大恐計且東幸乃以皇太子為開封牧綱

因吳敏請上曰建牧之議豈非欲委太子以留守之任

乎然敵勢猖獗豪傑解體願假太子位號以收將士之

心祖宗疆土以死守之上以為然遂傳位太子是為欽

宗欽宗以綱為兵部侍郎明年幹離不既濟河天子將

奔襄鄧綱曰太上皇帝挈宗社以授陛下奈何委而去

之且天下之固孰愈於都城者舍此何之也陛下不以

臣庸懦而使之治兵臣不敢辭死矣上乃以李綱為尙書右丞兼親征行營使綱遂繕飾備利數日而畢及幹離不至汴聞城中有備欲罷去宋人不知也李邦彥乃議割地為媾綱欲擊之帝恐甚卒聽邦彥議於是幹離不遂輕宋無去志是夜攻宣澤門綱敗之斬百餘級既而復敗之於景陽門然帝終恐卒罷李綱以謝金人高宗卽位首召綱為相是時國新流亡汪伯彥黃潛善勸帝幸揚州綱上言曰天下精兵健馬皆在西北一旦委中原而棄之豈惟金人乘閒以擾內地盜賊亦將蜂起

東越文苑

卷三

三百八十九字

累贈太師諡忠定有易傳內篇十卷外篇十二卷詩文百餘卷有奏議蘇按李忠定著梁溪集江常字少明惠安人登崇甯末進士累遷中書舍人給事中出知福州所著有外制十卷文集二十卷事詳福州志鄧肅字志宏沙縣人少美風儀善道說可聽李綱長者行忘其年與之交倡和為詩肅為人純孝稱居喪有芝產其廬也既壯游於大學其所與游皆賢豪天下有名之士當是之時天下之苦於朱勔以花石媚徽宗也莫不掩噎思亂不聊其生肅既憂之自度不能以口舌爭也乃作詩十一章獻之以致其區區之意冀幸上之見悟而用事者盡害之乃放肅歸田里及欽宗卽位思肅言召補承務郎靖康二年金人陷汴京立張邦昌為楚帝肅義不屈行走行在拜為右正言會上罷李綱肅奏曰陛下嘗語臣李綱真以身殉國者今日罷之而責辭甚嚴此臣所不解也執政怒其言復罷肅歸田里有拊欄集

東越文苑

卷三

三百五十九字

儲惇叙字彥倫晉江人登崇甯末進士為龍溪丞甯德令通判賀州皆以廉稱所著詩文號曰玉泉集

王顯世字子亦南安人以父任為興化錄參有容安詩集十卷

陳權字巽行晉江人所著有道德經註漢唐君臣編類其詩曰朝陽集權自稱朝陽居士也

楊景申安溪人其詩文號鳳山集

吳致堯字恪文一字聖任順昌人也登政和二年進士除為安化令以忤當路免歸因屏居衡麓自次其文號曰歸愚集致堯工於詩嘗作調友十章都下爭傳之遂達於禁中

東越文苑

卷三

三

三百一十

邵景之古田人季父清元祐閒為太學生築室於先塋之側聚書千餘卷徜徉其閒以故景之與清子整得徧讀之景之舉進士所著有玉坡集整教弟子常百餘人

東越文苑卷之三終

東越文苑卷之四

明侯官陳鳴鶴汝翎撰

趙世顯仁甫訂正

邑後學郭柏蔚增訂

宋東越文苑列傳第四

李彌遜字侶之唐室之苗裔也世居陳留八世祖澄為永嘉令遷於連江遂為閩人王父餘慶知常州卒於官因居吳縣復為吳人彌遜登大觀三年進士累官起居郎以上封事切諫貶知廬山縣宣和末彌遜知冀州會

東越文苑

卷四

一

三百一十一

兀术犯河朔彌遜乃選勇士邀其游騎擊之大破殺金人甚眾其後兀术北還不敢近冀邊界紹興七年復遷起居郎而論事鯁直如故稍遷試戶部侍郎當此時秦檜議欲行成於金尊之為帝彌遜力言其不便上令公卿列侯集議莫敢難獨彌遜爭之丞相檜畏其口力未有以傷也乃私謂之曰君毋然異議當以政府相挽彌遜正辭拒之曰國且不保政府奚居明日復上疏其言愈切然終無可奈何彌遜既細遂自免上不許明年乃許以徽猷閣學士知漳州尋歸連江隱於西山卒諡忠

肅有奏議三卷外制二卷議古三卷詩十卷

鄭昌齡甯德人字夢錫宣和進士家居當秦檜柄用時檜雅聞昌齡才名欲要以美官致之門下令其客以書諭意昌齡謝以詩曰先生傲脫醉官旁不覺滂沱入醉鄉來書恐是醉中語使我大笑譏荒唐檜得詩終欲致之以太常簿召昌齡昌齡不赴後調本路機宜文字終承議郎竟未嘗曳裾於檜之門

黃祖舜字繼道福清人舉宣和進士蘇按萬應府志宣和六年進士資政殿學士通紹興開累官權刑部侍郎祖舜學通諸經立

東越文苑

卷四

朝侃侃所著有歷代史議及文集十五卷蘇按府志黃祖舜徽宗時進論語講義又著有易說國風小雅說禮記說歷代史議及遺文十五卷

高登字彥先淳浦人宣和開受業太學補博士弟子登性踽踽不偶於齊輩願獨喜同舍生陳東林遇之為人深相愛也此三人者數好上書排擊大臣語具宋史陳東傳靖康元年金人逼汴城據牟馳岡六館諸生無不人人震讐謀欲遁身逃命登正色立館下責之曰誰令公來學平居誦法聖賢仰天子奉賜今虜至公等皆去誰與天子守社稷者乃請以死隨駕不敢有貳紹興初

登為富川主簿為主簿三年當代去富川民無老壯皆為垂涕詣太守乞高主簿亡代不得乃相率餽百金不告姓名白於太守曰高主簿貧無以養願因太守進百

金用為糲糲之費太守言之登登辭謝不知所歸乃置於學官益市經史以教邑中子弟丞相秦檜不說之也以危法中登編管容州使者持省符示之登讀畢即上馬就道使者曰即少入與家人訣何傷登曰君命不可稽也竟去不顧至容州授徒以資朝夕每得家人音息毫不為藩芥惟聞朝廷懸令有不便者小則輦感大則

東越文苑

卷四

勸哭隨之及臨命所言皆天下大計所著有東溪集蘇按府志黃祖舜徽宗時漳州府志彥先少失父事母至孝嘗舟行阻風念無以奉晨羞忽有白魚躍于舟母病思鹿肉夜有虎啣鹿置其門所著有家論等篇及東溪集若干卷後朱文公為守作祠堂記成化開縣人吳震請于朝立祠本邑有司春秋行祭

鄧祚字成材沙縣人建炎二年進士為建昌軍簽判會金虜破洪州傳檄建昌建昌守顛恐議以城降祚毅然斥之曰虜至當殺之不則有死耳何言降乎守大怒欲執祚以畀虜祚終不屈遂棄官歸所著有焦桐集是時順昌余良弼與祚同年舉者也有龍山集

詹慥字應之崇安人家無瓶粟之儲未嘗以織芥受於人其為文操筆立就若宿構然有文集二十卷按慥為新豐尉

楊公度者浦城人父訓少時與蔡京俱事王安石受學

及京當路欲見之使余深謂訓曰吾幸勤學自立今

老矣既無意於榮除異日者又可與諸公為嶺嶠之行

哉公度善為文政和中與秦檜弟梓同登第梓嘗稱公

度於檜已乃告公度曰子見吾兄可以通子之願公度

曰昔吾先人不見蔡丞相以不能僕僕於嶺嶠耳吾願

能之乎卒謝不見檜歷官福建提舉常平司主管所著

東越文苑

卷四

四

三百五十四字

玉峯集二十卷

李安期邵武人也好持高節游於江湖聞岳飛死立起

如臨安作表忠詩百二十首弔之已而游蜀以詩謁茶

馬使王涯涯奇其才將以賢良舉之有期矣會與安期

奕爭道安期推枰怒曰公平章天下亦可如此反覆乎

遂拂衣去涯乃媿謝固留安期安期竟去終身不見有

蒙谷詩集行於世

陳知柔字體仁永春人以紹興十二年與秦檜子熿同

舉進士諸與熿同舉進士者莫不走檜取寵知柔獨自

引以故齟齬不得志遂不肯仕宦好浪游於山水閒知

柔貧甚寓居僧房四壁蕭然然諸生從之戶屢常滿而

知柔益豪置酒賦詩意豁如也所著詩話五卷古學并

圖二卷詩聲譜二卷詩騷古賦十有餘篇按陳知柔

興十二年進士官安撫司叅議鼓山靈源

洞烏石山天章臺俱有陳休齋曾來石刻

陳元老福安人有城山集

徐詡字元敏浦城人登紹興中進士有東野居士集四

東越文苑

卷四

五

四百三十六字

十卷

吳岡字雅山晉江人初與貢籍不得第取所業焚之曰

是不足學於是益發經籍抽繹之紹興中乃第教授邵

峽二州有詩集六卷

陳俊卿字應求莆田人登紹興進士乾道四年拜尚書

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以少師魏國公致仕其卒

也朱熹枉千里哭之狀其行以傳其為人可槩矣俊卿

有文第二十卷按俊卿既相以用人為己任所除吏

問以時政得失人才賢否薨年七十四方屬疾子書示

諸子勿祈恩澤勿請謚樹碑上聞嗟悼輟朝贈太子諡

正獻俊卿孝友忠敬得于天資在朝正色危論無顧避

凡所奏請皆關治亂安危之大者又按湧幢小品云陳

僕射諱九仙祠功名夢仙云前程在黃公度口陳過

黃黃曰我狀元子榜眼陳曰何尊已而卑人黃曰然則

狀元爾榜眼我廷試黃果元陳次之高宗問曰卿土何
奇黃日披綿黃雀美通印子魚肥陳日地瘦裁松和家
貧子讀書高宗曰公不如卿改陳為元

黃公度字師憲莆田人紹興八年舉省元賜進士第一

公度工詩而祖杜甫詩並雜文凡十二卷號知稼集

蘭陵詩話云公與趙丞相鼎善為秦檜所惡泉幕任滿

赴調知不見容過分水嶺題詩云鳴咽泉流萬仞峯斷

腸從此各西東誰知不作多時別依舊相逢滄海

除正字官希旨誣公將作私史以謗朝政因罷歸時

趙丞相已謫湖陽護者復撫前荒惡地處之公有咏梅

偕還中都也檢益怒遂以嶺南荒惡地處之公有咏梅

瘴雨誰肯搜尋蓋自况也

東越文苑

卷四

六

四百四十八字

林外字豈塵晉江人以紹興末舉進士為興化令外少

時受業上庠嘗獨游於西湖從垂虹亭酤飲終日不醉

題詩壁間曰藥爐丹竈舊生涯白雲深處是吾家江城

戀酒不歸去老却碧桃無限花外之游角巾鶴筆丰姿

都雅及題詩諸游者見之以為神仙明日遂喧傳於都

下外有詩集曰嬾窠類稿

高曇字子雲林湜字正甫皆長溪人紹興末同舉進士

曇有詩文二十卷湜有樂隱集是時同安薛舜俞亦紹

興進士有文集三百卷

吳獬龍溪人也蔚按龍溪縣志其友陳知柔稱之曰獬

作吳獬字清臣

也有古貌古心焉使其著書何必復讓揚子雲而獬有
省齋集

陳讜仙游人父豐蔚按豐仙遊志作豐以詞賦為福建漕薦第一

尋中博學宏詞科為國子博士讜少禪家學而書法適

勁比於蔡君謨讜年十二為山寇所執露刃脅之讜顏

色自如不失其度既而寇驅以前行至峻崖讜乘閒自

投崖下因馳而逸弱冠入太學會當以父任為郎讜讓

不受以隆興元年登進士為集英殿修撰封清源郡侯

蔣離字元肅仙游人雖年少時與先輩宋藻論經傳書

東越文苑

卷四

七

三百八十五字

疏藻不能窮號離為南方夫子離以詞賦薦登進士第

拜永州守王十朋見其文大異之遂引與為友離因作

夢仙賦以獻十朋比之長卿大人李白大鵬也

彭止字應期崇安詩人也嘗謁辛棄疾值其晝寢止題

詩於齋而去詩曰茶子聲乾暗接塵千總詩夢暖於

春清風不動階前竹誰道今朝有故人棄

疾覺而追之延留累月止詩清麗典雅有刻鵠集行世

黃洽字德潤侯官人事光宗知樞密院事洽質直端重

有大臣體立朝多所論列然未嘗攜人隱隱以累其終

身有文集八十五卷蔚按洽有文集奏議八十五卷事詳宋史

鄭昭先字景紹閩縣人以淳熙進士歷知樞密院事進右丞相辭不拜昭先輔政沉重鎮靜愛護人才卒諡文靖有日湖遺藁五十卷

林亦之字學可福清人林光朝之高弟也有考工記解莊子與解半皆門人所述惟玉融志數卷詩數卷則其手筆詩按府志亦之著有易學者稱為綱山先生私諡講毛詩集解十二卷

文介景定間詔贈迪功郎按居易錄云內閣藏書目錄載林光朝諱之艾軒集二十三卷闕第三第四第二十一第二十三林亦之學可樂軒集十六卷闕第八卷莊夏字子禮永春人弱冠以治禮著名郡博士張叔椿

東越文苑

卷四

八

三百八十四字

視夏文大奇之不獨於經遠也因令夏受業上庠夏遂登淳熙八年進士知興國縣慶元六年大旱有詔求直言夏上封事曰君者陽也臣者君之陰也今威福下移此陰勝也積陰之極陽氣散亂而不收其弊為火災為旱蝗疏奏召為太常博士數論諫皆當世之急歷封永春縣開國男有遺文三十卷國史大事記十帙典故五帙
方秉白莆田人當孝宗時與從弟秉侯隱於布衣秉白居草堂以教憲臣聞其孝廉言上召之不起秉白有草

堂集郡守趙彥礪辟之編莆陽志數卷

袁樞字仲機建安人也當孝宗時以詞賦試禮部擢為第一上乃拜樞為太學錄是時知閣門張說以吳皇后

政聽說也而何以慰士大夫之心哉獨不念示天下私乎上默然而色不怡樞退詣宰相虞允文曰君乃不耻與噲等伍耶而與近習當軸也臣請從此去矣因出為嚴州教授既不得意乃著書因司馬光通鑑區別其事而貫通之號通鑑紀事居有頃參知政事龔茂良奏於

東越文苑

卷四

九

三百九十字

上上讀而善之乃以宗正簿召樞登對樞即因史書歷陳往事自漢武而下至唐文宗偏聽奸佞致於禍亂上曰善遷太府丞兼國史院編修於是章惇家樞鄉人也請得緣飾惇傳樞曰鄉人私情也國史公議也吾奈何以私害公卒不聽其後累擢右文殿修撰天下稱仲機不鬻筆也所著有童子問詩按建甯府志袁樞字機仲著有易傳解義辯異陳居仁字安行莆田人家於明州父曰膏與秦檜有雅素居仁以父任為郎後乃舉進士秦檜為丞相以居仁通家子欲見之收齒門下居仁戢身避之不與通以故

居仁宦數抑厭不得志乾道六年樞密使虞允文方以議復陵寢得幸上允文開居仁賢數使人召居仁居仁常謝不見也後以職事見允文於公署允文引與論兵居仁復謝不能退而貽書允文以為天下事謀不素定者不可以輕試若大言以快耳何益於成事而徒以國試虜也居仁以議不合不欲留內遷為徽州太守徽州大治為天下第一上開召以為朝議大夫兼詳定飭令權中書舍人上嘗欲爵貴倖襄臣屬居仁草制居仁再封繳還之即刀鋸斃臣頸臣終不敢奉詔居仁為人風

東越文苑

卷四

三百八十字

度凝遠與人交底裏上露士以此多歸之所著詩文數

林彖字商卿莆田人外王父陳汝升蔚按仙遊縣志作次升汝升者好藏書書數千卷至富彖少喪父從母鞠於汝升以故得盡讀其書無所不覽彖既長奉母歸其家身自供養不肯婚娶其昆弟咸謂彖胡不受室彖曰彖有二弟在苟先人毋廢祀皆林氏後也即彖受室奚加焉彖母卒遂避家居於僧寺蔚按彖自號萍齋隱於寶隆興元年上初即位銳意恢復閩監司帥臣咸言彖於上上召

彖赴行在彖力以疾辭於是丞相陳康伯樞密黃祖舜記下興化郡縣親詣彖趣遣之彖遂稱疾篤既而孝宗再下詔徵彖彖終不起乾道四年詔特賜進士出身添差興化軍教授卒

陳德豫字子順連江人淳熙中登進士乙科蔚按萬曆熙十四年為大理卿有文稿三十卷蔚按尚友錄德豫少年進士之吉淳熙中登進士甲科調建州戶曹試教官首選分教宣城郡學舊有二程遺文時禁程氏學令焚毀之德豫上封事以諱天變諱人言為致早之由乞去二諱以回天變上嘉納之又累遷著作郎會胡僧入觀錫子甚豐乃歷陳梁武之失異端邪說不足信即日有旨出

東越文苑

卷四

四百一十字

胡僧於國門之外官至大理卿

楊炳字若晦晉江人精於左氏登淳熙進士為中書舍人有西掖藁諫垣存稿

陳成父字汝玉甯德人父駿登進士受業於朱文公為弟子成父少習父學而有才名辛棄疾之持憲於閩也亦才成父乃以女子之成父安貧守道不以婦家故少自潤棄疾益賢之亦未嘗敢以貧故遇之敢失禮成父所著有律歷志解和稼軒辭默齋集留正字仲至泉州人紹興元年為左丞相當此之時壽

皇居重華宮帝以疾不數朝五年壽皇病甚留正請帝侍疾爭之彊帝怒拂衣起正引裾泣諫隨至福甯殿門闔慟哭而出及壽皇崩帝以疾不能執喪正上疏固請立嘉王為太子執喪帝不聽復請對不報正遂出國門上表請老不待報而行甯宗即位使使召正復以為相進爵少傅正辭不拜曰陛下勉狗羣情以登大寶事當從簡示天下以不得已非頒爵時也久之為韓侂胄所開以少師判建康府卒贈太師諡忠宣有詩文行於世黃崑字景仁甯德人紹熙初武舉第四人開禧初復登

東越文苑

卷四

三

三百六十四字

進士知德慶州文章政事皆有聲於時所著詩文號脾軒集

敖陶孫字器之福清人當光宗時以秀才游太學太學諸生皆以陶孫能詩下筆立就無不推高陶孫是時韓侂胄方貴幸用事深嫉朱熹趙汝愚而讒之朱熹之罷也陶孫首贈以詩侂胄固已含怒及慶元元年安置趙汝愚於永州汝愚行至衡州暴卒敖陶孫又縣詩於都市曰左手旋乾右轉坤云何羣小肆流言狼胡無地容姬口魚腹終天葬屈原一死固知公不免孤忠賴有史

長存九原若遇韓忠獻休說渠家末代孫侂胄見之大怒購求陶孫將甘心焉陶孫乃變姓名亡命得免久之乃稍稍出登進士蔚按慶元五年進士為溫陵僉判蔚按陶孫著卷府志作耀庵集又按居易錄云敖陶孫器之體翁集二古詩歌行頗有盛時江西風氣其詩評尤為談藝家所推

黃定字太蔚按萬歷府志作泰之永福人乾道中舉進士第一有

黃狀元文集

顏械字叔堅永春人淳熙中以上舍釋褐為温州判官累遷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械訓詞雅麗有大體金人

東越文苑

卷四

三

三百六十七字

聞其名敬慕之稱顏舍人焉所著詩文四十卷

鄧林福清人陳震晉江人皆淳熙進士林有虛齋文集

震有史編及詩文數十卷

黃銖字子厚崇安人少與朱熹俱事劉子翬熹自以能不及黃銖銖為文學司馬遷詩學屈宋曹劉而下及韋應物尤喜琴書隸法甚古得魏晉以前筆意其於騷詞能以楚聲古韻為之既卒熹為序其文

柯夢得字東海莆田人嘉定中以特科入官夢得生平

苦吟而喜孟東野之為詩所著有抱甕集十五卷蔚按莆田

縣志柯夢得著有
選唐絕句行世

徐鳳字子儀浦城人以進士當甯宗理宗時出入於翰苑數娓娓論事著十箴一卷內制十卷文集二十卷

詹師文字叔簡崇安人登慶元中進士有幔亭遺藁通典編要

方信孺字孚若莆田人也父崧蔚按崧應作崧卿分信孺財累

千金信孺隨手散之賓客殆盡終無然疑之志以故士皆往歸信孺信孺皆舍業厚遇之客奉或不給即假貸

旁近縣賢豪舍養之開禧三年以父任為國信所參謀

東越文苑 卷四 三百六十四字

官使金至濠州金元帥紇石烈子仁閉信孺獄申露又

環守之絕其薪水要以五事稱臣一割地二還俘獲三

罪首謀四增歲幣五信孺曰反俘歸幣可也縛送首謀

自古無之稱藩割地則非臣子所宜言矣子仁怒曰若

乃不望生還耶信孺曰吾將命出國時已置生死於度

外矣子仁不能屈至汴見左丞相完顏宗浩宗浩陳兵

劫之終不能屈歸而反命於韓侂胄侂胄問以五事云

何信孺曰欲得太師頭耳侂胄大怒奪信孺三秩臨江

軍居住其年侂胄伏誅明年王柟還自汴具言信孺功

狀乃詔信孺得自便累遷真州太守免歸居於巖竇日共具設酒食與賓客燕飲賦詩相娛樂竟病酒卒有詩二十卷

留元剛字茂潛晉江人開禧三年試博學宏詞科累遷直學士院出知温州元剛早負盛名而久宦不遂其志

乃歸築圃於北山居之號雲麓有雲麓集其文多奇峭

陳洽字澤南同安人登慶元開進士通判廣州蔚按同安縣志

陳洽入太學慶元二年進士應簽判部真德秀薦洽文

章根平義理政事出於慈祥未召卒有文集數十卷

東越文苑 卷四 三百六十四字

林仲虎字景瞻甯德人仲虎善屬文賦詩而用武顯慶元中應武舉廷試第二嘉定初檢校林柟使於金辟仲

虎與偕金主聞仲虎賢乃使人私邀仲虎終不能致既

至金人設宴於廷引宋使者是時適值宣仁后忌日仲

虎堅持不肯拜宴虜不能奪仲虎已致命而歸心知其

盟不堅也乃上疏其略曰樂因循者狃於私意言進取

者病於寡謀為今之計當重發而必成不可輕出而苟

且疏入執政者惡之出仲虎守浮光仲虎有林景瞻詩集

劉用行字聖與南安人嘉定進士其詩文典麗為工有北山漫游集十卷雜藁二十卷

李仲光字景溫哀長吉字叔異俱崇安人仲光開熙中

進士有肯堂集長吉嘉定中進士有雞肋集蔚按尚友錄云叔異致仕後號委順翁徜徉林泉託興吟咏雖老手不釋卷

黃學行字上文惠安人登嘉定戊辰進士所著有史說

有坦齋類集

劉克莊字潛夫莆田人父彌正甯宗時為戶部侍郎克

莊以父任補宣教郎理宗即位直學士院真德秀言克

東越文苑 卷四

莊於上克莊學貫古今文追騷雅可用也上於是召克

莊以為樞密院編修淳祐六年特賜同進士出身領史

職兼兩制以數切諫數斥外官終工部尚書致仕加龍

圖閣學士卒諡文定所著有後村四集蔚按居易錄云劉克莊後村大

全集六十卷自四十六卷以後皆詩話詩餘無詩首有林希逸二序

潘昉字廷堅閩縣人少善為詩尤長於樂府當甯宗崩

史彌遠矯詔廢故太子竝立理宗為天子尋殺竝於湖

州端平二年有詔策進士昉對策曰陛下之立天寶開

之而乃歸陰德於匹夫不亦誣乎且濟王陛下手足也

生榮死哀乃不得視於士庶人其如天下何策奏出昉為鎮南軍節度推官淳祐初丞相游侶心善昉言召欲用之而昉已卒有詩集數卷蔚按潘昉詩四卷樂府一卷

翁甫字景山崇安人以進士歷官國子院編修所著有

蜀漢書浩堂類藁蔚按翁甫寶曆進士著有英雄錄外制集奏稿讀書壁記西安南昌判筆

翁合崇安人景定中為侍講有丹山集

方惟深字子通莆田人蔚按曾慥詩選作姑蘇人父龜年景祐中進

士與蘇緘齊名有經史解題四十五卷郡書新語十卷

卒葬姑蘇惟深遂占著焉舉進士不第晚為興化軍助

東越文苑 卷四

教蔚按莆田風濤集崇甯五年特奏名授興化軍教授王安石喜其詩精詣警絕

元白陸皮有不及者惟深有秘校集

洪天錫字君疇晉江人寶慶二年進士為監察御史好

直言骨鯁中貴人嬖幸者皆恐母敢縱然亦以此不得

立朝與論議度宗即位累擢之不起最後召為刑部尚

書詔守臣趣之既而進顯文閣直學士御札日至終不

起所著有味言發墨陽巖文集

何伸莆田人大父德以戰功為都指揮使伸少喜吟詩

德誚其不武伸乃習馳射擊刺之事然感事傷時輒復

洩之於詩如故自開禧用兵仲應召從軍每都試畢輒陳詩自見陳宓視其詩喜之遇以爲客見仲於劉克莊克莊亦喜大與仲交恨得仲晚仲子謙亦能詩視仲尤組麗精密陳韓自莆守起爲邊臣從宓求得謙遂與同載而往

李丑父字良翁莆田人父宗之通判邵武軍以文名丑父爲童子喜讀書解其義出語驚人既已娶婦恒獨居讀至於達旦善詩文溫潤清新也年四十始舉於鄉端平二年以進士除著作郎有亭山文集

東越文苑

卷四

六

三百二十四字

李元白者名齊甯化人也雅不喜應舉言而肆力於詩宗之杜甫初王安石作集句體元白效之以集杜句爲一編行於世又集大觀昇平詞進之天子天子以爲奇授元白初品官元白遂歸故廬終身不仕

方醕道字溫叟莆田人嘗知南劍州以清儉自持有筆峯集五卷杜陵詩評十卷類集詩史三十卷子畢爲潛江簿有詩集曰荆南叢錄

陳英字義叟長溪人其學無所不窺士大夫多受學焉其詩文有樂天集十卷

黃館長溪人其詩文有帶金集

張安脩字孟堅甯德人安脩嘗領漕舉以子文虎登第

遂賜承務郎歸老有翠樾詩集

林文之字子彬福清人宋季文體纖弱文之獨用意追

古作者有若存文集

蔚按通志林文之著
有通鑑綱目朱墨

余發林字希董古田人也以進士爲崇安尉

蔚按余發
年進士崇
安縣尉博學有俊才爲文章操筆立就及卒門人編

其文曰愛梅集

余韶字道夫龍溪人嘗舉八行而不肯入官以詩文自

東越文苑

卷四

九

三百九十二字

娛有棲靜堂集

蔚按龍溪縣志作余韶
隱東洲號東湖居士

陳經字叔論龍溪人有德齋詩集

蔚按漳州府志及龍
溪縣志皆作陳經字

叔論弱冠登咸清進士嘗學文於曾樽齋雅得其妙尤
工於詩時郡守趙汝鎬教授敖陶孫皆推服之著有德

齋文集

梁藻字仲華長汀人藻樂蕭散以父任當宦不就也有

詩一編曰梁處士集

歐陽凱建陽人有無旁集

蔚按歐陽凱士字彥成建炎
間以應舉論事坐謫後得還

許衍同安人有田舍墨記四十卷

蔚按同安縣志許衍
隱居苦學博通經術

李琬建甯縣人有李粹之詩集

蔚按建甯縣志李琬字
子粹學行爲鄉里所推

尚書葉祖治以八行薦未受命卒有詩集行世

林仲嘉有詩三卷許拱辰有藍溪集許拱辰字元

卓立許按卓立字志道有西溪文集八十卷陳寬有龍門集紀

夢集黃銳有龍山集黃諤許按黃諤字忠甫有玉融志容安拾

藁陳革許按陳革字壯行有中隱集鄭東起許按鄭東起初名震有自然

機籟集以上諸公皆福清人林允中有草堂集古田人

嚴滄浪者名羽字丹立一字儀卿邵武人也嘗著詩法

一卷學者宗之因號滄浪詩法以羽嘗自稱滄浪逋客

云羽少時隱苕溪及宋季避地江楚以故所著詩二卷

東越文苑 卷四 三 三百九十五字

失之正德閒稍輯其存者僅百三十餘篇行於世

曾逢震字誠叟閩縣人幼讀書過目成誦隱居道山於

書無不周覽生業有無不問也所著詩文號曰月林醜

鏡許按曾逢震從朱文公學事詳烏石山志

童成大字元偉甌甯人也成大博極羣書而究之於性

理當宋之季知不可以復振遂隱居不仕許按甌甯縣志成大隱於

醫謝枋得入所著有松壑集

趙必漣字仲漣崇安人必漣少好讀書開慶間以父任

當補官辭不受毋落吾讀書也晚乃築室於黃栢里植

梅數百株名曰梅花庄與弟若樾觴咏其中有倚梅咏

藁

趙若樾字自木登咸淳末進士學晚唐之為詩宋亡遂

不事家人生產浪跡於泉石閒一往輒累日夕蓋有陶

阮之風焉

李權莆田人嘗慕林逋陳搏之為人而念無以顯其親

非孝也乃彊之闕下舉咸淳中進士既得報即上疏致

仕求以己官贈其父母已拜疏遂脫綠袍挂於錢塘門

留詩而去其辭曰人言學古思入官我謂學易而官難

東越文苑 卷四 三 三百五十二字

平生透出夢覺關本來面目只寒酸吾親不待若為歡

不如歸去卧林閒殿前三策罄忠肝多謝皇恩天地寬

綠衫卸了白衣還扁舟飛過子陵灘前修亦有逋與搏

聖世待之俱寬閒何物种放人厚顏山鬼移文伐其奸

此行無復出閩山休音息影答考槃今朝醜酒醉雲壇

便向錢塘門挂冠權既解舟因入會稽山中數年乃返

復邀妻子俱隱不知所之

方澄孫字蒙仲許按蒙仲字行號烏山莆田人淳祐六年賜對大

廷許按莆風清籟集作澄孫策萬餘言皆天下大計遂

淳祐七年登進士

擢甲科當此之時賈似道欲自結於澄孫因薦其語妙
天下澄孫耻之卽上書求外補乃出知邵武軍卒蔚按
由邵武知軍入爲秘所著有通鑑表微洞齋集和劉克
莊梅花百咏

黃仲元字善甫莆田人登咸淳中進士而不肯效官陸
秀夫累薦召之皆不起宋亡變姓名爲淵天叟所著有
經史辯疑四如文稿

黃森字水心甌甯人森通經史百家之說皆能精詣景
定開舉於鄉會宋亡遂隱天湖山繞其居以栢示意後

東越文苑

卷四

三

三百七十一字

湖之義每自媿其負於夷齊也所著有正一齋集

趙若者崇安人生於宋季未宦而國亡若遂逃於詩不

事事丞相蒙古反薦以爲同安尹辭不就高丞相入閩

三使人聘之疆爲一見勸之仕不從有湖邊集二十卷

謝翺字臯羽福安蔚按西湖志作謝鎰之子也鎰字君

啓習於春秋著春秋衍義十卷左氏辯證六卷翺爲人

雅好山水所至卽選勝周覽吟詩徹於晝夜當其執筆

時瞭目遐思身與天地俱忘也咸淳初試進士不第作

宋祖鏡吹曲太常樂工肄習之於是丞相文天祥聞其

名辟爲參軍及宋亡天祥死之翺携酒登子陵釣臺設
天祥主於庭隅再拜伏爾慟哭者三以竹如意擊石作
楚歌招之其辭曰魂來何極魂去兮江水黑化爲朱鳥
兮其味焉食天下旣亂翺家散亡無種翺乃脫身游延
建漳泉閒皆亡所遇旣而復游臨安過故宮不勝悽楚
作詩四章其一章曰複道垂楊草復蔚按復西交武陵
蔚按陵應從無樹着凌霄野猿引子閒來往覆盡花閒
翦翠巢其二章曰隔江風雨動諸陵無主園池草自春
聞說就中誰最泣女冠猶有舊宮人其三章曰禾黍何

東越文苑

卷四

三

四百一十字

人爲守閣落花臺殿黯銷魂朝元閣下歸來燕不是蔚按

是西湖前頭鸚鵡言其四章曰紫冥樓閣宴流霞今日

淒涼佛子家寒照下山花霧散萬年枝上掛袈裟翺吟

罷伏地哭極哀聞者皆哭居有頃去游姑蘇登夫差臺

慟哭終日反游勾越探禹穴又北向哭終日遂定居於

桐廬嘗以秋莫載薪炭至杭州易米爲食稍裕卽罷不

復載翺之居桐廬也東南諸公之爲詩者多受於翺及

翺卒無子友人方鳳弟子吳思齊方幼學葬之子陵臺

南魂魄不媿於子陵也其後弟子吳貴蔚按貴買田月

泉精舍奉嘗焉祠曰晞髮處士處士有集百餘卷皆散逸獨晞髮集五卷行於世

論曰余從林方伯懋和家徧讀其藏書書充棟而宋書居三之一以故得備論大都宋人陋左國左國之文至宋蕩然矣詩學杜甫得其糠覈南渡之季稍變其習而國運已移自太祖至欽宗凡九世百有六十八年迨高宗南渡又九世百五十五年士生其時有遇有不遇然皆篤素非齷齪者若李綱留正輩之徂議謀國謝翱二三君子節義皎然嗚呼又何烈也

東越文苑 卷四

劉昌言字禹謨南安人生七歲即善屬文聞於諸公陳洪進之為平海節度使也召昌言為功曹參軍掌牋奏是時太祖已得天下五六年矣昌言累勸洪進納土於宋至太平興國三年洪進乃遣昌言從其子文顯以漳泉二州自歸上上覽洪進表而善之以非昌言無以潤色若此也遂以昌言為徐州推官後五年開進士科擢昌言為第二昌言因獻上紀聖德詩五十韻上大說累遷同知樞密院事公卿大臣皆害之乃短昌言操閩音難曉上曰顧朕能曉之耳無何又以昌言委其母與民

妻於卿里而別取旁妻也行薄不可用上曰昌言貧平因詔賜昌言錢為其母與妻辦裝得乘傳入京師初昌言與趙贊善及贊伏誅上自是惡昌言出知襄州後復入官至工部侍郎卒有文集三十卷蔚按徐氏筆精世龍虎榜十年身到鳳凰池之句不知此乃宋太宗朝泉州劉昌言上呂蒙正相公詩也重名清望遍華夷恐是神仙不可知一舉首登龍虎榜十年身到鳳凰池廟堂只似無言者門館長如未貴時除却洛京居守外聖朝賢相復書誰昌言仕至工部侍郎嘗獻聖德詩五十韻得君之盛未有其比廖執象順昌人父遜以詩顯仕南唐為吏執象生七歲能詩閩潛牛冕召與語大說之引與抗禮甫冠入京師

東越文苑 卷四

奏其詩文於太宗太宗每覽一篇未嘗不稱善端拱初病卒先是陳搏見執象謂之曰子謫仙人也第恐不能久留塵世耳有集十卷徐鉉為序楊億字大年其母懷億時夢有羽衣者告之曰余為武夷君也今者為而子既而產一鶴鵲家人大駭裹而棄之溪其季父曰吾聞閩世之人其生必異迨至溪畔開其裹則鶴已蛻為兒體猶有紫髯尺餘後月餘乃落也季父乃舉之歸其母億七歲能屬文年十一太宗聞之召見億語三日不厭試詩賦五篇歛吸而就太宗大說

令謁者送至中書億復為宰相賦詩一章宰相愕然是
豈庸俗人哉乃為表上之賀帝得異才左右皆呼萬歲
明日帝下制勅億曰汝方髫髻不由師訓精爽神助文
字生知越景絕塵一日千里予有望於汝也授以秘書
省正字賜袍笏得讀書秘閣有頃以外艱歸蔚按名臣
億字大年建州人年十一以神童召試太宗親試一賦
二詩頃刻而成上喜送中書再試執政令賦喜朝京闕
詩亦立就且有願秉出清節淳化中賜進士第還光祿
寺丞億既以詞賦得幸上上於宮中行樂常詔億賦之
未有不稱善以此賜億緋魚然億修正志在承弼未嘗

東越文苑

卷四

柔

四百三十四字

以柔翰婉佞上所得上奉賜輒散之親朋故舊家無奇
羸真宗時累遷左司諫知制誥億為人剛介寡合士有
片辭可紀者諷誦之又手錄之凡集數千篇號曰筆苑
卽亡賴褊陋者則散之士亦以此多不附焉王欽若陳
彭年心忌其能俱毀之然每毀億上益厚遇之上欲立
劉德妃為后大臣諫不聽屬億草制億不奉詔上不望
也而更命他學士億於是謁歸省母不待報而行上遂
親緘藥劑及金帛以賜之億官終翰林學士兼史館修
撰卒贈禮部尚書諡文所著有括蒼武夷穎陰韓城退

居汝陽蓬山冠鼈等集共一百九十四卷蔚按楊大年
十卷景德丁未大年在翰林所自編者詩五卷雜文十
五卷大年以西崑體擅名與錢維演等唱和著有西崑
酬唱億無子以從子紘為後上以億故賜紘進士紘聚
書數萬卷彙其事編輯之曰窺豹篇

蔡伯侏福清人大中祥符間伯侏年四歲應童子科能
詩詩如宿學真宗見而異之賜詩曰七閩山水多靈秀
四歲奇童出盛時家世應傳清白訓嬰孩自有老成姿
纔當學步來朝謁方漸能言便賦詩更勵孜孜圖進益
青雲萬里有前期尋拜東宮伴讀官終乾州簽判蔚按

東越文苑

卷四

柔

四百三十六字

代醉編祥符八年以童子蔡伯希為秘書省正字伯希
年四歲誦書百餘篇上召入禁中應對周詳所誦精習
因命王元美扈言載其歷州郡至八十以列卿致仕蔚按
以官閩書蔡伯侏元符初以司農卿致仕年八十七
又按萬應府志伯侏除東宮伴讀歷司門郎中
黃鼈者連江人六歲能詩大中祥符八年應童子舉賜
進士
鄭伯玉字寶臣莆田人伯玉生八歲其季父試之曰伐
木斧聲聞谷口伯玉卽應聲曰過橋旗影動波心景祐
元年第進士歷殿中侍御史伯玉為人峭直不屈權貴
人以此多嫉之年未五十以親老棄官歸鄉里所著有

不入鴛鴦侶依舊滄浪遠
釣磯怨而不怒之辭也

陳舜申連江人七歲能屬文治熙中舉進士為著作郎
所著有易鑑渾灑發旨審是集兵書訂解高齋文集子
德一幼亦聰敏經傳子史百家之書靡不通貫紹熙中
舉進士為朝請郎所著有橫舟文集

熊節字端操建陽人年十歲日讀易二卦必問難得其
指意乃已慶元中廷對稱旨累官通直郎有智仁堂藁
十卷

鄭君老字邦壽長溪人登咸清四年進士遂乞歸養居

東越文苑

卷四

三

三百六十三字

無何君老父母死服未除而宋祚已終元世祖聞其賢
徵之使者星屬至終不起君老年十歲能詩十二綴文
十六舉鄉試第一十七舉進士孝友嗜學學者多宗師
之君老卒學者私謚曰靖節先生所著有梅壑集
廖衡順昌人生而警敏絕人年六歲縣尉催租見之試
以雨中山茶詩其警語有淚多陳后愁離殿浴出楊妃
困倚欄之句尉湖外人也是時適得家書因語衡曰洞
庭消息寄來遲衡即以巫峽夢魂歸去早為對尉太奇
之名聞於郡郡守以禮致衡試以詩無不立就婉麗可

喜及冠一赴鄉舉不如意遂終其身不復就試

論曰昔蒲衣子生七歲為舜師畢子五歲佐禹學者
多疑之今觀昌言諸人豈不信然徐師仁七歲而
知霍光廖衡六歲而知陳后楊妃之事此非資之所
至也倘有釋氏三生之說乎楊億之鶴蜺詎不異哉
阮逸建陽人仁宗時仕為鎮東軍節度推官是時上求
人可使正樂者未得知杯州鄭向乃進言阮因上其所
撰樂論十二篇并律管十三於是上召見阮使與胡授
同校鍾律分造鐘磬各一虛尋除鎮安軍掌書記上未

東越文苑

卷四

三

三百八十字

之奇也皇祐中上欲更鑄太常鐘磬以為終無以踰於
逸者乃復召逸與瑗議於秘閣遂典作樂事遷尚書員
外郎所著有鐘律制議三卷有易筮有王制井田圖
徐復字希顏建州人也或曰莆田人故嘗以文學射策
不中退而學易通流衍卦氣法復乃自筮其占奇薄不
當得祿於是絕不復射策赴進士舉游學江淮閒數年
益通陰陽天文地理遁甲占射諸家之說他日聽其鄉
人林鴻範說詩忽悟其所以用於樂因以聲器求之遂
得大樂於七音十二律清濁次序及鐘磬侈弇匏竹高

下制度會胡瑗作鐘磬大變古法復嘆曰聖人寓器以聲今不先求其聲而更其器安可用乎後瑗制作皆不效范仲淹過潤州見復復勉西方當用兵推其日月後無少差慶歷初與布衣郭京俱召見帝問復以天人之際復對曰以京房易卦推之今年所配年月日時當小過也剛失位而不中其在強君德乎帝曰善然則來歲何屬哉復曰於卦為乾耳因為帝說乾爻盡九五而止帝曰善曩歲京師黑風固有應乎復曰其兆在內豫王當之矣帝曰善明日拜復大理評事固以疾辭乃賜號

東越文苑

卷四

四百零八字

冲晦處士 蔚按徐復一字復之寅曾孫蘭陵詩話云處士精音律兼通陰陽天文地理通甲占射諸家之說與林和靖為忘年交往來唱和冲晦居萬松嶺和靖居孤山夾湖相望人稱為西湖二處士其詩亦略類

蘇頌字子容晉江人頌之學博通而尤明習律歷舉慶歷二年進士熙寧開與李敏求呂大臨同知制誥當此之時王安石用事以李定為御史定壬人也事下知制誥此三人者三封還之莫肯承制於是安石大怒落此三人職天下稱之曰熙寧三舍人也而名譽益顯久之上召頌判尚書吏部是時宋與契丹通好八十餘年盟

誓聘使莫定其儀禮上於是乃令頌草其事以為非卿莫能也書成奏上上讀之喜曰此去周易序卦未必有間元祐初頌請別制渾天儀上因命頌提舉頌以吏部令史韓公廉曉算術有巧思遂奏用之授以古法為臺三層上設渾儀象下設司辰貫以一機激水轉輪不假人力時至刻臨則司辰出告星辰躔度所次占候測驗不差晷刻晝夜晦明皆可推見前此未有也紹聖四年拜太子少師累爵趙郡公

東越文苑

卷四

三百九十二字

劉詵字應宿福清人 蔚按萬應府志劉詵字應宿伯博讀書而善知樂以進士當徽宗時上書言歷代雅樂因革及宋制作之旨以是拜為大成府典樂又云今燕樂之音失於高急曲調之詞至於鄙俚恐不足以召和氣宋火德也音尚徵微調不可闕臣按古制旋十二宮以七聲得正徵一調惟陛下裁取帝以為然他日禁中出古鐘二召詵按於都堂詵曰此與今太簇大呂聲協命取大成鐘扣之果應又以鐘無餘韻不如石聲復取合之聲益諧帝喜乃命纂續因革禮 蔚按府志禮字下有制字 官至太常少卿詵至孝居母喪有雙芝生於墓側云

劉濤者昌言之孫能詩而工於草書徽宗召入禁中令書雪詩濤書首有亂字上不憚而罷人稱濤以書諫也林搏字圖南福清人少以善八行舉入太學政和五年拜為楚州參軍不赴去隱於其邑之九壘峯以吟詩鼓琴為事初搏北游從皇甫道士學琴道士却之搏鬱鬱歸至餘杭有偽傳道士死者搏號哭不食曰此音絕矣遂往千里反弔之未入門而慟然道士故無恙乃遂相與大驪盡傳其琴法搏性豪逸未嘗輕鼓於人徽宗聞其名三召之乃至時天下將亂搏為鼓悲風之操冀幸

東越文苑

卷四

書

三百八十一字

以琴心悟上也顧上卒不悟罷之搏有琴譜三卷詩二卷蔚按志作詩三卷

鄭所南一名思肖連江人也以太學生應博學宏詞科會元兵南下所南猶叩闕上書元人爭日之遂變名思肖而隱示不忘趙氏也宋社既屋所南居於吳下坐必南向時時望臨安舊都野哭若狂與客贅聚聞有北人語者即引去蓋終其身不與朝士相見云所南工於寫蘭邑大夫嘗請求不得乃文飾其短長叔之所南曰頭可砍耳蘭不可得所南嘗自題其蘭曰純是君子絕無

小人深山之中以天為春又題寒菊曰禦寒不藉水為骨去國自同金鑄心以此知所南之蘭固不妄與人也論曰先王之世教民以德行道藝藝固儒者事也阮劉之知樂徐蘇之易理律歷此豈可與淺學者道哉搏濤寓諫於琴書所南托興於蘭菊雖屈大夫陶彭澤何以加焉

蘇隨晉江人嘉祐二年為博羅令隨本詩人好游山水既已居官任職鬱鬱不得志嘗屏騶從窮陟羅浮山中庶幾葛洪而遇之一日睡覺題詩曰夢來鸞鳳到仙家

東越文苑

卷四

書

三百五十二字

侍女風流魏月華琥珀杯頃千載酒琉璃瓶種四時花金函藏錄文刊玉石壁題名篆點砂一枕北窓初睡覺日移門外柳陰斜於是遂棄官歸脩葆神煉氣之術久之端坐而化

黃希旦邵武人也熙甯閒居於太乙宮泊然無為獨時時歌吟自適既已卒人復有見之於蜀者以詩寄其友曰昔游西太乙今日返成都若問去來事雲藏月影孤其二曰地水火風疆名四大迷蕩真源種種憎愛咄哉惑癡會即便會雲散月明廓周沙界

僧無求尤溪劉氏子也少業儒博涉羣書已而棄為僧
遍游名山而發之詩有塵外趣是時朱松為尤溪尉以
詩友無求序其詩詩一卷

陳易字體常莆田人少好學該綜經史工五七言詩熙
甯初游太學會太學試士士有奸進者易耻之即南歸
閩棄其舊學去學易學於仙游張弼自謂於爻象得五
行醫卜地理之術也久之復去學佛遂與學佛人曰需
者結廬於邑之蔡溪居之蔚按仙遊縣志遠軍絕慾日
惟一飯既而需他徙易乃獨居寄炊於山下香泉寺日

東越文苑

卷四

三百八十一字

致飯一盂或遇風雨溪漲至經旬不食如是者五十年
崇甯初興化太守郭重舉易遺逸又舉易八行易辭以
牋曰早粗修於八行晚但了於一心心既本無行亦何
有於是重不敢強易為人無忤視無懦言與人居或終
日不一語語即教以孝弟及老莊釋氏之意人莫得而
測也蔚按陳易著有石門蟬蛻集
馮觀國者自稱無町畦道人邵武人也好以詩贈人語
不可曉其後視之皆其人未來禍福盡驗或有誚其醉
狂者觀國謝以詩曰踏遍紅塵四百州幾多風月是良

儔朝來應笑酡顏叟道不相同風馬牛紹興中端坐而
逝

白玉蟾字白叟本姓葛名曰長庚閩清人也大父為瓊
州教授因不復歸玉蟾早孤遂從其母姓以白然玉蟾
屢變其姓名人皆稱之玉蟾七歲能詩賦背誦九經長
益博洽儒術好飲酒任性每飲酣掀髯伸紙運墨如風
頃刻數千萬言率閱肆詭奇離合以三氏初玉蟾游於
黎母山遇神人受以洞玄雷法後居武夷山出有入無
飛昇隱顯莫窮其妙嘉定中詔徵赴闕館於太乙宮一

東越文苑

卷四

三百九十六字

日不知所往所著有白真人集
曹山釋耽章者莆田人其家姓黃氏耽章幼奇逸能詩
年十九棄家為僧淨業精進而詩不廢南州帥聞其名
遣使禮致之耽章以詩付使者曰摧殘古木倚寒林幾
度逢春不變心樵客見之猶不採郢人何事苦搜尋蔚按
耽章黃姓入靈石山為僧咸通中謁長安晤本僧公份
稱之由是名冠叢林後居曹山號木寂南平王鍾傳以
禮致之不往偈答云摧殘枯木倚寒林幾度逢
春不變心樵客見之猶不採郢人何事苦搜尋
無住道人者閩人不知閩何許人孩時為雲游僧竊而
之南海之楚之蜀長於五臺山老於永嘉稱曰無住道

人道入幼不識一丁年五十忽入定四十餘日乃出出而矢口爲詩文皆沉着有味有集四卷

論曰蘇隨黃希旦諸人者立乎釋乎其緒餘皆以發藻爲聲然隨與易視榮名若腐鼠棄之觀國以先知二僧以蕩累此皆心性靈徹非苟然者至若希旦玉蟾及無住道人則渡生死海而登彼岸豈與曹唐靈一輩爭奇五字哉

傳自得字安道其先濟源人父察當蔡京之爲相遣子攸左顧於察將女之察拒弗答也宣和七年以吏部員

東越文苑

卷四

表

三百四十八字

外郎接伴金使察至燕而金已入寇擁之北去道遇金太子幹離不粹之使拜至於衣袂顛倒察終不屈以是見殺及喪還自得奉其骨避地泉州因家焉自得博學能文章以父死事補官至漕使所著有至樂齋文集三十卷子伯壽伯成同登隆興元年進士伯壽工文而薄於行伯成受業朱熹仕至龍圖閣學士其居官好持論強諫不媿其家所著有竹隱集三十卷奏議十卷蓋志六卷

趙庚夫者宋諸趙支屬也尉按庚夫字仲白居於莆田庚夫舉

進士不第以宗子取蘊結無聊恆發之於詩嘗自刪取五百首既沒劉克莊復刪之得百首稱山中集屬趙以夫序而傳之

趙必暉字伯暉太宗十世孫也當宋末造從端宗至福州爲承議郎居數月帝幸泉州招撫使蒲壽庚謀以泉州降元遣兵逼必暉使草降表必暉遽引刀自頸不殊壽庚乃舍之既而壽庚盡縛諸宗室將坑之於是錄曹參軍吳伯厚以計脫必暉操之亡後必暉遂居泉之東陵有茹芝東陵等集

東越文苑

卷四

表

三百五十八字

張德字孟浩橫渠先生九世孫也德生於金谿以寶祐四年進士爲太常博士知邵武縣是時天下已亂羣盜蝟起德捕盜至建陽遂解印綬爲賓朋德居建陽以詩爲業諸建陽名士皆與唱酬相樂也及宋亡乃作詩寄劉須溪曰首陽餓夫甘一死叩馬何曾罪受幸斜川頭上漉酒巾義熙已後爲全人吾聞大椿八千春幾見滄海飛黃塵太空日月兩枝燭偏照有情歌與哭歌聲不似哭聲多淚漲一江春水綠蒼天可望不可到幾欲哀鳴心草草當時若有堅剛腸豈謂鐵山堪踢倒乾坤有

限天何云方今天下書同文歲寒尙有須溪君十年閨
遠不相聞紛紛兒女犬羊念惟觀青原山不變平生五
色爛胸中留與睢陽同一傳嗚呼古人不復見地凍天
寒正冰霰德卒有于湖集數卷

論曰宋二祖豈非有道之長哉靖康之世舉宗北遷
康王以出使得免復延九世及壽庚肆虐必睚亡命
至今苗裔不乏焉傅察可謂烈丈夫矣張德大儒之
後觀其寄劉須溪詩有足多者世有人非倖也

東越文苑

卷四

四

一百七十一字

東越文苑卷之四終

東越文苑卷之五

明侯官陳鳴鶴汝翔輯

趙世顯仁甫訂正

邑後學郭柏蔚增訂

元東越文苑列傳第五

陳普者字尙德甯德人也居於邑之石塘學者稱之曰
石堂先生而普則自以思齋爲稱道之不明夫子之業
或墜焉吾思已普產於宋之季世適元世祖以左衽代
宋天下方馳於牛鼎以輔新朝普獨恥之退而與弟子

東越文苑

卷五

三百三十一字

讀書明道始於四書六經而及於律呂天文地志算數
之術無不各臻其妙普之教弟子也惟踐履是務急悽
悽以從若夫鉛槧之役鴻藻之技非所及焉故普所爲
文及詠史詩二十餘卷具率其胸臆非有艷發綴於詞
林然普精於算以推律呂刻漏不爽黍粟有算書詞林
重之蔚按通志陳普著有四書句解鈐鍵學庸旨要孟
子纂圖四書五經講義書傳補遺易經解註易說
渾天儀論天象賦咏
史詩斷凡二十二卷其後邑有陳自新治五經而獨以
易數顯門本於傳義衍以皇極經世書自新亦著書曰
起興集

毛直方字靜可建安人宋咸淳中郡薦之未用也世祖
之世直方授徒以教所著有詩宗羣玉府有詩學大成
有聊復軒文集二十卷蔚按建安縣志毛直方著有治
靈稿四卷聊復軒稿二十卷嘗
編詩學大成及詩宗羣
玉府三十卷行於世

林全字子貞弟合字子常福清人當元之初與二人者
自以其高祖適至其父公遇四世臣宋故遂不臣於元
植梅百株而結廬居於其間以著書至元中臺郡進言
上上詔徵其所著書授以官兄弟並辭不受全有小孤
山人集當宋季時福清有兩林全其前林全事宋為監

東越文苑

卷五

三百九十字

丞有子曰空齋者失其名景炎末以故知縣散其家財
募少年為宋狗下永福既而復陷遂盛服坐堂上死之
或曰死宋者即子貞林全號曰空齋其實非也

郭暉字德基長樂人暉弱冠以經藝顯名學士皆北面
之至元中舉遺逸為吳江教授卒門人私謚純德先生
暉之詩文和平沉深不事琢鏤稱梅西先生集蔚按二
十卷
王都中字邦翰一字元俞福甯人都中年十七事成宗
為平江路治中累拜浙江行省參知政事名聞天下有
本齋詩集三卷蔚按通志都中卒
贈太師諡清獻

韓信同字伯循甯德人信同少為文賦好駢麗語既壯
受業陳尙德遂刊落華藻究心伊洛關閩之說延祐四
年應江浙鄉舉不合退居家教授終身不窺於戶外所
著有集史類纂及詩文十餘卷蔚按信同著有
三禮圖說二卷

雷機字子樞建安人擢延祐中進士機年七十拜為翰
林待制所著有易齋集黃鶴磯集碧玉環集龍川集鄞
川集環中集蔚按機德潤之子延祐五子進士愿官閩
中平反冤獄調惠安縣尹民立像祠之
楊載字仲弘浦城人家於錢塘與虞集揭傒斯范梈齊
名世稱虞楊范揭也初吳興趙孟頫在翰林得載文讀

東越文苑

卷五

四百九十六字

之大說徧贊於公卿閒載以此名譽日益盛武宗時以
布衣召為翰林院國史編修及延祐初仁宗以科目取
士載首應詔登進士有詩集行於世

黃鎮成字元鎮邵武人延祐中鎮成隱居南山諸公以
為賢屢薦之不起因作寫懷詩曰白日不停馭頽波竟
東馳忽忽年歲改念此將安歸我欲驅車行太行路嶮
巖我欲駕方舟滄海無津涯豈不顧行邁出門慎所之
有田南山下可以供盛筵有廬在中田可以譚詩書上
探羲皇際下及商周時賢聖尙淪落微生何足疑懷哉

羨門子千載以為期鎮成於是遂終身不仕遍歷楚漢
名山周流燕趙齊魯之墟浮海而返登海中普陀落迦
山慷慨賦詩翛然有蟬蛻塵囂之志所著秋聲集十卷
語多奇警蔚按元鎮著有尚書通考周
易通義中庸章指性理發蒙

林泉生字清源永福人生而穎悟讀書一過輒通為文
以雅健詩以豪逸著聲於時天厯中登進士第蔚按天
厯二年

進同知福清州事泉生雖儒者而善為兵擊淨海賊於
海上盡襲殺之擢知州事有惠愛於民盜賊不敢窺其

境上召為翰林直學士卒謚文敏所著有春秋論斷有
東越文苑卷五
四百零七字

覺是集蔚按府志林泉生與盧琦陳旅林以
順稱閩中文學著覺是集二十卷

吳鑒閩縣人鑒為文詞簡潔清新為一時推重其文集
多散逸獨殘編斷簡士大夫家往往有存者

黃清老字子肅邵武人清老五歲日誦數千言通於經
術習於文詞長擢進士第累官翰林國子院編修當元

之季聲詩委弱清老詩獨幽逸俊雅足挽頽風所著有
樵水集

林廣發字明卿龍溪人至正間為安溪校官蔚按漳州
府志廣發
以部使者薦授安溪學職普冠作奉府檄招降以功授
其縣主簿每俸至委訊輒曰此平民也府帥問何以辨

日獲於巢穴者為賊獲於井里者為民此俘皆於井里
得之何謂賊自是俘至多免死福建分省置汀漳屯田
萬戶府以廣發為廣發居家孝友言行一軌於禮安溪
其府經歷未久卒廣發居家孝友言行一軌於禮安溪
自令丞以下無不尊之為師所著有三溪集蔚按三溪
者宋高東
溪登陳北溪淳蔡南溪汝
作也廣發皆向慕之故云

陳旅字眾仲莆田人旅為詩文高古事元順宗順宗以
旅儒雅拜浙江儒學提舉遷應奉翰林旅雅好山水聞

有佳處輒閒步往坐卧其中晝夜游不厭得句則欣躍
而歸時人不識也薩天錫贈之詩曰江南少識陳眾仲

闕下才名北斗齊直閣每從花底見揮毫曾向御前題
東越文苑卷五
四百零六字

觀魚小海鳳新浴立馬上林鶯亂啼今日西湖堤上路
獨騎欵段踏春泥陳旅嘗過虞集與集譚詩集嘆曰此

所謂我老歸休付子斯文者也遂舍旅食飲之以為石
交旅官至國子監丞有安雅堂集行於世蔚按陳眾仲
號荔溪著安
雅堂詩文集十三
卷虞集為之序

彭炳字元亮崇安人炳游於齊秦駙馬烏谷孫雅知炳
賢聞炳至遂先為除舍郊勞從者執弟子之禮身親往

師之由是炳名籍籍起至正末徵為端本堂說書不就
也炳之詩以陶柳為宗有集一卷

林清閩縣人晉晉安太守林祿之苗裔也清以家世自負恥事胡元遂變姓名匿居山寺會郡太守校黃籍於是以前暇時問僧曰寺有異人乎僧曰有桐帽而衣褐者常寄食飲寺中居甚貧而歌吟自好不肯受憐於人意者其是矣太守即召見之問能詩乎曰能是時方以八音編黃籍太守即以命題林清即應聲曰金紫何曾一掛懷石田茅舍自天開絲竿釣月江頭住竹杖挑雲嶺上來匏實曉收栽藥圃土花春長讀書臺革除一點浮雲慮木筆題詩酒數杯太守大驚異之問清姓名清

東越文苑

卷五

六

三百六十七字

以詭對於是太守乃客清而觴之與之論海濱人物太守曰吾聞閩有林清者雄才碩德足師也惜未見其人耳清不覺色動太守曰君殆林清耶清曰吾方媿不若清耳若清者公安得而見之大守大笑遂盡驩而罷明日訪之則亡於是太守使人遍閩中物色之終不復見乃知曩者固清也清曾孫誌明永樂閒為翰林院侍讀別有傳

吳海字朝宗閩縣人父某仕元為涪州令嘗樂鄉魯之風勅海徙居之未能也海因自稱魯客志其未得返於

魯也今雖在閩吾客也雖道四方亦客也他日至於魯而止焉則為魯人矣海度元有亡徵終無可奈何遂不宦事元及明興以家世為元臣亦不宦事明會部使者盡薦其賢召赴史局海遂稱疾篤固辭如更逼令驅使甯受罪責不悔也海與人交務在甚之於道不為依阿趨和元湖州路總管王翰屏居永福山中與海相得驩甚我太祖皇帝使使者疆起翰將用之海聞命下即白衣冠往弔未至舍而得翰書與訣入門而翰自又死世謂吳處士逼死翰也翰既死海撫其孤教之孤傅最知

東越文苑

卷五

七

四百一十二字

名別有傳孤修以文學應郡舉為訓導海所著命本一卷書禍一卷聞過齋文集八卷

陳信惠字孚中晉江人初為舉子業試有司不中去而學古文詞乃以才能應帥府辟為順昌尹有中齋集杜本字伯原本清江人移家於武夷至正壬午以翰林待制聘修三史強起至武林因辭疾不行所著有清江碧嶂集又編五聲韻自大小篆分隸真草以至化蕃胡元蒙古新字靡不收錄蔚按建甯府志杜本字清碧皇京師不果用文宗初立遣使召不赴書無逸篇附進至正中大臣奏授翰林院待制兼國史院編修官本以疾

留武林後歸武夷卒
有清江碧嶂詩一卷

論曰閩稱海濱鄒魯俗多倣節馳於義以故胡元之興百有餘年懷鉛之士未有肯通籍至大官者往往剗迹以遊其志及其末乃有吳海之屬爲之守節若魯不下漢無媿於魯客矣

東越文苑

卷五

八

二百零二字

東越文苑卷之五終

東越文苑卷之六

明侯官陳鳴鶴汝翔輯撰

趙世顯仁甫訂正

邑後學郭柏蔚增訂

明東越文苑列傳第六

張以甯字志道古田人本元泰定進士蔚按泰定四年進士爲翰

林學士者也以甯在襁褓中卽嗜讀書甫六歲日記千

言八歲人有巧詆其世父者以甯不勝忿詣吏辯數語

斷斷有序吏異之命賦琴堂詩立就以此免其世父我

東越文苑

卷六

十一

三百三十三字

太祖卽位之二年徵至京師拜翰林侍讀學士以甯爲

上使使安南旣至會安南王卒國人請遂授印於世子

以甯不許乃遣介使與其國人馳奏天子天子自裁之

以見爲人臣不敢擅權於境外先是安南俗不知禮

義謁尊貴跪膝三拜以甯因說世子用中國禮行三年

喪令其國人稽首頓首毋敢簡易於是上聞之大說賜

以甯聖書及詩十章未幾以甯卒交州上使使者迎其

喪歸葬古田以甯詩文有翠屏集蔚按晉安風雅翠屏集二十卷淮南

集南歸紀行安南紀行二集宋濂稱其所著豐腴雄峭

清圓委蛇爲一代之奇作劉三吾亦以爲國朝之完音焉

林元凱一名唐臣一名弼龍溪人也元至正中舉進士仕爲郡幕我太祖卽位聘元凱與修元史擢考功主事使於安南還拜豐城令十年復使帝酌以卮酒遣之元凱因獻詩曰曙色熹微漏箭催暖風開扇舜瞳迴雲扶紫鳳臺端下山擁蒼龍殿角來玉筍聯班隨曉仗金莖分液賜春杯小臣再忝馳驅使擬和皇華媿不才元凱至安南安南王以元凱欵實奉黃金珍珠爲壽元凱固

東越文苑

卷六

二

三百七十三字

謝王王固進強致之元凱歸具上其金珠帝嘉其節拜元凱吏部尙書郎出守登州有林登州詩集蔚按登州齊文集使南集詩經解義宋儒會解行於世詩集共二十三卷

林鴻字子羽福清人少任俠不羈讀書能強記高皇帝時部使者以人才薦鴻授將樂訓導居七年擢拜膳部員外郎高皇帝臨軒試龍池春曉孤鴈二詩一日名震京師是時鴻年未四十也高皇帝治尙操切而鴻性脫落不善仕又以爲散秩無自表見遂自免歸歸益閉門謝客肆力爲詩顧獨數游三山三山周立黃立皆師事

之學爲詩也世稱二立云浦舍人源者晉陵人故與鴻同時仕而以詩來謁鴻鴻不見使二立問所爲來源出所懷詩投之曰以此相評耳二立讀之至雲邊路遠巴

山色樹裏河流漢水聲驚嘆曰吾家詩也白鴻出見之賞愛篤甚因避所居舍源日與爲詩由是浦舍人之名以起其後閩人言詩者皆本鴻鴻與唐泰高廷禮王恭王褒王偁陳亮鄭定及二立號稱十子而林敏陳仲完蔚按長樂人以字行洪武十八年進士官至右春坊贊善有簡齋迂稿鄭關蔚按關字公石室山人著林伯璟蔚按林伯璟字懷之閩縣人洪武有石室遺音鄉貢爲郡學訓導著有友漁集

東越文苑

卷六

三

四百七十五字

張友謙趙迪皆林鴻之弟子也蔚按龍性堂詩話云吾郡林子羽鄭繼之咸工七律子羽刻意三唐已造堂奧繼之髣髴工部幾奪神骨同時高袁李何亦爲却步所不能與爭名者以樂府古體也今人議吾鄉詩多本子羽聲調平穩日爲閩派大抵緣晉安風雅一刻故耳晉安風雅由當時王李之派盛行選者不能另出手眼特取聲調整齊者以悅里耳非作者之咎也

唐泰字亨仲閩縣人洪武二十七年進士爲陝西按察司副使蔚按唐泰侯官人著有善鳴集十卷高棟字彥恢仕名廷禮長樂人本宋提刑張翀之後也曾祖麟出繼高氏因襲其姓棟爲人醇厚事親以孝聞博學能詩又善書畫客從棟求畫棟輒自戲令我作無

聲詩耶蓋世稱棟有三絕也棟嘗總唐人詩揚其品
有正始有正宗有大家有羽翼有接武有正變有餘響
有傍流凡九十卷號曰唐詩品彙又有拾遺十卷正聲
二十卷然其宗旨則歸於開元天寶之間唐稱詩三百
年其大較如此矣文皇帝時棟以布衣召入翰林為待
詔遷典籍卒所著有嘯臺集木天清氣集蔚按晉安風雅高廷禮集
共二卷

王恭字安中閩縣人也環閩皆山而恭家故貧則為樵
往來羣山中自稱曰皆山樵者恭善為詩援筆而千言

東越文苑 卷六 四 三百七十八字

立就文皇帝四年有司以儒士薦恭強起至京師年六
十餘老矣與修永樂大典是時友人王偁為翰林院檢
討戲謂恭曰君無以會稽章綬故來耶恭從容笑謝曰
吾山中斧柯幸無恙君毋深謂我為矣居三年大典成
試詩高第授翰林典籍投牒歸著詩數十卷曰白雲樵
唱其在金陵曰鳳臺清嘯其歸田曰草澤狂歌蔚按王恭諸集
共三十卷 廬陵解縉稱其布衣蕭然不慕寵榮強之而起
朝陽鳳鳴此足以槩恭
王褒字中美閩縣人蔚按晉安風雅作侯官人洪武中以國子生舉

應天鄉試文皇帝初即位褒以與脩高廟實錄擢翰林
院修撰為大典總裁當是之時海內無事上雅好詞翰
常令從臣賦詩第其高下而褒恒高等賜以寶鈔久之
改褒漢府紀善卒所著有養靜齋詩集蔚按養靜齋詩集十卷
王偁字孟敷永福人父翰本靈武人也喜為詩尤工於
書元末為閩省郎中遷潮州總管及元亡遂服黃冠屏
居永福山中為永福人我太祖聞其賢詔有司強起之

翰因自殺偁少從父友吳海學蔚按徐與公題問過齋生朝宗為人尚行檢重氣節洪武初隱居不仕與永福王翰友善翰為勝國死先生經紀其家撫遺孤偁教之

東越文苑 卷六 五 四百十六字

學士解縉稱其人品當在蘇長公之列文亦相類至於
詩則凌轢漢唐使眉山見之未必不避寵而煬也偁舉
洪武二十三年鄉試為太學生乞歸養母及母卒柴骨
爨樂既葬廬墓下者六年永樂初以薦授翰林院檢討
為大典總裁官後坐事謫交州又坐與解縉善逮詔獄
庾死偁之為人骯髒自許視諸子瑣瑣者不啻卧之地
下以是名雖日彰而謗亦隨之所著有虛舟集
陳亮字景明長樂人故元儒生明興二祖皇帝累詔郡
縣徵遺逸或推轂亮亮辭不起作讀陳搏傳詩以見志

亮為詩冲淡悠然軼不盡傳蔚按通志陳亮元末諸生亮不起築小樓山中購四方名書藏之日與高廷禮王恭周立輩載酒泛舟登山選勝意豁如也著有滄洲集鄭定者閩縣人也字孟宣善擊劍工古篆行書陳友定辟為記室友定敗鄭定浮海亡在交廣閒久之稍還遂居長樂高皇帝末年徵授延平訓導歷國子助教有澹齋集

周立字微之閩縣人蔚按集作侯官人永樂中以文學徵拜祠

部尚書郎其為詩瓌奇託興悠遠而怪者如長吉率蔚按周立著宜秋集八卷為徐興公所編又按紅雨樓題跋微之與龍門高廷禮善令蒼頭肩書數千卷止廷禮家

東越文苑

卷六

六

四百四十二字

讀之無何別去盡棄其書曰已在吾胸中矣又按率字下疑有闕字

黃立字立之侯官人也其初本將樂人林子羽為將樂教官時黃立為弟子子羽雅重黃立嘗為詩稱之曰青衿二十徒達者惟黃立而黃立蓋嚴事子羽及子羽棄官歸黃立挈妻子入福州終身師事之已而以歲貢入成均老矣授泉州訓導卒詩蔚按黃立著有鳴秋集又按詩字下疑有闕字論曰自元歷而下為詩者尤趨棘猴丸劍哉救其弊者則土簋康瓠宋人以詩紀事而詩亡元變而嫺婉若婦人好女雖差勝之而詩未嘗不亡至林鴻輩十

子崛起草昧與詞林更始復之乎大雅即初唐四家何以加焉袁黎平集十子詩稍以其意去取之余讀其全集有足多者焉聖盡去而微傷鼻矣

鄧定字子靜閩縣人高皇帝以遺逸徵之不起遂削迹於竹溪之上自題其堂曰耕隱有耕隱集數卷當此之

時邑人按察副使陳輝字伯焯有存庵集蔚按陳輝永樂十三年進士著有琴邊清唱趙迪字景哲有鳴秋集蔚按趙迪洪武中布衣鄭迪字

公啓有石室集蔚按鄭迪洪武中布衣長樂林敏字漢孟有青蘿集蔚按林敏永定之詩蕭散輝之詩宏深趙迪之詩渾樂中布衣

東越文苑

卷六

七

三百九十九字

厚鄭迪之詩豪逸敏之詩清和而閒曠此數子者皆與十子相倡和稱為敵國而名不出於州里鄭居貞者其先新安人也父潛官閩中遂家於侯官而生居貞居貞能為詩洪武中舉明經歷官河南試叅政既去吏民懷之居貞雅與方孝孺友善孝孺之為漢中教授也居貞贈以詩曰翩翩紫鳳鷁羽翮備五彩徘徊千似翔餘音散江海於焉覽德輝濟濟鏘環佩天門何差我羣山久相待晨沐晞朝陽夜息飲沆瀣如何復西飛去去秦關外岐山諒匪遙啄食良自愛終當巢阿閣

庶以鳴昭代永樂初孝孺得罪居貞以贈詩故坐孝孺黨論死居貞所著有閩南集關隴行藁歸來稿隨稿檜廷稿

楊榮字勉仁建安人初名子榮登洪武庚辰進士拜翰林院編修太宗皇帝即位更其名榮用為文淵閣大學士榮事太宗至英宗皆為大學士歷尚書太傅與楊溥楊士奇皆以大學士輔政功名著於當世相業偉焉當世稱之曰三楊正統初榮卒諡文敏有文敏公文集藍仁字靜之弟智字明之崇安人也當元之季皆學詩

東越文苑

卷六

八

三百六十二字

於杜本洪武十一年智用明經拜廣西僉事以廉愛稱有詩集曰藍淵仁以字行為武夷山長有藍山集

林興祖侯官人洪武初從父之官潮州遂家於海陽以才行舉為工部尚書郎廣西叅議有棠陰清趣集

吳源字性傳莆田人洪武初由明經授興化府學教授其弟子林廷綱既以能詩事高皇帝為給事中乃言師

吳源於是天子乃召源拜為四輔官未之奇也既踰月源即請歸老明年天子思之以為賢復召以為國子監

司業卒於官有文集二十卷莆陽名公事迹三卷

林士敏本名懋以字行莆田人也蔚按莆田縣志林父仕敏初名世懋善同工於詞賦元末以鄉薦署泉山書院長士敏少受父業當高皇帝時由鄉貢入太學為刑部尚書郎好極言忤上旨謫南丹州吏永樂初起知南康淮安二府士敏潔行廉介衣裘悉取於家士民頌之所著有芹邊集匡廬小稿

方槐生字時舉初名樸莆田人樸通春秋詩書三經善講說為文辭元季以學官辟槐生不就與邑人能文者為壺山文會洪武初郡舉槐生為興化府學訓導槐生

東越文苑

卷六

九

三百五十四字

修莆陽人物志起唐貞元終於元末書未成而被誣以死今存者惟名臣一類

郭完字維貞莆田人篤行君子也當元至正之際隱於壺山與方槐生為文會會者二十有二人皆以氣節相

高而完為詩效許渾薛能絕類之完貧無子所著詩軼不傳惟閒出於壺山文會集中

林廷綱莆田人不知其何起當洪武初為吏科給事中

以詩事上上愛幸廷綱廷綱侍上游江閒殿上倡詩詔廷綱足之上曰江閒小殿與雲齊梁上新添燕子泥廷

綱曰雉扇曉開紅日近龍衣春濕海雲低旌旗影裏獵
貅息斧鉞門前騏驎嘶簪筆詩成同拜舞太平天子賜
新題又承制作春江漁父圖親題於殿壁曰浩蕩乾坤
一釣徒絲綸終日倚菰蒲桃花浪暖魚堪膾桑柘春深
酒可酤歲月不知蓬鬢改江湖真與世情疎熊羆自入
君王兆四海于今誦帝謨上覽之大說賜名恆忠廷綱按
原名紀明太祖盡言直諫賜名恆忠後以事忤旨賜
盡上尋悟已無及矣命葬太平門外立石旌之著有林
舍人詩集

東越文苑

卷六

十

三百八十五字

新意七言歌行麗縟奇崛有溫李之調近體瞻麗不爲
雕畫高皇帝時人或言衡起家爲增城知縣蔚按莆田
縣志伍衡

所著詩文多
散佚無全稿

黃麟字伯厚莆田人洪武中以文學召入見天子授翰
林院應奉會天子有事於園丘御書門帖曰大明日月
光天德洪武山河壯帝居麟熟視良久以足踢下之上
大怒將加重刑麟頓首奏曰主臣死罪有之願日月光
天德山河壯帝居陳後主句也以聖朝用之豈可以令
眾庶見乎上色解因詔麟易之麟應聲曰乾坤一統歸

洪武日月雙輪照大明上曰善遂不過麟他日麟入朝
而髮亂冠傲上以爲大不敬屬吏械繫麟仰而歌曰
髮亂冠不正頭中蟻虱多若能皆剗盡願唱太平歌上
知麟語之以微言也笑而宥之因命作京城曉望詩麟
即奏曰清晨獨上鳳皇臺極目乾坤氣壯哉萬里江流
連海濶五湖樓閣倚天開金門鐘響千官擁玉筍班分
萬馬回聖主無爲崇治化衣冠濟濟總英才上大說賜
帽帶紵絲麟辭謝不敢當賜但乞歸山詔許之麟自是
遂不復出

東越文苑

卷六

十一

三百六十二字

陳亦言字汝納本古田人父瓊至正閒爲晉江監場官
因家焉亦言嗜學而長於詩賦不樂仕宦所與爲詩者
皆名士大夫蕭子玉趙應嘉輩十餘人也亦言年八十
卒有潛畝集其後宣德閒有陳璫亦由福州來居性孝
友以善詩詞累薦不起稱徵士云

劉嵩字子中晉江人元末耻爲胡臣遂隱身酒人酒酣
歌詩輒數千言里中人皆謂之謫仙嵩卽自謂我謫仙
也飲益豪家貧無以爲衣食業人或遺之卽送酒家趣
醉我不問其多寡或有奇羨則以周人之乏洪武初以

賢良方正薦授廣西州判卒於官有中齋集

沈得衛連城人陳友定為福建叅政致得衛於賓幕欲

官之得衛去而隱於蓮峰與邑人伍清源為詩酒交我

太祖既殺友定定天下辟得衛清源皆為儒學訓導得

衛有東崖樵唱集蔚按連城縣志沈得衛字輔之端恪

嘯咏洪武初郡邑聞其賢辟清源以洪武十三年應明

為本學訓導著東崖樵唱集清源以洪武十三年應明

經舉蔚按連城縣志伍清源字石泉善詩文洪武初本

舉授寶鈔提舉司副使以疾告還自號秋圃

居家黜浮屠子孫至今守之卒年八十七

古平公林枝者鳴鶴母家之遠祖閩縣人父曰海仕元

東越文苑 卷六 主 四百四十三字

為莆陽學正及明興累辟不起遂以舊官成鳳翔以死

公既痛父死因絕意游宦屏居於古平庄出其父書讀

之稱曰古平先生古平庄者方山之麓去城市遠不為

人所知獨邑人陳輝永福王偁長樂王恭輩數人一歲

率再三過過益具蔬肴極談浹辰乃去此數人或稱先

生才先生急掩其口曰毋禍我我乃乞骸骨於諸公口

中以故先生無名稱後世無知者鳴鶴少時嘗於陳輝

家讀先生寶月樓賦而善之乃之舅氏檢其故笥得諸

公札書數囊而王偁者什七有偁與解縉易名書者亦

數帖偁述先生之為人如此而先生無著書有詩數篇

不類其賦或曰非先生詩先生詩類鄭定

林紹字涪裕長樂人工五七言長律王恭薦之於朝徵

不起有林泉清響集是時郡人陳仲完有簡齋集按察

使洪順有鷄肋集馬鐸李騏字彥良永樂十陳申皆以

文名鐸與騏皆狀元及第蔚按釋史彙編狀元馬鐸少

聲鼓子花不省所謂後與同邑林誌同舉進上誌高才

鄉會皆第一殿試時忽夢馬踏其首以是快快爭于上

前上日朕有一對對佳者狀元也日風吹不響鈴兒

草馬即對以夢語而誌思竭不能於是得賜狀元

知潮州府潮州人稱之曰文章太守

東越文苑 卷六 主 四百二十六字

羅泰字宗讓閩縣人性至孝母喪不能葬語及未嘗不

泣下也蓋既葬而後飲酒食肉泰學閱博善為文章洪

永閒以明經取士泰即兼治易春秋聞之言易春秋者

皆宗泰泰獨不肯與諸生試隱居教授弟子登進士者

二人鄉貢者十餘人宣德壬子南京兆尹聞泰名聘為

考試官泰辭不往曰吾志善一鄉足矣彼都人士也安

敢與知泰所著有寶林集行於世蔚按通志羅泰著有

晉安風雅羅泰著建安楊榮志其墓曰好古力行君子

也

林誌字尙默閩縣人父興嘗夢梁僧寶誌入室而生誌因以名焉誌幼穎悟其母日授經傳卽朗然成誦在髫齡時已喜爲文辭年十四從王偁學日記萬言晝夜寒暑不少懈父母憫之閉其膏油誌輒暗誦舊習亦至達旦由是博通經史百家子集無不研究然頗好詰難見鋒鏗以折人短長偁因字之曰尙默誌卽佩服終身不妄笑語永樂辛卯舉於鄉壬辰禮部試皆第一殿試賜進士第二累官右春坊右諭德誌性醇厚恬於勢利每公退輒閉一室歌咏竟日與世若不相涉所著有節齋

東越文苑

卷六

十四

三百七十三字

集

鄭閻字公望閩縣人博學善屬文永樂初貢入太學因以應天府鄉薦登永樂十年進士蔚按鄭閻永樂十年會試第三十八觀政刑部會當奏讞疑獄大司寇集其屬議庭中閻傳古義欲與輕比大司寇欲重之閻爭不能得遂投劾乞授教職乃補教諭積三十年稍遷廣信府教授廣信太守素侵牟食民者也閻因舉鄉飲禮揚解斥之遂不與歛閻爲人剛直好面折不能容人之過以故久宦不達謁歸鄉里居蝸舍與寒士等故人洪英以御史大夫歸役

十餘人舉裝閻薄之遂避不肯見英英自往索得之君何無故人之情也閻曰吾聞君資厚耳於是英立邀閻至其家示以橐中裝皆方書往牒及諸公奏議閻乃色喜把臂如初閻有抑齋集

嚴烜字熙叔懷安人永樂中以楷書預纂修授八品秩烜耻以書顯辭乞歸養久之舉進士拜監察御史遷浙江僉事烜宦三十餘年屋不增一椽所著有師韋齋集林文秩者懷安人蔚按萬曆府志文秩字禮亨江西中式文秩十歲能文其舍傍有彌陀寺郡太守嘗游至彌陀寺太守與寺僧

東越文苑

卷六

十五

三百七十六字

語問里中賢士寺僧日里中有林文秩年十歲人皆謂之奇童善奕也太守固善奕乃使人召文秩文秩至則長揖與太守抗禮無所屈奕又連勝之太守曰善哉奕文秩曰僕之爲文亦若是耳太守因使爲彌陀寺賦頌刻作數百語其詞典麗太守讀之驚以爲神卒與爲賓主文秩年十三舉於鄉永樂中與同產弟文積蔚按文積字嘉亨同舉進士同爲庶吉士文秩拜監察御史擢山西按察使有賢聲文積通判岳州府其爲政務於撫字所著有梅湖集

鄭珞字希玉閩縣人以春秋舉永樂乙未進士授庶吉士改刑部主事從征北虜至毡帽山應制賦詩稱旨賜黃龍綵緞宣宗時轉甯波太守卒于官郡人祠之名宦有訥庵集四卷

雷境字彥達建安人境幼孤事母至孝好誦讀以為務家貧至無以自資不顧也永樂初部使者以境孝聞於上徵至京固辭歸遂絕迹城市教授弟子舉進士者以十數而連智為翰林院修撰最有名境所著有閒居叢藁

東越文苑

卷六

六

三百四十八字

蘇鉦字良聲建安人性孝友喜吟咏又工於書畫雖居城市而杜門不與物役有竹坡吟稿二十卷同此時建陽蔣易有鶴田集松溪楊誠有冀鐵稿甌甯杜琮有適興錦江二集而琮為山東叅議有能名

潘賜字文錫浦城人永樂初登進士以行人獻德化書及大典頌太宗善之命入史館賜一為行人再為鴻臚少卿皆使日本稱吉所著有容庵集蔚按賜著有梅竹篇皇華勝覽是時郡人黃仲芳蔚按字時茂甌甯人永樂乙未進士以雲南叅政有澹庵旬宣二集鄭賜以禮部尙書有聞一齋集適興集蔚按賜字

彦嘉建安人洪武乙丑進士雷填以給事中有原中類稿蔚按填字原中建安進士王源龍溪人永樂中進士為潮州府知府源博學能文年八十餘尚誦習不輟所著有韋庵集有家禮有易覽

陳旺龍溪人豪縱不羈而強記博通善屬文以永樂甲午舉人為常州府教授卒其弟子顧言刻陳博士文集傳於世蔚按龍溪縣志作陳旺字子晦永樂甲午鄉薦授建昌訓導選南國子監學正有文集五卷花潤生字蘊玉邵武人登永樂甲申進士為浙江督學使者潤生性剛方詩文雄健名之曰介軒集

東越文苑

卷六

七

四百一十三字

秋經第一拜江西弋陽令祐所著有武陽志鶴林集

林環字崇璧莆田人永樂丙戌舉進士第一有綱齋集

十卷蔚按林環舉進士第一授翰林修撰陞侍講總裁大典朱竹垞云侍講未第之先縱酒自放雖在玉臺閣氣

黃壽生字行中莆田人唐黃滔之雲孫也壽生通百家之書而精於詩經是時莆中無能治詩者惟壽生能治士皆受之由是莆中乃始言詩壽生為太學生以善治詩永樂中試應天府第一登辛卯進士拜翰林院檢討為古文辭有東里文集

黃約仲本名守以字行莆田人也其初起文皇帝時以善楷書見召而大臣有薦其善詩者帝試約仲上林鶯曉詩及天馬歌善之乃以約仲為翰林院檢討有靜齋集四卷

楊慈字則惠莆田人慈為文豐贍典則直追古作者永樂戊子鄉試第一舉辛卯進士改庶吉士慈謂儒者窮則明道得時則庇世科第文章徒末節耳故於文章未嘗留意也然有文集五卷年三十卒

蔚按莆田風清巖集楊慈字惠叔號石崖永樂戊子鄉試第一辛卯會試第二廷試二甲第一選庶吉士又按鄭山齋云惠叔少孤性穎悟不甚讀書
東越文苑 卷六

為文閒有論辯出人意表凡有賦作操筆立就蓋天才絕高非人力所能至也卒年未三十人咸惜之
陳中字舜用莆田人永樂辛丑舉會試第一中之文務在典贍宣德初自南京戶部主事召修太宗仁宗實錄有文集行於世

朱鐸字允學晉江人七歲能對偶十歲能詩語皆超絕弱冠登永樂丙戌進士授戶部主事鐸性簡亢寡合退而家居以經史自娛請文者踵接於戶有文集十卷

陳道曾字端誠晉江人道曾為人朴茂制行卓然通諸經子史而邃於易工為文辭也永樂戊戌以善治易登

進士改庶吉士不拜願授弟子為學官上乃以道曾為吳縣教授再轉無為州學正所著有吳下筠陽濡須等集

林文字恒簡環之族父也宣德閒以進士第三人拜翰林院編修有澹軒文集

詹濬字子源浦城人正統閒為潮州府教授有竹軒集

龔道字士行甯德人年弱冠從父之金陵金陵諸公謂道秀才有雋聲焉遂以鄉薦為太學弟子而調詩者填

東越文苑 卷六
委於戶及歸閩當道大臣無不延置門下大司馬林瀚比道於賈誼李賀也道有詩曰碧山集

陳暨漳浦人正統初以進士累官廣東左布政使有梅庵存稿

柯潛字孟時莆田人潛十歲喜賦詩十五為舉子業景泰二年以會試中式對策大廷潛為第一憲宗時潛為少詹事兼翰林院學士

尤清婉有竹巖集

彭韶字鳳儀莆田人登天順元年進士為刑部尚書郎是時上以倖臣張岐為僉都御史韶上疏爭之上怒逮韶韶獄久乃赦出韶復為郎會外戚周或請真定民田數百頃上詔賜之使韶視田韶至真定還報曰昔田文令馮驩收責於薛驩願折券矯賜薛人今真定田祖宗以與民為恒產不復增科往年韓太監廣甯侯請之賴先皇帝明聖民得安業今周或又復強詞飾奏傷民病國臣誠不忍履畝奪民衣食尺寸地附益貴戚也上大

東越文苑

卷六

三

三百七十五字

怒又逮下詔獄久又赦出韶復為郎如故弘治間累遷刑部尚書韶性直諫數切諫不避權貴終不以詔獄故以阿人主取容為尚書二年致仕卒所著有國朝名臣錄贊莆陽文獻志政集凡百餘卷蔚按彭韶遷刑部尚書贈太子少保諡惠安有從其後純皇帝時邑人有林俊工古文辭名為文士亦起刑部郎以上書請斬倖僧繼曉及宦者梁芳亦下獄謫姚州判官孝宗初即位擢為雲南按察副使累遷刑部尚書蔚按林俊加太子少保諡貞肅功名與韶等有林見素文集

許天錫字啓衷閩縣人弘治癸丑進士歷官工科都給事中時逆瑾用事誣其奉使安南受夷金且索之天錫上其事并劾瑾不法狀疏留中遂自經死於工科之直廬冀以尸諫焉蔚按武廟實錄云正德三年六月己巳至詢其故則初一日己巳錫死矣逆瑾方羅織文臣故天錫懼禍而死天錫所為文雅正善持論詩流麗渾成閒得杜意有青山當面疑無路黃犢出林知有村之句為時稱賞不減趙倚樓云

陳焯字文厚閩縣人也少豪邁不羈慨然有遺世之志弘治辛卯以治春秋薦於鄉既就公車觀長安紛詭益

東越文苑

卷六

三

四百十九字

厭惡之遂不入試而歸去其家自隱於岱峯之巔結竹樓以居久之故人稍稍求所在焯於是復深八十餘里居於桐山嘯詠為詩詞氣曠逸每歲惟中秋一出泛月於淘江即過其家不信宿留也焯故善書有舞劍濡帚之勢貴人諸公既不得見求書獨村垠携壺榼邀之泉石間俟其飲拍浮愜時進筆札其前焯輒揮灑數紙或更求之即掉頭去矣著詩二卷軼不傳惟從山垠家得數首有叩竹聲寒天地秋拂鬚目送滄江晚之句蔚按風雅陳焯叔紹子成化七年鄉貢隱居不仕有桐山集

鄭善夫字繼之閩縣人善夫髫髻隸學官則已厭薄經
生言學爲古文辭有聲矣弱冠舉弘治乙丑進士而信
陽何景明時直中書得善夫甚驩益相切劘爲千秋業
一時名士咸折節而交善夫靡閒也毅皇帝末年諸曹
郎黃鞏等以諫止南巡語侵嬖人江彬彬大恨矯旨杖
闕下有死者善夫乃率舒芬張衍慶復上疏切諫彬愈
益怒罰跪午門已杖三十幸不死善夫猶草疏數千餘
言納懷中謂三衢方豪曰死則上之無何以駕發善夫
哭曰已矣無所容吾言矣彼地下者其以余牖下非夫

東越文苑

卷六

三

三百九十四字

哉遂乞歸居郡之南湖嘉靖改元用薦起南京吏部郎
行至建甯游於武夷爲寒所中抵家而卒年三十九卒
之日紫氣勃勃不散先是善夫衣褐走雪中游天台人
以爲神仙天台守顧璘聞之曰此必吾繼之也就之良
是善夫因謂璘曰明年海上紫雲東來是吾觀化至矣
至是天台人以善夫果神仙不謬善夫爲文章渾雄蒼
老而本之六經其詩以氣格爲主而多悲壯之音國朝
作者世蓋推徐何李鄭云善夫每言經生局迹蟬緩其
衣多文辭而鮮實效何益於殿最故其居恒取國家掌

故講其廢置所由及利害甚哲又談性命之學而力行
之所著鄭詩鄭文行於世而子通及經世要談軼不傳
傳汝舟者字木虛侯官人高濂者字宗呂閩縣人也皆
博學工詩文而汝舟長於書濂長於畫鄭善夫嘗數從
兩人游爲莫逆交才嘗勝之而學微不及也御史李元
陽以直指使者按閩已聞此兩人賢使使奉束帛迎傅
高二山人二山人衣褐至見御史止戟門不肯前御史
故倨堂微察兩人兩人卽却退請絕御史使人問故答
曰公以符召我我當坐行伏堂下受令以束帛招我我

東越文苑

卷六

三

三百九十二字

不敢處於無禮以恩公高誼御史於是遽屣屣迎門延
入坐既定問以皇王墳素諸子百家之業二氏九流之
事無不劇說如雲揚摧其趣御史大駭自以爲不如遠
甚卒以兩人爲上客其後郡太守汪文盛及諸當道有
名者無不與此兩人抗禮投分厚遇之此兩人卒亦未
嘗少貶損取其一錢也無何濂卒汝舟乃逃於二氏獨
游桂林象郡之閒庶幾遇之閒爲二氏弟子講說經義
以自給諸公故人欲有所獻遺以爲汝舟壽汝舟終辭
謝不肯受凡游二十餘年乃歸卒於家

蔚按名山藏高道記傳汝舟一

名舟字木虛目號丁戊山人一號磊老閩縣人方穎學通天官堪輿與老則謂黃帝姚姁二十御秀才其古色蒼黝與奇處至不可解與高濂齊名而命之損姓名曰傳汝舟與吳航人劉一企治竹篋食擔葫瓢經能從之汝舟乃與航人劉一企治竹篋食擔葫瓢經武夷臨歸宗嚴築士寵煥食留十日遇異人衣冠如聖如數一其何許人也兩人視其膚革有雲氣口數三典緣倫常兩人拜受其人忽竦身不見繼汝舟之後者惠安人有黃克膺永春人有顏廷架莆人余翔廷架仕岷知縣皆善為詩 汝舟所著有棄存稿行已外篇粵吟稿 蔚按通志傳汝舟著有濼詩不傳 蔚按高濂著石門道光戊戌青郎合亭二弟錄付劄剛增以閩書章布志名山藏高道記並上雋汪宗伊所撰墓誌銘及宗自

東越文苑 卷六 五百八十六字

傳哀成一書汝翔以濼詩為不傳始未見鈔本耳又按濼侯官人

林春澤字德敷侯官人年百有四歲閩所稱人瑞翁者也春澤舉正德甲戌進士與鄭善夫相與驩甚為詩頗相類顧春澤性好含光以定其靈不求知於世世亦無知之者子應亮為少司徒孫如楚為督學使者皆予告卜居郡城而春澤居旗山不肯就養郡城物役紛詭毋愿乃公也春澤仕至程番太守有聲卒鄉人以百歲翁賢者祀之郡庠所著有人瑞詩集是時閩縣郭波 蔚按府志郭波字澄卿正德十林鈞 蔚按林鈞字克相正德二年進士官戶部主事 林鈞 蔚按林鈞字克相正德

亦工詩與春澤伯仲名亦不顯

黃鞏字伯固莆田人當正德十四年武皇帝下詔南巡大臣多諫爭不聽是時鞏為兵部郎中謂諸公曰上之巡游本起於江彬彬方貴幸擅兵無敢斥言彬者吾不可舍彬為支語矣乃上言六事其五極言江彬兇狠傲誕無人臣禮請誅之疏上彬大恨必欲殺鞏遂下鞏於理械繫之五日三訊杖之百死而更甦既赦歸杜門著述即病委頓猶不去卷其詩文清粹和婉有黃伯固集柯維騏字奇純莆田人舉嘉靖癸未進士授南京戶部

東越文苑 卷六 四百三十六字

主事不就歸而居於山中下帷講誦從游者四百餘人維騏以宋史繁猥讀者病之於是乃會宋遼元三史刪定焉號曰宋史新編世多傳之而正史幾廢又著續莆陽文獻及史記考要維騏為人孝謹方介非大典禮未嘗窺左足於公府直指使者累言上維騏宜徵其人才可柄用也不報 蔚按名山藏本士記柯維騏字奇純莆未領牒引疾歸張孚敬修怨爭論大禮諸臣奏開新例凡京朝官請急過三年者悉罷免維騏本字敬同年以素不相聞問概在免中而維騏本非其好也鍵關讀書開門授徒弟子翁然趨之其學以誠意為根躬行為基粹然出於正義謂宋故正統元人修史概與遼金同列混華夷冠履之辨作宋史新編提宋為綱而遼金附焉

瀛國二王學而臚諸帝紀之後宋諸臣若鄧瓊劉整留
夢炎之徒悉日之為坂而誅之復作史記考要十本以
是正班氏之譏評漢書之增損少孫之補綴諸儒之紀
載撰次甫陽文獻記其鄉之人物文章以比於益部者
舊傳家食五十餘年七十餘卒張時微曰柯公奇純
其臻眾美間然寔修符會史之淑性苞商偃之華文總
五經之要妙響百氏之異同敦悅道訓力
行仁義非人不交非地不履鞠躬君子也

林世璧字天瑞閩縣人曾祖瀚大司馬祖庭楫大司空
父炫通政司叅議炫才通敏詩文以富麗為工世璧丰
儀俊邁有不羈之才始為舉子業弗遇去為詩然不肯
屈首苦吟每飲酣則令兩童子捧紙縱筆揮數百言倦
則復飲飲輒兼日夕故世璧詩皆賦於酒所若不經意

東越文苑

卷六

三

四百七十七字

然而淫思推敲者不逮也世璧性至孝居常咄咄負不
平視王公貴人鞠子畜之惟母夫人出一小奚奴傳教
卽霑醉不知人莫不踴躍趨命不敢出一語久之俶裝
游至三衢卒於逆旅黎平太守袁表收其詩選之得六
卷號曰彤雲集蔚按林世璧嘉靖中庠生登鼓山男前
峯詩有眼中滄海小衣上白雲多之句
為時所傳誦

陳言字于庭莆田布衣也其為詩碩碩高致肖其人又
善集古愈於王荆公文信國言卒南都詩佚不傳獨集
古二卷傳世蔚按莆田風清嶺集陳言號默子又號豐
山鶴侶嘉靖中布衣有藝草及按錢牧齋

云豐山姓氏里中無復有知之者詩集久已失傳予近
得明林懋揚手錄豐山詩一帙古體氣韻沈雄近詩詞
采清麗魏晉唐宋相為融
化不徒以集句擅長已也

林熾字貞恒世璧從祖父也初林瀚生九子次庭楫為
大司空最少者庭機為大宗伯宗伯之長子卽熾舉嘉
靖丁未進士復為大宗伯以廉介剛毅重於朝世所謂
社稷臣久之與宰相張居正論議不合遂乞歸養居於
湫隘而著書所著有福州府志書成而卒詔謚文恪家
人編其詩文曰林宗伯文集蓋臺閣之體非雕章縟采
者也

東越文苑

卷六

三

三百九十八字

林懋和字惟介閩縣人六歲喪父家赤貧好讀書不肯
事事伯父炳為會稽令數止懋和毋讀書事事懋和愈
益讀書不輟炳諸子厭之不以兄弟數每聞懋和至輒
藏其圖籍亡令窺人子窺也懋和嘗數從諸生會文而
寄食飲諸生厭之乃陰移其期絕去之懋和是時羸身
與母居甚困去抵其姑姑嫁為懷安孝廉茹齋先生陳
空妻姑家使懋和監獲懋和帶經往伊吾田中獲竟人
盡去懋和不知也姑家又厭之獨茅齋先生知懋和賢
厚奉給之懋和諸大母謂茅齋先生曰吾孫貧不治生

奈何予金先生曰懋和非庸人也即數奇至切身亦不
失為揚雄劉向吾終不望報矣懋和以治春秋舉嘉靖
辛丑進士選為庶吉士年四十為廣東左方伯歸細帙
益富乃閉戶編觀之盡通十三經百家之言與客譚皆
墳素秘文而不及他年八十餘卒所著有櫟寄集及雙
臺詩選

郭文涓字稚源蔚按萬曆府志字道衡古田人嘉靖中以貢入太

學舉應天鄉試授保甯府司馬文涓性恬淡高曠不習
為吏顧雅好詩歌欲以風雅變其俗當道厭之文涓即

東越文苑 卷六 三百八十一

解印綬歸閒入郡城與林世璧王鈺為文酒交世璧貴
公子才高視世之褊陋即鼎貴有勢者必凌之耻與為
伍然獨與文涓善一日文涓語犯世璧母諱世璧大怒
持刃逐之不得而誓曰必殺文涓久之王鈺匿文涓帳
中而召世璧飲從容問誰可與為詩者世璧大哭雪
涕曰獨有郭稚源耳顧吾欲殺之因語之故鈺因起為
謝文涓以失口得過不足誅世璧以為然於是文涓乃
肉袒負荆膝行而前世璧持之哭復為交如初嘉靖已
未倭夷攻陷福安且至古田有黃生者本福清文士有

才氣以事之古田古田人疑為賊偵縛生將殺之生知
文涓詩人用俠聞遠寄詩請救文涓即走縣庭以百口
保黃生無他縱之去諸少年愈益忿謂文涓縱賊並縛
文涓久乃得釋文涓既脫黃生之厄以此名聞當世文
涓有享帚集其詩多慷慨激揚類其為人

王慎中字道思晉江人弱冠登嘉靖丙戌進士歷河南

叅政慎中為文奇氣逸發變態百出詩亦多有佳致海

內稱之有遵嚴文集蔚按名山藏文苑記王慎中字道
號並稱海內盡知為王仲子也仲子年十七入以嘉靖
乙酉丙戌連舉科第選戶部主事官暇讀書作為古文

東越文苑 卷六 六百一十二

詞與毗陵唐順之陳東輩號八才子改官禮曹更與大
司馬李遂給諫曾鈞提學江以達學士華察屠峻切磋
琢磨益成其學世廟修古禮文行親郊禮仲子製大祀
詩八章漢詞選體文聲騰布諸公聞辛卯命京朝官出
主鄉試仲子得廣東李季敬思諸翰林出之別選部屬
改吏部員外郎如仲子季敬思諸翰林出之別選部屬
真外而皆在南則從王幾講王守仁之學而遂有禮部
員外而皆在南則從王幾講王守仁之學而遂有禮部
聖賢之道乃盡發宋儒書讀之有味乎曾南豐王荆公
歐陽文忠不道其為始仲子起家子大夫操觚學古非
先秦兩漢不道其為始仲子起家子大夫操觚學古非
之詞章至是則盡棄之矣大難事君後當自知何順之
有味其言亦變而隨之矣大難事君後當自知何順之
議則王守仁政教所及之地仲子尋陳跡講新知往來
白鹿湖開更與講學交游公事不廢遷河南叅政督率
歐陽大宗伯德講學交游公事不廢遷河南叅政督率

有司以安民為務章聖皇太后梓宮過河南僚屬畏供
帳不辦下吏有欲亡去者仲子獨任之調度有方奉迎
無失歲饑王侍郎奉旨出賑仲子將事侍郎大善之
方薦於朝尋以計罷仲子之罷蓋中旨也仲子為禮
曹郎時夏銓部為尚書其時仲子不能善事之至是以
銓部考黜銓部從中調書考不及而言取中旨罷仲子
之為文也以意定為主有應旬經月求不得一意意得
即下筆隨之詳瞻豐緝委復曲折按之分部呼之應聲
援古以譽今推小而至大順之稱為二百年中興之文
迫其後也濟南李攀龍舟州王世貞諸子者出見謂毗
陵晉江學宋而傷之理而仲子之行海內卒不掩阻
濟南蚤世舟州晚歲亦不能出仲子之徑而沈深切至
反為讓之矣仲子攝生至經歲不酒肉但覺不快謝客
閣書室兌却聽水納吐以洗中垢日吾以付腸胃
自翻出一部本草亡慮疾矣竟年五十一卒仲子十八
而登第三十三而罷官五十一而沒所著遵嚴集行於
世

東越文苑 卷六 五百四十一字

林鳳儀字九成永福人也生有軼材而不斤斤繩墨為
諸生即稱詩閩中列於作者之林鳳儀舉嘉靖壬子鄉
薦拜為瀧水令其治務在行其意而已不自檢於文繁
卒為文法吏所中罷歸田里橐中無旦日之儲然其為
人骯髒自喜與人交有勢家雖片語過誤必以氣凌之
出其上即無勢者雖白徒里旅視之若兄弟以故空曠
終身終不少沮晚乃好神仙黃白之術用常繫秘方
一卷大言曰吾丹成當使黃金塞海以度世人然後上
升耳安能與黃口兒爭日月之光於鼠穴哉鳳儀有詩

集二十卷藏於家
謝杰字漢甫長樂人萬曆二年進士任戶部尚書長樂
之俗以進取為務不肯釋制舉藝以事聲律獨杰好之
而得其微蓋自王典籍高待詔而後為能繼其響云所
著有白雲編

林兆恩者莆田人也少為郡諸生既而棄去之其學本
之於孔子務於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倫而由老
子道德之意以修道要其歸必止於釋氏之無法無為
以還太虛之體以為儒者世閒法也教以民可使由之

東越文苑 卷六 三百六十字

道也道與釋出世閒法也教以不可使知之道也兆恩
稱曰三教先生著書凡數十萬言大都若此矣弟子徧
於四方各以其所居轉相授業而不敢自名其家皆設
几案望拜三教先生而後教授稱同門焉其著籍為三
教弟子者幾萬人然什九以療病依於道家運氣之術
病者頗愈妄庸之士或欲神其師謾以三教先生能視
物若鬼神是以士大夫諸公初或姍笑之至造請雖當
世宿學不能吐一辭孰何之也於是三教先生重於海
內自王公大人莫不偃僂執弟子之禮身親往師之按

名山藏本士記林兆恩字懋勛究心儒學兼通道釋嘉
 靖之季莆城陷賊相戒毋犯陳孝廉茂烈及三教先生
 也又按三教先生所學駁雜似未可謂入文苑明代吾
 閩著作家集中闕者甚多記之以俟博雅者續增焉
 袁表字景從閩縣人八歲能徑尺書以書名九歲能詩
 復以詩名表之詩步趨大厯天寶開而得其神嘉靖戊
 午舉於鄉久之謁選天曹試詩第一特授中書舍人轉
 戶部尚書郎出守黎平病免始表少時有逸韻醉後擊
 節高歌旁若無人晚乃醇謹無與比其為郎居輦轂下
 恒杜門讀書無所親附士貴自立耳何與采名以故天
 下未有稱也所著有尙白篇通客集蔚按通客集八卷

東越文苑 卷六 三

陳椿字汝大閩縣人父日子文為湖廣憲副蔚按子文嘉靖八年進士椿少為博士弟子治博士家言及父卒椿
 擇葬地乃治形家者言精於青鳥之術居有頃母得滯
 病椿復治黃帝扁鵲之言為母診病病良已椿忽自悟
 曰醫之所及歲不能至百不足治治服形度世之言於
 是椿所治凡數百萬言無所不見乃發而為詩遂臻其
 妙年六十六卒所著有景于集八卷養生悟言三十卷
 竹軒雜錄十卷椿之卒巍然柴坐左右手翼如或曰此
 形解也然不可知蔚按陳椿萬曆中庠生所著景于樓集八卷為徐燭所選先生亦手自參

校陳元凱曹能始為之序
 徐惟和者閩縣人名燧晚以其名犯吳王諱欲自言春
 官以字行別字調侯未果也而調侯之聲已著燧弱冠
 補學官弟子而豪於歌詩雅不睹經生業及試皆異等
 諸為經生業者咸不敢仰視而心下之萬厯十六年以
 鄉薦上春官三試皆不遇即不遇而春官所徵士及京
 師縉紳先生皆走燧讀其所為詩歌皆嘆息自以為能
 不及也長洲張獻翼稱之曰閩中一時諸子追述大雅
 取裁風人真足馳騁海內而惟和則獨步當時矣甬東

東越文苑 卷六 三

屠本峻亦曰惟和詩力贍肌豐情注神傳俯仰古今錯
 綜名理燧有至性事親而孺子慕者終其身每伏臘及
 讀書有感淚未嘗不簌簌下幾不自勝處二弟通其有
 無族人之婚者喪者無不仰給於燧燧好客自喜所居
 戶外履常滿客以急歸者亡問知與不知皆絕甘振之
 用是家困如罄終不以濼劑即假貸所得隨手輒盡如
 故先是三教先生謂人曰燧有大智慧終當悟入燧由
 此讀二氏書服道士衣冠日從緇黃者游惟恐其不我
 欲也著詩十卷文十卷稱曰幔亭集蔚按徐燧選晉萬安風雅十二卷

歷已亥燼病侵有程倉曹者禱於城隍願以餘年代燼
晝夜禱叩頭頭盡流血及燼卒聞士大夫四民過客亡
問知與不知皆爲垂涕自遠方來弔者趾相錯故嘗與
燼爲詩者相與祀燼與陳椿於高賢祠

論曰明之初興士以古文辭稱者皆得起家自効以
故學者多遵其業熙宣之後獨以制藝而尙排比軟
語則古道廢矣及鄭善夫起而倡之傅高二子以布
衣爲公卿上客名傳於後世於是士乃喟然嘆復修
千秋之事余擇其尤雅馴者論之嚴於論宋元者矣

東越文苑

卷六

書

三百六十八字

柯維騏林兆恩以著書著書者寡不復類

陳登字思孝長樂人博涉經史尤精於六書自周秦以
來石刻卽殘缺剝落歲月名氏無復考者皆能辨之太
祖皇帝時登以才學舉爲浮梁丞永樂初以篆籀拜中
書舍人登之初入直也翰林待詔滕用亨者亦工篆籀
有重名以登後進當眾折辱登目笑之登不校也居有
頃九卿大臣盡會用亨復難登許氏說文登徐應之連
拄用亨用亨大媿不敢出一語諸公聞之莫不賢登以
用亨爲小人也

蔚按通志陳登
著有石田吟稿

陳廉字平叔福清人少嗜古法書篆籀草隸無不究心
而草隸尤爲當時所重廉性簡亢不諧於俗貴游豪傑
踵門求書弗屑與之遇故人家楮墨當意卽解衣揮灑
累數十紙不惜得之者以爲奇寶林鴻高廷禮諸名士
皆與游賦詩贈之稱其爲人其後正德閒林焯潘積中
嘉靖閒王建中皆閩縣人以善書著此數子者非獨於
藝工也蓋亦有蘅蕙之辭焉以故得並論不然者卽有
鸞回鷹時之筆吾不取

東越文苑

卷六

書

三百八十二字

篤好詞翰弘治閒年八十餘有詩曰自吟還自和伴醉
卧蒼苔爐中丹未熟日月漫相催志宗所著逍遙集二
卷皆此類

蔚按闕中道釋能文詞者奚止志宗
志宗習五雷法似不宜擲入文苑

釋獨芳者本閩縣儒家子當洪武時天下初定文網頗
峻儒者多不樂仕郡縣或刼召之於是獨芳乃與同邑
惠顛法闈輩俱入鼓山寺爲僧然不以其故廢學業嘗
與王安中王孟敷諸子倡和爲詩各著集藏于其弟子
是時又有正淳亦能詩居止無定其後永樂中有至剛
成化中有古鑑皆湧泉寺僧以詩名

論曰章志宗好方徐登趙炳之流自獨芳至正消四
人令得行其志固亦雲蒸龍變未必與闍黎列當此
之時儒而埋於沙門者甚眾皆刻跡吞響而名不聞

嗟乎惜哉古鑑家於釋所由與國初者異
蘇按僧圓珙即大圭自號無瑕氏晉江人明詩綜載
其詩有不讀東魯論不知西來意之句青即弟嘗得
竹樵詩草及鷲門旅吟皆大圭手錄與乾隆開刊本
大畧相同是知汝翔所收方外亦多遺佚

東越文苑

卷六

美

二百六十字

東越文苑卷之六終

東越文苑明侯官陳汝翔著傳本甚妙故前刻之通
志郡志均未載入汝翔多讀宋元祕本其所輯譔殆
多親見各家專集而抉擇編訂之人數多惜卷帙近
簡宋儒均列第三卷蓋並儒林而統之也趙仁甫為
序而傳之先生自云後死不與故明季名公若徐興
公謝在杭曹能始陳薦夫輩俱未之及獨幔亭早喪
得與焉道光閒 先君檢校諸書其有異同者列之
有舛誤者正之見於史傳則不再述欲付剞劂而未
果今 先君見背已三十餘年元昌宦吳中適奉公

東越文苑

卷六

二百一十二字

回闕因取原本校對付梓謹誌卷末
同治癸酉六月邑後學郭元昌汝兩氏書

桐城耆舊傳



宣統三年春合肥張文蓮署檢

桐城耆舊傳 序

大著叙事雅贍有洽度論贊神致淵永注：勝絕如
通伯者可謂有良史才矣桐城文獻名邦號天下
第一得通伯經羅放佚都為一編又無不各肖其人
平生氣象以出豈非三百年先輩英靈所式憑而
海內學者所共為愉快者與慶蕃邂逅先親欣幸
何極光緒丁亥春豐城毛慶蕃謹識

桐城耆舊傳序目

余既廣徵載籍會粹舊聞述邑先正遺事自前明以迄近世為專篇及附見者凡九百餘人略次時先後成桐城耆舊傳十一卷附列女一卷謹敘其端曰烏乎一代人才之興其大者乃與世運為隆替觀於鄉邑可知天下豈不信然哉蓋當燕藩奪統吾縣方斷事法以遐方小臣不肯署表自沈江流厥後余按察珊齊按察之鸞及先太僕皆以孤忠大節與世齟齬陵夷至天啟左忠毅公乃死於璫禍而明隨以亡當是時鉤黨方急方密之錢田閒諸先生閒關亡命救死不遑猶沈潛經籍纂

傳一序目

一

述鴻編風會大啟 聖清受命吾縣人才彬彬稱極盛矣方姚之徒出乃益以古文為天下宗自前明崇節義我朝多研經摛文之士吾嘗暇日陟岵岵投子之巔望西北曾巒巨嶺隱然出雲表而湖水迤邐蕩瀟於其前因念姚先生所稱黃舒之閒山川奇傑之氣蘊蓄且千年宜其過極而大昌又竊怪今者風流歇絕何前後曠不承邪豈不以師友之淵源漸被淪而日薄士或問其先德噤不能言聞見孤陋不足感發興起之與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蓋言邇也仰前哲之芳躅悼末俗之陵替文獻放失余甚懼焉曩者先伯祖通判公嘗有

龍眠識略之輯遘亂亡佚郡縣書又率傷穴繇余維傳記之作必歸諸馴雅竊取遷固之遺法始足賡揚盛美誘迪方來因不自揆著為此編烏乎吾之述此第及一縣之地遠不出數百里而上自名卿碩輔以逮文儒忠義之彥操行不一要皆特立於一時而可不泯沒於後世者吾黨之士苟一關覽非其先祖即其邦之老成宿望世近已則欣慕之情切耳目之所能逮則疑沮不生而兩朝之學術風趨盛衰得失之林亦略具於此又欲令異世承學治國聞者有考焉光緒十二年春馬其昶撰

傳一序目

二

卷一 概列名氏

王勝黃回甫兄弟榮六承 黃敏許友進朱善謝佑韓隆章綸

江宏濟邱甯雷宗蕭世賢二 方法吳名揚杜萬戶三詹大刀趙景初

方懋子琳璫瑜元孫夢陽金騰高史仲宏黃堂 四 檀郁朱文林彭寶

五 姚旭顯父 方佑曾孫 向兄璽舟子見 七 方印父琳弟塘

八 錢如京父鸞子元善孫 九

卷二

余珊十 齊之鸞子述近孫鼎名琦名萊名策名曾孫心孝登輔登臺袁宏 十一

吳檄子自峒曾孫紹志紹奇 十二 何唐張夔江鮫朱

登備萬象 十三 馬憲祖懋襄父忽子驂孫信延玄孫 十四

卷七

錢澄之 父志立兄秉鐔秉錡子錢彝子六十四 馬之
 瑛 弟之瓊從父懋學懋贊從兄之瑜 六十五 姚文然
 六十六 王大初 子煥文燦宗煥滄 陳焯 父朝棟子堂謀
 陳光 許七雲周南王之楨劉允升 吳子雲 祖汝亮父先
 孫元 念玄 六十七 程芳朝 仕 吳貽詠 張曾敷曾龍汝
 言 子森 孫起端 基 慧 六十八 戴宏烈 劉鴻都 楊臣鄰
 臣 錢旆 六十九 姚文燮 父孫森子士藹孫
 士 陸曾 文焱 子士賢孫孔鏞曾孫錚孔錕 七十 江皋 祖
 孫興 泉 文焱 子士賢孫孔鏞曾孫錚孔錕 七十 江皋 祖
 湘 父 楫 弟 廣 譽 彭 續 湯 孫 元 衡 世 昌 再 從 孫 良 忠 良 懿
 筆 同 姓 為 龍

傳一序目

五

良 愷 良 七十一 左 文 言 父 暉 子 文 高 曾 孫 其 章 玄
 慧 人 世 耶 世 經 世 容 七十二 王 瑜 左 正 誼 子 之 柳 族
 殷 薦 德 輔 衡 周 堅 吾 七十三 方 中 通 兄 弟
 孫 周 大 璋 佩 祖 大 鳳 族 人 芬 斗 芬
 中 履 子 正 琇 正 珠 正 璠 從 子 正 璠 正
 瑞 正 琇 正 琇 從 孫 張 盤 張 登 從 曾 孫 賜 豪 張 裕 葉 余 葉
 棠 照 福 七十四 方 爾 止 貞 觀 世 舉 曾 祖 拱 乾 從 祖 元
 章 鏡 奕 箴 族 弟 七十五 潘 江 祝 祺 李 雅 李 樹 孫 義 炳 炳 紹
 世 儁 族 子 保 升 七十七 張 度 李 憲 陸 吳 榮 祿 張 世
 七十八 張 載 珠 子 廷 七十七 張 度 李 憲 陸 吳 榮 祿 張 世

卷八

張 英 子 廷 紫 廷 璫 孫 若 潭 七十九 馬 教 思 兄 敬 思 弟
 若 霍 若 霽 曾 孫 元 宰

日 思 從 子 鳳 嘉 族 兄 樸 臣 父 壽 弟 蘇 臣 江 有 八
 弟 書 思 族 子 元 文 堂 士 堅 弟 士 欽 子 八十一 張 芑 士
 姚 士 基 孔 錚 從 子 廷 鏡 孔 錚 弟 士 欽 子 八十一 張 芑 士
 綱 父 秉 哲 子 廷 鏡 孔 錚 弟 士 欽 子 八十一 張 芑 士
 廷 琬 廷 琬 從 子 廷 鏡 孔 錚 弟 士 欽 子 八十一 張 芑 士
 弟 若 澄 子 曾 效 孫 元 弼 曾 孫 若 淳 子 曾 八十三 張 廷
 康 伯 玄 孫 紹 華 從 孫 元 弼 曾 孫 若 淳 子 曾 八十三 張 廷
 瓚 子 若 廷 璐 廷 瑑 渠 孫 若 淳 子 曾 八十三 張 廷
 戴 名 世 碩 八十五 方 舟 弟 希 道 永 劉 捷 祖 八十四
 六 方 苞 子 道 章 道 興 八十七 孫 學 顏 方 日 新 胡 國
 錦 八十八 方 式 濟 曾 祖 仲 嘉 祖 汪 以 岱 八十九 左
 藻 父 之 誼 馬 源 弟 潛 思 趙 鎔 余 扶 上 楊 廷 驤 子 嚴 舉 陳
 紀 九 十

傳一序目

六

卷 九
 胡 宗 緒 許 兩 田 都 蔚 吳 直 張 尹 吳 自 九十一 劉 大 樾
 曾 祖 日 耀 孫 符 球 王 灼 子 貫 朱 雅 曾 祖 世 弼 祖 璣 父 桂
 柱 兄 大 寶 孫 符 球 王 灼 子 貫 朱 雅 曾 祖 世 弼 祖 璣 父 桂
 秀 童 張 敏 求 族 父 水 容 族 子 鳴 陳 家 勉 吳 中 蘭 巨 珩 巨
 先 登 張 敏 求 族 父 水 容 族 子 鳴 陳 家 勉 吳 中 蘭 巨 珩 巨
 錫 立 誠 石 文 成 崔 岩 房 九十二 方 觀 承 兄 觀 維 甸 傳
 植 傳 受 疇 父 觀 九十三 張 若 瀛 高 祖 士 緇 曾 祖 弟 貞
 淮 子 鴻 恩 本 觀 九十三 張 若 瀛 高 祖 士 緇 曾 祖 弟 貞
 黃 良 棟 安 泰 吳 逢 聖 子 璜 孫 丙 椿 曾 方 懷 萱 九十五 姚
 禮 族 父 許 邁 孫 奉 恩 族 人 曾 裕 曾 方 懷 萱 九十五 姚
 求 義 父 許 邁 孫 奉 恩 族 人 曾 裕 曾 方 懷 萱 九十五 姚
 範 子 義 輪 登 對 孫 恩 族 人 曾 裕 曾 方 懷 萱 九十五 姚
 六 方 輔 讀 相 衰 張 元 錫 子 輿 吳 歐 玉 嚴 宮 方 診 大 勳 統 瑾 大 鵬

顯以 吳鼇九十七 馬翹飛 父鳴鸞弟占龍鵬飛 春生
恬春 田從孫肇 九十八 汪志伊 父時芬子正修正榮
元 文運填諱 九十九 姚興潔姚棻 子觀閻 章攀桂百
孫先 九十九 姚興潔姚棻 子觀閻 章攀桂百

卷十

姚鼎 祖孔 鑛父 淑子 景衡 百一 許鯉躍 子鴻 胡虔 父
澤 左朝第 族子 眉 劉開 子繼 吳 張聰 咸甫 百二

馬宗璉 曾祖 棠臣 祖 瑞辰 子建勳 星 百三 吳詢 向晨
子 張贊 王化 方 百四 唐肅 子 維純 胡其愛 疏自悅 子從

孫 會從 王 景鄭 連江 謨 百五 趙瓏 都起 百六 姚元
之 培方 諸 葆馨 史 光聰 諧 祖 策 父 復 弟 朝 徐 璈 遠 祖 良 佐

眉 方 于 毅 吳 百七 李宗傳 子 景 父 僊 枝 姚 東 之 子 世
希 庸 方 林 昌 百七 李宗傳 子 景 父 僊 枝 姚 東 之 子 世

百八 姚瑩 駢 父 溶 昌 百九 方東樹 曾祖 澤 父 百十
吳廷輝 祖 隆 騰 世 父 貽 誠 兄 廣 枚 弟 吳元甲 曾祖 苾 子

汝繩 元 澄 鑒 百十一 趙玉 杰 馬伯樂 族 父 百十二
楊鼎元 子 澄 鑒 百十一 趙玉 杰 馬伯樂 族 父 百十二

張聰賢 子 延齡 佳 齡 族 兄 鈞 胡 枝 潘 光 泰 祖 洵 父 百
十三 蕙 龍 鯉 門 謝 益 楊 瑛 利 徐 焜 潘 光 泰 祖 洵 父 百

卷十一

徐豐玉 曾祖 樾 祖 映 瓏 父 鏞 百十四 葉球 兄 珺 弟 璣
高 祖 芳 林 曾 祖 景 懷 伯 曾 祖 閻 溶 宏 觀 祖 鄧 爾 昌 董 澂

鏡百十五 戴鈞衡 文 漢 光 江 有 蘭 百十六 蘇愔元

行 朝 袞 朝 辰 父 行 灼 再 從 子 淮 族 孫 毓 桐 鄧 爾 昌 董 澂

鏡百十五 戴鈞衡 文 漢 光 江 有 蘭 百十六 蘇愔元

鏡百十五 戴鈞衡 文 漢 光 江 有 蘭 百十六 蘇愔元

鏡百十五 戴鈞衡 文 漢 光 江 有 蘭 百十六 蘇愔元

鏡百十五 戴鈞衡 文 漢 光 江 有 蘭 百十六 蘇愔元

鏡百十五 戴鈞衡 文 漢 光 江 有 蘭 百十六 蘇愔元

鏡百十五 戴鈞衡 文 漢 光 江 有 蘭 百十六 蘇愔元

傳一序目

七

遠祖 紹眉子 求 莊 求 許 鼎 父 懋 昭 朱 道 文 趙 方 潛 張
敬 祖 張 承 華 姚 思 贊 甘 紹 盤 朱 道 文 趙 方 潛 張
昌 繁 百 十 七 馬 樹 華 樹 章 子 起 升 填 諱 百 十 八 馬
三 俊 張 復 震 百 十 九 程 學 啟 百 二 十 方 奎 炯 方 錫
慶 父 桓 森 李 金 達 百 二 十 一 方 宗 誠 高 祖 孟 峻 曾
昌 翰 方 百 二 十 二 吳 汝 綸 蕭 穆 百 二 十 三

卷十二列女

陶鏞妻 鍾氏 陶繼妻 方氏 陶亮妻 王氏 妾 吳氏 吳仲淇
妻 楊氏 李棟妻 張氏 高文學妻 王氏 吳道震妻 姚氏 錢

澄之妻 方氏 一 方法女 二 方子復妻 盛氏 三 張
秉文妻 方氏 四 姚孫榮妻 方氏 五 孫臨妻 方氏 六

姚孫秉妻 倪氏 七 張英妻 姚氏 八 馬方思妻 姚

氏 九 胡彌彈妻 潘氏 十 蔣然妻 朱氏 戴聖哲妻 方

氏 周秉源妻 王氏 章大椿妻 錢氏 蔣廣妻 伍氏 十一
戴鈞衡妻 李氏 妾 劉氏 十二 馬其昶母 張氏 十三

其利 少 有 志 鄉 邦 文 獻 及 居 先 母 憂 祥 禪 後 始 從 事 於
此 發 前 所 集 采 傳 記 公 私 譜 牒 盈 篋 笥 編 次 粗 成 榮 成

孫 佩 蘭 葆 田 豐 城 毛 寶 君 慶 蕃 見 而 好 之 自 後 肄 業 經

史 遂 久 東 高 閣 曾 一 出 視 徐 椒 岑 丈 陳 靜 潭 姚 仲 實 叔

節 兄 弟 及 遷 安 鄭 東 父 杲 番 禺 梁 星 海 鼎 芬 凡 此 諸 君

咸 有 匡 益 又 嘗 思 就 正 吳 摯 甫 蕭 敬 孚 二 先 生 未 果 今

咸 有 匡 益 又 嘗 思 就 正 吳 摯 甫 蕭 敬 孚 二 先 生 未 果 今

咸 有 匡 益 又 嘗 思 就 正 吳 摯 甫 蕭 敬 孚 二 先 生 未 果 今

咸 有 匡 益 又 嘗 思 就 正 吳 摯 甫 蕭 敬 孚 二 先 生 未 果 今

咸 有 匡 益 又 嘗 思 就 正 吳 摯 甫 蕭 敬 孚 二 先 生 未 果 今

咸 有 匡 益 又 嘗 思 就 正 吳 摯 甫 蕭 敬 孚 二 先 生 未 果 今

傳一序目

八

年館中多暇乃銳意取前彙重修之更益所未備自六月朔定為常課每日改製二三篇七旬成書計初草初至今逾歲廿海內知舊會晤未期而東父物故已久吳徐蕭之傳儼然在錄因益以追念吾親顧瞻身世彌增悽慨也光緒三十三年秋八月乙丑其昶記

曩吾為此傳用阮文達公擬 國史儒林傳例采掇舊文悉注所出嘗侍吳先生語及之先生曰此百衲衣也寧復有佳文乎且所貴立言君子者為其有鑒裁孤識安見出於人者之必可徵今方欲傳信後世奈何先不自信也夫箸述者之行遠與否亦視其文好醜耳徇俗

傳一序目

九

以敗吾意無為也自是遂翻然改圖事皆有徵詞必已出猶以成書期迫刊落未盡為憾逾年重編目次追憶前語書此以誌同志戊申春三月既望其昶又記

桐城耆舊傳卷一日錄

邑後學馬其昶通伯撰

王太原侯傳弟一

黃許朱謝韓章江邱雷蕭傳弟二

方斷事傳弟三

方自勉公傳弟四

檀朱彭三孝子傳弟五

姚參政傳弟六

方桂林瓊州傳弟七

方天台傳弟八

傳一日錄

一

錢尙書傳弟九

王太原侯傳弟一

桐城耆舊傳一

侯王氏諱勝字均德少曉武喜兵法膽略過人元至正間聞明太祖起兵自和州渡江卽領千人歸之從戰有功太祖用爲右副元帥至正二十一年攻敗陳友諒取江州賜金帶一良馬一敕守江州明年四月友諒大舉兵圍豫章號六十萬軍勢甚盛太祖與劉基謀欲火攻之先募死士詐降爲內應侯應募太祖謂此行恐不生還侯曰應死募豈有生心乎遂與樞密院同知丁普郎等三十五人降友諒夜縱火焚其營大軍乘火奮擊大破之諸降者皆燼太祖旣滅友諒命立廟康郎山祀死

傳一

一

事三十五人侯位弟三贈懷遠大將軍太原郡侯賜養馬圩於本邑白兔河子幼襲其兄子四代指揮侯同時有黃榮六者亦勇士也初元末黃回甫懿甫勝甫兄弟避徐壽輝亂遷桐城是時盜賊羣起桐城挂車河盜首曰吳貴寇鈔劫殺居民患苦之所在結堡自固於是黃氏亦集眾築城蔣家山南榮六者其諸孫行也胄盛斗粟尤壯健因以名城謂之六城黃遠近不能自存者皆依附之明太祖旣克安慶舉宗迎謁賜爵不受而歸靖難兵起榮六孫永從北定燕京拜明威將軍調南京羽林衛指揮子孫襲職

馬其昶曰王澤爲余言其宗祠舊藏侯戰袍一劍一袍絕長祭時則使子弟一人立几上乃可勝今袍毀其劍存蓋長三尺許云又謂長老傳言侯詐降時斷一臂乃行用袍裹臂歸余謂臂斷則廢矣鄱陽之役縱火夜焚營必無先斷臂事故不載自古一王之興恆有蹈死不顧生之徒以佐成其烈嗚呼如侯之言亦壯矣哉

黃許朱謝韓章江邱雷蕭傳弟二

黃副使諱敏字宗學不知其始所由起洪武間官兵部員外以忤旨左遷上林監丞轉長蘆鹽運副使坐事謫戍興州兵部尙書方賓等交章奏敏才識通卓復擢工

傳一

二

部員外終廣西按察副使永樂間許侍御諱友進諸生貢成均官侍御史以忤中人愾罷歸朱大理諱善字敦夫拔貢生廷試第一授推官擢主事外任鶴慶同知民立生祠遷大理府家故貧服官二十載田宅無一增其後仁宗宣宗朝諸仕者名績皆所不悉至正統元年謝公諱佑字廷佐成進士四年以監察御史出鎮大名練兵保境爲京師聲援至則修城堞造器械撫流移百度振舉民隱然安業畿輔志紀之累遷山西布政使致仕歸卒時母服未除願言衰絰爲斂以終吾喪公少孤貧嘗讀書牛背母鞠之成立故至死不忘親也其在景泰

時入福建省志名宦傳者韓公諱隆字德崇時初置永安縣公以國子生任知縣凡城池壇壝公署皆成其手秩滿士民丐留至十二年以官卒入山西省志名宦傳者章公諱綸正統十年進士以給事中謫應州判擢本州性明達治無留牘歷官至參政其在成化時有江公諱宏濟字本深以進士知清豐縣治行卓異拜監察御史按長蘆鹽法風裁凜然入畿輔名宦傳蓋自正統以來吾縣賢公卿大夫接迹並出不可勝數矣其事詳可紀者別為篇今復彙記於此邱公諱寧字士安天順時以貢士為鎮南衛經歷桐城黃公白陽二山舊產礬後

傳一

三

盡歲賦礬二萬有奇民市礬他郡以償公為具奏免賦縣人德之而宏治正德間有雷侍御蕭副使者皆著聲當時其卒皆祀鄉賢侍御雷公諱宗字希曾宏治十五年進士由汝陽縣知縣擢四川道監察御史正德時奉監諸軍征霸川劇賊振肅風紀尋為忌者所中謫瀏陽典史轉知寧縣甫至即告歸屏居二十餘年貞志甘貧士論推重之年八十四卒副使蕭公諱世賢宏治十八年進士授南京刑部主事治宸濠獄多所平反擢嘉興知府募前守楊公之賢揭其行事於堂視為師資以治行第一遷湖廣副使道卒獲無餘金以故服斂入浙江

名宦傳然亦不能言其詳自謝布政以下入方志者皆然

馬其昶曰文獻之繫於世也豈不大哉其人之行能節概同而顯晦異致者皆職此之由

方斷事傳弟三

方公諱法字伯通其先自休甯遷池口宋末有德益公者徙桐城至公五世矣公生之歲為洪武元年逾歲而孤時天下初定人競戎馬母程氏紡績資公使學務以儒術亢宗治尚書事母甚謹里黨稱其孝英傑負氣聞朝廷利害輒自激發建文元年鄉試中式天台方正學

傳一

四

先生典試事以託孤寄命大節不奪命題公既受知正學歷政臺寺授四川都指揮使司斷事執法不撓無何正學死建文之難成祖即位為永樂元年諸藩表賀登極公當署名不肯署投筆出俄詔逮諸藩不附者公與建登舟飭家人曰至安慶告我行次望江人曰此安慶境也公瞻望再拜慨然賦詩二章曰得望吾先人鄉可矣遂沈江死罟尸不獲夫人鄭氏收其餘髮爪甲於巾笥守義四十年卒遺命納公髮爪懷中斂而葬公祀鄉賢祠子懋自有傳

馬其昶曰悲哉靖難之事正學不肯草詔赤十族公以

小臣亦不肯署表死大節不奪殆無愧哉先是吾縣人有架閣吳公者諱名揚字叔瞻宋德祐元年文信國起兵江西公參畫軍事嘗率巨室備軍需辭氣激烈傾動一時見鄧光薦續宋書光薦亦信國幕僚也吳氏家廟藏信國手札三皆言糧糴事後遺失其族裔乞翁侍郎方綱摹刻之士大夫多題詠焉宋亡公杜門屏迹元御史程鉅夫薦之不起人亦謂其無慚信國其後八十四年又有杜萬戶事杜萬戶者元將也佚其名從余忠宣公守安慶陳友諒既攻陷安慶忠宣死節妻蔣氏子德臣皆死妾滿堂氏生子淵甫周歲棄水濱杜見呼而救

傳一

五

之曰此余參政子義種也悉捐所攜物挾淵去之太湖至淵孫貞四來遷縣北洪濤山姓王氏廟祀參政爲始祖兼祀杜康熙五十三年懷寧令張懋誠至縣振災得其實因詳復本姓明年學使余正健設立忠臣廟奉祀生員二人又二年學使林之濬增一人俱知府張楷詳請忠宣故合肥人其遺胤不絕至今爲桐城人自杜萬戶也杜萬戶可謂能立孤矣其後二百八十八年又有詹大刀事詹有勇力善大刀人以號之遂佚其名字閣部史公督師揚州選充左右親校乙酉四月大兵攻揚州閣部知城將不守袒臂令詹以濃墨書己姓名於

背書畢裹甲上馬詹持大刀隨之南行未十里猝遇游騎被刃墜馬馬亦仆詹掖起趣易馬以行閣部曰余非亡命蓋欲留其身效文丞相圖集義旅耳今左股廢尙奚能爲因急揮詹去毋俱死汝家有老母俄而騎兵至詹伏匿道旁深林良久兵退出見平沙血跡淋漓知閣部已死因徘徊悲泣閒道歸里後以征西大將聞其名徵之急逃入山不出每與人談揚州被圍事輒淚尤痛閣部命其書背竟莫能得其屍也明史言閣部自刎不殊被執以死此所傳差異而朱滄見聞小記記此甚詳先伯祖可久處齋集有書詹大刀事余故類載之吳詹

傳一

六

皆無成功而杜獨能存余氏孤於桐城者家國難易之勢殊也其以異縣來寄籍者又有明太子太保都察院左都御史趙公景初山東青城人宏治初劉吉忌之貶官北峽關巡檢卒葬關鎮後山夫人劉氏耐焉吉敗追諡忠毅明史不言其事今忠毅祠猶存子孫有留桐城守其祠墓者遂著籍爲縣人桐城山脈踰北峽起洪濤故余氏趙氏多居洪濤山側

方自勉公傳第四

方公諱懋字自勉斷事長子當永洪宣正之際與金騰高史仲宏以意氣爲昆弟交騰高字上達邑大饑悉出

所積穀三千餘石振其鄰里曰所貴好義者補天地不足也豈其乘歲禮而自爲利乎騰高旣輕財急義仲宏善相宮宅地形精算術智諳絕人而公孝友英特有大略三人者皆以布衣任俠聞一方父斷事死節公年十五矣世父頗利其產悉以讓世父自築茅居母及弟世父猶時時移怒嘗誣抵以罪就獄不辯有司更以爲孝出之甫出獄而脫世父女於厄由是世父感悟公治生勤家益起訓諸子厲學里閭訟爭皆走求直以多子更廓所居構斷事坊閭麗甲一邑時騰高亦治室東郭同日落成兩家羊酒交相慶邑人觀者填巷然騰高仲宏

傳一

七

嘗自以子不才而羨自勉五子有五龍之目仲宏得吉地欲授騰高至其家不言出過自勉曰君後嗣必庶富且貴請以地授子曰何也曰及君門聞兒聲此庶徵也旣入聞紡績聲此富徵也旣坐聞書聲此貴徵也吾過金氏金氏子方與客博誰能違天而福之地當龍眠口號月山果吉壤方氏宋元閒自池口徙桐城六世至公有五子長廷獻諱琳稱中一房次廷瑞二房廷輔三房廷實四房弟五子廷璋稱六房廷輔諱佑成進士廷璋諱耀舉於鄉於是都諫王瑞題其門曰桂林而方氏之族乃大廷實諱喻務農殖或問貴介猶親稼乎曰吾之

耕猶仲之學安得藉人資怠已事及兄佑以爭邊民不當死廷杖謫攸縣不能治裝乃資其裝久之幼子向亦以進士官給事中劾中貴謫多羅驛乃拊其背曰行矣勉之薄田尸饗吾甘之矣家居湖上濱湖民往漁或請禁之曰天設此湖寧爲一喻斗酒居恆不紈綺不輿蓋樵者至與爭道或以爲言曰徒行樵弗避輿行鄉里姻戚將走避奈何以躬耕老叟傲鄉鄰也晚稱退菴主人日取朱子小學課諸孫卒年七十八佑向皆自有傳廷璋曾孫夢暘字子旦生時母夢朝陽照室因以名友人阮應薦喪妻一襁褓子攜歸乳之家饒財焚券累千金

傳一

八

有盜胠篋已而邏者獲盜呼驗所失曰我不顧墮甌性易直善談謔好客擊肥烹鮮命酒甚歡爲諸生漢川張猷山勸之仕且解帶遺之曰請爲君易儒服乃謁選得南安丞常市家租佐祿祀鄉賢南安孫大美自有傳仲宏諱自成號克經以字行晚更號行窩少傳外舅黃回甫葬術回甫阡韭菜園人笑之後遂發祥所謂韭菜園黃者也仲宏治其術益精其所取或人所忽棄不私於家曰天與吾目以報善人敢自私乎自是言相墓者多託仲宏縣中人人慎葬由此起也仲宏子堂景泰四年舉人官鹿邑令仕籍從外家姓曰黃堂其族譜曰史黃

堂

馬其昶曰余聞方氏先以貲雄其三世曰士源歲饑發家穀以振計口授食有再三詐領者怒削其眉倪氏子因夜往殺之家人多被害里人為藁葬宅後園中其後宏治閒諸生方惟諧丁祭監宰屠人倪氏子奸其職惟諧格殺之有司重祭法不問子孫至今仍讐倪不通姻焉為善而得禍其後嗣寢昌天道信不誣乎然使不有自勉諸公之積累卽又安能歷久不替者乎

檀朱彭三孝子傳第五

檀孝子諱郁字道清少孤貧母汪氏守節孝子言動兢

傳一

九

兢恐有失行辱其先凡母服食所需必勤苦躬致之母疾晝夜侍疾甚則虔禱願以身代母也母歿貧不克葬鄰里憐之為買山山多石不可穴孝子悲泣自責一夕鄰人胡伯恭夢神語曰檀孝子有穴湧泉走告孝子孝子莫喻醫士程伊聞之曰意者山之麓乎湧泉穴當足心求之果得窆孝子廬其側三年常如初喪山素無泉每食輒下山取水水艱後忽有泉自石罅出流於坎色瑩而味甘孝子資之得免下汲至終喪泉竭始孝子之居廬也人念其貧饋之食孝子受之免死而已正統十二年知縣李寬以狀聞詔旌其門復其身孝子作家訓

七十章論子職二十五餘皆言修身正家事終於事君孝子卒亦葬母墓側祀鄉賢今投子山西有檀孝子墓塔

朱孝子諱文林六歲喪父家貧以櫛髮為業竭力養母母病思魚市無魚孝子投竿卽得有姊寡且盲母念之孝子迎姊歸與母共寢處姊遂終於家母病篤剖乳下肉一瓣密丸以進母食之愈久之母年八十五卒孝子廬墓側依樹結苫無戶牖每風雨輒繞墓泣聞者悽惋山深林密豺虎閒來不為害也鄉人感動饋壺殮者相繼邑薦紳先生並為文拜祭其母孝子樸訥不知所為

傳一

十

唯稽顙呼號而已是時孝子年且老尙未有字趙鈞州始字之曰士先後竟以毀卒於墓所彭孝子諱寶字惟善邑諸生善事父母父性嚴母尤加嚴每交怒求解不得則涕泣叩頭必得解乃起一日大雪父怒其母孝子懼乃跪寢門外及旦啟戶見孝子猶踞踏雪中父遂感悟曰吾偶醉耳孝子卽起拜謝以示其體康也妻胡氏事姑不敬欲去之戚黨為解不聽母曰婦善事我何得爾孝子乃跪受教退謂妻曰妻者齊也而事親不我齊乎妻感泣卒以婦道稱當是時何省齋先生為儒宗孝子師事之務以實勝條其規十端曰

寶日省此十者立稽過錄一行一念失必書月朔正席自數日奈何過不改作慶五圖以為達道始父母終天王天生萬物惟人具之可勿自慶乎因以慶名軒孝子學日進然故拙於文督學試文當黜郡邑諸生環進乞優容孝德太守羅公為言使者得不黜仍表之曰彰善後每試更得優等逾四十孝養不倦由是父母雖嚴善怒然亦浸愉說矣父歿治喪一準朱子家禮逾年病以事母屬其子曰以喪死當衰絰斂遂卒

馬其昶曰吾縣明以來孝義自檀孝子始旌於朝宜哉其後有朱孝子聞嘉靖末議舉鄉賢諸生以何省齋及

傳一

十一

彭慶軒請不行久之省齋卒得祀慶軒不與第與朱士先表於部使者附祀檀孝子祠號三孝子今檀祠已燬後有重修是祠者二子之祀所宜復也

姚參政傳弟六

姚公諱旭字景陽號菊泉景泰二年進士授刑科給事中以上書訟于忠肅公冤忤權貴會御史某朝班坐給事中上公復疏論因左遷鄭州判官已而朝論皆是公議卒定坐次科居道上公在鄭州有惠愛秩滿去任民遮道不得行賦詩慰之而去成化初用大臣薦除南安知府以教化為先郡學有宋理宗題道源書院額構石

亭覆之益新其廊廡選諸生廩餼之使就學山水暴漲城傾圯出公帑餘金發其城水患永絕明年夏枯旱禱請立應澍雨霑足是歲有秋野產嘉禾一稔二米士大夫競歌詠焉擢雲南布政使司右參政武暢蠻夷結土寇為亂公行至關索嶺以聞救公及三司會指揮進剿平之威惠大著尋乞骸歸年七十八卒祀鄉賢及南安名宦初元季姚氏勝三公自餘姚來遷居大有鄉之麻溪為麻溪姚四傳諱顯者公父也有盛德能急人患難治家甚整鄉里效法聞善言必令子弟籍而行之少年酗酒者遙望之輒避匿嘗夜得盜縱之或曰何以做後

傳一

十二

曰彼迫饑寒為此一被官刑不可為人矣家素封讓腴產其弟時人義之及生公而慧撫之曰此子必興吾宗後果如言

馬其昶曰姚氏之族至參政始大有循良之譽名括繼踵遂為世家吾聞公致仕歸授諸子田止數畝亦可謂不為後嗣計留者矣為善之報信而有徵觀贈公之言若操券然

方桂林瓊州傳弟七

方公諱佑字廷輔斷事孫也少為文多奇氣志行亦如之舉應天試還至郊感親歿慟哭墜馬天順元年進士

拜監察御史風裁嚴峻朝有大議臺長必曰方御史謂何撫河閒以法裁錦衣官校巡鹽兩浙有柄臣招飲謝不往至則絕請謁釐宿弊銜者日眾上賜璽書褒之再按廣西苗賊窺桂林城守急公下令大軍旦夕至吏民妄動者斬悉城中民授甲出南門入東門更服循環數四苗錯愕遁去因上書陳彌亂之術論劾撫臣不檢者罷去毀淫祠以其材葺貢署自靖江王以下皆飭左右謹避方御史成化初還朝會論囚有邊民陷敵逃歸坐俘當死詔偕中貴人視刑公廉其情停刑草封事中貴人不可爭之強中貴人怒愬於上時銜者柄用乃詔衛

傳一

十三

士粹公於廷杖三十謫攸縣攸俗囂獷召父老講律令宣朝廷德意設奇擒劇盜石長子斬之乃編民爲甲伍居相糾察寇至相援救羣盜解散攸稅重吏緣爲姦因罷吏期民自輸數年逋稅旬月遂登暇乃新學宮進諸生講詩書大誼常祿不足給兄廷獻每發家財佐之考績弟一吏部長官勞之曰君治民良苦行召君矣以銜者眾復命之攸巡撫吳公琛榜所行下諸縣爲式臺使交薦而銜者不悅乃推桂林守以桂林舊按地抑之也臨桂縣常賦外月徵錢九萬供上官公白罷之居八月致政歸結室萬松閒閭里視爲儀表卒祀鄉賢曾孫效

字去病嘉靖中舉人能詩有清望

瓊州公諱向字與義別號一菴桂林從子也成化十七年進士至瓊州知府以官給舍有名故海內稱方給舍初授南京戶科給事中是時權貴怙寵巨璫陳祖生守備南京尤跋扈宏治中西安門災雷震孝陵柏及洪武門鴟吻公因上疏劾祖生暨在位數十人以謂南京國家根本地天怒薦加變有所自祖生擅作威福漁獵軍民而諸臣持祿阿附無忠直節乞賜黜罰回天變上爲黜三人勅戒祖生由是羣閹側目會主事盧錦牧羊湖隙地公嘗莅湖視冊祖生因劾錦及公並下獄錦上書

傳一

十四

曰此自臣錦罪方向不知也詔復職自乞骸骨不許踰年御史孫紘劾中侍郭鏞奉使過南京宴後湖中非法祖生乃使其黨訴上曰紘爲錦報復耳陛下重湖禁奈何輕縱向邪乃復追逮公使中侍會大臣鞫之御史劉遜奏列祖以來無奄人鞫言官者不報獄上謫多羅驛丞冢宰王公恕疏爭不得司徒李公敏率諸臣爭之省臺又爭之俱不報朝論囂然不平而公聲動天下矣公長身岳立器宇宏廓視利若浼視官若芥一無所撓屈也多羅在西南萬里外即日就道既至署三泊縣事均賦興學夷蕪向化母憂服闋以薦授資陽尹簿書叢委

疏決一空置律於庭擬罪輕重縱囚自閱之吏不得藏巧巡撫韓公文奇賞其才屬決他郡疑獄平反數十外艱歸民立碑紀德再起擢知湖廣安陸州中貴祀太和取道安陸無敢譁時興獻王新之國戒其下慎勿干方給舍我猶貸汝彼不汝貸也撫按薦之銓部三擬僉臬竟抑不行移守瓊州興獻王上言知州向政績卓異乞增秩留鎮本州朝議以黎難初平需賢守而優詔答王曰俟瓊州報政卽加擢用蓋遠之也公治瓊州易剛爲柔召其酋長諭以威福禮耆舊興文學酋符南越兄弟訐奏累年望風請謁因貸其罪和解之而去大學士梁

傳一

十五

公儲有子家居橫甚公詣書諫諷梁公引謝人兩賢之入覲道病至都卒祀鄉賢及安陸名宦子見字惟素有逸才詩名藉甚箸南涼稿玄孫大任自有傳初公釋褐封公訓之曰惟爾仲父家法在故公宦數十年不營田宅瓊有珠池置不問封公諱瑜三子皆賢長曰璽字與節次日舟字與濟次卽公與濟子曰克亦以直節著稱馬其昶曰桂林瓊州清節蓋世作吏勤治尸祝不衰雖古循良何以過焉績効彰著獨不容於媚嫉之人詩曰投界豺虎誠痛之也

方天台傳第八

方公諱印字與信號樸菴父廷獻諱琳斷事長孫也有母弟四從弟二共炊食終身秉家政不一黍自私每旦命某耕某學某執事各授之職悉趨惟謹方氏家法聞一時及卒公一率父教無改嚴事諸父無敢專輒一日侍坐桂林側問今從政者之楮鏹謂何桂林厲聲曰若異日楮鏹哉公悚息退且負楚桂林始討而釋之公與弟塘友愛甚有所入悉投塘不問出入久之家饒塘請兩析之公曰吾子一弟子四豈令我目諸子之厚薄其室也五分之取一成化十三年舉於鄉授天台令邑號劇繁公不矯激取譽務在富教之勸農耕崇學校抑豪

傳一

十六

姦化流於民數月卒官囊不滿十金吏民助棺斂里巷罷市相弔邑先達夏太愚年百歲不出謁三十年特臨哭故事有司卒官出不中門吏民乃號泣扶櫬中門出公爲治以惠稱然台父老言吏或受賕則譴責隨至一吏不法使齋文當道發械卽誅吏語其嚴於疾惡如此先是民感德家各圖公小像及卒眾求擇尤肖者一幅別立祠祀焉水旱輒就禱遂傳爲神云祀天台名宦及本邑鄉賢曾孫學漸自有傳

馬其昶曰今之長吏動曰民情不古若施化難也天台之澤何其入人深邪當時郡守泰安胡公贊曰君任天

台甫半載出以誠厲以廉始疑其拙繼信其真欲觀王者化先觀王者民人以其言爲寶錄

錢尙書傳弟九

錢公諱如京字公溥宏治十五年進士授海鹽令父鸞字應祥寄詩勉以清操嘗醉酒撻一胥醒而悔甚遂稱疾不視事僚佐入問乃謝曰吾病非他奉天子三尺期稱平今願以酒逞刑故閉閣自責耳吏民間之感動入爲監察御史遷副使備兵天津累擢至右副都御史巡撫保定請發內帑數萬緡振饑轉兵部侍郎兼左副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一夕諸軍驚噪公坐府中不動下

傳一

十七

令開城門羣出者縱之獨出者擒之夜半軍自定旦日惟薄罰夜出城者二人餘釋不問所轄士官相仇殺當事者利用兵希功賞公曰夷性不常徒驅良民於鋒鏑彼朝服暮叛可勝誅乎疏請褫士官職許立功自効不費一鏃境內獲安遷南京戶部尙書改刑部時九廟災軍士入運瓦礫得金珠灰燼中緝獲下獄以盜祭器論公曰金非器器非珠也因得末減以病六上章乞休歸居桐溪足不履公門觴詠自娛卒加太子少保諭祭葬祀鄉賢公性端厚不形喜愠臨大事片言立決款曲親舊如未貴時著有鍾慶堂集子元善以蔭至曾府長史

能詩有名孫可久字思畏亦工詩嘗東遊吳越訪才士卓明卿卓謝不與通後知爲思畏出贈千金思畏笑曰吾慕君才豈爲千金來邪徑去不顧

馬其昶曰吾聞宏治間有選貢生周先生京者字大觀公從受業自言平生得如周先生足矣因名如京周先生一老儒始建宗祠定家規教授鄉里而公乃至欲終身擬之周先生固大有過人者卽公之所存亦可知矣

傳一

十八

桐城耆舊傳卷二目錄

邑後學馬其昶通伯撰

余按察傳弟十

齊按察傳弟十一

吳參政傳弟十二 子通政

何省齋先生傳弟十三

馬霞松公傳弟十四

謝盛倪潘何傳弟十五

阮愛雲公傳弟十六

何松坡公傳弟十七

傳二目錄

十

余按察傳弟十

桐城耆舊傳二

余公諱珊字德輝號竹城正德三年進士授行人擢御史公性剛勁譏彈不避權要庶吉士許成名等十七人能教習留翰林公疏論其濫語侵內閣不納是時政出中涓乾清宮災疏陳弊政極指義子西僧之謬巡鹽長蘆發中官姦利事為所誣下錦衣獄杖瀕死朝論爭救之謫安陸判官移知澧州世宗立擢江西僉事討平梅花峒賊遷四川副使備兵威茂先是犒番歲不下十餘萬公至裁革之務益養兵鍊將造運車習陳法二年而諸番懾服董卜韓胡素黠驚獻珊瑚請見卻之終公任

傳二

一

不敢犯嘉靖四年應詔上疏陳十漸其略曰陛下有堯舜湯武之資惜無稷契伊周之佐致時事漸不克終者有十正德閒逆瑾專權假子亂政不知紀綱為何物幸陛下起而振之未幾而事樂因循政多苟簡名實乖謬宮府異同紛拏泄沓以為在朝廷而不在朝廷以為在宮省而不在宮省遂至天子以其心為心百官萬民亦各以其心為心此紀綱之頽其漸一正德閒士大夫寡廉鮮恥趨附權門幸陛下起而作之乃今則前日之去者復來來者不去蓋自浮沈一世之人擢掌銓衡首取輒美脂韋重富貴薄名檢者列之有位致諛佞成風廉

恥道薄甚者侯伯專糾彈罷吏議禮樂市門復開賈販仍舊此風俗之壞其漸二正德間國柄下移王靈不振是以有安化南昌之變賴陛下起而整肅之乃塞上戍卒近益驕恣殺許巡撫姑息之頃遂殺張巡撫縛賈參將姑息之近復縛桂總兵致榆關妖賊效之而戕主事北邊庫吏仿之而賊縣官陛下惑鄙儒姑息之談牽俗吏權宜之計遂使廟堂號令出於二三戍卒之口此國勢之衰其漸三自逆瑾以來以苞苴易將帥故邊防盡壞賴陛下起而申嚴之然積弊已久未能驟復今朵顏躡躅於遼海羌戎跳梁於西川北狄蹂躪於沙漠寇勢

傳二

二

方張而食肉之徒不能早見制馭假鎮靜之虛名掩無能之實跡甚且詐飾捷功濫邀賞賚虛張勞伐峻取官階而塞上多事日甚此外裔之強其漸四自逆瑾以來盡天下之脂膏輸入權貴之室是以有劉趙藍鄒之亂賴陛下起而保護之乃近則黃紙蠲放白紙催徵額外之斂下及雞豚織造之需自爲商賈江淮母子相食充豫盜賊橫行川陝湖貴疲於供餉田野嗷嗷無樂生之心此邦本之搖其漸五正德朝衣冠蒙禍家國幾空幸陛下起而收錄之乃未幾而狂瞽之言一鳴輒斥昔猶謫遷外任今或編配遐荒昔猶禁錮終身今至箠死殿

陛蓋自呂柟鄒守益等去而殿閣空顧清汪俊等去而部寺空張原胡瓊等死而言路空閒有一二忠直士又爲權姦排擠致陛下耳聾目眩忽不自知其在鮑魚之肆矣此人才之彫其漸六正德朝姦邪迭進忠諫不聞幸陛下起而開通之顧閣時未久而此風復見不剿說而折人以言卽臆度而虞人以詐朝進一封暮投千里甚至三木囊頭九泉含泣此言路之塞其漸七正德朝忠賢排斥天下幾危賴陛下起而主持之豈期一轉瞬閒儉邪投隙而起飾六藝以文姦言假周官而奪漢政大姦似忠大詐似信雖有聖哲誰其辨之臣恐正不敵

傳二

三

邪羣陰日盛此邪正之消其漸八正德朝大臣日疎小人日親致政事乖亂賴陛下紹統堂廉復親乃自大禮議起凡偶失聖意者譴謫之鞭笞之流竄之必一網盡焉而後已由是小人窺伺巧發奇中以投主好以弋功名陛下既用先入爲主順之無不合逆之無不怒由是大臣顧望小臣畏懼上下乖戾寢成睽孤而泰交之風息矣此君臣之睽其漸九正德朝天鳴地震物怪人妖曾無虛歲賴陛下紹統災異始除乃頃歲以來雨雹殺禽獸雷風拔樹屋婦人產子兩頭晝晦如夜四方旱潦奏報不絕曾何異正德之季乎且京師陰霾之氣上薄

太陽白晝冥冥罕有暉采尤爲可畏此災異之臻其漸十也此十者天子有一無以保四海陛下聖明何以致此無乃輔弼召之歟竊見今日之爲輔弼第一人者徒以姦佞伴食怙恩致上激天變下召民災中失物望臣逆知其非天下之弟一流而陛下任信之不至於魚爛不已願亟去其人更求才兼文武如前大學士楊一清老成厚重如今大學士石瑋者竝置左右庶弊政可除天下可治臣又聞獻皇帝好賢下士容物恕人天下所共知也今議禮諸臣一言未合輒以悖逆加之謫配死徙朝二爲空此豈獻皇帝意苟非其意雖尊以天下無

傳二

四

當也陛下何不起而用之使駿奔清廟以慰獻皇帝在天之靈哉疏反覆萬四千言帝付之所司其所斥輔弼弟一人謂費宏也外艱歸士民生祠之其後副使胡東皋謁祠獨顧公歎曰此吾師也服闋以故官泄廣東遷四川按察使逾月而卒祀鄉賢公居官有威惠律已甚嚴清節終始如一所居宅不加廣廳事前湫隘東垣之鄰請以所居讓公曰達而利窮鄰不義老而遠舊知不仁鄰人曰大木之下豐草讓生公曰不然大木之陰行道可息吾乃不能息子而草視子邪鄰復曰拓之便公曰吾昏暮乞火不已便乎卒不拓公博涉多通曉兵法

厓數觀察四川日嘗夜戒衛兵明且有屠者二人爭毆赴司急縛之兵如言明且果得二人訊之則苗夷刺客也其家有自製小渾天儀

馬其昶曰昔潘木崖先生稱公善爲詩同時李何諸公皆相推挹遺編零落久乃得同里馬太僕輯而刻之其昶謹讀先太僕余竹城集序述其勁節天植通籍三十年絕不一問家人生產卒於官不能具斂舊廬數椽蔽風雨不足再傳且貧不能守益歎公之賢今先太僕所編集又已不存惜哉

齊按察傳第十一

傳二

五

齊公諱之鸞字瑞卿號蓉川九歲就傅會師他出鄉先達袁太僕過塾中諸兒驚避公朗誦如故袁公笑曰客至而倨禮乎對曰奉師命讀書不奉命揖客音吐宏壯袁公聳異因妻以女袁公諱宏字德宏成化十一年進士至太僕卿公於正德六年登第改庶吉士授刑科給事中武宗時閹豎用事綱紀陵遲公既居諫職益發憤敢言十一年冬帝置肆京城西偏車駕將臨幸公上言陛下貴爲天子奈何競錐刀之利如倡優館舍此必有羣小牟利進細娛以煽惑陛下者當是時江彬欲攘權自私數導帝游佚居大內徒爲廷臣所制帝因幸宣府

而韃靼入寇大同王勛等力禦之轉戰至應州帝躬率太監往援寇尋引去十三年帝降勅稱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朱壽剿寇有功宜特加公爵制下舉朝大駭公偕同官上言自古天子亦有親臨戰陳勘定禍亂者功成不過南面受賀勒之金石播之歌頌已爾未有加爵酬勞如待人臣之爲若今日倒置者不知陛下何所取義爲此不祥之舉貽百世譏訕帝既從江彬言自稱威武大將軍益將徧遊邊塞大學士楊廷和蔣冕毛紀以去就爭公復偕同官言三臣居師保之重先後稱疾今六飛臨邊踰月矣宗廟社稷百官萬姓寄空城

傳二

六

中人心危疑三臣復杜門求去萬一事起倉卒至於僨敗三臣將何辭謝天下乞陛下亟返宸居與大臣共圖政理不省中官馬永成死詔卹廕授官至九十餘人公上言永成何功不宜恩濫至此臣恐天下聞而解體不聽再遷兵科左給事中盜王宸濠怙恩驕橫御史蕭淮及公首發其姦未幾宸濠反乃命張忠許泰南征朝議選科道御史才望素著爲諸將所憚者從軍紀功公自請行先是宸濠造龍艘於江南邀車駕南幸行有日矣舉朝驚懼公大呼於朝今日不以死諫南行行必墮賊臣計異日雖寸磔不足塞責於是公偕六科諸臣御史

楊秉忠偕十三道諸臣上疏諫章入二日未報相率伏闕俟命帝令中官傳諭退明日託疾免朝欲以爲公等罪會諸曹黃鞏等百餘人連疏極諫上大怒撻之下詔獄死者十一人然亦遂止不行張忠許泰等既率禁軍往江西未至南贛巡撫王文成公守仁已勒勤王兵大破宸濠黃家渡於是羣小媚嫉其功文成初上宸濠反書因請黜姦諛諸嬖倖皆恨及宸濠俘益懼乃導帝南征思奪其功且競言文成先與賊通謀公力白其誣請以一家數口爲守仁贖忠泰等廣搜逆黨相株引公多所開釋且疏陳軍民之困請蠲田租停力役寬逋賦帝

傳二

七

頗採納後駐蹕南都又屢請還宮作回鑾賦以諷公先世居鳳陽爲齊姓元末避禍遷桐城別族徐至是始復焉公旣已救護文成復劾奏許泰及尙書王憲黨附江彬宜黜二人竟獲譴當時諸將爭欲攘功公不可江彬張忠等迫之公曰不紀江西守臣功濫及諸貴何以示天下有褫職而歸耳必不可彬等譖諸上上曰此給事中曾論若罪若憾之耳卒不聽世宗踐祚公上疏畧曰陛下自藩國承大統正人心望治之日補救之道惟在定聖志廣言路昔大行皇帝志意未定羣小恐其中處不便所爲也初自大內誘之出居文華殿又誘之徙居

御馬監又誘之西居豹房新寺諸處聖母不得親三宮不得近而孽寺義子妖僧賤伶邪女之類更侍迭從忠義不聞於耳媒孽日陳於前大行皇帝以爲愛也而不虞其姦也遂懼焉樂之而天下之權有竊弄之者矣一十七年之閒志士蓄憤蒼生蒙害大行皇帝皆不得而盡知也先朝元兇今雖已去而根據盤互連蔓滋多方今之財萃於私室上不在官下不在民彼其顧權勢擁厚賞猶恐巧相營結或邀定策之賞或假迎扈之勞取憐固寵天下事豈堪若輩更壞臣是以深懼聖志之未定也今日之事畏禍者不敢言敢言者久遏於權姦之

傳二

八

摧蔽一旦欲吐其忠憤必有不顧忌諱至於逆耳者在嘉納而優容之耳若稍或裁抑則小人乘之以讐害忠直言路一塞不可復開伏乞陛下俯容謬誤其有文武不肖大臣及非軍功冒封拜者卽賜罷黜復覈先朝佞倖諸姦置之法反覆二三千言極論六部諸弊及貴璫之姦羣閹然曰齊給事攻我帝時初卽位嘉納之然卒以忤權貴降調謫崇德丞遷長興令青州同知丁內艱服除轉南京刑部郎中八年改陝西寧夏僉事值關內旱飢民採蓬子爲食爲取二封一進帝一以貽閣臣寧夏者古朔方地也自紅山堡之黑水溝至定邊之南

山口花馬池諸堡城塹久湮地故沙磧董版築者率以乏水泉無功獲譴初公爲給舍論劾王瓊瓊後起總鎮榆林公爲僉臬屬焉瓊囚薦公城花馬池公疏請便宜行事掘沙丈餘竟得土以易言山下有泉百里有山往鑿之果得泉引以木規用濡漑土石事登築詔限五月至三月城成讓功於瓊瓊大驚服由是三邊之城屹爲天險巡撫胡東臬稱其能舉以自代自夏還朝調補河南副使權本省提學副使尋改山東臨清兵備副使召爲順天府丞未行盜發留鎮撫尋擢河南按察使卒官公天才宏麗桐城文學推公先導而縣人第進士入

傳二

九

翰林爲庶吉士者亦自公始著有奏疏二卷南征紀行入夏錄若干卷祀鄉賢子述字柳峯近字愛蓉皆隱居不仕孫琦名字越石號羣玉萬曆四十一年進士至紹興知府鼎名字調字號重客諸生博學強記著姓史五十卷萊名字朱草諸生能詩有青莎館集又策名佚其字其詩篇與朱草君求並見 御選明詩錄君求諱心孝天啟二年進士官編修早卒紹興子登輔字員倩國初爲南安同知博覽多通兼善騎射登臺字仲符以母老辭徵不赴鄉黨舉孝行卒年九十二馬其昶曰甚哉武宗之荒惑可謂大無道之世矣其國

祚幸不卽傾者何與豈不以犯顏敢諫之臣未絕猶足以維繫之與世穆神光縣歷百年茲其效也及至天啟黨禍大作海內正士漸滅無遺視公所遭時猶未可謂之不遇嗚呼悽矣

吳參政傳弟十二 子通政

公諱檄字用宣號皖山馬埠山吳氏與麻溪高甸別族公爲諸生時廉使余公已負盛名邑令餽金受之公聞而歎曰賢者亦受此乎託爲首陽山人書一通陳不可受之義夜步三十里懸其門而歸詰旦余公覽之曰此必用宣筆也亦作書明可受之義張於邑校之堂以答

傳二

十

焉正德十六年進士授襄陽推官穀城棗陽饑上書直指請太和山金振之不待報輒發能聲大著入爲戶部主事轉武選司郎中都督僉事姜夷奏邊功乞陞事下職方議職方曰可乃下武選擬官公曰法斬首二百以上者陞一級夷斬級未滿八十當賞不當陞尙書張讚愧謝焉劉民譽者其父從世廟起興藩賜錦衣衛指揮民譽欲襲職讚主之公爲劄曰法非汗馬功不世民譽不得襲讚裂劄投地曰必與之公曰必不可讚乃自爲劄以千戶請詔不許然公亦以是不安出爲湖廣參議轉山東雲南副使終陝西參政清介之操終始不渝初

爲諸生葬父白陽山中去所居百里獨袖米數升步至墓所炊而祭及歸遇雪過友人方去病門已暮矣曰奈何以展墓故煩友人依門礎跌坐達旦去其操行如此尤長於詩著有兵部集子自峒

通政公諱自峒字伯高號石蘭嘉靖四十一年進士初授行人以清望選翰林院待詔充裕王講官多所啟益穆宗卽位以東宮舊屬再擢太常寺少卿初居翰林與江陵張文忠公僚好及江陵柄國絕不通轉南右通政旋以計典自陳議外補遂歸江陵敗士大夫交章薦之卒不起公九歲喪父事母四十年內行修祿入悉以推

傳二

十一

之諸兄撫從子一如己生縣中議建城度地當破民居乃自讓地貧家無所損其後議鄉賢於學宮或問吳伯高何如其父一士曰用宣巖巖峻絕伯高温温恭人父子不同操其爲士林仰止一也遂皆祀鄉賢孫紹志廕生至南甯知府從孫紹奇字淑甫號澈浦諸生有撫松巢南甯子國琪字大玉有才略值世亂思以武功見至贛州副總兵唐王稱號福州從大學士楊廷麟尙書萬元吉城守順治三年 大兵破贛州不屈死闔門殉之馬其昶曰兵部衍衍秉道持法折而不撓詩不云乎鮮克有終若兵部可謂有終者也當江陵柄國所在爭附

而通政以僚友雅故拂衣徑歸清正守節父子趾美由是觀之豈異操哉

何省齋先生傳第十三

何先生諱唐字宗堯世居縣北洪濤山少孤貧有大志事嫡母以孝聞卓然高厲恥爲世儒之學人敬憚之嘗過尙書錢公第公方宴客聞先生至亟命易具乃敢延請正德十六年進士觀政大理見評事林希元條封事上書請行之會考選給事中以母老乞便養授南兵部主事擢郎中時尙膳諸監中官假進御名橫恣索船先生按舊額裁之貴幸斂跡因條其不便軍民者數大事

傳二

十三

聞於朝數小事請尙書釐正督視木廠造船嚴工作覈支放夜則誦錄周易中官誣奏剋減工費抗章發其姦廷議置不問固稱疾求解任軍民泣送旣歸僦屋以居買田數畝僅以供祭布衣蔬食一老僕祇備蔽膝而論學日精徒眾甚盛遂爲鄉里大師里人王廷慕歎曰先生誼甚高然奈貧不能自給何學者以治生爲急非前哲之訓乎廷慕欲以其產獻不敢請乃因從子哲請哲許諾他日哲進曰學先治生有諸先生曰有之哲乃從容欲言如廷慕指言未及發先生復正色曰君子之治生也以學小人之治生也以貲哲遂巡退終不得發居

傳二

十三

旗嶺下自非弔死問疾不出有司造請必簡騶從先生輒反覆爲論居官愛民之道初有直指以舊誼遣使餽金豫戒使致金卽去先生欲辭不得乃易錢以周貧者年四十一卒祀鄉賢所著日省良輔壯行聞見各錄皆散失先生嘗慕曾子三省之學以省名齋學者稱省齋先生而時人則皆謂先生狂也先生亦自謂庶幾聖門之狂謂趙子恆其狷者流乎子恆者趙鈞州銳也爲先生高弟子而如張主事夔彭孝子寶及江經應鯨字時化朱歲貢臬號梅亭亦皆得其傳其不以講學名而門下甚盛者有陶先生諱諶字唐臣歲貢生與伯兄讓仲

馬霞松公傳第十四

公諱憲字廷實號霞松先十四世祖也於始遷爲三世父諱忽祖諱驥初姓趙氏爲六安州學生永樂時贅桐城馬氏遂承馬祀爲桐城人而趙氏之先與固始之祝

又一姓也既蒙馬氏居桐城再傳至公以義俠著鄉里訟訴取一言爲枉直或相持至中道愧解去宸濠反自南昌犯安慶所在搜開謀得江西人輒殺之而江西挾藝術在吾邑者尤眾公哀其無辜家多爲複壁潛納諸爲藝亡命者複壁中夜從椽閒飯之親族頗憂其事覺且連坐公怡然不動未幾逆藩平眾全活矣年七十以碩德舉鄉飲大賓又三年無疾卒霞松公長子諱駢字良健是爲百川府君縣學生以好施傾其家嘉靖中歲惡發廩作糜以飼餓者不贍有田竹城嘴東乃質田於富人復作糜盡費其直乃已後富人築室田畔適聞太

傳二

十四

僕鄉舉遂止不築知其業不久淹也時方治壁塗墜一面而罷泊太僕爲縣行取過里果出俸餘返田因存其半壁以識先德百川公中子諱信延是爲守百府君厲學力行父遭危疾醫者皆不任治每夜禮北辰禱請百川公竟得起守百府君中子諱孟禎卽太僕公自有傳其孫爲孝子公孝子公先十世祖也諱懋襄字爾共萬厯中縣學增生十一歲喪母包淑人至痛哭踊哀感衢路旣長志操清純太僕在官千里省覲以一力負襁被自隨嘗痛母不逮養刺血寫梵經數十卷三年而畢竟以毀卒 國朝旌孝子祀忠孝祠

其昶謹案吾族丁單且無大官顯秩然縣人皆推其族望與方姚張左並蓋自太僕起家爲名臣厥後遂以清白世守文儒忠義之彥往往而有也昔守百府君易簣時謂李太君曰吾家世爲儒有隱德汝善視兒毋憂貧卒後九年而太僕釋褐如其言其昶讀家傳敢敬述之以告我後人

謝盛倪潘何傳弟十五

以布衣行誼祀鄉賢又皆緣子貴得封贈自諸傳所未載者今類記之謝公諱宗字維城治毛詩肄業成均祭酒湛甘泉先生甚器之親歿悉遜產於兄窮居終身施

傳二

十五

濟不倦以子袞贈大理寺評事袞嘉靖十四年進士盛公諱儀字克恭兄欲析居哭諫之不聽則抱季弟而哭盡折券讓所分受者兄棄故居倍索直倍與之再索再倍與之兄卒迎養嫂氏長育其孤季弟領鄉薦卒妻守節尤敬恤焉凡宗姻婚喪弗贍輒補助之以謂人不能撫族蓄眾非孝也嘗請於巡撫以邑中羨賦三千餘石悉以給民封監察御史年八十二卒子汝謙自有傳倪公諱夢梅字仲魁孝事繼母母甚愛之嘗道逢盜問其姓告之盜曰長者也釋之閭巷有鬪者得一言立解贈太僕寺少卿子應脊自有傳潘公諱爲山號成宇諸生

子汝楨爲慈谿令一日以官物寄家書讓之曰陶母猶知卻鮮若視我何等者封河南道監察御史卒年八十汝楨官至兵部侍郎孫映軫字楚星諸生閉閣讀書儉約如寒素映婁字次魯崇禎時副貢生 國朝福建福寧道按察副使何公諱如盛字君特諸生有鄰侵其田卽割與之置義田以贍族其秀異者爲延師課之樅陽去縣治遠吏因爲姦以公居樅陽十餘年吏不敢逞卒年八十四鄉民皆走哭子應奎字任城萬曆四十八年進士授吉水令入爲禮部主事遷吏部郎中值左阮構禍多所調濟人服其和不失介

傳二

十六

馬其昶曰吾邑鄉賢祠燬於寇至今未及建昔潘木崖先生有鄉賢實錄外舅姚竹山君續之今據舊志及二錄因得具載昔人譏鄉賢祠爲鄉貴祠謂所祀皆鄉之顯者及其先祖父耳余謂世之貴顯者固不必皆賢乃其先則往往多厚德君子今觀諸公爲行若此其見推重於鄉宜矣概以譏之非篤論也

阮愛雲公傳弟十六

阮公諱廷瓚字邦器以父號雲隱名所居曰愛雲之窩雲隱二子公其季也有至性十歲喪母逾年喪父依其兄以居兄爲人很戾有嬖妾惑之故所行益諄公旣慟

不得事父母乃一用所以事父母者事其兄雖其兄妾亦不敢逆也少時讀孟子作歌曰管叔死蔡叔死周公之德其衰矣何不生逢有虞時象憂亦憂象喜亦喜堯舜之道孝弟耳哀哉哀哉陳仲子兄聞之怒曰長大不自食力何讀爲乃跪而請罪使牧則收使耕則耕有石傷趾息於道左兄怒以爲惰業也詈之則唯唯撻之則敬受兄病疽含唾納之愈兄喜乃爲之娶吳氏年二十有八矣吳氏歸兄妾虐使之引鋤斷其肋公默而治藥不一言也聞嘗言於兄曰訟不可長也兄怒撻之後有僧以盜告言其兄公代就繫被榜掠曰我兄非盜必欲

傳二

十七

誣盜盜者我耳竟不承獄乃議釋家饒貲皆公所營治長河田一區被水多患旣釋獄歸兄使之長河治田因挈妻子往棲洲渚歲潦竝日一食兄嘗以事召之至後期兄怒肘其髮曳之髮脫幾半公長身七尺每兄怒必踞便兄責也於是兄雖殘暴公事之益謹及兄歲暮構訟病於邑邸邑去家百里公奔往視疾與兄歸跣足雪中行冰嚙其脛血淋漓下兄顧之惻然未幾兄妾復謀析產公受其薄劣者兄大喜得計公旣異居猶時詣兄所視安否兄亦漸豫已而死會寇過境兄子鳳孳家遁公獨留守兄柩寇至門不人後兄子粥產背其母張逃

去公迎張養之終身復嫁遣其女孫初阮氏宋南渡時有公老者以直道忤時辭職歸築洗藥池山山勢家厚其值於兄而有之餽公金公泣曰兄命不可違也世業不可棄也卻其金不受其他至行類此未可殫述也由是郡邑皆賓敬之遠近化其德芝產宅旁犬伏雞雛年八十將歿歌曰雲爛爛兮誰爲翔水湛湛兮誰爲航梓燮燮兮被朝陽歌畢而逝祀鄉賢長子鵬季子鸚官至副都御史孫自華自嵩曾孫以鼎皆登甲乙科阮氏始祖曰樅江公爲唐征南將軍愛桐城山山形勝家焉其後遞遷他郡邑然皆以山山爲大宗十六傳至解元公

傳二

十八

諱晉卿宋咸淳開進士蓋猶懷甯桐城東流所共祖者也解元通籍後宋遂亡自臨安以宗人起義不就聞元兵渡江不食死子雪堂痛父之志作銘戒子孫不得仕宦終元之世子孫皆不仕其在桐城者至先生季子鸚始爲顯仕其後二百餘年有阮世恩者亦以梯聞世恩字聿修有兄曰世忠兩人相友甚世忠讀書歐血且殆因製棺槩漆其上漆工言死者及秋當應世恩聞言悲自以二子皆成立而兄一子無母未婚禱於神願代兄死凡刺血書辭十七紙而世恩是年遂得疾踰年兄病復篤醫言不可起則復禱如初又刺血書辭十七紙兄

病尋愈而世恩遂以是年七月四日卒然不以告人既卒得其告神辭然後知之

馬其昶曰人有恆言孝弟孝弟謂弟由孝推也夫兄弟非他吾之身父母之身兄弟之身亦父母之身也烏能兩視之乎凡一於天者雖百乖於人而終不可解至哉公之事兄也可以爲世法矣

何松坡公傳第十七

何公諱山字靜之號松坡上世居新安元季徙居桐城青山之麓公父諱鐸宅生五色芝人以爲瑞公性篤謹母汪早世孝事繼母高高愛之亦滋甚一日高病公侍

傳二

十九

疾榻前弟帖等皆長矣禮客廳事客酒酣燕語世乃有異母相愛如何氏昆季者乎帖等驚鄂相視私念是何說邪客退因相疑問高聞之泣曰吾向亦未言汝三人者吾所生汝兄前母生也於是帖等與公相持大哭乃始知兄弟四人之非同母也公與人交無叮咛不僞語聞人失行諱之不以出口嘗被役受帑二百餘緡輸中都過淮泗見飢民滿道傾橐振之歸自具貲償帑親黨緩急立應有孤子無依者輒收之爲立家室下至臧獲有疾病患苦皆若其痛在己遇少年必厲以學問尤以本業耕織爲訓性不事矜飾故久之無惰行嘗送仲子

思齋讀書遠墅渡河同舟一老父警者聞人或字公蹶然起曰此何靜之邪平生慕靜之如羲皇上人乃今幸得遇恨吾目廢因舉手摩其項額曰何靜之乃如此狀也問老父名氏不對即亦無他語泊舟逕去公年八十二卒子思孫如申如龍皆自有傳

馬其昶曰予考求前世遺事最後得何氏家傳讀之喟然歎曰積善餘慶豈不信哉務本者必昌刻篋者寡後天道之恆雖百世可知者也乃補書贈公事如此彼老父者何人邪然則吾鄉隱德君子不見於吾文者又多也

傳二

二十

桐城耆舊傳卷三目錄

邑後學馬其昶通伯撰

方少卿傳弟十八

盛侍郎傳弟十九

趙巡撫傳弟二十 子縱江

趙鈞州戴林兩僉事傳弟二十一

阮巡撫傳弟二十二 從子滄州

張僉事傳弟二十三

吳布政通判傳弟二十四

胡澤菴先生傳弟二十五

傳三目錄

何棲霞傳弟二十六 子布政

張參政傳弟二十七

方少卿傳弟十八

桐城耆舊傳三

方公諱克字惟力號西川以家桐城及令桐鄉稱雙桐寄主守泉州泉州故名桐城又稱三桐寄主而當其官言路時海內無不言方西川直臣者公爲人隆顙修軀髯垂過帶嘉靖五年進士授貴溪令縣有張真人司數干政公至獻符籙數百軸卻不受真人憚焉內艱歸尋補桐鄉以最徵爲南京四川道御史民留履立去思碑祀之名宦祠公在臺持風采不避權勢巨璫邱得守備南京專恣不法請益額外兵餉公疏劾之先是公仲父向以論中貴獲譴及公上疏人爲公危公慨然曰吾得

傳三

一

紹跡前人罪且甘之有詔革兵餉邱得謫戍孝陵出巡廬鳳倉糧墨吏望風去十六年皇子生應詔陳言謂推恩逮下賢才爲先薦遺賢及言事獲罪諸臣羅欽順何塘林大欽唐順之鄒守益崔銑等三十三人以疾乞歸公旣以伉直著聲里人聞公歸率日攝之公蕭然如未遇時抵家未百里卽斂儀蓋令從者荷之乘馬趨入里門與母兄覺同居不異產郡國言孝謹以公爲稱首居仙境湖上時與諸從兄弟載酒賦詩爲樂在告八年絕請謁然境內有大利害輒侃侃引義爭之再起爲泉州守西山真先生嘗守泉州榜四字壁間曰廉仁公勤公

申暢其旨以救僚吏相約毋媿真先生歲旱不雨禱之一日雨民立甘雨碑公多病常臥閣中而民自化遷陝西苑馬寺少卿明年致政歸仍棲湖上空無遺積卒祀鄉賢

馬其昶曰世言富貴不歸故鄉如錦衣夜行此鄙情也長老走避內史萬石引爲至戒然其立朝純謹備位而已少卿進爲司直退爲典型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少卿有焉

盛侍郎傳弟十九

傳三

二

達官閩人夜泊河干問此間有佳士能共飲乎公往見因從詢閩中海防要害及諸鹽鐵絲泉海泊之利劇談夜分而罷達官謝曰君學究世務異日必爲國士嘉靖二十年進士授行人擢御史出巡陝西茶馬時關中大旱饑民萬餘依山嘯聚公至歎曰治孰有急于民命者乎置茶馬弗問先議振濟令有司設糜粥三十里置一廠擒始亂者數人斬之餘黨遂解及按畿輔歲復大饑疏請帑金六萬以振以外艱歸服闋遷光祿寺少卿歲汰冗費十數萬值嚴嵩柄國遂乞退或曰相公甚重公顧一出其門華廡可立致公曰丈夫具鬚眉肯爲此邪

拂衣徑去嵩敗乃始復出累遷南太僕卿轉操江僉都御史綜核名實嚴以為治尤崇獎孝義勤閱標兵沿江夙多盜置哨舟畫地防守申失事連坐之法羣盜斂迹南京試院故編蘆葦為號舍苦溼隘公捐金修拓甃以磚試者便之嘗一日江行見岸上軍器心異之亟艤舟下令諸將吏以次見見即飭各歸伍整軍待命徐察詢之是日諸軍以索糧忿主事者欲甘心以公至從容解散遂得免尋擢南京戶部右侍郎請告歸年七十公居鄉多清惠無為州土橋河與縣境相接舊有守禦兵歲協土工役銀七百兩遂成額征公移文革之又與吳布

傳三

三

政一介議建城其後流賊至縣城以堅得全公之力也祀鄉賢里人鐫萬姓碑頌其德又別立祠台祀公及吳布政諸建城有功者公天性儉約一羊裘二十年補緝而服方明善先生嘗候之坐移時呼童進餐烹臠鹽魴不掩其豆對客引箸自如也未六十即居宿外館有內政請夫人於中堂青衣傳茗儼若大賓子世翼字以忠萬曆十四年進士知江西萬安縣舉治行第一奉詔入京卒于道世承字以烈萬曆五年進士至南光祿寺卿始官兵部歷四司部有大機務倚之以決備兵陝西墾河灘地千餘頃為秦中世利以瑄禍削籍崇禎初起用

原官卒年八十有八里人亦立萬姓碑頌之祀鄉賢工為詩有菊泉集萬安孫斯唐字集陶博覽有文結交皆名宿與林古度錢虞山相唱和光祿子可藩字屏之號蓮生萬曆三十七年舉人戶部主事督運通州已又督昌密二鎮邊糧以瘁卒官子上林苑監署丞邦字字允中上疏請卹贈光祿寺少卿上林子纘裕字孝寬諸生亦有名

傳三

四

馬其昶曰予讀漢書朱邑傳邑為舒桐鄉嗇夫死葬桐鄉西郭外今縣西二十里石井鋪尚有朱大司農墓漢時桐未為縣而鄉有西郭之名意其時固已建城堡桐城在廬江縣西九十里西北界多古龍舒之境其東南鄉獨廣百八十里者古樅陽境也東漢廢樅陽併入舒晉復置樅陽隋於此置同安縣為同安郡治唐廢郡而以縣屬舒州開元中移縣治山城蓋在漢舒縣桐鄉域矣故於至德二載改名桐城宋元播遷城經兩徙而唐時之城遂久廢至明萬曆四年公與吳公始請撫按具題建磚城周六里為門六曰東作曰西成曰南薰曰北拱西北曰宜民東南曰向陽凡費銀二萬一千餘兩負山瞰河形勢既得利賴永世縣人至今祠之不絕也趙巡撫傳弟二十子樅江

趙公諱鉞字鼎卿一字柱野父諱弼躬耕養母嘗拾遺
金旅舍陽病臥待失者至還之性喜種竹自號一竹居
公生有異稟舉嘉靖十九年鄉試第一二十三年成進
士授刑部主事擢禮科給事中轉吏科時成甯侯仇鸞
顛權暴橫占役軍卒公巡視京營疏陳六弊勒士歸伍
戎政大飭鸞深銜之丁父憂歸服闋起官累遷南太僕
寺少卿先是民養種馬馬有鐙痕有司輒科以罪公曰
畜馬不乘是賫物也弛令自便晉僉都御史巡撫貴州
貴州巖疆僻遠苗民雜處會土舍韓甸逐正官糾叛苗
爲逆三省震撼公至討平之復慮東北界連廣西烏撒

傳三

五

諸土府民性輕躁易動條陳六事備善後皆議行每出
巡行郡縣輒進諸蠻問疾苦誘其俗之進古者導以禮
義夷情大悅城內多曠土棄不治公曰此有用地也乃
教民引水爲田黔民知水耕自是始公撫黔久政化流
聞有媚嫉之者調用南京遂告歸自號八柱野人居常
選客遊遊賦詩或攜子鴻賜徜徉山中嘗製油幕爲行
亭率日遊一山有司欲見之輒以病謝偶適田閒見藤
花滿樹卽暢然呼酒其下召主人曰幸勿翦吾當歲一
醉此居數年卒其學以致良知爲宗適用爲輔嘗新陽
明書院於滁州闢宜秘洞於里聚諸生講習興起甚眾

建祠堂祀先世歲二舉祭置義田一區供祭費推其餘
周三黨之不給者生平博覽羣籍居諫垣時與編修陸
樹聲輩號嘉靖四傑文辭典麗著古今原始十五卷鷓
林子五卷無聞堂稿十七卷子鴻賜

樅江先生諱鴻賜字承先好古篤行師事耿天臺張甌
山羅明德與焦漪園輩俱稱高弟弟子初巡撫家居建
祠堂義田先生贊佐之力爲多巡撫卒晨興必朝於廟
祠政家規率而行之又集多士爲陋巷會戒約衍新建
良知之旨學者稱樅江先生箸無甚高論七卷跪石齋
稿海鷗吟共若干卷子士先字元振萬厯閒貢生能世

傳三

六

其學

馬其昶曰予讀潘蜀藻龍眠風雅稱公有省吾錄及與
羅汝芳王慎中往還書多言存省之要其後樅江傳業
而公弟鈞州銳又出何省齋先生之門一時父子兄弟
遂皆爲名儒矣古今原始今刻格致叢書中世多有
趙鈞州戴林兩僉事傳第二十一

趙公諱銳字子恆少慧受書日千言聞何省齋講學以
主敬爲要名節爲基遂往師之嘉靖十九年與兄都御
史鉞同舉於鄉養親不仕親歿爲建甯令郡守有橫征
公持不可擢知鈞州巡撫章公煥御下嚴不假辭色公

始見歷階言曰明公以廉恥待下吏下吏敢不以廉恥
自待章公改容禮之嘗使按事他邑審實放囚自去章
公怒以為縱舍有罪盛氣待之公前對曰以法繩下則
人皆可誅若法窮繩絕於民何裨不若寬其末而嚴其
本也章公默不語徐曰子有道之士延之卧閣與暢論
良知至善之說因相結契尋乞休歸日手一卷欣然誦
覽年六十三病目曰天忌我讀邪邑有老儒范半醒諱
崇仁年九十能默誦經注曰我多君三十年吾以口寫
子以耳觀天烏能忌之公相視而笑未幾卒學者稱恆
菴先生先是正統閒以耆壽稱者有石内含諱英與許

傳三

七

澹初魏谿叟三人同庚生也許魏年逾九十相約棄家
修道不返內舍居北郭古塘百歲日賦詩懷之又三年
卒子七孫二十三手種白菓樹兩株樹各七分枝其會
孫麟字永也有白菓樹歌載明詩綜

戴公諱完字仲修其先元至正閒有諱智富者由新安
來遷明太祖自將伐偽漢助餉三百石太祖嘉之給義
民帖洪武三年賜助國功臣劄並水田三百畝免其稅
公其七世孫也嘉靖二十三年進士授戶部主事分司
德州羨金悉入公藏大司徒聞其貧復以視太倉公謝
相國夏公曰臣病脾太倉當冷食謹辭夏笑曰君故廉

不欲太倉耳改刑部郎中時嚴嵩用事不私謁嵩憾之
會郎中張翀上疏劾嵩杖戍嵩偵其疏出公手遂外補
貴州僉事三月恩威並流乞病歸年甫四十其論學獨
宗新建與張甌山羅近溪王龍溪論難往復家居四十
年年七十九卒子君禧字永延號龍門由明經授光祿
寺丞君祉號洪嵐皆能守家學孫耆昌耆顯萬歷二十
八年同舉鄉試耆顯後成進士官禮部主事工詩有梳
河集

傳三

八

林公諱有望號未軒嘉靖三十二年進士知邵武縣累
遷兵部職方郎中嚴嵩專政忌其彊直以僉事出備兵
瀘潑三上疏詆嵩遂挂冠去吏白羨金十萬弗顧在官
十年不營一廛一畝既歸築室洞賓泉撰論自娛著史
綱辨疑四卷四庫全書存日子允瀘字渡之諸生有文
名

馬其昶曰鈞州僉事皆難進易退學有自得砥節不撓
者也鈞州傳業何門戴僉事亦孳窮性命之趣舊志皆
推為理學林僉事未聞淵源所自觀所著書頗涉乙部
不純言儒然儒究亦豈尙言哉

阮巡撫傳第二十二 從子滄州

阮公諱鶚字應薦號山峯少負奇有大志執義歐陽文

莊公門下因得聞陽明王氏之學舉嘉靖二十三年進士授南京刑部主事擢御史巡按順天進士王聯劾中丞胡纘宗誹謗上震怒無敢言者公白其誣抵聯法督順天學校士涿州會寇薄都城率諸生登陣助城守寇退條上禦寇十策皆報可俄改浙江提學副使時浙久患倭公至卽督諸生習弓矢講陳法未幾浙城戒嚴屬邑士民競趨城下城門閉議者禁毋得開門懼賊闖入士女數十萬哭城下公憤甚曰賊去我尙一舍奈何坐棄吾民以委賊乎卽手劍開武林門陳兵月城中令負輜重者左婦孺右以次進毋相踐士卒皆傳餐馬上更

傳三

九

休如此者四五日盡存活之遣諸生偕壯士出擊賊賊遁遂除浙江巡撫兼理福建賊酋徐海眾三萬攻乍浦公募壯勇突賊圍攻之潛兵夜擊賊嘉興臨平山追至皂林賊悉眾奔桐鄉公先已馳入與知縣金燕死守相持四十餘日賊勢分而總制胡宗憲因得從容設方略以誘賊戮其魁桐鄉之圍亦解是時倭禍烈當事者欲息肩於撫公獨奮欲滅賊遂督兵由縉雲直驅復仙居移師雁門乘雪夜登舟山屠滅之浙平進秩一賜金幣五及賊奔閩公撫閩事皆倉卒辦集乃急督兵營洪山橋以衛會城屢有捷獲賜金幣是時閩軍窳不可用公

益持重不輕戰御史宋儀望劾之逮下獄浙人爭詣岳武穆祠爲公祈禳尋罷歸除名集生徒講學不倦著禮要樂則二卷楓山章文懿公年譜二卷久之長子崙上書訟寃不報萬厯間次子自華復泣血疏陳詔復爵賜祭葬祀鄉賢及浙江名宦萬厯二十六年子自華及孫以鼎同舉進士華官福建邵武府知府鼎官河南布政司參政其後移居懷甯遂爲懷甯人

傳三

十

民田被論世宗原其無罪再判濮州平役法均田賦民深戴之後復觸權要以滄州守歸孫之鈿自有傳馬其昶曰昔福清葉公向高言倭初發難時所遣卒見賊皆股栗公出軍洪山橋一夕守城卒相驚賊至烏窠去頃之稍定知爲夢魔耳人情如此而議者乃以不戰咎公夫使公浪戰不量力一跌無三山矣無三山是無閩也公輕出以疑之厚集以待之水陸部署以倚之賊不能薄城而軍而三山宴如則公之所全大矣閩人言閩欲徵公者或以此衷矣杭州武林門外舊有公祠雍正初彭城李公巡撫浙江飭有司重葺之是公之有造

於浙民久不忘而史氏記乃頗於公多微詞豈據當時
忌者之言而遂未詳歟予本葉公所撰墓志及李重修
祠記敘錄於右

張僉事傳弟二十三

張公諱澤字大被先世遷桐城居雲田坂爲雲田張氏
高祖傑喜施貧崇信釋氏嘗歲設捐粟千石落其家公
生前一歲鄰人夢大石立其中庭金標古篆文四曰澤
被萬里及公生因命之曰澤而字以大被既長爲郡諸
生未知名盛侍郎重之數過廬講論嘉靖二十六年以
選貢授沅江令攝武陵以憂去官貧不能具禮稱貸襄

傳三

十一

事人謂之債宦除服補巫山卻茶稅置驛傳歲饑出俸
錢買粟以振救民俗尙女巫火其神杖之擢衢州通判
知廣安州道出巫山巫山民爭前奉卮酒車不得行乃
步行數里去既至廣安一日決淹獄五十置釜薪廳前
訟者徑入炊廳下須臾裁決而去民歌之曰張不解貸
焉知闕闕有推官某者索賕不獲怒戒閩人勿入知州
公至不得人乃壞垣入曰吾有橐請君探之吾亦探
君橐矣推官慚而去先是銓曹書其名於壁曰天下廉
吏張澤及入計至都相國徐公階問其賢招之公曰羣
吏聽冢宰黜陟某不肖安敢以私謁於是銓曹奏治行

天下第一擢雲南僉事分巡安普繼巡武定未幾而鳳
繼祖之亂作公爲人任氣有文武大略不畏強勢而居
官所至以循良稱初任沅江邑多曠土招民間墾資牛
種省阡陌沅江大治會武陵有洞寇令不辦大吏乃檄
公攝其事公至則率兵禦之陽卻縱賊賊大掠明日復
卻賊懈乃陰以奇兵擣其巢禽斬之其在衢州出逋賦
繫獄者寬其期民感泣輸逋衢亦大治是時龍遊常山
皆乏令大吏議以公攝龍游矣而常山之民要之乃復
使公攝常山督府胡宗憲厲威稜前驅求索無厭無敢
逆者公縛而杖之解印綬待罪胡公更延接加禮戒部

傳三

十二

下曰而不知此郡有廉吏乎督府新募兵數百擁主糧
者而噪公馳諭之眾遂解散有礦寇擾處州傷官軍將
及衢衢守議避之公曰不可乃單騎出諭之給米數石
曰爲爾歸餉毋擾我民寇退相戒不入衢境公之赴滇
南也僅以兩僮自隨雲南去家萬里至是乃適符前夢
及亂作遂終仗節死於此矣鳳繼祖者武定之屬夷也
其兄爲酋長死無子夷俗無子死則以妻護印繼祖治
兵攻其兄妻因拒命撫按議討之公曰小醜動大眾不
武若調發夷兵不用命損威授我千金師一旅不旬日
可計擒耳不聽使監夷軍五百前發公歎曰我欲計萬

全乃疑我怯邪遂往一戰而勝賊走險追及戰復勝賊走渡河公使部將登高望之無所見麾其眾進半渡伏起兵潰被執賊不敢害已而督府調大兵會討公居賊寨衣冠危坐時時讓以大義賊稱張爺烈士大兵既集賊獻千金乞手書求赦公叱曰天朝人臣甯爲賊作說客邪脅以刃公復叱之賊終不加害使輕騎送公還道遇他賊死之賊復歸公屍踰月繼祖伏誅事聞贈光祿寺少卿賜廟額忠節祀鄉賢一子斯盛蔭入監 國朝錄前代忠臣後裔立奉祀生雍正九年題准裔孫昌蔚奉祀昌蔚卒子裕賢襲裕賢卒子達以生員襲達卒子

傳三

十三

謀昭襲謀昭卒子型放襲

馬其昶曰公之遠宦滇南符夢祥矣而卒嘗嘗厥施不究烏覩所謂大被者邪方其平洞寇解叛卒片語卻兵其智慮材武豈出尋常下乎計畫不用身困於小夷卒以一死自明其非怯豈非烈丈夫之用心者哉

吳布政通判傳弟二十四

吳公諱一介字元石號菲菴嘉靖三十五年進士初授河南光州知州胥吏多貴勢家僕持吏長短爲民患公嚴御之無敢犯改禹州其俗歲旱禱雨輒暴巫公盡罷之致齋祈請雨乃大澍擢屯田員外郎時大興工役修

洪應樂成二殿造景王陵城廣渠門工曹之役無不關中人者公務自滌洗裁省甚鉅嘗以法笞政府客一人或危之公曰法如是吾不知其他政府果大怒將具彈首揆徐文貞公不可曰此人望也乃止遷江西副使備兵湖西會嶺南酋長作亂詔兩京大僚察舉疆吏京兆尹畢鏘疏薦公乃自湖西持節監南越軍是時賊首卞豹已屠電白電白令棄城走公授方略復其城生得豹破降數萬諸洞悉平進河南右布政使致仕歸公爲政以清靜甯謐爲本折獄依平處泰依儉生平未嘗俯仰人顏色嘗曰自有生以至蓋棺無一日不可死自筮仕

傳三

十四

以至宦成無一日不可罷休時以爲名言父諱堂有純孝之稱公事親亦孝謹於兄夔夔如也於弟愉愉如也雖貴長者必名幼者無諾衣大布飯脫粟圖書自娛族人某以他事連坐繫縣獄齋儀物詣公求解再贈而三卻以爲無急難情無何禁卒請鑰令詰之對曰里大夫吳公來爲其族兄餽也令聞卽日釋之桐城故無城公與盛侍郎倡議建之卒免流寇之難祀鄉賢子應寰應寶應寵皆賢應寰字與甫廩膳生何文端葉文莊皆從受學子道謙刻其遺稿弟應寶題曰待韞集應寶自有傳應寵字畏卿孝友愿慈讓產伯兄畏卿子道新字湯

日號無齋天啟七年舉人以薦為國子助教轉工部主事國變後徒步歸隱廣坐高談不屈讀其文如聽其言論所至詩歌盈篋著潛德居詩集五十卷道約字博之幼工屬文值世亂莫能自効一託於詩凡關寒壁壘車戰水軍屯田馬政之類以韻語洞其源委年三十棄諸生隱居拔茅山詩唯流連光景有大安山房集

通判公諱承恩字公賜號平川明初始祖泰自婺源來遷為高甸吳氏一乳二子其後遂分榮華寶慶二宗公榮華後也嘉靖閒以選貢授河陰令興革必中民之欲惡黃河既南徙民患之河忽北去四十里因命民築堤

傳三

十五

河墾植柳數十萬株耕牧其中遂為沃壤數年歲大饑民剝柳膚為食曰此吳公活我柳也三十五年知新野甚有惠政築陂堰修學校遷潞南通判民泣送各持千錢百錢為贖公曰昔劉寵受民一錢吾不逮寵乃引二錢而去家居多任郵之行嘗有盜夜入室索金公曰我宜無贏財惟匣有市魚金二十盜弗信奪取之弗得明日謂子曰吾恆懼以多財累汝今我乃以無財困未幾卒祀鄉賢同族昆弟諱承顏字公獻號錦崖萬曆閒歲貢生謁選授建安丞卻羨金攝崇安諸邑以廉著亦祀鄉賢子善謙字伯亨號黃嶺萬曆三十七年舉人初任

台州推官卓異擢監察御史章數十上巡鹽權木竣拒規費以執法觸權貴怒向所論劾者復乘閒中傷之遂乞休歸

馬其昶曰布政自副使轉大參新淦令李樂隨俗贖以十金公佛然曰先生賢者顧亦以此污我李退白愧因歎世未嘗無人焉麻溪之吳四傳分東西股東有布政宮諭司馬西有廷尉黃州名賢繼起族益蕃大可謂盛矣高甸二宗如駉之斬外此尙有豸林馬埠與麻溪高甸俱異派云

胡澤菴先生傳弟二十五

傳三

十六

胡先生諱效才字用甫先世有曰會者自徽州徙桐城是為東門胡氏先生孝事繼母母怒率妻跪至夜分候解乃起家貧授徒以養寶祭喪葬不諉諸父諸弟自勝衣就傅便懷高識厲希聖之志四方從學者眾而同里方明善尤著稱焉其論學以謂王霸之分義利而已矣義利之判起於微渺極於至大危乎危乎又嘗教諸生曰伯安倡教良知天下從靡其說主張太過流弊遂至混儒釋以格物致知為贅天下小人竊之益肆為無忌憚不可止矣嘗遊江陰江陰令吳惟嶽故人也以幣交不受強之受布二端歸以一端奉母一三分之願妻及

二弟婦年五十喪父哀毀病脾及嘉靖四十四年成進士觀政疾轉劇與弟書曰吾不及終母養以遺二弟遂卒於京邸學者私謚文孝先生祀鄉賢子瓚自有傳孫吳祚字永角號樸學邑諸生流寇擾楚曰桐亂兆矣遂辟地池陽遷金陵鼎革後還里皆以先幾免難攜幼子彌彈隱西環山中誅茅種菜顏其居曰環山荷薪老人息影處四十年閒足跡不一及城市著駢雅百六十卷包羅博絡雖當世宿儒莫能難也晚頗悅佛告家人曰吾以某日逝至期遂卒彌彈字彥三號石鄰諸生博學強識克紹其學箸石門詩文集五卷

傳三

十七

馬其昶曰新建之學陳清瀾著論深詆之我朝諸儒目覩流極益有以明辨其失然同門異戶之爭或不無少溢焉先生與新建並世一言而盡其本末當物不過尤可謂知言者乎

何棲霞傳弟二十六 子布政

何公諱思鰲字子極號海漁世居縣南之青山性至孝仲父無子欲以爲後仲故多財公私歎曰父母可以千金易乎固辭卒經紀仲父喪葬教授歲數十人修脯不自私比析產惟兄所欲牒既具不忍視相持而泣邑治城兄當受役公曰奈何困吾兄因分任之嘉靖閒以貢

生廷試第一授山東棲霞知縣棲霞地瘠民什九流亡前令率坐賦不及格罷公慈惠爲政勸農予耕具免其口賦民亦愛重令所輸賦視曩數倍公曰是可以教矣因輯邑志編定山川圖考分都鄙里社相與約法每社尊禮耆碩數人爲長若副別選才行尤高者爲社師歲時巡行勸課輒召試其子弟以稽勤惰而獎戒之卽於社中聽一社之獄鄉父老率旁觀得言其不平終公之任無冤者富民王氏誤殺人吏謂王高貴宜遠嫌公竟擬減等按察使疑其獄繼察得實益重之時有倭警大吏下防禦十策瀕海州縣率勞費公寢不下終亦無事

傳三

十八

會二子相繼舉於鄉因致仕去裝兩簾一馬負之民擁哭父老各供具相從曰終不令廉吏自食於途也從至家彌月乃去旣去猶望青山而哭公旣歸掃軌讀書不造請官府邑令永康倪公以大賓禮饗之強爲一出眾覩其威儀咸歎息驩故家青山聚族居比失火至公室竟息或以爲慶公踉蹌曰偶然耳歲早與鄰共塘溉鄰專水僕請爭之公曰天若雨自得水卽終不雨彼特後我稿耳何爭爲其行厚類此祀鄉賢子如達如申如寵如寵自有傳

布政公諱如申字仲嘉號虛白少有文譽試藝名在二

三眾即稱屈萬歷二十六年與弟文端公同舉進士文端未廷對以病歸公竟與偕歸後三歲始赴廷對又二年當授官矣聞父小不憚即日省覲服闋授戶部主事日鍵戶搜本曹文卷掌故不與讌遊督遼東糧儲餉至不啟緘立召衛士廷給之擢處州知府諸衛士遮言巡撫乞疏留久任竟得請尋以參政分守嘉湖累遷浙江右布政使引疾歸後任者聞其貧檢前贖銀遣使送致時公病劇弗能語猶搖手戒勿受初公微時讀書縣城母太夫人居青山月致祭偶乏甚脫一簪寄之公捧之而泣後舉於鄉侍父棲霞任所三年不為婦子辦一襦

傳三

十九

曰吾忍忘吾母脫簪時乎及既貴所遺郭外田不供僮粥於是公弟文端公乃稱曰夫以二十年之貧儒從父官舍不以一襦寄妻子為母故也以十年不遇之孝廉初博一第置之若遺為弟故也以六年未官之進士將拜命旬日之間去之惟恐不速為父故也然則仲嘉自孝友外其孰有急焉者乎之人也之德也尙待臚舉繁稱始見其不負朝廷邪後祀鄉賢子應瓊應璿應珽應瑄應珪皆有學行守高不仕唯珽以副貢至黃州知府璿字子政諸生以孝友仁惠見稱與馬孝子爾共交最篤晚歲夢得篆印其文四曰淡然若石遂號淡石子永

紹

馬其昶曰余幼侍大人竊聞先輩為州縣令者每後嗣零替不然則必有勃興者如何氏張氏相國其先世皆官州縣方氏有天台姚氏有湘潭副使子家太僕亦始仕分宜豈不以其職最親民為德為殃皆至捷也棲霞之澤厚矣布政復以清介顯兄弟並登台鼎監司豈為過乎

張參政傳弟二十七

張公諱溥字希古號懷琴其先洪永間自鄱陽來遷五傳至公隆慶二年進士授浙江永康令吏民姦黠健訟

傳三

二十

連告罷七令公至日夜披卷臚剖決如流民赴訴即計道遠近示訊期如期至裹飯一包訟即已民間私號曰張一包其俗有睚眦嫌輒妄以人命相告言案驗不實即坐之誣訟遂絕益盡心勸農興學風化大行巨盜盧十八剽庫金積十餘歲名捕不得御史以屬公剋期三月得盜檄下公陽笑曰盜遁久矣安所從得捕寢不行吏某婦與十八通吏頗為耳目聞公言意自安吏多逋責公乃令人告吏繫獄密召吏責以通盜死罪吏願自効請以婦代繫而已出償責十八聞之亟往視婦因醉擒之被檄僅兩月耳歲早剽掠公行下令劫奪者死有

奪米五斗者因取死囚杖殺之而榜其罪曰是劫米者遂無敢復劫以治行第一內召甫就車顧曰某所某盜可縛來如言跡之果得盜人駭其神公曰此盜捕之急則遁今聞吾去乃歸耳民扳轅流涕肖像創祠而祀之先是公將去位有老民年逾七十求見問之則曰吾母年百幾十矣兄年九十母聞神君名欲得一見而目盲廢疾不獲至公堂公肯屈一臨乎許之輕騎至母出拜曰百年來無好官如公者老婢有自縲絲一縷藏之久矣願公縫裳以爲公壽時人傳爲美談擢禮部主事歷郎中江陵張公母喪欲得公屬辭致奠密使人謂之且

傳三

二十一

曰卽日晉京堂矣公謝不能乞病歸在告八年起建甯知府治郡惟崇情大進湖廣荆岳兵備副使楚大祿多盜公曰盜繁率由民飢不振之盜未易止也捐俸錢以倡富室又出公費千金爲百姓償逋時浙有召募兵撫按議散遣兵皆洵洵公曰不若汰其老弱而留其壯勇事遂定以病乞休二年薦起嚴杭道遷陝西臨鞏道參政辭疾甚力時年五十撫按屢疏薦不起公諳習典故居鄉廉隅截然有民婦蠱於妖婦問所畏曰張參政正直不可犯也明日其夫以狀請公笑曰吾安能治此書狀尾數語去妖遂絕年七十三卒祀鄉賢子士維士縉

士縉士綱維自有傳

馬其昶曰公始令永康發姦擿伏號稱神明繼忤時宰戢翼不翔流慶斂福以餉厥後余嘗瞻公遺像目注視炯然攝人在左若視左在右若視右

傳三

二十二

桐城耆舊傳卷四目錄

邑後學馬其昶通伯撰

方明善先生傳弟二十八 童定夫 姚克齋

姚葵軒公傳弟二十九

左太公傳弟三十

張恂所公傳弟三十一

周張夏金四孝子傳弟三十二

方太僕傳弟三十三 子副使

吳觀我先生傳弟三十四

方大理傳弟三十五

傳四目錄

吳司馬廷尉傳弟三十六

先太僕公傳弟三十七

胡參政傳弟三十八

何文端公傳弟三十九

方明善先生傳弟二十八

桐城耆舊傳四

方先生諱學漸字達卿父諱祉字子受諸生以孝友著稱先生十歲能屬文趙鈞州銳有高名老無子一女慎所適奇先生文妻之父卒悉取遺產奉伯兄已而兄貧甚復割婦家媵田與之庭有杞楓二樹幹條牢結因亭其下曰連理亭是時漢陽張甌山緒為桐城教諭而耿天臺督學南畿皆倡言性理先生既壻於鈞州又師事甌山甌山器之言於令先生匿不應試曰因人說遇吾不為也甌山避席謝之其後復從鄒東廓呂新吾馮少墟顧涇陽高景逸諸先生遊道日精高公嘗舉先生與

傳四

涇陽並稱以布衣主壇席者二十餘年築桐川會館祀孔子配以甌山省齋以縣人知學自甌山省齋始也先生既闢館日與同志講習性善之旨指擊空幻於是有心學宗性善釋桐川語諸篇遠近慕風競為社會先生負重望嘗一應有司請賓於鄉不再至而千里赴會講學於是有會言有東遊北遊南遊諸記顧涇陽嘗曰先生至子邑數日邑侯陳石湖先焉始往報瀕發具一舟謝卻之從者曰先生素守如是不可強予輩亦不之強也先生性淡泊喜善規惡出以至誠捐金勸祠堂纂家乘寅田供祀作祠規飲酢歌詩一準古禮立宗法時宗

子貧爲庸保導之習禮月給租膳之爲娶妻生子大宗因以不絕行游郊原輒瘞埋骸骨置義塚西山之麓嘗曰得及吾之生也隨分薄施足矣年七十五卒學者私謚明善先生祀鄉賢著易繇十卷孝經繹一卷心學宗四卷桐彝三卷續二卷邇訓二十卷崇本堂稿二十二卷續二卷別稿四卷子大鎮大理少卿自有傳大鉉字君節號玉峽萬曆四十一年進士戶部主事大欽字君典郡廩生長孫若洙號蓮江名冠諸生中嘗評定古今文數千卷門人私謚貞隱先生君典四子次子仲嘉後最盛

傳四

二

童先生諱自澄字定夫萬曆開布衣初見張甌山卽毅然有躬修之志嘗曰秦州起布衣爲餘姚高足彼丈夫也遂交友四方建輔仁會館於樅陽嘗坐一小樓曰靜齋積三十年弟子滿眾年八十四卒

姚先生諱希顏字崇孔號克齋縣學生家貧有兄既婚求析產乃盡推田宅於兄獨與妻繆氏奉母毖居曰吾任讀若任績以養吾母繆敬諾繆亦善事姑已稊批而姑食粲已旬一蔬而姑日進肉門以內肅肅如也先生爲學重躬行與方明善倡講學之會明善子大鎮又先生女夫也天啟中爲大名府推官先生送女之大名衣

白布單衣請以帛易不可居三日去晚治薄田數畝教授弟子甚眾

馬其昶曰昔張太傅稱明善先生以布衣振風教食其澤者累世皆先生之穀詒也童姚二先生亦以清白世家顧不及方氏熾盛或言明善先生善相墓嘗自卜營域而張太傅之先有參政姚氏有開化皆精其術吾邑墓地三家多得形勝其後亦最昌豈其適然與抑山川之氣與人先祖及其子孫之氣有相通感如後漢書載袁安之事者與吾嘗覆按之蓋不爽云

姚葵軒公傳第二十九

傳四

三

姚公諱希廉號葵軒參政曾孫家貧早孤孝事寡母季弟方禴禴仲弟又卒遺一男家事殷有子六人皆慧因自操家課耕千里延名師教子至粥產共具束脩豫儲中堂閣上每月朔拜而後致見文儒敦行有道之士必款洽竟談以飲諸子聞見每宵分篝火潛攜杖聽諸子誦書聲因顏其館曰聽玉性能飲喜載酒出遊酒酣輒賦詩其行多長者或挽以非義事則謝曰豈無天平嘗困於徭役族諸生某例得免役請之不應憊甚值歲除夕炊麥半升未熟追呼已在門於是慨焉感懷賦詩一章貽諸子曰子孫他日有興者當厚恤宗人也吾詩誌

之矣然公在時諸子試輒不遇其後四子祖虞本虞賓
虞自虞一歲同取充學官弟子兩孫皆第進士遂世其
家爲顯族似葵公諱自虞字智思通易教授甚眾隆慶
閒以明經入貢詔賜博士冠服不受歸子之蘭釋褐詔
之曰士重始進宜有超世之識無以科名榮利炫也不
滿其量不易其樂不改其度斯君子矣晚歲喜爲詩預
知死日取扇履諸物題詩分寄所親至期果卒祀鄉賢
初似葵兄弟同歲入郡邑庠而葵軒已前歿相與酌酒
哭父之墓已召族人苦徭役者曰吾四人例當復役以
復吾族成先君子之志又各賦詩一章以和之

傳四

四

馬其昶曰葵軒感懷賦詩所謂麥飯詩也吾聞其後有
舉甲乙科者先上冢致祭退輒和詩一章自明以來蓋
成帙矣而其族諸生後聞和詩輒慚至姬傳先生登第
乃不肯和詩

左太公傳弟三十

左太公諱出穎字韜甫號碧衡少保忠毅公父也其先
涇縣人祖匡正佐唐有功廟食於涇後徙潛山明洪武
初有曰代一者復遷居桐城橫埠河五傳當成化時松
坡公諱麟字天祥有義俠之行邑中蘆課重貧者至歲
除尙以逋賦逮繫獄中公與妻張氏謀出貲代之輸不

足則賣腴田仍不足乃稱貸以輸明年官追課筆楚如
前歎曰代輸課無已時豈若撞登聞鼓刎頸闕下籲減
課邪遂齋疏北行有家童曰左恩抵闕先一日恩竊其
疏跪而泣曰主不可死若天子御朝咨詢蘆課積弊非
熟悉利害對未易稱旨則今日之碎首午門以死者小
人事也於是伏闕上疏左恩死於交戟之下公蒙召見
允奏減課額十之三既歸里人錢某慕其義知公前後
費千金願助三百公卽受之用其金造石橋利涉行者
賴焉再傳至太公太公有大略喜怒不形處豈若寂在
險若夷蓋天性然也嘗讀史手輯漢宋黨禍成書名曰

傳四

五

讀史拾餘忠毅初第時卽舉以授之其後忠毅果觸逆
瑤魏忠賢怒斥爲民罷歸心知禍未艾無免理一日置
酒使小僮於太公前作樂爲商聲歌舞楊忠愍事忠愍
者楊公椒山劾嚴嵩得罪死都市者也太公默曉其旨
慨然歎曰楊公丈夫哉卽不知楊公父在何如者且夫
范滂母婦人也尚能爾吾安能媿媿中輟乎已而忠
賢果矯旨逮問緹騎至縣忠毅使人微覘太公見太公
容詞坦施不改常度心以稍安忠毅拷掠旣死所司承
望風旨徵贓甚急又訛言當族使者已發京師矣時太
公年逾八十其配周夫人以慟子死長嗣光霽以憂死

而太公應之舒警皆適其節明年懷宗御極誅魏忠賢及其黨而贈忠毅右都御史再贈太子少保襲贈三代皆如其官賜祭葬有加自忠毅之赴逮以至其死太公雖心哀之泣下數行而已至是以天子命發槨更葬禮成乃始仰天大慟慟已復笑曰吾今可以死矣遂端坐瞑目不語又徐徐旁睨請問之曰聊以驗鬼神之有無耳歿年八十有四祀鄉賢何文端公常語人口每晤左太公覺吾氣猶未沈未靜於患難時徵之更復淵然太公子九人忠毅次五侍御次七皆自有傳其弟三子光前字繼之號還貞以孝聞太公治家性不務纖嗇食指

傳四

六

眾憊甚又不欲九人中獨委一人也還貞微窺其意乘閒跪請願理家政分大人勞也雖甚不足於父母昆弟側必故爲愉快惟恐或知其匿太公嘗曰汝以一人耕供數十人食任取其艱衣食取其下汝治外汝婦治內吾無事矣及太公且歿猶言吾三男某者誠孝子也弟忠毅被逮欲俱行值母太夫人病乃以屬內兄周君洎母病已徒步至都則忠毅已死護櫬歸以丁太夫人憂致毀疾未幾太公卽世病益篤臥苦塊中不就寢室一日告家人曰吾夜夢侍父母側甚懼遂整巾而逝年五十九亦祀鄉賢乾隆閒旌孝子弟光燦諸生崇禎十

年以罵流氓死知縣張公利民表之曰常山並烈馬其昶曰松坡剛正感物義僕趨死當二動容太公聞樂感慨懼羞巾幗卒能成子大忠還貞督家寬弟於學皆非豪傑能若茲乎夫大賢奮迹厥有淵源嗚乎邈哉所從來矣

張恂所公傳第三十一

張公諱士維字立甫號恂所參政長子年十四補縣學生雖席華胄無上人之色參政在官遺之書曰聞汝兄弟居家敦樸且勤讀書甚慰此可以養德亦可養福語云盛極衰至福過災生造物之定理前哲之明訓近世

傳四

七

儒者若司馬君實邵康節尤惓惓言此思深而慮遠矣於是公稟家誠愈自謙敕以利濟爲事人不及知行之愈力再舉郡邑大賓卒年六十七其孫文端公曰聞諸長老言王父敦龐渾厚巖然如山嶽挹其風度可以挽澆振靡也四子長秉文諡忠節自有傳三秉彝贈光祿大夫文端父也字孩之號拙菴縣學生急人之難若身受然不索逋不顯責人過接鄉里及臧獲皆以和平生泊然無好修祭享培塿墓輯譜牒惟是爲務親歿廬墓側墓樹交花文端既貴爲書諭之曰敬者德之基儉者廉之本祖宗積德累世以及於汝循理安命毋妄求也

卒年七十五子七長克儼克儼曾孫裕榮字又牧號樊川乾隆十三年進士至國子監祭酒先是參政祀鄉賢祠越十八年恂所公入祀其後光祿忠節同時祀而光祿弟三子西渠五子文端六子次舉亦皆從祀凡四世七祀鄉賢時論榮之西渠公諱杰字如三康熙閒貢生爲蘇州府學訓導風裁峻整文端師事之子三人玄孫裕葉自有傳次舉公諱夔以明經授靖江學訓導大吏薦於 朝賜蟒服擢直隸平山知縣學官膺卓異之典自此始也累遷廣平府同知祀廣平名宦嗣子六人廷琛號栗亭以孝聞嘗割股療母疾乾隆時由教諭擢知

傳四

八

湖北宜都縣遷歸州有循良之譽

馬其昶曰張氏貴顯天下所推爲甲族乃其先皆務自斂約如此昔戴田有曰古人言和氣致祥乖氣致戾和莫和於左氏之所謂六順乖莫乖於左氏之所謂六逆若張相國家六順可謂備矣吾友方靈舉氏亦庶幾焉由戴先生之言觀之其流風世德可想也

周張夏金四孝子傳第三十二

周孝子諱聘字延聘號克齋邑諸生八歲受小學論語卽有意力行之旦夕見父母揖必恭有所喜惟父母之喜有所憂惟父母之憂自其幼時然終其身無不然所

居室災鄉鄰趨救孝子謝曰天實有討於不肖敢拒命乎望火再拜而已嘉靖末父母相繼歿勺飲不入弟強之少啜粥不蔬日三奠哭盡哀寢不離喪次歲餘忽謂子曰且日遠客來預爲備已而果然自是頗知休咎事卜葬地不吉卜先壙側吉宗人難之孝子不能得葬地哀奠至六年或曰時可免喪矣孝子曰我大事未襄安忍從錦衣者後乎衰絰不去其身衰墨之容常如袒免十年不踰閭苦塊刑敗見者惻憫知縣李公尚默使諸生往爲營葬於是宗人感其孝許葬先壙或謂當詣縣謝孝子曰令白爲治邑計吾何敢私謝族人代謝之李

傳四

九

公歎曰不謝然後見周生人曰服未可以闕乎孝子曰爲人子至以親喪煩長吏其何能安又服二年然後釋凡孝子服喪十有二年家貧晚益困二子應氏應尾漁樵以生孝子戒之曰山河非吾有敢貪取乎舉鄉飲賓年七十餘卒同時有伍孝子諱良田家貧備力養父能娛適其意父卒匍匐於所厚家以身貸金計傭三載以償遂得斂葬父於母墓左葬畢七日抱父主適貸金家操作倍恆傭夜奉主寢室而泣於是三年工竣復抱父主返仍廬墓所年餘

張孝子諱思誼字秉德居邑東龍頭山少孤母吳氏苦

節孝子事之無違色夏驅蚊冬煖爐必親必戒將盥躬進悅晨起冠而揖夕亦如之出而反必述所事探母意所向曲致之當旅宿或少久必流涕而別有弟思謹屏而愚母愛之每出母輒曰謹也無虞乎孝子戒弟勿復出但坐室中侍母耳終母之世謹未嘗一口不在母側進衣於母母恆以衣謹復以衣其妻孝子知之則更索衣進母自是每爲母一衣亦爲謹一衣人欲請爲子師不許則請致母夫人近舍以便養許之每食必舍肉使侍者進母侍者感之亦分食以進其母孝子之視母膳也恆拜以侑觴母習而安之恣飲啖年踰五十館方

傳四

十

學適家七夕歸省方之伴從堂隙窺之則坐母堂上躬進饌衣冠拜堂下起獻酒拱立少選更酌將徹下堂拜如初伴大駭歸以告學適學適曰嗟乎而知張先生事母之常儀類如是乎母八十餘卒孝子老矣哀慕如孺子妻齊氏早死時孝子年二十六日吾妻致孝於吾母矣安忍忘之遂終不娶其善事繼母者有股孝子諱效繼母夏奴視之使己二子就學美衣食而使孝子耕衣食不得與比孝子無纖介意晝趨田力作夕歸濯足更衣而侍色常愉父喜勞之益奮力致產千金分給諸弟不自私夏感悅遇之有加

夏孝子諱子孝本名恩六歲失母父龍諸生爲童子師孝子隨父學九歲父得危疾且不起孝子潛取刀入室剖左股六寸調羹以進父食之頓愈翌日孝子痛創父詰其故乃知向所食子羹也驚而大號奈何以我故死吾兒乎里老以聞於官知府胡麟先一夕夢王祥來謁詰朝得狀大驚召見爲易名子孝而字曰以忠督學御史胡植卽取爲諸生月廩之太守胡公復屬貢士趙簡授之經嘉靖末父卒葬孔城麥園墩結茅墓側朝夕哭奠三年奉主返室始廬墓所子生甫逾歲女三月及後返子女能貌人不知其父也初漢川張甌山先生緒字

傳四

十一

無意署桐城教諭以性理之學倡士孝子聞而慕之又出從王龍溪羅近溪耿楚侗諸先生遊學日精名日有聞耿公爲督學御史將疏聞於朝固辭曰不肖子不忍以亡親賈名乃止年五十六卒敕其子曰葬我父墓側人稱瞻雲先生妻汪氏四子長民懷字伯孺萬曆十九年舉人授安陸令母憂歸再補宜黃縣有吏能其執喪甚毀愛友諸弟里黨稱之金孝子諱韡少遭亂陷賊母老賊棄之獨以孝子行數日乘閒逃去跡母故居及所嘗遊憩地不獲一日忽相遭韡荻開母子乃得復聚母病地僻謁醫不得病有危

徵孝子涕泣無所為計因割臂以進不效復自傷曰眞宰不足錄邪聞古有割肝療疾者此可以得後命時孝子尚盛有肌穴其左腹指入而肝不出又更稍廣之肝以其未見受刃焉先是孝子念得肝母疑之事且敗乃自母有從賊中得鹿者當往乞之其脯可扶羸母以病亟止勿往孝子曰去此數武耳因出以肝濯諸池入投之釜詭為得脯母從枕上詫問是何異香邪籠吾左右時有行室外者見其炊烟穿屋皆作瓔珞雲及孝子以肝薦母啜汁少許病立瘥當是時離亂饑饉孝子獨一身兩手左護創右磨麥以為供既久母乃覺之持孝子

傳四

十二

泣孝子亦跪泣戒勿言及母年七十戚黨謀為壽於是母曰老婦不足辱長者然老婦所以得有今日由吾子也因泣下言狀人始知之馬其昶曰周張夏三孝子其時皆在萬曆前金稍後今以類記之舊志稱其割肝為乙酉六月二十三日則當鼎革時也國史方志於孝義皆別紀夫孝通德也人人當勉若區為類傳於義狹矣然行有獨至舉其大者固可以厲風教余所記尤彰彰表著者豈尚尙難哉從同之行蓋不可殫述也噫不忍以亡親賈名夏孝子深遠矣

方太僕傳弟三十三 子副使

方公諱大美字思濟一字黃中萬曆十四年進士授湖廣常德府推官擢御史聞父疾告歸遂丁憂服除起按江西再按河南順天遷太僕寺少卿以母老復告歸年六十喪母躃踊如孺子公性清正無錮薄之行在臺諫疏請御經筵裁中貴皆不存草及神宗實錄成人始知之巡按江西有稅璫橫甚公持法不阿璫雖心憚公橫如故民積憤欲殺之矢石及寢屋璫惶迫將自經公出諭民乃得解璫泣謝曰賴公長者得生公曰昔不汝撓正慮今日璫頓首請自今一如約束歲旱大疫民間親

傳四

十三

戚皆走避病者公給醫藥親撫視之全活甚眾又捐祿入為小宗建祠堂設義田子體乾承乾應乾俱恩貢生象乾至副使拱乾少詹事公既歸手記出宅之籍示諸子曰吾增置田三百五十畝囊中白金千有七百此非吾官中物乃朋友餽遺汝母積勤所致蓋惟恐其子之或意其財物之得於官也年六十二卒祀鄉賢應乾子授字子畱一字季子崇禎末諸生工為詩乙酉之變薙髮狂走方外寓甬上陰求志節之士而友之是年冬五君子難作華嚙農王石雁為之魁子畱本參其事幸得脫遂傾囊盡周諸公之急而與周明輩結詩社居久之

以母老歸省歸而英霍山寨未靖子雷復預之逮繫入獄以此破其家後復奉母來鄞寓陸氏之湖樓周明兄弟哀貲爲買田以養遂卒於鄞湖上詩人罷詩會者期年

副使諱象乾字廣野天啟開貢生初授黃州通判贊畫鳳督軍事總兵劉超叛詔書曉以禍福超就執敘功遷高州海防同知轉廣州府同知至按察司副使備兵嶺西分守平樂左江猺獠化服解組歸中途阻兵流寓廣州卒性慷慨好施左忠毅之被逮也斂千金爲治裝居官尤恢廓有大略子幟蕪湖訓導康熙十四年舉人

傳四

十四

留孫苞自有傳

馬其昶曰世之祿仕者務居積大抵皆爲子孫計長久耳太僕所遺田宅止此誠可謂拙宦顧猶汲汲自明望溪先生嘗述其事以告後人嗚乎吾鄉盛時士大夫門風如此自今觀之豈非所謂不近人情者邪

吳觀我先生傳第三十四

吳先生諱應賓字尚之一字客卿布政弟四子母孫氏夢飛星入口而生少有聖童之目擢辭英妙塾師謝不及嘗與何仲嘉布政兄弟胡伯玉參政同族體中司馬約會文日成七藝眾磨礪從之先生最後至初不起草

藻麗無雙諸人皆自失年二十二登萬曆十四年進士授編修後以目疾告歸先生少孤事繼母程以孝聞兄弟怡怡率行古道以祀其先以敦於族通籍四十餘年布政所遺無毫髮增也既以目疾家居益玩心高明日使人誦所未讀書輒辨其訛脫按之果然有所造述子弟執簡口占授之其學則通儒釋貫天人宗一以爲歸以謂山蹊之徑不可勝由矣向牆之戶不可勝入矣不離乎宗宗者宗其可爲聖也儒與釋之無我老之無身惟一之訓於書旨矣哉不知者知聖不知一也其知者知聖之各一其一不知共一其一也故其論性不出於

傳四

十五

無我之一言曰無我者至善之體相有我者不善之依止堯舜之善用其性之才以致其無我而已矣桀紂之不善用其性之才以致其有我而已矣因著宗一聖論十篇暢揚其旨天啟中同里左公光斗方公大任以學究性命交章論薦辭不赴詔加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讀上疏極論時政上嘉之宣付史館崇禎七年邑有民變遷於郊悵然曰天下自此不太平矣至南灣別墅坐而逝年七十所著又有古木大學釋論五卷中庸釋論十二卷性善解一卷悟真篇方外遊采真稿學易齋集各若干卷門人私謚宗一先生子道凝字子遠順

治四年進士爲奉化令才性俊邁草書尤橫絕自謂似李北海箸大指齋詩集

馬其昶曰予讀宗一聖論緣聖以爲一緣一以爲宗其殆擬漆園氏之所爲邪不資聞見不踐故迹如川至雲蒸不可方物何其文之浩汗無涯也解體世紛結志區外溥物而忘我蓋亦道其所自得也

方大理傳弟三十五

方公諱大鎮字君靜號魯嶽早傳父學萬曆十七年進士授大名府推官能平反冤獄擢御史乞歸旋起巡鹽浙江時九邊軍餉半取給鹽課自萬曆二十七年增新

傳四

十六

稅二萬六千餘號商竈重困邊食愈不給公立法清釐釋私販應配者數千疏請蠲商竈新稅之半巡按中州福藩請雒陽田四萬頃益湯沐三分起科計銀十二萬兩奏減其半累遷大理寺少卿鄒忠介馮恭簡建首善書院核品嚴甚推重公公論學以性善爲宗論治必本君德嘗奏進父學漸治平十二歲以謂聖人不緣居常忽其戒倣小臣不因疎逃忘其進規又以陳白沙胡敬齋兩先生自萬曆時已祀 孔子廟無謚上疏略曰祀與謚典禮均至重我朝從祀孔廟自薛瑄王守仁外惟獻章居仁文武諸臣得謚者僅百數從祀者止四人今

二臣祀而不謚於典有闕故事惟大臣得謚故瑄謚文清守仁謚文成今謚二臣似與例格然臣愚以爲謚者正爲賢者設也二臣之賢不減瑄與守仁既同祀庶位奈何獨靳於易名之典唐制養德邱園聲實並著則謚曰先生宋謚徐積節孝先生林逋和靖先生又宋臣魏了翁任希夷請謚周惇頤曰元程頤曰純程頤曰正楊棟請謚羅從彥曰文質李侗曰文靖惇頤官不過虞部郎中顯不過御史裏行從彥不過主簿頤以布衣薦爲說書侗則終於布衣前朝賢者賜謚不論品位崇卑臣至愚陋敢以獻章居仁二臣賜謚爲請疏上陳謚文恭

傳四

十七

胡謚文敬明代布衣之得謚始此又請召用鄒元標蔡悉周汝登等奉使往蜀陛辭力陳經筵四事及返羣小詆排正學毀書院鄒馮諸公皆去位先生策得同人于野遂乞休自號野同翁隱居白鹿山立荷薪館於明善祠旁性至孝年七十喪母哀慕如孺子廬墓側未及禫而卒門人私謚曰文孝祀本邑忠孝鄉賢及浙江名宦祠著易意詩意禮說若干卷奏議六卷荷薪義八卷田居乙記四卷寧澹居詩集十三卷文集十二卷

馬其昶曰明善先生在儒家獨著聞者以大理趾美累世傳業能光之也夫君子學修自完天職耳名顯晦無

加損然德不獨善莫爲之後卽來者何述大理以荷薪名館有以哉其請諡疏旨亦云

吳司馬廷尉傳第三十六

司馬吳公諱用先字體中一字本如號餘菴萬曆二十年進士授臨川令均賦平役以最徵爲戶部主事歷議曹出爲浙江按察使遷布政使皆有績尋擢都御史巡撫四川時播酋爲亂大將劉綎以議餉不進公躬先出師督緹合戰討平之疏革行都司並革五衛官管事改五衛爲郡州縣兵俱隸之有司由是武弁侵虐居民及交番通苗諸弊悉除以疾去官家居八年起工部侍郎

傳四

十八

會推少宰矣漏下有客過公稱慶且導謁時相公曰宰爲朝廷宰非相國宰也客不懌去明日卽有總督宣大之命俄改薊遼總督時薊爲危疆公曰君命也何敢避難先是孫公承宗督師駐甯遠慮主款者撓已權上言總督督師宜勿兼設廷議不許孫公惡本兵多中制稱疾求罷時天啟二年也公既至遼與孫公交驩無閒疏言臣抵任十日卽閱歷薊昌諸路星馳山海關至甯遠以臣所覩記非獨關外之難關內亦難也關內三協以選將練兵爲要義以修牆築臺爲急務以撫剿相需職守互用爲定策以崇簡守約惜軍愛民爲官方上溫旨

傳諭凡一歲中修邊衝十九處墩臺堡堞煥然增新邊精告置爲興鼓鑄勤轉輸杜侵覈冒由是餉足而諸邊

以甯會瑞禍起致政歸卒於家崇禎初特賜贈廕祭葬公少孤育於祖及長孝養備至與官諭應賓同建宗祠置義田嘗有周易筏語寒玉山房集祀鄉賢子曰爲官廕生鼎革後以枕藏唐王三詔爲家奴所首被執死於市日昃字函三有夙慧七歲時一夕讀洪範成誦能背寫廕中書舍人以瑞禍起告歸性至孝雖流寓每歲必一歸省先墓著世儀堂集

傳四

十九

太常寺博士擢監察御史巡按雲南沐藩驕橫不可制公甫按部值兩藩並建貢金驛騷慨然有澄清之志奪沐黔國公印於其子易封其父修學宮戮以石士民頌之又疏請蠲免貢金略曰廟廊之黃金五千閭閻之白銀不啻五萬自皇上御極四十三年進金幾二十萬則搜括帑藏不下二百餘萬矣滇地本不產金乃預給銀價市之秦隴巴蜀然後積銖成兩從一累千括之絕域貢之上方中使冒濫等之瓦礫而使荒徼有賣子粥女之慘臣竊爲陛下不取況滇俗囂悍其民易動數年間一變於楊監再變於鳳克三變於多酋今交趾烏撒又

見告矣兵械戰守一無足恃所恃者區區固結之民心耳若際此饑荒流離之時更驅以培剋科斂之政臣誠有不忍言者語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惟陛下留意疏入報可他所興利甚眾父艱歸除服還朝總憲鄒公元標以京畿重地難其人請授公浙江道御史巡視順永保河諸瑄相戒勿犯遷大理少卿乞差南還堅臥不起奉詔徵乃勉一出授南大理卿仍請告歸嘗自言熹宗朝開瑞禍吾獨超然物外僉壬知吾不黨懷宗朝定逆案吾獨噤然不滓君子諒吾不私年八十有二卒于用鈔內閣中書用銘廩貢生

傳四

二十一

馬其昶曰孫公南陽集有感瑞禍賦三十五忠詩吾鄉左忠毅吳司馬胥與焉且言起三十五人於九京未必人人大有勳烈然有勳烈者必此三十五人而應山楊忠烈公亦嘗奏記司馬以靖邊疆秉衡軸致期許由二公之言推之司馬之賢可知也廷尉諤諤不爲詭隨亦不蹈危機身安而名泰斯亦難矣

先太僕公傳第三十七

公馬氏諱孟禎字泰符號六初少孤以善事母聞志略偉異有忠孝大節萬曆二十五年舉鄉試主試葉公向高奇賞之明年成進士知江西分宜縣每出巡縣逾期

不返署中蔬米或告匱論民自輸糧吏不得擾以徵賦不及四分爲戶部尚書趙世卿所劾鐫二秩民間令當罷三口道賦悉完竟獲上考行取授主事鄒公元標萬公國欽等力爭改授廣西道監察御史當是時大學士朱賡李廷機秉政時論不與姚文蔚等附政府皆擢京卿又屢召還王錫爵錫爵辭不赴密揭痛詆言官而李廷機亦被劾奏辨於是公痛奔競之日甚而京堂冒濫異常也輔臣之譏張誤國也直道難容而讒諂至也乃上疏請顯斥姚文蔚陳治則王永光罷免朱賡李廷機並允王錫爵之請以謂秉道觸邪臣之職分雖刀鋸在前鼎鑊在後能挫臣不能鉗臣口不報復上疏陳要務略曰方今天下亦何脊脊多事哉觀之天意則天意違觀之人事則人事壞說者謂萬曆三十年後朝野景象不如二十年前二十年前又不如萬曆初愈趨愈下至於今日而敝極矣漢臣有言不見其形願察其影皇上於靜攝之中試一察之得不爲之寒心哉然則圖之維何一曰通壅蔽臣惟上下交爲泰上下隔爲否自臨御廢而中外臣工咫尺不得望天顏亦甚睽隔矣通下情者惟章奏而章奏之入輒畱中不發揚竈之禍開而壅蔽之形成曷若逐日省發顯示天下以從違之的一曰

傳四

二十一

錄直臣臣惟國家得百諾諾之臣不若得一謬謬之臣若鄒元標趙南星王德完等數十餘臣皆夙負忠貞久遭廢棄皇上治天下不以此時急賜起用顧使依阿輒熟之輩列爵於朝而欲以之彌變回天豈可得哉一日決用舍當任不任政務益墮當去不去廉恥愈喪皇上試思目前總憲戎政等官關係國家何事自不得任其虛懸而被論諸臣忍恥舍垢不能自決去者非皇上急爲之去長安一片地肯輕棄乎一日恤民窮鳥窮則啄獸窮則攫今日之民窮極矣輦轂之眾困於充商楚蜀之眾疲於採取水陸商賈苦於抽權人害之慘不忍見

傳四

三十三

聞夫獨非赤子乎而當事者不問軫念固不可解也一日急邊餉今天下府庫孰非皇上有而皇上分別內外外者任其常竭今日借太僕明日借節慎內者欲其常盈今日著進收明日著進取方今邊地阡陌待餉急捐此數十萬緡保全左臂即以保全京師若猶戀不能割萬一邊士脫巾咫尺邦畿甯保無恙而朽蠹之物獨能長存乎是又今日之萬不容緩者凡此五者諸臣言之已至厭陳皇上聞之亦至厭聽然而扶危定傾之策卒無以易此伏惟深聖思天下幸甚時諸臣爲稅監誣陷逮繫甚眾至是參將李獲陽斃獄公言獲陽已

不可復生在衛獄尚有王邦才卞孔時滿朝薦在刑部獄則有李嗣善皆以循良遭羅織將爲獲陽之續至楚宗一獄羣邪欺罔構成死者已多今被錮高牆者誰非高皇帝子孫乃令沈寃不釋而漫無所矜恤乎皆不省代王庶子鼎涓鼎莎爭立公援祖訓有適立適無適立長謂今宗藩要例有所竄易不足據部覆從公等議立鼎涓爲代世子當神廟深居靜攝公疏百數十上直聲震朝野石埭人孫大功居京師力通權貴以採生割幼自恣公廉得實坐院署立捕之中貴再四請不聽須臾救贖盈尺悉揮之曰無及矣卒案論如法巡太倉銀庫

傳四

三十三

例進羨金萬餘金奏罷之巡長蘆鹽政卻陋規十萬以蘇商困捐金修河堤貯倉穀建天門書院暇則召諸生集講值福王就國贍田二萬山東應給四千餘頃王欲奪民膏腴公不可計租準值如故事宵小復嗾王遣承奉覈田郡邑騷動公以爲福藩田不定則諸藩圍起不特山左危天下皆危乃列其橫暴狀陳祖訓王府不得占買民業欽賜田畝租稅例赴州縣上納不得輒自收責疏凡七八上卒報可王初由舟行俄改從陸公復阻之王不懌而止四十二年冬考選科道而張先房趙運昌張廷拱曠鳴鸞濮中玉以言論忤時抑不得與公具

疏諭之是時齊楚浙三黨勢張忌公讜直出爲廣東副使以母老辭不赴天啟初起南京光祿少卿轉太僕以憂歸會魏忠賢用事御史王業浩遂劾公建幟東林且與左光斗善削奪爲民初公與左同里以節義相許及左被逮詣公以家屬爲寄公慨然曰吾事也以曾孫女許配其冢孫之乾時方值周魏爲婚罹禍之後人皆危之公不爲動然亦竟無恙也崇禎初復職起太僕卿乘銓者欲得公一通問公笑曰吾老婦晚媚人邪遂不復起卒年六十八祀鄉賢著有奏略四卷行世

其昶謹按蕭家店在縣南四十里有碑巍然紀公遺德

傳四

二十四

何文端公爲之語曰公之澤被數萬戶公不自有矜容公之德修之數十年公未少有倦色居恆不以片牘干有司邑有大利害嘗造令力爭居民倡亂相戒勿犯馬公家及卒婦孺流涕罷市數日以吏役橫呼方知前此有所嚮也公行載明史其昶謹據本傳及李公邦華所纂墓誌益以公自爲疏并綴述文端之言以俟後君子論焉

胡參政傳第三十八

胡公諱瓚字伯玉號心澤萬曆二十三年進士授都水司主事分司南旺司兼督泉開駐濟甯山東之水汶泗

爲大泗水之衝有金口壩會大霖雨沂泗交注堤不足以勝水壩堰盡壞公復修金口壩以遏水勢又造舟於汶上爲橋於濰陽民不病涉時議征稅濟甯公固言不便而止又建議輕兩湖蓼稅謂草以聚魚稅其子不得並稅其母萬曆二十六年河決單之黃堦運道湮阻劉公東星來總河漕公因與論難往復謂黃堦不杜勢且易黃而漕漕南北七百里以涓涓之泉安能運萬千有奇之艘使及期飛渡宜濬賈魯河故道益治汶泗閒泉數百尋源竟委著泉河史上之嘗謂自濟以西地稍高水虞其出不虞其入自濟以東地近窪水虞其入不虞

傳四

二十五

其出如鄒所爲淵源勝水諸泉其流盛濬之自易因與有司約凡治泉一夫濬一泉泉水所匯則聚而役之各有分地省其勤惰而賞罰之冬則養其餘力不征於官以疏濬運道有功增秩一等還部尋督修琉璃河橋遷虞衡員外三年橋成省費七萬有奇嘗修盜甲二廠又創火藥局於東隅以便收放且防積火爲災不費水衡一錢累擢江西右參政督理糧儲凡三督運飛輓無滯旋予告歸杜門不與外事會邑中編審變亂祖制公昌言不便當事者怨之至飛語上聞竟復舊又建祠置祭田宗人德焉公性簡靜好學在官貽其從子書曰吾視

汝輩猶子平生不喜人出一輕薄之言行一輕薄之行
眾人皆躁鎮之以靜眾人皆華持之以樸凡矜躁趨華
者吾門不願有此子孫也公初爲諸生時嘗手寫通鑑
全書晚益淹洽所居曰萬卷樓日閱一卷爲常課著尚
書過庭雅言若干卷禹貢備遺增注二卷泉河史十五
卷解愠堂集若干卷

馬其昶曰公疏運治泉事載明史厥績懋矣獨其家居
爭編審見忌事莫能言其詳龍眠古文錄公編審議有
日無書後從胡氏譜見公與邑人論編審改法書因亟
錄之其略曰諸丈負鄉里碩望苟可庇乎閭閻固無愛

傳四

二十六

齒頰況令甲昭垂一旦更革鄰封晏然吾邑創見如近
日編審一事始於諛佞之單詞主以當事之獨任壞法
亂常流禍無極祖制十一甲共充賦役十年一輪今則
不論鄉圖止以八百畝當一賦役如一家八千畝更置
一里是廢祖宗里甲之法矣祖制計口編丁如有消乏
卽以餘丁充補今則不論生齒止以五十畝定一丁不
及此數盡與消除是廢祖宗戶口之法矣彼其意本欲
以均役之說悅小民博聲譽且曰江南見行夫江南役
法繁重人多飛詭白糧差役皆江北所無且其法除優
免幾千畝外方與齊民均役猶自有節今則千畝而上

無一得免者衣冠比於編氓優免盡爲虛惠甚不可也
若夫計畝成丁則畝多了少盡報詭名畝少丁多遂至
脫漏使大戶當無人之丁游民脫有丁之籍食土之毛
莫非王臣無論富家踵足而立即小民亦不願有此也
夫執干戈衛社稷非人乎萬一軍旅煩興據冊僉點何
以應之彼將曰太平之世安得此語此非所以永治安
而規萬代也又曰有土有人田之不存丁於何附夫有
身有庸田載人去尤不通之論也某力薄言輕恐滋激
擾諸丈同此利害凡可蚤計而預謀者當不俟辭之畢
矣唯門下寶亟圖之其爲書如此

傳四

二十七

何文端公傳第三十九
何公諱如寵字康侯號芝岳萬曆二十六年進士改庶
吉士聞父疾亟歸而父歿服闋散館授編修復以母養
請告公與兄布政約兄弟兩人者必一侍太夫人側三
十九年布政督餉事竣歸里公乃再出擢中允累遷右
庶子故事詞臣官五品歷三載無不遷者時中書某得
幸政府公與左庶子趙師聖皆當遷或勸一詣某皆謝
不往竟用庶子考滿前此以五品考滿者獨諸理齋後
則二公天啟初拜禮部侍郎以母年九十辭不赴終母
憂起故官魏廣徵得志公坐與左忠毅公同里友善奪

職崇禎元年起吏部右侍郎未至拜禮部尚書宗藩婚娶命名例請於朝吏因索賕自萬厯末至是積疏累千有已死尚未名未婚娶者用公言貧宗得嫁娶者六百餘人明年冬京師戒嚴都人或自請出私財募眾助軍朝議壯之公獨持不可謂不善用且啟內燬上召問對如初上乃出片紙示之則得之偵事者果稱其叵測由是受知十二月命與周延儒錢象坤俱以本官兼東閣大學士入閣輔政袁公崇煥下獄上將族之以公力解免死者三百餘人籍其家得往還書一篋公請付閣中已而上索書對曰焚之矣累加少保戶部尚書武英殿

傳四

二十八

大學士四年春副延儒總裁會試事竣即乞休疏九上乃允抵家復上言帝王治世之要在虛己而受忠直之言求之今人不足則求之古人凡難處之事難決之疑古人皆有成畫皇上法祖御世資治通鑑會典二書最為切要事至按之會典事前參之通鑑則賢姦昭著法制不紊俞旨褒答公為人博大坦夷無察察之言對客不倡語應機時出則令人意盡以此為士大夫所歸而操行純雅與物無競其難進易退之節世尤高之六年延儒罷召公為首輔時溫體仁方得君度其終不相容行至淮安乞休益力許之流寇猖獗公以皖城重地宜

設專臣乃上言臣郡安慶地在江北轄以江南上接荆襄彭蠡巨浸下流直附淮揚為留京第一要害高皇帝破陳友諒鄱湖用安慶聲援之力甚厚宸濠以數萬之眾不能越江城一步古稱長江天塹防江之法與防陸殊防陸在嚴分地防江則必控其上游安慶距留京六百里形若建瓴聲息可以相通備兵道臣原駐池州近請改駐安慶誠知其扼塞之區也今撫臣業已整師溯流疾趨臣郡觀其措施必能左提右挈遏氛固圉然此乃一時應急之策臣愚謂宜從此增設大帥統領重兵坐鎮其間則賊以舳艫相窺大江南北各有聲援若捨

傳四

二十九

舟從陸臣邑當廬楚之交勁旅踞關即賊馬亦不敢飛渡於形勢防守為便其後安慶卒設巡撫公所建也公雖家居猶歲給廩祿遣行人存問每具疏謝必附陳國家大計以十四年三月卒於金陵邸第年七十三祀郡邑鄉賢福王時贈太傅諡文端著有奏疏三卷後樂堂稿若干卷子應璜贛州知府孫亮功順治十四年舉人官古田知縣采順治六年江甯籍進士官侍讀馬其昶曰昔公嘗語同官吾輩日出視草至漏下不休亦足少酬餐錢特不知燕居深念於漢丞相何如耳聞者致歎夫遭時艱危秉鈞謀國非尋常守職苟可自謝

責者也公致位宰相屢疏乞退矚然不滓豈其澹靜之操然哉抑其意量之所營者大而不能自慊也

傳四

三十

桐城耆舊傳卷五目錄

邑後學馬其昶通伯撰

劉評事傳第四十

左文思先生傳第四十一

姚湘潭副使傳第四十二

胡姚安吳黃州傳第四十三

左忠毅公傳第四十四

倪太僕傳第四十五

葉尚書方巡撫傳第四十六

方巡撫傳第四十七

傳五目錄

孫鄆城傳第四十八

左侍御傳第四十九

孫侍郎傳第五十

光給事傳第五十一

劉評事傳第四十

桐城耆舊傳五

劉公諱允昌字燕及號清亦先世從豫章遷桐城是時縣人尚無有以科第世家者劉氏六傳曰劉瑩登永樂二年進士由御史出爲直隸永平知府調廣平民歌之曰太守政清二郡獲盜再傳爲劉璽正統六年舉應天鄉試第一教授敘州公其裔也生而穎異授書背文皆如素習萬曆三十二年進士選江西宜黃縣調知臨川吏能勤敏民不敢欺嘗校士應試士不下數千平第甲乙七日而畢刊落十不中一眾士謹譁於庭公出至庭執一人訊之曰某卽應聲曰女文黜者以某累然某語

傳五

一

致佳可續甄人冊又執一人訊之曰某曰女尚自言邪因舉誦其疵句叱之退連執訊十餘人無差爽者眾相顧駭散兩充鄉試同考臨川湯顯祖出其門調廣濟民苦漕運爲條舉利弊得減半折兌轉大理寺評事未赴任卒民追思之爲立祠公文辭贍捷學子承風自遠而至著劉氏類山十卷四庫書存目澹然齋集共若干卷先是嘉靖時能詩者有處士秦吾田諱嘉禾號大龍山人兼工書法里人或求書文待詔徵明文曰子鄉有秦吾田奈何愛野鷺而失家雞乎其詩曰彭澤稿戴先生諱乾字元泉亦處士錢先生諱元鼎字實夫鴻臚寺丞

其詩並見 御選明詩項先生諱琳字平野爲諸生頗有聲博覽多通不涉世事其曾祖洪武間自歙之桂溪遷桐城爲桂溪項氏至一國初有紹芳者成進士族漸盛而萬曆間與評事同時者又有侯先生諱珞天才穎異以諸生終嘗衍蘇氏迴文詩至八百首又善投壺箸壺譜奏矢百四十法置酒張壺按譜投之飛躍疾徐各極其致云

馬其昶曰吾邑文士見於傳記者一統志唐有曹松字孟徵光化中進士授校書郎宋李公麟字伯時弟公寅字仲謨一字亮工從弟元中字冲元兄弟同時舉進士

傳五

二

號龍眠三李與蘇黃諸公遊好宋史公麟列文苑傳無公寅元中而陸農師王介甫及蘇黃集於三李並有題詠又宋載上教授黃州詩句爲子瞻所賞其子中書舍人翊字新仲亦知名有猗覺寮雜記二卷其他無傳焉蓋宋元以前書史所載類統稱舒州實兼今懷寧舒城地洎明而舒南皖北之產始別之爲桐城故余書斷自明始明時士大夫皆崇風節嫻吟詠而文罕成家至我朝方姚之徒出桐城之文遂極盛矣評事在萬曆時頗有文譽今所著皆佚余載於此以著其概云
左文思先生傳第四十一

左先生諱德璋字無奇一字鏡懸父成菴諱士梓受知學使耿公楚侗以儒術教家長子德玉字元璞號茨河專尚書天啟中歲貢生先生治春秋縣中習春秋學者如方宮詹父子皆出其門當萬厯末大饑居民相剽奪先生居邑東教授縣城一日歸經祖居族人爭告飢因出館金散之立盡後一人至無金即解所被袍予之抵家囊橐蕭然其後官逮治諸肆劫者惟左氏以得金故無一人罹法先生兩中副榜年五十二卒學校諸生聚明倫堂私謚曰文思子鉛鉞銳鑽皆賢自鉞及兩弟皆縣學生鉞字公虔獨傳其世父尚書學謹禮法銳字幼

傳五

三

錚旁綜子史不專家妻盛氏能通毛詩論語列女傳子昊字白存號采一早孤內稟母訓外資叔父藏一先生獎勵卒成其業爲學者所宗著四書表證六經正訛然其平生精力尤瘁於史自溫國通鑑紫陽綱目及劉恕外編李燾長編他稗官野乘皆蒐采成讀廿一史綱十卷讀明史綱五卷前列歷代統紀世系國都城地域改元年號諸圖考粥田宅劄劄遂落其家

馬其昶曰當明季文思先生爲鄉里欽重今縣人遂無有知者蕭敬孚丈爲傳文彰之並從其六世孫愷得見史綱蓋據其序列實起於文思先生公虔於晉魏十六

國南北朝之始終最核漢唐宋三朝則編自幼錚宋以後缺焉兵火耗蠹無完帙白存幼學析薪負荷用集厥成亦賢矣哉

姚湘潭副使傳弟四十二

姚公諱之騏字汝調父諱承虞爲葵軒長子公少督諸弟學甚嚴倦則策曰麥飯詩其忘諸麥飯云者葵軒感懷句也公與從弟汝芳先後八日生甫彌月葵軒弄以筐一道士乞食笑曰一筐中盛二進士公生六歲孤貧不能購書手寫讀之萬厯三十五年進士出李騰芳房授湘潭令李湘潭人也跡弛豪放公過辭曰此去當圖

傳五

四

所以報德至則李氏奴不法庭笞之曰吾於爾主誼同子弟安有父兄遠宦而子弟顧縱其家人爲不法者自是境內悚息剛以爲治民且頌且謗之洞庭多盜公請往捕或以非湘潭事不宜問公曰湘潭人之所經也可異視邪吾越境往出不意盜必成擒率健卒入賊巢執其魁還誅之公性清嚴絕苞苴民爲謠曰止飲湘潭水不污長沙泥舉卓異會疾卒年四十八兵備副使王志遠怒其倔強適過縣視其斂一無所辦室中蕭然四壁書錢穀出入及當興革事肩一木篋甚固啟視則疏邑中善士姦民冊副使撫屍大慟曰咫尺有名賢我乃不

知士民間公歿皆奔哭副使曰父老休矣顧姚侯方未斂安所得巨棺公長身八尺某鴻臚亦脩軀年七十餘扶杖入請以自具棺斂於是撫按羣公及士民爭致贖累千金妻項氏謝不取卒貽書桐城以所贖金爲置田贍遺孤而請祀之名宦縣人亦請祀鄉賢 本朝康熙

間公孫文燮仕雲南值兵亂聞道歸過湘潭父老曰此前朝神君孫也其庇之得脫文燮自有傳副使諱之蘭字汝芳號芳麓似葵公子萬曆二十九年進士授福建海澄令嘗校士適家書至左右避之笑曰吾父無私言發書則戒以官中事不患女不明斷患太

傳五

五

適當默念爲生民布德次第末減眾乃歎服海澄地濱海夷商通市太監守監其稅暴橫公爲人彊毅內敏有方略一日有數百舟環瑯解洵洵瑤大懼舟商有曉事者亦懼謁公公曰任眾譁勿動俟吾示出則已皆曰如約太監以舟迎公陽緩其行謂縣尉速備昇夫百人今夕有所調發既乘舟至太監迎甚恭曰何以救我公曰商怨深矣浮收十倍正稅禍不測請爲君出示罷免太監曰善示出眾解散公曰海口去邑治遠恐令歸而眾復逞君盍從我往乎太監曰善然上供在奈何公曰上供有額君當爲行李慮耳太監乃出輜重竝舟至縣公

又曰官舍卑隘得無誨盜曷運至郡乎太監曰善然安所得昇者公立召百人至卽夕發太監悔然行李已前發卽去至郡無以棲遂倍道還福州自是惟檄取上供如額瑤不復至姦民周慶妄言呂宋產金富人張疑利之上書請採詔使往視撫按檄縣爲疑具舟而不移文呂宋公曰是駭外國也且呂宋卽產金請貢猶當卻之奈何示貪外夷固請勿往不許有巨商願具舟載疑慶公令縣倅偕往親祖於海畔既畢以銀瑤繫疑疑曰我皇商也何辱我公笑曰若得金歸乃皇商耳姑繫之次及慶曰疑倚汝若左右手利害共之次及巨商商曰我

傳五

六

何罪公曰二人不得金倘蹈海死何以報天子吾以二人付汝矣戒倅伺之勿令與夷私於是竣事還報卒無金上誅疑慶璽書褒之未幾有紅夷千人載七舶至漳乞通市撫按議不許集僚佐問之眾莫敢應公請問曰若得某者夷當去卽下檄捕某公納檄懷中曰是速颺耳密誠二幹卒往某果至致書其壻爲陳禍福紅夷竟去蓋夷此行某壻主之也其贖才明察皆此類大吏咸倚辦其能然公爲治好教化縱舍冤滯率數百人躬出入阡陌督耕稼澄邑九都田瘠爲濬渠三百丈通石馬淡潮匯於澗築下埭甃石爲門九都皆沃澄人號曰姚

浦舉循良第一以父憂歸服闋補博野令行取南京禮部主事擢郎中出知杭州都會浩穰事皆親決司理某少年恃才積憾公剛直布蜚語遂移守汀州值朝議邊警加餉公曰汀州田止萬四千餘頃輸常後何堪額外議加乃搜府庫餘積得五千金佐餉完額民以不病督餉使者特疏薦之當遷秩念母老乞終養天子許之下詔稱揚曰汀州守之蘭急公惠民廉退有讓可謂淑人君子矣其加按察司副使以榮其歸天啟元年入覲京師前坐調任布蜚語司理某者亦以行取至急謁公請罪公笑謝之更揚其善人服其長者年六十三卒祀鄉

傳五

七

賢海澄汀州杭州名宦而民間又多為專祠子孫業自有傳

馬其昶曰二公之從政清操感物才施裕如要以仁心為質姚氏惟葵軒後為盛白湘潭副使同時名宦其後兩公子姓成進士者半由州縣外官起家以故姚氏亦往往多循吏焉

胡姚安吳黃州傳弟四十三

胡公諱士奇字易礎萬曆二十八年舉人令黃州兼攝郡邑卓異拜姚安知府所居稱治會黔蜀交訌日夜籌備因疾乞歸道卒民歌思之祀鄉賢

吳公諱叔度字勿銘號青芝父諱仲沔隆慶時舉人推產兄弟未幾卒兄亦撫育諸孤至於成立公以萬曆四十四年進士授工部主事嘗權杭州之南關杭民為鑄權政編紀其績尋守黃州黃故劇郡公處若無事即事至立辦時盜起黃梅勢張甚邑令求方略公徐曰此烏合易與耳急之則瑕者立堅矣單騎往諭果解散以性疏闊左遷光州先是布政一介守光州公至詢父老曰此吾族父舊治也夙多惠政今甯毋弊已革而復行者乎僉曰宦僕為胥吏者甚害公乃按籍深錮之豪強懾服人稱大小吳公云再入為工部郎以疾卒祀黃州名

傳五

八

宦子季鵬字子翮流寇躡江北桐城岌岌出金助繕守順治閒辟舉福建監紀通判學者私謚文介先生有南陔草堂集季鳳字于廷崇禎閒諸生熟於史學有慰景園詩

馬其昶曰自州縣以上官為治恆有二患自任喜事則侵職之誘起委成養高則曠官之刺興故往往才幹吏晉階至道府聲譽轉寂於前時者處勢不便而無所發其奇也黃州常若無事即事至立辦此真才足了事者矣若夫科條密繁終日躁擾欲以禁姦止暴收整齊一切之效其於圖治不以遠乎

左忠毅公傳第四十四

左公諱光斗字共之一字蒼嶼萬曆三十五年進士由中書選授浙江道御史天啟初與給事中楊公漣俱以清直敢言負重望兩人公忠一體有所舉劾必諮而後行權貴人皆凜凜畏之海內賢士皆從之遊而小人之趨利貪權勢者皆弗便也巡視中城搜獲偽官偽印以百數尋出理屯田上書言國家倚漕東南不可恃而京以東畿以南兩河以北荒原一望率數千里因條上三因十四議請一切有司首課農政興水利田野不治卽異材高等亦注考下下制曰可公乃親巡阡陌督官吏

傳五

九

教民種植桑麻藁秸一如江南及公去田復荒不治神宗不豫太監劉朝魏忠賢矯太子令索嘉靖中戚畹莊田公封還不啟已復奏太監陳登奪民籽粒壞屯政且請蠲十三場逋租民咸復業焉督學畿輔公名能知人而識史公可法尤奇公念天下承平久人不知兵而疆場多故每行部輒較諸生射奏開屯學又奏開武學公多諳朝廷典故畱心當世之事其才無所不通未及盡試而崔魏之難作當神宗晚節東事起北關新破天子怠荒不視朝者三十餘年公上疏謂今日之事遼安則天下安遼危則天下危皇上御朝則天下安不御朝則

天下危疏三上不省當是時大學士方從哲兵部尚書黃嘉善皆以不稱職爲公三四糾而嘉善採人言許天下募兵者自領至京師受職公論其害事寢不行初御史熊公廷弼巡撫遼東負才自喜爲言官所論去遼遼敗復起經略廷臣欲斥魏應嘉等謝之公疏救熊意不平已而熊公亦敗光宗崩李選侍居乾清宮熹宗居慈慶宮選侍者光宗所愛幸上崩選侍欲專大權矯遺命母天下聲音垂簾決事羣臣牋奏令先進乾清而後進慈慶而諸內臣劉朝魏忠賢等欲倚選侍自固皆出死力佐之於是公與都給事楊公謀恐爲他日患乃上疏

傳五

十

曰內廷之有乾清宮猶外廷之有皇極殿惟皇帝御天居之皇后配天得其居之今大行皇帝賓天選侍李氏儼居正宮而殿下乃居慈慶不得守几筵典制乖舛且聞李氏侍先皇無雞鳴脫簪之德待殿下又無撫摩養育之功此豈可託聖躬者乞令移置別殿俾殿下得守喪次成大禮疏上選侍大怒將加嚴譴數遣中使宣召公公曰我天子法官也非天子召不赴選侍益怒而熹宗得公疏心以爲善楊公漣等亦力爭內臣王安亦主二人議選侍不得已乃出居熾鸞宮由是朝野並稱楊左選侍既移熾鸞宮帝所以奉養之者備具而宮奴劉

遜等盜寶漏洩恐誅詞連選侍父則妄言選侍投繯皇
八妹入井以熒惑朝士公復奏移宮以後固當存大體
寬小過御史賈繼春上書以移宮非是首排公其黨相
繼詳於朝帝乃宣諭百官備述選侍凌虐聖母諸狀繼
春得罪去浮議始息其後崔魏猶借三案以殺諸臣三
案者此其一也大學士沈淮與外戚鄭養性太監劉朝
交通亂政先後典重兵公與刑部尚書王紀等先後論
姦相典兵外戚典兵內監典兵必爲國患居無何此三
人者皆敗而魏忠賢新專國命廷臣三案異議者皆附
之其黨崔呈秀魏廣微尤用事公已歷官至僉都御史

傳五

十一

而楊公爲副都御史是時吏部尚書趙公南星侍郎陳
公於廷左都御史高公攀龍吏部都給事魏公大中皆
負海內清望羣小畏忌之公同郡阮大鍼者謁忠賢進
百官圖曰某宜先驅某宜後擊某宜正攻某宜旁射忠
賢大喜按圖殺諸君子往往多用大鍼之策崔呈秀初
巡按淮揚賅累巨萬高公攀龍劾之遂父事忠賢魏公
大中亦劾大學士魏廣微於是崔魏教忠賢速殺楊左
諸人事未發會楊公奏忠賢二十四罪忠賢大怒公復
草疏論忠賢及廣微罪三十二可斬疏未及上忠賢詞
知怒甚欲殺之未得當乃先二日罷兩人官而逐之廣

微嫉忠賢劫公裝以逃忠賢不應已而覘公就道惟襪
被而已廣微私自喜曰幸未劫也先是給事中傅櫬與
東廠理刑傅繼教結爲兄弟因繼教通於忠賢櫬欲殺
公等以媚忠賢乃曰左氏客有汪文言者並游楊魏之
門今鍛鍊文言爲納賄則諸人可殺也遂上書論之公
奏辨數四乞罷歸養親不許忠賢既急欲殺楊左兩人
未得乃先令兩人罷歸而中朝拷掠文言文言不服遂
殺之御史徐大化者忠賢黨也論楊左妄議移宮且受
熊廷弼賄誤封疆又受屯吏金故事御史巡視屯田屯
吏餽金數百御史受之以爲常公獨卻不受諸御史皆

傳五

十二

慙且恚至是大化誣奏之忠賢矯旨逮楊左入京考鞫
緹騎至桐城家人環泣生祭檻車出郭父老擁馬首號
泣壯士數百人潛行欲伏闕訟冤行至黃河公知之固
辭謝乃還容城孫鍾元先生欲脫公於客氏以告公公
曰吾雖不肯豈能求生於媚人之手乎至則下詔獄許
顯純者素無賴尤疾惡士大夫謁忠賢求爲獄吏入獄
者多不得免至是嚴刑訊公坐贓二萬金是時熊廷弼
亦兵敗下獄爲狀告於朝曰楊左兩人乃皆前日劾我
者也何以余爲通賄而畿輔好義者皆設部分募應鹿
太公鹿太公者太常卿鹿善繼父也太公爲人好氣樂

義日夜贖金爲左公償賅初公視學畿輔畿輔人德之故爭應太公金入未畢而忠賢已殺公於獄是歲天啟五年七月二十四日也卒之夜長虹亘天里中星隕如斗而楊公漣魏公大中皆死閱二年烈皇帝嗣立誅魏忠賢客氏崔呈秀而禱阮大鍼魏廣微職贈公右副都御史賜祭葬再贈太子少保諡忠毅予三代誥命建專祠並祀鄉賢祠初大興人史公可法幼貧賤公爲督學史以童子試見公公奇之曰子異人也他日名位在吾上因召之讀書而時時餽遺其父母一日夜歸風寒雨雪見史隱几寐解衣覆之勿令覺其憐愛之如此及公

傳五

十三

逮繫史已舉於鄉矣知事不可爲乃衣青衣佯爲家奴納橐餽者賄獄卒而入見公肢體已裂抱而泣乃飯公公呼而字之曰道鄰宜厚自愛異日望子爲國柱石今子殉經經之小節而攫姦人之鋒我死子必隨之是再戮我也史拜且泣解帶束公之腰而出數日公死遺骸潰爛識其帶乃棺而斂之其後史果以功名顯世所謂閣部史忠正公者也而公諸子亦皆有文章節義自有傳

馬其昶曰吾鄉戴田有先生有逸才喜前朝軼事以史筆自詭嘗記薛大觀及一壺先生畫網巾者信乎其辭

之能也戴以文字得罪死其書世不恆有左忠毅公傳最其少作余取其文爲要刪而存之

倪太僕傳弟四十五

倪公諱應眷字申之號吉旋始祖元末由浙江遷居舒城其後復遷桐城九傳至公舉萬曆三十五年進士授上杭令地產毒草挾怨者輒食之以詐取財物公令罪人掘草以贖草遂絕擢監察御史萬曆末孝端皇后薨疏稱母儀曠邈宜慎積漸無致大柄旁落時訝其語激及光宗宅翼室貴妃請封皇后乃服其先見光宗崩疏引春秋許世子不嘗藥以討正紅丸之罪熹宗新立上

傳五

十四

言皇上冲齡嗣服情識初開必慎選內侍定職掌擇老成端正有氣節者日侍左右知飢渴察寒暑慎起居遠聲色於大禮竣後選經明行修有道術者宏開經筵以廣論思又反覆論勤政納諫謹微諸端累數百言李選侍之移宮也羣議鼎沸公獨疏陳仁義宜兼盡楊漣去國復抗疏請畱一時推爲敢言晉太僕少卿瑞禍起削奪歸崇禎初累遷至南太僕正卿年八十卒贈工部侍郎祀鄉賢子祚善字永錫崇禎中以明經授永興令遷岳州通判金華同知值許都倡亂首犯金華登陴設守縛斬郡內姦民數十賊駭退以功擢處州知府其初蒞

永永治至岳而永破蒞岳岳治至金而岳破故永人岳人皆立去思之碑元善字資生副貢生戶部司務嘉善字受之天啟二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簡討以太僕忤璫削奪遂乞假歸崇禎初起官歷中允右諭德諭德次子田玉字度如爲休甯教諭設義塾葺學宮多求遺書及古禮樂器與諸生講習其中資其膏火祀休甯遺教祠馬其昶曰公在朝侃侃可謂忠矣其初仕上杭上杭民爲生立祠越十餘年倭寇來犯戒勿毀其居鄉年八十里父老祝之爲鐫仁壽碑東郭外其入民如此此豈能虛致者哉

傳五

十五

葉尙書方巡撫傳弟四十六

葉公諱燦字以冲號曾城其先永樂時自婺源來遷營宅兆項家河桐城之葉有峽山陶冲樅鎮葉家河之別而人文獨推項河六世諱奕廩生公祖父也有厚德嘗得罪鄉貴人弟交走京師直其事交子維蕃號實齋儀徵訓導以行德惠落其家捐地宜民門內祀唐邑尉張孚卿公再從父也父諱應和廩生公少時家貧塾師教以進取文不習潛誦莊子及舉於鄉課徒自贍經其指授悉有繩尺萬曆四十一年進士官翰林院編修校書秘閣多所搗染四十七年會試同考遷國子司業士習

浮競爲開示名理進以古學復召入充講官魏闡用事遂落籍歸築室峭峯下若將終焉當天啟中婦寺亂政吾鄉縉紳仕朝列者類以伉直被禍於時公與方公赤城亦岌岌幾不免崇禎初起掌院事教習庶吉士轉南京吏部侍郎晉禮部尙書鳳陵工成奉命越江告祭以病請休公記誦不過人穎悟獨絕潛心理道充然有以自樂好蓄書家藏數萬卷皆手自讐勘裝潢大帙聞異本必購致之既致政纍書若城坐臥其中崇禎初里中盜起至公宅無所得惟牙籤充棟而已箸讀書堂稿八卷天柱集南中稿廡下草若干卷年七十八卒南渡

傳五

十六

後賜諡文莊子士璋以父廕至戶部郎中士瑛崇禎七年進士早卒立孫誦昌雍正時舉人初公與方赤城最善兩人微時日相聚茅屋中按膝密語期許甚高後兩人官位相埒而俱以清節顯

方公諱大任字思仁號赤城早歲不偶萬曆四十五年年六十五始成進士除北直元城縣令擢拜御史監理昭陵過西山見魏忠賢營生曠踰制抗疏糾之忠賢怒欲加罪賴輔臣韓爌曲救得免再疏請致仕乃克歸忠賢恨不已天啟五年輔臣馮銓阿忠賢旨喉御史王烘誣奏坐贓千金下撫按提問會王恭厥災廷議恤刑擬

城旦踰年崇禎改元詔自配所復原官年七十四矣當
逆璫未甚時公發其姦最早疏稱臣高祖給事中方向
曾劾巨璫陳祖生於孝宗之朝臣從曾祖方克曾劾巨
璫邱得於世宗之朝臣為國擊姦實不敢容默為家世
羞於是朝野傾矚再起復官晉僉都御史巡山海關故
事按部但巡關內公獨出關千餘里與總督袁崇煥經
畫方略再晉副都御史巡撫順天出守通州城賴以全
一子甫數齡邏者得其家書無一語私上聞嗟歎久之
圍解遂得疾請告歸里公性清峻官至開府家無千金
之資著有霞起樓集

傳五

十七

馬其昶曰文莊讀書堂稿在其裔孫處後為葉挺生吏
部所得吏部有弟在蜀往余入都從吏部詢之則已寄
蜀矣縣書載公理學傳不能言其詳意其藏書多性喜
博覽其遺稿必淵懿可觀也方氏累世御史著聲魏闕
初熾自周宗建一疏外未有指名斥之者副憲晚達首
折巨姦雖由忠悃抑亦家風使然哉

方巡撫傳第四十七

方公諱孔炤字潛夫號仁植廷尉大鎮子也萬曆四十
四年進士除嘉定州知州調福甯州入為兵部主事天
啟初廷尉方為御史與鄒忠介高忠憲顧端文諸公講

學首善書院天下欣然望治於時公亦歷官員外擢職
方司郎中未幾而逆闖用事諸賢相次罷邊事棘樞曹
選帥率通賄得規避公疏劾之魏忠賢欲進封兄子良
卿伯爵公執不可忠賢怒削籍歸崇禎改元起職方郎
中遷尙寶卿丁廷尉憂廬墓三年縣民倡變率鄉人討
平之時流賊俶擾楚豫因益議廣儲積備器械為固圉
計城賴以全服除補原官尋以僉都御史巡撫湖廣始
蒞任賊已由鄖陽渡河公所部號萬人備多力分騎兵
不及十一擊賊李萬慶等於承天八戰皆捷時總理熊
文燦主撫議納張獻忠降於穀城授副將嗣是詐言求

傳五

十八

撫者踵至公力爭撫賊之誤條上八議格不行踰年乃
有分地撫馭之命公嚴備遏賊南下未幾獻忠復叛知
有備引而西又遏賊荆門當陽有來家河神通堡之捷
獻陵竟得保已而賊屯興山楊嗣昌檄楚川沅三師夾
攻賊宵遁公知賊狡謀下令楚軍將止屯勿進而楚軍
二將已迫嗣昌檄違節制深入至香油坪賊果大集楚
師援絕遂潰先是嗣昌檄楚將進兵又調公駐襄陽相
距八百里及聞楚師敗約沅川二師赴援二師嗣昌又
檄調他去公乃獨率麾下千餘人疾馳抵竹山而楚師
已前潰六日於是公至亦被圍嗣昌之代文燦也亦專

主撫而公主劓異議至是遂劾公失機逮下獄長子以智嚙血濡疏訟免得減罪遣戍紹興久之用薦復官命督山東軍務未行而京師陷遂奉母南奔歸隱白鹿山前在園中與黃石齋先生論易既歸益潛心經訓著周易時論二十二卷尙書世論二卷詩經永論四卷禮節論若干卷春秋竊論二卷全邊紀略十二卷撫楚疏稿四卷環中堂集十二卷門人私諡曰貞述齊先生諱程字遜元嘗爲公記室一時推楚撫奏簡爲谷子雲筆札崇禎末兵賊交困每登陴東顧痛哭失聲作望南畿諸臺官詩十篇音節楚激得風人諷刺之旨無何不食卒

傳五

十九

年二十九又齊子安諱維程慧悟絕人寓目成誦卒年亦二十九兄維嶽詩文與之齊名惟捷敏遜之亦早卒馬其昶曰公初在職方忤璫觸禍後出撫楚與督師異議左牽右掣不隕不止嗚呼八捷之功不能當部將違制之一挫効忠亂朝才用未盡可勝慨哉

孫鄆城傳弟四十八

孫公諱繼陞字我陽才識開敏萬厯中三中副榜四十年授海門訓導多所裁成因廣學額歲早建議開石閘南關外引海水溉田禾盡甦而泛海商船舊從五狼山入口舟往往折壞至是俱從海門闢入避峻磯急湍

明年大水泰通海三州如皋諸水由此出田廬無損商民歌之號曰孫公闢立祠祀焉利河鎮近海隄善潰屢濬築知縣嚴爾圭請以屬公未期月隄成大吏器異之司訓四年凡七薦擢項城令兼攝商水涖項城時值河水漲民飢奏發銀萬二千半振半濬河公請分振老弱其丁壯有力者悉令日掘土俾隄計多算給米飢濟而工亦竣銅陽城積寇屯潁州四出劫掠大吏檄諸郡邑協治皆莫敢動公獨請復馬快及守城民壯之食益募練三百餘人訶知賊首出劫率精卒夜馳抵城下鳴金鼓守賊驚矢下如雨皆伏不戰天明矢盡急攻之繼以

傳五

二十

火城中草廬盡熱賊死亡略盡威名遠聞三年調山東鄆城鄆爲盜藪城圯久不治姦民勾結白蓮教爲患賊首宋尚營聚眾出沒曹濮汶壽間公先在都聘勇士馬之龍等挾與俱既視事明日巡城建大旗城上募夫運土培高上加甃八尺周城濬深濠外築土垣爲重關未賊以六百人劫黃堆集欲因以起事公知其情乘城嚴守遣鄉兵往援別設伏蘆子橋以待鄉兵行不三里果遇賊因奮擊賊卻伏兵與於前夾擊之賊大挫已復連九營十八寨沿黃河上下五百里各穴地爲窟室外築棗樹營深厚四十里與白蓮教徐鴻儒及登曹賊爲犄

角詔河臣李若星會同壽張濟寧曹沂各守道進剿用公策禁斷黃河船賊不得南逸大兵駐東西北三面堅壁不戰日進數里賊益蹙未幾四十里棗樹營盡平民大說為立生祠勒石紀功以老疾乞休崇禎初敘前功以員外郎徵堅臥不起鄉里休戚勇於任負與方赤城姚心甫何芝岳戴允孚諸公結金蘭社觴詠往復卒年八十八子隆光敦內行事孀嫂如母同時戴公諱君采字允孚萬曆二十八年舉人令青田以惠愛為政不樂久吏去官歸鄉望甚美邑中汪黃之變田廬獨免焚掠鄧公諱士美字實卿以選貢授廣東靈山令有廉愛名

傳五

二十一

年九十三子元盛諸生年八十五元炤字含甫崇禎時副榜深研經術有春秋四家宗旨年八十六元盛子森秀號樸菴年九十七文行為當時所推世德世壽縣人無與為比

馬其昶曰州縣令當末季其難倍禔禍亂已蘊乘閒竊發財權兵符不已屬一搖手舉足文法吏持常格議其後非才具恢斥烏能勝其任乎聊城習水初膺七薦契闊武略靖茲搶攘賞卒不行明之刑政其慎矣

左侍御傳弟四十九

左公諱光先字述之一字羅生號三山天啟四年領鄉

薦入都會兄忠毅公構璫禍微服歸崇禎改元謁選得福建建寧令課績最擢御史疏薦劉公宗周鄭公三俊倪公元璐等而劾宗室朱術珣貪賊無狀當罷斥公在臺敢言有忠毅譽謬之概巡按浙江任滿且受代忽傳中旨募兵察其偽捕得伏誅未幾而有許都之亂許都者金華人家豪於貲敢大言交結聲氣伺閒煽亂連破東陽義烏浦江乘勝攻金華前所傳偽檄募兵都之黨也公既受代出境聞變馳還或阻之公曰賊烏合初起乘不備擊之可破不然勢且益熾何乃忍便文自營於是徵兵集餉素知遊擊蔣若來有將略益激厲之不十

傳五

三十一

日都窮蹙生得斬以徇亂定行抵南都大司馬史公可法迎勞之曰浙之靖南都之福也時燕京告急公勉史公率兵勤王既別復貽書及之已而燕京陷福王監國公被命安撫浙江時馬士英貪定策功出史公於外再起阮大鍼公爭之不可會許都餘黨應募再逞公與大鍼世讐又嘗劾士英故士英大鍼誣以殺降激變祁公世培為具揭訟冤而大鍼必欲死之百計喉黨交攻朱術珣等皆起應之復坐以通賄屬吏逮之亂亟道阻間行走徽嶺得免鼎革後益溷跡自晦年八十卒嘗一日坐廳事有遠使到門致書數十通布數匹公曰此必建

甯人也訊之果然時公去官十餘歲矣且在難乃踰險千里而至後祀建甯名宦公爲人廉清居室甚整對客亦時雜談啁宦閩七載蕭然就道及按浙將歸故事御史歸有謝薦儀公曰昔先兄巡屯督學皆卻餽不受今何敢愧先兄顧念桑梓遭寇骨肉故人不死於賊且死於兵死於歲吾安能無意卒受之歸以餉親族其後里人亦請祀鄉賢箸奏議二卷弟光明字允之號石樓崇禎時以選貢生爲黟縣訓導遷福建武平令縣地疲瘠軍民雜處吏從無得上考者至則革羨餘恤獄訟以字愛得民時江廣羣盜竊發盡捐祿入爲守禦備益置社

傳五

三三

倉振荒勸農循聲大起以兄侍御抗疏觸權姦遂謝事歸里箸十餘錄性學宗藏於家侍御子國鼎字夏子及弟國昌皆諸生國治號橘亭以附貢考授州同崇禎時又有汪參議吳主事璩侍御皆有文學而擅吏能汪參議諱國士字君酬崇禎四年進士授福建閩縣令禁火耗免羨餘一以簡靜爲治遷揭陽課績最擢戶部主事尋由郎中除山東備兵參議值歲不登殫心輸濟民以不飢乞骸歸未幾卒父諱世澄受學羅近溪故其學有原本尤耽吟詠箸簡軒十一集子鶴齡字羽年啟齡字大年皆能詩

吳主事諱國琦字公良號雪崖年十五割股愈父病與汪參議同歲進士令蘭溪愛民好士有玉蘭之瑞士大夫作玉蘭詠勒於石改漳州推官疏沈獄八百餘案擢兵部主事值國家多難草渡江九策皆切中時務晚歲精詩律箸尙書音易占禮略及懷茲堂水香閣等集子宏安順治九年進士翰林院庶吉士

傳五

三十四

一之則民賴其利擢御史有政略石湖集子宣諸生案順治十四年舉人馬其昶曰忠毅劾魏闖三十二可斬疏未及上禍作侍御焚其稿稿不傳世爭惜之然忠毅大節固不賴有是疏當變起卒然忠毅生死未可知且太公太母在堂嗚乎悲夫豈得已哉許都跳梁勢窮授首南都以盜而世猶或有異議予是以論著之孫侍郎傳弟五十孫公諱晉字明卿號魯山始祖福一自揚州遷居桐城父號寄寰諱鼎祚有厚德家貧公少英峙出遇左忠毅

於道弗辟忠毅嘗夢之帝所一少年躡其後及出見其貌類所夢少年又弗辟道奇之問持杯何爲曰買油夜讀耳問能爲文乎曰能卽歸試以文立就因以兄子妻之天啟五年成進士授南樂令調滑縣報最擢工科給事中以疏劾大學士溫體仁任所私人典試事亂祖制被謫體仁敗復起爲給諫始懷宗懲魏閹餘黨編逆案禁錮崇禎七年會推冢宰錮者賄吏部圖翻案侍郎張捷請臨軒奏之首逆案中唐世濟呂純如名以進羣臣愕然公厲聲曰昔錮是則今舉非捷卽欺舉朝無人將欺陛下何如主邪上曰科臣言是明日復上疏論之逆

傳五

二十五

黨雖憾亦以是不獲卽逞八年流寇南犯公以陵寢爲憂兵部尚書張鳳翼匿其狀且謂公南人何憂賊賊起西北不慣食稻米馬不飼江南草公奏劾鳳翼欺慢又言安慶爲陪京門戶當亟增兵防守累遷大理寺卿特疏出劉公宗周金公光宸於獄薦史公可法於吏部總兵黃得功被逮疏請釋之得出鎮鳳陽其後江左一隅竟賴史黃二公之力時賢路闕塞公在朝嶽嶽諸君子咸倚賴之推桐城左公後一人也尋以兵部侍郎出督宣大當時朝臣率輕外任必與時齟齬者乃推出之公獨曰主憂臣辱吾何敢愛身至則修斥堠嚴守備籌兵

食嘗集將佐椎牛置酒大會酒三行乃按劍起發音慷慨謂諸君何以報國乎將士無不感激思自効越二年以疾乞歸凡節餉十餘萬封識如初卽日單車歸金陵亡何京師陷馬士英擁立福藩出史公可法於外逆黨亦攀附驟用與大獄目公爲黨魁兄頤字儀之知浙江仙居縣乃倉皇奉母避讐仙居筮得遯之咸因自號餘菴又曰遯翁 國朝舉舊臣強起之不可築室龍眠山率子弟讀書其中長子中麟字振公三子中象字易公順治十一年同舉於鄉明年中麟成進士四子中夔字臥公六子中夏字威公均有學行而臥公詩名尤著公

傳五

二十六

家居養親事兄無不備至年六十八卒學者私謚孝節先生祀鄉賢 馬其昶曰予幼聞吾縣前明有孫大司馬考之縣書所敘述皆不得要領後觀孫氏譜慨然慕其爲人公所建白動關天下大計而鄉里後進乃不能言其行事子甚慝焉於是採其大節著於篇

光給事傳第五十一

光公諱時亨字含萬少有俊識敢決事性不能容惡崇禎七年進士初授四川榮昌縣是時流賊起陝西天下大亂榮昌之衝有石橋曰思濟縣人謀釀金修橋工費

鉅公告父老曰賊旦暮至而城圯奈何今當毀橋具舟渡而移橋石繕城此兩便也於是募役百數十人運大石城下中途一石墜地裂有聲鑿之得石龜色如紫玉身隱隱有龍文若字若卦畫不可識公蓄之池中每池中氣與雲接則天雨晴亦時有異光城成而賊至設奇計卻之徵入京師賜對左掖門略言近事之誤莫如撫賊猖而禍漫賊撫而禍深楚禍之深晚禍之深以獻革諸賊之撫耳其誤皆惑於熊文燦之撫鄭之龍以海與之龍可也以腹心之地與賊不可也今當布大信以傾賊黨募民之剽悍從賊者歸而爲兵諭民之飢寒陷

傳五

三七

賊者歸而爲農其眾可寡也當對時上爲起立注視者三歷兵刑二科給事中旬月閒彈劾權貴及言軍國事書凡百餘上桐城歲用兵又年比不登漕米三歲未輸布政下檄補徵民疲病無以納公疏請免之流賊陷山西入畿輔京師大震時詞臣李明睿倡議南遷公曰賊四面環集乘輿將安往請固守根本定人心及城陷公與御史王章巡城章爲賊殺公墮陴折左股匍匐入尼菴夜半自經尼救之不死過御河與御史金鉉同投河鉉死而人或拯公起移時甦遂潛行南還至宿遷大帥劉澤清遣軍士執之先是阮大鍼名在逆案中左魏之

死大鍼有力焉公嘗切齒詈大鍼至是大鍼喉澤清執之坐以阻南遷罪而與金壇人周鍾武燦同日殺之周武兩人固降賊者也由是野史亦遂稱公降賊唐王時子廷瑞字輯侯血疏訟冤給事中方士亮亦具疏辨曰執政以阻南遷爲名蓋別無可文致使時亨有臣闖實事則一六等案殺之有餘何必借刃阻遷哉以阻遷殺時亨則時亨之無僞仕明甚疏上樞臣黃公道周是其議得旨昭雪復官並授廷瑞官內閣中書初公自榮昌召入京家人挈龜還里避亂祁門光氏之先祁門人也一夕風雨震電龜騰空去或曰光公其不免乎及聞

傳五

三六

公死日果符其後康熙二十六年戴編修入燕京有役事館舍者年八十餘矣自言始事桐城光給事都城破時親從御河中救給事起復拊膺歎曰豈知其送與阮馬殺乎戴爲文紀其事並述公榮昌時治蹟孫標字霞起號虛舟康熙間諸生逾六十事母猶童時澹於利榮陶然自得天趣有片舫齋集曾孫成采雍正二年進士著大易旁通十二卷馬其昶曰公初墮陴及自經投河屢死不得卒隕命於姦人之手事既已驗白而野史誣載至今猶被口語余閱潛虛集意編修平時持論稍苛今所記當不妄後見

桐城軼事紀被誣下獄及昭雪事甚詳左侍御光先有野史辨誣一則而公自為祭影文述死狀與左戴言皆合其文載龍眠古文中余乃據以為傳毋令蒙惡聲焉富公之下獄也法司會訊獨御史必欲坐以阻南遷罪殺之御史者即初麗逆案而後首迎降之張孫振云

傳五

三十九

桐城耆舊傳卷六目錄

邑後學馬其昶通伯誤

張忠節公傳弟五十二

阮忠節公傳弟五十三

夏烈愍公傳弟五十四

孫節愍公傳弟五十五

胡監紀馬參議胡通判左沅州傳弟五十六

周方姚陳王尹趙汪筮齊許吳傳弟五十七

左武康傳弟五十八

姚職方傳弟五十九

傳六目錄

方密之先生傳弟六十

吳鑑在方叔茂劉長人王永宣傳弟六十一

蔣誰菴周農父傳弟六十二

姚休那白靖識方羽南鄧顛崖陳朗生傳弟六十三

張忠節公傳第五十二

桐城耆舊傳六

張公諱秉文字舍之號鍾陽少朗俊風格標異大父參政公許爲遠器萬曆三十八年進士授歸安知縣調徽州教授屢遷戶部郎中出守撫州政崇簡靜得士如艾千子陳大士羅文止輩皆負時望父艱服闋起湖廣荆襄道遷福建建寧兵巡道晉廣東按察使海寇李之奇自閩犯粵勢張甚巡撫退保省城命將出守以公爲監軍駐節虎頭門檄修戰艦練水師躬犯矢石海霧四起颶風作士皆殊死戰生獲之奇遷右布政使調山東左布政使十一年冬 大清兵自青山口入畿輔所過輒

傳六

一

破無留行放兵南下本兵楊嗣昌檄山東巡撫移濟南兵守德州濟南空虛遺卒不及二千 大兵下畿輔四十八城遂自德州圍濟南公率吏卒募士城守而連章告急於朝督師中官高起潛擁重兵臨清不救大將祖寬等亦觀望於是公等分門拒守十晝夜外圍急援兵竟不至公遺書家中曰身爲大臣當死封疆老母八旬諸弟善事之矣明年正月城破公環甲巷戰被箭死妻方氏妾陳氏皆自投大明湖中事聞贈大常寺卿建特祠 國朝賜諡忠節子克倬克仔佑皆有高節不仕馬其昶曰予讀惜抱軒集張公祠碑文稱公與左忠毅

公相繼成進士皆死於忠蓋故世多言吾鄉人物風節之美又謂公行在明史傳不待文而顯爲之文者以厲鄉人也因竊本斯義旁採公行事爲之傳云

阮忠節公傳第五十三

阮公諱之鈿字實甫崇禎中以明經爲江甯主簿同郡諭德劉若宰薦授穀城知縣未到官十一年春張獻忠兵敗窮蹙因襲據穀城求撫總理熊文燦許之縱其屯牧公上疏言穀城當襄陽上游今爲賊首獻忠所據名雖就撫實緣餉匱欲積粟待時伏乞陛下容臣到任相機恢復獻忠既據穀城不肯釋兵處其眾數萬於四郊

傳六

二

居民驚竄公至盡心調劑民稍稍安已而賊眾漸出剽掠公執以告卽謾曰借餐耳官不給餉給餉當自止村民逃徙殆盡掠及闔閭日刃殺人又於漢沔匯處立關月權稅數千金文燦所檄監軍張大經入穀城鎮撫大經客贖者諛獻忠千支當大貴獻忠益驕心動當是時熊文燦一意主撫閣臣楊嗣昌新得上力持文燦議而公初至穀城卽上疏曰獻忠虎距邑城其謀叵測所要求之地皆兵餉取道咽喉秦蜀交會脈絡姦民甘心效用庫藏殫虛民產被奪臣守土牧民之官至無土可守無民可收無賦可徵名曰縣令實贅員耳今廟堂之上

專主撫議臣愚妄謂剿撫二策可合言未可分言致損國威挫士氣又密報文燦勸其設備文燦不答及獻忠反謀益急公單騎往說之曰將軍始所爲甚悖今幸得爲王臣當從軍立功垂之竹帛且不見劉將軍國能乎天子手詔進官厚賚金帛將軍若有所疑慮之鈿雖不肖上書以百口保將軍待將軍以不死今將軍奈何而復懷他志邪獻忠怒乃大罵公公痛事不可爲憂憤成病題數語於壁自誓以死謂獻忠旦夕必反也而熊文燦輩方自以降獻忠爲奇勳未幾獻忠果反劫庫縱囚毀城入公聞變仰藥未絕獻忠遣使索印公堅持不與

傳六

三

遂殺之縱火焚公署骸骨爲燼是爲十二年五月六日也後贈尚寶少卿 國朝賜諡忠節曾孫爲光字暉吉孝友敦行尤篤於先二子世忠世恩兄弟相代死已見前愛雲事中

馬其昶曰公並時有阮大鍼者籍懷甯其人世所共棄與公爲同宗公既以隻身趨危城折強暴使從其謀策獻忠流毒豈至是乎不幸言不用死史冊書之有餘榮焉先是大鍼官光祿卿斥廢終至尚書公財一縣令耳卒其所爲榮辱究何如哉

夏烈愍公傳第五十四

夏公諱統春字元夫爲諸生倜儻有幹略與兄承春偕春俱知名崇禎八年保舉賢良方正授黃陂丞嘗攝黃安黃梅二縣事皆有治狀十五年賊犯黃陂公已遷麻陽知縣未赴乃督眾拒守凡十五晝夜賊忽解去公度賊必再至時眾已罷休於家閱五日賊至公出拒戰不勝城陷復巷戰力竭被執賊欲屈之公指賊渠罵曰吾職雖小官也肯從賊反乎賊怒斷其右手即左手指賊而罵賊又斷之復罵則斷其舌噴目視之則更剗其目且死猶以頭觸賊僵起撲地者數賊遂支解之事聞下所司議贈卹會京師陷未果 國朝賜諡烈愍妻姚氏

傳六

四

副使之蘭女聞變抱子投後園池中池水淺不死從一婢一僕負公骸骨歸晝則伏巖谷夜行一日賊入山大索迫不知所之一老父前行因隨之忽不見見一石窟倉皇入少頃大風起拔一樹覆其上以是得免子鼎字象九父死時甫九歲又七年補縣學生負才跌宕不爲小謹嘗捐地建烈女祠輯節烈信實略又著明史外紀梓峯文集

馬其昶曰子閱桐城軼事內載桂王時有吳中黃者名國瓚性伉爽習軍事以新興侯焦璉薦授南甯監紀推官後以疾歸里嘗上書言時政四端其論賢才略曰崇

禎中詔舉賢良方正當時在事諸臣頗厭薄之臣本籍
桐城兩科薦舉九人授職者二一穀城知縣阮之鈞一
黃陂縣丞陞任麻陽知縣夏統春皆宣力致命克全大
節焉得謂賢才之無其人薦舉之不足用哉疏入褒納
明重科第不由是者率爲時所賤簡故中黃云然

孫節愍公傳第五十五

孫公諱臨字克咸侍郎晉弟也少孤娶方巡撫孔炤女
而師事侍郎放邁不羣書史寓目便了指趣談說呢呢
善屬辭曉聲伎吹簫度曲妻兄方密之嘗規之夷然不
屑也時寇氛初熾雲間夏瑗公陳大樽徐復菴輩共結

傳六

五

社講求治亂禦侮之略公見而傾心因喜談兵騎射擊
刺之事無不習也亦無不自以爲能一夕酒酣感時事
激發引一指然燭上自誓不滅賊者有如此指遂改字
武公金壇蔡生以千觔力聞過公公出所引角弓令挽
之生喘息終不彀公就取弓一引遽滿開合者數色不
少動生大驚服自是常衣短衣騎生馬左右筋箠插弓
矢人莫知其儒者也巡撫開府楚疆屢戰賊公每雜騎
士中躍馬深入橫槊賦詩已而巡撫被讒下獄侍郎督
師宣大邊事棘且請病移書戒勿妄言兵由是意稍沮
益縱情聲色嘗偕方直之大雪中挾妓遊鍾山下戎服

驟馬過通衢避不及者或至顛仆未幾明帝殉社稷南
渡立國姦人柄政公走雲間與陳大樽輩謀舉兵聚米
而談閒製木牛流馬能自運轉凡陳徐向所爲兵家言
者公一一親習其事轉以詰兩君茫如也故兩君益心
重公未數日松江破三吳兵散遂從新安下嚴瀨將往
依兄台州會蘇松巡撫楊文驄募兵龍泉山中素善公
以書招之遂入其軍上書唐王言關外情形甚悉授副
使監文驄軍順治三年七月 大兵乘勝取閩楊公入
衛仙霞關公隨至浦城 大兵及之自知不免拔簪與
妻方氏訣曰吾義不令楊公獨死汝自爲計歸報太夫

傳六

六

人矣遂馳去騎問爲誰抗言我監軍副使孫某也被縛
不屈死之方氏從一老婢匿草間轉入田家聞某日有
二義士死哭曰此必吾夫與楊公也公與楊公既同死
橫屍道旁土人因就死所合瘞之剗大樹表官爵姓氏
其上久之兄子章走閩就土人所表樹求屍得之屍已
毀不可別遂竝裹其骨歸乾隆中 賜諡節愍祀昭忠
祠箸肆雅堂集十卷新城王文簡公爲之序死時年三
十六子中礎諸生伉爽有父風祀鄉賢中岳守高不仕
箸臥游齋集曾孫建勳字介酬號邵山其才兼資文武
康熙時武進士 御前侍衛署陝西興漢鎮總兵有驍

騎集子顏字求俊號咫菴乾隆二十六年進士咫菴子起暉字孚如號岌之嘉慶十六年進士蘇州府教授為人短身清羸音辭亮越喜藏書手自勘校有推經齋劄記

馬其利曰縣北三十里有山曰楓香嶺其上雙忠墓在焉雙忠墓者土人呼楊孫二公葬地子嘗過而弔之楊公貴陽人文采跌宕好推轂士類與馬士英有連然卒能死義固清議所許

胡監紀馬參議胡通判左沅州傳第五十六

我朝自甲申定鼎以來其時福王猶偷息於金陵唐

傳六

七

桂流離於閩粵一時從行播越殉節諸臣其孤忠有足憫者而在吾鄉可紀者凡得五人其一曰胡監紀諱如理字即公號潛峯淵雅有器量大學士史公可法督師維揚開禮賢館招致四方士辟公為記室參畫露布封事敘功授監紀推官 大兵破揚州督師死難公殉之其僕胡央以軍功得守備亦赴火自焚揚人合瘞同時死事者骸骨十一人表其墓公及其僕與馬每歲寒食挈黍飯樽酒而弔者纍纍不絕其一為先九世從祖諱懋功字長卿萬曆四十三年副榜貢生淹通羣籍有高名尤精天文象數之學著天文占驗二卷介石齋稿二

卷福王時大學士高宏圖薦授浙江杭州府通判唐王稱號尚書萬元吉薦同守吉贛有功歷擢江西道監軍僉事湖西道兵備參議順治三年秋 大兵久圍贛州援兵頗集萬元吉議待水師至乃出合攻水師久屯不至九月公督師出戰遇截焚舟赴水死又一月贛州破通判胡公死之而先是七月福建監軍道副使孫武公臨亦殉難於衢州胡公諱縝字瑟若由拔貢生中崇禎十二年副榜貢生任江西臨江府推官從閩部楊廷麟守贛州其兩弟繹納與俱繹諸生納以守備協守贛南城破兄弟奮勇接戰勢窮生得不屈呼曰吾殉國難死

傳六

九

矣弟等可自裁兩弟皆泣曰如兄言遂共死其一曰左沅州諱德球字球如歲貢生謁選授廣西奉議州同知有以道遠寇賊充斥勸無之官者公毅然曰國家多事羣思為其易誰為其難者挈妻孥之任尋遷湖廣沅州知州及丙戌秋 大兵下沅州觸石腦裂以死妻任氏及一女皆死老僕侯氏曰吾非不能死顧吾死誰殯吾主人者出囊中裝具棺斂越一歲始歸嘉慶間祀府鄉賢祠公之未死也老僕為言城不可守狀公曰吾年六十餘老矣豈以偷生愧地下兒耶先是甲申之變公子諸生旗字天章聞烈皇帝殉社稷痛哭不食嘔血數升

死而是時桐城又有曹先生者家樅陽年二十投書山中僧舍聞之亦痛哭即散遣其徒去終身不離僧舍距其家數里未嘗一歸也人不知其名知其字曰維周爲僧種菜計其傭以食僧前後易者數十人而曹先生在僧舍種菜如故

馬其昶曰大哉 皇清之衰忠不以異代歧視也順治乾隆中屢錄明季殉節諸臣各予專謚通謚有差於是通判胡公得謚節愍其同時致命大節同而不獲上聞者猶不可勝數然觀曹先生食貧作苦數十年而見者且以爲傭也嗟乎彼求仁得仁者夫又何怨乎

傳六

九

周方姚陳王尹趙汪筮齊許吳傳弟五十七

嗚呼吾邑當明之季死義不屈者多矣而其事略可紀述者自胡監紀諸公外吾又得數人焉曰周日耀字磐石外兄左忠毅公被逮周獨隨檻車至京忠毅死扶其柩歸順治元年五月間李自成破京師仰天大慟絕粒七日嘔血數升死乾隆四十二年祀忠孝祠曰方承萱字孟相以拔貢生爲休甯訓導流寇擾境大吏檄令城守城得全明年聞懷宗殉社稷慨然曰職有大小忠無崇卑古不云乎主辱臣死遂絕粒死曰姚孫極其父曰姚之章有厚德朔望集鄉人爲講孝讓不肖者多改行

崇禎十年流賊犯桐城被害時孫極年十六矣以身翼父父死哭罵賊亦死又有姚孫林亦以不屈死曰諸生陳力字列卿父子俱被執度不能兩全謂賊曰吾父老矣請殺我以釋父賊俱殺之至死罵不絕曰諸生王夷吾字爾須見賊殺其母以頭觸地者三曰母死奚生爲奮力與賊搏被數創死曰諸生尹楷字聖木事母孝母死於賊守母屍三日不去賊復至擊賊中項賊怒矢石交下遂死曰諸生趙之葵少與方君簡友善君簡知其賢使其子逢月師事之兩人遂成刎頸交君簡以守母柩死於賊時逢月客金陵未歸也趙聞信白衣冠絕城

傳六

十

下往哭之發笥得絹爲之斂斂未終賊至叱曰爾何爲者曰吾爲死友斂耳賊怒殺之逢月爲並祀於家當是時又有汪阿喜者汪祐僕也本壽春人歲饑逃亡祐憐而養之三十餘年及賊至俱被執賊隨釋之喜曰我與主俱出何忍獨歸必欲拘吾主者請以我代賊不許亦不去賊擊而遣之如是者再終不去賊遂殺之曰筮光宏字宏生有介節自其父兩世皆師事方明善先生建會館孔城講學其中及賊至不屈死曰諸生齊維熊字子祥粹與賊遇勸之降不可叱之跪亦不可賊批其頰曰死耳何相辱也罵不絕口死之曰諸生許世珠字赤

妻挈妻子避亂山中苦飢乘閒下山遇賊被執且撻之罵曰毋撻我王師且夕至若屬不知死所矣賊殺之人有自賊來者謂頃一儒生賊掠不從殺於道左其妻哭曰必吾夫也疾往視之果然於是呼愴痛絕死於世珠之旁時人哀焉曰吳晉昭字克明率鄉民團練被害妻孫氏及子光璘皆以死殉之光璘妻李氏亦殉夫不食死光濯妻許氏為賊逼以不受辱罵賊死人謂其一門五義

馬其昶曰士遭亂世遐陬窮巷之中倉卒捐其軀命者可勝道哉彼其孤忠幽憤蹈死若飴雖無所知名豈不

傳六

十一

浩然常存乎今取其言行有可載者具於篇非謂其人之止於此也

左武康傳第五十八

左公諱國柱字子正一字碩人號醒園忠毅公長子忠毅被禍公甫弱冠誓不與崔魏共生懷宗御極誅魏忠賢隨世父抵長安具疏鳴冤忠毅得贈卹予祭葬廕一子入監崇禎十二年中副榜貢生上疏改蔭子授浙江武康縣知縣武康舊苦徵兌漕糧公參酌條例復三十六圖之舊制以便里甲改官兌以省民財事竣餘米八百石呼窮黎給之民不肯受讓公公不可以之修學宮

時年比不登武康有條編夏稅南糧南絲白糧漕運海鹽諸役督催一時公力請歸併請改折積困用蘇涖官二載民戴之若親戚吏憚之若師訟大者立決小者亦有所縱舍考滿且內召會國變遂挂冠歸民畫像祀之立去思碑祀名宦年六十二卒子六人幼子雲鳳字未生號隘居與方靈臬侍郎為石交侍郎誌其墓以為名待不與其家譜同也少好老莊以遺物自遂為宗為文章要渺閑放不知所從來性高簡問疾弔喪非戚屬不往每登城循雉堞而行不欲見衢肆中人侍郎坐南山集被逮急其難偕赴塞上遂羈死京師平生重氣類有

傳六

十二

人倫鑒常稱邑中胡嘉及兄子文廉其後二人學行果異於眾子文韓字秀越諸生有蘭齋詩集始居縣城忽返東鄉荷莊舊宅與劉海峯先生交最篤及卒海峯為之傳甚悼惜焉文廉字策頑號賁趾諸生舉孝廉方正賜六品冠服初武康公與弟眠樵鶴崖霜鶴稱龍眠四傑眠樵諱國棟字子直崇禎末諸生國變後匿影江湖慙游燕秦梁楚吳越歸築抱蜀堂於三都館之側三都館當龍眠山口忠毅別業也卒年七十里人私謚和節先生鶴崖諱國林字子忠順治二年舉人選儀徵教諭遷廣東南雄推官持法平再遷河南同知未之任雷

充廣東鄉試分校官尋卒著陵江草子之稷知任邱縣有清名霜鶴諱國材字子厚忠毅公季子也當南渡時馬阮用事重修三朝要典詣闕上書力爭以為大逆營進欺蔑君父頓翻前案公道難泯揚出眾咸稱忠毅有子流寇圍桐城急巡撫史公檄調池陽甯安兵增戍守城賴以全者以忠毅於史有恩而霜鶴請救之力也後更名櫟隱居龍眠山卒年八十著越巢文集二十卷易學及他雜著數十卷二子暉相

馬其昶曰以忠毅之大節聞者莫不致慕夫想慕其人則樂道其子孫人之情也況其子孫又自有立身居官

傳六

十三

之懿美則彌樂道之矣當流賊之擾吾縣獨得完城而室家保聚不可不知所自也

姚職方傳弟五十九

姚公諱孫棐字純甫號戊生副使弟四子崇禎十三年進士授浙江蘭谿令蘭谿素困糧運自邑漕轉至南都三易船十金而致一石公請撫按具題改折又清數田畝絕飛寄隱匿諸弊民感之為立生祠調東陽邑有巨室子許都者雄於訾意望非常所與遊皆當時知名陰蓄死士偽為中宮牌劄募義勇公見文牒疑之約鄰邑為備甫定議都已反劫宣平破義烏乘勝攻東陽東陽

故無兵械縣人皆洩懼把總某開門迎賊城陷公使主簿宋琦請師杭州而自走樓村山中集義士趙鳴皋等數千人圖恢復城中有獄囚三十六人脫械不走公子文龍陰與結十七年元旦公率義勇至城下城內囚及居民應之而主簿亦偕援兵至賊破走敘復城功擢兵部職方司主事賊再來攻皆擊卻之都窮蹙詣紹興府推官陳公子龍請撫而巡按左公光先惡其陷城並其黨三十餘人斬之宏光南渡馬阮使人持彈章示公曰左光先殺降有罪能證之將增秩公曰左公君子也寧同坐死馬阮怒誣公激變左殺降逮下廷尉會 王師

傳六

十四

南下事解乃歸隱龍眠山中築頌嘉草堂每歲迎春東郊邑令泄止士女權集公偕老友數輩設幕張筵於河之中流子若孫數十人奉杖履稱兕觥為壽麗眉皓首被服都雅旁觀者如堵牆咸嘖嘖歎息以為盛事公自號瑞隱人稱瑞隱先生年六十六卒祀鄉賢著亦園詩集長子文烈字觀侯康熙初以舉人官雲南楚雄知府有治蹟次文勳字集侯號丹楓順治八年拔貢生祀鄉賢次文然自有傳次文龍字駕侯號蟄存隨侍公東陽有巧者何德成罪當笞奇其狀為請得免杖且厚卹之許都陷東陽德成與都有舊常左右之因得免難復以

計盟獄囚破賊及馬阮以激變都謀陷公獄甚急走哭
鳴父冤會事解乃奉父歸隱德成後貴爲四川提督生
平澹於榮利大臣將舉應鴻博及山林隱逸皆固辭康
熙十年大饑瀉田以振夢神付一兒明日家人報生子
矣因名曰粥郎十八年復大饑刊小揭募米使粥郎捧
簿至人家求募人爭應之以孝行得旌祀忠孝祠次
文燕字翼侯順治十八年進士知江西德安縣粥郎名
士圭雍正中以薦授河南密縣皆有蹟

馬其昶曰公初遘陽九仕宦蹇連亦不幸矣我朝開
基懸車歸隱高風碩德見推人瑞時各異也余每讀張

傳六

十五

太傅集跋瑞隱窩手澤後述迎春東郊事輒低徊不置
云

方密之先生傳第六十

方先生諱以智號曼公巡撫孔炤長子崇禎十三年進
士未授官而巡撫爲楊嗣昌劾罷下獄先生懷血疏膝
行號泣長安門外閱兩載疏無由達上尋釋巡撫而授
先生翰林院檢討會李自成破潼關先生自請効力行
閒范公景文復疏薦之召對德政殿語中機要上撫几
稱善以忤執政意不果用俄京師陷先生哭臨城隍
華門被執加刑毒至兩髀骨見不屈賊敗南奔值馬阮

亂政修怨欲殺之遂流離嶺表自作序篇上述祖德下
表隱志變姓名賣藥市中順治三年桂王稱號肇慶以
與推戴功擢右中允扈王幸梧州擢侍講學士明年拜
禮部侍郎東閣大學士旋罷相固稱疾屢詔不起嘗曰
吾歸則負君出則有親吾其緇乎未幾就繫平樂其帥
欲降之令冠服置左白刃置右惟所擇先生辭左受右
帥更加敬禮解其縛始聽爲僧先生既隱於禪名曰宏
智居浮山稱愚者在天界爲無可入匡廬爲五老在壽
昌爲墨立爲藥地又合浮山匡廬而號曰浮廬康熙十
年冬赴吉安拜文信國墓行次萬安歿學者稱文忠先

傳六

十六

生先生之閉關高座寺也友人錢飲光亦客金陵遇故
中官爲僧者以錢桐城人問曰君鄉有方以智者識之
乎曰吾友也君豈曾識邪曰非也昔侍先皇一日朝罷
上忽長歎曰求忠臣必於孝子如是者再某跪請故上
曰早御經筵有講官某其父巡撫河南失機問大辟某
薰衣飾容止如常時不孝如此能忠乎朕聞新進士方
以智其父孔炤亦失機繫獄以智日持疏求救諸達官
此亦人子也言訖復歎未幾釋孔炤而辟河南巡撫外
廷亦知其故乎飲光以告先生先生聞之伏地哭失聲
蓋先生在懷宗時未及柄用其見知已如此先生生有

異稟年十五羣經子史略能背誦博涉多奇所與遊皆四方豪俊凡人禮樂律數聲音文字書畫醫藥下逮琴劍技勇無不析其旨趣著書數十萬言名流海外方氏自先生曾祖明善爲純儒其後廷尉中丞篤守前矩至先生乃一變爲宏通賅博其三子中德中通中履並傳父業於是方氏復以淹雅之學世其家矣先生所著書曰易餘二卷切韻聲源一卷通雅五十二卷物理小識十二卷藥地炮莊九卷諸子嬌瘡若干卷幾表若干卷浮山前後集二十二卷前後編十六卷弟其義字直之號次公好俠工爲詩力能挽五百斤弓嘗客黃靖南

傳六

十七

侯所較射連發皆中的侯大驚國變後以悲憤年三十一遽卒次公子中發字有懷縣學生隱居白鹿山莊五十年不近城市年八十三卒

馬其昶曰通雅物理小識諸書 文淵閣皆著錄提要稱其援據奧博明一代考據之書罕與並而山陽汪文端公亦嘗語徐六襄先生浮山愚者學博而精其所著書實開 本朝經師門徑嗟乎先生躬豪傑之才遭逢季運以佔畢稱豈其志哉

吳鑑在方叔茂劉長人王永宣傳弟六十一
吳公諱德操字鑑在號冕客諸生才氣踔弛與從叔道

凝以詩文相矜尚明末渡江選過江詩略嘗北走燕趙憤國步多艱慷慨談用世籌策漳浦黃忠端公薦授福建長汀令桂王時擢監察御史時劉承允擅國挾桂王之武岡公與給事中萬六吉力主留駐全州之議會承允矯王命自晉公爵而封其弟承永及錦衣指揮馬吉翔皆伯爵御史毛壽登爭之承允脅王杖壽登囚及公與劉湘客萬六吉等並奪職旋起原官巡按廣西在臺錚錚有西臺封事二卷久之擢大理寺丞閒關轉徙遂卒於粵

傳六

十八

治平十二策漳浦黃公稱其切時弊肄業國學陸萬齡請祀魏忠賢配孔子司業朱之俊以聞畱書切責之俊卽日南歸崇禎時除台州同知又舉賢良方正皆不就國初屢膺薦辟堅臥不出卒年八十五門人私謚介節先生

劉長人諱元勳幼穎邁能文好孫吳兵法睥睨同輩補縣學生會賊勢盛詔諸生習騎射史公可法拔隸麾下攝都司乞假歸娶方公孔炤撫湖北招致以親老辭史公檄提餉繁昌甫入城而守備徐際相亦率眾至城下薄暮大霧城守者疑賊至誤發礮傷百餘人際相急報

言民叛請遂攻城公下城說之事得解繁昌為立生祠
史公以憂去巡撫鄭二陽強畱之黃將軍得功既破賊
言二陽檄公佐剿餘賊遁匿英霍山中者敘勞擢游擊
私念鄭不足與共功名辭歸及史公起淮陽巡撫特疏
薦之居憂未出 國朝定鼎巡撫兩徵皆不應隱居孔
城三十年孔城者縣北之一鎮宋為舒州而唐拱嘗監
酒稅於此者也明末被寇市廛蕩然公結廬其地經紀
稗販殖財產通商從而居者五百餘家孔城復為巨鎮
後嗣昌衍六世孫開尤知名

王君諱雯耀字永宣邱君諱山皆諸生有幹濟才崇禎

傳六

十九

末流寇攻縣城危若纍卵兩人屢籌守禦策獻之當事
邑令楊公爾銘張公利民尤敬禮之萬眾喧沸得一言
立解駐防孫得勝羅九武殘虐為民害 大清豫王遣
騎逮捕兩營兵士三千欲掠城而遜官民惶懼王君獨
以利害懾服之俾釋戈就縛斬於市晚歲勸學獎善鄉
里服其義卒年八十五先是楊公爾銘行取入都邱君
客其所時黃將軍得功方坐擅殺桐城守將張寶山被
劾君言楊公當上書白其事楊猶豫未決君又以告縣
人孫司馬光給諫于是楊公用諸君言卒具疏敘黃將
軍功天子乃任黃為都督東南得保自邱君也 國朝

定鼎縣人念保城功祠楊張二侯並附祀王邱二君及
廩生李灼府學生員胡文燦縣學生員朱汝霖職員胡
來虞等十人

馬其昶曰世每患乏才天下大矣才有不見收者其在
下未嘗無人也淪棄不用其所表見者微余次數公事
蓋深惜之

蔣誰巷周農父傳弟六十二

蔣先生諱臣初名姬允字子仰後更名而字曰一个號
誰菴少通敏有名諸生中崇禎末應賢良詔至都會大
學士張至發典試發策語譏諸賢良就徵者先生乃箸

傳六

二十

書上之略曰僕江淮之賤士也尚氣誼矜廉恥遇公卿
貴人未嘗折節開頗畱意當世之務推明治亂之理數
不第於有司輒飢窮困會主上有詔顯巖穴之士或以
僕薦僕自以親老子獨內顧其私不足以備天子驅策
而亦以事不出於當世貴臣意必陰為沮壞則僕且無
以自見故遜避不敢居有司承檄驅迫就道比至都門
問大禁而後敢入得明公所為試錄策讀之故遂未敢
陛見方今主上聰明神聖御極之初虛己延伫以聽於
士大夫而士大夫莫有建一籌抒一策以副上意且相
與護交持祿罔上行私主上不得已稍厭其所為而僉

壬之徒陰用以自結日夜伺臣下之短以中傷善類數年以來凡士大夫之負才藝飭廉隅者無不以陰謀中之引用一二軟靡柔滑憤憤者又使投匭告密之徒魚然於國而天下之仁賢於是乎空矣人心離散海內困窮盜賊充斥幾半天下國家養士數百年而食報乃爾甚可痛也所賴主上神聖不終以士大夫爲可厭棄以爲天下之廣豈無傑士率繇舊章庶幾一遇而明公之言又如此則是天下遂已無才矣且夫薦舉而得賢猶是士大夫之徒也古之取人也或取於屠釣或取於亡人今稍使一二被褐懷玉者參乎其間豈遂非我族類

傳六

二十一

而惟恐驅之不速主上卽賢於堯舜豈能以獨運致太平哉不取之士大夫則所謂耳目心膂者乃別有所託其可昭之史冊乎則奈何不以汲引人材保全善類爲心也伏惟明公起家外吏致位綸扉自嘉靖以來六七十年未嘗有也天下想望丰采兩年於茲無所表見而獨以此策著聞然則明公之心路人知之矣今天下寇氛日熾吏治日偷士風日卑民窮日甚皆烏程在位七八年間所致豈有他哉媚嫉而已矣然烏程機智警敏才猷練達使移其才能爲天下國家計猶足以集事明公自視警敏練達孰與烏程無能改於其德而意欲似

之天下其謂之何明公誠能風諸有位慎其別擇其有茂材異等者密以上聞待之不次集思廣益豈惟致治之理則然於明公相業必且有光矣自明公欲以格繩之而銓曹所創之格遂與詔旨悖明詔固曰守令尤屬親民所舉務求允堪民牧不言堪佐領也果其不堪罷歸可也以守令薦之而以佐領授無乃使詔旨不信於天下乎且所甄敘不但以所舉爲格且以舉主爲格矣銓曹不畏主上之詔令而畏政府之意旨士安得不止於千里之外然則詔旨徒頒不及逾年且廢格不行矣明公無以僕在舉中疑僕自爲僕雖無似徒步歸山上

傳六

二十一

奉老親箸書自娛猶足以垂名後世所慮者主德之弗宣而治平之無日耳草茅之人不識忌諱不敢聞其說於天子而私獻之下執事惟明公試垂聽焉先生既上書以此名重都下范公景文復薦之於朝又撰潛屯鈔足國三議倪公元璐奇其書疏請授官召對平臺策足兵裕餉累千百言天子善之退復寫所箸書以獻命授戶部司務晉主政甲申國變開道南歸大學士史公鎮淮陽欲畱參軍務私歎曰奈何以一騶虞將五狼乎因爲策淮上軍情數事固辭歸先生性孝母怒必長跽俟解乃起箸無他技堂稿十六卷長子懋俊達有父風

周先生諱歧字農父號需菴少與方爾止密之錢飲光吳子遠數輩友善以博雅好奇聞四方嘗取孝經更採集曾子語佩而誦之崇禎十七年遵義知府何剛疏論兵事因薦錢塘進士姚素允桐城諸生周歧應召入京上書宰相言時政得失尚書馮元飈薦參宣督侍郎孫晉軍事以功授開封府推官參陳元倩軍復以按僉事銜贊大學士史公軍務尋謝病歸築土室龍眠著孝經外傳執宜集燼餘稿嘗與豫章陳士業書曰僕歸入龍眠二百里清流翠石諷詠其閒以畢詞賦餘事排比各體凡傳記序說可六十餘卷既成視之猶天之南箕虛

傳六

二十三

無所用嘗見鄧徵君元錫函史一書筆力過諸作者上編惜失在敘置學者不便攷獲今次第增損之續以本朝可當廿一史約也下編二十篇經世士所必資自隆慶辛未後闕如欲篇各續之第百年來天官地理之災祥水利河漕之徒決土田賦役之繁簡兵刑之得失官制之冗耗邊防之強弱弛飭僻在山壤無所資考又傳聞異詞汲汲未能究也敝邑邇年民賊兩証江以北無尺寸乾土僕以獨子奉母流離江干向時脫稿半塵土矣近復移家金陵得聞足下近狀去城居山中惟善貧每與密之夜論彈指刺刺吾道偃蹇乃如是邪雖然今

者臥子高臥雲閒維斗濯足平江足下獨步宜豐密之上下其閒僕得介而次名姓焉天下未大窮也書疏尚可數數足下無厭蓋其為書自喜如此子瑄字式玉年十四補縣學生師字合萬兄弟並工書畫有文名初先生與族人梅山諱曰赤字子縕同受知於溧陽陳百史陳後登政府既薦先生而梅山堅以疾辭不赴徵辟嘗一參吳橋范文忠公幕府已而范公殉國作弔忠稗言數十章惻愴歎號稱詩史

馬其昶曰崇禎八年舉賢良方正自阮忠節夏烈愍白靖識外又有姚訓導孫森吾家桐鄉先生之璋及蔣誰

傳六

二十四

菴六人是年誰菴農父又同膺薦辟固皆一時之雋也觀其激印論列摛藻斐然豈不陵厲無雙哉然則謂薦舉之不能得人吾不信也

姚休那白靖識方羽南鄧顛崖陳朗生傳第六十三

姚先生諱康字休那原名士晉先世自婺源遷居桐城白芩澗桐城之姚族有三曰麻谿曰芩澗曰官莊先生芩澗姚氏也少孤母吳氏守節稍長為諸生才雋辨逸何文端公客禮之文端誌吳江周忠愍公墓出先生手史家遂據為傳文端告歸數年被召再起強與偕先生知世不可為題臥猿詩以諷文端因固稱疾返後復參

史忠正公暮未幾復歸得免揚州之難屏居田野作忍死錄記其家曾祖以下四世事語致悲痛所爲文代草與白爲者各半凡十餘卷其學長於史自其小時塾師授以經則寐然睡卽讀史則心開讀至數十百行無不貫綜人所略視不省獨加詳焉其論是非成敗每與人殊異爲文法太史公亦不純似取愉快己意而止崇禎時流寇起秦豫躡及楚皖先生脫身走江濱閉取閣府書黃巢傳始末與流寇類因思所由致寇與防禦之所由失或莊或諧雜以俚言皆援唐事比論以答京師久親見諸公營私負國故痛之也又嘗評貨殖傳皆刻行

傳六

二五

順治十年卒年七十六白先生存時史忠正公預題其葬所曰明讀書人姚康之墓門人周行恕諱孔忠事母以孝稱母嘗曰人多子而養缺吾一子養周有潔癖至不與人同巾櫛坐處無纖塵不喜與貴顯游氣陵其上然遇長者必折節禮下之師事休那先生執義甚恭喪耦繆居十餘年無子預營棺衾自題處士碑於先兆側不以累人

白先生諱瑜字暇仲一字安石清和有識裁博聞廣記性善飲至數斗不亂語及時事默不應酒酣則與親交徒友論前古得失悉中情竅苟措諸政而必當也崇禎

中以歲貢生舉賢才入都廷對稱旨授雲南府推官丁艱服闋補登州尋告歸隱居大龍山中去樅陽三十里許石塘環其下居民種杏爲業花時遠近爛漫數十里有杏花村山下有白家灣爲先生故居宅畔有香海棠七株因以爲號方公潛夫爲作七棠先生序亦五柳之遺意云年六十卒學者稱靖識先生謝頤齋諱國楨字屏石亦高士也天啟閒諸生才思煥捷值世變退居土室吟詠自娛寫錄天文地志方伎之書盈尺許字畫楷正晚歲篤好禪理年八十二

傳六

二六

經籍謂文藝非儒者所急也會豫章葉兼山講易桐城與之語歎其夙慧盡以授之由是冥契開解筭易盪二卷推河洛縱橫之圖以測古人制樂用兵之法往往悉合黃石齋先生歎爲前古未有 四庫書存目先生與姚職方交最暱其諸子文烈文勳皆從受經年八十卒學者私謚文潛先生同時童先生諱鉉遠字方平著易學管窺門人張廷璐爲刻行

鄧先生諱森廣字東之號顛崖崇禎閒貢生重氣直然諾以匡濟爲任於時人罕所推讓下筆呢呢如懸河皖撫張公亮黃公配元重其才略競延致之晚歲隱居不

出嘗一參制府幕爲起草活百餘人不自言也子銓字田功號栲岑順治開貢生知唐山縣以循卓聞有集杜詩三十六卷鄧先生同時有文譽者曰范先生諱世鑑字子明趙先生諱相如字又漢皆天啟閒諸生好學淹雅尚風節文藻絕麗兩人齊聲時人語曰范經趙史趙先生崇禎四年草治平十二策阻於勢要不果上著有事林偶記及史略若干卷而范先生識姚尚書弱冠時見其論事書激賞之持示人曰此異日救時才也其識鑒如此又有王先生諱彭年字幼公世居東鄉之炭埠早惠年十二補縣學生研窮陰陽象數兵農漕馬關塞

傳六

二十七

之故風流雅尚不爲諂諛崇禎十年流寇至縣被執得釋妻童氏罵賊斷臂死後二年舉於鄉會國變資志沒子來雖字以清縣學生左侍御奇其才以女妻之言行端謹爲鄉黨所宗洪先生諱明瑞字祥卿隱居篤學自稱有明遺民子世治高雅有父風箸孤芳自賞集二十卷

陳先生諱昉字則生農家子負奇嗜酒喜罵人爲詩險僻類長吉嘗讀薛包傳慕之以宅讓兄己乃鑿石構軒顏曰石舫內祀魯仲連李太白元次山黃魯直王文成五人平生好急人難已而絕不與通明末亂起或告寇

至時方飲酒則大罵旣被刃未殊頸血黑一寇就視曰此陳先生也爲合其創傳以藥掖至村媪家而去其居在樅陽市後時挂酒餅樹上往來就樹飲醉則拾敗葉破瓷片書所得句吟數徧輒棄去晚年更架小樓石舫之巔造長梯達石磴而上度酒食稍具卽去梯獨坐經時不下樓自爲喪制親題銘旌曰閒翁石舫老人之柩一日大醉卒有三子高瑜度事親皆能順志雖極貧誓守敝廬不去高字琬次號蓉青度字官儀號曉青皆頗工詩然父詩瑰異其子詩則清瘦父稱酒狂三子皆循循狷謹風操特殊矣

傳六

二十八

馬其昶曰休那憤世罵譏靖識口不臧否羽南潛心易象顛崖范趙思捷才麗石舫伴狂麴蘖皆得自免於亂世旣明且哲以保其身斯可謂大雅君子矣

桐城耆舊傳卷七目錄

邑後學馬其昶通伯撰

錢田閒先生傳弟六十四 白渠先生

馬兵部傳弟六十五

姚端恪公傳弟六十六

陳兵部王參政吳提學傳弟六十七

程太常吳吏部龍修撰孫糧道傳弟六十八

戴成都劉廣昌楊邯鄲錢蒼梧傳弟六十九

姚開化階州峽江傳弟七十

江參政彭副使孫東昌傳弟七十一

傳七目錄

左潞安遷江建陽傳弟七十二

左硯農王砭崖周筆峰三先生傳弟七十三

諸方張葉傳弟七十四

方氏三詩人傳弟七十五

潘木崖先生傳弟七十六

張湖上先生傳弟七十七

張獅崖李古塘吳伯颺傳弟七十八

錢田閒先生傳弟六十四 白渠先生

桐城耆舊傳七

錢先生諱澄之字飲光初名秉鐙字幼光號西頑道人

父諱志立字爾卓明萬厯閒諸生師事趙樅江學行甚

高嘗闢館聚徒講易五子秉鐙字幼安秉錡字湘之並

有文譽先生其季也少以名節自勵有御史某巡按至

皖盛儀從謁孔子廟諸生迎迓門外先生忽前扳車御

史大駭止車因抗聲數其穢行御史故闢黨方自幸脫

逆案內懼不敢究其事先生以此名聞是時復社幾社

始興比郡中主壇坫者宣城沈眉生池陽吳次尾吾邑

則先生及方禽山密之諸公而先生又與陳臥子夏彝

傳七

仲輩聯雲龍社以接武東林先生體貌偉然好飲酒縱

談經世之略嘗思冒危難立功名南都立新主阮大鍼

柄用刊章捕治黨人先生於是亡命走浙閩入粵崎嶇

絕險猶數從鋒鏑閒支持名義不少屈漳浦黃忠端公

薦諸唐王授吉安府推官尋改延平府桂王時擢禮部

主事己丑特試授翰林院庶吉士兼誥敕撰文指陳皆

切時弊忌者眾乃乞假閒道歸里結廬先人墓旁環廬

皆田也自號曰田閒著田閒易學十二卷詩學十二卷

四庫皆著錄卒年八十二先生嘗問易漳浦依京房

邵康節說究極數學其後兼求義理其治詩遵用小序

首句於名物訓詁山川地理尤詳自謂著易學詩學成思所以翊二經者而得莊周屈原乃復著莊屈合詁八卷蓋先生生值末季故離憂抑鬱發憤著書而以莊繼易以屈繼詩也又有藏山閣詩集十卷文集三十卷初先生避禍吳中長子法祖字孝則隨母方蹤跡之遇兵亂方赴水死先生後入閩孝則家居以盜入後母室奔衛母被盜死從孫源啟字致一號信齋源逢字湘舟號鐵華兄弟齊聲信齋工繪事書法宗華亭鐵華有澡雪齋詩錢氏自田閒以經學聞其後乾嘉間有白渠先生者亦深於經而無所知名

傳七

二

白渠先生諱彝字秉之以經學教授四十餘年老乃得儀徵訓導未赴官卒於諸經皆有纂述著易概二十二卷書概二十二卷詩概三十二卷周官概二十卷儀禮概四十卷禮記概四十六卷孝經概二卷都三百卷輯錄先儒成說皆手寫字畫拙醜其自為說則別出之曰經疑七卷有刊本子榛能傳其業

馬其昶曰先生負瓌特之才鬱無所試以墳典自娛學經為文視先代諸公堂廡大別望溪少時承其緒論後遂蔚為儒宗當先生眾辱御史其猶明之遺風哉而卒以經學文章開啟學派亦考流別者所宜知也白渠經

概稿本今存余家

馬兵部傳弟六十五

先九世伯祖兵部公諱之瑛字倩若號正誼幼孤與弟恕菴皆依祖太僕公恕菴公諱之瓊字孔璋兄弟篤愛也痛不逮事父乃益致孝於祖太僕嘗臥疾半載兄弟更替侍側不暫違恕菴性剛直多任卹之行以諸生終而公淵雅有德量舉崇禎十三年進士知廣東陽江縣初至訟者獻酒一甌實皆金也察其異卻之卒置於理秩滿遷去或持上金卮一雙拜曰公在官民不敢有私謁今願報德笑曰此豈山陰一錢邪亦卻之度嶺聞南

傳七

三

渡政亂避居池陽順治十八年以薦授山東定陶令康熙八年課最擢兵部督捕主事未行而卒祀定陶名宦公治定陶值李化鯨陷城後四郊灌莽絃誦寂如單騎詣賊壘降其魁餘黨平縣多豪族舊額賦地隱占三萬餘畝前令因以虛額加賦公履畝清丈盡除虛加益捐金給牛種數年報墾踰千頃賦均荒闢農事既舉加意教化月有課季有考親自率厲又平反姦民造偽印事發諸連坐者百餘家同縣潘木崖先生嘗至劉家口渡河抵曹縣距定陶四十里所遇曹父老問曹民安否曰噫嘻曹何敢望定陶定陶天堂也問其故曰陶有好官

曰馬公自公視事上官但以教下縣胥吏不煩至卽至亦恍令清嚴無敢犯又爲縷述他善政曰定陶天堂也曹何敢望潘先生聞而歎曰政之化民其速邪邪觀曹民慕歎若此卽定陶可知矣公居鄉有大興除必以身任流寇之難預請具矢石繕樓櫓厚積聚借諸士紳及弟恕菴捍禦甚力城卒以完公強記博覽尤工詩歌方儀衛謂足與江左三家方駕著秫莊集四十卷平居口不言詩先是天啟時公及從父爾升子翼從兄君璧輩并以文采知名號怡園六子怡園者太僕別業也三人皆諸生爾升諱懋學重躬修撰下學編高忠憲公歎爲

傳七

四

篤實子翼諱懋贊左良玉兵亂入皖不屈死君璧諱之瑜與蔣臣輩知名復社晚棄儒冠卜居湖濱時時御小艇投竿以漁有耦耕漫筆琴旨湖上草堂詩兵部六子教思自有傳恕菴二子長爲西屏公諱國志字勳公以貢生考授州同知著懷亭詩集西屏子爲雙岑公諱庶字少游以清正見推鄉里博涉子史著懷亭瑣記四卷其昶謹按先太僕公一子是爲孝子公孝子公二子長兵部次恕菴其昶出恕菴公後自太僕以下稱中二房中二房最相親不似他族服盡則疎以余家丁少因加厚又中二房同祖太僕故也風化日漓懼後生不曉前

規乃略述於此

姚端恪公傳第六十六

姚公諱文然字弱侯號龍懷崇禎十六年進士改庶吉士流賊陷都城閒道歸隱居養親 本朝順治三年以安慶巡撫李猶龍薦除國史院庶吉士改禮科給事中數言政事便宜其才施無所不通而於錢穀刑律尤精務爲國家崇寬仁惜大體鞏固基本初入諫垣卽疏請嚴敕撫按遵 恩詔清刑獄勿任有司稽延或條赦外有可矜疑原宥者許專疏上陳畿南盜熾公言直隸與山東河北接壤盜軼境外難越捕請改保定巡撫爲

傳七

五

總督兼轄直隸山東及河南懷慶衛輝彰德三府又請定例會試下第舉人得揀選皆議行轉工科給事中八年 章皇帝親政求直言大臣以巡按澄清無效議停止公言巡按不得人不聞都察院大臣指劾反使 朝廷察吏安民之大典坐是罷廢徇私溺職莫此爲甚願賜 召對面議同異疏入憲臣及御史甄別有差臺班一肅是年西北大熟江浙水災鉅公請改折漕米以災輕重定改折多寡明布折漕規則防官吏爲姦改折外重徵火耗或先已徵米又收折價及重折輕解諸弊上嘉納之十年遷兵科都給事中公旣以忠誠自竭所

請多施行而性故澹退未幾乞養歸康熙五年起補戶科六年疏請嚴禁川楚諸省官吏不得藉採木搜取民間屋材墓樹又言一部可結之事宜一部徑結一疏可結之事即宜一疏通結如各省錢糧考成已報完者部臣議覆時可即與開復以省奏牘報可九年 命以四品服俸仍任給事中凡臺班內陞例皆回籍候補內陞畱任自是始公厯言官惟戶科最久擢官皆在法司十年廷鞫總督周有德編修陳志紀而兩江總督麻勒吉亦逮繫至都先是公疏請免大臣鎖禁城門存國體從之及是復言麻勒吉情罪未決不宜遽辱 上聽其言

傳七

六

命自後赴鞫者概免係縲著為令擢副都御史遷刑部侍郎十二年調兵部督捕侍郎充會試副考官尋以京口將軍柯永綦為副都統張所養奏劾奉 命往鞫得實永綦罷任是年遷左都御史十三年長沙新降復叛公言長沙距辰沅近當擒獻賊使之際必請兵救援彼見荆州武昌頓兵不渡謬謂國家棄此土於度外一旦賊使再至望絕而降固非得已宜深原其情以開反正之路又言耿精忠孫延齡與吳三桂相唇齒中間獨隔阻廣東耿逆將士舊駐其地熟悉形勢恐乘不意夾攻則廣東勢危而江西毗連閩粵若賊侵據贛州南安則

餉絕郵梗宜駐重兵通聲援 上從其議是時秦中已定獨平涼未下公言從此進討湖南兵勢有餘請停調蒙古關東兵而益堅招撫明大信以徠平涼前後所建白甚眾不少依違又其言從容諷諭故聽者易入而尤推本 君身倦倦以節慎起居為言 孝仁皇后梓宮奉安鞏華城盛暑 車駕屢幸密疏切諫且引唐太宗作層觀臺望昭陵納魏徵諫泣而毀觀事語甚切至上亦受之不拂也十五年擢刑部尚書當是時 國家規制初立 天子大聖寬仁公矜恤民命惟恐一物不得其所於是乃稱曰刃殺人一時例殺人萬世其可忽

傳七

七

哉因益推明律意虛心鉤稽不飲法不市恩如錘之稱物不有杪忽之爽且盜於其出也微昂入也微沈所以廣 上恩德於無窮也每退食輒攜招冊盈尺以歸校擬恆至夜分嘗刺一人非法爭之不得退而長跼自責在位二年薨年五十九 賜祭葬諡端恪祀鄉賢公為人精密有大量養親家居近十年不以一事干有司至繫地方利害則移書反覆必得請乃已晚歲洞明生死泊然無所戀繫獨其惻隱牢結病中猶口授疏請更定二例恐其或有冤濫也著疏稿八卷文集十卷詩集十二卷白雲語錄六卷雜著十二卷雍正八年入祀賢良

祠 特勅加祭一壇建專祠本邑歲時有司致祀
馬其昶曰世言慈不刑懦不兵豈以二者之用非猛鷲
莫勝邪然三世爲將道家所忌及司刑名法比者或往
往子孫卽廢又豈二者之不可爲邪公之宅心何其哀
矜惻怛之甚也後嗣彌盛名賢相踵我 朝刑律定自
公手凡前代殘苛遂以剗除澤流無極可謂大仁余讀
公病中日記一冊儒生訟過自刻莫能及也

王參議陳兵部吳提學傳弟六十七

王公諱大初字以介一字定爾號願五幼慧涉目成誦
年十二畢六經史漢方廷尉以公輔器期之順治四年

傳七

八

進士授編修恥隨俗奔競乞病歸家居九年閉門靜修
亦時爭利害於官府止防兵革里役鄉里賴之功令
勅補乃起江西參議督視漕務罷一切苛細政暇輒自
課士專以譚藝爲樂獎成甚眾尋復告歸築西園日觴
詠其中著西園雜錄有懷堂集學者稱文靜先生子玘
字其人號蒿伊雍正閒以貢生爲欒城令歲革羨餘千
金浚井數百溉田民祠之遷紹興府通判求百年漕廢
之蹟開濬紹興三江門及杭州城河士民撰濬江頌勒
石西湖之孤山 特旨命佐大臣治下河水患專濬丁
溪草履省帑金四萬擢彰德府致仕歸詩才雄健能世

其家彰德孫諱洛字仲涵甚有文譽雍正十一年進士
吏部郎中有淪靈集懷坡詩鈔初王氏遷桐城至參議
七世矣其兄弟行有諱文燦者字蔚然生三歲父熒爲
史忠正公裨將擊賊遇害母攜之轉徙十年忽相失散
既寄籍粵西入蒼梧學徒步訪母得相遇於雲南曲靖
因偕歸蒼梧康熙二年中廣西舉人任廣東清遠縣政
聲大起以母老改象州學正子地錕三十五年舉人孫
瀚滄雍正十一年同榜進士均蒼梧籍

陳公諱焯字默公號越樓父祀鄉賢諱朝棟號皜石明
萬厯閒諸生家世儒學以爲士苟操行弗篤不獨象山

傳七

九

慈湖之徒流爲禪趨尊事程朱亦無當也父有嬖姬強
名他人子揣父意推產讓之箸三易露箋清越樓日錄
各十卷公之生也母夢綠星掬手中寤而生因名其居
曰綠星七歲能屬文年二十遊吳越閒作寶帶橋望月
歌吳人王子稼譜入管絃明末建海屯之議兵科陳公
子龍上其策授以部職辭不就 國朝以拔貢生爲中
書舍人退請與鄉試順治九年進士殿試讀卷官擬進
呈第一以曾官內閣引嫌改置第五授兵部主事乞歸
養親歿廬墓三年湯文正公嘗展謁墓所又於城內西
山高處構滌岑王文簡公過縣畱宿滌岑論詩甚驩風

雨中登其閣望龍眠諸山也工於詩善草隸著滌岑詩文前後集十卷又輯古今賦會若干卷宋元詩會一百卷采錄九百餘家 文淵閣著錄謂足與吳之振顧嗣立二書相輔嘗修安慶府志江南通志年七十四卒學者稱文潔先生子堂謀字大匡號絡翁歲貢生爲束鹿縣丞巡撫于清襄公器之及督河奏以自隨詩文博麗與陳檢討維崧吳祭酒偉業爲忘年交著北谿詩集次子臺略字紱四縣學生友孝慈仁潛心儒學喜言易有易學辨疑子嵩鑑雍正二年進士臨海令同時有陳綱菴陳二如皆不知於兵部何族屬也綱菴諱光字季白

傳七

十

縣廩生制舉文爲一時楷式晚歲窮研性命著治平要覽古事彙考等書二如諱式字質生康熙初貢生寓白門與里人胡栲峯何道岑張蔚喬吳南蒼方樓岡邵村姚丹楓龍懷盤青輩爲潛園十五子之會平生耆杜詩箸問齋杜意十五卷栲峯諱如姓字子兌順治八年副貢生考授浙江臨海令時防臺兵數萬所過縣出民夫昇之多累死因條陳大府通得免役子天章正宗並知名時在下能詩者又有諸生丁漢公諱倬字彼雲好古博學與錢飲光方爾止善有髻山堂集二十四卷子舟巖高才早逝有掃煙樓遺詩許畫林諱七雲字耕華康

熙四十六年以諸生進迎 鑾詩三十章有芋晚集越遊草周鶴田諱南字汝爲諸生喜言經世之略以父磐石明亡殉義死遂不求仕 聖祖御極伏闕陳便宜十事給事中胡悉甯劾奏之 朝旨嚴飭悉甯謂其議有可採不以違禁致罪後客粵帥幕一日飲酒高會帥出歌者十餘人持扇索詩因援筆寫付各詠七言一律坐客皆驚其工速有鶴巢詩文鈔王蜀隱諱之楨字以靈諸生負才豪宕尤與龔芝麓尙書善其子伯通昆季皆出其門劉雲芝諱允升字巖遇亦諸生少時賦七言百韻詩上合肥李文定公文定奇之館於家其子丹壑編

傳七

十一

修自謂才不及也有懷古堂詩稿 吳公諱子雲字霞蒸號五崖高甸之吳分兩宗曰寶慶曰榮華公寶慶股也祖諱汝亮貧不廢學父諱先攀號恂菴明末總鎮駐師皖城麾下馬進賢肆虐縣境民憤格鬪進寶羅織三百餘人以叛聞恂菴力白其冤乃免公登順治十二年進士歷廬州府教授國子監助教勤於訓課再遷戶部郎中河南提學道增秩以參議用年五十遽歸能孝事繼母其督學及同考鄉會甚有鑒衡之譽制府石公文柱尙書翁公叔元閣學楊公瑄修撰彭公定求皆其所得士也弟玉藻字冰持以恩貢授內

閣中書兄提學歿遂乞養歸父母皆年逾九十既終喪乃起赴官補成都同知攝雅州溫江屏山皆以清廉著聲提學曾孫元念字在宮乾隆中知雲南建水州有土官亡其弟欲奪其子位饋酒置金其中君召至堂啟囊出金令建橋而斷以子襲鄰州盜逸至境獲之不自爲功還其州官擢戶部員外郎告歸戶部從子臣弼字夢霖乾隆四十五年副貢官五河教諭孝友端謹鄉里服其識量

馬其昶曰參議兵部清操高節雅癖於文各有令子箕裘克紹提學韜榮餘慶在後皆一時之傑也滌岑據全

傳七

十二

郭之勝他處登望或止半面此獨得其全今其遺址爲法蘭西教堂

程太常吳吏部龍修撰孫糧道傳弟六十八

程公諱芳朝初名鈺字其相號立菴順治四年進士

殿試一甲第二授內國史院編修遷秘書院修撰繙譯五經九年會試同考轉左春坊左諭德十一年提督北直學政遷國史院侍講學士初安南國明嘉靖中降安南都統使康熙三年黎維禔卒公以侍讀學士充正使往安南諭祭仍冊封黎維禔爲安南國王尋進詹事府少詹事轉太常寺卿嘗奉宣於御前伏几作大字

上嘉其端勁意方嚮用而公遽移疾歸年六十六卒子仕字松皋官建甯知府有梅齋詩集吾邑科目昉唐曹夢徵及宋李伯時兄弟至明而大盛自永樂甲申劉瑩第進士訖崇禎癸未凡八十八人入我朝太常首以一

甲二名及第至今二百六十年又一百五十三人其舉於鄉者明一百六十五人我朝六百二十八人自太常後其以一甲二名及第者二人康熙己丑戴編修名世戊戌張宗伯廷璐而編修又實舉是科會試第一編修之前舉會試第一者己未有馬編修教思其後又有吳吏部明以來重科第會試第一曰會元鄉試第一曰

傳七

十三

解元桐城之解元七人其在前明爲劉教授璽趙都憲鈇國朝康熙二十九年江南鄉試同考廖騰燿首薦桐城劉捷卷主司欲置第二廖不可曰監擯落耳而是科第一即捷兄輝祖也其後九年方侍郎苞亦舉鄉試第一又十二年廖以御史典江南試以書屬輝祖必欲得捷而輝祖病阻書不達廖求捷卷不得太息累日及揭曉則捷已衰然舉首矣捷桐城人寄上元籍又五十七年爲乾隆戊子張曾敷字譽長舉鄉試第一官貴州貴西道司空廷珠孫也至光緒戊子而姚永概復領解馬吳吏部諱貽詠字惠連後戴編修二十四年成進士

少孤家貧值長夏或至日晡不得食未嘗有戚容舉於鄉年四十八矣又十年乃成進士子賡枚與試題名至躍然曰子不先父我固知若遜一籌也選翰林院庶吉士改刑部主事徙吏部性恭謹終日無忤屬文精整莊寫不草書著芸暉館詩文集賡枚後六年亦成進士官監察御史自程太常以下得第者百數十人皆由正科

傳七

十四

嘉由寄籍廩膳生應天津 召試 賜舉人十六年復應五臺 召試授中書十九年成進士 殿試一甲第一授修撰纂輯祕殿珠林石渠寶笈三編二十一年湖北正考官二十四年會試同考尋坐校字不慎鑄職道光元年起用內閣中書授兵部主事進員外未幾卒年五十二著賜研齋集十二卷本生父諱驥積學不遇好行任卹子森字書樓同治初官浙江龍游縣率鄉勇剿賊力戰死先是張文和公子閣學若霽癸丑 廷試世宗親拔第三文和辭乃改二甲第一并頒 諭旨示中外仍照一甲例授職為編修由是縣人遂無有以一

甲三名及第者自張閣學後二甲第一有糧道孫公諱起端字心筠節愍五世孫也少孤貧炊火恆不繼閉戶自精性孝謹無圭角犯而不校嘉慶二十四年進士選庶吉士改部職轉御史出為貴州糧儲道再攝按察布政清廉自守嘗出死罪囚之誤坐者定讞寬嚴不失洪楊造亂上言黔粵界連宜練精兵合剿並嚴懲居民傳習邪教者皆不果行糧道孫曰慧基字積甫同治七年進士由庶吉士改河南武安令盡心災振性忤慎一言之忤必復惟順母能娛適其意亦以孝稱

傳七

十五

馬其昶曰士蔽於科舉久矣光緒三十一年 詔罷鄉會試興學堂而人心猶若隱慕於此誠積重難返之勢也救時者痛人才由此壞鄙夷之不屑道然兩朝選舉又未嘗不得士余粗述其概亦考吾鄉掌故者所不得略也戴存莊孝廉鄉舉上元梅伯言先生致賀書謂科第不足重人得其人乃為科第重耳聞嘗披覽邑志見選舉表臚列諸人名氏而迄今顯晦懸絕有不知其誰何者念梅先生言為之慨然 戴成都劉廣昌楊邯鄲錢蒼梧傳弟六十九 戴公諱宏烈字山民少孤母孫苦節育之工為詩格律精渾與弟研字導及並知名人稱龍眠大小戴順治八

年舉人授成都令時兵燹初定成都當省會又併入華陽地繁劇倍他邑土著少秦楚遷民占籍各主違言訓劑安輯威惠大行墾田數萬頃戶口歲增千餘訪遺蹟榛莽中修復之民趨令罔後以勞卒官貧不能斂士民輟春巷哭賻金歸其喪

劉公諱鴻都字爾雅號西麓少負雋才事繼母至孝順治十一年選拔貢生授山西廣昌令廣昌土瘠居民稀至則盡力開墾給牛種設義學勵士邊徼荒遠弦誦聲達於衢巷總憲魏敏果公敬禮之致仕歸與里中耆宿相酬唱爲後進矜式焉卒年七十八

傳七

十六

楊公諱臣鄰字欽四康熙六年進士知邯鄲縣值軍興旁午撫綏疲氓甚有惠愛大吏下檄墾荒懼其擾累力請免行毋憂服除補光山歲饑振糶有法又建義學士服其教民歌其德擢知光州解組歸足跡不履公庭明末處士楊先生諱臣諍字古度疑其兄弟行不知親屬何等也強記博聞著有禹貢箋禮經會元未見傳本惟龍文鞭影二卷盛行於鄉塾

錢公諱旆字叔鬯號彭源自少失父以孝友著稱夜讀恆至雞鳴康熙二十七年進士授四川蒼梧令邊區瘠荒到官首革苛稅招流移開墾勸民種桑戶滿三百株

者給錢寵異之地故高燥經旬不雨則苦旱親履田隴相地平窪者爲築堤堰蓄水置桔槔教民用溉行之二期民稍蘇復乃大起孔子廟置義學數十椽集才彥士親爲講說月課藝者再遠近慕效大吏奏其績狀將徵入都遽以疾卒櫬歸道旁有失聲者

馬其昶曰一代革新之際民罹塗炭不有賢吏其能存乎凋殘之所由復國本之所由固以此迨其後數傳民生樂利或相與忘之君子曰此其功不在汗馬闢土地者下余故擇其尤著者書之

姚開化階州峽江傳弟七十

傳七

十七

姚公諱文燮字經三號蘂湖父珠樹先生能詩有高名諱孫森明天啟開副榜貢生崇禎八年舉賢良方正爲龍泉訓導祀鄉賢方宮詹拱乾曰姚子位不副德將畱餘以餉其後邪及生公而才氣陵轍一時談天下國家之故恢恢如也順治十六年進士授福建建甯府推官民俗獷悍哇毗讐殺案積無數公片言立剖未數月囹圄爲空有方秘盜殺其家數人盜就撫秘乘間復讐前官坐秘死公得其情活之未幾有叛民殺武弁案繫千餘人公疑其獄坐數人罪餘釋去督撫大駭公固言非叛久之事得已蓋鄉民持械逐盜弁適過盜殺之從騎

後至執爲民叛公固疑之及獲盜訊供盜自伏殺弁也
耿繼茂建藩其下怙勢多不法貸民錢因奪其女妻公
悉使訐發自捐錢償還民婦得歸者百數藩戚某尤橫
或訟之郡郡守懦被侮公自請案治執法加等自是藩
人斂跡時方議修邊海戰船費鉅斂民錢民大譁公密
白上官民得免費秩滿改知直隸雄縣渾河泛溢浸及
城東南隅樓榭傾圮田廬漂沒暴龍爲害公至作文檄
之水退歲大熟修城築堤造橋以利涉者地近京畿旗
人圈佔膏腴地民勿敢爭公爭之旗人上請於是戶部
司官至牽繩量地繩所定處民不得有公拔佩刀斷繩

傳七

十八

辭不稍屈未幾有 詔退地還民雄俗輕死逐利往往
親族促使自裁訐訟不已公救鄉約死者卽埋葬毋得
生事遂無死者立屯丁爲團長以守望盜賊又請免狐
貢報墾地蠲耗羨減鹽引恤驛政清逃人撫循瘡痍境
內獲安擢雲南開化府同知尋攝曲靖府阿迷州吳三
桂叛陷賊中密與建義將軍林興珠有約林不及期發
事覺繫之獄乘閒遁還安親王軍林先以謀告王王以
聞 聖祖召至京賜對甚詳滇平乞養歸年六十六
母喪毀卒公神爽聰令告歸後以詩畫自娛皆有名隱
居黃蘗山龍眠之奧區也爲梁沼亭軒倚山而樓前爲

耕樂堂營生曠其側自書碑曰黃蘗山樵之墓著蕘湖
文集十二卷詩選十卷四六偶存二卷次子士誦字絳
仲康熙二十七年進士授編修典試湖廣直隸終左贊
善著泳園詩文集贊善子孔鎰字翰擢陝西葭州知州
葭州子興溟字南召山東曹州知府曹州曾孫元之左
都御史自有傳

階州公諱文熊字望侯父諱孫渠字心甫明天啟二年
進士官御史有直節錦衣項震殺妻立訊伏辜執政私
震忌之左遷上林院典簿歷吏部主事福建漳南道故
相國林釭歿勢豪奪其遺產清還之復爲勢家所中左

傳七

十九

遷再起荆南道按察司副使終尚寶寺丞祀鄉賢公康
熙六年進士 廷試策問錢穀因舉直省分合數以對
且陳轉移之法置二甲授浙江江山縣調蕭山耿逆亂
閩浙嚴用師民困輸運公固請撫按折價交納嗣以爲
常遷陝西階州知州悉除無名之徵上官督催急吏驕
橫公縛其吏撻之降調歸卒祀鄉賢先是蕭山蝗起公
移文於神忽大雨蝗盡死又有逸盜自歸獄曰夢父謫
我不可累好官其神化如此蕭山祀之名宦復爲祠合
祀公與賈公國禎水旱就禱輒應道光七年巡撫劉公
以 聞奉 旨禦災捍患於民有功封賈昭應伯公昭

感伯亦祀階州名宦子士陞號別峯康熙三十二年舉
人有才名早卒著空明閣詩集四卷曾孫興泉字問樵
號虛堂諸生以賦落花詩知名人稱落花先生有一枕
窩詩三卷

峽江公諱文焱字彥昭號磐青龍泉訓導諱孫森子也
年十二賦金陵感懷詩人目爲仙童康熙八年舉順天
試授長洲教諭再聘浙江同考吳中大饑監視粥廠胥
役無一弊漏釐別男女尤盡心醫藥遷峽江令民泣送
塞道峽江征糧舊設里長督花戶城中復設保戶督里
長鄉民輸稅咸主其家歲斂費數千金公一禁革聽民

傳七

二十七

自輸其弊遂絕郡守下其法列縣行焉其聽訟不事鞭
撻以寬簡爲治長子士贊字東膠康熙二十九年舉人
母疾刲股和藥弗效哭踊血溢不自覺痛修譜牒篤宗
誼嘗客蘇州見鬻婦以償官逋者傾囊助之復得完聚
又買山埋露棺數百具其急義率如此子四皆工爲詩
孔鉞字鐵也雍正六年舉孝友端方至惠潮兵備道署
江蘇按察使有西塹詩鈔十卷孔鉞字道冲號歸園七
年舉品行才猷至贛州知府有抱影軒心香齋南陔詩
選各二卷叱馭集一卷惠潮贛州政績均可紀弟孔錕
字梁貢號于巢廩貢生有華林莊詩集四卷 四庫書

存目孔振字範洽號三崧雍正十一年進士授編修乾
隆戊午順天同考拔盧學士文昭京察優等當選以母
老遽乞養歸有小安樂窩詩集贛州子興樂字渭川號
花龕乾隆三十九年舉人有香巖詩鈔峽江子當雍乾
時長房稱盛乃其後遂替矣而次房陝州代興陝州諱
莆字勤若於峽江爲玄孫嘉慶初以縣丞投効南河白
蓮教起用軍功擢知商城鋤強卻饋歲早糶振有法大
吏檄列縣仿行遷知陝州以勞疾乞歸鄉里義行率首
倡焉曾不惜費

傳七

三十一

馬其昶曰開化列 國史循吏傳幹才優裕兼嫻文雅
嘗輯龍眠詩傳蒐採甚勤猶自病其隘未遽傳書潘蜀
藻先生資之以成龍眠風雅又刻通雅古事比及易盪
諸書斯誠藝苑之鴻功薦紳之高致已階州峽江同時
竝峙姚氏人文蔚然盛矣
江參政彭副使孫東昌傳弟七十一
江公諱皋字在涓號磊齋祖諱之湘字楚望明萬曆四
十六年舉人爲四川峨眉知縣有惠政父諱楫字葦渡
諸生兩世皆祀鄉賢公中順治十八年進士授江西瑞
昌縣遷九江郡丞擢甘肅鞏昌府改廣西柳州府尋爲
四川提學副使丁艱服闋補陝西平慶道副使運給軍

精歷隴塞賀蘭諸險作籌邊九策秩滿遷福建興泉道參政性喜吟詠以詩擅聲者二十年然公故長於吏能初在瑞昌河水舊繞城下決徙他去民病沒里居不蕃公築隄濬壅使復故道城南煙火復盛衣冠之族亦輩興焉閩楚告警姦民乘閒剽劫大吏議發兵公曰是迫飢寒耳急則資寇親出誘諭盡解散之守鞏昌會王師入蜀民困於兵乃謁帥約軍士無符信者不得至境一日有數騎入村漁奪悉縛詣軍斬之由是肅然莫敢犯及守柳州時新收粵西兵畱鎮本州軍士多掠婦女哭泣思歸公白大府分別資遣亂離得聚者數百家而

傳七

三三

其罷採木事民尤喜稱之柳州山勢峻險斤斧所不及時方修太和殿採木使者且至長老驚恐以謂往代採木南荒震又汲地僵仆無算今將奈何公曰無然奉上旨孰敢匿諱亡何使者至公令鄉民前導借使者視木行數里至絕巘下巨木挺出巖壁馬不能前解鞍步登使者有難色公曰上命也守臣當以身殉短衣持筇扶兩吏先登使者強隨之路絕足半垂外仰視木猶萬仞公顧使者曰何如使者喘息咋舌曰是不可取公曰木具在是賴使者爲上言不可取狀使者還奏得免王纘緒者故巨家子經亂奴四人據其產屨弗能

理寄食僧舍公至寺詰得之捕奴奴入院司爲吏懼獻金二千乞免公陽受金召吏至出金於廷一訊卽服付金纘緒奪還其產民歌誦焉其在興泉坐前任事左遷遂解官歸康熙五十年上垂念老臣敕部列奏公與焉加恩復職卒年八十一祀柳州慶陽名宦箸文三十卷詩四十一卷仲弟廣譽字繡聞康熙二十四年進士臨邑令季弟筆字紹文十七年舉人時有三江之目初楚望公令峨眉有兩生以父讐誣陷瘐獄雪其冤活之夜夢老父來謝是夕生公後見公成進士始歿年八十五祀峨眉名宦公視學四川過峨眉嘗謁拜祠下康

傳七

三三

熙時江氏又有硯崖先生諱爲龍字我一三十九年進士令宜春雅尚文化刻邑志建義學政教燦然卓異擢兵部主事遷吏部員外箸六經圖十六卷四庫書存目彭公諱纘字孔哲號粥岑孝子寶之後也祖諱湯有盛德嘗遇盜解囊與之且戒曰速行毋爲人所跡盜感愧公中順治六年進士時兩廣未平甫釋褐卽以僉事備兵蒼梧躬馳炎瘴單騎到官決獄勤敏期年四境威服粵西平敘功遷汝南道副使尋以蜚語罷公起寒素能自建樹撫育幼弟恩義甚備年五十六卒學者私諡孝

靖先生

孫公諱元衡字湘南節愍孫也少孤力學以明經爲山東新城令邑苦水患濬小清河孝婦河以殺滅水勢築長隄遏其衝捕蝗振飢全濟甚眾稍遷四川漢州知州一意撫綏流冗還集增戶四千有餘會蠶蠻煽動籌備轉運甚有方略康熙四十二年再舉卓異徙臺灣府同知思以文化被邊俗首建文廟設義塾又置盪纓船以偵礁沙開米禁通利民食秩滿遷知東昌歲比不登買穀數萬石減價糶之民以不飢母喪去官送者塞途歸里起宗祠置墓田與族人同其緩急學宮傾圮復捐金

傳七

三十四

修焉卒祀鄉賢工爲詩著赤嵌集片石園詩各四卷赤嵌集 四庫存目玄孫世昌嘉慶七年進士潯州知府孫氏節愍後爲盛當康熙時公兄弟行能詩者有安其先生諱曰書貢生有墨樵詩概鶴峯先生諱曰高字紀常諸生有意香齋詩集其後乾隆時節愍玄孫又有良忠選拔生弟良懿良慎皆舉人良慧進士良棻諸生兄弟孤貧厲學恆枵腹誦詠皆工書時人語曰孫氏五良而良懿字仲山書名尤著

馬其昶曰孟子以仁術言政此善言也雖有仁心無術不濟參政鋤姦字良才性通敏其庶幾乎副使蹶起亦

一時之俊也東昌所居職辦惜紀述皆略難觀委備要可謂績效灼著者矣

左潞安遷江建陽傳弟七十二

左公諱文言字衍初府學生諱暉字峙匡長子於忠毅公爲曾孫以廩貢考取教習選授直隸完縣令再遷山西潞安府潔躬率屬問事必究其蘊以此周知閭閻利病嘗有盜夜持刀入室公據案治事如故神氣閒定盜逡巡退徐遣吏跡得之一訊具伏箸椒堂文略弟文高字迓平號二松廩貢生雍正六年舉孝友端方 召見賜宴并賞給香貂藥餌特授廣西遷江令吏畏其嚴清

傳七

三五

縣境接壤上林有樊氏者嘯聚爲亂鎮兵至賊穴地通遷江因密召父老告曰賊起上林地也利害所及遷江也鎮兵不能分防宜自爲計皆曰善於是會合鎮將伐木樹柵掘壕塹困賊而自率鄉勇深入山洞討之賊方椎牛醜酒待期約猝相遇驚潰捕斬甚眾三月事平移疾歸遽卒有初椒詩集棹溪文略弟宰字維三號巢松康熙五十年舉人知福建建陽縣建陽地磽确賦薄萬厯時乃加重 國初耿藩從逆民逃徙已而田墾歸之佃民而官按籍猶責徵田主其本族及同圖甲之里長皆被累前令李六成因每畝報虛荒若干資挹注繼任

者訟其冒免請復征公獨力言大府民困無田之賦奏請豁減遂為永利箸忠毅公年譜二卷初時匡公七歲能文承父霜鶴先生遺教博綜經史尤篤行誼及生公兄弟同時并以文學幹濟著稱其後潞安子世壽字山年雍正七年舉品行才猷授直隸懷來縣遷江曾孫其章號墨溪舉嘉慶初元孝廉方正子德修字達泉嘉慶六年進士三從子元煥字保臨道光二十四年進士四川彭水知縣侍御四世孫世瑯字挹青令羅田羅田民德之為生立祠勒石頌焉弟世經字仲孚姚郎中稱其詩三從弟世容字學冲乾隆三年舉人姚郎中稱其善

傳七

三末

經義各為之序學冲子殷薦字德旗覃思博覽於山川形勢儀器圖象之屬皆究其蘊奧著有甲子新書桐城地脈記修子齋集孝子公光前七世孫德慧字欽敷號石僑舉嘉慶九年優貢授吳江教諭矜重名節文辭博瞻時與閩人鄭兼才並稱二教諭而諸左乾隆中宦達者有武平令光明玄孫宗人府主事諱衢字賡唐十七年第進士官京師與紀文達錢詹事諸公結文社又武平五世孫盜紹合道諱周字逸澗號問莊三十四年進士由檢討轉御史給事中改官浙江坐署布政時失察屬吏左遷子堅吾字叔固一字君胸監生劉海峯先生

其外祖也有至性言論笑語儵然若魏晉人馬其昶曰忠毅之後自明末以逮我朝嘉道間文儒吏績時時有聞君子之澤五世而斬今不啻五世矣而孝子侍御武平後又代有興者太公之遺澤遠哉

王矜崖左硯農周筆峯三先生傳弟七十三

王先生諱瑜字石仲號矜崖性篤謹人見其言笑舉止類迂生也讀書務明先聖之微旨不慕榮利見人過不言輒閉目自訟人往往化服順治中以歲薦任上元訓導於皇極通書各有詮解每月朔必集諸生會講興起甚眾舊志先生列理學傳別理學於儒林以為尊之非

傳七

三七

通識也今不承用而以左周二先生學派略與先生為近故類及之

左先生諱正誼字龍媒號硯農郡廩生祖諱光前左氏所稱為孝子公也先生亦以孝稱事母數十年無忤自少喜讀宋賢書以倡絕學為事一時問業者比肩門下有四書五經講義及性善致知養氣知言先天圖說諸篇祀鄉賢子之毅字素臣學行不失世守康熙二十一年武科進士直隸宣化府守備族子之柳字箴我以明經司教宿邳二州甚孝養寡母有友旅卒收育其孤如己子再立其家箴我子毅字念臣號慕陶工詩喜游覽

歷三峽峨眉之奇勝有峩雪詩集八卷文二卷論史唾
餘四卷蜀道記五卷蜀話三卷吟閣資談九卷唐詩別
偽十數卷

周先生諱大璋字聘侯號筆峯祖諱天鳳篤內行四子
皆孝謹有父風至先生益研窮性理之學治科舉業必
資之經史百家評定諸籍一時傳習殆徧嘗以四書大
全所輯異同得失紛錯百出爲芟取其要一以朱子爲
宗成四書精言四十卷正義十九卷評論左氏義法辭
令爲左傳翼三十八卷又病學者徒鶩華藻文日工身
心日益喪以爲朱子文與道兼至復選輯朱子古文讀

傳七

三十八

本六卷皆行於世雍正二年年五十四成進士授湖南
龍陽縣築濱湖圩隄時集諸生講學明倫堂諸生素讀
其書至是親見講授益樂就之悉紀所聞爲龍陽講義
年老請改教職選華亭教諭大府聘修江南通志書成
復聘主講紫陽書院其教學者用白鹿洞規則未幾返
華亭卒著修凝堂文鈔六卷同族虛中諱芬斗字汝調
初齋諱芬佩字汝和學生兄弟也虛中雍正十三年舉
人四川敘州知州初齋乾隆十年進士浙江龍游知縣
兩人並以科舉文知名其後又有鶴亭諱大魁乾隆十
五年舉人爲泗水令民歌曰公作吏清如水愛卞人如

己子年老請改全椒教諭子捷英號墨仙十六年 高
宗南巡獻文賦荷賜 尚方文綺逾二年充選拔貢生
考取景山教習早世有學仙稿存齋諱卜政字時亮虛
中門人也從事性命之學淹貫經史學歸熙甫徐思曠
爲文金壇王罕皆極稱之乾隆二十六年進士嘗主講
永平書院卒後門人私謚曰文安著古文十卷詩十二
卷三禮會通左氏詳著史斷四書周易講義

傳七

三十九

馬其昶曰姚郎中有言諸君皆欲讀人所未見之書某
則願讀人所嘗見書如三先生者可謂能讀人所常見
書者矣周名稍顯王左當鼎革初潛修樂道倘所謂碩
果不食者邪噫風會隨世移易宋儒義理書在今日又
恐翻爲人所罕見者矣
諸方張葉傳第七十四
方位白先生諱中通號陪翁藥地老人仲子也郡諸生
考授州同知與兄田伯弟素伯并有高名田伯先生諱
中德號依巖素伯先生諱中履號合山當馬阮亂政黨
禍起田伯年十三搥登聞鼓訟父冤不報父出亡借諸
弟徒步追從母病嘗溲以驗差劇著古事比十三卷遂
上居稿十卷其他未刻者尚數十種位白先生著數度
衍二十四卷音韻切衍二卷篆隸辨從二卷心學宗續

編四卷陪翁集七卷續四卷初樂地老人廬墓合山時重編周易時論閒衍極數示諸子位白退卽變數十圖以進老人喜甚因益考求天人律厯音韻六書之學發明勾股出河圖加減乘除出洛書後玩泰西書乃合筆籌珠三法窮差別於九章已復得尺算法於其弟精思數日盡其變及書成老人書而示之曰漆園天下篇云明於本數係於末度吾謂數自有度易曰制數度以議德行神自無方準不可亂舍日無歲無內無外秩序變化原同一時因其條理而付之中節之謂度故曰一在二中物自獻理誰能惑我然則數乃質耳度也者其大本之時幾乎泥於數則技通於數則神汝旣知數卽可

傳七

三十一

以此通神明類萬物矣專精藏密勉之勉之於是遂以數度衍名其書又嘗與廣昌揭暄論難日輪大小得光肥影瘦之故及古今歲差之不同須測算消長以齊之一晝夜人一萬三千五百息每息宗動天行十萬里有奇別錄爲一書曰揭方問答次子正珠字浦還康熙三十一年以明經 召對問律呂之蘊 示以中和樂諸法器進父中通數度衍並自著乘除新法奏對稱 旨 兄正琫字鞞上弟正琇字揚光正璆字序左皆敦行力學知名於時素伯先生天才捷悟少隨父崎嶇嶺嶠時

人擬東坡之有蘇過晚築稻花齋於湖上離世遠俗嘗曰吾所著惟古今釋疑一書討論經史禮樂法度以及厯象算法聲韻醫藥無不備頗自謂無謬於道其後張文端公以其書十八卷進 御子正瑗字引遠號方齋康熙五十九年舉人官至陝西潼商道以幹濟稱嘗春月攜賓從泛舟出關觀桃花暮夜關未閉坐効免歸署所居曰瀟灑園著方齋補莊連理山人全集潼商子張盤字弗諼號新莊諸生淹通經史張登字芸墨號楮堂乾隆十七年舉人令平羅濬桃花渠溉地數萬頃及改官主事仍留治一年以竣其役新莊子賜豪字染露三

傳七

三十一

十年舉人令清溪莅官四十日卽以病自劾歸有味佳居詩文鈔田伯先生子正璫字芥帆令五臺署繁峙又署朔州有清操 聖祖臨幸臺山寵錫 宸翰正璫字致士性敏萬言過目能背誦正璫字玳采雍正二年舉人選無極令縣有木道溝沙流壅塞爲疏決之民得溉利擢福州同知以循良著稱

張先生諱裕葉字侍喬號華巖乾隆六十年副榜貢生爲歙縣教諭滁州學正撰開方捷法凡算中積求邊者不過一棗一加而所得之邊與古法等又以己意製燥濕表能預知晴雨其學通經史旁逮藝術雜家精醫方

施治輒效閒推日月五星天首天尾北極出地決人命數多奇驗年五十三卒著爾雅補註通雅刊誤開方表各若干卷又余晉齋諱熙著八線測表圖說一卷遵數理精蘊發明勾股和較割圓八線六宗三要諸法括爲圖說主於明淺以便初學 四庫書存目

葉先生諱棠字漢池號松亭生道光時獨究心天文輿圖算數不喜爲科舉學邵陽魏默深聘修海國圖志因得從歐洲人士討論聞見益肆其自爲渾天恆星赤道全圖天元一術圖說已刊行數理闡微勾股論經解藏於家縣學生鄭君福照字容甫傳其學嘗以所作勾股

傳七

三十一

術演開方論略是正海甯李壬叔李固算學大師也覽其書善之又嘗學詩於方植之先生雅潔有家法

馬其昶曰算數之術後起益精吾縣在前唯位白所撰四庫著錄又胡襲參司業從宣城梅徵君問難有梅胡問答嘉道以還張葉稍顯科學未興孤士閉門厥難倍哉非由天悟未有能與於斯者也今學堂普設自勝衣乳臭莫不攘臂言算學矣

方氏三詩人傳弟七十五

方先生諱文字爾止號明農一號翁山萬歷進士戶部主事諱大鉉子也當明之季以諸生及從子密之皆聲

振天下先生性亢爽有天趣每見人詩輒改竄其人

樂不顧也嘗自以生命壬子命畫師作四壬子圖中陶淵明次杜子美白樂天皆高座而已呈詩卷偃僂於前其詩任性靈雖民謠里諺塗巷瑣事皆以入詩著翁山詩文集五十卷說文條貫十八卷一時如施愚山孫豹人王阮亭諸公皆盛相欽重其後方氏以詩名尤著者二人一日南堂先生諱貞觀字履安著南堂詩集八卷一日息翁先生諱世舉字扶南著春及堂詩集二卷江關集一卷兩先生皆少詹事坦菴曾孫而孝廉章鉞孫也坦菴諱拱乾字肅之崇禎時官少詹事 國朝以薦

傳七

三十一

起補宏文院學士尋除少詹平生篤交誼嘗急人難晚年謫甯古塔撰絕域紀略號甦老人甦老人七十自壽曰老人問卿子七歲能屬文爲詩長登進士官翰林至少詹事娶相國女至今猶共哺糜生兩女六男亦皆掇科名男女孫百幾十人老人所徵於造物可謂厚矣其自喜如此詹事長子元成字孝標號樓岡順治六年進士官侍讀學士次亨咸號邵村順治四年進士官監察御史坐科場案謫甯古塔王阮亭稱賞其詩尤工書畫人得其寸縑珍若珍寶兄弟並知名次育盛膏茂章鉞亦皆舉於鄉次奕箴奕箴孫世儁乾隆初進士官湖南

巡撫子保升翰林院庶吉士南堂先生胸次瀟然布素終身若忘其爲華胄者善行楷書與汪退谷王翁林盧雅兩友善孫文定公嘉淦在翰林時從之學詩先生詩初近張籍王建後浸淫貞元大厯閒以南山集被累出關放歸後詩益平淡乾隆丙辰 詔開博學鴻詞科文定首舉先生以老不就試賦詩謝之而是時息翁先生亦舉詞科謝不就息翁先生學博而性疎曠少遊京師事秀水朱竹垞多見古書祕本名日起先生爲詩好自改竄晚年定稿少作無一存者酷嗜韓詩爲韓詩編年箋注十二卷又有李義山詩注漢書補注世說新語補

傳七

三十四

注年八十餘猶於廣座中伸紙濡墨頃刻賦數十篇精采不少減其從子宜田撫浙時請之不往復書曰野人方與諸朋舊劇談高會掀髯鼓掌以爲樂女乃欲爰居享我邪竟不肯往馬其昶曰三先生之詩不必同要其有以自樂極困阨不悔則三先生者皆然詩之爲道至精其出也一肖乎人彼其中或且熱而不盪吾未知其詩何如也然則三先生之賢亦遠矣

潘木崖先生傳第七十六

潘先生諱江字蜀藻號木崖少孤母吳氏高節博學著

有松聲閣集先生生而天才雋妙十歲試文郡邑羣士推爲聖童後益博極羣書歷遊齊魯京楚與海內名流相結主盟壇席者三十餘年康熙十八年舉鴻博以母老辭後兩徵遺逸皆不就隱居北郭之河墅年八十四卒張文端公題其碑曰詩人河墅先生之墓其詩法白香山亦時出入錢劉耽耆風雅尤留意兩朝文獻遇人一韻之工稱賞不容口戴編修名世初未知名先生奇其才悉發藏書資之卒傳其學先生輯龍眠風雅六十八卷續二十八卷桐城鄉賢實錄一卷木崖詩文集五十餘卷續集十五卷又六經蠡測字學析疑詩韻尤雅

傳七

三十五

記事珠均佚子仁標仁樹孫義炳皆能世其學同時詩人又有祝樸巢李芥須二先生樸巢諱祺字山如文端師事之家貧得錢卽償書直匿名跡遠權勢所爲詩博奧蕭遠有樸巢集芥須諱雅字士雅高祖諱春字初陽景泰元年舉人授應山令治行第一行取御史先生性下急詩文沈酣宏肆亦文端所敬禮也寄籍廣東生員選拔授江西崇義教諭歸築東皋草堂於東郭外無子依女以居耆酒而不能恆得因仿陶潛顏真卿故事作乞米行投同志時應者十許人程太常兼金代秬復作後乞米行以謝之年八十二卒臨卒乞潘先生河墅以

葬遂葬河墅後潘先生又瘞鶴於墓左謂其孤高清潔與鶴宜也嘗借友人何存齋編龍眠古文一集二十四卷鄉先輩詩文得不泯者潘李何三先生力也存齋爲布政公孫諱永紹字令遠廩貢生與毛西河宋漫堂爲友

馬其昶曰當李何輯錄時自言家藏文集無慮千種及道光中徐六襄先生編桐舊集已謂按目而稽十亡七八矣況更兵亂盜可復問邪而龍眠風雅古文一集猶幸有傳本施愚山學士謂全集繁而易失選本合而易行信哉是蓋後死者之責也夫

傳七

三十一

張湖上先生傳弟七十七

張湖上先生諱載字子容文端公仲兄少儻有風槩明季諸生年四十輒棄去隱居松湖之隈濱湖田數十畝宅一區門臨大泊可畜魚歲發荷花數萬挺長隄左右接山麓隄外爲大湖當鼎革初張氏方貴盛而先生獨率妻子躬耕湖上與世相忘家纔足稻梁經年不見賓客不入城市或婚嫁將會姻親輒作惡曰予豈耐衣冠而與人拱揖邪惟疎節閏日存大意而已晚年以田付諸子自以漁爲業每歲十月後湖水稍退則集莊農具舟楫結罾網卽以魚爲雇值先期大設酒饌以勞之

妻治具僮僕持壺觴先生勸醅茆檐之下談笑移時各盡權去性至孝母遺手繡佛像構一亭事之有僧詣門募施笑曰彼以我佞佛邪此吾親也吾故事之性不能多飲常微醺體貌頎然爲書學鍾繇至老目視不衰嘗作輿圖詳沿革方寸中字數百小於蟻腳文端時年五十自謂不能辨也鄉人化其行松湖數十年無盜每貽文端書輒勸以歸休年七十有八與妻同時卒子廷珠自稱松山樵者高達有父風卒年八十

傳七

三十一

馬其昶曰文端在朝時時有江湖之思尤喜於公卿閒述先生行事然吾竊怪其不慕榮利可矣卽何至衣冠聚會亦屏不與豈其性真不堪邪抑有所不得已於中者而姑託是以逃也其殆以明之遺民自處邪嗚乎賢已

張獅崖李古塘吳伯颺三先生傳弟七十八

張獅崖先生諱度字齡若一字仲友世居拔茅山與張太傅不同祖慮無以別世族自署曰蓬蒿舊家事親孝介特寡合淡於世榮書畫皆絕人手鈔至二三千餘紙著蟋蟀窩詩集十卷姚端恪公爲諸生時延禮賓塾課其長子歲饑或日舖不具食課誦自若其後諸子生次第從受學二十餘年交如一日端恪五子二女不名他

師嘗稱曰賓無二主主無二賓張先生殆有道而隱於
教授者不然其才藝術業如此何乃終為一家一塾之
師哉世之為師者視其塾若傳舍弟子亦數更其師若
舉棋聞張先生之風可以興矣李古塘先生諱憲字長
康與獅崖同時工書善畫平淡高逸詩學東野閩仙家
無儋石之儲怡然自得陸東洲諱振山水花卉人物人
爭傳寶卒年八十八舊志以冠 國朝藝術之首今不
見其所作其後道光時有吳伯颺先生諱學字牧泉諸
生性和介人與之處皆化服焉家貧以繪事遊客公卿
間不立資產得一金輒以施貧乏囊橐常虛或詐取其

傳七

三十八

金雖覺不以悔也年老益困姚按察光布政吾家工部
通守諸公月日有餽非其人不受其畫自以意得於山
水不專事摹擬縣人藏者多有時雜偽跡惟視款字蒼
勁以辨之咸豐後惟張新安諱世祿字二谷以字行始
工花卉後更肆力山水張故顯族家中落老年謁選得
新安令

馬其昶曰吾縣以畫名者舊志明成化時有丁南羽諱
雲鵬其畫佛盛傳於世南羽實休甯人舊志誤也我
朝推方邵村姚羹湖然世不恆見其跡見者必賞異以
為大家云而張閣學花卉姚總憲折枝竝工絕其位望

皆通顯矣余略取布衣之士類記之於此

傳七

三十九

桐城耆舊傳卷八目錄

邑後學馬其昶通伯撰

張文端公傳弟七十九

馬編修傳弟八十 中書公

姚羅田朝邑傳弟八十一

張工部傳弟八十二

張文和公傳弟八十三

諸張傳弟八十四

戴南山先生傳弟八十五

方百川劉古塘二先生傳弟八十六

傳八目錄

方望溪先生傳弟八十七

孫麻山先生傳弟八十八

方渥源汪樸巢二公傳弟八十九

左馬余楊吳傳弟九十

張文端公傳弟七十九

桐城耆舊傳八

張公諱英字敦復康熙六年進士丁父憂歸十二年以編修充日講起居注官累遷侍讀學士十六年

上始選儒臣置左右設南書房命公入直賜第西安

門內當是時三藩擾亂凡戰陳兵餉方略一皆取斷

宸衷而 上尤勤學問故事經筵有常期 上日御乾

清門聽政後即適懋勤殿召儒臣講論經誼無期時公

率晨入暮出暫退輒復宣召或輟食趨宮門小心慎密

久之 上益器重每 巡幸輒以公從一時典誥之文

多出公手遷翰林學士乞假歸築室龍眠山中居四年

傳八

特召起授兵部侍郎調禮部充經筵講官坐事降級

優旨畱任俄遷工部尚書再調禮部公自躋卿貳至

典秩宗皆兼掌院學士並管詹事府尋坐不詳審編修

撰擬 諭祭都統佟國綱文引用悖謬罷尚書仍管翰

詹教習庶吉士三十一年復職先後充國史館方略一

統志淵鑿類函政治典訓總裁官三十六年會試正考

官再乞休不允三十八年拜文華殿大學士兼禮部尚

書 聖祖在位久天下治安一時宰輔諸臣如公及李

公光地熊公賜履魏公象樞陳公廷敬張公玉書類皆

敦崇寬大而公尤以勤慎結 主知立朝數十年未嘗

一日去 上左右介特內含絕遠權勢雖異趣者莫能
媒孽其短 上嘗語執政張英終始敬慎有古大臣風
也公為人淡靜寡欲喜讀白傳蘇陸三家詩喜佳茗公
退日手一編蒔花鼓琴雜賓自遠自其壯盛即有山林
之思作芙蓉雙溪圖記見志時時形諸詠歌四十年冬
遂請告歸瀕行 賜宴暢春園公既歸里冬日城居自
餘三時多在龍眠雙溪間自是徇羊山中者凡七年為
聰訓齋語恆產瑣言教子弟以務本力田隨分知足之
義而於擇交積德尤諳諳焉其書世多有故不具四十
二年 聖祖南巡迎謁行在至江甯 上將返蹕為公

傳八

二

畱再宿是時總督阿山欲加錢糧耗銀供 南巡江甯
知府陳公鵬年持不可總督既積怒知府素強項欲因
是以罪供張故不辦扈從王大臣及侍衛多言知府誹
謗 巡游罪不赦及公見 上盛稱鵬年總督意沮陳
公得免罪反以是見 知竟為名臣四十六年再迎
駕清江浦扈蹕江甯踰年薨年七十有二 賜祭葬諡
文端 世宗卽位 贈太子太傅雍正八年祀賢良祠
又祀鄉賢著易經衷論二卷書經衷論四卷 四庫著
錄又篤素堂集存誠堂集共六十卷子六廷瓚廷玉廷
璠廷璫廷瑑廷璣附貢生璠候選訓導餘皆至大官

自有傳附貢子若潭官檢討訓導子若霍若霽皆舉人
若霽孫元宰編修

馬其昶曰子幼時大人授以聰訓齋語謂讀之可淡榮
利就本實因益為言張氏當隆盛時其子弟無不謹敕
謙約可為大臣家法其後恭讀 世宗庭訓格言乃知
聖人之言其遠如天其近如地公之書切近敦篤殆本
其所陶淑於 聖教者以垂訓與曾文正公亦嘗舉二
書教人而番禺梁按察鼎芬言張公書不善讀乃為鄉
愿余謂立朝與居鄉異節公之書所以誠家也其保全
陳公事余得之湘潭志為表著之

傳八

三

馬編修傳弟八十 中書公
公諱教思字臨公號嚴沖先九世伯祖兵部公有才子
六人公次居四少而卓犖博學淹雅嘗雪夜侍外舅藥
地老人建初寺梅花盛開承命賦七言詩三十篇當夕
立就年垂五十始舉康熙十八年進士第一授編修廿
一年同考會試故事校閱者必取前科元墨為程式因
逮見己卷及榜發得士十二皆知名而金檢討德嘉又
實為榜首公在館纂修鑿古輯覽分撰唐五代遼諸史
論贊於唐史論昌黎諫佛骨宣諭王廷湊直節與顏魯
公段太尉等耳不得僅以文臣目之徐尚書乾學歎為

知言尋充 會典纂修署 日講起居注官性不能造
請報謝嘗讀史笑鄭莊爲人何其僕僕車塵馬足閒也
以是得簡伉聲適院中有所彈劾不當遂拂衣歸園居
杜跡益殫心撰述邑中徭賦贏縮及大利害輒昌言於
縣令與巡撫薛公雅故或以急獄奉兼金求解峻辭拒
之自是戒門者客至絕不通謁性至孝舉念輒在先人
及卒方孺人哭曰先夫之清操介節人所知也其孝德
人所不盡知也於是學者僉曰孝且介德之懿也上私
謚曰文懿先生祀鄉賢著文集二十卷左傳紀事本末
四十卷等韻捷要二卷古學類解八卷羣書集粹十六

傳八

四

卷蠹齋雜組六卷皖桐幽貞錄一卷公兄弟皆賢而有
文長一公諱敬思工書畫有虎岑集十二卷次永公諱
孝思號玉峯有屏山詩草三卷次愚公諱繼融號舫齋
有菜香園集十二卷公與諸兄齊名時稱四馬而一公
愚公詩尤專家其後一公以次子鳳翥字紹平號恆齋
爲弟禹公諱日思後恆齋詩格雅健有復初堂集三十
卷當是時馬氏又有梅坡先生諱書思字笏陳公族兄
弟行也善畫工篆隸卜宅江干不關世事子元文字季
甫詞翰敏速以訓導參陝甘總督年羹堯幕府馬上日
可作字二萬年將奏薦擢官忽謝去不逾時年果敗人

以此服其識鑒

中書公諱樸臣字春選號相如父髣山諱鏗字千仞編
修次子也豪俠好義嘗有故人死族人侵其產千里走
使責之卒爲經紀成家著杜詩考證十卷髣山集十卷
公少傳家學言語妙天下與弟湘靈並有高名遊學吳
越詩篇一出輒流播浙東西之口年五十舉雍正十年
順天鄉試授內閣中書會詔舉博學鴻詞工部侍郎張
公廷瑑具疏薦之是時桐城薦舉鴻博者八人惟方恪
敏公由詹事王公奕清薦臨試以平郡王掌選引嫌不
試方先生貞觀以老不試其與試者若劉先生大樾由

傳八

五

內閣學士方公苞薦葉先生酉由太常寺卿王公游薦
以及江先生有龍姚先生焜方先生辛元皆不錄罷歸
先是康熙己未公從祖繼融績學有名徐公乾學將舉
應鴻博固謝不就時潘木崖先生江亦以親老謝薦者
遂不及舉張文端公每引爲恨至是再開特科吾邑舉
者數人試未入選而公則又垂得復失時謂娼嫉者特
去其三人故卒不遇也公天才雋逸詩文散佚歿後蒐
得二卷德州盧都轉見曾序而行之爲報循堂詩鈔二
卷湘靈諱蘇臣字波賢嗜酒喜爲詩縱論當世利病氣
鬱喉吻閒嘗遊滇南萬里詩益奇自訂其稿曰湘靈詩

鈔二卷海峯序之以爲必傳江先生諱有龍字若度號涵齋與海峯爲古文學安徽巡撫趙公國麟薦舉鴻博以優貢肄業國子監乾隆九年順天副貢授江甯教諭居喪以毀卒年四十五毛詩三禮兩漢書皆有論注姚先生諱焜字伯鸞高祖克齋講宋儒學父諱孫枝少工舉業讀其先世語錄遂棄去以純儒自處至先生學益肆由副貢中雍正元年舉人充明史纂修官任興化教諭江蘇巡撫高公其倬薦舉鴻博後遷山東甯陽知縣著處齋詩集方先生諱辛元原名蕃號雪泉上元籍附監生與望溪侍郎爲從父兄弟其試鴻博由戶部侍郎

傳八

六

呂公耀曾薦雖不錄然皆其知名者也故并著之

馬其昶曰昔先伯祖編馬氏詩鈔七十卷作者四十六人閨閣三人其篇什僅存不能成卷者又二十三人得詩四千三百餘篇吾族不繁然風雅之林乃若此其中兵部秣莊集最盛秣莊集四十卷詩近萬篇存於詩鈔者猶十卷然兵部至工詩不以詩名編修兄弟彬彬繼起至中書益有聞蓋一時門才於斯爲盛矣

姚羅田朝邑傳弟八十一

姚公諱士基字履若端恪公弟四子康熙十一年舉人授湖廣羅田知縣以慈愛爲治不輕笞辱地患盜立保

甲法使牌長自逐盜催科不責胥吏悉以牌示卒無逋賦他所興革皆實政將行取而病且卒問天旱今有雨否言訖而歿民巷哭爲祠歲以公卒日祀又請祀名宦著松巖詩八卷端恪五子長諱士璽字注若康熙閒官刑部郎中河南有大獄 上擇可使勘獄者咸舉以對 上曰此故尙書姚文然子邪宜可使也果得其情以報次諱士堂字佩若康熙八年舉人爲內閣中書入武功館纂修方略從 狩口外途次以小臣蒙 顧問次諱士堅字庭若號深園幼穎異勤於考史以明經貢於鄉作不可錄戒淫泆建石梁挂車河以利涉自刑部中

傳八

七

書深園皆好急難施與里人皆請祀之鄉賢端恪子五人三祀鄉賢一祀羅田名宦而是時羅田弟朝邑公亦以循良著稱初爲礪山教諭以興學變士風 詔賜冠服擢陝西朝邑令首革陋規改設計口授鹽之法官民稱便朝邑界域東盡黃河古岸舊距蒲州門止里許後河去古岸西徙數十里朝人渡河耕蒲人伺熟輒刈之各持挺刃火器鬪由明嘉靖至是大獄數起死者不可勝計秦晉自兩巡撫下各租其部民文移駁詰公固請會勘是時兩邑聚者萬人洶洶爭論諸大官未及發公抗聲曰秦晉民健鬪而官復激之咎在官殺戮近百年

矣仁者不爲也今能和衷以謀善後乎眾少定公乃徐言曰蒲人死不恤爭界於河以曲朝邑設河身再西越朝邑縣治而去將縣治亦蒲有之乎賦若干責辦朝邑而蒲人坐收無賦之利以此言之曲在蒲諸公咸曰姚令言是乃從公所畫界植柳爲識尋告歸卒公諱士塾字庠若端恪弟五子也端恪諸子後多顯者尤以羅田爲盛初羅田行取入都其子康熙二十九年舉人孔鐸字振修方家居心動卽日首塗至一日父歿特旌孝子而中書子孔鏞字祝如亦嘗以孝行旌官四川合州知州其兄銳嘗知雅州稱幹敏卒官合州來攝其篆

傳八

八

兄弟相代爲政雍正初合州子淮字書巢復知雅州亦有聲後至浙江杭嘉湖道朝邑子鈴字卿如爲貴州湄潭令教民以竹製水車溉田終處州知府有葭齋詩集十卷刑部五世孫維藩字价人嘉慶十六年進士由庶吉士改石樓令少受學惜抱先生性淡靜不營田宅石樓瘠小上官議調補汾陽辭不就

馬其昶曰余聞之妹夫姚永樸端恪公嘗燕居諸子侍食或擲箸微有聲公徐問曰近者汝兄汝師曾誦若過乎對曰未也公曰噫汝方日矜人誰汝誦小失不箴終取大戾今於長者側忽肆如此忘恭甚矣過以習增驕

由漸致小子戒之凡公所以訓類此傳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自古賢士之興豈不以義方哉

張工部傳弟八十二

張公諱芑字武仕號雪琴祖諱士綱父蔚喬諱秉哲順治十一年舉人有學行子四公其季也康熙二十二年選授湖廣武昌通判攝知府事二十七年督標材官夏逢龍爲亂露刃圍官廨署布政使葉公映榴死之公聞變出罵賊被執父老數百人走哭賊不敢害囚之授以官罵裂其劓絕食三日夜半有老民懷飯以進得不死夫人孫氏奉姑懷印開行匿民舍潛歸印於公會葉公

傳八

九

樞歸公給守者同出送登舟哭拜畢躍入江中守者拯之不死囚益急頃之賊犯荊州監守者胡定海義公陰釋之夜奔武穴錄狀達部請師剿賊時蘄州武昌相繼叛公率眾討平之進駐道士汛飭器械具芻糧招徠流散賊由是不敢東下七月振武將軍瓦岱等帥大兵抵蘄水公迎謁因隨師進剿與賊戰黃州提督徐治都敗之於金口逢龍遁公察知踪跡白將軍親往禽取磔之餘黨悉平事聞復原官居一年乞養歸母終起補襄陽通判遷四川嘉定州亂後土曠招墾增萬餘戶創書院興學變荒陋之俗遷工部員外以病去遂不復出喜爲

詩性倜儻以推解為快凡事見其大不守小謹嘗佩一
刀雜置書畫側一日客至作畫方畢手刀出室曰傑逢
龍時吾親持此割肉一臠醺酒醉葉公也子廷慶字榮
懷恩貢生以薦舉授湖北安陸縣調江夏冒雨塞金口
隄泥沒至胸終湖北糧儲道先是工部平夏逢龍亂楚
人請祀名宦並建專祠 命下適糧道君至奉主入祠
觀者榮之次廷珩字瑋聞雍正元年進士 殿試二甲
一名 上曰汝文字置二甲屈矣即授檢討入直南書
房充日講官未幾患疾以小臣被 異數遣太醫臨視
終不起 賜治喪金次廷球字澤臣用薦舉為令福建

傳八

十

歷永福福清值漳浦不靖被檄往招撫流涕諭之民感
其誠率就撫擢知龍巖州祀名宦次廷璇次廷璇字清
紹亦以薦舉得職擢運判分司通州有符生高材能文
以私謁不應徐曰汝毋乃貧乎曷不語我而見恍於利
遂厚資之生感厲為善後爭事於上官不得竟投劾去
工部從子有字守愚號鶴田以明經授臨淮教諭遷
四川南川令山邑僻遠居民少令此者率傳舍視之獨
捐資擴官舍修治道路招民開墾而立義學課其士之
秀者舊時令所需一取之里長皆革除之為治九年四
方就居者千餘家民祠祀之子桐字荆南雍正四年舉

人至萊州知府以廉幹聞著武成日月表戰國年系各
一卷曾孫元輅

馬其昶曰工部為參政曾孫與文端再從兄弟文端以
下多由翰林為京朝官其登甲乙科者至今不絕工部
後則往往用薦起其任守令外吏者亦至今不絕當公
之被執一再矢死其不死非意所及也折而再奮卒建
勳名偉已

張文和公傳弟八十三

張公諱廷玉字衡臣號硯齋文端公次子康熙三十九
年進士授檢討直南書房由洗馬五遷至刑部右侍郎

傳八

十一

侍經筵轉吏部 世宗御極 命同翰林掌院學士供
几筵祭告文字 初政殷繁 諭旨日數十下公承
命應奉敏贍悉稱 旨擢禮部尚書為 諸皇子師
加太子太保兼掌院學士充經筵日講起居注官轉戶
部三年攝大學士四年拜文淵閣大學士明年入文華
殿又明年入保和殿兼攝吏部尚書七年加少保是時
方用兵西北 上虞內閣在太和門外漏洩要政乃設
軍機處隆宗門內 命公與大學士鄂爾泰為軍機大
臣其格式公所定也軍機既立為承 旨出政之總匯
而內閣之任遂輕公天才警敏當軍興羽檄交馳所兼

領皆要職諸曹司及書吏抱案牘於旁日常百數十人環立更進坐肩輿中仍披覽文書吏人隨後取進止無一事壅滯 上嘗曰爾一日所辦在他人十日未能也 賞輕車都尉十一年文端公從祀京師賢良祠復卽家 賜祭 詔乘驛歸行典禮過直隸疏言水災重請加 振一月明年回京 上遣戶部侍郎海望迎勞蘆溝橋 世宗崩 遺命公與莊親王果親王大學士鄂爾泰 總理事務且詔公他日配享 太廟 高宗卽位 賜 爵三等子授 皇子學仍兼管翰林院事侍經筵時 車駕謁 景陵公與王大臣留京總理事務自是每

傳八

十二

巡幸輒留鎮撫三年 上將視學舉行三老五更之禮 時惟公及鄂爾泰公位望可冀公疏言名實難副非其人不足當盛典議遂止尋進爵三等勳宣伯加太保十三年以疾乞休 諭曰卿受 兩朝厚恩且奉 皇考 遺命配享 太廟從祀元臣豈宜歸田終老公言宋明 配享之臣曾有乞休得請者七十懸車古今通義 上 曰不然易稱見幾而作非所論與國同體者使七十必 令懸車何以八十有杖朝之典且不聞武侯鞠躬盡瘁 之訓邪公言武侯遭時艱難與生逢太平者不同 上 又曰不然皋夔與龍比可信其異地皆然夫既以身任

天下之重則不當以承平自逸朕爲卿思之不獨受 兩朝恩渥不可言去卽以朕十餘年眷待亦不當言去 朕謂古人致仕之說必道不行言不聽非得已者若朝 廷建官命職皆預設求去之心將膜視一切國家誰與 爲治是不可不辨 命舉所 諭宣示朝列公遂不敢 復陳然衰疾日甚是年冬 詔許原官致仕於是公登 朝垂五十年矣長詞林二十七年主揆席二十四年贊 畫軍國大政不可數計修 三朝實錄玉牒會典治河 方略 國史明史諸書皆爲總裁自康熙丙戌迄乾隆 丁巳與分校者三主順天鄉試者一主會試者三廷試

傳八

十三

朝考屢充閱卷大臣在刑部時山東鹽販圖不軌青州 民用邪教倡亂已逮捕者百五十餘人公出按戮七人 譴三十五人餘黨不問浙江江西界連閩廣流民入深 山種麻結茅居號棚民不隸州縣爲良民害公請編戶 籍行保甲錄其膂力技勇及秀異之士消慝弭患遂以 無事嘗條奏刑部錄犯不分首從累無辜請如外省例 分別收禁又凡引律文多刪節前後影射比擬請令都 察院大理寺駁正草率者連坐皆議行公既久典樞要 承 殊寵其後固稱疾求退 召見奏及配享事 上 意不懌允頒 旨並 賜詩爲券翼日以老病遣子謝

恩 上遂發怒未明譴俄而公自詣謝 上疑人洩言
屢降旨切責廷議大不敬請奪職會 皇長子定親王
初喪公求去急 上愈怒謂無師傅誼益以爲讓公惶
恐引罪加 恩削伯爵以大學士原銜休致家居六年
薨年八十四既薨 特旨仍命配享 太廟諡文和本
朝漢大臣得與配享者惟公一人公性簡靜無聲色嗜
玩在政府不與外吏交通退食泊然著澄懷園詩三十
七卷子若靄若澄若淑若淳

閣學公諱若靄字景采號晴嵐文和舉子晚及生公年
四十二矣少有異稟甫冠襲一等輕車都尉雍正十一

傳八

十四

年進士後三日 廷試 上御懋勤殿閱卷由進呈第
五卷拔置一甲第三啟封知爲大學士廷王子 上大
喜遣內侍就直廬宣諭文和固辭奏上不允乃請對既
入見免冠頓首謝復奏曰國家制科三年一舉天下應
試士不下十數萬人得舉者千餘人聚數科之人試禮
部貢於朝者止三百餘人此一甲三名雖拔於三百餘
人中實天下十數萬士子所相望不得者臣家受恩至
重今臣子又占巍科臣誠惶誠恐願推以讓天下寒士
卽臣子亦幸畱有餘以承方來之澤 世宗動容嘉歎
爲改二甲第一名授編修充日講起居注官直南書房

乾隆三年襲三等伯遷侍讀學士尋以儒臣襲爵非制
罷世職三轉官至內閣學士公工書善畫又久直 內
廷得徧觀古人遺墨凡 御府所藏悉 命題品鑒別
上嘗宴公卿庶僚於瀛臺泛舟至流杯亭再與諸臣
卽事聯句且曰大學士張廷玉父曾侍 皇祖西苑宴
賞今與其子若靄共陪此會亦盛事也十一年扈蹕

西巡感疾歸遽卒年三十四有蘊真閣集弟若澄字鏡
壑號默畊亦工繪事乾隆十年進士授編修直南書房
三充鄉會試同考官一主湖南鄉試歷官內閣學士有
瀟碧軒集晴嵐子曾效曾效子元弼元弼子康伯三世

傳八

十五

皆舉人康伯無子以四從子紹華字小傳爲後光緒中
由進士至江西湖南山西布政使屢攝巡撫事篤於宗
親無宿怨犯之不校布政本生祖諱元偉號湘帆四川
巴縣令有厚德巴縣祖勤恪公也與晴嵐同出文和
勤恪公諱若淳字聖泉號壽雪由貢生納貲爲郎授刑
部主事入直軍機處以郎中出爲雲南知府遷四川建
昌道入爲太僕寺少卿歷通政使內閣學士舊制內閣
非甲乙科者不得與 特旨張若淳非他臣可比補工
部侍郎嘉慶五年進兵部尚書改刑部公居心縝密尤
練習刑律年七十五卒 贈太子太保 諡勤恪先是

公外祖父姚端恪公爲刑部尚書有名及公繼職人以爲不愧有十一子次子曾誼至浙江按察使馬其昶曰文端公相 聖祖當大亂初夷惟以德惠覆露元元之民咸得安業國本固矣 世宗嗣統繼之英斷公於此時復以精敏詳慎之才爲 上倚任非皆所謂其興應運者邪夫依日月之末光展采錯事救過不暇卒能恩禮始終邀 享侑非常之典延寵後嗣則高宗優老成全國體可謂厚矣非國盛時其遭際能若斯哉

諸張傳弟八十四

傳八

十六

詹事張公諱廷瓚字占臣號隨齋文端公長子也康熙十八年進士由編修累官至少詹事二十六年典試山東所拔皆宿學士三十四年六月 上召翰詹八人至暢春園 賜宴時文端以尚書兼掌院事公同時官翰林侍讀學士又同爲日講官父子並與宴 車駕三征絕漠皆扈從性謹厚每遷除悚然若不勝先文端卒三子次若需字雲舉康熙四十七年舉人由內閣中書歷任廣西梧州知府梧故多巨盜立弓箭社練鄉勇盜以稍息擢蒼梧道整鹽弊創官消官運之法以能政聞卒祀名宦

宗伯公諱廷瑯字寶臣號約齋文端公三子康熙五十七年一甲二名進士授編修入直南書房遷侍講學士雍正元年出督河南學政爲諸生爭事至與大吏齟齬封邱士子控縣令以防河擅役諸生上官置不理相約罷試公開諭諸生卽入試而大吏先以罷試 聞坐落職頃之 上意解途次起侍講擢祭酒遷少詹事出提

江蘇學政再畱任前後凡九年晉禮部侍郎予告歸卒年七十一公持守堅正無矯亢之行表裏洞如也屢以文學受知閩浙江右三典試事再與南宮分校咸得士而任江蘇獨久去時諸生泣別所甄錄武進劉公綸長

傳八

十七

洲沈公德潛尤知名者也著詠花軒詩文集子若震若需 司空公諱廷琰字桓臣號思齋文端公五子雍正元年進士由編修累遷工部右侍郎初在翰林嘗充日講起居注官擢侍郎仍兼起居注事不爲翰林而仍職記注者獨公爲然五年視學江蘇改補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典江西試尋乞病歸京畿大水督臣請使稍給飢民食俾築隄代振以工公獨謂飢民非有田在隄內強使力作受直無幾不足以贍彼富民有田資隄蓄洩反得巧避役外事不平夫民隄無異官隄宜令官予半直而

有田資隄之富民更輸其半然後雇直足以供朝夕而輸錢用力無偏倚 上是其言允行焉公爲人顓謹持禮法每當入朝自書職名必再三讀之視紙上字數不誤乃敢出門生饋饌一無取受其自奉儉薄雖其家人皆竊笑之卒年八十四子若泌雍正十三年舉人若渠副貢生副貢長子曾敷至貴西道次子誦字惠常乾隆四十二年舉人令汶上汶水南注會通河舊築殺汶壩民間歲費數千悉蠲免改官辦汶人立石頌德遷濟寧州卒貴西子聰咸自有傳

巡撫公諱若震字宗岳號榜阿宗伯長子也雍正元年

傳八

十八

以迴避卷中式舉人初授浙江天台縣有能名自康熙以來民間多私銷制錢 世宗深慮錢法壞由銅貴錢賤因收銅器定制非一品官不得用銅行之數年銅器終不能盡納私銷如故乾隆初罷銅禁又數年公已歷官至浙江布政使奏行青錢用錫合鉛入銅毀之不能造器姦民無所得利私銷自絕於是在京寶泉寶源二局及各省鼓鑄局皆一律改鑄青錢由此十七年大饑告災巡撫不允公下檄屬縣開倉給振而徑自 奏聞巡撫怒劾之得 旨嚴飭竟允藩司之請踰年拜湖北巡撫之 命所居職辦未幾卒官 賜祭葬宗伯次子

若需字樹彤號中峻乾隆二年進士由編修進侍講海峯序其見吾軒詩集盛稱之子曾敞字塏似號樞亭乾隆十六年進士授檢討父憂歸歲比不登約成黨出米平價糶民因以糶餘錢建倉儲穀以備歲荒附郭糶穀之用今所謂永惠倉也服闋補官進侍讀充 日講起居注官自文端宗伯侍講至是四世居職士論榮之初爲翰林年最少持己清峻洞曉掌故由侍讀四遷至少詹事望吏議未竟其用卒弟曾敷字師常號秋活監生有畫裏山樓詩鈔亦爲海峯所賞異

馬其昶曰遭時承平文學侍從之列類皆從容雅步養

傳八

十九

台鼎之望而張氏諸公尤恂恂退讓長者各自有其風類也其學大抵範時守法期中權度不務爲名高用此多由翰林平進至大位一時門閥遂莫與抗矣

戴南山先生傳弟八十五

戴先生諱名世字田有一字褐夫南山其別號也世人隱其名稱曰宋潛虛上世以訾雄父諱碩字孔萬諸生爲人退讓長者顧善憂坎軻不偶爲詩百餘卷嘗曰讀書爲善欲報如捕風影如吾等者豈宜至此及生先生而好學不事生產曰是將復爲我也吾終以憂死我死其及汝乎然慎勿效我憂也先生才雋辨逸既孤授徒

自贍以精制舉業發名文稿脫手賈人隨刊布之於是天下皆誦其時文先生曰此非吾之文也康熙二十四年行選貢法以廩生考得貢補正藍旗教習授知縣厥後往來燕趙齊魯河洛吳越之間所至方聞宿學之士聞聲欽慕而長洲韓慕廬汪武曹無錫劉言潔江浦劉大山宿松朱字綠吳縣吳荆山大興王崑繩及同里方百川望溪尤心折先生其學長於史喜考求明季逸事時時箸文以自抒湮鬱氣逸發不可控御於是天下又翕然稱其古文而望溪曰此猶非耦夫之文也先生既負才自喜睥睨一世世亦多忌之嘗遇望溪京師言曰

傳八

二十一

吾非役役於是而求有得於時也吾胸中有書數百卷其出也自忖將有異於人人非屏居深山足衣食使身無所累而一其志於斯未能誘而出之也因太息別去其後屢相見必以是爲憂年五十三始舉順天試逾四年爲康熙四十八年會試中式第一名進士總裁李文貞公喜得士殿試一甲二名授翰林院編修越二年都御史趙公申喬劾南山集悖逆逮繫獄五十二年二月論死無子從弟輔世自京師以柩歸葬於居宅之南先生夙負文譽久遊公卿間及垂老構禍遂無肯有道其爲人者上嘗問文貞自注禔死誰能爲古文者對曰

惟戴名世案內方苞能叩其次卽以名世對上亦不之罪也先生生平酷慕司馬子長之文每引以自況閉心先朝文獻網羅略備將欲成一家之言卒莫能遂其志以死惟嘗紀桐城明末兵變事曰子遺錄一篇有刻本其答余生書相傳先生所由坐死者錄之以存其實其辭曰余生足下前日浮屠犁支自言永歷中宦者爲足下道滇黔間事余聞之載筆往問焉余至而犁支已去因教足下爲我書其語來去年冬乃得讀之稍稍識其大略而吾鄉方學士有滇黔紀聞一篇余六七年前嘗見之及是而余購得此書取犁支所言考之以證其

傳八

二十一

同異蓋兩人之言各有詳有略而亦不無大相懸殊者傳聞之間必有訛焉然而學士考據頗爲確核而犁支又得於耳目之所覩記二者將何取信哉昔者宋之亡也區區海島一隅僅如彈丸黑子不踰時而又已滅亡而史猶得以備書其事今以弘光之帝南京隆武之帝閩越永歷之帝兩粵帝滇黔地方數千里首尾十七八年揆以春秋之義豈遽不如昭烈之在蜀帝昺之在崖州而其事漸以滅沒近日方寬文字之禁而天下之所以避忌諱者萬端其或菰蘆山澤之間有厯厯誌其梗概所謂存什一於千百而其書未出又無好事者爲之

撥拾流傳不久而已蕩爲清風化爲冷灰至於老將退卒故家舊臣遺民父老相繼漸盡而文獻無徵凋殘零落使一時成敗得失與夫孤忠效死亂賊誤國流離播遷之情狀無以示於後世豈不可歎也哉終明之世三百年無史金匱石室之藏恐終淪喪放失而世所流布諸書缺略不詳毀譽失實嗟乎世無子長孟堅不可聊且命筆鄙人無狀竊有志焉而書籍無從廣覲又困於飢寒衣食日不暇給懼此事終已廢棄是則有明全盛之書且不得見其成而又何況於夜郎節竿昆明洱海奔竄流亡區區之軼事乎前日翰林院購遺書於各州

傳八

三十三

郡書稍稍集但自神宗晚節事涉邊疆者民間汰去不以上而史官所指名以購者其外頗更有潛德幽光稗官碑誌紀載出於史館之所不及知者皆不得以上則亦無以成一代之全史甚矣其難也余夙昔之志於明史有深痛焉輒好問當世事而身所與士大夫接甚少士大夫亦無有以此爲念者又足跡未嘗至四方以故見聞頗寡然而此志未嘗不時時存也足下知犁支所在能召之來與余面論其事則不勝幸甚

馬其昶曰余家藏一寫本潛虛文集又嘗見先生所輯四書朱子大全獨取朱子一家之言遠出他本上先生

存時門人尤雲鶚氏刻文百十餘篇今無傳本余讀其文悲其有史才而不自韜晦愛重以成其志也趙公名臣以剛直著稱其子修撰熊詔與先生同榜進士坐同官訐奏記注事落職俄而卒

方百川劉古塘二先生傳弟八十六

方先生諱舟字百川少朗拔風概非常六歲能爲詩十歲好左氏太史公書未冠通五經訓義遂綜百家與其弟望溪先生友愛甚望溪師事之其所學皆以古人爲期而顧不喜爲時文望溪每遠遊歸出所爲古文辭及詰經之言相質先生亦不喜曰古之爲言者道充於中

傳八

三十三

而不可以已也而今自覺不能已乎徒友刊其課試時文曰自知集者行於世韓文懿公見之歎曰二百年無此矣先生以諸生終而所爲時文自其同時以逮沒後二百餘年天下學子皆誦習之先生少貧且晝治事暇則徜徉郊原墟莽閒夜誦書或危坐竟夕不寐一時名流傾向先生過之落然江西梁質人宿松朱字綠高談經世之學證彙經史先生退發其覆鮮不窒礙者望溪謂兄盍曉譬之曰諸君子口談最賢非以憂天下也先生既懷抱大志未及一試康熙四十年年三十七遽以疾卒初先生幼弟林字椒塗夙悟能屬文未娶早卒先

生泣曰吾兄弟當其一邱不以妻耐又嘗謂望溪異日
汝子與吾子相視如同生其姊姒或違言先生曰汝輩
日十反脣吾不汝止但欲吾兄弟分財異居終不得耳
及疾革妻子環泣斥去之正命之夕惟望溪在側未嘗
以子道希道示爲屬其後望溪先生爲家訓示道希等
令其從兄弟皆相服期以謂受命於元兄可以義起也
先生嘗授經姑熟登萊閒學子課期必請文爲式積至
百餘篇亦閒爲詩歌古文錄四冊貯篋中曾一示溧水
武商平高瀆張彝歎旋復收匿蓋恐其弟及同學見而
刊布之也病篤自啟篋出所錄四冊文摧燒之望溪入

傳八

二十四

戶見鑑灰滿盈退問侍者始知之長子道希字師范以
縣學生舉乾隆元年孝廉方正季父望溪先生依古禮
經定齋期喪次遇期功君必率諸弟出次惟謹侍望溪
側不異孺子望溪亦以孺子視之嘗稱其平生無一言
一動使子心隱然不適者年五十四卒弟道承順天通
判

劉先生諱捷字古塘先世懷甯人祖諱若宰崇禎四年
及弟弟一名父諱璜遷居桐城爲桐城縣學生員兄諱
輝祖字北固康熙二十九年鄉舉弟一越二十一年而
先生復舉鄉試弟一於是年五十四矣始爲諸生督學

邵嗣堯按試呼名至先生遽命答責數十眾大譁郡中
武生有同姓名者爲患鄉里督學聞之未審既誤責則
列其文四等眾益譁已而督學發病死先生對之未嘗
有憾辭快語貌精悍好氣任俠諸公貴人厚幣傳客之
一語不合徑去年羹堯巡撫四川議加賦固爭而止俄
假他事去曰其心神外我矣及督川陝強與借既至浹
旬告歸嘗居江南督學幕有故人爲其姻家夜出千金
請事先生曰吾不意君視我何等也其爲文篤自信始
課試必歷其儕顧自謂所業弗善中歲沈浸經史試輒
擯矣守其道不變久乃獲舉爲禮部者猶不喜其文磨

傳八

二十五

勘停一科其後友人方望溪以南山集被逮又護其妻
子北上失會試期竟未一與禮部之試年六十九卒子
四人兄北固卓犖有志操與百川望溪交最善著藕浦
詩文集

馬其昶曰余少喜讀百川遺稿孤懷曠識邈然有千載
之慮然是要未足盡先生夫躬布素外以憂天下內篤
倫紀出其緒餘且足爲法後世觀其摧燒已作自視乃
若無有者彼其志量可測也哉劉先生制行不牽於眾
誠可謂自重之士
方望溪先生傳弟八十七

方先生諱苞字靈皋號望溪曾祖按察司副使諱象乾避亂居江甯祖諱熾歲貢生父諱仲舒號逸巢國子監生與黃岡杜茶村兄弟同縣錢飲光友善著詩三千餘篇三子長百川次先生皆有大名先生官至侍郎矣而海內學者言德行文章經術三者必推先生故皆稱望溪先生先生少貧厲學安溪李公光地長洲韓公棗見其文盛相推挹稱爲北宋後無有年三十二始舉江南鄉試弟一逾七年爲康熙四十五年試進士弟四且廷試朝論翕然期其一甲聞母疾遽歸李公馳使止之不可丁父憂尋坐爲編修戴名世序南山集南山集悖

傳八

三六

逆逮下刑部獄在獄二年著禮記析疑喪禮或問獄具論死 上曰方苞學問天下莫不聞署勿論李公亦力救之出獄隸籍漢軍 命白衣入直 南書房撰文稱旨移 蒙養齋編修樂律 上命與諸皇子遊自成親王以下皆呼爲先生充 武英殿修書總裁 世宗嗣位 赦還原籍初蒙 恩出獄即迎母致養母喪還葬服除授左中允再遷翰林院侍講學士孫公嘉淦以刑部侍郎爲順天府尹兼祭酒以勁直見忌有自王邸來屬先生劾奏即以代不然與同禍拒不可數日孫公竟被劾下獄先生言於文端公鄂爾泰曰孫侍郎以非

罪死公復何顏坐中書文端爲解乃免十一年擢內閣學士充一統志總裁校訂春秋日講 高宗登極將追踐古禮行三年之喪 詔羣臣詳議先生因欲復古以次變除之制臣工分差等除服禮部尚書魏公廷珍上其議大臣或不便事寢先生時領書局就直廬持服未再期不出所教習庶吉士二十七日內齋宿館舍無敢飲酒食肉者他部院未能也時田文鏡方得 上眷先生奏文鏡定徵收地丁銀限四月完半十月完半十一月仍舊便又課而農民苦累請寬期六月完半訖十一月仍舊便又請歲饑有司得擅發倉穀平糶勿拘存七糶三之例皆

傳八

三七

議行尋 命選錄明以來四書文頒天下爲士子程式充三禮義疏副總裁二年遷禮部右侍郎以足疾辭 詔數日一赴部平決大事又時奉獨對 上方有意大用而先生亦思以經術飾治自初直 南書房時安溪李公方在閣徐公蝶園爲總憲遇朝政得失輒啟告二公引義侃侃二公夙重先生雖不能盡從未嘗不欽其高論至是益感 三朝恩厚起罪廢列卿貳求所以爲不世之報奏言通計古今食貨之源見民生所由日就匱乏者數端因請禁燒酒禁種煙草禁粟米出外洋飭佐貳官督民樹畜紳士相度濬水道十年後可致饒給

又奏請矯除積習興起人才願 皇上以時延見廷臣別其邪正明示好惡取人必以其類爲招凡九卿督撫中深信其忠誠無欲者悉命舉其所知繼以試驗破瞻徇繩臧私加廉俸久任其聲績茂著者則時賜金帛進爵秩而尤以六部之職各有其實非獨循例奉法而已必慎簡卿貳各責以實使日夜訓厲其僚屬隨時進退之則中材咸自矜奮其指如此當時以其言迂闊不甚偉異也又嘗欲仿朱子學校舉貢議分經史爲三科詩書易附大學衍義春秋附通鑑綱目三禮附文獻通考以疑義課士不能行及教習庶吉士因請改定館課及

傳八

三十九

散館則例仍議格不行初河督某故與先生善其後違眾開毛城鋪臺省爭之至下獄先生奏河督之愆河督大恨禮部薦一貲郎入曹親王莅部許之先生以故事禮部必甲乙科不肯平署王亦怒會新拜泰安爲輔臣召尚書魏廷珍爲總憲或謂是皆方侍郎所爲由是忌者日眾凡所陳奏皆合口梗之河督因劾方某嘗手書託致其門生河上事 上意稍不直之先生自知孤立乞解任許之仍教習庶吉士充經史館總裁及庶常散館先生請補後到者試遂被劾徇私坐免仍在三禮館修書先是高安朱文端公疾革謂先生曰子性剛而言

直吾前於眾中規子謂子幸衰疾於世無求假而年減一紀尚有國武子之禍欲諸公諒子之無他而不以世情相擬耳實實既歿吾病不支子其懼哉實實者楊公名時字也先生竟以是廢及周官義疏成以衰疾求解書局 賜侍講銜歸里建宗祠定祭禮作祠規祠禁設祭田以其餘周子姓艱窶婚喪之不能舉者年八十有二卒祀鄉賢先生爲學一本宋儒程朱之說以求之遺經尤究心春秋三禮以謂禮者先王磨礪德性而起教於微眇使人益深於人道若夫考世變之流極窺聖心之裁制則春秋之義具焉自少以至篤老無一日不讀

傳八

三十九

經其治經不爲苛細小辨詳誦本經及傳注而求其義理於空曲交會之中篤於倫紀其立身一依禮經遇忌日必廢食遭期功喪必準古禮宿外寢以弟椒塗亡病未視斂終身恨之且卒遺命袒右臂自罰先生長身怯瘦面微有癢痕目視若電厲言正色後生憚不敢見安溪李公入相先生問自 國朝以科目登茲位者幾人公屈指五十餘人先生曰甫六十年而至五十餘人其不足重明矣願公更求其可重者時魏公廷珍在坐退而曰斯人吾未前見無怪人不樂聞其言也其論文嚴於義法非扶道教裨風化者不苟作讀其文知其深於

經有中心惻怛之誠其著書曰周官集注十二卷周官析疑三十六卷考工記析疑四卷周官辨一卷儀禮析疑十七卷禮記析疑四十六卷喪禮或問一卷春秋通論四卷春秋直解十二卷春秋比事目錄四卷詩義補正八卷左傳義法舉要史記注補正刪定管子荀子離騷正義各一卷奏議二卷文集十八卷集外文十卷補遺四卷又四卷刪定通志堂宋元經解二十年始畢業未刊行無傳本二子道章字用閻雍正十年舉人有學行早世次道興來孫恩露字兩培道光十二年副貢就職州判粵賊陷江寧語家人曰吾受氣於天受形於父母

傳八

三十一

倘假賊手是辱也乃先送母妻及子出城而已復反門外有方塘適楊氏妹攜女先躍入塘夏氏妹偕其夫浴繼之因削竹各書姓名繫襟帶具藁葬之既畢乃死馬其昶曰先生最負天下大名顧亦多謗議至今有之湘鄉曾文正公曰望溪古文辭爲清二百餘年之冠其經術雖乾嘉後諸家詆之曾無損毫末獨其經世之學持論過高同時自朱文端楊文定數公外多見謂迂遠余弟國荃嘗擬疏請從祀孔廟昔望溪於乾隆初請祀湯文正公未行至道光三年湯公果祀望溪志行殆伯仲湯公躋之兩廡無愧色湘鄉實近代知言君子不

妄許而吾友鄭杲東父以其義猶未盡推其經術深而病其經世之學將令天下終不用經術治世乎凡先生之言有可以經世者其深於經術者也有未可以經世者其於經術猶疏者也其論如此余並著之

孫麻山先生傳弟八十八

孫先生諱學顏字用克一字爾堯號周冕又號舫山其先有曰以忠者明初遷桐城爲始祖先生康熙閒人也嘗築華農精舍於麻山讀書講學其中徒友相與稱華農子又稱麻山先生先生堅苦立學宗守程朱同時有宿儒曰方閑阿閑阿之友曰胡莫齋桐城自明嘉靖閒

傳八

三十二

何省齋倡學其後方明善繼之聞風興起者數十輩延及明季或歧於釋老或驚於雜博或降爲講章之學而閑阿獨與其友莫齋以藍田呂氏鄉約教於鄉於是先生及里人方待廬皆師事閑阿而亦與莫齋爲友莫齋因構尊聞書舍館先生於家教其子田兢兢守朱子之遺法於姚江之學不稍假借也閑阿歿先生及吳易光易正兄弟輩作同人堂祀朱子以閑阿配先生性耿介家甚貧友人勉之習舉業就有司試爲書答曰道學之不明久矣士苟有志振興斯文則凡所爲者正宜拔本塞源不當復爲徇俗欺人之說也蓋人之爲心理欲二

者而已學文以苟一時之名爲榮身肥家親戚交游光
寵計者欲之甚者也立志不汙求造聖賢之閭奧者理
之至者也安有事出於人欲之甚而可曰無害於天理
之至者哉自世衰教息老佛空虛之邪見訓詁詞章之
末學先儒大聲疾呼世之信道不惑者閒有之矣惟所
謂科舉之學以窮經讀史爲利祿之媒苟非識超等夷
之士何能不浮沈流俗挾苟且之說以之自欺欺人哉
於是卒不應科舉遊歷四方以講學會友爲事嘗言學
道而遇飢寒正可驗吾學之所得力必於此而不墮吾
業屈吾志然後乃可上達先生後坐文字累遭湖南之

傳八

三三

禍繫獄六七年竟論死方待廬爲經紀其喪以歸先生
既沒遺書散亡其後蕭文學穆搜得之其族裔孫雲錦
號海岑爲江甯知府始刊行閑阿諱日新字漢良莫齋
諱國鈺字鉉五莫齋之子田字雍則亦能傳其學知府
君以諸生從軍得官所至有跡其知通州時張修撰蹇
尙微也奇賞其才爲成就之祀通州名宦
馬其昶曰易曰亢龍有悔余讀麻山遺集義嚴而詞厲
洵哉其爲亢也然不可謂非特立獨行遜世无悶者矣
進不行道於天下退不能自保其身時當末季如明東
林諸君子以講學構禍無足怪矣悲夫先生乃生於昌

明之時而獨不幸也

方渥源汪樸巢二公傳弟八十九

方公諱式濟字渥源荻港都司諱仲嘉曾孫也祖諱兆
及字子詒號蛟峯順治十一年舉人山東備兵僉事父
諱登嶧字鳧宗號屏垢工部主事兩世皆能詩有述本
堂述古堂等集公少僑居金陵七歲喪母哭泣盡哀經
旬不索食性亦工詩兼精畫繪王麓臺侍郎甚獎重之
康熙四十八年進士授中書逾年歸省適南山集事發
語連公本生王父因以受禍侍工部出關族屬連坐者
四人邊帥欲分置各路不令同處公罄裝稱貸營護戍

傳八

三三

得無分用是益困婢僕死亡略盡苦寒躬取榛棘爨火
久莖風雪中兩手皸裂工部憐而作詩然工部性故朗
豁居絕塞十餘年辭色不形悲激同戍侍郎傅繼祖鴻
臚卿訥爾樸每言見方君輒灑然忘其身之在難也公
以吟詠承歡又益殫心經學父子閒自爲師友性謙厚
見人寸善卽自貶損以爲弗如家居時母夫人命置妾
有婢具容慧或舉爲言公正色曰是吾見自襁褓中者
於心安乎諭其父母自擇配族弟薪傳嘗同客病疫汗
閉見者皆避去公獨抱持同臥得汗而解薪傳每言此
輒流涕三子觀承觀承觀本時有富室議昏者數家皆

謝之曰吾不欲以憂患累人也年四十二以疾卒於卜
魁城邊人如痛親戚著龍沙紀略一卷 四庫著錄易
說未定稿六卷陸塘詩稿二卷子觀承自有傳

汪公諱以岱字文超號樸巢生一歲而孤家饒於財祖
母陳母潘俱寡居族眾欲併其產母賢而才支拄數載
勢益危一夕聞窗外私語曰毋走孤母知事急潛推兒
覺踰垣逸盜入室索孤母厲聲曰吾母子非汝世讐汝
曹欲得財乎抑欲殺人自取死乎財任爾取如必索孤
者孤出走矣吾今以頸血濺汝明日向官府責汝曹償
抵者我孤也盜方錯愕聞排闥鳴鉦呼曰毋無畏兒

傳八

三十四

已率眾捕盜來也盜倉皇遁自其小時應變才略如此
性至孝每見父畫像哀不可止既冠即遊成均屢試不
獲舉翻然曰吾以一歲孤賴母得長奈何既長乃離母
外求哉遂遊歸張文和公以茂才薦 詔授知縣固辭
不起家居奉母建祠堂置祀田修家乘縣中役法計圖
爲保按戶苛取雜費公創議設保田用田息抵支下戶
得免復儲其贏穀備荒歉鄉人賴焉年七十五卒孫志
伊自有傳

馬其昶曰世人困阨輒改行以謂天不佑善怨誹不平
否則頽然自放耳二公之所遭皆極難而疆自爲善後

嗣勃與余爲著之此可以觀天道也

左馬趙余楊陳傳弟九十

左公諱藻字子畏於忠毅公爲再從曾孫而獨慕忠毅
之爲人故號曰慕忠其行誼字遠邇問其族之人族之
人皆曰是孝子也以父右宜公諱之誼嘗過雙溪見溺
者傷之因遂積貲建橋於雙溪右宜走樅川見暴骸纍
纍欲起義塚因即買山瘞殮他若育穉嬰贖鬻女几力
所能爲者罔弗爲也以康熙三十二年舉人考授內閣
中書年七十五卒祀忠孝祠及本府鄉賢祠孫行健亦
好施濟父老癯病奉事惟謹煩汗之役不假婢僕人謂

傳八

三十五

其孝行世家

馬公諱源字伯達號菱塘父屏菴諱方思兵部公弟六
子母姚太孺人爲端恪公女有義烈之性公生八歲而
孤適寢則哭於父柩入幃則跪太孺人前求進飢粥又
跪求諸父諸舅解勸母也見者皆垂涕年十五入邑庠
有名諸生中屏菴嘗草族譜未竟繼其遺墨纂輯成書
以歲貢生教諭鳳陽勤於講課一準宋儒胡安定遺意
不納諸生贄金歲荒歉食取資於家康熙三十九年方
膺保薦以母老遂告歸營築室北嚮顏曰陸舟夏則奉
太孺人居之築凝暉齋迎陽冬則居之羅田公士基歎

曰寒燥燥溼不愆於時几席琴書不移而具如吾甥者
可謂就養無方矣年六十喪母猶日爲孺子哭廬墓三
年性好施濟屢助賑邑里稱其仁惠雍正十年祀鄉賢
弟潛字仲昭諸生賅覽羣籍通敏人事戚黨咸資其計
畫有宏渠叢稿八卷

趙先生諱館字良治師事潘蜀藻爲學號鈍拙獨能躬
修連喪父母五六年不內寢無寒暑皆齊衰家故饒財
田宅逾萬金兄悉據之遂至露處夫婦困辱備至曾無
一言怨怒父有藏錫數千金陰知其處兄戒勿取或曰
此乃公物子發分其半未爲不義以兄有言遂不取兄

傳八

三六

獨掘之去封識如故與人要約必踐斗米百錢時時以
周寒生人不知其囊篋實匱以爲有餘貲也戴田有編
修以文章傲睨一世獨推服良治稱曰善人

余先生諱扶上字羣若號十松縣學生性篤孝四歲失
母哭奠如成人父一再繼室遇之皆嚴切父沒母益甚
敬順久之母更寬慈病亟執其手泣曰汝孝我至矣吾
何以報願汝世世生兒皆賢孝如汝耳家貧教授爲生
有十松集四卷方言訂誤二卷正史彙集二十四卷
楊先生諱延曠字漢幟少孤母脫簪珥買書教之年十
二郡試第一補生員母逾七十病篤晨夜哀禱竟得愈

其後母沒蔬食水飲廬墓年餘遂卒平生頗事撰著遂
於詩有詩經輯略十六卷子霞舉亦有學行其善事親
疾者又有嚴蝠巢諱紳字用菲國子監生考授州判母
病瞽十餘年朝夕舌舐之日復明凡里中義行力所至
無不自竭張文和聞而歎曰鄉里有此才何可使終老
乎將薦之遽卒有靈壽山人集

陳先生諱紀字封亞號松田乾隆閒諸生幼孤事母孝
母卒貧不克葬殯於野因棲其側淚落草枯其居家尤
嚴祭祀率子婦致齋靜聲斂容奉將酒饌毋遠毋逼謂
逼則神苦於讓遠則神苦於取祭畢傍皇有餘慕餒餘

傳八

三七

酒饌同祖以下得徧嘗焉謂其物微而恩意流通吾先
人有知必樂甚知曾子事生必請所與則知此矣家貧
不能備物惟取其潔謂費出太艱吾先人所不願也居
貧厲節受取不苟學者宗之其爲文意旨潤遠許玉峰
載數篇陋室纂鈔中餘均佚

馬其昶曰聖人以庸行爲謹後世摘藻之徒喜稱奇異
豈知要乎夫潛修砥行既不自祿又不遇立言君子張
大其跡則遂湮矣舊志孝友傳述事不詳彙括贊詞人
可施用欲傳其真未能鑿空道也故余所錄亦寡慕忠
菱塘同祀瞽宗良治友悌篤至余楊以下竝勤纂述今

別出之其年輩先後所未詳也

傳八

三十九

桐城耆舊傳卷九目錄

邑後學馬其昶通伯撰

胡襲參吳生甫二先生傳弟九十一

劉海峰先生傳弟九十二

王晴園 朱歌堂 張助園 倪同城

方恪敏公傳弟九十三

子勤襄公 從子尙書

張逸園傳弟九十四

方副使許高郵方彭水傳弟九十五

姚編修葉庶子傳弟九十六

張苦竹吳仁齋吳漪瀾傳弟九十七

先一齋府君傳弟九十八

子復堂公

傳九目錄

汪尙書傳弟九十九

姚辰沅姚巡撫章兵備傳弟百

胡龔參吳生甫二先生傳弟九十一 桐城耆舊傳九
胡先生諱宗緒字龔參號嘉遜明參政曾孫康熙五十年舉人薦充明史館纂修官中雍正八年進士授編修遷國子監司業先生十歲而孤家貧母潘氏自課之嚴而有法自非經史便不令寓目先生由是感憤厲節學修兼茂旁逮律曆兵刑六書九章禮儀音律之類莫不究討文詞矜慎不闌入唐以後語方劉並時友善古藻過兩家其多不如晚始通籍遊客爲生所至嘖笑語默傾動坐人嘗變姓名履危地脫骨肉於難及教國子益嚴師法立教條諸生皆服其德箸易管三卷洪範皇極

傳九

疑義一卷古今樂通二卷律衍一卷數度衍參註二卷晝夜儀象說象觀歲差新論測量大意梅胡問答九九淺說各一卷正字通芟誤七卷字典發凡一卷正蒙解一卷大學講義二卷方輿攷南河論北河論膠萊河攷臺灣攷兩界辨共六卷苗疆紀事八卷環隅集十二卷司業奏議一卷是時有許多亭諱雨田字深稼曾箸及將子編先生及方侍郎皆賞異之多亭少穎悟日記數千言羣兒共嬉獨畫易卦三禮圖及長博覽有文乾隆二十四年歲貢生箸慎餘堂文十二卷十千居詩六卷詞四卷花閒談助若干卷都樹瞻諱蔚師事方位白家

貧厲學有名諸生中有蓼溪詩文集六卷而胡氏又有諱晟字伯存者輕財喜施窮研經史有左傳分國紀事十二卷周禮論要十二卷詞林連珠三十二卷先是爲左氏學者明末有諸生高旦兮諱華其上三世皆爲諸生有聲旦兮少傳遺業爲左傳紀事本末三十卷義例詳整別有從先堂文十卷詩六卷

吳先生諱直字生甫一字景良號井遷世居南鄉爲高甸吳氏少曉悟峻貌孤特文如其人劉海峯師事之與世落落然同時方侍郎負盛名先生猶以爲不可意也其學兼通音律好游覽足跡半天下文益奧簡不肯應

傳九

舉強之中乾隆元年鄉試終不赴禮部日取四子書讀之自謂精思積二十年始於四子之言有契也此雖文學之名韓歐之譽不足以易之況科第之區區乎嘗游京師孫文定公盧雅雨先生微服出集市樓論證經史先生飲酒樓下聞之大言曰誤矣二公驚愕揖而問之先生爲條辨疑義具道其所以失者二公皆服箸四書雜辨五卷學庸釋義六卷文集四卷詩集二卷經義藥石四卷同時爲古文白喜有名稱者莘農先生諱尹字无咎連城張氏乾隆元年偕兄瑚同第進士由庶常散館授福建長樂令孤介有文師事望溪而文不純似著

石冠堂詩文鈔六卷經傳世案二十五卷詞章淹雅者若山先生諱自高字慈受麻溪吳氏廷尉公應琦孫也乾隆初監生張文和公禮為上賓章疏恆出其手 上嘉其慎密授以翰林院待詔後至刑部員外性強記熟於朝章沿革著有善卷堂四六注秋蔭軒集

馬其昶曰當康雍閒方侍郎倡為古文學襲參生甫二先生於侍郎不苟同然皆能自立襲參文成家鄉里顧少知者讀其文知其行固不為世俗之為善乎張瓶山之言曰學所以明道而道藉文以著若是者宜師古人昔荆南樂秀才問為文於歐陽公公教以順時此特外

傳九

三

之不與深言為文必取悅世人耳目無論不得就使得之亦何足榮哉自 國家設科目取士士之揣摩迎合以求必得者何啻萬萬而其岸然自負不為順時之文者數十人而止耳彼順時之萬萬者固往往八九得而此數十人者亦時一二得不盡失論其得之之數此一得者誠不若八九得者之多然彼以千百而得一此以十而得一校其得失多寡之數如此亦可以思矣且夫論文而必主於順時不順時者不取將論 必主於鄉愿狂者狷者不取嗚乎此又人心世道之憂不但文之陋已也瓶山諱輔贊字弼辰連城張氏乾隆三十

五年舉人負才奇特箸瓶山集八卷

劉海峯先生傳弟九十二 王晴園 朱歌堂 張助園 倪司城

劉先生諱大樞字才甫一字耕南號海峯縣東濱江地曰陳家洲劉氏環居數百戶為農業多富饒而明崇禎時有官歙縣訓導者諱日耀字發伯鄉里仰其高節其子姓姓子柱先生父也累世皆為諸生有聲而先生遂以文名天下年二十餘入京師方望溪侍郎奇其文以為昌黎永叔之傳朝士望塵請交出督學者率請任校閱雍正七年十年兩登副榜竟不獲舉乾隆元年方侍郎薦應詞科大學士張文和公黜落之已而悔十五年

傳九

四

特舉先生經學復不錄逾六十乃得黟縣教諭數年告歸居縱陽江上不復出年八十三卒先生修幹美髯能引拳入口縱聲讀古詩文韻調鏗鏘高談善飲嘗謂姚郎中吾與汝再世交矣初郎中伯父薑塢編修葉書山庶子與先生三人交最篤郎中從編修受經而學文於先生自方侍郎沒後數十年郎中復以古文為學者宗師由是世并稱方劉姚謂可繼明歸熙父氏郎中之言曰今海內言文者必首侍郎侍郎不為詩先生則詩與文并至能鏘鏘古人之異體雄豪奧秘才調獨出其稱之如此卒登 國史文苑傳著文集八卷詩十二卷古

文約選四十八卷歷代詩約選五十二卷論文偶記一卷子介瑒以兄孫郡學生符琢爲後初先生兄諱大賓字奉之雍正十三年舉人爲山西扶溝令遷貴州普定姦民訛言擅亂書門壁頃刻攀引近百家呼而切諭之皆泣下遂杖遣提督欲聞於朝爭甚力事遂寢又秦姓民私刻縣印詐取兵糧三十石吏請驗收卒不許曰我豈以活人者殺人哉嘗自稱人性固有所不能坐寬慈雖罷斥無恨若谿刻慘急以求遷非余所能也其他行類此

王先生諱灼字明甫一字悔生號晴園又號濱麓少居

傳九

五

縱陽海峯奇賞之從游八年學銳進繼館於歙與金蕊中程易疇吳殿麟及歸安丁小疋武進張皋文交友皋文顯志經學屬詞喜儷體先生見其黃山賦曰子之才可追古作者因舉所從受文法於海峯者告之後皋文學成其論文必及悔生陽湖派由此起歙鮑覺生侍郎盛推其詩乾隆五十一年舉人選東流教諭主祁門東山書院卒年六十八著悔生文鈔八卷詩鈔六卷樞陽詩選二十卷今體詩選補四卷子貫之字子一道光二年舉人

朱先生諱雅字介生一字岑南號歌堂福建閩安鎮鹽

課大使諱世弼字翼公其曾祖也有一經樓詩集力追唐音祖諱璣字元一父諱桂芬字路青有小山集海峯稱其古體詩雄渾豪放兩世皆爲名諸生以終而先生舉乾隆五十九年鄉科久困禮部試年七十爲金壇教諭自少習聞海峯緒論又與王晴園姻也交相勵其爲人貌寢言訥不苟同多與世忤其憤怍一抒於詩鮑侍郎最錄之爲介生詩選六卷其同時相唱和者又有汪吾山諱鍾字寶書乾隆四十四年舉人爲江西靖安令吳白崖諱巨珩字儒懷弟荃石諱巨琇字靖之二吳竝工詩而白崖書法尤得晉人遺意鄉邑推重之童曉坡

傳九

六

諱先登字誕夫天才清麗有滄遠堂詩草張先生諱敏求字變臣號勛園連城張氏其先故宣城梅氏明永樂初贅於張因氏焉代有文儒至勛園恥庵師事海峯爲詩益有名勛園中乾隆六十年舉人選奉賢令憂歸改甘肅漳縣以目疾去官貧餓不能自活惟酣嬉文史有問花亭詩八卷恥庵其大父行也諱水容字汲華乾隆三十九年舉人奉賢訓導深於詩兼通星象算術有環山樓詩文鈔二卷其子鵠字穆生傳其學而性尤喜治說文有方名考說文正字問亭文八卷詩四卷陳世扶諱家勉一字濫鳧別號策心子年十餘投

詩海峯海峯驚喜時誦其警句由是名大起居貧厲節不與俗士通晚歲益困後生益歸嚮之歲貢生吳香晚諱中蘭字伯芬海峯弟子也受知於大興朱文正兄弟上元梅伯言郎中序其詩以爲學海峯而主於聲者有環翠軒文鈔二卷閑存詩草二卷弟中芝清規雅韻秀絕一時年甫及冠而卒有對溪詩草縣學生嚴東湖諱青字遙青海峯序其詩亦頗稱焉疏晴墅諱枝春字玉照乾隆閒歲貢生詩句俊拔始事海峯繼事姚郎中有詩鈔六卷弟枚年十二朱竹君學士取附縣學逾年補廩膳生乾隆五十一年學士弟文正公典江南試中式

傳九

七

才而早隕姚郎中爲誌墓甚悼感之晴墅子篋道光二年進士知永嘉縣許信庵諱節字寶符嘉慶初以歲貢爲英山訓導卒年九十二著有雞肋集以少從海峯游詩文皆有義法子晚字芳疇號吾田傳其學兼通訓詁考訂道光二十三年更名宗寅舉京兆試著古邠詩義五卷說文字類若干卷自海峯居樅陽以詩倡後起者凡數十輩惟晴園歌堂助園最著而海峯同時友工詩盛爲海峯所推敬者曰倪司城

倪先生諱之錮字司城雍正閒貢生以薦舉授中書出使四川總督奏留爲令歷知郫洋南鄭吏才經學皆有

聞而詩尤專家沈鬱蒼勁有杜甫岑參之勝著高欽集十二卷一齋集六卷桂先生歆幼有奇慧海峯賞譽其文遂爲名諸生有小山集皆剽姚二先生所點定也其能文而不出海峯門者有榮先生芳講學柳峯東山之麓吳井遷甚敬異之子長春孫鸞家世傳業房先生立誠諸生喜游名山大川所至詩盈帙晚歲結廬浮山於葩經易象研說終身崔先生岩字筱室高懷邁俗好吟詩不事摹擬爲方儀衛所賞自榮先生以下皆莫能言其學淵源所自時先後亦莫詳也而石先生文成字聞琢名稍著乾隆閒以貢生爲寶慶通判閉門靜居不交

傳九

八

俗客有曉堂集十二卷歷朝詩話六卷

馬其昶曰世傳方侍郎自矜重不假借後生然其推挹海峯至矣姚郎中加服膺焉顧世之訾警之者乃亦多有武昌張廉卿先生謂考據盛而文體碎海峯獨言八家其取徑也正其文亦適至是而止斯可云篤論噫方其窮老荒江之上遠近慕風相從寂寞而不悔彼豈無得而致然哉

方恪敏公傳弟九十三 子勤襄公 從子尙書

方公諱觀承字宜田一字遐穀號問亭祖工部主事諱登嶧父內閣中書諱世濟僑居江寧其後南山集禍作

工部父子皆坐戍黑龍江公少遭家難寄食清涼山寺
寺僧知爲非常人厚待之每歲與兄待詔觀承徒步至
塞外營養往來南北枵腹重趼數年父祖皆歿益困然
因是具知南北阨塞及民情土俗所宜厲志勤學遂成
偉器平郡王嘗與語奇之雍正十年王授定邊大將軍
征準噶爾奏爲記室 召見賜中書銜時年三十有六
矣師旋授內閣中書乾隆初入軍機處累遷吏部郎中
出爲直隸清河道布政使浙江巡撫弛絲米之禁開墾
海口大壘漲地三萬餘頃歲增雜糧十萬石十四年遂
授直隸總督自是居直隸二十年中惟西疆用兵籌兵

傳九

九

餉暫署陝甘總督旋即返任公有人倫鑒一見即知其
才器所堪受甄拔下吏後多至大位有名御史林玉范
廷楷言直隸丈量旗地不清公疏謝即奏二人剛正請
發直隸補官爲助旗地皆王公莊戶故豪縱聞二人負
氣又 上許往爲之稍戢事遂辦直隸浩穰爲天下最
上歲謁 陵盛京避暑木蘭 巡嵩嶽五臺 幸江
浙皆道此又值大軍征伊犁征緬甸供張兵食公神識
淵定應付無缺民不擾累尤盡心於農田水利及溝洫
倉儲諸政自初爲直隸清河道至總督皆掌治水十六
年河決陽武入長垣東明衝潰月隄公按行地勢南高

北下言河南陽武等縣瀝水北注長垣向恃太行古隄
捍衛隄受水齧衝塌法當開引河導入舊河使容納東
注起引河土築新隄則隄外有河疏瀝水河內有隄防
漫溢事半功倍 報可凡永定淳沱白溝等河奇材雜
距等泉俱考其源委判別濬築而永定河尤遷徙靡常
公治之亦不一術始議就北大隄改移下口增建冰窖
減水壩其後水盛大由壩出上流吸刷深通比冰窖下
河身驟低五六尺因議乘就下偏南之勢於王慶坨南
開引河二十里入葉淀由鳳河轉入大清河而厚培坦
坡埝以別清渾不使淀水內濶阻遏河流數年下口復

傳九

十

淤又請於北岸六工開隄放水廷議詰之覆言向北改
移水道循南埝導歸河淀仍以鳳河爲尾閘蓋北埝至
南埝三十餘里瀾漫一片或分或合原足任水蕩漾雖
有向南向北之殊其實無異故就近勢改道便 上每
歎其籌策善非他人執成法者比也 上嘗以北運河
水弱命先到糧艘截留四十萬石貯天津北倉後船水
長抵通倉公請按畱數就先到各幫內每艘酌撥若干
即得輕便抵通倉以撥爲截則應截者均其因事方略
皆此類也公以政在養民其設義倉積貯及教種木棉
民尤德之以謂官爲民計不若民自爲計故義倉守以

民不守以官專爲備不若多所備故貯於鄉不貯於城其建倉必度道里之均齊擇人煙稠聚形勢高阜之處有司勸導俾各出有餘歉歲卽止謹選倉正專司簿鑰通計直隸建倉千數百座貯穀二十八萬五千餘石精繪州縣衛各一圖村莊里數悉具按圖稽倉可知各村之近遠四境之盈絀磁州逆民爲亂奏誅三人絞七人餘皆釋 嚴旨責其寬縱一夕接 廷寄十三一上怒且不測公執不易 詔九卿軍機大臣會鞫卒如公定讞 上愈賢之公素善爲書工詩乾隆初嘗舉博學鴻詞以平郡王監試引嫌稱疾不試師事望溪先生其從

傳九

十一

政設施得諸先生緒論爲多治經尤專三禮條論古今因革屬稿未就聞秦樹澧尚書方輯五禮通考悉以畀之又屬戴東原先生撰河渠書百三卷其自爲書曰述本堂集十八卷宜田彙稿問亭集及雜記直隸事凡數十卷家無餘財於桐城及江甯皆建家祠置義田修清涼山寺報微時寄此僧待之厚也兄弟相愛甚遺命與兄待詔同穴初父祖俱槨葬關外公居平邸每歲時必遙望哀泣王感其意爲奏請謫戍身死無餘罪者聽歸葬遂著爲令公在時已加太子太保其薨在乾隆三十三年年七十一 賜祭葬諡恪敏祀直隸名宦及賢良

祠娶劉夫人始公少時省親塞外大雪遇瓊廬倚檐睡廬內劉孝廉夢黑虎當門而臥晨起掃雪見公與語大驚遂妻以女無子撫浙時納一姬入室見攜其大父詩冊則與公素知因還其家助貲嫁之其後公年六十一側室吳氏始生子維甸 純皇帝嘗抱至膝前解金絲佩囊賜之旣孤 天子念公勲勞賜內閣中書旋成進士其後復繼公爲總督而公從子受疇亦以貢生至直隸總督父子三爲總督皆直隸

傳九

十二

灣累遷御史賞花翎五十四年典廣西試晉光祿少卿隨征廓爾噶擢正卿借尚書蘇凌阿勘獄山東轉太常卿充順天副考官明年授長蘆鹽政坐事奪職發軍臺特旨寬免賞員外郎仍直軍機處嘉慶四年分校會試累遷內閣侍讀學士隨尚書那彥成治軍關隴授山東按察遷河南布政調陝西就遷巡撫莅任七載蕩平川楚餘匪甯陝新兵叛趨石泉遣將擊走之已而繼勇侯德榜奏請釋叛兵歸伍 上責其寬縱 命公嚴訊定議因疏陳善後六事從之漢中鹽法向不持官引任土商徵課足卽取官引截角繳銷謂之空截引角苛勒

無藝販運裹足公請改漢中鹽課入地丁杜土商苛取
鹽價益賤十四年擢閩浙總督剿除蔡牽餘黨親渡海
治臺灣械鬪嚴懲之又為條教化導設約長族長令相
約束禁隸役黨護由是獷悍稍息以母老固請歸養
上曰人子至情朕不忍拂也允之 命赴浙勘獄明年
特召為軍機大臣且諭維甸母在北久風土素習維
甸朝夕散直仍可侍養卽 巡幸不令隨往朕於維甸
母子體念之無不至維甸當喻此意公固陳母病亟不
能離旋丁母憂 遣大臣奠醊林清謀逆李文成等據
滑縣 特起公直隸總督仍許持素服公聞 命卽馳

傳九

十三

赴軍而疏辭職任會那彥成公已奏捷 温旨令轉程
守制致毀疾二十年六月薨於里第 贈太子少保
賜祭葬謚勤襄公清介幹濟有孝義之稱奏議詩篇家
人誤投之火長女仲蕙彙錄遺稿得二卷子七人傳穆
字彥和以舉人候選中書嘉慶二十四年賞進士由編
修官延建邵道坐事左遷沅州知府傳植字小巖濮州
知州
尚書諱受疇字次耘號來青父諱觀本渥源公少子也
尚書始以鹽課大使發兩淮游歷直隸大名府調保定
擢清河道以事罷嘉慶初給道銜赴伊犁委用閱五載

召還授蘇松糧道改通永道遷河南按察調直隸布
政 賜花翎晉浙江巡撫俄移河南時河水漫睢州賊
據滑縣又歲旱大疫治兵籌餉振災築隄工作同時並
舉無不辦旋授直隸總督公在畿輔久習於吏治民俗
政化大行 駕幸奉天值大水灤河橋圯千餘丈浹旬
告成及 成皇帝奉 仁廟梓宮旋自熱河由古北口
至車道溝路險峻公相度指授倉卒修墊寬坦安行加
太子少保後以疾告歸卒於途歸裝簡素人服其廉
馬其昶曰方氏自五世斷事有二子其後分七房三房
在明有桂林四房有瓊州少卿副憲至 本朝皆少替

傳九

十四

矣其弟七房亦多舉甲乙科者惟中一房六房最盛中
一房天台後有明善六房太僕後有副使詹事兄弟恪
敏祖工部實六房學士諱元成子而出嗣中一房觀察
諱兆及恪敏於斷事為十二世孫一門之內三秉節鉞
何其盛也然如恪敏學優從政為時名臣又豈一族一
邑之望哉

張逸園傳弟九十四

張公諱若瀛字印沙號逸園高祖諱士繡參政子也曾
祖諱秉貞崇禎四年進士為浙江巡撫 國朝兵部尚
書諡僖和祖諱茂稷字子藝不就廕補刻勵於詩有芸

圃集父諱廷珽年十二封股療母疾夢神告曰增汝母六齡母果後六年卒祀鄉賢有三子公其季也長諱若淮字樹穀號墨莊雍正八年進士累遷刑部侍郎左都御史金壇于文襄惡之坐事勘問卒得直引年歸後入都與千叟宴年至八十五都御史爲人敦謹而公強果不避勢初以諸生爲熱河巡檢熱河今承德府始未設府縣以巡檢統地逾百里 天子歲巡駐四方民錯處公以嚴能治辦道遇畱守內監爲僧者于文煥橫肆立呼至杖之於是熱河內府總管怒奏巡檢擅杖近御不道直隸總督亦劾奏 高宗聞之顧喜巡檢強毅不之

傳九

十五

罪其後爲良鄉知縣遷順天府南路同知旗民張達祖居首輔傅忠勇公門下始有地數百頃既斥賣久之地值騰踊達祖以故賈取地民不服經數官不敢爲民直公至傅頗使人道地公不可卒以田歸民俄坐捕盜不承當罷職 上閱其名識之令以知縣發甘肅時 上意頗嚮用然大臣固少助者卒降官在甘肅二年嘗爲張掖復營兵所奪民渠水利又以張掖黑河道屢遷固請督撫奏河所過田數百頃爲沙磧者除其歲輸糧草時甘肅官吏瘠苦相率僞報災請賑公獨不肯爲已而爲者皆敗世益賢之引疾歸會都御史進用 上數顧

詢公故年逾六十復出補直隸撫甯縣旋以子鴻恩官兵部郎中受封朝議例不爲縣遂去歸營別業署曰逸園言已不得盡力爲國勞而苟逸也人以逸園稱之鴻恩至延平知府當乾隆時官直隸爲名宦者又有方峴爲涿州州同二年夏大水浸城振溺有功長垣縣丞吳鋼字曉蒙開舊城河濬黃家集甘家堂二渠卓異就遷知縣修治城垣學校壇廟倉廩百廢競舉擢永定河南岸同知赤城知縣黃良棟字晉僊二十六年調龍門革規費加意課學其孫安泰知沔陽州亦有績自方涿州以下均載畿輔志吳公諱逢聖字眉爽乾隆二十五年

傳九

十六

舉人至臺灣知府獻獄如家人對語不事鞭扑盡得情僞解組歸渡海猝遇盜舟盜窺其虛橐相率引去詩才雄逸有鐵儂詩鈔四卷 馬其昶曰惜抱軒集有逸園家傳余觀其名園之意知其老不忘世用也嘗怪張氏家風皆內自守外不陵物取勝而公獨著彊毅之節張氏仕宦多至大官而公獨屈於縣令賢者固未易測邪乃頗採姚先生文著於篇方副使許高郵方彭水傳弟九十五 方公諱浩字孟亭太僕長子體乾五世孫也高祖諱畿字奕于清雋拔俗工爲詩其書法鍾王人得之口爲二

寶順治閒以恩貢授河南府推官活彙囚數十人遷漢中府同知告歸晚自號四松祖諱曾祐字受斯以明經授休寧訓導捐金修學宮尊經閣貧生勵學者館而教課之無倦容遷廣德州學正祀休寧遺教祠父諱元履副貢生與弟舉人諱元禮皆有高才不遇其卒也劉海峯皆誌其墓公雍正八年進士知山西太原祁縣調陽曲遷保德州又知隰平定二州隰民羣聚持戒約素食號大乘教公悉召教民數百至庭啖以酒肉民傳說徧遠近其後逮捕大乘黨比郡皆擾獨隰不問在平定姦民乘早聚眾求糶穀課於庭公出坐堂皇取獄中他囚

傳九

十七

痛杖之被脅者稍稍去乃徐召姦民慰諭令退歸待命明日陰捕渠魁一人論如法遂以無事遷知蒲州府移潞安會 天子巡狩中嶽取道澤潞吏白近驛田苗被道當薈公曰 鑿輿未出先廢民耕作非所以宣 上德意且 行至期遠卒不薈苗事亦辦擢江西廣饒九南道按察副使俄調吉南贛道呈吏議循例復職卒於都誌墓文亦出海峯族父綺亭公諱求義字樂巢詹事拱乾四世孫也雍正時以貢士與修 實錄敘官得贛州之龍南邊邑僻簡一推朴誠為治縣有廖氏兄弟橫暴號蛟蛇豹虎公呼至庭善諭之諸廖感激遂不為害

攝安遠值歲歉布政使懲吏胥姦弊下令毋得擅糶倉穀公獨喟曰藏穀以為民也災而不糶安用穀為乃傾倉以糶通牒大府言災狀布政愕然巡撫陳文恭公激賞之由是他邑相繼請糶全活不可勝數解任歸葬再起補上猶及前歷署他邑皆有聲而海峯為之傳稱其教育兄弟孤子無異己子蓋非特循吏也其門內之行尤人所難及云

傳九

十八

許公諱邁字嘯斗號石村先世明時有諱道者遷居桐城黃華里遂為士族父諱德字符高以樸學篤行見推鄉里上至高祖三世皆諸生公以拔貢 廷試一等教習咸安宮將為縣丁外艱歸乾隆十七年中順天鄉試第二選高郵州學正高郵當黃淮之衝黃淮敵則洪澤召伯諸湖泛溢比歲為災公襄辦振事按冊稽戶口不可侵欺至於捕蝗救麥勘田免浮賦皆躬其勞不以儒官自嫌也子鎮乾隆四十五年舉人湖南會同知縣孫丙椿字若秋歲貢生以大年 賜舉人箸數園詩談曾孫奉恩字叔坪有雋才詩文皆知名其族稱吏能者又有松江府通判諱曾裕字崙高父以倖直為族人所構訟發憤死獄久不決復具控十餘年始得直公既理父前枉乃入貲補官得松江地濱海舊設巡海鳥船官監

修率侵漁船過風輒壞又河道易填淤民間積挑濬費巨萬由官督工二者皆通判大利公獨不私取親量度修廣使其工不得尺寸有差而烏船亦完堅民立石紀其事幼子國從海峯遊因請爲之傳

方公諱懷萱字蓋臣號莊亭黃華方氏少孤從海峯先生學以文名諸生開乾隆四十八年舉人大挑用知縣發四川攝南溪除蠹役剔陋規編行保甲受代去民遮道泣送權敘州雷波通判自雍正六年雷波入版圖至是六十餘年未立學士附試鄰郡邑君校試得三百人首創修孔子廟因請大府上奏援越馬邊例置訓導

傳九

十九

官一人設文武學額六人士忻忻向化厯署安縣彭水皆有名績初彭水民控部言錢糧浮收事下縣議覆前令率因循公遂覈減額外耗數或諷以耗減辦公費無出如巨虧何歎曰吾不暇自爲計也植鐵牌堂下永禁斷之

馬其昶曰方爲顯姓其族繁可述者多潞安仍父子見紀海峯幸矣黃華之方與桂林別族又稱許方氏蓋居黃華里者或曰方或曰許然實皆同姓云

姚編修葉庶子傳弟九十六

姚先生諱範字南青號薑塢祖羅田公爲名宦先生蚤

孤博涉多聞嘗與葉花南王中涵劉海峯方荃川諸先生約登樓共學期十年不下爲舉世不好之文乾隆元年舉順天鄉試弟二又六年成進士授編修充三禮館纂修順天鄉試同考時張氏文和公秉樞機中外要職相望張姚故世姻先生獨以學行自高不相依附同年錢唐袁簡齋負才名嘗出都文士集送徵題盈軸先生嘿爾袁曰姚君著述千萬言臨別贈我無一語意蓋憾之天台齊息園山陰胡稚威常熟邵叔仁仁和杭堇浦尤重先生謂姚君之學不可涯涘窺也蓋自經史百家天文地志小學訓詁以逮二氏之說無不貫綜操行一

傳九

二十

準儒先未嘗撰述蓄書十萬餘卷手自勘校於十三經注疏史記漢書通鑑文選尤所深嗜凡墜簡譌音乖義一一是正朱墨不去手其談藝尤精深從子惜抱先生肅傳其學顯名天下先生在翰林不十年即致仕歸往來天津揚州主講年七十卒祀鄉賢惜抱嘗欲就諸書眉端整理遺說不果成後四十年其曾孫按察瑩乃輯而刊之爲援鶉堂筆記五十卷又有文集七卷詩集六卷子義輪乾隆十八年舉人廣西南甯同知登二十一

年舉人樹元字春樹縣學增生學行尤高孫憲字彥印受古文法於惜抱有問瀟存棠春樹再傳爲按察自有

傳初先生所與其學期爲舉世不好之文者又有方耕石諱輔讀字頌椒縣學生孝友肫篤年八十三卒孫長庚刑部主事曾孫朝覲進士未廷試卒從子相褒字揚廷乾隆四十八年舉人主講宣化府保安州書院數十年言論坦誠遇人皆親愛如骨肉妻顧氏能詩客至輒聞歌詠聲滿室嘉道閒有張石倚先生諱元輅者字虬御師事惜抱然其學則與蘆塢略近讐校經籍至老不輟旁行箋記書紙皆滿工小篆尤篤嗜說文選授廣西州吏目氣貌矜高不以卑官自屈巡撫謝啟昆聘修通志書成以病自免歸著正韻篆字校五卷校補一卷

傳九

二十一

葉先生諱酉字書山號花南曾祖諱組字紫若實齋公三子也少補學官弟子爲再從兄燦所賞愛後疊奉家諱以毀卒時論稱其死孝祖諱愈植諸生有學行父諱瓏字麗東與方望溪胡襲參周聘侯友善先生少傳父業乾隆元年以縣學生應博學鴻詞試四年成進士入翰林累遷國子監司業左春坊左庶子降補翰林院編修嘗充河南鄉試考官又視學貴州湖南奏裁贄見陋規以清修見重主講鍾山書院十餘年其學務窮遺經必求當聖人之旨師法望溪先生每見輒舉諸經疑義相質嘗謂春秋文成數萬義炳日星其於國體民彝所

係見之者大故其持之也嚴盛衰升降所由窺之者微故其指之也切稱乎事裁之以義故其義恆隨時而不拘取其義綴之於文故其文每比類以相錯通史例以適變發疑端而見情故有文立於此取義在彼者要皆本撥亂返治之心以垂教天下萬世於是著春秋究遺十六卷大旨遵望溪之說稍有從違 四庫著錄又著易經補義十二卷詩經拾遺十三卷卒年八十一孫馥字鶴灘官汶上知縣卒於任貧不能歸葬州城外乾隆時又有章先生諱守待字眉二一字觀頤歲貢生孝友篤謹侍養左右有定程恆以明經體道爲志鄉里仰爲

傳九

二十三

大師卒年八十七門人私謚砥殖先生著周易定解十二卷左傳採珠十六卷鋤經堂集十四卷頤菴詩集若干卷馬其昶曰編修精博庶子顯篤兩人交相厚顧所學異趣當時望溪先生號專經其治經多取心裁不甚資佐證庶子守師說不移編修斷斷時見駁正亦由漢宋之分途也要之敦行立節則三先生固有其大同者後之學者可觀其通焉張苦竹吳仁齋吳漪瀾傳弟九十七張先生諱純字吾未父諱永錫字來遠以孝聞既鰥不

再娶與老父同寢處每薙髮必謹藏之曰受之父母不敢毀傷也先生亦篤孝嘗以親病夜歸行山中虎踞道叱之虎避去能詩工大小篆所居曰苦竹山房自號苦竹山人偶卽竹根爲篆印隨方圓修短刻之類古法物人爭寶焉以此營甘旨親沒乃出游攜其竹印滿笥後歸自淮苦竹山房毀於蛟乃徒跣以尋父柩終不得復走浙祈夢于公廟無夢痛哭返奉父遺髮葬之唐翰林赤子題曰髮冢自是希復刻印時時哭未幾卒著有篆會及苦竹山房詩稿八卷其孫颯字用敷詩篆隸有祖風爲應舉文汪洋不中程式有高節縣令嘗三謁門不

傳九

二十三

內身脩八尺面黧黑人謂曰野人遂欣然自號張野人野人與吳海屏最善海屏諱鏐爲詩好孟襄陽隱縣北篤山稱獨秀山人嘗著布衫破襪遊眺山閒或荷鋤攜罇隨所至顧影長歌妻貴族女也亦與同趣著有歸雅堂集六卷與野人齊名

吳先生諱甌玉號仁齋縣學生有侍才能文不屑事章句時以功名自許既困不見用遂隱於醫也施治輒效不受餽謝有對鷗軒文集十五卷醫學尋宗八卷子挹桂字亦肇師事同族井遷先生事父至孝父性嚴急能以色養常終夜不解衣臥聞呼輒至曾不淹晷著儀禮

要義八卷續禮纂言十卷希顏堂文集十二卷子逢盛字紉甫號綱菴嘉慶六年舉人世傳儒學爲鄉里大師著三禮考異卒年八十嘗稱其王父意度恢闊始署其齋曰勤至晚歲精心醫術乃易曰仁齋先是縣人有陳禹臣者賣藥壽春性方直不與人款曲久處而益親嘗遇孫麻山先生相與論學悅之旣而曰老矣不能有所成願當力制此心使不入於非辟耳居壽春十餘年遂以旅卒壽春人無少長皆哭之痛曰是嘗活我其爲方不知所從受類有別傳者要其於醫不如嚴氏之精專則菴嚴先生諱宮方博覽方書於營衛虛實洞悉微奧

傳九

二十四

其治常疾無以異人羣醫所束手者輒奇驗人求其方亦莫或知其奇也子診字尊五縣學生不樂應舉展素靈書則心開亦多治驗後以其術授子大勳大勳以授子統統以授子瑾瑾字春來能預決人死期有貧者就診喜給與藥物而不取值因落其家不悔也金陵彭鏡湖稱曰仁醫著有醫學指南醫方闢謬嚴氏旣以醫世其家諸嚴業醫者多舊志又有嚴大鵬字廣譽號仁軒父爲時名醫不言尊五子疑卽尊五也年八十餘輯醫學十三科世服其精仁軒孫顥字守愚號克齋有雜症一貫女科心會虛損元機非風條辨等書而姚姬傳先

生又嘗序醫方捷訣云嚴氏之先有則菴者爲術神驗其孫以恬能繼其學出其遺書曰捷訣者以示余其言簡直使人易入能盡疾病之變狀以恬殆卽大勳字矣今其書亦未見傳本

吳鼇字龍海號漪瀾操薙髮業弟鯨則備也居練潭鼇能詩詩清雋邁俗家貧不娶斷句云浮生不學林和靖鶴子梅妻累尙多得

錢卽沽酒盡醉醉則長吟詩篇然深自匿晦旣死鎮人得其詩爲築墳磨箕山麓題曰詩人吳鼇墓鼇亦豫爲

一詩自題其碣詩云生前一醉渾如死死後還如大醉眠落日蒼山煙霧裏亂蓬荒冢不知年因並刻之凡所築墳助錢鯨皆籍其名氏逾年叩門拜

傳九

二十五

而還之必受乃已曰吾兄自食其力不以累人豈以死違兄志哉鯨行如此潛山熊善維爲作二吳傳又重刻其詩曰愛吾廬詩鈔

馬其昶曰苦竹山人刻竹篆印爲時絕技要其舉念不忘親是類有道德者夫士不得志蓬蓽而行奚所處而不可若嚴氏世醫茂育有賴焉三代設官而氏其族曷嘗鄙爲小道致遠恐泥殆不然也

先一齋府君傳弟九十八 子復堂公

一齋府君諱翮飛字震卿先六世祖存彝公諱鳴鸞長子也少有高趣讀四書集注歎曰道在是矣舍是皆旁

蹊不足託因遂益求宋儒書研悅終身其學以孝弟爲本以隨時省察隨事實踐爲用深契河南主一之旨自號曰一齋乾隆元年 詔舉孝廉方正有司具牒申名

固謝卻之主講席於邑樅陽及蘇州虞山松陵閒時吳中士風尚考證言性理者又頗雜釋氏府君深戒及門

毋誘惑勢利嘗謂君子下學上達鄙下學之功高談盡性此明季儒者之失禁上達之事不道畢世用力訓詁

考訂此近代儒者之失閒與諸子平裁及之不專事擊指居室致謹喪祭之儀潛思孤詣棄遺聲利故舊或稔

其貧有所饋接其澹靜便不能發廬墓時巡撫陽湖潘敏惠公修式廬禮固請見之不得也易書皆有箒錄門

傳九

二十六

人林明倫守衢州取去並詩文鈔皆佚後輯殘稿爲翊翊齋遺書四卷方植之先生讀之以爲勝胡石莊釋志弟占鼇字載陽官中城兵馬司指揮有廉聲鵬飛字樂

山考授州同知改知縣令靖江興團河港水利支流凡百餘又開濬江口五港鄰邑水至不爲害署宿遷期年

清積案千餘訟事清簡風教大行舉江南治行第一遷河南知府補歸德從子鼎梅字汝爲官思恩知府工爲

詩姚郎中賞其五言朴直入古箸代躬耕詩鈔二卷初中城歸德始仕父存彝公爲書戒之曰吾願女曹以善

養不願以祿養也諸子聞訓兢兢至於思恩無敢失墜而府君於諸弟雖篤愛亦時以大義相勸勉若嚴師然其里中著籍從游最久者有陳立山諱啟佑字倫表府君稱其敦善行勵名節庶幾振拔之士乾隆六年舉人官四川定遠縣

府君長子我高祖復堂公諱春生字宣和介直好學家世傳業以朱子小學爲始教又益淹貫羣籍遂心三禮著有羣經擇義會稽梁文定公夙相欽重及督學安徽謂拔萃羣士無俟他選而公已膺歲薦需次訓導先卒矣晚近鮮讀喪禮余家自一齋府君承存彝公訓獨守

傳九

二十七

禮經而公繼之天性純孝慨然欲挽頽習每對學者拳拳斯義及居一齋府君憂盡哀盡制始死如之終喪亦如之弔者大感謂自一齋府君後爲再見也弟雨耕公諱春田字晴田廩貢生風操高峙工詩及書與姚惜抱先生爲交友箸乃亨詩集八卷從孫肇元號鹿坪以廩貢生舉咸豐元年孝廉方正粵寇至被害得 卹廕其學澤古深亦不戾時門下受業通顯者至數十人嘗周書年月考二卷

其和謹按當府君時講學者爭欲易程朱之幟而府君獨守其學不變其後亦有深排良知考據之蔽者而府

君之論又不爲過激以是無赫赫名遺書具在唯一二知言君子歎慕寂寞之中耳傳曰君子之道闇然日章吾家子姓欲爲府君之學者尙其從事於闇然者與汪尙書傳弟九十九

汪公諱志伊字莘農號稼門祖諱以岱父諱時芬皆有隱德乾隆三十六年舉順天試以大臣薦入 四庫館敘知縣發山西署武鄉縣事甫下車革陋規懲猾賊清訟獄數月大治歷署交城武寨陵川陽武補靈石調榆次遷霍州知州江蘇鎮江蘇州知府蘇松常鎮太督糧道皆有聲五十七年擢江蘇按察明年遷甘肅布政調

傳九

二十八

浙江坐事降級嘉慶二年復由江西按察進福建布政具疏謝 恩 上曰尋以汝撫閩矣公自起家縣令不二十年至開府任封圻凡所行必本實心既老自營生曠署日實心藏又嘗自號實夫云初任靈石病催科擾累置木阜五十背書里分數目以次傳遞民爭輸納代州民孟木成殺人己定讞情實矣而其弟呼寃時公知霍州大吏檄公往按公至辨其誣平反之眾論驩譁太守護前失諸原審官繇起佐之勢洶洶不決於是 欽差大臣馳驛至亦以眾持之堅而重違之也則曰孟木成爲 皇上勾到之犯何得妄釋法當嚴參公抗聲曰

皇上所勾有罪之犯職所釋無罪之人如必欲殺無
罪者則職揭部科文隨大人摺去矣孟木成得不死公
以此知名江蘇漕重積敝其規費銀出州縣者曰漕規
曰臨倉規二者入官出運丁者曰輪調水次規曰庫扣
平餘二者入官亦入吏其全入吏者一曰糧書飯食規
運丁規費錢無所出則取諸州縣之兌漕州縣規費兌
漕費又無出則又取諸開徵之浮收勒折公督糧江蘇
及布政浙江念清漕政必自身始先除規費之入官者
然後以次裁革設科條使輸者不困而官運充及再爲
布政未幾遂開府閩中是時海盜蔡牽方縱橫海上而

傳九

三十九

泉漳械鬪及會匪風尤烈公獨持大體豁民欠鋤姦僧
治縣吏諱盜之罪嚴捕役汎兵篆賊之誅言者或請禁
商販過海公覆奏閩洋操舟業者百萬概令禁斷是驅
之爲盜事寢不行明年入覲乞病歸八年起家署副都
御史刑部左侍郎 命讞獄江西途次除江蘇巡撫洪
澤湖衝決淮揚水災鉅而徐海苦旱手輯荒政輯要授
屬吏多所全濟十一年晉工部尚書授湖廣總督時秦
蜀餘匪多潛跡兩湖大澤中盜賊充斥又自乾隆戊申
辛亥大水濱江漢州縣湮沒民田九百二十餘區公既
莅任卽親駕小舟歷漫口審其要害奏請治之堵塞疏

濬各數十所建二閘於茅江口福田寺以時啟閉其沙
歷及不能消涸者減則豁糧三年工竣圩田產穀三穗
歲用大熟而其治湖盜事尤神洞庭湖周千里環列三
郡一州所領縣八九汊港交錯盜出沒不可蹤跡公視
事旬日敕自令丞下日見十人周復始閒呼一人獨見
厲使其才幹者外出按驗給資費輒出數十人受記毋
得漏言於是皆知羣盜主名區處彼此互證一縣報盜
檄下各縣分捕客寄詭名無所匿應時卽得盜驚駭潰
散或自湔爲良民然後每汊設一簿尉百餘里一丞倅
而統以監司長老傳 國朝二百年來唯前總督吳公

傳九

三十

達善及公能使居民安枕不苦盜十五年移督閩浙初
公之撫閩也兼權督篆閩人黃文海素狡黠投安南爲
總兵官挾其眾請降許之未至而水師別獲盜首諸將
請緩戮以招文海公曰抗拒者誅順歸者赦律也違常
律黠者且疑矣竟戮之而文海果至諸將咸服及再莅
閩蔡牽已死公念大盜雖殄滅而洋匪會匪不靖終無
能治安乃益嚴捕緝斷接濟海盜黃治窮賊縛而誅之
其黨火屬懼率眾六百降故事盜首降輒予官公曰是
賞盜也盜豈有甯日哉奏請遣戍連得魁率洋匪平閩
故有天地雙刀等會熊毛復創立仁義會作符書授張

顯魯煽誘眾事覺顯魯伏誅熊毛遁公密令甯化生員李玉衡出不意誅之奏 賜玉衡舉人會匪亦斂跡臺灣附山新闢噶瑪蘭地民番流寓成聚落因奏設文武員弁築城建署清甲糧劃地界籌生熟社番生計使相安業公先後在閩踰十年堅明約束人亦習於其政當官多自愛俗尚漸樸二十二年予告歸旋坐朱履中誣訐布政使李公賡芸贓私李自盡督撫皆罷職二十三年二月二十四日以疾薨年七十六公天性清儉每按部騶從纔數人廚傳蕭然嘗由制府假歸故舊候問令子弟侍側奉饌具僕從咸閉之一室其講學不喜立名

傳九

三十一

所至必修治書院以興賢才為急當和珅秉政時特立不依附世尤重之著近腐齋詩集十卷文集七卷稼門奏稿十二卷官鑑輯要十三卷荒政輯要十卷學規輯要六卷養正詩四卷家範節韻幼儀蒙養約矩各一卷子六人正修以恩廕授江西廣信府通判正榮弱冠知名為五言古詩及樂府小令風味超雋內行甚篤早卒時論惜之孫鎮光諸生有逸才從孫錚初名覲光字叔瞻道光二十四年年逾六十成進士未幾卒其學不分主漢宋以躬修孝弟為本於六書音韻算學皆究心焉子先煊二十七年進士

馬其昶曰李公賡芸之獄可謂冤矣然當其為朱履中所持固當驗問明白豈知其聞穢遽自縊乎朱履中者險伎人也貌樸誠李守漳州憂民俗械鬪履中言當用教化李信之任為龍溪令言不讐械鬪如故李自率軍治獄龍溪怒其不職左遷履中教職履中大憾會虧帑金遂誣揭道府婪索時公為總督李由道遷藩司矣先是李率軍至龍溪費帑金七百與履中分任之又嘗用龍溪銀三千修戰船故事漳厥修船主於道司銀未至即縣中支付而道償之非贓私也李時去任其家人取銀履中以蔽事未告也及質訊履中據前二事為言家

傳九

三十二

人自承取銀事有之而李惶不知公由是稍稍疑之李故出公門又嘗論薦其清正事發務欲窮竟承讞者復持之急李不能堪遂死然李本良吏問人德之又優文學交游廣人痛其非命故爭咎當時督撫矣姚辰沅姚巡撫章兵備傳弟百姚公諱興潔字香南開化曾孫少有異才五試不薦乾隆六十年湖南苗作亂單騎從軍經略福康安公檄至鳳凰廳協贊同知傅公鼎軍事廳駐鎮寧為辰沅要地苗突至佐傅公捍禦圍解調隨大軍奏保知茶陵州公以苗酋雖就捕諸寨猶負固不下仍請隨軍擢鳳凰廳

同知益銳意擊賊遂破兩頭洋大寨上崗寨苗偽請撫公奮然往受傅公時爲辰沅道知其詐追止之不可及寨大雨苗所伏火器盡溼計敗倉猝中散因禽其酋歸寨遂下嘉慶九年秋餘苗悉平公策善後首言屯田傅公條奏其利卽任公屯事十三年辰沅道傅公簡按察使而公遂以知府銜擢署辰沅道講武務農威惠大著公涉歷苗疆幾二十年謀議輒與傅公合以是相得遂相與終始苗事十六年真除 特旨褒嘉謂與傅鼎繼美俄疾卒苗民上巡撫請祠 報可時傅公已歿因并祀之曰傅姚二公祠

傳九

三十三

姚公諱蔡字鐵松高祖諱文鼈職方子也曾祖諱士至以嗣子善事節母有孝稱公少孤貧母守節撫育戚黨恆少助者乾隆二十六年進士授湖北宜恩縣改甘肅靖遠興義學立集場造水車教民溉田開金石峴利行旅民咸便之調皋蘭會鹽茶廳有盜殺人不獲執民張舉教之誣服總督檄公覆訊平反之後復偕游擊捕鹽茶廳盜得其魁 上嘉其才幹調固原州遷湖北安陸武昌施南福建漳州等府調福州 上曰漳州俗悍難治倍福州朕素知蔡能故任之豈可漫易尋擢汀漳龍道五十年授廣東按察使陞見 上詢知公母年逾八

十苦節六十年 賜扁額大緞貂皮 諭令返籍迎養母公感 聖孝錫類至於泣下再擢江西布政使署巡撫建豐城石隄以母憂去官服滿署廣西巡撫授貴州改雲南以軍事未竣畱貴陽俄授福建巡撫坐前任汀漳龍道所屬虧官帑當解任待質仍 加恩許畱任治盜嚴速檢積案前所犯盡破獲以痺病乞休卒於家公性至孝母怒輒長跪痛少時無以養遇鄉人每落落惟捐試資田以培寒畯子覲闕字五琦刑部郎中遇戚黨乃益加厚鄉譽洽然有卿門稿愛春軒詩草心影山房續稿又輯桐城詩萃三十二卷

傳九

三十四

章公諱攀桂字華國一字淮樹性通濟智算絕人歷仕甘肅渭源武威知縣遷江南鎮江府調江甯所在以幹略稱 高宗屢南巡狩自鎮江至江甯皆陸行 詔視水道有可通者濬之眾議昔吳陳勳鑿句容破岡瀆下達毗陵六朝因之隋始廢今可復也公察其形勢以爲句容茅山岡石巨勢高難施鑿縱成瀆固非闢不可儲水勞費無已不若從上元東北攝山下鑿烏金珠刀槍河故道便奏 上如議行卽以公監役鑿瀆百里達丹徒旣成謂之新河 御舟行甚安兩岸編席列肆拔大垂楊築之風景如圖畫 聖心大懽其後商民避江險

率行新河為永利公所建也時方以蘇松糧道望吏議

上巡至即授松太兵備道後迎母不肯至遽請告歸

逾年母卒遂終不出公名好士通釋典事佛甚精或里

居或居金陵家畜聲伎又多藏前古名蹟同里姚郎中

丹徒王禹卿太守時主其家乾隆五十年桐城大災出

萬金以振人謂其富能濟窮貴能勇退

馬其昶曰辰沅出自湘潭巡撫自副使辰沅年小減於

巡撫而行輩先一世其才略皆優也兵備初令甘肅時

巡撫方在蘭州為首縣以同官同鄉里事巡撫母太夫

人如家子弟即事有難了先求見太夫人太夫人以命

傳九

三五

子無敢不諾故巡撫每朝見太夫人聞兵備先至未嘗

不惕惕也其權以濟變如此余聞之表叔張穀生云

桐城耆舊傳卷十目錄

邑後學馬其昶通伯撰

姚惜抱先生傳弟百一

許胡劉張四先生傳弟百二

馬魯陳先生傳弟百三 子工部

吳畫溪先生傳弟百四

唐胡疏王鄭江六孝子傳弟百五

義士趙君傳弟百六

姚總憲光布政徐陽城傳弟百七

李布政姚大定傳弟百八

傳十目錄

一

姚按察傳弟百九

方植之先生傳弟百十

吳蝠山育泉二先生傳弟百十一

趙漢陽馬歸安傳弟百十二

張潼關潘遵義傳弟百十三

姚惜抱先生傳弟百一

桐城耆舊傳十

姚先生諱鼐字姬傳一字夢穀名其軒曰惜抱學者稱惜抱先生當乾嘉之際先生以善爲詩古文辭名天下桐城古文之傳自望溪侍郎劉海峯學博繼之先生少傳業伯父薑塢編修而親受文法於學博聰明壽考不營世榮以肆於學徒眾彌盛於是撰古文辭類纂七十四卷以盡古今文體之則鈔五七言今體詩十六卷以明振雅祛邪之旨歷城周編修書昌爲語曰天下文章其在桐城乎因有桐城宗派之目近時湘鄉曾文正公益推衍之明其統系被及數省又以先生閱識遠抱上

傳十

一

以躋諸古仁聖賢人之列而自附於私淑之徒由是其學益大振先生祖孔鏐府學增生早卒二子長薑塢編修次諱淑先生父也母陳氏雍正初進士臨海令諱嵩鑑女 旌節孝先生乾隆二十八年進士選庶常改禮部主事充山東湖南副考官會試同考得士孔檢討廣森錢通政澧尤知名再遷刑部郎中諸城劉文正公大興朱竹君學士薦入 四庫館爲纂修官時非翰林與纂修者八人先生及戴東原程魚門任幼植爲尤著書竣文正以御史薦記名矣未幾文正薨遂乞養歸梁階平相國屬所親趣先生出當疏薦先生謝之集中所爲

桐城耆舊傳 卷一〇

復張君書也自乾隆中葉海內魁儒風尙漢學而河間

紀文達公爲書局總纂尤喜隱譏宋儒義理之說先生獨謂漢儒承秦滅學之後各抱一經師弟傳受不相通曉久之通儒漸山貫穿羣經左右證明擇其長說及其敝也雜之以讖緯亂之以怪辟猥碎世又譏之蓋魏晉之間空虛之談興以章句爲塵垢放誕頹壞迄亡天下自是南北乖分學術異尙五百餘年唐一天下兼採南北之長定爲義疏明示統貫而所取或是或非未有折衷宋之時眞儒乃得聖人之旨羣經略有定說元明守之著爲功令當明佚君亂政屢作士大夫維持綱紀明

傳十

二

守節義使明久而後亡其宋儒論學之效哉且夫天地之運久則必變是故夏尙忠商尙質周尙文學者之變也有大儒操其本而齊其弊則所尙也賢於其故否則不及其故自漢以來皆然已明末至今日學者頗厭功令所載爲習聞又惡陋儒不考古而蔽於近於是專求古人名物制度訓詁書數以博爲量以闕隙攻難爲功其甚者欲盡舍程朱而宗漢之士獵枝去根蒐細遺鉅甯非蔽與夫漢人之爲言非無有善於宋而當從者博聞強識以助宋君子之所遺則可也以將跨越宋君子則不可也故其論學以義理考據詞章三者不可偏廢

六三一

必義理爲質而後文詞有所附考據有所歸一編之內惟此尤兢兢告歸之年甫踰強仕當時已負天下重名使循資以進固可迴翔至卿貳而超然高舉不俟終日者徒以論學不能苟同也自是慙主鍾山梅花紫陽敬敷書院數十年家貧踰八十猶資教授以生竟卒於外可謂大雅宏達特立不惑之君子已其論文以謂天地之道陰陽剛柔而已文者天地之精英而陰陽剛柔之發也二者糅而氣有多寡進絀則品次億萬以至於不可窮糅而偏勝可也偏勝之極一有一絕無與夫剛不足爲剛柔不足爲柔者皆不可以言文又謂文事所能

傳十

三

致力者陳理義必明當布置取舍繁簡不失法辭雅馴不蕪古今至此者不數得然尙非文之至文之至者通乎神明人力不及施也蓋其學深造自得故多詣極之言清約寡欲與人處終日無忤自然高邁少羸善病及嘉慶十五年年八十與陽湖趙先生翼重赴鹿鳴筵宴神明如五六十時 詔加四品銜又五年卒祀鄉賢所自著書曰九經說十九卷三傳補註三卷老子章義一卷莊子章義十卷惜抱軒文集十六卷文後集十二卷詩集十卷法帖題跋一卷筆記十卷書錄四卷尺牘十卷三子長景衡字庚甫乾隆五十七年舉人江蘇泰興

知縣天才超絕有思復堂集次師古執雉曾孫聲字澄士居貧厲節不失世守

馬其昶曰宗派之說達者所嗤然經學貴家法文章有承傳湘鄉之論不忘本始可云至厚善哉先生之言曰有所法而後成有所變而後大債張圭臬高語能變匪所知已涇包先生世臣善評書推鄧山人劉文清公及先生爲 國朝書家之冠故先生非獨詩文美也其翰墨亦絕爲世重

許胡左劉張五先生傳弟百二

許教授諱鯉躍號春池好學敦信義動止有度師事姚

傳十

四

郎中爲文明辨而切於理乾隆六十年進士官鎮江教授訓諸生曰吾司教非止司文也諸生之文甚美然有克副吾教者邪士者民之表民有表斯禮義興禮義興斯人才出吾職雖卑實膺化民興教之責今願自身始與君等相勉由是諸生羣競於行興於學著春池文鈔八卷子鴻枚知江蘇陽山縣有吏能

胡徵君諱虔字維君號楓原襲參司業從孫也父諱承澤字廷簡號蛟門雍正八年進士官山西靈石縣有惠政晚始生君自厲於學事姚郎中家貧客遊爲養與南康謝公啟昆交莫逆謝爲布政巡撫必請與偕遂相從

終始爲代纂西魏書小學考廣西通志平生勤於撰述有戰國策釋地四卷諸史地理辨異六卷漢南江夏豫章三郡沿革攷三卷餘多他人主名惟自刻識學錄柿葉軒筆記各一卷嘉慶元年舉孝廉方正謝不與試朱文正阮文達諸公皆貽書推薦時謂其舉足光盛典左復菴先生諱朝第字筐叔一字偉安侍御公五世孫嘉慶十五年舉人揀選知縣亦從姚郎中學生有忠信之質嘗主講中州書院李文清公棠階出其門熟於明史晚兼習禮所訂家禮曰納牖編又撰詩經緯講史衡全桐紀略及詩文集罕有傳本族子靜菴先生諱眉字

傳十

五

良字武平公六世孫也乾隆五十四年拔貢生貧不廢讀遂綜羣籍私淑望溪其於姚門不知曾問業否也嘗省世父福建官舍歸給舟車費畱供親養徒步返足盡重爾垂老就職州判輒棄去挈其女夫姚元之游京師授徒焉大興徐松出其門有左傳補注十二卷靜菴詩文集八卷嘉慶庚午與復菴同舉者有胡小東諱方朔字翰臣明年第進士由庶吉士改刑曹郎出爲廣州知府有果齋詩鈔二卷

劉先生諱開字明東號孟塗縣學生幼孤母吳忍死自守飢寒中僅而相活牧牛聞塾師誦書竊聽之盡記其

句塾師畱之學而許妻以女年十四以文謁姚郎中有國士之譽盡授以詩古文法游客公卿皆見敬禮與人竭誠無隱坐席賦詩清麗獨絕文名動一時嘗游浙過一古墓碑題宋處士劉開墓悽然自失道光元年亳州聘修州志寓佛寺一夕疾作指浮屠頂語客曰視月色中乃吾去時也至夜半卒年四十喪歸妻倪縊以殉箸孟塗詩文集四十四卷駢文二卷廣列女傳二十卷子繼字少塗有信義徧走公卿求刻其父書以此孟塗集益顯初孟塗所從受書而許以女者爲吳先生諱士鼎字待揆縣學生少善弓矢喜言兵後更折節讀書從錢

傳十

六

白渠問經學而益肆力於詩古文著尙友齋集張先生諱聰咸字阮林貴西兵備道諱曾敦孫也少自矜貴喜爲儷辭年十六交同里姚按察更舍夫有睚古之志姚郎中見其詩歎爲奇才遂從郎中學詩而與劉孟塗輩爲友嘉慶十五年舉於鄉得覺羅官學教習畱京師又嘗之金壇見段先生退學音韻之錢塘見阮文達公退學考證及畱京師益以其暇蒐輯漢魏晉宋二十四家逸史兼治諸經鈔錄薈萃以勞咯血卒年三十二著左傳杜註辨證十二卷經史質疑錄二卷傳嚴詩集四卷漢晉逸史未成又有章完素諱甫字子卿乾隆

四十四年舉人精說文訓詁之學爲金壇段懋堂歛程易疇武進臧西成所賞亦嘗學古文於姚郎中箸如不及齋文鈔

馬其昶曰海內箸籍姚門知名者甚眾曾文正公序歐陽生集詳矣先生論學兼義理考據辭章三者士從其遊率皆文質並茂其在鄉里植之孟塗石甫三先生最著因有小方劉姚之目方姚自有傳今復略載於此不能悉數也

馬魯陳先生傳弟百三 子工部

吾家魯陳先生諱宗璉字器之曾祖諱棠臣有文學考

傳十

七

授州同知不樂仕進祖諱澤字根香乾隆元年舉人知陽信長清皆有蹟父諱嗣綽字儀顛篤於孝友三世皆喜施人稱爲德門先生少從舅氏姚郎中學通古訓及地理沿革乾隆五十一年鄉舉以解論語過位升堂合古制大興朱文正公亟拔之入都得交同輩名人苦研講習聞見益博嘗以古訓散見載籍尋檢不便乃借阮尙書元孫觀察星衍分韻編錄未竟南返其後尙書視學兩浙卒成之今經籍纂詁凡例猶昔與先生手訂者也畢尙書沅修史籍考延先生分纂史學部音義評論編年部斷代歷表譜牒部專家圖畫年譜諸門輯錄將

竣會周總憲與岱督學粵東禮致幕下所至興起古學既以大挑二等署合肥休甯教諭補東流教諭嘉慶四年會試中式又三年而歿生平敦實耽思撰述不以世務經懷嘗補注左氏傳徵引漢晉諸儒之說不苟立同異論者謂足與顧亭林惠定宇兩家之書相表裏阮文達公彙刻之皇清經解他所著有毛鄭詩訓詁攷證周禮鄭注疏證說文字義廣證戰國策地理攷漢南海鬱林蒼梧合浦四郡沿革考多散佚鮮有傳本校經堂詩一卷刻於馬氏詩鈔子瑞辰

元伯先生諱瑞辰字獻生嘉慶十年進士選庶吉士改

傳十

八

主事再擢工部營繕司郎中凡部中案事無大小必據成例猝難省覽先生英年積學既入曹署懲吏胥舞文積弊日夜發憤讀律遂精熟律文能背誦老吏皆憚驚尙書蘇楞額嘗有所持部中署名惟謹先生獨不可奏上果致駁斥由是一部事皆取決然先生亦卒見忌遂再蹶不復起矣初坐察辦寶源局匠人滋事請罪其犯首上官宥不罪因同以失政體被議發盛京効力旋賞給主事曹文正公振鏞奏畱工部擢補員外郎道光二年承辦 太廟工程薦郎中納爾經額料工同部某訐其不實經內務府核算無失納爾經額得不坐而先

生罷職發黑龍江効力未幾釋歸歷主江西白鹿山東
繹山安徽廬陽書院粵寇陷桐城罵賊死之事 聞贈
道銜建專祠三子長建勳雲南同知而次星曙次三俊
及孫登瀛同死寇難俱從祀初寇陷縣城先生避居山
中賊至眾驚走先生據案讀書不輟勸之降叱曰吾豈
降賊者邪吾且命子團練殺賊賊怒火然其髮擁之行
罵愈厲遂刃之死然先生爲人故渾厚無怨尤及臨大
節不屈若此先生少傳父業爲訓詁之學嘗謂詩自齊
魯韓三家既亡說詩者以毛鄭爲最古據鄭志答張逸
云注詩宗毛爲主毛義隱略則更表明是鄭君大指本

傳十

九

以述毛其箋詩改讀非盡易傳而正義或誤以爲毛鄭
異義鄭君先從張恭祖受韓詩凡箋訓異毛者多本韓
說其答張逸亦云如有不同卽下己意而正義又或誤
合傳箋爲一毛詩用古文其經字多假借類皆本於雙
聲疊韻而正義或有未達於是撰毛詩傳箋通釋以三
家辨其異同以全經明其義例以古音古義證其譌互
以雙聲疊韻別其通借凡三十二卷已刊行又刻入續
皇清經解并時長洲陳碩甫治詩專宗毛先生蓋以
己意出入毛鄭而胡墨莊氏則範圍稍廣要皆爲專門
之學由是世之言詩者多推此三家之書

馬其昶曰桐城自方姚後學者多喜言文章義法別有
密之方氏父子號爲淹雅其傳不盛然方氏亦不純於
經姚薑塢編修爲學務徵實精讐校近漢京矣顧不喜
著書惟吾家二先生篤守師法兩世傳經於吾邑學派
蓋微別云

吳畫溪先生傳弟百四

吳先生諱詢字重約一字湘麓號畫溪縣學生工詩文
隸楷博述古詣精通性命之學研窮易圖象依朱子益
推衍之其說有六對四分諸爻各變皆前儒所未發歷
游齊魯閩粵豫章錢塘登匡廬武夷以探覽古聖賢棲

傳十

十

息之迹以歸學益精博弟子益眾其言曰與人並生天
地閒者雖孩蟲天地視之皆其子自人視之皆其兄弟
之顛連無告者彼愚而人知彼弱而人強彼苦而人樂
彼賤而人良憫之憐之寘其所而安之因其危而護之
兄弟之至情也天地父母喜也淡漠遭之天地父母憂
也戕而害之暴而虐之天地父母之所怒也尺土生蠹
尺水生魚天地好生而已王者與天地合德極於鳥獸
魚鼈咸若爲宰相變理陰陽匹夫啟蟄不殺又曰無井
田而有井田莫善於積穀由升合以至於三年之畜六
年九年家可使富也由家而天下天下可使富也賈生

曰古之治天下者至纖至悉充太倉者粒之積巨萬古者刻之積滄海不渴者涓滴之積聖人神明不測者謹小慎微之積吾觀寒暑之往來而得治生之道焉陽不生午生子陰不生子生午漸也豫也詩曰四月秀葇五月鳴蜩八月其穫十月隕穽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爲公子裘御寒也始於四月呂叔簡之完國課也先歲而備其植又曰利井田也名學校也宇宙惟名利不朽名利毀聖人之經綸息矣求小名而昧實效見小利而忘大害者名其名非聖名利其利非聖利名實之名也舍實無名利義之利也舍義無利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謹

傳十

十一

身節用以養父母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夫豈無實之名鄙細人之利蓋其言多創獲如此凡箸四書講義十卷矩軒周易五卷易象三卷畫溪逸語七卷雜記七卷妻方亦博學工文辭有屏山閣詩四卷子杭歲貢生有勉堂詩集向晨縣學生有蘭雪齋集先是縣人隱居研易以終身者有張先生諱贊字越萬縣學生購書萬卷披覽不輟著周易九圖淺說及步天經世返觀臥遊諸集王先生諱化字高山箸安玩新書內外編據元會運世之說而衍之由象數而推見大原晚更名嵩自號遜齋亦曰天山人方先生諱于濟字民懷家有

月到樓頗富藏書盡發而讀之精天學推步尤喜採宋儒義理之說玩心高明不求聞達年八十二自知死日平生話言所及多奇驗人謂其能前知也楊先生諱嘉號曦齋著周易困學錄四卷紬繹象辭多有心悟馬其昶曰畫溪逸語雅馴可誦余家藏一本後失去每用爲恨今錄存數則其易注及張王書皆無傳本方先生於易深矣然而不言易未嘗爲注曦齋困學錄箋疏叢碎其族孫椿年字蔚喬董理之並以己意爲補注可繕寫蔚喬以耆儒 賜進士國子監學正銜與余善唐胡疏王鄭江六孝子傳弟百五

傳十

十二

唐孝子諱拙字錢兩號三自縣學生父諱時烈有任恤之行孝子一夕在外聞父疾冒雨涉麻溪大河入門父已歿自悔恨終身不嘗酒肉一意事母入寢門必面母進退母患頭疾或言白槿花鮮者可治時隆冬不可得鮮者禱於神得一枝傅氏籬下果效乾隆十六年八月母病甚孝子刺血寫疏願代死晨起告兄曰吾得請於帝矣當侍亡父地下老母惟兩兄任之遂死母諱瘳壽至八十一道光四年祀忠孝祠子衢字景雅性強記讀書數萬卷終日纂記不輟著漁莊詩草嘉慶初又有唐維純者亦以孝行 旌

胡孝子諱其愛字汝彩家世微傭力以養母母遭疾偏枯自臥起以至飲食溲便皆賴孝子每晨起爲母盥沐烹飪乃出傭其傭地稍遠不及炊則付勺米鄰媪代爨爲下拜媪辭拜卽行數里遙拜焉夜歸自浣滌中裙襪汗孝子衣履敝垢而時致鮮肥供母其在傭家舍肉食遺母人分餉之不受村鄰有伶優之劇必負母遊觀藉草安坐至夜半人散復負還孝子以貧故不娶母以雍正八年病至乾隆二十七年以天年終孝子事母前後三十餘年母歿卽墳旁挂片席而居逾年以毀卒

傳十

十三

不自勝見母哭父卽又忍淚娛母時孝子方六齡也出嗣世父從塾歸輒趨田代父耕少長課徒營養及本生母歿合葬邊家山麓與嗣父墓相近廬墓側五年往墓涉澗山水暴至漂流里許若或助之卒得起歐水數升遂如常母生畏雷每聞雷聲卽詣墓號曰兒在母毋驚也素不工繪親歿追思音容繪之宛肖嘉慶二十四年得旨旌表建坊石溪其從子昌會字騰霄號雲亭從孫純生慕其風事親皆孝人謂疏氏孝子萃一門也雲亭善書後生以爲楷則

王孝子諱最字日華號曉村母素咯血七歲時或戲謂

若能飲血者病卽已俄而母歐血升許孝子就伏飲之母遂愈歲大疫父母皆臥牀醫避疫弗至孝子涕泣呼天兩眶血出漬衣襟盡赤父母竟亦無恙一日侍寢聞父有怒言遂長跪達旦父未之知也年二十爲諸生巡撫某公重其孝禮爲上客屬吏有私饋峻辭卻之親歿歲時詣墓門涕泣上食父嗜筍或譙會座上見筍未嘗不流涕年七十一卒祀忠孝祠

傳十

十四

鄭孝子諱連字韓浦以主簿官浙江外艱歸持喪甚哀一日室東鄰火延及門父殞在寢號泣呼救火益烈門左右屋俱焚去寢丈餘眾強之出孝子以柩在不肯出匍伏柩上冀以身膏潤柩俄西北風起火遽息室柩俱無恙咸豐三年粵寇陷城罵賊被刃死

江孝子諱謨號慕田生而白眉髮亦以家貧傭里中縮其食直餽一椽奉母薄有餘則以施人母苦節病目失明戒食葷孝子亦戒食葷母年九十七孝子事母五十餘年凡可以致母歡者無弗致母老健每歲時會姻黨布衣潔暖竟日懽笑尤喜爲人稱吾家阿白云初孝子之傭也作必晏息必蚤傭必視他傭倍傭之家皆曰作之晏也若非傭也爲若母之朝饗也息之蚤也若非怠也爲若母之夕飡也且若傭視他傭倍吾何求多以故

孝子備里中非遇母疾無虛日有兄遠遊不歸孝子念已業微而形棄也遂不娶每日黎明詣城隍神祠禱三事數十年無閒一祝兄還一江湖行人無風險一祈歲穰道光二十五年年九十二無疾終鄰有見儀從甚盛至其家者故傳以為神云先是道光初其甥鹽場大使馬培章上其孝行得旌如例

傳十

十五

義士趙君傳弟百六

趙君諱瓏號雨亭性倜儻有義槩然諾必信乾隆五十二年過大名丞葉陽曉山署甫逾月曉山緣事成伊犁童僕皆散走曉山父母老且病痛子子身投荒日夜泣君與其父中表也奮曰與人共安樂不共難非義也吾雖老尚堪一行躍馬借往無難色既至將軍愛曉山才置幕中甚得君乃告歸曉山泣君曰勿爾吾當再來不使汝久懸懸萬里外也歸一年曉山母卒君踐前諾且往慰喪比出關聞曉山隨將軍移駐塔爾巴哈台改轍而北將軍聞君至降階執手曰君誠義士果來矣以此

傳十

十六

趙義士名著關外及將歸將軍厚贖之念其垂白之年往返五六萬里行荒徼俾與貢馬使者俱先是有葉椿者曉山同族也以監糧事久戍伊犁君再出關椿母附寄子書致金伊犁在烏魯木齊西塔爾巴哈台在烏魯木齊北相距遠阻絕君歸路出呼圖壁遇巡檢陳君棻陳亦皖人也因述椿則死久矣君愀然曰椿家無三尺童老母日夜望子歸今椿死羈魂異域豈不傷哉且以金附我者為能致之也義不忍空返其金令椿骨終不還故里顧金少計吾橐中資猶不足遂稱貸於陳迂道八千里載其柩以歸其後嘉慶時又有都君之事都君諱起豐字懷友始生而父及親支同客遊秦君畱依母未幾母卒父以客死則就鞠於外家方五齡耳隨羣兒樵採自是傭力三十餘年薄有貲蓄居常與其妻泣以不得歸父骨為痛因告貸往徒步二千里覓得父骨載以歸至中途夜若聞有哭聲嘈噴相隨行因悟而泣曰某歸若能自存者當復來迎叔祖父暨羣伯叔柩返矣祝畢而聲息越數年果徒步復往盡取叔祖父母等八柩改斂其骨以歸初君早孤不能省其祖墓乃傭於其山下一年始得諸麥隴中又他塋域為豪宗所侵葬君踵門哀求人感其誠遷焉而君少所嘗就鞠外家者已

衰薄其柩久淹不舉輒購地葬之君子曰迹君所爲多在親喪追遠之事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此之謂也馬其昶曰莊生有言以人屬者迫窮禍患害相乘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收也夫所謂天屬亦以其性分之通耳古人一言之誠相許以死豈必父子兄弟爲天屬哉友列五倫聖有明訓觀於趙君足以敦澆俗厲風紀

姚總憲光布政徐陽城傳弟百七

姚公諱元之字伯昂號鷹青又自稱竹葉亭生高曾兩世名宦父諱原綬六安州學正公舉嘉慶十年進士授

傳十

十七

編修入直 南書房 宣宗朝由翰詹簡用卿貳歷戶兵刑侍郎晉左都御史以言事降補內閣學士自通籍後從容文翰朝望甚美厯主陝甘順天江西鄉試一爲會試同考一督河南學政又督浙江學未終內 召課士嚴而有鑒武陟李文清公其所拔識也道光末海氛初起卽疏陳廣東形勢可力戰請速弭巨患與總督林公則徐意合柄用大臣或不便遂告歸年七十七卒初問學於族祖姬傳先生工詩畫其八分書類漢曹全碑世尤珍之多記舊聞國故闕小園京師日戴笠遊竹石閒顏曰君子世界著竹葉亭筆記十卷同時才而不遇

者有史培字蘭生能左筆書落拓自喜初任鹽經歷坐事免居京師嘉慶十四年 萬壽集聖教序迴文詩二章右筆楷書左筆臨聖教序帖進呈蒙 錫服佩十六年 西巡五臺復畫竹集蘭亭記題詩以獻 詔以縣丞用補蘭谿有餘事詩集南坡詩草方諸字墨卿號勿菴善談名理爲制舉文有盛名嘗刻行後入鄉闈自錄舊篇主司賞異置第一會他卷亦寫其文坐雷同斥以歲貢終人謂其門下登第者幾與持衡典試者埒著有嶺南集又廩貢生方葆馨字召青亦工制舉文嘗主陝州書院有詩集

傳十

十八

光公諱聰諧字律原祖諱策字棗漪幕游州縣司錢穀一以寬大佐治父諱復稱長者家窶貧公少時嘗借書冬夜籠火讀至旦嘉慶十四年試禮部房考李公宗昉校閱經義驚其淹博謂卷隸安徽非婺源齊彥槐卽桐城光君也榜發果然選庶吉士簡靜自守不事干謁時人語曰冷何來光聰諧改刑部主事典試貴州再遷郎中外擢湖北荆宜施道江水漲溢被災民索振環知府噪頗窘辱公聞卽屏輿從自出慰諭眾情大懼數年江水復溢決隄三百餘丈因請帑興築自臨視隄工牢堅公爲人讓退由福建按察再遷甘肅布政 上曰甘肅

無巡撫總督楊遇春武人吏治汝好為之既至虛心與楊公為助眾職修理調直隸遽引疾歸性喜遊覽嘗登泰山躡華山又偕陳碩士侍郎登鼓山崩方峯望琉球國如黑彈丸焉博學精天算聚書三萬餘卷著稼墨軒詩文集十二卷筆記十卷易圖說一卷又嘗搜集鄉先輩撰著百數十種為龍眠叢書刊未竣而亂作弟聰訥字敏之後更名朝魁道光六年進士為陝西蒲城令卒官民皆趨哭聰誠字存之諸生議敘太常寺典簿兩兄皆仕獨留持家政事兄如嚴父喜為詩有閑齋詩集子熙字稷輔咸豐九年進士學顏魯公書甚有名由部曹

傳十

十九

改御史出守永州卒女進媛能作擘窩大書不嫁畱事父父卒以身殉 旌孝女
徐公諱璚字六襄其先元至正中由婺源遷桐城十四世祖諱良佐富元季以進士至陝西左布政使父諱之柱少孤貧育於外家既長辛勤治生孝友剛介家人憚焉長子眉字六階工為文鄉舉早卒公其季子也以父母慟傷兄益自刻厲嘉慶十九年進士授主事以母老改外補浙江壽昌縣開種山地興書院調山西陽城蝗大起民畏蝗以為神因取食蝗示無畏民乃敢捕蝗撲滅修葺文廟依古製邊豆琴瑟之屬以樂章協宮商歌

焉居陽城六年引疾歸民立祠祀之行事率胸臆不能何應顏色喜求民隱與長官爭是非嘗曰性不隨時才不周務不堪世用也因自號樗尹云厯主亳州徽州書院自少至老暮述不輟人服其精博著詩經廣詁三十卷曠景錄六卷河防類要六卷黃山紀勝四卷樗亭文集四卷又選鄉先輩詩為桐舊集四十二卷皆刊行方先生諱子穀字石伍嘉慶間歲貢生築室龍山之幽號曰拳莊自以方氏風雅舊家慮先世篇章散佚勤事蒐輯成方氏詩鈔數十卷並自撰拳莊詩鈔十餘卷附之吳金圃諱希庸諸生嘗借方秀才林昌字復生輯桐山

傳十

二十

名媛詩鈔十一卷
馬其昶曰嘉道閒總憲起家清要屢典試事自公沒縣人為京朝官者遂無有顯仕布政陽城學為通儒又皆惓惓先輩述作桐舊集刊未半而陽城卒先通判公績成之兩朝作者之詩略備龍眠叢書刻九十餘種布政遲慎貪搜訪欲取成數不意寇卒至並原稿俱燼惜哉是皆吾邑文獻隆替絕續之所繫也故並論之
李布政姚大定傳弟百八

李公諱宗傳字孝曾號海颿世居東鄉龍城山避家難遷江年十二父泣誨之曰兒他日居官有不廉者非

吾子矣嘉慶三年舉於鄉歷權浙江麗水平湖瑞安建德平陽等縣補上虞所至求民隱刈豪強益務平反沈獄以少遭冤累不忍及吾身復使民冤也初任麗水結陳案未結者七百餘事一時號曰包公斷公爲人美髯寡言笑民畏之因以配宋孝肅包公助資河工敘知府除浙江督糧道道光三年杭嘉湖三郡大水災鉅公請奏減漕糧建言浙西諸水源出臨安天目山而其尾閘下注實同匯吳淞江入海必宜江浙兩省通籌疏濬大府深然之奏請會辦水患以平坐公事降調已而程公含章奏薦仍以知府用選永州永州爲大儒周子故里

傳十

二十三

首葺濂溪書院纂郡志崇節義廣種植遷四川成縣龍茂道累攝鹽道布政使十三年峩邊屬猺夷降復叛勢張甚總督長白鄂山既劾奏提督楊芳檄公馳往察辦公上言四廳之夷環山爲巢者利頑鈍愈撫愈囂去年添設防兵夷轉四出焚掠甚至攻營壘窺廳城略無憚忌雖一廳之事實四廳安否所繫不可姑息貽患乃建三道進剿之策倡助軍需五千金治兵選士聲威大振方三道大軍之未至也公先以計誘降十三支夷繫之剋期令還所掠男婦有業者復之無者資給之又縱俘使歸諭威德夷猶豫計未決於是大軍由冷磧關逼老

林巢藪大破之於石門坎斬級四百生得數百人燬賊寨二百餘所夷落悉平論功最 賞花翎擢山東按察大盜劉二鞍子有名馬日行二百里公至捕得伏法羣盜遠迹遷湖北布政年七十餘矣遽引疾歸而卒公耆學不倦少時讀太史公報任安書感親遭家難事倣之作記抱嶺山人見而憐之授以學山人諱僊枝遊海峯門學其詩而似之孤介自喜時時出遊姚郎中誌其墓於公爲伯父行公既受學伯父復從郎中遊學益進尤肆力古文辭受事無趨避嘗曰我欲其甘誰當任其苦者歿後遺書數萬卷外無長物箸奇鴻堂詩集八卷文

傳十

二十三

集十卷子景枚有異才以諸生官知縣姚公諱東之字佑之號伯山開化六世孫性恢奇多大言人誦之不作益自喜少落拓遊京師無所知名應天文試臨試定親王奇其體貌呼前問姓氏睥睨對曰江南姚東之也王曰狂生耳入之錄取天文生已而棄去就科舉道光二年成進士選臨漳縣母憂服闋改廣東補揭陽遷綏德廳同知署肇慶府事用大臣薦擢貴州大定府負氣敢爲大吏寢不悅遂引疾歸公少受學姬傳先生思撰述發名及屢任煩劇竟以吏能顯初在臨漳漳漳蕩蕩並漲漳水東徙抵內黃入衛縣公聞災卽

質糧馳往不待勘報謂棄一官可全萬人命吾何惜在揭陽民俗桀悍相讐殺乃至强者不輸賦勒稅商賈官懼激變率不問公至下教曰吾治斯邑不愛官不愛錢不畏死有梗吾治者鋤之乃構崇臺西郊上揭條教建大旆示與民更化意設筵席召父老俱會臺下辭畏讐不敢來則使人導之來示以條教悉和解而散邑有下灘錢坑皆險峻出不意禽盜魁於下灘其盜積犯案十八乃召諸被害家及士民環觀擊以礮十八發如其案數諸被害家皆感泣又有姦民居錢坑抗捕不出故事抗捕卽火其廬空其積聚公戒毋得焚毀駐河干書示

傳十

二十三

耆老限日來見再往召耆老至請官獨入村許之明日入村一一慰勞開諭耆老皆流涕願效死復返河干越日果得姦民置之法威信大著民不納賦者三十四年至是皆納其先後所莅郡邑爲治皆此類也初漳水災大庾戴相國奉 命勘漳河或議復故道公在臨漳考全邑皆故道故道不可復著漳水圖經一卷及在連州以乾隆閒綏徭始設官其時連山尙爲縣轄疆域錯處易淆因荆爲綏徭廳志四卷俱刊行又箸易錄七卷伯山文集八卷詩集十卷長子世恩字孝寬多膽略參戎幕敘勞補贛州府經歷代理定南廳出巡村堡賊突至

遇害

馬其昶曰會稽宗給諫稷辰布政門下士也言公征叛夷雖出奇有功乃嘗不自謙甚矣任事之難賢者不能無悔余謂禍亂之萌非痛懲之以死不足懾後矣若夫邊地小夷等之化外區區以計取勝傷吾仁恩公之爲悔其在茲乎大定戮一懲百所取不多非若兵端造謀之宜慎也布政成功用濟一時其仁心悔艾尤無窮矣此其所以賢也

姚按察傳弟百九

姚公諱瑩字石甫一字明叔晚號幸翁少孤貧有大略

傳十

二十四

慕賈長沙王文成公之爲人盡發其曾祖編修君遺書數百卷徧讀之而師事姬傳先生爲詩古文辭有名嘉慶十三年進士授福建平和令調龍溪民俗健悍械鬪伏殺無虛日公曰此亂國也悉縱舍前所犯不問召徠鄉民人人得見令言事更選年少材武壯勇者養之使禽取巨惡縛置數人郭門榜其罪立斃之縣中震栗復親巡行田野勸農課學一時棄刃修和者七百餘社總督董文恪公推其治行閩疆第一由臺灣令權海防同知噶瑪蘭通判忌者遂撫他事中之褫職以任噶瑪蘭時獲盜引 見復官丁父艱歸父諱駮字襄緯號春樹

家貧客遊爲書記性嚴耿有閎識執義抗諍不避貴勢就養官署逆民朱蔚糾眾謀亂先事破獲道府忌其功曰是病狂耳安有反者公將爭之訓曰毋庸臺灣數反屢勤大兵居民塗炭噶瑪蘭新闢之地尤易蠢動今未起而幸獲破散所全大矣以律誅之固當然吾不願女多殺爲功也若以病狂抵誅罪止一人不亦善乎時鎮軍頗不直道府聞公述父訓言咨嗟而止服闋改江蘇知金壇縣歷元和武進擢高郵州轉兩淮監掣同知護理鹽運使事先後所事大吏如武陵趙文恪公安化陶文毅公侯官林文忠公皆天下名臣爭薦公謂可大用

傳十

二十五

十八年 特旨命爲福建臺灣道當是時海疆事起林公以大臣駐粵絕夷通市尋授兩廣總督夷兵犯粵不得逞則犯浙江陷定海又以兵船至天津要撫庭議驟改用琦善督粵林公得罪去夷益猖獗 天子震怒而中外大臣一意罷兵求和東南郡縣望風潰而福建廈門亦告陷先是公至臺灣獨與總兵官達洪阿陰爲戰守計二十一年八月夷既陷廈門遂窺臺灣駛至雞籠海口副將邱鎮功擊折其桅海水驟湧夷舟衝礁輒碎溯九月夷再至卻之明年正月夷舟三犯大安港不得進游奕於口外於是公等計募漁舟與夷舟漢姦操土

音請任鄉導入口攔淺中流官兵鄉勇乘之大敗夷兵兩次破舟生得白夷黑夷百數十人收前所失甯波廈門礮械軍冊甚眾捷聞得 旨嘉賞 詔錫公雲騎尉進二品秩夷時搆姦民煽亂海盜亦竊發皆即獲誅由是一方屹然卒以此譴方夷分兵窺臺灣而全隊駛浙江再陷定海入吳淞兩江總督牛鑑遁走遂陷鎮江進逼江甯東南大震旦夕議款求息事未幾而遂有鎮道冒功之獄臺灣故隸福建以懸隔大海加兵備道三品銜得與鎮臣專言事雞籠大安之捷飛章入告總督怒而廈門失守及江蘇諸主款大帥皆忌臺灣功初夷

傳十

二十六

犯臺灣留兵鼓浪嶼欲兼踞臺廈二港以通粵浙於是公與達洪阿公奏稱俘夷解省隔鼓浪嶼勢不可且夷兵懼猝至請便宜誅之絕內患 制曰可鼓浪諸夷酋聲言劫俘總督聞之懼飭速解俘內地公等謀曰大府意欲德夷退鼓浪嶼兵耳兵不可退先示弱不如殺之夷酋憤甚總督聞益懼是年七月款成乃飛檄釋其餘俘九人夷酋亦自遣其屬來請乞公登舟率兵持械列礮待或止公勿往公曰不往且示怯卒登舟夷獻酒一甌交驩而退夷酋濮鼎查既得餘俘則復訴鎮道冒功妄殺遭風難夷流言起大帥遂相繼糾彈逮問入都公

與達洪阿公約義不與倖夷質對即自引咎然 上亦心知臺灣功入獄六日 特詔以同知知州發四川既至謁總督某問曰若官臺灣久彼亦有所產乎公曰臺灣地瘠惟產米曰吾聞產金公正色曰某仕宦三十年不知有此總督遂心甚公會西藏兩呼圖克圖相爭殺檄公治之出打箭鑪經山谷冰雪中往返六七千里事竣復責令再往且劾以畏難規避久之始令補蓬州二年引疾歸 文宗御極黜大學士穆彰阿起用總督林公則徐下 詔宣示中外並及達洪阿姚瑩前在臺灣効忠盡力而穆彰阿等妒其成功陷之於是以湖北鹽

傳十

三七

法道起公於家未行擢廣西按察使參大學士賽尚阿軍是時廣西寇起天下士大夫見林公及公等復出皆喜已而寇蔓延由廣西浸尋入兩湖而公之言卒不得一用至憂勞以卒卒後十餘年而粵寇始平初公至粵大帥以爲翼長寇踞紫金山爲巢穴將就擒矣公上書言流賊如水必環攻以斷其逸不納寇遂竄永安公憤軍政弛請斬一僨事將復不納憂懣無計因請自督戰時諸將惟都統烏蘭泰忠勇有謀向提督榮亦名將也握重兵與都統不相能公先後致書二人引汾陽臨淮事爲喻提督意不可解寇之竄永安也精銳盡在水竇

水竇者永安東北之隘也時都統軍西南提督軍東北合滇黔楚蜀軍總四萬餘水竇寇數千又屢敗劔公議拔水竇必一由黃村入一由佛子村入都統亦主擊水竇絕寇外援遂進駐佛子村約提督夾攻由黃村入提督不從自由龍蔡嶺進兵敗復議開水竇一隅縱寇逸追擊之公上書幕府力陳縱寇追擊之失大帥意方主提督不聽寇果逸出圍桂林都統戰死寇益盛陷興安全州至湖南據道州公隨軍湖南奉 命權按察使時已被疾猶日夜憂念軍事即有謀又不見用疾愈甚會岳州陷巡撫張公亮基來問疾因告之公推案罵曰事

傳十

三六

皆壞於庸臣是夕遂卒年六十八祀鄉賢及蓬州名宦著東溟文集二十六卷奏稿四卷後湘詩集二十一卷東槎紀略五卷康輶紀行十六卷合寸陰叢錄識小錄姚氏先德傳及遺稿遺稿續編都九十八卷爲中復堂全集一子濬昌

竹山公諱濬昌字孟成號慕庭晚號幸餘少孤避寇亂江西求微祿養母以公事謁曾文正公安慶文正閱謁狀問知名家子畱之幕府見其詩益喜令從獨山莫子惲先生學詩奏薦爲知縣親課其文平第之謂異日必循良也補江西湖口調安福一以慈利爲政不譁眾取

名而安福三任凡再至民尤德之中閒嘗棄官奉母屏居十三年橐金少賣先世遺田田且盡不能供養乃再出母逾八十終於安福服除謁選得湖北竹山調南漳既一年還任遂卒官性不樂仕其始出以祿養繼徒以貧及卒竟無以返櫬有竹谿人王志瓊者賈於竹山慕其廉具舟送之生平書易禮通鑑及朱子書而不輕撰述有慎終舉要鄉俗糾謬鄉賢續錄各一卷其於詩有天得冲澹逸遠稱其爲人自訂集十二卷詩續集九卷瑞安孫琴西江甯汪梅村武昌張廉卿同縣吳至父諸先生皆推服之以爲今世希有五子永楷附監生早卒

傳十

二十九

永樸永概皆舉人長女適其昶次女適通州范當世其治身論學爲詩諸子及女婿等各以所性師而承傳之馬其昶曰公負氣忼慨好義出天性不爲握齟小謹族親貧者數十家恆資之舉火竹山繼之至今長老仍喜述其施濟事及治術文章之美余不書書其大者當道光前交通之事未與中外政俗大異彼此未能知士大夫賢者則持自昔尊攘清議其恇怯者畏敵如虎亦非知其情實徒憤憤爾今外交乃始明白而國事遂壞不可支矣使曩者任事大臣皆如林公及公等卽潰敗當不至是然使二公至今存其所以應付之者必別有道

時不同也雖聖人固不能違時哉

方植之先生傳弟百十

方先生諱東樹字植之先世遷桐城居魯饒爲魯饒方氏桐城之方最著者曰桂林曰會宮曰魯饒皆自徽州來遷然皆各自爲族魯饒方氏雍乾閒有待廬先生諱澤字芑川以優貢生爲八旗教習敘知縣不樂就棄去所交友皆一時名士而默默獨守中行姚薑塢編修稱其文似明羅文止詩似宋楊祕監待廬之孫諱績字展卿卽先生父也尤工爲詩校正史傳諸子鈔錄數百卷箸經史劄記屈子正音及詩文集先生既上乘家學又

傳十

三十

師事姚郎中泛覽秦漢以來載籍自詩文訓詁義理以逮浮屠老子之說無不綜練當漢學熾盛姚郎中獨毅然自守先生繼起更昌言排之阮文達公督粵闢學海堂一時名流輻湊門下先生客其所獨發憤箸書言漢學諸家目擊時敝意有所激創爲救病之論而析義未精言之失當出於淺肆聞於是非與宋儒爲水火而其人類皆以鴻名博學貫穿百家遂使數十年閒承學之士耳目心思爲之大障歷觀諸家之書徒訓詁名物而無當於聖人躬行求仁修齊治平之要於是成漢學商兌一書反復數千萬言以正其違謬文達漢學家所奉

為宗主者也晚年亦稱先生文學足以信今行遠蓋其義理一本程朱而考證之精文詞之辨又足以佐之性高介恆閉門撰述不隨人俯仰好盡言論道術文藝必抉其所以然道光十八年 廷議厲禁鴉片先生在粵撫幕中箸匡民正俗對不能用居數年海氛果不靖又箸病榻罪言極論自強之策所籌皆天下至計而卒不遇以諸生終其為文浩博無不盡之意詩則用力尤至居恆先雞鳴起丙夜始休丹墨不去手初姚郎中從待廬學至是先生為鄉里大師復稱姚門高弟子焉歷主廬州亳州宿松廉州韶州講席年八十卒於祁門東山

傳十

三十一

書院光緒元年祀鄉賢所箸書曰漢學商兌三卷書林揚解二卷大意尊聞三卷向果微言三卷昭昧詹言六卷陶詩埒考一卷儀衛軒文集十三卷半字集二卷考槃集三卷王餘集一卷皆刊行孫龍光官山西潞安知府

馬其昶曰九流百家各極不同之致皆以明道不相妨也激則失當至於相非一彼一此猶寒暑之必至有江氏漢學師承記即先生之商兌不能無作而或者因其辭之稍激疑寒生謀食特以譁眾立異夫苟有世情鄙念不迎合當塗而故違之乎此則近於誣善之浮辭非

大雅所宜陳也先生嘗謂士人欲補不耕織而衣食之咎則惟有著書覺人可耳偉哉斯言足充之矣余聞之父曰先生勤學不倦意有省會嘗中夜覺寢起而識之曰待定錄者百餘卷中多微言粹論惜其軼不存也

吳蝠山育泉二先生傳弟百十一

吳先生諱庭輝字振行號蝠山初名泰臨祖諱隆隲字鄧又國子監生考授州同知性寬和好施濟雍正八年歲饑散金振貸落其家有拙餘軒詩鈔年六十一始舉長子貽誠字荃石新河知縣有靜者居詩集又十年生貽詠吏部主事吏部三子長賡枚字敦虞號春麓嘉慶

傳十

三十二

四年進士由庶吉士改主事擢監察御史清操重一時有疏稿二卷惜陰書屋文集四卷次先生次雲曠字昭棣以諸生舉道光元年孝廉方正有岳青詩鈔白州同新河吏部以下皆長者敦謹而先生尤巍然負鄉望以嘉慶十六年進士為縣令四川一年乞養歸母卒服闋再起補四川定遠縣權合州治行卓異擢涪州謝病歸涪人為立生祠先生一本儒術為治盡其在己退居不自言治蜀事其迹多不著在定遠有點盜張潮良白晝刃殺人久不獲一日潮良白詣獄言不忍累好官也先生少從族兄畫溪講宋儒學後遊山陽汪文端公門其

治家嚴禮數五世其田宅不分異婚喪皆從古制守素樸宴客遵司馬溫公五簋約入坐廳事肅肅如也婦孺聲不外出吳氏芸暉館家法聞一時其學務躬行不喜爲辭章非甚病簡策不去手日課鈔四子書初鄧又公壽八十四先生亦年八十四卒箸蝠山家訓一卷御史子孫挺字子方通六書作字多從古篆姚按察瑩稱其勵學庶幾古志士麻溪吳分東西股芸暉館東一股也道咸閒西股有康甫先生諱廷康官浙江縣丞性耆金石篆刻多得古器摹勒手題幾於家有其迹嘗以謂漢晉鐘銘印文銅器碑碣瓦當之屬可一一取證甄文著

傳十

三三

甄錄若干卷敘列精當皆可觀亦可喜

吳徵君諱元甲字世求號育泉高甸吳氏所謂榮華股也高祖諱大陸字冰衡學行深遂嘗勸建祠堂持躬飭家一依於禮經族弟生甫先生慎所許可獨傾倒之箸四書講義字辨善誘編皆佚學者稱爲近裏先生子七人友睦無閒弟三子苾字崇桂尤練達續置墓田歿後族人思其功德謂宜配食祖考自後累代敦行積學世推儒門徵君性至孝篤於族姍豐約愉戚必人先而已後之以諸生教授里黨數十年脩脯入門輒應手散盡諸昆弟謀析產則大戚臥數日不起旣乃悉推田宅與

兄弟兄弟田宅再喪再贖歸之旣力不能贖則皆召之同爨昆弟歿而諸子暨孤甥皆長育於君諸子孤甥視君猶父也乃旁逮其鄉里亦莫不同心仰君若其親戚咸豐元年舉孝廉方正曾文正公嘉其文學嘗客而館之年六十四卒子汝綸自有傳汝繩五歲能爲詩才致俊逸其兄有天下文名每自謝爲弗如多疾早世徵君同時友東潭先生諱笥字克生破岡胡氏其族有孝子其愛又明末守城有功者文燦皆見前傳先生爲諸生厲行檢思通經術以致用讀周易四子書皆有溫故所知錄咸豐初皖城被寇輯守望要略及縣東南鄉起義

傳十

三四

勇禦賊多本其法楊壽山先生諱鼎元字賓周廩膳生用團練捍賊創一子憤鬱以卒其孤澄鑒字伯衡論列事狀展轉以達於 朝得 旨旌卹予祠祀伯衡先生光緒二年進士箸紹恭堂詩文集

馬其昶曰長老言吾鄉俗乾嘉前至純美矣凡世族多列居縣城中薦紳告歸皆徒行無乘輿者通衢曲巷夜半誦書聲不絕士人出行於市皆冠服客至亦然遭長者於塗必側立待長者過乃行子弟羣出必究其所往不問其姓名誰何也或非義輒面呵之卽異姓子皆奉教惟謹蓋至道光之末蝠山先生歿而其時故家遺俗

猶有存者育泉徵君先君所嚴事其昶猶及見之詩曰
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型乃今亦不可復覩矣余是以慨
然書之

趙漢陽馬歸安傳弟百十二

趙公諱玉字藍生號虛舟嘉慶四年進士選庶吉士改
工部主事遷郎中十八年林清倡亂京師大震羣官倉
卒散走公獨趨入署或邀與俱去慨然曰此何時安可
空部無人乎亟入署因督火藥局與兵役雜處三日不
得食由是顯名擢知漢陽府 上曰漢陽重地汝是好
司官故以畀汝慎哉毋廢前勞公天性靜淑雖御僕隸

傳十

三十五

不加聲色而爲政務持大體黃陂民謀誣陷其仇購藥
毒母當大逆令規避處分匿不報繼任者復以前官故
議未減其子公曰彝倫漸滅至此尙可貸梟獍而庇屬
僚乎遂置其子極刑而奪前令職莅任六年告歸惟載
書十餘篋他無長物是時爲令丞有名者又有朱公諱
杰字春藻號鏡三由監生考充方略館謄錄敘臨桂縣
丞遷山東武清令嘉慶七年京圻大水不待請徑發倉
穀以振御史劾其專擅 睿鑒直之 諭截漕米放散
總憲熊枚以公所條事宜具奏荷實心任事之褒交巡
撫陳大文存記會以撥船事挂吏議鑄職士民千百遮

大文乞奏畱 上諭朱杰得民心著加恩畱任未幾卒
民像祀之後直隸總督顏檢入見 上復垂詢杰聞其
卒甚惜焉

馬公諱伯樂字伯顧號星房嘉慶二十二年進士由庶
吉士改縣令浙江知長興調歸安烏程德清擢知州未
上坐公事罷職發新疆效力時大軍征張格爾因參帥
府軍諮總督楊公遇春將發礮殲城公曰非王道也議
遂止凱旋奏復官得 旨原品休致公修軀雅步風標
秀徹在歸安大臣奉 命閱兵前驅求索未厭知縣至
阻不通謁公怒杖之逕入請罪旋有 旨召還大臣俗

傳十

三十六

喜匿喪婚嫁巨紳某納妾服中按論如律道光三年水
災鉅先清戶冊杜冒濫又請改鑄庫銀重一兩一枚便
民用巡撫密遣人察視災區惟歸安振糶無絲毫弊他
州縣不若也因通檄列縣辦災當法馬令其得罪以徐
蔡氏案徐蔡氏爲德清人徐敦誠妻當是時徐族有河
督徐端蔡族有學士蔡之定敦誠養母倪嘗以事責譴
婦敦誠助之婦憤自縊其家以謀殺訴獄久不決德清
令上言兩造皆巨姓莫肯辭服請委賢幹員同勘公方
知歸安奉檄會同開檢得縊死四證遂定讞蔡不服復
請開檢亦如之蔡仍不服訴之 上於是 上特調王

維詢浙江按察王欲反之迫不得要領遂自縊死 上怒以祁墳繼其任訊與原檢同奏入復 命王鼎趙柄馳驛核辦遂結定徐倪氏借兩婢謀殺前審官皆坐罪嘉道開三大獄此其一也公既廢歷主敬敷廬陽河朔各書院評校文藝羣士翕服族父魯予先生諱維璜通經術爲制藝亦最有名嘗撰春秋略例審正三傳之旨具有條貫後公三年成進士令閩中卒官著述均佚公善養氣習導引術老而彌健年八十二將重宴鹿鳴未至秋先卒平生撫育從子再從子有恩誼臨卒遺令田若干諸子均分不歧視公卒後數十年人得其家籍始知之

傳十

三七

馬其昶曰漢陽始仕郎署因變著節上結 主知道後浮沈外郡申法明倫誅一敗化之民猶用全力不得不推以爲功吾家歸安一斤不起武清見 衰卒絰吏議當承平時文網密士固莫由自効哉

張潼關潘遵義傳弟百十三

張公諱聰賢字愛濤巡撫公會孫也嘉慶十年進士選庶吉士時成親王以書法擅名推轂士類見公書欲招致門下謝不往散館授甘泉令調長安巡撫某公有用事奴橫甚一日同僚集官廨語及之奴忽自外肩輿至

堂上眾驚訝咋舌公乃趨前叱奴下笞責之巡撫夙重公雖慙亦不以爲望也卓異擢同知直隸州乞養歸道光初再出權長安數年始補潼關廳攝同州府事其治以教養振起士風民俗爲務在長安久績效尤著創義學廿餘所教村民識字親詣考課縣多弊俗爲立教條撰通俗韻言以曉譬之推擇閭里公正者爲鄉約不率教條鄉約儆之猶不悛然後嚴懲焉又實行保甲法稽戶口姦宄遠跡回民舊有禮拜寺因其俗時往講說忠孝事回民感悅捐資修長安志四載成書患民婦節義不立鄧氏女未嫁夫天誓死守節鼓樂導歸之烈婦王氏殉夫死親拜奠其家縣有蒼龍河久淤不治淹沒卅四社民田萬五千頃而鄠縣咸陽田亦因以被害獄訟繁興公巡視河道令村民分段開濬築沿河隄民居遠則官自濬築一年功成立期會每歲二月各分段取河底泥加隄上濬深培高益種樹護隄至今爲利民稱曰張公河道光十一年卒官祀名宦民間又往往私立祠子延齡佳齡皆舉人先是其同族兄蓉塘諱鈞字人鑑亦循吏也初從從祖司業裕萃學精制舉業每構文必深思營度乾隆四十二年鄉舉令柳州其深思決獄如其爲文民無冤者遷歸順州民俗相讎劫事發輒鬻人

傳十

三八

桐城耆舊傳 卷一〇

易死官幸脫部議亦不求真犯習爲恆事君莅任覆按當大辟已成讞而非其罪者白大吏請改讞不可爭之不能得遂棄官歸至嘉慶時名宦入行省通志者有胡公諱枝蕙字德揚嘉慶十四年知趙州性明決積案數百裁剖如流懼閭閻擾累每單車就質民皆以訟爲恥其輕減徭役眾尤德焉龍公諱鯉門字澤堂嘉慶二十五年進士知上蔡縣吏輕其年少先按其姦黠者嚴懲之因皆懼伏巡撫入覲奏稱河南州縣第一遷知州權篆禹州會上蔡築河隄與鄰境爭工段大府以上蔡民服龍令檄往勘斷遂無事卒於工所年三十四上蔡民

傳廿

三十九

祠之至今不絕謝公諱益字子遷嘉慶二十一年舉人令汜水河決縣境親督工役由摩天嶺開掘河道民慶更生卹災勤政十餘年去任士庶泣送後爲嵩陽院長歿於講舍有子遷雜箸及詩鈔楊公諱瑛昶字印蘧號米人由考職官天津分司運同長於吏能兼工詩有燕南代北詩鈔道光時有徐公諱焜字字陵以議敘府經歷發直隸借補易州吏目大計保薦卓異再遷陝西鎮安縣修城垣建義倉多實政後祀名宦有鎮安學治錄平生簡靜寡欲捐義莊以濟貧宗邑大水出千金助振有傳家一得錄

潘公諱光泰字穉青原名羣字掌文木崖先生六世孫也祖諱洵字蘭谷號菽溪乾隆七年進士除江蘇震澤令歲饑不待申請先發倉穀擢知常州府濬孟頴德勝二河民歌其利終杭嘉湖道父諱鴻寶字鼎如儀止清修矩矱然儒生也師事姚郎中工爲詩喜手鈔書公中道光二年舉人以知縣檢發貴州署天柱縣事改貴定尋調遵義期年以病去遵義地廣俗好訟歷數官相訴告枝葉延緣俗以當堂添詞謂之帖有正帖反帖旁帖冷帖激帖諸法雖素號才敏驟不可爬梳公莅任首嚴添詞之刑聽斷畢必綜其端委手判入牘初至控狀常

傳十

四十

百數數月狀不滿十已判者其後數易官竟不再控顧性實鈍他人聽斷日可十案者公不過二三或竟日纔一坐堂皇率天明至漏四下或廢寢食故始皆竊議其才不堪劇公居常樸質亦若無異能者乃頗微聞外議笑曰吾才誠不逮恃勤以補之此邑多訟大率牽引重疊以至千百誠令一訟永結則所結何止一訟吾日治其一歲可得三百遵義歲訟想無過三百端矣聞者猶不謂然久乃大服公爲治無大小必竭其誠增附郭義學置匯川義冢尤加意荒政置義倉凡數十所積穀近萬石會兄訃至遽解任且行告吏民曰吾所規畫其善

成之功半而廢可惜也公兄弟相愛甚約死必同穴兄病恨不與弟訣遺命停柩待公得耗時年六十肝疾作亟欲歸治大兆踐兄約屢乞休不得乃漫引疾去期葬兄復起去之日士民攀送塞道獨無一胥吏云未幾卒於家

馬其昶曰今之圖治者何其囂囂邪日言興利利未興害先見矣張公爲政將以實心無新奇可動聳人者遵義自謂才拙考其績效視世之敏於才者何如也然亦要在久任爲大府者貴察吏審其人誠可則付之地聽其自爲要其終而殿最之可也數撓而易之雖有異材

傳十

四十一

亦無能奏績遵義惜功半而廢然哉然哉

桐城耆舊傳卷十一目錄

邑後學馬其昶通伯撰

徐勇烈公傳弟百十四

葉南安鄧會同董教諭傳弟百十五

戴蓉洲先生傳弟百十六

蘇許朱方四先生傳弟百十七

先大父通判典簿兩公傳弟百十八 先考慎菴公

馬徵君傳弟百十九

程忠烈公傳弟百二十

方同知方臨江金鄖陽傳弟百二十一

傳十一目錄

方柏堂先生傳弟百二十二

吳摯父蕭敬孚二先生傳弟百二十三

徐勇烈公傳弟百十四

桐城耆舊傳十一

徐公諱豐玉字子逢號石民其族分東西二支東曰曉嶺有萬丁西支入 國朝至公考太僕始顯而丁單曾祖諱樾習刑律治獄多寬仁客久不歸子映瓏字谷池歎曰安有父勤苦於外而子坐食者乎即迎父歸自出幕游郡縣司錢穀盡心佐治嘗與府主爭事至面赤不得則裝而去後其子貴不就養惟條官箴十數事示之子即太僕也諱鏞字詠之善草隸能左手書嘉慶十四年進士選庶吉士累官順天府尹山西布政終太僕卿公少隨父歷中外多練世事性沈毅寡言一抗論當世

傳十一

一

則氣逸發不可犯工文章屢試不遇父憂服闋年且壯矣援例授貴州平遠州知州權威甯捕斬大盜安大本吏民畏其嚴威總督林公則徐甚嘉異之會鎮遠府屬黃平姦苗嘯聚連結劇盜為患巨官吏莫能禽制署巡撫羅公繞典意屬公乃調知黃平州黃平盜藪曰革夷寨其渠魁曰保禾公既到官清保甲理屯軍親巡行村堡密圖夷寨出入險要偵賊虛實既具因請兵會剿時總督引疾退巡撫喬用遷既復任而羅公亦去拒不納救營將毋得妄助兵徐知州滋事當是時廣西寇起公念貴州地極邊苗夷獷悍因循久盜勢積重懼與廣西

應適革夷盜劫公車行李巡撫懼事聞乃奏遣知府胡公林翼往剿胡公鎮巖門距寨數十里戰事一責公前驅中礮死揮兵益進羣苗懼擁保禾遁未幾大府議防廣西邊胡公去遂專以委公前公車舉人被劫抵都者喧言保禾御史聞奏 文宗御極 嚴旨責問巡撫諱盜事刻期禽獲值公盡以計得盜首誅之巡撫遂覆奏獲盜論功有差而公不與有欲為公訟言者謝曰吾行年四十豈以人命博升階邪吾固為民除害終不自言民築祠祀之久之巡撫意慙奏擢郎岱同知署思州府特旨簡授湖北黃州府先是雲南巡撫張公亮基入

傳十一

二

觀道黃平知公賢具疏薦之故有是 命而是時廣西寇益猖獗由全州犯湖南連陷州縣湖北大震公請巡撫常大瀆駐重兵岳州為湖南聲援而自與漢黃德道議防守上書請兵餉以資下游重鎮未報而寇已圍長沙張公亮基撫湖南奏調公時 上已命兩廣總督徐廣縉接辦湖廣軍務逗遛不進寇以萬人圍長沙土賊附從不及四萬我軍環列百數十營公請散金錢任地方忠誠士招徠土賊日選精卒更替出戰以疲寇又上書曰為今之計乘大軍雲集并力殄滅上也剿除大半餘黨四散分兵追捕次也聽其全股逃竄下也竄湖

北不如竄江西竄江西不如竄貴州邊省一隅不致動搖全局故岳州之守最重次常德次寶慶而三處兵力皆薄宜增軍張公然之顧以廣縉方奉 命節制諸軍未至已不欲專軍事寇攻城急公自請乘城分守西門城守堅十一月寇解圍去果掠船益陽赴岳州提督博勒恭武棄軍遁寇遂趨武昌公隨廣縉至岳州力請大兵進援不聽十二月武昌陷公復謁廣縉曰事急矣武昌既失則江西江南皆危今公當移節黃州截賊下流廣縉曰君黃州官乃欲我駐黃州耳卒不聽三年春安慶江甯俱陷廣縉得罪去張公亮基移督湖廣而公亦適奉湖北督糧道之 命總督以公久習黃州奏請署漢黃德道未幾廣濟民變隨按察江公忠源討平之加按察使銜寇既據江甯復據揚州鎮江揚州寇分竄鳳陽歸德攻開封不克遂渡河北竄鎮江寇突出襲燒江南大營而江甯寇亦分竄江西兩湖戒嚴江公奉 命援江西於是總督特奏公駐兵田家鎮總湖北防堵軍務新授漢黃德道張公汝瀛副之田家鎮者江防要害也距廣濟縣七十里鎮在江北後有大山曰黃金塔鎮之下大山曰羊子山有沙嘴出江中與南岸半壁山對半壁山陡絕無繚路水漚舟行山下必順回漚過北岸

傳十一

三

沙嘴乃得上公列營諸山連木牌沙嘴夾棉絮竹片中城其上鑿穴列礮位半壁山後為湖通興國州其入湖曰富池口公欲營半壁山兵少不可分則以一都司駐山瞭望書木牌千百方納江流中招脅從者給歸資投誠者無算江公既赴援南昌與巡撫張芾力戰固守寇知江西終不可破遂解圍去而大舉犯湖北進據富池口分船泊羊子山下復登岸越湖汊攻大營屢戰卻之伏奇兵山側要寇殲數百人時公統兵僅三千餉竭水戰船不足屢告急武昌時張公改撫山東未行巡撫崇綸議棄田家鎮張公力爭乃遣按察唐樹義同知勞光泰將水陸兵接應田家鎮寇復掠舟自興國出荆門州知州李公棟者忠勇士也率練勇三百自請斫寇營公壯之令副將張金甲副馬李渡江馳寇營寇驚走李前追寇陷潦寇反追之遂死金甲望之潰時勞光泰亦以礮船出戰敗寇進攻木牌而南岸反追之寇因乘勢奪半壁山是夜東北風作寇船在富池口者已潛渡北岸黎明大霧風愈熾半壁山羊子山之寇并發公趨大營督戰而木牌火起張公汝瀛死之公躍馬出營舉佩刀自刎墮馬寇眾戕之歿九月十三日也年四十一 敕賜祭葬後復 子諡勇烈建專祠子宗亮字晦甫號椒

傳十一

四

岑承襲騎都尉精悍有口辨每論事輒伏其坐人守高不仕歷參胡文忠李勇毅李文忠諸公墓府著黑龍江述略六卷歸廬談往錄二卷善思齋詩文鈔共二十二卷始太僕為名卿勇烈死節都尉以文章議論顯名公卿間人謂徐氏三世長各因時不相襲美

馬其昶曰公始慕文術從姚石甫先生問學篤嗜古文辭類纂所嘗讀本都尉君臨卒以授其昶眷公手澤彌珍護焉公故居在城西今為祠吳思恆者諱沖謨侍御賡枚孫也以諸生掌公書記寇犯田家鎮義不私去事急公解印授之使閉道投行省卒不忍去同時死其後

傳十一

五

李文忠公奏公死事并及吳遂耐祀公祠

葉南安鄧會同董教諭傳弟百十五

葉公諱球字叔華道光二十年進士由庶吉士改主事再遷兵部郎中出知江西南安府粵寇竄境泣厲士庶乘城固守七晝夜援兵不至城陷殉節於城樓兄伯華琚有雋才道光十五年進士官編修早卒弟季華瓌二十六年舉人為縣令浙江署新城嘗乘竹輿攜一役裹餓糧巡行治所有訟爭即時平決去任民泣送又數年新城大饑民乞振勢洶洶大吏以葉令有遺愛檄往治之至則諸難民皆謹呼感泣遂以無事署石門值亂起

鄉里避寇至者皆收恤之初公六世祖實齋公有五子幼子紳字正則崇禎時恩拔貢生選永城令永城四子幼子芳林字西樵以貢生考授州同州同四子長潤字聿懷諸生孝事繼母教課諸弟皆賢而有立次濬字肇川次宏觀字儒懷諸生次景懷原名禹以字行歷署江西州縣終廣東翁源令所至有績是為公曾祖兄弟四人各以敦厚等字名堂葉氏所謂四堂者也其後多舉甲乙科聿懷五世孫毓桐咸豐九年進士至安肅道儒懷子朝袞字績山朝展字谷文均以孝行著稱谷文子灼字仲平號坤生乾隆五十八年進士授南召令有循

傳十一

六

政署鄧州時裕州民以命案株連幾激成變上言大府願得鄧州葉青天活我從其請果得情實平反之於是州同知署鞏昌府後祀裕州名宦而景懷玄孫淮字仲山署四川鹽源縣丞同治初粵寇石達開竄甯遠力戰死 卹贈知府銜其年達開伏誅子春榮手割其肉以祭父

鄧公諱爾昌字仲韓少孤事母孝家貧厲學遊京師錄取供事以從九品發湖南軍功擢知縣直隸州補會同歷署寧遠平江瀏陽勤於吏職匹馬獨入村舍民不知

一第... 冊 黃... 2 反E...

爲吏同治二年石達開餘黨陳復猷陷會同死之士民
感泣爲立專祠 贈道銜後陳逆被獲奉 旨傳首級
會同遣官祭焉

董公諱澂鏡字思陶少以詩名落落不苟同道光中舉
人署東流訓導遷懷遠教諭與縣令籌防堵屢挫賊大
臣奏其能擢知縣賊攻城益急鑿地道實以火藥火發
城崩潰骸骨俱燼

馬其昶曰世言我 朝節義遜前代非也東南亂起士
大夫以身殉者不可勝記其在野非必責之死特義不
受辱猶恥苟存若夫有官職守土之責者其無可倖免

傳十一

七

斷然矣余故記之以立臣防焉

戴蓉洲先生傳弟百十六

戴先生諱鈞衡字存莊號蓉洲少而英特亮拔不羣年
二十餘刻蓉洲初稿見者駭爲異才方植之先生笑言
十年後尋自悔耳時方先生論詩作昭昧詹言傳鈔得
之伏讀三年不成一詩果自收前刻因遂投贄道光二
十九年舉於鄉侍郎曾公國藩呂公賢基通政羅公愷
衍給諫陳公慶鏞皆願結交而曾公尤善先生既罷歸
益銳志爲學思以通經致用校刻望溪集篇目倍前治
尙書以謂伏生歐陽大小夏侯鄭王顧之說其僅存

者類不能遠過今行孔傳宋諸家大義最優獨於盤詰
諸篇故訓乃頗多違失因旁羅眾說爲書傳補商十七
卷後曾公在軍挾其書時時誦之謂犁然當於心也初
文宗新政求直言先生在都藉手諸公條舉當世利
病以 聞未幾粵亂起曾公治兵長沙呂侍郎亦奉
命督安徽團練先生上書論事已而桐城陷馬徵君
起義師死張小嵩奔走舒廬圖恢復先生與文斗垣徵
君籌餉結義民上書大府請兵久之不能得慨然念當
今大計惟急起用前時著成效大臣爲人心所歸向者
令得自置將選吏重其事權開幕府收羣策羣力之效

傳十一

八

既懷不得達乃發憤爲書極言用兵在神速在設伏出
奇宜速襲桐城絕舒廬賊後不宜坐擁重兵於一隅論
兵事反覆至數萬言曰草茅一得上之副都御史袁公
甲三時袁公駐兵臨淮議圖安慶乃奏遣宿遷舉人臧
公紆青取桐城連破賊乘勝薄城下援寇猝至軍覆張
小嵩隨臧公督戰死寇益肆先生走臨淮乞師妻李妾
劉皆遇害袁公旋被議去先生客懷遠嘔血卒年四十
二無子以從子嗣箸味經山館詩文鈔十卷文徵君諱
漢光字斗垣咸豐初以廩膳生舉孝廉方正六年秦提
督定三率兵至桐城用籌餉勞敘光祿寺署正談喟敏

速皆依理道初學詩於張勛園與先生齊名江待園諱有蘭黟縣教諭工楷隸詩亦清迥里人並稱文戴江文戴皆居治北江居樅陽爲治南當是時邑東鄉陳家洲又有劉悌堂先生諱宅俊字愷生幼時家酷貧父授徒爲生年十一未入塾偶拾薪過父塾立窗外移時次日父覆按諸生書義莫能對乃復從窗外代對父趨視爲子則大哭主人聞之遂令入塾饋之餐又三年取充學官弟子道光二十四年成進士知廣西來賓縣歷天河修仁荔浦懷遠自以非吏才告歸大肆於詩方植之先生賞其超絕謂在孟塗歌堂上晚年未刻詩尤偉麗其

傳十一

九

族子攘之不肯出

馬其昶曰文戴兩先生幼共學長相得也於縣北孔城共建桐鄉書院又同輯古桐鄉詩選吾先君子從兩先生受學嘗告其昶戴先生交曾公京師時稱公文武大略異日爲國家肩非常必曾公也曾公既絕重先生先生亦夙負經世之略後曾公果成大勳廣求人才而先生遂已無祿悲夫士之所遭豈不各有命哉

蘇許朱方四先生傳弟百十七

蘇徵君諱愷元字厚子號欽齋上世明初自鄱陽來遷十傳至唐岑先生諱紹眉好學宗朱子 國初隱居不

仕又五傳至徵君則益篤好朱子及近世張楊園先生書以爲自宋以來得朱子正傳者惟西山魯齋敬軒敬齋整菴當湖六人楊園純實介乎諸儒而精切殆又過之欲乞禮臣奏請從祀孔廟不果因纂訂楊園年譜二卷其後楊園卒得從祀於同邑則師事方儀衛而私淑望溪侍郎以爲文之足以載道行遠者朱子後惟望溪因又纂訂望溪年譜二卷白諸大吏奏請祀鄉賢徵君爲人恭謹以軌度自敕其執喪哀戚甚燕居過家廟前肅容而趨無敢咳嗽習禮不曲從時好嘗慨鄉俗冠禮久廢昏禮雖少存古制亦多失其義而喪祭二禮貧者

傳十一

十

苟簡富者僭越且多信從二氏之法違失經旨乃就前居喪時所輯家祭約儀擴之爲四禮從宜遵用家禮大綱而參以諸家之說鄉俗不害義者仍之害義者附錄諸說以辨之其儀節從其簡易而宜行於今者凡爲書四卷他所著有遜敏錄四卷文集八卷詩稿四卷道光三十年以諸生舉孝廉方正固辭不就試 詔賜六品冠服年五十七卒子求莊字強甫號毅菴求敬字懋甫皆縣學生文行書法俱能傳父業懋甫才過於兄而早卒其後光緒元年舉孝廉方正者二人張先生諱承華字舜卿號蓉溪以諸生主講河南許州書院三十年著

大學中庸補釋困學齋文存皆說經之文多與朱子立異姚先生諱思贊字子襄著酌言二卷臨卒授其門人馬其昶

許先生諱鼎字子秀號玉峯晚年更名魯父諱懋昭號東山潛修篤行先生既聞父教及讀元儒語清苦守節卓然自樹於流俗之外益有省發著正志正學二錄方植之先生見之賞其深粹嘗語人曰玉峯今之吳康齋也授經窮巷母病痿數日一歸省即親滌中裙永夜潛侍戶外母卒家貧斂薄痛自責罰居喪三年日食薄糜夜不張幕事父東山尤盡禮踰五十色養如孺子不能

傳十一

十一

詭隨徇俗營口體之奉東山先生亦安焉及居父喪致毀如前植之先生諫之引陽明稍過即私語則謝曰某豈能無私者謂為不及則有之謂為過則固無也門人方柏堂刊其遺集四卷植之先生以文學為後進宗其所推重者尤在質行於同輩服玉峯於從遊之士喜稱甘生紹盤甘號愚亭無文采大言性命之學以李文忠公薦舉官江甯令以愛民為治補崇明坐事罷官朱先生諱道文字魯存少有經世志為諸生應鄉試見士皆短衣負笈唱名搜索恥之遂徒步歸棄舉子業喜飲酒歌詩其於天下事常遠見於未然道光中英吉利

款成先生獨慮不逞之民妄生覬覦宜振歷年久安因循之氣加意武備折姦萌銷禍本已而粵寇果亂嘗與友人書曰方今天下亂端已見民愁兵懦公私乏墮風俗薄惡 國勢既弱且貧而人心復渙散不相維繫士大夫庸懦貪汙全軀保妻子鮮知有忠義名節之可貴亂或息也憂方大耳知者歎其深識先生客遊老始歸里性至孝母年九十餘終咸豐三年粵寇陷城家人多被害先生及妻皆受創移時蘇匍匐下烹食進母寇感其孝貽錢二萬不受寇歎息去先生既遭艱厄氣益充德益粹日不再食冬無緼袍其於窮通得喪死生禍

傳十一

十二

福之故豁如也酒酣閒歌楚辭音響悲慨霍山吳竹如侍郎稱其有邵康節之遺風著文集二卷詩集八卷無子葬龍眠山門人蕭穆聞年必走百餘里登山拜墓同時趙介山先生諱獻字元叔縣學增生篤信朱子之學任卹不倦皇皇講求政俗利弊期實見之行事其課授善引喻聞者開解方先生諱潛字魯生本名士超其學通貫釋老有妙悟勇於自任著心述一冊晚年遇霍山吳侍郎往復明辨乃舍其舊學復著性述一冊侍郎為書告長白倭文端公曰學界中挽回此人亦一大幸也著毋不敬齋全書

三十卷張先生諱傳誥字知生精通釋典嘗遇賊被刃死見金字大書梵經琅琅誦之而寤從積尸中匍匐往空舍得良藥不死遂終身崇信不官不立資產不著述無子傳其學於大理寺丞馬君諱昌絜字月樵光緒十四年舉人其在京師頗借徒友講陽明二曲之學

馬其昶曰昔吾先子從遊徵君之門其昶幼入塾毅菴子襄兩師為之授讀四禮從宜玉峯遺集皆嘗誦習魯生舜卿知生三先生亦幸辱教焉寺丞於余為族父行又嘗與其學今皆奄忽眼中先輩遂已無人可傷也初徵君既沒曾文正公來安慶從方柏堂先生問桐城諸

傳十一

十三

老多物故或尚殯淺土因亟助之買山親題其墓碑於是徵君及方儀衛朱魯岑戴存莊文斗園諸先生一時并得營葬

先大父通判典簿兩公傳弟百十八 先考慎菴公

通判公諱樹華字公實號篠澗先曾祖贈朝議公諱邦基長子也嘉慶十二年副榜貢生以州判發江西外艱服除權河南清化通判補汝南以母左太恭人老乞養歸咸豐初粵亂起兄弟倡義團練城陷為賊得以刃脅降不屈死年六十八祀昭忠祠公自少讀書則厭薄世俗之學師事姚郎中博稽典章制度及古詩文家徑塗

矜尚風節初赴官朝議公曰昔從祖載陽任中城指揮樂山知開封府曾祖存彝公曰吾願汝曹以善養不願以祿養也今汝毋忘先訓矣公敬諾後遂不以祿入自私悉置義田贍族林文忠公每惜公屈於下僚世不盡其用也其居家喪祭一遵古禮建祠堂祀始祖參酌古今具有儀法其於先朝掌故及邦邑家世舊聞摭摭尤勤明季殉節諸臣我朝特恩賜諡建祠詔許續采遺佚未及旌者上聞乃據諸傳記野史及私家別集百數十種錄其可徵者為闡幽彙記四卷病邑志蕪雜算要別為龍眠識略十二卷桐城選舉記十卷先世

傳十一

十四

遺集散亡輯馬氏詩鈔七十卷編定太僕奏略懷亭瑣記翊翊齋遺書嶺南隨筆族譜家傳共數十卷其自為書曰可久處齋詩文集各八卷皆已刻劄記及咫見漫錄數十卷遭亂多佚

典簿公諱樹章字幼白號怡軒密靜有思年十三佐父朝議公督家家日饒則益推以仁其三族質行甚厚孝謹聞乎一時朝議公病躁煩甫臥輒欠伸欲起即起輒復臥如是者數終亦不安公聽於無聲逆意而先得侍母左太恭人病亦如之太恭人年幾九十公食則視膳寒則視衣百營而求一愉於宅中構怡軒雙桂樓於城

西構碧梧翠竹山館置小肩輿春秋佳日每昇母遊觀
通判公奉前公奉後是時太恭人權甚或念朝議公不
見有今日往往泣下太恭人性潔晚年病脾瀉利一夕
數十起公終宵在側不令少有沾汗太恭人每歎孝哉
吾子乃使我不爲病苦也通判公性峭直與世格格公
事之益謹終身無一言之怫每晨興戒視灑掃卽兄弟
之東廳互問安否通判公就席治書史公乃退而課鹽
米譏簿籍皆細字莊寫通問戚友慶弔襄邑中義行及
午共餐於東廳日昃復如之秉燭話往事及諸所當設
施者一日客過偶置酒爲搏菹戲通判公適從後堂來

傳十一

十五

於窗閒見之感頰而去公坐席下嚮上微窺見之卽謝
客終不復爲通判公曰昔先人嘗欲建祠堂置義田未
果余兩人志事無相違者今當成此及仕俸錢寄家公
輒別貯又自出所贏合購田二百餘畝爲延景堂義莊
救濟貧族又糶租穀隨儲竹木甄石數年遂營祠宇取
用無缺建享堂先塋側擴墓田以贍小宗初歲入穀八
十石朝議公經營倍之逮公歲入穀千餘石矣春秋上
塚給祭費貧者有口米婚喪嫁娶有助老者冬月有炭
錢士有學費有試資族人歌德至今賴焉咸豐初通判
公殉難死大軍至因貸錢輸軍亂定民居多燬公所建

祠及居宅皆幸存慨然曰是可私邪推所居宅爲邑試
院曾文正公嘉其義聞於 朝以候選詹事府主簿議
敘加太常寺典簿銜年七十五卒

先府君諱起升字慎甫號慎菴一號趣園少受古文法
於戴存莊復事方儀衛從蘇欽齋問宋儒學從成都蔡
先生天培問陽明王氏心學從儀徵吳熙載讓之問八
法而私淑懷寧鄧山人於古賢服膺者四家唐韓子宋
歐陽子朱子明王子以謂此四家文與道皆詣極嘗欲
編一書綜括古今學術曰載道集體約而義宏訖不能
定其篇目也府君簡言嚴重每論事聽者意豁邑有大

傳十一

十六

謀羣待裁決以縣學生議敘同知未仕亦時不能無淪
棄之慨蕭文敬子曰君自不出耳又嘗語其昶余見中
興來名卿碩學言辭安雅如尊公者不三數人也年六
十一卒著趣園詩文稿八卷載道集十二卷慎菴字範
四卷府君旣卒其孤其昶爲狀上巡撫請達於 朝其
狀曰謹按職祖河南汝甯府通判樹華與本生祖樹章
爲同產兄弟本生祖生職父起升叔父起恆通判生霍
邱訓導起泰叔父起益訓導獨以嫡長相承八世於繼
別爲宗子旣服官年四十早世無子宜立後時叔父起
益幼未娶期功無可後咸豐五年職其昶生職祖卽命

嗣訓導爲主後自職後訓導三十年職父生子皆殤叔父生四子今職父母不幸相繼歿垂絕流涕言必得親子兼祧職自痛襁褓出後今所後祖已有孫四人而本生無別子職年逾三十未有子息大懼一身無由奉兩宗之祀揆諸二祖九原之心必有悽惻怛悼不能自釋者苦塊迷惑罔知義例誠不勝大願願專嗣本生持斬衰三年服叔父起益亦願以子其昂嗣訓導卽憑親族定議告祭先廟遺產歸嗣子惟通判咸豐初在籍殉難七年蒙 恩給雲騎尉世職職長孫承重同治二年遂循例襲職光緒元年復以文生兼襲今其昂旣嗣訓導

傳十一

十七

後職退繼還本生宜退世職歸其昂承襲於 朝廷教孝矜忠之意誠無所悖謹取具宗圖冊結呈請鑒核哀憐據情題奏改正襲典以重宗支無任悚切待命之至謹狀

馬徵君傳弟百十九

馬徵君諱三俊字命之號融齋元伯先生少子累世皆爲經師君獨傳方先生魯生性命之學爲經義粹然深純督學試文必第一嘗應鄉舉領解首文付刊矣已而典試使者疑其出明王守溪歸震川稿復黜落咸豐元年以優行貢太學又舉孝廉方正負氣強力善技擊喜

酒酒酣輒讀離騷聲韻激楚三年廣西寇陷安慶桐城知縣宋恪符棄城走諸生張勳痛哭崇聖祠誓死守君起應之遂議團練張君字小嵩有義行爲鄉人所信嚮及是共推君與張君主其事姦民竊發禽斬十餘人亂稍定寇旣陷安慶棄去君度寇必再至日夜與張君教練桐城練勇名遠聞五月寇果復竄安慶攻江西七月犯太湖皆不至桐城八月寇攻江西不克復據安慶巡撫李嘉端在廬州前按察使張熙宇屯集賢關君上書必先據要害而後可保城池羈者全州不守禍及湖南

傳十一

十八

岳州不守禍及武昌小孤不守禍及安慶而安慶又棄不守然後禍及江甯鎮江揚州此明驗也今賊據安慶此其意必在廬州夫前之移治廬州已非計矣今誠能以重兵扼桐城則舒廬之聲威壯不然賊乘勢而北甯復有廬州哉卽河南北山東西畿輔之地將恐并受其禍巡撫得君書遣總兵恆興會熙宇規安慶擁關不敢進桐城知縣宮國勳出示聽民遷徙前更數令皆無城守志及是人心益解君爭不能得而熙宇恆興復棄關奔桐城時侍郎呂公賢基亦以團練大臣駐桐城君固請呂公嚴劾二將而躬率軍進討呂公自以非統帥謝

不能十月十四日寇大至熙宇恆興所統尙千餘人遁走城不可閉君與張君率勇數百拒諸南門河師潰城遂陷殺數千人元伯先生亦被執唐家灣不屈死寇果由舒城陷廬州渡河而北蔓延千餘里皆如君言於是君獨身走湖北河南乞師報父讐不得四年夏乃與前縣令成福參將慶麟集義勇於霍山時寇麇集廬州而安慶及桐舒潛太畱寇少會提督秦定三軍至君喜因張君說提督攻舒城而已襲桐城進兵中梅河以俟約慶麟攻潛太并進分寇勢提督持重緩其師六月君獨軍深入至周瑜城援絕姦民夜搆賊襲殺之年三十五

傳十一

十九

事聞特旨優卹建專祠合祀其父兄死事者後數月張君亦戰歿先是桐城以三年十月城陷士民乞救於舒廬大營者幾一年副都御史袁公甲三駐兵臨淮欲規取安慶又士民求救切遂奏遣宿遷舉人臧公紆青率忠壯營進攻張君聞忠壯營來走六安迎師疾馳抵桐城四戰皆捷未幾安慶援寇至忠壯營將士及張君全歿無一存者其後二年李忠武公續賓提湘軍復九江連下太湖潛山直趨桐城寇望風遁進克舒城俄戰歿於三河桐城復陷又二年其弟勇毅公續宜復提湘軍至桐城駐兵青草塢而副都統多隆阿公亦屯軍

太平橋大敗逆首陳玉成於麻子嶺都統用兵有天授戰績尤偉克城外西山寇壘邑東鄉及挂車山各起練勇應之十一年八月都統部將穆圖善圍城急守寇張仕才夜遁遂復縣城距君歿後凡七年子復震復恆復賁

陽江君諱復震字心楷號莪園徵君長子徵君戰歿周瑜城君年十有六矣自其少負偉志有奇姿面色半赤縱飲大醉全面皆如渥丹赤者殷紫旣痛父死則時時欲殺賊報父讐也咸豐十年投詩謁曾文正公行營曾公奇之稱其詩沈雄似杜甫遂檄令募兵號曰淮勇初

傳十一

二十

曾公治團練於長沙號湘勇一時將帥大抵皆湖南人湘勇之名震天下自同治元年曾公以淮南風氣勁欲別立一軍爲中原平寇之用乃疏薦李公率師東下遂克三吳北平捻而淮勇復盛然初李公之募兵皖北不稱淮勇淮勇之名自君始君旣受知曾公自領一營是年寇魁黃文金大股上犯曾公困祁門君扼祁門樞根嶺次年會諸軍禦寇石門橋追奔三十里從攻徽州拔統領唐義訓於重圍迭克黟縣徽郡又大捷屯溪巖市以解徽州之圍大捷孔靈以克績溪祁門君性剛負氣不能下人人或讒之曾公會公不聽而稍稍戒救之君

怒曾公不當用人言戒我乃不我知也會左公率兵征浙調君赴浙江大營遂往浙江改爲楚軍皖勇扼守分水嶺截寇於紫溪麻車埠從攻餘杭比戰皆捷餘杭既克追寇至遂安開化馬金湖州既克追寇至鉛山縣坊湖鎮常爲諸軍選鋒其在孔靈大軍未集匹馬先出剗削村外寇壘甫克績溪卽馳援祁門兩旬中連舉二縣其在餘杭會合楚軍二十餘營造浮橋圍攻寇壘會全軍失利寇目汪海洋等乘勝撲橋君偏師扼橋北戰殲其渠帥寇卻拔出水敗卒無算名大振其在坊湖與楚軍統將黃少春約期會剿及期君先至遂以孤軍設

傳十一

三十一

伏出奇兵斬獲甚眾及黃軍至而寇已潰退其驍勇善戰皆此類也左公嘗奏其血性過人膽識堅定先是君以雲騎尉世職積功至副將左公以君好學知書奏改文職格於例加總兵隨左公剿捻逆於陝西君自初入軍卽誓死滅賊迨捻逆平年逾三十始歸娶君事母孝友愛諸弟甚至性能飲酒往往至於大醉泣下輒歌詩以自遣曾公李公旣平巨亂念海疆日益多事乃奏請創造火輪兵船爲自強之策 制曰可於是李公任湖廣總督遂委君管帶操江輪船君旣受任則益研究西國水師兵法及凡槍礮測量沙線諸端已而李公移督

直隸調君巡北洋時曾公爲兩江總督仍令君往來南北且合疏薦君沈毅有爲足任海疆專閩光緒三年春簡授廣東陽江鎮總兵而君已前卒數月年三十九於是李公念君積勞久且與淮軍及海上兵船君皆爲其始也不可不見於紀載乃奏請優卹并付史館立傳著我園詩鈔四卷又嘗從寇中攜父殘稿逃出展轉兵閒卒請湘陰左公序而刊之爲馬徵君遺集六卷子振彪舉人

傳十一

三十一

有建樹不自得也生有異秉能日作萬字與余爲兄弟行光緒元年還里迎母臨別發篋中所爲詩一夜寫畢盡以相付旋即隕世吁可悲矣 程忠烈公傳弟百二十 程公諱學啟字方忠家世爲農少不羈負奇落拓粵寇犯安慶破廬州全家陷寇中才氣橫出羣寇憚之屈其下咸豐十一年曾文正公奉 命督楚軍討賊其弟忠襄公國荃及靖毅公貞幹新軍至安慶合圍公潛約內應未及期夜率千餘眾叩靖毅壁門呼曰今事發與寇戰突圍至此追者卽至矣吾所將皆精兵當入營助守

不能釋兵軍中大驚疑報靖毅靖毅下令開門納其眾
追寇不及遂馳還盡殺其妻子由是曾公嘉其忠勇優
待之甲於諸將安慶之克公功爲多上海來乞師同治
元年春文正奏薦李文忠公率湘軍將及新募舒桐軍
往赴之倉猝招募堅請以公從時忠襄亦還湘增募軍
規金陵且倚公辦賊文正以淮軍新立無健將用大義
讓與之親送之登舟拊其背曰江南人譽張國樑不去
口君去亦一國樑也行聞君克蘇州矣勉之是時江蘇
兵尙五六萬不能戰結英法二國軍復青浦嘉定已又
棄不守寇攻敗外國軍進圍松江李公軍新至諸將多

傳十一

二十三

未當大敵獨公所領千人爲勁旅李公檄公屯虹橋未
遠言戰也行至漕河涇卒遇寇敗之遂據虹橋連日三
敗寇移屯泗涇寇夜圍之數十重礮擊寇尸平壕踐而
登公開壁突擊亦踐而出寇駭卻李公自將來救前後
合勢寇大奔斬首捕虜甚眾松江圍解始外國軍亟趨
新軍速戰意輕之至是皆自失上海湘淮軍由此振
賜號勃勇巴圖魯擢副將秋七月會美將華爾克青浦
還援北新涇馳入壘與守將并力禦寇大敗之於七寶
以記名總兵從李公破譚紹洸於四江口擒斬萬餘
論功最加提督銜公起虹橋至四江口連三大捷皆

用少擊眾李公於是增公軍至三千人使進規蘇州道
太倉太倉寇乞降李公弟鶴章將入城受降及門伏發
公已前覺其詐整軍至遂殿而退越七日會英將戈登
克太倉進攻崑山言於李公曰崑山三面阻水獨西一
隄通蘇州進義居隄中先奪進義寇壘城必舉計定誠
諸軍急攻城潛以偏師繞而西襲進義四寇壘半居守
半復東是夕城寇西走我兵追之與進義軍夾擊生得
數千人餘寇南北竄皆阻水殲焉戈登見其戰謂程某
殲賊固不假人助力補南贛鎮總兵以提督記名李公
議圖吳江夏六月統水陸十三軍進屯九里湖距寇堅

傳十一

二十四

壘花涇港同里鎮各十餘里公自率軍破花涇乘夜取
同里移師薄城守寇不敢戰開城乞降援寇至皆擊卻
之遂克吳江震澤秋七月進軍通蘇州李公自上海來
視師是時我軍圍蘇州合水陸軍士六千餘人蘇州城
大而堅四周阻水寇增築長城南自盤門北至奠門十
餘里城內穴地爲屋避礮外憑水築石壘十有九糧械
皆足支數歲八月寇見我軍圍益逼糾眾二萬突出犯
我軍我軍屹不動相持移時寇氣衰揮軍大進寇卻追
至城下永安橋乘夜築營壘橋左右天明壘成公往來
諸軍督戰時李公鶴章已克江陰戈登亦率常勝軍進

屯外跨塘詣公議進兵策公約期水陸諸軍合攻至黃天蕩會集於是公謂東南官塘之寶帶橋蘇城之鎖鑰也其西五里曰五龍橋太湖之水經此環婁門葑門而達於婁江寇堅守以便出入太湖通浙賊今者利在速攻諸將皆曰善遂先取寶帶橋追剿至盤門城下日晡天忽雨將收軍作炊公下令嚴陳待寇果忽至我軍迎敵大勝公嘗曰行軍無他營陣堅則自全矣尋取五龍橋由是我軍屯永安而婁門路斷屯寶帶而葑門路斷屯五龍而盤門出太湖之路又斷會曾公亦大舉圍金陵蘇浙軍勢相連是時城中寇尙二十萬皆奪氣李秀

傳十一

二五

成出援金陵畱死黨譚紹洸守禦而諸寇爭權相猜貳偽納王郅雲官等因副將鄭國魁謀反正公單騎見之約斬紹洸爲效雲官遂殺紹洸夜開齊門降公入城撫降眾八寇酋不肯解兵擁眾號十萬八人分領之謀蹀半城公陽許諾語雲官等且日出謁巡撫遂還白李公請誅八人者以定亂李公曰殺已降不祥且令常嘉寇聞風死守是自樹敵不可公爭不能得怒曰寇多吾軍數倍以戰敗乞降其心故未服今釋首惡不殺聽其擁眾糜軍餉與吾軍分城而處變在肘掖吾屬無遺類矣拂衣徑出李公急起挽公手曰徐之吾今聽若俄復過

公營陽論他事笑語甚懽明日八人屏騶從上謁受總兵副將冠服李公勞苦良久去命裨將觴此八人酒三巡伏甲起八人驚愕格鬪死先是公嚴陳入城及八人首至諭眾曰八人反側已伏誅餘不問若等毋動動者斬逆黨驚擾殺二千人而定降眾十萬分別遣散遂平蘇州是時鄭國魁恨負約涕泣不食臥三日外國法尤以殺降爲大禁戈登至欲勒兵相攻逾時乃解而曾文正公在皖聞蘇州殺八降將歎李公明決能斷大事也自軍到上海至是凡十八月蘇州平軍威益振乘勝援浙江拔平望復嘉善遂薄嘉興是時忠襄圍金陵久不

傳十一

二六

拔每恨惜公去令已軍不時就功而提督張玉良亦以數萬眾圍攻嘉興數月不下公至乘陰雨夜築浮橋及沿城護礮月牆軍士皆持彭排縛草膝行且築且避矢石數日臺成礮壞城垣十餘丈寇輒堵禦復完陣亡勇將何安泰郭興發公憤甚突出搏戰先登中槍子傷明日復出飛彈傷額仍堅坐不退士乃大奮遂克嘉興已而竟以傷卒同治三年三月也得年三十五事 聞贈太子太保子諡忠烈祀昭忠祠安慶蘇州嘉興并建專祠公初受知曾公卒從李公百戰未嘗敗衄雖敗善因之以取勝自到上海見外國兵械利究心學習輒效用

之淮軍用西域槍礮由此起李公以外國將驕蹇難制獨令公挾以攻戰起太倉訖蘇州與戈登交推互服殺八降將議論中乖及公死戈登獨歎息推爲名將求得公戰時大旗二持歸爲表記其後公歿三十年日本事起諸將戰失利李公歎曰程方忠若在豈至是乎其遺烈在人如此初克蘇州 賞黃馬褂給雲騎尉世職及復金陵追敘前功贈三等輕車都尉光緒三年李公奏請併所得世職爲三等男爵一子前陷寇中死安慶族子建勳嗣 詔以員外郎用兼襲男爵

馬其昶曰蘇州戮降將事王氏湘軍志以公先斬之乃

傳十一

三十七

告李公李公大驚懼頗咎其輕發余謂八酋勢逼使不早圖終亦釀亂此事特公本謀然未有不承命主帥者李公洞達有大度方深倚公何有不相啟告而輒專斷者乎今據吳先生所撰碑文正之吾邑自明以來多文儒碩德之士至中興平粵亂而公乃以武功顯

方同知方臨江金耶陽傳弟百二十一

方公諱奎炯字昭甫一字子明號憬岳道光二十年進士授甘肅文縣令調隆德高臺丁憂歸服蒞改陝西補藍田遷四川打箭鑪同知卒於官公有吏能宅心制行一依於仁厚初令甘肅總督鄧公廷楨奏請開墾荒地

計畝升科議獎罰甚重隴右數千里民情洶懼隆德號疲難不數日事集得畝逾二萬僚友皆慶公曰吾不爲禍始今日空文卽他年實賦乃二十取一詣省謁大府報政總督初以公書生敢爲民爭慮梗令及聞事竣大悅慰勞甚至已而本道嚴公以情告總督變色亟召隆德令隆德令入總督盛氣待之曰皇畝也而敢匿何也公曰沙漠之地國家本不資以爲富況差徭車馬已賦之矣公今兼焉坐令夷獮生怨他日必悔某爲公計非自爲也總督怒曰必以實報不然吾有白簡從事公起立大言曰西涼之人不知五穀之美也所啗者苦蕎耳

傳十一

三十六

公今以嘉穀賦苦蕎某以爲二十而取一民猶不堪命且實告公隆德地固未嘗加墾貧瘠之民無以爲生計平居若不私墾卽苦蕎亦無所出今徒慮官且以是獲譴故出其所存活者而報之耳非能加也卽欲加實無荒地可指墾奪民之所以存活者冒功賞令有死不敢聞命總督賢者也雖怒不息道府人人爲言三四日復召隆德令日子言是也雖然必增畝毋阻吾事公應曰諾卽趨出別爲冊增畝五十并前冊共一千五十畝也鄧公轉以是器賞一時大吏自林文忠公及唐子方方伯皆以國土期之嘗出武關道楚謁胡文忠公黃州胡

公置酒帳中酒酣舉觥相屬曰唐子方識汝乎彼夸於我得一循吏吾問知汝也亦夸彼曰予會試同考所取士也焉有不佳因大笑舉觥自慶盡懽而別其任打箭鑪也時全蜀不荒而飢穀價騰踊數倍茶鹽利日細羣蠻擾亂至則搏擊豪強置重典大發倉粟番漢一體糶食人人饜飽皆驚喜相謂官權如此欲死我則死我欲生我則生我矣於是相率聽約法蠻酋孤危求見茶商聞之四遠而至俄被疾遽卒民皇皇如失所親子七人鑄光緒九年進士戶部郎中旭拔貢生署四川提學使方公諱錫慶初名傳書號麟軒父諱柁森喜義俠之行

傳十一

三十九

以置義田旌於朝公始任中城兵馬司指揮太監王成以私屬不應成爭之強公怒批其頰巡城御史以聞宣宗正成罪有詔優敘改知江蘇沐陽縣築六塘河隄堰開支流教民種木棉久之成俗咸豐中粵寇據金陵大軍屯聚公前已告歸大吏招之出令募財助軍時去沐陽十年矣至則富民程氏輸萬金初公去沐陽調江甯權通州擢知太倉州皆有績而前後兩任太倉爲時久惠利事尤眾懲社倉常平久弊以錢買穀權子母至億萬及後土寇陷上海嘉定七城太倉取錢充團練費民不知擾權松江府再至太倉承亂後霖雨災田

巡撫用新章錢漕并征公以科則未定難臆算且災田薄收竭所入不足供固請緩征而屬邑不待報遽援是請減巡撫怒將以撓國計奏劾總督李文忠公不署名事乃已又請減瘠區田賦四千石用前守松江功賞花翎以道員用授陝西鳳翔府尋改江西臨江引疾歸先是蘇松諸郡浮糧重民困於積弊六百年公權松江當是時蘇常兩郡猶陷寇公與蘇松糧道郭公嵩燾言巡撫李公請乘兵亂盡覈減諸郡浮糧悅疲民衰賊勢前中允馮公桂芬條畫甚具於是李公採其議與總督曾文正公具疏以聞詔減蘇松太米賦三之一常

傳十一

三十九

鎮十一著爲令在家服御簡素增置義田義塾及振災急難事屢費數千萬金人謂其富而能施卒年六十七公娶李氏婦翁諱玉書號逸愚以孝友任恤爲行前後令長悉倚辦公益環宅圩池種蓮數十頃歲饑縱餓者掘藕食之立盡用助振功議敘縣丞樅陽白鶴峯書院有置產公費存諸董事所莫肯出翁陰令人控已遂呈繳其費諸董事因皆不得乾沒膏火以充其急公晦名權以濟變多類此崇文洲爲全縣教育資產嘉慶時有豪強爭控翁力持之定案其後洲漲而息課不增屢興大獄翁孫舉人世虬字幼農訟之至斥賣私產卒得理

洲息倍收修先志也曾孫德膏亦舉人文行高潔於教
育尤有名

金公諱達字斗生年十六補縣學生以助振議敘訓導
積軍勞由兵部主事改外授湖北鄖陽府歲大浸城垣
當衝流時虞崩圯建石隄繕治郡城衙署工役竝作以
代災振鄖陽僻處山陬自明以來士罕登進因興復書
院特請鄉科增鄖字號例舉一人士民欣欣刊石紀德
焉

馬其昶曰四民惟農至勤苦末作利倍徒於農言國用
者獨苛農併丁口雜稅於田畝徒取一切便誅求耳利

傳十一

三十一

薄而歛重農益困田益蕪食者民之天困農是自斲其
天也隆德不爲禍始松江乘閒祛弊二方公之惓惓其
知本計哉鄖陽振災興學亦可謂能舉其職者也松江
次子寶彝字鞠常以副貢生官刑部督捕司郎中爲余
姊夫

方柏堂先生傳弟百二十二

方先生諱宗誠字存之號柏堂高祖諱孟峻以儒學教
家長子澤爲姚郎中師次子源嘗徒行千里視兄疾源
子護護子松卽先生父也世有行誼號清門由魯饒遷
居附郭古塘先生少時家貧獨自有偉志日取買太傅

疏及唐宋名篇誦讀茅屋中邑先達耆宿皆願與游高
談無所讓屈始受學許玉峯繼事族兄儀衛徧覽宋元
後儒家之言發爲古文辭粵寇起天下大亂避居魯饒
不廢講習箸俟命錄以究天時人事致亂之原與夫士
人行己立身所由弭變者大要歸於植綱常明正學興
起人才以効用當世霍山吳竹如侍郎布政山東從方
君魯生所得其書貽書要致大學士文端公倭仁爲師
傳至錄要以進 經筵先生旣出交待侍郎譽望益劭曾
文正胡文忠二公皆聞聲禮聘未往 穆宗登極極河南
巡撫嚴公樹森應 詔陳言先生在幕草奏所舉盡天

傳十一

三十一

下賢才爲時傳誦曾文正公來安慶召修兩江忠義錄
移督直隸奏薦爲棗強令曾公去李文忠公繼爲總督
皆與先生平交不待以屬吏每行縣輒避棗強先生爲
治十年舉孝子悌弟節婦孝女設鄉塾創興敬義書院
祠漢儒董仲舒又釐正祀典刻邑先正遺箬修志乘建
義倉儲穀萬石事無不舉值歲饑陳災手書徑達旁逮
鄰郡邑不避忌嫌又再請李公奏免天下錢糧積欠先
生雖爲縣其謀慮皆宏遠大計自其幼時然及在官以
至退老皆然不以區域自限遇諸公貴人必侃侃爲言
所當設施者李公亦破常格所請率施行常稱深州游

牧棗強方令以諷厲列縣游牧者新化游智開子岱以循吏後爲廣西布政使者也先生厲精於學著述不輟爲文依理道主於辭達人有片長一善獎譽之不容口既致仕歸徒眾尤盛東南大府使幣日至皆謝不就喜展謁名賢祠墓衡陽彭剛直公招游石鐘匡廬嘗竝立江干劇談皆修髯洪聲人欽其風采光緒十三年年七十一安徽學使侍郎貴恆公上言先生學行得旨給五品卿銜以旌老學是年卒著諸經說都三十三卷柏堂集九十二卷俟命錄志學錄讀書筆記講義合三十五卷他所撰及編訂者尙數十種子守彝守敦皆能傳

傳十一

三十三

業其後吳摯父先生自日本歸言日本人有專治柏堂學者而先生孫時簡以縣學生入日本高等工學嘗自恨曰日本哲學館大學所刊雜誌嘗引先祖學說異邦人尙能信好余兄弟反舍而外求可愧也時簡學生弟時翮亦自日本學師範歸新野知縣方君諱昌翰字宗屏號滌儕少與先生同學能詩古文及令河南有名告歸又同寓皖城嘗刻其上世自明善先生以下雜著爲方氏七代遺書皖中大府聘治章奏門庭寂整惟名流雅故過論文史著虛白室集十二卷

馬其昶曰方儀衛墓在挂車山憶童時余家避亂山中

先生來謁墓遂畱宿與先子夜譚其昶侍側深宵不欲去先生以此見譽因從受學今四十餘年愧德業無所底而世變日大諸新學說先生皆不及見而有所謂國民云者人人習爲口語嘗端居私念惟先生足當之耳張子西銘人自不讀以爲新說則羣競焉此亦人情之蔽也世安得如先生者使儒無寡用之謂

吳摯父蕭敬孚二先生傳弟百二十三

吳先生諱汝綸字摯父風儀高簡峨然不羣自其幼少已棄鄙俗學欲畢覽百家之書不言性理其事親待兄弟孝友天至也同治四年進士用內閣中書曾文正公

傳十一

三十四

奇其文奏調改外畱幕府學益宏肆補直隸深州比丁外內艱服除署天津府補冀州其治以教育爲先不憚貴勢籍深州諸村已廢學田爲豪民侵奪者千四百餘畝入書院資膏火聚一州三縣高材生親教課之民忘其吏推爲大師會以憂去豪民至交通御史以壞村學劾奏還其田及莅冀州仍銳意興學深冀二州文教斐然冠畿輔又開冀衡六十里之渠洩積水於滏以溉田便商旅時時求其士之賢有文者禮先之得十許人月一會書院議所施爲興革於民便不便率不依常格人所矜寵與夫齷齪小謹一不厝意以是得簡伉聲先生

亦不樂久宦其所事大吏曾公後爲李文忠公皆期以國士有要政必與謀議草奏保定蓮池院長武昌張先生裕釗將返鄂會先生以公事自冀州至李公問誰可繼張院長者張故以文學與先生爲深友兩家弟子相通流漫應曰如某何如李公曰安所得師如二君者退卽具牘借鈴清苑印稱疾乞休李公覽牘大驚明日持名帖至總督署稱院長拜謁矣先生刻苦厲學其好文出天性周秦古籍太史公揚班韓柳以逮近世姚曾諸家之書丹黃不去手其治經由訓詁以求通文辭以謂文者天地之至精至粹吾國所獨優語其實用則歐美

傳十一

三五

新學尙焉博物格致機械之用必取資於彼得其長乃能共勅者比肩橫肱坐立不俯屈也舊法完且好吾猶將革新之況其窳敗不可復用故勤勤導誘後生必以是爲說嘗樂與西士遊而日本之慕文章者亦踴海來請業會 朝旨採西法開大學堂於京師管學大臣張公百熙奏薦先生加五品卿銜總教務固辭不獲則請赴日本攷學制既至日本上自其國君相及教育名家婦孺學子皆備禮接款求請題詠更番踵至時吾國留學諸生與使臣交闕先生素以開通育才自詭諸生責望奢顧國體所在欲全濟則未宜徑遂而使臣反疑先

生有所左右蜚語至都先生益浩然求決去返國先乞假省墓興辦本邑小學堂挾日本教師一人同至規制粗立將行遽以疾卒年六十四後數年縣中增設師範學堂四鄉各立小學改初立者爲中學游學日本至七八十人爲教員他郡邑所在多有桐城學風大啟自先生也著易說二卷寫定向書一卷尙書故三卷夏小正私箋一卷文集四卷詩集一卷尺牘七卷深州風土記二十二卷東遊叢錄四卷子聞生能世其學

傳十一

三六

蕭先生諱穆字敬甫一字敬孚縣學生家世爲農小時父督之耕泣而受杖潛入塾中問字遇名流宿學必敬禮隨所往輒手提布裘裹書數冊聞某所有異本必鉤致之會亂後書悉出賈賤遂大購書客遊公卿閒布衣朴野說書史不離口館上海三十年交遊益附篤於舊故送別必遠出伫望久之乃去接後生必勸以經史大義其學無專主博綜羣籍喜掌故師事嘉興錢警石於顧亭林全謝山諸家之書尤熟復多見舊槧攷其異同朱墨雜下遇孤本多方勒刻所校印凡百十種徐騎省集勘正至五六過他書類是益留意鄉邦文獻叩以前聞軼事其所不知未有能知者也其相識徧天下在上海居方言館同館中習西學者朝夕見未嘗款洽人亦

謂其腐拘沒後藏書散軼人爭傳寶書賈至盜其收藏
印記價輒倍蓰沈子培提學蒞禮卿兵備及他相知有
力者共刊其遺文為敬字類彙十六卷

馬其昶曰吾縣文章之傳自方姚後吳先生極其盛其
高潔過海峯以其經學深所致力皆周秦書也而新學
亦自先生始其昶從游久光緒二十年客保定先生聞
余有耆舊傳索觀之余以少作慚不出念後文事或少
進當求益蕭先生為先子舊交又夙蒙器賞嘗出其所
纂桐城文徵桐城耆舊傳狀碑誌彙鈔寫目相示謂異
日悉當歸子今吾書成而皆已不見悲夫茫茫終古次

傳十一

三七

二先生事泫然久之

桐城耆舊傳卷十二目錄

邑後學馬其昶通伯謹

四陶吳李高吳錢節烈傳弟一

方貞女傳弟二

方孝婦傳弟三

張夫人傳弟四

姚清芬閣傳弟五

孫恭人傳弟六

姚太夫人傳弟七

張夫人傳弟八

傳十二目錄

十一

錢戴周章蔣五烈婦傳弟九

馬節母傳弟十

胡節母傳弟十一

戴烈婦傳弟十二

先母家傳弟十三

四陶吳李高吳錢節烈傳弟一 桐城耆舊傳十二

陶節婦鍾氏其夫曰陶鏞以罪被戍死邊節婦年二十五一子曰陶繼甫在抱走四千餘里負夫骸骨歸葬年八十二以節終繼亦早卒妻方氏年二十七守節子亮纔二歲後亮舉景泰四年鄉試業於太學未幾又卒妻王氏年二十八妾吳氏二十二皆無子家貧甚所親勸之嫁哭曰我豈忍貽兩世羞乎妾亦不嫁遂共辟糶以生縣令陳勉上聞詔旌三代人稱曰四節里

吳仲淇妻楊氏夫卒家貧舅欲更嫁之婦曰卽飢死必與舅姑俱舅不能奪數年家益貧負債無以償舅謀於

傳十二

其父母將以婦往烈婦哭曰以吾口累舅姑不孝無所助於貧不仁失節則不義勢不能存理不可去吾有死而已因咽髮而死

李棟妻張氏棟死無子烈婦自經於牀母救之奮身起引斧斫左臂者三家人奪斧抑而坐之蓐閒噴悶不語家人稍退烈婦遽啟戶出投於水水方冰以首觸穴入遂死

高文學妻王氏文學死烈婦哀哭父道美諭之曰毋過哀事有三等在汝自擇耳輟泣問之父曰其一從死爲烈二忍死事翁姑爲節三則恆人事也余不忍言烈婦

泣受教絕粒不食越七日死

吳烈婦者姚氏父湘潭前有傳適諸生吳道震生子德堅年十九而寡明末流賊過縣攜子依母及兄孫林避潛山賊奄至孫林格鬪死德堅負母逃烈婦曰汝書生焉能遠負我俱死無爲也命之去子泣弗忍去怒曰汝不能全母顧反絕父嗣乎卽推之墜層崖下須臾賊至索金答言無有賊令解衣驗之罵曰何物賊奴敢作此語邪遂抗刃死

錢烈婦者黃華方氏田閒先生妻也通書史明末荒歉先生寓南都館粥不繼夙夜勤女工以易食客過潔茗

傳十二

二

治饌取諸簪珥與先生遊者未嘗知其貧也後先生避仇吳中烈婦挈子女追尋得之已而吳中亦亂知不得免作絕句詩二章付長子法祖自密紉衣帶鞵履備倉卒及賊至抱女赴水死田閒先生已見前傳

馬其昶曰以上所述節烈共十一人皆見明史當其生一委巷之女子耳國史傳其名氏所以風厲世也其載十一人亦偶及之非外此遂無有也古今紀述之體類然余讀明史別出之以觀示鄉人

方貞女傳弟二

方貞女諱川貞父爲蜀藩斷事已見前傳母鄭孀人建

文四年貞女生四川官舍因以命名明年斷事死難鄭孺人歸里以女許盛氏受采幣比徵女笄有日矣盛氏子病歿女請臨喪孺人不可曰從一而終婦道也未廟見者不爲婦女曰見廟則婦受聘則待年之婦大人而不受盛聘則已大人受盛聘則女固盛氏婦也非婦何媒非媒何采非婦何徵非婦何以有笄日獨藉未廟爲解而墮天經大人亦何辭諾責孺人乃泣曰女能然乎哉往矣卽報盛氏貞女斬衰詣寢上香獻二履几上伏慟不能起扶而起徐請於姑願終箕帚補子職之闕姑曰子髮短矣遑勞無子之婦爲女默不語鄭孺人遂以

傳十二

三

女歸自是貞女與母同寢處二十餘年舅姑喪服哀母室里俊慕其賢以私探其伯兄懋懋曰南山有玉堅貞蘊璞若能使之爲水乎孺人歿後貞女遂獨居一室家人咸高其節義將卒飛鳥數百翔鳴屋極室中隱隱有光出牖年六十八

馬其昶曰歸熙甫氏箴論謂女子不當以身許人其辭辨今觀貞女自請臨喪豈不名正堂堂哉守義盛氏終老公宮變而得其正也方氏之初斷事死官孺人誓節貞女蘊璞不泯以終嗚乎賢已

方孝婦傳第三

孝婦盛氏侍郎汝謙從姊歸方子復子復嫡母性卞急婦奉順甚謹舅性亦急家貧舅日呼酒婦紡績市珍羞一不具訶譏隨至子復因出避獨婦在舅姑益怒婦坐之雪上杖擊背仆地有頃蘇則偃僕入廚炊泔矣一日歸省命翼午來詰朝溪漲不可渡乃乞父以巨索曳輿渡如期至久之舅病脾在蓐子五三未娶仲子娶婦恆就食母家孝婦一身百役操七箸躬飯舅三年舅歿姑已老念婦賢不復嚴使之又諸子皆有婦次第就養乃少逸然惟孝婦及其弟吳氏養姑姑歡其他則怏怏吳卽明善先生母也養二十年而姑終孝婦有五子皆賢

傳十二

四

明善先生嘗宴居侍側從容問疇昔事卽淚下若有所思終不自言

馬其昶曰妻於夫婦於舅姑皆以人合實皆有天性存焉故服夫新衰舅姑亦斬衰吾初考禮制謂後王特因世變重以矯之耳及觀孝婦恩養之篤如此乃知性出自然則增舅姑期服爲三年未嘗不卽乎人心之所安云

張夫人傳第四

夫人方氏諱孟式字如耀廷尉長女適張忠節公廷尉忠節皆有傳夫人博學工書嘗圖大士像神采欲生以

無子廣置媵妾隨舉三子篤愛如己出公爲山東布政使崇禎十一年大兵下畿輔四十八城遂自德州進圍濟南夫人語公夫子之死生惟官守妾之死生惟夫子已而家人白事急請行夫人曰是何言也吾去人且謂公無固志叱之退明年正月朔二日城陷公擐甲巷戰或報公亡走夫人復叱曰汝主豈棄城苟免者嗣報戰死則泣曰是矣先是夫人戒侍婢事急則推我入湖水中至是謂妾陳曰吾義不獨生汝當保持孤幼歸故鄉耳妾請同死領之遂同赴大明湖死侍婢感而殉者又數人事聞贈一品夫人與祭一壇箸紉蘭閣集十二

傳十二

五

卷載明史藝文志

馬其昶曰廷尉二女長夫人次清芬閣皆貞烈爲世女宗方氏累代著忠貞之節漸漬既久至於女子亦然也妻視夫爲死生臣視官守爲死生卓哉斯語千載之衡矣

姚清芬閣傳第五

貞婦方氏諱維儀字仲賢廷尉仲女博學高才適於姚年十八而寡因請大歸守志清芬閣弟姪進見無敢不肅暇與伯姊如耀弟婦吳棣倩集古今女士之作爲宮閨詩史區分正邪二集主於昭明彤管刊落淫哇君子

尙其志焉嘗著擬謚述一篇其辭曰姚夫子諱孫榮字前甫太守先舅芳麓公伯子也生而沈靜穎敏讀書知孝弟師傳旨趣一聞百徹廣獵經史以苦讀成疾壬寅仲夏先姑恭人病痢夫子躬湯藥廢寢食憂心月餘益致病劇羸形臥牀尙不忍離先姑一刻移榻於室問安定省亦猶乳哺之依也乃歎曰天乎喪無日矣生死一致夫亦何恨止憐事業瓦解耳吾不久居世上不能圖報劬勞下不能俯育妻子諸弟皆穎秀克肩父母有福方來但辜汝少雖娠六月難徵男子念將永訣當與汝遺言汝乃明達貞靜之女必不負我靡用頽筆沒之日

傳十二

六

族中耆長哭弔曰吾門去此兒者損一英才也夫子病中目不釋卷作詩數百首祖翁似葵公持去閱選竟坐遺失今余搜笥中才存數首嗟嗟夫子溫謙和恭才思泉湧若天假以年豈不恢恢乎偉人文士哉嗚呼死生有命聖賢莫度世子歿折伯牛斯疾顏子大賢摧促短齡樗櫟多壽芝草無年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蓋聞自上世逮於今綱紀相續倫常交振或父兄賢聖而子弟述之夫子賢聖而妻述之古之人有行之者黔婁柳下惠之妻是也陋規淺見竊踵陳迹以述其志請謚爲良隱子按此謚法深協生平豈敢浮慕哲媛忘招譏責

既玩列女之傳彌堅從一之規永訣幾三十年未知殘喘旦暮溘露事因義起諡以墓遲或亦未亡人之腔血對泉臺而得灑乎余之兩門碩人文獻多矣其勿余戮而余之憐卽死且不朽又著未亡人微生述一篇其辭曰藐爾孀餘旣景仰先賢諡吾前甫夫子矣更預作墓碑直敘微生附於一坯之土曰萬曆辛丑秋仲余年十七歸夫子夫子善病已六年容顏憔悴稜稜柴骨余入門之頃卽視苓朮所謂琴瑟友之者絕無豫日明年五月夫子疾發余躬扶起居侍湯藥揮蚊蠅振痰唾左右周旋無不自爲之者臥地數月頭不安枕至九月大漸

傳十二

七

傷痛呼天而莫之應也遺腹存身未敢殉死不意生女撫九月而又殂天乎天乎一脈不畱形單何倚爾時翁姑宦海澄以余侍祖翁姑膝下朝暮奉順未敢缺禮而祖姑春秋高矣亦不暇纖悉顧復衣食愁苦罔所控告又有細壬浮浪之言使兩家相開茲時也憂心如焚呼搶欲絕乃有言以見志曰翁姑在七閩夫婿別三秋妾命苟如此如此復何求泰山其可頽此志不可刷重義天壤閒寸心皎日月於是復歸父母家稍延殘喘叨蒙父弟友于使無凍餒顛沛之蹶弟妻吳宜人愉惋同保不幸早世余撫其諸英訓誨成立完其婚嫁必當終於

一諾也長上嫻親敢不恭敬和睦卑幼僕從忍不慰諭恩款如此以無拂兩門之歡心凡余所爲極難耳又念夫子逝矣一塚荒涼湮沒秋草擬欲結墓同穴此意未申忽夜夢夫子相語如平生余甚驚異語具紀夢篇中翁讀泣淚如雨哀憐子息卽許遷葬修墓此時余力甚澀不敢輕舉甲子孟春我翁卽世夫弟心甫純甫同幼弟議曰長嫂甘節清苦二十餘年我兄弟應有以養之因撥田租膳余噫余受此租豈忍自奉而負夫子夢中之屬邪今卜地於古魯王墩卯山西向十月而墓成夫子感夢十餘年之前定兆十餘年之後神其來乎骸骨

傳十二

八

其安乎颺颺之清風皓皓之明月固無時不在茲山也嗟呼萬物有託余獨無依哀鬱交集涕泗霑帷自今已往稿容日益朽氣力日益微不久當從夫子於地下而永歸矣因陳其厄陋於石執筆淒苦不知所云年八十四卒專祠奉祀顏曰今之大家箸有楚江吟歸來歎諸稿彙爲清芬閣集七卷載明史藝文志朱檢討明詩綜稱其辭近孟貞曜廷尉弟君節女諱維則歸諸生吳紹忠亦孀居守志七十年有撫松閣集初清芬十七而寡壽八十四撫松十六而寡壽亦八十有四吳淑人諱令儀字棣倩巡撫公配宮諭應賓女也師事清芬閣詞翰

甚美年三十早卒其姊諱令則適諸生何應瓊有環珠室集

馬其昶曰余讀後漢曹大家傳歎其亮節明白屬文爾雅推千古女師清芬微美豈遠讓哉遇有榮悴貞疇則同述生擬諡二篇可以怨矣

孫恭人傳弟六

恭人方氏諱子耀父巡撫公有傳少失母育於仲姑清芬閣清芬閣號稱女師恭人受學久習禮能文以至書法圖畫皆酷肖年十七歸孫武公臨是時天下大亂武公有偉略好談兵握節監楊公文驄軍事紹興兵潰武

傳十二

九

公隨楊公急衛仙霞關至浦城與大兵猝遇武公拔簪與恭人訣曰吾義不可獨生有老親幼子汝性烈姑勿死持此報太淑人遂上馬馳去死之恭人大慟投水中村嫗引出之不死餓三日亦不死偕一婢竄伏榛莽中由閒道得達閩之古田縣其長子侍太夫人在浙一幼子亂中相失久之古田令周公璋聞恭人在其縣何節婦家爲資送歸里至蕪湖聞鄰舟鄉音詢之則夫兄魯山侍郎方奉太淑人歸也兩舟錯愕猝遇相持大哭初幼子岳亂中相失隨乳母姜爲小卒郭少楚所得姜察少楚可託身以保孤兒者卽吐實少楚曰此忠臣子

當全之竟挾乳母歸岳於恭人於是恭人教育二子歷艱苦憂患凡三十八年而二子皆學成絕意仕進內外孫曾幾三十人恭人乃稱曰嗟乎吾之不死以至今日欲教成二子報忠魂耳今汝二人幸不致衰薄漸成門戶兩婦亦率余教庶幾有以見汝父地下敦本積德植品讀書卽此四訓世守之富貴有分非予所勛望也乃箸寒香閣訓子說三千餘言年七十二卒

馬其昶曰余讀恭人訓子說所自述誠有足悲者歷艱苦險阻以竟夫志事安在必以身殉者之爲當乎恭人遺命薄斂遵家禮毋作佛事謂此吾曾祖明善先生之

傳十二

十

訓五世未之有改不可以俗故致吾違背噫講學收效之遠乃至是哉

姚太夫人傳弟七

姚太夫人端恪公母也倪氏太僕公女歸職方姚公父及夫子竝有傳夫人知書明大義職方令東陽討亂賊許都有功直指左公光先疏聞於朝南渡後阮大鍼柄國左公故仇大鍼大鍼遂誣以激變殺降與職方俱被逮黨禍大作是時端恪兄弟憂遑無計當事者謂曰此易耳能爲若父疏稱浙東事皆承左指則事解不然罪不測歸以告太夫人太夫人怒杖擲之曰兒以是爲生

而父邪身死心死等耳東陽之獄人則左公累若父事則若父累左公也義不得令左公獨死且汝等以此求生若父若父歸將何顏以對里黨吾知若父心若乃不知邪平昔讀書胡為公等涕泣受教逡巡十餘日卒巽詞謝當事者於是逮益急會 王師南下事得解端恪兄弟時時為左公言不謀於吾母幾陷於不義也馬其昶曰觀太夫人訓詞慷慨大義炳然夫卒遭事變不以生死利害移易此人之所難也況以子求解其父又似名義之有可託者而太夫人不惑如是是可以風矣

傳十二

十二

張夫人傳弟八

張文端公配姚夫人龍泉學博珠樹公女文端初以翰林官京師貧甚或私餽千金文端弗受也故入言之夫人夫人曰貧家或餽十金五金則童僕皆欣相告今無端獲此人問所由來將無慚乎文端笑而卻之每典質以辦朝餐後祿入稍豐夫人率初不改居常茹素不事珠玉紈綺衣澣濯躬自補綴一青縑舊衫數歲不易文端既為輔相諸子先後入翰林屢膺 崇封以象服偕老家門貴盛而夫人彌自謙抑下至臧獲僕妾皆恤其艱苦嘗有戚黨遣婢候問夫人方補故衣不識也問太

夫人安在夫人逡巡起應婢大驚慚沮而退文端壽六十夫人為禮佛忽念人家生日例召優設宴今既不爾胡不移此費以利濟乎即製棉衣百領施道路飢寒者其節已好行德類如此卒年六十九子文和公嘗直南書房 聖祖一日顧左右語曰張廷玉兄弟母教之有素不獨父訓也蓋夫人居京師久故賢聲徹宮壺焉女令儀字柔嘉適姚湘門士封中年喪偶習靜一室圖史插架顏曰蠹窗好辨析古今事拔筆歌賦動逾千言二子皆登仕籍晚築南園別墅池榭亭館皆胸中邱壑所營構著蠹窗集十四卷

傳十二

十二

馬其昶曰夫人能為詩有含章閣詩鈔閒與文端酬唱閨中不才自矜銜也洪範五福一曰攸好德有德而福其福乃永夫人之行是敬姜之遺風也而福榮過之其殆可謂攸好德者矣

錢戴周章四烈婦蔣孝婦傳弟九

烈婦朱氏錢然妻也然娶二年病革知不起謂婦我死汝當勿二婦曰諾剖股藥之不效遂絕粒家人強之且閑之謹不得死因謂其妯曰毋撓我我前諾矣顧溺與縊皆不可又曰女死慎勿以男歛明日閉戶沐浴振衣密紉之引刀自刎死

烈婦方氏戴聖哲妻也年二十九聖哲卒誓以身殉姑防之甚密婦自知不能死乃收淚勸姑加餐言動如常逾三月聖哲既葬眾謂其不死矣一日偕女妹往浣中途給還取杵遂自沈水鄰人爭赴救不能動姑泣曰吾婦素謹禮必不以死紊男女之別我當親負之甫下水屍已起觀者皆感泣爲立碑水側號曰烈婦塘是日聖哲塚忽裂數尺遂同穴

烈婦王氏周秉源妻也家世業農婦事舅姑及夫處妯娌皆中禮秉源死遺孤襁褓家人謀奪其志婦泣曰固知家貧無所庇然有呱呱在生死惟孤久之不能容乃

傳十二

十三

抱其孤依母家自賃屋居夜勤女紅晝則墾山田種菽麥以育其孤子每值陰雨敝屣立淤泥中顛顛無人色無何子復殤其兄弟及夫家謀共劫之婦微聞其事遂反夫家言笑如平時一日沐浴更衣出拜秉源主入房閉戶自縊死時康熙五十六年三月也年三十二烈婦錢氏章大椿妻也家貧大椿早死婦年二十七有衰姑恃養於叔閭數年爲乾隆五十一年大饑叔謀嫁之娶者肩輿至門婦持刀誓死相拒得免叔責以養姑乃攜子乞食以養未幾姑卒婦哭曰吾今不可復出矣遂餓死於家

孝婦伍氏蔣廣居妻也年二十四夫卒矢志奉姑二十五年以孝聞嘉慶二十四年所居室不戒於火姑徐氏年九十六矣臥不能起婦從火中奔姑所負姑至竈前火焰衝逼不得出焚死婦尸倚牆仍負姑在背俱僵立不仆面色如生時

馬其昶曰近時論教育者率推本女學誠知要哉顧以歐美男女均學校舍林立因傷吾國女子失學已久余謂秉彝自天有生同具又禮義廉恥之說深入人心故列縣中以貞孝節烈旌者多至數千人貧者操家作苦非盡仰食男子概謂失學殆其誣與余略著一二不可殫記也

傳十二

十四

馬節母傳第十
節母姚氏端恪公女也八歲知聲韻能爲小詩九歲母夏夫人病目失明爲茹齋祈福代治家事皆井井先九世伯祖兵部公於端恪爲父執聞女賢爲幼子方思字江公聘焉年十七來歸江公有清才體羸善病且劇割股救之不效誓死殉夫眾責以撫孤爲大乃不復言死縞衣蔬食教督二子曰課必復惰必子杖長子源號菱塘少有檢操文譽藉甚母不以爲喜既久困舉場母不以爲戚曰吾出入兩家見科第仕宦多矣願汝曹無忝

祖考行益修學益績至於窮達非所宜計也其後菱塘為鳳陽校官母謂此席卑貧可居也寄詩云勿因閒長情須以儉成廉見者傳為至言箸聞鑑三卷凝暉齋集二卷陸舟吟二卷玉臺新咏一卷其陸舟日記別為四十三册蓋自三十後歲為一帙記日用言動以逮子孫女婦程課瓊瓶瓶蔬造作之細皆具而經傳史事旁及九章算法六壬數術子平星家諸說亦閒見云年逾五十邑人上其節行得 旨旌表端恪季女為張文和公嫡室賢而早卒文和稱其嚴靜以謂先公言居室之道惟肅乃雍若姚夫人者庶幾近之

傳十二

十五

其昶謹按先伯祖通判公家傳小序云易曰利女貞言女教之重也吾家先世懍閑儀著母德如范蔚宗所謂匡明風烈昭我管彤者多足為後嗣法其昶因據家傳及韓文懿公凝暉齋集序為節母傳一篇以著其概

胡節母傳第十一

節母潘氏兵備副使諱映婁女為石鄰胡公諱彌彈繼室襲參司業母也司業見前傳母嫁十一年而石鄰歿司業方十歲兩弟皆襁褓嘗語司業曰我所以忍而不即從爾父地下者以爾兄弟在也家貧不能延師遣子就學村塾旦則倚閭泣而送之踰嶺不見乃返掩閨而

泣暮復泣而迎之如是三年貧益甚呼歸家自課母素不知書使兒誦所讀以意為解說或取本隨指書句命題母據牀沈思曰若意云何良久曰更須作爾許語質之老儒母命意果佳司業大驚遂以師奉母矣凡所讀書必講而詰問聞程朱語則歎息起立曰我固謂世間當有此一日誦司馬長卿美人賦母大怒取裂擲之司業以此終身未嘗見邪雜不典之書諸子出必告母所為襟有露漬則撻之謂奈何不由正路一日積雪命採薪行荆棘中衣裂敝歸而大恐取杖跪授母杖已乃敢言也嘗命僕治室掘地得千金獻之司業拒不受母知

傳十二

十六

大喜曰士人義命自安藏金豈祥物哉歲饑穀騰躍母為麥粥飯兒讀書而自茹瓜蔓餘廩周里之餓者年八十餘卒 勅旌貞節

馬其昶曰昔方侍郎謂婦人尚志節固已而立孤尤難能食之不能教非所謂可託也若節母者其真能教者與聞讀程朱之言則喜否則怒何其卓識也吾又以知程朱之言當乎人心之公而叛而去之者妄也

戴烈婦傳第十二

烈婦姓李氏戴存莊先生妻也先生見前傳咸豐初粵寇犯縣先生以籌餉捍賊為姦民所嫉烈婦曰君宜速

去畱身奉二親我婦人易處耳初烈婦已生三子二女子皆殤因納婢劉氏先生避地舒城烈婦攜劉及二女居姚宅寇至仲女年十六抗刃死烈婦及劉及幼女皆被執入縣城寇使諸婦環守烈婦陽共諸婦語縮手衷衣忽口中噴沫血出仆地視之已死刺喉不殊自烈婦聞亂卽懷小刀衣袖開故得死同宅姚婦亦被執後釋出語人曰烈婦死一寇欲褫其衣一寇曰不可此烈婦也褫衣吾斬汝烈婦旣死諸婦防劉益密劉亦陰受烈婦誠不遽死以閒脫其幼女初寇令嚴別男女無敢亂者後忽弛令爲羈縻城守計聽各娶婦劉氏幽囚兩月

傳十二

十七

餘不言不櫛髮至是寇欲娶之乃大罵寇怒殺之東門外罵不絕曰吾今可以報女君矣遂死

馬其昶曰粵寇之亂吾邑女婦義不辱身死者多矣而烈婦事尤著以夫有文騰播易也閨閣幽隱述事大同余次女德掇其尤異之行作規來世不求備也其已旌朝者皆有祠祀固無俟廣搜云

先母家傳弟十三

吾母張氏諱清徽字文卿文端公六世孫女外曾祖翰林院編修諱元宰外祖甘肅岷州知州諱聰梓母年二十一來歸是時家方盛上下數十人母躬躬其閒無所

觸忤卽亦無所表襮三十餘年中凡經紀三喪三嫁再娶以至賓祭贈答患難流離疾病醫藥無歲月無有退然若無能然事亦無不舉者吾父性善怒於意有不然詰責嗃嗃母屏息改爲或從容白陳理卽他人有犯尤無狀終默不言賃僕多至二三十年不呵遣老不任事遂終於家其與人不必有大施厚恩意隆於物情溢於辭以故吾母之生皆樂親之及卒皆哀初母患股疾其昶遠遊京師逾年歸疾益甚未幾疽潰醫者謂法當可治然氣體耗憊已甚其昶憂惶不知所爲計私念臂肉或可扶羸不效而前夕婦姚氏從弟婦吳氏亦各割臂

傳十二

十八

肉和劑進其昶初不聞知乃至庶母旦夕侍疾未嘗不謹皆以母撫愛之若女不忍不以母母吾母也於是內外宗卽益歎吾母逮下之仁感人之切至難能矣母卒年五十九凡生子女八人今存者其昶及一姊一妹母嘗自度疾不起謂他無所冀庶見吾兒讀書稍有立得一抱孫卽死瞑目矣今其昶生三子母皆不及見傷哉母病以氣體素羸然非因前者鞠育之艱亦何遽至是也詩曰哀哀父母生我劬勞以劬勞故自傷其生焉傷其生以生一人而此一人者又不獲遂其垂老所僅欲慊之懷也此尤其昶之隱痛而自以不可爲人者也嗟

乎將安訴此酷哉男其飛述

傳十二

十九

榕陰新檢序

蓋古之著書立業貽世無窮者不必皆執筆學為功令者也往之出於騷人征夫墨客澤叟之家彼夫韜光歛穎若將癖泉石痼煙霞

序

乙 卷一木刻

賞光景寫性靈興發於大川靈谷趣托於花木鳥魚其揆藻摘詞洋之縑之標幟乎汗青者可勝道哉惟茲文明盛際雲程之士日之制舉於凡格外篇讀無當乎雉膏

嚙矢也若乃璀璨縹囊琳琅緬帙千古而下操觚刻藻者寧無快意賞心將尸祝而乞靈而假寵乎蓋並行宇宙久矣閩友興公余邑侯戚里好也神姿高朗襟懷

序

二

磊落灑然風塵之表頌仰委地汪洋自得且其捫虱雄譚揮毫廢和如珠璣萬斛瀉之霏之不既余是而契之相與歡甚也因出其新檢一冊示之大都組織紀載

搜羅事實巨若忠孝節義關世教者揭其綱細之群書所未錄口耳所不逮靡不綺錯繡聯色之而陳布之真有以窮天地綜人物攬華夷包動植不必盡覽典故徧涉旬齋自可洞今而博古燭通而昭遐斯誠文人之慧業博士之要詮哉遂命吾兒洵美考核校正授之殺青懸之書市以公同好中節之秘則吾豈敢第

君家閩粵載閩事獨詳所冀四方博雅之君子各以聞見補其所弗及聞且是者以述者有意也亦鐫者意也摭陰去何閩有古按本其大底數畦科

序

四

頭箕裾其下可以傲世可以著書騷人墨客之所想而不能舍也萬曆丙午季秋生日新都吳騰蛟雲將父書于臥雲山房



榕陰新檢目錄

卷一	孝行
卷二	忠義
卷三	貞烈
卷四	仁厚
卷五	高隱
卷六	方技
卷七	名僧
卷八	神仙
卷九	妖怪
卷十	

榕陰新檢 目錄

靈異	卷十一
冥報	卷十二
數兆	卷十三
勝蹟	卷十四
物產	卷十五
幽期	卷十六
詩話	

榕陰新檢卷一

閩徐 煥興公輯

歙吳洵美克符校

孝行

行孝免禍

衢州李五郎雖閭巷編氓而好賢樂善事親孝敬祖母病篤割股肉以療家貧稍腴尤喜賑恤貧乏閩士張師中赴省試過衢時盛寒欲雪竝立其門李適見之邀入附火問其鄉里張具以告且言一僕負擔行遲故候之于此及僕至日已晡李因留宿具酒饌明

孝行

黃一森刊

旦雪大作又留一夕仍遣健僕送至嚴陵灘張感德無已春闈不利鄉人薦為大理吳少卿宜之家館宿方兩月衢州逮送兇盜二十輩來對獄李生在列張密使詢其由云為盜有求不愜誣為窩停主訴于郡不見察故陷黨中至暮吳少卿詣書院張即白之曰頃客三衢邦人多談其賢且家自豐贍何由作賊當有以詳讞之吳憫然躬至獄戶閱實知非惡徒立釋遣之李未及里歸棹得疾甚危并隨行一子亦罹疾張為召醫拯救皆獲愈李遂歸其妻夢人告之曰五郎有大難緣能行孝以活祖母上帝錄其孝誠特令

張吉甫做此一段果報苟不如是當死于獄矣人益多李生為長者云夷堅志

出髓救母

福州西禪寺行者妙心無父兄弟姪獨母存患瘋疾累年不能步履妙心日餽粥飯受本寺差監作碓坊嘗用紙糊一毬實以紙錢一夕焚香告天曰妙心母老而苦風疾聞世人取肝割股以行孝者今願破腦出髓救母餘年望三界神明賜祐妙心今貯火毬內若使紙錢成灰而外毬不損當即償答已而果然遂對空再拜以左手持斧置顛門右手執木椎擊之應

孝行

手頭裂暈倒在地不自知忽有神人呼之曰汝適所禱為何事而乃不起邪始覺少甦捫其頂則髓已出如鴨鷄卵大殊不痛楚謾覆以刀鎗藥碓坊去家五里急走歸母云吾兒將何藥來吾已聞馨香矣對曰夜來遇道人與我此藥令煮粥和服粥成一室皆香母一啜而盡便覺手足輕快呼曰試扶我行比下牀若初無疾者母子俱喜妙心還碓坊掌事者欲糾其夜出不敢隱乃以實告監寺僧從較驗之不誣具白長老達于州時王與道尚書作牧賜錢五十千絹二十疋以為孝養之勸士夫多作詩贊詠時紹興二十

年九月也 夷堅志

侍癩不避

寧德漁人江晏郎兄弟三人父晚年患癩親隣勸徙于山調治不然恐相染三子俱應曰縱一染尚存二人即俱染亦天也何忍棄父于山越半年父卒三子躬湯藥而殮之竟不染 福寧志

孝女復讐

李十一娘者永福李師翁之女也師翁能為越方以其術療病無不立愈然時時與人戲若有物人亦以此憚之諸公候之者門外轂相擊也金錢衣食雖

孝行 三

不佃作而足於饋遺矣時永福令王教者循州人也暴酷好殺以師翁惑眾逮繫論死於是十一娘自械詣寺門請父罪不許請得以身代亦不許竟榜笞殺之十一娘乃密懷利刃欲以刺教而教出入衛侍甚眾百計不能得因自皮面使形狀不可知潛至循州聞教母好方求長生不死之藥十一娘雅傳父方即為女道士居教旁近觀行禁架之術隱淪出入變幻不測令教母聞之教母聞果召女道士十一娘因大言年數百歲其方取日精月華為藥服之能拔宅飛昇教母大喜奉千金為壽跪而請之十一娘伴為辭

謝因請乃許而卻其金曰吾藥能使海水化為黃金且亦安事金為矣遂令教母及子孫親戚齋戒五日後五日夜半皆會十一娘陰為鳩酒手自斟酌一時皆死絕無人焉十一娘乃盡斷其頭題壁而去三日外門不開鄰舍撞入見之馳報教教伏地號哭亦自殺也 逸志

孝魂歸鄉

陳士貢候官人古靈先生之苗裔也父子敬永樂末以百戶長為福州府司庫何人失火延燒庫中進御棕毛屑罪死當傳之燕京時士貢年甫弱冠自髡請郡請代父刑郡許之遂就逮故人賓客皆白衣冠送之芋江之上既發皆垂淚涕泣以弔士貢笑曰士貢患不得其死今吾無媿於死矣受賀不受弔也故人賓客皆曰善於是士貢不顧而去至京備極楚毒臨決延頸受刑顏色不變其蒼頭焚尸裹骨以歸未至十餘里子敬方坐堂中忽見士貢飯拜堂下問其事曰主上幸哀憐見宥矣因索浴既入室而蒼頭繼至子敬大駭急視之獨盆中有血數斗不知士貢所在

孝行 四

子敬大駭急視之獨盆中有血數斗不知士貢所在

孝子有後

閩指揮使王勝少孤賴母氏撫育得世厥蔭官母奉
浮屠氏曰滌屍穢水勿汚地則死者釋愆資福王亟
命勿覆貯留他器日以盃飲之越百日乃竭八閩咸
稱爲孝順王云他行尤有奇絕者王近四十乏嗣其
妻爲納麗寵以進王具冠裳焚香額天曰某實不德
天斬吾後吾不承天又汚一女子體吾不爲也乃伏
地長號妻懼而還之後連得二子 蓬軒別記

孝感格虎

高惟一各均閩縣人江西提學高旭之子父在任久
令均歸旣而父患風疾竟至不起均聞訃悲慟屢絕

孝行

五

而甦水漿不入口者七日遂屏酒却暈獨奔喪所弔
奠之外凡贈賻少涉財帛一槩不受濱行風雪連旬
默禱於庭次日果霽奉母扶櫬舟次白塔河盜劫鄰
船殺掠甚慘知均爲孝子遂不忍犯而去歸葬文山
結廬墓左哀毀攀號且暮不替是山多虎常食羊畜
均寒食設奠虎過其廬不入四鶴馴集廬前松樹有
四鵲巢於東西枝且有二竹之祥見者嗟嘆皆以爲
孝感所致也 鶴汀私抄

孝馴蛇鶴

馬恭敏公塋贈君子群鹿山廬墓經年有雙鶴飛宿

於墓側長松及公歸而後去又一日倦隱几臥有朱
蛇六七繞身數匝奴輩見之驚呼公醒數蛇猶蜿蜒
至几前如俯伏狀而散知者以公爲非常人矣 馬公
逸事

手殺三仇

閩縣令王仰楚人以進士起家萬曆癸巳蒞任七日
暴卒僚屬驗其中毒死寔家奴三人謀殺之繫獄以
待其子廷試至試年少負俠廉得其狀一日會勘於
城隍廟試私懷一劍手刃三奴一時俱斃閩人聞而
壯之陳薦夫詩紀其事云悲風掣天天欲裂父腸飲

孝行

六

恨兒腸絕九關欲叫道路長忍使親仇延歲月魚腸
刺人血如縷天遣三奴同日死同日死吏莫嗔兒身
得死父得瞑孤身已分殉孤親君不見仲孺馳吳胥
射楚歲月悠悠竟何補人生倫行自有真當時愧殺
高談侶 高談侶
徒自喧王家有子生入門九重豈爲王家恩
竹窓雜錄

童孝希聞

林逸夫字元適古田人處士林春秀之仲子也四歲
喪母祖母甘氏鞠育之處士家貧逸夫負薪于市以
供菽水萬曆己亥五月甘氏疾危逸夫年十五額天

涕泣焚香割股和藥以進家人不知也藥進而甘氏稍蘇三日病復篤逸夫復于舊剝之所重割之時當皇急及不由手入深可寸許筋露血迸暈痛幾絕以掌覆肉悲泣號呼父母家人始知之急作羹以進甘氏復蘇遺囑後事乃臙縣令延至公庭大加獎異上其事于藩臬諸司復其終身扁其居曰童孝希聞云

幔亭集

孝徵四瑞

林文恪公仲子世勤余畏友也清介寒素不隕父風事母黃夫人極備孝養文恪沒刻木爲像面告如生

孝行

七

嘗築娛萱亭奉母俄而兩岐禾穗產于盆三秀之芝萃于圃竹無根而忽榮瓜有實而並蒂余聞其事徑訪仲子往觀焉人以爲孝感所致云

竹窓雜錄

刻木祀親

福州連江人倪神保幼失怙恃嘗念罔極之恩未報與妻林氏共禱于天欲得一木兩枝連理而生者取刻父母像以祀焉乃徧求山中至石芹山見二木同生倪拜祝曰此木可刻當自動者三視畢其木交股搖動凡三而止卽取歸傭工刻之旣成祭哭祀于中堂凡飲食供奉出告反面一如事生之義

涉異志

禱天延笑

元薩琅閩人七歲而孤母沙氏守節不貳琅採薪拾穗以養鄉人以孝子稱之時旱父老祈于神弗應或曰薩孝子有至行必能致之使之禱果雨又繼有火災求禳之火隨息母嘗遘疾服藥弗効琅夜露禱北辰願以身代時母不粒食七日忽蘇曰適有人語我曰爾有孝子壽三十四自是疾成風痺琅夫婦日夜扶掖不離側比母沒果符三十四月之數

稽古類編

榕陰新檢卷一終

孝行

八

榕陰新檢卷二

閩徐 煥興公輯

歛吳洵美克符校

忠義

父子死節

至正中王伯顏字伯敬濱州沾化人用薦者以朝列大夫尹福寧時盜賊充斥且逼州境伯顏奮身力戰馬中流矢遂墜地被執賊首曰公廉能素著仍屈公尹此州何如伯顏罵曰吾有死矣寧從賊反耶賊怒強之跪曰此膝可斷不能跪賊賊愈怒今左右毆之

忠義

伯顏嚼舌噴血賊面大罵曰吾失守茲土義當死反賊殺我即殺何毆為然我可殺慎勿殺吾民也賊愈益怒遂遇害臨刑神色不變立而受刃出血盡白頭墜而體不仆時年六十死後數日面猶如生民無老穉號哭晝夜不絕有毒蜂如雲屯賊庭民請堊王侯尸既堊蜂散賊中時見伯顏引兵入州治見皆驚蹶賊首無疾自斃子相亦被執賊欲使之官相不辱亦死之相妻潘氏賊首欲亂之潘及二女亦皆死焉

王

疏忤權奸

陳剛中閩清人宋景炎進士性慷慨敢言紹興初官廸功郎上言民力凋瘵請罷冗食以足國用遷太府寺丞應詔又乞議恢復大忤秦檜未幾胡銓以劾檜貶韶州剛中作啓賀其行有曰屈膝請和知廟堂禦侮之無策張膽論事喜樞廷經遠之有人又曰知無不言願借上方之劍不遇故去聊乘下澤之車檜聞益怒遂與張九成等七人同謫知安遠縣適有嶺寇剛中盡瘁撫定冒瘴客死家貧不能歸堊士論惜之

辭談采餘

忠義

杭州西湖風篁嶺下沙盆塢有宋陳剛中墓剛中建

炎初封事議恢復忤秦檜與張九成等七人同謫其詩云同日七人俱去國何時萬里許還家尋謫知安遠卒歸堊于此余嘗至風篁嶺詢剛中墓墓蕪日甚無有識者

竹窓雜錄

贈言取罪

胡銓乞斬秦檜竄新州一時士大夫畏罪緝口莫敢與立談獨王盧溪廷珪詩而送之檜怒坐以訕謗流夜郎又有朝士陳剛中三山人寓公張仲宗亦以作啓與詞為餞而得罪時論韙之

程史

太學節義

鄭所南一名思肖連江人宋太學上舍剛介有志操會元兵南下所南嘗扣闕上書元人爭耳目之遂變今名思肖示不忘趙氏也曰南示不復北面他姓也隱居吳下坐必向南歲時伏臘輒望南野哭再拜乃返誓不與朝客交往或於朋友坐上見語音異者卽引去人知其狷潔亦弗爲怪工寫蘭邑罕求之不得因脅以他事所南怒曰頭可斫蘭不可得嘗寫一幅自題其上云純是君子絕無小人深山之中以天爲春又過齊子芳塾題云此世但除君父外不曾別愛一人恩又題寒菊云禦寒不藉水爲骨去國自同金

忠義

三

鑄心其忠義發於詞章者多類此

高賢傳

鄭思肖字憶翁侍父來吳素不娶孑然一身念念不忘君如過徐子方書塾云不知今日月但夢宋山川題菊云寧可枝頭抱香死不曾吹落北風中精墨蘭自更祚後爲蘭不畫土根無所憑藉或問其故則云地爲番人奪去汝不知耶趙孟頫才名重當世思肖惡其受元聘遂與之絕孟頫數往候之終不得見臨終囑其友唐東嶼曰思肖死矣頫爲書一牌位當云大宋不忠不孝鄭思肖語訖而絕年七十八宋社旣墟適意緇黃自稱三外野人嘗著大無工十空經一

卷空字去工而加十宋字也寓爲大宋經造語奇澁如庾詞墓可曉自題其後云臣思肖嘔三斗血方能書此後當有巨眼識之又著釋氏施食心法一卷大極祭煉一卷謬餘集一卷文集一卷自叙一百二十畱詩一卷

蘇志

忠義憤激

謝翺字臯羽長溪人徙浦城倜儻有大節刻厲憤激不混流俗意所不顧雖萬夫莫回每幕屈平托興遠遊因號唏髮子所著有晞髮集行于世宋亡文天祥被執翺悲不能禁嚴有子陵臺孤絕千尺時天涼風

忠義

四

急挾酒登之設天祥主跪酌號慟取竹如意擊石作楚歌招之歌闕竹石俱碎其志益汗湯浩不可禦視世間無足當其意者獨好佳山水遇卽恣遊倦輒訪隱流方鳳吳思齊輩歌吟取適至元甲午來家西湖上前代遺老咸詫見翺晚也其過故宮四絕句云複道喬楊草欲交武林無著漫凌霄野狽引子移來徃覆盡花間翡翠巢隔江風雨動諸陵無主園池草自春聞說就中誰最泣女冠猶有舊宮人禾黍何人爲守關落花臺殿暗消魂朝元閣下歸來鷺不見前頭鷓鴣言紫冥樓閣燕流霞今日妻涼佛子家寒照下

山花霧散萬年枝上挂袞裝明年乙未沒年四十七臨歿囑其家曰慎收吾骨與韶卿子善已而鳳與思齊果至與方幼學堇之子陵臺南初朔以朋友道喪作許劍錄未就鳳等復為作許劍亭于墓右其徒吳貴祠朔月泉書院 西湖志

殺子全孤

李相閩縣人本壽州人也少跣跣不事家人生產好走馬屠狗博塞以游其母李媪家素豐酷酒市中王緒未起時從媪貰酒數負債又醉毀媪酒舍相怒欲毆之媪躡相而數之曰天下方大亂此壯士也柰何

忠義

五

失壯士驩相然之遂相與為刎頸交是時王緒方因從人寄食飲於是因舍緒破家奉給之緒以故資用益饒得給賓客廣明元年相坐法當誅逮壽州獄王緒聚少年數百人謂之曰今黃巢薄東都海內颯回豪傑並起諸君來亦效之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少年皆曰敬受命於是為壇而盟推王緒為長期旦日日出皆會旦日出皆會乃入壽州獄篡取李相執守令轄之郡中皆情服莫敢動時江淮寇賊蜂起皆以眾屬緒凡數千人遂引軍而西攻陷固始秦宗權以蔡叛使人授緒光州刺史印徵其兵會擊黃巢相勸

緒謬許因而襲之緒不從遂率眾南奔自南康下臨汀殺誅數不當軍校王潮等恐禍及遂襲殺緒而將其軍緒之遇殺其子建齊生四五歲相抱建齊枕緒尸而哭之仰謂潮曰天乎天乎將軍誠自賈禍子故已北面而事之矣其已甚乎且其孤何罪也請活之潮曰諾相遂抱建齊而歸謂其妻曰潮忍人也今佯許之後必且復索之柰何吾終不令王氏絕嗣矣乃以其少子與建齊易名而呼居三日潮果使騎索建齊其少子應之曰諾遂見殺然真建齊乃反在相卒與俱從軍居閩縣冒姓李氏至其曾孫榮復姓王氏

忠義

六

與李氏以兄弟數此兩家者宋時子孫咸至大官 晉安逸志

一門死事

元末歲戊申國兵取閩栢帖木爾者字君壽蒙古人歷仕素著廉能至正中選為福建行中書省治福州我師至城下城將陷引其妻妾五人上樓上慷慨謂之曰丈夫死國婦人死夫義也今城不守吾且死若等能從吾乎皆泣謝曰無他志也有死而已即皆引繩自縊死有十歲女兒度其不能自殺呼請佛龕前給之曰汝稽顙拜佛可保爹娘無恙也甫拜挈米囊

壓其背囊米重女卽死囊下獨念宗祀不可絕而有男始三歲命乳媪抱匿旁近民居中仍俾以金銀自隨謂之曰萬一事不測以此贖性命或可全也未幾兵入城乃引燈燬屋四圍窓有頃火四面發遂焚死同時漳州路達魯花赤迭理彌實者引佩刀斷喉以死郡民歛其屍葬城東門

王補文集

太學直諫

陳良問字廷器閩清人以太學生需選公車值世廟南巡抗疏諫止詔獄除名黜爲民隆慶改元錄言事諸臣鼎已老矣福建按察使徐中行贈之詩云千官

忠義

七

扈從漢江行展禮山陵自聖情摠爲扣關危萬乘却教止輦讓諸生精神不爲雷霆折肝膽仍逢日月明世廟諫臣徵欲盡客星猶復臥孤城未幾李伯兄唯和挽之詩云龍駕南巡日何人批逆鱗誰知伏闕者却是布衣臣抗疏青雲薄憂時白髮新至今遺廟在蘋藻自千春欲迴江漢輦痛哭叩重閭死諫孤臣節生還聖主恩青山藏疏草白日照忠魂寂寞荒墳上西風啼暮猿夫以太學生抒忠忱而許朝政漢惟劉唐何蕃宋惟陳東及四四人而已歿後立廟崇祀

忠義錄

卷二終

榕陰新檢卷二

閩徐 燭與公輯

歛吳洵美克符校

貞烈

女俠報仇

申屠氏宋時長樂人申屠虔之女也少名以養既長慕孟光之爲人更名希光十歲能屬文讀書一過輒能成誦其兄漁海上作詩送之曰生計持竿二十年茫茫此去水連天往來酒灑臨江廟晝夜燈明過海船霧裏鳴螺分港釣浪中拋纜枕霜眠莫辭一棹風

貞烈

波險平地風波更可憐其父常奇此女不妄許人年二十候官有董昌以秀才異等爲學官弟子虔見之以希光予昌希光臨行作留別詩曰女伴門前望風帆不可留呀鳴蕉葉雨江醉蓼花秋百歲身爲累孤雲世共浮淚隨流水去一夜到閩州入門絕不復驗食貧作苦晏如也居久之當靖康二年郡中大豪方六一者聞希光美心悅之乃使人誣昌罪至族六一復陽爲居間得輕比獨昌報殺因使侍者通殷勤于希光希光知其謀謬許之密寄其孤於昌之友人乃求利七首懷之以往謂六一曰妾自分身首異處矣

賴君高誼生死而肉骨之妾之餘生君之身也敢不奉命但亡人未歸淺土何以成禮惟君憐之六一大喜立焚昌於是希光偽色喜盛粧入室至夜以匕首刺死六一帳中復殺侍者二人詐謂六一卒病以次呼其家人家人驚愕先後奔入希光皆殺之盡滅其宗因斬六一頭置囊中馳至董昌墓所以其頭祭之明日悉召山下人告之曰吾以此下報董君矣遂以衣帶自縊死

晉安逸志

誓死抗賊

王蕙妻錢氏閩清農家女也少時許蕙蕙既長為人

貞烈

三

備工錢父欲奪蕙婚女以死自誓父答之百終不許適嘉靖己未之變倭賊欲犯之錢且哭且罵賊連砍數刀不為動頸血湧起數尺灑壁上成王字大小凡十三蕙聞之大哭終身不娶去為僧也

晉安逸志

決瘡死節

林懋細玉融人文學資深女也字鄭若舟若舟從父宦游粵東以秋試還闕尋感末疾卒林聞訃慟絕還奔喪貧如禮闈臥內自剄未絕救免遂不食積十七日乘間以爪決頸瘡遂死郡人陳薦夫為作貞婦歌嘖嘖復嘖嘖路上人嘆息問汝何歎息阿婦大難得

阿婦林家女宛變字懋細阿舅鄭府君若舟阿婦塔十七入鄭門盼睽生輝光流蘇翠羽帳繡帶雙鴛鴦郎君性蚤慧新婦甚賢良府君佐惠州新婦隨姑嫜綢繆滿三載款款侍高堂府君謂阿兒女合先還鄉棘闈試期迫急去無倉皇阿兒再拜謝入門促嚴裝上堂拜阿爹下堂拜阿娘入門撫阿婦氣塞聲不揚阿婦牽衣泣君行太匆忙君行當自寬此別固不長阿夫舍婦去忽忽若有忘抵家未決旬末疾纏膏肓官官即冥路骨肉含悲傷鄉書昨日至大小皆驚惶阿婦聞信來絕去半日強一慟失魂魄再慟摧肝腸

貞烈

三

裂我文錦襠襖我紅羅裳抽我金雀釵碎我碧玉璫一瞑不復視誓死無異言阿姑抱婦泣女勿妄思量夫死女未扶夫喪女未奔夫婦死異處何以憫九原我當挈婦去女且慎自將婦聞如此言沈痛臥蘭房府君得聞之促召阿婦言阿夫女姑出夫死姑自傷姑今挈婦去女勿妄思量婦當慎自愛勿重姑心傷阿婦泣拜辭努力治行裝渺渺城南路漸次長河亭不見阿夫同人門但見當時主人出門迎渺渺長河路漸次空江頭不見阿夫同人舟但見當時江水傷心流一日復一日望望故山頭驅車入里門哀猿鳴

啾啾上堂候阿姑入帷哭狂夫絕命小棺下嘔血常
斗餘日晏臥空房空房夜何長欲死苦不得家人慎
周防吞硃硃不驗吞金金不傷金硃豈無毒不損鏡
石腸窺奩拈錯刀引頸就鋒鋒力乏劍未沫暈絕地
中央家人走驚救血流何滂滂日晏稍復踈哽咽不
能言驚覺劍上藥引扶自棄將姑伏阿婦言新婦太
孟浪兒死復柰何得婦身差強婦今百計死誰當侍
我旁阿婦嗚咽言姑勿重心傷阿夫有少弟新婦有
小郎小郎事阿姑當比新婦強新婦苦命薄生死負
姑恩來生如有緣再侍姑舅旁姑謂阿婦食阿婦口

貞烈

四

不啻姑謂阿婦飲阿婦絕水漿一臥十七日家人驚
惶惶大姊爲妹來款曲諭衷腸大兄爲妹來朝夕相
勸聲瑯瑯夜半四顧望守者咸臥僵起坐床褥間手
扶頸上創氣絕鮮血流畢命歸冥鄉兩家忽驚叫中
外大喧攘縣官騎馬來綱紀烈婦喪府官騎馬來樹
楔相旌揚開曆卜墓地兩兩同蓋藏上有連理枝下
有雙鴛鴦夜夜相和鳴朝朝比翼翔寄語後世人見
義母徬徨

延露篇

節婦沉江

林節婦閩縣永慶里人正德丙子節婦年十九歸福

清韓敬敬有前室子世英夢雲節婦愛如己子未一
週敬卒屏居一樓歷十七年撫二子有室舅姑喪葬
畢哭謂二子曰韓不孤矣吾畢吾責死在今日遂絕
食期以必死子婦環侍守之數晝夜節婦給之曰吾
初欲死者欲明吾志耳今若此豈忍矯世以徇名哉
吾不死矣子婦信之守者稍怠節婦潛赴龍江抱石
以沒時嘉靖庚戌十二月二十夜也二子求其屍不
得明年正月六日乃於海門東澳沙護濤回衣袂攣
結其面猶生計卒十六日矣不葬魚腹豈非天耶

志雜錄

貞烈

五

截耳表貞

閩儒士鄭坦妻鄧氏竹嶼宦族之女十六歸坦半歲
坦亡乃引刀斷兩耳血流七晝夜灰其耳以遺父母
曰此可以明吾志矣留候續續日同納諸木鄧氏博
通書史孀居五十餘年所著詩詞甚多有哭夫詩云
舊榻春殘芳草怨新墳日暮野猿悲菱鏡半生塵不
照栢舟千載誓重看又哭姑詩云衣中忍看縫時線
機上空餘斷後絲堂北青霜凋宿草窓前落月照殘
機兩臺使者疏其節于朝旌表其門嘉靖庚申病卒
年八十有三

竹窓雜錄

女官恩遇

江氏名全閩邑高惠里人少淑慧能記誦孝經列女傳及笄歸城山鄭瑀洪武癸亥瑀早世江守節洪武癸酉詔選識字節婦任用內府當道以江為薦赴內廷選中授女府內品欽賜名曰全委掌金銀各庫洪武乙亥因憶男女幼穉為奏 太祖高皇帝推恩遣使來閩挈取家屬馳驛至京賜官房與居免稅課差役洪武戊寅高廟崩遣內官李清送聞壬午 太宗文皇帝登極復遣內官秦陪捧帛來宣助理內政陞尚寶司司政賜月俸三石官房五間與男原籍居處

貞烈 六

永樂丁酉江以年老力弱請歸旨允重賜禮物遣內官尹子良復送回閩踰二年永樂己亥以疾卒年六十有五 城山鄭氏譜

誓死殉夫

馬烈婦名蕤恭敏公第五女也歸王大叅雲竹公子德羨未數月德羨以羸疾卒馬氏哀號欲以死殉者屢未幾病嘔血舅姑為請醫不可其父母與之歸弗藥猶故踰月復還于王三年喪畢請于父曰兒之所以苟延為未亡人者痛夫無有執三年喪耳今決矣自是不食累日呼家人求訣而死年十九時王氏及

諸緝紳請于督學王希元例應旌表督學以恭敏公女大叅公婦故寢之予友馬季聲為烈婦之弟王粹夫為德羨之弟習聞其事至今未有揚之者貞魂有知當含怨于九地也 竹窓雜錄

榕陰新檢卷三終

貞烈

榕陰新檢卷四

閩徐 嶗輿公輯

歛吳洵美克符校

仁厚

戶曹長者

長樂陳希穎至道中為果州戶曹有稅官貪墨同僚切齒而不言戶曹數以大義責之已而有他隙後稅官秩滿將行廳之小吏持其貪墨狀於郡曰行篋若干各有字號某字號其篋皆金也郡將盛怒以其事付戶曹俾陰伺其行則於關門之外羅致其所狀字

仁厚

篋驗治之聞者皆為之恐戶曹受命不樂曰夫當其人居官之時不能懲艾而使遂其姦今其去也反以巧吏之言害其長豈理也哉因遣人密曉稅官曰吾不欲以持訐之言危君事無當自白不則早為之所稅官聞之乃易置行李亂其先後之序既行戶曹與吏候于關門外俾指示其所謂有金者拘送之官他悉縱遣及造郡庭啓視則皆衣衾也郡將釋然稅官得以無事去郡人翕然稱戶曹為長者

孫公談圖

放囚造福

孫莘老覺知福州時民有欠市錢者繫獄甚眾適有

富人出錢五百萬葺佛殿請于莘老莘老徐曰汝輩所以施錢何也眾曰願得福耳莘老曰佛殿未甚壞即壞無露坐者孰若與其錢為獄囚償官遂使數百人釋枷鎖之苦其得福豈不多乎富人不得已諾之即日輸官囹圄遂空

孫公談圖

不負約婚

按劉昇字成伯若虛之子天聖八年進士終屯田員外郎兄奕同榜進士

蔡端明與員外劉昇約婚後端明登禁從而劉既沒家益落劉世為候官人端明出知福州就尋前約其家以非偶辭端明曰古人掛劍尚有心許吾與劉君氣義相求兩家之好雖在髮亂媒聘未行然一言可

仁厚

食耶今所不足者奩具爾凡女家資遣悉自為治辦遂使其子旬受室以歸

莆陽人物志

仁德有後

馬處士驄懷安人小孤年四十生子甫週歲付僮僕懷抱誤跌而殞懼將投井處士聞而阻之曰不慎可責然此命也吾無子寧又死僕竟不加一箠鄉人稱服月餘生子森又越六年生子楷面有紅紫痕宛然前所跌兒傷痕也大父寢疾處士割股進之時有羅源令繫御史臺家人倉皇蒙寄處士千金令既得釋處士不啓囊而還其子有貧者之妻美而艷夜奔處

士處士峻拒之後森官至戶部尚書贈處士如其官

馬氏家乘

收養棄子

劉彛知處州會歲饑民多棄子于道彛捐榜召人收養日給廣惠倉米二升又推行之縣鎮細民利二升之給皆為字養故一境間子無天棄者

厚德錄

還金有後

國初薩處士烺一日于瘞圃中拾一布囊所貯盡金珠首飾訪之數日知為里中唐氏女物悉歸之益女往所親家適其家當籍沒女倉卒擲寄隣舍誤落圃

仁厚

三

中有馬某家被火處士購其屋地鋤得白金一坵以還馬馬中分遺之處士堅却不受曰人方值災吾何忍受此乎後子琦官至侍郎人以為盛德之報

竹窓雜錄

君子上達

陳中丞公達嘗為山西巡撫有隸卒與公同姓名公呼問之卒叩頭謝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公為解頤

竹窓雜錄

宵人盜秫

陳履吉課麻山中夜有宵人番竹過牆獲之問其所

欲曰聞山主多秫故來履吉心計曰山林盜所畜惟得酒耳乃滿其囊昇之又恐為虎豹所邀留酌達旦乃去

竹窓雜錄

施錢焚券

宋鄭濟子參知政事鄭濛之孫也字景悅重義輕財嘗過西峽渡聞一老嫗貸人錢若干貫促之速無以償日夜悲哭濟子詢其實乃將錢若干貫夜投于其墻隙處而歸即以家中平日假人錢券悉焚之

城山鄭氏譜

誠信感人

鄭瀾字世觀閩縣人時謁選入京見售玉杯者索視之其人失手墜地碎矣公曰取由我索願償其值其人曰碎非公手堅不肯受公私遣人投其值于肆而去

三山鄭氏譜

榕陰新檢卷四終

榕陰新檢卷五

閩徐 煥興公輯

歛吳洵美克符校

高隱

罷舉舟居

崔唐臣閩人也與蘇子容呂晉叔同學二公先登第唐臣遂罷舉久不相聞嘉祐中二公在館中一日忽見艤舟下汴听坐於船窓者唐臣也亟就見之邀與歸不可問其別後事曰初倒篋中有錢百千以其半買此舟往來江湖間意欲所往則從之初不為定止

以其半居貨間取其贏以自給粗足即已不求有餘差愈於應舉覓官時也二公相顧太息而去翌日自局中還唐臣有留刺乃携酒具再往謁之則舟已不知所在矣歸視其刺之末有細字詩一絕云集仙仙客問生涯買得漁舟度歲華案有黃庭尊有酒少風波處便為家不復再見

不赴相召

陳翰字文起候官人也父元脩善青鳥之術翰年八歲隨父之建安時楊文敏公榮方以文學詣博士受業見翰謂之曰孺子何能曰治論語文敏因試問天

下歸仁翰曰須彌納芥子客有未喻者時適薦合桃

翰舉其核曰仁在其中矣於是坐中皆愕然文敏大

奇之呼為陳君相得驩甚後五年文敏以進士起家

翰遂歸鄉里文敏屢使使招之不荅也未樂辛丑文

敏移書福建叅政錢孝循令必致之翰自匿不肯見

遂遍游名山十年乃歸與妻子訣隱居於太姥山脩

淨業焉居久之山中老狸夜化美女子束縵請火翰

叱之曰四生異形輪迴無定汝若脩行當為天人師

何必女子於是狸乃悲泣長跪請得以身居作翰許

之狸復化為童子名伏哥為翰拾橡粟以給朝夕正

統五年預鄉文敏將卒遂與伏哥吊之於武林不見

喪主而去後竟不知所往

鵬鶴傳書

陳嘉言字帝俞性喜讀書積書至數萬卷自少至老

伊吾之聲晝夜不徹人稱之曰書隱先生先生舉宋

咸淳辛未進士奏策多言襄陽之事忤賈似道旨斥

為乙榜授建州司戶待次客邸嘗畜一黃鶴出入必

與鶴俱暇日游開元寺見白鵬甚馴鼓翼騷鳴若與

鶴偶遂為前導先生隨之至一山中長松夾溪沿溪

里許修竹蔽空竹盡音巖惟石星列碁置中有石門

對峙由石門左轉百花爛然茅屋數間竹門長掩白
鵬與鶴飛入少頃童子開門庭宇潔淨有老僧跣趺
其中客至坐譚出世法間及詩文吐辭清俊扣其名
曰道穎先生贈以詩曰片片閒雲屋上流更無人跡
到林丘千燈早歲傳西域一鉢多年住建州水火定
中黃葉老金銀臺上白蓮秋偶隨山鳥來相見彷彿
前生是舊游穎師亦以詩贈先生曰十載辛勤賦兩
都宦途大半是窮途祿無五斗腰空拆家散千金口
不餬當寧一時踈賈傳長纓何日繫單于浮雲世事
君須見且住山中聽鷓鴣自是兩人相得甚驩先生

古尚書

三

無日不至山中或以事阻則黃鶴白鵬脚書來往及
景炎丙子元師入建州先生遂歸福州福州去建州
千里而遙而二禽傳命不間晨夕一日先生與友人
郭防待月江上忽白鵬至得詩云草煖蘋香月上遲
白鵬黃鶴往來時雲山隔斷一千里日日相過人不
知先生覺其聲調有異明日遣黃鶴訪之果是吳人
章彬避地建州慕先生之風托穎師以交者也於是
遂與章彬及郭防董師謙結神交社藝文相與二十
餘年彼此俱不識面

晉安逸志

變名遁迹

未樂時侍讀林部齋誌祖清避元不仕變姓名匿居
山寺會府公檢冊寺中見清詰問且曰能詩乎曰頗
能即以冊號八音命為詩應聲曰金紫何曾一掛懷
石田菲屋自天開絲竿釣月江頭住竹杖挑雲嶺上
來匏實曉收栽藥圃土花春長讀書臺革除一點浮
雲慮木筆題詩酒數杯府公驚羨遂與為友政暇輒
携酒過飲倡和移日一日忽論海濱人物因曰為林
清者雄才碩德惜未見其人林不覺有感公曰公殆
林清耶林曰若清者公安得見之此吾所以有感也
相與盡醉而罷明日府公再往訪之林公去矣多方

高隱

四

物色竟不能見 蓬窓日錄

岐江避貴

黃子野字仲唐時候官人也父周行賈於杭州子野
年十三從之其父時就他郡以子野守舍適王伍微
時覆舟於羅刹江子野行見之奮臂大呼曰能生得
人者予百金於是漁者得伍子野即與以舍中裝直
百金其父歸大異之子野曰身得其名乃令父喪贏
非孝也遂去為人僕賃主人微聞救伍事義其為人
陰倍其償乃為小賈之息久之既致蓄藏以其半為
親甘毳費以其半散之貧交昆弟乃折節讀書治左

氏春秋無何客有勸之仕者子野不答因自悔見知於人遂變名姓焚毫素耕於方山其後王伾爲散騎常侍使人召之則亡乃令福州觀察處置使以物色訪之得之於陽岐江上有一男子扁舟披簑獨臥雪中忽扣舷歌曰蚤潮初上海門開漠漠彤雲雪作堆一百六峰都掩盡不知何處有僧來又歌曰幾日江頭醉不醒滿天風雪臥滄溟定知酒伴無尋處門外松濤坐獨聽使者疑其子野遙呼之曰仲無恙乎子野曰唯唯於是遂達伾之命隨子野至青山中家徒四壁立几上獨周易一卷子野佯喜設脫粟之食與之約曰旦日雪霽會於傳舍旦日傳舍長展車待客夕時子野不至使者馳至其家則書幣封識如故子野已遁去矣

西晉安逸志

販酒吟詩

陳哲懷安人篤嗜山水嘗販酒入永福諸溪至則登眺歌詠溢月忘返歲計折閱或勸就他利曰吾販酒得資此遊山且日可取醉折閱吾寧也小舟往來江上夏月繫柳陰中臥吹長笛冬則載酒尋梅方山下意豁如也嘗有詩云家在江南柯嶼村桃花彷彿武陵源道人不欲通塵跡詞客何勞到葦門一卷丹書

渾自解三千奇字許誰論年來畊鑿應多廢翠柏明霞自可飧

潛穎錄

隱居抗賊

梁虞寄會稽人爲宣城王常侍嫻于文詞嘗上璠雨頌武帝謂其兄荔曰卿家士龍也侯景之亂避地入閩陳寶應據閩有異志徵寄爲幕職固辭避跡東山杜門稱疾寶應怒遣人焚其舍寄安臥不動縱火者滅其炬而去寶應敗賓客多伏誅寄得免閩人重之名其居爲虞公庵寄無子荔子世南嗣之曾子固爲福郡守詩云虞寄庵前薛徑通滿山臺殿出青紅難

高隱

六

逢堆案文書少偶見凭闌笑語同梅粉巧含溪上雪柳黃微破日邊風從今率擬頻行樂日伴樽前白髮

榕陰新檢卷六

閩徐 煒興公輯

歙吳洵美克符校

方技

女道除妖

陳靖姑閩縣人五世好道靖姑少孤與其兄守元力田牧畜守元食牛山中靖姑餉而遇餒姬即發其簞飯飯之別以已食進兄姬因託身靖姑靖姑以母事之不敢有闕姬病疽靖姑跪而吮之無何姬死靖姑為棺斂畢塋一日守元出靖姑為守牛渡牛而溺忽

方技

見紫府嚴麗前時餒姬雲衣月帔迎立而笑曰兒來何莫遂授以神篇秘錄居歲餘見靖姑於寶皇寶皇大悅迺拜為真官得主地上鬼神賜鶴馭歸家守元見之大恐曰妹既已為魚驚餌矣何遽如許靖姑告之故迺發姬塚但衣被而已於是為靖姑再拜求其術愿得通籍金闕望見寶皇顏色靖姑上書請之姬報曰上下有等幽顯有章道俗有別神之紀也而兄凡品也安取禮而見上帝無已得受方列於漢文成五利之屬足矣其後守元以方得幸於閩王隣父子封天師賜甲第車馬帷幄器物為之築垓鑄黃

金為寶皇奉祠之靖姑既善符篆遂與鬼物交通驅使五丁鞭笞百魅嘗請郡城道過荒塚得遺骸卷以簣而禁之須臾肉骨起拜曰妾繇王宮人也姓班氏不知易幾世矣姬寔生我請得以身事姬備除門之役所甘心焉靖姑遂畜為弟子鄉有虎魅能變形為人靖姑劾繫降之使為遠遊前驅未福有白蛇為魅數為郡縣害或隱刑王宮中幻為閩王后以惑王王及左右不能別也王患之召靖姑使驅蛇靖姑率弟子為丹書符夜圍王宮斬蛇為三蛇化三女子潰圍飛出靖姑因驅五雷追數百里得其尾於未福得其

方技

首於閩清各厭殺之其頭葬入古田臨水井中於是靖姑乘勝從他道馳入古田圍井三匝蛇迺就女人服係頸自縛箭貫耳抱馬足請降諸弟子或言誅蛇靖姑曰蛇千歲之精亦天地一氣且已服降又殺之非太上好生之意迺以蛇屬部伍使長居井中還報閩王閩王曰蛇魅行妖術逆天理隱淪後宮誑惑百姓斧鉞所不能傷虎落所不避今靖姑親率神兵斬獲首級服其餘孽以安元元功莫大焉其封靖姑為順懿夫人食古田三百戶以一子為舍人靖姑辭讓食邑不受迺賜宮文三十六人為弟子建第臨水使

者存問相屬於道後數歲靖姑逃去隱居海上晉安逸志

神膏種齒

鄧雲翁者嘉靖間閩縣人少遇異人授以種牙之方其法令患者飽食後吞丸藥七粒復以末藥入湯漱口片時諸牙皆下迺用生鼠去皮和藥搗爛成膏依牙之序逐牙蘸鼠以種原孔至死堅如小壯或老人牙已脫落以他牙種之亦如生成七修類稿

高鳳奇卜

高鳳弘治間閩縣人善卜遇物輒以意推不專用易

方技

三

也傳問未第時求占鳳曰君第一一人也既而果然或問其故鳳曰吾適剖椰子而傳君至其象解員當為解元後閩縣林士元亦舉第一先數日鎮守內臣欲預知其人書一興字令占之窺觀尊意得無在興化乎不然也今所書興字迺從俗省書也其人在中而八府俱下必閩城矣鳳奇多此類鳳嘗自占語人卜若可信鳳儒吏矣當至五品京職不知何從得之越數年召入宮中占驗恩授工部郎中詳譚採餘

點瓦賑饑

王霸梁時人父增善黃老之術霸少習之久而無驗

方技

四

專心參請不憚千里積十六年始還結茅怡山凡遇細黃之流及踪跡有異者無不延致其家事以師禮有一妄男子戲為道者往扣其門夸詡不根霸大驚喜蒲伏再拜跪而進食如是者累日迺敢頓首請教男子佯為不顧而去出門指其所居之巖以給之曰此為而師於是霸廼晝夜向巖頂禮至忘寢食凡三年不倦兩膝跪處石為之穿一日巖忽自開中有老父授以丹書一卷遂隱不見視其書皆金丹要訣霸遂用其方鍊藥點瓦礫為金是時閩中方饑即以金賑之服其餘藥蟬蛻而化唐貞元中觀察使李若初

種杏活人

建冲虛宮於都城之西郊以祀之宋朱晦庵先生仰書八大字於巖下曰怡山良石神仙所居晉安逸志董奉字君異候官人吳先主時杜燮為交州刺史得毒病死已三日奉時在南方以三丸藥內燮口中令人舉頭搖而消之食頃燮開目動手足顏色漸還半日起坐遂活語云死時奄然如夢見數十烏衣人來收之載露車去人大赤門徑以付獄後惚恍有一人言太一遣使召杜燮急開去之良久引出見外有車馬赤蓋三人坐車上一人持節呼杜燮上車將至門

而覺燹既活迺爲奉起高樓于庭中奉上下樓忽如飛鳥一日求去燹問曰君欲何之當具船奉曰不用船但用一棺耳燹卽爲具明日日中奉死燹使殯埋之七日有人從巖昌來者見燹寄信爲謝杜侯燹開棺視之但見一帛丹書一符奉後居廬山有一人病癩自詣乞哀奉使以五重布揜其雙目令勿動且戒家人莫近病者云有一物來舐舌長尺許其氣息如牛竟不知何物良久迺去奉迺解病人之布與以水令浴之越數日癩愈嘗大旱百谷焦枯縣令聞奉有道迺齋酒脯詣之奉曰雨易得爾但貧家屋漏奈何

方技

五

縣令解其意卽爲造屋屋成當塗泥使人取水奉曰不煩暮自當雨耳是夜果大雨高下皆足奉居山間呪水治病不取錢物但使種杏數年得七萬餘株森然成林每熟時於樹下置一簞一倉語人曰欲買杏者不須來報但將穀一器置倉中卽自取杏一器每有納穀少而取杏多者卽有虎逐之其人怖惧而走其多取杏卽傾覆地上虎復還去自是更無欺者奉迺以所得穀賑救貧窮供給行旅歲消三千斛猶有餘者縣令親故家有女惑于魅醫不能治語奉曰君能愈之當以此女奉巾櫛奉迺召勅諸魅有大白鬚

長丈六尺詣病者門奉使者斬之女病輒愈遂以女妻之久無兒息奉每出妻不能獨住迺買一女伴之奉一旦奉上帝命授碧虛太一真人白日飛昇婦及養女猶守其宅賣杏取給有欺之者虎逐之如故後人卽其種杏處立祠祀之 廣列仙傳

冲素雷法

西湖神霄雷院宋咸淳間羽士陳崇真者自閩來卜居于此善雷法因勅建雷院以居之賜號冲素真人六月二十四日郡人雲集設醮舍貨至今不廢 西湖志

方技

六

詭秘殺人

兇姦之民恃富逞力處心積慮果于殺人然揆之以法益有勅律所不登載閩中習俗尤甚每執縛其仇窮肆殘靈或以酒調鋸屑逼之使飲欲其粘着肺腑不能傳化馴致痰渴之疾或炒沙鑄蠟灌注耳中令其聾聵或以濕薦束體布裹卵石痛加毆箠而外無傷痕或按擦其肩背使皮膚寬皴乃施針刺入肩中不可復出或以小鈞鈎藏于鰓魚之腹強使吞之攻鑿五臟久而必死凡此衆者類非一端旣痕腫不露於外檢驗不得而見顏度曾子爲轉運使嘗揭榜禁

華予守建寧亦窮治一兩事士大夫宦遊于彼者不可不察

客齋四筆

雷法除妖

張克真號平心三山人初至崇安光化寺寺有妖狐爲祟師得清微雷法召雷擊之遂斃福寧州大旱師投符龍湫金魚御符以入頃刻雨大作經飛鸞渡舟覆溺者甚衆師儼然端坐無恙迎拜歸家雷電繞匝二十九代天師太玄以師名薦於朝及命下師已羽化

武夷志

六書邁古

方技

七

永樂甲申詔天下之能書者儲翰林長樂陳登以篆籀徵至京時吳郡滕用亨待詔翰林自視天下無愈已者且恃春秋高輕後進往往屈折之文淵閣六卿大臣皆在旁眎不可耐登怡然曰幸辱在此親教益愚陋願有所質就後登道許氏說媿媿皆用亨素所忽者始默然不敢自矜登于周秦以來二千年間其石刻有在而委棄山顛水涯荒蕪瓦礫之墟者皆深求而必得之雖殘缺剝落歲月名氏無可考然審度其出某代某人十中七八其收畜之富蓋歐陽脩趙明誠之後所僅見也居十年擢中書舍人卒年六十

七楊文貞士奇雅厚思孝志其墓銘曰六書之教周典傳史籀所作時同文逮于秦斯古尚存邈越簡便降隸分東都沿晉鶯草真傳葩逐葉失本根唐永復古稽前聞後有作者承餘熏思孝之作沂探源奇蹟密義窮寒溫涵積而放波瀾翻落手揮霍風雨奔交金屈鐵雕與璠碓渾傑特時絕倫大書深刻盤繡雲嗚呼思孝今九原有備其著香不刊

東里文集

雪蓬草聖

方技

八

陳庶字平叔福清人善草書學張長史晚居黃山構醉墨堂權貴索書弗與或故人輒解衣揮灑數十紙不倦自號雪蓬散人同時林子羽贈之詩云雪蓬散人有媯裔翰墨遊心與神契摹臨秘帖追晉風揮灑雄文明古制華門鉄限人爭求荒郊瘞筆應成丘嫵媚雲霞晴變態傾斜風雨寒颼颼伊余與子共鄉縣結交自昔忘貧賤脚盃拓落膽氣豪江樓野寺書題遍借問君書初若何君言妙悟應聞歌諧音本自車振鐸渙汗有類風行波乃知至理無不寓要在高人會其趣古來入室惟逸少後者升堂有懷素當代如君誠亦稀莫嘆蹉跎一布衣有錢沽酒與君飲醉臥日送孤鴻飛翰林典籍王安中題醉墨堂云黃山筆

塚連糟丘墨池酒泉相映流霜毫畫酣玉薤露雲箋
夜惱蒲萄秋黃山中人鵝冠子身裹綠蘿著雙履蕭
灑惟應繼右軍濩落偏能如長史山人草聖自英雄
何事棲遲酩酊中年過五十無名位其柰蕭然滄海
東研屏顛倒烏皮几落日墟頭睡初起向壁憑陵小
吏驚據床揮霍郎官喜七閩大姓五陵兒握粟持金
豈顧之心同氣合卽揮灑歸臥山中無所為想當脫
腕臨池處興入寥天與神遇深沉鐵綆鎖寒皎偃蹇
烏藤挂高樹魚麗雲鳥勢縈紆疑是將軍破骨都駮
麟翳鳳何飄忽倏忽仙遊並珠闕又如祗苑說空禪

方技 九

靈花歷亂迷諸天離麗落磊千萬態流水行雲皆自
然醒來不記濡頭墨千尺寒濤照眼白淮海仍傳寶
晉風長沙復見藏真跡黃山茆宇思悠悠柿葉青青
覆酒樓白頭未遂中書貴風流亦似醉鄉侯

竹窓雜錄

字學節槩

林天駿號肖約以鄉薦歷官山東膠州知州公穎悟
絕人數歲時於先輩處見有作篆書者睜視不去客
叱之曰童子何知公歸發憤博覽六書賓薦後益留
心史籀之學以銅鐵鑄筆窮日夜摹畫凡周秦以來

彝鼎金石文字一點一畫莫不考究遂造精妙登門
求書者如市一經可易數金公沒後聲價尤重其初
官贛州司理寧藩慕其才欲招致之公峻謝不屈命
公作篆額以手疾辭其風節如此所著有六書復古
精蘊等書行于世

霍童畫史

曹知白字貞素一字又玄號雲西閩之霍童人徙居
溫州遷華亭畫山水師馮覲筆墨差弱而清氣可愛
有僕夏汲清亦能畫知白名見畫苑而不言其閩人
惟何氏語林載極詳記之以補閩畫記之缺

方技 十

錄

竹窓雜錄

榕陰新檢卷七

閩徐 煥與公輯

歛吳洵美克符校

名僧

扣錫異蹟

唐乾符間候官僧義存初叅德山得其玄旨及歸閩建寺於象骨峰凡所需木石以錫杖扣之即數百里皆能自至若驅鬼物嘗題水磨云菴前未日無狼子磨下經年絕雀兒忽有一雀作人語曰狼子雀兒俱是佛有何分別却驅之師大悟合掌識悔曰老漢錯也然自是狼雀亦絕閩掌故

扣冰古佛

扣冰古佛

扣冰澡光古佛初叅雪峰峰曰子異日必為王者師後自鷺湖歸溫嶺結菴居將軍巖二虎侍側神人獻地為瑞巖院學者爭集夏則衣楮冬則扣冰而浴故世人號為扣冰古佛後住靈曜天成三年閩王請居內堂拜曰謝師遠降賜茶次師提起橐子曰大王會恐曰不會曰人王法王各自照了留十日以疾辭至十二月二日沐浴升堂告眾而逝至今遠近祈禱

扣冰古佛

飛臂禱雨

僧義收後唐時居於萬歲寺貞明元年閩中春夏不雨義收以膏燃指而呪之積薪通衢期七日自焚方烈日觀者山湧須臾有黑雲從鉢孟中起大雨立注十刻黑雲復歸鉢孟烈日如初其後洪州大旱州人聞收名請寺請焉收截左臂與之曰出此以禱必有應者及臂入境雷雨大作臂隨飛去是日義收在萬歲寺閉關入定及出關兩臂宛然三山志

康僧顯跡

閩縣嘉崇里之南貞明二年有光竟夕視之得一浮

名僧

木已而夢一胡僧云吾康僧行化吳越今將福汝閩宜以是木立吾像既寤眾異之乃嚴精亭宇飾碎金容榜曰聖跡院康僧者康居人也孫權時言佛舍利事乃置餅于几忽聞餅中有聲果獲舍利權歎服乃營塔三山志

應之善書

僧應之姓王閩人能文章習柳氏筆法以善書冠江左初舉進士一黜于有司投冊罵曰吾不能以區區章句取程於庸人遂學為浮屠保大中授法章應制大德賜紫凡禱祠章疏一筆即就意如宿構元宗喜

楞嚴經命僕射焉延已為序勅應之書鏤版既成上之元宗嘆曰是深得公權之法者也吾聞公權嘗以筆諫穆宗為之改容今效其法尚可想見其丰采應之書名由是益振遷右街僧錄固辭求居奉先西庵許之應之多著述尤喜音律嘗以讚禮之文寓諸樂譜其聲少下而終歸於梵音讚念協律自應之始續夷堅志

契盈切對

契盈者閩僧也從吳越王登淥波亭王曰二千里外一條水契盈云十二時中兩度潮人以為切對益其

時兩浙貢賦自海路至青州登陸故云二千里西湖志

木毬趯出

雪峰和尚趯三箇木毬有時見僧來趯出一箇有時趯出兩箇見玄沙來三箇一時趯出玄沙撒開兩手作仰倒勢雪峰曰汝在彼用一箇用三箇曰三即一

一即三當時以此雪峰便休古禪師曰此是雪峰不立名題觀體受用聊邪代醉編

悟禪說偈

謝義韶福寧州南鄉人幼入西峰年十六遍遊諸方

悟達禪機有偈曰莫道尋常事尋常也自難明月滿天下迷人坐不安常不食自飽身着紙衣一日赴赤岍齋人推之落水墜深淵中或以為死無何先至齋筵紙衣了無濡濕人咸異之太平興國七年重九示寂有幻語告徒眾曰坐滅生門易過歸受死門難入法不可勝勝則虛行有道自顯古今罕聞高之無上深之無下百川同歸一原眾流終還大海告畢端立而化號為目連真身智覺菩薩鶴汀私抄

移石馴虎

連江縣西北五里有獨覺巖唐宣宗時僧銓與怡山

大馮老為法空為友峰有巨石如覆盆銓雅好居之欲移其室未能因指之曰人實無力神乃有功俄而風雷大作詰旦石移山下儼成一室乃坐神其中凡四院尚有雷移石在焉巖有猛虎為獵矢所傷至菴前若有所訴銓為拔去之拊摩良久去數日瘡愈復來由此出入常相隨號降虎峰政和元年勅賜慈慧塔林臯詩云寶爐香穗遶松筠遙想遺踪二百春幽石移時雷電設孤峰坐處虎狼馴三山志

有世無世

僧文謙福州人穎悟絕人好誦佛書十一出家遊吳

楚歷金陵諸山住台之鴻福寺振揚宗教洪武初召
至京師言論稱肯居久之忽謂其徒曰吾將去矣援
筆書偈云有世可辭是衆生見無世可辭是如來見
踏倒須彌廬空虛無背面端坐而化 竹窓雜錄

桃花悟道

咸通中連江靈應院僧志勤號源寂曾參馮山見桃
花有悟詩曰三十年來尋劍客幾回落葉又抽枝自
從一見桃花後直到如今更不疑 輟後述

摩崖禪偈

南澗寺有普眼菴唐安文頭陀因遊山寺榛莽中得

名僧

五

厓石側足而入有一穴僅可容身遂宴坐號頭陀巖
大觀間顏曰普眼頭陀常摩崖偈云客至不點茶相
看淡如水白雲深谷中穩坐浮生裏 關中定錄

覘子佯狂

京兆覘子和尚事跡頗異混俗閩州冬夏一衲逐日
沿江舂採掇蝦覘以充其腹暮卽宿東山白馬廟紙
錢中居民目爲覘子和尚華嚴靜禪師聞之欲決真
假先潛入紙錢中深夜師歸殿把住曰如何是祖師
西來意師遽荅曰神前酒臺盤嚴放手曰不虛與我
同根生嚴後赴莊宗詔入長安師已先至每日唱歌

自拍或乃佯狂泥雪去來俱無踪跡厥後不知所終
神僧傳

鑛師茹素

鑛師者海圻戍卒之子自七八歲不喜魚肉甘嗜野
菜每見家厨烹燂毛鱗則手掬沙灰投于爨鑊自言
開元寺塔隋朝中我造也多說未萌事後皆契合便
請出家因披法服頂有香氣如燕沉檀時號聖僧侍
御史皇甫政請入府署因作肉餠子百數唯一是素
者盤器交雜悉陳于前鑛臨筵徑拈素者啖之餘者
手拂而前皇甫部曲一皆驚嘆 神僧傳

名僧

六

百丈禪師

唐百丈山大智禪師長樂清平里人初事龍泉禪師
一日師令浣巾于井見青黃二龍戲井中翫之歸遲
其師詰之遂以鉢探二龍獻于師師奇之令削髮遊
方臨行囑之曰子逢馬則參逢丈則止果至百丈山
參馬祖師遂得道于其山後復歸龍泉立道場製叢
林規傳于世 長樂志

圓穎二師

宋陸放翁爲寧德縣主簿喜與緇流會談在福州聞
九峰寺圓老深于禪宗乃具疏請之曰闍藍裏入頭

不妨奇特懸崖邊撒手只要承當須遇作家方了此
事上人叅臨濟正法眼得補陀人辨才雖則跛跛擊
擊走諸方不認昭昭靈靈作自已伏請如雲出岫似
月印潭放下鉢袋衣囊打起齋魚粥鼓直到佛祖不
知處猶是半塗欲知父母未生前試道一句聖泉寺
有穎老亦闡宗風放翁亦具疏請之曰少室玄機陽
岐正脈最端的處只要言下承當有多少人盡向面
前蹉過某上人談鋒俊峭心地圓明當初向竹篋子
頭偶然築着磕著而今踞寶華王座選甚胡來漢來
便須拈起鉗鎚打開窠臼以鐵酸躡普供大眾與宋

一名僧

七

上座同演宗風鐘鼓鏗鉤幡幢炳煥豈惟流輩知不
由兔徑之高要使師翁起撞破烟樓之嘆

竹窓雜錄

詩僧百鍊

嘉靖中平遠臺僧百鍊本吳人有詩云名利缸中無
麩蘖醉人至死不回頭老僧涓滴不入口靜坐巖前
看水流

竹窓雜錄

禪師度母

宋黃蘗運禪師遊方得道思父母至家止見一婆子
問何處人運曰江西婆曰我子出家在江西多年不
歸運因借宿明日辭去運與人言曰老母不識貧道

但母子一見足矣人報其母母趕至福清渡運已登
舟母一跌而死運不回但于隔岸舉火云一子出家
九族生天若不生天諸佛妄言擲火燃之人見其母
于火焰中乘光上昇後官改爲大義渡

稽古類編

上堂偈語

鼓山洵禪師上堂偈云朔風掃地捲黃葉門外千峰
凜寒色夜半烏龜帶雪飛石女溪邊皺兩眉

禪宗正

榕陰新檢卷七終

名僧

八

榕陰新檢卷八

閩徐 煒與公輯

歛吳洵美克符校

神僊

入洞遇僊

虞臯者羅源鬻黃精者也當閩王鱗時羅源有朱益公好客四座常滿臯以貧甚歸之又病疥癬是時益公門下食客皆富給絺服珠履者也無不人人厭臯臯愈益豪居常坦腹臥溪上吹蘆笛為樂龍啓間陳守元以道士貴幸客有惡臯於守元者守元大怒使

神僊

監奴笞數百於是益公不敢復客臯臯既困故人木當敏即背臯而去莫顧臯者臯仰天大笑因去入仙茅山中當敏意臯貧無行遂陽為祖道微隨之至羅喜洞洞門忽開其中玉堂金闕橫亘不知其極皆飾以明珠翠羽仰不見梁麗人被珠襦曳方空者以萬計臯至皆却行前迎建翠於孔蓋官屬甚盛當敏大駭乃解衣冠頓首流血臯目笑之有頃宴客殿上盛設食飲更為當敏賜僕妾之殮坐之堂下然亦龍胎麟脯非人世所有居十日當敏歸臯及賓客皆送之至洞門客吹尺八擊玉磬臯和而歌曰朝為雄兮莫

為雌天地終盡兮人生幾時歌畢忽然俱去當敏踐荆棘來歸過益公之門已為丘壠城郭人民殆非昔時遍羅源無木姓者益洪武之十二年也

晉安逸志

仙舟架壑

游三蓬者秦時人也少而孤與弟乞奴漁溪上日歌呼相和寒暑以三莎蔽體人謂之三蓬或憐之與以短褐數日亦棄去始皇帝二年停舟水口有一老父襁褓求渡三蓬兄弟以其老長揖而扣之老父曰日

神僊

日玉皇太姥宴郡仙於玄化洞天子能從我游乎三蓬兄弟相視而駭因跪曰幸甚老父遂令瞑目而坐但覺蓬蓬如飛食頃忽聞鶴唳竊視之則二舟已閣巖罅不復動矣於是玉皇太姥乃使謁者設虹橋從巖引入金闕闕內外鹵簿繽紛天樂迭奏殿上設龍旂芝蓋玉皇太姥南向坐若天神若真官羽士及老父等分班侍立陛下左右設霞幄雲茵二蓬兄弟及山下數百人以次奉謁禮畢賜宴幄下以尊卑次起上壽酒罷三蓬輩從虹橋下至家遂辟穀不復飲食漢昭帝時人有見之於武夷山中云

晉安逸志

仙女憐才

林鴻福清人也洪武時為將樂縣訓導歲辛酉十月

之望與客游玉華洞酒酣籍草而臥夢入涉徑行可
百步許見華表朱榜金書曰瑤華洞天因縱而入見
殿一所金碧煒煌制度闕麗兩觀迥絕而門扇閉不
可得入乃沉唘一絕云翠微臺殿濕紅雲五粒高松
寄鶴群銀鑰已扃苔蘚合不知何處遇茅君乃沿西
壩而行壩外有流水一帶夾呀植奇花美竹水極清
潔可鑿毛髮又多白石青蒲有一女奴青衣緝裳雙
鬟翠蛾據石磯而斡見鴻諦視輟斡拜曰子非林郎
耶妾之女郎待子久矣毋惜一往妾當爲子通刺鴻
驚愕唯唯女奴從一便門而入少頃出肅客鴻踵其

神仙

三

武而入路經後苑奇卉異木皆人世所無至怡神亭
西偏有天葩軒軒中碼礪石几一上有紫雲端研一
方兔毫二枝玄圭一笏宣和灑金箋數幅詩集一冊
題曰霞光集女奴曰子姑止此鴻乃拱俟須臾女奴
掖一女年可二八姿容端麗精彩炫耀向鴻再拜鴻
答拜已延坐於西席女坐東席女奴以白玉甌饋茶
茶罷鴻因前席請問姓字女子俛首良久乃曰妾之
嚴君瑤華洞主葆素真君董其姓處默其字妾乃第
三女小字芸香也嚴君階列地仙職司文衡凡文人
才子詩文佳者皆錄於霞光集以脩上帝觀覽妾嘗

閱是集見君之詩數十餘首至一鳥鏡天淨萬花潭
雨香與檄雨古壇暝禮星寒殿開之句尤爲嚴君所
稱賞是以知君之名頃者嚴君巡視武夷洞天未返
旣荷見遇願求佳作鴻謙讓殊久乃揮翰曰白玉仙
源隔紫霞人間有路入瑤華絳囊倘示餐霞訣長向
天壇掃落花女子覽詩笑曰佳則佳矣然子方以文
章宦達揚名於世辟谷之事請俟他時乃援筆而和
若不構思而詩立就曰天葩芳艷絢雲霞自媿才非
萼綠華待得塵緣收拾盡鳳笙同奏碧桃花鴻因其
有鳳笙同奏之句因戲之曰旣蒙接遇兼葭之質願

神仙

四

倚玉樹未審雅意何如女子正色曰妾與君雖有冥
合之數顧君塵凡未脫安足議此况詩發於性情而
止乎禮義君何侮之深耶鴻方媿謝忽聞鏡吹之音
聞者報曰真君歸矣女子辭謝而逝鴻返出戶猶墜
萬仞之淵而覺視向諸客猶枕籍未起翌日避客獨
游先迹履夢中所行之徑宛然如故但阻一潭深不
可測旁皆石壁巉巖莫攀潭中頽鯉數尾浮沉自若
鴻乃書詩一首投之於淵曰曾入瑤華洞裏來天葩
軒檻絕纖埃玉簫未奏青鸞曲山下碧桃空自開忽
有雙魚啣箋而入如炊黍久見蠟箋上浮有詩云天

葩小院敞銀屏鵲散天河逗客星欲識別來幽意苦
晚峰長想黛眉青鴻覽畢精神恍惚如失尋所得箋
乃一黃葉字亦隨滅快快而歸此後再尋前徑惟見
荆榛縱橫巨蟒當道不可得而前也 鳴盛集

市酤遇仙

福州安翁者以市酤爲業常有道人沽飲輒去不償
直翁亦不責久之道人來會翁曰良意久不酬今乞
偕行翁許之須臾至一山下草菴中叙賓主畢道人
曰有一道友此去甚近亦有仙術僕往邀請共君相
娛可乎翁喜諾道人遂去久不來翁且餒顧室中蕭

八神仙

五

然無供具惟破釜在壁下餘飯可升許仰視屋樑上
懸橘數顆壁上張畫梅一軸翁不勝餒取釜中飯食
訖道人適至曰道侶不遇無以爲歎不陋貧者可遂
留數日耳翁懇辭道人再三曰煩君遠臨無以相贈
柰何翁曰可掇壁間畫耳道人曰此吾道友之物柰
何與君君既相愛吾當榻之耳既覆之以手拭之宛
然如畫因題其上曰爲買東平酒一卮邇來相會話
仙機壺天有路容人到凡骨無緣化鶴飛莫道烟霞
愁縹緲好將家國認希夷可憐寂寞空歸去休向紅
塵說是非翁持此遂別迷道不知所向問野中人口

福州離此四日程矣翁始悟遇仙悵快而歸翁後以
壽終云 異林

劍仙再世

林紹用字向卿自號方壺年二十一登萬曆癸未進
士授湖廣茶陵知州以是年臘月履任越旬日之長
沙叅謁郡長行二十里至雲陽山之麓相傳是山爲
赤松故墟有七十一峰玉華秦人諸洞高聳秀拔乃
神仙窟宅也林忽下車引佩劍自刺喑喑有聲若有
人對語狀與人問其故曰頃有衣紅衣者邀我甚急
耳鼻歸官舍神色不亂遲兩日待其父至目乃瞋楚

八神仙

六

有道人尹法恢者常有神栖其身說人前生事蹟甚
悉召而問之尹曰州大夫仙骨也在呂仙門下學劍
術謫人間世二十一年今數盡當歸耳乃設箕禱之
有稱功曹使者先至曰州大夫非出守茶陵蓋托仙
踪于此爾約次日偕呂仙至至時箕舉云別却塵寰
返舊山神遊混沌有無間閒依翠栢聽鸞嘯坐倚青
松看鶴還黍米珠中窺鈔術紫霞光裡列仙班蓬萊
咫尺元如夢風雨陰陰泣劍還父問山中有何事又
云日乘黃鶴萬山遊朱榜金樞白玉樓翠壁雲深丹
氣熟絳炁月滿紫霞流玄都符籙銀箋爛洞府香烟

寶鼎浮塵世虛名應莫惜瓊芝瑤草萬年秋擲筆而去先是其母夢一仙持劍至家遂有娠產時甚艱澁旬始生身如凜雪無纖毫血濡幼穎異倍常未第時嘗召箕仙書一絕云黃金沙滌瑩生光跨馬逢羊姓字香風滿湘江花滿鄂卽時學得小張良林壬癸聯捷至赤松故墟而化神仙儼然先告之矣茶陵人祀林于雲陽山麓

竹窓雜錄

竹環爲証

查約初舉進士往謁龍虎山張真人適有道士自外來衣衫藍縷言詞高抗查甚厭之及坐位反在查右

神仙

七

愈不堪矣須臾出棗人各一枚獨查棄不取隨行侍者窃食之及道士去問張真人方知其爲純陽先生也查方悔曰此正吾之所願見者迺令侍兒往追之追里許方及道士曰汝主驕傲如是安得令終雖然位亦不小後當至福建布政使抵任三日索我于市可也因熟視侍兒曰女亦非仙骨遂以拳擊其背棗從口中墮出道士取棗竟去行數武失所在矣後查果仕至福建布政下車之日卽令遍尋道士呂姓者竟烏有至三日有丐者鬻方竹連環于市問其姓名不答有門子張榮進與查公子爲玩查見之悟曰純

陽且至我固無緣也越兩年盜者車細二踰獄出查遂遇害云

閩海異聞

石洞榴花

唐永泰中樵者藍超於福州東郊遇白鹿逐之渡水入石洞始極窄忽豁然有鷄犬人家主翁謂之曰吾避秦人也留卿可乎超云欲與親舊訣乃來遂與榴花一枝而出恍若夢中撫而尋之不知所在蔡襄詩洞裏花開無定期落紅曾見逐泉飛仙人應向青山口管却春風不與歸富沙魏萬詩江山巧秀入禪局四至仙源盡未真萬疊好峰侵碧落一條流水隔紅

神仙

八

塵澗邊鹿跡知何代洞口榴花鎮似春自恨聲名尚吞鎖無因長對洞中人

三山志

榕陰新檢卷八終

榕陰新檢卷九

閩徐 煥興公輯

歛吳洵美克符校

妖怪

雨錢致富

閩清賀恩里唐乾符中有池錫家天雨錢數萬夜夢人送二鐵鎖至旦果得錢致富後有白鶴盤旋庭下號其山曰朱頂林曰白鶴至今池氏子孫居之

志

亡魂栖箕

妖怪

林玠字廷珪候官雲程里人憲副玠之弟也天性孝友讀書一日即記為文下筆立就天順間與其弟塘先後皆領鄉薦赴京至鵝湖廷珪疾甚塘亟扶以歸及門而卒魂鬱未散聲若有聞形若有見寢坐器物或自動家人為之置灰布几設箕其箕隨運衮衮不休就視之則皆文與詩也其別父母云如今我已終天別何計能酌寸草心別兄弟云鴻鴈層雲憐隻影池塘芳草惜殘春本期接武青雲路何意身先入九泉別妻云寄言與汝無他故節義水霜不可虛別兒云幸吾尚有連枝樹莫道孤根無所終父母欲祭其

先則為之作祭文四方親朋來觀者皆有詩文序別

凡七十餘首 鶴汀私抄

孕婦產虎

閩縣有孕婦摘蔬園中虎踰垣攫取婦坐之婦驚怖神散良久家人共驅虎去婦稍甦後產一虎棄之再產一子虎首而人身又棄之三產人也而面目猶虎及長無他但多力耳 耳談

山鬼夜吟

鄭琰字翰卿夜泊白石頭全第允和沽酒共酌沙中時月色微明聞喃喃吟味來者琰曰月夜吟詩必非

妖怪

俗客可呼借飲起視四向寂寞無人頃復有剝啄聲

數步許隱隱云骨在江頭枕碧流閨中猶憶別離愁可憐沙際黃昏月長伴孤魂泣野秋為之毛髮俱竦

三奠江干 草澤篇

榕樹作怪

陳朝錠閩縣人以舉人守岷州萬曆甲申秋儒學訓導吳日昌次子年十七未娶方參舍讀書夜有一少婦來與之狎有似夢魘昏昏然痰作垂斃者數次其父令其入宿內室妖復追隨日方夕即拋沙石或響屋瓦或屋下虛空擲人頭面吳迺夜仗劍逐之見有

物狀矮而黑窠入院中水缸內因提劍擊缸碎之化為火色青熒復將劍斫之火細分星星而走吳始令其子夜與同臥又來迷魘吳聞其子噉叫呼之醒則云來擊其背他夜又云咬其頸視之果有二齒痕又書于几上索猪首吳亦依具以賽之而拋擲迷魘如故人以告陳陳謂邪祟行妖往往有之但未敢于學宮聖棲之所且密遷城隍豈容縱肆若此遂潔誠為文禱于城隍後夜吳生臥即恍惚見之來自云吾居此六十二年未得出見塵凡今得遇子三生有幸仍求與之狎覆魘吳生以口翕取其氣氣勃勃上升有

妖怪

三

聲父呼之醒自云抱彼在此其父覓燈視之又云只得一片衣視其把握中一榕葉也吳以告陳陳詢其書舍面城舖咫尺有古榕樹雖不高大而盤旋糾結于磚石之內植根甚深殆數百年廼命人撤其舖縱斧盡落其柯葉適因驟雨中輟夜間復夢是妖身無外裳道剝我衣壞我屋我命亦只數日盡矣陳聞之益令人掘其地拔其本頗有漬血由是寸拆其根舉以赴城隍神祠而焚之至旦無餘燼焉其怪遂絕除

妖記

談追還魂

候官黃氏女十一娘立蔗下觀人往來一日走入曰官追我還房即暴心痛死經日復生曰追我者與我俱行數十里忽有恐色曰吾所追廼王十一娘誤喚汝今見大王但稱王氏若寔言當插殺汝我強應之至官府見三人跽足而坐中坐者廼我父也望我來即悲軒問曰汝何為來此曰正當簾內為人追至及中途則言當追王十一娘而誤追我且戒我不得言父還坐謂東向者曰所追王氏今誤矣曰公何以知之曰此吾女也東向者即命吏閱簿頷曰果誤矣又笑曰王法無親今日却有親皆大笑廼放還

妖怪

四

夷堅志

狐哺孤兒

晉胡商本長樂鄭梅之子其母婢也姓張氏婉麗善舞又喜聲詩梅絕嬖之及梅死主母聞張幸有娠妬之危殺張者屢矣張逃之七巖山中其夜生子商後二日主母之子使人求張張惶急告求者曰予我兒棄之求者許諾張廼齧指血書帛棄兒山中其詞曰結髮事君子隆寵充下陳君命既操絕人魂將何親賤妾罪當極兒子生不辰出腹南再昔棄捐荆與榛一步一反顧五內為摧崩關殺委楚澤后稷生寒水天命倘不絕虎鳥成慈仁其後張氏賣為會稽賈人

婦是時七巖山中有老狐能變形為麗人行于山徑見棄兒哀而乳之居四五歲建康人商景見之因託為寡婦請寄棄兒于景謂景曰善藏兒帛書言訖復故形而去景遂携入建康名之曰小乙冒姓商氏教之讀書習京氏易公羊春秋既長每見帛書輒哭不絕聲太和六年景為相溫禪將所殺商流涕曰嗟夫身親為人長養之而不與其難然是者人頭而畜鳴耳我必為報仇迺挾匕首偽為言事者直入轅門刺殺之左右大亂復擊殺數十人因自刺佯死夜從狗竇中出更名姓曰胡商亡入河間而歌其帛書詩乞

妖怪

五

于市聞者無不流涕初張氏從賈人之會稽轉數家至河間以歌舞得幸于富人吳翁適過聞之大駭召商問其言其故因出帛書張氏持之而泣商亦伏地泣不自勝一市皆泣遂與母言于吳翁同歸閩中後至七巖山求老狐不得於是環山拜之竟以胡為姓每伏臘并祀老狐商景

晉安逸志

妖鼠味詩

成化二年長樂人陳豐獨坐山坐梁上二鼠相鬪忽墜俄化為二老翁長可五六寸對坐劇飲聲如小兒既而有二女子歌舞勸酌其歌詞曰天地小如喉紅

輪自吞吐多少世間人都被紅輪誤又歌曰去去去此中不是留儂處儂住三十三天天外天玉皇為儂養男女酒既闌迺合為一大鼠向士人作拱揖狀而去

晉安逸志

鬼國返生

福清海商楊氏父子三人同溺于大洋共附一木遂漂墜鬼國中烟火聚落悉如人世但其人形軀枯悴生理窮窶每一相報云去某州某縣赴法會則各有喜色往往盡室以行大率醉歸挾餘饌分餉三楊賴以克饑或數日不食捋腹竟夕居數年不堪鬼氣薰

妖怪

六

蒸父兄皆死唯幼子存一日見飛符使者從天而下訪問此子眾鬼謀曰使去則不可若不去又已有他姓名將奈之何或曰令隨隊而行亦可戒楊瞋目勿開既登途耳畔聞風雨波濤之聲甚厲良久脚履平地見僧振鈴呪食眾合掌盡入引楊生蔽身大水之上時持食物出餽忽鈴响群誦大悲呪楊少時能之一聽其聲便隨口持諷鬼不復親會散楊徬徨到曉往來見者指為猿猱下樹與人說本末始認夜來法席正其家也楊氏一門且疑且畏妻亦不敢相認經日驗其無他方悲泣存問積久漸復人色越歲乃

如初 夷堅志

白鷄顯跡

白鷄小姐者古麻刺國王哇來頓本之女其前生哈烈人也名阿罕得兒哈烈人既重拜天而阿罕得兒歌喜浮屠之說得其書常習誦讀之以其國及旁近諸部落莫足與發明者迺西入天竺臨兒迦毗羅衛諸國皆無所遇久之至于闐待渡烏玉河有胡僧長丈餘大十圍履水如平地亂流而濟阿罕得兒大駭殆非人也因長跪請得奴事之胡僧曰諾即與之結言約於是天厨從空而下為此二人具食食已忽然

妖怪

七

不見居有間胡僧亦知阿罕得兒非常人也迺呼與語曰若利根也吾非若師吾為若見獨眉師獨眉師者居葱嶺絕處生一眉介於兩目之間其長有尺得佛正法吾不若非世之所聞也於是遂隨從入山行十餘日山中空無人獨一僧按白狼瞋目坐松下客至削松葉酌流泉啖之於是阿罕得兒遂留不去卒為弟子元至正間于闐國王聞有獨眉師也使人強召之師不得已遣阿罕得兒謝王既至見王貴盛心悅之辭而歸師曰嗟夫子幾得道為有外心今生王宮矣奈何雖然吾終度子其得阿罕得兒示寂指

古麻刺國生王後宮為王哇來頓本女獨眉師數阿罕得日以至古麻刺國之十年亦合掌而逝以從適王後宮鷄且鷄遂為白鷄子王女見而憐愛之國朝未樂間王哇來頓本率其妻子詣闕內屬未幾病死女獨與白鷄居鷄忽人語曰阿罕得兒頗憶葱嶺周旋乎女大悟曰嗟泣涕交橫下因脫簪珥叩頭求識悔鷄迺說偈曰有種因有果因果種還生無種亦無果菩提亦不萌女即拜別其母右手持鷄而化立三日不僵閩人異之號曰白鷄小姐歲歲奉祠不絕

安逸志

妖怪

八

寶劍成精

王華柴周時閩縣人慕張華之為人故名華家累巨萬性耽奇喜事適世亂民貧凡人家有書畫古器無不以貲致之間有不可致者至忘寢食殫思慮繼之以泣必得迺已嘗從一奴宿於蓮花峰塚舍奴往隔村沽酒未返忽聞扣門聲急華自起開門見一鬼三頭六角藍面赤髮目若電光華笑曰鬼頭何多鬼曰未若先生心多華了無惧意因與握手登堂談往昔事鑿鑿可聽華乘間詢其姓名鬼但吟詩曰身是雲臺第一功橫行海內兩雌雄却嫌文叔無英武血染

滹沱江未紅因自請於華曰身是楚人漢光武時爲破姦將軍與婦莫氏助帝取天下大小凡數百戰吾夫婦未嘗不在行間及天下既定遂與客渡江南展轉流落於此常欲擇主而事無可吾意者竊聞先生好古是以莫夜求謁今見先生膽畧真吾主也請得終身事之華曰幸甚遂與全宿比曉迺一寶劍耿耿有光驗之于將也始知破姦將軍之意莫氏者莫邪也華大喜出入常佩之一日入山有虎當道劍飛斬之及華死劍在匣中作牛吼者經日有頃雷雨大作化爲龍去

晉安逸志

妖怪

九

金鎖風濤

無諸時殿前金牛爲祟後帶鎖犇入郡南江中往來舟航多爲覆溺晉康帝時有漁者垂釣得金鎖引鎖盡見金牛急挽至所俄而鎖絕猶得數尺有司以聞詔立廟江滸舟行者必薦以酒肴唐光啓中靈雲勤禪師過此未嘗致禮舟至中流風濤拜天黃頭大恐師推蓬叱之曰業畜不思解脫溝中住得幾時語畢風濤應聲而定及抵所有一衣褐老父迎船長跪五體投地求師超度師爲說十二因緣并說無生法有頃再拜禮謝而去曰我本金牛之精蒙師說法令生

忉利天矣自是神遂無靈廟亦頽廢

晉安逸志

鄭鬼小娘

福州黃閭人劉稅監之子秀才取鄭明仲司業孫女涓熈初女卒越三月葬於鄭氏先壙之旁旣拵壙劉生邀送客飲于庵中忽一蝶大可三寸飛舞盤旋於左右劉異之戲言得非吾妻乎倘冥途有知當集吾掌上蝶應聲下集於右手間移刻迺去遺二卵坐客爭起觀劉呼一婦使藏之且嘆且泣少頃一婢來舉止聲音全類鄭氏衆初以爲狂至晚還家亟發鄭篋取冠裳釵鈿被服如所素有仍歷數其夫某事爲非

妖怪

十

是其妾有何過某僕有何失皆的的不誣夜則登主榻如鄭生時明旦區理家事爲檢校庄租簿書尤力親黨目爲鬼小娘其父益田僕也常來眎女女不復待以父禮呼罵之曰汝去年負穀若干斛何爲不償令他僕執而撻之如是五年劉生卒婢即時洗然如舊詢所見皆莫知

夷堅志

妖麟惑人

唐僖宗福清黃蘗山有巨麟爲祟邑人劉孫禮妹三娘姿色妖艷麟攝入洞中爲妻孫禮不勝忿恚誓必死之遂棄家遠遊得遇異人授以驅雷秘法歸與麟

闕是時其妹已生十一子孫禮殺其八妹奔出再拜為麟請命孫禮廼止其後三子為神曰九使十使十一使閩中往往立廟祀之然他麟為崇者每託三子之名淫人婦女所與淫者得見其形儼然羨好少年其家人及隣里但聞虛空言語驩笑醉飲一如生人淫者之家隨意所欲無不立致少忤之則罄其所有或遇劫或火其居或擊其人國朝候官縣高益山亦有一麟山下有齊姓百餘口世受其毒凡娶婦者合盞之夕壻必他宿以讓之次夕廼敢成婚嘉靖初有一婦先知此事廼令人禱於九使廟密懷利刃以往

妖怪

十一

比至其家果見白衣少年入室隨有金甲人追逐婦遂避刺之少年失聲而走明日有麟死于山中其怪遂絕

晉安逸志

永福猴王

永福能仁寺護山林神廼生縛獼猴以泥裹塑謂之猴王歲月滋久遂為居民妖崇寺當福泉南劍興化四郡界村俗怖聞其名遭之者初作大寒熱漸病狂不食緣籬竹木自投於地往往致死小兒被害尤甚於是祀者益眾祭血未嘗一日乾也祭之不痊則召巫覡乘夜至寺前鳴鑼吹角目曰取攝寺眾聞之亦

撞鐘擊鼓與相應言助神戰邪習已日甚莫之或解長老宗演聞而嘆曰汝可謂至苦其殺汝者既受報而汝橫淫及平人積業轉深何時可脫為誦梵語大悲咒資度之是夜獨坐見婦人之身猴足血污左腋下旁一小猴腰間鐵索繫兩手抱女再拜于前曰弟子猴王也久抱沈寃之痛今賴法力得解脫生天故來致謝復乞解小猴索演從之且說偈曰猴王久受幽沈苦法力冥資得上天須信自心原是佛靈光洞耀照無邊聽偈已又拜而隱明日啓其堂施鎖三重益項年曾為巫者射中腋以是常深閉猴負小女如

妖怪

十一

所觀廼碎之并部從三十餘軀亦皆烏鳶鷓鴣之類所為也投之溪流其怪遂絕

夷堅志

吳嶼夜談

成化間候官有吳師禹者名洪鏗之子也結屋吳嶼江滸遶屋植奇花異卉讀書其間每月夜必棹小舟載酒遍飲漁翁既醉各泛舟來往謳唱相和以此為常嘉靖辛酉禹故已久士人張君壽以秋試見黜鬱鬱不樂廼買舟浪遊恣其所之八月十四夜皎月澄空泊舟吳嶼江心忽見上流一舟如雀獨一老翁盪漿浩歌曰郎提密網截江圍妾把長竿守釣磯滿載

魴魚都換酒輕烟細雨又空歸又歌曰蓼香月白醒時稀潮去潮來自不知除却醉眠無一事東西南北任風吹君壽異之因刺舟與語翁曰我是吳師禹察君之色得非失意於棘院者吾家去此不遠請得爲旦夕之驩可乎君壽素不聞有師禹亦不知其已死遂與方舟入其家但見門臨碧水屋遶綠陰坐中羅列經史數百餘卷一童子年可十五六請茶已具蔬笋爲餉酒數行君壽請曰適聞佳味風致絕群旣荷晉接敢求一篇爲贈師禹欣然卽揮羅紋箋一幅其詩曰世路無媒君莫悲開欄看取牡丹枝姚黃魏紫俱零落能得春風有幾時君壽再拜稱謝致之几上夜旣闌遂與共寢旦日睡覺迺在叢莽中石上詩箋猶存觸手成灰晉安逸志

蠱毒殺人

淳熙二年古田林紹先母黃氏患蠱毒絕人謂若中蠱但燒患者耀之且自言黃氏遂言某年日時黃谷妻賴氏置毒食我所事之神今尚在其厨中紹先集告都保入谷家厨中得銀珂領子及五色線玦环小木棋子兩面書五順五逆四字盛以七孔針盒兩裹各五十而十一無眼皆非人家恒用物也官捕訊鞠

急則佯死釋之復生類有鬼神持之下主簿余靖窮治靖恐其以鬼物遁急繫庭下礪及斷其首府帥上狀提刑謝公師稷躬蒞其家詰之少頃一蜈蚣甚巨從穴中出謝曰此明證也逮賴氏訊鞠獄具論死所請順逆棋子者行蠱之日用以卜者也順則客當之逆則家人當之針以眼承毒旣用則錠斷其眼盒所殺十一人矣凡蠱喜食錦錦不多得則五色線代之銀珂領者將分毒他家則故棄之見者利而拾去鬼物憑之矣毒入腹輒胎久之食人五臟死則七孔出虫千萬數魂爲祟攝則爲鬼服役于其家云夷堅志

異政牒蛇

長樂陳祖洪武初以明經薦授新繁丞有老嫗孫爲蛇所吞哭于途祖牒城隍刻日捕蛇至期果有群蛇集廳下祖曰無罪者去獨一大蛇不去若伏罪狀劔斬之邑人以爲神後擢光山令群譚采餘

飛稻化虫

萬曆九年秋寧德鄉稻穀乘風飛上蔽天人望之一陣一墜若牛馬虎豹之類或飛挂木杪攀視之俱化爲虫群譚采餘

湖石自行

林運使應雷家有太湖石一片高可丈餘畜之累年
偶一日公坐庭下石忽自行越數丈許是夕公率諸
子欲碎之其姪刑部郎有臺見之曰吾山亭弘敞所
少者此物耳幸以相遺遂令人舁去置之亭中踰一
年先生與夫人共坐方談前事之異言未竟石復行
自西而東先生叱曰能自東而西乎石應聲復西先
生不懌未數日卒後遂搥碎其中流血數升益有鬼
物憑之也 竹窓雜錄

野鬼能醫

閩縣井樓門外一農家婦頗有姿容偶夜坐見美少

妖怪

十五

年來過獨婦見之家人弗覩也至輒與諧枕席懽時
語婦曰若幸無恐吾號春臺與若有夙世緣非禍若
者久之隣里亦不之訝每社集博飲必邀春臺春臺
輸錢共食儼如生者第形隱耳復善岐黃術鄉人有
病常召致之婦亦偕往投劑胗脉不異人世所治皆
愈村民忘其為怪也居數歲忽謂婦吾與若緣盡於
今日某都某里某姓者有婦新寡吾昨往誚之頗有
相從意咄咄春臺不能不舍舊而畚新矣言已寂然

閩海異聞

怪猿乞印

寧德陳驪山褒初舉孝廉赴南宮試道過德州有怪
猴專憑村婦為言人未來事無弗驗陳聞而造焉方
入門怪即喜曰寧德陳驪山來也因語婦家陳君遠
道相從無以為供可速取楓亭荔支來須臾而荔支
至食之不異閩產時益十二月也臨行謂曰公明春
登第仕至江西巡按赴任之日幸取道過我有小事
欲相煩耳及直指命下陳復往訪之怪曰某雖妖邪
然能預知禍福使人識趨避是未必非有利於世者
但居此中久山神土主遙遙相侵吾甚患之若得張
真人玉印一道可保無虞矣遂出白綾帕一方陳曰

妖怪

十六

此固不難吾當力任及至府中真人一見謂曰使君
正人何為妖氣甚盛若此陳曰某所以來者老母晚
年暮夜輒生驚恐欲求玉印以驅邪耳所云妖氣得
無拒人已甚乎因出帕于袖中真人持帕笑曰使君
幸無相誑此豈太夫人物邪迺千歲老猴皮耳此畜
神通廣大得吾玉印即上帝亦無如之何吾將治之
陳迺以寔告因為之祈免再三真人曰使君第坐不
久當來矣頃之見一老猴自縛於墀下大呼曰驪山
害我呼未竟忽霹靂一聲遂震死焉 閩海異聞

女鬼邀賓

閩縣竹嶼村秀才鄧某者以月朔赴聖廟行香時天色未明嚴城未啓散步林麓見路旁土屋一區有女明妝張燈孤坐秀才從門隙窺窺女即開門延之入室秀才欣然坐定命酒所設有魚肉燒餅之類食竟遂與狎備極歡暢頃之天明城啓隨行僮僕忽失主者所在意其歸矣及尋至家相與大駭廼分道覓之忽于城隅殯宮中見衣角微露視之則秀才方熟寢棺上大呼半餉始醒訪問居民知爲獅橋下官氏女未嫁而死者秀才因詰其父備言交感之由且云所食何物歷歷可據始悟夜來所飲食者皆官氏之所

妖怪

十七

以祭其女者也後女家舉其柩火葬之惟不復作

閩

海異聞

大覘殺人

成化十三年福建長樂縣平地起一山度之高二丈餘橫廣八尺山旁一池忽生大覘民取食之味甚美乃爭取食不數日患痢死者千餘人

菽園雜記

古墓寶氣

昔有波斯人來閩相古墓有寶氣乃謁墓隣以錢數萬市之墓隣不與波斯曰汝無庸爾也此墓已無主五百年矣墓隣始受錢波斯發之見棺衾肌肉潰盡

惟心堅如石錮開視之見佳山水青碧如畫傍有一女靚妝憑欄凝睇蓋此女有愛山水癖朝夕吐吞清氣故能融結如此

宋濂文集

遇鬼能和詩

謝翱遇鬼詩云斜月照人今夜夢落花啼鳥去年春鬼云愁態上眉凝淺綠淚痕侵臉滿殘紅

宣室志

榕陰新檢卷九終

妖怪

十八

榕陰新檢卷十

閩徐 煥與公輯

歛吳洵美克符校

靈異

古廟神書

延平府城東有唐招討使湖南觀察司李係之廟係
忠武王李晟之曾孫有捍禦大功民戴而祀之建炎
紹興間屢加封號今廟前勅封碑文七通俱存嘉靖
間福清有林某者乙酉鄉薦林尚義之父也商于湖
南將治裝歸偶有人衣冠脩楚謁林告曰有家信一

靈異

封煩君帶至延平府城東問有李姓者付之且囑曰
左隣某右隣某便是林信而受之歸至延津忽憶前
事遂持書入城東遍詢無李姓者林乃舉左右隣姓
名詢之果有其人但左右之間為李招討廟遂入廟
焚香禮拜送書還神眾駭異之乃發其緘封中有一
紙長二尺餘有字詰曲牽連非篆非草計數百言無
一識者始知其為神筆也廟官珍藏之裝成一卷不
輕示人有求觀者必禱于神許而后出余于己亥年
客劍浦聞其事與四明李之文告之神始得觀焉歸
而記之 竹窓雜錄

顯靈疾難

葉朝榮福清人官至廣西養利知州中年得奇病三
年不寐遍訪名醫弗効忽見一人星冠道服自空而
下告君何病服越鞠丸愈矣遂條然去舉以詢醫醫
曰方誠有之但無奇耳遂合一劑服之即成寐再服
則通宵安寢三日起矣更十年讀書三山忽一夜
神復至語曰君尚留 旬急歸避倭因五鼓就道疾
走二百里明發即欲挈家避之家人弗信也以告鄉
人鄉人咸謂之駭不得已留二日竟挈家止于東城
未十日倭以風便突至鄉人不及避誅殺慘毒至有

靈異

一門無唯類者數載倭平與家人浮海歸故居神復
來嘗難適待友人附舟未解纜而前舟先發者不數
里颶風大作舟覆莖魚腹矣然竟不知何神也 雲山
葉氏譜

神鐘出沒

福寧州文殊院鐘唐廣明中黃巢欲取以烹牛鐘忽
飛入龍潭潭塞復移六嶼江每晦冥則與江瀾出沒
鏗然有聲咸寧十三年眾出競迎屹然不動惟雙巖
寺僧一舉手而得焉元符三年長溪尉馮躬行有記
後移縣治龜湖寺至我正德十五年移於譙樓 鶴江

私抄

孝子遇神

羅源紫霄巖有二女神號石真妃靈顯頗著永樂初出海軍張元誨等戴星過嶺遇簪二乘侍女數輩執燭籠前導元誨等疑為于歸之婦弛擔候之忽然不見知為二妃叩謝而過二妃者羅源徐公里石氏女也姊曰月華妹曰雪英皆有姿色涉書史五季末處州青巾賊作亂二女被擄義不受辱相繼投河死宋時林孝子憇孫入山採樵遇二女明妝儼然肅入其家延茶久之吟咏閑雅月華有百尺潺湲探禹穴寸

靈異

三

心皎潔付陶泓雪英有肉芝勝比蓮花鮮甘露何如竹葉濃之句謂憇孫曰吾石氏女遭難而死上帝憫吾貞烈勅吾為火部曜靈真妃吾妹為水部風毒真妃封此巖為紫霄巖命吾主之俗呼曰石八娘巖是也君以孝聞今雖貧不久當貴已而相別送還憇孫回望無復入宇矣

涉異志

醫官大王

靈溝廟在府城南釣龍臺之西名下鄭洋其地舊有洪溝元至正間溪水泛溢忽一木像乘浮槎隨潮往來溝中者數日鄉人異之乃登於巨石上是夜鄉之

父老咸夢一緋衣神人謂之曰吾素習黃岐之術濟人為多今當廟食茲土汝等若能祀我吾當福汝翊日各言其所夢無不合者遂即其處立廟鄉民凡有疾病瘡瘍請其香燼服之立愈因號曰靈溝醫官大王

八閩通志

鰲精受封

男子曾甲世居閩縣金鰲峰下灌園為業園中有破祠其神嘗栖箕自稱兄弟二人南唐徐知誥之弟知誥知詳也晉開運二年幸師入閩秋毫無犯閩人祀我于此自是書符療病驗若影嚮未樂間成祖皇帝

靈異

四

北征弗豫詔曾甲入侍運箕有驗遂封知證清微洞玄真人知詳弘靜高明真人勅有司建廟金鰲峰下歲遣龍虎山張真人齋賜衣袍久之張弗堪其役致命畢按劍坐殿上召之須臾二金鰲自帳中出蒲伏於前張叱之曰何等小畜敢煩乃翁明歲復來當斬汝矣先是每歲賜袍明日二真人親至雲頭謝恩至是奏免張真人但遣官而已

晉安逸志

普安除妖

鄭一觀者隆慶時福清農家也雅好持齋誦經凡桑門之徒過者無不留宿罄家所有資其衣糧先是有

一少年不知何自而來挾數百金占籍於隣村容貌清雋器度溫雅一觀因許以女招之入贅其日適有道士求宿一觀以婚辭強之乃許跌坐中堂手結普安印凝然不動須臾婿至鼓樂沸天燈光載道及入門見道士一時俱沒道士叱之曰畜生來前復汝故形赦汝死罪婿即化為老猴伏地乞命道士勅遣之一觀大驚拜請何居道士手指前山化為電光而去明日尋其跡得廢寺故基叢莽中有普安佛像儼然夜來道士也 晉安逸志

籤詩靈應

靈異

五

嘉靖乙酉順天府庠生高澄與其友周應龍王仲錦高進應試於通州與游天妃廟見有跪而祈籤者周曰吾將決吾儕科名俟其籤出桶中遂紵其臂而奪觀乃第十六籤也其籤詩曰久困鷄窠下於今始一鳴不過三月內虎榜看聯名是秋澄等四人皆捷九月初旬往謝之又祈籤下來春之事其籤詩曰開花雖共日結果自殊時寄語乘槎客危當為汝持至嘉靖己丑澄與王高二人俱登進士王仲錦除知州高進除知縣而高澄則除行人獨周應龍不第以舉人選太原通判踰年澄同給事中陳侃有使琉球之命

癸巳歲夏六月至閩渡海之時颶風大作桅折柁壞俄有紅光燭舟果免覆溺益有神助是其應也 鶴江

佛自刻像

宋寶慶二年有合抱樟木長二丈許浮於永福石壁溪口經年不去鄉人黃姓者異之取至其家議欲雕長眉老佛二像適有游僧自言精於雕刻遂昇木樓中令去其椽但多具餅果以給朝夕既十餘日樓上寂然登樓視之餅果具在僧已不見二像雕刻精好非人工可及黃乃以其一送妙峰寺一送方廣巖元

靈異

六

初候官陳億翁先生有題方廣巖老佛自製詩云青蓮非妄亦非真自刻旃檀度世人昨日龍山親接待祖師面目本無形國朝正德間僧徒散逸法相剝落萬曆己丑道人郭清昏夜登巖見一老僧前懸一燈跌坐誦經清至命童子汲龍頭水烹石花茶以進味甘美清告以饑復命童子進蒸胡數枚因語清曰貧僧居此有多年矣近為頑徒破壞遂致狼籍明年有檀越至巖當復興清參請玄機僧揮塵高談如翻河水頃之天漸昏爽遂不復語清諦視之乃老佛木像旁侍兩童子而已清大驚下巖累月不饑口中常有

香氣明年余與林應起陳价夫僧真潮來游乃謀興復莊嚴佛像重建僧房云

晉安逸志

變虎食人

南陽張逢貞元末薄遊嶺表行次福州橫山舖時日將暮山色鮮媚逢策杖尋勝不覺極遠忽有一段細草碧藹可愛其旁有一小樹遂脫衣掛樹投身草上左右翻轉酣睡其身已成虎也一躍而起越山超壑其疾如電夜久頗饑因旁村落徐行犬疑駒犢無所取意中恍惚自謂當得福州鄭錄事乃旁道潛伏未幾有人自南行乃候吏迎鄭者見人問曰福州鄭錄

六靈異

七

事計程當宿前店俄而鄭到導從甚衆逢銜之上山時天未曙人雖多莫敢逐遂得恣食之既而行於山林孑然無侶乃忽思曰我本人也何樂爲虎盍求初化之地而復焉乃步步尋求日暮方到其所衣服猶掛樹上依然翻復轉身於其草上意足而起卽復人形矣於是衣策杖而歸其僕夫驚喜問從何來逢給之曰偶尋山泉到一院共談釋教不覺移時僕夫曰今日側近有虎食鄭錄事且喜平安逢遂行元和六年旅次淮陽館吏宴客有爲令者曰巡若至各言已之奇事不奇者罰巡逢言橫山事末座有進士鄭

遐者鄭糺之子怒目持刀將殺逢言復父讐衆共隔之遐怒不已遂入白郡將于是途遐南行勅津吏勿渡使逢西邁改名避之

續玄怪錄

寄女斬蛇

閩中有庸嶺高數十里其下隰中有大蛇長七八丈圍一丈常俱東冶都尉及屬城長吏多有死者祭以牛羊始不及禍或與人夢或喻巫祝欲得敢童女年十二三者都尉令長患之共求人家婢子兼有罪家女養之至八月朝祭送蛇穴口蛇輒夜出吞之累年如此前後已用九女一歲將祀之募索未得鄉民李

八靈異

八

誕家小女名寄應募欲行父母不聽寄曰父母毋相留今惟生六女無有一男旣不能奉養又費衣食不如賣寄之身得錢以供父母豈不善乎父母終不能禁乃請好劍及咋蛇犬以行至期詣廟中坐懷劍將犬先作數石米糞密置穴口蛇夜出頭大如困目如二尺鏡聞養香氣先噉食之寄便放犬犬就嚙咋寄從後斫蛇因踊出至庭而死寄入視穴得其九女髑髏悉舉出咤言曰汝曹怯弱爲蛇所食甚可哀愍於是寄乃緩步而歸越王聞之聘爲后焉

法苑珠林

臨安金穴

福州王生者來臨安省其兄止宿六和塔下次蚤起行大雨如注山水湧出見空穴中推出金牌六面拾而懷之窺見穴中堆積金銀無數急以土石窒穴口誌其處奔告其兄將欲取之日暮往訪竟無踪跡仍宿塔下夜夢金甲神人怒而呵之曰荷君封我金穴已捐金牌六面酬之矣安得復生覩覩其人驚覺而去 西湖志

王廟蜂蛇

武烈英護鎮閩王廟福州釣龍臺山之西廟有左右二王相傳王二將也不顯姓氏英靈間發惠祐一方

靈異

九

土人世事之熙寧中閩兵出戍熙河二王現雲端大戰獲捷政和間復戍桂府征蠻之際二王復現降大電飛黃蜂以退蠻兵宣和二年浙寇竊發連陷數郡將及境俞提刑向自建安領兵南下黃蜂數萬隨舟蔽江居民咸謂神兵之助境內帖然迺五月大新祠宇建楹之日有青紅二小蛇蜿蜒香几間及上梁又見其兩端舉首北向六月以儀曹陳璉奉二王像入廟二蛇又見七月廟成俞公向臨奠前夕夢有神人青色謝以遷祠者祀事畢青蛇忽現左王前神色如所夢瞻嘆久之禱右王曰願賜臨降尋亦現邦人信

敬益篤州以其實聞于朝十一月勅賜廟號武濟六年進封二王左靈應侯右顯應侯 三山志

螺女炊爨

謝端侯官人少喪父母年十七八恭謹自守夜臥早起躬畊力作偶得一大螺如三升壺以為異物取歸貯甕中畜之十餘日端每早至暮還見戶中有熟飯湯火如有人為者數日如此端往謝隣人隣人皆曰吾初不為是何見謝也每日不止後更實問鄰人笑曰卿自取婦密著室中炊爨而言吾為汝炊耶端心疑乃以鷄鳴出去平旦潛歸窺窺見一少女從甕中

靈異

十

出至竈下燃火端便徑造甕所視螺見女問之曰新婦從何所來而相為炊女惶惑欲還甕中不能得答曰我天漢中白水素女也天帝憐卿少孤恭慎自守使我相為炊烹十年之中使卿居富得婦自當還去卿無故竊相窺伺吾形已見不宜復留端請留終不肯時天忽風雨翕然而去端為立神座祭祀後端仕至今長云 仙史類編

花神托夢

鄭翰卿客西寧侯邸第晝寢夢一黃衣少年邀至左廡下綺席已備遂與共飲少焉呼一麗人至靚妝宛

轉容色絕代少年者曰高賢邂逅不容寂寂遂自起舞蹁躑悠揚歌春遊之曲曰芳草多情王孫未歸遲我良朋東風吹衣次及麗人作迎風之舞歌春愁之曲曰老鶯巧婦送春愁幾度留春更不留昨日漫天吹柳絮玉人從此懶登樓鄭正歡適少年者曰文差校尉來矣只見一人綠袍危冠闊視高步踉蹌至前遂罷席而寤起視庭中牡丹一花映日婉媚一黃蝶翩翩未去乃花神與少年耳綠葉上一螳螂長二寸許則文差校尉也其年西寧薨逝

蝸牛聽經

靈異

十一

莊元美福寧人嘗夢到陰府吏命誦度人經謂之曰汝生前陀羅天既覺朝夕受持不息每誦經有五色蝸牛數百集堂前花木之上若諦聽者翌日復然自是不食烟火劍畫斗文呪除疾癘全活甚眾乾道六年冬風雪晦冥家人聞戶外有聲燭之見五色鳥羽大如掌高六尺許文彩爛然元美嘆曰雙鳳適至示吾行期遂書偈而化焉

福寧志

犢逸街刀

永泰俗嗜屠牛徐確為尉時禁止嚴甚會令之子病思啗牛心屠者不得已市一犢且將鼓刀犢逸啣刀

徑趨尉治確適在縣廳犢亦走庭下確驗問為治屠者送承天寺為長生牛提點刑獄祖無頗刻石記其事

壺山集

無縫島船

紹興二十年七月福州甘棠港有舟從東南漂來載三男子一婦人沉檀香數千斤其一男子本福州人也家在南臺向入海失舟偶值一木浮行得至大島上素喜吹笛常寘腰間島人引見其主夙好音樂見笛大喜留而飲食之與屋以居後又妻以女在彼十三年言語不通莫知何國而島中人似知為中國人者忽見其舟約同行經兩月乃得達此岨甘棠寨巡檢以為透漏海舶遣人護至閩縣縣宰丘鐸文昭往視之其舟剝巨木所為更無縫罅獨開一竅出入內有小牕闊三寸許云女所居也二男子皆其兄以布蔽形一帶束髮跣足與之酒則跪坐以手據地如拜者一飲而盡女子齒白如雪眉目亦踈秀但色差黑耳予時以郡博士被檄考試臨漳欲俟歸日細問之既而縣以送泉州提舶司未及見守亦終更罷去至今為恨云

靈異

十一

夷堅志

三山福地

元自實山東人也家頗豐殖同里有繆君者官閩中
缺少路費於自實處借銀二百兩自實與之厚不問
文券如數貸之至正末山東大亂自實爲盜所劫家
計一空時陳有定據福建七閩粗安自實乃挈妻孥
趨福州將訪繆君而投託焉至則繆君果在有定幕
下當權用事門戶赫奕自實未敢遽見乃於城中僦
屋安頓妻孥然後往適值繆出拜於馬首初似不相
識及叙姓名始驚謝延之入室待以賓禮動問良久
一茶而罷明日再往酒果三杯而已初不言借銀之
事自實不得已明日復往繆君遽言曰向者承借路

靈異

十三

費豈敢辜恩望以文券付還卽當酬納自實悚然曰
與君同里深密承命周急元無文券今日何爲出此
言也繆君正色曰文券誠有但恐君失之耳然某不
較惟望寬其程限使得致力焉自實唯唯而出半月
之後再登其門惟接以溫言終無一錢之惠展轉推
託遂及半年歲且逼矣自實窮居無賴妻子饑寒囊
乏瓶罄抑鬱不堪一日將晚投于三神山下八角井
中其中水忽自開兩岫皆石壁自實捫壁而行將數
百步壁盡出一豁口則天地明朗日月照臨別一世
界也見大宮殿榜曰三山福地自實瞻仰而入徘徊

四顧間無人蹤惟鍾磬之聲隱隱雲外饑餒殊甚行
不能前因因臥石壇之側忽一道士呼之起問曰翰
林舊識旅遊滋味薄乎自實拱而對曰旅遊滋味則
盡是矣翰林之稱一何誤乎道士曰子不憶草西蕃
詔於興聖殿側乎自實曰某山東鄙人布衣賤士生
世四十目不知書平生未嘗遊覽京國何有草詔之
說乎道士曰子應爲饑寒所惱不暇記前事爾乃於
袖中出梨棗數枚令食之曰此所謂交梨火棗也食
之當知過去未來事自實食後惺然明悟因記爲學
士時草西蕃詔於大都興聖殿側如昨日焉遂請於

靈異

十四

道士曰某前世得何罪而今日受此報耶道士曰子
在職之時以學自高不肯汲引後進以爵自尊不肯
接納遊士故今世令君愚情且飄泊爾自實因問及
繆君負債之事道士曰彼乃王將軍之庫子錢物豈
可妄動耶道士因言不出三年世運變革大禍將至
甚可畏也汝宜擇地而居不則恐預池魚之殃自實
乞指避兵之處道士曰福清可矣久之又曰不若福
寧言訖謂自實曰汝到此久家間懸望今可歸矣自
實告以無路道士指一逕令其去遂再拜而別行二
里許於山後得一穴而出到家則已半月矣急携妻

子逕赴福寧村中墾荒田數畝而居揮鋤之際錚然有聲獲瘞銀四錠家遂稍康其後大軍入城繆君爲王將軍者所殺家資皆歸之焉以歲月計之僅三年而道士之言驗矣剪燈新話

化身救產

宋徐清叟浦城人子婦懷孕十七月不產舉家憂危忽一婦人踵門自言姓陳專醫生產徐喜以事告陳婦曰此易耳令徐別治有樓之室樓心鑿一穴置產婦于樓上仍令備數僕持杖樓下候有物墮地卽搗死之旣而產一蛇長丈餘自穴而下群僕搗殺之舉

卷五

五

家相慶酌之以禮物俱不受但需手帕一方令其親書徐清叟贈救產陳氏數字且曰某居福州府古田縣某處左右隣某人異日若蒙青眼萬幸出門不見後清叟知福州憶其事遣人尋訪其所居隣舍云此間只有陳夫人廟嘗化身救產細視之則所題手帕已懸于像前矣人歸以報徐爲請于朝加贈封號宏新其廟宇焉建寧志

滅火扶樹

嘉祐間閩縣前火人望空中有素衣持鐵扇撲火遂滅遙告衆曰我長溪上萬林燈也閩人訪求至其墓

拜謁事聞于朝勅封與福真人立廟致祭墓前有大樹一夕狂風顛仆耆民當夜夢燈告曰汝等可備酒飯明日召衆扶樹耆民如言樹果起正德初閩縣令劉槐失囚禱之夜夢神衣豸服告以亡處明日果獲

福寧志

泰山托生

閩邑濂浦有泰山廟神極靈異世傳林文安公乃神託生焉文安在館閣日左耳忽腫鳴如鼓百方療之不愈遣人抵家告之神見神左耳有蜂爲窠刮逐之是日文安平復矣正德年間京闈發火文安正爲考

卷六

六

官皇急莫避忽見泰山廟諸部從翼之躡高垣而下得免于難文安在日神頗不靈沒後靈猶故竹窓雜錄

齊廟周鼎

林世瑞尚幹人成化癸卯鄉薦任山東肥城知縣肥城舊有齊桓公廟年久頽毀僅存土偶在荒榛中世瑞蒞邑偶見之夜夢齊桓袞冕來拜曰吾廟經千餘年血食茲土今漸荒圯是守土者之責也君能爲吾重新之吾必有以重報君矣世瑞驚覺遂捐俸益葺重塑像設乃於舊像腹中得周鼎一鼎中藏珠玉無

數世瑞俱取以歸余近年偶至尚幹過其嫡孫家借觀周鼎色綠如染目所未覩者真大寶也

竹窓雜錄

榕陰新檢卷十終

靈異

七

榕陰新檢卷十一

閩徐煥興公輯

歛吳洵美克符校

冥報

葬僧得子

洪武中閩人陳三使家貧時京師有僧辭禪師南遊師語之曰汝到閩可訪陳三使僧至閩尋見之陳待以齋膳留宿後僧得疾語陳曰我化緣得銀百兩今來訪汝豈期葬身此地此銀爲我埋葬餘還我師陳曰諾乃出已財殯葬之將前銀寄還禪師後陳妻子

冥報

相繼而沒一日遇術士相之曰此老陰隲紋滿面當有二子大貴術士爲之區畫娶妻陳七十妻連生二子曰循曰景著後景著及第循及諸孫並登科

採餘

群談

返魂寄信

嘉靖間閩縣萬壽橋男子王甲死而復甦告其子曰吾頃者爲一甲卒所縛至一大府門下遇陳都憲紀題吾舌令報其子孫因伸舌舌有字云前受貴裔後貶孤兒泰圖有出八卦先推錯忙猶寄語子孫福不微買臣寄迹决登皇基冥司大尹書其子急呼鄰人

錄之字跡隨錄隨滅錄竟復死 晉安逸志

掩墓全舟

閩縣人王詔素長者弘治間隱居石室山夢有人云
吾自紹興三年居茲地矣明日將有毀我屋者非公
弗能救詔覺而異之次日日出觀鄉人治園掘地少許
得石壙詔驗其蓋有宋聞人之墓紹興三年造十字
亟命掩之因得勿壞後其子子聰仕為掾於潛令適
詔卒於官舍子聰扶襯歸夜夢一人稱宋聞人求謁
謂之曰明日有大風當停舟勿行子聰達旦起視天
色霽甚因托它故戒舟人遲發日中忽風浪大作凡

宜報

二

先放舟者盡葬魚腹惟子聰一船得亡恙焉 北園王

氏世譜

貴人度鬼

候官唐瀟微時泊舟永福溪夜聞二鬼共語忽一鬼
吟詩曰隨波逐浪滯孤魂白骨沉沙漾水痕幾寸柔
腸魚嘴斷不關今夜聽啼猿又有吟者曰饑烏送我
棠梨道雨打風吹梨樹老寒食何人奠一卮觸體載
土生春草後唵者謂前唵者曰明日鐵帽生至矣子
當得代遂脫沉淪因相與噫吁而散明日瀟停舟候
之至日中果有戴鍋於首者將涉滄台之故得無恙

其夜前鬼哭甚哀頃之一鬼來謂曰鐵帽生未至乎
曰至矣乃為唐參政所救瀟聞之大喜自負必貴日
日親作奏章告於上帝度此二鬼越數日生於齋中
有二人拜謝於前曰蒙君保奏今得生善地矣語畢
忽然不見明年瀟登第官至山東參政 晉安逸志

傾囊救人

高南壽福州人赴省試道出衢州境憇大木下聞有
人聲喀喀出于後回首覘之一男子方投縲氣猶未
絕為解索酌水灌救移時而甦云是開化弓手尉逸
一妾遺跡捕之知其在家子家欲辨取贖聞欠錢三

真報

三

萬家窮無由足其數而子姪皆克役若徒步歸報
必遭譴怒計無所出寧以身死高惻然傾囊資二十
千與之遂行是歲中科適調開化尉既到官詢問所
救之人則亡久矣邑有兇盜劫巨室州督捕甚峻期
以必得高大窘獨步小亭旋繞百匝未有計忽有拜
于階下者驚問何人曰官人無怖某乃昔年蒙恩再
生者念無以報德偶知寇所在故來告其人方醉臥
郭門外神祠中宜亟往擒之高即集部曲出門鬼導
於前至一大廟群盜祀神飲福醺然醉寢兩輩差不
醉方收拾器皿遂悉縛之高用賞格改京官淳熙六

年知隆興奉新縣卒 夷堅志

棄母遭蛇

長溪民為贅婿於海上人家以漁為業其母思而往見之民殊不樂母覺其意明日即告歸民已蓐食先出婦曰阿姑少留俟得魚作羹以別民還至門聞母未去急藏魚于舍後乃歸大言曰今日風惡不獲一鱗母既行民責妻曰吾適所得皆鰻魚既多且大平日不曾獲此汝何苦留此媪邪妻往視籃中皆蛇也驚走報民不信自往觀果見群蛇蟠結一最大者昂頭出咋民喉而死蛇皆不見 夷堅志

棄妻下第

宋丙午福州赴試士人李某道經衢州擔簦負篋貧窶亦甚有店主姓翁夢其家土地與言明日有秀才獨行赴省姓李者是黃甲人宜善待之店主伺候果如夢中所言者來遂待以酒食給以裹囊隨以僕從俾如京師士人曰主人何愛厚如此店主曰本店土地最靈報我云官人明年登黃甲所以相待也其士人大喜而夜宿其店心思我作官但妻不稱此時當娶美者越兩日土地復獻夢于主人曰此士人用心不善便欲棄妻今無功名矣士人到省問店主一茶

不與且不納之宿士人問其故店主云吾家土地已知君有棄妻之意不復有功名矣果不中 江湖紀聞

寃刑業報

紹興初福建寇亂賊魁曰張義張萬全葉百三提刑李稷臣諭降之二張譖葉於稷臣且言初無降意將復為變稷臣信之乃植大柱於通衢取葉以鐵索鎖於柱熾炭圍繞醢和五辛飲之備極楚毒稷臣躬臨視之葉大呼曰我已就降何罪至此體皆焦爛乃死自是稷臣每獨坐時見葉在側後三年稷臣徧體生瘡疱狀如火灼痛不可忍卒 睽車志

利市陰譴

閩王審知入晉安開府多事經費不給孔目吏陳峴獻計請以富人補利市官恣所徵取薄酬其直富人苦之峴由是寵遷為支計官數年有二吏執文書詣峴里中問陳支計家所在人問其故對曰渠獻置利市官坐此破家者眾彼祖考皆訴於水西大王王使來追耳峴方有勢人惧不敢言明日峴自府馳歸急召家人設齋致祭意色愴惶是日里人復見二吏入其家峴遂暴卒初審知起事其兄潮首倡及審知據閩中為潮立廟為水西大王 太平廣記

借婢白寃

福州人王純字良肱知建州崇安縣一日食炊餅未
終急還衙即仆地死死之二日眾僧在堂梵唄王家
小婢忽張目叱僧曰皆出去吾欲有所言舉止語音
與良肱無異遂據榻坐遣小吏招丞簿尉皆至錄事
吏亦來婢色震怒命左右擒吏下杖之百語各官曰
殺我者此人也吾力可殺之為其近怪故以屬公等
吾未死前數日得其一罪甚著吾面數之曰必窮治
汝其人忿且懼賂庖人冥毒前日食餅及半即覺之
倉皇歸舍欲與妻言不及而絕幸啓棺視之可見丞

真報

六

以下皆驚呼匠發棺舉體潰爛為黑汁始詰吏吏頓
首輸服并庖人送府斃之獄中

夷堅志

殺犬化蛇

未福縣有村律院伯仲二僧同房伯僧愛一犬每食
必呼使前仲甚惡之見必叱逐或繼以鞭箠如是累
歲伯嘗出外旬日歸不見犬責仲曰汝常日警犬特
甚乘我之出必殺食之矣仲不得已乃言因其竊食
誤擊殺之埋諸後圃伯殊不信潛往瘞所發視歸語
仲曰犬雖異類心與人同汝與結寃非一日適吾視
其體頭已為蛇會當報汝汝不宜往再一人往視之

則蛇頭愈長始大恐問所以解寃之策伯教以對佛
懺謝遂入懺堂晝夜不息凡數年一夕焚紙鏹覺盆
中有物意其有鼠撥視之蛇也乘仲張口急奔入喉
中遂死

夷堅志

刮佛金身

城南法海寺舊名羅山本孟司空之第唐咸通中有
道閑紹攷義因義聰弘瑫諸禪師主是山香火不絕
內有放生池寺甚弘敞嘉靖己亥有舉人高叙者請
于御史臺廢其寺為宅金身之上沃以沸湯覆以濕
紙刮其金箔燒鍊成金不數年高患惡瘡臥床累月

真報

七

皮膚潰盡僅餘白骨以死人以為毀佛之報當時有
識云舉人廢寺只一甲子至萬曆己亥仍復為寺竟
符其識云

竹窓雜錄

讓塋獲福

林觀閩縣人有隱德嘗卜地塋親得吉壤石也鑿之
土術者言後當數世公卿觀曰吾田野人敢望此乎
乃取族人火塋者二十四甕俱掩其中必也有福與
吾宗族共之未幾子元美第進士孫瀚曾孫庭樞庭
機玄孫燦俱官至尚書贈觀太子太保

閩都志

風水有驗

陳週字仲昌閩縣人古靈陳先生之裔生洪武中有
隱德家居義溪其鄉有呂姓者暴發登科偶有他方
堪輿地師卜一吉地欲獻于呂冀其厚酬呂方怙勢
驕倨伺候累日閩人不為通報地師路費罄罄乃投
仲昌宿焉仲昌家貧躬耕養鴨為生延款地師極其
周悉值春雨浹旬仲昌糧食告匱初以鴨卵餉之日
久卵亦餉盡乃併其鴨而烹之地師感其厚德遂以
獻呂之地獻陳為仲昌遷葬考妣永樂初仲昌長子
叔剛登進士第官翰林侍讀封仲昌如其官次子叔
紹亦登進士官湖廣憲副孫曾科甲蟬聯四世而第

一宜報

八

進士者九人咸秩顯官呂氏寢以衰微不振 竹窓雜

錄

抹鳥解厄

陳魯福州人十五喪父廬于墓側有一黑鳥如鴛鴦為
鷹所搏投其懷魯以衣蔽之得免分羨糝以畜之里
中有富民得心氣疾求得是鳥肉魯不可曰始鳥之
投吾也吾固活之今以財棄之是不若不救之愈也
魯養之一年毛羽成就乃以綵線結其羽縱之去鳥廻
翔盤轉鳴聲哀慕乃入雲表既十年其世父為山東
尹坐誣謫戍喪明魯往視之世父曰兒來意誠厚然

此轄戎者嚴急有一餘丁必令操習兒不得歸矣匆
勿與銀五兩乃誤持其準僅五錢魯自念伯窮老不
應再索遂行途中為人談命擇日賴以自濟行至仙
霞關雪甚迷不知道腹又餒自分必死須臾有一黑
鳥起於前嗚呼不已魯祝之曰果吾所養當信我往
如誤鳴繞吾身不誤者則直飛為導鳥立展翅引之
行三十餘里夜分始逢一舖主人出掖之入園爐久
之問鄉邑曰福州曰福州有陳魯子識之乎曰我即
是也其主捧魯首哭曰兒也何以至此吾汝父之執
某也因告以來故相與酒泣明且視樹上黑鳥翅綵

一宜報

九

尚在 覽勝餘談

減賑陰譴

淳熙初王浚明曉為司農少卿嘗以平旦出訪林景
度給事值其在省林之妻浚明姪女也垂淚而訴之
曰林氏減矣驚問之對曰天向曉夢朱衣人持天符
來言上帝有勅林機論事害民特令減門怖而寤猶
彷彿在目也浚明因留食俟林歸從容扣近日所論
奏林曰蜀郡以部內旱災奏乞撥米十萬石賑贍即
有旨如其請機以為米數太多蜀道不易得當實審
斟酌而後與故封還勅黃上諭宰相西川往返萬里

更復待報恐於事無及姑以半與之可也只此一事耳未幾林以病丐歸到福州捐館有三子繼踵而亡王氏求諸林族子嗣之亦輒不終竟絕嗣

夷堅志

黃鰂道人

宣德五年七月督銀場太監周覺成至寧德十三都青巖下令藥魚煉巨石投水中爆裂俾魚驚出是日有道人來告曰一切蠢動咸有佛性乞減藥三分覺成不從但啗以菜飯而去明日下藥石魚蝦盡死中有大黃鰂剖之所食豆腐菜飯尚在覺成遂病恍惚見魚蝦索命而死

福寧志

白貓報仇

萬曆丙子孝廉黃大有久不第戊戌挾二蒼頭之嶺南訪其故人先是止一僧寺見有白貓毛色瑩潔黃甚愛之每食必呼貓與之食因請于僧欲捐錢易之僧不許黃固求之僧不得已許焉携往訪故人歸途中有盜窺黃裝頗裕劫殺主僕匿其屍只存一僕浮水而遁其所携白貓盜亦掠去後訴之官絕影響無從捕獲嚮者寺僧亦頗聞其事忽一日僧行肆中見有籠繫白貓賣貓見僧哀鳴不已如訴冤狀僧密探之乃盜所寄于肆中者也僧首之官俱捕獲伏辜追

其匿屍殞歛歸櫬焉

竹窓雜錄

白蛇金穴

趙生者宋宗室子也家苦貧居閩之深山業薪以自給一日伐木溪上忽見一白蛇昂首吐舌若將噬已生棄斧斤奔避得脫妻問故具以言因竊念曰白鼠白蛇豈寶物變幻耶即拉夫同往蛇尚宿留未去見其夫婦來回首遡流而上尾之行數百步則入一巖穴中就啓之得石石陰刻押字與歲月姓名乃黃巢手瘞治爲九穴中穴置金甲餘八穴金銀無算生培取畸零仍舊掩蓋自是家用日饒不復事薪隣家疑其爲盜告其姊之夫嘗爲吏者吏詢之嚴不敢隱隨覓白金五錠吏貪求無厭訟之官生不獲已主一巨室悉以九穴奉巨室廣行賄賂有司莫能問迨帥府特委福州路一官往廉之巨室私獻金甲因回申云其問本根所以實不曾發掘寶藏其事遂絕路官得金甲珍襲甚至任滿適其妻徙置榻下一夕聞繞榻風雨聲頃刻而止頗怪之夫歸共取視鑄鑰如故啓籠乃無有也生無子夫婦終老巨室

真報

十一

榕陰新檢卷十二

閩徐 燾與公輯

欽吳洵美克符校

數兆

九僊祈夢

何氏九僊者以祈夢著靈異相傳漢時有兄弟九人學道先居福州九僊山後遷石竹山再遷九鯉湖故山水多以九僊名山上有道觀其中塑九僊像及傳夢判官人祈夢者先於判官前致禱祀以白鷄因留宿祠中夜必有夢起用琰卜之如得勝兆則已否則

數兆

一

及夜再祈如有童僕相隨者其夢亦同多為隱語過後始驗常熟雙鳳鄉人顧某母老問壽數夢神擲與一布表即諺所謂捺膝者後其母病膝疽而卒不悟捺膝者猶云了膝耳長洲學生徐昊托朱教諭家人祈終身事返報云夢到一高山下但聞大風刮地而已後十餘年昊以蠱病死易卦山下有風為蠱也文太守林知溫州時遣二隸往問壽數荅云問孔老人自知之先是文命孔老人鋸一木隸還報知明日文升堂老人適跪白板數云五十五片與文年數正合為之竦然問曰尚可解乎曰朽爛不堪解文大不樂

未幾疽發背卒王御史獻臣故蘇人而占籍京師既貴嘗有桑梓之思自謂他日得嫁女於蘇且有一居宅即留家於此及知浙之永嘉使從者往乞靈以決二事先問嫁女云白石階前先唱第也是龍華會裏人又問居宅乃夢到一所門貼一道家符上有二印後王女歸於朱狀元希周之子及買第城東併得一道院入門見楣間一符上有天師印二與夢合於是定居焉閩守妻有姪守到官久未得家信使祈所生男女報云是福寧不是福清守大喜曰吾得男矣問之曰吾行時語妻云生男當名福寧生女當名福清

數兆

二

義取閩之二縣也數日報至果然莆田黃如金弘治甲子舉鄉試第一前此有鄰縣儒學一齋僕祈夢於九仙欲知是科解首得報云烏一黃二水桶門裏借問黃如金便是思本學諸生無此姓名者乃之莆田訪焉侵晨順途而至一所有兩人立於門湯揖之曰此有黃如金秀才家乎曰此即是也問兩人姓名曰烏一黃二皆黃氏僕也窺門中則有水桶在焉黃果

首選 庚巳編

閩王符讖

景福二年五月王潮陷福州范暉死之潮自稱留後

是年建州刺史徐歸範汀州刺史鍾全慕俱叛附于王潮初潮之未至也閩人謠曰潮水來巖頭沒潮水去矢口出其後潮入閩而觀察使陳巖率及潮卒而其弟審知代之是其驗也王審知身長七尺六寸面紫色方口隆準初潮之幽緒植劍於地與眾盟曰拜而倒者為師至審知拜劔躍而起眾遂推之審知讓潮而已副焉其營上常有紫氣識者曰此軍中必有貴人既總府事時四方竊據或勸其建國審知曰寧為開門節度使不作閉門天子在位二十九年

三山志

數兆

三

一飯前定

宋淳祐戊午間三山繆文龍幼學京庠一日謁建漕節齋陳昉繆意謂陳當路可規求權局行次衢之江山縣乞靈于江郎廟神賜夢遊一所官舍廊廡邃深有士官數輩巍冠博帶翔遊其間少頃有一人捧一碗飯進與繆繆下視之則真珠飯也殮未及半進飯者復奪之夢覺卜之于神界神所賜夢也及來富沙投書於節齋節齋謂繆曰西津鎮建安書院有朱文公真西山之祠今請君為堂質一月可得官楮五百貫之俸少為養廉之助繆遂奉命至書院一如夢中

所見會食堂中飯未畢繆之母計音至即以憂去真珠飯者益朱文公真西山二賢之祠云

江湖紀聞

陽官冥召

嘉靖丙寅馬恭敏公督漕夢儀衛甚整來迎曰楊州城隍有請公曰我方為陽官有何冥召曰未也第請公相見叙次此中城隍一載一遷凡十五遷方到公耳遂醒萬曆庚辰公謝世距丙寅正十五載矣

馬公逸事

試對知貴

宋陳北溪有子名譚年方十一陳令其追陪晦翁器

數兆

四

度英偉晦翁出一對試之曰一行朔鴈避風雨而南來讎即應曰萬古陽烏破烟雲而東出晦翁大奇之謂北溪曰此子氣象不凡異日名位當見烜赫後果為龍圖閣學士

鶴江私抄

二狀一母

長樂民馬某娶妾生一子名鐸嫡妬不容嫁同邑李氏復生一子名馬後鐸中末樂壬辰狀元馬中戊戌狀元上于馬旁加其字名李騏一母生二狀元大是異事

耳談

夢馬踏首

馬鐸長樂人未樂壬辰狀元鐸幼與同邑林誌共學誌學博才高鐸亦推讓之誌鄉會俱第一殿試罷通扣諸名士之作皆不已若深以狀元自負迨傳臚之夕夢有馬踏其首既而馬果第一甚快快不服每欺馬互于上前爭之上曰朕出一對佳者為優出題云風吹不響鈴兒草馬即對云雨打無聲鼓子花上大補賞誌踰時不能對遂愧服先是鐸幼時祈夢前程夢神人告曰雨打無聲鼓子花不知其意至是用之益天設也 異夢類徵

木人騎馬

數兆

五

李騏長樂人未樂戊戌狀元上科狀元陳循有馬上插旗之夢至是循又夢迎新狀元一木人騎馬上執一令字黃旗及傳臚狀元李騏騏原名馬上御筆改馬為騏始知木人為李黃旗應御書字也 異夢類徵

龍頭狀元

龔用卿懷安人嘉靖丙戌廷試前夕自夢神寫狀元字於龍頭上往年廷試納卷彌封官以會試前列及平昔有聞望者潛送內閣內閣密覘儀貌以定一甲之選是科禮部尚書疏其弊彌封官不得與閱卷官通同傳臚之晨內閣方執卷品評未敢遽決適車駕

往西宮拆柳必了此啓行內侍促卷數次恐上久待潛于卷中抽三卷送呈上亦未覽望見龔用卿姓名曰此龍頭也御筆遂書第一名內閣知之奉行而已 異夢類徵

大魁先兆

陳謹閩縣人嘉靖壬子鄉試監臨御史會佩榜出之後退而假寐夢狀元龔用卿公來謁心期諸士中必有大魁天下繼龔而出者已而陳獨先諸士報謁會遂以夢語眾官癸丑春陳果中狀元陳自夢坐蓮花中冉冉乘雲端亦應聯登之兆 異夢類徵

數兆

六

以婦元吉

翁正春侯官人生時火光滿室焔至榻前經宿始散勿即聰明奇偉及長膺鄉薦父任延平府教授元旦夢人贈彩帳上書以婦元吉四字郡守周公解曰以婦乃易帝乙歸妹卦詞元吉為狀元吉兆後臚唱果然先是公授龍溪教諭聞海上龍吟三日以為龍溪應出大貴不意乃應于公耳 異夢類徵

獅走狗吼

福州舊有識云獅兒走狗兒吼狀元在門首皆莫曉至黃朴賜第之年元日其家相對屋上瓦獅墜地群

犬從而吠之已而黃魁天下常居聰輿

相術先見

曾寶福州人爲湖廣道御史同袁忠徹預宴于東角門忠徹視寶曰骨肉停勻眉高額廣天庭紫氣連驛馬不三月當陞然聲中帶殺終掌風紀應在坤方但井竈之下常黑須防水厄果擢廣西憲使後五年溺死古今識鑿

四明城隍

鄭珞字希玉初與計偕策蹇驢之京道逢袁忠徹下車揖之曰君骨相非凡精神秀異乃吾郡之城隍也

數兆

七

明歲必第五年之內當守四明祿位甚長然亦終于此耿公來年果第歷官戶部郎宣德二年宣宗廷選部臣才能卓異者分治天下處郡公得寧波陞辭之日御製招隱歌親灑宸翰并密勅一道賜之公蒞任佯爲不更事者老吏奸宄屢有所請白公唯唯而已甫三月公忽登堂召諸生耆老宣密勅畢詰前老吏數其罪立命健卒拉殺之同日死者二十餘人郡政肅然以後興利剔蠹皆露章條奏凡在任十三年丁內艱詔奪情視事竟卒于官卒之日宦橐惟圖書數卷耳百姓奔哭如喪考妣立祠祀之嘉靖初從孫威

亦以進士守是郡有惠政與公並祀名宦三山鄭氏家譜

入都賣卜

閩士曹仁傑淳熙末預秋榜待補明年入都貧無裝資假賣卜自給在市售卦一人來卜爲畫一官人發怒一事字甚大而無挑脚憂字半缺一喜字下畫不滿解之曰君當恐官事其禍大如天然憂不成出此月翻有獲財之喜客請其說曰官既怒爲可憂而事不員故知無害憂去財喜至以下畫缺須候改月乃吉客曰誠如所言吾必奉謝欣然而去後旬月持二

數兆

八

萬錢來饋不談曲拆但云足下之術通神都城卦肆滿街無如公者當廣揚盛名少効寸力耳曹之友叩之笑曰我本不能卜筮而粗曉相法認彼是公吏非有公事不求卜視其面色不見有災危以是言之後訪其人果是府吏因治獄求賊怨家將告之惧甚府尹置不理遂得錢三百千夷堅志

謫宦免難

劉器之謫英州宰相章子厚必欲寘諸死地福唐人林某以書生晚得官用縣尉捕盜賞格改秩入京往謁章曰嶺外小郡於銓法注知縣資叙今英州見闕

計資可擬願得從堂除冀為相公了公事章悟其意
答曰君能舉職當遂以轉運判官奉處林生甚喜兼
程南去不兩月及境郡僚出迎劉公不携妻孥但從
一道人寓近郊五里山寺道人與孔目吏善是日垂
泣告劉曰適孔目密報新使舉措殊不佳未交印已
論都監吏引軍圍寺約三更鳴鐘將加害命我速引
避我不忍也公必不免乞自為計不可坐待迫辱執
手大慟劉咄之曰人之生死前定何用懼汝出家學
道見識乃爾劉好食鷄粥率以二更食然後睡至是
謂之曰吾家即就寢安神定志以俟之汝為吾作粥

數兆

九

俄頃鼻息栩栩然道人泣不止淚落粥中忽聞鐘聲
急撼劉覺鷄猶未熟強盡一器明燭作書已而寂無
所聞遣僕視外間不見一人危坐待旦始知林生纔
到徑詣郡齋自謂得策趨上堂不覺蹶戶限仆地立
死鐘聲者乃無常所擊云

夷堅志

夢中誦賦

嘉靖己酉福建鄉試四明屠公大山為提調官先是
御史陳公宗夔已得首卷屠公偶閱黃士觀文於落
卷中薦之御史竟置第一是夕屠公作美人賦志喜
明日士觀謁御史御史令謁屠公公出賦示觀觀錯

愕曰士觀前夕夢中誦之矣嗚呼士之遭遇豈不奇
哉屠司馬年譜

金梅枯枝

雲南黃副使者有養子閩人也慧過諸兒諸兒交妬
之乃呼從史陳綸告之曰能全是兒者惟掾掾幸子
之綸收而撫焉眎其子聽改名之曰狝狝聽交愛殊
黃家兒無何並試弟子員高等督學使者察狝籍閩
也黜落之綸乃泣遣狝歸則登閩省試聽亦起家
于滇後歷官中原交通如常一日聽宅有金梅忽枯
一枝未幾狝之訃至逾年復枯一枝未幾聽卒二氏

數兆

十

子姓奇其事為作金梅傳狝復姓游名申祐謝司農
公杰為作金梅篇云丈人收春春滿堂丈人愛花花
繞廊金梅一株更奇絕殊根合榦叅群芳南枝乍長
北枝短北枝煖比南枝煖雨露無私春色勻庭前歲
歲花開滿自從花飛歸故叢江鷗海燕各西東連枝
曾入長安市春風幾度桃花紅二十年來八千里岐
路相看悲復喜叢桂山原分小大紫荆花合同生死
北枝既瘁南枝零卉木無情似有情只今肥瘠分秦
越四海誰堪托弟兄

竹窓雜錄

老娼末運

宣德間閩中一娼色且衰求嫁以齒終身人咸無委禽者乃以年庚決之術士術士云年至六十當享富貴之養娼不爲然後數年閩人子有闖入內府者聞其母尚存遣人求得之館于外第翌日出拜之見其母貌陋恥之不拜而去語左右云非吾母更求之左右觀望其意至閩求得老娼以歸至則相向慟哭日隆奉養閱十數年而歿 菽園雜記

丘氏墓地

福寧馬鞍山龍壽岡有吉穴政和間里婦周氏者夫死將鬻以畢喪事遲明將立券婦夜臥一人自外呼

數兆

士

其姓名婦意主家遽出開門見一人紫袍金帶乘白馬立岡上以鞭指之曰此丘十郎地慎勿售之他人詰且神其事里人丘腴哀而償之率葬其地子丘允官朝議大夫爵縣男服三品食邑三百戶 竹窓雜錄

南庵伽藍

陳堯咨既登第謁陳希夷先生坐中有道人髻髻目堯咨連曰南菴南菴語已徑去堯咨異之問曰向來何人先生曰鍾離子也陳爲惘然欲追之先生笑曰已在數千里外矣陳曰南菴何謂也先生曰他日自知後堯咨轉漕閩中過墟里間聞田婦呼其子曰汝

去南菴促汝父歸堯咨驚問南菴所在往視則廢伽藍也有碣云某年月日南菴主人滅祠其真身于此卽堯咨生辰也 列仙傳

鄭啓莫言

嘉靖庚子解元鄭啓謨閩縣人先有莆人鄭啓至鯉湖祈夢仙曰今年解元鄭啓莫言啓得夢後以解元自期以莫言二字故不敢露及放榜乃啓謨也啓終不第 鯉湖志

大司空兆

福州林尚書廷楫未遇時至鯉湖祈夢見一扁上半

數兆

士

大書一司字下半空白無字林以質于道士道士賀曰此大司空之兆也後官工部尚書 鯉湖志

前定名數

三山蘇大章已未魁南省先戊午鄉試忽夢人告之曰公與薦在四十一名公覺言于朋友遂傳播其事有同經忌之者投牒于州謂蘇與主司有私樞使葉翥叔羽諭之云姑留牒俟拆卷當爲區處旣入院對號至四十一卷治經果符夢中語帥出土子牒示考官云留此一卷不須拆俟填榜畢却于待補經魁取一卷易之衆以爲然榜畢取卷則原封者却非蘇而

待補者乃蘇卷也帥與主司各大驚異始知得失前定乃不復再易次年蘇遂登春榜第一 西湖志

榕陰新檢卷十二終

數兆

十三

榕陰新檢卷十三

閩徐 煒與公輯

歛吳洵美克符校

勝跡

南澗石佛

唐天寶八載五月六日清晝忽大雨騰涌風雷殷空須臾風定雷收南澗寺石巖上隱出真像三十二相列侍環衛品覺有序莊嚴供養文物咸秩 歐陽詹集

喝水巖

唐僧神晏住鼓山湧泉寺東西有二澗晏誦經惡水

勝跡

一

聲喧轟叱之水迤流西澗東澗遂涸萬曆初年蜀僧寶珠者始舩小庵于洞爲止宿之處遊人便之先朝題刻之多無過此洞者因僧舩庵亦微損鑿洞門前一絕句頗有風韻而年月名字已鑿斷矣今考鼓山舊志漫錄于此重巖複嶺鎖松關只欠泉聲入座間我若當年侍師側不教喝水過他山淳佑乙酉徐錫之題 竹窓雜錄

飛來山

後漢元和三歲獵者張五郎卽禽於郡北之西巖見白鹿奔入巖中五郎尾之行可數百武皆兩巖壁峙

仰不見天側肩而進意將闌忽聞樂聲遂復前百餘武微見日光如縷折而東石門半開豁然別一天地有四人衣冠古朴一鼓瑟坐梅花樹下一坐磐石臨流吹笙一倚脩竹擊磬一騎白鹿執如意而歌見客至皆舍樂驚起相問何從得來王歸未也五郎不審所謂其人曰吾越王樂工也昔者夫椒之役吾抱樂器竄身于此石門忽閉遂不得出乃掘黃精採松葉為糧久之亦不復饑於是相與結茅而居績野葛麻苧以為衣服時有仙人來此分惠藥物然竟不知吾王今何如也五郎聞之大駭求歸其人各以鹿脯黃

一勝跡

二

精為贖既出石門即闔其後人遂以此山越王勾踐時自會稽飛來因名飛山晉太康中道人任放復入巖中得傳金丹秘訣至唐天寶中昇舉於此復名昇山唐周朴有詩云昇山自昔道飛來此是仙功莫浪猜氣色雖然離禹穴峰巒猶自接天台巖邊枯樹風衝落頂上浮雲日照開南望郡城塵世界千秋萬古捲浮埃

晉安逸志

羅漢寺

候官五百羅漢寺在烏石山之麓本雪峰解院貞明五年閩王審知夢焚僧數百奕奕有光光所至處有

雙檜並池而秀一僧擊跪而前曰王能飯吾於此乎及旦圖而訪之得今寺地百步池檜皆如夢中乃為堂環之命池曰浴聖檜曰息聖改今名有放生池

山志

螺女江

唐開元間道士許甲垂釣於候官白龍洲俄有一大螺浮江而至道士釣得螺殼合抱中有女子年可十五六姿色絕佳仰謂道士曰妾徐水仙第三女也聞先生有冲舉之方放假此而見耳道士因與印證所聞各試其小方有頃女子復螺而去至南洲遂棄螺

一勝跡

三

登高益峰見其地有苦參即採之洗於山下皆成甘草良久乃於峰頂上昇今此峰名徐女峰白龍洲因名螺女江南洲因名螺洲

晉安逸志

按梁任昉述異記云晉安郡有一書生謝端為性介潔不染聲色嘗於海畔觀濤得一大螺如一石斛剖之中有美女曰予天漢中白水素女天帝矜卿純正令為君作婦端以為妖呵責遣之女歎息升雲而去又千寶搜神記云閩人謝端得一螺大如斗每出歸盤飧必具端疑伺之見一姝麗甚問之曰我天漢中白水素女帝憐卿少孤遣妾具膳今去留殼與君端

用以貯糧其米常滿資給數世三說不同未知孰是
竹窓雜錄

稀迹寺

大中六年有邵環者遊閩縣稀迹寺頓聞異香又白光燦然環乃即其光而往見銀色化佛須臾入枯木光又不散因現足跡於盤石後人於石對鑿一跡未幾亦磨滅而舊跡獨瑩然因刻像有禱必應三山志

爐峰廟

爐峰廟在候官縣北唐景福中王氏入閩淮民隨之始至有桴浮香爐及書硯漂于岨側其人異之曰此

勝跡

四

吾州社三郎故物也因創為祠通文三年號高義侯未慶元年改稽聖侯保大中升為靈瑞王之廟云三山志

溫泉

閩縣崇賢里地多溫泉數十步一穴逆河渠中味甘而性和勝者氣如硫黃閩天德二年占城遣其國相金氏婆囉來道里不時徧體瘡疥往而浴之數日即瘳乃捐五千緡創亭其上仍售田鳩僧以司之陳莊記慶曆二年修有蕃書二碑在福州溫泉二十處一在閩縣崇賢里河邊一在閩易俗里東門外晉安橋

北左右二池一在湯門內今置十槽一在湯門外河邊呼為官湯一在井樓門外名雙槽一在湯門外名石槽一在井樓門外名石壁一在候官八都一在候官九都一在候官方山上二石池一溫一冷一在懷安六都溪邊一在古田湯渡頭一在閩清十九都一在閩清賀恩里一在連江光臨里一在永福縣中一在永福十八都溪側一在永福十五都名大小湯大湯四池小湯二池一在永福十九都一在永福二十六都惟福清長樂羅源無之竹窓雜錄

甘棠港

勝跡

五

福州海口黃碕岨橫石嶼峭常為舟楫之患王審知為福建觀察使思欲制置憚于役力乾寧中因夢金甲神自稱吳安王許助開鑿及覺言於賓寮因命判官劉山甫往設祭祭未終海內靈恠俱見山甫憇於僧院憑高觀之風雷暴興見一物非魚非龍鱗黃鬣赤凡三日風雷乃霽已別開一港甚便行旅驛表以聞號甘棠港閩從事劉山甫乃中朝舊族也著金溪閑談十二卷具載其事北夢瑣言

化城寺

昔有居士夜遇兄逐之至山中忽見僧舍遂止宿達

且茫然林莽居士詰之僧曰此天冠化成寺也今時聞鐘聲或燈光隱隱寺南有望鐘亭早禱屢應三山志

丈六金身

唐天祐三年丙寅七月閩王鑄金銅佛像一尊高一丈六尺菩薩二尊高一丈三尺銅爲內肌金爲外膚王先于己未秋夕夢天之西際綵雲罅裂大佛中座言曰斷予一臂衛予一方既覺思肖其形像鑄之是年鳩工開爐卜境擇日鑄斯佛于九仙山定光多寶塔之右古仙徐登上昇之地其日天氣清明江山四

勝跡

六

爽燦燦之上騰爲烟雲盤旋氤氳五色成文又有群鳥如鴻鵠交翔而鳴自寅及午斯佛一瀉而成翌日禮閱之與夢中一類長短大小無差初工人以其像大慮其不就以一臂別鑄而合之暗符夢中冬十二月王迎于開元寺壽山之塔院獨殿以居之翼二菩薩于左右明年正月十八日設二十萬人齋號無遮會以落之時郡人黃滔爲記黃御史集

定光塔

唐天復三年甲子閩王于九僊山造報恩定光多寶塔追薦先君司空先秦國太夫人開基掘地深一丈

五尺得寶珠一粒坐以金錢大不及拳光能奪目塔

七層八面方七十七尺高二百尺懸輪之鐸一百九

十懸層之鐸五十有六角瓦之神五十有六其內門

門面面繪以金像不可勝數其西建塔殿其北建報

恩變相堂九間僧堂五間茶堂五間又有華鍾樓長

明燈臺東南建地藏殿一間功德堂五間公廳四間

範金績幅千形百質悉諸天之儀像又庫厨五間浴

室三間行廊三十三間摠費財六萬餘貫黃御史集

定光塔瑯琊王審知所創宋景祐中雷震其西北隅

主僧行秀得施錢九百萬葺治五年而工畢元大德

勝跡

七

間漸以頽圯勢將壓焉至元庚辰僧寶峰文鼎悉撤其故壞易以堅良其下爲木楹更以石者凡三十有二其級七其面八又其上爲相輪鈴鐸及至正乙酉凡六載始竣事昭武黃鎮成記之秋聲集

無名仙篆

福州永福縣觀音院後山上世俗多傳以爲仙篆太常博士黃孝立閩人也嘗言其山無名上多頑石無復鐫刻之蹟如人以手指畫泥而成文文隨圓石之形環布之如車輪循環莫知其首尾今人亦有以道家之言譯之旨曰勤道守一中有不死術亦莫知其

是非也 歐陽文忠集

黃蘗山洞

黃蘗山在福清清遠里唐黃蘗祖師道場也其山有十二峰週遭數百里山中有九潭一潭最深有龍蟄焉宋人鐫靈淵二字于側篆書古拙其傍更有小字磨滅不可讀潭水滙為瀑布龍湫不可名狀山行四十里至磷洞不敢入山麓有寺舊甚宏麗嘉靖中燬于倭火梁江淹嘗為崇安令入閩遊茲山詩云長望竟何極閩雲連越邊南州饒竒怪赤縣多靈仙金峰各虧日銅石共臨天陽岫照鸞采陰谿噴龍泉殘矼

勝跡

八

十代木廡翠萬古烟禽鳴丹壁上猿嘯青崖間秦皇慕隱淪漢武願長年昔負雄豪威棄劍藏名山况我葵藿志松木橫眼前所居同遊好臨風載悠然 竹窓雜錄

釣臺盤石

釣龍臺上有盤石越王餘善釣白龍處也三山志以為無諸受漢冊即此地又名越王臺有石刻全閩第一江山六字宋太守趙汝愚八分書古南臺二字唐韓偓流寓閩中題詩云無那離腸日九迴強舒懷抱立高臺中華地向城邊盡外國雲從島上來四序有

花長見雨一冬無雪却聞雷離宮紫氣生冠冕試望扶桑病眼開 竹窓雜錄

萬壽橋

閩之會城三面距江其水皆自高而下迅湍回洑旁折千里滙為南臺江昔以舟楫比連大緮為浮梁每潦漲卒至絕舟裂民多溺焉至治三年僧法助命弟子吳道可走京師疏聞于上詔卒成之不一年得錢數百萬貫乃為墩二十八工未成而師化矣後二年其徒法喜輩終成之長一百七十丈御史中丞曹公扁曰萬壽橋仁宗朝賜璽書加僧號弘濟大行禪

勝跡

九

師尚書馬祖常為碑銘 馬石田集

六洞仙山

永福縣六洞仙山山極高而秀鬱有仙居之風雨晦冥不可測又時有音樂出巖洞外鄉人有沿崖而至其地者遇二人對奕越明再造不復見焉眾以為異遂刻六洞仙像於其上禱雨求夢屢有應驗昔嘗有縣尉因歲旱詣山乞靈茹葷而往未至有蜂數百若將螫焉竟不達對面南山有三石室石室中有一石龍四面雲霞分明如畫龍口出泉鑿井貯之四時不溢亦不竭 閩學典故

芙蓉洞

芙蓉院在懷安縣稷下里有芙蓉洞洞口可丈許紫紆十餘里遊人篝燈秉炬以進緝乳時滴陰風迫人五里至義存祖師開山堂可坐百人有石牀石鼓石盆過此益凜凜不敢進難窮其際按舊志院初自唐咸通中宋太平興國修建國朝林子羽有夜宿芙蓉峰詩今湮塞日久莫能尋覓

七星井

布政司前七星井舊志以為宋提刑蘇公舜元所鑿其六在宣政街之內其一在還珠門之外井有亭覆

勝跡

十

之署曰一福井二福井王敬美閩部疏云布政司前多甃甘泉土人初名曰第一泉第二泉每大比五魁多為泉人所占以為泉識也改顏曰一福井二福井然每開榜泉土衰然如故

竹窓雜錄

石鼓潭

長樂縣北海中有石鼓潭四面皆鹹潮中一窠淡水鹹潮不能混土人泛舟驗之良然

竹窓雜錄

碧玉潭

候官古靈溪流清駛潭底有五色石燦若機錦遊魚往來鬚脊可數聞欬聲聲劃然一散匿伏不見並岨

密竹駢植幽草丰茸潭上老榕陰可半畝名碧玉潭元吳海有記

竹窓雜錄

龜湖廟

永福縣西南有龜湖廟宋末黃大夫與元兵接戰至洪塘為追兵所斬大夫英勇異常身首二處猶持其頭以就頸口尚噴噴欲言遇一姬忽出聲曰頭斷可續乎姬答以不能遂仆於地鄉人異之為立廟壘嶺

蔡釋異類纂

通霄路

鼓山山門之外扁曰通霄路古今遊山作記者甚多

八脈跡

七

都不曉其義寺僧無有知者按禪宗正脉鼓山神晏赴大王請雪峰門送回至法堂遂復趨至中路便問師兄向甚麼處去鼓山曰九重城裏去曰忽遇三軍圍繞時如何鼓山曰它家自有通霄路今山門之扁字法古勁不署姓名乃前朝蹟也

竹窓雜錄

宿猿洞

宿猿洞惟石森聳藤蘿陰翳昔隱者畜一猿因名景福三年築城隔于墻外即今之豹頭山也湛郎中有二十五味羅源林迥詩云幾年形勝晦南州一旦聲名藹湛侯夜色併來三島月水光分破五湖秋荔枝

影裏安吟榻紅藕香中繫釣舟金印解還天子後詔
書重起不回頭洞中有荔枝樹名洞中紅今其地廢
為叢塚 竹窓雜錄

靈津廟

靈津侯廟在候官縣相傳始有物浮波間達境上睨
而視之石也衆異之遂立廟今有唐勅黃漫滅不可
讀 三山志

榕陰新檢卷十三終

勝跡

十三

榕陰新檢卷十四

閩徐 燭與公輯

歛吳洵美克符校

物產

北苑試新

仲春上旬福建漕司進第一綱臘茶名北苑試新皆
方寸小夸進御止百夸護以黃羅軟箬籍以青箬裹
以黃羅夾覆臣封朱印外用朱漆小匣鍍金鏤又以
細竹篾絲織笈貯之凡數重此迺雀舌水芽所造一
夸直四十萬僅可供數甌之啜耳或以一二賜外郎

物產

一

則以生線分解轉遺好事以為奇玩茶之初進御也
翰林司例有品嘗之費禁中大慶賀則用大鍍金斝
以五色酌果簇釘龍鳳謂之繡茶 西湖志

龍團茶

茶之品莫貴于龍鳳謂之團茶凡八餅重一斤慶曆
中蔡君謨為福建路轉運使始造小片龍茶以進其
品絕精謂之小團凡二十餅重一斤其價值金二兩
每因南郊致齋中書樞密院各賜一餅四人分之宮
人往往鏤金花於其上其貴重如此 歐公歸田錄

清人樹

一第丁巳册續修四庫全書第 18 反正內

僞閩甘露堂前兩株茶鬱茂婆娑宮人呼爲清人樹
每春初嬪嬙戲摘新芽堂中設傾筐會清異錄

福清法帖

福清民家舊有板刻絳帖急就章鳳塢題名四帖其
刻頗精賣碑家得之往往駕名官帖以惑人但彼中
匠者不善用礮每每有研光痕可以証驗法帖譜系

閩中木棉

續博物志閩中多木棉植之數千株採其花可紡
爲布李商隱詩木棉花發鷓鴣飛王獻詩紙錢灰出
木棉花南中木棉樹大盈抱花紅似山茶黃蓋花片

物產

極厚近峰聞畧云棉花入中國自我朝始丘文莊公
記之詳矣舊所云木棉卽今之斑枝花也棉花種爲
番使黃始所傳今廣中立祠祀之沈黃門炤曰番中
有青紅白三種今特傳其白者耳琅邪代醉篇

勝畫荔支

長樂產勝畫荔支七月熟味極甘美竹窓雜錄

郡守植榕

宋熙寧中閩越地多植榕樹其木擁腫不中繩墨郡
守程師孟命閩人多植之自爲詩曰三樓相望枕城
隅臨去重栽木萬株試問國人行住處不知還憶使

君無至今目爲榕城詩譚采餘

榕木材不中用爨不生烟至福州始多而鉅杖踈旁
出根如流蘇下垂着幹卽抱負爲一輪困連拳好作
怪狀其根盤地峻嶒蚪臥恒畝許多根故易茂而難
拔不才故寡伐而長壽其自處暗與道合者居民植
之以當堪輿之屏翳行子賴之以爲憩息之嘉庇豈
所謂無用之用邪閩部疏

斷腸草

斷腸草一枝三葉葉大如萹食之輒死山谷間在有
之民間有鬪不能勝服之令妻子扶而之怨家死焉

物產

其妻子利之亦不甚禁也怨家富而畏事厚償之去
不者亦服以抵償官惡其事下令服草死者不給埋
錢第令致斷腸草十斤於官而焚之計久而消然不
能盡除也解此毒者首以蜜灌之已復灌羊血吐出
可不死閩部疏

建蘭

蘭以建名而福興四郡爲盛民家無大小皆傳種之
然絕不生山間不知種所自來大都以玉鮓爲最四
季開者爲珍又賽蘭蔓生樹蘭木本生其香皆與蘭
埒閩部疏

閩中方物

屠締真席上座客競談閩中山海珍恠鄭翰卿閩產也締真命賦詩紀之翰卿連賦四律頗盡閩中風物其一云海孤城控大荒管絃聲裏六街香荔支新剥琉璃滑袖肉初開琥珀光赤甲美人還有舌紅螯公子已無腸思鱸客尚投簪去語罷徒令憶故鄉其二云風捲旌旗暗船艦鼉吹浪島雲孤燕窩細自盤銀縷鬣子光疑迸玉珠月出山魃驅虎豹潮平海鬼探珊瑚日南貢道雄天塹夜夜神魚送寶桴其三云五嶺雄關瘴霧開千溪如帶自天來榜亭橋斷虹

八物產

四

峴老劍浦灘崩黯淡哀赤鯉湖邊仙子宅白龍江上越王臺鷗鵬秋起波濤怒鎮海樓高鼓角催其四云山海重關控福唐一春榕葉暗江鄉艤舡絕島窺鮫室舩艤乘潮拆鱖房紅綻芭蕉霜後色白簪茉莉月中香窮陬自昔稱鄒魯今日詞華獨拔場

竹窓雜錄

鼓山細茶

鼓山靈源洞之後居民數家種茶為業地名茶園產不甚多而味清冽王敬美督學在閩評鼓山茶為閩第一武夷清源不及也同時僚屬陳玉叔頌道行諸公大加稱賞時價茶一兩索價一分敬美諸公嘆其

極廉邇日兩臺藩臬府縣科取一斤給官價一分種茶村民逃窳鼓山寺僧重施箠一歲所產輸官不足民間俱不得食矣

竹窓雜錄

榕陰新檢卷十四終

一物產

五

榕陰新檢卷十五

閩徐 勳興公輯

歛吳洵美克符校

幽期

金鳳外傳

陳后金鳳者閩主王延鈞之后福清萬安鄉人也父
侯倫少年美丰姿唐景福初事閩觀察使陳巖以色
見嬖居起輒與共因得出入臥內其妾陸氏與之私
有娠未幾巖卒墻范暉自稱留後陸託于范生一女
其夕夢飛鳳入懷因名金鳳冒姓陳及王審知兵入

幽期

閩攻殺范氏金鳳流落民間巖族人陳匡勝收養之
梁開平三年審知封閩王選良家女充後宮時金鳳
年十八性度窈窕善歌舞通音律審知聞之召為才
人特蒙寵倖宮室服御之奉與魯國夫人黃氏比嘗
築水晶宮于西湖傍列臺榭周迴十餘里金鳳時扈
駕從于城複道中出游然不及蕩後唐同光三年審
知卒子延翰繼之延翰妻崔氏陋而淫性復妬搜諸
宮人之美者輒幽之別室繫以大械刻木為人手擊
其頰又以鐵錐刺其臂一歲中死者八十四人時金
鳳已乞身為尼深自匿故得免次年延翰為周彥琛

所弑而延鈞立延鈞審知次子初娶漢清遠公主有
美色早世繼選金氏劉氏皆賢而無寵後宮數百無
可意者內侍李做極譽金鳳姿色超絕延鈞御紫宸
門宣見大悅封之為淑妃長興三年延鈞稱帝國號
閩改元龍啓進封金鳳為皇后追封其假父陳巖為
威武軍節度使母陸氏為長樂郡夫人族人陳匡勝
為殿使始築長春宮居之延鈞數于其中為長夜之
宴每宴輒燃金龍燭數百枝環左右光明如晝勅宮
女數十人擎一杯盤皆金玉瑪瑙琥珀玻璃之屬以
次遞進不設几筵酒酣張長枕大床擁金鳳與諸宮

幽期

女裸臥隨意幸之又遣使于日南造水晶屏風周圍
四丈二尺延鈞與金鳳淫狎于內令宮女隔屏覘之
嬉笑為樂三月上巳延鈞脩禊桑溪金鳳偕後宮雜
衣文錦列坐水次流觴娛暢沉麝之氣環珮之響燎
炬之光達于遠近途中絲竹管絃更番迭奏清音入
雲觀者塞道不能前端陽日造綵舫數十于西湖每
舫載宮女二十餘人衣短衣鼓楫爭先延鈞御大龍
舟以觀金鳳作樂遊曲使宮女同聲歌之曲曰龍舟
搖曳東復東采蓮湖上紅更紅波澹澹水溶溶奴隔
荷花路不通又曰西湖南湖關綠舟青蒲紫蓼滿中

洲波渺渺水悠悠長奉君王萬歲遊遊人士女綺繡
夾岸雜沓如市夜收宮女入宮多不知所之者延鈞
亦不問有小吏歸守明弱冠美皙如玉延鈞嬖之常
呼爲歸郎延鈞有風疾歸郎日侍禁中夤緣與金鳳
通又有百工院使李可殷少與歸郎狎因歸郎以通
于金鳳可殷聰敏有智巧歸郎令造縷金五綵九龍
帳于長春宮織八龍帳外以延鈞爲一龍旣成進之
極其華靡延鈞歡甚益昵歸郎日留宿于內不出國
人歌曰誰謂九龍帳惟貯一歸郎初金鳳因李做得
進及爲后倣自矜其功且微聞九龍帳中事頗橫恣

幽期

三

不爲忌金鳳不能堪令可殷譖之延鈞倣聞之怨金
鳳負已謀所以奪之寵迺盛飾其妹春燕以進春燕
婉媚絕代初入宮年方十五顧盼舉止動移上意遂
大見幸冊爲賢妃封倣爲皇城使擅愛專席延鈞從
此不復御九龍帳矣有言真封宅龍見者延鈞就其
地造躍龍宮又爲春燕造東華宮皆以珊瑚爲椀栴
琉璃爲櫺瓦檀楠爲梁棟真珠爲簾幙範金爲柱礎
窮工極麗宮中供匠作者萬人用匱不給倣舉薛文
傑克國計使文傑巧佞善聚斂多察民間陰事致富
人以罪而籍沒其資被榜捶者胷背分受仍銅斗慰

之建州土豪吳光入朝文傑利其財物將求其罪治
之光怒帥衆叛奔吳引吳人攻建州延鈞遣將救之
兵行在道不肯進曰得文傑乃進延鈞不得已送文
傑于軍中磔殺之金鳳諷右省常侍李洵等上言文
傑導九重淫靡竭萬戶膏脂天怒人怨禍亂旦夕皆
由李妃與倣爲戎首今文傑就誅妃倣不宜在上左
右延鈞意猶豫明年元夕御大酺殿召前翰林學士
承旨韓偓弘文館學士王侗右補闕崔道融吏部郎
中夏侯淑等觀燈賜宴命各賦大酺樂偓感長春宮
失寵賦詩曰淚滴珠難盡容殘玉易消倘隨明月去

幽期

四

莫道夢魂遙延鈞爲之動因返駕長春宮李淑知人
心罪已不自安私與春燕畫全身之策以去繼鵬
與臣勝有隙乃言春燕之美于繼鵬繼鵬入宮問疾
遇春燕于前廡悅之就所居丞焉臣勝聞而白其事
延鈞大怒與次子繼韜議殺繼鵬繼鵬懼與李倣圖
之適醫工陳究從宮中出言延鈞病不起倣遽令壯
士先殺李可殷于家質明金鳳訴之延鈞強起視朝
詰可殷死狀倣聞驚惶逼繼鵬率皇城衛士入延鈞
聞鼓噪聲走匿九龍帳中衛士刺之不死宮人不忍
其苦爲絕之繼韜及金鳳歸郎皆遇害於是繼鵬卽

帝位改永和二為通文元年立春燕為皇后以李
做判六軍諸衛事繼鵬元妃梁國夫人李氏同平章
事敏之女繼鵬嬖春燕欲廢夫人內宣徽使叅政事
葉翹諫曰夫人先帝之甥聘之以禮柰何以新愛棄
之繼鵬不聽翹復上書極爭繼鵬批其紙尾曰春色
曾看紫陌頭亂紅飛盡不禁秋人情自厭芳華歇一
葉隨風落御溝放翹歸老未泰梁國竟廢春燕好巫
繼鵬惑之有妖人譚紫霄以左道見幸事無大小皆
夫焉紫霄言紫薇星臨後宮教繼鵬別造紫薇宮為
春燕遊幸之所土木之盛倍于東華又築三清臺二

幽期

五

層于城中括民間黃金數千斤鑄寶皇大帝元始天
尊太上老君像日焚龍腦薰陸諸香數十斤紫霄導
春燕諸後宮作樂其下晝夜不輟謂為繼鵬延年未
祚而媒孽亡忌國人醜之後紫霄事敗被戮做亦以
異志見殺春燕之寵寢衰繼鵬徙居長春宮夜坐忽
忽不樂俄聞悲泣聲漸近彷彿見金鳳銜哀至前而
歸郎李可殷陳匡勝自宮外領紅衣執戈矛者數百
人繼鵬大驚趨而避之有頃宮中火起紫薇東華躍
龍諸處頓成灰燼繼鵬疑控鶴都將連重遇縱火將
加誅重遇懼夜半統軍圍長春宮繼鵬挾春燕率黃

門衛士斬關出奔次梧桐嶺追兵至執繼鵬歸隄莊
縊殺之春燕度不免觸墻死時通文四年七月十二
日也堊蓮花山側號康陵先是金鳳與延鈞亦堊是
山號惠陵開運中南唐師敗李仁達于古城亂兵發
諸陵剔取寶玉金鳳春燕容色如生鮮血流漬山為
之赤後人名其山為胭脂山云

予居高蓋山中有農家握地遇土穴得銀錢數枚
色黑如漆石硯一銅爐銅刀各一有篆文乾德五
年造又石匣一啓視有抄書一帙為陳后金鳳外
傳不著姓名楮墨漫滅而字蹟猶可句讀農家弗

幽期

六

能省予聞亟往索歸叅諸史乘諸書始末多不異
因與友人徐燭訂正之夫飛燕別傳出諸壞墻南
部烟花檢之廢閣前代藏秘後人搜傳均有意焉
况諸王縱慾召亂竟亡其國尤後世之明戒也是
宜傳之以存野史之一萬曆甲辰夏五閩邑王宇
識

生魂赴任

福州洪某有女而美嚴為擇婿淳祐初里人羅尉年
十七登第遂適焉羅授沿邊尉單騎之任既而思想
成疾百藥不効年餘其妻忽至羅怪且喜疾遂脫然

妻元好飲少食至是不飲酒顆粒不進任滿罷歸其妻由廳入中堂復見其妻由室出中堂荏苒而合乃知羅赴任後妻在家亦淹淹如瘵蓋其情感而神交云 江湖紀聞

孀婦影孕

謝氏者閩縣博士弟子林德賢之妻也二十喪夫家悉罄而無子櫟釜以須紡織鏗且無烟娣姒宗婦或遺之輒閉戶不受碩獨與族姑陳氏吳氏善陳氏者博士弟子林朝珂之妻吳氏其小妻也朝珂無子卒時陳年二十八吳年十九並以貞順稱久之謝氏夜

幽期

七

織忽見機上人影急視之德賢也謝氏大驚號哭因而孕及期悉召里婦及二婺聚其舍產一肉團見風化爲沫未幾病不能織會二婺亦病竟餓而死 晉安逸志

紅橋倡和

張紅橋閩縣良家女也居於紅橋之西因號曰紅橋聰敏博學雅善屬文豪宗右族爭欲聘之張悉不從父母問其故張曰欲得才如李青蓮者事之耳於是操觚之士聞之咸托五字爲媒張但第其優劣終無所答邑人王恭寄以詩曰重簾空見月昏黃絡繹啼

來也斷腸幾度繫書君不荅鴈飛應不到衡陽水泰王俯尤所鍾念乃稅其鄰舍以居一日張方睡起僮窺見之遂寄以詩曰象牙筠簾碧紗牕綽約佳人睡正濃半抹曉烟籠芍藥一泓秋水浸芙蓉神游蓬島三千界夢遶巫山十二峰誰把碁聲驚覺後起來香汗濕酥胸張得之怒其輕薄遂深居不出久之僮悒悒而歸最後僮之友福清林鴻道過其居留宿東鄰適見張焚香庭前因托鄰姬投之詩曰桂殿焚香酒半醒露華如水點銀屏含情欲訴心中事羞見牽牛織女星張捧詩爲之啓齒援筆而答曰梨花寂寂關

幽期

八

嬋娟銀漢斜臨繡戶前自愛焚香消未夜從來無事訴青天姬持詩賀鴻曰張家娘子自束髮以來一時名勝持行卷求通者無慮百數十人竟未嘗得其片語今者見答誠所希有鴻亦大喜過望因使姬通懇勸越月餘始獲命鴻遂舍于其家以外室處之定情之夕鴻作詩曰雲娥酷似董妖嬌每到春來恨未消誰道蓬山天樣遠畫欄咫尺是紅橋張詩曰芙蓉作帳錦重重比翼和鳴玉漏中共道瑤池春似海月明飛下一雙鴻自是倡和推敲情好日篤王俯聞其事卽盛飾訪鴻求張一見張愈自匿鴻謂張曰卿獨不

聞龐公之妻拜司馬德操乎張曰以吾之不可學柳
下惠之可不亦可乎於是鴻不能強傅乃密賂侍者
潛窺室內見鴻適與張狎因作酥乳雲鬢二詩以戲
之酥乳詩曰一雙明月帖胸前紫禁蒲萄碧玉圓夫
婿調踈綺牕下金莖幾點露珠懸雲鬢詩曰香鬟三
尺縮芙蓉翠聳巫山兩後峰斜倚玉牀春色去鴉翎
蟬翼半蓬鬆張愈益怒傅知其意乃挽鴻游三山越
數日鴻絕裾逃歸夜至所居張方倚橋而望鴻作詩
曰溶溶春水漾瑤瑤兩岼菰蒲長綠苗幾度踏青歸
去晚却從燈火認紅橋其二曰素馨花發暗香飄一

幽期

九

柔斜簪近翠翹寶馬未歸新月上綠楊影裏倚紅橋
其三曰玉塔涼露滴芭蕉獨倚屏山望斗杓爲惜碧
波明月色鳳頭鞋子步紅橋張屬而和曰桂輪斜落
粉樓空漏水丁丁燭影紅露濕暗香珠翠冷赤欄橋
上待歸鴻其二曰橋外千花照碧空美人遙隔水雲
東一聲寶馬嘶明月驚起沙汀幾點鴻其三曰草香
花煖醉春風郎去西湖水向東斜倚石欄頻悵望月
明孤影笑飛鴻閒嘗携榼游白湖別墅鴻調玉漏遲
一闋曰驚鴉翻暗葉桐花墜露曲房新曉爍炬香籠
準備惜花起蚤翠沼凝脂水活呵素手襯粧初了香

徑小水溶溶波煖正宜臨眺誰信造物無私偏付與
容華稱顰宜笑更况花朝日日霽多陰少不惜千金
費盡但惜取數峰殘照歸騎杳縱醉宜眠芳草張亦
用其韻和之曰輕烟籠碧樹鶯啼香露繡帷春曉短
夢初回頗恠賣花聲早懶下銀牀慢起纖纖手靚粧
未了郎語小這綠稀紅暗與卿臨眺爲儂巧畫雙蛾
移幾步金蓮花間談笑聯袂尋芳恰是春光年少一
杯竹葉同斟休學取樂昌破照佳興杳日日踏青關
草後一年鴻有金陵之游乃作大江東一闋留別曰
鍾情太甚人笑我到老也無休歇月露烟雲多是恨

幽期

十

况與玉人離別軟語叮嚀柔情婉戀鎔盡肝腸鍊岐
亭把酒水流花謝時節應念翠袖籠香玉壺溫酒夜
夜銀瓶月蓄喜含嗔多少態海嶽誓盟都設此去何
之碧雲春樹合晚峰千疊圖將羈思歸來細與伊說
張亦依韻賦別曰鳳凰山下玉漏聲恨今宵容易歇
一曲陽關歌未畢棲鳥啞啞催人別含怨吞聲兩行
珠淚漬透千重鍊柔腸幾寸斷盡臨岐時節還憶浴
罷畫眉夢回携手踏碎花間月謾道曾前懷萱蕊今
日總成虛設桃葉渡頭河水千里合凍雲疊疊寒燈
旅邸熒熒與誰閒說又明年鴻寄摸魚兒一闋絕句

七首其詞曰記得紅橋少年游台多少雨情雲緒金鞍幾度歸來晚香靨笑迎朱戶斷腸處半醉微醒燈暗夜深語問情幾許情應似吳蠶吐繭撩亂千萬縷別離處淡月乳鴉啼曙淚痕深紅袖污海懷遐想何年了空寄錦囊佳句春欲去恨不得長纓繫日留春住相思最苦莫道不消魂裏腸鐵石涕淚也如雨其詩曰女螺江上送蘭橈長憶春纖折柳條歸夢不知江路遠夜深和月到紅橋其二曰驪歌聲斷玉人遙孤館寒燈伴寂寥我有相思千點淚夜深和雨滴紅橋其三曰殘燈暗影別魂消淚濕鮫人玉線綃記得

幽期

十一

雲娥相送處淡烟斜月過紅橋其四曰春衫初試淡紅綃寶鳳搔頭玉步搖長記看燈三五夜七香車子度紅橋其五曰一襟離恨怨魂消閒却鳴鸞白玉簫燕子不來春事晚數株楊柳暗紅橋其六曰傷春雨淚濕鮫銷別鴈離鴻去影遙流水落花多少恨日斜無語立紅橋其七曰綺窓別後玉人遙濃睡纔醒酒未消日午捲簾風力軟落花飛絮滿紅橋先是張自鴻去後獨坐小樓居常鬱鬱無聊及鴻詩詞至遂感念成疾不數月而卒無何鴻歸遽往訪之道中作詩曰三千客路動行鑣遠別歸來興欲飄祇恐鳳樓人

待久玉鞭催馬上紅橋及至紅橋聞張已卒失聲號絕徬徨之際忽見床頭玉佩玦懸一絨拆之有蝶戀花一闋及七絕句其詞曰記得紅橋西畔路郎馬來時紫在垂楊樹漠漠梨雲和夢度錦屏翠幙留春住其詞曰牀頭絡繹泣秋風一點殘燈照藥叢夢吉夢凶都不定朝朝望斷北來鴻其二曰井落金瓶信不通雲山渺渺暗丹楓輕羅露濕鴛鴦冷閒聽長宵嘹淚鴻其三曰寂寂香閨枕簟空滿階秋雨落梧桐內家不遣園陵去音信何緣寄塞鴻其四曰玉筍雙垂滿頰紅關山何處寄書筒綠窓寂寞無人到海闊天

幽期

十二

高怨落鴻其五曰衾寒翡翠怯秋風郎在天南妾在東相見千回都是夢樓頭長日妬雙鴻其六曰半簾明月影瞳瞳照見鴛鴦錦帳中夢裏玉人方下馬恨他天外一聲鴻其七曰一南一北似飄蓬妾意君心恨不同他日歸來也無益夜臺應少繫書鴻鴻得詩詞悲感哀怨殆不勝情因賦挽詩曰柔腸百結淚懸河瘞玉埋香可柰何明月也知留佩玦曉峰長想畫青蛾仙魂已逐梨雲夢人世空傳薤露歌自是忘情惟上智此生長抱怨情多王儻亦以詩哭之曰濕雲如醉護輕塵黃蝶東風滿四隣新綠只疑銷晚黛落

紅猶記掩歌唇舞樓春去空殘日月榭香飄不見人
欲覓梨雲仙夢遠坐臨芳沼獨傷神自是鴻每再過
紅橋輒於邑累日

晉安逸志

玉香清妓

林景清閩縣人成化己亥冬以鄉貢北上歸過金陵
金陵楊玉香者娼家女也年十五色藝絕群性喜讀
書不與俗人偶獨居一室貴游慕之姓名邵三雖乏
風韻然亦一時之秀景清與之狎飲於瑤華之館因
題詩曰門巷深沉隔市喧湘簾影裏篆浮烟人間自
有瑤華館何必還尋弱水船又曰珠翠行行間碧簪

幽期

十三

羅裙淺淡映春衫空傳大令歌桃葉曾似花前倚邵
三明日玉香偶過其館見之擊節嘆賞援筆而續曰
一曲霓裳奏不成強來別院聽瑤笙開簾覺道春風
暖滿壁淋漓白雪聲題甫畢適景清外至投筆而去
景清一見魂銷堅持邵三而問三曰吾妹也彼且簡
對不偶詩書自娛未易動也景清強之乃與同至其
居穴壁潛窺玉香方倚床佇立若有所思頃之命侍
兒取琵琶作數曲景清情不自禁歸館以詩寄之曰
倚牀何事歛雙蛾一曲琵琶帶恨訶我是江州舊司
馬青衫染得淚痕多玉香答之曰銷盡爐香獨掩門

琵琶聲斷月黃昏愁心政恐花相笑不向花前拭淚
痕明日景清以邵三爲介盛飾訪之途中詩曰洞房
終日醉流霞閒却東風一樹花問得細君心內允雙
雙携手過鄰家既至一見交驩恨相知之晚也景清
詩曰高髻盤雲壓翠翹春風並立海棠嬌銀箏象板
花前醉疑是東吳大小喬玉香詩曰前身儂是許飛
瓊女伴相携下玉京解佩江干贈交甫盡屏涼夜共
吹笙夜既闌邵三避酒先歸景清留宿軒中則玉香
真處女也景清詩曰十五盈盈窈窕娘背人燈下卸
紅妝春風吹入芙蓉帳一朶花枝壓衆芳玉香詩曰

幽期

十四

行雨行雲侍楚王從前錯恠野鴛鴦守宮落盡鮮紅
色明日低頭出洞房居數月景清將歸玉香流涕曰
妾雖娼家志常不染顧以陋質幸侍清光今君當歸
勢不得從但誓潔身以待令此軒無他人之迹君異
日幸一過妾也景清感其意與之引臂盟約期不相
負遂以一清名其軒乃調鷓鴣天一闕留別曰八字
嬌蛾恨不開陽臺今作望夫臺情方好處人相別潮
未平時僕已催聽囑付莫疑猜蓬壺有路去還來珍
珍一樹垂絲柳休傍他人門戶栽玉香亦以鷓鴣天
答之曰郎是閩南第一流胸蟠星斗氣橫秋新詞宛

轉歌才畢又逐征鴻下翠樓開錦纜上蘭舟見郎驩
 喜別郎憂妾心政似長江水晝夜隨郎到福州景清
 遂訣別歸閩音信不通者六年至乙巳冬景清復携
 書北上舟泊白沙忽於月中見一女子甚美獨行沙
 上追視之乃玉香也且驚且喜問所從來玉香曰自
 君別後風枝南北天各一方魚水懸情相思日切是
 以買舟南下期續舊好不意於此邂逅耳景清喜出
 望外遂與聯臂登舟細叙疇昔景清詩曰江上尋春
 恰遇春一回見面一回新含悲細說分携後夜夜相
 思入夢頻玉香詩曰鴈杳魚沉各一天為君終日淚

幽期

十五

潜然孤蓬今夜烟波外重訴琵琶了宿緣嗟畢垂泣
 悲啼不能自止天將曙遂不復見景清疑懼累日及
 至金陵首訪一清軒門館寂然惟邵三縞素出迎泣
 謂景清曰自君去後妹閉門謝客持齋誦經或有強
 之萬死自誓竟以思君之故遂成沉疾一月之前死
 矣景清聞之大駭入臨其喪拊棺號慟是夜獨宿軒
 中吟詩曰往事凄凉似夢中香奩人去玉臺空傷心
 最是秦淮月還對蘭閨燭影紅因徘徊不寐惘惘間
 見玉香從帳中出唏噓良久亦吟曰天上人間路不
 通花鈿無主畫樓空從前為雨為雲處總是襄王曉

夢中景清不覺失聲呼之遂隱隱而沒

晉安逸志

秋英冥孕

韓夢雲福清諸生也嘉靖甲子授經於邑之藍田道
 過石湖山見遺骸焉哀而掩之其夜宿於藍田書舍
 忽聞異香滿室頃之一童子欵扉投刺曰娘子奉謁
 夢雲愕然則麗人已立燈下歛衽而拜曰妾蒿里之
 累也委身草莽二百年於茲矣君子厚德惠及骸齒
 靜言感念啣結焉忘偶作小圖用伸寸報遂出袖中
 彩幃一軸以遺之題其標曰萬鳥啼春夢雲整折拜
 受因詢其家世麗人曰妾楚人也姓王氏名秋英澹

幽期

十六

容其別號也父曰德育元至正間以兵曹郎參軍入
 閩妾從父之任見執強寇至石湖山不忍受污投崖
 而死曩者車騎臨况躡踵相從此亦夙世因緣非偶
 爾也因與夢雲共談言如懸河夢雲曰卿能詩乎曰
 惟先生命於是啓齒微啗曰咄咄復咄咄二百年來
 滯閩越回頭往事付空華淚逐西風寒刺骨當時恨
 不蚤見幾扁舟一葉隴襄歸海上烽烟驀地起一家
 骨肉隨流水渺渺殘魂寄碧岑花開花落古猶今相
 逢此日無他物贈爾平生一片心夢雲擊賞久之遂
 申伉儷之私枕上作滿江紅一闕曰偶度銀河霎時

間雲收雨歇枉做了叢莽溪頭一場轟烈江上風雨
百年心家國存亡千里月媿今宵勾引蔓藤又添淒
切烟花耻應難雪雲雨債何時滅只爲塵緣把白瑜
玷缺高唐夢裡情如海望帝山中淚成血羞睹着嫦
姁長自在瑤瑤闕比曉起謂夢雲妾以感遇之故失
身於君惟君始之惟君終之君之惠也不者曲且在
君妾何敢言遂飄然而去自是數日一至至則警校
經籍楊權古今意灑如也是歲之冬夢雲歸自藍田
獨坐於其家之小樓秋英遣向者童遺之以詩曰朔
風震撼似瀟湘滿樹歸鴉噪夕陽不見王孫停駟馬

一幽期

十七

惟聞牧豎喚牛羊荒野水悲長夜懶鬢疎容怯凍
霜漠漠陰雲愁黯黯幾時相對一爐香夢雲乃以除
夕設主於樓薦以酒肴其夜秋英盛裝飾而至與夢
雲讌飲酒酣凭夢雲肩作臨江仙一闕曰燈火滿城
鳴竹爆家家收拾殘年春陽初轉動朱絃金爐香幾
縷裊裊散輕烟人事天時又一歲迎春送臘開筵多
情盃酒更烹鮮殷勤斟玉斝相對淚潸然明年寒食
夢雲復携鷄黍過秋英墳上少頃秋英至設席籍草
謳唱相和夢雲以巨觥酌秋英曰今日之樂千古一
時可無片詞以紀盛事於是秋英乃作瀟湘逢故人

慢一闕曰春光將暮見嫩柳拖烟嬌花帶霧頃刻間
風雨把堂上深恩閨中遺事鎖火留飭都付却落花
飛絮又何心挈藟提壺闌草踏青載路子規啼蝴蝶
舞遍南北山頭紙灰綠醅奠一丘黃土嗟海角飄零
湘陰淒楚無主泉扃也能得有情鷄黍盡角聲吹落
梅花又帶離愁歸去因謂夢雲曰妾懷君之子今將
免身矣當產君家食以生人乳少許乃可育於人間
也遂與夢雲並轡同歸夢雲妻子皆安之客有問及
澹容前身者以詩荅之曰地老天荒一化人寒烟荒
草度芳晨冥冥渺渺無生死豈有前身與後身其二

一幽期

十六

日乳乳瘦魄濯寒流偶爲塵緣世外游莫道此生原
不滅生生滅滅一浮漚後月餘產一丈夫子時乙丑
年四月十八日也夢雲妻聞之大喜遍覓人乳以食
之於是里人求觀者如堵矣秋英乃謂夢雲曰神奇
之事愚者駭焉兒育於君恐招物議妾當歸楚寄兒
於楚人後十八年圖與相見未晚也乃作留別詩曰
兩年驩會夢魂中聚散人間似轉蓬歲月無情催去
燕關河有信寄來鴻劍沉延浦光終合瑟鼓湘靈調
自工他日扁舟尋舊約夕陽疎影楚雲東遂將兒孽
瓦升屋而去忽一日遺夢雲以詩曰處處青山叫子

規家家乳燕鑄芹泥獨憐知己千山外遙望白雲雙
眼迷是後每歲巧夕一過小樓嘗作滿江紅一闕曰
蓼暑誰收秋聲報梧桐一葉又聽得蛩泣堦除鴈啼
沙磧清光玉宇本無塵無柰妬雲遮素魄意難忘倏
忽馭鸞輪尋舊約柳風疎歡情折蓉露冷離愁結這
滴滴丁丁不堪苦惡夢魂河漢隔年期骨肉關山千
里別兩關情極目楚山雲龍江月迨至萬曆壬午遺
書夢雲招之入楚曰兒寄湘陰黃朱橋今弱冠矣君
得無意乎妾請為鄉道暇間賦得長相思二篇請教
其詞曰長相思相思長獨鶴高飛九迴翔楚天嘹唳

八 遙期 十九

驚胡霜側身東望淚沾裳思君間阻天一方欲往從
之河無梁臨流欲遡川無航江東渭北恨參商安得
共此明月光長相思相思長其二曰長相思相思長
寒蟲唧唧九迴腸中夜為君起徬徨期君不至倚胡
床衰草淡烟漫隴襄願言載道歷盤塘扁舟一葉過
武昌身隨鴻鴈度衡陽無令戚戚滯湖湘長相思相
思長是年夢雲不果行明年乃行自洪塘買舟秋英
已先至矣與之同寢處他人莫見也及至湘陰果有
黃朱橋者湘陰豪宗也有三子曰鶴笑鶴齡鶴鳴鶴
笑得之神女叩門授兒忽不見以白布裹兒也而題

以血書曰血書尺帛裹呱兒抱送君家好護持乙丑
之年辛巳月甲申日主丑初時閩生楚長人非幻陽
氣陰胎事亦奇莫道螟蛉難似我恩深還有報恩期
末書十八年後閩有韓夢雲來此其子也及夢雲至
相視愕然夢雲具道其詳朱橋大駭鶴笑持父哭幾
不自勝是時鶴笑已婚易氏女不能從父之閩夢雲
遂留飲數十日而別秋英乃從夢雲入閩閩士大夫
及當道諸公往來玉融卜事求詩者踵相接也萬曆
癸巳年秋英謂夢雲曰妾以冥數得侍巾櫛不自韜
歛籍籍人間今者賓客如雲答之則事涉漏泄不答

八 幽期 三

咎且歸君然亦塵緣已盡吾將從此逝矣夢雲及妻
子聞之驚愕挽留秋英竟揮淚而別於是舉家皆號
慟為之舉喪今遂寂然 萬鳥啼春集

合歡紅帶

陳筑字夢和莆田人崇寧初登第為古田尉惑邑倡
周氏周能詩贈筑絕句曰夢和殘月過樓西月過樓
西夢已迷喚起一聲腸斷處落花枝上鷓鴣啼首句
蓋寓筑字也又春晴詩曰瞥然飛過誰家燕驀地香
來甚處花深院日長無箇事一瓶春水自煎茶后與
筑作合歡紅綬帶自縊於南山極樂院有知之者共

排闥救免已而事敗筑失官去周至紹興初猶在既
老且醜門戶遂零落云夷堅志

西軒密約

林澄字太清候官人年十七與同里戴貴共學館於
戴之西軒一日澄借名文二卷約貴各錄其一澄閱
旬繕寫不及而貴則五日成帙書畫端整澄心異之
謂貴曰何卿書之太速耶貴曰某有妹氏名伯璘年
方及笄粗通詩詞頗美筆墨妹氏爲我分抄故爾時
生尚未約婚而女亦未許人生意有所屬不敢自白
于父母一日適貴他往女在繡簾之後窺生容貌雋

幽期

三

偉相視目成久之生歸西軒情不自禁乃題一詩於
團扇之上云目似秋波髮似雲繡簾深處見紅裙東
風嫋嫋吹香氣夢裏猶聞百和薰女有丫鬟壽娘者
亦知字義女命壽娘送茶與生見生扇頭有詩遂持
報女女見生詩喜動顏色乃密賦古風一章仍命壽
娘寄生云妾本葑菲姿青春誰爲主欲結箕箒綠嚴
親猶未許憐君正年少胸中富經史相逢荷目成愁
緒千萬縷咫尺隔重簾脉脉不得語願君盟勿渝蚤
諧鸞鳳侶莫學楚襄王夢中合雲雨自後書札往還
無間晨夕上元之夜女至西軒赴生期約鷄鳴而別

幽期

三

且訂生諧伉儷死葬同穴生賦詩云四鄰歌吹玉缸
紅始信藍橋有路通無賴汝南鷄唱曉驚回魂夢各
西東女詩云風透紗窓月影寒鬢雲撩亂晚妝殘胸
前羅帶無顏色盡是相思淚染班時戴氏父母欲爲
女議婚他姓女鬱鬱不樂乃作詩寄生云憶昔當時
錯認君妾身輕賤染紅塵雲情雨意渾如夢海誓山
盟總未真柳毅不傳空口信王魁元是負心人好花
自有欄杆主浪蝶狂蜂枉費神蹤跡由是益密家人
莫之覺也中秋之夕生復會女于繡房忽忽不樂女
亦無所驚訝枕席之驩極其纏綿漏下四刻貴有家
奴安郎者探知生在繡房持斧突入殺生仆地皇急
報生父母女見生氣絕乃取羅帕自經雙手抱生屍
而死兩家父母聞之無不嗟悼檢其篋中得詩數十
首皆情至之語一時傳誦女兄素與生厚議以生女
合葬于東郊清貴坊題曰雙鴛塚時有文人吳子明
爲之銘曰壁碎珠沉蘭摧玉折生願同衾死謀同穴
塚號鴛鴦魂爲蝴蝶華山畿英臺墓連理枝合歡樹
古有之今再遇時正德三年戴林記

沙陽哭妓

林子羽少遊沙陽狎一妓朱氏情好甚篤及子羽應

辟司訓將樂取道沙陽而朱氏死矣乃作絕句九首
哭之青樓十二敞銀屏長記生前幾醉醒今日重來
人不見七峰猶似黛眉青珠沉玉殞兩茫茫十里溪
流與恨長依舊春山花似綺不知何處瘞蘭香二十
年來一夢歸楚臺秦館事應非春魂想化西園蝶猶
向碧桃花下飛綠楊兩葉想眉顰誰寫新詩詠性真
一自朱樓人去後鶯花不似舊時春玉露幽蘭憶淚
泣殞宮幽暗夜如年空餘舊日香奩句一度悲吟一
惘然青鸞影斷夢難回暝揜紅顏向夜臺可惜玉樓
空鵲鏡也隨羅綺莖寒灰舞袖何年化作雲玉簫聲

幽期

三

斷鳳離群春風似惜泉宮恨片片吹花落古墳蘭消
桂蠹雨初晴寂寂泉宮夜不明聞說七峰山下水至
今流恨也吞聲柳臺花榭寄塵踪名籍蓬萊第一宮
晚出人間風露表佩聲夜夜響空

竹窓雜錄

七夕戲文

福州孫昌裔字子長為進士承以子寓京中莊太史
家與其子喬申同授經于曹孝廉癸未七夕感牛女
之事生固通古文詞因為文達于牛女本游戲翰墨
耳既而生忽暴卒第心頭微熱莫知其故越三日忽
甦時其父師皆聚哭屍旁生注目視曰我在此耶頃

為神妃召去所居金屋瓊樓綃帷貝榻侍衛皆妖麗
姣好群譁偶舞日夕留款不絕欲成伉儷裔思父不
從辭歸旁為勸解而意彌堅妃始為祖餞供帳絡繹
相接于道歌姬侑觴皆有戀別之思醇醪進進不知
別成景象在父師旁也裔與申皆駿才後歸就試並
居首

耳談

荔枝假夢

明皇既幸蜀貴妃縊死於馬嵬十八娘亦歸里中居
晉安城東報國院至德三載無疾而卒遂就院傍之
隙地瘞焉萬曆中有東海生者閩人也一日出遊東

幽期

三

郊少憇於報國院晝長假寐夢至一所朱戶紅樓丹
盈紫閣極其壯麗徘徊間俄見一雙髻侍兒紅裙翠
袖揖生而進曰奉十八娘命敬邀郎君生從之入未
及百步香氣襲人行至一室扁曰扶離別館少頃見
綠紗侍兒導一女郎年可十七八衣絳綃衣顏色殊
絕冉冉而至生進曰偶因休暇駕言出遊既昧平生
敢逢勝果女郎曰妾開元皇帝侍兒也以江采蘋之
薦得幸于上今歸此中以與郎君有夙緣故相屈耳
因出金鍾貯瓊液以酌生生飲之甘如醍醐醴酪酒
酣姬容色轉麗因歌菩薩蠻一闕妾身本是瑯琊種

當年曾被君王寵，艷態闢紅粧。人稱十八娘，絳綃籠玉質。纖手金盤擘，驛路起塵埃。驪山一騎來，生聞之愈加歎賞。因請問開元遺事，姬曰：妾憶在宮中時，正月十五夜，上御常春殿，遣妾撒闕中錦九於地，令官人競拾之多者，受上賞。又一日，上幸長生殿，奏新曲，未有名值妾爲貴妃稱觴，上大悅，遂以妾名其樂。左右歡呼，聲動山谷。此皆妾之受寵於上，不聞於人間者。生聞之，愈驚駭。旣而侍兒報以江家周家陳家三姬至，江衣綠，周衣紅，陳衣紫。種種妖麗，三姬曰：聞吾姊今日有佳賓，故來相賀。三姬各集古詩二章，江姬

幽期

三

吟曰：百般紅紫闌芳，非隔水殘霞見。盡衣別有玉杯承，露冷紅妝飛騎向前歸。野人相贈滿筠籠，時似開元天寶中。火樹風來翻絳艷，樹頭樹尾覓殘紅。周姬吟曰：紅樹枝頭日月長，一枝濃艷露凝香。凌晨併作新妝面，玉碗盛來琥珀光。綠蘿陰下到山庄，丹粉經年染石牀。飽食不須愁內熱，已分甜雪飲瓊漿。陳姬吟曰：何處橫釵帶小枝，可憐妖冶正當時。曾緣玉貌君王寵，莫比潘家大谷梨。可愛深紅愛淺紅，離離朱實綠叢中。不知多少開元事，香氣潛來紫陌風。三姬驗畢，十八娘亦集古句二首，遙指紅樓是妾家。瓊枝

日出晒紅紗，摘時正帶凌晨露。應服朝來一片霞，曉漱瓊膏水齒寒。一生長對水晶盤，香隨翠籠擎初到。長得君王帶笑看，四姬驗畢，十八娘出紅繡鞋一雙，贈生且囑曰：願君以此傳之人間。旣而江姬出麝囊一函，周姬出真珠一顆，陳姬出紫瓊一枚，爲贈生。遽然驚覺，惟見荔枝香熟，繁星離離，詢其旁果有十八娘塚云。因賦詩曰：驪山一騎紅塵起，七日能行數千里。丹荔飛來色正新，金盤滿注華清水。花外遙聞百步香，寒水一片剖羅囊。長生殿上連枝進，太液池頭半醉嘗。樂工初製梨園曲，小部音聲聽不足。佳名新

幽期

三

賜荔枝香，左右歡呼動山谷。一聲鞀鼓震漁陽，西幸鑿輿道路長。蛾眉宛轉含情死，馬上君王掩面傷。炎方仍進青絲籠，香涕還思當日寵。丹實猶然貢上方，朱顏久已歸荒塚。妃子妖魂去渺茫，千秋何處紅妝夢中細說前朝事，不及王家十八娘。

探花方便

探花王剛中爲福建御史，有尤溪張生者，與隣女私通，被獲到官。剛中見簷前蛛網懸，蝶指曰：女能爲詩，可賦此。張吟云：只因賦性大顛狂，遊遍名園窈窕香。今日誤投羅網裏，此身惟仗探花郎。剛中悅，又指竹

簾謂女曰汝可賦此女亦嗔曰綠筠擘破條條直紅
線經開眼眼奇為愛如花成片段致令直節有參差
剛中見二人未議婚問愿合否生首懇之即判云佳
人才子兩相宜致福端由禍所基未作夫妻諧汝愿
不勞鑽穴隙相窺時稱為王方便云 群談采餘

花樓吟咏

大曼生者東海人世有聞人生居閩中幼從父宦遊
四方熟玩經史且工詞賦年十九自吉州還閩僦寓
城東大厦惡其喧雜妨誦習功迺賃別業于委巷中
屋僅數椽而主人之園圃近焉草樹扶疎花柳間植

幽期

三

有濠濮間想生常散步園中吟咏自適一日偶值雙
鬟導一女郎年可十七後園采花不知生之先在也
生遂巡避之女見生風神俊爽氣度閒逸且聞主事
詞翰情亦不能自禁遂却步歸異香縹緲真若仙姬
之臨洛浦也生自是神爽飛越讀書之念頓廢越旬
餘復于園中值向者雙鬟因詢之曰君家女郎識字
乎鬟曰女郎日夕手一編不輟豈不識字其常見女
郎喜抄唐人詩不但工刺繡而已生日吾有一詩汝
能為吾致之乎鬟曰郎君善詩女稔知之某敢不為
郎君作致書郵乎生遂賦一絕云春園花事闌芳菲

萬綠叢中見茜衣自愧含毫非子建風流難賦洛中
妃女得詩見其詞翰雙美再三吟咏遂次韻以荅之
云小園芳草綠菲菲粉蝶聯翩展畫衣自愧一雙蓮
步闊隔花人莫笑潘妃自此槐黃期逼生就省試家
人促歸不敢通問秋後放榜生不第鬱鬱復携書于
別業女恒遣雙鬟慰勞之生由此得定情焉遂贈生
玉玦半規紫羅香囊一付生賦詩云數聲殘漏滿簾
霜青鳥啣箋事渺茫剖贈半規蒼玉玦分將百合紫
羅囊空傳番手尊前舞新結愁眉鏡裏妝一枕遊仙
終是夢桃花春色誤劉郎時生已約婚而女亦受采

幽期

三

女常居花樓之下所著有花樓吟一卷秘而不傳惟
生得一再觀焉其寄生詩甚多有云重門深鎖斷人
行花影參差月影清獨坐小樓長倚恨隔牆空聽讀
書聲踰年生就婚女亦適人蹤跡遂絕焉然詩札往
來歲猶一二至越數載生得舉賓薦戒行有日女寄
書以通殷勤生賦柳稍青一闕別之鶯語聲吞蛾眉
黛蹙總是消魂銀燭光沈蘭闥夜未月滿離尊羅衣
空濕啼痕腸斷處秋風暮猿潞水寒冰燕山殘雪誰
與溫存生故多情而俳詞艷語半為女發也又隔數
歲女因念生得瘵疾臥床日久思一見生生乃託為

醫者視脉而進女見生咽不能語如未訣狀遂出是夕女一慟而絕家人莫之知也生哭之詩云玉殞珠沈思悄然明中流淚暗相憐常圖映蝶花樓下記刺鴛鴦繡幙前極有夢魂能結雨更無心膽似非烟朱顏皓齒歸黄土脉脉空尋再世緣不數月而生亦卒

晉安逸志

玉主報讐

林丙卿福清人生平倜儻好遊俠邪燕姬劉鳳臺者年十五有聲教坊貴游爭慕之一見丙卿驩甚托以終身丙卿破數百金納為妾久之丙卿遊吳越間道

幽期

五

聞姬死慟哭幾絕疾馳抵燕日夜哀痛刻玉為主提携不去左右為賦長短句題玉上曰入時倒郎懷出時對郎面隨郎南北復西東芳草天涯堪遠徧勝寫丹青圖勝妝水月殿玉魄與香魂都在此一片願作巫山枕畔雲願作盧家梁上燕莫似生前輕別離教人看作班妃扇後丙卿去燕復遊西粵僦舟東下為舟人陳亞三所殺沉其屍于江掠其貲以去蒼梧林司理丙卿友也夜半忽見婦人稱冤狀因呼邏卒嚴捕禦人者卒搜亞三橐得玉主司理大驚窮索餘黨伏墓求得屍顏面如生肌肉不損觀者異之徐惟起

為作玉主行云燕山幻出娥眉質翠羽鳴璫金屈膝就中百萬倚門倡若箇輕盈稱第一傾城少女長劉家十五妖燒未破爪到處名姬羞粉黛一時佳冶避鉛華櫻唇半啓飄金縷百轉嬌喉鶯乍乳間拂朱絃奏鳳凰時拋紅豆調鸚鵡對客閒叅湖上禪桃花重製蜀中賤芙蓉學繡相思枕榆莢羞看買笑錢五陵俠客紛無數爭進千金求一顧妾貌雖同解語花妾心已作沾泥絮風流閩海說林郎年少曾登遊冶場黃金盡買纏頭錦贏得聲名遍教坊明珠欲換娉婷女金谷園中貯歌舞滿眼無人荷目成劉姬一見心

幽期

三十

相許結束歡然出俠邪九枝銀燭七香車鴛鴦忽比雙飛翼苗苗俄開並蒂花珊瑚寶玦流蘇帳蜀錦紫絲縈步障占斷春風歲復年秦箏趙瑟搗還響可憐行樂在須臾夫婿長遊入五湖膏沐懶施雲鬢亂空床獨守夜燈孤春花秋月無情去誤妾佳期等閒度婉意柔情孰與伸千愁萬恨憑誰訴明河耿耿路迢迢絕望音書嘆寂寥紅頰每于愁處損朱顏多向暗中凋思君不見令人老柳葉雙眉畫慵掃香魂渺渺落黃泉玉骨纍纍瘞芳草人傳消息五湖西夫婿傷情掩面啼碧沼游魚乖比目雕梁飛燕失雙栖哀絃

聲斷絲難續死別生離成一哭沈思無計表深情
得連城舊明玉磨礪朗潤後輝光賦得悲哀句短長
中間自鏤芳卿字未下金刀先斷腸錦囊裝貯殷勤
記鎮日重重牢繫臂東西南北但隨身旦夕何曾暫
相離携向蒼梧萬里遊逢人開取淚先流鷓鴣叫月
悲長夜蛤蚧鳴風感素秋江頭忽遇探丸客化作杜
鵑歸不得黃昏野魅泣精靈暮雨遊燐啼怨魄玉主
漂零何處歸芳魂長繞粵江飛夜臺飲恨重相見朽
骨含冤事已非蒼梧司理眠官閣忽覩仙姬來綽約
含怨含顰若有詞半羞半怯如相託索索陰風毛骨

幽期

三

寒分明環珮韻珊珊漸聽嗚咽聲初遠起視明河漏
欲殘心知非幻仍非夢定有幽魂抱深痛綵線縫裙
獲赭衣驟看玉主神驚動由來此物屬林郎刻玉題
詩為悼亡珍藏久識依懷袖流落何因在異鄉傷心
細向公庭鞠舊鬼哀呼新鬼哭始覺孤身入虎牙更
悲俠骨填魚腹詎信蛟龍不忍吞隨波逐浪幾朝昏
千秋重閱曹肝事九辨難招屈子魂吁嗟此事何奇
絕名姓從茲播西粵真迴白日照重泉果有嚴霜飛
六月片玉堪將恩遇酬死生肝膽在紅樓方知白璧
能伸恨不獨青萍解報讐又鄧原獄作云林君少小

負奇氣二十結客學文字長安遍謁諸賢豪小語纔
纔各有致有時走馬入平康平康美人號鳳娘相逢
相睚無此客願持箕箒侍君房俠烈相期豈瑣瑣芳
心一寸炯如火便將白璧售娉婷何惜明珠買婀娜
美人嬌媚壻風流紫陌香奩不解愁春風暖抱鴛鴦
帳明月光窺翡翠樓世間萬事有翻覆玉缺珠沉一
何速自埋匣鏡不迴光既斷琴絃那再續旅泊淒涼
閒舞衣羅幃風動是邪非始信佳人難再得幾番夢
裏空歔歔賦罷招魂魄不返腸斷鉛華日應遠聊將
良璞刻芳名比作茗華勒琰琬餘哀寫出斷腸詞併

幽期

三

入瓊瑤寄所思夫絕難消千載恨連綿更訂九泉期
生死提攜不相離五色絲縈動繫臂身隨南北復東
西臥即同床行並轡無端忽作蒼梧行瘴江瘴草愁
孤征何物舟師太無賴綠林暴客誰知名砍頭陷胃
意何酷擲向深潭飽魚腹并將玉主為珍藏新鬼含
冤舊鬼哭蒼梧理官方少年與君鄉曲習君賢夜夢
美人拜且哭醒來惻縮心忙然便令處處尋踪跡玉
主光芒射四壁破壁如聞叱咤聲捧出人人皆動色
使君一見心生悲吁嗟此物從何來疇昔之夢真有
以滿堂撼撼陰風吹賊也聞言咋舌死快意當前寧

有此盡縛餘黨察根因腐肉由來付湘水湘水浮來
七尺軀依然面孔血糝糊使君撫尸三嘆息群盜一
一伏其辜憶昔從君接杯酒醉後朝墜無不有知君
俠氣未不磨知君俠骨終難朽異哉玉主能報仇不
妨聲價重青樓區區千金豈足較平生恩怨爲君酬
竹窓雜錄

破鏡分離

莆田陳子卿少年隨父宦京邸有鄰女見子卿美丰
姿而悅焉旣而歸閩女剖妝鏡半規爲贈且與子卿
爲約如樂昌故事未幾子卿舉孝廉再入都門則女

幽期

三五

已移家他徙踪跡未絕不復合焉嘗持破鏡嗚咽不
已陳幼孺聞其事爲作破鏡行云樂昌寶鏡青銅面
閃鑠光圓才一片憶從生少遇君時君情搖蕩妾愁
痴時時並臂迫肩立持照青閨雙黛眉銀箏風斷瓶
入井金縷雙鸞不交頸空持一半表相思南北分形
更分影妾身不及青趺血但使菱花空瓦裂何因繡
閣匣中銅得似延津波下鐵

烏山幽會

林生子真讀書烏石山房往返里巷間有一姝素服
淡妝倚門露半面曰徐徐行者誰氏郎君耶林愕然

大驚且口噤猝無可語行道之人復沓至目招而過
之陽碩侍兒言他事侍兒心微指志其居歸令履往
通殷勤因訪隣姬知爲張壁娘壁娘者良家女也于
歸半歲夫亡壁娘光麗艷逸妖美絕倫里中少年聞
其新寡競委幣焉張皆不受獨竊從戶窺林心悅而
好之恐不得當也張所居後卽山山上折而數十武
卽林讀書處張卽期以旦日踏青來會當是時載酒
遊者趾相錯也張出適與諸游者會諸游者薄而觀
之林亦混焉各自引嫌不交一語而歸林鬱鬱不自
得乃賦詩云秋波頻轉管檀郎脉脉任回暗斷腸只

幽期

三五

爲傍人羞不語綺衣縹緲但聞香張所居妝樓之上
又有複閣枕上麗甚祕先是林遣侍兒至張所張陰
教置之是夕張使侍婢引林匿複閣中夜靜張篝燈
至遂爲長夜之樂平明沐從山麓而出如是者累月
而張亦時詣林讀書山房無何林移家臨汀就父公
署臨別之夕不復自言其情但與張極歡痛飲而已
明日登車徑去久之張始知林去遠忽忽若有亡又
以林去時不爲一言輕薄背負乃至於此感想懊恨
遂成沉疴陳幼孺聞其事遂爲詩代張以寄林云黃
消鴛子翠消鴉篋拂層波帳九華裙帛褪來腰束素

釧金鬆盡臂纏紗牀前弱態眠新柳枕上迴髮壓落
花不信登牆人似玉斷腸空盼宋東家林得詩始知
張病囚臨汀王相如入會城附書於張且與爲約而
張於數日前死矣王生歸言狀林失聲投地幾不自
勝作悼亡詞四首有客何來自越城聞君去伴董雙
成相期總在瑤池會不向人間哭一聲去歲飲君金
屈卮桃花人面兩相宜于今花在人何處腸斷魂消
是此時潘嶽何須賦悼亡人間無驗返魂香更憐三
載窮途淚猶洒秋風一萬行共知月缺有時圓雨落
無由得上天昔是生離今死別乾坤此會定何年明

孟期

五

年林自臨汀歸閩途巡過張所居塵網妝樓燕鳴故
壘而張埋玉西郊矣林自是不復讀書舊館因賦感
舊詩二首落梅到地夜無聲幰挂空堦碎月明從倚
朱闌人不見雙懸清淚聽寒更梅花歷亂柰愁何夢
裏朱樓掩淚過記得去年今夜月美人吹入笛聲多
張氏好音尤善吹簫往者詣山房常倚梅花吹簫云
竹窓雜錄

榕陰新檢卷十五終

榕陰新檢卷十六

閩徐 焞與公輯

歛吳洵美充符校

詩話

山居遺詠

邵京實字仲堅閩縣人務學而隱國祔若葉鉞林玉
鍾耆德鍾明德任宗仁林延孫吳忠皆爲道誼交有
過從卽相與唱和爲樂詞皆清雅惜其遺稿散逸弗
傳惟明德爲京實所題山居十六詠僅存今錄三首
其山屏秋月詩云浩歌起舞不成眠清閒入骨疑欲

詩話

一

仙山風吹夜露華滴一聲孤鶴秋連天赤石暮霞詩
云巖前昔日仙人家仙人結廬煉丹砂火光石石
爲赤祇今暮暮流雲霞巫頂飛雲詩云白雲飛去山
色深白雲飛歸山色陰時來時去自今古山亦無語
雲無心有人結廬占巫頂白石支頭臥雲影清宵雲
起隨飛龍行雨歸來人未醒

福州舊志

守杭題味

陳文惠公述古守杭州喜江南梅度支至二首淡薄
交情老更濃爲君彈瑟送金鍾葶羅香逕無人到姑
射僊姿在處逢鸞鶴品流慙晚達烟霞門戶憶先容

公餘莫負西湖景步步蒼苔岼岼松其二公望當年
最得君畫圖城郭喜同群門前碧浪家家海樓上青
山寺寺雲松下玉琴邀鶴聽溪邊苔石共僧分情多
景好知難盡且倒金尊任半醺杭州繁盛自宋時已
然此詩錢唐景物已畧盡矣又題林和靖水亭詩云
城外逋翁宅開亭野水寒冷光浮荇葉靜影浸漁竿
吠犬時迎客饑禽忽上闌踈籬僧舍近嘉樹鶴庭寬
拂砌烟絲裊侵窻筍戟攢小橋橫落日幽逕轉層巒
好景吟何極清歡盡亦難憐君留我意重疊取琴彈
齋閣中絕句二首綽約新嬌生眼底侵尋舊事上眉

詩話

二

尖問君別後愁多少好似春潮夜夜添又云長鬢玉
筋殘粧臉肯爲金釵露指尖萬斛閒愁何日盡一分
真態爲誰添益爲佳人叙幽思也蘇子瞻書此詩并
周胡龍三妓詩作一卷元時柯敬仲得之虞邵庵伯
生題其後云祇今誰是錢唐守頗解湖中宿畫船曉
起鬪茶龍井畔花開陌上載嬋娟又云三生石上舊
精魂邂逅相逢莫重論縱有繡囊留別恨已無明鏡
著啼痕又云能言學得妙蓮華贏得春風對客誇乞
食衲衣渾未老爲誰靈塔向金沙

西湖志

投詩見賞

林鴻字子羽福清人詩名聞海內毘陵浦舍人初至
閩時往見子羽子羽不出使二玄問所爲來浦舍人
乃書送人之荆門一詩投之曰以此相評耳二玄讀
至雲邊路遠巴山色樹裏河流漢水聲大喜遂白子
羽子羽出見甚懽因留連久之多所唱和浦舍人詩
名於是大諫浦舍人名源二玄謂黃玄周玄也

謨嶽臺集

劉欽

題却金亭

正統間福建都司王勝身居武弁有文德廉介自持
出巡則齋食自隨人呼爲齋王一日有千戶奉白金

詩話

三

一定以餽不受命造亭衛北名却金明年勝到亭題
曰每因性褊遭彈劾四十年過不動心匣內存三尺
劍囊中肯受四知金平生節操何曾改半點秋毫孰
敢侵今對此亭堪駐馬仰天無愧發長喙時海道副
使李暉曰孔子忍渴盜泉之水曾子迴車勝母之間
惡其名也暮夜金不受義也何必求聞於人因題云
懷金相送獨能辭高構華亭照路岐不比當年胡刺
史平生清節畏人知胡刺史胡威父也

群談採餘

題帘得錢

福唐有老嫗當墟有舉子謂嫗曰吾能與爾致數千

錢乃令嫗作酒帘題曰下臨廣陌三條濶斜倚危樓
百尺高太守王祠部遠見之大喜呼嫗與錢五千酒
一斛益詩乃王公詠酒旗詩平生最得意者 詩話總

賦聯稱旨

紹興間黃公度榜第三人陳修福州人解試四海想
中興之美賦第五韻隔對云葱嶺金堤不日復廣輪
之舊泰山玉牒何時清封禪之塵時諸郡試卷多經
御覽高宗親書此聯以幅紙黏之殿壁及唱名玉音
曰卿便是陳修吟誦此聯凄然出涕因問卿年幾何

詩話

四

對曰臣年七十三問卿有幾子對曰臣尚未娶乃詔
出內人施氏嫁之年三十貲奩甚厚時人戲為之語
曰新人若問郎年幾五十年前二十三 鶴林玉露

三歲神童

蔡伯倫閩縣人四歲對真宗誦書授校書郎春宮伴
讀齒猶未三週故曰三歲神童賜之詩曰七閩山水
多才俊三歲奇童出盛時家世應傳清白訓嬰兒自
得老成資初嘗學步來朝謁方及能言解誦詩更勵
孜孜圖進益青雲千里有前期 續歸田錄

五歲神童

林傑字智用閩縣人五歲與父同遊王仙君壇父曰
能詩乎傑曰羽客已登雲路去丹砂草木盡凋殘不
知千歲歸何日空使時人掃舊壇又謁唐中丞作七
夕詩曰七夕今朝看碧霄牽牛織女渡河橋家家乞
巧望秋月穿盡紅絲幾萬條唐公曰真神童也年十
歲方秋初忽有雙鶴盤空而下忻然下塔抱得一隻
父恐非祥令放之鶴升空而去是夕得疾卒鄭立之
以詩哭之曰才高未及賈生年何事孤魂逐逝川螢
聚帳中人已去鶴離臺上月空圓 古今詩話

詩話

五

歲因父挈遊王仙君壇忽吟一絕 云云 後業詞賦頗
振聲光有仙客入壺中賦云仙客變化隨物逍遙放
情處于外則一壺斯在入其中則萬象皆呈飛閣重
樓不是人間之狀奇花異木無非物外之名至九歲
謁大夫盧員常侍黎埴無不嘉獎尋就賓薦日在讌
筵侍御李遠支使趙格深所知愛和趙支使詠荔枝
尤佳金盤摘下排朱顆紅壳開時飲玉漿副使鄭立
之作奇童傳 閩川名士傳

伯初寄荅

謝伯初字景山閩縣人天聖景祐之間以詩知名余

謫夷陵景山爲許州法曹以長韻見寄有云長官山
色江波綠學士文華蜀錦張余荅曰參軍春思亂如
雲白髮題詩愁送春益景山有多情未老頭先白野
思到春如亂雲之句故余戲之景山詩頗多如自種
黃花添野景旋移高竹聽秋聲園林換葉梅初熟池
館無人燕學飛皆無愧唐賢仕宦不偶終以困窮而
卒 歐陽公詩話

詩聯諷諭

閩邑庠士鄭堂能詩一日太守唐詢夫人暴卒閩縉
紳先生與庠士皆往夫人淚濕猶視不敢遽殮堂在

詩話

下因口占一絕夫人懿德玉無瑕四十年來鬢未華
何事臨終兩行淚恐教兒子看蘆花遂與公感慟之
後終身不再娶 鶴汀私抄

寄詩寓意

三山鄭堂善詩且多滑稽嘗寄親戚令廣東者一絕
云三尺兒童事未諳饑來強扯我藍衫老妻幸住輕
輕語爹正修書去嶺南可謂善曉人者 鶴汀私語

晞髮集詩

謝臯羽晞髮集詩皆精緻奇峭有唐人風其鴻門讌
火雲属地汗流宇杯影龍蛇分漢楚楚人起舞本爲

楚中有楚人爲漢舞鵲鵲光雌不語楚國孤臣泣
俘虜君看楚舞如楚何楚舞未終聞楚歌短歌行秦
淮沒日如沒鵲白波搖空溼弦月舟人倚棹商聲發
洞庭脫木如脫髮海上曲水花生雲起如葑神龍下
宿藕絲孔明河篇牽牛夜入明河道淚滴相思作秋
草婆女城頭玩月華星君冢上無啼鳥俠客吳歌潮
動西風吹牡荊離歌入夜斗西傾傾飛廟下蛇含草
青拭吳鉤入匣鳴效孟郊體牽牛秋正中海白夜疑
曙野風吹空巢波濤在孤樹律詩五言如驛花殘楚
水烽火到交州夜氣浮秋井陰花冷碧田山鬼下茅

詩話

七

屋野鷄啼苧蘿戍近風鳴柝江空雨送船柴關當太
白藥氣近樵青暗光珠母徙秋影石花消下方聞夕
磬南斗掛秋河又如雨青餘化血林黑見歸魂越樹
夜啼鳥禹陵冬落花積葉吳宮冷吟猿頽渚秋杉影
動寒水夕陽藏半峰七言如烏栖烏啼宮燭秋越女
入宮吳女愁陰風吹雪月墜地幾人不得揚州死蒼
苔染根烟雨泣歲久游魂化爲碧莓苔鎖窓居鬼神
散髮天衣夜行酒人間青烟濕塵鞞藥臼嗟噉壓天
夢等句雖未足望開元天寶亦可以據長慶寶曆之
上座矣

輕薄不達

陳通方閩縣人唐貞元中及第號稱名士同邑陳彥博元和及第李滂開成中及第薛承裕咸通中及第陳蜀乾符中及第林哀大順中及第俱有詩名初通方與相國王播同榜播年五十通方戲拊之曰王老王老奉贈一第言日暮途遠同贈官也播後入相通方因之仕宦不達官止南陵院官而終省試春風扇微和通方詩曰習習和風扇悠悠淑氣微陽升知候改律應喜春歸池柳晴初折林鶯煖欲飛川原浮彩翠臺館動光輝泛艷搃丹闕揚芳入粉闈發生當

詩話

有分枯朽幸因依閩掌故

卓稼翁詞

三山卓用字稼翁能賦詩嘗作詞云丈夫隻手把吳鉤欲斷萬人頭因何鐵石打成心性却為花柔君看項籍并劉季一怒使人愁只因撞虞姬戚氏豪傑都休山房隨筆

神童咏月

唐開元間嶺山繆氏有子七歲聰慧能文以神童召試新月詩云初出如弓未上弦分明掛在碧霄邊時人莫道蛾眉小十五團圓照滿天鶴汀私抄

得句自快

周朴字太朴其先吳人唐季避地安溪後居福州烏石山寺不飲酒茹葷諸僧晨粥卯食朴亦携巾盂坐諸僧下畢飯而退率以為常郡中豪貴設供施僧即巡行拱手各丐一錢有與以三錢者止受其一性喜吟詩尤尚苦澁每遇景物搜奇抉思日旰忘返得一聯一句則怡然自快嘗野逢一負薪者忽持之且厲聲曰我得之矣樵夫矍然驚駭掣臂棄薪而走遇遊徼者疑樵為偷兒執而訊之朴徐往告曰適得句耳乃釋之益賦古墓詩少落句偶見樵者子孫何處閒

詩話

九

為客松栢被人伐作薪朴嘗有禹力不到處河聲流向西之句恒自稱譽有客知其自負途遇朴佯誦向西為向東遂鞭馬令駛而朴追至數十里挽銜勒而告之曰此予詩也向所誦向東當是西字之誤耳其好奇如此高賢傳

天風海濤

丹鉛摘錄曰趙汝愚詩江月不隨流水去天風直送海濤來朱文公愛之遂書天風海濤字於石今人不知為趙公詩也愚按用修謂今人不知為趙公詩即用修亦不知文公書在吾閩鼓山之巔朦朧臧否可

發一笑 竹窓雜錄

駝蹄荔枝

唐制驛置有明駝使非邊塞軍機不得擅發楊貴妃私發明駝使賜安祿山荔枝事見小說予近作荔枝譜成陳幼孺賦荔枝詩十首中有詠駝蹄荔枝云朱實西來驛路長明駝驕蹠滿蹄霜當時也合馳千里不獨涪州馬足忙其用事妥帖予思慮所弗及者贊服久之 竹窓雜錄

玉岑詩社

祝時泰字汝亨閩人舉嘉靖壬午鄉薦歷任德府長

詩話

十

史棄官隱於杭州西湖築室以居與光州守高應冕承天守方九叙憲副童漢臣處士沈仕王寅劉子伯結玉岑詩社人主一山即景賦詩時推祝為祭酒一日登鳳山各賦懷古詩祝云白馬南來定宋京五雲長繞鳳山城星隨數盡中天隕湖讓沙屯兩日兵輦路獨餘春草綠行人猶說故宮名當年多少難平恨併作江流萬古聲聚作皆弗及也 竹窓雜錄

滄州警句

陳亮字景明沙堤人家居作儲玉樓為藏書之所建滄州草堂日與名士高棟王恭周玄林鴻鄭定輩廢

唱迭和又締三山諸耆彥為九老會號滄州有滄洲集多軼不傳傳者如微風度荷香露月散林影風生蘆葦鳴水落洲渚廣皆警句也景明生于元泰定間至永樂中年已八十矣閩十才子景明最長 竹窓雜錄

典籍遺詩

王典籍生平佳句超子羽彥恢而上之孟揚二玄諸子遠拜下風如書王孫射鴈云錦袍朱帽綠弓弦却射飛鴻灞水邊不識柳林關外路白狼黃鼠滿秋田嘗李白問月云銀燧閒傾采石春水天涼月夜無塵

詩話

十一

如何翠輦西行處凝碧池頭照別人書李白觀泉云朝別金鑾是醉鄉香爐飛瀑晚蒼蒼布衣蚤悟雲泉興不到秋霜滿夜郎題袞塵騶云斲卸銀鞍賜浴歸錦塵香撲袞龍飛誰憐習戰陰山北滿地黃埃首蒼肥洵沙揀金往往見寶 竹窓雜錄

山中太守

嘉靖丁巳 朝廷詔下採木時陳津南先生全之為荊州守奉命入蜀自作中山太守歌荊州太守陳津南出建隼旗乘右駮舍車策蹇入山谷道穿鳥背覓杉楠來時正是三月三迎人乳燕聲呢喃凌危上俯

千崕碧巖險下矚百花峪野貓崗口亂石龕蒙密交
加天蔚藍山精野翹向人語樵童牧豎時共談登高
若與星斗參黝如禹穴不可探雲迷竹徑窺紅日霧
繞征衣滴翠嵐柳木鱗次若荷擔找橋架壑為廂函
前呼後應資人力左推右挽皆丁男我願皇天憫愚
慙風雲雷雨走彪彪盤噶遼澗水彭湃千流萬派漲
溪潭蔽日連雲飛巨筏造作厦室喬耽耽蒼蒼老子
出茅菴青山如幃水泓涵帝居山河賀燕雀芙蓉溪
上薰風酣竹窓雜錄

漢祀垓詩

詩話

十三

武夷漢祀垓勝蹟最古歷千百年題味不乏皆無警
拔語獨陳汝翔一絕云吸露餐霞絕世氛石垓親見
武夷君漢家天子多烟火却把乾魚汚白雲前無古
人後無來者竹窓雜錄

宮人斜詩

宮人斜唐人多有賦者秦京雜記云長安舊墻外長
三里曰宮人斜風雨夜多聞歌哭聲雍裕之幾多紅
粉委黃泥野鳥如歌又似啼應有春魂化為燕年年
飛入未央栖為唐人絕唱後權德輿陸龜蒙竇鞏子皿
遲數絕不及也惟謝在杭有云落花啼鳥怨青春生

不御恩死作塵長信月明秋寂寂君王只夢李夫人
探驪得珠矣竹窓雜錄

丁戊山人

丁戊山人傳汝舟與鄭吏部善夫交莫逆鄭詩蒼古
學杜傳詩雖師法乎鄭而天然之趣尤勝如雖貧一
榻能高臥縱老名山欲遠尋焚香謾與僧來徃得句
惟應弟倡酬郊原亂後飛烽火村落年來變劫灰異
書自得作者意長劍不借時人看呼來鷓鴣添新侶
拋去鷓鴣省舊糧新點玉書仙賜讀舊趨瓊閣帝容
歸等句絕無一毫塵垢之氣竹窓雜錄

詩話

十三

畊隱詩卷

畊隱先生鄧定字子靜元至正間遣使徵之不起曰
吾寧晦跡山林不肯身事胡虜也洪武中又徵不起
曰吾既削迹畝畝生於元已不事元肯仕明乎遂終
身耕隱卒無子有詩數卷其從孫汝高序而梓之如
松窻朝聽雨石碓夜春雲澗光搖樹影石甃沁苔衣
野水流花出松雲載雨還看山曾到寺隔水忽聞鍾
酷有王孟風骨竹窓雜錄

周朴逸詩

唐詩紀事載周朴事甚奇收其詩特數句耳朴詩甚

多余嘗見于他集中如夜色薊門火秋聲邊塞風野
烟孤客路寒草故人墳客淚有詩有猿聲無處無不
是旅人病豈知秋夜長歸鄉憑遠夢無夢更思鄉牛
馬放多春草盡原田畊破古碑存竹在曉烟孤鳳去
劍荒秋水一龍沈皆晚唐之妙句也予嘗掇拾朴詩
一卷并歐陽詹陳陶林寬黃滔韓偓翁承贊秦系陳
嘏徐寅孟貫作唐十二家尚乏梓錢耳

竹窓雜錄

許詩二句

嘗聞許黃門天錫能詩鄉士大夫皆言天錫才子恨
遺言不傳於世近得使安南一稿盈百餘篇無可大

詩話

十四

擊節者陳參知元珂選閩中詩收天錫詩數章亦皆
陳腐只青山當面似無路黃犢出林疑有村二句頗
有晚唐氣味

竹窓雜錄

題畫詩識

閩長樂鄭憲未第時館于邑之大家館東戚屬以省
祭還自京東人召飲先生亦與焉定位左省祭右先
生將登筵省祭虛讓曰鄭先生請左先生慨然就之
不辭省祭頗啣之酒數巡省祭顧指壁間畫曰鄭先
生高才何不各請賦一絕東曰久懷此意第未敢發
耳先生曰不難即索題之一幅乃楊太真醉臥於地

二闈宦扶起之不勝明皇顧笑之狀龍顏回首顧紅
顏醉臥東風上馬難不是侍兒扶不起只因恩愛重
如山次幅乃買臣採樵讀書一擔荆薪一束書且行
且讀樂何如擔頭自有經綸策堪笑糟糠愚婦愚三
幅韓淮陰乞食漂母乞丐當年事本虛英雄未遇古
誰無臨題恨殺丹青手不畫登壇拜將圖四幅乃桃
竹間植竹桃二物不相同萬綠叢中幾點紅我去化
龍君作浪人生何地不相逢題畢賓主各各嘆賞後
先生聯登科甲歷官巡撫省祭以典史爲公所屬一
龍一浪其識與

筆記

詩話

十五

令妻留詩

未福開平里太原灘灘下石刻太原二字唐太中初
縣令王某罷官艤舟于此邑中餞行暮夜未返夫人
題詩一章何事潘郎重別筵君心未斷妾心懸太原
灘下相思處猿叫山山月滿船政和三年知縣陳武
佑刻之石

三山志

穉源繼響

邵文涓字穉源古田人古田自張學士以寧後二百
年間寥寥絕響文涓少負才氣舉嘉靖丁酉鄉薦官
同知著作甚富如早行市橋霜滑馬庭樹月移烏宿

南陽寺塔餘春草露林暗夕埃雲曉泛羅刹江雲沙
醒宿鶯露葉咽殘蛸早秋草換秋前色蟬繁雨後聲
過萇弘墓貞血成靈碧忠名照汗青潼關道中山河
秦地盡烽戍塞雲高味斷鴈霜前陣帶金河冷月下
書傳玉塞寒夏日齋居烟消露草粘遊屐風定晴花
掛網絲亂後殤魂暗泣關山月冤血腥隨草木風早
發水口腥紅被野霜粘樹鴨綠搖波雨染溪可與晚
唐劉許輩頽頽稅林近年劉邑令慕脩縣志不為立
傳且詆之時陳价夫力諍不聽俗吏之剛復自用如
此

竹窓雜錄

詩話

六

才翁詩字

宋蘇才翁為閩觀察使長樂當陽寺有詩云未窮雙
佛刹先列一漁家山雨已殘葉溪風猶落花汲泉沙
脉動敲火石痕斜應是佳公子竹間曾煮茶游鼓山
靈源洞鑄八分書徑二尺于石壁古雅不凡蘇公詩
字在宋季亦鐵中之錚錚者耳

竹窓雜錄

檢討逸詩

宋樂初王偁孟揚辟授檢討有虛舟集行世歌行律
絕如幽澗流泉清而有韻近年彙刻十子集孟揚詩
刪去十之三如味紅葉云一片飛來塔下紅滿林驚

覺夜霜空綠圭不剪封周弟錦字頻題出漢宮亂撲
征衣山徑裏染成秋色夕陽中幾回記得停車處錯
把春華認晚楓又如寄張真人云海澗傳書曾命鶴
夜深飛佩欲騎星又如挽林處士云雨荒脩竹棋聲
靜塵滿閒來鳥跡稀又如送人之揚州云往事玉簫
明月夜江南春雨綠蕪天皆集中佳句也當時削之
太嚴每覽舊刻輒為三嘆

竹窓雜錄

六歲吟詩

王維琬閩縣人六歲能詩郡守吳崧召至署中試看
竹詩琬應聲曰為愛淇園種冰霜許此心雲收開鳳

詩話

十七

尾風動作鸞音散地玲瓏玉穿簾瑣碎金美公明政
暇清興發高吟又春日曉望詩有句云春圃雨來花
落早曉堤風急絮飛忙人占其不壽未幾卒

竹窓雜錄

晏鋒選詩

林子羽鳴盛集學唐極力摹擬不但字面句法并其
題目亦效之開卷驟視宛若舊本然細味之求其流
出肺腑卓爾有立者指不能一再屈也宣德間有晏
鋒者選本朝詩亦名鳴盛詩集其第一首林子羽應
制曰堤柳欲眠鶯喚起宮花乍落鳥啣來益非林最

得意者則其他所選可知 麓堂詩話

題詩釣臺

古田張志道學士題釣臺詩云故人已乘赤龍去君
獨竿裘釣月明魯國高名垂宇宙漢家小吏待公卿
天回御榻星辰動人去空臺山水清我欲長竿數千
尺坐來東海看潮生 卷詩話

旅館題菊

姑蘇唐子畏過寧德宿旅邸館人懸畫菊子畏愀然
有感題云黃花無主為誰容冷落踈籬曲徑中儘把
金錢買脂粉一生顏色付西風 群談采餘

詩話

大

題買臣像

閩鄭堂題朱買臣云四十年來命若何書聲長聽出
烟蘿他年露冕經行地無數青山識面多又鄭鵬云
噫嘻此是朱買臣貌來未識真不真夜窓展玩發長
嘆爾來四十誰相親凌晨引斧入山麓向晚出街來
賣薪書聲隨擔不輟響孔顏恍惚交形神此時敝衣
兼破笠他年紫綬輝朱輪庸孺奔走且駭汗舉頭悵
望瞻車塵乃知窮通有定命古今如此非君身會稽
愚婦君莫嗔于今更多白眼人 群談采餘

仲和留題

陳白沙先生倡道東南閩吳鏘仲和舉進士宰陽偶

流寇陷治謫南海衛幕往叩陳以其衛幕也竟拒之

吳大書廳壁云考亭亭下蹟荒蕪野鳥庭中獨自呼

欲向白沙問真處越人曾笑楚人愚又見壁間一漁

翁晒網圖題云扁舟一葉抵天涯罷釣歸來晒晚霞

莫道水村兒女拙也曾梳洗插金花書畢遂去白沙

讀詩悵恨追之不及 群談采餘

詩題王墓

閩王審知墓在蓮花峰下宣德四年為盜所發獲金
寶無算有司仍復脩治古今題其墓者甚多余伯兄

詩話

九

惟和一首為最玉輦何年去不回霸圖千古總成灰

秋深兔穴依寒壠歲久魚燈暗夜臺故國關河甌越

在遺民蘋藻鼎湖哀蓮花峰下黃昏月猶見三郎白

馬來審知在軍中好騎白馬人呼白馬三郎 竹窓雜

錄

鄭圃題詠

鄭吏部繼之謝病家居築別墅名桑苧園自書其門
曰少谷柴門顏其堂曰青野信陽何景明寄題鄭圃
云三山今有鄭公園避俗從來亦避喧蘿竹青青齋
谷口花林靄靄覆桃源天邊鴻鴈春寥廓海畔蛟龍

畫曲蟠南海尺書招隱意白雪叢桂幾攀翻園今寥落不可問矣 竹窓雜錄

諫議逸詩

翁承贊字文堯福清人舉唐乾寧三年進士累官右拾遺戶部員外後失節為梁諫議大夫自號狎鷗翁全唐詩話載其槐花一絕云雨中妝點望中黃勾引蟬聲送夕陽憶昔當年隨計吏馬蹄終日為君忙承贊有詩集一卷見唐藝文志并書錦集宏詞前後集共二十卷俱軼不傳余家收得冊封閩王時律詩三十餘首中多佳句如窓含孤岫影牧臥斷霞陰早涼

詩話

三十

生戶牖孤月照關河參差鴈陣天初碧零落漁家蓼欲紅長淮月上魚翻鬣荒渚人稀獺印蹄松都舊日門人種路是前朝釋子開綽有風韻可愛誠晚唐作手也 竹窓雜錄

玉帶侑觴

龍麟州先生過福建憲府設宴命官妓玉帶佐酒憲使舉盃曰今日之歡皆玉帶為之也願賜以詩先生負海內重名雅畏清議又不能違憲使之請遂書一絕云齒齧池邊風滿衣木樨庭下兩霏霏老夫記得坡仙語病體難禁玉帶圍於是舉席稱嘆盡歡而散

南村較耕

風流太守

宋辛稼軒為福州守所作詞甚多有西江月云貪數明朝重九不知過了中秋人生那得許多愁只有黃花如舊萬象亭中置酒九仙閣上扶頭城鴉喚我幾歸休細雨斜風時候時有盧國華由閩憲移漕建安陳端仁給事同諸公餞別稼軒為酒困臥清涂堂三鼓方醒廼賦滿江紅云宿酒醒時算只有清愁而已人正在清涂堂上月華如洗紙帳梅花歸夢覺蕙蕙蘆簫秋風起問生得意幾何時吾歸矣君若問相思

詩話

三十

事料長在歌聲裏這情懷只是中年如此明月何妨千里隔願君與我何如耳向尊前重約幾時來江山美稼軒歷城人可謂風流太守矣棄官後僑寓鉛山而卒今分水嶺下有稼軒墓在焉 竹窓雜錄

題中虛觀

元陳旅字眾仲莆人有詩文二卷詩勝其文題福州中虛觀云力士持兵守絳宮吹笙人去斗空白榆城闕秋雲上紅樹樓臺夕照中鴻寶昔疑丹枕謬龜泉今悟土池通他年不跨芝田鶴曾向清虛學啟風此首本集不載餘皆類此 竹窓雜錄

樂府擅長

五言樂府藁砧體最不易作陳幼孺林子宜拔其長
陳古意云黃蘗種作籬圍繞合歡樹不見合歡時但
見生離苦子夜歌云不見金鉗火盛柄自裁裁衣
持寄郎郎温儂亦熱林情詩云春風誰謂煖不入妾
空房只向鴛鴦瓦吹露不成霜陌上桑云秉燭理殘
妝涉露持筐出為慮桑葉稀傷絲不成疋又云晨去
暮來歸乃在三春時繫條採桑葉辛苦為誰絲錦心
繡口不復多見 竹窓雜錄

詩定雅俗

詩話 林侍御鈇嘗慕孫山人太初往訪之孫留坐竹下贈
林詩云清泉長日漱潺湲豸史裁冠訪竹關自笑道
人迂野性相逢先問武夷山詩思清逸有林壑幽致
第豸史裁冠之句頗譏林公有貴倨態至贈鄭繼之
新着小烏巾云道人相見一笑同烏巾自製誇新工
禮數懶慢政着我山林風流今愛公眼前物議一時
事溪邊自照雙鬢蓬接羅倒載間紅羽何當江上尋
漁翁觀此詩繼之翛然物外絕無軒冕之氣而太初
二詩直定二公之雅俗矣 竹窓雜錄
搗衣傑作

潘庭堅作搗衣曲云搗衣搗衣復搗衣搗得更深月
落時臂弱不勝砧杵重心忙惟恐搗聲遲妾身不是
商人妻商人射利東復西妾身不是蕩子婦寂寞空
房為誰守妾夫為國戍邊頭黃金鎖甲跨紫騮從渠
一去三十秋死當廟食生封侯如此別離猶不惡年
年為君搗衣與君着志趣高遠異於眾作廷堅名牘
閩縣人以字行端平進士第三 竹坡詩話

新柳落花

康元龍咏柳云照影盈盈拂自垂受風縷縷弱還吹
關山笛裏思歸引灞水橋邊恨別枝翠黛莫因春去

詩話

損纖腰乍向月明移可憐空傍章臺老欲惜凋零更
有誰袁無競落花云江南春信遞相催片片輕紅委
碧苔雨暗妝樓和淚滴風飄繡幙帶香來綠珠掩袂
辭金谷妃子含哀塋馬嵬恠底欄杆長寂寞曾無一
片蝶飛回二君壽俱不末 竹窓雜錄

詩調司理

謝在杭司理吳興時太守北人極忌衣白或出遇白
衣者輒置之法因前守卒于官甫蒞任盡撤其堂宇
解舍掘地數尺重為架造百姓苦之在杭作吳興竹
枝詞十數首有云五月新絲白勝綿輕羅織就雪花

鮮為郎製得雙襠子官府頭行不敢穿又云臘盡春
生年復年望郎長望太湖邊水門不閉聞簫鼓迴避
黃堂采木船太守聞之不悅時當計吏遂陰中之調
為東昌司理然民間盛傳其詩為口實也 竹窓雜錄

題湧泉寺

林茂之嘗登鼓山至湧泉寺寺經野火六十餘載僅
茅茨數椽遊僧一二口而已題詩云何代黃金建講
臺不看全盛獨興衰斷橋仆澗空秋草廢礎成砂沒
古苔游客暫依殘院宿住僧都是別山來湧泉空自
稱靈水不向當年滅燼灰 竹窓雜錄

知事遺詩

元季詩人陸天錫鴈門人至元間辟為閩海廉訪司
知事遺詩數卷詞藻橫逸今錄南臺看月歌云城南
江上逢中秋城南石梁初截流長虹一道貫秋色中
分百里江南州殘霞消盡魚尾黑金蛇翻動三江白
水輪碾出碧玻璃照見釣魚臺上客臺中之客懷古
心黃河太華三登臨今年携月醉臺畔越水越山為
月吟無諸城裏人如海無諸故塚埋殘靄無諸城上
草離離龍去臺空幾千載昔龍已去江悠悠今龍雖
在人未求懷珠豈立此臺下腰上黃金臺上鈎乾坤

四頌渺空闊詩書元氣行勃勃合沙古識此其時天
下英雄求一决南臺月照男兒面豈照男兒心與肝
燕山買駿金萬斛萬里西風一劍寒又登烏石山仁
皇寺橫山閣云千尺金蓮座烟霞擁地靈山川幾輛
履日月兩浮萍烏沒天嵒海龍歸水在瓶深堂說法
夜應有石頭聽又立秋日登烏石山云海國山四圍
繁華坐消歇樓觀沉夕陽鴻鴈下秋色水邊無麗人
石上多古刻感此暮歸遲秋霜滿山白 竹窓雜錄

太守罷宴

孝廟晏駕時午日太守及僚屬飲于西湖秀才鄭堂

以素巾過其前太守呼攝之問其名曰堂也守曰子
能詩可賦之堂曰苦欲某作詩請題太守曰即以苦
字為題堂應聲曰苦苦苦苦憂天明君晏駕未週
年山川草木皆流淚不忍西湖看畫船太守因之罷
宴 竹窓雜錄

賦老妓詩

黃道行名用中以詞翰著聲有味老妓云舞榭歌臺
早擅名盛年偏恨暗中更篋中羅綺非時製鏡裏鉛
華異後生喜向隣姝誇舊事厭聞公子愛新聲春風
漫有為雲思月冷更闌夢不成 竹窓雜錄

香囊乞詩

趙仁甫年少時有新寡者繡湖陽公主于香囊命其子乞詩仁甫知意題云湖陽自有共姜操戲使綸音試宋弘其人自此不復通問

竹窓雜錄

大旱禱雨

萬曆乙未夏秋閩省大旱官府令諸鄉村作土龍捕蜥蜴祈雨富人閉糶索高價陳幼孺有禱雨謠云禱雨禱雨土龍背裂蜥蜴死貧民搥鼓號額天淵中老龍不得眠師巫禹步走田野唇焦面赤喉生烟東隣富兒檢廂籍陳陳尚有三年積但願粟價十倍售何

詩話

三

必年年是豐日貧人顛泣復怨嗟火雲祈得紅如霞龍王無靈天帝遠巫師漸次逃還家土龍前致富翁語但旱貧人不旱汝

竹窓雜錄

譚氏寄夫

未樂古田鄭均德歲貢入太學五閱春秋不歸妻譚氏在家悵望時逢秋日涼颼將動遂製鞋襪并詩以寄之云細襪宮鞋巧樣新慙慙寄與讀書人好將穩步青雲上莫向平康謾惹塵

稽古彙編

題平章墓

元平章王積翁墓在福安縣華峰山路傍翁仲石獸

存焉縣令于震餘姚人題詩云福寧城中往來路知

是人家舊墳墓道旁石人相對立下擁石羊驅石虎

此墳距墓知幾年高原無壠低無阡墳中白骨定遭

掘四邊已作人家田石羊無知石人苦有口應慙不

能語眼見主人營此墳今日無墳豈論主人言人死

葬墳好豈知有墳還不保烏鳶螻蟻同漸盡何用石

人張墓道

竹窓雜錄

賞花賦詩

陳述古與蘇子瞻交莫逾詩篇倡和極多子瞻在杭州吉祥花開招述古不至花將落矣子瞻詩云今歲

詩話

三

東風巧剪裁含情只待使君來對花無信花應恨直

恐明年便不開述古聞之明日即來子瞻復用前韻

云仙衣不用剪刀裁國色初酣卯酒來太守問花花

有語爲君零落爲君開

竹窓雜錄

述古小妓

陳述古有小妓恒誇詡之子瞻贈之詩云漫說東山第二州棗林桑泊負春遊城西亦有紅千葉人老簪花却自羞後述古沒復詩云小桃破萼未勝春羅綺叢中第一人聞道使君歸去後舞衫歌扇總生塵

竹窓雜錄

百歲詩贊

林旗峯公春澤登正德甲戌進士官太守李萬曆癸未年一百四歲公善詩少與鄭繼之相倡和雖至期願不廢當百歲時撫按兩臺為建坊公謝詩云翠旗穀口萬松風喘息猶存一老翁詎意夔龍黃閣上猶憐園綺白雲中擎天華表三山壯醉日桑榆百歲紅願借末光垂晚照康衢早晚頌堯封公自贊云武宗皇帝曰爾器資端慎 世宗皇帝曰爾大雅不群愧一官之蹇滯負二聖之乾文幸殘喘之苟延龐眉皓髮每曠懷而獨適青山白雲心乎道矣玩詩書而

詩話

三六

不厭為斯世也笑功業以何聞忘此生之碌碌味太

平而欣欣是為我之云云公子應亮戶部侍郎孫如楚廣東按察使有人瑞翁集十二卷行世 竹窓雜錄

嶽墓題詩

元林清源題嶽王墓云誰收將骨葬西湖必卜他年必沼吳孤塚有人來下馬六陵無樹可栖烏廟堂短計慚婆婦宇宙惟公是丈夫往事重觀如敗局一龕燈火屬浮屠讀此詩而不墮淚者幾希 南村輟耕錄

虎溪題句

林仲嘉福清人題長溪之虎谿曰山闊青連海溪長

綠遶城規模唐故郡絃誦曾諸生又曰白日經簷短風霜吹客衣梅稍驚歲晚河際有春歸其所作多類此 輟樓述

題福州詩

呂東萊題福州詩云路逢十客九青衿半是同窓舊弟兄最憶市橋燈火靜巷南巷北讀書聲 舊志

文定遺詩

宋狀元許將登碧巖亭詩云舊室曾留古岼邊新亭同賞碧巖前日生獅子峰頭木烟伴榴花洞口泉黃葉入秋山出地白雲臨曉海香天飄然踪跡今何定

詩話

三五

別去江湖又一年又聞清述懷云為愛山居樂居山又憶家菊黃來日蒞梅白去時花水闊離情遠霜晴別路賒前程回首望空指暮天霞許公在宋亦有文名其集不傳偶見二詩附載于此 竹窓雜錄

松雪畫馬

永樂中黃方伯公澤題松雪畫胡人牧馬圖云黑髮王孫舊宋人汴京回首已成塵傷心忍見胡兒馬何事臨池又寫真沈石田亦有詩云兩目晶熒耳竹披江南流落乘黃姿千金千里真龍種可惜胡兒買去騎 竹窓雜錄

偽克鬋髻

嘉靖間吳小江督學楚中所拔入膠庠者多鬋髻士
士之已冠者計去其巾偽克鬋髻應試吳公見額有
網痕遂口占嘲之曰昔日我冠已偉然今朝并角且
從權時人不識予心苦將謂偷閒學少年一時傳誦
無不絕倒 江盈科諧史

春閨罷綉

萬曆中候官王氏有女名虞鳳字儀卿幼聰慧能詩
年十七卒有罷繡吟一卷春閨詩云濃陰柳色罩窓
紗風送爐烟一縷斜庭草黃昏隨意綠子規啼上木

詩話

三十

蘭花

送僧遊閩

宋澶淵趙冲之送惠純上人遊閩詩曰早聽閩人說
土風此身常欲到閩中春溝水動茶花白夏穀雲生
荔子紅襟帶九江山不斷梯航百粵海相通北窓夜
展圖經看索筆題詩送遠公清逸有致 竹窓雜錄

綠野堂詩

水暖鳧鷖行哺子溪深桃李臥開花此鄭文寶題綠
野堂詩也歐陽脩謂不減王摩詰杜少陵惜無全集
耳 輟後述

玉蟾文士

白玉蟾七歲能詩賦背誦九經年三十六解化文集
甚富詩有絕似中唐者如鳥聲人靜處山色雨來時
蛇岡嵐霧濕魚市水風腥清風千里夢明月一聲砧
虎嘯月生海猿啼風撼山夕照雌黃筆秋烟水墨屏
雨壁琴絃潤風窓硯水枯又如山後山前鳩喚婦舍
南舍北竹生孫博山香篆浮青竈古壁燈光吐玉蟲
雲粘暮色月華濕樹顛秋聲天籟寒許瓢却大堯天
小巖瀨應高漢座卑天際寒雲糊遠岫松梢歸鶴客
枯枝有客放船青草渡何人吹笛夕陽樓皆精工有

詩話

三十一

致今坊肆所梓白集盡芟他作惟存丹訣數首不知
玉蟾初年之著作亦宋季一文士也臞仙老人所編
次者為全

弓寮詩畫

林泳號弓寮林希逸之子也嶽王墓詩云天意只如
此將軍足可傷忠無身報主寃有骨封王苔雨樓墻
暗花風廟路香沈思百年事揮淚對斜陽弓寮善畫
不以詩名此首見西湖志 竹窓雜錄

臥芝山人

臥芝山人傅汝楫丁戊山人汝舟之弟也貧而博學

州縣辟為覺宮弟子不就一意詩歌時稱二傅汝楫
早李詩類晚唐如野人臥酒翻荷爵山鬼縫衣傍荔
墻又如沙際學書尋鳥跡林間會意解禽言又如幾
處姓名留洞府十年瓢笠任風煙皆佳句也 竹窓雜錄

雲崩塔勢

吳興道場山有海天閣謝在杭為司理時題詩云飛
閣接天都珠宮控太湖山光圍百雉野色入三吳木
落禽聲盡雲崩塔勢孤東南多王氣回首起栖鳥而
雲崩塔勢孤之句為時人所傳誦友人鄭翰卿寄之

詩話

三

詩云翠荇青蒲碧浪湖裁詩對酒憶人無謝即近日
縱橫甚尚有雲崩塔勢孤

述淨名意

隋王胄臥疾閩越述淨名意序云余臥疾閩海彌留
旬朔善友顯法師勸余以淨名妙典調伏身心力疾
粗陳其意敬簡法師云爾詩云客行萬餘里眇然滄
海上五嶺常炎鬱百越多山瘴無以勞形神遂此嬰
波恙桐雷邈已遠砥石良難訪抱影私自憐霑禁獨
惆悵毗城有長者生平夙所尚復籍大因緣勉以深
回向心路資調伏於焉念實相水沫本難摩乾城空

有狀是生非至理是我皆虛妄求之不可得誰其受
業障信矣大醫王茲力誠無量

邊塞風景

唐詩述邊塞風景佳者都在五言及七言絕句耳至
于七言近體佳句不數數見也余友鄭翰卿工七言
且少遊邊疆檢其集中多悲壯語如馬邑吹笳烽子
急鴈門獵火健兒歸霜色欲將關樹拆河聲如帶戍
樓奔馬行空磧聞嘶斷人度殘水過語喧沙磧到天
歸馬小朔雲連海遠鴻臣劍戟已消兵後火燭骸猶
泣戰時瘡回中曉竈炊霜飯積裏宵衣踏月行磧上

詩話

三

陰雲連塞黑關前落日帶沙黃亂山獨馬嘶殘月遠
磧離鴻叫曙霜胡騎分營來漢塚蕃河流水到秦川
等句令人讀之有封狼居胥之志若陳幼孺之鵬飛
塞日翻胡影馬飲流泉咽漢聲馬季聲之馬勒桃花
脚首着笳吹蘆葉度榆林謝在杭之風吹紫塞草欲
盡馬蹴黃河水未殘亦不減鄭生高韻 竹窓雜錄

紫陽書院

長樂陳少司馬致政還山結廬于武夷五曲雲窩隱
焉雲窩占九曲之勝曲榭危闌高軒踈牖莫不精麗
雲窩之左為朱文公書院頗頽塌荒廢有友人經遊

題一詩于壁云紫陽書院對清波破壁殘碑半女蘿
頗愛隔隣亭榭勝畫闌朱拱是雲窩是時司馬久未
入山後至見壁間詩笑曰題詩者其吾蓋臣乎即日
捐橐中裝爲之脩復今書院弘厥尤勝云 竹窓雜錄

詩詞

葛僊像贊

宋白玉蟾姓葛名長庚號瓊瑄閩清人嘗贊朱文公
塑遺像云天地棺日月墓夫子何之梁木壞泰山顏
哲人萎矣兩楹之夢旣往一唯之妙不傳竹簡生塵
杏壇已草嗟文公七十一年玉潔冰清空武夷三十

詩話

三五

六峰猿啼鶴唳絃管之聲猶在耳藻木之像賴何人
仰之彌高鑽之彌堅聽之不聞視之不見恍兮有像
未喪斯文唯正心誠意者知之欲存神索至者說爾
玉蟾自贊云千古蓬頭跣足一生服氣殮霞笑指武
夷山下白雲深處吾家嘉定間徵赴闕對御稱旨館
太乙宮一日不知所往詔封紫清明道真人 仙史類

編

麗賦警句

黃滔律賦如明皇回駕經馬嵬隔句云日慘風悲到
玉顏之死處花愁露泣認朱臉之啼痕褒雲萬疊斷

勝新出於啼猿秦樹千層比翼不如於飛鳥景陽井
云理味納隍處窮泉而詎得誠乖馭朽攀素練以胡
顏又孟嘗君夜度函谷賦嘆秦關之百二難騁狼心
笑齊客之三千不如鷄口亦可喜也 丹鉛總錄

晚唐士人作律賦多以古事爲題寓悲傷之旨如吳
融徐寅諸人是也黃滔字文江亦以此擅名如馬嵬
坡景陽井館娃宮陳皇后凡數十聯皆研確精致若
夫格律之卑則自當時體如此耳 容齋四筆

陶使再來

洪武中福建按察使陶屋仲寧波人性清介在任治

詩話

三五

賦更革宿弊時布政薛大方貪暴屋仲奏之大方亦
奏俱至京問理事旣白大方得罪屋仲還職時人爲
之語曰陶使再來天有眼薛公不去地無皮 餘冬序

禹碑譯文

楊用修丹鉛總錄云禹碑在岫嶠峰昔樵人曾見之
宋嘉定中蜀士因樵夫引至其所以紙打其碑七十
二字刻于夔門觀之近張季文僉憲自長沙得之云
是嘉定中何政子一摸刻于嶽麓書院者用修譯其
文七十七字又自作歌以紀之古文以意猜度似涉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傳記類

支離董廷欽讀禹碑詩云晨望嶽麓山悠悠恣登陟
霞彩散崇圖密蘿掛蒼壁路逢樵者言峒嶠有奇蹟
飛翥若鸞龍云是禹碑石累累七十字字不可識
古異駢斗文惟匪斯縮筆用修好奇士今文手親譯
緬想治水功天授非人力得非宛委藏神符今散逸
我觀五嶽圖真形甚奇僻恐是山川形亦與五嶽匹
關文安可尋郢調詎堪釋焉語夜郎翁支離太無益

榕陰新檢卷十五終

詩話

三六



ZW 21101000694477